



# 叢書集成三編 第七一冊目錄

文學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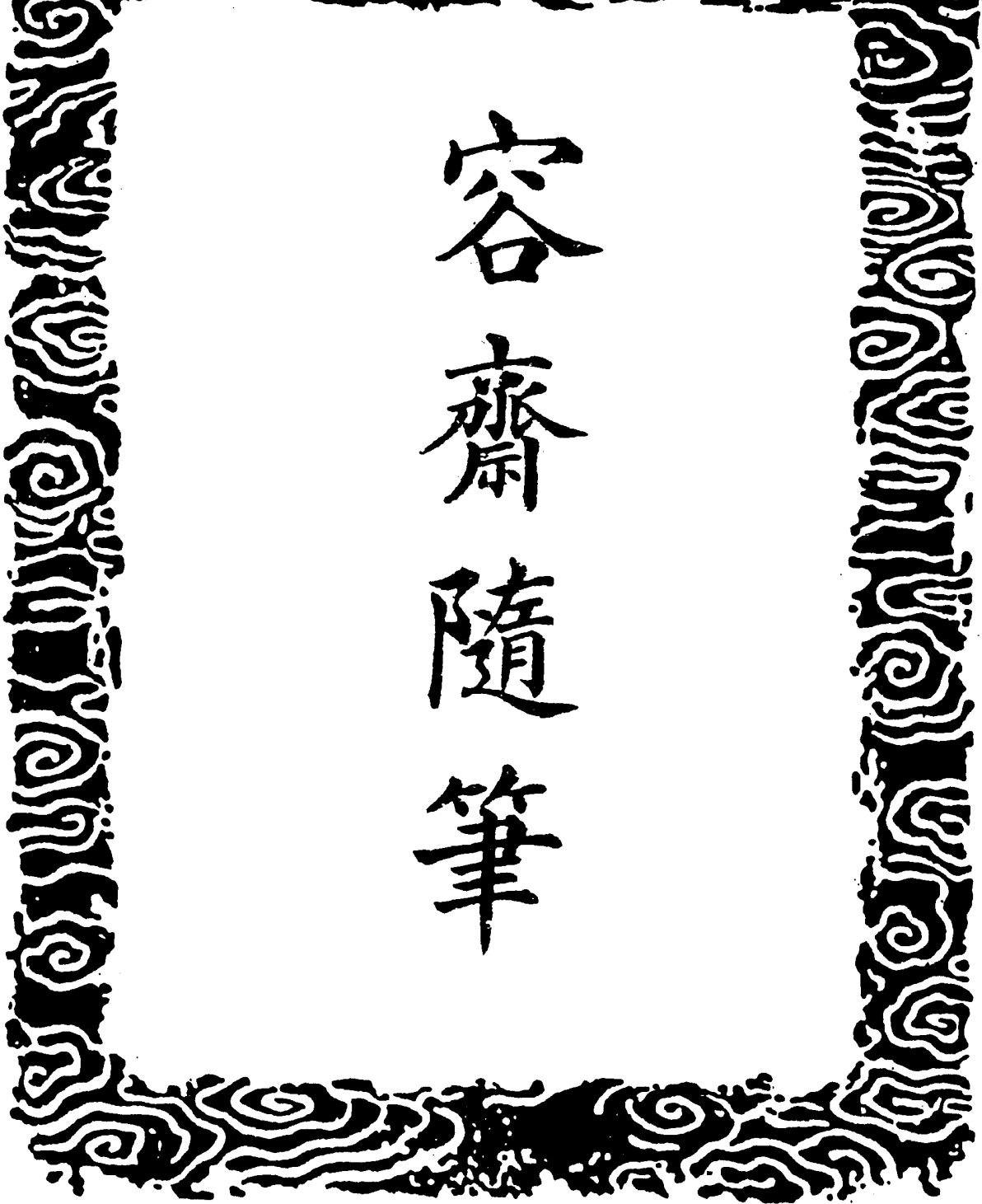
## 瑣談

容齋隨筆十六卷	宋 洪邁撰	筆記續說	〇七一	〇〇一
容齋續筆十六卷	宋 洪邁撰	筆記續說	〇七一	〇七二
容齋三筆十六卷	宋 洪邁撰	筆記續說	〇七一	一一二
容齋四筆十六卷	宋 洪邁撰	筆記續說	〇七一	一七一
容齋五筆十卷	宋 洪邁撰	筆記續說	〇七一	二一九
玉音問答一卷(又名:經筵玉音問答)	宋 胡銓撰	筆記續說	〇七一	二五一
廣卓異記二十卷	宋 樂史撰	筆記小說	〇七一	二五七
投轄錄一卷	宋 王明清撰	宋元說部	〇七一	二九七
遊宦紀聞十卷	宋 張世南撰	筆記續說	〇七一	三一五
硯北雜誌二卷	元 陸友仁撰	筆記小說	〇七一	三三九
識餘四卷	惠康野叟撰	筆記續說	〇七一	三六一
湧幢小品卅二卷(自卷一至十九)	明 朱國禎撰	筆記小說	〇七一	五〇九





容齋隨筆





宋洪邁著



# 容齋隨筆

容齋隨筆提要

宋鄱陽洪邁撰凡十六卷續筆三筆四筆卷數亦如之五筆未脫稿而歿故塵十卷自序稱作一筆首尾十八年四筆不費一年遲速何若是之懸殊也書中自經史諸子百家以及醫卜星算之屬靡不引證詳洽雖晚年撰夷堅志於是書不甚措意未免利鈍互形然大致則辨析精審於宋代掌故尤為嫻熟非徒事持撰者比昔人謂南宋說部當以此為首屈知言哉

容齋隨筆舊序

書必符乎名教君子有所取而讀者要非無益之言也夫天下之事萬有不齊而可以憑藉者理之正事不一而理有定在猶百川萬折必歸於海否則涉於荒唐終絕類難索以百韻人之耳目者在所不取古今馳聲於墨札之場者嗚呼華爭相著作浩渺連樞彙氏籍名不可紀極嗜博者亦必珍如拱璧而把玩之不輟焉文敏公洪景廬博洽通儒為宋學士出鎮浙東歸自越府謝絕外事聚天下之書而編閱之搜悉異聞考叢經史摭拾典故值言之最者必札之遺事之奇者必摘之雖詩詞文翰解識卜醫鈞纂不遺從而評之參訂品藻論議雖黃或加以辨證或繫以證錄天下事為需以正理殆將畢載積廿餘年率皆成書名曰隨筆謙言順筆錄之云爾加以續筆三筆四筆絕於五筆莫非隨之之意總若千萬言此所作夷堅志支志盤洲集歸有正趣可勸可戒可喜可愕可以廣見聞可以證訛謬可以祛疑貳其於世教未嘗無所裨補予得而覽之大豁襟抱洞歸正理如躋明堂而胸中樓閣四通八達也惜乎傳之未廣不得人扶而家置因命校梓播之方輿以弘博窮天下之理云弘治戊午冬十月既望巡按河南監察御史沁水李瀚書

容齋隨筆

舊序

容齋隨筆總序

知蘇州寺簿洪公假以書來曰從祖文敏公由右史出守是邦今四十餘年矣何  
幸遠繼其後官閒無事取文敏遺筆紀錄自一至四各十六卷五則絕筆之書僅有  
十卷悉錄本于郡齋用以示邦人焉想像孤掌風流宛然如在公其為我識之僕頃  
備數憲幕留轄二年至之日文敏去才旬月不及識也而經行之地筆墨飛動人誦  
其書家有其像平易近民之政悉能言之有訴不平者如訴之於其父而聽其所欲  
者如渴之於其母後十五年文敏為翰苑出鎮湖東僕適復至溫叨朝列相隔又旬  
月竟不及識而與其子太社律其孫參軍徑相從甚久得其文愈多而所謂隨筆者  
僅見一二今所有大半出於湖東歸休之後置其不盡見也可以稽典故可以廣聞  
見可以證訛謬可以膏筆端實為儒生進學之地何止慰籍人去後之思僕又嘗于  
陳日華臨畫得夷聖十志與文志三志及四志之二共三百二十卷就讀其間詩詞  
雜著藥餅符咒之屬以類相從編刻于湖陰之計臺疏為十卷覽者便之僕因此搜  
索志中欲取其不涉神怪近於人事資鑒戒而佐辯博非夷聖所宜收者別為一書  
亦可得十卷俟其成也有以附刻于章貢可乎寺簿方以課最就持憲節成行歸  
折其萌芽民實陰受其賜願少留於此他日有餘力則經紀文敏之家子孫未振舉  
集大全悉剽致散失再為收拾實難今置洲小隱二集士夫珍藏墨本已久獨野庵  
未焉寺簿推廣隨筆之用心願有以與國之可也嘉定壬申仲冬初吉賈謨閣直學  
士太中大夫提舉隆興府玉隆萬壽宮臨川何異謹序

總序

容齋隨筆記事

元調少時就童子試於松江郡將堂邑許公通經學古人也一語意合或旬日再三  
召恒坐列肆中以待門啟而入不覺容齋隨筆者取閱一二則喜其闕所未聞千錢  
易之然猶未悉容齋之為何等人隨筆之為何等書也歸以告本師子亦先生先生  
曰此宋文敏洪公之所著書其考據精確議論高簡諸書作文之法盡是矣又曰吾  
向從丘子成先生見此書而不全汝坐取以來吾將卒業焉又曰考據議論之書莫  
備於兩宋然北則三劉沈括南則文敏兄弟歐曾輩似不及也元調謹受教日夕浸  
灌其中行李往來未嘗不挾與之俱予子秋寓長干報恩僧舍得暑讀一時知名士  
每集必數十人論及古今成敗及文章得失忽爭不決者元調輒片言以解此書之  
助為多聞以示玉繩周子讀之盡卷惘然曰古人學問如是吾儕窮措大縱欲留意  
顧安所得書又安所得暇日乎雖然吾來年將館丹陽荆氏君遊踪頗相近務冀所  
藏書借我巴而周子入翰林為修撰寄語子今不患無書可讀矣周子謝不敏報書  
吾則未暇留以待子益戲之也自復讀隨筆漸熟又推其意以漸讀他書如執權度  
稱量萬物與者鮮矣每逢同儕必勸令讀是書而傳本甚少慨然欲重梓以公同好  
去年春明府句章謝公刻于素先生等集工匠稿不應手屢欲散去元調定重校勘  
始謀翻刻以寓剝摩而所書本未免舛訛道丘子成先生家舊舊書得向不全本改  
其序乃弘治中沁水侍御李公瀚所刻又從友人沈子誨借得殘卷數卷會之良合  
然并說校所書本尤多參互是正為改定千餘字仍闕其疑明府公遂為之序復紀  
其重刻之故以告我後人嗟乎二十年之間曩時相與讀是書者連連聖明當古平  
章軍國之任元調獨窮老不遇毀鋤飲水便游江海之濱聊以整頓舊書為樂事曾  
不得信其否而奮其筆何托落之甚也上有復為下有樂由道並行而不相悖均之  
為太平之象亦各言其志也已矣崇禎三年三月朔嘉定馬元調書於傲居之歛齋  
竹屋

記事

先文敏公容齋先生隨筆一書與沈存中夢溪筆談王伯厚困學紀聞等後先並重  
於世其書自經史典故諸子百家之言以及詩詞文翰醫卜星歷之類無不記載而  
多所辨證音人嘗稱其考據精確議論高簡如執權度而稱量萬物不差累黍歐曾  
之徒所不及也考公自浙東致政歸田里後自謂老懶讀書不多凡意有得隨筆志  
之初成十六卷又續筆以至三筆四筆五筆共七十四卷宋嘉定中公從孫寺簿假

發本於章貢郡齊明弘治中沁水御史李公瀚又嘗序而梓之其嘉惠來學為讀書稽古之益者豈為少哉吾家舊有此書乃嘉定葉先生子柔俸其門人馬其甫氏刻而行之世者又嘗補其殘缺訂其舛謬流傳於今亦已七十餘年矣從子天爵自岷邑得此版而歸於理其有闕失者一一補正完好重為披讀如獲重寶焉然德學殖荒落不能發明其萬一而公之需句後人者已歷五百年所又世為家藏之舊用以公諸天下博雅嗜古之儒未必不如瑚璉璽蓋三代法物登之宗廟可以觀禮與他玩好者殊異也公父子兄弟忠孝大節炳在宋史人皆知之又公所著有文集唐人萬首絕句奕奕志等書其題跋一種今刻於津述祕書中又冀甫刻有夢溪筆談與是書如合璧然皆天下之物也理喜是書之歸而有先復舊物之愈因忘其本末如此云康熙三十九年春三月族孫璟謹書

紀事

二

容齋隨筆目錄

第一卷二十九則

- |         |       |
|---------|-------|
| 歐率更帖    | 羅處士誌  |
| 唐平蠻碑    | 半擇迦   |
| 六十四種惡口  | 八月端午  |
| 賢公少公    | 郭璞葬地  |
| 黃魯直詩    | 為治水   |
| 教勸歌     | 淺妄書   |
| 五臣注文選   | 文煩簡有當 |
| 地險      | 史記世次  |
| 解釋經旨    | 坤動也剛  |
| 樂天侍兒    | 白公蘇史  |
| 十年為一秩   | 葉魯公樞事 |
| 司字作入聲   | 樂天新居詩 |
| 黃紙除書    | 白用杜句  |
| 唐人重服章   | 詩讀不然  |
| 第二卷二十四則 |       |
| 青龍寺詩    | 唐重牡丹  |
| 長歌之哀    | 東蘇州   |
| 古行宮詩    | 隔是    |
| 張良無後    | 周亞夫   |
| 漢輕族人    | 漏泄禁中語 |
| 田叔      | 孟舒魏尚  |
| 秦用他國人   | 曾參趙括  |
| 信近於義    | 剛毅近仁  |
| 忠恕達道    | 求為可知  |
| 里仁      | 洪采成議  |
| 漢母后     | 田千秋郵傳 |

目錄

一

庚太子	淮夫任安
單于歸漢	
第三卷二十一則	
進士試題	儒人論佛書
和歸去來	四海一也
李太白	太白雪鏡
冉有問衛君	高頌
俗語有所本	鄧陽學
國忌休務	洪昭順二帝
三女后之賢	賢父兄弟
茶茗瑣帖	親王與從官往還
三傳記事	張嘉貞
張九齡作牛公碑	唐人告命
典章經廢	
目錄	
第四卷二十三則	
張浮休書	溫公名位勝
李頎詩	詩中用茶葉字
鬼窟度河	府名單頌
馬融皇甫規	孟蜀避唐諱
翰苑親近	甯晉河堵
鳳毛	牛卷
石鼓歌遺寶	送孟東野序
噴噴	野史不可信
詩書	王文正公
晉文公	南夷風諸葛
二疏贊	李密伐南詔
浮梁陶器	
第五卷二十五則	

漢唐八相	六卦有坎
晉之亡與秦隋異	上官榮
金日碑	漢靈帝忌昌邑王
平津侯	韓信周勃
漢武實功明白	周召房杜
三代書同文	周世中國地
李僕主謀武帝	詩什
易舉正	其惟聖人乎
易說卦	元二之災
聖人行	廿帝卅字
字省文	負知群呼
國初人至誠	文館玉牒所
律沙門	
第六卷十九則	
目錄	
建武中元	帶職人轉官
上下四方	魏相蕭望之
姓氏不可考	畏無難
綠竹青青	孔子欲討齊
韓退之	誕節受質
左氏書事	狐突言詞有味
宣髮	邾文公楚昭王
杜傑	唐書世系表
魯昭公	州縣失故名
廬州當為莊	
第七卷十八則	
孟子書百里奚	韓柳為文之音
李習之論文	魏鄭公諫語
虞世南	七發

將軍官稱	北道主人
洛中野江八賢	王導小名
漢書用字	姜嫄簡狄
范慶同音	佐命元臣
名世英華	擅弓誤字
薛能詩	漢晉太常
第八卷十五則	
諸葛公	沐浴佩玉
琰叢失實	石碧
陶淵明	東晉將相
賞魚袋	洛漢留題
皇甫湜詩	人物以義為名
人君壽考	韓文公佚事
論韓公文	治生從宦
真宋末年	
第九卷二十八則	
霍光實功	尺棰取半
漢文失材	陳軫之說珠
顏季兒童之見	皇甫湜正閏論
簡師之賢	老人推恩
唐三傑	忠義出天資
劉歆不孝	漢法忌誣護
漢官名	五胡亂華
石宣為慧	三公改他官
辭職致仕	朋友之義
高幹得人	平慶忌
楚使王	范增非人傑
輸死故事	唐揚州之威

目錄

四

張祜詩	古人無忌諱
李益不詐	李益虛綸詩
第十卷二十則	
楊彪陳羣	袁盎溫嶠
日飲亡何	爰盎小人
唐書判	古樂器
玉果林鷓	擅寺失職
徐疑詩	梅花參橫
致仕之失	南班宗室
省郎稱謂	水衡都尉二萬
程嬰杵臼	戰國自取亡
臨敵易將	司空表聖詩
漢丞相	冊禮不講
第十一卷十六則	
容齋雜筆	
目錄	
將帥貪功	漢二帝治盜
漢唐封禪	漢封禪記
楊廣卿	屯蒙二卦
漢辨謗法	趙向觸諱
小貞大貞	唐詩戲語
何進高獻	南卿接史
漢景帝忠殺	燕昭漢光武之明
周南召南	易中爻
第十二卷十八則	
利涉大川	先武垂馮衍
恭顯張蕭望之	董錯張湯
進詩書	刑罰四卦
翼為魚	三省長官
王珪李靖	虎變藩

目錄

五

會操用人	漢士擇所從
劉公榮	元豐官制
耳餘友劉	周漢存國
會操叔楊修	古人重國體
第十三卷十八則	
諫說之難	韓魏劉項
蕭房知人	俞叔詩
吳激小詞	君子為國
光為平	墨子揚雄
一以貫之	賈魯陸侯
後古為存	孫吳西吳傳
東坡羅浮詩	魏明帝客談
漢世孫於原	國朝會要
孫備減電	燕鳥之智
第十四卷十七則	
張文潛論詩	漢祖三詐
有心避禍	寒解之險
士之處世	張登義治洛
博古圖	士大夫論利害
舒元與文	絕唱不可和
贈與維重	揚之水
李陵詩	大曲伊涼
元次山元子	次山謝表
先武仁君	
第十五卷十九則	
張文潛曉蘇社詩	任安田仁
社延年社殺	范曄作史
唐詩人名不顯者	蘇子由詩

呼君為爾汝	世事不可料
蔡君謨帖語	孔氏野史
為文論事	連昌宮詞
有若	張天覺為人
二士共談	張子韶祭文
京師老吏	曹孫屠莊宗
雲中守魏尚	
第十六卷十九則	
文章小伎	三長月
兄弟互西垣	續樹堂錄
館職名存	南宮造
吳王殿	王衛尉
前代為監	治盜法不同
和詩當和意	獲有天下
一世人材	王達原
史文可天	增康時事
并紹	藏碑之學
真假唐安	
客齋隨筆目錄終	



顧魯公	戒石銘
雙生子	李述用
侍從官	存亡六計
唐人詩不傳	秦晉四語
重陽上巳改日	田宅契券取直
公子美斯	唐藩鎮幕府
文中子門人	魯然用兵
李衛公帖	玉簫賦
漢郡國諸官	漢獄名
卷二十八則	盧里飲酒
權君納馮解	湯武之事
存疑絕句	
目錄	
張釋之傳談	張子二廷尉
漢唐置郵	龍且張步
義理之說無窮	開元五王
區畫之稿	唐詩無避諱
李德揚國體	元和六學士
二傳換後世	卜子直
父子忠邪	蘇張說六國
卷三十八則	
一定之計	秋興賦
太史忍	雜法
漢文帝受言	丹青引
詩國風秦中事	詩文當句對
東坡明正	畫棟不相見
執政四入頭	無雙之稿

朱雲陳元達	折檻行
散松詩	杜老不忘君
卷四十七則	烏鵲鳴
淮南守備	周世宗
實正國	鄭權
實鍾季遠之言	漢代文書式
賈治通鑑	弱小不量力
田橫呂布	中山宜陽
相六畜	卜筮不同
日者	柳子厚畫叔文
漢武心術	禁天高之稱
宣和冗官	
卷五十三則	
目錄	
秦隋之惡	漢唐二武
五川子	銀背階
買馬牧馬	杜詩用字
唐虞象刑	崔常牛序
盜賊怨官吏	作詩先賦頌
后妃命數	公為專稱
畫城少城	
卷六十五則	
屢武不敵杜甫	王嘉薦孔光
朱溫三事	文字潤筆
漢東賢良	戊為武
怨耦曰仇	說文與經傳不同
周亞夫	賜王煬帝
鄭莊公	百六陽九

左傳易筮	鍾繇自勅
大姒成人	
卷七十七則	
田租輕重	女子夜績
淮南王	薛國久長
定除十二辰	俗語算數
伍文用事	五十經瑟
連國用疑字	僭亂的封
月不勝火	靈臺有持
董仲舒災異對	李正己獻錢
宣室	昔昔鹽
將帥當善	
卷八十五則	
耆龜卜筮	地名異音
目錄	
韓嬰詩	五行求絕字
漢表所記事	蕭何始韓信
彭越無罪	蜘蛛結網
孫權擗玉尊	康山讀書
列國城門名	縹屨素衣
去國立後	詩詞改字
姑舅為婚	
卷九十四則	
三家七傳	直釋草廉
兒寬張安世	深溝高壘
生之使十有三	臧氏二載
有患氏	太公丹書
漢書帝	蕭何先見
史漢書法	薄昭田蚡

文字結尾	國初古文
卷十七則	
經傳爛簡	曹參不厲士
漢初諸將官	漢官名
漢唐輔相	漢武留曹郡守
苦實象	唐諸生束修
范德瑞帖	民不畏死
天下有奇士	易卦四德
孫堅起兵	孫權封元策
踰年改元	賊臣遼郡
輿地道里誤	
卷十一十五則	
古錫子	孫五汝
唐人避諱	高錡取士
目錄	
兵部名存	武官名不正
名將號謬	唐帝稱太上皇
楊傑注荀子	昭宗相朱朴
楊國忠諸使	祖宗朝宰相
百官避宰相	百官見宰相
東坡自引所為文	
卷十二則	
婦人英烈	無用之用
龍筋風髓判	唐制舉科目
淵有九名	東坡論莊子
列子書事	天生對偶
銅雀湛硯	崔斯立
漢書注冗	古跡不可考
卷十三十四則	

科舉恩數	下第再試
試賦用韻	貞元制科
貼子錄	金花帖子
物之小大	郭今公
紀年兆祥	民俗火葬
太史日官	汲冢周書
曹子建論文	雨水清明
卷十四十七則	
尹文子	帝王訓儉
用計臣為相	州縣牌額
盧知猷	忌諱諱忌
陳涉不可輕	士白韓厥
孔墨	玉川月蝕詩
詩要點檢	周蜀九經
冢宰治內	宰相夢色
楊子一毛	李長吉詩
子夏經書	
卷十五十三則	
紫閣山村詩	李林甫奏摺
注書難	書易脫誤
南陔六詩	紹聖廢春秋
王韶熙河	書籍之厄
逐貧賦	潤松山苗
男子運起寶	宰我作難
古人占夢	
卷十六十六則	
高德儒	唐朝士俸概
賢宰相遺說	宋齊上

劉賁下第	酒肆旗望
許然意林	思穎詩
蘇杭子	月中桂兔
唐二帝好名	周禮非周公書
醉尉亭長	三易之名
忠臣名不傳	唐人酒令

容齋三筆目錄

卷第一十四則

晁景道經說

武成之書

晉要之書

漢志之誤

上元張燈

宰相參政員數

張士貴宋源

卷第二十六則

漢宣帝不用儒

劉項成敗

韓侯茶公

平天冠

容齋三筆

進士許黠落

趙充國馬援

卷第三十九則

韓淮

秀才之名

免養燕奉

太守刺史贈吏民官

元魏改功臣姓氏

孔觀郵釋

文用謚字

其言明且清

曹子建七啟

監司徒選檢

公孫五樓

邱形鄭高

象鐵輪

共工氏

漢將軍在御史上

七月用六日

宋崔遠客

韓歐文語

國家府庫

占術致禍

無名殺臣下

介推寒食

目錄

後漢書載班固文

漢人布姓

題詠絕唱

魏收作史

北狄俘虜之苦

李元亮詩啟

東坡和陶詩

陳季常

高唐神女賦

侍從轉官

嘉鬼為人禍

十二分野

薦士稱字者年

兄弟邪正

卷第四十五則

三豎子

從官事體

銀牌使者

舊官御冗費

宣吉錯謬

禍福有命

宰相不次補

文臣換武使

卷第五十七則

命事替更

潛火字誤

王褒樞結

容齋三筆

維紫假服

通稱官品

郎官員數

縛雞行

北虜誅宗王

何韓同姓

卷第六十五則

嚴其養人

張籍陳無已詩

東坡詩用老字

揮福莫若重

李衛公綢川園跋

謝志節

減損入官人

樞密稱呼

九朝國史

省錢百陌

吏胥侮洗文書

軍中祇名為官

真宗北征

外制之雜

孔子正名

永興天書

張詠傳

樞密名稱更易

仁宗立嗣

東坡慕樂天

油污衣詩

州郡書院

賢士隱居者

杜詩誤字

杜詩命意

用人文字之失

白公夜園歌者

琵琶事詩

雜錄文章管喻

目錄

二

唐昭宗贈諫臣官	卷第七十四則	宗室補官	宗室公諫封禪等	五代推刑	五代推刑	趙丞相除拜	卷第八十五則	徽宗薦嚴疏丈	四六名對	唐賢啟狀	卷第九十六則	樞密兩長官	馮道王溥	銘鏢渣浪	老人慈恩宮封	漢高祖父母姓名	僧道科目	周世宗好殺	向巨原詩	卷第十七則	詞學科目	納細網尺虎	坎離陰陽	河伯娶婦	鄂州興唐寺鐘
宗室補官	宗室公諫	光武符璽	唐觀察使	節度使稱太尉	太一推算	唐昭宗恤錄儒士	忠宣公謝表	吾家四六	救赦債負	周玄物相	司對史典故	學士中丞	名臣事跡屏風	射佃述田	孟字義訓	董麟叔詩	唐夜臥進士	李樂經賦	辭賦政為尚書	六經用字	補新校書錄				
目錄		三																							

葉中文書	老子之言	小星詩	司封贈典之失	卷第十一十六則	碑誌不書名	帝王諱名	紀張元事	歲月日風雷雜雜	天文七政	致政官上壽	鍊星為福	兩算意	卷第十二十六則	形春好娘三女	閑子不名	具圖復詩	湖明孤松	紫極觀鐘	作文字要點檢	片言解禍	免直學士院	卷第十三十三則	鍾鼎銘識	再書博古圖	占測天星	僧官試御	十八歲
漢文帝不用兵	家諱中宇	宮室土木	東坡三詩	符讀書城南	五經字義相反	東坡引用史傳	何公橋詩	顏魯公祠堂詩	曾荀待子不慈	人當知足	魏州刺史	象中書令	侍從兩制	忠言嘉謨	大賢之後	鐵尊象尊	碌碌七字	政和宮室	大觀算學	四朝史志							
目錄		四																									



容齋四筆目錄

卷一十九則

孔廟位次

周公作金縢

關雎不同

三館秘閣

十十錢

畢仲游二書

韋孟詩率疎

西極化人

戰國策

繕修犯土

卷二十則

諸家經學與廢

容齋四筆

輕浮稱謂

有美堂詩

城狐社鼠

誌文不可冗

五帝官天下

抄傳文書之誤

大觀元夕詩

文潞公奏除改官制

衆行儉景陽

卷三十六則

韓退之張籍書

此日足可惜

李杜往來詩

祝不勝阻

周三公不特置

雲夢澤

迷巖厥楹

亭榭立名

屏舟

列子與佛經相參

康衡守正

詔令不可輕出

范曄漢志

漢人姓名

鬼谷子書

張天覺小簡

用兵為臣下利

趙毅鳴憤

貴帝率法

二十八宿

顏魯公帖

待制知制誥

北人重甘蔗

韓公撰孝社

粉白黛黑

李太白涪州佐

呂子論學

曾太皇太后

寶年官年

治藥技法

燕非強國

卷四十五則

今日官冗

和范杜蘇四公

六枳關

左貴州表

兩道出師

唐明皇賜二相物

老杜寒山詩

會合聯句

卷五十四則

容齋四筆

土木偶人

禽書菜茹不同

勇怯無常

韓文公屬士

呂覽引詩書

錢武肅三改元

宋泰元

卷六十五則

韓文公遠詩

用奈花事

徒木債表

草駒擊蟲

乾寧歲試進士

東坡作碑銘

中天之壺

雷公炮炙論

陳翠說燕侯

水旱祈禱

樂城和張道中詩

外臺秘要

王荆公上書并詩

李郭詔書

杜韓用歌後語

一百五日

碧石之毒

杭州風俗

伏龍肝

趙德甫金石錄

王勃文章

藍田丞壁記

黃庭換鶯

馮美姓字

寶叔向詩不存

王慶兒良

建武中元事

記李履中二事

臨海蟹圖

沈兒金錢

告命失故事	命字二表
卷七十四則	
天尺	縣尉為少仙
杜詩用堂竟二子	西太一宮六言
由身構國	人為屋殿
久而俱化	貴文江賦
沈季長進言	警通渠
替庚國	文海公千章重事
考謀之法曆	小官受休
卷八十七則	
庫路真	得意失意詩
秋監虛尹	項鍊兵書
承天塔記	穆護歌
省試取人額	通印子集
善享候印	草附治疽濕
蒲田荔枝	雙陸不勝
華元入楚師	公羊用章路
文書誤一字	歷代文本末
駢者一言解疑語	
卷九十六則	
蔣魏公逸文	沈慶之曹景宗詩
藍尾酒	歐陽公醉言
南北語音不同	南身北帳
魏冉罪大	緝養少游長偈
姓源韻譜	舉人過實
作天句法	書簡備習
健訟之談	用文語之失

文字書簡雜目	史衣
卷十七則	
通所	露布
東坡題蓮帖	山公故事
觀王回在官書	責得考試官
青蓮居士	閩俗說和故人
富公道官	唐藩銀行墨勃
吏部補資格	五行納音
五行化真	錢忠鑄列傳
王逸少為書所累	鄂州南樓廢屋
實錄裝出處	
卷十一十八則	
京丞相轉官	熙寧司農年利
文與可樂府	陳敏述文
常何	丹密詩
寺監主簿	溫大雅兄弟名序
冊府元龜	漢高帝祖稱堂公
祖國行香	船名三翼
東坡得萬延之	用書畫之誤
張靈機武后溫官	唐王府官帳下
御文風聞	唐御文選轉定限
卷二十二則	
小晏不稱	主臣
景華御苑	州隍府而不為鎮
漢唐三君之志知子	當官管轄
治曆明時	仕宦提疾
詞臣益輕	夏英公好處
祖宗用人	至道九老



李天正兩龍相  
卷三十三二十四則

科舉之弊不可革

國初教弊

二朱詩詞

四運筆之名

多心經傷

白分黑分

贈維那一由旬

宰相贈本生父母官

唐孫處約事

漢人坐語言獲罪

知州特運使為通判

蔡王藏書

卷三十四則

目録

祖宗親小事

王元之論官元

太祖恤民

無錫游坊

查球分職

表章用兩臣字對

陳簡齋係真詩

卷三十五則

殿廟朝拜輔

經句全文對

討論濫賞詞

三給事相攻

蔡京然用官職

宰相子弟廷試

房元齡名字

金剛經四句偽

黑法白法

天宮寶樹

月雙閣雙

七極微塵

執政贈三代不同

及僕勝京房兩傳

樞密書史

正解治杭州

秦柱八六子

王唐正封敕

梁啟元八十二歲

潘游洪沈

郎中周序

貞元朝士

劉夢得贈上表

仙傳關志見唐

教官堂裏奏

北郊讓論

尺八

朱藏一詩

節度仗仗東宮環衛官

宰相任怨

渾脫隊

官稱別名

卷三十六十二則

漢重蘇子卿

兵家貴於律豫

香囊堂

郡縣用陰陽字

履有異故坡公

取蜀將師不利

四寺社

歐陽威名

昔賢為平伍

孫陽鑒俗

魏王帶將仕郎

杜微李秘書晉

曹馬龍收人心

李陽揚再思

卷三十七則

目録

客齊四年目錄終

容齋五筆目錄

卷一十九則

天慶諸節

杭州兩刺史

狐假虎威

徐章二先生教人

張呂二公文論

郎官非時傳對

王安石景地

雙生以前為兄

風俗通

俗語有出

昏主素功臣

問故居

唐宰相不應守令

張麟之柳潭

人臣實主

五經秀才

陶潛去彭澤

羌戎畏服老將

古人字只一言

卷二十五則

二叔不咸

官階服章

月非望而食

慶善橋

西漢以采加官

呂望非熊

唐曹國差銘

唐文省文之失

李德裕諭命令

漢武唐德宗

諸公論唐肅宗

孫馬二公所言

元徽之詩

諫繪絳殿龍羅

詳正學士

卷三十五則

人生五計

潘真閣二禽

士大夫避父祖諱

元正父子忠死

蕭穎士風節

石尤風

江楓雨前

開元宮城

相里造

先公詩詞

州縣名同

三衙軍制

歐陽公勳封贈典

嘉祐四真

卷四九則

五方老人祝聖壽

作詩旨意

平王之孫

毛詩語助

東坡文章不可學

韓文稱名

棘寺棘卿

晉代遺文

漢武帝田蚡公孫弘

近世文物之殊

卷五十五則

庚公之斯

萬事不可通

致仕官上壽

桃花笑春風

嚴先生祠堂記

大言談國

宗室重恩免解

唐書裴韓柳文

冥靈社首風

左傳州都

貧富習常

唐用宰相

史記蘭抄處

玉津園香晴詩

鏡巨賢簡

二

卷六十二則

都陽七談

經解之名

卜筮不欺

糖霜譜

李彥遠守以

春雄英勝己者

俗語教錢

漢書多叙谷永

玉堂履闕

漢武帝喜殺人者

知人之難

館職遷除

卷七十四則

感寒不可常

唐賦造語相似

張繼古大寶歲

國初文籍

飯西漢郊祀天地

審書二字義訓

書鍾信陵書

元白習制科

韓蘇杜公叙馬

卷八十二則

白蘇詩紀年歲

白公說俸祿

醉翁亭記酒經

禮部韻略非理

承習用經語誤

元白制科

卷九十二則

吳人索報書

擒鬼書祝文

容齋五筆

妻蛇字之變

一二三與壹貳叁同

兩漢用人人元元字

燕實遂知己

卷十二則

哀公問社

農父田翁詩

捐端為匹

公叔解經書日

唐光無後

丙午丁未

容齋五筆目錄終

貢高水輝晚遠

東坡不隨人後

門生門下見門生

風災霜早

天將富此翁

白居易出位

白公感石

唐臣乞贈祖

長慶表章

八種經典

不能忘情吟

歐公送慈幼詩

東不可名園

何恙不已

韓公潮州表

端午貼子詞

絕句詩不重穿

街置公二子

唐人車堂詩句

柳應衣押字

斯頌之歌

祖宗命相

容齋隨筆卷第一二十九則

子老去習懶讀書不多意之所之隨即紀錄因其後先無復詮次故目之曰隨筆

清熙庚子鄧陽洪造景度

歐率更帖

臨川石刻雜法帖一卷載歐陽率更一帖云年二十餘至鄧陽池沃土平飲食豐饒

東士往往法聚每日嘗華忘口所須其二張才華議論一時俊傑殷薛二侯故不可

言數君國士出言便是月旦蕭中郎頗縱放誕亦有雅致彭君獨謙特自然至如

關山神詩先筆亦不能如此數子遂無一在殊使痛心蓋吾鄉故

羅處士誌

襄陽有隨處士羅君處誌曰君諱琦字禮襄陽廣昌人高祖長卿齊魏州刺史曾祖

弘智梁殿中將軍祖養父靖學優不仕有名當代碑字重勁樞類褚河南然父子皆

名蹟為不可曉拓拔魏安同父名屈同之長子亦名屈祖孫同名胡人無足言者但

羅君不應爾也

唐平蠻碑

成都府唐平南蠻碑開元十九年知南節度副大使張敬忠所立時南蠻大酋長桑

波州刺史楊威顯為邊患明皇遣內常侍高守信為南道招慰處置使以討之拔其

九城此事新舊唐書及野史皆不載肅宗以魚朝恩為觀軍容處置使憲宗用吐突

承瓊為招討使曠者譏其以中人主兵柄不知明皇用守信蓋有以啟之也夏先庭

蕭蕭時為相無足責者楊氏苗裔至今猶連處字云

半擇也

大瓶若經云梵言扇半擇也唐言黃門其類有五二曰半擇也總名也男根用

而不生子二曰伊利沙半擇也此云妬謂他行欲即殺不見即殺亦具男根而不生

子三曰扇半擇也謂本末男根不滿亦不能生子四曰博又半擇也謂半月能異

半月不能男五曰留罕半擇也此云割謂被割刑者此五種黃門名為人中惡趣受

身處說音丑皆反

六十四種忌口

大集經載六十四種忌口之業曰虛語教語非時語妄語漏語大誑高誑輕語破語

不了語散語依語仰語錯語忌語畏語吃語諍語調語誑語惱語怯語邪語罪語吸

不語





召太子少傅白居易。太子賓客蕭籍李仍叔劉禹錫。中書舍人鄭居中等十五人。合  
宴于舟中。自晨及暮。前水嬉而後妓樂。左筆視而右盃。望之若仙。觀者如堵。裴公  
首賦一章。四坐繼和。樂天為十二韻以獻。見於集中。今人賦上已。鮮有用其事者。予  
按裴公傳。是年起節度河東。三年。以病。乃還東都。文宗上已。宴華臣曲江。度不赴。帝  
賜以詩。使者及門而度。與前事相去正一年。然樂天又有一篇題云。奉和裴令公  
三月上巳日。游太原龍泉。德去歲。標洛之作。是開成三年詩。則度以四年三月始薨。  
新史以為三年。誤也。宰相裴邵載其三年十二月為中書令。四年三月薨。而帝紀全  
失。蓋獨唐史紀傳為是。

司字作入聲

白樂天詩。好以司字作入聲讀。如云四十若鮮軍司馬。男兒官職未遲疑。一為州司  
馬。三見歲重陽是也。又以相字作入聲。如云為問長安月。誰教不相離是也。相字之  
下。自注云。思必切。以十字作平聲讀。如云在郡六百日。入山十二回。綠深東西南北  
路。紅欄三百九十橋是也。以昆字作入聲讀。如云四柱不似琵琶聲。亂寫真珠細織  
鈴。恐開水上琵琶聲是也。武元衡亦有句云。唯有白須張司馬。不言名利尚相從。

樂天新居詩

白樂天自杭州刺史分司東都。有題新居呈王尹兼簡府中三務詩云。敝宅須重葺。  
貧家乏美財。構憐州守造。樹倩府寮栽。木板新猶濕。紅英曉漸開。仍期更擺酒。倚檻  
看花來。乃知唐世風俗尚為可美。今人居間。而即守為之造橋。府寮為之栽樹。必遺  
譏議。又有形之屬詩哉。

黃紙除書

樂天好用黃紙除書字。如紅旗破賊非吾事。黃紙除書無我名。正豔山鳥向陽眠。黃  
紙除書落枕前。黃紙除書到。青宮詔命催。

白用杜句

杜子美詩云。夜足露沙雨。春多逆水風。白樂天詩。巫山暮足露花雨。龍水春多逆水  
風。全用之。

唐人重服章

唐人重服章。故杜子美有銀章付老翁。朱紱負平生。扶病垂朱紱之句。白樂天詩言  
銀紱處最多。七言如大抵著緋宜老大。一片緋衫何足道。聞淡緋衫稱我身。酒典緋

花。舊賜花。似著緋袍君莫笑。腰間紅綬繫未穩。朱紱仙郎白雲歌。腦佩銀龜朱兩轡。  
便留朱綬還鈴。映我緋衫澤不見。白頭俱未著緋衫。緋衫著了好歸田。銀魚金帶  
繞腰充。銀章雙假為專城。新授銅符未著緋。使使花袍紅似火。似挂緋袍衣架。上五  
言如未換銀青綬。唯添雪白鬚。又我青袍故。使使若苦綬。新。老。通。兼。垂。白。官。科。道。著。緋。  
那知垂白日。始是著緋年。晚還何足言。白髮映朱紱。至於粉容灰魚之句。如魚擬白  
金。隨步履。鶴銜紅綬繞身飛。

詩讀不然

今人富貴中作不如意語。少壯時作衰病語。詩家往往以為讀。白公十八歲。病中作  
絕句云。久為勞生事。不學攝生道。少年已多病。此身豈堪老。然白公壽七十五。

青龍寺詩

樂天和錢員外青龍寺上方望舊山詩云。舊年松雪舊溪雲。欲望今朝遠屬君。共道  
使君非俗吏。南山真勳北山文。頃於乾道四年。講筵開日。蒙上書此章於扇。以賜改  
使君為侍臣云。

容齋隨筆

卷一

七

容齋隨筆卷第一終

唐重牡丹

歐陽公牡丹釋名云牡丹初不載文字唐人如沈宋元白之流皆喜詠花當時有一  
花之異者彼必形於篇什而寂無傳焉唯劉夢得有綠魚朝恩宅牡丹詩但云一  
千朵而已亦不云其美且異也予按白公集有白牡丹一篇十四韻又秦中吟十篇  
內買花一章凡百言云共道牡丹時相隨買花去一畫深花色十戶中人賦而諷論  
樂府有牡丹芳一篇三百四十七字絕道花之妖豔至有遂使玉公與卿士游花冠  
蓋日相望花開花落二十日一城之人皆若狂之語又寄微之百韻詩云唐昌玉蕊  
會崇敬牡丹期注崇敬寺牡丹花多與微之有期又惜牡丹詩云明朝風起應吹盡  
夜惜衰紅把火看醉歸盤屋詩云數日非關王事繁牡丹花盡始歸來元微之有入  
承壽寺看牡丹詩八韻和樂天秋題牡丹畫三韻酬胡三詠牡丹一絕又有五言二  
絕句許渾亦有詩云近來無奈牡丹和數十千錢買一窠然則元白未嘗無詩唐  
人未嘗不重此花也

長歌之夜

嬉笑之怨甚於裂臂長歌之夜過於恸哭此語誠然元微之在江陵病中聞白  
樂天左降江州作絕句云殘燈無焰影幢幢此夕聞君謫九江垂死病中驚起坐  
暗風吹雨入寒廳樂天以為此句他人尚不可聞况僕心哉微之集作垂死病中  
仍依舊此三字既不佳又不題為病中作失其意矣東坡守彭城子由來訪之留  
百餘日而去作二小詩曰道遠堂後千尋木長送中宵風雨聲談善對林尋舊約  
不知漂泊在彭城秋來東問涼如水客去山公醉似泥困卧北牕呼不醒風吹松  
竹雨淒淒東坡以為為讀之殆不可為懷乃和其詩以自解至今觀之尚能使人悽  
然也

韋蘇州

韋蘇州集中有送楊開府詩云少事武皇帝無然恃恩私身作里中樵家藏亡命兒  
朝持樽掃屋暮竊東鄰飯司謀不敢捕立在白玉墀曉山風雪夜長獨用獵時一字  
都不識飲酒驕頑癡或豈升仙去憔悴故人欺讀書事已晚把筆學題詩兩府始收  
迹南宮謬見推非才果不容出守撫惺惺忽逢楊開府論舊涕俱垂咏此詩蓋應物  
自敬其少年事也其不羈乃如此李肇國史補云應物為性高潔鮮食寡欲所居焚

香掃地而坐其為詩馳驟建安已運各得風韻蓋記其折節復來也唐史失其事不  
為立傳高道亦少落魄年五十始為詩即工皆天分超卓不可以常理論云應物為  
三衛正天寶間所為如是而史不敢捕又以見時政矣

古行宮詩

白樂天長恨歌上陽人歌元微之連昌宮詞道開元間宮禁事最為深切矣然微之  
有行宮一絕句云寥落古行宮宮花寂寞紅白頭宮女在閒坐說玄宗語少意足有  
無窮之味

陽是

樂天詩云江州去日聽華髮白髮新生不願聞如今格是頭成雲彈到天明亦任君  
元微之詩云陽是身如夢頻來不為名憐君近南住時得看牡丹格與陽二字義同  
格是猶言已足也

張良無後

張良陳平皆漢祖謀臣良之為人非平可比也平嘗曰我多陰謀道家之所禁吾世  
即廢矣以吾多陰謀也平傳國至曾孫而以罪絕如其言然良之壽但能至于去其

死才十年而絕後世不復紹封其禍更促於平何哉予蓋嘗考之沛公攻峽關秦將  
欲連和良曰不如因其懈急擊之公引兵大破秦軍項羽與漢王約中分天下既解  
而東歸矣良有善虎自遺患之語勸王回軍追羽而滅之此其事固不止於殺降也  
其無後宜哉

周亞夫

周亞夫距吳楚堅壁不出軍中夜驚內相攻擊擾亂至於帳下亞夫堅臥不起頃之  
復定吳奔壁東南敵亞夫使備西北已而果奔西北不得入漢史書之以為亞夫能  
持重按亞夫軍細柳時天子先驅至不得入文帝稱其不可得而犯今乃有軍中夜  
驚相攻之事安在其能持重乎

漢程族入

吳蓋陷臨淄但云方今計猶有新錯耳而景帝使丞相以下勅奏遂至父母妻子同  
產無少長皆棄市主父偃臨晉王於死武帝欲勿誅公孫丞相爭之遂族偃郭解客  
殺人吏奏解無罪公孫大夫議遂族解且偃解兩人本不死因議者之言殺之足矣  
何遽至族乎漢之輕於用刑如此



漏泄禁中語

京房與漢元帝論幽厲事。至於十問十答。西漢所載君臣之語。未有如是之詳盡委曲者。蓋漢法漏泄省中語為大罪。如夏侯勝出道上語。宣帝責之。故退不敢言。人亦莫能知者。房初見帝時。出為御史大夫。鄭君言之。又為張博遺其語。博密記之。復竟以此下獄。蓋古今史所載。宜非微辭乎。王章與成帝論王鳳之罪。亦以王音劾歸聞之耳。

田叔

賈高謀弑漢祖事發覺。漢昭趙王。有敢隨王。罪三族。唯田叔孟舒等自斃。趙王既出。上以叔等為節守。文帝初立。召叔問曰。公知天下長者乎。曰。故雲中守孟舒長者也。是時舒坐虜大人雲中免。上曰。虜人雲中。孟舒不能堅守。士卒死者數百人。長者固殺人乎。叔叩頭曰。夫賈高等謀反。天子下明詔。趙有敢隨張王者。罪三族。然孟舒自斃。趙王以身死之。豈自知為雲中守哉。是乃所以為長者。上曰。賢哉孟舒。復召以為雲中守。按田叔孟舒同隨張王。今叔指言舒事。幾於自薦矣。叔不自以為嫌。但欲直孟舒之事。文帝不以為過。一言開悟。為之復用舒。君臣之誠意相與如此。

孟舒魏尚

雲中守孟舒。坐虜大人雲中免。田叔對文帝曰。匈奴來為邊寇。孟舒知士卒罷敝。不忍出言。士卒臨城死敵。如子為父。以故死者數百人。孟舒豈敢之哉。上曰。賢哉孟舒。復召以為雲中守。又為虜對文帝曰。魏尚為雲中守。虜嘗一入。尚率車騎擊之。士卒終日力戰。上功。虜府。坐首虜差六級。下吏刺。臣以為陛下罰太重。上故魏尚復以為雲中守。按孟舒魏尚皆以文帝時為雲中守。皆坐匈奴入寇。復罪。皆得士死力。皆用他人言復故官。事切相類。其只一事云。

善用他人

七國虎爭天下。莫不招至四方游士。然六國所用相。皆其宗族及國人。如齊之田忌。田嬰。田文。韓之公仲。公叔。趙之奉陽。平原。魏王至以太子為相。獨秦不然。其始與之謀。國以開霸。秦魏人公孫鞅也。其他若樸。魏人張儀。魏人范雎。皆魏人。秦澤燕人。呂不韋。韓人李斯。楚人皆委國而聽之。不疑。卒之所以兼天下者。諸人之力也。燕昭王任郭隗。劇辛。樂毅。幾滅強齊。半殺皆趙人也。楚悼王任吳起。為相。諸侯患楚

之張蓋術人也

漢高祖疾甚。呂后問曰。蕭相國既死。誰令代之。上曰。曹參可。蕭何事帝病。上問曰。君即百歲後。誰可代君。對曰。知臣莫若主。帝曰。曹參何如。曰。帝得之矣。曹參相齊。問何莫。舍人趨治行。吾且入相。居無何。使者果曹參。趙括自少時學兵法。其父者不能。然不諱。謂其母曰。趙若必將之。破趙軍者必括也。後廉頗與秦相持。秦應侯行千金為反間於趙。曰。秦之所畏。獨趙括耳。趙王以括代頗將。頗相如謀。王不聽。括母上書言括不可使。王又不聽。秦王聞括已為趙將。乃陰使白起代王。戰。遂勝趙。曹參之宜為相。高祖以為可。惠帝以為可。蕭何以為可。參自以為可。故漢用之。而與趙括之不宜為將。其父以為不可。母以為不可。大臣以為不可。秦王知之。相應侯知之。將白起知之。獨趙王以為可。故用之。而致嗚呼。將相安危所係。可不監哉。且秦以白起易王。而趙乃以括代廉頗。不待於戰。而勝負之形見矣。

信近於義

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恭近於禮。遠耻辱也。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程明道曰。因恭信而不失其所以親。近於禮。故亦可宗。伊川曰。因不失於相近。亦可尚也。又曰。因其近禮。而不失其親。亦可宗也。况於蓋。蓋者乎。范純父曰。君子所因者本。而立愛必自親始。親必及人。故曰。因不失其親。與叔分為三事。謝顯道曰。君師及三老。雖非天屬。亦可以親。此三者之外。吾恐不免於陷。惟親不失其所親。然後可為宗也。楊中立曰。信不失義。恭不恃禮。又因不失其親。是亦可宗也。房明曰。因其近雖未足以盡禮義之本。亦不失其所宗尚也。子竊以謂義與禮之極。多至於不親。能至於不失其親。斯為可宗也。然未敢以為是。

剛毅近仁

剛毅者。必不能令色。木訥者。必不為巧言。此近仁。鮮仁之辨也。

忠恕連道

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中庸曰。忠恕連道。不達。學者疑為不同。伊川云。中庸恐人不喻。乃指而示之。近。又云。忠恕。固可以貫道。子思恐人難曉。故降一等言之。又云中庸以曾子之言。雖是如此。又恐人尚疑。忠恕未可便為道。故曰。連道不達。游定夫云。道一而已。豈參彼此所能像哉。此忠恕所以連道。為其未能以貫之也。雖然



欲求入道者莫近於此。此所以違道不違也。揚中立云。忠恕固未足以盡道。然而道不遠矣。侯師聖云。子思之忠恕。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此已是違道。若聖人則不待施諸己而不願。然後施諸人也。諸公之說。大抵不同。予竊以為道不可名言。既麗於忠恕之名。則為有迹。故曰違道。然非忠恕二字亦無可以明道者。故曰不遠。非謂其未足以盡道也。違者違去之謂。非違畔之謂。老子曰。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眾人之所惡。故幾於道。蘇子由解云。道無所不在。無所不利。而水亦然。然而既已麗於形。則於道有間矣。故曰幾於道。然而可名之善。未有若此者。故曰上善。其說與此畧同。

求為可知

不忠無位。忠所以立。不忠莫已知。求為可知也。為之說者皆以為當求為可知之行。唯謝顯道云。此論猶有求位求可知之道在。至論則不然。難用而莫我知。斯我責矣。夫復何求。予以為君子不以無位為忠。而以無所立為忠。不以莫已知為忠。而以求為可知為忠。第四句蓋承上文言之。夫求之有道。若汲汲然求為可知則亦無所不至矣。

里仁

里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得智。孟子論函矢匠之術。而引此以質之。說者多以里為居。居以親仁為美。予嘗記一說云。函矢匠。皆里中之仁也。然於仁之中。有不仁存焉。則仁亦在大擇之而已矣。嘗與鄭景望言之。景望不以為然。予以為此特謂閭巷之間。所推以為仁者。固在所擇。正合孟子之意。不然。仁之為道大矣。尚安所擇而處哉。

漢宋求職

漢元帝時。珠崖反。連年不定。上與有司議大發軍。待詔賈捐之建議以為不當。擊上以問丞相御史。御史大夫陳萬年以為當擊。丞相于定國以為捐之議是。上從之。遂罷珠崖郡。匈奴呼韓單于既事漢。上書願保塞。上谷以西。請罷邊備塞吏卒。以休天下人民。天子令下有司議。議者皆以為便。即中候應習違事。以為不可許。上問狀。應對十策。有詔勿議罷邊塞事。成帝時。匈奴使者欲降。下公卿議。議者言宜如故事。受其降。光祿大夫谷永以為不如勿受。天子從之。使者果詐也。哀帝時。單于承朝。帝欲止之以問公卿。亦以為虛費府帑。可且勿許。單于使解去。黃門郎揚雄上書諫。天

子福焉。名選匈奴使者。更報單于書而許之。安帝時。大將軍鄧騭。破秦涼州。并力北。遣會公卿集議。皆以為然。郎中虞翻陳三不可。乃更集四府。皆從翻議。北匈奴復強。西域諸國既絕於漢。公卿多以為宜閉玉門關。絕西域。郡太后召軍司馬班勇問之。勇以為不可。於是從勇議。順帝時。文陸豐叛。帝召公卿百官及四府諸屬。問以方畧。皆議遣大將發兵赴之。議郎李固駁之。乞選刺史太守以往。四府志從固議。願外復平。豐帝時。涼州兵亂不解。司徒崔烈以為宜棄。詔會公卿百官議之。議郎傅燮以為不可。帝從之。此八事。皆所係利害甚大。一時公卿百官既同定議。燮獨稱之以下人。皆以郎大夫之微。獨陳異說。漢元成哀安順靈皆非明主。悉能違眾而聽之。大臣無賢愚。亦不復執前說。蓋猶有公道存焉。每事皆能如是。天下其有不治乎。

漢母后

漢母后預政。不必臨朝。及少主。雖長君亦然。文帝擊周勃。太后曰。降侯館皇帝。將軍於北軍。不以此時反。今居一小縣。顧被反邪。帝謝曰。吏方驗而出之。遂執勃。吳楚反。景帝欲誅之。實太后曰。吳王老也。宜為宗室順善。今乃首亂天下。奈何。其後。不許吳。許立楚後。即都魯。臨江王。實太后怒。會匈奴中。都以漢法。帝曰。都忠臣。

田千秋郭穉

漢武帝後。太子田千秋。太子完。曰。子弄父兵。當何罪。帝大感悟。曰。父子之間。人所難言也。公獨明其不然。公當遂為吾輔佐。遂拜為丞相。光武廢郭后。郭穉言曰。夫婦之好。父不能得之於子。况臣能得之於君乎。是臣所不敢言。雖然。願陛下念其可否之計。無令天下有議社稷而已。帝曰。穉善。已置王。遂以郭氏為中山王。太后卒。以壽終。此二人者。可謂善處人骨肉之間。諫不費詞。婉而能入者矣。

庚太子

庚太子死。武帝追悔。為之族江充家。黃門蘇武助充踏太子。至於焚殺之。李壽加兵。

刃於太子亦以他事族田千秋以一言至為丞相又作思子宮為歸來望思之臺然其孤孫因繫於邸邸獨不能釋之至於掖庭令養視而不問也豈非漢法至嚴既生太子以反逆之罪雖心知其冤而有所不敢者乎

灌夫任安

灌夫為丞相田蚡為太尉同日免蚡後為丞相而罷不用無執諸公稍自引而急灌惟灌夫獨居青為大將軍灌夫病才為校尉已而皆為大司馬青日衰去病日益貴青故人門下多去事去病惟任安不肯去灌夫任安可謂賢而知義矣然皆以他事卒不免於族誅事不可料如此

單于朝漢

漢宣帝黃龍元年正月匈奴單于來朝二月歸國十二月帝崩元帝竟甯元年正月又來朝五月帝崩故辰帝時單于願朝時帝被疾或言匈奴從上游來厥人自黃龍竟甯時中國亂有大故上由是難之既不許矣俄以揚雄之言復許之然元壽二年正月單于朝六月帝崩事之偶然符合有如此者

容齋隨筆卷第三十一

進士試題

唐穆宗長慶元年禮部侍郎錢徽知舉故進士鄭即等三十三人後以段文昌言其不公詔中書舍人王起知制誥白居易重試駁放盧公亮等十人既微江州刺史白公集有奏狀論此事大略云伏料自欲重試進士以來論奏者甚眾蓋以禮部試進士例許用書策兼得通背得通背則思慮必周用書冊則文字不謬昨重試之日書策不容一字木燭只許兩條迫促驚忙幸皆成就若此禮部所試事校不同及駁放公亮等勅文以為孤竹管賦出於周禮正經閱其程試之文多是不知本末乃知唐試進士許投書及見燭如此國朝淳化三年太宗試進士出危言日出賦題孫何等不知所出相率扣殿檻乞上指示之上為陳大義景德二年御試天道猶張弓賦後禮部貢院言近年進士惟鈔摹古今文賦懷挾入試昨者御試以正經命題多博所出則知題目不示以出處也大中祥符元年試禮部進士內出清明象天賦等題仍錄題解摹印以示之至景祐元年始詔御藥院御試日進士題目具經史所出摹印給之更不許上請

儒人論佛書

韓文公送文暢序言儒人不當舉浮屠之說以告僧其語云文暢浮屠也如欲聞浮屠之說當自就其師而問之何故謫吾徒而來請也元微之作永福寺石壁記云佛書之妙與僧言為予言予不當為僧言二公之語可謂至當

和歸去來

今人好和歸去來詞予最敬晁以道所書其答李持國書云足下愛淵明所賦歸去來辭遂同東坡先生和之僕所未前也建中靖國間東坡和歸去來初至守師其門下賓客從而和者數人皆自謂得意也陶淵明紛然一日滿人日前矣參寥忽以所和篇示予予同賦予謝之曰童子無居位先生無並行與吾師共推東坡一人於淵明間可也參寥即索其文袖之出吳音曰罪過公海不先與公語今輒以厚於參寥者為予言昔大宋相公謂陶公歸去來是南北文章之絕唱五經之鼓吹近時繪畫歸去來者皆作大聖變相和其辭者如印事遺興小詩皆不得正中者也

四海一也

海一而已地之勢西北高而東南下所謂東北南三海其實一也北至於青濠則云

北海南至於文廣。則云南海。東漸吳越。則云東海。無由有所謂西海者。詩書禮經所載四海。蓋引類而言之。漢西域傳所云蒲昌海。疑亦浮屠一澤。彌。班超遣甘英往條支。臨大海。蓋即南海之西云。

李太白

世俗多言李太白在當塗采石。因醉泛舟於江。見月影俯而取之。遂溺死。故其地有捉月臺。予按李陽冰作太白草堂集序云。陽冰試狂歌於當塗。公疾。亟草堂為。手集未修。枕上投簡。俾為序。又李華作太白墓誌。亦云賦臨終。歿而卒。乃知俗傳良不足信。蓋與謂杜子美因食白酒牛炙而死者同也。

太白雪鏡

李太白以布衣入翰林。既而不得官。唐史言高力士以脫鞵為恥。摘其詩以激揚貴妃。為妃所沮止。今集中有雪鏡詩一章。大率贊婦人淫亂敗國。其畧云。彼婦人之猖狂。不如鴉之墮。彼婦人之淫昏。不如鴉之奔奔。坦蕩君子。無悅於言。又云。坦已滅。紂。褒女。周。漢。祖。呂氏。食其在。儂。秦。皇。太后。每亦浮荒。蟬。蝶。作。窟。遂。掩。大。陽。萬。乘。尚。爾。匹。夫。何。傷。詞。彈。意。窮。心。切。理。直。如。或。妄。談。吳。天。是。短。予。味。此。詩。豈。非。貴。妃。與。孫。山。淫亂而白曾發其姦乎。不然。則飛燕在昭陽之句。何足深怨也。

卷三

冉有問衛君

冉有曰。天子為衛君乎。子貢曰。吾將問之。人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為也。說者皆評較。謂。觀。之。是。非。多。至。數。百。言。惟。王。遠。原。以。十。字。蔽。之。曰。賢。兄。弟。讓。知。惡。父。子。爭。矣。最。為。簡。妙。蓋。美。齊。以。兄。弟。讓。國。而。夫。子。賢。之。則。不。與。衛。君。以。父。子。爭。國。可。知。矣。冕。以。道。亦。有。是。誥。而。結。意。不。同。尹。彥。明。之。說。與。遠。原。同。唯。楊。中。立。云。世。之。說。者。以。謂。善。兄。弟。之。讓。則。惡。父。子。之。爭。可。知。失。其。旨。矣。其。意。為。不。可。曉。

商頌

宋自微子至戴公。禮樂廢壞。正考甫得商頌十二篇於周之太師。後又亡其七。至孔子時。所存才五篇。爾來。商。王。之。後。也。於。先。代。之。詩。如。是。則。其。他。可。知。夫。子。所。謂。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蓋。有。數。於。此。杞。以。夏。后。之。裔。至。於。用。美。德。尚。何。有。於。文。獻。哉。邦。國。小。於。杞。宋。少。吳。氏。遠。於。夏。商。而。鳳。鳥。名。官。知。子。枚。數。不。忘。曰。吾。祖。也。我。知。之。其。亦。賢。矣。

俗語有所本

俗語謂錢一貫有暗。曰千一千二。米一石有暗。曰石一石二。長一丈有暗。曰丈一丈二。之類。按考工記。長尋有四尺。注云八尺曰尋。又長丈二。史記張儀傳。尺一之微。漢淮南王安書云。丈一之組。旬奴傳。尺一釐。後漢尺一詔書。唐城南去天尺五之類。然則亦有所本云。

鄱陽學

鄱陽學在城外東湖之北。相傳以為范文正公作鄱守時所創。予攷國史。范公以景祐三年乙亥歲四月知饒州。四年十二月。詔自今須藩鎮乃得立學。他州勿聽。是月范公移饒州。余夏公集有饒州新建州學記。實起於慶歷五年乙酉歲。其郡守曰鄱官員外郎張君。其畧云。先是鄱先聖祠宮。棟宇墜剝。前守亦嘗相土而未遑歸治。於是即其基於東湖之北。偏而經營之。淳深人金君卿。郎中作鄱學莊田記云。慶歷四年春。詔鄱國立學。時守鄱官員外郎張侯。始營之。明年學成。與余公記合。范公在饒時。延君卿置館。使公有意。建學記中。豈無一言及之。蓋是時公既為執政。去郡十年矣。所謂前守相士者。不知為何人。

卷三

國忌休務

刑統載唐大和七年。初准令國忌。日唯禁飲酒舉樂。至於科罰人吏。都無明文。但緣其日不合。廢務。官曹即不得決斷刑獄。其小小。皆責。在。禮。律。固。無。所。妨。起。今。以。後。縱。有。此。類。臺。府。更。不。要。舉。奏。舊。唐。書。載。此。事。因。御史。臺。奏。均。王。傳。王。堪。男。國。忌。日。於。私。第。科。決。作。人。故。降。此。詔。蓋。唐。世。國。忌。休。務。正。與。私。忌。義。等。故。雖。刑。獄。亦。不。決。斷。謂。之。不合。廢。務。者。此。也。今。在。京。百。官。唯。雙。忌。作。假。以。其。拜。跪。多。又。畫。漏。已。數。刻。若。單。忌。獨。三。省。歸。休。具。百。司。坐。曹。決。獄。與。常。日。亡。異。視。古。詔。為。不。同。元。微。之。詩。云。歸。道。推。囚。名。御。史。狼。藉。囚。徒。滿。田。地。明。日。不。推。綠。國。忌。又。可。證。也。

漢昭順二帝

漢昭帝年十四。能察霍光之忠。知燕王上書之詐。謀殺弘羊。上官桀。後世稱其明。然和帝時。實慮兄弟異權。太后臨朝。共圖殺害。帝陰知其謀。而與內外臣僚。莫由親接。獨知中常侍鄭眾。不事。眾。遂。與。定。議。誅。眾。時。亦。年。十。四。其。剛。決。不。下。昭。帝。但。范。史。發明。不。出。故。後。世。無。稱。焉。順。帝。時。梁。商。為。大。將。軍。輔。政。商。以。小。黃。門。曹。節。用。事。於。中。達。子。冀。與。父。友。而。官。官。忌。其。寵。反。欲。害。之。中。常。侍。張。達。遂。政。楊。定。等。與。左。右。連。謀。共。

潛尚及中帝侍曹賜孟賁云欲議廢立請收高帝罪帝曰大將軍父子我所親勝  
貴我所愛必無是但汝曹共妬之耳遂等知言不用遂出矯詔收縛賁帝震怒收  
遂等殺之此事尤與昭帝相類覆元忠於國而為子高復其宗漢商忠於國而為子  
冀復其宗又相似但順帝復以政府冀其明非昭帝比故不為人所稱

三女后之賢

王莽女為漢平帝后自劉氏之廢常稱疾不朝會莽敬憐傷哀欲嫁之后不肯及莽  
敗后何面目以見漢家自投火中而死楊堅女為周宣帝后知其父有異圖意頗  
不平形於言色及禪位憤惋愈甚堅內甚愧之破奪其志后誓不許乃止李昇女為  
吳太子妃昇既篡吳封為永興公主妃聞人呼公主則流涕而解三女之事甚同  
可畏而仰彼為其父者安所置愧乎

賢父兄弟

宋謝晦為右衛將軍權過已重自彭城還都迎家賓客福泰兄曉驚駭曰汝名位未  
多而人歸起乃爾此豈門戶之福邪乃以籬隔門庭曰吾不忍見此又言於宋公裕  
特乞降黜以保家門及晦立佐命功曉急憂懼過病不瘳而卒晦果復其宗顏竣於

卷三

孝武有功貴重其父延之帝語之曰吾平生不喜見要人今不幸見汝當早詣汝見  
賓客盈門豈尚未起延之怒曰汝出糞土之中升雲霞之上遂驕傲如此其能久乎  
竣竟為孝武所誅延之賤可為賢父兄矣隋高祖拜為僕射其母戒之曰汝富貴已  
極但有一所須爾須由是常恐禍變及罷免為民然無恨色復亦不免為煬帝所  
誅唐潘孟陽為侍郎年未四十母曰以爾之材而位丞相使吾憂之嚴武卒母哭曰  
而今而後吾知免為官婢二者可謂賢母矣褚淵助蕭道成篡宋為淵從弟紹謂  
淵子貢曰不知汝家司空將一家物與一家亦復何謂及淵為司徒紹數曰門戶不  
幸乃復有今日之拜淵卒世子貢知其父失節服除遂不仕以爵與其弟屏居終身  
齊王晏助明帝奪國從弟思遠曰兄將來何以自立若及此引決猶可保全門戶及  
拜驃騎將軍集會子弟謂思遠兄思微曰隆昌之末阿戎勸吾自裁若從其語豈有  
今日思遠曰如何戎所見今猶未晚也妻數曰世乃有勸人死者豈果為明帝所誅  
紹貢思遠可謂賢子弟矣

蔡君謨帖

蔡君謨一帖云襄昔之為諫臣與今之為詞臣一也為諫臣有言責世人自見諫今

無是為世人見觀襄之於人未始異之而人之觀襄有以異也觀此帖乃知昔時后  
臺諫者為人所疎如此今則反是方為此官時其門揮汗成雨一徙他局可張壽  
風俗論甚矣又有送荔枝與昭文相公一帖云襄再拜稽首伏惟台候起居萬福  
閣中荔枝唯陳家紫最為第一觀獻左右以伸野芹之誠幸賜收賜謹奉手狀上聞  
不宣襄上昭文相公閣下是時侍從與宰相往還其禮蓋如是今之不惜奇禮吁可  
厭哉

魏王與侍從官往還

神宗有御筆一紙乃為魏王時封還李受門狀卷狀云右諫議大夫天章閣待制兼  
侍講李受起居皇子大王而其外封題曰台衙回納下云皇子忠武軍節度使檢校  
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上柱國魏王名謹封名乃親書其後受之子覆以黃蠟進  
故藏于顯謨閣先公得之於燕始知國朝故事魏王與從官往還公禮如此

三傳記事

秦穆公襲鄭晉納狄捷蓋三傳所書甚相似左氏書秦事曰杞子自鄭告于秦曰滑  
師以來國可得也穆公訪諸蹇叔蹇叔曰勞師以襲遠非所聞也且行千里其誰不  
知公辭焉君孟明出師蹇叔哭之曰孟子吾見師之出而不見其入也公曰爾何知  
中壽爾墓之木拱矣蹇叔之子與師哭而送之曰昔人禦師必於版轂有二陵焉必  
死是間余收爾骨焉秦師遂東公羊曰秦伯將襲鄭百里子與蹇叔子諫曰千里而  
襲人未有不亡者也秦伯怒曰若爾之年者軍上之木拱矣蹇叔知師出百里子與  
蹇叔子送其子而戒之曰爾即死必於版轂吾將尸爾焉子揖師而行百里子與  
蹇叔子從其子而哭之秦伯怒曰爾為為哭吾師對曰臣非敢哭若師哭臣之子也  
版轂曰秦伯將襲鄭百里子與蹇叔子諫曰千里而襲人未有不亡者也秦伯曰子  
之家木已拱矣何知師行百里子與蹇叔子送其子而戒之曰女死必於版之履  
之下我將尸女於是師行百里子與蹇叔子隨其子而哭之秦伯怒曰何為哭吾師  
也二子曰非敢哭師也哭吾子也我老矣彼不死則我死矣其書其事左氏曰和文  
公元妃齊姜生定公二妃晉姬生捷蓋文公卒和人立定公捷蓋奔魯晉趙盾以諸  
侯之師八百乘納之和入解曰齊出復且長宣子曰辭順而弗從不祥乃還公羊曰  
晉卻缺帥師車八百乘以納捷蓋于和妻力沛然若有餘而納之却妻人解曰捷  
蓋晉出也復且齊出也子以其捷則捷蓋也四履且也六子以大國歷之則未知齊

卷三

晉孰有之也。貴則皆實矣。雖然。獲且也。長。卻缺曰。非吾尤。不能納也。長實不爾克也。引師而去之。穀梁曰。長。數五百乘。地千里。過宋鄭。歸。復入千乘之國。成。樂人之主。至城下。然後知。何知之晚也。拔。留晉出也。獲且齊出也。獲且正也。拔。留不正也。予謂秦之事。敘。諸紂。有。味。邦之事。左氏。諸。簡。而。切。故。為。文。記。事。者。當。以。是。觀。之。

張嘉貞

唐張嘉貞為并州長史。天兵軍使。明皇欲相之。而忘其名。詔中書侍郎韋抗曰。朕嘗記其風操。今為北方大將。張姓而復名。卿為我思之。抗曰。非張齊丘乎。今為朔方節度使。帝即使作詔。以為相。夜。閱。大臣。表。疏。得。嘉。貞。所。獻。遂。相。之。張。者。謂。明。皇。欲。大。用。人。而。幽。莽。若。是。非。得。嘉。貞。表。疏。則。誤。相。齊。丘。矣。予。故。其。事。大。為。不。然。按。開。元。八。年。嘉。貞。為。相。而。齊。丘。以。天。寶。八。載。始。為。朔。方。節。度。相。去。三。十。年。安。得。如。上。所。云。者。又。是。時。明。皇。臨。御。未。久。方。屬。精。為。治。不。應。置。相。而。不。審。其。名。位。蓋。鄭。處。晦。所。著。明。皇。雜。錄。妄。載。其。事。又。家。誤。采。之。也。資。治。通。鑑。不。取。云。

張九齡作牛公碑

張九齡為相。明皇欲以涼州都督牛仙客為尚書。執不可。曰。仙客河湟一使。典其權。自胥史。目。不知。書。陛下。必。用。仙。客。臣。實。恥。之。帝。不。悅。因。是。遂。罷。相。觀。九。齡。集。中。有。贈。涇。州。刺。史。牛。公。碑。蓋。仙。客。之。父。譽。之。甚。至。云。福。善。莫。大。於。有。後。仙。客。為。國。之。良。附。商。君。耕。戰。之。國。修。元。圖。光。胡。之。具。出。言。可。復。所。計。而。然。遂。擇。長。城。主。恩。前。席。正。稱。其。在。涼。州。時。與。所。誅。止。尚。書。亦。才。一。年。然。則。與。仙。客。非。有。夙。嫌。特。為。公。家。忠。計。耳。

唐人告命

唐人重告命。故顏魯公自書告身。今猶有存者。東漢集賢注記。記一事尤著。漢載於此。開元二十三年十月。制加皇子榮王。已下官爵。今宰相及朝官。工書者。就集賢院寫告身。以進。於是宰相張九齡。爰耀卿。李林甫。南朝士。蕭太師。高季尚。書。為。崔。少。保。琳。陳。黃。門。布。烈。屢。中。書。擬。之。張。兵。部。均。梁。太。常。少。卿。諸。議。議。處。論。等。十。三。人。各。寫。一。通。裝。錄。進。內。上。大。悅。賜。三。相。絹。各。三。百。匹。餘。官。各。二。百。匹。以。唐。書。考。之。是。時。十。三。王。並。授。開。府。儀。同。三。司。詔。請。東。宮。尚。書。省。上。日。百。官。集。送。有。司。供。帳。設。帳。悉。拜。王。府。官。屬。而。不。書。此。事。

典章經序

典章故事。有一時廢革。遂不可復者。故守銅魚之制。新除刺史。給左魚。到州取州庫。

右魚。合吳周顯德六年。詔以特降制書。何假符契。遂廢之。唐兩省官。上事。宰臣。送上。四相。共生一榻。各據一隅。謂之押角。晉天福五年。勅廢之。

容齋隨筆卷第三終





動其將及馬賢始出知其必敗願假臣屯列生食之兵五千出其不意與冲共相  
首尾土地山谷臣所曉習可不煩方寸之印尺帛之賜可以除患帝不能用趙冲擊  
羌不利克寇充斥涼部震怒冲戰死累年然後定按馬融皇甫規之言曉然易見而  
所請兵皆不過五千然說不肯從乃知宣帝納用趙充國之冊為不易得所謂明主  
可謂忠言也

孟蜀避唐諱

蜀本石九經皆孟昶時所刻其書淵世民三字皆缺畫蓋為唐高祖太宗諱也昶父  
知祥嘗為莊宗明宗臣然於存最詞源字乃不諱前蜀王氏已稱帝而其所立龍興  
寺碑言及唐諸帝亦皆半闕乃知唐之澤遠矣

翰苑親近

白樂天渭村退居寄錢翰林詩翰苑之親近云曉從朝興慶春陪宴柏梁分庭皆  
命婦對院即儲皇貴主冠浮動親王帶關琴金鈿相照耀朱紫開笑煙桂蕊桃花騎  
歌巡竹葉舞深銀中貴帶昂紫內人極賜櫻東城下頰彌曲水傍樽裏分聖酒效樂  
借仙侶蓋唐世官禁與外廷不至相隔絕故杜子美詩戶外昭容紫袖垂雙瞻御座

卷四

三

引朝儀又云舍人退食收封事宮女開函近御延而學士獨稱內相至於與命婦分  
庭見責主冠服內人貨妝假仙侶以佐酒他司無比也

甯馨阿堵

甯馨阿堵晉宋間人語助耳後人但見王衍指錢云舉阿堵物卻入山濤見衍曰何  
物老媪生甯馨兒今遂以阿堵為錢甯馨兒為佳兒殊不知也前輩詩語言少味無  
阿堵冰雷相看有此君又家無阿堵物門有甯馨兒其意亦如此宋廢帝之母王太  
后疾篤帝不往視后怒謂侍者取刀來剖我腹得生甯馨兒觀此豈得為佳願長  
康寧人物不點目睛曰傳神寫照正在阿堵中猶言此處也劉真長戲殷淵源曰田  
舍兒強學人作答語又謂桓溫曰使君如答地甯可開戰求勝王導與何充語曰正  
自爾答王恬撥王胡之子曰冷如鬼手答強來捉人臂至今吳中人語言尚多用甯  
馨字為問猶言若何也劉夢得詩為問中華學道者幾人雄猛得甯馨蓋其得義以  
甯字作平聲讀

鳳毛

宋孝武嗟賞謝鳳之子超宗曰殊有鳳毛今人以子為鳳毛多謂出此按世說王勃

風姿似其父導桓溫曰大奴固自有鳳毛其事在前與此不同

牛米

燕慕容軌以牛假貧民使佃死中稅其什之八自有牛者稅其七參軍封裕諫以為  
魏晉之世假官田牛者不過稅其什六自有牛者中分之不取其七八也予觀今吾  
鄉之俗募人耕田十取其五而用主牛者取其六謂之牛米蓋晉法也

為文於夸過實

文士為文有夸過實雖韓文公不能免如石鼓歌極道宣王之事偉矣至云孔子  
西行不到秦檜披星宿道義娥陋儒編詩不收拾二雅編迫無委蛇是謂三百篇皆  
如星宿獨此詩如日月也二雅編迫之語尤非所宜言今世所傳石鼓之詞尚在豈  
能出吉日車攻之右安知非經聖人所刪乎

送孟東野序

韓文公送孟東野序云物不得其平則鳴然其文云在唐虞時咎陶為其善鳴者而  
假之以鳴虞假於韶以鳴伊尹鳴殷周公鳴周又云天將和其聲而使鳴國家之感  
然則非所謂不得其平也

噴嚏

卷四

四

今人噴嚏不止者必嘖唾祝云有人說我婦人尤甚予按終風詩舊言不寐願言則  
嚏鄭氏箋云我其憂悼而不能寐女思我心如是我則嚏也今俗人嚏云人道我此  
古之道語也乃知此風自古以來有之

野史不可信

野史雜說多有得之傳聞及好事者錄飾故類多失實雖前輩不能免而士大夫願  
信之姑據真宗朝三事于左魏奉東軒錄云真宗次澶淵語寇萊公曰虜騎未退何  
人可守天雄軍公言參知政事王欽若退即召王於行府諭以上意投勅俾行王未  
及有言公邊酌大白飲之命曰上馬盃且曰參政勉之曰即日即為同列也王馳騎入  
魏越十一日虜退召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或云王公數進疑詞於上前故萊公因  
事出之于按澶淵之役乃景德元年九月是時萊公為次相欽若為參政閏九月欽  
若判天雄二年四月罷政三年萊公罷相欽若復知樞密院至天禧元年始拜相距  
景德初元凡十四年其二事者沈括筆談云向文簡拜右僕射真宗謂學士李昌言  
曰朕自即位以來未嘗除僕射誠中慮甚甚昌武返朝往候之門關悄然明日再對

上笑曰向敏中大耐官職存中自注云向公拜僕射平月未嘗考於國史因見中書  
記是天禧元年八月而是年二月王敏若亦加僕射予按真宗朝自敏中之前拜僕  
射者六人呂端李沆王旦皆自宰相轉陳亮史以罷樞密使拜張齊賢以故相拜王  
敏若自樞密使轉及敏中轉右僕射與欽若加左僕射同日降制是時李昌武死四  
年矣昌武者宗諱也其三事者存中筆談又云時丁晉公從真宗巡幸禮成詔賜輔  
成王帶時輔成八人行在祇候庫止有七帶高衣有帶謂之比玉價值數百萬上欲  
以足其數公心欲之而位在七人之下度必不及已乃諭有司某自有小私帶可服  
候還京別賜可也既各受賜而晉公一帶僅如指瀾上顧近侍速易之遂得尚衣御  
帶予按景德元年真宗巡幸西京大中祥符元年巡幸泰山四年幸河中丁謂皆為  
行在三司使未登政府七年幸亳州請始以參知政事從時輔臣六人王旦向敏中  
為宰相王敏若陳亮史為樞密使皆在謂上謂之下尚有樞密副使馬知節即不與  
此說合且既為玉帶而又名比玉尤可笑魏泰無足論沈存中不應爾也

謗書

司馬遷作史記於封禪書中述武帝神仙鬼魅方士之事甚備故王允謂之謗書國  
容書後漢 卷四

朝景德祥符間治安之極王文穆陳文忠陳文僖丁晉公諸人造作天書符瑞以為  
固寵容悅之計及真宗上仙王沂公懼貽後世譏議故請藏天書於祥宮以滅跡而  
實錄之成乃文穆監修其載崇奉宮廟祥雲芝鹿唯恐不詳遂為信史之累蓋與太  
史公謗書意異而實同也

王文正公

祥符以後凡天書禮文宮觀典冊祭祀巡幸祥瑞頌聲之事王文正公且嘗為參政  
宰相無一不預官自侍即至太保公心知得罪於清議而因患患失不能決去及其  
臨終乃欲削髮僧服以敏何所補哉魏野贈詩所謂西祀東封今已了好來相伴赤  
松遊可謂君子愛人以德其歲歲之意深矣歐陽公神道碑悉德而不書蓋不可書  
也雖持身公清無一可議然特張禹孔光胡廣之流云

晉文公

晉公子重耳自欲適他國凡七衛成公曹共公鄭文公皆不禮焉齊桓公妻以女宋  
襄公贈以馬楚成王享之秦穆公納之卒以得國衛曹鄭皆同姓齊宋秦楚皆異姓  
非所謂豈無他人不如同姓也晉文公卒未葬秦師伐鄭滅滑無煩晉事晉先軫以

為秦不度吾侯而伐吾同姓背秦大惠使襄公墨衰經而伐之雖幸勝於敵終啟笑  
舟之戰兩國交兵不復修睦者數百年先軫是年死於狄至孫叔而誅滅天也

南夷服諸葛

蜀劉禪時南中諸郡叛諸葛亮征之孟獲為夷漢所服七戰七擒曰公天威也南人  
不復反矣蜀志所載止於一時之舉國朝治化中李順亂蜀招安使雷有終遣嘉州  
士人平怡顯使於南詔至姚州其節度使趙公美以書來迎云當境有瀘水昔諸葛  
武侯成曰非貢獻征討不得輒渡此水若必欲過須致祭然後登舟今遣本部軍將  
費金龍二條金錢二十文并設酒脯請先祭享而渡乃知南夷心服雖千年如祝嘏  
呼可謂賢矣事見怡顯所作雲南錄

二疏贊

作疏論文字須考引事實無差忒乃可信後世東坡先生作二疏圖贊云孝宣中  
興以法取人殺蓋韓梅蓋三良臣先生撰之振袂脫屣使知區區不足騎士其立意  
超卓如此然以其時考之元康三年二疏去位後二年蓋覽鏡誅又三年韓延壽誅  
又三年楊惲誅方二疏去時三人皆亡志蓋先生文如傾河不復效唐人尋閣質究  
也

李宓伐南詔

唐天寶中南詔叛知南節度使鮮于仲通討之喪士卒六萬人楊國忠掩其敗狀仍  
敕其戰功時募兵擊南詔人莫肯應募國忠遣御史分道捕人連加送詣軍所行者  
愁怨所在天聲振野至十三載知南留後李宓將兵七萬往擊南詔南詔誘之深入  
閉壁不戰宓糧盡士卒瘡痍及餓死什七八乃引還豐追擊之必被擒全軍皆沒國  
忠隲其敗更以提聞益發兵討之此通鑑所紀舊唐書云李宓率兵擊蠻於西洱河  
糧盡軍敗馬足陷橋為閻羅所擒新唐書亦云宓敗死於西洱河予按高適集中  
有李宓南征蠻詩一篇序云天寶十一載宓伐西南夷丞相楊公兼節制之寄乃  
奏前雲南太守李宓涉海自交趾擊之往復數萬里十二載四月至于長安君子是  
以知廟堂使能而李公效節于泰斯人之舊因賦是詩其畧曰肅穆廟堂上深沈節  
制雄遂令威激士得建非常功鼓行天海外轉戰蠻夷中長驅大破急擊羣山空  
餉道忽已遠糧軍垂欲窮野食掘田鼠哺餐兼焚僮收兵列亭候拓地彌西東瀘水  
夜可渡交州今始通歸來長安道召見甘泉宮其所稱述如此雖詩人之言未必皆



實然當時之人所賦其事不應虛言則必蓋歸至長安未嘗敢死其年又非十三載也味詩中掘鼠餐僮之語則知權盡危急師非勝歸明甚

浮梁陶器

彭器資尚書文集有送許屯田詩曰浮梁巧燒製顏色比瓊玖因官射利疾眾喜君獨不父老爭歎息此言古未有注云浮梁父老言自來作知縣不買窳器者一人君是也作杭州不買者一人今程少卿祠宗是也惜乎不載許君之名

漢唐八相

蕭曹兩魏房杜姚宋為漢唐名相不待誦說然則六君子皆終于位而姚宋相明皇皆不過三年姚以二子及親受廢其罷猶有說宋但以嚴禁惡錢及疾負罪而安訴不已者明皇用優人戲言而罷之二公終身不復用宋公罷相時年才五十八後十七年乃薨繼之者如張嘉貞張說源乾曜王琚宇文融裴光庭蕭嵩牛仙客其才可謂多蕭何且死所推賢唯曹參魏丙同心輔政房喬每議事必曰非如晦莫能善之姚崇避位薦宋公自代唯賢知賢宜後人之莫及也

六卦有坎

易乾坤二卦之下離之以屯蒙需訟師比六者皆有坎聖人防患備險之意深矣

晉之亡與秦隋異

自堯舜及今天下裂而復合者四周之末為七戰國秦合之漢之末分為三國晉合之晉之亂分為十餘國爭戰三百年隋合之唐之後又分為八九國本朝合之然秦始皇一傳而為胡亥晉武帝一傳而為惠帝隋文帝一傳而為煬帝皆破亡其社稷獨本朝九傳百七十年乃不幸有靖康之禍蓋三代以下治安所無也秦晉隋皆相似然秦隋一亡即掃地晉之東雖曰牛繼馬後終為守司馬氏之祀亦百有餘年蓋秦隋毒流四海天實誅之晉之八王擅兵孽后盜政皆本於惠帝昏蒙非得罪於民故其亡也與秦隋獨異

上官桀

漢上官桀為未央殿令武帝嘗體不安及愈見馬多瘦上大怒令以我不復見馬邪欲下吏桀頓首曰臣聞聖體不安日夜憂懼意誠不在馬言未卒泣數行下上以為忠由是親近至於受遺詔輔少主義縱為右內史上幸鼎湖病久已而卒起幸甘泉道不治上怒曰縱以我為不行此道乎衛之遂坐以他事棄市二人者其始獲罪一也禁以一言之故起用而縱及誅可謂不幸矣

金日磾

金日磾沒入宮輸黃門養馬武帝游宴見馬後宮滿側日磾等數十人牽馬過殿下莫不竊視至日磾獨不敢日磾容貌甚嚴馬又肥好上奇焉即日拜為馬監後受遺

輔政日與上官禁皆因而受知武帝之取人可謂明而不遺矣

漢宣帝忌昌邑王

漢廢昌邑王賀而立宣帝賀居故園帝心內忌之賜山陽太守張敞書戒以謹備盜賊赦徐奉賀居處者其廢亡之效上知賀不足忌始封為列侯光武廢太子彊為東海王而立顯宗顯宗即位待禮彌厚宣顯皆兼霸道治尚剛嚴獨此事顯優於宣多矣

平津侯

公孫平津本傳稱其意忌內深殺主父偃從董仲舒皆其力然其可稱者兩事武帝置蒼海朔方之郡平津數諫以為罷莽中國以奉無用之地願罷之上使朱買臣等難之乃謝曰山東鄙人不知其便若是願罷西南夷奉朔方上乃許之卜式上書願輸家財助邊蓋迎合主意上以語平津對曰此非人情不執之臣不可以為化而亂法願勿許乃罷式當武帝好大喜功而能如是概之復世足以為賢相矣惜不以式事載本傳中

韓信周倫

卷五

二

世言韓信伐趙趙廣武君請以奇兵塞井陘口絕其糧道成安君不聽信使間人窺知其不用廣武君策遂叛則大喜乃敢引兵逐下遂勝趙使廣武計行信且成禽信蓋自言之矣周倫拒曹公於赤壁却將黃蓋獻火攻之策會東南風急悉燒操船軍遂敗使天無大風黃蓋不進計則瑜未必勝是二說者皆不善觀人者也夫以韓信敵陳餘猶以猛虎當羊豕爾信與漢王語請北舉燕趙正使井陘不得進必有他奇策矣其與廣武君言曰向使成安君聽予計僕亦禽矣蓋謀以求言之詞也方孫權問計於周瑜瑜已言操冒行四患將軍禽之宜在今日劉備見瑜恨其兵少瑜曰此自足用豫州但觀瑜破之正使無大攻之說其必有以制勝矣不然何以為信瑜

漢武賞功明白

衛青為大將軍霍去病始為校尉以功封侯青失兩將軍亡翁侯功不多不益封其後各以五萬騎深入去病益封五千八百戶裨收封侯益邑者六人而青不得益封吏卒無封者武帝賞功必視法如何不以貴賤為高下其明白如此後世處此必曰青久為上將俱出塞致命正不厚賞亦當有以慰其心不然他日無以使人蓋失之矣

周召房杜

召公為伯周公為師相成王為左右觀此二相則刑措四十年增廣作于下不吉可知唐貞觀三年二月房元齡為左僕射杜如晦為右僕射魏徵參預朝政觀此三相則三百年基業之盛際可見矣

三代書同文

三代之時天下書同文故春秋左氏所載人名不以何國大抵皆同鄭公子歸生魯公孫歸父蔡公孫歸生楚仲歸齊析歸父皆字子家楚成嘉鄭公子嘉皆字子孔鄭公孫段印段宋諸師段皆字子石鄭公子嘉宋樂善皆字子罕楚公子黑腹鄭公孫黑孔子弟子狄黑皆字子魯魯公子蒙鄭公孫揮皆字子羽和子克楚闕克周王子克宋司馬之臣克皆字曰儀晉籍偃荀偃鄭公子偃吳言偃皆字曰游晉羊舌赤魯公西赤皆字曰赤楚公子側魯五之側皆字曰辰魯冉耕宋司馬耕皆字曰牛顏無繇仲由皆字曰路

周世中國地

成周之世中國之地最狹以今地理考之吳越楚蜀閩皆為蠻淮南為秦楚秦為戎河北真定中山之境乃鮮虞肥國河東之境有赤狄里氏留吁鮮展潞國洛陽為王城而有楊拒泉繁氏陸渾伊雒之戎京東有萊牟介葛皆夷也杞都雍丘今汴之屬邑亦用夷禮鄰近於魯亦曰夷其中國者獨晉齊魯宋鄭陳許而已通不過數十州蓋於天下特五分之一耳

李後主漢武帝

東坡書李後主去國之詞云最是蒼皇辭廟日教坊猶奏別離歌揮淚對宮娥以為後主失國當慟哭於廟門之外謝其民而後行乃對宮娥賦樂於詞句予觀漢武帝啟侯景之禍塗炭江左以致覆亡乃曰自我得之自我失之亦復何恨其不知罪已亦甚矣實要救漢夫其夫人諫止之要曰侯自我得之自我捐之無所恨漢武用此言而非也

詩什

詩二雅及頌前三卷題曰葉詩之什陸德明釋云歌詩之作非止一人為數既多故以十篇編為一卷名之為什今人以詩為篇什或稱譽他人所作為佳什非也

易舉正

易舉正

唐蘇州司戶郭京有周易舉正三卷云曾得王輔嗣韓康伯手寫注定價授真本此  
按今世流行本及國學卿貢舉人等本或將經入注用注作經小象中間以下句反  
居其上爻辭注內移後義却處於前兼有脫遺兩字顛倒謬誤者並依定本舉正其  
說凡一百三節今各取其明白者二十處載於此坤初六履霜墜米至象曰履霜陰  
始凝也則致其道至堅冰也今本於象文稍字下誤增堅冰二字屯六三象曰即鹿  
無虞何以從禽也今本脫何字師六五田有禽利執之无咎元本之字行書向下引  
解精類言字轉寫相仍故誤作言觀注義亦全不作言字釋也此九五象曰失前禽  
舍逆取順也今本誤倒其句實亨不利有攸往今本不字誤作小字剛柔交錯天文  
也文明以止人文也注云剛柔交錯而成文焉天之文也今本脫剛柔交錯一句坎  
卦習坎上脫坎字茹九四包夫魚注云有其魚故朱之也今本誤作无魚寒九三往  
蹇來正今本作來反困初六象曰入于幽谷不明也今本谷字下多幽字鼎象聖人  
亨以享上帝以養聖賢注云聖人用之上以享上帝而下以養聖賢今正文文多而  
大亨三字故注文亦誤增大亨二字象象曰不長已邑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為祭  
主也今本脫不長已邑一句漸象曰君子居賢德善風俗注云賢德以止巽則居

卷五

四

風俗以止巽乃善今正文脫風字豐九四象曰過其夷王吉志行也今文脫志字中  
孚象曰豚魚吉信及也今本及字下多豚魚二字小過象曰柔得中是以可小事也今本  
脫可字而事字下誤增吉字六五象曰密雲不雨已止也注陽已止下故也今本正  
文作已上故注亦誤作陽已上故止也既濟象曰既濟亨小者亨也今本脫一小  
字繫辭二多譽四多懼注云懼近也今本誤以近也字為正文而注中又脫懼字雜  
卦象雜而著今本雅誤作雜字予頃於福州道藏中見此書而傳之及在後者見晁  
公武所進易解多引用之世罕有其書也

其惟聖人乎

乾卦其惟聖人乎魏王肅本作愚人後結句始作聖人見陸德明釋文

易說卦

易說卦荀爽九家集解乾為木果之下更有四曰為龍為車為衣為言坤後有八曰  
為牝為道為方為囊為黃為帛為裳震後有三曰為王為鶴為鼓巽後有二曰  
為楊為旛後有八曰為宮為律為可為林為叢林為狐為彘象為旌柎離後有一  
曰為牝牛後有三曰為鼻為虎為狐兌後有二曰為常為輔頰注云常西方神也

陸德明以其與王弼本不同故載於釋文按震為龍與乾同故虞翻子實本作駝  
元二之災

後漢鄧騭傳拜為大將軍時遭元二之災人士饑荒死者相望盜賊羣起四夷侵畔  
章懷注云元二即元元也古書字當再讀者即於上字之下為小二字言此字當兩  
度言之後人不曉遂讀為元二或同之陽九或附之百六良由不悟致斯非件今以  
刑石鼓銘凡重言者皆為二字明驗也漢碑有楊孟文石門頌云中遭元二西夷虛  
殲孔耽碑云遭元二輒軻人民相食趙明誠金石跋云若讀為元元不成文理疑當  
時自有此語漢注未必然也按王充論衡復國篇云今上嗣位元二之間嘉德布流  
三年零陵生芝草四年甘露降五縣五年芝復生六年黃龍見蓋章帝時事考之本  
紀所書建初三年以後諸瑞皆同則知所謂元二者謂建初元年二年也既稱嘉德  
布流以致祥瑞其為非災者之語益可決疑安帝永初元年二年也既稱嘉德  
國地震大水鄧騭以二年十一月拜大將軍則知所謂元二者謂永初元年二年也  
凡漢碑重文不皆用小二字豈有范史一部唯獨一處如此乎兄丞相作隸釋論之  
甚詳予修國史日撰欽宗紀贊用靖康元二之禍實本于此

聖人汙

卷五

五

孟子曰罕我子育有若智足以知聖人汙不至阿其所好趙岐注云三人之智足以  
識聖人汙下也言三人雖小汙不平亦不至於其所好阿私所愛而空譽之詳其文  
意足以識聖人是一句汙下也自是一節蓋以下字訓汙也其義明甚而老蘇先生  
乃作一句讀故作三子知聖人汙論謂三子之智不足以及聖人高深幽絕之境徒  
得其下焉耳此說竊謂不然夫謂夫子賢於堯舜自生民以來未有可謂大矣猶以  
為汙下何哉程伊川云有若等自能知夫子之道假使汙下必不為阿好而言其說  
正與趙氏合大抵漢人釋經子或者去語助如鄭氏箋毛詩卷觀經父云卷久觀多  
也蓋以久訓卷以多訓觀近者黃啟宗有補禮部韻書於淹字下添卷字注云久觀  
也亦是誤以箋中五字為一句

廿卅卅字

今人書二十字為廿三十字為卅四十為卌皆說文本字也廿音入二十并也卅音  
先合反三十之省便古文也卌音先立反數名今直以為四十字按泰始皇凡刻石  
頌德之辭皆四字一句泰山辭曰皇帝臨位二十有六年琅琊臺頌曰維二十六年

皇帝作始之果頌曰。維二十九年。時在中春。東觀頌曰。維二十九年。皇帝春遊會稽。頌曰。德惠修長。三十有七年。此史記所載。每稱年者。輒五字一句。嘗得泰山斛石。亦乃書為廿有六年。想其餘皆如是。而太史公誤易之。或後人傳寫之訛耳。其實四字句也。

字者文

今人作字者。文以禮為禮。以處為處。以與為與。凡章奏及程文書冊之類。不敢用。然其實皆說文本字也。許叔重釋札字云古文。處字云止也。得几而止。或作處。與字云賜予也。與與同。然則當以者文者為正。

負知辟咎

曲禮記童子事曰。負知辟咎。鄭氏注云。負謂置之於背。知謂扶之於旁。辟咎謂之。謂頌頌與。口旁曰。歐陽公作其父。龍岡片表云。回顧乳者。知汝而立于旁。正用此義。今履殿石刻。由存衢州所刊六一集。已得其真。或者不曉。遂易知為抱。可歎也。

國初人至誠

真宗時。升州謀帥。上謂輔臣曰。如張齊賢。溫仲舒。皆可任。但以其當歷樞近。或有固辭。宜召至中書詢問。願往則授之。及召二人至。齊賢辭以恐為人所讒。仲舒曰。非敢有辭。但在尚書班已十年。若得改官。端按賜部。若添給。敢不承命。輔臣以聞。上曰。是皆不致往也。勿種之。王元之。自翰林學士。以本官刑部郎中知黃州。遺其子嘉祐。獻書于中書門下。以為朝廷設官。進退必以禮。一失錯置。存存。庶幾。一任翰林學士。三任制誥舍人。以國朝舊事言之。或得給事中。或得侍郎。或為謀議大夫。某獨異於斯。斥去不轉一級。與錢穀俗吏。混然無別。執政不言。人將安仰。予謂仲舒。實為二府。至於自求遷轉。及增請給。元之一代。則正名臣。至於公移。履書引例。乞轉。唯其至誠不矯偽也。後之人外為大言。避寵辭。而陰有營求。失其本真者多矣。風俗使然也。

史館五條所

國朝熙寧以前。秘書省無著作局。故置史館。設修撰直館之職。元豐官制行。有秘書官。則其職歸於監少及著作郎位矣。而紹興中。復置史館。修撰直館。是與本省為二也。宗正寺修玉牒官。亦然。官制既行。其職歸於卿丞矣。而紹興中。復差侍從。為修牒。

又以此官兼檢討。是與本寺為二也。然則今有戶部可別置三司。有吏部可別置審官審刑院矣。又玉牒舊制。每十年一進。謂甲子歲進書。則甲戌甲申歲復然。今乃從建隆以來。再行補修。每及十年則一進。以故不遇三二年。輒一行。實書局備實。此最甚焉。

律沙門

實積經說。惜之無行者曰。譬如多田中生稗麥。其數必多。不可分別。爾時田夫作如是念。謂此律麥。直是好麥。後見徒生。乃知非。沙門在於眾中。似是持戒有德行。卷。施主見時。謂蓋是沙門。而彼人實非沙門。是名律沙門。此喻甚佳。而文士鮮嘗引用。聊志於此。

容齋隨筆

卷五

七

容齋隨筆卷第五終

建武中元

成都有漢蜀郡太守何君造尊棧關碑。其末云：建武中元二年六月。按范史本紀，建武三十一年。次年改為中元。直書為中元元年。觀此所列，乃是雖別為中元，猶冠以建武。如文景帝中元復元之類也。又祭祀志載：封禪後，赦天下，詔明言云：以建武三十二年為建武中元元年。東夷傳云：建武中元二年來奉貢。據此，則建武亦苦公作紀年通鑑。乃云紀志所載不同，必傳寫脫誤。學者失於稽審，以意刪去，殆亦不深考耳。韓莊載家一銅斗銘云：新始建國天鳳上戊六年。又紹興中郭全州得一銘，銘云：新始建國地皇上戊二年。按王莽始建國之後，改天鳳。又改地皇。茲二各冠以始元者，自莽之制如此，亦猶其改易郡名不常，每下詔猶繫其故名之類耳。不可用中元為比也。

帶職人轉官

紹興中，王汝明以右奉直大夫直秘閣乞廢勳。吏部擬轉議大夫時相，以為既帶職則朝議奉直為一等，遂超轉中奉。其後曾惲理之，紹興末，向伯魯亦用此。繼而續職復然，後者有言不應。三級自是但得朝議，于按故事官制未行時，前行郎中連少卿，有出身得太常，無出身司農，雖轉無祿，即今奉直朝議也。自少卿連大卿監，有出身得尤祿，無出身歷司農卿少府監衛尉卿，然後至尤祿。若帶職則自少農以上，復得尤祿，不涉餘級。至有起五資者，然則汝明等不為過。蓋昔日職名不輕與人，故思與亦異。又自承務郎至奉議詞人，但三轉，而帶職者乃與餘人同作六階不小異，乃有司之失也。

上下四方

上下四方不可窮竟。正謂莊列釋氏之寓言。曼衍不能說也。列子商湯問於夏革曰：上下四方有極盡乎？革曰：不知也。湯問閻牟曰：無則無極，有則有盡，朕何以知之？然無極之外，復無無極。無盡之中，復無無盡。無極復無無極，無盡復無無盡，朕是以知其無極無盡也。而不知其有極有盡也。焉知天地之表，不有大地者乎？大集經風住何處？曰：風住虛空。又問虛空為何所住？答言虛空住於至虛。又問至虛復何所住？答言至虛何所住者，不可宣說，何以故？達離一切諸處所故。一切處所所不攝，故非數非攝，不可量。故是故至虛無有住處，二家之說如是而已。

魏相蕭望之

趙廣漢之死由魏相，韓延壽之死由蕭望之。魏蕭賢公卿也，忍以其私陷二材臣於死地乎？楊惲生語言怨望，而廷尉當以為大逆不道，以其時考之，乃于定國也。史稱定國為廷尉，民自以不寃，豈其然乎？宣帝治尚嚴，而三人者又從而輔翼之，為可恨也。

姓氏不可考

姓氏所出，後世法不可考。不過證以史傳。然要為難曉。自姚虞唐杜姜田范劉之外，餘蓋紛紛雜出。且以左傳言之，申氏出於四岳，周有申伯，然申又有申侯，楚有申舟，及有申公巫臣，晉有申鑄申振，晉有申書，晉有申鮮虞，齊有申，以國氏。然晉有賈華，又狐射姑亦曰賈季，齊有賈舉，黃氏處姓之國，然金天氏之後，又有沈妣，黃之黃，晉有黃淵，孔氏出於商，孔子其後也。然衛有孔達，宋有孔父，鄭有孔叔，陳有孔甯，齊有孔昭，而鄭子孔之孫，又為孔張，高氏出於齊，然子尾之後，又為高獲，鄭有高克，宋有高厚，國氏亦出於齊，然邢有國子，鄭子國之孫，又為國參，晉有慶，齊有慶克，齊有慶虎，齊有石碯，齊有石之紛如，鄭有石臯，周有石尚，宋有石彊，晉有陽處。

畏無難

父楚有陽武，晉有陽武，孫氏出於衛，而楚有故教，齊有孫書，吳有孫武，郭氏出於楚，而晉有郭偃，齊有郭最，又有所謂郭公者，千載之下，遠達世祚，將安所質究乎？聖人不畏多難，而畏無難。故曰：惟有道之主能持勝，仗暴不并六國，二世未亡，隋不一天下，服四夷，煬帝不亡，符堅不平安，取蜀，滅然，蘇代則無肥水之役，唐莊宗不滅，梁下蜀，則無嗣源之禍，李景不取閩，并楚，則無淮南之失。

綠竹青青

毛公解衛詩淇奥，分綠竹為二物曰：綠，王芻也，竹，屬竹也。釋詩竹字作籜，音徒沃反，亦以為屬芻，郭璞云：王芻今呼白脚莎，即菴豆也。為竹似小菴，亦莖節，好生道旁，可食。又云：有草似竹，高五六尺，淇水側人謂之菜竹，按此諸說，皆北人不見竹之語耳。漢書下淇園之竹以為箠，冠帽為河內太守，伐淇園竹為矢，百餘萬，衛詩又有籜，籜竹竿以釣于淇之句，所謂綠竹，豈不明甚，若白脚莎菴豆，安得云綺綺青青哉？

孔子欲討齊

陳成子弑齊簡公，孔子告於魯哀公，請討之。公曰：告夫三子者，三子告不可。左傳

曰孔子請伐齊。公曰魯為齊弱久矣。子之伐之。將若之何。對曰。陳常執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眾。加齊之半。可伐也。說者以為孔子豈較力之強弱。但明其義而已。能順人心而行天討。何患不克。使魯君從之。孔子其使於周。請命乎。天子正名其罪。至其所以勝齊者。孔子之餘事也。予以為魯之不能伐齊。三子之不欲伐齊。周之不能討齊。通國知之矣。孔子為此舉。豈真欲以魯之半力敵之哉。蓋是時三子無君與。陳氏等。孔子上欲悟哀公。下欲警三子。使哀公悟其意。必察三臣之擅國。思有以制之。起孔子而付以政。其正君臣臣之分不難也。使三子者。必將曰魯小於齊。齊臣弑君而欲致討。吾三臣或如是。彼齊晉大國肯置而不問乎。惜其君臣皆不識聖人之深旨。自是二年孔子亡。又十一年。哀公竟偏於三子。而孫於越。比之簡公。僅全其身。備。

韓退之

舊唐史韓退之傳。初言愈常以為魏晉已還。為文者多拘偶對。而經語之指歸。不復振起。故所為文。好意立言。自成一家新語。後學之士。取為師法。當時作者甚眾。無以過之。故世稱韓文。而又云時有侍才肆意。亦蓋孔孟之旨。若南人妄以柳宗元為羅池神。而愈撰碑以實之。李賀父名晉。不應進士。而愈為賀作諱辯。令舉進士。又為毛穎傳。幾不近人情。此文章之甚純。雖者撰順宗實錄。繁簡不當。致事出於取捨。頗為當代所非。及晉公有寄李翱書曰。昌黎韓愈。僕知之舊矣。其人信美材也。近或聞諸僭類云。博其絕足。往往奔放。不以文立制。而以文為戲。可矣乎。今之不及之者。當大為防焉。備。舊史謂愈為純樸。固不足言。晉公亦有是言。何哉。考公作此書時。名位猶未達。其末云。昨弟來欲度。及時干進。度昔歲取名。不敢自高。今孤亮若此。遊宦爾何。是不能復從故人之所勉耳。但真力田園。尚過朝夕而已。然則公出征淮西。請愈為行軍司馬。又令作碑。蓋在此累年之後。相知已深。非復前此也。

誕節受賀

唐穆宗即位之初年。詔曰。七月六日。是朕誕誕之辰。其日百寮命婦。宜於光順門進名參賀。朕於內與百寮相見。明日。又勅受賀儀宜停。先是左丞韋處厚行之。宰臣以古無降誕受賀之禮。奏罷之。然次年復行賀禮。誕節之制。起於明皇。今天下置集休假三日。肅宗亦然。代德順三宗。皆不置節名。及文宗以後。始置宴如初。則受賀一事。蓋自長慶年。至今用之也。

左氏書事

左傳晉惠公背秦穆公事曰。晉侯之入也。秦穆姬屬賈君焉。且曰。盡納羣公子。晉侯亦於賈君。又不納羣公子。是以穆姬怨之。晉侯許賂中大夫。既而皆背之。賂秦伯以河外列城五。秦直號秦南及華山。內及解梁城。既而不與。晉繼秦輸之粟。秦繼晉閉之糶。故秦伯伐晉。觀此一節。正如獄吏治囚。嚴罪議法。而秦陶聽之。何所伏。不待韓原之戰。其曲直勝負之形見矣。晉厲公絕秦。數其五罪。書詞雖割。極文章鼓吹之妙。然其實皆誣秦。故傳又書云。秦桓公既與晉厲公為令狐之盟。而又召狄與楚。欲道以伐晉。杜元凱注云。據此三事。以正秦罪。左氏於文反復依尋。無所不究。其至觀秦晉爭戰二事。可窺一斑矣。

孤突言詞有味

晉侯使太子申生伐東山臯落氏。以十二月出師。衣之偏衣。佩之金玦。左氏載孤突所數八十餘言。而詞義五轉。其一曰。時事之微也。衣身之章也。佩衷之旗也。其二曰。敬其事則命以始。服其身則衣之純。用其衷則佩之度。其三曰。今命以時。卒闕其事也。衣之履服。違其躬也。佩以金玦。棄其衷也。其四曰。服以速之。時以闕之。其五曰。鬼涼冬殺。金寒冰凍。其宛轉有味。皆可咀嚙。國語亦多此體。有至六七轉。然大抵緩而不切。

宣髮

考工記車人之事。半矩謂之宣。注頭髮顛落曰宣。易與為宣髮。宣字本或作寡。周易異為寡髮。釋文云。本又作宣。黑白雜為宣髮。宣髮二字甚奇。

邾文公楚昭王

邾文公卜遷于繆。史曰。利於民而不利於君。邾子曰。命在秦氏。死之短長。時也。民苟利矣。遷也。吉。莫如之。遂遷于繆。未幾而卒。君子曰。知命。楚昭王之季年。有雲如衆赤鳥夾日以飛三日。周太史曰。其當王身。若祭之。可移於令尹司馬。王曰。除腹心之疾。而實諸股肱。何益。不殺不有大過。天其天譴。有罪受罰。又焉移之。遂弗祭。孔子曰。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國也。宜哉。按宋景公出人君之言。三楚為之。遂舍邾文楚昭之言。亦是物也。而終不棄焉。天道遠而不可知如此。

杜棕

唐懿宗咸通二年二月。以杜棕為相。一日。兩樞密使詣中書。宣徽使楊公慶繼至。獨



攝政受宣三相起遊公慶出書授徐登之乃宣宗大漸時宦官請耶王監國奏也且曰當時宰相無名者當以反法處之徐復請復封以授公慶曰主上欲罪宰相當於廷英面示聖旨公慶去徐謂兩樞密曰內外之臣事猶一體今主上新踐阼因當以仁愛為先豈得遽管成殺宰相若習以性成則中尉樞密豈得不白憂矣兩樞密相顧默然徐曰當具以公言白至軍非公重德無人及此三相復來見徐微請宣意徐無言三相惶怖乞存家族徐曰勿為他慮既而寂然及廷英聞上喜悅此實治通鑑所載也新唐史云宣宗世愛王慶大明宮而耶王居十六宅帝大漸道詔立慶王而中尉王宗實迎耶王立之是為懿宗久之遣樞密使楊慶詣中書獨拜他宰相畢誠杜審權薛仲不取進乃授樞密中人請帝監國奏因論樞密大臣名不在者徐語之如前所云慶色沮去帝怒亦釋予以史考之懿宗即位之日宰相四人曰令狐綯曰蕭瑄曰夏候武曰蔣伸至是時唯有仲在三人者罷去矣誠及審權乃懿宗自用者無由有所事蓋野史之妄而二書誤采之溫公以唐事屬之范祖禹其審取可謂詳盡而如此信乎修史之難哉

唐書世表

卷六

五

新唐宰相世表唐書本用逐家譜牒故多有誤後內沈氏者最可笑其畧云沈氏出自姬姓周文王子翽叔季子攝食采於沈今汝南平輿沈亭是也魯成公八年為晉所滅沈子生遂字修之奔楚遂為沈氏生嘉字惟良嘉生尹成成生諸梁諸梁子尹射字修文其後入漢有為齊王太傅數德侯者有為彭城侯者宋書沈約自敘云金天氏之後沈國在汝南平輿定公四年為秦所滅秦末有遷者微丞相不就其後頗與唐表同按射季所封自是一國與沈了不相涉春秋成公八年晉侯沈襲沈子攝昭二十三年吳敗頓胡沈蔡之師于雞父沈子遂滅定四年秦滅沈殺沈子嘉今表云昭季字子攝成八年為晉所滅是文王之子焉五百餘歲矣遂為吳所殺而表云奔楚宋書云秦召為丞相沈尹成為楚將戰死於柏舉正與嘉之死同時而以為嘉之子尹射實於左傳三十四年始書諸梁乃以為其子又春秋時人立字曾從子及伯仲豈有修之惟良修文之比漢列侯表豈有所謂數德彭城侯百官表豈有所謂驛騎將軍沈遂沈約稱一時文宗豈稱其上世名氏官表固可唯精又不分別而沈國其金天氏之裔沈以華黃之沈封於汾川晉滅之春秋之沈封於汝南秦滅之顧合而為一豈不謂左氏亦歐陽公畧不筆削為可恨也

魯昭公

春秋之世列國之君失守社稷其國皆即日改立君無虛位以俟者惟魯昭公為季孫意如所逐而孫于齊又適晉凡八年乃沒意如在國攝事主祭歲具從者之衣屨而歸之子乾侯公薨之明年喪還故國然後其弟公子宋始即位他國無此比也豈非魯東周禮雖不幸逐君猶存厥位而不敢絕之乎其後哀公孫于越及傳終於是年不知悼公以何時立也

州縣失故名

今之州縣以累代移徙改創之故往往或失其故名或州異而縣不同者如建昌軍在江西而建昌縣乃隸南康南康軍在江東而南康縣乃隸南安南安軍在江西而南安縣乃隸泉州詔州為始興郡而始興縣外屬贛州為南康郡而南康縣外屬鬱林為州而鬱林縣隸貴州桂陽為軍而桂陽縣隸柳州此類不可悉數

嚴州當為莊

嚴州本名嚴州宣和中以方寇之故改焉雖以威嚴為義然實取嚴後漢之意也殊不知不考子陵乃莊氏東漢迎顯宗諱以莊為嚴故史家追書以為嚴元後世當從實可也

卷六

六

容齋隨筆卷第六終

孟子言百里奚

柳子厚復杜溫夫書云。生用助字。不當律令。所謂乎。歟。耶。哉。夫也者。疑辭也。矣。耳。馬也者。決辭也。今生則一之。宜考前人所使用。與吾言類。且其精思之則益也。予讀孟子百里奚一章。曰。曾不知以食牛。千春。膠公之為行也。可謂智乎。不可諫而不諫。可謂不智乎。知虞公之將亡而先去之。不可謂不智也。時舉於春。知膠公之可與有行也。而相之。可謂不智乎。味其所用助字。開闢變化。使人之意飛動。此難以為溫夫筆言也。

韓柳為文之旨

韓退之自言作為文章。上規姚姒。盤詰。春秋。易。詩。左。氏。莊。騷。太史。子。雲。相。如。闕。其。中。而。肆。其。外。柳。子。厚。自。言。每。為。文。章。本。之。書。詩。禮。春。秋。易。參。之。數。梁。氏。以。屬。其。意。參。之。孟。句。以。暢。其。文。參。之。莊。老。以。肆。其。端。參。之。國。語。以。博。其。趣。參。之。離。騷。以。致。其。幽。參。之。太。史。公。以。著。其。潔。此。韓。柳。為。文。之。旨。要。學。者。宜。思。之。

李習之論文

李習之答朱載堯書。論文最為明白。周孟云。六經創意造言。皆不相師。故其讀春秋也。如未嘗有詩也。其讀詩也。如未嘗有易也。其讀易也。如未嘗有書也。其讀屈原莊周也。如未嘗有六經也。如山有岱華。萬衡焉。其同者高也。其草木之榮。不必均也。如瀆有海。淮河江為。其同者出源到海也。其曲直淺深。不必均也。天下之語文章者。有六說焉。其尚異者曰。文章詞句奇險而已。其好理者曰。文章敘意苟通而已。溺於時者曰。文章必當對病於時者曰。文章不當對。愛難者曰。宜深不當易。愛易者曰。宜通不當難。此皆情有所偏。濫未識文章之所主也。蓋不深不至於理。而解句怪麗者。有之矣。劇奉美觀。王蒙僅約是也。其理往往有是者。而詞章不能工者。有之矣。王氏中說。俗傳太公家教是也。古之人能極於工而已。不知其辭之對與否。易與難也。憂心憤懣。偏于羣小。非對也。遺聞既多。受侮不少。非不對也。朕望境說。珍行震驚。朕師說。彼委柔。其下候句。將采其別。非易也。充散四表。格于上下。十畝之間。分桑者。闕閔兮。非難也。六經之復。百家之言。與老聃列莊。至於劉向揚雄。皆自成一家之文學者。之所師也。故義難深。理難富。詞不工者。不成文。宜不能傳也。其論於文者。如此。後學宜志之。

魏鄭公諫語

魏鄭公諫止唐太宗封禪中間數語。引喻到切。曰。今有人十年長志。歷治且愈。此人應皮膚僅存。使欲使負米一石。日行百里。必不可得。隋氏之亂。非止十年。陛下為之良醫。疾苦雖已又安。未甚充實。告成天地。臣切有疑。太宗不能奪此議。見於公諫錄。及舊唐書。而新史不載。實治通鑑記其諫事。亦刪此一節。可惜也。

虞世南

虞世南卒後。太宗夜夢見之。有若平生。翌日下制曰。世南奄隨物化。修移歲序。昨因夜夢。忽覩其人。追懷道美。良增悲歎。宜資冥助。申朕思舊之情。可於其家。為設五百僧齋。并為造天尊像一軀。夫太宗之夢世南。蓋君臣相與之誠所感。宜恤其子孫。厚其恩典。可也。齊僧造像。豈所應作。形之制畫。若在國史。惜哉。太宗而有此也。

七發

枚乘作七發。創意造端。麗旨駢詞。上薄騷些。蓋文章領袖。故為可喜。其後繼之者。如傅毅七激。張衡七辯。崔駰七依。馬融七廣。曹植七啟。王粲七標。張協七命。之類。規倣太切。了無新意。傅又集之以為七林。使人讀未終篇。往往索諸几格。柳子厚嘗問乃用其體。而起然別立新機。粹激越清壯。漢晉之間。諸文士之美。於是一洗矣。東方朔答客難。自是文中傑出。揚雄擬之為解嘲。尚有馳騁自得之效。至於崔駰。連章。班固演戲。發衛應。皆屋下架屋。章句寫其病。與七林同。及韓退之進學解出。於是一洗矣。毛穎傳。初成世人多笑其怪。雖裴晉公亦不以為可。惟柳子獨愛之。謂子以文為戲。本一屬耳。妾人既附以羊華傳。至於近時。雖文江瑤。葉嘉陸。吉諸傳。紛紜雜登。皆託以為東坡大可笑也。

將軍官稱

前漢書百官表。將軍皆周末官。秦因之。子按國語。鄭文公以廢伯為將軍。又吳夫差十旌一將軍。左傳。晉將軍食之。而有不。禮弓衛將軍。文子。魯使慎子為將軍。然則其名久矣。彭龍為奴所縛。呼其妻曰。起為將軍。東漢書注云。呼奴為將軍。欲其故已也。今吳人語。猶謂小蒼頭為將軍。蓋本諸此。

北道主人

秦晉圖鄭。鄭人謂秦蓋合鄭以為東道主。蓋鄭在秦之東。故云。今世稱主人為東道者。此也。東漢載北道主人。乃有三。常山太守。鄭真。會元。武於。鉅鹿。講從擊。即鄭元。



武曰俾卿以一身從我。不如以一郡為我北道主人。又先武至。則將欲南歸。武奔以  
為不可。官屬腹心皆不背。先武指弁曰。是我北道主人也。彭寵將反。先武問朱浮。  
曰。大王倚寵為北道主人。今既不然。所以失望。後人罕引用之。

洛中時江八賢

司馬溫公序時禮。書問閣之善者五人。呂南公作不欺述。書三人。皆以卑微不見於  
史氏。子頊修國史。將以銀子奉行傳而不果。成卿記之於此。溫公所書皆陝州夏縣  
人。曰醫劉太。居親喪。不飲酒食肉。終三年。以為今世士大夫所難能。其弟永。尤孝  
友。屢獲夏縣有水災。民溺死者以百數。永一執竿立門首。他人物流入門者。輒挽出  
之。有僧需錢數萬於其室而死。永一請縣自陳。請以錢歸其子弟。鄉人負債不償者  
毀其券。曰。周文祭。其兄嗜酒。仰弟為生。兄或時酗。醉。鄰人不平。而官之。禁怒曰。兄  
未嘗毀我。汝何離間吾兄弟也。曰。蘇慶文者。事繼母以孝聞。常語其婦曰。汝事吾母。  
小不謹。必逐汝。繼母少寡而無子。由是安其室。終身。曰。壹考者。善畫。朝廷修景靈宮。  
調天下畫工詣京師。事畢。詔選試其優者。留翰林。授官。第。以父老固辭。歸  
養於田里。南公所書皆建昌南城人。曰陳策。嘗買驛。得不可被殺者。不忍移之他人。

卷七

命春於野。任其自焚。其子與精。因經過官人。長為。即鹿。破。野。以。野。之。既  
舊矣。聞自。及。告。以。不堪。官人。疑。策。愛。也。秘。之。策。請。試。以。難。充。充。終。日。不。得。放。始  
謝。還。焉。有人。從。策。買。銀。器。若。羅。請。者。策。不。與。羅。請。其。人。曰。向。見。君。帶。有。之。今。何。斯。策  
曰。然。有。質。錢。而。沒。者。歲。月。已。久。力。廉。脫。不。任。用。聞。公。欲。以。城。女。安。可。以。此。物。病。公  
哉。取。所。當。與。銀。器。投。燬。炭。中。曰。吾。恐。受。質。人。或。得。銀。之。非。真。者。故。為。公。驗。之。曰。危。盤  
者。買。純。魚。其。舉。拜。拜。推。陰。厚。盤。魚。人。去。身。留。盤。傍。請。曰。公。買。止。五。斤。已。為。公。察。倍。入  
之。願。昇。我。酒。盤。大。驚。進。魚。人。數。里。返。之。時。以。直。又。飲。盤。醉。酒。曰。汝。所。飲。酒。而。已。何。敢  
寒。人。為。曰。曾。叔。卿。者。買。陶。器。欲。轉。易。於。北。亦。而。不。果。行。有人。從。之。併。售。者。叔。卿。與。之  
已。納。債。捕。問。曰。今。以。是。何。之。其人。對。欲。助。公。前。謀。耳。叔。卿。曰。不可。吾。緣。北。方。新。有。災  
荒。是。故。不。以。行。今。宜。宜。不。告。以。誤。君。子。遂。不。復。復。而。叔。卿。家。苦。貧。妻。子。饑。寒。不。恤。也  
嗚。呼。此。八。人。者。賢。乎。哉。

王導小名

願魯公書述祖西平靖侯願舍碑。晉李蘭之文也。云舍為元祿大夫。馮煥欲為王導  
降禮。君不從曰。王公雖重。故是吾家阿龍。君是王親丈人。故呼王小子。晉書亦載此

事而不書小字。世說主卷相拜司空桓廷尉。數曰。人言阿龍。阿龍故自起呼三公  
小字。晉人浮虛之習如此。

漢書用字

太史公陳涉世家。今亡亦死。舉大名耳。王侯將相寧貴乎。又曰。成死者固什六七。且  
壯士不死即已。死即舉大名耳。王侯將相寧貴乎。漢書因之。漢書注。志。載。賈。讓。治。河。策。云。  
河。從。河。內。北。至。黎。陽。為。石。隄。使。使。東。城。東。郡。平。剛。又。為。石。隄。使。使。西。北。城。黎。陽。觀。下。又  
為。石。隄。使。使。東。北。城。東。郡。津。北。又。為。石。隄。使。使。西。北。城。黎。陽。觀。下。又。為。石。隄。使。使。東。北。百  
餘。里。聞。河。再。西。三。東。凡。五。用。石。隄。字。而。不。為。元。復。非。後。人。罕。甚。味。理。所。能。到。也。

姜嫄簡狀

毛公注。生民詩。姜嫄生后。履帝武敏。故之句曰。從於高辛。帝而見於天也。空鳥詩  
天命玄鳥。降而生商之句曰。春分玄鳥降。簡狀。配高辛帝。帝與之祈于郊。禱而生契。  
故本其為天所命。以玄鳥至而生焉。其說本自明白。至鄭氏箋。始云。上帝也。據  
也。祀郊禱時。有大人之達。姜嫄履之。足不能滿。履其拇。指之處。心體。故。然。如。有人  
道。感。己。者。遂。有。身。後。則。生子。又。謂。配。禮。簡。狀。吞。之。而。生。契。其。說。本。於。史。記。謂。姜。嫄

卷七

出野見巨人。踐於然。然之。因生。稷。商。秋。行。浴。見。無。頭。卵。取。吞。之。因。生。契。此。二。端。之。怪  
妄。先。賢。辭。而。聞。之。多。矣。歐。陽。公。謂。稷。契。非。高。辛。之。子。毛。公。於。史。記。不。取。履。迹。之。怪。而  
取其說。緣之。世。次。按。漢。書。毛。公。趙。人。為。河。間。獻。王。博士。然。則。在。司。馬。子。長。之。前。數。十  
年。謂。為。取。史。記。世。次。亦。不。然。蓋。世。次。之。說。皆。出。於。世。本。故。荒。唐。特。甚。其。書。今。亡。夫。道  
野。而。見。巨。人。人。將。走。避。之。不。暇。豈。復。故。破。履。履。以。求。不。可。知。之。機。祥。飛。鳥。墮。卵。知。為  
何。物。而。遂。取。吞。之。以。古。揆。今。人情。一。也。今。之。惑。人。未。必。爾。而。謂。古。聖。人。之。后。妃。為。之  
不。待。辨。而。明。矣。

光慶同音

王國圖房。廣。吳。核。材。有。學。林。及。叶。韻。補。注。毛。詩。音。二。書。皆。云。詩。易。太。文。凡。用。慶。字  
皆。與。陽。字。韻。也。蓋。光。字。也。引。蕭。該。漢。書。音。義。慶。音。光。又。曰。漢。書。亦。有。作。光。者。班。固。幽  
通。賦。慶。未。得。其。云。已。文。選。作。光。而。他。本。有。明。證。予。按。揚。雄。傳。所。載。反。離。騷。慶。天。顏。而  
與。祭。注。云。慶。辭。也。讀。與。光。同。最。為。切。據。

佐命元臣

戴王創業。必有同德之英雄。成垂世久長之計。不如是。不足以為一代宗臣。伊尹周

公之事見於詩書可考也漢蕭何佐高祖其始入關即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圖書以周知天下沈墨戶口多少強弱處民所疾苦高祖失職為漢王欲攻項羽周勃灌嬰樊噲皆勸之何獨曰今秦弗如百戰百敗願王王漢中收用巴蜀然後還定三秦王用其言此劉氏興亡之計也進韓信為大將使當一面定魏趙燕齊高祖得顧心與楚角無北顧憂且死引曹參代己而畫一之法成約三章以誦秦暴附百姓以申漢德四百年基業此為肇之唐房玄齡佐太宗初在秦府已攝收人物數幕下與諸將密相申結引杜如晦與參善惟及為宰相然與起治政以州縣成天下之治以租庸調天下之財以八百府十六衛不天下之兵以謀事付王魏以兵事付諸勳御苑狄有道用賢材有術三百年基業此為肇之其後制節度使而州縣之治壞更二稅法而租庸之理壞變府兵為強弱諸衛為神策而軍政壞雖有明臣良輔不能救也趙韓王佐藝祖蓋方鎮之勢削支即以損其權置轉運通判使掌錢穀以奪其富參命京官知州事以分其黨祿諸大功臣於環衛而不付以兵收天下號銳於嚴嚴而不使外重更法立制審官用人一切施為至於今是賴此三君子之後代天理物順大光明者世有其人所謂一時之相爾蕭之孫有罪及無子凡六絕國漢魏昭封之

卷七

五

國朝袁錫韓王苗裔未嘗或忘唯房公之亡未十年以其子故奪裝飾伴配享祀唐之世不復續唐蒙亦少思哉

名世英罕

曹參為相國日夜飲醇酒不事事而畫一之政興王導輔佐三世無日用之益而歲計有餘末年暮不復省事自歎曰人言我憤憤彼人當思我憤憤謝安石不存小察經遠無幾唐之房杜傳無可觀之功趙韓王得士大夫所投利害文字皆實二大覺滿則焚之李文靖以中外所陳一切報罷云以此報國此六七君子蓋非揚己取名瞭然使尸晚者真名世英罕也豈曰不事事哉

禮弓誤字

禮弓載吳侵陳事曰陳太宰鮒使於師夫差謂行人儀曰是夫也多言蓋嘗問焉師必有名人之稱斯師也若則謂之何太宰鮒曰其不謂之段厲之師與按鮒乃吳夫差之宰陳遣使者正用行人則儀乃陳臣也記禮者簡策差互故更錯其名當云陳行人儀使於師夫差使太宰鮒問之乃善忠宣公作春秋詩引斯事亦嘗辨正云

薛能詩

薛能者晚唐詩人格調不能高而妄自尊大其海棠詩序云蜀海棠有開而詩無開杜子美於斯與象不出沒而有懷天之厚余謹不敢讓風雅盡在蜀矣吾其底幾然其語不過曰青苔落處暮柳開時帶醉遊人梅連陰被史移晨前清露溼晏後惡風吹香少傳何許妍多畫平遠而已又有荔枝詩序曰杜工部老居西蜀不賦是詩豈有意而不及歟白尚書曾有是作與音卑泥與無詩同乎遂為之題不愧不負將來作者以其荔枝首唱愚其庶幾然其語不過曰頭如松子色如櫻未識疑蛇破半生歲杪藍州曾見樹時新入座久聞名而已又有折楊柳十首微曰此曲或傳為詞者甚眾文人才子各街其能莫不修似舞腰業如眉翠出口皆然頗為陳熟能專於詩律不愛隨人投難挾新聲脫常態雖欲勿伐知音者其含譏然其詞不遇曰華清高樹出離宮南陌柔條帶暖風誰見輕陰是良夜瀑泉聲畔月明中洛橋晴影覆江船羌笛秋聲渡寒煙閑想習池公宴罷水涵風絮夕陽天而已別有柳枝詞五首最後一章曰劉白蘇臺總近時當初章句是誰推蟻腰舞盡春楊柳未有傷家一首詩自注云劉白二尚書繼為蘇州刺史皆賦楊柳枝詞世多傳唱雖有才語但文字太儂官商不高馬能之大言如此但猶推杜陵視劉白以下差如也今請其詩正堪一笑劉之詞曰城外春風吹酒旗行人揮袂日西時長安陌上無窮樹唯有垂楊管別觀白之詞云紅板江橋清酒旗館娃宮暖日斜時可憐兩散東風定萬樹千條各自垂其風流氣概豈能所參繁哉

卷七

六

漢晉太常

漢自武帝以後丞相無壽者乃封侯其次舉御史大夫亦不以爵封為開唯太常一卿必以見侯居之而職典宗廟國政動輒得咎由元持以降以罪廢斥者二十八意武帝陰欲擢侯國故使居是官以困之儀衣中所載都侯蕭壽成生犧牲慶侯孔臧坐衣冠道擢擢侯周仲居坐不取亦側錢總侯周平坐不繕園屋雖侯侯張昌坐乏祠陽平侯杜相坐擅復都舞人廣阿侯任越人坐廟酒醜江都侯新石坐離宮道橋苦惡戚侯李信成坐舉丞相使神道俞侯樂貴坐舉犧牲不如令山陽侯張當居坐擇博士弟子不以實成安侯韓延年坐留外國文書新時侯趙孝坐鞠獄不實牧丘侯石德坐廟牲度富侯侯魏不害坐孝文廟風發反經陽侯侯德坐廟即夜飲失火蒲侯蘇島坐泄官書弋陽侯任宦坐人盜茂陵園物建平侯杜綰坐盜賊多自鄼侯至牧丘十四侯皆奪國武帝時也自富塗至建平五侯但免官路宣時也下及

晉世此風猶存。惠帝元康四年大風。廟閣屋瓦有數枚傾落。免太常廟。五年大風。廟臺主者來索。所棟之間得瓦小邪十五處。遂禁止太常。後與刑獄。陟上刑。一校。圍七寸二分者。被所司徒太常奔走道。太常禁止不解。蓋循習漢事云。

容齋隨筆

卷七

七

容齋隨筆卷第七終

容齋隨筆卷八十五則

諸葛公

諸葛孔明才一人。其用兵行師。皆本於仁義節制。自三代以降。未之有也。蓋其操心制行。一出於誠。生於亂世。躬耕龍臥。仗無徐庶之一言。玄德之三顧。則苟全性命。不求聞達必矣。其始見玄德。論曹操不可與爭鋒。孫氏可與為援。而不可圖。唯刑益可以取。言如著龜。終身不易。二十餘年之間。君信之士大夫仰之。夷夏服之。敵人畏之。上有以取信於主。故玄德臨終。至云嗣子不才。君可自取。復主。舉庸儒無立。而舉國聽之。而不疑。下有以見信於人。故廢廖立而立垂泣。廢李嚴而嚴歿死。後主左右。各辟側佞。充塞于中。而無一人有心害疾者。魏盡據中州。乘孫丕精威之後。猛士如林。不敢西向發一矢。以臨蜀。而公六出征之。仗魏長而如虎。司馬懿棄行其營。曼處所。數為天下奇才。鍾會伐蜀。使人至漢川。祭其廟。禁軍士不得近。蓋撫。是豈智力策慮所能致哉。魏延每隨公出。輒欲請兵萬人。與公異道會于潼關。公制而不許。又欲請兵五千。循秦嶺而東。且取長安。以為一舉而咸陽以西可定。史臣謂公以為危計。不用。是不然。公真所謂真兵。不用詐謀奇計。方以數十萬之眾。據正道而臨有罪。建旗鳴鼓。直指魏都。固將飛書告之。擇日合戰。豈復窮行竊步。事一旦之議。以規咸陽哉。司馬懿年長於公四歲。懿存而公死。懿五十四歲。天不祚漢。非人力也。霸氣西南。敬。雖圖歷數也。杜詩畫之矣。

沐浴佩玉

石駘仲卒。有庶子六人。卜所以為後者。曰沐浴佩玉則兆。五人者皆沐浴佩玉。石祁子曰。孰有執親之喪而沐浴佩玉者乎。不沐浴佩玉。此禮弓之文也。今之為文者。不。必曰沐浴佩玉則兆。五人者如之。祁子獨不可。曰孰有執親之喪若此者乎。似亦足以盡其事。然古意衰矣。

談叢失實

復山陳無已著談叢六卷。高簡有筆。乃然所載國朝事。失於不考究。多失其實。漫析數端於此。其一云。呂許公忌。韓當范三公。被廢之而不能。及西軍罷。直用三公及宋。善公夏英公子二府。皆其仇也。呂既老。大事務。遂請出大臣行三邊。既建議。乃數出。道者院宿。范公奉使陝西。宿此院相見。云云。按呂公罷相。詔有同議大事之高。公辭。乃慶歷三年三月。至九月。致仕矣。四年七月。當范始奉使。又三公入二府時。善公

容齋隨筆

卷八

一



神。上與千年對。李杜才海翻。高下非可懸。文於一氣間。為物莫與大。先王路不荒。豈不仰吾輩。石屏立衡術。溪口揚素瀾。我思何人知。從侍如有待。味此詩乃論唐人文章其風格殊無可采也。

人物以義為名

人物以義為名者。其別最多。仗正道曰義。義師義戰是也。故所尊戴者曰義。義帝是也。與眾共之曰義。義倉義社。義田。義學。義役。義井之類是也。至行過人曰義。義士。義俠。義姑。義夫。義婦之類是也。自外人而非正者曰義。義父。義兒。義兄弟。義服之類是也。衣裳器物亦然。在首曰義髻。在衣曰義襪。義履。合中小合子曰義子之類是也。合眾物為之。則有義漿。義酒。為畜之賢。則有義犬。義鳥。義鷹。義鶴。

人君善考

三代以前。人君善考有過百年者。自漢晉唐三國南北下及五季。凡百三十六君。唯漢武帝。吳大帝。唐高祖。至七十一。玄宗七十八。梁武帝八十三。自餘至五六十者亦鮮。即此五君而論之。梁武帝。侯景之禍。幽辱告終。旋以亡國。玄宗身致大亂。播遷失意。飲恨而沒。享祚久長。翻以為害。固已不足言。漢武末年。巫蠱事起。自皇太子公主。皇孫皆不得其死。悲傷怨泣。羣臣上壽。拒不舉觴。以天下付之八歲兒。吳大帝廢太子和。親愛于魯王。廢高祖以泰王之故。兩子十孫。同日併命。不得已而禪位。其方寸為如何。然則五君者。雖有崇高之位。享者盡之壽。竟何益哉。若尤克太上皇帝之福。真可於天入中求之。

韓文公佚事

韓文公自御史貶陽山。新舊二唐史皆以為坐論官市事。按公赴江陵途中詩自敘此事甚詳云。是年京師旱。田畝少所收。有司恤經費。求免煩賦。求傳聞閭里間。亦于棄柔濟。我時出衢路。餓者何其稠。適會徐御史。誠當得言秋。拜疏移閭門。為忠甯自謀。上陳人疾苦。無令飽其喉。下言幾甸內。根本理宜優。積雪驗豐熟。幸寬待蠶鉅。天子惻然感。司空數綢繆。謂言即施設。乃及違炎洲。皇前說作公。神道碑云。關中旱饑。人死相枕藉。文刻取思。先生列言天下根本民急如是。請寬民徭。而免田租。專政者惡之。遂貶。然則不因論官市明甚。碑又書三事云。公為河南令。魏縣幽鎮。各為留邸。貯滯卒以素罪亡。公將撻其桀。斷民畧吏俟。且發留守尹大恐。遂止之。是後郭即果謀反。將屠東都。以應淮蔡。及從討元濟。請於嚴度。須精兵千人。間道以入。必擒賊。未

及行。李愬自文城夜入。得元濟三軍之士。為公恨。復謂度曰。今藉聲勢。王承宗可以辭取。不煩兵矣。得柏耆口授其詞。使耆執筆書之。持以入鎮州。承宗遂逃。德棣二州以獻。李翱作公行狀。所載甚同。而唐書並述其事。且以鎮州之功。專歸柏耆。豈非未嘗見漢文集乎。資治通鑑亦僅言耆以策于愈。愈為白度。為書遣之耳。

論韓文公

劉夢得李習之輩。持正李漢。皆稱誦韓公之文。各極其勢。劉之語云。高山無窮。太華削成。人文無窮。夫子挺生。鸞鳳一鳴。蟠蟠華音。手持文柄。高視寰海。權衡低昂。瞻我所及。三十餘年。聲名震天。習之云。建武以還。文卑質長。氣萎體數。割剝不謀。拚去其華。得其本根。包劉越巖。並武同股。六經之風。絕而復新。學者有歸。大變于文。又云。公每以為自揚雄之後。作者不出。其所為文。未嘗効前人之言。而固與之並。後進之士。有志於古文者。莫不視以為法。皇甫云。先生之作。無圓無方。主要是歸工。扶經之心。就聖之權。尚反作者。致却離異。以扶孔子。存皇之極。茹古涵今。無有端流。鯨鯢吞虺。驚耀天下。柔容弱眇。章安句適。精能之至。鬼入神出。敏既以來。一人而已。又云。屬文務意。天出業孔子孟軻而修其文。焯焯烈烈。為唐之章。又云。如長江秋注。千里一造。

治生從宦

韓詩曰。居閒食不足。從仕力難任。兩事皆害性。一生常苦心。然治生從宦。自是兩途。未嘗有兼得者。張釋之以貧為郎。十年不得調。久宦減兄仲之產。不遂。彼先歸。司馬相如亦以貧為郎。因病免家貧。無以自業。至從故人於臨邛。及歸成都。家徒四壁立而已。

真宗末年

真宗末年。屬疾。每視朝不多語言。命問或不能周。前輩雜傳記多以為權臣矯

制而非也。文傳在翰林。有天禧四年筆錄。記述日嗜細家事。及一時奏對。并他所聞之語。今善載於此。寇萊公罷相之夕。錢公言制。上問與何官得。錢奏云。王敏若近出除太子太傅。上曰。近上是甚。云太子太傅。上曰。與太子太傅。又云。文與一優禮。錢奏但請封國公而已。時樞密有五員。而中書只參政李迪一人。後月餘。召學士楊大年。宣云。馮拯與史書李迪史侍更無他官。楊奏若只將官。合中書命詞。惟樞密使平章事。卻學士院降制。上云。與樞密使平章事。楊亦憂慮而不復答。退而草制。以迪為史部侍郎。禁樞密相極為樞密相。又四日。召知制誥晏殊。殊退。乃召錢。上問馮拯如何商量。錢奏外論甚美。只為密院卻有三員正使。三員副使。中書依舊一員。以此外人說。上云。如何安排。錢奏若卻令拯入中書。即是彰昨來錯誤。但於曹利用了。謂中選一人。過中書。即並不妨事。上曰。誰得。錢奏丁謂是文官。合入中書。上云。入中書。遂奏使同平章事。又奏東王清宮使。又奏兼昭文館直學士。又乞加曹利用平章事。上云。與平章事。按此際。大除拜本。真宗改其端。至於移改曲折。則其柄乃係詞臣。可以舞文。容森不之覺也。寇公免相四十日。周懷政之事。方作。退公記。蘇子由龍川志。范蜀公東齋記事。皆誤以為因懷政而罷。非也。予嘗以錢錄示李善。善笑取之。又誤以召晏公為寇罷之夕。亦非也。

容齋隨筆卷第八終

容齋隨筆卷第九二十八則

霍光賞功

漢武帝外事四夷。出師勦賈。凡將士有功。無問貴賤。未有不封侯者。及昭帝時。大鴻臚田廣明。平益州夷。斬首捕虜三萬。但賜爵關內侯。蓋霍光為政。務與民休息。故不欲求遠功。益州之師。不得已耳。與唐宋璟。却靈。任新。默之意。同。然數年之後。以范明友擊烏桓。傳介子刺樓蘭。皆印侯之。則為非是。蓋明友。先女婿也。

尺種取半

莊子載惠子之語曰。一尺之棰。日取其半。萬世不竭。雖為寓言。然此理固具。蓋但取其半。正碎為微。微存猶存。雖至於無窮。可也。持所謂卵有毛。雞三足。犬可以為羊。馬有卵。火不熱。龜長於蛇。飛鳥之景。未嘗動。如是之類。非詞說所能了也。

漢文失材

漢文帝見李廣曰。惜廣不逢時。今當高祖世。萬戶侯豈足道哉。賈山上書言治亂之道。備泰為喻。其言志正。明白。不下費。曾不得一官。史臣猶贊美。文帝以為山言多激切。終不加罪。所以廣謀爭之路。觀此二事。失材多矣。英楚反時。李廣以都尉戰昌邑。下顯名。以梁王授廣將軍印。故賞不行。武帝時。五為將軍。擊匈奴。無尺寸功。至不得其死。三朝不遇命也夫。

陳軫之說諫

戰國權謀之士。游說從橫。皆趨一時之利。殊不顧義理。由直所在。遂使楚使王使之絕齊。而獻商於之地。陳軫諫曰。張儀必負王。商於不可得。而齊秦合。是北絕齊交。西生秦患。其言可謂善矣。然至云。不若陰合而陽絕於秦。使人隨張儀。商與吾地。絕齊未晚。是軫不深計齊之可絕與否。但以得地為善耳。及秦負約。楚王欲攻之。軫又勸曰。不如因路之以一名都。與之并兵而攻秦。是我亡地於秦。取償於齊也。此策尤未謬不義。且秦加亡道於我。乃欲賂以地。齊本與國。楚無故而絕之。宜割地致幣。卑詞謝罪。復求其援。而反欲攻之。軫之說於是疎矣。乃知魯仲連。虞卿為豪傑之士。非軫輩所能企及也。

顏辛兒童之見

秦與師臨周。而求九鼎。周君患之。顏辛請借救於齊。乃請齊王許以鼎。齊為發兵救周。而秦兵罷。齊將求鼎。周君又患之。顏辛復請齊曰。願獻九鼎。不讓何塗之從而致。



之齊。齊王將寄居於梁於楚。率皆以為不可。齊乃止戰。國蒙首戴此辜。蓋以為奇謀。予謂此特兒童之見。爾爭戰雖急。要當有信。今一始齊可也。獨不計後日諸侯來伐。誰復肯救我乎。疑必無是事。好事者飾之爾。故史記通鑑皆不取。

皇甫漢正閏論

晉魏以來。正閏之說紛紜。前人論之多矣。蓋以宋魏晉則至陳而無所終。由隋而推之。為周為魏。則上無所起。故司馬公於通鑑取南朝承晉。說於陳亡然後係之。隋開皇九年。始藉其年以紀事。無所抑揚也。唯皇甫漢之論不然。曰晉之南遷。與平王避戎之事同。而元魏種實。勿勿甘為中國之位。號謂之漢。耶。晉實未改謂之禪耶。已無所傳。而往之著書者。有帝元。今之為錄者。皆謂晉失之。速矣。晉為宋。宋為齊。齊為梁。江陵之滅。則為周矣。陳氏自樹而尊。無容於言。故自唐推而上。唐受之隋。隋得之周。周取之梁。推而上。以至于堯舜。為得天下。既則陳信於南。元閏於北。其不昭昭乎。此說亦有理。然予復考之。漢梁江陵者。魏文帝也。時歲在甲戌。又三年丁丑。周乃代魏。不待云江陵之滅。則為周也。

簡師之賢

卷九

皇甫持正集。有送簡師序云。韓侍郎貽湖州。浮圖之士。儀快以行。師獨憤起訪余。求序行。資通流。不願蛇山。鯉水。萬里之峻。若將朝得。送拜而夕死者。師雖佛其名。而儒其行。雖夷狄其衣服。而人其知。不猶愈於冠儒冠。服朝服。惑溺於經怪之說。以教鼻倫邪。予讀其文。想見簡師之賢。而惜其名無傳於後世。故表而出之。

老人推恩

唐世故有推恩。於老人。純優。開元二十三年。耕藉田。侍老。百歲以上。版授上州刺史。九十以上。中州刺史。八十以上。上州司馬。二十七年。故百歲以上。下州刺史。婦人。郡君。九十以上。上州司馬。婦人。縣君。八十以上。縣令。婦人。卿君。天寶七載。京城七十以上。本無令。六十以上。縣丞。天下侍老。除官。與開元等。國朝之制。百歲者始得初品官。封。此唐不伴。先。滿。三年。以太上皇帝慶壽之故。推恩稍優。遂有增年說。藉以冒榮命者。使如唐日。將如何哉。

唐三傑

漢高祖以蕭何張良韓信為人傑。此三人者。真足以當之也。唐明皇同日拜宋璟張說源乾曜三故相。宰相三傑。詩自寫以賜。其意蓋以此蕭張等也。說與乾曜。豈環

此哉。明皇可謂不知臣矣。

忠義出天資

忠義守節之士。出於天資。非關居位貴賤。受恩深淺也。王莽移漢祚。劉歆以宗室之孫。導之為逆。孔光以宰相輔成其事。而冀勝以故。大夫守節以死。郭欽將誦以刺史。郡守。梁融禽慶會竟。蘇章以儒生。皆去官不仕。陳咸之家。至不用王氏。服蕭道成。慕容。王儉。英世達。官身為帝甥。主婚。所以縱史。劉唯恐不速。而死節者。乃王。伯與黃回。任侯伯之輩耳。安祿山朱泚之變。陳希烈張均張伯倫。李忠臣。皆以宰相世臣為之。冰河。而致濟。權。劉海。廣。段。秀。實。或以。幕府。小吏。或以。廢。斥。列。卿。捐。身。立。節。名。震。海。內。人之賢不肖。相去何止天冠地履乎。

劉歆不孝

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是以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劉歆事父。雖不載不孝之迹。然其。謙。論。每。與。向。異。同。故。向。奉。奉。於。國。家。被。卿。王。氏。以。崇。劉。氏。而。歆。乃。力。贊。王。莽。唱。其。山。逆。至。為。之。國。師。公。又。改。名。秀。以。應。國。讓。竟。亦。不。免。為。莽。所。誅。子。棻。女。棻。皆。以。戰。死。使。天。道。每。如。是。不。善。者。其。知。懼。乎。

漢法慈疑

卷九

李廣以私忿殺蕭。陵。尉。上。書。自。陳。謝。罪。武。帝。報。之。曰。報。忿。除。害。朕。之。所。圖。於。將。軍。也。若。乃。免。冠。徒。跣。稽。顙。請。罪。豈。朕。之。指。哉。張。敖。殺。軍。奔。上。書。曰。臣。侍。罪。京。兆。軍。奔。本。臣。素。所。厚。吏。以。臣。有。章。劾。當。免。史。記。考。事。謂。臣。五。日。京。兆。背。恩。忘。義。臣。竊。以。身。無。狀。枉。法。以。誅。之。臣。誠。不。辜。鞠。歆。故。不。直。死。無。所。恨。宣。帝。引。拜。為。刺。史。漢。世。法。令。蓋。慈。疑。設。罔。上。廣。敢。雖。妄。殺。人。一。語。陳。情。則。赦。之。不。問。所。以。開。臣。下。不。敢。為。欺。之。路。也。武。帝。待。張。湯。非。不。厚。及。問。宮。廷。居。事。謂。其。懷。詐。而。欺。赦。之。不。貸。真。得。御。臣。之。法。

漢官名

漢官名。有。不。當。於。百。官。表。而。因。事。乃。見。者。如。行。覓。使。使。因。張。敖。殺。軍。奔。而。見。美。俗。使。者。因。何。並。代。履。胡。而。見。河。隄。使。使。者。因。王。延。世。塞。六。河。而。見。直。指。使。者。因。暴。勝。之。而。見。豈。非。因。事。置。官。事。已。即。罷。乎。

五胡亂華

劉聰乘晉之衰。盜竊中土。身死而嗣。城。男女無少長。皆戕於新。劉曜承其後。不能十年。身為人食。石勒當威矣。子奪於虎。虎。畫。有。未。魏。燕。齊。韓。趙。之。地。死。不。一。年。而。後。

嗣屠殺無一遺種。慕容盛乘石氏之亂。跨清河山。亦僅終其身。至于而滅。符堅之興。又非劉石比。然不能自免。社稷為墟。慕容垂乘符氏之亂。盡復燕祚。死未期年。垂業傾覆。此七人者。皆夷狄亂華之巨擘也。而不能久如此。今之金虜。為國八十年。傳數首矣。未亡何邪。

### 石宣為羣

石虎將殺其子宣。佛圖澄諫曰。陛下若加慈恕。福祚猶長。若必誅之。宣當為羣星。下埽郭宮。虎不從。明年虎死。一年國亡。晉史書之。以為澄言之驗。予謂此乃石氏窮凶極虐。為天所棄。豈一逆子。便能上干玄象。起羣星乎。宣殺其弟韜。又欲行晉頃之事。甯有不問之理。澄言既妄。史氏誤信而載之。資治通鑑亦失於不刑也。

### 三公改他官

國初以來。宰相帶三公官居位。及罷去。多有改他官者。范質自司徒侍中改太子太傅。王溥自司空改太子太保。呂蒙正自司空改太子太師是也。天禧以前。唯趙普王旦。乃依舊公師。仍復遺秩。天聖而後。恩典始隆。張士遜致仕。至以兵部尚書得太傅云。

### 帶職致仕

熙甯以前。待制學士致仕者。率違官而解其職。若有疾就閒者。亦換為集賢院學士。蓋不以近職處散地也。帶職致仕。方自熙甯中王素始。後改集賢學士為修撰。政和。中。又改為石文云。

### 朋友之義

朋友之義。甚重。天下之達道五。君臣父子兄弟夫婦。而朋友之義。故天子於庶人。未有不須及以威者。天下俗薄。而朋友道經見於詩。不信乎朋友。希獲乎上。見於中庸。孟子。朋友信之。孔子之志也。車馬衣裘與朋友共。子路之志也。與朋友交而信。曾子之志也。周禮六行。五曰任。謂信於友也。漢唐以來。猶有范張陳雷元白劉柳之徒。始於相與。不以死生貴賤易其心。本朝百年間。此風尚存。嗚呼。今亡矣。

### 高科得人

國朝自太平興國以來。以科舉羅天下士。士之策名前列者。或不十年而至公輔。呂文穆公。張文定公。齊賢之徒是也。及嘉祐以前。亦指日在清顯。東坡送章子平序。以謂仁宗一朝。十有三樓。數其上之三人。凡三十有九。其不至於公卿者五人而

已。蓋為士者。知其身必達。故自愛重。而不肯為非。天下公望。亦以無貴賤之。故相與。愛惜。咸就以待其用。至嘉祐四年之制。前三名始不為通判。第一人才得詳事。登判。代選升通判。又任滿。始除館職。王安石為政。又設其法。恩數既削。得人亦衰矣。觀天聖初。樞密鄭公。鄧公。葉清臣。鄧文肅公。高文莊公。若訥。曾魯公。公亮。五人連名。二宰相。二執政。一三司使。第二榜王文忠公。亮。臣。韓魏公。琦。趙康靖公。蔡連名。第三榜王宣徽。拱辰。劉相。洙。文。鏞。公。朴。連名。楊真樞。實不幸既死。王岐公。珪。韓康公。絳。王荆公安石。連名。劉。輝。樞。燁。不顯。胡石。丞。宗。愈。安。門。下。無劉志肅公。警。章。申。公。博。連名。其。盛。如此。治平以後。第一人作侍從。蓋可數矣。

### 辛慶忌

漢成帝將立趙飛燕為皇后。怒劉輔直諫。囚之掖廷獄。左將軍辛慶忌等上書救輔。遂得減死。宋雲請斬飛燕。上怒。將殺之。慶忌免冠解印綬。叩頭殿下曰。此臣素著狂直。臣敢以死爭。叩頭流血。上意解。然後得已。慶忌此兩事。可與汲黯王章同科。班史不書於本傳。但言其為國虎臣。匈奴西域。敬其威信而已。方爭未嘗時。公卿在前。曾無一人助之以議。為可羞也。

### 楚懷王

秦楚之際。楚懷王以牧羊小兒為項氏所立。首尾才三年。以事攻之。東坡所謂天下之賢主也。項梁之死。王并呂臣項羽軍自將之。羽不敢爭。見宋義論兵事。即以為上將軍。而羽乃為次將。攝諸將入關。羽怨秦勢。願與沛公西。王以羽傑。憐。不許。獨遣沛公。羽不敢違。及秦既亡。羽使人還報王。王曰。如約。令沛公王關中。此數者皆能自制。命非碌碌。辱主。變令於強臣者。故終不能全於項氏。然遣將救趙。滅秦。至于有天下。皆出其手。太史公作史記。當為之立本紀。繼於秦後。待其亡。則次以漢高祖可也。而乃立項羽本紀。敘帝之事。特附見焉。是宜以羽為代秦也。其失多矣。高祖嘗下詔。以秦皇帝葬。王亡後。為置守冢。并及魏齊趙三王。而義帝乃高祖故。若獨缺不聞。豈簡策脫佚乎。

### 范增非人傑

世謂范增為人傑。予以為不然。考平生。蓋出戰國從橫之餘。見利而不知義者也。始勸項氏立懷王。及羽奪王之地。遷王於郴。已而殺之。增不能引君臣大誼。爭之以死。懷王與諸將約。先入關中者王之。沛公既先定關中。則當如約。增乃勸羽殺之。又



從之蜀漢羽之伐趙殺上將宋義增為末將坐而視之坑秦降卒故秦降王燒春宮  
室增皆親見之未嘗聞一言也至於樂陽之役身遭反間然後發怒而去嗚呼殊矣  
尚東坡公論此事傳甚猶未盡也

翰苑故事

翰苑故事今廢筆無餘惟學士入朝猶有朱衣院吏雙引至朝堂而止及景靈宮行  
香則引至立班處公文至三省不用申狀但尺紙直書其事右語云詰報尚書卷伏  
候歲首月日把謂之詰報此兩事僅存

唐揚州之盛

唐世鹽鐵轉運使在揚州直幹利權判官多至數十人商賈如蟻故謠稱揚一益二  
謂天下之盛揚為一而蜀次之也杜牧之有春風十里珠簾之句張祐詩云十里長  
街市井連月明橋上看神仙人生只合揚州死澤智山光好是與王建詩云夜市千  
燈照碧雲高樓紅袖客紛紛如今不似時平日猶自笙歌徹曉聞你擬詩云天下三  
分明月夜二分無賴是揚州其盛可知矣自畢師鍊孫儒之亂揚為丘墟揚行審復  
葺之稍成壯麗又燦於顯德本朝承平百七十年尚不能及唐之什一今日真可駭  
異也

敬祐詩

唐開元天寶之盛見於傳記歌詩多矣而敬祐所錄尤多皆他詩人所未嘗及者如  
正月十五夜燈云千門開鎖萬燈明正月中旬動帝京三百內人連袖舞一時天上  
著詞聲上已樂云猩猩血染紫頭標天上齊聲舉畫樓卻是內人爭意切六宮紅袖  
一時招春鶯轉云與康池南柳未開太真先把一枝梅內人已唱春鶯曉花下僮僮  
軟舞來又有大彌樂郊王小管李讓雷雷哥來郊娘羯鼓退官人要娘歌停琴兒舞  
阿儂湯雨露鈴香盡子等詩皆可補開天遺事茲之樂府也

古人無忌諱

古人無忌諱如季武子成廡杜氏之葬在西階之下請合葬焉許之入宮而不敢哭  
武子命之哭曾子與客立於門側其徒有父死將出哭於巷者曾子曰及哭於爾次  
北面而哭也伯高死於衛赴於孔子孔子曰夫由賜也見我吾哭諸賜氏遂哭於子  
貢廡門之外命子貢為之主曰為爾哭也來者拜之夫以國卿之塚階許外人入哭  
而墓已所居室而令門弟子哭其親朋友之喪而受哭於廡門之外今人必不然者也

聖賢所行固為盡禮季孫宿亦能如是以古方今相去何直千萬也

罕我不許

罕我以三年之喪為久夫子以食稻衣錦問之曰於女安乎曰安後人以是譏罕我  
謂孔門高弟乃如是殊不知其由衷之言不為許隱所以為孔門高弟也魯悼公之  
喪孟敬子曰食粥天下之達禮也吾三臣者之不能居公室也四方莫不聞矣勉而  
為殯毋乃使人疑夫不以情居殯者乎哉我則食食樂正子春之母死五日而不食  
曰吾悔之自吾母而不得吾情吾恐乎用吾情謂勉強過禮也夫不情之忌賢者所  
深戒雖孟敬子之不臣賢廢禮食食不肯不情而為殯蓋先王之澤未遠故不肯者  
亦能及之

李益盧綸詩

李益盧綸皆唐大歷十才子之傑者論於益為內凡嘗秋夜同宿益贈綸詩曰世故  
中年別餘生此會同卻料愁與病獨對朗陵翁綸和曰感感一西東十年今始同可  
憐風雨夜相問兩衰翁二詩絕句讀之使人悽然皆奇作也

楊彪陳奏

魏文帝受禪。故以楊彪為太尉。彪辭曰。彪備漢三公。陛下被病。豈可贊惟新之朝。乃授光祿大夫。相國華歆。以形色忤旨。使為司徒。而不進爵。帝久不豫。以問尚書令陳羣。曰。我應天受禪。相國及公獨不怡。何也。羣對曰。臣與相國。曾臣漢朝。心雖悅喜。猶義形於色。夫曹氏篡漢。忠臣義士之所宜痛心疾首。縱力不能討。忍復任其朝。為公知子。故羣為一世之賢。所立不過如是。彪遂辭。以免禍。亦不敢一言及曹氏。之所以得。蓋自當錮禍起。天下賢士大夫。如李膺范滂之徒。屠戮殆盡。故所存者如是而已。士風不競。悲夫。章惇蔡京為政。欲殄滅元祐善類。正士禁錮者三十年。以致靖康之禍。其不為故羣者幾希矣。

袁盎溫嶠

趙談嘗言袁盎。盎兄子種曰。君與蘭。廷辱之。使其殿不用。文帝出。談參乘。盎前曰。天子所與其六尺與者。皆天下豪英。陛下奈何與刀鋸餘人載。上笑。下談。談泣下。車溫嶠將去。王敦而懼。錢鳳為之。因救。嶠起行。酒至。鳳擊鳳。嶠作色曰。錢鳳何人。溫太真行酒而飲。及後。鳳入說。數曰。帝於朝廷甚密。未必可信。數曰。太真昨醉。小加聲色。豈得以此便相護。由是鳳謀不行。二者之智如此。

日飲亡何

漢書袁盎傳。南方卑濕。君能日飲亡何。顏師古注云。無何言更無餘事。而史記盎傳。作日飲毋苛。蓋言南方不宜多飲耳。今人多用亡何字。

愛盜小人

友盜真小人。母事皆借公言而報私怨。初非盡忠。一意為君上者也。嘗為呂孫舍人。故怨周執文。帝禮下執。何殊盜事。乃有非杜稷臣之語。謂執不能爭。呂氏之事。適會成功耳。致文帝有疑。執心既免。使就國。遂有廷尉之難。當誦丞相田房。嘉帝為禮。則之。丞相舍折困之。為趙談所害。故沮止其參乘。業不好。故因吳反事請誅之。蓋盜本安。後廢。宜其伎。忍戾如此。死於刺客。非不幸也。

唐書判

唐銓選擇人之法有四。一曰身。謂體貌豐偉。二曰言。言辭辨正。三曰書。楷法遒美。四曰判。文理優長。凡試判登科。謂之入等。甚拙者謂之藍縷。選未滿而試文三篇。謂之

宏辭。試判三條。謂之拔萃。中者即授官。既以書為藝。故唐人無不工楷法。以判為書。故無不習。而判語必辨。今所傳龍筋鳳髓判。及白樂天集。甲乙判是也。自朝廷至縣邑。莫不皆然。非讀書善文。不可也。宰臣每啟擬一事。亦必偶數十語。今鄭畋判。語堂判。猶存。世俗喜道。類如遠事。參以滑稽。目為花判。其實乃如此。非若今人。據案。只書一字。亦可。國初尚有唐餘。久而革去之。但體貌豐偉。用以取人。未為至

古典器

三代典器。其存至今者。人皆習為奇玩。然自春秋以來。固重之矣。經傳所記。取卽大鼎于宋。魯以吳壽夢之鼎。賈魯以魯。魯以甲父之鼎。賈賈以文之舒。燕定之。釐繼納魯。侯樂為。齊設於甯臺。大呂陳於元英。故鼎反乎。歷室是已。

玉藥杜鵑

物以希見為珍。不必異種也。長安唐昌觀玉藥。乃今場花。又名未。黃。直。易。為。山。岩。若。潤。州。鶴。林。寺。杜。鵑。乃。今。映。山。紅。又名紅。踴。踴。者。二。花。在。江。東。浦。山。巨。野。始。與。株。并。相。似。而。唐。昌。所。產。至。於。神。女。下。海。折。花。而。去。以。踐。玉。琴。之。船。鶴。林。之。花。至。以。為。外。國。僧。鉢。孟。中。所。移。上。玄。命。三。女。下。司。之。已。踰。百。年。終。歸。闈。苑。是不。特。土。俗。罕。見。雖。神。仙。亦。不。識。也。土。建。宮。詞。云。太。儀。前。日。暖。房。來。囑。向。昭。陽。乞。藥。裁。粉。賜。一。窠。紅。踴。踴。謝。恩。未。了。秦。花。開。其。重。如。此。蓋。宮。禁。中。亦。鮮。云。

禮寺失職

唐開元中。封孔子為文宣王。顏子為文宣公。閔子至于夏。為侯。羣弟子為伯。本朝祥符中。進封公為國公。侯為郡公。伯為侯。紹興二十五年。太上皇帝御製贊七十五首。而有司但具唐典。故宸翰所標。皆用開元國邑。其大於考據如此。今當請而正之可也。紹興末。胡馬飲江。既而自斃。詔加封馬當。采石金山三水府。太常寺按籍係四字。三當加至六字。及降命至其處。廟令以舊告來。則已八字矣。遂即為。敬回新命。而別易二美名。以寵之。禮寺之失職類此。方完顏亮據淮上。予從樞密行府於建康。嘗致禱大江。能令虜不得渡者。當奉冊為帝。泊事定。朝廷許如約。來丞相漢章曰。四瀆當一體。獨帝江神。禮乎。予曰。慙。勸之道。人神一也。彼洪河長淮。受國家祭祀。血食。不為不久。當胡騎之來。如行枕席。唯大江滔滔天險。坐遏巨敵之衝。使其百萬束手。倒戈。

而退此其靈應隆現於河淮何如自五岳進冊之後今將廟陳果仁祠亦稱之江神  
之靈於是為不念矣宋公終以為不可亦僅改兩字吁可惜哉

徐凝詩

徐凝以瀑布界破青山之句東坡指為惡詩故不為詩人所稱說予家有集觀其  
餘亦自有佳處今漫紀數絕于此漢宮曲云水色簾前流玉霽越家飛燕待昭陽  
雲中舞罷蕭聲絕三十六宮秋夜長憶揚州云蕭娘殿下難勝淚梳眉眉頭易得愁  
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無賴是揚州相思林云遠客迷遊新道嶺每逢芳樹問芳名  
長林過是相思樹爭道愁人獨自看觀花云一樹梨花春向暮雲枝殘處怨風來明  
朝漸瘦無多去看到黃昏不欲回將歸江外辭韓侍御云一生所遇唯元白天下無  
人重布衣欲別朱門波先畫白頭游子白身歸皆有情致宜其見知於微之樂天也  
但俗子妄作樂天詩謬為賞激以起東坡之誦耳

梅花多橫

今人梅花詩詞多用多橫字蓋出柳子厚龍城驛所載趙師雄事然此實妄書或以  
為劉無官所作也其語云東方已白月為參橫且以冬半視之黃昏時參已見至丁  
亥則西沒矣安得將旦而橫乎秦少游詩月落參橫畫角哀暗香消盡令人老承此  
誤也唯東坡云紛紛初發月掛樹耿耿獨與參橫昏乃為精審老杜有城柳朝來客  
天橫醉後參之句以全篇攷之蓋初秋所作也

致仕之失

大夫七十而致事謂之得謝美名也漢章帝時廣德疏廣疏受或縣安車以示子孫  
費黃金以修君賜為榮多矣至於魏勝鄭弘輩亦詔策褒表即縣存問合於三代敬  
老之義本朝尤重之大臣告老必寵以東宮師傅侍從者又若免迎孫興李東之亦  
然宣和以前蓋未有既死而方乞致仕者南渡之後故實散亡於是朝奉武翼郎以  
上不以內外高卑率為此舉其最甚而無禮者羅章相輔臣考終於位其家發良即  
服降旨厚給賜既已闕日方且為之告廷出命諭書之中不免有親醫藥介壽康  
之語如奉太師方俟丞相陳魯公沈必先王時等鄭仲益是已其在外者非易責屬  
饒不復有請聞千百人中有一二焉則知與不知駭惜其死子弟游宦遠地往往飲  
泣不甯嗚呼命故及無事日不敢為之紹興二十九年予為吏部郎因輪對奏言  
乞令吏部立法自今日以往當得致仕恩澤之人物故者即以告所在州州上省部

然後美考其平生非有贖私過惡於武有累者輒官其後人若真能陳義引年或辭  
榮知止者乞厚其節禮以厲風俗賢於率天下為偽也太上覽奏欣納曰朕記得此  
事之廢方四十年當如卿語既下三省諸公多以為是而首相湯公獨難之其議  
遂寢今不復可正云

南班宗室

南班宗室自來只以本官奉朝請自隆興以後始帶官觀使及提舉今嗣濮王承陽  
思平安定王以下皆然非制也

省郎稱謂

除省郎者初降旨時但云除某部郎官蓋以知州資序者當為郎中不及者為員外  
郎及吏部擬告身細銜則始直書之其兼權者初云權某部郎官泊入銜及文書皆  
曰權員外郎已是他部郎中則曰權郎中至紹興末馮方以館職攝吏部彼為吳則  
擊銜曰兼權尚書吏部郎官予嘗叩其說馮曰所被省郎只言權郎官故不敢耳予  
曰省郎中豈有尚書二字乎馮無以對然訖不肯改自後相承效之至今告命及符  
牒所書亦云權郎官固已甚野至於尚左侍右之名遂入除目皆小吏不諳典故  
馴以效然書之記注為不美耳

水衡都尉二事

龔遂為渤海太守宣帝召之讓會王生願從遂不忍遂及引入宮王生隨後呼曰天  
子即問君何以治渤海宜曰皆聖主之德非小臣之力也遂更其言上果問以治狀  
遂對如王生言天子悅其有謀笑曰君安得長者之言而稱之遂曰乃臣職曾教成  
臣也上拜遂水衡都尉以王生為丞子謂遂之治郡功勳著明宣帝不以為貴而願  
悅其任獨乎宜其起王成勝東之偽也褚先生於史記中又載武帝時召北海太守  
有文學卒史王先生自請與太守俱太守入宮王先生曰天子即問君何以治北海  
令無盜賊君對曰何哉子曰選擇賢材各任之以其能實異等對不再王先生曰是  
自譽自伐功不可也願君對言非臣之刀盡陛下神靈威武所變化也太守如其言  
武帝大笑曰安得長者之言而稱之安所受之對曰受之文學卒史於是以太守為  
水衡都尉王先生為丞二事不應相類如此疑即龔遂而褚誤書也

程嬰杵臼

春秋於魯成公八年書晉殺趙同趙括於十年書晉景公卒相去二年而史記乃有

屠岸實欲滅趙氏。程嬰公孫杵臼共匿趙孤。十五年景公復立趙氏之說。以年世考之。則自同格死後。景公入卒。厲公立八年而弒。悼公立又五年矣。其乖妄如是。要杵臼之事。乃戰國俠士刺客所為。春秋時風俗無此也。元豐中。吳處厚以皇朝未立。上書乞立二人廟。詔未其。優加封爵。勅令河東路訪尋遺跡。得其家於絳州太平縣。詔封聖為成信侯。杵臼為忠智侯。廟食於絳。後又以為韓厥存趙。追封為公。三人皆以春秋初於詐德廟。且自晉景公至元豐千六百五十年矣。古先聖帝明王之墓尚不可考。區區二士。豈復有兆域所在乎。詩郡以朝命所訪。姑持他丘壠為之詞。以塞青耳。此事之必不然者也。處厚之書進御。即除將作丞。狃於出位豫言以得寵。遂有許蔡新州十詩之事。所獲幾何。貽笑無極。良哉。

戰國自取亡

秦以關中之地。日夜東獵六國。百有餘年。志禽滅之。雖云得地利。善為兵。故百戰百勝。以予考之。實六國自有以致之也。韓燕弱小。置不足論。彼四國者。魏以惠王而衰。齊以閔王而衰。楚以懷王而衰。趙以孝成王而衰。皆本於好兵貪地之故。魏承文侯武侯之後。表夏山河。大於三晉。諸侯莫能與之爭。而惠王數伐韓趙。志吞邯鄲。挫敗於齊。軍覆于死。卒之為秦所困。國日以蹙。失河西七百里。去安邑而都大梁。數世不振。訖於殄國。閔王承威宣之後。山東之建國莫強焉。而拒於枝宋之利。南侵楚。西侵三晉。欲并二周為天子。遂為燕所廢。雖稱田單之力。得復亡城。于孫沮。子子自保。終墮秦計。束手為虜。懷王貪商於六百里。受詐張儀。失其名都。喪其甲士。不能取信。身遭囚辱以死。趙以上黨之地。代韓受兵。利令智昏。輕用民死。同日坑於長平者過四十萬。毀於社稷為墟。卒不即亡。終以不免。此四國之君。苟為保境睦鄰。畏天自守。秦雖強大。豈能加我哉。

容齋隨筆

卷十

五

臨敵易將

臨敵易將。固兵家之所忌。然爭當審其是非。當易而不易。亦非也。秦以白起易王翳而勝趙。以王翳易李信而滅楚。魏公子無忌。勿晉鄙而勝秦將。豈不可易乎。燕以騎劫易樂毅而敗。趙以趙括易廉頗而敗。以趙意易李牧而滅。魏使入代信。後若將亦滅。將豈可易乎。

司空表聖詩

司空表聖詩。文高雅。有承平之遺風。蓋自列其詩之有得於文字之表者。

二十四韻。恨當時不識其妙。又云。表聖論其詩以為得味外味。如綠樹連村暗。黃花入夢稀。此句最善。又棋聲花院閑。晴影石壇高。吾嘗獨入白鶴觀。松陰滿地。不見一人。惟聞棋聲。然後知此句之工。但恨其寒儉有僧態。予讀表聖一為集。有與李生論詩一書。乃正坡公所言者。其餘五言句云。人家寒食月。花影午時天。雨微吟足。花落夢無慘。坡暖冬生笋。松涼夏健人。川明虹照雨。樹密鳥衝人。夜短猿悲。滅風和鶯。香靈馬色。經寒慘。鶻聲帶晚鐘。客來當意。花發過歌成。七言句云。孤嶼池痕春漲。瀉小欄花韻。午晴初。五更惆悵。迴孤枕。猶是殘燈照落花。皆可稱也。

漢丞相

漢丞相或終于位。或免就國。或免為庶人。或致仕。或以罪死。其復召用者。但為光祿大夫。或特進優游散秩。未嘗有除他官者也。御史大夫則闕為九卿將軍。至東漢則大不然。始於元武時。王梁罷大司空而為中郎將。其後三公去位。輒復為大夫列卿。如崔烈。歷司徒太尉之後。乃為城門校尉。其禮貌大臣之禮亦喪矣。

冊禮不講

唐封拜后妃。王公及贈官皆行冊禮。文宗大和四年。以度守司徒平章重事。度上表辭冊命。其言云。臣此官已三度受冊。有親面目從之。然則唐世以為常儀。辭者蓋鮮。唯國朝以此禮為重。自皇后太子之外。雖王公之貴。率一章乞免。即止。典禮益以不講。良為可惜。

容齋隨筆

卷十

六

容齋隨筆卷第十終

將帥貪功

以功名為心。貪軍旅之寄。此自將帥習氣。雖古來賢卿大夫。未有能知止自敏者也。廉頗既老。飯斗米肉十斤。被甲上馬。以示可用。致困郭開之口。終不得召。漢武帝大擊匈奴。李廣數自請行。上以為老。不許。良久。卒有東道失軍之罪。宣帝時。先零反。趙充國年七十餘。上老之。使丙吉問誰可將。曰。亡輪於老臣者矣。即馳至金城。圖上方畧。雖全師制勝。而禍及其子。元武時。五溪蠻夷。馬援請行。帝怒其老。未許。援自請曰。臣尚能放甲上馬。帝令試之。援據鞍顧盼。以示可用。帝笑曰。矍鑠哉。是翁也。遂用為將。果有壺頭之厄。李靖為相。以足疾就第。會吐谷潭寇邊。即往見房。喬曰。吾雖老尚堪一行。既平其國。而有高觀生誣罔之事。幾於不免。太宗將伐遼。召入謂曰。高麗未服。公亦有意乎。對曰。今疾雖衰。陛下誠不奪。病且瘳矣。帝憫其老。不許。郭子儀年八十餘。猶為關內副元帥。朔方河中節度。不求退身。竟為德宗冊罷。此諸公皆人傑也。猶不免此。况其下者乎。

漢二帝治盜

卷十一

漢武帝末年。盜賊滋起。大羣至數千人。小羣以百數。上使使者衣繡衣。持節虎符。發兵以與擊斬首。大部或至萬餘級。於是作沈命法。曰。羣盜起。不發覺。覺而捕捕滿品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其後小吏畏誅。雖有盜弗敢發。恐不能得。坐謀累府。府亦使不言。故盜賊寢多。上下相為匿。以避文法焉。元武時。羣盜處處並起。遣使者下郡國。聽羣盜自相糾捕。五人共斬一人者。除其罪。交難逗留。避故縱者。皆勿問。聽以禽討為效。其牧守令長。坐界內有盜賊。而不收捕者。及以畏怯捐城委守者。皆不以為負。但取獲賊多少為殿最。唯蔽匿者乃罪之。於是更相追捕。賊並解散。此二事均為治盜。而武帝之嚴。不若元武之寬。其效可睹也。

漢唐封禪

漢光武建武三十年。車駕東巡。羣臣上言。即位三十年。宜封禪泰山。詔曰。即位三十年。百姓怨氣滿腹。吾誰欺欺天乎。何事行七十二代之編錄。若郡縣遠道。吏上壽。咸稱虛美。必覓令屯田。從此羣臣不敢復言。後二年。上齋。及讀河圖會昌符。曰。赤劉之九。會命岱宗。感此文。乃詔梁松等。按索河圖雜文。官九世封禪書。卷。遂奏三十六事。於是求武帝元封故事。以三月行封禪禮。唐太宗貞觀五年。羣臣以四夷咸服。表請

封禪。詔不許。六年。復讀上曰。卿輩皆以封禪為帝王盛事。朕意不然。若天下久安。家給人足。雖不封禪。庸何傷乎。昔秦始皇封禪。而漢文帝不封禪。後世豈以文帝之賢。不及始皇邪。且事天掃地而祭。何必登泰山之顛。封數尺之上。然後可以展其誠敬乎。已而欲從其說。魏鄭公獨以為不可。發六難以爭之。至以謂虛名。而受實害。會河南北大水。遂寢。十年。復使房喬。裁定其禮。將以十六年二月。有事于泰山。會皇太子太微。而能于謂二帝皆不世出。感德之主。灼知封禪之非。形諸詔告。可謂著明。然不能幾時。自為翻覆。元武感於識記。太宗好大喜名。以今觀之。蓋所以累善政耳。

漢封禪記

應劭漢官儀。載馬第伯封禪儀記。正紀建武東封事。每稱天子為國家其似山勢峭峻。登涉勞困之狀。極工。予喜誦之。其畧云。是朝上山。騎行。往往遠峻。峭下。騎步。羣馬乍步。乍騎。且相半。至中觀。留馬。仰望天關。如從谷底。仰觀抗峯。其為高也。如視浮雲。其峻也。石壁竇。如無道徑。遠望其人。端如行朽。兀或為白石。或雲。久之。白者移過。樹。乃知是人也。殊不可上。四布。便卧石。上亦輟。看酒。履。處處有泉水。復勉強。相將行。到。天關。自以已至也。問道中人言。尚十餘里。其道旁山。仰視巖石。松樹。鬱鬱。蒼蒼。若在雲中。倪視。給谷。碌碌。不可見。丈尺。直上。七里。燠其羊腸。遙遙。名曰。環道。往往有絕索。可得而登也。兩從者。扶掖。前人相牽。後人見前人。履底。前人見後人。頂如畫。初上。此道。行十餘步。一休。稍疲。相倚。倚。五六步。一休。時。照。據。領地。不避。時。避。前有。燥地。目視。而兩脚。不隨。又云。封畢。詔百官。以次下。國家。隨後。道。進。小步。從。匍。匍。而上。起。近。炬。火。止。亦。輟。驛。步。從。驛。擊。大石。石聲。正。謹。但。雖。石。無。相。應。知。者。賜。不。能。已。口。不。能。點。明日。太醫。令。問。起居。國家。云。昨。上下。山。欲。行。迫。前。人。欲。休。則。後。人。所。踣。道。峻。危。險。國家。不。勞。又。云。東。山。名。曰。日。觀。鷄。一。鳴。時。見。日。始。破。出。長。三。丈。所。奉。觀。者。望。見。長。安。吳。觀。者。望。見。會。稽。周。觀。者。望。見。廣。凡。記。文。之。工。悉。如。此。而。未。嘗。見。稱。於。昔。賢。秦。吳。周。三。觀。亦。無。曾。用。之。者。今。應。劭。書。脫。畧。唯。劉。昭。補。注。東。漢。志。僅。有。之。亦。非。全。篇。也。

卷十一

楊廣卿

劉高錫有寄毘陵楊給事詩云。曾主魚書。觀刺史。今朝日請。左魚。青雲。直上。無多地。卻要。科。飛。取。勢。回。以其時考之。蓋楊廣卿也。按唐文宗大和七年。以李德裕為相。與之論朋黨事。時給事中楊廣卿。著。中。書。舍。人。張。元。夫。依。附。權。要。上。千。執。政。下。檢。有。司。上。聞。而。忌。之。於是。出。廣。卿。為。常州。刺史。漸。為。鄭。州。刺史。元。夫。為。汝。州。刺史。皆。李。

宗問名也。他日上復言及朋黨。宗問曰：臣素知之。故虞卿輩臣皆不與矣。官德裕曰：給事中尹書舍人非美官而何。宗問失色。然則虞卿之刺昆陵。乃為朝廷所逐耳。高錫猶以為自誇。詩人之言。渠可信哉。

屯蒙二卦

屯蒙二卦。皆二陽而四陰。屯以六二乘初九之剛。蒙以六三乘九二之剛。而屯之爻曰：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蒙之爻曰：勿用取女。見金夫。不有躬。其正邪不同如此者。蓋屯二居中得正。不為初剛所誘。而上從九五。所以為貞。蒙三不中不正。見九二之陽。悅而下從之。而舍上九之正應。所以勿用。士之守身居世。而擇所從所處。尚監茲哉。

漢誹謗法

漢宣帝詔。臣議武帝廟樂。夏侯勝曰：武帝竭民財力。魯秦亡度。天下虛耗。百姓流離。赤地數千里。亡德澤於民。不宜為立廟樂。於是丞相御史劾奏。勝非議詔書。毀先帝不道。遂下獄。擊。再更冬。會赦乃得免。章帝時。孔僂崔駰遊太學。相與論武帝始為天子。崇信聖道。及後恣己忘其前善。為鄉房生告其誹謗先帝。刺譏當世。下吏受訊。僂以書自訟。乃勿問。元帝時。賈捐之論珠崖事曰：武帝藉兵為馬。擢服夷狄。天下斷獄萬數。寇賊並起。軍旅數於。父戰死於前。子鬪傷於後。女子乘車。孩兒流於道。老母寡婦。飲泣巷哭。是皆靡地。秦大征伐不休之故也。考三人所指武帝之失。捐之言最切。而三帝或罪或否。豈非夏侯非議詔書。僂駰誹謗。皆漢法所禁。如捐之直指其事。則在所不問乎。

卷十一

三

賈誼上疏文帝曰：生為明帝。沒為明神。使廟成之。廟稱為太宗。上配太祖。與漢亡極。雖有愚幼不肖之嗣。猶得家業而安。植遺腹。朝委喪而天下不亂。又云：萬年之後。傳之老母弱子。此既於生時謀死。至云傳之老母。則是言其當終於太后之前。又曰：其嗣為愚幼不肖。可謂指斥。而帝不以為過。誼不以為疑。劉向上書成帝諫王氏事曰：王氏與劉氏且不並立。陛下為人子孫。守持宗廟。而今國祚移於外親。降為卑隸。縱不為卑。奈宗廟何。又云：天命所授者博。非獨一姓。此乃於國存時說亡語。而帝不以為過。向不以為疑。至乞援近宗室。雙於自售。亦不以為嫌也。兩人皆出於忠。精至誠。故盡言。痛忌諫。而不自覺。文帝以寬待下。聖德固顯。而成帝亦能容之。後世難及。

誼向解諫

東漢末。何進將誅宦官。白皇太后。太后悉罷中常侍。小黃門。使還里舍。張讓子熲。太后之妹也。讓向子熲叩頭曰：老臣得罪。當與新婦俱歸私門。唯受恩累世。今當違離宮殿。願復一入直。得暫奉養太后顏色。死不恨矣。子熲為言之。乃詔諸常侍皆復入直。不數日。進乃為讓所殺。卓卓隨以兵至。讓等雖死。漢室亦亡。北齊和士開。在武成帝世。各盡效國。及後主嗣立。宰相高歡與婁定遠。白胡太后。出士開為兗州刺史。後欲留士開。遣百口。徵守之以死。苦言之。士開載美女珠簾。略定遠曰：婁王力用為方伯。今

也。

小貞大貞

人君居尊位。倒持太阿。政令有所不行。德澤有所不下。身為寄坐。受人指麾。危亡之形。且立至矣。故易有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之戒。請當以漸而正之。說者多引魯昭公。高貴卿公為此。予謂此自係一時國家之隆替。若身之禍福。蓋有剛決而得志。隱忍而危亡者。不可一概論也。漢宣帝之誅霍光。和帝之誅竇憲。桓宗之誅梁冀。魏孝莊之誅爾朱榮。剛決而得志者也。魯昭公之討季氏。齊簡公之謀田常。高貴卿公之討司馬昭。晉元帝之征王敦。唐文宗之誅宦者。路王之從石敬瑭。漢隱帝之殺郭威。剛決而失者也。若齊鬱林王。知鸞之異志。欲取之而不能。漢獻帝。知曹操之不臣。欲圖之而不果。唐昭宗。知朱溫之必篡。欲殺之而不克。皆剛以及亡。雖欲小正之。豈可得也。

唐詩戲語

士人於棋酒間。好稱引戲語。以助譁笑。大抵皆唐人詩。後生多不知所從出。漫識所記憶者於此。公道世間。惟白髮。買人頭上不曾餘。杜牧送隱者詩也。因過竹院逢僧話。又得浮生半日閒。李涉詩也。只恐為僧惜不了。為僧得了盡輸僧。啼得血流無用處。不如戴口過殘春。杜荀鶴詩也。數聲風笛離亭晚。君向瀟湘我向秦。鄭谷詩也。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來明日愁。勸君不用分。明語。語得分明出轉難。自家飛絮猶無定。爭解垂絲絆路人。明年更有新條在。挽亂春風早未休。采得百花成蜜後。不知辛苦為誰甜。羅隱詩也。高駘在西川。翠城樂。朝廷疑之。使鎮荆南。作懸筆詩。以見意曰：昨夜爭聲響碧空。宮商信任往來風。依稀似曲才堪聽。又被吹將別調中。今人亦好引此句也。

卷十一

四

何進高歡

東漢末。何進將誅宦官。白皇太后。太后悉罷中常侍。小黃門。使還里舍。張讓子熲。太后之妹也。讓向子熲叩頭曰：老臣得罪。當與新婦俱歸私門。唯受恩累世。今當違離宮殿。願復一入直。得暫奉養太后顏色。死不恨矣。子熲為言之。乃詔諸常侍皆復入直。不數日。進乃為讓所殺。卓卓隨以兵至。讓等雖死。漢室亦亡。北齊和士開。在武成帝世。各盡效國。及後主嗣立。宰相高歡與婁定遠。白胡太后。出士開為兗州刺史。後欲留士開。遣百口。徵守之以死。苦言之。士開載美女珠簾。略定遠曰：婁王力用為方伯。今



當述出願得一辭觀二宮定遠許之士間由是得見太后及帝進說曰臣出之後必有大變今已得入復何所慮於是出定遠為青州而殺敵後二年士間雖死齊室亦亡嗚呼存任之難去久矣何進高歡不惜殞身破家為漢齊社稷計而張讓士間以談笑一言變如反掌思良受禍宗廟為墟乃知背骨應疽決之不可不速虎狼在冢養之則自貽害可不戒哉

南鄉錄史

金石刻有晉南鄉太守司馬整碑其陰刻錄史以下姓名合三百五十一議曹祭酒十一人據二十九人諸曹錄史書佐循行幹百三十一人從錄位者九十六人從史位者三十一人部曲督將三十六人其冗如此以晉史考之南鄉本南陽西界魏武平荆州始分為郡至晉泰始中所管八縣才二萬戶耳而錄史若是之多據史既然吏士又可知矣民力安得不困哉整乃宗室安平王子之孫也

漢景帝忍殺

漢景帝恭儉愛民上稽文帝故亦稱為賢君考其天資則刻戾忍殺之人耳自在東宮時因博戲殺吳太子以起老溝之怨即位之後不思罪己一旦於三郎中而削其

容齋隨筆

卷十一

五

二以速兵端正信用龜鏡付以國事及爰茲之說行但請斬錯而已帝今有司劾錯以大逆遂父母妻子同產皆棄市七國之役下詔以深入多殺為功此三百石以上皆殺無有所置敢有議詔及不如詔者皆要斬周亞夫以功為丞相坐爭封匈奴降將事病免心惡之賜食不置箸叱之使起昧於敬禮大臣之義卒以非罪置之死悲哉先武遺馮異征赤眉救之曰征伐非必暮地屠城要在平定安集之耳諸將非不健聞然好虜掠卿本能御吏士念自修效無為郡縣所苦先武此言視景帝詔書為不侔矣

燕昭漢先武之明

樂毅為燕破齊或說之昭王曰齊不下者兩城耳非其力不能拔欲久仗兵威以服齊人南面而王耳昭王新言者遣使立毅為齊王毅惶恐不受以死自誓馮異定關中自以久在外不自安人有章言異威權至重百姓歸心號為成陽王先武以章示異異上書謝詔報曰將軍之於國家恩猶父子何嫌何疑而有懼意及異破虜莫諸將破分其功豐書請大司馬以下稱異功若丘山今人咸知毅異之為名將然非二君之明必因隄口矣田單復齊國信陵君敗秦兵陳湯誅郅支屢破黃巾鄒父平

蜀王潘平吳謝安御符鑿慕容垂控桓溫史萬歲破突厥李靖滅吐谷渾郭子儀李光弼中興唐室李晟復京師皆有大功於社稷率為說人所忌或至殺身區區庸主不足責唐太宗亦未能免管管青蠅亦可畏哉

周南召南

毛詩序曰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鶴鳴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召公周南召南正始之道據文義周公召公二公字皆合為南字則與上下文相應蓋簡策誤耳王者之風恐不當繫之周公而先王之所以教又與召公自不相涉也

易中爻

易繫辭云雜物撰德辨是與非則非其中又不備中爻者謂二三四及三四五也如坤坎為師而六五之爻曰長子帥師以正應九二而言蓋指二至四為震也坤艮為謀而初六之爻曰用涉大川蓋自是而上則六二九三六四為坎也歸妹之六五曰帝乙歸妹以下配九二而言蓋指震也而泰之六五亦曰帝乙歸妹固亦下配九二而九三六四六五蓋震體云他皆類此

容齋隨筆

卷十一

六

容齋隨筆卷第十一終

利涉大川

易卦辭稱利涉大川者七。不利涉者一。又辭稱利涉者二。用涉者一。不可涉者一。需訟未濟。指坎體而言。益中孚。指巽體而言。洪指坎巽而言。蓋坎為水。有大川之象。而巽為木。木可為舟楫。以濟川。故益之象曰。木道乃行。中孚之象曰。乘木舟虛。洪之象曰。乘木有功。又舟楫之利。實取諸決。正合二體以取象也。謙蓋則中。又有坎。同人。大畜。則中。又有巽。頤之反對大過。方有巽體。五去之遠。所以言不可涉。上則變而之對卦。故利涉云。

尤武章馮衍

漢室中興。固皆尤武之功。然更始既即天子位。尤武受其爵秩。北面為臣矣。及平王郎。定河北。詔令罷兵。辭不受召。於是始貳焉。更始方困於赤眉。而尤武殺其將。謝躬。苗。曾。取洛陽。下河東。翻為腹心之疾。後世以成敗論人。故不復議。予謂尤武知更始不材。必敗大業。遂取順守。尚為有辭。彼絕水馮衍。始堅守并州。不肯降下。聞更始已亡。乃罷兵來歸。曰。誠慙以其眾幸富貴。其忠教之節。凛然可稱。尤武不能顯而用之。容得隨筆 卷十一

恭願議蕭望之

弘恭石顯。議蕭望之於牢獄。漢元帝知其不肯就吏。而訖可其奏。望之果自殺。帝召顯等。問以議不詳。皆免冠謝。乃已。王氏五侯。皆帝內街之一。且赫怒。詔尚書奏。誅薄昭。昭故事。然特欲惡之。實無意。謀也。實憲侍官。掖聲勢。奪公主園。章帝切責。有孤雛腐鼠之比。然竟不絕其罪。三君之失政。前史固深譏之矣。司馬公謂元帝始疑望之不肯就獄。恭願以為必無憂。其欺既明。終不能治。可謂易欺而難寤也。子謂師傳大臣。進退罪否。人主當決之於心。何為謀及宦者。且望之先時已嘗下廷尉矣。使其甘於再辱。忍耻對吏。將遂以恭願之議為是耶。望之死與不死。不必論也。成帝委政外家。先漢願覆。章帝仁慈無斷。後漢遂廢。皆無足竟。

龍錯張湯

龍錯為內史。言事輒聽。幸傾九卿。及為御史大夫。權任出丞相右。張湯為御史。每朝奏事。國家用日。水相取充位。天下事皆決湯。新望之為御史。意輕丞相。適之無禮。三人者。賢否雖不同。然均為非諛。各以他事至死。抑有以致之邪。

逸詩書

逸書逸詩。雖篇名或存。既亡其辭。則其義不復可考。而孔安國注尚書。杜預注左傳。必欲強為之說。書洎作。注云。言其治民之功。答單作明居。注云。答單主土地之官。作明居民法。左傳國子賦。魯之采矣。注云。義取實氏以安諸侯。若魯之御剛焉。如此之類。予頃教授福州。日。林之奇。少穎為書學論。講帝麓下土。數語曰。知之為知之。免典與典之所以可言也。不知為不知。九共業欲。畧之可也。其說最純。明可嘉。林君有書解行於世。而不載此語。故為表出之。

刑罰四卦

易六十四卦。而以刑罰之事著於大象者。凡四焉。噬嗑曰。先王以明罰勅法。豐曰。君子以折獄致刑。賁曰。君子以明庶政。無敢折獄。旅曰。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噬嗑旅上卦為離。豐賁下卦為離。離明也。聖人知刑獄為人司命。故設卦觀象。必以文明為主。而後世付之文法。俗吏何邪。

巽為魚

易卦所言魚。皆指巽也。始卦巽下乾上。故九二有魚。九四無魚。井內卦為巽。故二有射射之。中孚外卦為巽。故曰豚魚吉。剝卦五陰而一陽。方一陰自下生。變乾為姤。其下三爻。乃巽體也。二陰生而為遯。則六二九三九四。乃巽體。三陰生而為否。則六三九四九五。乃巽體。四陰生而為觀。則上三爻。乃巽體。至五陰為剝。則巽始亡。故六五之爻辭曰。貫魚。蓋指下四爻。皆從巽來。如魚駢頭而貫也。或曰。說卦不言巽為魚。今何以知之。曰。以類而知之。說卦所不該者多矣。如長子長女。中女少女。見於震巽。離兌中。而坎艮之下。不言為中男為少男之類。他可推也。

三省長官

中書尚書令。在西漢時為少府官。漢興。與太官湯官。上林諸令。品秩各等。侍中但為加官。在東漢亦屬少府。而秩稍增。尚書令為千石。然銅印墨綬。雖居幾要。而去公卿甚遠。至或出為縣令。魏晉以來。漢以華重。唐初遂為三省長官。居真宰相之位。猶列三品。大歷中。乃升正二品。入國朝。其位益尊。敘班至在太師之上。然只以為親王及使相兼官。無單拜者。見任宰相。帶侍中者。才五人。范魯公質。趙韓王普。丁晉公。謂馮魏公。拯。韓魏王琦。尚書令又最貴。徐宗王外。不以假人。趙韓王韓魏王始。贈真令。韓公官止司徒。及贈尚書令。乃認自今。更不加贈。蓋不欲以三師之官。替其稱也。政和初。



蔡京改侍中書令為左輔右弼而不置尚書令以為太宗皇帝曾任此官殊不知乃唐之太宗為之故郭子儀不敢拜非本朝也

王珪李靖

杜子美送重表姪王評事詩云我之曾老姑爾之高祖母爾祖未顯時歸為尚書卿隋朝大業末房杜俱交友長者來在門荒年自餬口家貧無供給客位但箕帚俄頃羞煙珍寂寥人散後云云上云天下亂宜與英俊厚向竊覓數公經綸亦俱有次問最少年此輩十八九子等成大名皆因此人手下云風雲合龍虎一吟吼願展丈夫雄得醉兒女醜秦王時在坐真氣驚尸魄及身負龍初尚書踐台斗夫人常扇輿上殿稱萬壽至尊均嫂叔盛事垂不朽觀此詩疑指王珪珪相唐太宗贈禮部尚書然細考其事大不與史合蔡條詩話引唐書列女傳云珪母盧氏識房杜必貴質之此詩則珪母乃杜氏也桐江詩話云不特不姓盧乃珪之妻非母也予按唐列女傳元無此事珪傳末只云始隱居時與房玄齡杜如晦善二人過其家母李窺之知其必貴蔡說妄云有傳又誤以李為盧皆不足辨但唐高祖在位日太子建成與秦王不睦以權相傾珪為太子中允說建成曰秦王功蓋天下中外歸心殿下但以長年位

卷十二

三

居東宮無大功以鎮服海內今劉黑闥散亡之餘宜自擊之以取功名建成乃請行其後楊文幹之事起高祖責以兄弟不睦歸罪珪等而流之太宗即位乃召還任用久之雲近臣於丹青殿長孫無忌曰王珪魏徵皆為仇讎小謂今日得同此案上曰珪徵盡心所事我故用之然則珪與太宗非素交明矣唐書載李氏事亦采之小說恐未必然而杜公稱其祖姑事不應不實且太宗時宰相無姓王者真不可曉也又有杜光庭虬鬚客傳云隋煬帝幸江都命楊素留守西京李靖以布衣往謁稱其一鼓道過其人與俱至太原因劉文靜以見州將之子言其真矣主頓家資與靖使助創業之舉即太宗也按史載唐公李突厥靖察有非常志自因上意變後高祖定京師時斬之而止必無先識太宗之事且煬帝在江都時楊素死已十餘年矣此一傳大抵皆妄云

虎變

黃魯直宿舒州太湖觀音院詩云汲汲寒泉屈伐燭古松根相成莫浪出月黑虎變

必昏黑控突愛人屋壁列樹白桃雙馬橋實以竹示式遠為與虎近混淆乎無良賓客其詩句有云藉汝跨小籬乳獸待人肉虎穴連里閭久客懼所觸乃知魯直用此序中語然杜公在夔府所作詩所謂乘人者述其土俗耳本無抵觸之義魯直蓋誤用之又寺齋睡絕句云人言九事八為律僕有江船吾欲東按主父僊傳上書言九事其八事為律令一事諫伐匈奴謂八事為律令而言則為字當作去聲讀今音直似以為平聲恐亦誤也

曹操用人

曹操為漢鬼域君子所不道然知人善任使實後世之所難及荀或荀攸郭嘉皆腹心謀臣共濟大事無特譽說其餘智效一官權分一郡無小無大卓然皆稱其職恐關中諸將為害則屬司隸校尉鍾繇以西冀而馬騰韓遂連子入侍當天下亂難諸軍乏食則以糜飯任峻建立屯田而軍國饒裕遂至羣雄欲復盟官之利則使衛觥鎮撫關中而諸將服河東未定以杜襲為太守而衛國范先東乎禽殺并州初果以梁習為刺史而邊境肅清揚州陷於孫權獨有九江一郡付之劉馥而思化大行馮翊困於鄴益付之鄭潭而民安寇滅代郡三軍子恃力驕恣震潛單車之郡而單于

卷十二

四

警服方得漢中命杜襲督留事而百姓自樂出從於洛鄴者至八萬口方得馬越之兵聞當發從驚駭欲變命趙儼為護軍而相率還降致於東方者亦二萬口凡此十卷其為利益不大哉張遼走孫權於合肥郭淮拒蜀軍於陽平徐晃卻關羽於樊皆以少制眾分方面憂操無敵於建安之時非幸也

漢士擇所從

漢自中平黃巾之亂天下震擾士大夫莫不擇所從以為全身遠害之計然非豪傑不能也荀彧少時以潁川四戰之地勸父老亟避之鄉人多懷土不能去或獨舉宗族往冀州表紹待以上賓之禮或度紹終不能定大業去而從曹操其鄉人留者多為賊所殺表紹遣使迎汝南士大夫和洽獨往荆州劉表以上賓待之洽曰所以不從本初避爭地也留世之主不可曠近久而不去曉恩將興汝南之武陵其留者多為表所害曹操拔兗州陳留太守張邈與之親友即士高柔獨以為違必乘間為變平鄉人啟避之眾皆以曹張相親不然其言柔舉家適河北遷果叛操郭嘉初見表紹謂其謀臣平評等曰智者若於量主表公多端寡要好謀無決難與共濟大難吾將更舉以表主子盡去乎評等曰表氏今最強去時何之嘉不復言遂去依曹操操

召見與論天下事。出曰：真吾主也。杜襲趙儼繁致亂荆州，致數見奇於表。襲曰：所以俱來者，欲全身以待時耳。子若見能不已，非吾徒也。及天子都許，備曰：曹鎮東必能濟華夏，吾知歸矣。遂詣孫。河間邢顛在無繇，問孫定冀州，謂曰：聞曹公法令嚴，民厭亂矣。亂極則平，請以身先。遂裝還鄉里。時曰：顛天民之先覺者也。孫策定丹陽，呂範請督領都督，策曰：子衡已有大衆，豈宜復屈小職。範曰：今捨本土而託將軍，者欲濟世務也。督猶同舟涉海，一事不平，即俱受其敗。此亦範計，非但將軍也。策從之。周瑜聞策聲問，便推結分好。及策卒，權立，瑜請權可與共成大業，遂委心服事焉。諸葛亮在襄陽，劉表不能起，一見劉備，事之不疑。此諸人識見如是，安得困於亂世哉。

### 劉公榮

王戎詰阮籍時，兖州刺史劉昶字公榮在坐。阮謂王曰：偶有二斗美酒，當與君共飲。彼公榮者無預焉。二人交觴酬酢，公榮遂不得一杯。而言語談戲，三人無異。或有問之者，阮曰：勝公榮者，不得不與飲酒，不如公榮者，不可不與飲酒。唯公榮可不與飲酒。此事見戎傳，而世說為詳。又一事云：公榮與人飲酒，雜穢非類，人或譏之，答曰：勝未許飲，頭拜東野，徒言共飲勝公榮，蓋用前事也。

### 元豐官制

元豐官制初成，欲以司馬公為御史大夫，又將俟建儲時以公及呂申公為保傅。元祐初，起文潞公於既老，議處以待中，中書令。為言者所攻，乃改平章軍國重事。自後習以為制，不復除此等官。以謂前無故事，其實不然也。紹興二十五年中，批右正言張扶除太常卿，執政言自來太常不置卿，遂改宗正。復言之，乃以為國子祭酒。近歲除莫濟秘書監，濟辭避累日，然後就職。已而李燾陳騫鄭丙皆為之，均曰：職事官何不可除之有。

### 耳餘表劉

張耳陳餘少時為刎頸交，其後爭權，相與致死地而不厭。蓋勢利之極，其究必然。韓馥舉冀州以迎袁紹，而終以懼死，劉璋開門延劉備，坐失益州，覆讓提兵授李嚴，而舉族不歸。蜀末北以六鎮之眾付苻嵩，而卒斃於敵手。紹密殺忘其所自，不足深責。

孰謂空德之長者而忍為此邪。

### 周漢存國

周之初，諸侯千八百國，至赧王之亡，所存者才八國耳。七戰國與衛也。然趙魏韓魏分晉而立，齊田氏代姜，而與其有土各不及二百年，俱非舊邦。秦始皇乃呂氏子，楚幽王乃黃氏子，所謂贏羊之先，當不敬非類，然則惟燕衛二姬姓存，而衛至胡亥世乃絕。若以為召公康叔之德，則周公豈不及乎。漢列侯八百餘人，及光武而存者，平陽延平富平三侯耳。建平以先降梁王，永奪有創業之功。若安世則湯子也，史稱其推賢揚善，固宜有後。然輕重其心，殺人亦多矣。獨無餘族乎。漢侯之在王莽朝，皆不奪國。光武乃但許宗室復故，餘皆除之。雖爵侯亦不紹封。不知曹張兩侯何以能獨全也。

### 曹操殺楊修

曹操殺楊修之後，見其父彪問曰：公何瘦之甚。對曰：愧無日磔先見之明，猶使老牛致績之愛，操為之改容。古文苑載操與彪書數修之罪，以為恃豪父之勢，每不與吾同儂。時延足下尊門大累，便令刑之。且贈彪錦裘二領，八節角桃杖一枝，青犢牛二頭，八百里驃馬一匹，四望通橋七香車一乘，驅使二人。又遺其妻裴氏，有心青皮行軍法，以衣服文錦房子官錦香車送之。彪及妻夫人皆答書引愆致謝。是時漢室將亡，政在曹氏，表公四世宰相，為漢宗臣，固操之所忌，彪之不死其手幸矣。嗚呼！危哉。

### 古人重國體

古人為邦，以國體為急。初無小大強弱之異也。其所以自待，及以之待人，亦莫不然。故執言修辭，非賢大夫不能盡。楚申舟不假道於宋而聘齊，宋華元止之曰：過我而不假道，鄙我也。鄙我亡也。設其使者必伐我，我亦亡也。亡一也。乃殺之。及楚子圍宋既急，猶曰：城下之盟，有以國體不能從也。鄭三卿為盜所殺，餘蓋在宋，鄭人納賂以請之。師慧曰：以千乘之相，易淫樂之贖，宋無人焉。故也。子罕聞之，固請而歸其賂。晉韓宣子有環在鄭，商謁諸鄭伯，子產弗與。曰：大國之求，無禮以斥之，何譽之有。吾且為鄭也。則失位矣。若大國令而共無藝，鄭鄙也。亦弗為也。晉合諸侯于平丘，子產爭貢賦之，次子大叔咎之。子產曰：國不親亦陵，何國之為。鄭如偃娶于晉，偃卒，鄭人舍其子而立其弟。晉人來問，子產對客曰：若寡君之二三臣，其即世者，晉大夫而

專制其位。是晉之驛郵也。何國之為。楚囚鄭印。蓋父獻于秦。鄭以貨請之于產。曰。不獲受楚之功。而取貨于鄭。不可謂國。秦不其然。若曰。鄭國微君之惠。楚師其猶在。厥邑之城下。弗從。秦人不于更幣。從于產。而後獲之。請此數事。知春秋列國各數百年。其必有道矣。

諛說之難

諛非作說難。而死於說難。蓋諛說之難。自古以然。至於知其所說。迎而拒之。然卒至於言聽而計行者。又為難而可喜者也。秦穆公執晉侯。晉侯飴甥往會盟。其為晉游說。無可說者。秦伯曰。晉國和平。對曰。不和。小人曰。必報晉。君子曰。必報德。秦伯曰。國謂若何。曰。小人謂之不免。君子以為必歸。以德為怨。秦不其然。秦遂歸晉侯。秦伐趙。趙求救於齊。齊欲長安君為質。太后不肯。曰。復言者老婦必唾其面。左師觸龍願見。后盛氣而脅之入。知其必用此事來也。左師徐坐問后體所苦。繼乞以少子補黑衣之缺。后曰。丈夫亦愛憐少子乎。曰。甚於婦人。然後及其女燕后。乃極論趙王三世之子孫無功而為侯者。禍及其身。后既寤。則言長安君何以自託於趙。於是后曰。恣君之所使。長安遂出質。范雎見諛於秦。秦澤入秦。使人宣言感怒。雖曰。燕客秦澤。天下辨士也。彼一見秦王。必奪君位。雖曰。百家之說。吾既知之。眾口之難。吾嘗懼之。是惡能奪我位乎。使人召澤。謂之曰。子宣言欲代我相。有之乎。對曰。然。即引商君吳起大夫種之事。雖知澤欲因己以說。諛曰。殺身成名。何為不可。澤以身名俱全之說。誘之。極之以閔天周公之忠。聖令秦王不倍功臣。不若秦孝公楚越王。雖之攻。不若三子。勸其歸相印。以讓賢。雖昧然失其宿怒。忘其故辯。敬受命。延入為上客。卒之代為秦相者澤也。秦始皇遷其母。下令曰。敢以太后事諫者殺之。死者二十七人矣。茅焦請諫。王召獲將亨之。焦數以策紂狂悖之行。言未絕口。王母子如初。呂甥之言出於義。左師之計伸於愛。蔡澤之說激於理。若茅焦者。真所謂劇虎牙者矣。范雎親困穰侯而奪其位。何遽不如澤說。彼此一時也。

韓魏劉璋

韓魏以冀州迎東紹。其傳狀武關。紀李歷趙浮程法。等諫止之。魏不聽。紹既至。數人皆見殺。劉璋迎劉備。王薄黃權。王累。名將楊懷高沛止之。璋遂權。不納其言。二將後為備所殺。王浚受石勒之詐。督護孫綽及將佐皆欲拒勒。浚怒。欲斬之。果為勒所殺。武純懷沛諸人。謂之忠於所事可矣。若云擇君則未也。嗚呼。生於亂世。至死不覺。可不謂賢矣乎。

蕭房知人

漢祖至南鄭。韓信亡去。蕭何自追之。上罵曰。諸將亡者以十數。公無所追。追信詐也。

何曰諸將易得。至如信國士亡。雙必欲爭天下。非信無可與計事者。乃拜信大將軍。滅漢業。唐太宗為秦王時。時多外邊王患之。房喬曰。去者雖多。不足存社。如海王位才也。王必欲經營四方。捨如海無共功者。乃表留蕭何。遂為名相。二人之去留。係興替治亂如此。蕭房之知人。所以為莫及也。樊噲從高祖起豐沛。勸霸王之還解。門之危。功亦不細。而韓信羞與為伍。唐僉賢太宗建大業。發蕭津之謀。定安厥之計。非庸臣也。而李靖以為不足惜。蓋以信靖而視會倫。猶蕭蕭之與狸狴耳。帝王之功。非一士之器。必待將如韓信。相如杜公。而後用之。不亦難乎。惟能賞蕭房於唯唯中。拔茅彙進。則珠玉無蹊而至矣。

俞似詩

英州之北三十里。有金山寺。予嘗至其處。見法堂後壁題兩絕句。僧云。廣州鈴轄會似之妻趙夫人所書。詩句洒落不凡。而字畫徑四寸。道健類薛稷。極可喜。數年後。又過之。僧空無人。壁亦剝地。猶能追憶其識。為紀於此。其一云。莫道驕鷹能一叫。將軍誰志滅匈奴。年來萬事仄人意。只有看山眼不枯。其二云。傳食膠膠後擾聞。林泉高步未容攀。興來尚有平生履。管領東南到處山。蓋似所作也。

吳激小詞

先公在燕山。赴北人張總侍御家集。出侍兒依酒中。有一人意狀推抑可憐。叩其故。乃宣和殿小宮姬也。坐客翰林直學士吳激賦長短句紀之。聞者揮涕。其詞曰。南朝千古傷心地。還唱後庭花。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向誰家。恍然相遇。仙姿勝雪。宮髻堆鵲。江州司馬。青衫濕淚。同是天涯。激字彥高。宋元章塔也。

君子為國

傳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古之為國。言辭抑揚。幸以有人。無人占輕重。晉以詐取士。會於秦。繞朝曰。子無謂秦無人。吾謀適不用也。楚子反曰。以區區之宋。猶有不欺人之臣。可以楚而無子。宋受鄭患。鄭師患曰。宋必無人。魯盟臧紇之罪。紇曰。國有人焉。賈誼論匈奴之變。每曰。倒懸如此。莫之能解。猶謂國有人乎。後之人不能及此。然知敵之不可犯。猶曰。彼有人焉。宋未可圖也。一士重於九鼎。豈不信然。

兌為羊

兌為羊。易之稱羊。首凡三卦。共之九四曰。羊悔亡。歸妹之上六曰。士刲羊無血。皆兌也。大壯內外卦為震與乾。而三爻皆稱羊者。自復之一陽推而上之。至二為臨。則

兌體已見。故九三曰。羝羊觸藩羸其角。言三陽為泰而消兌也。自是而陽上進。至於乾而後已。六五喪羊于易。謂九三九四六五為兌也。上六復觸藩不能退。蓋陽方決。豈容上兌儼然乎。九四中爻亦本兌。而云不羸者。賴震陽之壯耳。

晏子揚雄

齊莊公之難。晏子不死不亡。而曰君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若為己死而為己亡。非具私暱誰敢任之。及崔杼慶封盟國人曰。所不與崔慶者。晏子歎曰。嬰所不唯忠於君利社稷者。是與。有如上帝。晏子此意。正與豫子所言。眾人遇我之義。同。特不以身殉社公耳。至於毅然據正。以社稷為辭。非豫子可此也。揚雄仕漢。親臨王莽之變。退託其身於列大夫中。不與高位者同其死。抱道沒齒。與晏子同科。世儒或以劇秦美新。賤之。是不然。此雖不得已而作也。夫誦述新莽之德。止能美於暴秦。其深意固可知矣。序所言配五帝。冠三王。開闢以來未之聞。宜以戲弄爾。使雄善為說。位。撰符命。稱功德。以邀爵位。當與國師公同列。豈固窮如是哉。

一以貫之

一以貫之之語。聖賢心學也。夫子以告曾子于貢。而學者猶以為不同。尹彥明曰。子貢之於學。不及曾子也如此。孔子於曾子。不待其問而告之。曾子復深喻之曰。唯。至於子貢則不足以知之矣。故先發多學而識之之問。果不能知之。以為然也。又復疑其不然。而請焉。方告之曰。子一以貫之。雖聞其言。猶不能如曾子之唯也。范滂父亦曰。先攻子貢之失。而後語以至。曾子竊以為二子皆孔門高弟也。其聞言而唯與夫聞而不復問。皆已默喻於言意之表矣。世儒所以卑子貢者。為其先然多學而識之之旨也。是殆不然。方聞聖言如是。遽應曰否。非弟子所以敬師之道也。故對曰然。而即繼以非與之詞。宜為不能知乎。或者至以為孔子擇而告參。豈非餘人所得聞。是又不然。顏氏之子。冉氏之孫。豈不足以語此乎。曾子於一唯之復。適門人有問。故發其忠恕之言。使子貢是時亦有從而問者。其必有以詔之矣。

曹潛倭倭

曹操以愛潛為代郡太守。服烏丸三單于之亂。後召潛還。美其治代之功。潛曰。潛於百姓雖寬。於諸胡為峻。今雖者必以潛為治。過嚴而事加寬。彼素驕恣。過寬必弛。既弛又將編之以法。此怨叛所由生也。以勢料之。代必復叛。於是操深悔。遂潛之。後數十日。單于反。問果至。元鏡以陸侯為廣荒鎮將。高車諸夷。訟侯嚴急。無恩。復

請前鎮將即孤魏使孤代俸俟既至言曰不過期年即孤必敗高車必叛世祖切責之明年諸侯果叛孤而帝召侯問曰何以知其然侯曰高車不知上下之禮故臣制之以法使知分限而諸侯弗訟臣無恩稱孤之美孤獲運鎮悅其稱舉專用寬恕待之無禮之人易生驕慢必將復以法裁之眾心怨懟必生禍亂矣帝然之裴潛陸侯可謂知為治之道矣即于成子大叔曰惟有德者能以寬服人其次莫如猛大叔不忍猛而寬是以致徒荷之盜故孔子有寬猛相濟之說烏凡高車不知禮法衆陸先之以威使其久而服化必漸施之以寬政矣後之人讀紙上語專以鷹擊毛舉為治而不思政弊之術無問華夷吾見其敗也

拔亡為存

燕樂殺伐齊下七十餘城所存者唯莒即墨兩城耳賴田單之力齊復為齊尺寸之土無所失曾孫牧兗州州叛迎呂布郡縣八十城皆應之唯鄆城范東阿不叛賴荀彧程昱之力卒全三城以待操州境復安古之人拔亡為存轉禍為福如此多矣嗚呼康建炎間國家不競秦魏齊韓之地名都大邑數百而為戎越五十年矣以今學古豈曰無人乎哉

孫吳四英將

孫吳奄有江左元衡中州固本於策權之雄焉然一時英傑如周瑜魯肅呂蒙陸遜四人者真所謂社稷心膂與國為存亡之臣也自古將帥未嘗不於能自賢疾勝已者此諸賢則不然孫權初掌事肅欲北還瑜止之而薦之於權曰肅才宜佐時當廣求其比以成功業後瑜臨終與權腹曰魯肅忠烈臨事不苟若以代瑜死不朽矣肅遂代瑜典兵呂蒙為焉陽令肅見之曰卿今者才畧非復吳下阿蒙遂拜蒙母結友而別蒙遂亦代肅蒙在陸口稱疾遜權問誰可代者蒙曰陸遜意思深長才堪負重觀其規慮終可大任無復是過也遂遂代蒙四人相繼居西邊三四十十年為威名將曹操劉備關羽皆為所挫雖更相汲引而孫權委心聽之吳之所以為吳非偶然也

東坡羅浮詩

東坡遊羅浮山作詩示叔黨其末云旬書從我盡歸去奉仙正草新宮銘汝應奴隸蔡少霞我亦李孟山玄卿坡自注曰唐有夢書新宮銘者云紫陽真人山玄卿撰其畧曰良常西麓原澤東池新宮宏宏崇軒嶽嶽又有蔡少霞者夢人遺書碑銘曰公昔乘魚車兮履瑞雲躡空仰造綺輪輪囷其末題云五雲宮閣史蔡少霞書予按唐

小說薛用弱集異記載蔡少霞夢人召去今書碑題云蒼龍溪新宮銘紫陽真人山玄卿撰其詞三十八句不闕有五雲閣史之說魚車瑞雲之語乃逸史所載陳幼霞事云蒼龍溪主歐陽某撰蓋公誤以幼霞為少霞耳玄卿之文嚴整高妙非神仙中人秘叔夜李太白之流不能作今紀于此云良常西麓原澤東池新宮宏宏崇軒嶽嶽離城盤壁鏗檀珠翠碧瓦鱗差瑤階防蔽閣寂瑞瑞樓橫祥雲騎騰昌明捧闌珠樹規連玉泉炬波靈輿遊集聖日俯晰太上游儲無極便闕百神守護諸真班列仙翁鶴立道師水澤飲玉成漿饌瓊為屑桂旗不動蘭幄牙設妙樂競奏流鈴闌發天籟虛徐風簫冷激鳳歌諧律鶴舞會舞三變玄雲九成絳雲易遷徒謠童初詎說如毀乾坤自有日月清甯二百三十一年四月十二日建于項作廣州三清殿碑做其體為銘詩曰天池北址越嶺東鹿銀宮映映瑤殿轟轟陸納九齒闕披四日楣角儲清簷牙素轉離隔錫開鏗樓熠煜元尊瑞拱泰上東錄鱗鱗周張神光辟穢寶帳流黃溫解結綠翠鳳千旗紫霓溜裾星伯振登仙翁立鶴昌明侍几眉連捧香月節下墮曠輪旁燭凍雨清塵雷雲散散鈞籟虛徐流鈴綠綺重初浮港勾漏蓄靈藏若有術海帝繼體中途何設時節朝福應母海威靈祀謝壽丹崖罷微赤子靈福

魏明帝容諫

魏明帝時少府楊阜上疏欲省宮人諸不見幸者乃召御府吏問後宮人數吏守舊令對曰禁密不得宣露阜怒杖吏一百數之曰國家不與九卿為密反與小吏為密乎帝愈嚴備之房玄齡高士廉問少府少監曹德素北門近有何營造德素以聞太宗大怒謂玄齡等曰君但知南才耳北門小小營造何預君事耶玄齡等拜謝夫太宗之與明帝不待此優觀所以責玄齡之語與夫嚴備楊阜之事不迥遠矣賢君一話一言為後世法惜哉魏史以謂羣臣直諫之言帝雖不能盡用然皆優容之雖非諒主亦可謂有君人之量矣

漢世謀於眾

兩漢之世事無小大必謀之於眾君子前論之矣然亦有持以藉口掩眾議者霍光薨後宣帝出其親屬請更張敬言朝臣宜有明言霍氏顯制請罷三侯就策明詔以恩不聽羣臣以義固爭而後許之分明詔自親其文非策之得者也哀帝欲封董賢等王嘉言宜延問公卿大夫博士議即明正其義然後乃知爵土不然恐大夫眾心

暴平其事。必有言當封者。在陛下所從。天下雖不說。各有分。不獨在陛下。而成帝初封于長。其事亦議。谷永以長當封。眾人歸答于永。先帝不獨蒙其議。哀帝乃止。是知委曲遷就。使息出君上。過歸於下。漢代多如此也。

國朝會要

國朝會要。自元豐三百卷之後。至崇寧政和間。復置局修纂。宣和初。王黼秉政。罷修書五十八所。時會要已進一百十卷。餘四百卷亦成。但局中欲節次覲實。故未及上。既有是命。局官以謂若朝廷許立限了畢。不過三兩月可以投進。而黼務悉趨蔡京所為。故一切罷之。官吏既散。文書皆為棄物矣。建炎三年。外舅張淵道為太常博士。時禮寺典籍散佚亡幾。而京師未陷。公為宰相。宜遣官往訪故府。取見存圖書。悉釐而來。以備掌故。此若緩而甚急者也。宰相不能用。其後逆豫編纂。鞠為煨燼。吁。可惜哉。

孫臏演說

孫臏勝龐涓之事。兵家以為奇謀。子獨有疑焉。云齊軍入魏地。為十萬。明日為五萬。又明日為二萬。方師行逐利。每夕而與。此後不知以幾何人給之。又必人人各一。龐涓行三日而大喜。曰。齊士卒亡者過半。則是所過之處。必使人殺數之矣。是豈殺急赴敵之師乎。又云。度其暮當至馬陵。乃斫大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于此樹之下。遂伏萬弩。期日暮見火舉而俱發。夫軍行逐利。既非他人所料。安能必其以暮至。不差辱列乎。古人坐於車中。既云暮矣。安知樹間之有白書。且必舉火讀之乎。齊弩尚能俱發。而消讀八字未畢。皆深不可信。殆好事者為之。而不精考耳。

卷十三

六

竹難之性。遇其傷必開。捕之者掃落葉為城。置煤其中。而隱身于後。掃周焉。撒煤使之鳴。聞者隨聲必至。閉目飛入城。直前欲開。而罔已起。無得脫者。蓋目既閉則不復見人。鷹鷂性好獵。獵人於茂林間爭掃地。稍散穀于上。禽往來行遊。且步且啄。則以稿竿取之。鹿行草莽中。畏人見其跡。但循一徑。無問遠近也。村民結繩為網。置其所行處。鹿足一絳。則倒懸於枝上。乃生獲之。江南多土味。人不能識其穴。往往以長絛帶粘於肉。尋見之。必銜入穴。乃尋得之。重取其子。其鳥之智。自謂周身矣。如人之不仁何。

谷齊隨筆卷第十三終

谷齊隨筆卷第十四

張文潛論詩

前輩議論。有出於率然。不致思而於理近。張文潛云。詩三百篇。雖云婦人女子。小夫賤隸所為。要之非深於文章者不能作。如七月在野。至人我牀下。於七月已下。皆不道破。直至十月。方言蟋蟀。非深於文章者能為之。雅予謂三百篇固有所謂女婦小賤所為。若周公召康公穆公衛武公芮伯凡伯尹吉甫仍叔家父蘇公采芣公。秦康公史克公子素。其姓氏明見于大序。可一概論之乎。且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戶。本自言農民出入之時耳。鄭康成始并入下旬。皆指為蟋蟀。正已不然。今直稱此五句為深於文章者。豈其餘不能過此乎。以是論詩。隘矣。

漢祖三詐

漢高祖用韓信為大將。而三以詐臨之。信既定趙。高祖自咸陽度河。晨自稱漢使。馳入信壁。信未起。即其臥。奪其印符。屠召諸將。易置之。項羽死。則又襲奪其寶。卒之偽遊雲夢。而縛信。夫以禽達大度開基之主。所行乃如是。信之終於謀逆。豈有以啟之矣。

谷齊隨筆

卷十四

有心避禍

有心於避禍。不若無心於任運。然有不可一概論者。董卓盜執國柄。乘鳩於廊。積穀為三十年儲。自云事不成。守此足以畢老。殊不知一敗則掃地。豈容老於鳩耶。公孫瓚據幽州。築京於易地。以鐵為門。樓櫓千重。積穀三百萬斛。以為足以待天下之變。殊不知梯衝舞於樓上。城豈可保耶。曹真為司馬懿所奏。桓範勸使舉兵。真不從。曰。我不失所富家翁。不知謀滅。在旦暮耳。當可復得耶。張華相告。當賈后之難。不能退。少子以中台呈。折勸其避位。華不從。曰。天道玄遠。不如靜以待之。竟為趙王倫所害。方事勢不容。而欲以靜待。又可唾也。他人無足言。華博物有識。亦關於幾事如此哉。

蹇解之險

蹇卦艮下坎上。見險而止。故諸爻皆有蹇難之辭。獨六二重言蹇蹇。說者以為六二與九五為正應。如臣之事君。當以身任國家之責。雖蹇之又蹇。亦匪躬以濟之。此解釋文義之旨也。若尋繹爻畫。則有說焉。蓋外卦一坎。諸爻所同。而自六二推之上。承九三六四。又為坎體。是一卦之中。已有二坎也。故重言之。解卦坎下震上動。而免乎



險矣六三將出險乃有負乘致寇之咎豈非上乘九四六五又為坎乎坎為輿為盜既獲出險而後蹈焉宜其可醜而致戎也是皆中文之義云

士之處世

士之處世祝富貴利祿當如優伶之為多蒙方其據几正坐嗜鳴呼筆屢拱而聽命戲罷則亦已矣見紛華盛麗當如老人之撫節物以上元清明言之方少年壯盛晝夜出遊若恐不暇燈收花暮輒慨然移日不能忘老人則不然未嘗置欣戚於胸中也觀金珠珍玩當如小兒之弄戲劇方難然前陳疑若可悅即委之以去了無戀想遺橫逆機弄當如醉人之受罵辱耳無所聞目無所見酒醒之後所以為我者自若也何所加損哉

張全義治洛

唐洛陽經黃巢之亂城無居人縣邑荒圯僅能築三小城又遭李罕之爭奪但遺餘堵而已張全義招懷理軍復為壯藩五代史於全義傳書之甚畧資治通鑑雖稍詳亦不能盡觀采張文定公所著摺紳舊聞記其要而載于此曰全義治洛雖稍詳庚之餘歸地數千里長民之官用守邊保障之勞超階擢職不知幾何人其真能繫

卷十四

二

繫全義所為者吾未見其人也豈局於文法譏議有所制而不得聘乎全義始至洛於麾下百人中選可使者十八人命之曰屯將人給一旗一勝於舊十八縣中令招募戶自耕種流民漸歸又選可使者十八人命之曰屯副民之來者無撫之除殺人者死餘但加杖無重刑無租稅歸者漸眾又選諸書計者十八人命之曰屯判官不一二年每屯戶至數千於農隙時選丁夫教以弓矢槍劍為坐作進退之法行之二年得丁夫二萬餘人有盜賊即時擒捕關市之賦追於無籍刑寬事簡遂近趨之如市五年之內號為富庶於是奏每無除令簿主之喜民力耕織者知某家蠶麥養必至其家悉召老幼親慰勞之賜以酒食茶飯遺之布衫襦袴喜動顏色見稼田中無草必下馬觀之召田主賜衣服若禾下有草耕地不熟則集眾決責之或訴以闕牛則召責其租伍曰此少牛如何不眾助自是民以耕桑為務家家有蓄積水旱無饑人在任四十餘年至今廟食嗚呼今之君子其亦有以全義之心施諸人乎

博古圖

政和宣和間朝廷置書局以數十計其荒陋而可笑者莫若博古圖乎此得漢臣因取一冊讀之發書捧紙之餘脚滿數事于此父癸世之銘曰壽方父癸則為之說曰

周之君臣其有於說者惟齊之四世有於公於公之子曰哀公然則作是器也其在哀公之時歟故銘曰父癸者此也夫以十千為族及稱父甲父丁父癸之類其商皆然編圖者固知之矣獨於此器表為周物且以為於公之子稱其父其可笑一也周義母之銘曰仲始義母作則為之說曰晉文公杜祁讓伯姑而己次之趙孟云母義子義正謂杜祁則所謂仲始者自名也義母者襄公謂杜祁也夫周世姑姓女多矣安知此為伯姑杜祁但讓之在上豈可便為母哉既言仲始自名又以為襄公為杜祁所作然則為誰之物哉其可笑二也漢注水滸之銘曰始建國元年正月癸酉朔日制則為之說曰漢初元年十二月改為建國此言元年正月癸酉當是明年也按漢書王莽以初始元年十二月癸酉朔日稱即真位遂以其日為始建國元年正月安有明年卻稱元年之理其可笑三也楚姬盤之銘曰齊侯作楚姬實盤則為之說曰楚與齊從親在齊晉王之時所謂齊侯則晉王也周末諸侯自正而稱侯以銘器尚知止乎禮義也夫齊楚之為國名數百年豈必當晉王時從親乎且晉王在齊諸王中最高為驕暴嘗稱東帝豈有肯自稱侯之理其可笑四也漢梁山銅之銘曰梁山銅造則為之說曰梁山銅者紀其所貢之地梁山依山鼓鑄為國之富則銅有

卷十四

三

自來矣夫猜山鑄錢乃吳王濞其梁山自是山名屬馮翊夏陽縣於梁國何預焉其可笑五也觀此數說他可知矣

士大夫論利害

士大夫論利害固當先陳其所以利之實然於利之中而有小害存焉亦當科別其故使人主擇而處之乃合毋隱勿欺之義趙充國征先零欲能騎兵而屯田宣帝忠虜聞兵罷且攻擾田者充國曰虜小寇盜時殺人民其原未可卒禁誠令兵出而虜絕不為寇則出兵可也即今同是而釋坐勝之道非所以視蠻夷也班勇乞復置西域校尉議者難曰班將能保北虜不為邊害乎勇曰今置州牧以禁盜賊若州牧能保盜賊不起者臣亦願以要斬保匈奴之不為邊害也今通西域則虜勢必弱為患微矣若執歸北虜則中國之費不止十億置之誠使此二人論事可謂極盡利害之矣足以為法也

舒元與文

舒元與唐中葉文士也今其遺文所存者才二十四篇既以甘露之禍死文字凶險杜丹稱其賦中禁句曰向者如逆背者如訣行若如語合者如咽俯若如忍仰者如





勝賦稅到官未五十日。承諸使征米符牒二百餘封。皆曰失期限者罪至貶削於戲。

若悉應其命。則州縣破亂。刺史欲為逃罪。若不應命。又即獲罪矣。吾將辭以安人。待

罪而已。其辭甚苦。大暮云州小經亂亡。遭人實困疲。朝食是草。根暮食乃木。皮出言

氣欲絕。意速行步。逼呼尚不忍。况乃鞭扑之。郵亭傳急符。來往跡相迫。更無寬大

恩。但有追催期。欲令鬻兒女。言發恐亂隨。奈何重驅逐。不使存活為。安人天子命。行

節我所持。速緩違詔令。蒙責固所宜。又賊退示官吏。言賊攻不破。卻不犯此州。

蓋蒙其傷憐而已。諸使何為忍苦征。其詩云。賊小賊不屠人。貪傷可憐。是以陷鄰

境。此州獨見。全使臣將王命。豈不如賊焉。今彼征者。迫之如火煎。二詩憂民慘切

如此。故杜老以為今盜賊未息。知民疾苦。得結輩十數。公落落參錯天下。為邦伯。天

下少安。立可待矣。遂有兩章對秋月一字借華星之句。今次山集中。載其謝上表兩

通。其一云。今日刺史。若無武畧。以制暴亂。若無文才。以救疲弊。若不清廉。以身率下。

若不變通。以救時規。則亂將作矣。臣料今日州縣。堪征稅者無幾。已破敗者實多。百

姓。應收者蓋少。思流亡者乃眾。則刺史宜精選。謹擇以委任之。固不可拘限官次

得之貨賄。出之權門者也。其二云。四方兵革未寤。賦歛未息。百姓流亡。轉甚。官吏

侵刻日多。實不合使凶庸貪穢之徒。凡弱下愚之類。以貨賂權勢。而為州縣長官。觀

次山表語。但因謝上而能極論民窮吏惡。勸天子以精擇長吏。有謝表以來。未之見

也。世人以杜老哀激之故。或稍誦其詩。以中興頌。故誦其文。不聞有稱其表者。予

是以備錄之。以風後之君子。次山臨道州。歲在癸卯。唐代宗初元。廣德也。

先武仁君

漢光武雖以征伐定天下。而其心未嘗不以仁恩招懷為本。陳寬受官爵而復放賜

詔告之曰。若束手自歸。保無他也。公孫述據蜀。大軍征之。垂滅矣。猶下詔諭之曰。勿

以來敵。彭受害自疑。今以時自歸。則家族全。詔書手記。不可數得。朕不食言。遣馮

異西征。戒其平定。安集為急。怒吳漢。故降。貴以失斬。將弔民之義。可謂仁君矣。蕭統

舉荆楚降唐。而高祖怒其逐鹿之對。誅之於市。其隘如此。新史猶以高祖為聖。豈理

也哉。

容齋隨筆卷第十四終

容齋隨筆卷五十九終

張文潛味蘇杜詩

漢迴松風長。蒼鼠竄古良。不知何王殿。遺跡絕壁下。陰房鬼火青。壞道哀滿瀉。萬籟

真笙琴。秋色正蕭灑。美人為黃土。况乃紛黛假。當時侍金輿。故物獨石馬。泉來藉草

坐。浩歌淚盈把。冉冉徑途開。誰是長年者。此老杜玉華宮詩也。張文潛暮年在宛丘。

何大圭方弱冠。往謁之。凡三日。見其吟哦。此詩不絕口。大圭請其故。曰。此章乃風雅

鼓吹。未易為子言。大圭曰。先生所賦。何必滅此。曰。平生極力模寫。僅有一篇。精似之

然。未可同日語。遂誦其難黃州詩。偶同此韻。曰。扁舟發孤城。揮手謝送者。山回地勢

卷。天豁江面濶。中流望赤壁。石脚挿水下。昏昏煙霧嶺。歷歷漁樵舍。居夷實三藏。鄰

里通假借。別之豈無情。老淚為一洒。富工起鳴鼓。輕櫓健於馬。聊為過江宿。寂寂樊

山夜。此其音響節奏。固似之矣。讀之可默喻也。又好誦東坡梨花絕句。所謂梨花淡

白柳深青。柳絮飛時花滿城。惆悵東欄一林雲。人生看得幾清明者。每吟一過。必擊

節。賞歎不能已。文潛蓋有者於此云。

任安田仁

任安田仁。皆漢武帝時能臣也。而漢史載其事甚畧。褚先生曰。兩人俱為衛將軍舍

人家。監使養。惡。器。仁曰。不知人哉。家監也。安曰。將軍尚不知人。何乃家監也。後有

詔。募。揮。將軍。舍。人。以為。郎。會。賢。大夫。趙。高。來。悉。召。舍。人。百。餘。人。以。次。問。之。得。田。仁

任安曰。獨此兩人可耳。餘無可用者。將軍上藉以聞。詔召此二人。帝遂用之。仁刺舉

三河時。河南河內太守皆杜周子弟。河東太守石丞相子孫。仁已刺三河。皆下吏誅

死。觀此事。可見武帝求才。不遺餘地。得人之盛。誠非後世所及。然班史言霍去病既

貴。衛青故人門下多去事之。任安不肯去。又言衛將軍進言仁為郎中。與褚先生

所書為不同。杜周傳云。兩子芟河為郡守。治皆酷暴。亦不書其所終。皆闕文也。

杜延年杜欽

前漢書稱杜延年。本大將軍霍光。先持刑罰。延年輔之以寬。論議持平。合和朝

廷。杜欽在王鳳幕府。殺解馮野王。王尊之罪過。當世善政。多出於欽。予謂尤以侯史

矣之事。一朝殺九卿三人。延年不能諫。王章言王鳳之過。天子感寤。欽退鳳。欽令鳳

上疏謝罪。上不忍廢鳳。鳳欲遂退。欽說之而止。章死。鳳原寬之。欽復說鳳。以為天下

不知章實有罪。而以為生言事。宜因章事。直言極諫。使天下咸知主上聖明。不以

容齋隨筆卷五十九終

言罪下。若此則流言消釋矣。鳳白行其策。夫新莽盜國。權與於鳳。鳳只退而復止。皆欽之謀。若欽者蓋漢之賊也。而謂當世善政出其手。豈不謬哉。

范曄作史

范曄在獄中與諸甥姪書曰。吾既造復漢。詳觀古今著述及評論。殆少可意者。班氏最有高名。既任清無例。不可甲乙。唯志可推耳。博瞻可不及之。整理未必愧也。吾雖傳論皆有精意深旨。至於循吏以下及六夷諸序論。筆勢縱放。實天下之奇作。其中合者。往往不減過秦。嘗共此方班氏所作。非但不愧之而已。贊自是吾文之傑。思殆無一字空設。奇變不窮。同合異體。乃自不知所以稱之。此書行。故應有賞音者。自古體大而思精。未有此也。曄之高自夸。謂如此。至以謂過班固。固豈可過哉。其所著序論。了無可取。列傳如鄧禹。實融。馬援。班超。郭泰。諸篇者。蓋亦有數也。人苦不自知。可發千載一笑。

唐詩人有名不顯者

温公詩話云。唐之中葉。文章特盛。其姓名湮沒不傳於世者甚衆。如河中府鶴雀樓有王之真。暢諸二詩。二人皆當時所不數。而後人擅詩名者。豈能及之哉。予觀少陵

容齋雜筆

卷十五

二

集中所載。韋迥。郭文。詩。少陵酬答。至有新詩。錦不如。自得隨珠。覺夜明之語。則二人詩名可知矣。然非編之杜集。幾於無傳焉。又有嚴憐惜花一絕。春尤冉冉歸何處。更向花前把一盃。盡日問花花不語。為誰零落為誰開。前人多不知誰作。乃見於皮陸唱和集中。大率唐人多工詩。雖小說戲劇鬼物假託。莫不宛轉有思致。不必顯門名家而後可稱也。

蘇子由詩

蘇子由南窗詩云。京城三日雪。雲盡泥方深。閉門謝還往。不聞車馬音。西齋書帙亂。南窗朝日丹。履轉守林樾。欲起復不能。開戶失瓊玉。滿塔松竹陰。故人遠方來。疑我何苦心。疎拙自當爾。有酒聊共斟。此其少年時所作也。東坡好書之。以為人間當有數百本。蓋開淡簡遠。得味外之味云。

呼君為爾汝

東坡云。凡人相與號呼者。貴之則曰公。賢之則曰君。自其下則爾汝之。雖王公之貴。天下親貴而心不服。則進而君公。退而爾汝者多矣。予謂此論。特後世之俗。如是爾古之人心。口一致。事從其真。雖君臣父子之間。出口而言。不復顧忌。觀詩書所載可

知矣。箕子陳洪範對武王而汝之。金縢策祝周公所以告大王。王季文王三世祖考也。而呼之曰爾。三王自稱曰子。至云爾之許我。我其以慶與。珪歸侯爾命。爾不許我。我乃屏壁與珪。殆近乎相質實而進索也。天保報上之詩曰。天保定爾。俾爾戢爾。爾宮頌君之詩曰。俾爾熾而昌。俾爾昌而熾。及節南山正月板蕩。卷阿既醉。瞻印諸詩。皆呼王為爾。大明曰。上帝臨女。指武王也。民勞曰。王欲玉女。指厲王也。至或稱為小子。雖幽厲之君。亦受之而不怒。嗚呼。三代之風俗。可復見乎。晉武公請命乎天子。其大夫賦無衣。所謂不如子之衣。亦指周王也。

世事不可料

秦始皇并六國。一天下。東游會稽。度浙江。擱然謂子孫帝王萬世之固。不知項籍已縱觀其旁。劉季起。喟然之歎於咸陽矣。曹操芟夷羣雄。遂定海內。身為漢相。日夜覩伺龜鼎。不知司馬懿已入幕府矣。梁武帝殺東昏侯。覆齊祚。而侯景以是年生於漢北。唐太宗殺建成元吉。遂登天位。而武后已生於并州。宣宗之世。無故而復河隴。戎狄既衰。潘鎮順命。而朱溫生矣。是豈智力謀慮所可為哉。

蔡君謨帖語

卷十五

三

韓獻公守成都時。蔡君謨與之書曰。莫放歲行南新。魯銳之資。日益衰老。雖勉就職務。其於精力。不堪勞苦。念君之生。相距旬日。如聞年來。補治有方。當愈強健。果如何哉。是於宗居。尚留少時。佇君還軫。伸眉一笑。傾懷之極。今因樊都官西行。奉書問動靖不一。裏上子華。端明閣下。此帖語簡。而情厚。初無寒溫之問。履食之祝。講德之任也。今風俗日以踰薄。士大夫之環浮者。於尺牘之間。益出新巧。習貫自然。雖有先達篤實之賢。亦不敢自拔。以速朝罵。每語書多至十數紙。必繫銜相與之際。恣恣其真。言語不情。誠意掃地。相呼不以字。而云某丈。僭奪官稱。無復差等。觀此其少愧乎。憶二紀之前。予在館中。見曾監吉甫與人書。獨不作劄子。且以字呼同舍。同舍因相約云。曾公前輩可尊。是宜曰丈。餘人自今各以字行。其過誤者。罰一。直行之。幾月。從官即者。欣然皆破一。變而有破。敗此。讓者。數酒飲同舍。乞仍舊。於是從約。皆解送。不可復革。可為一歎。

孔氏野史

世傳孔毅甫野史一卷。凡四十事。予得其書於清江劉靖之。所載趙清獻為青城軍。琴散樂妓以歸。為邑尉。逮還。大恚且怒。又因與李德裕。由此感志。文潯公守太原。辟

司馬溫公為通判夫人生日溫公獻小詞為都唐于方峻青歐陽永叔謝希深田元均尹師魯在河南攜官妓游龍門半月不返留守錢思公作簡招之亦不答范文正與京東人石曼卿劉潛之類相結以取名服中上萬言書甚非言不文之義蘇子瞻被命作儲祥宮記大詔陳衍幹當官事得旨置酒與蘇高會蘇陰使人發御史董敦逸即有章疏逐董計中又云子瞻四六文章不成文字其他如路公范忠宣呂汲公吳冲卿傅獻簡諸公皆不免譏議予謂決非較前所作蓋魏泰君雲巖之流耳溫公自用龐穎公碑不與路公于方同時其謬妄不待攻也靖之乃原甫曾孫佳士也而跋是書云孔氏兄弟善大父行也思其人欲聞其言久矣故錄而藏之汪聖錫亦書其後但記上官彥衡一事豈弗深考云

有若

史記有若傳云孔子沒弟子以若欲似孔子立以為師他日進問曰昔天子當行使弟子持雨具已而果雨弟子問何以知之夫子曰詩不云乎月雖于畢俾滂沱矣昨暮月不宿畢乎他日月宿畢竟不雨商雫年長無子孔子曰釐年四十後當有五丈夫子已而果然敢問何以知此有若無以應弟子起曰有子避之此非子之座也子

卷十五

四

謂此兩事殆近於星曆卜祝之學何足以為聖人而謂孔子言之乎有若不能知何所加損而弟子遽以是斥退之乎孟子稱子夏子張子游以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曾子不可但言江漢秋陽不可尚而已未嘗深談也論語記諸善言以有子之言為第二章在曾子之前使有避坐之事弟子肯如是哉權弓載有子聞曾子喪欲速貧死欲速朽兩語以為非君子之言又以為天子有為言之子游曰甚哉有子之言似夫子也則其為門弟子所敬久矣太文公之言於是為失矣且門人所傳者道也豈應以貌狀之似而師之邪世所圖七十二賢畫象其畫有若遂與孔子若等此又可笑也

張天覺為人

張天覺為人賢否士大夫或不詳知方大觀政和間時名甚著多以忠直許之蓋其作相道承蔡京之後京弄國為甚天下共疾小變其政便足以致譽飢者易為食故蒙賢者之名靖康初政遂與司馬范文正同被焚典予以其實政之被五姦人之推測其外孫何遜作家傳云為熙寧御史則遂於熙寧為元祐定臣則遂於元祐為紹聖諫官則遂於紹聖為崇寧大臣則遂於崇寧為大觀宰相則遂於政和其言是

矣而實不然為御史時以斷獄失當為審院所治遂據博州事以報之三樞密皆乞去故崇及為諫官時首攻內侍陳衍以搖宣仁至此之於呂武乞追奪司馬公呂申公贈諡仆碑毀樓論文裕公背負國恩呂汲公動搖先烈辯呂惠卿蔡確無罪故以交通頑昌富民蓋漸故及敗元符末除中書舍人謝表慶誠元祐諸賢云當元祐之八九年權黨人之二十輩及在相位乃以與郭天信交結而去耳平生言行如此而得美譽則以察京不相能之故然皆章于厚門下客其始非不同也京拜相之詞天覺所作是以得執政云

為文論事

為文論事當反復致志救首救尾則事詞章著覽者可以立決陳湯斬郵支而功未錄劉向上疏論之首言周方叔吉甫誅獫狁次言齊桓公有滅項之罪君子以功覆過李廣利辟德萬之費捐五萬之師屢獲宛王之首孝武不錄其過封為列侯末言常惠隨欲擊之烏孫郭吉迎自來之日逐皆裂土受爵然後極言今康居國強於大宛郵支之疏重於宛王殺使者罪甚於留馬而不煩漢士不費斗糧比於貳師功德百之又曰言威武動勞則大於方叔吉甫列功復過則優於齊桓郭師近事之功則高於安遠長羅而大功未著小惡數布臣竊痛之於是天子乃下詔議封蓋其一疏抑揚援證明白如此故以丞相匡衡中書石顯出力沮害竟不能奪不然衡顯之議豈區區一故九卿所能克哉

連昌宮詞

元微之白樂天在唐元和長慶間齊名其賦詠天寶時事連昌宮詞長恨歌皆膾炙人口使讀之者情性蕩搖如身生其時親見其事殆未易以優劣論也然長恨歌不過述明皇追愴責妃始末無他激揚不若連昌詞有監戒規諷之意如云姚崇宋璟作相公勸諫上皇言語切直官清平太守好揀選皆言由相公開元之末姚崇宋璟走漸漸由妃子祿山宮農養作兒戲國門前開如布弄權宰相不記名依稀憶得楊與李廟謨顛倒四海搖五十年來作瘡痍其末章及官軍討淮西乞廟謨休用兵之語蓋元和十一年間所作殊得風人之旨非長恨比云

二士共談

維摩詰經言文殊從佛所將諸維摩丈室問疾菩薩隨之者以為德計曰二士共談必說妙法予觀杜少陵寄太白詩云何時一尊酒重與細論文使二公真踐此言時

得酒神棍杖應於其側所謂不二法門不傳之妙。啟聰擊蒙。出膚寸之澤。以潤千里者。可勝道哉。

張子韶祭文

先公自翁外從宜春。沒於保昌。道出南安時。猶未聞檜相之死。張子韶先生來致祭。其文但云維某年月日。具官某謹以清酌之奠。昭告于某官之靈。嗚呼。哀哉。伏惟尚饗。其情哀愴。乃過於詞。前人未有此格也。

京師老吏

京師盛時。諸司老吏。類多識事體。習典故。翰苑有孔目吏。每學士制策。出必據案細詰。疑誤。輒告。劉嗣明嘗作皇子刺胎髮文。用克長克若之語。吏持以詰。嗣明曰。此言堪為大堪為君。其善頌也。吏拱手曰。內中請文書。不如是。最以語忌為嫌。既魁長又魁君。殆不可用也。嗣明怵然。亟易之。請康歲都城受圍。禦敵器甲利弊。或言太常寺有舊祭服數十。閒無所用。可以藉甲。少卿劉珪即具崇欲獻于朝。以付書史。史作字楷而敬。平常無錯誤。珪將上馬。立俟之。既至。而結銜脫兩字。趣使更寫。至于三。其誤如初。珪怒責之。遂巡謝曰。非敢誤也。某小人竊妄有管見。在禮祭服。敵則焚之。今國家迫急。誠不宜以常日論。然容臺之職。唯當東禮少卿固體國。不若俟朝廷來索。則納之。賢於先自背禮而有獻也。珪愧數而止。後每為人言嘉賞其意。今之胥徒。雖公府右臚省寺掌故。但能鼓舞扇銀。浮願賂謝為業。簿書期會之間。乃漫不之曉。求如彼二人。豈可得哉。

曹操唐莊宗

曹操在兗州引兵東擊陶謙於徐。而陳宮潛迎呂布為兗牧。郡縣皆叛。程昱荀彧之力。全東河鄆范三城以待。操運魏昱子曰。微子之乃吾無所歸矣。表為東平相。唐莊宗與梁人相持於河上。梁將王檀乘虛襲晉陽。城中無備。幾陷者數四。賴安全全帥子弟擊卻之於內。石君立引昭義兵破之於外。晉陽獲全。而莊宗以策非已出。安全等皆不行。操終有天下。莊宗雖能滅梁。旋踵覆亡。考其行事。樂可睹矣。

雲中守魏尚

史記漢書所記馮唐救魏尚事。其始云魏吉為雲中守。與匈奴戰。上功幕府。一言不。相。又史以法繩之。其責不行。臣以為陛下賈太輕。罰太重。而又申言之云。且雲中守魏尚。上功首虜。差六級。陛下下之。吏則其罪。罪作之。重言雲中守及姓名。而文

勢益迫。健有力。今人無此筆也。

文章小伎

文章一小伎於道未為尊雖杜于美有激而云然要為失言不可以訓文章豈小事哉... 許文章伯文章有神又有道如此之類多指詩而言所見狹矣

三長月

釋氏以正五九月為三長月故奉佛者皆如素其說云天帝釋以大寶鏡輪照四天下... 豈得不終於其位乎乃知此忌相傳由來已久竟不能曉其義及出何經典也

兄弟直西垣

秦少游集中有與鮮于子駿書云今中書舍人皆以伯仲繼直西垣前世以來未有其事... 伯兄繼之乾道三年子又繼之相距首尾九歲子作謝表云父子相承四上鑿坡

之直弟兄在望三陪鳳閣之游比之前賢實為遺際因為門戶榮事然亦以此自愧也

續樹堂錄

頃在祕閣抄書得續樹堂錄一卷其中載隱君子元撰夜見吳王夫差與唐諸詩八吟詠事... 楚云晴萱錄乃王性之所作而託名他人今其書才有三事其一曰賈博喻一曰全若虛一曰元撰詳命名之義蓋取諸子產亡是公云

館職名存

國朝館閣之選皆天下英俊然必試而後命一經此職遂為名流其高者曰集賢殿修撰史館修撰直龍圖閣直昭文館史館集賢院祕閣次曰集賢祕閣校理官卑者曰館閣校勘史館檢討均謂之館職... 其故步混然無別矣

南宮遺

南宮這問界莽不得其死為稷有天下言力可賤而德可貴其義已盡無所可答故夫子俟其出而歎其為君子... 無以高標比孔子之志不知二先生何為有是言若龜山之語淡之已甚獨謝顯道

云南宮遙知以躬行為事。是以謂之君子。知言之要。非尚德者不能。在當時發問。必有目擊而道存首肯之意。非直不答也。其說最為切當。

吳王殿

漢高祖五年。以長沙豫章郡桂林南海立番君吳芮為長沙王。十二年。以三郡封吳王濞。而豫章亦在其中。又趙陀有南海。後擊并桂林象郡。則芮所有但長沙一郡耳。按芮本為秦番陽令。故曰番君。項羽已封為衡山王。都彭越今之黃州也。復侵奪其地。故高祖徙之長沙而都臨湘。一年。則其去番也久矣。今吾邦猶指郡正廳為吳王殿。以謂芮為王時所居。牛僧孺玄怪錄載唐元和中。杭州刺史齊推女。因止州宅。誕育。為神人擊死。後有仙官治其墓。云是西漢都陽王吳芮。今刺史宅。是芮葬時所居。皆非也。

王衛尉

漢高祖慈蕭何。請王衛尉曰。李斯相秦皇帝。有善歸主。有惡自予。今相國請吾死。以媚於民。故擊治之。衛尉曰。秦以不聞其過亡天下。李斯之分過。又何足法哉。唐太宗疑三品以上。輕魏王。責之曰。我見隋家諸王。一品以下。皆不免其瑣瑣。我自不許。見子縱橫耳。魏鄭公曰。隋高祖不知禮義。寵服諸子。使行非禮。尋皆罪戾。不可以為法。亦何足道。觀高祖太宗一時失言。二臣能因其所言。隨即規正。語意既直。於激切中有婉順體。可謂得諫爭之大義。雖微二帝。其孰不降心以聽乎。

前代為監

人臣引古規戒。當近取前代。則事勢相接。言之者有證。聽之者足以監。詩曰。商監不遠。在夏后之世。周書曰。今惟商墜厥命。我其可不。大監又曰。我不可不。監于有商。又曰。有商受天命。惟有歷年。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周公作無逸。稱商三宗。漢祖命羣臣言吾所以有天下。項氏所以失天下。命陸賈著秦所以失天下。張釋之為文帝言秦漢之間事。秦所以失漢。所以興。賈山借秦為喻。賈誼請人主引商周秦事而觀之。魏鄭公上書於太宗。云方隅之未亂。自謂必無亂。方隅之未亡。自謂必無亡。臣願當今動靜。以隋為監。馬周云。煬帝笑齊魏之失國。今之視煬帝。亦猶煬帝之視齊魏也。張元素諫太宗治洛陽宮。曰。乾陽畢功。隋人解體。恐陛下之過。甚於煬帝。若此役不息。同歸于亂耳。考詩書所載。及漢唐諸名臣之論。有國者之龜鏡也。議論之臣。宜以為法。

治盜法不同

唐崔安潛為西川節度使。到官不詰盜。曰。盜非所由。通谷則不能為。乃出庫錢置三市。置勝其上。曰。告捕一盜。賞錢五百緡。倍者告捕。釋其罪。實同平人。未幾有捕盜而至者。盜不服。曰。汝與我同為盜。十七年。賊皆平分。汝安能捕我。安潛曰。汝既知吾有曉。何不捕彼。以來自。則彼應死。汝竟實矣。汝既為所先。死復何辭。立命給捕者錢。使盜視之。然後殺盜於市。於是諸盜與其侶互相疑。無地容足。夜不及旦。散逃出境。境內遂無一人為盜。予每讀此事。以為策之上者。及得李公擇治齊州事。則又不然。齊素多盜。公擇痛治之。殊不止。他日得盜。察其可用。利為兵。使直事於下。聞問以盜發。輒得而不止之。故曰。此餘富家為之費。使盜自相推為甲乙。官吏巡捕及門。擒一人以首。則免矣。公擇曰。吾得之矣。乃今凡得藏盜之家。皆發屋破柱。盜賊遂潰。予乃知治世間。不可泥紙上陳迹。如安潛之法。可謂善矣。而齊盜反恃此以為沈命之計。則變而通之。可不存乎其人哉。

和詩當和意

古人酬和詩。必答其來意。非若今人為次韻所局也。觀文選所編。何劭張華虞翻劉琨。二陸三謝諸人。贈答可知。已。唐人尤多。不可具載。姑取杜集。最屬。卷紀于此。高適寄社公云。魂爾東西南北人。杜則云。東西南北更堪論。高又有詩云。草玄今已畢。此外更何言。杜則云。草玄吾豈敢。賦或似相如。嚴武寄杜云。與發會能馳駿馬。然須重到使君灘。杜則云。狂淋旋塵出。咸府。卓茅無運。欲散。杜公寄嚴詩云。何路出巴山。重嚴細柳。返。通知。杜送韋。云。洞庭無過。雁書。疏。莫相忘。返云。相憶無南雁。何時有報章。杜又云。雖無南去雁。看取北來魚。郭受寄杜云。春興不知凡幾。竟。杜答云。乘興關心詩。應。皆如。鍾。在。虞。叩。之。則。應。往。來。反。復。於。是。乎。有。餘。味。矣。

稷有天下

稷躬稼而有天下。泰伯三以天下讓。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皆以子孫之事。追言之。是時稷始封於邰。古公方邑于梁山之下。文王才有岐周之地。未得云天下也。禹未嘗躬稼。因稷而稱之。

一世人材

一世人材。自可給一世之用。苟有以致之。無問其取士之門如何也。今之議者。多以



神舉義詩賦為言以為詩賦浮華無根柢不能致實學故其說常石經而在賦是  
不然成周之時下及列國皆官人以世周之劉單召甘晉之韓趙荀槐齊之高國陳  
鮑衛之孫前孔石宋之華向皇樂鄭之罕駟國游魯之季孟城展楚之闕為申屈皆  
世不乏賢與國終畢漢以經術及祭舉魏晉以州郡中正東晉宋齊以門第唐及本  
朝以進士而參之以任子皆足以盡一時之才則所謂科目特借以為梯階耳經義  
詩賦不問可也

王遠原

王遠原以學術相居實以文采有盛名於嘉祐元豐間然所為詩文多怨抑沈憤  
傷涕洟若年苦憔悴不得其平者故皆不克壽遠原年二十八居賢繞二十天昇其  
才而書其壽吁可惜哉

史文可笑

史文行移只用定本故有絕可笑者如文官批書印紙雖官觀徽廟亦必云不曾請  
假或已登科級見官臺者清要必云不曾應舉若試刑法予在西掖時漢州申顯惠  
侯神頃係宣撫司便宜加封昭應公乞換給制書禮寺看詳謂不依元降指揮於一

谷齋隨筆

卷十六

五

年限內自陳欲符下漢州告示本神知委予白丞相別令勘量乃得改命治熙六年  
予以大禮恩澤改奉一歲兒吏部下饒州必欲保官狀內聲說被奉人曾與不曾犯  
犯決答有無罰刺及曾與不曾先經補官因罪犯得廢別行政奏又令供與予你是  
何服屬父之於予而問何服屬一歲嬰兒而問曾與不曾入仕坐罪豈不大可笑哉

靖康時事

鄧艾伐蜀劉禪既降又勅姜維使降於鍾會將士咸怒拔刀斫石魏圍燕於中山既  
久城中將士皆思出戰至數千人相率請於燕主慕容隆言之尤力為慕容麟沮之  
而罷契丹伐晉連年晉拒之每戰必勝其後杜重威陰謀欲降命將士出陳於外士  
皆踊躍以為出戰既令解甲士皆慟哭聲振原野予頃修靖康實錄痛痛一時之禍  
以堂堂大邦中外之兵數十萬曾不能北向發一矢覆一胡端坐都城束手就戮虎  
旅雲屯不開有如蜀燕晉之憤哭者近讀朱新仲詩集有記昔行一篇正敘此時事  
其中云老种情死不得戰汝霖疽發何由痊乃知忠義之士世未嘗無之特時運使  
然耳

并記

梁武帝時有文趾人并詔者富於詞藻諸選求官而吏部尚書蔡撝以并姓無前賢  
除廣陽門郎詔趾之遂選鄉里謀作亂夫用門地族望為選舉低昂乃晉宋以來弊  
法蔡撝賢者也不能免俗何哉

識緯之學

圖讖星緯之學豈不惑中然要為誤人聖賢所不道也睦孟觀公孫病己之文勸漢  
昭帝求索賢人禪以帝位而不知宣帝實應之孟以此誅孔照先知宋文帝禱起骨  
肉江州當出天子故謀立江州刺史彭城王而不知孝武實應之照先以此誅當漢  
高之讖漢光武以誥公孫述袁術王浚皆自以姓名或父字應之以取滅亡而其兆  
為曹操之魏兩角犢子之讖周子諒以勳牛仙客李德裕以議牛僧孺而其兆  
溫隋煬帝謂李氏當有天下遂謀李金才之族而唐高祖乃代隋唐太宗知女武將  
竊國命遂誅五娘子之誅而何武交幾易姓武后謂代武者劉劉無強姓殆流人也  
遂遣六道使悉殺之而劉幽求佐臨淄王平內難章武二族皆殄滅晉張華郭璞魏  
崔伯深皆精於天文卜筮言事如神而不能免於身誅家破况其下者乎

真假皆妄

谷齋隨筆

卷十六

六

江山登臨之美泉石賞觀之勝世間佳境也觀者必曰如畫故有江山如畫天開圖  
畫即江山身在畫圖中之語至於丹青之妙好事君子嗟歎之不足者則又以逼真  
目之如老杜人間又見真乘黃時危安得真致此情然坐我天姥下斯須九重真龍  
出憑軒忽若無丹青高堂見生鸞負詩杉松冷兼疑羨行香之句是也以真為假以  
假為真均之為妄境耳人生萬事如是何猜此耶

谷齋隨筆卷第十六終



是書先已成十六卷... 聖語忽云... 好議論... 賢書生... 曰續亦十六卷云...

顏魯公

顏魯公忠義大節... 立朝出處在明... 禁壇事... 尚書... 容... 之惡... 乃春京師... 柳瑛... 卒全身於大亂... 折幸希烈... 公以為萬世之名... 戒石銘

戒石銘

爾俾爾... 謂之戒石銘... 王孟果... 師... 欺... 也... 但語言皆不工... 唯經表出... 詞簡理盡... 遂成王言... 美詩家所謂每胎換骨法也

繼生子

今時人家... 序... 兄一時... 子謂左右... 立先生... 李建州

李建州

建安城東二十里... 春書吏持白回... 建州刺史... 山... 作碑... 有詩... 一妻... 與扶... 為回... 徐... 不審也

侍從官

自觀天殿大學士... 車駕... 欲聯名... 尚書... 牒... 獨乃不然... 存亡大計

存亡大計

國家大變... 捧... 禍... 戎... 北... 太宗... 虎... 以... 建... 德... 不... 得... 違... 其... 臣... 沒... 敵... 請... 悉... 兵... 濟... 河... 攻... 取... 懷... 州... 河... 隴... 關...

太行入上黨。汾汾。趙滿津。踏無人之境。取勝可以萬全。關中。賊震則鄭國自解。諸將曰。凌敵者生。何為知戰事。其言豈可用。建德乃謝。敬其妻曹氏。入勸令來。唐國之虛。連營漸進。以取山北。西抄關中。唐必還師。自致鄭國。何憂不解。建德亦不從。引眾合戰。身為人擒。國隨以滅。唐莊宗既取河北。屯兵朔州。梁之君臣謀數道大舉。令董璋引陝。說澤路之兵。趨太原。彥威以汝洛之兵。寇鎮定。王彥章以禁軍攻鄭州。段凝以大軍當莊宗。莊宗聞之。深以為憂。而段凝不能臨機決策。梁主又無斷遂。以致亡。石敬瑭以河東叛。耶律德光赴救。敗唐兵。而圍之。廢帝問策於羣臣。時德光兄贊華。因爭國之故。亡歸在唐。吏部侍郎龍敏請立為契丹主。令天雄。盧龍。二鎮分兵送之。自幽州趨西樓。朝廷露檄言之。虜必有內顧之慮。然後選募精銳以擊之。此解圍一算也。帝深以為然。而執政恐其無成。議竟不決。唐遂以亡。皇家靖康之難。胡騎犯關。賊軍深入。後無重援。亦有出奇計。乞用師。搆賊者。天木。梅福。啜勝。弗及。可勝歎哉。

唐人詩不傳

韓文公送李夷甫云。李生溫然為君子。有詩八百篇。傳誦於時。又盧尉慕誌云。君能為詩。自少至老。詩可錄傳者。在紙凡十餘篇。無書不讀。然止用以資談助。任登封尉。畫寫所為詩。投留守鄭餘慶。鄭以書薦於宰相。觀此則李盧二子之詩。多而可傳。又裴迪與王維同賦。輞川諸絕。載於雜集。此外更無存者。杜子美有寄裴十侍云。知君苦思緣詩瘦。乃迪也。其能詩可知。今考之。唐史藝文志。凡別集數百家。無其書。其姓名亦不見於他人文集。諸類詩文中。亦無一篇。白樂天作元宗簡集序云。者格詩一百八十五。律詩五百九。至其死。曰。遺文三十軸。軸軸金玉聲。謂其古常而不翻。新奇而不怪。今世知其名者寡矣。而況於詩乎。乃知前賢遺書。澆沒非一。真可惜也。

秦誓四語

孔安國古文尚書。自漢以來。不列於學官。故左氏傳所引者。杜預。韋。若。為。遠。書。劉。向。說。苑。巨。術。篇。一。章。云。秦。誓。曰。附。下。而。罔。上。者。死。附。上。而。罔。下。者。刑。與。國。政。而。無。益。於。民。者。退。在。上。位。而。不。能。進。賢。者。逐。此。所。以。勸。善。而。黜。惡。也。漢。武。帝。元。朔。元。年。詔。責。中。外。不。舉。賢。者。有。司。奏。議。曰。夫。附。下。罔。上。者。死。附。上。罔。下。者。刑。與。國。政。而。無。益。於。民。者。斥。在。上。位。而。不。能。進。賢。者。逐。此。所。以。勸。善。黜。惡。也。其。語。與。說。苑。所。載。正。同。而。諸。家。注。釋。至。於。願。師。古。皆。不。能。援。以。為。證。今。之。秦。誓。初。未。嘗。有。此。語。也。漢。宣。帝。時。河。內。女子。得。秦。誓。一。篇。獻。之。然。年。月。不。與。再。相。應。又。不。與。左。傳。國。語。孟。子。書。所。引。秦。

晉同。馬。鄭。王。肅。諸。儒。皆。疑。之。今。不。復。可。考。

重陽上已改日

唐文宗開元元年。歸融為京兆尹。時兩公主出降。府司供帳。事繁。又附近上已。曲江賜宴。奏請改日。上曰。去年重陽。取九月十九日。未失重陽之意。今改取十三日。可也。且上已。重陽。皆有定日。而至展一旬。乃知鄭谷所賦。十日菊詩。云。自緣今日人心別。未必秋香一夜衰。亦為未盡也。唯東坡公有菊花開時。即重陽之語。故記其在海南。數菊九畹。以十一月望為客泛酒。作重九云。

田宅契券取直

隋書志。晉自過江。凡貨賣奴婢馬牛田宅。有文券。率錢一萬。輸估四百入官。賣者三百。買者一百。無文券者。隨物所堪。亦百分收四。名為散估。歷宋齊梁陳。如此以為常。以人競商賈。不為田業。故使均輸。欲為懲勸。雖以此為辭。其實利在具使前也。今之牙契投稅。正出於此。田宅所傳者。大率行唯謹。至於奴婢馬牛。雖著於令。甲。民不復問。然官所取過多。并郡邑導行之費。蓋百分用其十五六。又皆買者獨輸。故為數多者。率隨漲價。賈賒立歲。月。坐是招激。許。項。嘗。因。奏。對。上。章。乞。蠲。其。半。使。民。不。作。偽。以。息。弊。則。自。言。者。必。多。亦。以。與。為。取。之。義。既。下。有。司。而。戶。部。引。條。制。沮。其。說。

公子莫斯

閩宮詩曰。新廟奕奕。莫斯所作。其辭則謂莫斯作廟。義理甚明。鄭氏之說。亦云作姜嫄廟也。而揚子法言。乃曰。正考甫嘗歸尹吉甫。公子莫斯歸正考甫。宋威法文以為莫斯。莫斯考甫。而作魯頌。蓋子雲失之於前。而宋又成其過耳。故莫斯又巧為之說曰。正考甫商頌。莫斯神祀之義。而莫斯能作閩宮之廟。亦歸詩之教也。而魯頌美之於姜。廷委司馬。溫公亦以謂莫斯作閩宮之詩。義正考甫。只是得商頌於周大師耳。初非自作也。班固王延壽亦云。莫斯頌魯。後漢曹聚曰。莫斯頌魯。考甫諱商。注引薛君韓詩傳云。是詩公子莫斯所作。皆相承之誤。

唐藩鎮幕府

唐世士人初登科或未仕者。多以從諸藩府置幕為重。觀韓文公送石洪溫造二處士赴河陽幕序。可見禮節。然其職甚勞苦。故亦或不屑為之。杜子美從劍南節度嚴武辟為參謀。作詩二十韻。呈嚴公云。胡為朱幕下。只合在舟中。東傳。翻。知。已。陸。陀。效。小。忠。周。防。期。稍。稍。太。簡。遂。思。思。晚。入。朱。麻。啟。皆。歸。畫。角。終。不。成。專。別。業。未。敢。思。權。勢。

會希全物色時欲倚梧桐而其題曰遺閣意可知矣韓文公從徐州蒞建封辟為推官有書上張公云受牒之明日使院小吏持故事節目十餘事來其中不可者自九月至二月皆晨入夜歸非有疾病事故輒不許出若此者非愈之所能也若寬假之使不失其性實而入盡辰而退申而入終酉而退率以為常亦不廢事苟如此則死於執事之門無悔也杜韓之旨大略相似云

文中子門人

王氏中說所載門人多貞觀時知名卿相而無一人能振師之道者故議者往往致疑其最所稱高第曰程仇董祥考其行事程元仇培董常無所見獨祥收在唐史有列傳跡跡甚為明白收以父道衡不得死於隋不肯仕閻唐高祖與將應義舉郡通守免若素養之不得去及君素東遷王世充遂挺身歸國正在丁丑戊寅歲中丁丑為大業十三年又為義舉元年以寅為武德元年是年三月煬帝遇害於江都蓋大業十四年也而杜淹所作文中子世家云十三年江都難作子有病召祥收謂曰吾著願曰稱孔子歸休之命乃廢然而終歟與收事不合歲年亦不同是為大可疑者也入稱李靖受詩及問聖入之道靖既云丈夫當以功名取富貴何至作章句儒惑必無此也今中說之後載文中子福時所錄云杜淹為御史大夫與長孫太尉有隙子挾淹以貞觀二年卒後二十一年高宗即位長孫無忌始拜太尉其不合於史如此故或者疑為阮逸所作如所謂祥收元經傳亦非也

晉無用兵

萬事不可執一法而兵為甚晉文公圖曹攻門者多死曹人尸諸城上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謀曰稱舍於墓言若將發冢者師還焉曹人山懼因其山而攻之遂入曹然將將劫攻齊即田單縱反間言吾懼燕人掘吾城外家墓燕軍乃盡掘冢墓燒死人齊人望見皆涕泣欲出戰怒自十倍已而果敗燕軍觀晉燕之所以用計則同而其成敗頓異者何邪皆但舍於墓陽為若將發冢故曹人懼而燕真為之以激怒齊人故也

李衛公帖

李衛公在朱崖表弟某侍郎遣人餉以衣物公有書答謝之曰天地窮人物情所索雖有骨肉亦無音書平生舊知無復吊問聞老至仁念舊再降專人乘賜衣服器物祭祭至多聞發紙弟明難騰大海之中無人拯岫資備萬家事一空百口嗷然

往往絕食塊獨窮悴日苦飢唯恨無沒之年須作條而之鬼十月未伏稅七旬葉物陳義又無醫人妻命信天幸而自活書後云閏十一月二十日從表兄崖州司戶參軍同正李德裕狀侍郎十九乘按德裕以大中二年十月自潮州司馬貶崖州所謂閏十一月正在三年蓋到崖繞十餘月爾而窮困苟生已如是唐書本傳云貶之明年卒則是此書既發之後旋墮下世也當是時宰相皆其怨仇故雖骨肉之親平生之舊皆不敢復通音問而某侍郎至於再遣專使其為高義絕俗可知惜乎姓名不可得而考耳此帖藏禁中後出付秘閣今勒石於道山堂西紹興中趙忠簡公亦誦朱崖士大夫畏秦氏如虎無一人敢執事聲張湖道為廣西帥屢遣兵校持書及藥石酒醴為餽公書答書云鼎之為己為人一至於此其運蹇苦厄之狀略與衛公同既而亦終於彼手札今尚存於張氏姚崇曾孫勳為李公厚善及李贈遂極索支黨無敢通音問既居海上家無資病無湯劑勳數饋餉候問不傳時為厚薄其某侍郎之徒與

王孫賦  
王延壽王孫賦載於古文苑其辭有云願狀類乎老翁無體似乎小兒謂擬也乃知杜詩願狀老翁為蓋出諸此  
漢郡國諸官  
西漢鹽鐵論差賦湖工服之屬郡縣各有司局幹之名甚多然居之者罕嘗見於史傳今略以地理志所載言之凡鐵官三十八鹽官二十九工官九皆不暇記其處自餘若京兆有船司空為主船官太原有桐馬官主牧馬元名家遼東有牧師官交趾有差官南郡有發督官嚴道有木官丹陽有銅官桂陽有金官南海有湓浦官南郡江夏有雲夢官九江有陂官湖官胸忌魚腹有橋官都陽黃金米主米金亦有官在內則奉常之均官倉官司農之幹官少府之大官主膳食湯官主餅餌導官主擇米如是者蓋以百數

漢獄名

漢以廷尉主刑獄而中都他獄亦不一宗正屬官有左右都司空鴻臚有別火令丞郡邸獄少府有若盧獄令考工共工獄執金吾有寺互都船獄又有上林詔獄水司空掖受秘獄暴室積室居徒官之名張湯傳蘇林曰漢儀注獄二十六所東漢志云至武帝所置也祖皆省之東漢治虐雖鞠囚非一處然不至如是其多國朝但有

大理及李顯元皇紹聖間祭確章于亭起同文館撤之類非故事也。

容齋續筆卷二十八則

唐中宗既流殷五王再復武氏陵廟右補闕權若訥上疏以為天地日月等字皆則天龍事賊臣敬暉等輕棄前規削之無益於治化存之有光於孝理又神龍制書一事以上並依貞觀故事豈可近捨母儀遠尊祖德疏奏手制褒美欽宗在位德王安石蔡京之誤國政事悉依仁宗為法左諫議大夫馮澥上言仁宗皇帝陛下之高祖也神宗皇帝陛下之祖也子孫之心舉有厚薄王安石司馬光皆天下之大賢其後劣等差自有公論願無作好惡尤執殿中則是非自明矣詔勝朝堂侍御史李光賦之不聽復為右正言崔臨所擊宰相不復問而澥解吏部侍郎按若訥與澥兩人議論操持絕相似蓋澥在崇寧中曾上書乞廢元祐皇后自選入除守監及其始終大節不論可見建炎初元乃起居政地公議憤之

歲旦飲酒

今人元旦飲屠酥酒自小者起相傳已久然固有來處後漢李膺杜密以黨人同繫獄值元日於獄中飲酒曰正旦從小起時統新書曾重勸云正旦飲酒先從小者何也勸曰俗以小者得歲故先酒賀之老者失時故後飲酒初學記載四民月令云正旦進酒次第當從小起以年小者起先唐劉夢得白樂天元日舉酒賦詩劉云與君同甲子壽酒讓先杯白云與君同甲子歲酒合誰先白又有歲假內命酒一篇云歲酒先拈餅不得被君推作少年人顧况云不覺老將春共去更悲攜手幾人全蓮丹寂寞羞明鏡手把屠蘇讓少年裴夷直云自知年幾偏應少先把屠蘇不讓春僕更數年逢此日還應惆悵羨他人成文幹云數星先捧祝兒福鏡裏堪驚兩鬢癯好是燈前偷笑笑屠蘇應不得先嘗方千云鏡酌屠蘇定年齒坐中皆笑鬢毛斑然則尚矣東坡亦云但把窮愁博長健不辭最後飲屠蘇其意亦然

存歿絕句

杜子美有存歿絕句二首云席謙不見近彈琴畢禮仍傳舊小詩玉局他年無限笑白楊今日幾人悲鄭公粉繪隨長夜曹霸丹青已白頭天下何曾有山水人間不解重騎驄每篇一存一歿蓋席謙曹霸存畢鄭沒也黃魯直荆江亭即事十首其一云閉門覓句陳無已對客揮毫秦少游正字不知溫飽味西風吹淡古藤州乃用此體時少游歿而無已存也近歲新安胡仔著漁隱叢話謂魯直以今時人形入詩句蓋

取法於少陵。遂引此句。實失於詳究云。

湯武之事

湯武之事。古人言之多矣。惟漢轅固黃生爭辯最詳。黃生曰。湯武非受命。而救也。固曰。不然。桀紂荒亂。天下之心皆歸湯武。湯武因天下之心而誅桀紂。不得已而立。非受命為何。黃生曰。冠雖做。必加於首。履雖新。必實於足。今桀紂雖失道。君上也。湯武雖聖。臣下也。反因過而誅之。非救而何。景帝曰。食肉毋食馬肝。未為不知味。言學者。毋言湯武受命。未為愚。遂罷。顏師古注云。言湯武為救。是背經義。故以馬肝為喻也。東坡志林云。武王非聖人也。昔者孔子。蓋罪湯武。伯夷叔齊不食周粟。而孔子予之。其罪武王也甚矣。至孟軻始亂之。使當時有良史。南巢之粟。必以救書。牧野之事。必以弑書。湯武仁人也。必將為法受惡。可謂至論。然予竊考孔子之序書。明言伊尹相湯伐桀。成湯放桀於南巢。武王伐商。武王勝商。故受各蔽以一語。而大指纖如。所謂六藝折衷。無待於良史復書也。

張釋之傳誤

漢書紀傳志表矛盾不同。非一。然唯張釋之為甚。本傳云。釋之為騎郎。事文帝十年。不得調。亡所知名。欲免歸。中郎將京盛惜其去。請徙補。謂者後拜為廷尉。建事景帝。歲餘為淮南相。而百官公卿表所載文帝即位三年。釋之為廷尉。至十年。書廷尉昌廷尉嘉又二人。凡歷十三年。景帝乃立。而張政則為廷尉。則定釋之未嘗十年不調。及未嘗以廷尉事景帝也。

張子二廷尉

張釋之為廷尉。天下無冤民。子定國為廷尉。人自以不冤。此漢史所稱也。兩人在職皆十餘年。周勃就國。人上書告勃欲反。下廷尉逮捕。吏稍侵辱之。勃以千金與獄吏。吏使以公主為證。太后亦以為無反事。乃得赦。出釋之。正為廷尉不能救。但申理犯。罪盜環一二細事耳。楊惲為人。告驕奢不悔過。下廷尉案驗。始得所予。孫會宗書定。國當憚大逆無道。惲坐要斬。惲之罪何至於此。其徇主之過如此。傳所謂決疑平法。務在哀矜者。果何為哉。

漢唐置郵

趙充國在金城。上書言先零早見。六月戊申奏。七月甲寅覆書。報從其計。按金城至長安一千四百五十里。往返倍之。中間更下公卿議。臣而自上。書至得報。首尾纒

七日。唐開元十年八月己卯。夜。羅楚庭等作亂。時明皇僑居洛陽。相去八百餘里。至午。遣河南尹王怡如京師。按問宣慰。首尾纒三日。置郵傳命。況如此其遠。而廷臣共議。蓋亦不審。後世所不及也。

龍且張步

韓信擊趙。步左。勸陳餘勿與戰。餘曰。今如此。避弗擊。諸侯謂吾怯。而糧來伐。我與信戰。身死國亡。是時信方為漢將。始攻下魏代。威聲猶未。暴白陳餘。易之尚不足。說及。遂趨服燕。則關東六國既定。其四矣。信伐燕。趙使龍且來救。或言漢兵不可當。龍且曰。吾平生知韓信為人。易與耳。不足畏也。何為而止。一戰而沒項。隨以亡。耿弇討張步。斬其大將軍。曹色走邑之弟。敢進攻西安。臨淄拔其城。又走其弟。蓋如破竹。先是。弇已破尤來。大形。延岑彭寵。當平。復索矣。時步所盜。地大半為弇所得。然步猶曰。以尤來大形。十餘萬眾。吾皆即其營。而破之。今弇兵少於彼。人皆疲。我何足懼乎。竟出兵大戰。兄弟成讎。兵法云。知彼知己。百戰不殆。龍且張步。豈復讀此哉。臨川王宏伐魏。魏元英禦之。宏停軍不前。魏人勸英退。拔洛水。英曰。前臨川。其下有良將。宏之屬。未可輕也。宜且觀形勢。勿與交鋒。宏卒敗。退英之識。見非前人可比也。然。遂遣軍圍魏。魏魏而慶以為不可。魏主召使。遣表。稱必克。為曹景宗。擊敵所挫。失亡二十餘萬人。智於前而昧於後。為可恨耳。

義理之說無窮

經典義理之說。最為無窮。以故解釋傳疏。自漢至今。不可勝舉。至有一字而數說者。姑以周易革卦言之。己日乃革。革而信之。自王輔嗣以降。大抵謂即日不為己日。乃朱己字。讀如矣音。蓋其義亦止如是耳。唯朱子發讀為戊己之己。不音與勇音。蓋論及此。問之曰。或讀作己。日如何。答曰。豈唯此也。雖作己。日亦有義。乃言曰。天元十千。自甲至己。然後為庚。庚者革也。故己日乃革。猶云從此而並也。十二辰自子至己。六陽數極。則變而之陰。於是為午。故己日乃革。猶云從此而變也。用是知好奇者。欲穿鑿附會。圖各有說云。

開元五王

唐明皇兄弟五王。凡申王。為以開元十二年。寧王憲。鄭王守禮。以二十九年。弟岐王範。以十四年。薛王業。以二十二年。薨。至天寶時。已無存者。楊太真以三載。方入宮。而元稹連昌宮詞云。百官仗仗。避此群。楊氏諸地。車關風。李商隱詩云。夜半雲歸宮漏





漢王氏擅國王章梅福嘗言之唯劉向勤懇懇上封事極諫生云事勢不兩大王  
氏與劉氏亦且不並立陛下為人子孫守持宗廟而今國祚移於外親降為卑隸  
為後嗣憂昭昭其明其言痛切如此而子欲乃用王莽篡帝位中為莽典文章信導  
在位褒揚功德安漢守衛之名皆所共謀馴至攝奪卒之身亦不免魏陳輪幸曹氏  
三世為之盡忠明帝憂社稷問曰司馬懿忠正可謂社稷之臣乎懿曰朝廷之望社  
稷未知也懿竟竊國柄至孫炎篡魏為晉而懿之子懿乃用佐命勳位極公稱晉都  
情忠於王室而子超實於桓氏為溫建廢立之謀超死懼畏悼成疾後見超書一稱  
悉與溫往反密託遂大怒曰小子死恨晚更不復矣晉史以為有大義之風向矯情  
之忠如是三子不勝誅矣

蘇張說六國

蘇秦張儀同專於鬼谷而其從橫之辯如冰炭水火之不同蓋所以設心者異耳蘇  
張六國合從以擴秦故言其強謂燕地方二十餘里帶甲數十萬車六百乘騎六千  
匹謂趙地亦方二十餘里帶甲數十萬車千乘騎萬匹謂韓地方九百里帶甲數十  
萬天下之強弓勁弩皆從韓出韓年之勇一人當百謂魏地方千里卒七十萬齊地  
方二千餘里臨淄之卒固已二十一萬楚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車千乘騎萬匹至  
於張儀則欲六國為橫以事秦故言其弱謂梁地方不過千里卒不過三十萬韓地  
險惡卒不過二十萬臨淄即墨非齊之有斷趙右肩黔巫非楚之有易水長城非燕有  
然而六王皆聳聽從從舉國而付之亦嘗有一語相折難者彼皆長者持國之日久  
達其臨事乃顧如桔槔隨人俯仰得不危亡幸矣哉且一國之勢猶一家也今夫主  
一家之政者較量生理名田若干頃歲收穀粟若干畝園若干畝歲收桑麻若干邱  
舍若干區為錢若干下至牛羊犬雞莫不有數自非重賦再惡之人未有不能件折  
而枚數者何待於疎遠游客為吾借者而善哉苟一以為多一以為寡將遂擊擊然  
舉而信之乎進錯說皇帝曰高帝大封同姓齊七十餘城楚四十餘城吳五十餘城分  
天下半以漢之廣三國渠能分其半此錯欲削諸侯故善言其大爾膠西王將與吳  
反羣臣諫曰諸侯地不能當漢十二為叛逆非計也是時反者即吳楚諸齊此膠西  
巨欲止王之謀故感言其小爾二者視蘇張之言疑若相似而用心則各聽之者惟  
能知彼知之則善矣

一定之計

人臣之過明主於始見之際圖事接策必有一定之計據以為決然後終身不易其  
言則史策書之足為不朽東坡序范文正公之大蓋論之矣伊尹起於有莘應湯三  
聘將侯君為免奔之君民為免奔之民卒之相湯伐昆侖厥後惟免奔格於皇天傳  
說在履野更立作相三篇之書較若星日雖文籍久遠不詳紀其行事而高宗克  
鬼灰伐荆楚嘉靖商邦禮陟配天載於易之既濟書之無違詩之殷武商代之意美  
威馬固俾阿衡專美有商於是為尤昭矣管仲以其君霸商君基秦為強雖聖門差  
稱後世所難然考其為政蓋未嘗一戾於始謀韓信勸漢祖任天下武勇以城邑封  
功臣以農兵從思東歸之士傳檄而定三秦下魏之後請北舉然趙東擊齊南絕楚  
糧道西會秦陽至於滅楚無一言不酬鄧禹見光武於河北知史始無成說帝延攬  
英雄務悅民心立高祖之業救萬民之命帝與定計議終海大業耿奔與光武同討  
王郎頗歸幽州益發精兵定彭寵取張豐還收富平獲索東攻張步以平齊地帝常  
以為落落難合而事竟成諸葛亮論曹操拔天子令諸侯難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  
可與為援而不可圖荆州用武之國益州沃野千里勦劉備跨有荆益外觀時變則  
霸業可成漢室可興及南方已定則表將軍三軍北定中原已而盡行其說至於用  
師未戰而身先死則天也房喬杖策謁太宗為記室即此人物至幕府與諸將密相  
申結輔成大勳至於為相號令典章盡出其手雖數百年猶蒙其功王朴事周世宗  
當五季草創之際上平邊策以為唐失吳蜀晉失幽并當知所以平之之術當今吳  
易圖可挽之地二十里攻虛擊弱則所向無前江北諸州乃國家之有也既得江北  
江之南亦不難平得吳則桂廣皆為內臣岷蜀可飛書而召之不至則四面並進席  
卷而前平矣吳蜀平幽可望風而至唯并必死之寇候其便則一削以平之世宗用  
其策功未集而殞至於國朝掃平諸方先後次第皆不出朴所料獨幽州之舉既至  
城下而諸將不能成功若乃王安石顯國言雖計從以身任天下之重而師基商鞅  
為人苟可以取民者無不盡遂貽後世之害則在所不論也

秋興賦

宋王九辯詞云際際兮若在遠行登山臨水兮送將歸潘安仁秋興賦引其語繼之  
曰送歸懷慕徒之戀遠行有蕭旅之憤臨川感流以歎逝登山懷遠而悼近彼四感



之疚心。道一塗而難足。蓋物演厥旨。而下語之工拙。較然不俾也。

太史慈

三國當漢魏之際。英雄虎爭。一時豪傑志義之士。礪礪落落。皆非後人所能莫然。太史慈者。尤為可稱。慈少任東萊本郡。為奉曹吏。郡與州有隙。州章劾之。慈以計敗其章。而郡得直。孔融在北海為賊所圍。慈為求救於平原。突圍直出。得兵解融之難。後劉繇為揚州刺史。慈往見之。會孫策至。或勸繇以慈為大將軍。繇曰。我若用子。慈許子將不當笑我邪。但使慈偵視。輕重獨與一騎卒。過策使前。關正與策對。得其兒。登及孫奔。慈為策所執。捉其手曰。寧識神亭時邪。又稱其列。慈為天下智士。釋縛用之。命撫安錄之子。經理其家。孫權代策。使為建昌都尉。遂去以南方之事。督治海會。至卒時。年四十一。葬於新吳。今洪府奉新縣也。邑人立廟。故事。乾道中。封靈惠侯。予在西掖當制其詞。云。神靈赴孔融。雅謂青州之烈士。晚從孫策。遂為吳國之信臣。立廟至今。作民司命。推一同之言。狀擇二美。以建侯。庶幾江表之間。尚憶神亭之事。蓋為是也。

證法

容齋雜筆

卷三

先王證以尊名。即以宣惠語出表。記然不云。起於何時。今世傳周公證法。故自文王武王以來。始有證。周之政高。文斯可驗矣。如免辟湯。皆名。皇甫謐之徒。附會為說。至於祭紂。亦表以四字。皆非也。周王證以一字。至威烈。負定益。以兩而衛武公曰。獻聖武公。見於楚語。孔子曰。貞惠文子。見於禮記。各三字。意當時尚多有之。唐諸帝證。經三次。加册。由高祖至明皇。皆七字。其後多少不齊。代宗以四字。肅順憲以九字。餘以五字。唯宣宗獨十八字。曰。元聖至明成武。獻文。睿知章仁。神聰懿道。大孝。國朝祖宗證十六字。唯神宗二十字。曰。體元顯道。法古立憲。帝德王功。英文烈武。欽仁聖孝。蓋蔡京所定也。

漢文帝次言

漢文帝即位十三年。齊太倉令馮子意有罪當刑。其女緹縈。年十四。隨至長安。上書願沒入為官婢。以贖父刑罪。帝憐其意。即下令除肉刑。丞相張敖。御史大夫馮敬。議請定律。當新右止者。反棄市。苦者杖背五百。至三百亦多死。徒有輕刑之名。實多殺人。其三族之罪。又不來時。建明以負天子德意。卷獄可謂其臣矣。文稱大帝止。策受言。今以一女子。上書。躬自省覽。即除數十載所行之刑。曾不留難。然則天下事。生

復有稽滯不法者。故所謂集上書。兼以為殿帷。蓋凡奏封之書。必至前也。

丹青引

杜子美丹青引。贈曹將軍霸。云。先帝天馬。玉花驄。畫工如山。貌不同。是日。牽來赤墀下。迴立閭闔生。長風。詔謂將軍。拂絹素。意匠慘澹。經營中。斯須九重。真龍出。一洗萬古。凡馬空。玉花却在御榻上。榻上廷前。此相向。至尊含笑。催賜金。圍人太僕。皆惆悵。讀者或不曉其旨。以為畫馬。奪真。圍人太僕。所為不樂。是不然。圍人太僕。皆惆悵。曾及取者。而黃金之賜。乃畫吏得之。是以惆悵。杜公之意深矣。又觀曹將軍畫馬圖。云。曹觀先帝。照夜白。龍池十日。飛霹靂。內府殷紅。碼碯盤。婕妤傳。詔才人。索亦此意也。

詩國風秦中事

周召二南。幽風。皆周文武成王時詩。其所陳者。秦中事也。所謂沿汴。洲湖之水。蘋繁藻。荷之。采。賦非所有。既化行江漢。故并江之水。漢之廣。華皆得言之。賦。標有梅之詩。不注釋。梅而秦風。終南。詩終南。何有。有條有梅。毛氏云。梅。杜也。箋云。名山。高大。宜有茂木。今之梅。與相異。亦非。茂木。蓋毛鄭。北人不識。梅耳。若上林賦。所引。引。羅。麻。燕。楊。也。

詩文當句對

唐人詩文。或於一句中。自成對偶。謂之當句對。蓋起於楚辭。楚辭。蘭。桂。酒。椒。椒。桂。權。蘭。地。斷。冰。積。雪。自。齊。梁。以。來。江。文。通。庾。子。山。諸。人。亦。如。此。如。王。勃。宴。滕。王。閣。序。一。篇。皆。然。謂。若。襟。三。江。帶。五。湖。控。壑。荆。引。颶。越。龍。光。牛。斗。徐。瑞。陳。著。騰。蛟。起。鳳。擊。雷。青。霜。鶴。汀。兔。者。桂。殿。蘭。宮。鐘。鳴。鼎。食。之。家。青。雀。黃。龍。之。軸。落。霞。孤。鶩。秋。水。長。天。高。地。迴。興。盡。悲。來。宇。宙。盈。虛。丘。墟。已。矣。之。辭。是。也。于。公。異。破。朱。泚。露。布。亦。然。如。免。辟。湯。之。德。統。元。立。極。之。君。卧。鼓。偃。旗。養。威。蓄。銳。夾。川。陸。而。左。旋。右。抽。抵。丘。陵。而。浸。淫。布。流。聲。塞。宇。宙。氣。振。鉦。鼓。驅。兇。作。威。風。雲。動。色。乘。其。踏。藉。取。彼。鯨。鯢。自。卯。及。酉。來。拒。復。攻。山。傾。河。泄。粟。關。雷。馳。自。北。徂。南。與。戶。折。首。左。武。右。文。銷。鋒。鑄。劍。之。辭。是。也。杜。詩。小。院。回。廊。春。寂。寂。浴。兔。飛。鷺。晚。悠。悠。清。江。錦。石。傷。心。鹿。嫩。忘。遺。花。滿。日。斑。書。籤。藥。果。封。蛛。網。野。店。山。橋。送。馬。蹄。戎。馬。不。如。歸。馬。遠。十。家。今。有。百。家。存。大。羊。曾。爛。漢。宮。闕。尚。蕭。條。蛟。龍。引。子。過。何。文。逐。花。危。危。千。戈。況。復。塵。隨。眼。髮。變。還。應。雲。滿。頭。百。萬。傳。深。入。叢。區。望。匪。他。象。床。玉。手。萬。草。千。花。落。絮。游。絲。隨。風。照。日。青。袍。白。馬。金。谷。銅。駝。竹。寒。沙。碧。

菱刺藤梳長年三老拔梳開頭門卷刺棘底君臣對虎邊春拙干戈金生保虎捨舟  
策馬拖玉腰金高江急以翠木蒼藤古廟杉松歲時伏臘三分割據萬古雲雷伯仲  
之間指揮若定批籙率徑梳子紅板爰信羅合春來秋去楓林橋樹樓道重樓之類  
不可勝舉李善山一詩異題曰當句有對云密過平陽接上蘭秦樓鷺瓦漢宮盤池  
光不定花光亂日氣初涵露氣乾但覺游蜂繞舞蝶豈知孤雁憶離羣三星自轉三  
山遠紫府程遙碧落寬其他詩句中如青女素娥對月中霜裏黃葉風雨對青樓管  
絃背肉書題對蕙蘭蹀躞花黃柳眼對紫蝶黃蜂重吟細把對已落猶開急鼓疎鐘  
對休燈滅燭江魚胡雁對秦樹萬雲萬戶千門對風胡露夜如是者甚多

東坡明正

東坡明正一篇送于後久官東歸云子之失官有為于悲如子之自悲者乎有如子  
之父兄妻子之為子悲者乎子之所以悲者感於得也父兄妻子之所以悲者感於  
喪也按戰國策齊周忌謂姜曰我孰與城北徐公美其妻曰君美甚徐公何能及君  
也復問其美與姜皆言徐公不若君之美甚覆而思之曰吾妻之美我者私我也姜  
之美我者畏我也客之美我者欲有求於我也東坡之吟旋蓋取諸此然四菩薩閣  
記云此畫乃先君之所嗜既免喪以施淨園惟問曰此唐明皇帝之所不能守者而  
死於余余亦惟自度不能長守此也是以與子而其末云賦之以是與子者凡以為  
先君捨也與初解意蓋不同晚學所不曉也

畫像不相見

嘉祐六年司馬公以修起居注同知諫院上章乞立宗室為繼嗣對畢語中書略為  
宰相韓公言其言韓公攝饗明堂殿中侍御史陳深監祭公問深聞殿院與司馬舍  
人甚熟深答以頃年曾同為真議入問近日曾聞其上殿言何事深答以彼此臺諫  
官不相往來不知言何事此一項溫公私記之甚詳然則國朝故實臺諫官元不相  
見故趙清獻公為御史論陳恭公而范蜀公以諫官與之爭元豐中又不許兩省官  
相往來鮮于子敏云罷此禁元祐中諫官劉器之深况之等論蔡州而御史中丞  
以下皆以無辜疏罷職時諫議大夫馮瀛論時政失當為侍御史李光所駁今  
兩者合為一府居同門出同幕與故事異而執政祭祠行事與監察御史不相見云

執政四入頭

國朝除用執政多從三使翰林學士知開封府御史中丞選拜俗呼為四入頭

有盡歷四職而不用如張文定公神宗初用至王宣徽之類者趙清獻公自成都召  
還知諫院大夫言故事近臣自成都還將大用必更府省開封府三司使不為諫官以是  
知一朝典章其嚴如此至若以權侍郎方受告即為參樞如施鉅鄭仲熊者蓋奉檜  
所用云

無望之福

自古無望之福玉石俱焚者釋氏謂之劫數然固自有幸不幸者漢武帝以望氣者  
言長安獄中有天子氣於是遣使者分條中都官詔獄繫者亡輕重一切皆殺之獨  
郡邸獄繫者頗丙吉得生隋煬帝命萬山道士潘誕合鍊金丹不成云無石膽石髓  
若得重男女膽髓各三斛六斗可以代之帝怒斬其後方士言李氏當為天子勸  
帝盡誅海內百姓以煬帝之無道嗜殺人不可卒莽而二說偶不行唐太宗以李湛  
風言女武當王已在宮中欲取疑似者盡殺之賴高祖諫而止以太宗之賢尚如此  
豈不云幸不幸哉

談說

黃魯直和張文潛八詩其二云談說用無說末書諸儒傳濫賜雖有罪亦瀕九縣  
大意指王氏新經學也然說出於韓非子曰先王有邪書而後世多無說又引其事  
曰鄒人有遺燕相國書者夜書火不明謂持燭者曰舉燭而已而誤書舉燭二字非書  
本意也然相愛書曰舉燭者尚明也尚明者舉而用之遂以白王王大說國以治治  
則治矣非書意也魯直以新學多穿鑿故有此舉

折樞行

杜詩折樞行云千載少似朱雲人至今折樞空嶼岫美公不語宋公語尚憶先皇容  
直臣此篇專為諫爭而設謂要師德宋璟也人多疑美公既無一語何得為直臣錢  
仲仲云朝有闕政或美公不語則宋公語但師德乃是武后朝人環為相時其亡久  
矣杜有祭房相國天言羣公聞出魏杜妻亦併二公稱之詩言先皇當為明皇帝  
也美氏別無顯人有聲聞元間為不可曉

朱雲陳元達

朱雲見漢成帝請斬馬劍斷張高首上大怒曰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舉殿樞樞  
折御史遂將雲去辛慶忌叩頭以死爭上意解然後得已及後當治樞上曰勿勿因  
而轉之謂與法同以旌直臣劉聰為劉后起鸚鵡儀殿陳元達諫聰怒命將出新之時

在道園寺中堂元達失鎖腰而入即以鎖繞堂下樹左右曳之不能動劉氏聞之  
江勃左右得刑手疏切諫聽乃解元達而謝之易園為納賢園堂為觀賢堂兩人  
之事甚相類雲之免於死由慶忌時爭救之故差易為力若元達之命在須臾間  
聽之急暴且威怒何暇延留數刻而容劉氏得以草疏乎脫使就劍其首或令武士  
擊殺亦可何特於鎖腰哉是為可疑也感帝不易權以旌雲直而不能命以一官乃  
不若聽之待元達也至今宮殿正中一間橫檻獨不施欄楯謂之折檻蓋有漢以來  
相傳如此矣

杜老不忘君

前輩謂杜少陵當流離顛沛之際一飯未嘗忘君今各紀其數語云為方野送言無  
乃聖躬勞至今勞聖主何以報皇天獨使至尊愛社稷諸君何以答昇平天子亦應  
壓秀走羣公同合思昇平如此之類非一

栽松詩

白樂天栽松詩云小松未盈尺心愛手自移忽然湖底色雲深煙霧雜栽我年晚  
長成君性遲如何過四十種此數寸栽得見成陰否人生七十稀子治園於鄉里乾  
道已及歲正年四十七矣自伯兄山居士移種松數十本其高僅四五寸植之雲壑  
石上擁土以為固不能保其必活也過二十年蔚然成林皆有千霄之勢偶閱白公  
集感而書之

卷三

六

烏鵲鳴

北人以烏鵲為喜鵲聲為非南人聞鵲噪則喜聞烏聲則唾而逐之至於強姦拔彈  
擊使遠去北齊書吳水洛與張子信對坐有鵲正鳴於庭樹間子信曰鵲言不善當  
有口古事今夜有映必不得往子信去後高僧使召之且云勸喚水洛詐稱道馬逆  
免於難白樂天在江州答元郎中揚員外喜烏見寄曰南宮駕燕地何忽烏來止故  
人錦帳郎聞烏笑相視疑為報消息望我歸鄉里我歸應待烏頭白慙愧元郎誤歡  
意然則鵲言固不善而烏亦能報喜也又有元和徵之大前烏一篇云老巫生姦計  
與烏意潛通云此非凡鳥遠見走敵恭十歲乃一出喜賀主人氣此烏所止家產  
日夜豐上以致善考下可宜田農按徵之所賦云此言此烏至財產日豐宜主人一  
心感誘引不知疲轉見烏來集自言家轉豐專聽烏喜想信愛右長壽今之高則然  
也世有傳洛陽局鴉經謂東方朔所著大略言凡占烏之鳴先與其謀然後定其方

位假如甲日一聲即是甲聲第二聲為乙聲以十十數之乃辨其急緩以定吉凶蓋  
不專於一說也

容齋續筆

卷三

七

容齋續筆卷三終

淮南守備

周世宗舉中原百郡之兵南征... 然而自二年之冬訖五年之春... 正叛漢道其客朱元來唐求救... 州即取舒和後以恃功僭塞... 政表乞其命景批云只斬朱元... 在江南恐為唐所種族遣使... 尚能制將帥死命故也紹興... 諸郡守盡掃官庫儲積分寓... 賞一有緩急委而去之寇退... 周世宗

周世宗

周世宗英毅雄傑以衰亂之世... 而享年不及四十身沒半歲... 設用法太嚴羣臣職事小有... 所短也薛居正舊史紀載... 在宿州本州不為勤斷帝大... 奉辭之日帝旨甚峻故後之... 人遺骸何至於族誅二十四... 歸咎於後云

實正固

實正固漢隱帝相也周世宗... 編戶課役正固不堪訴於... 稱知河南府李中師治狀公... 己及再尹河南富公已老乃... 人得易而備之如向拱李中... 鄭權

唐穆宗時以工部尚書鄭權為... 卿大夫相率為詩送之韓文...

權功德可稱道家屬北人無... 也舊唐文權傳云權在京師... 貨權頗積懸以遺之大為朝... 鎮蓋以公家珍寶赴京師以... 然則其為人乃貧和之士獨... 黨錮牽連之賢

黨錮牽連之賢

漢黨錮之禍知名賢士死者... 連獲罪甘心以受刑誅皆節... 吏並被禁錮侍御史景毅之... 逆子師之豈可以漏籍苟免... 然與俱去肅不可范滂在征... 滂自詣獄縣令郭揖大驚出... 儉亡命困迫遁走所至破家... 家外賣金毛飲探兵到門為... 伯玉耻獨為君子足下如何... 黨人錮及五族非經常之法... 尚名節斯其歟

漢代文書式

漢代文書臣下奏朝廷朝廷... 見者為明白史晨祠孔廟碑... 臣謹頓首死罪上尚書臣晨... 罪死罪上尚書副言太傅太... 同無極山碑光初四年某月... 臣既愚慙頓首頓首上尚書... 忠奏雜陽宮光初四年八月... 辛酉朔十七日丁丑太常既... 言末云臣雄臣戒愚慙誠恐... 年三月廿七日士貢奏雜陽... 元嘉三年三月丙子朔廿七...

下魯相入云永興元年六月甲辰朔十八日辛酉魯相平行長史事守長樓叩頭  
死罪敢言之司徒司空府求云平懼恐叩頭死罪死罪上司空府此碑有三公奉天  
子朝廷下郡國郡國上公府三式始末詳備文惠公權釋有言無極山祠事以丁丑  
日奏維陽宮是日下太常孔廟事以壬寅日奏維陽宮亦以是日下魯相又以見漢  
世文書之不滯留也

資治通鑑

司馬公修資治通鑑辟范曄得為官屬書以手帖論續述之要大抵欲如左傳敘事  
之體又云八年號皆以後來者為定如武德元年則從正月使為唐高祖更不稱隋  
義寧二年梁開平元年正月使不稱唐天祐四年故此書用以為法然究其所窮頗  
有空而不通之處公意正以春秋定公為例於未即位即書正月為其元年然昭公  
以去年十二月薨則次年之事不得復係於昭故定雖未立自當追書兼經文至簡  
不過一二十字一覽可以了解若通鑑則不俾隋煬帝大業十三年使以為恭皇帝  
上直至下卷之末恭帝立始改義寧後一卷則為唐高祖蓋凡涉歷三卷而煬帝固  
存方書其在江都時事明皇後卷之直標為肅宗至德元載至一卷之半方書太子

容齋雜事

卷四

三

卽位代宗下卷上方廟精求治不次用人乃是德宗也莊宗向光四年使係於天  
成以為明宗而卷內書命李嗣源討都至次卷首莊宗方殂路王清泰四年使係為  
晉高祖而卷內書石敬瑭反至卷末始為晉天福凡此之類殊費分說此外如晉宋  
諸胡潛國所封建王公及除拜卿相繼悉必書有至二百字者又如西秦丞相南川  
宣公出使乞都平魏都坐大官章安侯封懿天部大人白馬文正公崔宏宜都文成  
王穆觀鎮遠將軍平舒侯燕鳳平昌宣王和其奴平皆無關於社稷治亂而周勃竟  
乃不書及書漢章帝行幸長安進幸槐里岐山又幸長平柳池陽宮東至高陵十二  
月丁亥還宮又乙未幸東阿北登太行山至天井關夏四月乙卯還宮又書魏王七  
月戊子如魚池登青岡原甲午還宮八月己亥如瀾澤甲寅登牛頭山甲子還宮如  
此行役無纖無之皆可省也

弱小不量力

楚莊王伐蕭蕭人因熊相宜僚及公子丙王曰勿殺吾進蕭人殺之王怒遂滅蕭楚  
伐莒莒人囚楚公子平楚人曰勿殺吾歸而得莒人殺之楚師圍莒宮潰遂入鄆齊  
侯伐魯國龍頃公之嬖人慶封就魁門為龍人囚之齊侯曰勿殺吾與而盟無入而

封弗聽殺而將諸城上齊遂取龍夫以齊楚之大而宮一小國蕭一附庸龍一邊邑  
方受攻之際幸能因執其人強敵許以勿殺而退師乃不度德量力致怒於彼至於  
亡滅可謂失計傳構子產善相小國使當此時必有以處之矣

田橫呂布

田橫既敗置居海島中高帝遣使召之曰橫來大者王小者乃侯耳橫遂與二客詣  
維陽將至謂曰橫始與漢王俱南面稱孤今漢王為天子而橫乃為亡虜北面事  
之其愧固已甚矣即自刺橫不顧王侯之爵視死如歸故漢祖流涕稱其賢班固以  
為雄才韓退之道出其墓下為文以弔曰自古死者非一夫子至今有耿光其英烈  
凜然至今猶有生靈也呂布為曹操所縛將死之際乃語操曰明公之所志不過於  
布今已服矣令布將騎明公將步天下不足定也操竟殺之布之材未必在橫下而  
欲忍恥事曹故東坡詩曰猶勝白門窮呂布欲將鞍馬事曹瞞蓋笑之也劉守光以  
燕敗為晉王所擒既知不免猶呼曰王將復唐室以成霸業何不故臣使自効此又  
庸奴下材無足責者

中山宜陽

容齋雜事

卷四

四

戰國事雜出於諸書故有不可考信者魏文侯使樂羊伐中山克之以封其子故任  
座云君得中山不以封君之夷而以封君之子翟橫云中山已拔無使守之臣進李  
克而趙世家書武靈王以中山負齊之強侯秦其地魏欲報之至於魏胡服習騎射  
累年乃與齊燕共滅之遂其王於庸苑此去魏文侯時已百年中山不應既亡而復  
存且庸苑屬上郡本魏地為秦所取非趙可得而置他人誠不可曉惟樂毅傳云魏  
取中山後中山復國趙復滅之史記六國表威烈王十二年中山武公初立條廣曰  
周定王之孫西周桓公之子此尤不然宜陽於魏為大縣顯王三十四年秦伐韓  
拔之故屈宜白云前年秦拔宜陽正是昭侯時屈宜白王襄王而秦甘茂入拔宜陽  
相去幾三十年得非轉書失此邑既而復取之歟

相六畜

莊子載徐無鬼見魏武侯告之以相狗馬荀子論堅白同異云曹不如好相雞狗之  
可以為名也史記褚先生於日者傳後云黃直大夫也陳君夫婦人也以相馬立名  
天下留長孺以相彘立名榮陽褚氏以相牛立名皆有高世絕人之風今時相馬者  
聞有之相牛者殆絕所謂雞狗彘者不復聞之矣劉向七畧相六畜三十八卷謂骨

法之度數今無一存。

卜筮不同

共祀七格疑擇建立卜筮人有龜從筮逆之說禮記卜筮不相兼謂卜不吉則又筮不吉則又卜以為演龜筮左傳晉獻公欲以驪姬為夫人卜之不吉筮之吉公曰從筮卜人曰筮短龜長不如從長晉穆姜從居東宮筮之過良之八史曰是謂良之八隨杜預注云周禮大卜掌三《易》辨九筮之名以八人占故言過良之八史疑古易過八為不利故更以周易占變爻得隨卦也漢武帝時聚會占家問之某日可取婦乎五行家曰可堪輿家曰不可堪輿家曰不吉或辰家曰凶大曆家曰小山天人家曰小吉太一家曰大吉辯訟不決以狀聞制曰避諸死忌以五行為主則詹卜諸家自古蓋不同矣唐呂才作唐曆陰陽百忌曆世多用之近又有三曆會同集覽羅詳蓋始以擇日一事論之一年三百六十日若泥而不通殆無一日可用也

日者

墨子書貴義篇云子墨子北之齊過日者日者曰帝以今日設黑龍於北方而先生之色黑不可以北子墨子不聽遂北至淄水不遂而反日者曰我謂先生不可以北

子墨子曰南之人不得北北之人不得南其色有黑者有白者何故皆不遂也且帝以甲乙殺青龍於東方以丙丁殺赤龍於南方以庚辛殺白龍於西方以壬癸殺黑龍於北方若子之言不可用也史記作日者列傳蓋本於此徐廣曰古人占候卜筮通謂之日者如以五行所直之日而殺其方龍不知其言安在亦可謂怪矣

柳子厚黨叔文

柳子厚劉夢得皆坐王叔文黨廢黜劉願飾非解諱而柳獨不然其於許孟容書云早歲與負罪者親善始奇其能謂可以共立仁義禪教化暴起領事人所不信射利求進者百不一得一旦快意更恣怨讒詆訶萬狀盡為歡譽及為叔文母劉夫人墓銘極其稱誦謂叔文聖明直亮有文武之用待詔禁中道合備后獻可替否有康濟調護之勤許讓定命有扶翼經綸之績將明出納有彌綸通變之憂內將讓蓋不廢其位利安之道將施于人而夫人終於堂知道之士為養生惜焉其語如此夢得自作傳云順宗即位時有塞偶王叔文以善奕棋得過籍博望因問陳傳言及時事上大奇之叔文自言猛之後有遠祖風唯呂溫李絳柳宗元以為信然三子皆與子厚善日夕過言其能叔文實工言治道能以口辯移人既得用其所施為人以為當

上素被疾詔下內禪宮掖事秘功罪歸臣於是叔文敗死韓退之於兩人為執友至修順宗實錄直書其事云叔文密結有當時名欲俛俸而速進者劉高錫柳宗元等十數人定為死交蹤跡詭秘既得志劉柳主謀誦唱和未聽外事及敗其黨皆斥逐此論切當雖朋友之義不能以少蔽也

漢武心術

史記龜策傳今上即位博開致能之路悉延百端之舉通一技之士咸得自效數年之間太上天集會上欲擊匈奴西攘大宛南收百越卜筮至預見友象先圖其利及猛將推鋒執節獲勝於波而著龜時日亦有功於此上尤加意賞賜至或數十萬如丘子明之屬富溢貢龜傾於朝廷至以下筮射龜道並益時或願中者有賦雖不快因公行誅恣意所傷以破族滅門者不可勝數自條湯忌皆曰龜策能言後事竟然亦誅三族漢書晉義以為史遂沒後十篇嗣有錄無書元成之間褚先生補闕言解郵陋日者龜策列傳在焉故後人頗薄其書然此卷首言今上即位則是史遂指武帝其載巫蠱之說如是今之論說者畧不及之資治通鑑亦不取使三子明之惡不復者見此由武帝博采異端馴致斯禍儻心術趨於正當不如是之酷也

禁天高之稱

周宣帝自稱天元皇帝不聽人有天高上大之稱官名有犯皆改之改姓高者為姜九族稱高祖者為長祖政和中禁中外不許以龍天君王帝上聖皇等為名字於是毛友龍但名友葉天將但名將樂天作但名作句龍如淵但名句如淵衛上達賜名仲達焉君仲改為師仲方大任為大任方天若為元若余聖求為應求周綱字君舉改曰元綱程振字伯玉改曰伯起程瑞亦字伯玉改曰伯禹張讀字聖行改曰彥行蓋祭宗當國遏絕文學故無有知周事者宣和七年七月手詔以昨臣僚建議請士庶名字有犯天玉君聖及主字者悉禁既非上帝名諱人無經據詔便不根貽譏後世罷之

宣和冗官

宣和元年蔡京將去相位臣僚方疏官僚冗濫之敝大畧云自去年七月至今年三月送官論實者五十餘人如辰州招弓弩手而樞密院支差房推及者八十四人兗州陞為府而三省兵房推恩者三百三十六人至有八仕統二年而轉十官者今吏部兩選明奉大夫至朝請大夫六百五十五員橫行右武至通侍二百二十九員修



武即至武功大夫六十九百九十一員小使臣二萬二千七百餘員送人一萬六十  
五百餘員吏員機凡差注不行詔三省樞密院令送守臣法然此記以四月庚子下  
而明日又以實西陲誅討之功太師蔡京宰相余深王輔知樞密院鄧洵武合與  
一子官机武皆遷秩天子命令如是即日廢詔之京之罪也

卷四

容齋筆卷四終

容齋筆卷五十三則

秦隋之惡

自三代訖於五季為天下君而得罪於民為萬世所斥者莫若秦與隋豈二氏之  
惡乎於桀討蓋秦之後即為漢隋之後即為唐皆享國久矣一時論議之臣指引  
前世必首及之信而有徵是以其事暴白於方采彌遠彌彰而不可蓋也嘗讀秦  
之張耳曰秦為亂政虐刑殘滅天下北為長城之役南有五嶺之戍外內騷動頭會  
箕歛重以苛法使父子不相聊張良曰秦為無道故沛公得入關為天下除殘去賊  
陵賈曰秦任刑法不變卒滅嬴氏王衛尉曰秦以不聞其過亡天下張釋之曰秦任  
刀筆之吏爭以亟疾苛察相高以故不聞其過陵夷至於二世天下土崩實山偕奉  
為喻曰為官室之麗使其後世曾不得駭盛而託處為馳道之麗後世不得邪侈而  
託足為葵藿之麗後世不得蓬顆而託筭以十八百國之民自養力罷不能勝其後  
財盡不能勝其求人與之為怨家與之為讐天下已壞而弗自知身死絕數月耳而  
宗廟滅絕費雖曰商君道禮讓棄仁思并心於進取行之二歲秦俗日敗滅四維而  
不張君臣非亂六親殃及萬民離叛社稷為虛又曰漢趙高傳胡亥而教之獄今日  
即位明日射人其視殺人若刈草管然置天下於法令刑罰德澤亡一有而怨毒盈  
於世下憎惡之如仇讐應鑄曰秦發卒戍邊有萬死之害而亡銖兩之報天下明知  
禍烈及己也陳勝言倡天下從之如流水又曰任不肖而信讒賊民力罷益務奢自  
賢法令煩苛刑罰暴酷親疎皆危外內咸怨絕紀亡世重仲舒曰秦更禁文學不得  
挾書棄捐禮誼而惡聞之其心欲盡滅先聖之道而顯為自恣苛簡之治自古以來  
未嘗有以亂濟亂大敗天下之民如秦者也又曰師申商之法行韓非之說愷帝王  
之道以貪狼為俗賦斂亡度竭民財力覆盜並起死者相望而秦不怨淮南王曰  
秦使尉屠睢攻越繫漢通遼日引久發適戍以備之任者莫反亡逃相從厚為盜  
賊於是山東之難始興吾丘壽王曰秦廢王道立私議去仁恩而任刑戮至於結衣  
塞路粟盈滿山主父偃曰秦任戰勝之威功齊三代務勝不休暴兵露師百姓靡敝  
孤寡老弱不能相養死者相望天下始叛徐樂曰秦之本始民困而主不恤下怨而  
上不知俗已亂而政不修陳涉之所以為資也此之謂土崩嚴安曰秦一海內之政  
壞諸侯之域為如巧權利者進篤厚忠正者退法嚴令苛意實心遠兵禍北結於朔  
南拉於越宿兵於無用之地進而不得退天下大呼滅世絕祀司馬相如曰二世持

卷五

容齋筆



身不護亡國夫信說不寤示嗣滅絕伍被曰秦為無道百姓欲為亂者十室而五  
欲為亂者十室而八路溫舒曰秦有十夫其一尚存治獄之吏是也曹掾之曰與兵  
速攻貧外虛內天下潰呼禍卒在於二世之末劉向曰始皇葬於驪山下鑿三泉多  
殺宮人生毀工匠計以萬數天下苦其役而反之梅福曰秦為無道削仲尼之迹絕  
周公之軌禮壞樂崩王道不通發誹謗之網以為漢政除谷永曰秦所以二世十六  
年而亡者養生泰奢奉終泰厚也劉歆曰播經書設博士設挾書之法行是古之罪  
道術由是遂滅凡漢人之論秦惡者如此唐高祖曰隋氏以主驕臣諂亡天下孫伏  
伽曰隋以惡聞其過亡天下薛收傳秦王平洛陽觀隋宮室歎曰煬帝無道殫人力  
以事今修收曰後主奢虐是矜死一天之手為後世笑張元素曰自古未有如隋亂  
者得非君自專法日亂乎造乾陽殿伐木於豫章一材之費已數十萬工乾陽畢工  
隋人解體魏徵曰煬帝信虞世墓賊徧天下而不得聞又曰隋惟責不厭食或供奉  
不精為此無限而至於亡方其未亂自謂必無亂未亡自謂必不亡所以甲兵並動  
徭役不怠又曰恃其富強不虞後患役萬物以自奉養子女玉帛求宮室臺榭是

容齋續筆

卷五

飾外示威內行險忌上下相家人不堪命以毀國匹夫之手又曰文帝驕其諸子  
使至是滅馬周曰好積者固國之常要當人有餘力而後收之豈人等而強斂之  
以資寇邪隋時各口倉而李密因之積布帛粟都而王世充據之西京府庫亦為國  
家之用陳子昂曰煬帝恃四海之富營築決河破生人之九中國之難起身死人手  
宗廟為墟楊相如曰煬帝自恃其強不愛時政言同竟寤述如祭封舉天下之大一  
掃景之吳兢曰煬帝驕矜自負以為克終其已若而諱亡情諫乃曰有諫者當時  
不殺後必殺之自是謗謔之士去而不顧外雖有變朝臣鉅口帝不知也柳宗元曰  
隋氏環四海以為鼎跨九垓以為鑪炭以虐熇沸灼爛號呼將蹈弄廷  
曰隋文帝勞於小機以疑待下故二世而亡凡唐人之論隋者如此

漢唐二武

東坡云古之君子必憂治世而危明主明主有絕人之資而治世無可畏之防美哉  
斯言漢之武帝唐之武后不可謂不明而且盡之禍雖繼之微天下塗炭后妃公卿交  
臂死幾後世間二武之名則憎惡之察確作詩用郝觀山上元閣事宣仁謂以吾比  
賦后蘇轍用武帝者侈窮兵虛耗海內為誅詆皆謂至引漢武上方先朝皆以之

得罪人君之立政可不監鑒

玉川子

韓退之奇盛全詩云玉川先生浴城裏破屋數間而已矣一奴長鬚不裝頭一婢亦  
脚老無齒昨晚長鬚來下狀隔牆惡少惡雞似每騎屋山下窺賊渾舍驚怕走折趾  
立名賊曹呼五百查取單戶諸君夫去盜固不難然必有謂而發非貪貧賈財則  
挑暴子女如玉川之貧至於鄰僧乞木隔牆居者豈不知之若為色而動窺見家  
之姪是以一赤脚老婢傾命也惡少可謂狂者一死子讀韓詩至此不覺失笑全集  
中有所思一篇其略云當時我醉美人家美人顏色猶如花今日美人棄我去青樓  
珠箔天之涯夢中醉臥巫山雲覺來淚滴湘江水湘江兩岸花木深美人不見愁人  
心相思一夜梅花發忽到窗前疑是君則其風味殊不淺韓詩當不令後輩誤

銀青階

唐自肅代以後貴人以官幾久而浸溢下至州郡胥吏軍班校伍一命便帶銀青光  
祿大夫階殆與無官者等明宗長興二年詔不得駕銀青階為州縣官賤之至矣晉  
天福中中書舍人李詳上疏以為十年以來諸道職掌皆許推恩著方薦論動數  
百乃至藏典書史優伶奴僕初命則至銀青階被服皆紫袍多易名器僭濫賤不  
分請自今節度州縣奏大將十人他州止聽奏都押牙都虞候孔目從之為極之人  
後當周太祖時補安遠鎮將以銀青光祿檢校太子賓客兼御史大夫至本朝端拱  
中極登朝遇郊恩始贈大理評事于八世從祖師範賜子漢卿卿子膺嗣在尚書時  
皆得銀青光祿檢校尚書祭酒然祭酒之全稱姓名其差強正與里長等元豐  
中李清臣論官制奏言國朝踵襲近代因循之弊牙校有銀青光祿大夫階年長開  
國而有食色蓋為此也今除檢校官猶用此制紹興二十八年廣西經略司中書化  
三州蠻家全計等三百十八人進奉乞補官勳皆三班借差三班差使悉帶銀青光  
祿等第加勳文安公在西垣為之命詞

容齋續筆

卷五

三

買馬救馬  
國家買馬南運於色管西運於岷黎皆置使提督歲所綱發者蓋踰萬匹使臣將稅  
得還秩轉流治道數十州驛程舟食殿國新易之費其數不貲而江淮之本固非騎  
兵所能展會入三才過者月放牧於蘇秀以就水草亦為遠慮之思因讀五代書史  
云唐明宗周極恩使范延光內外馬數對曰三萬五千匹帝曰太祖在太原討軍

買馬救馬  
國家買馬南運於色管西運於岷黎皆置使提督歲所綱發者蓋踰萬匹使臣將稅  
得還秩轉流治道數十州驛程舟食殿國新易之費其數不貲而江淮之本固非騎  
兵所能展會入三才過者月放牧於蘇秀以就水草亦為遠慮之思因讀五代書史  
云唐明宗周極恩使范延光內外馬數對曰三萬五千匹帝曰太祖在太原討軍

不遇七十... 練將之不足也... 騎十五萬步... 無所施... 蓋數倍之矣... 施然則今雖純用步兵亦未為失計也

杜詩用字

律詩用自字相字... 然今略紀其句於此... 行得自娛... 然相親相近... 別亦相望... 此以自字對相字也

卷五

道避雲蘿... 誰醒離人... 字也野人... 俗病相親... 此以共字獨立對相也

唐虞象刑

虞書象刑惟明... 弗犯武帝... 其說雖未必... 齊吏兵卒... 城營兵額... 冠而一人... 冠而一人... 冠而一人... 冠而一人

老子曰... 可謂至言... 士大夫一時... 立議羣臣... 日而除在... 皆應三日... 甫之賢達... 使吐蕃... 官議皆請... 比來修姓... 陽橋此時... 裕怨僧... 沮其... 然以今觀... 則僧孺... 為得司馬... 溫公斷之... 以義利... 兩人曲直... 始分

崔常牛李

盜賊怨官吏... 陳勝初起... 諸縣令以... 皆殺之... 和中... 盡焚... 民比屋... 作詩先賦... 南朝人作... 之乃得... 重條各... 易夕擲... 今人無... 后妃命... 數

卷五

盜賊怨官吏

盜賊怨官吏... 陳勝初起... 諸縣令以... 皆殺之... 和中... 盡焚... 民比屋... 作詩先賦... 南朝人作... 之乃得... 重條各... 易夕擲... 今人無... 后妃命... 數

左傳所黃郛又公之子十餘人其母皆貴而子多不得其死惟賤妾媵生穆公  
獨繼父有國子孫蕃行飲大與鄭存亡薄姬入漢王宮歲餘不得幸其善善夫人  
趙子兒先幸漢王為言其故王即召幸之歲中生文帝帝自育子後帝見及呂后幽諸  
幸姬不得出宮而薄氏以布見故得從子之代為代太后終之成漢大業者文帝也  
景帝召程姬程姬有所避不願進而勸侍者居兒使夜往上醉不知而幸之遂有身  
生長沙王發以母微無寵故王卑濕貧國漢之宗室十有餘萬人而中興成祚成四  
百年之基者發之五世孫光武也元帝為太子所愛司馬良娣死怒諸娣妾不得進  
見宣帝令皇后擇後宮家人子五人虞侍太子后令長御問所欲太子殊無意於  
五人者不得已於皇后強應曰此中一人可乃王政君也一幸有身生成帝自有子  
後帝復進見然歷漢四世為天下母六十餘載觀此四后妃者可謂成思有限而光  
華啟祐與同輩憐絕政君遂為先漢之禍天之所命其亦有數乎徽宗皇帝有子  
三十人唯高宗皇帝再復大業顯仁皇后在宮掖時亦不肯與同列爭進甚類薄太  
后云

公為尊稱

容齋續筆

卷五

六

柳子厚房公銘陰曰天子之三公稱公王者之後稱公諸侯之入為王卿士亦曰公  
尊其過而師之稱曰公古之人通謂年老之臣罕能以姓配公者唐之最著者曰房公  
東坡墨君亭記云凡人相與稱呼者貴之則曰公范曄漢史惟三公乃以姓配之木  
長者曰公而大書或素如鄧稱鄧公吳漢稱吳公伏公漢宋公宏卒公融袁公安李  
公回陳公龍橋公玄劉公龍崔公烈胡公廣三公譽揚公彪荀公爽皇甫公嵩曹公  
操是也三國亦有諸葛公司馬公顧公張公之目其在本朝唯韓公富公范公歐陽  
公司馬公蘇公為最著也

臺城少城

晉末胡謂朝廷禁省為臺故稱禁城為臺城官卑為臺軍使者為臺使卿士為臺官  
法今為空格舊科則曰臺有某須調發則曰臺所遣兵劉夢得賦金陵五詠故有臺  
城一篇今人於他處指言建康為臺城則非也晉益州刺史治大城蜀郡太守治少  
城皆在成都猶云大城小城耳杜子美在蜀日賦詩故有東望少城之句今人於他  
處指成都為少城則非也

容齋續筆卷五終

容齋續筆卷六十五則

版武不殺杜甫

新唐書嚴武傳云房瑄以故宰相為巡內刺史武慢倨不為禮最厚杜黃然欲殺甫  
數矣李白為蜀道難者為房與杜危之也甫傳云武以世舊待甫甫見之或時不巾  
字醉登武牀體視曰嚴挺之乃有此兒武街之一日欲殺甫冠劍于廬三左右白其  
母奔救得止舊史但云甫性褻躁嘗憑醉登武牀斥其父名武不以為忤初無所謂  
欲殺之說蓋唐小說所載而新書以為然予按李白蜀道難本以譏章仇東瓊前八  
嘗論之矣甫集中詩凡為武作者幾三十篇送其還朝者曰江村獨歸處寂寞  
生喜其再鎮蜀曰得歸茅屋赴成都直為文翁再剖符此猶是武在時語至其歸  
視及八哀詩記室得何遜踏鈴延子刺蓋以自况空餘老病容身上槐簪纓又以自  
傷若果有欲殺之怨必不應春春如此好事者但以武詩有莫倚善題題鴉賦之句  
故用證前說引黃祖殺彌衡為喻殆是癡人面前不得說夢也武肯以黃祖自比  
乎

王嘉薦孔光

容齋續筆

卷六

漢王嘉為丞相以忠諫忤長帝事下將軍朝者光祿大夫孔光等劾嘉迷國罔上不  
道請與廷尉雜治上可其奏光請謁者召嘉詣廷尉嘉對又自言不能進賢退不肖  
吏問主名嘉曰賢故丞相孔光不能進嘉死後上覽其對思嘉言後以光為丞相按  
嘉之就獄由光達君之惡而嘉且死尚稱其賢嘉用忠直順命名章一時然亦可謂  
不知人矣光之邪佞鬼所唾也奴事董賢協福王莽為漢盜賊尚得為賢也哉

朱溫三事

義理所在雖盜賊凶悍之人亦不能違者劉仁恭為盧龍節度使其子守文守滄  
州朱全忠引兵攻之城中食盡使人說以早降守文應之曰僕於幽州父子也梁王  
方以大義服天下若子叛父而來將安用之全忠媿其辭且為之緩攻其後還師悉  
焚諸營資糧在舟中者擊而沉之守文道全忠言曰城中數萬口不食數月矣與其  
焚之為禮沉之為泥願乞其所餘以救之全忠為之留數困滄人賴以濟及梁唐之  
後蘇循及其子權自謂有功於梁當不次擢用全忠薄其為人以其為唐鴟與梁國  
未利勤備致仕斥權歸田里宋州節度使進瑞奏省之不憚曰宋州今年水災百姓  
不足何用此為遣中使詰責之縣令除名此三事在他人為不足道於全忠則可為



周亞夫

漢京帝即位三年，七國同日反，吳王至稱東帝，天下震動。周亞夫一出，即平之功亦不細矣。而訖死於非罪，帝雖未為仁君，然亦非好殺卿大夫者。何獨至亞夫而忍為之？竊嘗原其說，亞夫之為人，班馬雖不明言，然必悍直行者方其將屯細柳，祇以備胡，且近在長安數十里間，非若出臨邊塞與敵對壘，有吁吸不可測知之事。今天子勞軍，至不得入，及遣使持節詔之，始開壁門，又使不得驅馳，以軍禮見，自言介冑之士不拜天子，改容稱謝然後去。是乃王旅萬騎乘輿黃屋，顧制命於將帥，豈人臣之禮哉？則其傲視帝尊，習與性成，故賜食不設，者有不平之意，孰非少主臣必已見於辭氣之間，以是預命其可惜也。秦王猛伐燕，圍鄒符堅，自長安赴之，至安陽，猛潛謁堅，曰：昔周亞夫不迎漢文帝，今將軍臨敵而棄軍，何也？猛曰：亞夫前卻人主以求名臣，竊少之，猛之識慮視亞夫有間矣。

場王場帝

金簡元顏亮，隴於廣陵，葛王獲已自立於是，追廢為王，而諡曰場。場奉使之日，貫首聞之，接伴副使秘書少監王補言及此，云：北人戲謂之曰：奉勅江南幹當公事，回及歸。

觀德壽宮奏其事，高宗天顏甚悅，曰：亮去歲南牧已而，死歸人皆以為類符堅，唯吾獨云似隋煬帝，其死處既同，今得諡又如此，豈非天乎？此段聖語，當不見於史錄，故竊志之。

鄭莊公

本傳載諸國事於第一卷，首書鄭莊公自後紀其所行，尤詳然每事必有君子一說，唯諷射類考叔以為失政，刑此外舉稱其善，杜氏注文又從而獎與之，按莊公為周卿士，以平王貳於虢而取王子為質，以桓王昇號公政，而取溫之麥，取成周之禾，以王奪不使知政，忿而不朝，拒天子之師，射王中肩，謂天子不能復巡守，以泰山之祊易許田，不勝其母以害其弟，至有城潁及泉之誓，是其事君事親，可謂亂臣賊子者矣，而曾無一語以貶之，書姜氏為母子如初，杜注云：公雖失之於初，而孝心不忘，故考叔感而過之，書鄭伯以齊人朝，王曰：禮也，杜云：莊公不以號公得政，而背王，故禮之，書魯侯伐鄭，曰：不度德，杜云：鄭莊賢，書取郟與防，歸於魯，曰：可謂正矣，以王命討不庭，不貪其土，以勞王，雖書使許叔居許，東偏曰：於是子有禮，度德而處，量力而行，相時而動，可謂知禮書周鄭之惡，曰：信不白，中實無益也，是乃以天子諸淫混為一。

區區有上下等威之辨，射王之夜，使祭足勞王，杜云：鄭志在苟先王討之非也，此段尤為悖理，唯公羊子於克以於駟之下，書曰：大鄭伯之惡為得之。

百六陽九

史傳稱百六陽九為厄會，以借志考之，其名有八，初入元百六曰陽九，次曰陰九，又有陰七，陽七，陰五，陽五，陰三，陽三，皆謂之災歲，大率總歲四十五，六百十而災歲五十七，以數計之，每及八十歲則值其一，今人但知陽九之厄，云：經歲者常歲也。

左傳易筮

左傳所載周易占筮，大抵只一爻之變，未嘗有兩爻以上者，畢為筮仕遇屯之比，初九變也，成季將生，遇大有之乾，六五變也，晉嫁伯姬，遇歸妹之睽，上六變也，晉文公迎天子，遇大有，乃九三變而之睽，叔孫莊叔生子，豹，遇明夷，乃初九變而之謙，崔杼娶姜，遇困，乃六三變而之大有，南蒯作亂，遇坤，乃六五變而之比，趙盾欲難遇泰，乃六五變而之需，占者即演而為說，然崔杼入於其宮，不見其妻，叔孫君子於行三百不食，殆若為二子所作也，唯陳厲公生敬仲，遇觀之否，周史曰：坤土也，巽風也，乾天也，風為天於土上山，也有山之村而照之以天光，於是乎居土上，杜氏注云：自一至四，有艮象，艮為山，予謂此正是用中又取義，前書論之詳矣，人有相與論事，不假者占而引卦以言者，如鄭公子曼，滿欲為卿，王子伯廖曰：周易有之，在曼之華，晉先啟，建命進師，知莊子曰：周易有之，在師之臨，楚王休侈子大叔曰：在復之頤，但以爻辭合其所行之事耳，至於為羸敗，姬伐齊，則可等語，自是一時探蹟索隱，非後人所可到也，衛襄公生子，孔成子占之，亦遇屯之比，與畢萬同，雖史朝與辛夙之言則異，然皆以利建侯為主。

鍾繇自効

漢建安中，曹操以鍾繇為司隸校尉，督關中，諸軍詔召河東太守王邑而拜杜叡為太守，郡按諸錄求留邑，繇不聽，邑詣繇自歸，繇自以威禁失督司之法，乃上書曰：初曰：謹按侍中守司隸校尉東武亭侯鍾繇，幸得蒙恩，以斗筭之才，仍見拔擢，顯從近密，銜命督使，明知詔書深疾，長吏政教寬約，檢下無刑，久病淹滯，眾職荒頓，既舉文書，操彈失理，慳愆，意度不與國同心，為臣不忠，大為不敬，臣請法車召詣廷尉治罪，罪大鴻臚，削爵土，臣輒以文書付功曹從事，伏須罪誅，詔不許，近時士大夫自効者，不過云：將臣重行，竄黜，閭門待罪而已，如繇此章，蓋與為他人所糾，亡異也，豈



非身為司錄職在刺擊故如是乎

大義感人

理義感人心其究至於冰肌膚而淪骨髓不過語言造次之間初非有怪奇卓詭之  
事也楚昭王遭吳闖履之禍國滅出亡父老送之王曰父老返矣何患無君父老曰  
有君如是其賢也相與從之或奔走赴秦號哭請救竟以復國漢高祖入關及諸縣  
豪傑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吾當王關中與父老約法三章耳凡吾所以來為父兄  
除害非有所侵暴毋恐乃使人與秦吏行至勝鄉邑告諭之秦民大喜已而項羽所  
逼殘滅民大失望劉氏四百年基業定於是矣唐明皇避祿山亂至扶風士卒頗懷  
去說流言不遂召入諭之曰朕託任失人致此胡亂常須遠避其鋒卿等倉卒從朕  
不得別父母妻子朕甚愧之今聽各還家朕獨與子弟入蜀今日與卿等訣歸見父  
母及長安父老為朕致意眾皆哭泣死生從陛下自是流言遂息賊國張巡於雍丘  
大將勸巡降巡設天子重像帥將士朝之人人皆泣巡引六將於前責以大義而斬  
之士益勦可北四山稱王李北海使曹林說王武俊託為天子之語曰朕前嘗誠  
誤朋友失意尚可謝况朕為四海之主乎武俊即首唱從化及奉天詔下武俊遣使

卷六

六

謂曰悅曰天子方在隱憂以德按我何得不悔過而歸之王庭湊據據成德韓愈宣  
慰庭湊拔刀弦弓以進及館羅甲士於庭愈為言安史以來逆順禍福之理庭湊恐  
眾心動庭之使出記為藩臣者莫偽故主鳳翔即度使鄭畋不出樂奏將佐皆眾  
使者恫之慕容曰以相公風聲不能來故恐耳民間聞者無不泣畋曰吾國知人心  
尚未厭唐職披首無日矣旋起兵率倡諸鎮以復長安曰悅以魏叛使師適還亦能  
以語言動眾心誓同生死乃知陸贄知德宗痛自咎悔以言謝天下制書所下雖武  
人悍卒無不感動流涕識者知賊不足平凡此數端皆異代而同符也國家靖康建  
炎之難極矣不聞有此何邪

容齋續筆卷六終

容齋續筆卷七十七則

田租輕重

李愷為魏文侯作益地方之教云一夫治田百畝歲收粟百五十石除十一之稅十  
五石餘百三十五石蓋十一之外更無他數也今時大不然每當輸一石而裁倉省  
耗別為一斗二升官倉明言十加六復於其間用米之精麤為說分若干甲有至七  
八甲者則數外之取亦如之度人執粟從而輕重其手度二石二三斗乃可給至於  
水脚頭子市例之類其名不一合為七八百錢以中價計之并假船負擔又須五斗  
殆是一而取三以予所見唯會稽為輕視前所云不能一半也董仲舒為武帝言民  
一歲力役三十倍於古而田租口賦二十倍於古謂一歲之中失其貲實產三十七及二  
十倍也又云或耕家民之田見稅十五言下戶貧民自無田而耕種家富家田十分  
之中以五輸本田主今吾鄉俗正如此目為主客分云

女子夜績

漢食貨志云冬民既入婦人相從夜績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謂一月之中又得半  
夜為四十五日也必相從者所以省費燎火同巧拙而合習俗也戰國策甘茂亡秦  
出關遇蘇代曰江上之貧女與富女會績而無燭處女相與語欲去之女曰妾以  
無燭故常先至掃室布席何愛餘明之照四壁者幸以賜妾以是知三代之時民風  
和厚勤儉如此非獨女子也男子亦然幽風盡商於茅宵爾索綯言晝日往取去歸  
夜作綯索以待時用也夜者日之餘其為益多矣

淮南王

漢淮南王為王死民作歌以諷文帝曰一尺布尚可縫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  
容此文漢所書也高誘作鴻烈解叙及許叔重注又其辭乃云一尺縑好重重一升  
粟飽達達兄弟二人不能相容殊為不同後人但引尺布斗粟之喻耳屬王子安復  
為王招致賓客方術之士作為內書二十一篇外書其書又有中篇八卷言神仙黃  
白之術漢書藝文志淮南內二十一篇淮南外三十三篇列於雜家今所存者二十  
一卷蓋內篇也每卷有八公山正安所延致賓客之虞博記不見姓名而高誘以為  
蘇飛李尚左吳田由雷被毛被伍被晉昌等八人然惟左吳雷被伍被見於史雷被  
者蓋為安所斥而亡之長安上書者疑不得為賓客之賢也

薛國久長





可貽矣詞音亦相似

僧徒的對

王莽竊位稱新室公孫述稱成家宋術稱仲家董卓稱公孫瓚易京皆自然的對也

月不勝火

莊子外物篇利害相厚生火甚多眾人焚和月固不勝火於是子有憤然而道蓋注云大而闇則多累小而明則知分東坡所引乃曰郭象以為大而闇不若小而明陋哉斯言也為更之曰月固不勝燭言明於大者必晦於小月能燭天地而不能燭毫釐此其所以不勝火也然卒之火勝月耶月勝火耶予記宋元成洋州可談所載王荆公在修撰經義局因見爇燭言佛書有日月燈尤明佛燈光豈足以配日月乎呂惠卿曰日煜乎晝月煜乎夜燈煜乎日月所不及其用無差別也公大以為然蓋發言中理出人意外云予妄意擊之旨謂人心如月其然虛靜而為利害所薄生火熾然以焚其和則月不能勝之矣非論其明闇也

靈臺有持

莊子庚桑楚篇云靈臺者有持而不知其所持而不可持者也郭象云有持者謂不動於物耳其實非持若知其所持而持之持則失也陳碧虛云真宰存焉隨其成心而師之予謂是皆置論於言意之表玄之又玄復來莊子之語以為說而於本旨殆不然也嘗記洪慶善云此一章謂持心有道苟為不知其所以持之則不復可持矣蓋前一人解釋者為兩而字所惑故從而為之解

董仲舒災異對

漢武帝建元六年遷東高廟於陵高園殿災董仲舒居家推說其意單幅木上王父偃編其書奏之上召視諸儒仲舒弟子呂步舒不知其師書以為大愚於是下仲舒吏當死詔赦之仲舒遂不敢復言災異此本傳所書而五行志載其對曰漢當亡春大敵之後承其下流又多兄弟親戚骨肉之連驕場者後恣睢者成故天災若路陛下非以太平至公不能治也祝親戚貴屬在諸侯遂正最甚者忍而誅之如吾播遼東高廟迺可視近臣在國中處旁及貴而不正者忍而誅之如吾播高園殿迺可云爾在外而不正者雖貴如高廟猶災播之況諸侯乎在內不正者雖貴如高園殿猶災播之況大臣乎此天意也其後淮南衡山王謀反上思仲舒前言使呂步舒持

斧鉞治淮南獄以春秋謹顯斷於外不請既還奉事上皆是之凡與王謀叛列侯二千石案罪皆以罪輕重受誅二獄死者數萬人嗚呼以武帝之嗜殺時臨御方數歲可與為善廟殿之災豈無他說而仲舒有勸其殺骨肉大臣與平生學術大為乖刺馴致數萬人之禍皆此書啟之也然則下吏幾死蓋天所以激步舒云使其就戮非不幸也

李正己獻錢

唐德宗初即位潘青節度使李正己畏上威名表獻錢三十萬緡上欲受之恐見欺而卻則無辭宰相崔祐甫請遣使慰勞潘青將士因以正己所獻錢賜之使將士人戴上恩諸道知朝廷不重貨財上悅從之正己大慙服天下以為太平之治庶幾可望紹興三十年鎮江都統制劉賢乞詣闕奏事朝廷以其方命刻下罷就散職賢規取恩寵掃一府所有數以自隨巨舟連檣白金至五艦他所獲挾皆稱是其始謀蓋云此行不以何事必可力買既至趨起國門不許入觀或以謂欲上諸內府予時為樞密檢詳為丞相言崔祐甫所陳乞以賢所齎等第賜其本軍明降詔書遣一朝士以賢平生過惡告諭卒伍使知明天子恩威惻怛之意或賢新國奄有初為己物則宜因人之言發命詰問在行之物本安所出今安所用悉取而藉之託其舟楫北運充賜尤可以破其船堅無厭之謀湯岐公當國不能用也

宣室

漢宣室有殿有閣皆在未央宮殿北三輔黃圖以為前殿正室武帝為寶太王置酒引內董偃東方朔曰宣室者先帝之正處也非法度之政不得入焉文帝受釐於此宣帝常齋居以法事如滿曰布政教之室也然則起於高祖時蕭何所創為退朝聽政之所而史記龜策傳云武王圖紂象即自般宣室徐廣曰天子之居名曰宣室淮南子云武王甲卒三千破紂牧野殺之宣室注曰商宮名一曰獄也蓋商時已有此名漢儒與之同黃圖乃以為漢取舊名非也

昔昔鹽

薛道衡以空梁落燕泥之句為隋煬帝所嫉考其詩名昔昔鹽凡十韻垂柳覆金堤蘆葦葉復綠水溢芙蓉沼花飛桃李蹊米春秦氏女織錦實家妻關山別瀉子風月守空閨常飲千金笑長垂雙玉啼盤龍隨鏡隱彩鳳逐帷低飛魂同夜鶴倦極憶長難暗照懸珠網空梁落燕泥前年過代北今歲往遼西一去無消息那能惜其歸

趙廣之為二十章其說不一云春至今朝燕花時伴獨啼飛斜珠酒滿語近畫  
梁低惟卷問幾戶林空時時誰能衣對此雙去後雙栖樂苑以為羽調曲玄怪錄  
載遂修三恨工唱河錦鹽入有笑祇隨黃帝鹽白鶴鹽神雀鹽珠勒鹽滿鹽歸國  
鹽唐詩類類吳娘唱是鹽更奏新聲到骨鹽然則歌詩謂之鹽者如吟行曲引之類  
云今南嶽廟獻神樂曲有黃帝鹽而俗傳以為皇帝炎長沙志從而書之蓋不考也  
章故編唐才調詩以趙詩為劉長卿而題為別宕子怨誤矣

將帥當專

周易師卦六三師或與尸凶九五長子帥師弟子與尸貞凶爻意謂用兵當付一師  
苟其傳難然臨之則凶矣與尸眾主也安慶緒既敗遁歸相州肅宗命郭汾陽率臨  
淮九節度致討以二人皆元勳難相統屬故不置元帥但以官者魚朝恩為觀軍容  
宣慰處置使步騎六十萬為史思明所挫一戰而潰肅宗討淮西命宣武等十六道  
進軍難以韓弘為都統而身未嘗至既無統帥三四年不克及裴度一出幾數月即  
成功穆宗討王庭湊朱克誠時裴度鎮河東亦為都招討使度帥如李光顏烏重胤  
皆當時名將而翰林學士元稹意圖宰相志度先進與知樞密魏瓘相結度每奏畫  
容齊續筆 卷七 六

軍事擬從中沮壞之故屯守踰年竟無成績貞元之誅吳少誠元和之征盧從史皆  
此類也石晉開運中為契丹所攻中國兵力寡弱秦維翰為宰相一制指揮節度使  
十五人雖杜重威李守正張彥澤輩皆材及勇然重威為主將陽城之戰三人者尚  
能以身殉國大敗彊胡耶律德光乘乾舟竄僅而獲免由是觀之大將之權其可  
不專耶

容齊續筆卷七終

容齊續筆卷八十五則

香龜卜筮

古人重卜筮其究至於通神龜為卜者為筮故曰假爾泰龜有常假爾泰筮有常定  
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所以使民信時日敬鬼神畏法令舜之命禹武王之伐  
紂召公相宅周公營成周木書不昆命元龜繫梓考卜然筮短龜長則龜卜在易  
筮之上漢藝文志劉向所輯七略自龜書見龜之屬凡十五家至四百一卷後世無  
傳焉今之擇筮者率多流入於影象所謂龜策惟市井細人始習此藝其得不過數  
錢士大夫未嘗過而問也伎術標榜所在如織五星六士行會三命執柝太一洞微  
紫微太素遁甲人人自以為君平家家自以為季主每况愈下由是稽手於達官要  
人舟車交錯於道路駁駁紛紜而術益隨矣周禮大卜掌三兆之法一曰玉兆二曰  
瓦兆三曰原兆柱于春云玉兆顯帝之兆瓦兆帝之兆原兆有周之兆經兆之體  
皆百有二十其頌皆十有二百又掌三易之法曰連山曰歸藏曰周易其經卦皆八  
其別皆六十有四今獨周易之書存他不復可見世謂又王重易六爻為六十四卦  
然則夏商之易已如是矣左氏傳所載懿氏占曰鳳皇於飛和鳴鏘鏘有鳩之後將  
育於姜成季之卜曰其子曰友在公之右回復於父敬如君所晉獻公驪姬之繇曰  
專之渝攘公之瑜嫁伯姬之繇曰車說其輶火災其旗寇張之孤其從姑春伯伐  
晉曰十乘三去三去之餘獲其雉狐文公納王滿黃帝戰於阪泉之兆郭陵之戰晉  
侯筮曰南國威射其元王中厥目不伐鄆趙鞅卜救之遇水適火史龜曰是謂沈陽  
可以興兵利以伐姜不利於商史墨曰盈水名于水位名位敵不可干也杜氏謂鞅  
姓盈宋姓于蓋言歲與盈同也史趙曰是謂如川之滿不可游也衛莊公卜筮曰如  
魚鼈尾衡流而方羊會焉門塞塞乃自後踰此十占皆不可得其說故杜元凱云  
凡筮者用周易則其象可據非此而往則臨時占者或取於象或取於氣或取於時  
日王相以成其占蓋盡附會以象象則架虛而不經可為通論然亦安知非連山歸  
藏所載乎

地名音異

郡邑之各有與本字不同者顏師古以為土俗各有別稱者是也姑以漢書地理  
志言之馮翊之標陽為華陽連句為華酌太原之慮流為慮夷上黨之沾為漆河內  
之隆慮為林慮高唐為湯陰潁川之不婁為不郎高陽之鄴為鄴培為者陽都為

漢沛之鄭為崧鄆為多清河之鄭為輸汝南之平與為平預濟陰之完句為完劬江夏之沙羨為沙羨九江之秦阜為拓姑廬江之岑晏為岑晏山陽之方與為方與豫州之不其為不其東海之承為承長沙之承陽為承陽臨淮之取慮為取慮會稽之諸暨為諸暨太末為太末豫章之餘汗為餘汗廣漢之汁方為汁方蜀郡之徒為徒益州之味為味金城之允吾為允吾為鉛牙允街為鉛街武成之樓刺為樓刺張掖之番木為番木安定之烏氏為烏氏上郡之龜茲為龜茲西河之鶴澤為鶴澤代郡之柝氏為柝氏南越之番禺為番禺卷之番禺為卷之番禺九真之都龍為都龍日南之西捲為西捲淮陽之陽夏為陽夏魯國之番為番皆不可求之於義訓字書亦不盡載也

韓嬰詩

前漢書儒林傳叙詩云漢興中公作魯詩后魯作齊詩韓嬰作韓詩又云中公為詩訓詁而齊較固無韓生皆為之傳或取春秋宋雜說咸非其本義無不得已魯詩為近之學為人帝博士景帝時生常山太傅推詩人之意作外傳數萬言其語頗與齊魯間殊然歸一也武帝時與董仲舒論於上前精悍分明仲舒不能難其後韓氏有王吉食子公長孫順之學藝文志韓家詩經二十八卷韓故三十六卷內傳四卷外傳六卷韓說四十一卷今惟外傳存傳十卷卷中將作監主簿李用章序之命工刊刻於杭其末又題云蒙文相公改正三十餘字予家有其書讀首卷第二章曰孔子南遊適楚至於阿谷有楚子佩瑱而流者孔子曰彼婦人其可與言矣子抽篳以授子貢曰善為之辭子貢曰吾將南之楚楚天者願乞一飲以表我心婦人對曰阿谷之水流而趨海欲飲則飲何問婦人子受子貢賜迎流而挹之置之沙上曰禮固不親授孔子抽篳去其幹子貢往請調其音婦人曰吾五音不知安能調琴孔子抽篳給五兩以授子貢子貢曰吾不敢以當子身敢置之水浦婦人曰子年甚少何敢受子子不早去今竊有狂夫守之者矣詩曰南有喬木不可休思漢有游女不可求思此之謂也觀此章乃謂孔子見處女而教子貢以微詞三批之以是說詩可乎其說亦甚矣他亦無足言

五行表絕字

未絕於申故神字之訓為木白絕水土絕於巳故巳字之訓說文以為窮遠絕字之

漢表所記事

訓為岸圮及覆大表於成試威為滅金表於且故鈕為鈕開製字之表昭矣

漢書功臣表所記列侯功狀有紀傳所缺者韓信等魏以木器在度軍表云祝阿侯高邑以將軍屬淮陰擊魏嬰度軍表此計由邑所建也信謀發兵擊呂后其舍人得罪信信囚欲殺之舍人弟上書與告信欲反晉灼注曰楚漢春秋云謝公也表有漢陽侯樂說史記作樂說以淮陰舍人告反侯蓋非謝公也須昌侯趙行從漢王起漢中雍軍塞渭上上計欲還行從言他道道通中平侯軍右車始高祖微時有急給高祖為故得侯即侯黃極忠以擊盜長為臨江將已而為漢擊臨江王祁侯繆賢從擊項籍漢王敗走擊擊楚迫驥以故不得進漢王顧謂項王曰願師古曰謂之祁王蓋其功故龍褒之許以為王也他復有與傳小異者史記張良傳項梁立韓王成以良為韓申徒徐廣云申徒即司徒語音訛轉也而漢表良以韓中都下韓師古云韓中都即韓王信也楚漢春秋作信都古信申同字按良與韓王信了不相干願注誤矣自司徒為申徒自申徒為申都自申都為信都相傳古書豈復可以字義求也韓信歸漢為治粟都尉表以為粟客師古曰與紀傳參差不同或者以其粟疾而廣客禮之故云粟客也史記作典客粟隱以為粟客此外又有官名非史所載者如孔魁以執盾從周憲以長鉞都尉郭蒙以戶衛重虎以重將重將者主將領輜重也郭以門尉林士候襄以執盾隊文郭亭以塞路塞路者主遠塞要路以備敵寇也丁禮以中涓騎差類以慎將謂以謹慎為將也許益以駢陸說衛駢陸者二馬曰駢謂並兩騎為重翼也說讀曰稅稅衛者軍行初舍止之時主為衛也許應以趙右林將林將者將士林猶言羽林之將也清侯以弩將留盼以客吏馮解散以代大興大興主蕭棟之官也史記作太尉斬強以郎中騎十八之類聊紀於此以示讀史者云

蕭何始韓信

蕭布為其臣責赫告反高祖以語蕭相國相國曰布不宜有此恐仇怨妄誣之請繫赫使人微驗淮南布遂反韓信為人告反呂后欲召恐其不就乃與蕭相國謀詐令令人陳師已破給信曰雖病強入賀信入即被誅信之為大將軍實蕭何所為今其死也又出其謀故俚語有成也蕭何敗也蕭何之語何尚能救蕭布而翻怨於信如此豈非以高祖出征呂后居內而急變從中起已為留守故不得不誅之罪如布

之事尚在疑以之也

彭越無罪

韓信英布彭越皆以謀反誅夷信來高祖自將征陳留之時欲詐故諸官徒發兵襲  
呂后太子布見漢使疑問即發兵東取荊西擊楚對高祖言欲為帝其為及逆已明  
唯越但以稱病不親詣邯鄲之故上既故以為庶人而呂后令人告越復謀反遂及  
禍三入之事越獨為冤且危輒勸越反越不聽有司以越不誅輒為反形已具然則  
貫高欲殺高祖張敖不從其事等耳乃以為不知狀而故得釋何也樂說告信齊赫  
吉布皆得封列侯而梁大僕告越不論實宜非漢朝亦知其故耶樂布為越大夫使  
於齊而越死還奏事越頭下上召高布欲至之布謂越反形未見而帝以苛細誅之  
上乃釋布拜為都尉然則高祖於用刑為有負於越矣傷哉

蜘蛛結網

佛經云蠢動含靈皆有佛性莊子云惟蟲能為惟蟲能天蓋雖昆蟲之微天機所運  
其善巧方便有非人智慮技解所可及者蟹之作網蜘蛛之結網蜂之累房燕之營  
巢蟻之築塚蝶蛉之視子之類是已雖然亦各有幸存乎其間蝶之結網也布  
絲引網援急上下其始為甚難至於緯而織之轉盼可就疎密分寸不嘗不齊門檻  
及花稍竹間則不終日必為人與風所敗惟開屋坵垣人跡罕至乃可入久而享其  
安故燕巢幕上學子以為至危李斯見吏舍廁中鼠食不潔近人犬獸驚恐之倉中  
之鼠食積粟居大廡之下不見人犬之愛歎曰人之賢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處耳  
豈不信哉

孫權稱至尊

陳壽三國志固多出於一時雜文然獨吳書稱孫權為至尊方在漢建安為將軍時  
已如此至於諸葛亮周瑜見之於文字間亦皆然周瑜病困與權書曰曹公在北劉  
備寄寓此至尊垂慮之日也魯肅破曹公還權迎之肅曰願至尊威德加乎四海呂  
蒙道郭玄之說却善曰關羽在南郡至尊身自臨之又曰至尊遣兵相繼於邊家謀  
取關羽密陳計策曰羽所以未使東向者以至尊聖明蒙等尚存也陸遜請蒙曰下  
見至尊宜好為計甘寧欲圖荊州曰劉表慮既不遠兒子又為至尊當早規之權為  
張遼淹襲質孫曰至尊人主當持重權欲以諸葛亮典掌軍權請葛亮書與陸遜  
曰家兄年老而性疎慢假軍之最要之下特為改至尊稱之遜以白權凡此之類

皆非所宜稱若以為陳壽作史虛誕則魏蜀不然也

康山讀書

杜子美贈李太白詩康山讀書處頭白好歸來說者以為即廬山也吳曾改齊漫  
錄內辨誤一也正詳是事引杜詩補遺云范傳正李白新墓碑云白本宗室子  
成先避仇客蜀居蜀之彰明太白生焉彰明綿州之屬邑有大小康山白讀書於大  
原山有讀書堂尚存其宅在清溪鄉後廢為僧房稱隴西院蓋以太白得名院有太  
白像吳君以是證杜句知康山在蜀非廬山也子安富堂所刊太白集其首載新墓  
碑宣歙池等州觀察使范傳正撰凡五百餘字但云自國朝已未編於屬籍神龍  
初旬碎葉遠廣漢因為巴郡人初無補遺所紀七十餘言豈非好事者偽為此言如  
關元遺事之類以附會杜老之詩邪觀陽志輿地廣記云彰明有李白碑白生於此  
蓋亦傳說之誤當以范碑為正

列國城門名

郡縣及城門名用一字者為雅馴近古今獨姑蘇曰吳郡吳縣有盤門閶門封門婁  
門齊門他皆不然春秋時列國門名見於左氏傳者鄭最多曰渠門純門時門將門  
閶門皇門郭門蓋門又有師之梁格杖之門周曰園門魯門齊門魏門楚門秦門鹿  
門又有子拘之門公羊傳有爭門史門宋曰彤門桐門盧門魯門澤門揚門秦林之  
門郭曰魚門范門衛門閻門蓋獲之門齊曰雅門亦有揚門鹿門樞門吳曰齊門宋  
堙之門見孟子

絕塵素衣

陳簡齋墨梅句一篇云紫袂江南萬玉妃別來幾度見春歸相逢京洛渾衣舊只  
恨緇塵染素衣語意皆妙絕晉陸機為顧榮贈婦詩云京洛多風塵素衣化為緇齊  
謝元暉酬王晉安詩云誰能久京洛緇塵染素衣正用此也

去國立後

齊高氏食邑於廬高弱以廬叛齊閻丘嬰國之弱曰苟使高氏有後請致邑齊人立  
高弱弱致廬而出奔晉魯滅氏食邑於防城記得罪使來告曰苟守先祀敢不辟也  
乃立城為欽防而奔齊按弱弱二人據地要君故孔子曰城武仲以防求後於魯  
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然魯齊之君竟如其言不以要君之故而肯之蓋當時先  
王之澤未竭非若戰國務為詐力權謀之比所謂殺人之中又有禮高者也降及宋

世遂有帶甲約降既解甲即圍而殺之者不仁孰甚焉

詩詞改字

王荆公絕句云京口瓜洲一水間鐘山祇隔數重山春風入綠江南岸明月何時照  
我還吳中士人家藏其草初云又到江南岸去到字注曰不好改為過復園去而  
改為入旋改為滿凡如是十許字始定為綠黃魯直詩歸無忌略無三月事高郵正用  
一枝鳴用字初曰抱又改曰占曰在曰帶曰要用字始定于關於錢仲伸大夫如  
此今豫章所刻本乃作殘蠟猶占一枝鳴向巨原云元不伐家有書直所書東坡念  
奴嬌與今人歌不同者數處如浪淘盡為浪聲聲周郎赤壁為赤壁亦壁亂石穿空  
為崩雲聲拍岸為掠岸多情應笑我早生華髮為多情應是笑我生華髮人生如  
夢為如寄不知此本今何在也

姑舅為姑

姑舅兄弟為姑在禮法不然而世俗不晚按刑統戶婚律云父母之姑舅兩姨姊妹  
及姨若堂姨母之姑堂姑已之堂姨及再從堂姨外甥女女婿姊妹並不得為姑相  
議曰父母姑舅兩姨姊妹於身無服乃是父母總麻據身是寡故不合娶及姨入是

父母大功尊若堂姨雖於父母無服亦是尊處母之姑堂姑並是母之小功以上尊  
己之堂姨及再從姨室外甥女亦謂堂姊妹所生者女婿姊妹於身雖並無服據理  
不可為姑並為尊卑混亂人倫失序之故然則中表兄弟姊妹正是一等其於始娶  
了無所妨予記政和八年知漢陽軍王大夫申明此項勅局有詳以為如未叔取  
姓女從甥女嫁從舅之類甚為明白徽州法司編類續降有全文今州縣官書判至  
有將姑舅兄弟成婚而斷離之者皆失於不能細讀律令也惟西魏文帝時禁中外  
及從母兄弟姊妹為婚周武帝詔不得娶母同姓以為妻宣帝詔母族絕服外  
者聽婚皆偏閭之制漫附於此

容齋筆乘卷八

容齋筆乘卷九十四

三家七穆

春秋列國卿大夫世家之為無越魯三家鄭七穆魯魯之公族如臧氏展氏施氏子  
叔氏叔仲氏東門氏邱氏之類固多唯孟孫叔孫季孫實出於桓公其傳序累代皆  
東國政與魯相為久長若揆之以理則桓公叔氏魯國得罪於元顧使有後如此鄭  
靈公亡無嗣國人立穆公之子子良子良辭以公子堅女乃立堅是為魯公其公將  
去穆氏子良爭之願與偕亡乃舍之皆為大夫其後位卿大夫而傳世者罕如豐印  
游國良故曰七穆然則諸家不逐而獲存子良之力也至其孫良實乃先族族而六  
家為卿如故此又不可解也

貢諱韋康

漢元帝紀贊云貢諱韋康遂為宰相謂貢為薛廣德韋元成康術也四人皆極極自  
好當懷柔不斷之朝無所規教術專附石顯最為邪臣廣德但有諫御樓船一事高  
傳稱在位數言得失書數十上元成傳稱為相七年守正持重不及父賢而元成過  
之皆不考其有過按劉向傳宏於石顯白達更生下獄下太傅韋元成諫大夫貢為

與廷尉雜考勅更生前為九卿坐與蕭望之周堪謀排許史說難成欲退去之而  
獨專權為臣不忠幸不伏誅復蒙恩召用不悔前過而教令人言變事誣罔不道更  
生坐免為庶人若以漢法論之更生死有餘辜幸元帝不殺之耳京房傳房欲行考  
功法石顯與韋丞相皆不欲行然則韋貢之所以進用皆陰附恭顯而得之班史隱  
而不論唯於石顯傳云貢為明經著節顯使人致意深自結納因薦為天子歷位九  
卿至御史大夫大正在望之死後也

兒寬張安世

漢史有當書之事本傳不載者武帝時兒寬有重罪繫按道侯韓說諫曰前吾上壽  
王死陛下至今恨之今殺寬後將復大恨矣上感其言遂寬免復用之宣帝時張安  
世嘗不快上所謂不上殺諫之趙充國以為安世本持索督軍事武帝數十年見  
謂也謹宣全度之安世用是得免二事不書於寬及安世傳而於劉向充國傳中見  
之豈非以二人之賢為諱之邪韓說能以一言救賢臣於垂死而不於說傳書之以  
揚其善為可惜也

深溝高壘









其後天聖之間學者務以言語聲偶掩裂以相誇尚丁美獨與兄其才氣及穆參軍伯長作為古歌詩雜文時人頗共非笑之而子美不顧也其後學者稍趨於古獨子美為於舉世不為之時可謂特立之士也

柳子厚集有穆修所作後叙云子少嗜觀韓柳一家之文柳不全見於世韓則雖曰其全至所缺墜亡字句獨於集案為甚凡用力二祀文始幾定時天聖九年也予讀張景集

中柳開行狀云公少穎異稱天水趙生老儒也持韓愈文僅百篇投公曰實而不虛意若難曉子詳之何如公一覽不能捨歎曰唐有斯文哉因為文章直以韓為宗尚時韓之道獨行於公遂名居愈等紹先韓之道大行於今自公始也

入云公生於晉末長於宋初扶百世之大教續韓孟而助周孔兵部侍郎王祐得公書曰子之文出於今世真古之文章也兵部尚書楊昭儉曰子之文章世無知者已二百年矣開以開寶六年登進士第著作行狀時咸平三年開府韓文云平讀先生之文自年十七至於今凡七年然則在國初開已得昌黎集而作古文去穆伯長時數十年矣蘇歐陽更出其後而歐陽略不及之乃以為天下未有道韓文者何也范文正公作尹師魯集序亦云五代文體薄弱皇朝柳仲塗起而度之洎楊大年專事藻飾謂古道不通於用廢而弗學者久之師魯與穆伯長力為古文歐陽永叔從而振之由是天下之文一變而古其論最為善也

卷九

六

容齋續筆

容齋續筆

容齋續筆

容齋續筆

容齋續筆

容齋續筆

容齋續筆

容齋續筆

容齋續筆

容齋續筆

容齋續筆

容齋續筆

容齋續筆

容齋續筆

容齋續筆

容齋續筆

容齋續筆

容齋續筆

容齋續筆卷十七則

經傳煩簡

左傳是聲子謂楚子木曰善為國者賞不僭而刑不濫賞僭則懼及淫人刑濫則懼及善人若不幸而過寧濬無濫與其失善寧其利法其語本於大禹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也晉叔向詰鄭子產書曰先王議事以刑聽之以志

聲之以行教之以務使之以和臨之以敬泣之以強斷之以剛補求聖哲之上明察之官忠信之長慈惠之師其語本於呂刑惟其哲哲人惟刑也言意則同而經傳煩簡為不侔矣

曹參不厲士

曹參代蕭何為漢相國日夜飲酒不事事自云高皇帝與何定天下法令既明遵而勿失不亦可乎是則然矣然以其時考之承秦暴虐之後高帝創業尚淺日不暇給豈無一事可關心者哉其初相齊聞膠西蓋公善治黃老言使人厚幣請之蓋公為言治道貴清淨而民自定參於是避正室以舍之其治要用黃老術故相齊九年齊國安集然入相漢時未嘗引蓋公為助也齊處士東郭先生梁石君隱居深山削髮為

卷十

容齋續筆

容齋續筆

容齋續筆

容齋續筆

容齋續筆

容齋續筆

容齋續筆

容齋續筆

容齋續筆

容齋續筆

容齋續筆

容齋續筆

容齋續筆

容齋續筆

容齋續筆

容齋續筆

容齋續筆

晚大司農大司馬欲用是念恨後將軍數畫軍冊光錄大夫大中大夫者二人以  
老病罷騎馬都尉安所受此語之類又如所書路中大夫韓御史大夫叔孫太傅鄭  
高書鮑司隸趙將軍張廷尉亦然有法後漢書金吾擊賊大司馬當擊交大司  
馬習用步騎等語尚有前史餘味

漢唐輔相

前漢宰相四十五人自蕭曾魏丙之外如陳平王陵周勃灌嬰張敖申屠嘉以高帝  
功臣陶青劉舍許昌薛澤莊青翟趙周以功臣侯子孫世襲田蚡公孫賀劉屈氂以  
宗戚衛綰李蔡以士伍唯王陵申屠嘉及周亞夫王商王嘉有剛直之節薛宣翟方  
進有材其餘皆容身保位無所建明至於御史大夫名為丞相之副錄錄不足觀劉向  
所謂御史大夫未有如兒寬者蓋以餘人可稱者少也若唐宰相三百餘人自房杜  
姚宋之外如魏徵王珪褚遂良狄仁傑魏元忠韓休張九齡楊綰崔祐甫陸贄杜黃  
裳裴瑒李絳李藩裴度崔羣韋處厚李德裕鄭畋皆為一時名宰考其行事非漢諸  
人可比也

漢武留意郡守

卷十

漢武帝天資高明政自己出故輔相之任不具擇使若但使之奉行文書而已其於  
除用郡守尤所留意莊助為會稽太守數年不聞問賜書曰君厥承明之履懷故土  
出為郡吏聞者謂焉久不聞問吾止壽王為東郡都尉上以壽王為都尉不復置太  
守詔賜書曰子在朕前之時知略輻湊及至連十餘城之守任四十石之重職事  
並廢益照從權甚不稱在前時何也及賈拜淮陽太守不受印綬上曰君導淮陽報  
吾今召君矣顧淮陽吏民不相得吾使君重卧而治之觀此三者則知郡國之事  
無細大未嘗不深知之為長吏者當若親臨其上又安有不盡力者乎惜其為征伐  
倉修所移使民間不見德澤為可恨耳

晉書

吳歸命侯天紀三年八月有鬼自來生工人黃者家有黃米生工人吳平家高四尺  
厚三分如枇杷形上廣八寸下廣五寸兩邊生葉綠色東觀漢記名鬼目作之  
單黃米作平應京以者為侍芝即平為平應郎皆銀印青綬唐五行志中宗景龍二  
年岐州郿縣民王上賓家有告黃米高三尺餘上廣尺餘厚二分說者以為草狀子  
按黃米即告黃今俗時為告黃者是也天紀景龍之重且相類命次年亡國中宗

後二年遇害雖事非此致亦可謂歎矣平應草不知何狀揚雄甘泉賦并闕注如溫  
曰并闕其葉隨時改政平則平政不平則傾也顧師古曰如氏所說自是平應耳然  
則亦異草也鬼目見舊雅郭璞云今江東有鬼目草葉似萬葉圓而毛如耳端也亦  
色黃生廣志曰鬼目似梅南人以飲酒南方草木狀曰鬼目樹大者如木子小者如  
鴨子七月八月熟色黃味酸以蜜煮之滋味亦甚交趾諸郡有之文州記曰高大如  
木瓜而小傾邪不周正本草曰鬼目一名東方獨一名連處陸名羊蹄

唐諸生束脩

唐六曲國子生初入置束帛一篋酒一壺脩一素為束脩之禮太學四門律學書學  
算學皆如國子之法其習經有暇者命習隸書并國語說文字林三蒼爾雅每旬前  
三日則試其所習業乃知唐世士人多攻書蓋在六館時以為常習其說文字林蒼  
雅諸書亦欲責以結字倉於古義不特銓選之時方取指法道美者也束脩之禮乃  
於此見之開元禮載皇子束脩東帛一篋五匹酒一壺二斗脩一素三股皇子服學生  
之服至學門外陳三物於西南少進曰某方受業於先生敢請見教籙者以籙授皇  
子皇子跪奠再拜博士答再拜皇子還避遂進跪取籙博士受幣皇子拜訖乃出  
其儀如此州縣學生亦然

范德孺帖

范德孺有一帖云純粹本冒固多尤是家兄北歸遂解倒懸之念慶快安幸此外何  
求四月末在舟中均借人至鄧奉待家兄之來今家兄雖得歸穎昌而尚未聞來耗  
已累道人稟問所行路及相見之期人尚未還未知果能如約否蓋恐太原接人非  
久到此法留半月則須北去也予以其時考之元符三年四月德孺除知太原是月  
二十一日忠宣公自鄆州分司復故秩許歸穎昌則此帖當在五月間忠宣猶未  
離水州也德孺自均州守權帥河東至於惟舟借人以行又云接人法留半月過此  
則須北去雖欲待其兄亦不可得今世為長吏雖居荊蜀小吏而欲送還兵士唯意  
所須若接人之來視其私計解否為遲遲耳未嘗顧法令以自壞策使申固要未稍  
整攝之置士大夫於無過之地亦所以善風俗也

民不畏死

老子曰民常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若使人常畏死則為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孰敢  
讀者至此多以為老子好殺夫老子豈好殺者哉皆意蓋以戒時君世主視民為至

愚至賤也其命若則草菅使之知民情狀人人能與我為敵國懷乎常有朽索馭六馬之懼故禮之曰常有司殺者殺夫代司殺者殺是代大臣斷夫代大臣斷希有不傷其手矣下篇又曰人之殺死以其生之厚是以輕死且人情莫不欲壽雖衰貧至歲瀕於餓餓其與死修而死者有間矣鳥有不畏者哉自古以來時運倏變至於空天下而為盜賊及夷考其故札之始生民未嘗有不靖之心也秦漢隋唐之末土崩魚爛比屋可誅然凶暴如王仙芝黃巢不過僥倖一官而已使君相御之得其道宜復有治天之志哉發遂之清物海鴻異之定關中高仁厚之平蜀蓋王先成之說王宗侃民情可見世之君子能深味老氏之訓思過半矣

天下有奇士

天下未嘗無奇智略之士當亂離之際雖一旅之聚數城之地必有策名者出其間史傳所書尚可考也鄭燭之賦弦高從容立計以存其國後世至不可勝紀在唐尤多姑推其小小者數人載於此武德初北海賊帥慕容公順攻郡城高郡兵所敗後得劉蘭成以為謀主才用數十百人出奇奔北海即降海州賊君相帥眾五萬來爭蘭城以取死士二十人夜襲之掃空其眾徐圓朗據海或說之曰有劉世

卷十

微者才畧不世出名高東夷若迎而奉之天下指揮可定圓朗使迎之世微至已有眾數千圓朗使徇魏杞東人素聞其名所向皆下復南亂浙東朝廷遣王式往討其黨劉勳勸甫引兵取越懸城郭據府庫循浙江梁雲以拒之得聞則長驅進取浙西過大江掠揚州運修石頭城而守之宣徽江西必有響應者別以萬人循海而南襲取福建則國家貢賦之地盡入於我矣甫不能用高駢之將畢師鐸攻駢乞師於宣州秦彥彥兵至遂下揚州師鐸遣使趣彥過江將奉以為主或說之曰僕射順眾心為一方去害宜復奉高公而佐之總其兵權誰敢不服且秦司空勿使過江彼若粗識州其首為之下乎切恐功名成敗未可知也不若亟止秦司空勿使過江彼若粗識亦危未必敢輕進就使他日責我以負約猶不失為高氏忠臣也師鐸不以為然明日以告鄭漢章漢章曰此智士也求之弗獲王建鎮成都攻揚威於彭州久不下民皆竄匿山谷諸寨日出抄掠之王先成往說其將王宗侃曰民入山谷以俟招安今乃從而掠之與盜賊無異且出洩虜薄暮乃返曾無守備之意萬一城中有智者為之畫策使乘虛奔突先伏精兵於門內望洩虜者稍進出弓弩手縱各百人攻寨之一面入於三面各出雜兵首寨咸自備禦無暇扣救如此能無歎乎宗侃覺然先成

為條列七事為狀以白王建建即施行之榜至三日山中之民就出如歸市沒運故業觀此五者則其他姓名不傳與草木俱腐者蓋不可勝計矣

易卦四德

易元亨利貞謂之四德惟乾坤為能盡之若屯隨二卦但大亨貞臨元亨革三卦皆大亨以正而已有亨利貞者十一家同人離咸兌恆漸萃渙小過既濟也元亨利者一盡也利貞者八大畜大壯明夷家人中孚夬損漸也亨貞者三需困旅也元亨者三大有升鼎也亨利者五賁復大過巽噬嗑也亨者九小畜履泰謙節坎震豐未濟也利者五訟豫解益夬也貞者四師比否頤也唯八卦皆無之觀剝晉睽始歸妹并艮也若以卦象索之如剝睽始猶可強為之辭他則不復容擬議矣

孫堅起兵

董卓盜國柄天下共與義兵討之惟孫堅以長沙太守先至為卓所彈獨為有功故裴松之謂其最有忠烈之稱然長沙為荊州屬郡受督於刺史王叡叡先與堅共擊零桂賊以堅武官言頗輕之及叡舉兵欲討卓堅乃承業行使者作檄殺之以償叡忿南陽太守張盜郡郡二千石也以軍資不具之故又收斬之是以區區一郡將來一時兵威極害方伯郡守豈得為勤王乎劉表在荊州乃心王室秉術志於逆亂堅乃奉其命而攻之自速其死皆可諫也

孫權封兄策

孫權即位追尊兄策為長沙王封其子為吳侯按孫氏奄有江漢皆策之功權特承之耳而報之之禮不相宜稱故陳壽評云割據江東策之基兆也而權尊崇未至子止侯壽於義倫矣而孫盛乃云權遠思盛虛之數正本定名防微於未兆可謂為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其說迂謬如此漢室中興出於伯升光武感其功業之不終建武二年首封其二子為王而帝子之封乃在一年之後司馬昭雖兇師東觀政以次子假為師後常云天下者景王之天下欲以大業歸假以孫權視之不可同日論也

踰年改元

自漢武帝建元紀年之後嗣君紹統必踰年乃改元雖安帝繼陽帝亦終延平而為永初桓帝繼質帝亦終本初而為建和唐宣宗以叔繼侄亦終會昌六年而改大中獨本朝太祖以開寶九年十月二十日上仙太宗嗣位是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改為太平興國元年去新歲號八日耳意當時星辰歷象考卜兆祥必有其說而國史傳

記皆失傳... 失於不考... 元二十一年... 更之耳... 熙而以為... 祀仍久知... 禮之正無... 賊臣逆都

自漢以來... 驅民數百萬... 魏於郡四十... 閩廣會長... 高朱所傾... 輿地道里誤

古今輿地... 州證之統... 六十八里... 而志云東南... 也鏡三池... 里是為五百... 西南一百... 至南隸比... 容齋續筆卷十終

容齋續筆卷十一十五則

古錘子

周禮鼓人... 注云錘子... 於漢之大... 器也高三... 令去地尺... 如雷清響... 樂廢缺無... 之信遂依... 製中虛權... 製不復考... 錘一虎錘... 旁五里山... 徑長九寸... 尾長五寸... 大高二尺... 二寸五分... 此遂為之... 可考擊也... 樂律而柶... 玉鑑一節... 疑甚可恨... 孫五汝

孫五汝... 疑莊敏公... 最為古雅... 御史孫玉... 自有南北... 容齋續筆卷十終

唐人避諱

唐人避家諱甚嚴，固有出於禮律之外者。李賀應進士舉，忌之者斥其父名晉，前以晉與進字同音，賀遂不敢試。韓文公作諱辨論之，至切不能解。宋敏也，舊唐史至謂韓公此文為文章之純，終者則一時橫議可知也。杜子美有送李二十九弟晉甫入蜀詩，蓋其人云：德融諱皋，高錡以禮部侍郎典貢舉，德融入試，錡曰：伊諱皋，向某下就試，與及第，因一生事後除屯田員外郎，與同除郎官一人同參，右丞盧簡求到宅，盧先居前一人入前，人各云：某與新除屯田員外郎同，祇候盧使，驅使官傳語曰：員外是何人，下及第，偶有事不得奉見，聚於遠出門去，觀此事，尤為平刺，錡簡求皆當世名流，而所見如此，語林載：崔殷夢知舉，吏部尚書歸仁，誨託弟仁澤，殷夢唯唯而已，無何仁誨復指託之，至於三四殷夢，故色端笏曰：某見進衣，讓此官矣。仁誨始悟，己姓殷夢，諱也，按宰相世係表，其父名龜，從此父與高相類，且父名晉，意子不得舉進士，父名龜，子不得於主司姓高，下登科，父名龜，從子不列姓歸人於科籍，按之禮律，果要在後，復唐天威初，盧文紀為工部尚書，新除郎中，子都公參，文紀以父名嗣業，與同音，竟不見都，憂其太過，一夕難經於室，文紀坐禱石州司馬，此又可惜也。

高錡取士

高錡為禮部侍郎，知貢舉，閱三歲，願得才實，始取四十人，才益少，詔減十人，猶不能滿，此新唐書所載也。按登科記，開成元年，中書門下奏進士元額二十五人，請加至四十人，奉勅依奏。是年及二年，三年，錡在禮部，每舉所放各四十人，至四年，始令每年放三十人，為定。則唐書所云：誤矣。據言：載錡第一榜，裴思謙，以仇士良聞節取狀，頭錡庭，錡之思謙，回顧錡，曰：明年打春，取狀頭，第二錡知舉，誠門下不得受書題，思謙自攜士良一緘入貢院，既而易紫衣，趨至階下，白曰：單容有狀，屬裴思謙秀才，錡接之書中，與求，我錡曰：狀元已有人，此外可副，單容意，思謙曰：單容軍容，處分裝秀才，非狀元，請侍郎不放，錡悅，自良久曰：然則哈，見裴學士，思謙曰：單容便是也，錡不得已，遂從之。思謙及第後，宿平康里，賦詩云：銀缸斜背解明燭，小語低聲賀玉郎。從此不知蘭麝貴，夜來新惹桂枝香。然則思謙亦疎俊不羈之士耳。錡徇山濤之意，以為舉首文，謂頗有才實，恐未盡然。先是元和三年，錡為考功員外郎，取士有不當，監察御史姚中立奏，停考功別頭試六年，侍郎賈餗入奏，復之，事見通鑑志。

兵部名存

唐因隋制，尚書置六曹，吏部兵部尚書銓選，文屬吏部，武屬兵部，自三品以上官冊授五品以上制，授六品以下勅，授皆尚書省奏擬，兩部各列三銓，曰：尚書銓，尚書主之，曰：東銓，曰：西銓，侍郎二人主之，吏居左，兵居右，是為前行，故兵部銓級在戶刑禮之上，睿宗初，政以宋璟為吏部尚書，李元盧從德為侍郎，姚元之為兵部尚書，陸象先盧懷慎為侍郎，六人皆名臣，二選稱治，其後用人不能悉得賢，然兵部為甚，其變而為三班流外銓，不知自何時，元豐官制行，一切更改，凡選事無論文武，悉以付吏部，蘇東坡當元祐中，拜兵部尚書，謝表云：恭維先帝復六卿之名，本欲復人職，三代之舊，古今殊制，開創異宜，武選隸於天官，兵政總於樞輔，故司馬之職，獨省文書，蓋紀其實也。今本曹所掌，惟諸州府軍名籍及每大禮則書寫善官，加恩告，雖有所轄司局，如金吾衛仗司，驛驛車輪象院法物庫儀衛司，不過每季即官一往，耳名存實亡，一至於此。

武官名不正

武官即大夫，武官將軍，校尉，自秦漢以來，有之，至於隋，秩品者，則由晉魏至唐始定。唐天威階二十九，自開府特進之下，為大夫者十一，為郎者十六，武散階四十五，為將軍者十二，為校尉者十六，此外懷化歸德大將軍，乾子司戈執戟，皆以待蕃戎之君長，臣僕本朝，因之。元豐正官制，廢文散階，而為舊省部侍郎，監名稱為郎大夫，曰：寄祿官，政和中，改選人七階，亦為郎，欲以將軍校尉易橫行，以下諸使，至三班借職，而西班用事者，嫌其登載太殊，亦請改為郎大夫，於是以前伍廝圖玷汚此名，又以節度使刺文事，為武臣正任，且郎大夫，漢以處名流，觀察使石唐為方伯，刺史在漢為監司，在唐為郡守，豈介賈思情所得處哉，此其名元不正也。

名將既謬

自古威名之將，立蓋世之勳，而既謬不克終者，多矣，於恃功矜能而輕敵也，關羽手敵袁紹，二將願良文，醜於萬眾之中，及攻曹仁於樊，于禁等七軍皆沒，羽威震華夏，曹操議從許都，以避其銳，其功名威兵而不悟，呂蒙陸遜之詐，竟墮操權計中，父子成禽，以敗大事，西魏王思政鎮守玉壁，高歡連營四十里，攻圍之，餓凍而退，及思政使荆州，舉韋孝寬代己，歡舉山東之眾來攻，凡五十日，復以欺誑，皆思政功也，其後欲以長社為行臺治所，致書於崔暹，曰：晨城控帶京洛，當今要地，如其動靜，勿相



應援頰川郡寇境又無山川之固莫若頰兵兼城而達良將守頰川則表裏俱固人心易安縱有不虞豈足為慮乎夫秦令依敵策思政固請且約賊水攻期年陸攻三年之內朝廷不煩赴救已而陷於高澄身為虜虜慕容紹宗挫敗侯景一時將帥皆莫及而攻圍頰川不知進退赴水而死吳明徹當陳國氣削之餘北伐高齊將哈人亦公卿以為舉首師之所至前無堅城數月之間盡復江北之地然其後攻周彭城為秦執所困欲還歸路蕭摩訶請擊之明徹不聽曰秦旗陷陣將軍事也長算遠略老大事也一旬之間水路遂斷摩訶又請潘軍突圍復不許遂為周人所執將士三萬皆沒焉此四人之過如出一轍

唐帝稱太上皇

唐諸帝稱太上皇者高祖睿宗明皇順宗凡四君順宗以病廢之故不能臨政高祖以秦王叔建咸元吉明皇幸蜀為太子所奪唯睿宗上喪天威發於誠心為史冊所表然以事考之睿宗以先天元年八月傳位於皇太子適五日一受朝三品以上除授及大刑政皆自決之故皇帝之子嗣直嗣謀拜封王皆以上皇語而出命入違皇帝巡遊二年七月甲子太平公主誅明日乙丑即歸政然則猶有不獲已也若夫與允齊合其德則我高宗皇帝至尊壽皇聖帝為然

楊偉注荀子

唐楊偉注荀子乃元和十三年然臣道篇所引書曰從命而不拂傲諫而不倦為上則明為下則遜注以為伊訓篇今元無此語致士篇所引曰義刑義殺勿庸以即汝唯曰未有順董注以為原語而不言其有不同者

昭宗相朱朴

唐昭宗出幸華州方強藩悍鎮遠近為梗思得持起奇士任之以成中興之業水部郎中何遜表薦國子博士朱朴才如謝安朴所善方士許嚴士得幸出入禁中亦言朴有經濟才上連日召對朴有口辨上悅之曰朕雖非太宗得卿如魏徵矣上憤天下之亂朴自言得為宰相月餘可致太平遂拜為相制出中外大驚唐制詔有制詞學士執筆所撰曰夢得差而得真相則商道中興復漢而載嚴臣則周朝致理朕自違多難渴時英賢暗禱鬼神明祈日月果得奇輔契子動求朱朴學業優深識用精敏久相細而不振預負吉以自多朕知其才遂召與語理亂立分於言下聞所未聞兵革皆在於術中得所未得不覺前席為之改容須臾化權用昌表運自茲拔奇

宰相扶百度左倫依節度其美如此儀者獲之見所謂暗禱鬼神明祈日月之語必當時所授旨意也朴為相號半年而罷後貶柳州司戶參軍制二不為自薦之謀尚稱相授之力帝因我幸潛至顯禁亦謂術可弭兵學能活國吾半載容身之資無一朝輔政之功唯辱中台頗與奉論嗚呼昭宗當王室艱危之際無知人之明拔朴於庶僚中位諸公衆以今觀之適足詒後人譏矣新史贊謂揮騰騰而拒羶者起亡而已悲夫

楊國忠諸使

楊國忠為度支郎領五十餘使至宰相凡領四十餘使第書一字不能盡言史因是恣為裁奪新舊唐史皆不詳載其職按具拜相制前銜云御史大夫判度支權知太府卿事兼蜀郡長史劍南節度使度營田等副大使本道兼山南西道朱訪處置使兩京太府司農出納監倉祠祭木炭宮市長春九成宮等使關內道及京畿朱訪處置使拜右相兼吏部尚書集賢殿學士修國史太清太微宮使自餘所領又有官當相屬鑄錢等使以是觀之概可見矣宮市之事咸謂起於德宗貞元不知天寶中已有此名且用宰臣充使也韓文公作順宗實錄但云舊事宮中有安市外物

容齊續筆

卷十一

五

今官吏主之與人為市隨給其直貞元末以官者為使亦不及天寶時已有之也

祖宗朝宰相

祖宗朝宰相名為禮絕百僚雖樞密副使亦在大師一品之上然至其罷光緒班則與庶位等李崇矩自樞密使罷為鎮國軍節度使改左衛大將軍遂為廣南西道都巡檢使不幾道使猶招徒海南四州都巡檢使皆非降黜在南累年入判金吾街仗司而平猶贈太尉趙安仁嘗參知政事而判登聞鼓院張鑑嘗知樞密院而監諸司庫務曾孝寬以簽書樞密服闋而判司農寺張宏李惟清皆自見任樞密副使從御史中丞其他以前執政而為三司使中丞者數人官制既行猶多除六曹尚書自常寧以來乃始不然

百官避宰相

劉器之以待制為樞密都承旨道遇執政出尚書省相從歸府第劉去席帽涼衫戲馬達人傳語相揖而過左相呂汲公歸呼門下省法吏問從官道避宰相如何吏檢條但有尚書省官避令僕兩省官各避其官長而無兩制避宰相之法汲公乃止而心甚不樂劉以此語人以為有所據然以事體揆之侍從不避宰相恐為不恭亦無

所謂只避官長法劉公蓋飾其陰天聖編約諸人武官與宰相相遇於路皆退避  
相密使劉公知故事避路向宰相其人甚明不應元祐時不行用也

百官見宰相

天聖編約載文武百官見宰相儀大明殿學士至龍圖閣直學士列班於都堂階上  
堂吏贊云請不拜班首前致詞訖退歸位列拜宰相答拜兩有官相次同學士之儀  
上將軍大將軍將軍御史臺官及兩班文武百僚序班於中書門外應節度使至刺  
史並級本班中必攝靴入宰相階南而立於位乃稱班文武西並北上臺官南  
行北向東上贊云百僚拜宰相答拜訖退內客省使至閣門使見宰相相密使並階  
上列行拜不答拜見參知政事相密使副使宣徽使客禮展拜皇城使以下諸司使機  
行副使見宰相相密使並階下姓連稱職展拜不答拜見參政副樞並列行拜若諸  
司副使閣門祗候見參樞亦不答拜國朝上下等職其展如此已而沒廢文潞公當  
韓公至和中自外鎮拜相詔百官班迎於門言者乃謂陸之以虛禮元豐定官制王  
禹玉祭持正為僕射上日始用此禮其後復不行就道初魏仲昌以樞密史黃緣得  
副承旨每謁公府與侍從同席升車而去葉子昂為相獨神之使與卿監旅進送之

卷十一

東坡自引所為文

於右序不索焉及王莽以國信所典儀史為都承旨且正任觀察使禮遂均從官矣  
東坡為大略公作德威堂銘云元祐之初起公以平章軍國重事期年乃求去詔曰  
昔西伯善養老而太公自至齊穆公無人子思之惻則長者去之公自為謀則善矣  
獨不為朝廷惜乎人曰唐太宗以干戈之事尚能起年請於既老而穆宗太宗以燕  
安之際不能用裴度於未病治亂之發於斯可見公讀詔聲然不數言去按此二詔  
蓋元祐二年三月潞公乞致仕不允批荅者皆坡所行也又敏遜乞罷青齒狀云近  
日謫降呂惠卿告詞云首違青齒次行助役亦狀所作張大足公蓋誌載論火其  
文凡三百二十字結之云世以賦為知言又述諫用兵老臣且死見先帝地下有  
以藉口矣亦其所作也并引黃呂惠卿詞亦然就道中適直輪苑答陳敏步帥詔云  
亞夫持重小嫌門廟上之將軍不識將屯冠長樂未央之衛尉後為敏作神道碑亦  
引之正以為法也

容齋續筆卷十一終

容齋續筆卷十二則

婦人英烈

婦人女子號樂閨房以柔順靜身為德其遠矣而悲臨事而感臨死而理蓋所當然  
爾至於能以義斷恩以智決疑旋大事視死如歸則幾於列大夫矣齊潘王失國  
王孫賈從王父王之處其母申汝朝出而既來則告倍門而望汝暮出而不還則各  
倚閭而望汝今事王不知王處汝尚何歸汝乃入市呼市人攻散浮菴而齊亡臣相  
與求王子立之卒以復國馬超叛漢殺刺史太守涼州多軍楊阜出見姜叙於歷城  
與謀討賊叙母曰軍使若遇難亦汝之負但當速發勿復顧我叙乃與超弟合謀超  
取昂子月為質昂謂姜異曰當奈月何異曰雪君父之大恥喪元不足為重況一子  
哉超驚虛城得叙母母為之曰汝肯父殺君天地豈久容汝敢以面目視人乎超殺  
之月亦死會下登拒蘇城戰元二子隨父後亦赴敵而亡其母拊尸哭曰父為忠臣  
子為孝子天何恨乎秦符堅將伐晉所幸張夫人引高樓湯武事以諫曰朝野之人  
皆言晉不可伐陛下獨決意行之堅不聽曰軍旅之事非婦人所當預也劉裕起兵  
討逆同謀孟昶謂姜周氏曰我決當作賊早離絕周氏曰君父母在堂欲建非常  
之謀豈婦人所能謀事之不成當於美官中奉養大家我無歸志也起周氏追視  
生曰觀君無權非謀及婦人者不過欲得財物耳指懷中兒示之曰此兒可賣亦當  
不愜遂傾貲以給之何無忌夜草檄文具母劉氏之妙也登樓密窺之泣曰汝能知  
此存復何恨問所與同謀者曰劉裕母尤甚因為言舉事必有成之理以勸之實建  
德武王世充唐拒之於虎牢建德妻曹氏勸使東唐國之虛西抄關中唐必還師自  
救建德曰此非女子所知李克用困於上源縣左右先脫歸者以汴人為變告其妻  
劉氏劉氏不動立新之陰召大將約東謀保軍以還克用歸欲勸兵攻汴劉氏曰  
公當許之於朝廷若擅舉兵相攻天下孰能辨其曲直克用乃止曹某死時薄獻其  
姬妾僖宗宣問曰汝曹皆勸克用子何為從賊其居首者對曰狂賊凶逆國家以百  
萬之眾失守宗祧今陛下以不能拒賊責一女子置公卿將帥於何地妾上不復問  
殺之於市餘人皆悲怖皆解獨不飲不泣至於就刑神色愈厲唐莊宗臨斬劉氏先  
守先悲泣哀祈不已其二妻李氏祝氏之曰事已如此生復何益妾請先死即伸  
頸就戮劉氏贈守壽翁幼子崇讓夜泛舟渡淮北仁贈命斬之監軍使求救於夫人  
夫人曰妾於崇讓非不愛也然軍法不可私若貸之則劉氏為不忠之門矣遂命斬

卷十二

容齋續筆

之謀豈婦人所能謀事之不成當於美官中奉養大家我無歸志也起周氏追視  
生曰觀君無權非謀及婦人者不過欲得財物耳指懷中兒示之曰此兒可賣亦當  
不愜遂傾貲以給之何無忌夜草檄文具母劉氏之妙也登樓密窺之泣曰汝能知  
此存復何恨問所與同謀者曰劉裕母尤甚因為言舉事必有成之理以勸之實建  
德武王世充唐拒之於虎牢建德妻曹氏勸使東唐國之虛西抄關中唐必還師自  
救建德曰此非女子所知李克用困於上源縣左右先脫歸者以汴人為變告其妻  
劉氏劉氏不動立新之陰召大將約東謀保軍以還克用歸欲勸兵攻汴劉氏曰  
公當許之於朝廷若擅舉兵相攻天下孰能辨其曲直克用乃止曹某死時薄獻其  
姬妾僖宗宣問曰汝曹皆勸克用子何為從賊其居首者對曰狂賊凶逆國家以百  
萬之眾失守宗祧今陛下以不能拒賊責一女子置公卿將帥於何地妾上不復問  
殺之於市餘人皆悲怖皆解獨不飲不泣至於就刑神色愈厲唐莊宗臨斬劉氏先  
守先悲泣哀祈不已其二妻李氏祝氏之曰事已如此生復何益妾請先死即伸  
頸就戮劉氏贈守壽翁幼子崇讓夜泛舟渡淮北仁贈命斬之監軍使求救於夫人  
夫人曰妾於崇讓非不愛也然軍法不可私若貸之則劉氏為不忠之門矣遂命斬



之然後成喪王師國金陵李後主以劉滄為潤州節度使澄開門降越後主誅其家  
澄女許嫁未適欲活之女曰叛逆之餘我不求生遂就死此十餘人者義風英氣尚  
凜凜有生意也雖載於史策聊表出之至於唐高祖起兵太原女平陽公主在長安  
其夫孫紹曰尊公將以兵清京師我欲往恐不能偕奈何主曰公往矣我自為計即  
奔鄆發家資招南山亡命諸將尋盜申法警眾勒兵七萬威振關中與秦王會渭北  
分定京師此其偉烈又非他人比也

無用之用

莊子云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無用之用又云知無用而始可與言用夫天地非  
不廣且大也人之所用容足耳然則則足而整之致黃泉所謂無用之為用也亦明  
矣此義承起於老子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一章學記鼓瑟當於五聲五  
聲弗得不備水無當於五色五色弗得不章其理一也今夫飛者以翼為用擊其足  
則不能飛走者以足為用縛其手則不能走舉場較藝所務者才也而拙鈍者亦為  
之用戰陳角勝所先者勇也而老怯者亦為之用則有用無用若之何而可分別哉  
故為國者其勿以無用待天下之士則善矣

龍筋鳳髓判

唐史稱張鷟早慧絕倫以文章瑞朝廷屬天下筆輒成八應制舉皆甲科今其書傳  
於世者朝野餘載龍筋鳳髓判也余載紀事皆瑣尾瑣絮且多標語自判統是當時  
文格全類俳體但知堆垛故事而於載罪議法處不能深切殆是無一篇可讀一聯  
可味如白樂天甲乙判則讀之愈多使人不厭聊載數端於此甲去妻後妻犯罪請  
用子塗贖罪甲不許判云不安爾室蓋考猶慰母心薄送我載贖罪年辭子塗贖下  
山之有怒當陟此之無情乙夫過盜而死求殺盜者而為之妻或責其夫即不嫁之  
云夫誓不報未足為非婦道有虧誠宜自恥詩者靡他之誓百代可知禮垂不嫁之  
文一言以蔽之丙居喪年老毀疾或非其過禮曰哀情所鍾判云况血氣之既衰老夫  
老矣欲哀情之罔極吾子忍之丙妻有喪而於妻側奉養妻責之不伏判云儂衰麻  
之在躬足告慶也調然竹以盈耳於汝安乎甲夜行所由執之辭云有公事欲早起  
朝所由以犯禁不聽判云非馬為政馬用出以戴星同宣子侯胡胡不返而假寐  
乙貢違有故人至坐之堂下進以僕妾之食曰故得而敬之判云安實敗名重耳竟  
忽於舅犯感而成事張儀然謝於蘇秦丙娶妻無子父母將出之辭曰歸無所從判

云難配無青生誠合比於斷絃而歸唐通從度可同於東經乙為三品見本州刺史  
不拜或非之稱品同判云或商周不敵敢不盡禮事若今吾鄭同儕安得降階卑我  
若此之類不背人情合於法意援經引史比喻甚明非青錄士所能及也元愷之  
有百餘判亦不能工余覆公集中亦有判兩卷然可觀張鷟字又成史云調露中  
登進士第考功員外郎審味道見所封稱天下無雙按登科記乃上元二年去調露尚  
六歲是年進士四十五人鷟名在二十九既以為無雙而不列高第神龍元年中才  
膺官舉科於九人中為第五景雲二年中賢良方正科於二十人中為第三所謂制  
舉八中甲科者亦不然也

唐制舉科目

唐世制舉科目猥多徒異其名爾其實與諸科等也張九齡以道侔伊呂策書四策以  
登科記及會要考之蓋先天元年九月明皇初即位宣勞使所舉諸科九人經邦治  
國才可經國才堪刺史賢良方正與此科各一人梁思清華興化變俗科各二人其  
道侔伊呂策問殊平平但云興化致理必俟得人求賢審官莫先任舉欲速循漢魏  
之規復存州郡之選慮徵守之明不能必暨次及越騎伏飛皆出畿內欲均井田於  
要服運兵賦於軍車并各人重數編戶農桑之業殊不及為天下國家之要道則其  
所以待伊呂者亦狹矣九齡於神龍二年中材堪經邦科本傳不書計亦此類耳

淵有九名

莊子載壺子見季咸事云觀旋之潘為淵止水之潘為淵流水之潘為淵淵有九名  
此處三焉其詳見於列子黃帝篇蓋載其目曰觀旋之潘為淵止水之潘為淵流水  
之潘為淵瀝水之潘為淵洑水之潘為淵洑水之潘為淵澗水之潘為淵澗水之潘  
為淵肥水之潘為淵是為九淵按爾雅云澗水正出即澗泉也澗泉下出沈泉穴出  
澗者反入汧者出不流又水決之澤為汧肥者出同而歸異皆其所名也爾雅之言  
非周公所作蓋是訓釋三百詩篇所用字不知列子之時已有此書否細碎蟲魚之  
文列子決不肯留意得非偶相同類淮南子有九澗之淵許叔重云至深也實謂而  
屈賦繫九淵之神龍顏師古曰九淵九旋之川言至深也與此不同

東坡論莊子

東坡先生作莊子祠堂記解其不詆訾孔子嘗疑盜跖漁父則真若詆孔子者至於  
讓王說劍管涔不入於道反復觀之得其寓言之終曰陽子居西游於秦遇老子

其性也舍者將迎其家公執扇執巾櫛舍者避席場者避壘其反也與之爭席矣  
去其讓王說劍漁父盜跖四篇以合於列禦寇之篇曰列禦寇之齊中道而反曰吾  
驚焉吾食於十漿而五漿先飽然後悟而笑曰是固一章也莊子之言未終而味者  
勦之以入其言爾東坡之識見至矣盡矣故其祭徐君猷文云畢席滿前無復十漿  
而五醜用為一事今之莊周書言第二十七繼之以讓王盜跖說劍漁父乃至列  
禦寇為第三十二篇讀之者可以渙然冰釋也予按列子書第二篇內首載禦寇  
變事數百言即繼以楊朱甲席一節正與東坡之旨異世同符而坡公記不及此蓋  
非作文時偶忘之手陸德明釋文郭子玄云一曲之才妄竄奇說若關齊意修之首  
危言游苑子胥之篇凡諸巧雜十分有三漢藝文志莊子五十二篇即司馬彪孟氏  
所注是也言多詭誕或似上海經或類占夢書故注者以意去取其內篇冢冢並同  
子參以此說坡公所謂味者其然乎關齊游苑諸篇今無復存矣

列子書事

列子書事簡勁宏妙多出莊子之右其言惠惠見宋康王王曰寡人之所說者勇有  
力也各將何以教寡人蓋曰臣有道於此使人雖勇刺之不入雖有力擊之弗中王  
曰善此寡人之所欲聞也蓋曰夫刺之不入擊之不中此猶辱也臣有道於此使人  
雖有勇弗敢刺雖有力弗敢擊夫弗敢非無其志也臣有道於此使人本無其志也  
夫無其志也未有愛利之心也臣有道於此使天下丈夫女子莫不雖無皆欲愛利  
之此其賢於勇有力也四累之上也觀此一段語宛轉四反非數百言曲而暢之不  
能了而潔淨粹白如此復人筆力渠復可到耶三不敗之義正與此合不入不中者  
不能敗也弗敢刺擊者不敢敗也無其志者不忌敗也魏文帝論三者優劣斯言足  
以蔽之

天生對偶

舊說以紅生白熟脚色手紋寬狹薄脆之屬為天生偏對屬類而索之得相傳名句  
數端亦有經前人紀載者聊疏於此以唐多聞如三川太守四目老翁相公公相子  
人主主人翁泥肥木尚瘦唇短夜差長斷送一生惟有破除萬事無過北斗七星三  
四點南山萬壽十十年及雷風烈風雷雨絕地天通天地人天上枕杷本是無聲之  
樂草間炸蟻還同不繫之舟皆絕工者又有用書語兩句而證以俗語者如克之子  
不肖舜之子亦不肖曰外甥多似舅吾力足以舉百鈞而不足以舉一羽謂曰便

重不便類之類是也

銅得復現

相州古郡都魏太祖銅雀臺在其處今遺址髮髯尚存瓦絕大艾城王文叔得其一  
以為硯黃魯直東坡所為作銘者也其後復歸王氏硯之長幾三尺闊半之先公  
自燕還亦得二硯大者長尺半寸闊八寸中為數形背有隱起六隸字甚清勁曰建  
安十五年造魏祖以建安九年領冀州牧治鄴始作此臺云小者規範全不逮而其  
腹亦有六篆字曰大魏興和年造中皆作小篆花團興和乃東魏孝靜帝紀年足時  
正都鄴與建安相距三百年其至于今亦六百餘年矣二者皆藏姪孫儻處子為銘  
建安者曰鄴凡所范嗜其是形幾九百年來隨漢槎萍爾筆錄其滄絕備實此  
以昌我家銘興和者曰魏元之東狗脚于鄴吁其瓦存亦禪于叔上林得屬獲貯歸  
笑玩而銘之哀淚樓樓贈州雪都縣故有灌嬰廟今不復存相傳左地嘗為池耕人  
往往於其中耕出古瓦可竅為硯子向來守郡日所得者則缺兩角猶重十斤薄  
和發硯其光市然色正黃考德儀年又非銅雀比亦嘗刻銘于上曰范土作瓦既瑱  
既已何斷制於人而卒以圓水廟于漢侯今十幾年何址慶祀敬而此獨也存縣  
之考曰若灌池所為我傳而銘以章之蓋紀實也

崔斯立

崔斯立之字斯立唐不登顯仕他亦無傳而韓文公推獎之備至其藍田空壁記云  
種學積文以蓄其有泓涵演迤日大以肆其體惟評事詩云崔侯文章苦捷敏高浪  
駕天翰不盡頃從關外來上都隨身卷軸車連駟朝為百賦猶鬱鬱暮作十詩轉運  
筆才豪氣猛易語言往往蛟螭雜蟻蚋其筆復二十六詩云西城員外丞心跡兩岷  
奔住歲戰詞賦不將勢力隨微凡坐談席深叢見孤雁文如翻水成初不用意為四  
坐各依面不敢掠眼窺佳句喧眾口考官敢死飛連年收科第若摘領底罷其美之  
如是但記云員元初拔其能戰於京師再進再屈于人而詩以為連年收科第何  
其自為異也予按杭本韓文作再屈于人蜀本作再進屈十人文苑亦然蓋他本誤  
以十字為于也又登科記立之以員元三年第進士七年中宏詞科正與詩合觀韓  
公所言崔作詩之多可知矣而無一篇傳于今豈非蟻蚋之難惟彘連而不能工耶

漢書注元

顏師古注漢書詳較諸家之是非最為精盡然有失之贊元及不煩音釋者其始遇

字之假借從而釋之既云他皆類此則自是以降固不煩申言然於循行字下必云行音下更反於給復字下必云復音方日反至如說讀曰悅錄讀曰徭柳讀曰獨解讀曰懶與讀曰豫又讀曰歟雅讀曰聖道讀曰導音讀曰蓄視讀曰示又讀曰入竟讀曰境飭與勃同錄與由同歐與與同晚與暗同粵古屢字屢古地字銀古鉤字特古奔字之類各以有數解三代曰夏商周中都官曰京師諸官府失職者失其常業其重複亦然實曰假也休曰美也烈曰業也稱曰副也靡曰無也滋曰益也蓄曰多也圖曰謀也耗曰減也卒曰終也悉曰盡也給曰足也寢曰漸也則曰法也風曰化也水曰長也省曰視也仍曰頻也疾曰速也比曰頻也諸字義不深祕既為之辭而又數出至同在一板內再見者此類繁多不可勝載其給仇恢坐邪陝治脫讓裁垣縮顧禮酬倅重馬俞選等字亦用切脚皆為可省志中所注尤為煩無項羽一傳伯請曰壽至於四言之若相國何相國參太尉勃太尉亞夫丞相平丞相吉亦注為蕭何曹參桓文顏閔必注為齊桓晉文顏淵閔子騫之類讀是書者要非童蒙小兒夫豈不曉何煩於屢注哉顏自著敘例云至如常用可知不涉疑昧者眾所共曉無煩翰墨必是與今書相矛盾也

容齋續筆

卷十一

六

古跡不可考

郡縣山川之古跡朝代變更陵谷推遷蓋已不可復識如堯山厓山所在多有之皆指為堯舜時事編之圖經會稽禹墓尚云居高丘之顛至於禹穴則強名一罅不能容指不知司馬子長若之何可採也舜都蒲坂實今之河中所謂舜城者宜歷世奉之唯謹按張芸叟河中五廢記云蒲之西門所由而出者兩門之間即舜城也廟居其中唐張宏靖守蒲嘗修飾之至熙寧之初垣墉尚固曾不五年而為堯陶者盡矣舜城自是遂廢又河之中治一洲島名曰中澗所以限橋不知其所起或云汾陽王所為以鐵為基上有河伯祠水環四周倉木蔚然嘉祐八年秋大水馮襄了無遺跡中澗自此遂廢顧顯者若此他可知矣東坡在鳳翔作凌虛臺記云嘗試登臺而望其東則秦穆之祈年臺其南則漢武之長楊五柞其北則隋之仁壽唐之九成也記其一時之盛宏偉說麗堅固而不可動然數世之後欲求其髮髮而破瓦頽垣無復存者謂物之廢興成毀皆不可得而知則區區泥於陳迹而必欲求其具蓋無此理也漢書地理志扶風雍縣有秦穆宮秦孝公起祈年宮惠公起不以為穆公

容齋續筆卷第十一

容齋續筆卷三十四則

科舉恩數

國朝科舉取士自太平興國以來恩典始重其各出一時制命未嘗輒同士子隨所得而受之初不以官之大小有所祈訴也太平之二年進士一百九人呂蒙正以下四人得將作丞餘皆大理評事充諸州通判三年七十四人胡旦以下四人得將作丞餘並為評事充通判及監當五年一百二十一人蘇易簡以下二十三人皆將作丞通判八年二百三十九人自王世則以下十八人以評事知縣餘投判司簿尉未幾世則等移通判簿尉改知令錄明年並遷守評事雍熙二年二百五十八人自孫穎以下二十一入得節察推官端拱元年二十八人自程宿以下但權知諸縣簿尉二年一百八十六人陳堯叟曾會至得光祿丞直史館而第三人姚掄但防禦推官治化三年三百五十三人孫何以下二人將作丞二人評事第五人以下皆吏部注擬咸平元年孫僅但得防推二年孫暨以下但免選注官蓋此兩榜真宗在諒闇禮部所放故殺其禮及三年陳堯咨登第然後六人將作丞四十二人評事第二甲一百三十四人節度推官軍判官第三甲八十八人防園軍軍推官

容齋續筆

卷十三

下第再試

太宗雍熙二年已放進士百七十九人或云下第中其有可取者乃令復試又得洪澤等七十六人而以洪文采進賢特升正榜第三瑞拱元年禮部所放程宿等二十八人進士葉齊打鼓論榜遂再試復放三十一人而諸科因此得官者至於七百一十時侍士可謂至矣然太平興國末孟州進士張雨光以試不合格縱大罵於街衢中言涉指斥上怒斬之同保九輩永不得赴舉恩威並行至於如此

試賦用韻

唐以賦取士而韻數多廢平側次敘元無定檢故有三韻者花萼樓賦以題為韻是也有四韻者冀州賦以呈瑞聖朝舞馬賦以奏之天廷舟輓賦以國有豐年秦階六符賦以元亨利貞為韻是也有五韻者金堂賦以日華川上動為韻是也有六韻者止水翹颺人鏡三統指歸信及豚魚洪鐘侍禮君子聽音東郊朝日蜡日祈天宗樂德訓胄子諸篇是也有七韻者日再中射己之鵲觀紫極舞五聲聽政諸篇是也八韻有二平六側者六瑞賦以儉故能廣被褐懷玉日五色賦以日麗九華聖符土德徑寸珠賦以澤浸四荒非寶達物為韻是也有三平五側者宣耀門觀試舉人以君聖



推思以及遠所以勸天下之為人臣者焉況爾先王名載舊史勳德之厚宜其流澤於無窮而其後裔不可以廢往服新命以榮厥家且以二十四考中書令之門而需一助教以為榮吁亦淺矣乃知世祿不朽如春秋諸國至數百年者後代不易得也

紀年北祥

自漢武建元以來十餘年間改元數百其附會離合為之辭者不可勝書固亦有晚然而易見者如晉元帝永昌郭璞以為有二日之象果至冬而亡桓靈竇大亨職者以為一人二月了果以仲春敗蕭棟武陵王紀同歲竊位皆為天正以為二人一年而止其後皆然齊文宣天保為一大人只十果十年而終然梁明蕭歸亦用此而盡二十三年或又云歸蕭蕭一邦故非機祥所係齊後主隆化為降死安德王延宗德昌為得二日周武帝宣政為宇文亡日宣帝大業為天子家蕭瑄晉出帝廣運為軍走隋煬帝大業為大苦末唐僖宗廣明為廢去丑口而著黃家日月以兆巢賊之禍欽宗靖康為立十二月康果在位滿歲而高宗由康即建中興之業熙寧之末將改元近臣撰三名以進曰平成曰美成曰豐亨神宗曰成字負戈美成者夫羊負戈字為子不成不若去亨而加元遂為元豐若隆興則取建隆紹興各一字與曆貞元取貞觀開元之義同己而嫌與顏亮貞隆相近故二年即改乾道及甲午改純熙既已布告天下予時守贛賀表云天永命而開中興方茂卜年之統時純熙而用大介欽新紀號之文迨詔至乃為潘熙蓋以出處有告成大武之語故不欲用

民俗火葬

自釋氏火化之說起於是死而焚尸者所在皆然固有炎暑之際畏其穢泄故不終日內尚未寒而就焚者矣魯哀公弗忌獻逆祀之議展禽曰必有殃雖壽而沒不為無殃既其葬也焚煙徹于上謂已葬而火焚其棺槨也吳伐楚其師居麇楚司馬子期將焚之令尹子西曰父兄親暴骨焉不能收又焚之不可謂前年楚人與吳戰多死麇中不可并焚也衛人掘褚師定子之墓焚之于平莊之上燕騎劫國齊即雲掘人家墓燒死人齊人望見涕泣怒自十倍王莽作焚如之刑燒陳良等則是古人以焚尸為大慘也列子曰楚之南有炎人之國其親戚死矧其內而棄之然後埋其骨秦之西有儀渠之國其親戚死聚柴積而焚之燻則煙上謂之登遐然後成為孝子此上以為政下以為俗而未足為異也蓋是時其風未行於中國故列子以儀渠為異至與野肉者同言之巧音寡

太史日官

周禮春官之屬曰太史掌三邦之六典以逆邦國之治正歲年以序事頒之于官府及邦師頒告朔于邦國小史掌邦國之志實繫世辨昭穆氏注云太史日官也引左傳天子有日官諸侯有日御為說志謂記也史官主書國語所謂鄭書及帝繫世本之屬是也小史主定之然則周之史官日官同一職耳故司馬談為漢太史令而子長以為太史星屏近乎一祝之間固主上所戲弄倡優畜之流俗之所輕也今太史局正星屏卜祝輩所聚其長曰太史局令而祿祕書省有太史案主之蓋其源流有自來矣

汲冢周書

汲冢周書今七十篇殊與尚書體不相類所載事物亦多過實其先商解云武王先入道紂所在射之三發而後下車擊之以輕呂糾斬之以黃鉞縣諸大白商二女既繼又射之三發擊之以輕呂斬之以玄鉞縣諸小白越六日朝至于周以三首先繼入燎于周廟又用紂于南郊夫武王之伐紂應天順人不逼殺之而已紂既死何至殺我得誠且用之以祭乎其不然者也又言武王狩事尤為淫侈至於擒虎二十有二

卷十三

五

貓二慶五千二百三十五屏十有三麓七百二十有一熊百五十一豕百十八豕三百五十有二猪十有八鹿十有六麋五十鹿三千五百有二蓬征四方凡懸國九十有九國職唐德有十萬七千七百七十有九其多如是雖注家亦云武王以不殺為仁無緣所敵如此蓋大言也王會篇皆大會諸侯及四夷事云唐叔荀周公在左太公在右堂下之右唐公虞公南面立馬堂下之左商公夏公立馬四公者免舜禹湯後商夏即杞宋也又言傅高齊王億有百萬所紀四夷國名頗古與獸畜亦奇岷以肅真為覆真獵人為獵人樂浪之夷為良夷姑蔑為姑妹東甌為且甌渠搜為渠搜高句麗為高夷所殺獵人前兒若獼猴立行聲似小兒良夷在于獸身人首脂其腹炙之覆則鳴揚州焉無魚人鹿青丘孤九尾東南夷白民乘黃乘黃者似驢背有兩角東越海海揚盈乘車盤西南戎曰央林以首耳首耳者身若虎豹渠搜史以鮑犬鮑犬者露火也龍飛食虎豹區陽戎以鸞封鸞封者若鹿前後有首蜀人以文翰文翰者若羣雞康民以穆似其寶如字食之宜于北狄州靡鷩鷩其形人身杖踵目笑笑則上卷其目食人都郭亦非生若黃狗人面能言奇幹亦非善若頭若雞雞佩之令人不寐正東高夷羊羊者羊而四角西方之戎曰獨鹿印距虛犬



戎文馬而赤鬃編身。自若黃金。名古皇之乘。白州北閭。北閭者其華若羽。以其木為車。終行不改。高引伊尹。朝獻商書云。湯問伊尹。使為四方獻。今伊尹請令正東。以魚皮之。神。晉以故。利。劍。正南。以珠璣。瑯。象。蓋。文。犀。正西。以丹青。白。花。泥。思。龍。正北。以紫。駝。駒。駃。騾。良。弓。為。獻。湯。曰。善。凡此皆無所實信。姑錄之。以貽博雅者。唐太宗時。方諸國來朝貢者甚眾。服裝詭異。顏師古請圖以示。後作王會圖。蓋取諸此。漢書所引天子不取。反受其咎。毋為權首。將受其咎。以為逸周書。此亦無之。然則非全書也。

曹子建論文

曹子建與楊德祖書云。世人若迷。不能無病。僕常好人譏彈其文。有不善。應時改定。昔丁敬禮常作小文。使僕潤飾之。僕自以才不遇若人。辭不為也。敬禮謂。卿何所疑。難。文之佳麗。吾自得之。後世誰相和定。吾文者。和吾常數。此達言以為美談。子建之論善矣。任昉為王儉主簿。儉出自作文。令昉點正。昉因定數字。儉數曰。後世誰知子定吾文。正用此語。今世俗相承所作。文或為人詆訶。雖未形之於辭。色及退而佛然者。皆是也。歐陽公作尹師魯銘。文不深辯其獲罪之寃。但稱其為文章簡而有法。

卷十三

六

或以為不盡公想。至詰書他人。深數責之曰。簡而有法。惟春秋可當之。修於師魯之文。不薄矣。又述其學曰。通知古今。此語若必求其可當者。惟孔孟也。而世之無識者。乃云云。此文所以慰吾亡友。爾宜恤小子輩哉。王荆公為錢公輔銘。母夫人蔣氏。墓不稱公輔。甲梓。但云子官於朝。豐顯矣。里巷之士。以為太君榮。後云。孫七人皆幼。不書其名。公輔意不滿。以書言之。公復書曰。比蒙以銘文見屬。輒為之而不辭。不圖乃猶未訓所欲。欲有所增損。鄙文自有意義。不可改也。宜以見還。而求能如足下意者。為之。如得甲科。為通判。何足以為太夫人之榮。一甲科。通判。苟粗知為辭賦。雖市井小人。皆可以得之。何足道哉。姑始以謂問卷之上。以為太夫人榮。明天下有識者。不以置榮辱也。至於諸孫。亦不足列。孰有五子而無七孫者乎。二公不喜人之議其文。亦如此。

雨水清明

麻家以雨水為正月中氣。蟄為二月節。清明為三月節。穀雨為三月中氣。而漢世之初。仍周秦所用。蟄在雨水之前。穀雨在清明之前。至於太初始正之云。

容齋詩筆卷第十三終

容齋詩筆卷第十四十七則

尹文子

漢藝文志名家內有尹文子一篇。云說齊宣王。先公孫龍。劉歆云。其學本於黃老。居稷下。與宋鈞。彭蒙。田駢。等同學於公孫龍。今其書分為上下兩卷。蓋漢末仲長統所錄也。其文僅五千言。議論亦非純本於老者。大道篇曰。道不足以治。則用法。法不足以治。則用術。術不足以治。則用權。權不足以治。則用勢。勢不足以治。則反。權。權用則反。術用則反。法用則反。道用則無為。而自治。又曰。為善使人不能得。從此獨善也。為巧使人不能得。為此獨巧也。未盡善巧之理。為善與眾行之。為巧與眾能之。此善之善者。巧之巧者也。故所貴聖人之治。不貴其獨治。貴其能與眾。其治貴工。儉之巧。不貴其獨巧。貴其能與眾。其巧也。今世之人行。欲獨賢。事欲獨能。辯欲出羣。勇欲絕眾。獨行之賢。不足以成化。獨能之事。不足以周務。出羣之辯。不可為戶說。絕眾之愛。壯子末章。敬天下之治。方術者曰。不累於俗。不飾於物。不苟於人。不恃於眾。願天下之安寧。以活民命。人我之養。舉足而止。以此白心。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宋鈞尹文。聞其風而悅之。作為華山之冠。以自表。雅天下不取強。略而不含者。也。其為人太。其自為太。少蓋亦盡其學。云。荀卿非十二子。有宋鈞而文不預。又別一書曰。尹子五卷。共十九篇。其言論膚淺。多及釋氏。蓋晉宋時。人作。非此之謂也。

帝王訓儉

帝王創業。垂統。規以節儉。貽訓子孫。必其繼世家賢。而後可以循其教。不然。正足取侮矣。耳。宋孝武大治宮室。壞高祖所居陰室。於其處起玉燭殿。與羣臣觀之。林頭有上障。上挂葛燈籠。麻繩。侍中袁粲。因戲稱高祖儉素之德。上不答。獨曰。曰。吾翁得此。以為過矣。唐高力士於太宗陵寢宮。見梳箱一。梳木梳。一黑角篋。一草根。削子。一。歎曰。先帝親征。皇極。以致升平。隨身服用。唯留此物。將欲傳示子孫。永存節儉。具以奏。明皇詣陵。至寢宮。問所留示者。何在。力士捧篋。上。上。跪奉。肅敬。如不可勝。曰。夜。先之。珍。與。林之。璧。將。何以。愈。此。即。命。史。官。書。之。典。冊。是。時。明。皇。履。位。未。久。厲。精。為。治。故。見。太。宗。故。物。而。惕。然。有。感。及。侈。心。一。動。窮。天。下。之。力。不。足。以。副。其。求。尚。何。有。於。此。哉。宋孝武不足貴也。若齊高帝。周武帝。陳高祖。隋文帝。皆有儉德。而東昏。天元。叔。賢。湯帝之淫侈。浮於榮華。又不可以語此云。

用計臣為相



唐自貞觀定制以省臺寺監理天下之務官修其方未之或改明皇因時極盛好大喜功於財利之事尤切故宇文融韋堅楊珍王鉉皆以聚斂刻剝進然其職不出戶部也楊國忠得志乃以御史大夫判度支權知太府卿及兩京師農太府出納是時猶未立判使之名也肅宗以後兵興費廣第五琦劉晏始以戶部侍郎判諸使因之拜相於是顯職有使度支有判元瑋班宏裴廷幹李蕤之徒踵相躡遂浸浸以他官主之權任益重憲宗季年皇甫鎛由判度支程异由衛尉卿監鐵使並命為相公論涕騰不恤也逮於宣宗率由此塗大用馬植裴休侯叔以鹽鐵盧高崔元式周墀夜範從蕭節劉瑑以度支魏扶魏謩崔護由侍郎以戶部自是計相不可勝書矣惟裴度判度支上言調兵食非宰相事請以歸有司其議量宏正不可同日語也

### 州縣牌額

州縣牌額率係於吉凶以故不敢輕為改易鳳州分水縣故額草書分字縣今有作聰明者謂草體非宜自真書三字刻而立之是年邑境惡民持刀殺人者累歲分字為八刀也鳳州之山水清遠素無火災紹熙元年漆差通判盧瑤悉以所作牌字換印下扁額自謙樓儀門凡亭樹臺觀之類一切題新印人為字多燥業而於州牌尤為不嚴重私切廢之次年四月火起於郡庫經一日雨夕乃止官舍民廬一空

卷十四

### 廣知敵

唐之末世王綱絕紐學士大夫迷難解嚴畏死之不服非有扶顛持危之計能支大厦於將傾者出力以佐時則當委身山樓往而不反為門戶性命慮可也白馬之禍宣季振柳碑數凶子所能言哉亦裴崔獨孤諸公有以自取耳偶讀司空表聖集太子太師盧知敵神道碑見其任於僖昭更歷榮級至高書右僕射以一品致仕可以歸矣然由開關跋履從昭宗播遷自華幸洛天祐二年九月乃終享年八十有六其得沒於虜下亦云幸也新唐書有傳附於父後其畧云昭宗為劉季述所幽感憤而卒按昭宗以光化三年遭季述之禍天復元年反正至知敵亡時相去五年傳云子文度亦貴顯而碑載嗣子刑部侍郎膺亦不同表聖乃盧幕客當時作誌必不謬矣昭宗實錄光化四年三月華州奏太子太師盧知敵卒以劉季述之變感憤成疾卒年七十五正與新唐書傳同蓋唐宮武以後諸錄乃宋敏求補撰簡牘當有散脫者皆當以司空之碑為正又按是年四月改元天復舊唐紀十一月車駕幸鳳翔朱全忠趨長安文武百餘太子太師盧知敵已下出迎又為可證宰相世系表知敵生文度

而同疾曰涯涯之子庸判部侍郎二者矛盾如此

### 忌諱諱忌

周禮春官小史詔王之忌諱鄭氏曰曰王死日為忌名為諱禮記王制太史典禮執簡記春諱惡諱云諱者先王名惡者忌日若子卯惡馬路及左傳叔弓如滕子服椒為介及邲遇懿伯之忌叔弓不入懿伯椒之叔父忌怨也椒曰公事有公利無私忌椒請先入觀此乃知忌諱之明文漢人表疏如東方朔有不知忌諱之類皆反本自今世俗語言多云無忌諱及不識忌諱蓋非也

### 陳涉不可輕

揚子法言或問陳勝吳廣曰亂曰不若是則秦不亡曰亡秦非恐秦未亡而先亡矣李軌以為輕用其身而要手非命之運不足為禍先適足以為禍始子謂不然秦以無道毒天下六王皆萬乘之國相踵滅亡豈無孝子慈孫故家遺俗皆奉頭鼠伏自張良狙擊之外更無一人敢西向窺其鋒者陳勝出於戊卒一旦奮發不顧海內豪傑之士乃始雲合響應並起而誅之數月之間一戰失利不幸隕命於御者之手身雖已死其所置遺侯王將相克亡秦項氏之起江東亦矯稱陳王之令而度江秦之社稷為墟誰之力也且其稱王之初萬事草創能從陳餘之言迎孔子之孫鮒為博士至尊為太師所與謀議皆非庸人崛起者可及此其志宜小小者哉漢高帝為之置守家於礪血食二百年乃絕子雲指以為亂何邪若乃設吳廣誅故人寡恩忘舊無帝王之度此其所以敗也

卷十四

### 士句韓展

晉厲公既殺祁氏三卿羣臣疑懼樂書首倡執公召士句韓展不往召韓展展辭曰古人有言曰殺老牛莫之敢尸而況君子二三子不能事君為用展也二子竟欲公而不敢以白展為罪宣非畏敵其忠正乎唐武德之季秦王與建成元吉相忌害長孫無忌高士廉侯君集尉遲敬德等日夜勸王誅之王猶豫未決問於李靖靖辭曰於季世勳世勳王由是重一人及至登天位皆任為將相知其有所守也晉唐四賢之職見譽等而無有稱述者唐史至不書其事殆非所謂贊潛德之幽光也蕭道成將軍命欲引時賢李膺大業夜召謝朓屏人與語朓竟無一言及王儉褚淵之謀既定道成必欲引膺奉命膺亦不肯從遂不仕齊世其亦賢矣

### 孔墨

墨翟以兼愛無人之故孟子辭而辟之至此於禽獸然一時之論迨於漢世往往以  
配孔子列子載惠施見宋康王曰孔丘墨翟無地而為君無官而為長天下丈夫女  
子莫不延頸踵踵而願安利之鄒陽上書於梁孝王曰魯穆季孫之說逐孔子宋任  
子冉之計囚墨翟以孔墨之辯不能自免於說說費諷過秦云非有仲尼墨翟之知  
徐樂云非有孔曾墨子之賢是皆以孔墨為一等列鄒之書不足議而諷亦如此韓  
文公最為發明孟子之學以為功不在焉下者正以梓楊墨耳而若讀墨子一篇云  
儒墨同是堯舜同非禁約同修身正心以治天下國家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  
子不相用不足為孔墨此又何也魏都公南史梁論亦有抑揚孔墨之語

五川錄詩

盧仝月蝕詩唐史以謂譏切元和逆黨考韓文公效全所作云元和庚寅歲十一月  
是年為元和五年去憲宗過害時尚十載全云歲星主福德官爵奉董奉說者謂董  
奉即李忠臣為將相而臣朱此至於亡身故全鄙之東坡以為富秦之鎮淮西日  
代宗避吐蕃之難出狩追諸道兵莫有至者奉方在鞠場趨命治行詰將請擇日奉  
曰父母有急難而欲擇日乎即倍道以進雖末節不終似非無功而食祿者近世有

卷十四

四

嚴有翼者著藝苑雌黃謂坡之言非也秦守節不終受此偽官為賊居守何功之足  
云詩譏判當時故言及此坡乃謂非無功而食祿誤矣有翼之論一何輕發至誠坡  
公為非為謬哉予按是時秦之死二十七年矣何為而追刺之使全欲譏逆黨則應  
首及祿山與此矣竊意元和之世吐突承璫用事全以為孽倖擅位故用董賢奉宮  
輩喻之本無預李忠臣事也記前人似亦有此說而不能憶其詳

詩要點檢

作詩至百韻詞意既多故有失於點檢者如杜老夔府詠懷前云滿坐涕淚後復又  
云伏臘涕漣漣白公寄元微之既云無孟不共持又云笑勸送辛酒華樽逐勝移脫  
飛白玉危飲訝卷波逐歸鞍臨酌馳醜顏為帽側醉袖玉鞭垂白醉充夜酌嫌醒自  
吸醜不飲長如醉一篇之中說酒者十一句東坡賦中隱室五詩各四韻亦有坡妻  
似伏鸞扇塵露伏龜之語近於意重

周蜀九經

唐貞觀中魏徵虞世南顏師古繼為秘書監請答天下書選五品以上子孫工書者  
為書手錄為千家有舊監本周禮其末云大周廣順三年癸丑五月禮造九經書集

前卿貢三禮郭嶼書列宰相李穀范質判監田敏等銜于後經典釋文末云顯德六  
年己未三月大廟室長朱延照書宰相范質王溥如前而田敏以工部尚書為詳勅  
官此書字畫編歲有楷法更無舛誤舊五代史漢隱帝時國子監奏周禮儀禮公羊  
殺梁四經未有印板欲集學官考校雕造從之正尚武之時而能如是蓋至此年而  
成也成都石本諸經毛詩儀禮禮記皆秘書省秘書郎張昭文書周禮者秘書省撰  
書即孫朋古書周易者國子博士孫逢吉書尚書者校書郎周德政書爾雅者簡州  
平泉令張德昭書題云廣政十四年蓋孟昶時所編其字體亦皆精謹兩者並用士  
人筆札猶有貞觀遺風故不庸俗可以俾遠唯三傳至皇祐元年方畢工殊不遠前  
紹興中分命兩淮江東轉運司刻三史板其兩漢書內凡欽宗諱並小書四字曰淵  
聖御名或徑易為威字而他廟諱皆只缺畫意而自用為可笑也蜀三傳後列知益  
州樞密直學士右諫議大夫田況衛大書為三行而轉運使直史館曾穎叔提點刑  
獄七田員外郎孫長卿各細字一行又差低於況今雖執政作牧監司亦與之雁行  
也

家宰治內

卷十四

五

周禮天官家宰其屬有官正賈掌王宮之戒令糾禁內宰以陰禮教六宮以陰禮教  
九嬪蓋宮中官之長也故自后夫人之外九嬪世婦女御以下無不列於屬中後世  
宮掖之事非上宰可得而聞也禮記內則篇記男女事父母舅姑細瑣畢載而首句  
云后王命家宰降德于眾兆民則以其治內故也

宰相爵邑

國朝宰相初不用爵邑為輕重然亦嘗以代陞黜王文康曾任司空復為太子太師經  
太宗登極恩但封祁國公呂文穆自司徒謝事為太子太師經東封西祀恩不得再  
得三公但封徐國許國公而已寇忠愍罷相學士錢惟演以太子太傅處之真宗令  
更與此恩數惟演但乞封國公王冀公欽若食邑已過萬戶及謫為司農卿於衛內  
盡除去後再拜相乃悉還之湯岐公以大觀文免相因御史言落職賜爵趙衛公坐  
舉官犯贓見為使相但降封益川郡公削二千戶今周益公亦然皆故實所無也王  
葵相元封冀棟其與欽若同屢欲改適有進國史實子為擬進韓國制詞用有此冀  
方莫如韓樂既播告矣而則定官馮震武以為真宗故封不許用遂貼麻為書雖著  
於司封格馮蓋不知當擇公已用之矣是時安相以食邑過二萬戶為辭帝遂中

使至遠所居宣示令具前此有無體例及合如何施行事理擬定間奏遂以邑戶無  
止法復令乃竟行下

楊子一毛

孟子曰楊子取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也楊朱之言不傳於今其語無所考惟  
列子所載楊朱曰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舍國而隱耕古之人損一毫利天下不  
與也人人不損一毫不利天下天下治矣禽子問楊朱曰去子體之一毛以濟一世  
汝為之乎楊子曰世固非一毛之所濟禽子曰假濟為之乎楊子弗應禽子出語  
孟孫陽陽曰有侵若肌膚從萬金者若為之乎曰為之曰有斷若一節得一國子為  
之手禽子默然陽曰捐一毛以成肌膚捐肌膚以成一節一毛固一體萬分中之一  
物奈何輕之觀此則孟氏之言可證矣

李長吉詩

李長吉有羅浮山人詩云欲窮湘中一尺天吳橫莫道吳刀澀正用杜老題王宰畫  
山水圖歌馬得并州快剪刀剪取吳松半江水之句長吉非蹈襲人後者疑亦備同  
不失自為好語也

卷十四

子夏經學

孔子弟子惟子夏於諸經獨有專雖傳記雜言未可盡信然要為與他人不同矣於  
易則有傳於詩則有序而毛詩之學一云子夏授高行子四傳而子小毛公一云子  
夏傳曾申五傳而子大毛公於禮則有儀禮喪服一編馬融王肅諸儒多為之訓說  
於春秋所云不能贊一辭蓋亦嘗從事於斯矣公羊高齊受之於子夏叔梁亦者風  
俗通亦云子夏門人於論語則鄭康成以為仲弓子夏等所撰定也後漢徐防上疏  
曰詩書禮樂之自孔子發明章句始於子夏斯其證云

容齋續筆卷第十四終

容齋續筆卷第五十三則

紫閣山村詩

宣和間朱勛挾花石進奉之名以固寵規利東南使者郡守多出其門如徐錡應  
安道王仲閔益濟其惡豪奪漁取士民家一石一木稍堪觀即領健卒直入其家用  
黃封表誌而未即取護視微不謹則被以大不恭罪及發行必徹屋決牆而出人有  
一物小異其指為不祥唯恐莫夷之不速揚鞭李彥劉汝州西賊所任輝彥士渙  
王游毛孝立之徒亦助之發物供奉大抵類勳而又有甚焉者徽宗患其擾屢禁止  
之然屢出為惡不能絕也偶讀白樂天紫閣山北村詩乃知唐世固有是事漫錄于  
此晨游紫閣峯暮宿山下村村老見予喜為予開一罇舉盃未及飲暴卒來入門紫  
衣挾刀釜草單十餘人奪我席上酒擊我盤中殞主人退後立飯手反如室中庭有  
奇樹種來三十畝主人惜不得持釜斷其根口稱米造家身屬神策軍主人切勿語  
中尉正承恩黃負元元和間也

李林甫奉齋

李林甫為宰相妙賢嫉能以裝耀卿張九齡在己上以李適之爭權設詭計去之若  
其所引用如牛仙客至終於位陳希烈及見其死皆共政六七年雖兩人伴食詔事  
所以能久然林甫以伎心賊害亦不朝愠暮善尚能容之秦檜則不然其始也見其  
能助我自冗散小官不三二年至執政史才由御史檢法官趨右正言遷諫議大夫  
遂發書樞密施鉅由中書檢正鄭仲熊由正言同除權吏部侍郎方受告正謝絕即  
參知政事鄭為發樞密樞為殿中侍御史欲驟用之令臺中申稱本臺發檢法主簿  
須長戒乃可辟即就狀奏除侍御史許薦舉遂拜中丞謝日除簽樞其技如此然數  
人者不能數月而罷楊願最善佞至飲食動作悉效之秦嘗因食噴嚏失笑願於倉  
卒間亦陽噴飯而笑左右侍者哂焉秦察其奉己愈喜既居成亦厭之諷御史排擊  
而預告之願涕淚交頤秦曰士大夫出處常事耳何至是願對曰願起賤微致身此  
地已不啻足但受太師生成恩過於父母一旦別去何時復望車馬足邪是所以  
悲也秦益憐之使以本職奉祠僅三月起知宣州李若谷罷來或曰胡不致揚原  
仲之泣李河北人有直氣笑曰便打殺我亦揮眼淚不出秦聞而大怒遂有江州居  
住之命秦嘗以病謁告政府獨有秦免歸因奏對高宗訪以機務一二不能答秦病  
愈入見上曰余免歸既矣大政朝廷事亦宜使之與聞秦遂和余曰此日權前所詢

卷十五

容齋續筆

容齋續筆卷第五十三則

何事余具以告秦呼者吏取公牘閱視皆已書押貴之曰吾既書押了安得言弗知是故欲相奇耳余雖席辯析不復應明日臺評交章段拂為人憤憤一日秦在前開陳頗久遂俯首臨睡秦追始覺殊君怖上猶慰拊之且詢其卿里少頃還殿庫華中秦閉目誦佛典各贊揖至三乃答歸政事室窮詰其語無以對旋遺劾至於責居湯思退上曰此事朕豈不曉何用問他湯思退秦還省見湯已不樂謀去之會其病迨於亡遂免考其所為蓋出假月堂之上也

注書雜

注書至難雖孔安國馬融鄭康成王弼之解經杜元凱之解左傳顏師古之法漢書亦不能無失王荆公詩經八月剝藜解云剝者剝其皮而進之所以養老也毛公本注云剝擊也陸德明音普卜反公皆不用後從將山郊步至民家問其翁安在曰去撲粟始悟前非即具奏乞除去十三字故今本無之洪慶善注楚辭九歌東君篇經瑟兮交鼓蕭鐘兮瑤篴引儀禮鄉飲酒章開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為此云蕭鐘者取二樂聲之相應者五奏之既鐘板置于墳庵一蜀客過而見之曰

容齋雜筆

卷十五

二

一本蕭作攝廣韻訓為擊也蓋是擊鐘正與經瑟為對耳慶善謝而亟改之政和初蔡京蔡蘇氏學漸春一士獨杜門注其詩不與人往還錢仲仲為黃岡尉因者按上舍住來其鄉三進謁然後得見首請借閱其書士人指索側巨編數十使隨意抽讀適得和楊公濟梅花十絕月地雲階漫一尊玉奴終不負東窗臨春結綺荒荆棘雜信幽香是追竟注云玉奴齊東昏侯潘妃小字臨春結綺者陳後主三閣之名也仲仲曰所引止於此耳曰然仲仲曰唐牛僧孺所作周秦行紀記入薄太后廟見古后妃輩所謂月地雲階見洞仙東昏以玉兒試身死國除不擬負他乃是此篇所用先生何為沒而不書士人恍然失色不復一語顧其子然炬炬悉焚之仲仲勸使姑留之竟不可曰吾任用工夫十年非若幾貽士林嗤笑仲仲每談其事以戒後生但五奴乃楊貴妃自稱潘妃則名玉兒也剝藜之說得於吳說傳朋蕭鐘則慶善自言也紹興初又有傳洪秀才注坡詞鏡板錢塘至於不知天上宮闈今夕是何年不能引共道人間惆悵事不知今夕是何年之句笑怕蕭蕭宵夢書鴛鴦未就不能引南却烟花鏡如此甚多

書易說

經典遺秦火之餘脫亡最甚其僅存於今者相傳千歲雖有錯謬無由復改漢藝文志載劉向以中古文易經校楚漢梁丘經或脫去无咎悔亡唯費氏經與古文同以尚書校歐陽夏侯三家經文酒誥脫簡一召誥脫簡二率簡二十五字者脫亦二十五字簡二十二字者脫亦二十二字今世所存者獨孔氏古文故不見二篇脫處周易雖卦自乾坤以至需訟皆以兩兩相從而明相反之義若大過至矣八卦則否蓋傳者之失也東坡始正之元本云大過顛也垢過也柔過剛也漸女歸待男行也頤養正也既濟定也歸林女之終也未濟男之窮也夬決也剛決柔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憂也坤改云頤養正也大過顛也垢過也柔過剛也夬決也剛決柔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憂也漸女歸待男行也歸林女之終也既濟定也未濟男之窮也謂如此而相從之次相反之義煥然若合符節矣尚書洪範四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四時六曰五服極亦以簡編脫誤故失其先後之次五皇極之中蓋亦有雜九五福之文查如獄時五福用數錫厥庶民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弗能使有行于而家時人所其率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及上文而康而邑曰子攸行

容齋雜筆

卷十五

三

德汝則錫之福是也康誥自惟三月哉生寇至乃洪大誥治四十八字乃是洛誥合在篇首周公拜手之前武成一篇王荆公始正之自王朝步周于征伐商即繼以底商之罪告于皇天后上至一成衣天下大定乃繼以厥四月哉生明至于小子其承厥志然後及乃反商政以訖終篇則首尾亦榮然不紊

南陔六詩

南陔白華華黍由庚崇邱曰儀六詩毛公為詩註訓傳各置其名述其善而亡其辭卿飲酒燕禮云笙八堂下磬南北面立樂奏南陔白華華黍乃闕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邱歌南有臺笙由儀乃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芣苢采芣苢文意所謂歌者有其辭所以可歌如魚麗嘉魚關雎以下是也亡其辭者不可影故以笙吹之南陔至于由儀是也其義者謂孝子相成以養萬物得由其道之義亡其辭者元未嘗有辭也鄭康成始以為及祭之世而亡之又引燕禮升歌鹿鳴下管新宮為比謂新宮之詩亦亡按左傳宋公享叔孫昭子賦新宮杜注為逸詩則亦有辭非諸篇比也陸德明音義云此六篇蓋武王之諱周公制禮用為樂章吹至以攝其曲孔子刪定在三百一十一篇內及祭而亡蓋祖鄭說耳且古詩經刪

及逸不存者多矣何獨列此六名於大序中乎東晉補亡六篇不作可也左傳叔孫豹如晉侯享之金奏肆夏韶夏納夏工歌文王大明縣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三夏者樂曲名擊鐘而奏亦以樂曲無辭故以金奏若六詩則工歌之矣尤可證也

紹聖廢春秋

五聲本於五行而徵音廢四清源於四方而澗水絕周官六典所以布治而司空之書亡是固出於無可奈何非人力所能為也乃若六經載道而王安石欲廢春秋紹聖中章子厚作相蔡卞執政遂明下詔罷此經誠萬世之罪人也

王紹熙河

王韶取熙河國史以為嘗游陝西來訪邊事遂詣闕上書備請死以道集與熙河錢經畧書云熙河一道曹南院棄而不城者也其後夏英公喜功名欲城之其如韓范之論河又其後有一王長官韶者薄游陽翟偶見英公神道碑所載云云遂充以為策以干丞相時丞相是謂韓公視王長官者雅而狂之若河外數州則又王長官棄而不城者也彼木征之志不淺免章之睥睨尤近而者者龍搜似若無能頗聞有子存實有不可不懼者此書蓋是元祐初年然則韶之本指乃如此子修史時未得其

容齋續筆

說也英公碑王岐公所作但云嘗上十策若通曉所囉之屬差當時施用之餘皆不書不知英公所指為何也

書籍之厄

梁元帝在江陵蓄古今圖書十四萬卷將亡之夕盡焚之隋嘉則殿有書二十七萬卷唐平王世充得其舊書於東都浮舟沂河盡覆于砥柱貞觀開元募借繕寫兩都各聚書四部祿山之亂尺簡不藏代宗文宗時復行搜求分藏于十二庫黃巢之亂存者蓋幾昭宗又於諸道求訪及後洛陽蕩然無遺今人觀漢隋唐經籍藝文志未嘗不茫然太息也罪以道記本朝王文康初相周世宗多有唐舊書今其子孫不知何在李文正所藏既富而且開學館以延學士大夫不待見主人而下馬直入讀書供牢餼以給其日力與眾共利之今其家僅有敗篋數檢而書不知何在也宋宣獻家兼有華文簡楊文莊二家之書其富蓋有王府不及者元行中一夕災為灰燼以道自謂家五世於茲雖不敢與宋氏爭多而校讐是正未肯自遜政和甲午之冬大亦告違唯劉壯與家於廬山之陽自其祖徙之以來遺子孫者唯圖書也其書與文澤俱富矣於是為作記今劉氏之在廬山者不聞其人則所謂藏書殆亦羽化乃知

自古到今神物亦於斯文為新斯也宣和殿太清樓龍圖閣御府所儲靖康流折之餘盡歸於燕置之祕書者乃有幸而得存者焉

運寶錄

韓文公送窮文柳子厚乞巧文皆擬揚子雲逐貧賦韓公進學解擬東方朔客難柳子晉問篇擬枚乘七發正符擬劇秦美新黃魯直跋吳移文擬王子淵儂約皆極文章之妙述貧一賦幾五百言文選不收初學記所載幾百餘字今人蓋有未之見者觀錄於此云揚子適世離俗獨處左隣崇山右接曠野鄰垣乞兒終貧且窶禮薄義弊相與羣聚惆悵失志呼貧與語汝在六極投棄荒遐好為庸卒刑戮是加匪惟幼稚狹隘土沙居非近鄰接屋連家思輕毛羽羨薄輕羅進不由德退不受訶久為滯吝其意若何人皆文縑余福不全人皆稻粱我獨藜藿食貧無寶玩何以接歡宗室之宴為樂不樂徒行負賃出處易衣身服百役手足胼胝或耘或耔膏體露肌朋友道絕進官凌遲厥咎在仁藏女之為舍女遠復之願爾復我隨歎沉歎我行爾動我靜爾休宜無他人從我何求今汝去矣勿復久留貧曰唯唯主人見逐多言且

容齋續筆

嘆心有所懷願得盡說昔我乃祖崇其明德克佐帝舜誓為典則土階茅茨匪雕匪飾及季世微其旨感繁繁之慶貧富苟得鄙我先人乃傲乃驕瑤臺瓊室華屋崇高流酒為池積肉為嶺是用鶴遊不踐其朝三省吾身謂予無咎處君之家福祿如山忘我大德思我小怨堪寒能暑少而習焉寒暑不忌等善神仙榮路不顧貧賤不干人皆重藏子獨露居人皆休揚子獨無虞言辭既罄色厲目張掃齊而無降階下堂誓將去汝適彼首陽孤竹之子與我連行余乃避席辭謝不直請不忒過聞美則服長與爾居終無厭極貧遠不去與我遊息唐書宗時有文士王振自稱寄蓬山人有送窮辭一篇引韓吏部為說其文意亦工

灞橋山館

詩文當有所本若用古人語意別出機杼曲而暢之自足以傳示來世左太沖詩史詩曰鬱鬱湖底松離離山上曲以彼復寸草陰此百尺條世曾躡高位英俊沉下僚地勢使之然由來非一朝白樂天續古一篇全用之曰雨露長纖草山苗萬人雲風雪折動木灞橋推為薪風摧此何意雨長彼何因百尺灞橋死十丈山上春諾意皆出太沖然其合首頓挫則不逮也

男子運起黃

今之五行家學凡男子小運起於寅女子小運起於申莫知何書所載淮南子記論訓篇云禮三十而娶許叔重注曰三十而娶者陰陽未分時俱生於子男從子數左行三十年立於巳女從子數右行二十年亦立於巳合夫婦故聖人因是制禮使男子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其男子自己數左行十得寅故人十月而生於寅故男子數從寅起女自己數右行得申亦十月而生於申故女子數從申起此說正為起運也

宰我作難

史記稱宰我為齊臨菑大夫與田常作難以逐其族孔子恥之蘇子由作古史精為辯之以為子我者闕止也與田常爭齊政為常所殺以其字亦曰子我故戰國之書誤以為宰子此論既出聖門高弟得免非義之謗東坡又引李斯諫書謂田常陰取齊國殺宰子於庭是其不從田常故為所殺也子又考之子路之死孔子曰由也死矣又曰天視予哭於中庭使人覆醢其悲之如是不應宰我遇禍畧無一言孟子所載宰子論聖人賢於堯舜等語疑是夫子沒後所談不然使在而各出意見讓之無復質正恐非也然則宰我不死於田常更可證矣而淮南子又有一說云將相攝威攬勢私門成黨而使道不行故使陳成田常臨夷子皮得成其難使呂氏絕祀子皮謂范蠡也蓋浮海變姓名游齊時簡公之難已十餘年矣說苑亦云田常與宰我爭宰我將攻之鳴鳧子皮告田常遂廢宰我此說尤為無稽是以蠡為助田氏為齊禍其不分賢逆如此

古人占夢

漢藝文志七卷雜占十八家以黃帝長柳占夢十一卷甘德長柳占夢二十卷為首其說曰雜占者紀百家之象候善惡之證果占非一而夢為大故周有其官周禮太卜掌三夢之法一曰致夢二曰辨夢三曰咸夢鄭氏以為致夢夏后氏所作辨夢商人所作咸夢者言夢之皆德周人作焉而占夢專為一官以日月星辰占六夢之吉凶其別曰正曰噩曰寤曰懼李又聘王夢獻吉夢于王王拜而受之乃舍前於四方以贈惡夢舍明者猶釋米也贈者送之也詩書禮經所載高宗夢得說周文王夢帝與九畝武王伐紂夢于朕卜宜王考故故人有熊羆虺蛇之夢召彼故老視之占夢左傳所書尤多孔子夢坐奠於兩楹然則古之聖賢未嘗不以夢為大是

以見於七畧者如此魏晉方技猶時或有之今人不復留意此卜雖市井妄託所任和林亦無一箇以占夢自名者其事殆絕矣



高德儒

唐高祖起兵太原使子建成世民討兵擊西河郡執郡丞高德儒世民數之曰汝指野鳥為鸞以欺人主取高官吾與義兵正為誅佞人耳遂斬之自餘不獲一人讀史不熟者但以為史氏虛設此語以與指鹿為馬作對耳按隋大業十一年有二孔雀飛集寶城朝堂前親衛校尉高德儒等十餘人見之奏以為鸞時孔雀已飛去無可得驗詔以德儒誠心冥會肇見嘉祥擢拜朝散大夫餘人皆賜束帛仍於其地造儀鸞殿距此時僅二年餘蓋唐溫大雅所著創業起居注載之不追書前事故也新唐書太宗紀但書云率兵徇西河斬其郡丞高德儒尤為簡畧較通鑑盡紀其詳范氏唐鑑只論其被誅一節云

唐朝士俸微

唐朝士俸錢至微除一項之外更無所謂科券漆給之類者白樂天為拔書郎作詩曰幸逢太平代天子好文儒小人難大用典校在秘書俸錢萬六十月給亦有餘遂仗少年心日日常晏如及為翰林學士當選官援姜公輔故事但乞兼京兆府戶曹參軍既除此職喜而言志至云詔授戶曹掾捧詔感君恩弟兄俱營笏新婦儼衣巾羅列高堂下拜慶正紛紛喧喧喧車馬來賀答滿我門置酒足賀答不復憂空鑿而其所得者亦俸錢四五萬庫祿二百石而已今之主簿尉占優飲處固有倍於此者矣亦未嘗以為足古今異宜不可一概論也楊文公在真宗朝為翰林學士而云虛添甘泉之從臣終作若菽之餓鬼蓋是時尚未詳薄非後來比也

計然意林

漢書貨殖傳越王句踐困於會稽之上廼用范蠡計然遂報讎吳孟康注曰姓計名然越臣也蔡漢曰計然者范蠡所著書篇名耳非人也謂之計然者所計而然也摩書所稱句踐之賢佐種蠡為首豈復聞有姓計名然者乎若有此人越但用半策便以致霸是功重於范蠡而書籍不見其名史述不述其傳手顏師古曰蔡說誤矣古今人表計然列在第四等一名計研班固實錄研心計於無根即謂此耳計然者濮上人也嘗南遊越范蠡卑身事之其書則有萬物錄等見皇覽及晉中經漢又吳越春秋及越絕書並作計倪此則倪研及然聲皆相近實一人耳何云書籍不見哉予按唐貞元中馬總所述意林一書抄類諸子百餘家有范子十二卷云計然者蔡

丘濮上人姓辛字文子其先晉國之公子也為人內無外狀貌似不及人少而明學陰陽見微和者其志沈沈不肯自顯天下其知故稱曰計然時遊越海澤號曰漁父范蠡請其見越王計然曰越王為人鳥喙不可與同利也據此則計然姓名出處

然可見裴駰注史記亦知引范子非史蕭大園云留侯追蹶於松子陶朱成術於辛文正在此事曹子建表引文子李善注以為計然師古蓋未能盡也而文子十二卷李暹注其序以謂范子所稱計然但其書一切以老子為宗無與范蠡謀議之事意林所編文字正與此同所謂范子乃別是一書亦十二卷馬總只載其敘計然及他三事云餘並陰陽屢數故不取則與文子了不同李暹之說誤也唐藝文志范子計然十五卷注云范蠡問計然答列於農家其是矣而今不存唐世未知尊孟氏故意林亦列其書而有差不同者如伊尹不以一介與人亦不取一介於人之類其所引書如胡非子隨巢子纏子王孫子公孫尼子阮子正却桃信士緯殷興通語牟子周生烈子秦首子梅子任真子魏朗子唐滂子鄒子孫氏成敗志蔣子諶子鍾子張儼默記裴氏新言袁准正書袁子正論蘇子陸子張顯折言于子顧子諸葛子陳子要言符子諸葛今皆不傳於世亦有不知其名者

思穎詩

士大夫欲跡靡敵貴為公卿謂父祖舊處為不可居而更新其宅者多矣復以醫藥弗便飲膳難得自村噴而遷於邑自邑而遷於郡者亦多矣唯翩然委而去之或遠在數百千里之外自非有大不得已則舉動為不宜輕若夫以為得計又從而詠歌夸詡之者於詩文是其一時思慮誠為不審雖名公鉅人未能或子免也歐陽公吉州廬陵人其父崇公葬於其里之龍岡公自為序表紀其平生而公中年乃欲居穎其思穎詩序云予自廬陵得請來穎愛其民淳訟簡土厚水甘慨然有終焉之志爾來思穎之念未嘗少忘於心而竟之所存亦時時見於文字乃發舊書得南京以後詩十餘篇皆思穎之作以見子孝孝於穎者非一日也又續詩序云自丁家難朕除入翰林為學士忽忽八年間歸穎之志雖未遂然未嘗一日少忘焉至於今年六十有四免并得榮榮穎連穎因得以為歸老之漸又得在毫及青十有七篇附之時照察三年也公次年致仕又一年而薨其遺遺於穎蓋無幾時惜無一語及於松楸之思崇公惟一子耳公生四子皆為穎人龍岡之上遂無復有子臨之是固一代貴道而墳墓乃隔為他壤予每讀二序輒為太息嗟乎此文不作可也若東坡之居宜興

乃因允汝州居住而至其後自海外北還無以為歸復暫至常州已而捐館文定公雖居許而治命反葬於眉山云

劉齊下第

唐文宗大和二年三月親策制舉人賢良方正劉齊對策極言宦官之禍既而裴休李紳等二十二人中第皆除官考官左散騎常侍馮宿太常少卿曹錕庫部郎中履履見策皆數服而畏宦官不敢取詔下物論賢然稱屈諫官御史欲論奏執政抑之李紳曰劉齊下第我輩登科能無厚顏乃上疏以為齊所對策漢魏以來無與焉比今有司以黃指切左右不敢以聞恐忠良道窮網紀遂絕臣所對不及黃連甚乞回臣所授以旌黃直不報予接是時宰相乃裴度韋處厚曹易直易直不足言裴章之賢獨失此至於抑言者使勿論奏宜不有愧於心乎齊既由此不得仕於朝而李紳亦不顯蓋無敢用之也令狐楚牛僧孺乃能表齊入幕府侍以師禮竟為官人所嫉詎與柳州司戶李商隱贈以詩曰漢廷急詔誰先入楚路高歌自欲翻萬里相違徽復泣鳳巢西隔九重門及齊卒復以二詩哭之曰一叫千回首天高不為聞又曰己為秦逐客復作楚冤魂併將添淚淚一洒問乾坤其悲之至矣甘露之事相去纔七年未知齊及見之否乎

酒肆旗望

今都城與郡縣酒務及凡鬻酒之肆皆揭大幣於外以青白布數幅為之徽者隨其高卑大小村店或挂餅飢標帶隨唐人多詠於詩然其制蓋自古以然矣韓非子云宋人有酤酒者斗概甚平過客甚謹為酒甚美懸標甚高而酒不售遂至於酸所謂懸標者此也

賢宰相遺篋

一代宗臣當代天理物之任君上委國而聽之固為社稷之福然必不使罪人參其間乃可不然必為所勝結以唐世及本朝之事顯顯者言之若褚遂良長孫無忌之遺篋義府許敬宗張九齡之遺篋李林甫是已敬晉公相憲宗立准禁青鞞之功唐之威令紀綱既壞而復振可謂名宰矣皇甫鎛一其政則去不旋踵道穆敬文三宗主既不明而元稹李連吉宗閔更據之使不得一日安厥位趙韓王以佐命元勳而為廢多遜所勝寇萊公為丁謂所勝杜祁公韓范為陳執中賈昌朝所勝富韓公為王介甫所勝范忠宣為童子厚所勝趙忠簡為秦檜之所勝大抵皆然也

宋齊丘

自用兵以來今民間以見錢紐納稅直既為不堪然於其中所謂和買折簡尤為名不正而最嚴重偏閱大中祥符間太常博士許載著吳唐拾遺錄所載多諸書未有者其勸農桑一篇正云吳順義年中差官典服簿定租稅廢田上上者每一頃稅錢二貫一百文中田一頃稅錢一貫八百文下田一頃十五貫皆足陌見錢如見錢不足許依市價折以金銀算計丁口課調亦科錢宋齊丘時為員外郎上策乞虛擡時價而折納綿絹本色曰江淮之地唐李已來戰爭之所今兵革乍息黎民始安而必去以見錢折以金銀此非民耕鑿可得也無與販以求之是為救民養本逐末耳是時綿每匹市價五百文絀六百文綿每兩十五文齊丘請絹每匹擡為一貫七百絀為二貫四百綿為四十文皆足錢丁口課調亦請除朝議喧然沮之謂虧損官錢萬數不少齊丘致書于徐知誥曰明公總百官理大國皆民見錢與金銀求國富庶所謂攤舊救火挽水求清欲火滅水清可得乎知誥得書曰此勸農上策也即行之自是不十年間野無閒田桑無隙地自吳楚唐自唐歸宋民到於今受其賜齊丘之事美矣徐知誥極聽而行之可謂賢輔相而九國志齊丘傳中畧不書資治通鑑亦佚

鹹杭子

玉篇唐韻釋杭字云木名出豫章煎汁藏果及卵不壞異物志云杭子音元鹽鴨子也以其用杭木皮汁和醃漬之今吾鄉處處有此乃如蒼耳益母草等不純是木小入爭鬪者取其葉接捺皮膚輒作赤腫如被傷以証賴其敵至鹹鴨卵則又以染其外使若藉也云

月中桂兔

酉陽雜俎天咫篇載月星神異數事其命名之義取國語楚靈王曰是知天咫安知民則之說其紀月中蟾桂引釋氏書言須彌山南面有閻扶樹月過樹影入月中或言月中蟾桂地影也空處水影也子記東坡公鑿空閣詩云明月本自明無心執為境挂空如水瀉為此山河影我觀大瀛海巨浸與天永九州居其間無異蛇盤鏡空水兩無質相照但耿耿云桂兔兔俗說皆可屏正用此說其詩在集中題為和黃秀才頌子游南海西歸之日泊丹金利山下登崇福寺有閻扶江流標曰鑿空正見

侍牌揚其上蓋當時臨賦也

唐二帝好名

唐貞觀中忽有白鶴營巢於掖殿前槐樹上其巢合歡如腰鼓左右拜舞稱賀太宗曰我常艾隋煬帝好祥瑞瑞在得賢此何足賀乃命毀其巢故鶴於野外明皇初即位以風俗奢靡制乘輿服御金銀器玩令有司銷毀以供軍國之用其珠玉錦繡焚於殿前天下毋得復未繼罷兩京織錦坊子謂二帝皆唐之明主所言所行足以垂訓於後然大要出於好名鶴巢之異左右從而獻說叱而去之可也何必毀其巢珠玉錦繡勿珍而尚之可也何必焚之殿前明以示外使家至戶曉哉治道貴於執中是二者惟不可以為法其後楊貴妃有寵織繡之工專供祀院者七百人中外爭獻器服珍玩南經畧使張九皋廣陵長史王翼以所獻精靡九皋加三品翼人為戶部侍郎天下從風而靡明皇之始終一何不同如此哉

周禮非周公書

周禮一書世謂周公所作而非也昔賢以為戰國陰謀之書考其實蓋出於劉歆之手漢書儒林傳蓋載諸經專門師授此獨無傳至王莽時歆為國師始建立周官經

卷十六

五

以為周禮且置博士而河南杜子春受業於歆運家以教門使好學之士鄭興及其子乘往師之此書遂行歆之處心積慮用以濟井之惡存據以毒痛四海如五均六筦市官餘貨諸所與為皆是也故當其時公孫祿既已斥歆顛倒六經毀師法矣歷代以來唯守文周依六典以建官至於治民發政亦未嘗備故韜王安石欲變亂祖宗法度乃尊崇其言至與詩書均匹以作三經新義其序畧曰其人足以任官其官足以行法其或周之時其法可施於後世其文有見於載籍莫具乎周官之書自周之衰以至於今太平之遺迹掃蕩幾盡學者所見無復全經於是時也乃欲訓而發之臣知其難也以訓而發之難則又以知夫立政造事進而復之之為難則安石所學所行實於此乎出遂謂一節之書理財居其半又謂眾府凡國之財用取具焉歲終則會其出入而納其餘則非特權兼井救貧既因以足國事之財用大然孰雖有不庭不虞民不加賦而國無乏事其後呂嘉問法之而置市易由中及外官偏生靈嗚呼二王此周官之名以為政其歸於禍民一也

醉尉亭長

李廣克將軍為庶人屏居藍田嘗夜從一騎出從人田間飲還至亭蘭陵尉醉呵止

廣復辟拜右北平太守請尉與俱至軍而新之上書自陳謝罪武帝報曰報忿除害朕之所圖於將軍也王莽竊位求備大臣抑奪下權大司空士夜過奉常車長呵之告以官名亭長醉曰寧有符傳邪士以馬要亭長亭長斬士亡郡縣逐之家上書莽曰亭長奉公勿違大司空王邑斥士以對于觀此兩亭尉長其醉等耳蘭陵尉但呵止李廣而廣以之武帝不問亭長殺亭長士而王莽反以奉公免之亦可笑也

三易之名

三易之名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皆以兩字為名今人但稱周易曰易非也夏曰連山其卦以純艮為首艮為山山上山下是名連山雲氣出內於山故名易為連山商曰歸藏以純坤為首坤為地萬物莫不歸而藏於中故名歸藏周曰周易以純乾為首乾為天能周匝於四時故名易為周也太極為人統實為人正夏以十三月為正人統人無為卦首之理艮漸衝正月故以艮為首林鐘為地統而且故為地正商以十二月為正地統故以坤為首黃鐘為天統子為天正周以十一月為正天統故以乾為首此本出唐賈公彥周禮正義之說于整齊而紀之所謂十三月者承十二月而言即正月耳後漢陳寵論之甚詳本出尚書大傳

忠臣名不傳

古今忠臣義士其名載於史策者萬世不朽然有不幸而泯沒無傳者南唐後主淫於浮圖氏二人繼踵而諫一獲從一獲流歎人汪煥為第三諫極言請死云梁武帝佛剎血寫佛經散髮與僧踐捨身為佛奴屈膝禮和尚及其終也餓死於臺城今陛下事佛未見剎血踐髮捨身屈膝臣恐他日猶不得如梁武之事後主嘗言故而官之又有准人李雄當王師師伐出守西偏不遇其敵雄以國城重圍不忍端坐遂東下以救之陣於深陽與王師遇父子俱沒諸子不從行者亦死他所死者凡八人李氏死亡不遺餘孽其事僅見於吳唐拾遺錄頃嘗有旨合九朝國史為一書他日史官為列之於李煜傳庶足以慰二人於泉下歐陽公作真粹墓誌云李煜時為彭澤主簿嘗影破池陽遣使者招降郡縣其令欲以城降某曰吾能為李氏死爾乃殺使者為煜守煜已降某為游兵執送軍中主將責以殺使者曰固當如是主將義而釋之其事雖相見而集中只云諫某為可惜也如靖康之難宋昭等數人死於震武城之類予得朱弁所作忠義錄於其子林乃為作傳於四朝史中蓋惜其無傳也

卷十六

六

唐人酒令

白樂天詩鞍馬呼教住，散盤鳴道輪。長驅波卷白，連擲米成盧。注云：散盤，卷白波，其走鞍馬，皆當時酒令。予按：皇甫松所著醉鄉日月三卷，載骰子令云：聚十隻骰子，擲擲自出手六人，依未飲馬，壹印本未人勸合席，碧油勸鄰外。三人骰子聚於一處，謂之酒星。依未家散骰子令中，改易不過三章。次改鞍馬令，不過一章，又有旗幟令，閃摩令，拋打令。今人不復曉其法矣。唯優伶家猶用手打令，以為戲云。

容齋詩話

卷十六

七

容齋詩話卷第十六終

容齋三筆序

王右將軍逸少，晉宋間第一流人也。遺情軒冕，落世故，蓋其生平。釋道安去會稽內史，遂不肯復出自營於父母墓下，詞致確苦，子嘒其言而深悉之。又讀所與謝勳石書云：坐而獲逸，遂其宿心。此嘗與安石東游山海，頭養開殿之餘，欲與親知時共飲宴，衝五引滿，語田里所行，故以為撫掌之資。其為得意可勝言。郭常依依陸費班嗣之處，世老夫志願盡於此也。按是時，逸少春秋纔五十餘耳，史氏不能賞取其高，乃屑屑以為坐王懷祖之故，待之淺矣。子亦從會稽解組，還里于今六年，仰瞻昔賢，猶驚寒之視天，驥本非偷儼而年，齡之運，逾七望。八法當挂神虎之衣冠，無暇於營墓也。古方寸未渠昏於寬闊，寂寞之濱，窮勝樂時之暇，時時捉筆，據几，隨所趣而志之。雖無甚奇論，然意到即就，亦殊自喜。於是容齋三筆成，累月矣。稚子云：不可無序，引因述為所懷，并敘逸少之孤標，破晉史之妄，以詔兒姪，冀為四筆。他日嘉話，慶元二年六月晦日序。

容齋三筆

序

景運子異以道留意六經之學。各著一書發明其旨。故有易規書傳詩序論中庸洪範傳三傳說。其說多與世儒異。謂易之學者所謂應所謂位所謂承。所謂主。皆非是。大抵云繫辭言卦爻象數剛柔變通之類。非一木膏反初應四二應五三應六也。以陽居陽。以陰居陰。為得位。得位者吉。以陽居陰。以陰居陽。為失位。失位者凶。然則九五九三六二六四俱善乎。六五六三九二九四俱不善乎。既為有應無應。得位不得位之說。而求之或不通。則入為承。承之說。謂陰承陽。陽承陰。則陽乘柔。則柔乘剛。則凶。其不思亦甚矣。又必以位而論。中正。如六二九五為中且正。則六五九二俱不善乎。初上三四永不得用。中卦各有主。而一概主之於五。亦非也。其論書曰。子於堯典見天文矣。而言四時者不知中星。禹貢敷土治水。而言九州者不知涇水。洪範性命之原。而言九疇者不知數。舜於四凶。以克庭之舊。而流放竈竈之穉。王將善其祥刑。而先觀其老荒湯之伐桀。出不意而查農時。文三交命為僖王台公之。不說類乎無上。太甲以不順伊尹而放。康叔纒有流言而誅。故行孽戮之刑。以警不用命。暨廣行剽殄之刑。而違國人。周飲酒而死。魯人不板幹而屋誅。先時不及時而殺無赦。咸不可託。老不足敬。禍不足畏。凶德不足忌。之類。惟此經遭秦火燬燼之後。孔壁朽析之餘。孔安國初以隸養推科斗。既而古今文字錯出。東京乃取正於杜林傳。毛萇彌不能。明皇帝詔衛包悉以今文加之。其去古本幾何其遠矣。今之學者。盡信不疑。殆如手授於涿泗間。不亦惑乎。論堯典中星云。於春分日而南方井鬼七宿合昏畢見者。孔氏之誤也。豈有七宿七十七度而於一夕間畢見者哉。此夏至一時之中星。非常夜昏見者也。秋分冬至之說皆然。凡此以上皆孔氏之說。所辨聖典。非所敢知。但驗之天文。不以四時。其同在天者。常有十餘宿。自昏至旦。除太陽所舍外。餘出者過三之二。安得言七宿不能於一夕間畢見哉。蓋晁不識星故云爾。其論詩序云。作詩者不必有序。今之說者曰。序與詩同作。無乃或歟。且遠詩之傳者。岐下之石鼓也。又安觀序耶。謂魯武公益立秦仲者。石勒之流。秦襄公取周地。皆不應。又文王有聲為纘。伐是文王以伐紂為志。武王以伐紂為功。庭燎河水鵲鳴白駒。說判於室王。則雲

漢韓奕。高燕民之作。妄也。未有小雅之惡如此。而大雅之善如彼者也。謂子矜侯人采綠之序。斯莫無益。釋木日月之序。為自戾。定之方中。木瓜之序。為不純。孟子荀卿左氏賈誼。劉向漢諸儒。論說及詩多矣。未嘗有一言以持序為議者。則序之所作。晚矣。晁所論是。亦未敢執言。但其中有云。秦康公驪穆公之業。日稱兵於母家。自夜服以辱于戈。終身戰不知已。而序謂陽稱其我見舅氏。如母存焉。是果純孝歟。陳厲公弒代立。而序謂門貴他無良師。傳失其類矣。子謂康公謂陽之詩。乃贈送晉文公入晉時所作。去其即位十六年。夜服用兵。蓋晉襄公且傳云。子墨衰經者也。康公送公子雍於晉。蓋徇其請。皆背約而與之戰。康公何罪哉。責其稱兵於母家。則不可陳他。設威公太子而伐之。故蔡人殺他而立厲公。非厲公罪也。晁誠屬以伸他亦為不可。其論三傳謂杜預以左氏之耳目奪夫子之筆削。公羊家夫之辨難。而何休者。又特負於公平。推穀梁脫出。監二氏之違畔。而正之。然或與之同惡。至其精深遠大者。真得于夏之所傳。范擘又因諸儒而增解之。申穀梁之志。其於是非亦少公矣。非若杜征南一切中傳。汲然不取異同也。此論最善。然則晁公之於序。雖可謂自信。而不可謂不說隨者矣。

鄂形鄰商  
漢光武討王郎時。河北皆叛。獨鉅鹿信都堅守。議者謂可因二郡兵。自送還長安。惟鄂形不可以為。若行此策。豈徒空失河北。必更驚動三輔。公既而則鄂形之兵不肯背城主。而千里送公。其難散。亡亡可必也。光武感其言而止。東放曰。此東漢興亡之決。鄂形亦可謂漢之元臣也。形在實。諸將中。不為人之所標。其至此論出。識者始知其然。漢高祖沒。呂后與審食其謀曰。諸將欲與帝為編戶民。今乃事少主。非盡族是。天下不安。以故不發。喪鄂商見食其曰。誠如此。天下危矣。陳平讓將十萬守滎陽。樊噲周勃將二十萬定燕代。比聞帝崩。諸將皆謀必連兵。還營以攻關中。亡可踰足待也。食其入言之。乃發。然則是時漢室之危。實於不保。鄂商笑談間。鄂形無事。其功豈不大哉。然無有表而出之者。迨呂后之亡。呂祿據北軍。高子寄給之出遊。使周勃得入。則鄂氏父子之於漢。謂之社稷臣可也。寄與對。揭同說呂祿解將印。及文帝論功。揭封侯。賜金。而寄不錄。平勃亦不為之一言。此又不可晚者。其後寄嗣父為侯。又以罪免。惜哉。





均出一書，皆師古注，辭而異同如此。

漢將軍在御史上

漢書百官公卿表，御史大夫掌副丞相，位上卿。銀印青綬，前後左右將軍亦位上卿。而金印紫綬，故霍光傳所載羣臣連名奏曰：丞相敵大將軍，將軍敵大將軍，度遠將軍，明友，前將軍，增後將軍，充國，御史大夫，誼且云：羣臣以次上殿，然則凡雜將軍皆在御史大夫上，不必前後左右也。

上元張燈

上元張燈，太平御覽所載史記樂書曰：漢家祀太一，以昏時祠，到明，令人正月望日夜游觀燈，是其遺事。而今史記無此文。唐書述兩京新記曰：正月十五日夜，初金吾弛禁，前後各一日，以看燈。本朝京師增為五夜，俗言錢忠銘納土進錢，買兩夜，如前史所謂買宴之比。初用二十三夜，至崇寧初，以兩日皆國忌，遂展至十七十八兩夜。予按國史，乾德五年正月詔，以朝廷無事，區寓久安，令開封府吏增十七十八兩夜，然則俗云因錢氏及崇寧之辰日皆非也。太平興國五年十月下元，京城始張燈如上元之夕，至淳化元年六月，始罷中元下元張燈。

七夕用六日

太平興國三年七月詔，七夕嘉辰，著於甲令，今之習俗，多用六日，非舊制也，宜復用七日，且名為七夕，而用六，不知自何時以然。唐世無此說，必出於五代耳。

宰相參政員數

太祖登極，仍用周朝范質王溥魏仁浦三宰相，四年皆罷，趙普獨相。越三月，始創參知政事之名，而以命薛居正呂餘慶，後益以劉熙古，是為一相三參。及普罷去，以居正及沈義倫為相，盧多遜參政，太宗即位，多遜亦拜相。凡六年，三相而無一參，自後頗以二相二參為率。至和二年，文彥博為昭文相，劉沆為史館相，富弼為集賢相，但用程戡一參，惟至道三年，呂端以右僕射獨相，而吏部侍郎溫仲舒，兵部侍郎王化基，工部尚書李至，戶部侍郎李沆四參政，前後未之有也。

朱崖遺客

唐韋執誼自宰相貶崖州司戶刺史，命攝軍事，銜推牒謂云：前件官久在朝廷，願諸公事，幸期佐理，勿憚塵勞。當時傳以為笑。然猶未至於控抑也。盧多遜罷相，流崖州知州，乃牙校為子求婚，多遜不許，遂侵辱之，將加害，不得已卒與為婚，結與中胡邦

張銓竄新州，再徙吉陽，吉陽即朱崖也。軍守張生亦一右列，指使遷之，亡狀，每旬呈必令囚首詣廷下。邦衛盡禮事之，至作五十韻詩為其生日壽，性命之憂，朝不謀夕。是時黎首聞邦衛名，遣子就學，且居去城三十里，嘗邀致入山，見軍守者荷枷解西廡下，首指而語曰：此人貪虐已甚，吾將殺之。先生以為何如？邦衛曰：其死有餘罪，果若此，足以洗一邦怨心。然既蒙垂問，切有獻焉。賢郎所以相從者，為何事哉？當先知君臣上下之名分，此人固亡狀，要之為一州主，所謂邦君也。欲訴其過，合以告海南安撫司，以至廣西經略司，俟其不行，然後訟於樞密院，今不應擅殺人也。首悟，遂釋之。令自書一紙引咎，乃再拜而出。明日，邦衛歸，張詣門悔謝，殊感再生之恩。自此待為上客，邦衛以隆興初在侍從，錄所作生日詩示仲兄文安公，且備言昔日事，乃知去天萬里，身陷九淵，日與死迫，古今一轍也。

張士貴求琛

唐太宗自臨治兵，以部陳不整，命大將軍張士貴杖中郎將等，怒其杖輕，下士貴吏魏證，誅曰：將軍之職，為國爪牙，使之執杖，已非後法，況以杖輕下吏乎？上益釋之。明皇開元三年，御史大夫宋璟坐監朝堂杖人，杖輕，貶睦州刺史，姚崇為宰相，弗能止。

韓歐文語

盧懷謹亦為相，疾亟，表言環明時重器，所坐者小，望無於錄，上深納之。太宗明皇有唐賢君也，而以杖人輕之，故加罪大將軍御史大夫，可謂失政刑矣。

盤谷序云：坐茂林以終日，濯清泉以自潔，采於山，美可茹，釣於水，鮮可食。醉翁亭記云：野芳發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陰，臨溪而漁，溪深而魚肥，醴泉為酒，泉香而洌，山肴野蔌，雜然而前陳。歐公文勢，大抵化韓語也。然釣於水，鮮可食，與臨溪而漁，溪深而魚肥，采於山，與山肴前陳之句，煩簡工夫，則有不侔矣。

容齋三筆卷第一

容齋三筆卷第一

漢宣帝不用儒

漢宣帝不好儒。至云俗儒不遵時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於名實，不知所守。何足委任。原衡為平原文學，學者多上書為術經明。當世少雙，不宜在遠方。事下蕭望之。梁丘賀望之，奏術經學精習，說有師道，可觀覽。宣帝不喜用儒，遣術歸故官。司馬溫公謂俗儒誠不可與為治，獨不可求真儒而用之乎。且是古非今之說，秦始皇李斯所禁也。何為而劫之邪。既不用儒生，而專委中書宦官。宏恭石顯，因以擅政事。卒為後世之禍。人心術，可不戒哉。

國家府庫

真宗初，位之初，有司所上天下每歲賦入大數，是時至道三年也。凡收穀二千一百七十萬石，錢四百六十五萬貫，絹細一百九十萬匹，絲綿六百五十八萬兩，茶四十九萬斤，香蠟三十萬斤。自後多寡不常，然大略具此。方國家全盛，民力充足，故於征輸未能為害。今之軍力與昔者不可同日而語，所謂縹緲之入，殆過十倍。民日削月朘，未知救弊之術，為可慮耳。黃蠟一項，今不聞有此數。

劉項成敗

漢高帝項羽起兵之始，相與北面共事懷王，及入關破秦，子嬰出降，諸將或言誅秦王。高帝曰：始懷王遣我，固以能寬容。且人已服降，殺之不祥。乃以屬吏至羽，則不然。既殺子嬰，屠咸陽，使人致命於懷王。王使和初約，先入關者王其地，羽曰：懷王者吾家武信君所立耳，非有功伐，何以得顯主約。今定天下，皆將相諸君與籍力也。懷王亡功，固當分其地而王之。於是陽尊王為義帝，卒至殺之。觀此二事，高帝既成功，猶敬佩王之戒，羽背主約，其末至於如此。成敗之端，不待智者而後知也。高帝微時嘗謀成陽，縱觀秦皇帝，喟然太息曰：大丈夫當如此矣。至初觀始皇，則曰：彼可取而代也。雖史家所載，各有文飾，然其大旨固可見云。

占術致禍

吉凶禍福之事，蓋未嘗不先見其祥。然固有知之信之而翻取敗身亡族之害者。漢昭帝時，昌邑石自立，上林僅擲，復起，食葉曰：公孫病已立。雖孟上書言當有從匹夫為天子者，勸帝去賢人而禮位，孟生林言誅，而其應乃在李宣正名病已。哀帝時，夏賀良以為漢曆中衰，當更受命，遂有陳聖劉太平皇帝之事。賀良生不道誅，及王莽篡竊，自謂陳後而光武實應之。宋文帝時，孔照先以天文圖識知帝必以非道要

莽篡竊，自謂陳後而光武實應之。宋文帝時，孔照先以天文圖識知帝必以非道要。照先由骨肉相殘，江州當出天子，遂謀大逆。欲奉江州刺史彭城王義康，照先既誅，義康亦被害，而帝竟有子嗣。孝武帝乃以江州起兵而即尊位。薄姬在魏王豹宮，許負相之，當生天子，豹聞言心喜，因背漢致夷滅，而其應乃在漢文帝。唐李錡據潤州，反有相者言丹陽鄭氏女當生天子，錡聞之，納為侍人，錡敗沒入掖庭，得幸憲宗而生宣宗。五代李守貞為河中節度使，有術者善聽人聲，聞其子婦符氏聲，驚曰：此天下之母也。守貞曰：吾婦猶為天下母，吾取天下復何疑哉。於是決反，已而覆亡，而符氏乃為周世宗后。

絳侯菜公

漢周勃誅諸呂，立文帝，以安劉氏，及為丞相，朝罷趨出，意得甚。上禮之恭，常目送之。爰盎進曰：丞相何如人也。上曰：社稷臣。盎曰：絳侯所謂功臣，非社稷臣。社稷臣主在與在，主亡與亡，方呂后時，諸呂用事，擅相王，絳侯為太尉，本兵柄，弗能正。呂后崩，大臣相與共誅諸呂，太尉主兵，適會其成功，所謂功臣，非社稷臣。丞相如有驕主色，陛下謙避，臣主失禮，竊為陛下弗取也。後朝上益莊，丞相益畏，久之，勃遂有遠繫廷尉之禍，幾於不免。冠菜公決澶淵之策，奠宗待之極厚，王欽若深害之，一日會朝，準先退，欽若進曰：陛下敬畏冠準，為其有社稷功耶。上曰：然。欽若曰：臣不意陛下出此言。澶淵之役，不以為恥，而謂準有社稷功也。上愕然曰：何故。對曰：城下之盟，雖春秋時小國猶恥之，今以萬乘之貴，而為此舉，是盟於城下也。其何恥如之。上默然不能答。由是顧準稍衰，旋即罷相。終海康之賤，嗚呼！絳侯菜公之功，揭若日月，而盎與欽若以從容一言，移兩明主意，訛致二人於罪斥，謔言固極，可畏哉。

無名殺臣下

傳曰：欲加之罪，其無辭乎。古者置人於死地，必求其所以死，然固有無罪殺之而必為之者。張湯為漢武造白鹿皮幣，大異類，異以為本末不相稱。天子不悅，湯又與異有隙，與客語，初令下有不便者，湯不應，微反唇，湯奏當異九卿，令不便，不入言而腹非，論死。自是後有腹非之法。曹操始用崔琰，後為人所譏，罰為徒隸，使人視之，詞色不悅，操令曰：琰雖見刑，而對貴客，虬須直視，若有所矚，遂賜琰死。隋煬帝殺高顯之後，議新令，又不決，薛道衡謂朝士曰：向使高顯不死，今決當入行，有人奏之，帝怒，付執法者推之，裴蘊奏道衡有無君之心，推惡於國，妄造禍端，論其罪名，似如

隱味原其情意深為悖逆帝曰公論其逆抄體本心遂令自盡究哉此三臣之死也

平天冠

祭服之冕自天子至於下士執事者皆服之持以梁數及旒之多少為別俗呼為平天冠蓋指言至尊乃得用范純禮知開封府中奇鞠淳澤村民謀逆事審其故乃常入戲場觀優舞遂見匠者作桶取而戴於首曰與劉先主如何遂為匠擒明日入對獻宗問何以處對曰愚入村野無所知若以叛逆蔽罪恐辜好生之德以不應為杖之足矣按後漢與服志卷三注冕冠曰鄙人不識謂之平天冠然則其名之傳久矣

介推寒食

左傳晉文公反國賞從亡者介之推不言祿祿亦弗及推遂與母偕隱而死晉侯求之不獲以糴上為之田曰以志吾過縣上者西河介休縣地也其事始末尺如此史記則曰子推從者書宮門有一蛇獨怨之語文公見其書使人召之則亡聞其入隸上山中於是環山封之名曰介山雖與左傳稍異而大略亦同至劉向新序始云子推怨於無辜去而之介山之上文公待之不肯出以謂焚其山宜出遠不出而焚死是後雜傳記如汝南先賢傳則云太原舊俗以介子推焚骸一月寒食鄆中記云并州俗冬至後一百五日為子推斷火冷食三日魏武帝以太原上黨西河雁門皆伍寒之地令人不得寒食亦為冬至後百有五日也按後漢周舉傳云太原一郡舊俗以介子推焚骸有龍忌之禁至其亡月咸言神靈不樂舉火由是士民每冬中飢一月寒食莫敢煙爨舉為并州刺史乃作書置子推廟言感冬去火殘損民命非賢者之責宣示愚民使還溫食於是眾感稍解風俗頗革然則所謂寒食乃是冬中非今節令二三月間也

進士許魁落

天禧三年京西轉運使明則吉滑州進士楊世賢等訴本州魁落即取元試卷付許州通判崔立看詳立以為世賢等所試不至純謬已據滑州依例解發詔轉運司具訴不先奏裁直令解發緣由以聞其試卷仰本州繳進世賢等仍未得解發及取到試卷語實既定查乃言詞理低次不合充屬後魁之而劫胡則復立之罪蓋是時貢舉條制猶未堅定故有被黜而來訴其枉者至於省試亦然如葉翥之類由此登第後來無此風矣

後漢書載班固文

班固著漢書制作之工如英華感詣音節起論後之為史者其能及其勢繁可謂盡善矣然至後漢中所載固之文章斷然如出兩手觀謝奕吾傳云第五倫為司徒使固作奏薦之其辭至有才兼四科行包九德之語其他比喻引證契密傳說伊呂周召管晏以為一人之身而唐虞商周聖賢之盛者皆無以過而表吾乃在方術傳中所學者風角占候而已固之言一何太過歟

趙充國馬援

前漢先零犯塞趙充國平之初置金城屬國以廣降羌西邊遂定成中命揚雄頌其圖畫至比周之方虎後漢光武時西羌入居塞內來款奏言隗西使殘非馬援莫能定乃拜援太守追討之羌來和親於是隴右清靜而自永平以後託於靈帝十世之間先惠未嘗少息故范曄著論以為一漢御戎之方為失其本先零侵境趙充國還之內地當煎作寇馬文淵徒之三輔貪其暫安之勢信其馴服之情計日用之權宜忘經世之遠慮蓋夫識微者之為乎援從當煎於三輔不見其事西羌傳云援破降先零從置天水隴西扶風三郡事已具援傳然援本傳蓋無其語唯段紀明與張英爭討先零秦疏正謂趙馬之失至今為梗充國文淵為漢名臣段聚之如此故曄錄而用之蓋其然乎

漢人希姓

兩漢書所載人姓氏有後世不著見者甚多漫紀於此以助氏族書之脫遺複姓如公上不害合博胡書室中同昭涉掉尾單父石軍陽城延息夫躬游水發根吾丘壽王落下閭梁丘賀五鹿充宗公戶滿意堂谿惠申章昌浩星賜闕門慶忌安國少季馬適建都尉朝母將陰紅陽長仲馬氏歲周陽由勝屠公毋鹽氏歐侯氏士孫喜索盧振屠門少瓜田儀工師喜駸馬少伯公乘欽鮑陽鴻弓星游公沙穆胡毋班周生豐友通期公緒恭公族進階木丘琴叔先確單姓如繆賀蓋連實常其其石旅卿祕彭祖羊朱穆樂冷豐吳都濮中翁劇傲直不疑閻孺使樂成梧育利氏猗頓義縱萬不疑疏廣云敏枚枚終軍由公儒食子公斯賢嗣宗胡乘索簡柳快欽所忠假倉註孟賢憚塗憚射姓后倉姓章如氏直氏百政免公髮福質氏濁質稱萬章則氏佗羽繡屠實滑中叔相丹昂敬暹昭平汝臣駒駿稱忠遠普墨沐茂區氏勞丙抗徠闕宜沮雋卑整編訴重滿尋穆夜龍弓林行地投詛角闕芳丹堅錫錫光佳偉重異力子都維尼詩索隸廷長公防廣輝顯移良蘇玉春壽梁穆臨孝存脂習筆

融天充處與渠具瓊瑤輔總是柳仲遠詢煥鑄真冕華注丹欄衛

漢書陳平傳絳灌等說平願師古法云舊說云絳灌周勃也灌灌嬰也而楚漢春秋高祖之臣別有絳灌疑味之文不可據也實謂得絳灌東陽侯之屬盡善之注亦以為初嬰按史記陳平世家曰絳灌灌嬰等咸說平則其為兩人明甚師古不必為疑辭也楚漢春秋陸賈所作皆書當時事而所言多與史不合師古蓋屢辨之矣史漢外感實皇后傳賈書絳灌將軍此最的證也夏侯嬰為滕令故稱滕公而史并灌嬰書為滕灌賈誼所稱亦然甚與絳灌相類楚漢春秋一書今不復見李善注文選劉歆移博士書云楚漢春秋曰漢已定天下論厚臣破敵將活死不畏絳灌灌嬰曾見也功臣名立臣為爪牙世世相屬百思無邪絳灌周勃是也然則絳灌自一人非絳侯與灌嬰師古所謂疑味之文者此耳張耳歸漢即立為趙王子故廢為侯故子偃嘗為魯王文帝封為南宮侯而楚漢春秋有南宮侯張耳灌陰合人告韓信反史記表云樂說漢表云樂說而楚漢以為謝公其誤可見

題詠絕唱

卷二

錢仲大夫於錫山所居漆塘村作四亭自其先人已有卜築之意而不克就故名曰遂初先規在其上名曰望雲種桃數百千株名曰芳美壑地湧泉或以為與惠山泉同味名曰通惠求詩於一時名流自葛魯卿汪彥章孫仲益阮各極其妙而母舅蔡載天任四絕獨擅場遂初亭曰結廬傍林泉偶與初心期佳處時自領未應魚鳥知望雲亭曰白雲來何時英英冠山椒西風莫吹去使我心搖搖芳美亭曰高人不惜地自種無邊春莫隨流水去恐污世間塵通惠亭曰水行天地間萬派同一指胡為穿石來要洗巢由耳四篇既出諸公皆自以為弗及也吳傳朋遊絲書賦詩者以百數汪彥章五言數十句多用翰墨故事因以起後而對子晉彥冲古風一風蓋為絕唱其辭云圓清無瑕二三月時見游絲轉空澗誰人寫此一段奇若紙春風吹不脫紛紛結疑非書安得龍蛇如許龍神蹤政善譽不歇老眼只愁看若無定知若裔出飛白古人妙處君潛得勿輕漢漢一縷浮刀道可挂千鈞石眷子弟兄情不忘袖之遺寄依然堂謝公道髮深若若法衛后落箕搗人光翻思長安夜飛燕醉眠聲落南山外札離興四十秋筆尖與人俱老大政成若脚明河津外家風流今絕倫文章固自有機樞戲筆更足勢心神此章尤為馳騁痛妙且辛章合機調正中傳朋之

蘇子少時見二公所作珠敬愛之至今五十年尚能記憶懼其益久而不傳故紀於此

秀才之名

秀才之名自宋魏以後實為貢舉科目之最而今人恬於習玩每聞以此稱之輒指為輕已固關北史杜正玄傳載一事云隋開皇十五年舉秀才試策高第曹司以策過左僕試楊素素怒曰周孔更生尚不得為秀才判史何忽要舉此人乃以策抵地不視時海內唯正玄一人應秀才曹司重以啟素素志在試選正玄乃使擬相如上林賦王褒聖主得賢臣頌班固燕然山銘張翥劄問銘白鶴鳴賦曰我不能為君任宿可至未時今就正玄及時並了素讀數編大驚曰誠好秀才命曹司錄奏蓋其重如此又正玄弟正藏次年舉秀才時蘇威監選試擬賣讀過泰論尚書湯誓匠人賦連理樹賦凡賦弓銘亦應時並就文無點竄然則可謂難矣唐書杜正倫傳云隋世重舉秀才天下不十人而正倫一門三秀才皆高第乃此也

魏收作史

魏收作元魏一朝史修史諸人多被書錄錄以美言風有怨者多沒其善每言何物

小子敢共魏收作色舉之則使上天按之當使入地故眾口喧然稱為穢史諸家子孫前後復拆云遺其家世職位或云不見記錄或云妄有非毀至於坐誇史而獲罪編記因以致死者其書今存視南北八史中最高為完潔其自序云漢初魏無知封高良侯子均均子汲汲子彥彥子欽欽子悅悅子子建子建子收無知於收為七代祖而世之相去七百餘年其妄如是則其述他人世系與夫事業可知矣

容齋三筆卷第二終

免葵蒸麥

劉錫再游元都觀詩序云。唯免葵蒸麥。動搖春風耳。今人多引用之。予讀北史邢  
邵傳。載邵一書云。國子雖有學官之名。而無教授之實。何異免葵蒸麥。南齊北斗。然  
則此語由來久矣。爾雅曰。蒸。免葵蒸麥。郭璞注曰。類似葵而葉小。狀如葵。在麥即  
蒸。麥有毛。廣志曰。免葵。煖之可食。古歌曰。田中免葵。何當可飽。道邊蒸麥。何當可  
香。見於太平御覽。上林賦。歲析苞蒸。張揖注曰。析似蒸麥。音斯。葉庭珪海錄碎事云。  
免葵苗如龍蒿。花白莖紫。蒸麥草似麥。亦曰雀麥。但未詳出於何書。

北狄俘虜之苦

元魏破江陵。盡以所俘士民為奴。無問貴賤。蓋北方夷俗皆然也。自靖康之後。陷於  
金虜者。帝子王孫。官門仕族之家。盡沒為奴婢。使供作務。每人一月支糶子五斗。令  
自煮為米。得一斗八升。用為餼糧。歲支麻五把。令緝為裘。此外更無一錢一帛之入。  
男子不能織者。則終歲裸體。虜或哀之。則使執糞。雖時負火得煖氣。然絕出外取柴  
薪。再生大連。皮肉即脫落。不日輒死。惟喜有手。如醫人編工之類。尋常只圍坐地

容齋三筆

卷三

一

上以敗屨或蘆藉襯之。遇客至。則能樂者。使奏技。酒闌客散。各復其初。依舊環  
坐。刺繡任其生死。視如草芥。先公在英州。為攝守。蔡篤言之。蔡書於甲午日記。後其  
子大器錄以相示。此松漢記聞所遺也。

太守刺史贈吏民官

漢薛宣為左馮翊。池陽令舉廉吏。張王立。未及召。立妻受囚家錢。慙慙自殺。宣移  
書池陽曰。其以府決曹。據書立之。極以顯其魂。顏思古注云。以此職追贈也。後魏并  
州刺史。以部民吳悉達兄弟行著鄉里。追贈其父渤海太守。此二者皆以太守刺史  
而贈吏民官職。不以為過。後世不敢然也。

李元亮詩啟

建昌縣士人李元亮。山房公擇尚書族子也。抱材尚氣。不以辭色假人。崇寧中。在大  
學。蔡絛為學錄。元亮惡其人。不以所事前。麻之禮事之。蔡擢第魁多士。元亮失志歸  
鄉。大觀二年冬。復詣學。道過和州。蔡解褐。即起用。纒二年。至給事中。出補外。正臨此  
邦。元亮不肯入謁。蔡自到。即戒津吏。門卒。凡士大夫往來。無問官高卑。必飛報。雖  
布衣亦然。既知其來。便命駕先造所館。元亮驚喜。出迎。謝曰。所以未顯為門下之故。

方修贊見之禮。須明且扣。典客不意給事先生卑躬下賤。如此前贊不可復用。當別  
撰一通。然後敬請。蔡退。元亮旋營一啟。且而往焉。其警策曰。定館而見長者。古所不  
然。輕身以先匹夫。今無此輩。蔡摘讀。嗟激。留宴連夕。贈以五十萬錢。且致書。與蔡於  
諸公間。遂登三年貢士科。元亮以工詩。如人聞知。畫永。花落見春深。朝雨未休。還暮  
雨。臘寒纏過。又春寒。皆佳句也。

元魏改功臣姓氏

魏孝文帝代遷洛。欲大革胡俗。既自改拓跋為元氏。而諸功臣舊族。自代來者。以姓  
或重複。皆改之。於是拔拔氏為長孫氏。達奚氏為奚氏。乙旃氏為叔孫氏。正穆氏為  
穆氏。步六孤氏為陸氏。賀賴氏為賀氏。獨孤氏為劉氏。賀樓氏為樓氏。勿忸于氏為  
于氏。尉遲氏為尉氏。其用夏變夷之意如此。然至於其孫恭帝。翻以中原政家易賜  
蕃姓。如李弼為徒河氏。趙肅趙貴為乙弗氏。劉亮為侯莫陳氏。楊忠為普六如氏。王  
雄為可頻氏。李虎周處為大野氏。辛威為普毛氏。田宏為乾干氏。歐豪為和稽氏。王  
勇為庫汗氏。楊紹為叱利氏。侯植為侯伏侯氏。實城為純豆陵氏。李穆為輪拔氏。陸  
通為步六孤氏。楊纂為莫胡盧氏。寇偁為若口引氏。段承為爾綿氏。韓褒為侯呂陵

容齋三筆

卷三

二

氏。裴文舉為賀蘭氏。王軌為烏丸氏。陳忻為尉遲氏。樊深為葛紐于氏。一何其不備  
乃祖彝憲也。是時蓋宇文泰顯國。此事皆出其手。遂復國姓。為拓跋而九十九姓。改  
為單者。皆復其舊。蔡方以時俗文獻。命蘇綽做周書作大詰。又悉改官名。復周六卿  
之制。顧乃如是。殆不可曉也。

東坡和陶詩

陶淵明集歸田園居六詩。其末種苗在東。卑一篇。乃江文通雜體三十篇之一。明言  
數陶徵君田居。蓋陶之三章云。種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興理荒穡。帶月荷鋤歸。  
故文通云。雖有荷鋤。僅滿酒。自適正。擬其意也。今陶集誤編入。東坡據而和之。又  
東方有一士。詩十六句。復重或於擬古九篇中。坡公遂亦兩和之。皆隨意。即成不復  
細考耳。陶之首章云。采菊。窗下。籬。密。堂前。柳。初與君別時。不謂行當久。出門萬里  
客。中道逢嘉友。末言心先醉。不在接盃酒。蕭枯柳亦衰。遂令此言負坡。坡亦有客叩  
我門。擊馬。扉。前。柳。庭。空。鳥。雀。噪。門。閉。客。立。久。主人執書。問。夢。我。平生。友。忽。聞。剝。啄。聲。  
驚。散。一。盃。酒。倒。案。起。謝。客。夢。覺。兩。愧。負。二者金石合奏。如出一手。何止子由所謂。遂  
與此輩者哉。

孔幾鄭穆

唐孔幾在穆宗時為尚書左丞上書去官天子以為禮部尚書致仕更部侍郎韓愈奏疏曰幾為人守節清苦議論正平年幾七十筋力耳目未衰老愛國忘家用意至到如欲輩在朝不過三數人陛下不宜苟順其求不謂自助也不報明年正月幾薨謝朝鄭穆在元祐中以寶文閣待制兼國子祭酒請老提舉洞霄宮給事中范祖禹言穆雖年出七十稍刀向強古者大夫七十而致仕有不得謝則賜之几杖祭酒居師資之地正宜處老成願毋輕聽其去亦不報然穆亦至明年卒二事絕相類

陳季常

陳慥字季常公弼之子居於黃州之岐亭自稱龍丘先生又曰方山子好負客喜書聲技然其妻柳氏絕克妬故東坡有詩云龍丘居士亦可憐談空說有夜不眠忍聞河東獅子吼拄杖落手心茫然河東師子拍柳氏也坡又嘗醉中與季常書云一絕乞秀英君想是其妾小字荷香至元祐中有與季常簡曰容柳夫人時須醫藥今已安平否公尊年未想漸求清淨之樂報歸無新近矣柳夫人比何所念以致疾耶又一幅云承諭老境情味法當如此所苦既不妨游歷山川自可損藥石調護起居飲食而已河東夫人亦能哀憐老大一任故不解事耶則柳氏之妬名固彰於外是以二公皆言之云

卷三

三

文用論字

先王諡以尊名節以壹意故謂為易名然則諡之為義正訓名也司馬長卿論蜀文曰身死無名諡為主惠顧注云終以惠死後華傳稱故謂之諡柳子厚招海賈文曰豈不遠今諡為惠二人所用其意則同唯王于淵蕭賦曰幸得諡為洞蕭兮榮聖王之涯惠等善諡諡者號也言得諡為蕭而常施用之以器物名為諡其語可謂奇矣

高唐神女賦

宋玉高唐神女二賦其為寓言託興甚明予嘗即其詞而味其旨蓋所謂發乎情止乎禮義真得詩人風化之本前賦云楚襄王望高唐之上有雲氣問玉曰此何氣也對曰所謂朝雲者也昔者先王嘗游高唐夢見一婦人曰妾巫山之女也願薦枕席王因幸之俄滅云襄王既使玉賦高唐之事其夜王寢夢與神女遊復命玉賦之若如所言則是玉父子皆與此女荒淫殆近於東施之醜矣然其賦雖為首極道神女之美麗至其中則云雲有靜其情態兮性沈沈而下顧意以近而若遠空若將來而

復旋養余曠而請御分願蓋心之遠港讓正亮之潔清兮年與我乎相親願薄慈以自待兮曾不可乎犯干微情未移將解而去遷延引身不可親附願假須臾神女稱迷聞然而實心不知處然則神女但與懷王交御雖見夢於襄而未嘗及亂也玉之意可謂正矣今人詩詞頗以襄王藉口考其實則非是願肯定容反欲容色也柳子厚論龍說有奇文頗爾怒之語正用此也

其言明且清

禮記端衣為詩云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清國家以掌都邑以成庶民以生誰能東國成不自為正卒勞百姓鄭氏注不言何詩今毛詩節南山章但有下三句而微不同經與釋文云從第一句至庶民以生五句今詩皆無此語或皆逸詩也子孫文選張華答何劭詩曰周任有遺規其言明且清然則周任所作也而華善注曰子思子詩云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清世之所存子思子亦無之不知善何據所意當時或有此書善必不妄也持不及周任遺規之義又不可脫

侍從轉官

元豐未改官制以前用職事官寄祿自諫議大夫轉給事中李士傳中歷三侍郎

卷三

李士傳

轉左書人轉右書禮左右丞文侍轉左然後轉六尚書各為一官尚書贈僕射非曾任宰相者不許轉今之特進是也故侍從止於史書由諫議至此凡十一轉其庶僚久於御列者則自光祿卿轉秘書監歷太子賓客遂得工部侍郎蓋以不帶侍制以上職不許入兩省給諫耳元豐改諫議為太中大夫給舍為通議六侍郎同為正議左右丞為光祿兵戶刑禮工書同為銀青光祿大夫給舍為通議六侍郎同為正議以為太師增正議光祿銀青光祿為左右丞亦純九資大觀二年置通奉以易右正議正奉以為右光祿宣奉以易左光祿以右銀青光祿而左銀青光祿去其左字今皆仍之此做舊制今之通奉乃工禮侍郎正議乃刑戶正奉乃兵吏宣奉乃左右丞三光祿乃六尚書也凡侍從序連至金紫無止法建炎以前多有之結與以來階官到此絕少唯梁揚祖葛勝仲致仕得之近歲有司不能探蹟與故予以宣奉當廢又該章竊願師魯在天官徑給回授一據而不明言其所由比程叔達由宣奉納祿不違官而於待制闕名陞二等程大昌亦然以龍圖直學士極升學士尤非也予任中書舍人日已階太中及以集英修撰出外吏部不復為理年勞凡十八年始以侍制得通議殊可笑蓋臺省之中無復有老史矣



管子建七啟

原頭火燒淨元野堆畏鷹出復沒將軍欲以巧仗人盤馬彎弓惜不發地形漸窄  
觀者多相驚弓滿勁箭加衝人決起百餘尺紅翎白鐵傾傾斜將軍仰笑軍吏質五  
色離披馬前隨此韓昌黎雜帶箭詩東坡書大字書之以為絕妙予讀管子建七啟  
論羽獵之美云人稠網密地逼勢危乃知韓公用意所求處七啟又云名獵我身位  
累我躬與佛氏八大人覺經所書心是惡源形為罪數皆修己正心之要語也

毒鬼為人禍

晉景公疾病求醫於秦秦伯使醫緩為之未至公夢疾為二孺子曰彼良醫也懼傷  
我焉速之其一曰居育之上膏之下若我何醫至曰疾不可為也隋文帝以子秦孝  
王後有疾馳名名醫許智藏後夢亡妃崔氏泣曰本來相迎如聞許智藏將至其人當  
必相苦奈何明夜復夢曰吾得討矣當入靈府中以避之及智藏至珍後脈曰疾已  
入心不可救也二毒鬼之害人如出一轍近世許叔微家一婦人夢二蒼頭前者云  
到也來後者云到也以手中物擊一下遂覺覺後心痛不可忍叔微以神精丹餅之  
痛止而愈此事亦與上二者相似

監司徒巡檢

今監司徒巡檢邑巡檢尉必迎於本界首公囊危立使者從車內遺謁吏謝之即揖  
而退未嘗以客禮延之也至有倍橫之人責橋道不整聖之車前使徒步與卒伍苗  
者予記張文定公所著緝神舊聞中一事云余為江西轉運使往虔州巡檢殺直賊  
保義康懷琪乘舟於三十里相接又欲送至大庾縣遂與偕行及至縣驛驛正廳東  
西各有一廡予居其左康處於右日晚命之同食起行數百步進暮而退夜聞康暴  
得疾余亟趨至康所康已具舟將歸處須臾數人扶翼而下余策杖隨之觀此則是  
使者與巡檢同驛而處同席而食至於步行送之登舟今代未之見也

十二分野

十二國分野上屬二十八宿其為最多不然前輩固無論之者矣其甚不可說者莫  
如晉天文志謂自危至奎為輿營於辰在亥衛之分野也屬并州且衛本受封於河  
內商虛後徙楚丘河內乃冀州所部漢屬司隸其他巴魯在東郡屬兗州於并州了  
不相干而并州之下所列郡名乃安定天水隴西酒泉張掖諸郡自係涼州耳又謂  
自畢至末井為實沈於辰在申觀之分野也屬益州且魏分晉地得河內河東數十

燕於益州亦不相干而雍州為秦其下乃列雲中定襄鴈門代太原上黨諸郡蓋又  
自屬并州及幽州耳謬亂如此而出於李淳風之手豈非蔽於天而不知地乎

公孫五樓

兩燕慕容起嗣位之後悉以國事付公孫五樓燕業為衰晉劉裕伐之或曰燕人若  
塞大峴之險堅壁清野大軍深入將不能自歸裕曰鮮卑貪婪不知遠計請我不能  
持久不遇進據臨胸退守廣固必不能守險清野起聞有言師引羣臣會議五樓曰  
吳兵輕果利在速戰不可爭鋒宜據大峴使不得入各命守宰依險自固焚蕩資儲  
更除禾苗使敵無所資彼備軍無食可以坐制若縱使入峴出城逆戰此下策也起  
不聽裕過大峴燕兵不出喜形於色遂一舉滅燕觀五樓之計正裕之所憚也起平  
生信用五樓獨於此不然蓋天意也五樓亦可謂智士足與李左車比肩後世妄  
擅國以誤大事者多矣無所謂五樓之智也

薦士稱字著年

漢魏以來諸公上表薦士必首及本郡名次著其年又稱其字如漢孔融薦橋衡表  
云處士平原橋衡年二十四字正平齊任助為蕭揚州作薦士表云秘書丞琅邪王  
暅年二十一字思晦前侯官令東海王僧孺年三十五字僧孺是也唐以來乃無此  
式

兄弟邪正

王安石引用小人造作新法而弟安國力非之韓絳附會安石制置三司條例以得  
宰相而弟維力爭之曾布嘗元符靖國之間陰禍善類而弟肇移書力勸之兄弟邪  
正之不同如此

容齋三筆卷第三終

三堅子

趙為秦所圍使平原君求救於楚楚王未肯定從毛遂曰白起小堅子耳與師以與楚戰舉鄢郢燒夷陵奪王之先人此百世之怨也是時起已數立大功且勝於長平矣人告韓信反漢祖以問諸將皆曰至發兵抗堅子耳帝默然唯陳平以為兵不如楚精諸將用兵不能及信英布反書聞上召諸將問計又曰發兵擊之既堅子耳夫白起信布之為人材能不可掩以此三人為堅子是天下無復有壯士也毛遂之言祇欲激怒楚王使之知合從之利害故不得不以起為懦夫至如高帝諸將不週周勃共會之傳韓信因執而歸樓樓然處長安為列侯蓋一匹夫也而會善其過已起拜送迎言稱臣况於謀有全楚萬里之地軍力強弱安可同日而語英布固嘗言諸將獨患淮陰彭越今皆已死餘不足畏則堅子之對可謂勇而無謀殆與張儀蘇秦為反覆之人相似高帝默然頗深知其非也至於陳平則不然矣若乃韓信謂魏將相直為堅子則誠然相直庸庸無所知各漢王亦稱其口高乳臭真一堅子也既籍登廣武歎曰時無英雄使堅子成名蓋歎是時無英雄如昔人俗士不達以為籍讀漢祖雖李太白亦有是言夫之矣

樞密稱呼

樞密位之名起於唐本以宦者為之蓋內諸司之貴者耳五代始以士大夫居其職遂與宰相等自此接於本朝又有副使知院事同知院事簽書同簽書之別雖品秩有高下然均稱為樞密明道中王沂公自致相召為檢校太師樞密使李文定公為集賢相以書迎之於國門稱曰樞密太師相公子家藏此帖給與五年高宗幸平江進秀州執政從行者四人前者傳呼宰相趙忠簡也次呼樞密張鑑公也時為知院事以呼參政沈必先也最後又呼樞密則簽書張明美云予為檢詳時嘗嘗言黃繼道為長貳亦同一稱而二三十年以來遂有知院同知之目初出於輿語街卒之口久而朝士亦然名不雅古莫此為甚

從官事體

國朝侍從故事體名分多與庶僚不同然有處之合宜及肆意者如任知州中後諸司公狀不繫銜與安撫監序司官往還用大狀不書年引後用未衣通判入部歷之類皆錄於令式其明載國史者尚可考大中祥符五年六月詔尚書承印兩

省給諫知州府而本部郎中員外郎及兩省六品以下官充本路轉運使副者承前例須申報職當統攝方委於事權而官有等差宜明於品級自今知制誥觀察使以上知州府處所申轉運司狀並止發集檢令通判以下具銜供申張詠以禮部尚書知昇州上言臣官奉六書祠部乃本行司局而例申公狀似未合宜望自今尚書承

那知州者除申省外其本行屬局止簽案檢從之給與中范同以前執政知太平州宮保中大夫不帶職申請司狀案銜提刑張絢封還之范竟不改次年轉大中再任始去之劉焯為江西運判移牒屬郡知通云請聯銜具報適時以太中守贛以於式不可乃作公劉同通判簽書劉拜翰曾任權侍郎以朝議大夫集英修撰知魏州趙燁以承議郎提點刑獄欲居其上劉不從趙又畏人議已於是遇朝拜國忌日先後行香五十朋自侍御史使權吏部侍郎不拜除集撰知魏州自處如庶官林大中亦自侍御史改吏侍不曾供職除直寶文閣知魏州全銜猶帶權知兼勸農事借案而盡用從官禮數黃煥為通判入都歷為之不平鄭汝諧除權侍郎為東省所嫌不得供職而以祕撰知池州公狀至提刑司不繫銜為鄧驛驛問唐球以司農少卿王佐以中書檢正曾兼權戶待及出知湖鏡二州悉用未衣雙引此數君皆失於討論

容齋三筆

九朝國史

典章非故為尊大也陳惠仁以大中集撰知鄂州只用一朱衣蓋在法學士乃雙引人以高得體適頃守賴建官職與居仁等而換用兩朱味以自悔又如監司見前執政雖本路并客位下馬伯氏以故相帶親文學士帥越提舉宋藻穿靴門衙殿云漸東監司如何不得穿給與府門將至廳事始若越就客位者主人亟令掖以還

本朝國史凡三書太祖太宗真宗曰三朝仁宗英宗曰兩朝神宗哲宗徽宗欽宗曰四朝雖各自紀事至於諸志若天文地理五行之類不免煩復元豐中三朝已就兩朝且成神宗專以付曾鞏使合之鞏奏言五朝舊史皆累世公卿遺德文章朝廷宗工所共準裁既以勒成大典宜宜甄議損益詔不許始謀纂定會以屢去不克成其後神哲各自為一史終與初以其是非褒貶皆失實廢不用淳熙乙巳遺承之修史兩午之冬成書進御遂請合九朝為一壽皇即以見屬書奏云臣所為區區有請者蓋以二百年周與章文物之盛分見三書倉卒討究不相貫屬及累代臣僚名聲相繼當如前史以子孫父之體類聚歸一若夫制作之事則已經先正名臣之手是非褒貶皆有據依不容妄加筆削乞以此奏下之史院俾後來史官知所以編綴之意

無或凱將成書擅行更改上曰如有未稔處改削無害。遂既奉詔閣院亦修成三十餘卷矣。而有永思樓宮之役。魏歸即去國尤裏以高宗皇帝寶錄為辭請權亂史院於是以迷已祥符中。王旦亦嘗修撰兩朝史。今不傳。

銀牌使者

金國每遣使出外。貴者佩金牌。次佩銀牌。俗呼為金牌銀牌。即君北人以為契丹時如此。牌上若篆字六七。或云阿骨打花押也。殊不知此本中國之制。五代以來。庶事革創。凡乘車奉使於外。但給樞密院牌。國朝太平興國三年。因李飛雄矯乘麻馬詐稱使者欲作亂。既捕誅之。乃詔自今乘驛者。皆給銀牌。國史云。始復舊制。然則非起於廣也。端拱二年。復詔。先是馳驛使臣給篆書銀牌。自今宜罷之。復給樞密院牌。

省錢百陌

用錢為幣。本皆足陌。漢武帝時以銀錢之故。商賈浸以姦詐。自破錢以來。八十為百。名曰東錢。江郭以上七十為百。名曰西錢。京師以九十為百。名曰長錢。大同元年詔下。而人不從。錢陌益少。至於末年。遂以三十五為陌。唐之盛際。純用足錢。天祐中以兵亂。官之始令以八十五為百。後唐天成又減其五。漢乾祐中。王章為三司使。復減

卷四

三

三。皇朝因漢制。其輪官者亦用八十。或八十五。然諸州私用。猶有隨俗。至於四十八錢。太平興國二年。始詔民間鑄錢。定以七十七為百。自是以來。天下承用。公私出納。皆然。故名者錢。但數十年來。有所謂頭子錢。每貫五十六。除中都及軍兵俸料外。自餘州縣官民所當得。其出者每百。僅得七十一錢四分。其入者。每百為八十二錢四分。元無所謂七十七矣。民間所用多寡。又益不均云。

舊官銜元贊

國朝官制。沿晚唐五代。除習改階銜失之。元贊。子固。已數書之。比得皇祐中李端愿所書雷寰山三大字。其左云。鎮潼軍節度觀察留後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刑部尚書使持節華州諸軍事華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國凡四十一字。自元豐以後。更使名罷。文數階檢校官持節憲銜勳官。只云鎮潼軍承宣使六字。比舊省去三十五。可謂簡要。會稽馬願。有唐天復年。起王錢鏐所立碑。其全銜九十五字。尤為冗也。

吏胥備洗文書

郡縣胥史。指易簿案。編司尤甚。民已輸租稅米。批於戶下矣。有所求不遂。復洗去之。邑官不能察。而又督理。比其持赤鈔為證。則追還橫費為害已深。此特小小者耳。豈

省亦然。子除翰林日。所被告命。後擬云。可特授依前正奉大夫充翰林學士。蓋初書黃時。全文故官告院。據以為式。其制當獨。而告身全銜亦云。告正奉大夫充翰林學士。予以語吏部。蕭照鄰尚書曰。如此則學士繫銜在官下。於故事有戾。今欲書謝表。當如何。蕭深然。旋遣部主事與告院書吏至。已借元告。以去明日持來。則已改正。移職居官上。但減一充字於行內。微覺疎其外。印文深淡了無異。其妙至此。

宣告錯誤

士大夫告命。間有錯誤。如文官則猶能自言。書舖亦不敢大有違索。獨右列為可憐。而軍伍中出身者尤甚。予檢詳密院諸房日。有淫原副都軍頭乞按授。而所持宣內添注副字。為房吏所沮。都頭者不能自明。兩樞密以事見付。予視所添字。與正文一體。以白兩樞曰。使訴者為姦。當增品級。不應肯以都頭而自降為副。其為寫宣房之失。無可疑也。樞以為然。乃為改正。武翼郎李青。當磨勘。尚左驗其文書。其始為大李青。而告身誤去大字。故後者相承。只云李青。即日放行遷秩。且給公據。付之。兩人者。幾困於史手。幸而覆直。用是以知杜弊不伸者多矣。

卷四

四

軍中抵名為官

結興以來。兵革紛煩。軍中將校除官者。大帥盡藏其告命。只語以所居官。其有事致亡沒者。亦不關申省。部除籍。或僅以付他人。至或從白身。便為那大夫。楊和王為殿帥。罷一統領。使歸部。而申樞密院云。此人元姓名曰許超。只是校尉。備有修武郎。李立告使之姓名。因得宵轉。續以戰功積累。今為武顯大夫。既已離軍。自合依本姓名。及元職位。起詣院訴。而不能為之詞。予檢詳兵房為言曰。一時百與。自是主將之命。修武以前。固非此人。當得若武翼之後。皆用軍功。使其戰死於陣。則性命須要起承。當今但當勉除。不應得九官。而理還其餘資。庶合人情。於理為順。兩樞密甚然。予說即奉行。

禍福有命

秦氏顯國得志。益厲刑辟。以箝制士大夫。一言語之過差。一文詞之可議。必起大獄。竄之嶺海。於是惡子之無俾者。持告許以進。超然以君子之澤。五世而斬。竟汀州吳仲實。以夏二子。博流容州。張湖道以強和公生日詩。幾責柳而幸脫。皆是也。予教授福州日。因訪何大圭。忽問君識。天星乎。答曰。未之嘗。曰。豈不能認南方中夏所見列。

宿乎。曰此卯相識一二。大主曰。君今夕試仰觀。受感何在。是時正見於南斗之西。後月餘再相見。時連句多餘。所謂火曜已至斗魁之東矣。大主曰。使此星入南斗。自有故事。予聞其語。固已殊然。明日來相訪。曰。吾曹元不洞曉天文。昨晚葉子廉見。願言及於此。感願云。是名魏星。無人能識。非受感也。予曰。十二國星。只在牛女之下。經星不動。安得轉移。主曰。先象欲示變。何所不可。予廉云。漢漢建安二十五年。亦曾出。蓋泰正封魏國。公主意此之。昔操。予大駭。不復敢酬。他日與謝景。葉。陳。叔。言之。且曰。使適為小人。告許之舉。有所不能。萬一此段影。雲。為之奈何。謝葉曰。可以言命矣。與是人相識。便是不幸。不如靜以待之。時歲在己巳。又六年。秦亡。予知免禍。乃始不恐。

真宗北征

真宗親征契丹。幸澶淵。以成却敵之功。是時景德元年甲辰。決此計者。寇萊公也。然前五歲。嘗成平二年己亥。契丹寇北邊。上自將禦之。至澶州大名府。聞范廷召。破虜於莫州北。乃還京。時張文定公李文靖公為相。不知何人贊此決。而後來不傳。用是以知真宗非妄安。配毒而有所畏者。故寇公易以進言。

宰相不次補

景德元年七月。宰相李沆。時無他相。中書有參知政事王旦。王欲若不次補寇準為三司使。真宗欲相之。惠其素剛。難獨任。乃先以翰林侍讀學士畢士安為參政。纔一月。並命士安準為相。而士安居上。旦欲若各選官而已。準在太宗朝。已兩為執政。今士安乃由侍從起用。准得作相。圖任大臣。蓋不應循循歷階而升也。

外制之難

中書舍人所承受詞頭。自唐至本朝。皆只就省中起草付吏。逮於告命之成。皆未嘗越日。故其職為難。其以敏捷稱者。如韋承慶。下筆輒成。未嘗起草。陸辰初無思慮。揮翰如飛。願充草制數十。無妨談笑。鄭致動無滯思。同僚閣筆。對敵臨出。倚馬一揮。凡制。皆見書於史策。其透鏡。若。如陸餘慶。至晚不能裁一言。和嶠。閉戶精思。偏討厚籍。與夫新。舍人。梁微。失。印。張。君。房。之。類。蓋以必欲速成。故也。周廣順初。中書舍人劉濤。授少府少監。分司西京。坐道。男。項。代。革。制。詞。也。項。時。為。監。察。御。史。亦。責。復。州。司。戶。自。南。渡。以。來。與。故。散。失。每。除。書。之。下。先。以。省。制。授。之。而。續。給。告。以。是。連。延。稽。滯。段。拂。居。官。時。纔。運。家。即。掩。關。謝。客。畏。其。趣。詞。命。也。先。公。使。虜。歸。除。微。獻。開。直。學。士。時。對。才。即。當。到。日。於。漏。舍。曠。之。至。先。公。出。和。鏡。州。幾。將。一。月。猶。未。受。告。其。他。情。按。

朋舊俾之假手者多矣。故庸此選者。不覺其難。錄與昔異。

文臣授武使

祖宗之世。文臣授武使。皆不越級。錢若水自樞密副使。罷守工部侍郎。後除帥并州。乃換鄆州觀察使。王嗣宗以中書侍郎。李士衡以三司使。李維以尚書。王素以端明左丞。亦皆觀察。慶曆初。以陝西四帥方禦夏。欲優其俸。故韓琦。范仲淹。王沿。龐籍。皆以樞密龍圖直學士。換為廉車。自南渡以來。使大不。張澄以端明學士。楊使以敷文學士。使為節度。近者趙師。吳。瑤。以待制。而換承宣郎。不數月間。趙。恩。即。建。節。師。換。師。無。以。秘。閣。修。撰。換。觀察。使。皆。度。趣。奉。憲。誠。異。思。也。

時事賢史

孟子之書上配論語唯記時事多誤故自國朝以來司馬公李泰伯及呂南公皆有疑非之說其最大者發萬章塗炭浚井象入舜宮之間以為然也孟子既自云克使九男事之二一女女焉百官牛羊倉廩備以事舜於畎畝之中則井廩與役豈不能使一夫任其事克為天子象一民耳慮心積慮殺兄而據其妻是為公朝無復有紀綱法制矣六發折中於夫子四岳之屬舜固曰誓子父頑母蕩象傲克諂以孝蒸蒸又

孔子正名

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子之迂也奚其正夫子責數之以為對蓋是時夫子在衛當觀為君之際留連最久以其拒父而竊位故欲正之此意明白然子欲適晉聞其殺鳴犢據臨河而還謂其無罪而殺士也里名勝母曾子不入邑稱朝歌墨子回車邑里之名不善兩賢去之安有命世聖人而肯居無父之國事不孝之君哉是可知已夫子所遇者化不令而行不言而信術執待以為政當非下愚而不移者苟其用我必將導之以天理而趣返其真所謂命駕虛左而迎其父不難也則其有補於名義豈不大哉為是故不忍去以須之既不善用於是慨然反魯則觀之吳頑恃亂無所逃於天地之間矣子路嘗不能詳味聖言執迷不悟竟於身死其難惜哉

潛火字誤

今人所用潛火字如潛火軍兵潛火器具其義為防然以書傳考之乃富為燬左傳夏二十六年楚師大敗王夷師燬昭二十三年子瑕卒楚師燬杜預皆注曰吳楚之間謂火滅為燬釋文音子潛反火滅也禮部韻將廉反皆讀如燬音則知富曰燬火永興天書

大中祥符天書之事起於佞臣固無足言而寇萊公在永興軍信萊能之詐亦為此舉以德召入再登相位則致雷州之禍鳳德之哀實為可惜而天禧實祿所載云周懷政與妖人朱能輩偽造寶命莫圖恩寵且日進藥餌宰相王欽若屢言其妄復密陳規諫懷政懼得罪因共誣諸言捕獲道士譚文易書禁書有神術欽若素識之故罷相也朱能之事欽若欲以沮寇公之入謂其陳規諫當大不然僕非出於寇則欽若已據臂其間矣實錄蓋欽若提舉日所進是以溢美豈能強後人公議哉

張詠傳

張忠定公詠為一代偉人而治蜀之績尤為超卓然實錄所載了不及之但云出知益州就加兵部郎中入為戶部後為知節自益徙延難其代朝廷以詠前在蜀寇攘之後安集有勞為政明肅遠民使之故特命再任而已國史本傳略同而增書沒括安使上官正出兵一事皆詠其知陳州營產業且與周渭梁鼎舉五人同傳殊失之也韓魏公作公神道碑云公以魁奇豪傑之才運時自奮智略神出動業赫赫震暴當世誠一世偉人道州所刻帖有公與漳牧書一紙王荆公跋其後云忠定公歿久矣而士大夫至今稱之豈不以剛毅正直有勞於世若公者少歟文潞公云予嘗守蜀親忠定之像遺愛在民欽服已甚黃誥云公風想如此而不至於宰相然有忠定之才而無宰相之位於公何損有宰相之位而無忠定之才於宰相何益公雖老死安肯以此易彼哉觀四人之言史氏發潛德之幽光為有負矣

雜紫微服

唐宣宗重惜服章牛黃自司勳員外郎為睦州刺史上賜之紫蓋既謝前言曰臣所服練刺史所借也上遂曰且賜練然則唐制借服色得於君前服之國朝之制到開元則不許乾道二年予以起居舍人符立見浙西提刑姚憲入對紫袍金魚既退一問門史踵其後噴唾後兩日憲解歸平江乃練袍疑為以問知關曾觀曰聞臨安守與本路監司皆許服所借而憲昨來今緋何也觀曰監司惟置局在輩下則許服清

臣是也若外郎則否前日姚崇而諷吏不告已申其罰且備謀使知之故今日只  
本色以入姚蓋失於審也然考功格令既不頒於外亦自難曉文惠公知徽州日借  
紫及除江東提舉常平告身不借予闕嘗借者當如舊與郎官薛良朋言之於是給  
公據改借後於江西見轉運判官張聖衣雖張嘗知泉州紫袍矣予舉前說張欲然  
即以申考工已而部符下不許如其故曰唯知州借紫而就除本路雖運判從舉皆  
得如初若他路則不可竟不知法如何該說也若曾因知州府借紫而後知軍州其  
服亦備不以本路他路也近吳錡以知郴州除提舉湖南茶鹽遂仍借紫正用前此  
云

### 樞密名稱更易

國朝樞密之名其長為使則其貳為副使其長為知院則其貳為同知院如柴禹錫  
知院向敏中同知及曹彬為使則敏中改副使王繼英知院王旦同知繼英馮拯陳克  
之亦同知及繼英為使拯克更乃改簽書院事而恩例同副使王欽若陳克更知院  
馮知節簽書及王陳為使知節還副使其後知節知院則中正周起同知惟熙寧  
初文彥博呂公弼為使已而陳升之通閣留王安石以升之曾再入樞府遂除知院  
知院與使並置非故事也安石之意以沮彥博耳紹興以來唯韓世忠張俊為使岳  
飛為副使此後除使固多而其貳只為同知亦非故事也又使班視宰相而乾道職  
制雖廢令副使反在同知院之下尤為未然

### 過稱官品

士大夫僭妄相尊日以益甚予向昔所記文官學士武官大夫之說今又不然天聖  
職制內外文武官不得各人過稱官品諸節度觀察雖檢校官未至太傅者許稱太  
傅防禦使至橫行使許稱太保諸使司許稱司徒蕃職官等稱本官錄事參軍稱都  
曹縣令稱長官司簿尉許稱評事其太保司徒皆一時本等檢校所帶之官  
也自後法令不復有此一項以是其風愈熾不容整革矣

### 仁宗立嗣

東坡作范蜀公墓誌云仁宗即位三十五年未有繼嗣嘉祐初得疾中外危惡公獨  
上疏乞擇宗室賢者其禮物以俵天下心凡章十九上至元祐初韓維上言謂其  
首開建儲之議其後大臣乃繼有論奏司馬溫公行狀云至和三年仁宗始不豫國  
嗣未立天下寒心而不政惟韓官范鎮皆發其謀光時為并州通判聞而繼之按

至和三年九月改高嘉祐元年歲在丁酉而前此皇祐五年甲午有建州人太常博  
士張述者以繼嗣未立上疏曰陛下春秋四十四宗廟社稷之繼未有託焉以嫌疑  
而不決非孝也羣臣以諱避而不言非忠也願擇宗親才而賢者異其禮秩試以職  
務俾內外知聖心有所屬至和二年丙申復言之前後凡七疏最後語尤激切蓋述  
所論乃在兩公之前而當時及後來莫有知之者為可惜也

### 郎官員數

紹熙四年冬客從中都來持所抄班朝錄一編相示蓋朝士官職姓名也讀至高書  
郎禮有正員四人其他權攝者亦只六七八人耳因記紹興二十九年予為吏禮部時  
同舍郎二十人皆正官今既限以曾歷監司郎守故任館職及寺監丞者不可進步  
其自外召用者資級已高嘗不數月必序遷卿少以是居之者益少政和末郎員冗  
溢至於五十有五侍御史張樸上殿徵宗論使論列退而奏疏劾十有六人大略云才  
品甚下趨操卑污有如汪師心者性資葦蘭柔佞取容有如黃願汪希旦者淺浮  
躁妄為奇輩所輕有如李莊者輕佻喧罵漫不省職有如李揚者屬冗不才偏恣性  
後有如戚視者人才碌碌初無可取有如張高者志氣良落難與任事有如常懷者  
大言無當誕說不情有如梁子誨者資望太輕士論不厭有如葉椿唐作求吳直夫  
童芹李與權王良欽強休甫者已行罷斥從之考一時標榜未必盡實然十六人者  
後皆不顯視今日員數多寡不侔如是秦檜居相位久不欲士大夫在朝末年尤甚  
二十四司獨刑部有雜職修一員餘皆策構吏部七司至全付主管告院張云兵工  
八司併於一寺主簿又可怪也

### 東坡慕樂天

蘇公貴居黃州始自稱東坡居士詳考其意蓋專慕白樂天而然白公有東坡種花  
二詩云持錢買花樹城東坡上栽又云東坡春向暮樹木今何如又有步東坡詩云  
朝上東坡步夕上東坡步東坡何所愛愛此新成樹又有別東坡花樹詩云何處殷  
勤重回首東坡桃李種新成皆為忠州刺史時所作也蘇公在黃正與白公忠州相  
似因憶蘇詩如贈寫真李道士云他時要指集賢人知是香山老居士贈善相程傑  
云我似樂天君記取華顛賞過洛陽春送程諶叔云我喜以樂天但無素與叢八侍  
通英云定似香山老居士世緣終淺道根深而跋曰樂天自江州司馬除忠州刺史  
旋以至客郎中知制誥遂拜中書舍人某雖不我自此然猶居黃州起知文堂召為



似樂天。敢將衰極較前賢。序曰平生自覺出處老少。粗似樂天。則公之所以景仰者。不止一再言之。非東坡之名。偶爾暗合也。

縛雞行

老杜縛雞行一篇云。小奴縛雞向市賣。雞被縛急相喧爭。家中厭雞食蟲蟻。不知雞費運遺棄。豈難於人何厚薄。吾叱奴兒解其縛。雞得失無了時。注目寒江倚山閣。此詩自是一段好議論。至結句之妙。非他人所能及也。予友李德遠嘗賦東西船行全擬其意。舉以相示云。東船得風帆席高。千里瞬息輕鴻毛。西船見笑苦遲鈍。汗流襟折百張蕩。明日風翻波浪裏。西笑東船却如此。東西相笑無已時。我但行藏任天理。是時德遠誦至三過。頗自喜。予曰。語意絕工。幾於得奪胎法。只恐行藏任理與注目寒江之句。似不可同日語。德遠以為知言。銳欲易之。終不能滿意也。

油污衣詩

予甫十歲時。過衢州白沙渡。見岸上酒店。殿壁間有題詩兩絕。其名曰大落水油污衣。犬詩太俗。不足傳。獨後一篇。殊有理致。其詞云。一點清油污白衣。斑斑駁駁使人疑。疑難流過千江水。爭似當初不污時。是時甚愛其語。今六十餘年。尚歷歷不忘。漢志於此。

北虜誅宗王

紹興庚申。虜主重誅宗室七十二王。韓昉作詔略云。周行管叔之誅。漢致燕王之辟。茲惟無赦。古不為非。不圖骨肉之間。有懷遠毒之毒。皇伯太師。宋國王宗磐。謂為先帝之元子。常普無君之禍心。皇叔太傅。充國王宗儀。虜王宗英。滕王宗傑等。連踪欲以無厭。助逆謀之妄作。欲申三宥。公議並容。不煩一兵。羣凶悉殄。已各伏辜。并除屬籍。詔昭於丑。今虜主誅其叔鄭王詔曰。朕早以嫡孫。欽承先緒。皇叔定武軍節度使鄭王允。陷屬處諸父。任當重藩。潛引凶徒。共為反計。自以元妃之長子。異於他母之諸王。冀幸國災。窺伺神器。其林澤園公主。長樂堂同產之愛。駙馬都尉唐括滿刺。親狃連姻之私。預聞其謀。相濟以惡。欲寬燕邸之戮。姑致郭郡之囚。誨諸辱言。用示大戒。允陷及其妻下五。與男按香。阿罕。并公主昏。賜自盡。今有司依禮。收葬仍為報。朝二事。甚相類。蓋其視宗室。至親與遠之人。無異也。是年冬。使正父奉使館於中山。正其誅戮處。相去一月。猶血腥。觸人枯骸。塞井。為之終夕不安。履云。

州郡書院

太平興國五年。以江州白鹿洞。主明起為。裴信主簿。洞在廬山之陽。嘗聚生徒數百人。李煜有國時。割善田數十傾。取其租廩給之。選太學之通經者。俾領洞事。日為諸生講讀。於是起建議。以其田入官。故爵命之。白鹿洞由是漸廢。大中祥符二年。應天府民曹誠。即楚丘。藏同文舊居。造舍百五十間。聚書數千卷。博延生徒。講習。其成府。奉其事。詔賜額曰。應天府書院。命奉禮郎戚舜賓主之。仍令本府幕職官。提舉以。誠為府助教。宋興天下州府。有學自此始。其後漳州又有藏麓書院。及慶歷中。詔諸州郡。皆立學。設官教授。則所謂書院者。當合而為一。今徽麓白鹿復營之。各自養士。其所廩給禮貌。乃過於郡庠。近者巴州亦創置。是為一邦而兩學矣。大學辟雍。並置尚且不可。是於義為不然也。

何韓同姓

韓文公送何堅序云。何與韓同姓。為近嘗疑其說。無所從出。後讀史記。周本紀。應卿曰。氏姓注云。以何姓為韓。後鄭名世。姓氏書。證云。何氏出自姬姓。食采韓原。為韓氏。韓王建為秦所滅。子孫散居陳楚。江淮間。以韓為河。隨聲變為何氏。然不能詳所出也。韓王之失國者。名安。此云建。乃齊王之名。鄭筆誤耳。予後讀孫潛唐韻云。韓滅子孫分散。江淮間音。以韓為何。字隨音變。遂為何氏。乃知名世用此。

容齋三筆卷第五

容齋三筆卷第五終

嚴其養人

自古凶年饑歲民無以食往往隨所值以為命如范蠡諱吳人既消贏於東海之濱蘇子卿探野鼠所去草實及蓄雪與解毛并咽之王莽教民者木為斝南方人饑餓早入野澤逐兔兔部為軍士食漢建安中成陽人拔取酸棗棗實以給食晉郝鑿在郿山兖州百姓野鼠禁燕幽州人以桑椹為糧魏武亦以供軍帳蜀食子如此而已吾州外邑嶧嶧山在樂平德興境李羅萬所山在浮梁樂平鄒陽境皆巨百餘里山出歲莢乾道辛卯給與食且歲早村民無食多往取其根莖以味且荷鉏往極深至四五尺壯者日可得六十斤持歸搗取粉水澄細者煮食之如粃狀每根二斤可充一夫一日之食冬晴且暖田野間無不出者或不遠數十里多至數千人自九月至二月終歲抽拳則根無力於是始止蓋秋饑歲者半年天之生物為人世之利至矣古人不知用之傳記亦不載豈他邦不產此乎

賢士隱居者

士子修己篤學獨善其身不求知於人人亦莫能知者所至或有之乎每惜其無傳

卷六

比得上虞李孟傳錄示四事故謹書之其一曰慈溪蔣李莊當堂和開鄒王氏之學不事科舉開門窮經不妄與人接高仰崇閣居明州城中率一歲四五訪其履李莊聞其至必倒屣出迎相對小室極意講論自晝竟夜殆忘寢食去則送之數里相得耀甚或問抑崇曰蔣君不多與人周旋而獨厚於公公亦慙慙於彼願聞其故抑崇曰聞終歲讀書必有疑而未判與所缺而未知者每積至數十紙一扣之無不迎刃而解而蔣之所長他人未必能知之世之所謂知己其是乎其二曰王茂剛居明之林村在嚴室深處有弟不甚學問使頤治生以餬口而刻意讀書足跡未嘗妄出尤選於周易沈煥通判州事嘗訪之其見趣絕出於傳注之外云氣象嚴重見其所傳蓋進而未已也其三曰顧主簿不知何許人南渡後寓於慈溪廉介有常安於貧賤不斲人之知至於踐履間雖細事不苟也平旦起必盥漱者過門問茶把盃幾何隨所言酬之他飲食布帛亦然久之人皆信服不忍欺苟一日之用足則玩心墳典不事交游里中不妄其分武斷強凌者相與譏之曰汝豈顧主簿耶其四曰周日章信州永豐人操行介潔為邑人所敬開門授徒僅有以自給非其義一毫不取家至貧常終日絕食鄰里或以薄少致餽時不避辛與妻子忍飢卒不以求人隆突披

紙裘客有就訪亦欣然延納望其容貌聽其論議莫不贊然對謝生遂以雙衣曰先生未嘗有求吾自欲致其勤勤耳受之無傷也日章笑答曰一衣與萬鍾等耳儻無名受之是不辨禮義也卒辭之汪聖錫亦知其賢以為近於古之所謂獨行者是四君子真可苦史策云

張籍陳無己詩

張籍在他鎮幕府鄆師李師古又以書幣辟之籍卻而不納而作節婦吟一章寄之曰君知妾有夫贈妾雙明珠君懷錦意棄在紅羅襦妾家高樓連苑起良人執戟明光裏知君用心如日月事夫誓擬同生死還君明珠雙淚瑤何不相逢未嫁時陳無己為穎州教授東坡領郡而陳賦妾薄命篇言為嘗南豐作其首章云主家十二樓一身當三千古來妾薄命事主不盡年起舞為主壽相送南陽阡君著主衣裳為人作春姪有聲當徹天有淚當徹泉死者恐無知妾身長自博全用籍意或謂無己聲坡公是不然前此無己官於彭城坡公由翰林出守杭無己越境見之於宋都生是免歸故其詩云一代不數人百年能幾見昔為馬首衛今為菜門鍵一兩五月涼中宵大江滿風帆日力短江空歲年晚其尊敬之盡矣薄命機况蓋不忍師死而遂倍之忠厚之至也

杜詩誤字

李適之在明皇朝為左相為李林甫所擠去位作詩曰避賢初罷相樂聖且銜益為閨門前客今朝幾箇來故杜子美敘中八仙敘云左相日興費萬錢飲如長鯨吸百川銜益樂聖稱避賢正詠適之也而今所行本誤以避賢為世賢絕無意義兼世字是太宗諱豈敢用哉秦州雨晴詩云天水秋雲薄從西萬里風謂秋天遠承風從萬里而來可謂廣大而集中作天水此乃秦州郡名若用之入此篇其致思淺矣和手表文早春作云力疾坐清曉求詩悲早春正答其意而集中作來時殊失所謂和篇本旨

東坡詩用老字

東坡賦詩用老字多以老字足成句如壽州龍潭云觀魚并記老莊周病不赴會云空對鏡看老孟光看湖云猶似浮江老阿童贈黃山人云說禪長笑老浮屠元長老納裙云乞與伴狂老萬回東軒云挂冠知有老蕭郎待立通英云定是香山老居士贈李道士云知是香山老居士蘇山亭云亦道多聞老敬通試公東堂云一帖空

存老遠良。沈韻韶守云。華髮蕭蕭老遠良。游羅浮云。還須略報老同叔。贈才云。中有老法師。寄子由云。青山老從事。贈眼醫云。忘言老尊宿。妙高臺中老比丘。謝惠酒云。青州老從事。謝鮑魚云。誰似老方朔。贈于野廟云。得之老月師。次韻李端叔云。此老牛牛。是皆以為助語。非真謂其老也。大抵七言則於第五字用之。五言則於第三字用之。若其他錯出。如再說走老。或人餘老。或老漢官。或老父。或老僕。或老笑。或老能。老可能為竹。寫真不知老。或幾時歸之類。皆隨語勢而然。白樂天云。每被老元偷格律。蓋亦有自來矣。

杜詩命意

杜公詩命意用事。旨趣深遠。若隨口一讀。往往不能曉解。始紀一二篇以示好事者。如能畫毛延壽。投壺郭舍人。每蒙天一笑。復似物皆春。政化平如水。皇恩斷若神。時用孤戲。亦未雜風塵。第三聯意味。頗與前語不相聯貫。讀者或以為疑。按杜之旨。本謂技藝倡優。不應蒙入主顧。賄賂。然使政化如水。皇恩若神。為治大要。既無所損。則時時用此輩。亦亡害也。又如亂後。若井廢時。清瑤殿深。銅跡未失。水百丈。有哀音。側想美人意。應悲寒。沈蛟龍。半缺。落橋得折黃金此。篇蓋見故宮井內。汲者得銅餅而作。然首句使說。歷井。則下文銅覆鋪敘為難。而曲折宛轉如是。他人畢一生。模寫。不能到也。又一篇云。麟難初。鷓鴣。每為既。登林。羨下宮人出。樓前御柳長。仙游終一闕。女樂久無香。寂寞驪山道。清秋草木黃。先忠宣公在北方。得唐人畫驪山宮殿圖。一軸。華清宮居山顛。殿外垂簾。宮人無數。穴簾隙而窺。一時伶官戲劇。品類雜沓。皆列於下。杜一詩真所謂親見之也。

擇福莫若重

國語載范文子曰。擇福莫若重。擇禍莫若輕。且士君子樂天知命。全身遠害。避禍就福。安有迫於禍。而擇而處之之理哉。韋昭注云。有兩福。擇取其重者。而擇取其輕者。蓋以不幸而與禍會。勢不容己。則惟其輕重。順受其焉。莊子養生主篇云。善無近名。為惡無近刑。夫善為善。君子之所固然。何至於縱意為惡。而持以不處於刑。為得計哉。是又有說矣。其所謂惡者。蓋與善相對之辭。雖於德為惡。義非若小人以身試禍。自速百殃之比也。故下文云。可以全生。可以保身。可以盡年。其旨昭矣。

用人文字之失

士人為文。或采己用語言。當深究其旨意。苟失之不考。則必論議。始與七年。趙忠

簡公重修古錄。書成。轉持進制詞云。惟宣仁之誣謗未明。致哲廟之憂勤不顯。此蓋用范忠宣遠表中語。兩句但易兩字。而甚不然。范之辭云。致保佑之憂勤。不顯。非指母后以言。正得其實。今以保佑為哲廟。則了非本意。矣。紹興十九年。子為福州教授。為府作謝曆日表。頌德一聯云。神祇祖考。既安樂於太平。歲月日時。又明章於聖立。乾道中有外郎亦上表。謝曆。其表取用之。讀者以為駢麗。精切。予笑謂之曰。此大有利害。今先克在德壽。所謂考者。何哉。坐客皆縮頸。信乎不可不審也。

李衛公輞川圖跋

輞川圖一軸。李趙公題其末云。藍田縣虎苑寺。主僧子良。贊於子。且曰。虎苑即王右丞輞川之第也。右丞篤志奉佛。妻死不再娶。潔居逾三十載。母夫人卒。表宅為寺。今家墓在寺之西南隅。其圖實右丞之親筆。予聞玩珍重。求為家藏。弘憲題其前一行云。元和四年八月十三日。弘憲題。弘憲者吉甫字也。其後衛公又跋云。乘間閱舊書。中得先公相國所收王右丞畫輞川圖。實家世之寶也。先公凡三十六鎮。故所藏書畫多用方鎮印記。太和二年戊申正月四日。浙江西道觀察使。使檢校禮部尚書兼湖州刺史李德裕。恭題。又一行云。開成二年秋七月望日。文獻記。前後五印。曰淮南節度使印。浙江西道觀察處置等使之印。劍南西川節度使印。山南西道節度使印。鄭滑節度使印。并寶皇二字。又內合同印。建業文房之印。集賢院藏書印。此三者兩唐李氏所用。故後一行曰。昇元二年十一月三日。雖今所傳為臨本。然正自起。但衛公所志。殊為可疑。唐書李吉甫傳云。德宗以來。姑息藩鎮。有終身不易地者。吉甫為相。歲餘。凡易三十六鎮。吉甫平生只為淮南節度耳。今乃言身更三十六鎮。誠大不然。所用印記。如浙西。西川。山南。鄭滑。皆衛公所歷也。且書其父手澤。不言某幾子。而有李字。又自標其字皆非。是蓋好事者妄為之。白樂天詩所說清源寺。即輞川云。洪慶善作丹陽洪氏家譜序云。丹陽之洪。本姓弘。避唐諱。改有弘憲者。元和四年。跋輞川圖。亦大錯也。

白公夜聞歌者

白樂天琵琶行。蓋在潯陽江上。為商人婦所作。而商乃賣茶於浮梁。婦對客奏曲。樂天移船。夜登其舟。與飲。了無所忌。豈非以其長安故倡女。不以為嫌。耶。集中又有一篇題云。夜聞歌者。時自京城滿洛陽。宿於鄂州。又在琵琶之前。其詞曰。夜泊鸚鵡洲。秋江月澄澈。鄰船有歌者。發調堪愁絕。歌罷繼以泣。泣聲通夜鳴。尋聲見其人。有婦



執政辭特官

真宗天禧元年合祭天地禮畢推恩百僚宰相以下遷官一等時參知政事三人陳彭年自刑部侍郎遷兵部王曾自左諫議大夫遷給事中張知白自給事中遷工部侍郎而知白獨懇辭數四上數諭終不能奪王曾聞之亦已寢思命上曰知白無他意但以卿為諫議大夫班在上已為給事中在下所以固辭欲品秩有序爾於是從知白所請而優加名數進階金紫光祿大夫併賜功臣爵邑元祐三年四月宰相七人自文彥博仍前太師外右僕射呂公著除司空同平章軍國事書侍郎呂大防除左僕射同知樞密院范純仁除右僕射尚書左丞劉摯除書侍中即右丞王存除左丞唯知樞密院安燾不遷乃自正議大夫特轉右光祿兼上章辭令學士院降詔不允學士蘇軾以為朝廷宜以執政六人五人進用故加遷軾以慰其心既無授受之名僅以姑息之政欲奉命草詔不知所以為詞伏望從其所請御實批可且用一意度作不許詔書退入彙覽辭始免紹興三十一年陳康伯自右相拜左相朱倬自參政拜右相時葉義問知樞密院元居倬工不得遷朝論謂宜進為使學士何溥面受草制之旨曾以為言高宗不許紹興五年七月主上登極拜知樞密院趙汝愚為右相參政陳駁除知院事余端禮除參政而左丞相劉正以少保進少傅乃係特遷且非聖恩正固辭乃止

宗室補官

壽皇皇帝登極赦恩凡宗子不以服屬遠近人數多少其嘗獲文解兩次者並直赴殿試略通文墨者所在州置試即補承信郎由是入仕者過千人以上淳熙十六年二月紹興五年七月二赦皆然故皇族得官不可以數計偶聞唐昭宗實錄載一事云宗正少卿李克助奏準去年十一月赦宗室三等以上親無官者每父下放一人出身皇五等以上親未有出身倍位者與出身寺司起請承前舊例九廟子孫陪位者每父下放一人出身共放三百八十八人其諸房宗室等各赴陪位納到文狀共一千二十七人除元不赴陪位及不納到狀及違寺司條疏不取宗室充係落下外係三百八十八人合放出身勅準赦書處分予按昭宗以文德元年即位次年十一月南郊禮畢肆赦其文略云皇三等以上親委中書門下各擇有才行者量與改官無官者每父下放一人出身皇五等以上親未有出身陪位者與出身然則亦有三等五

等親陪位與不陪位之差別也

孫宣公諫封禪等

景德祥符之間北戎結好宇內乂寧一時邪說之臣唱為瑞應祥祥以罔明王王欽若陳彭年輩實主張之天書既降於是東封西祀太清之行以次至講滿朝耆老方正之士鮮有肯啟昌言以道其姦熒熒者公亦為之而孫宣公獨上疏爭救於再於三真錄出於欽若提綱故不能盡載以故後人罕稱之予略摘其大槩於此一章論西祀曰汾陰后土事不經見漢都雅去汾陰至近河東者唐王業所起之地且又都雅故武帝明皇行之今陛下經重關越險阻遠離京師根本之國其為不可甚矣古者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今土木之功累年未息水旱作沴饑饉居多乃欲勞民事神神其真之乎明皇鑿龍害政姦佞當塗以至身播國屯今謀者引開元故事以為感烈臣竊不取今之姦臣以先帝詔停封禪故贊陛下以為繼承先志且先帝欲北平幽朔西取繼遷則未嘗獻一謀畫一策以佐陛下而乃卑辭重幣求和於契丹糜國帑前姑息於你吉謂主辱臣死為空言以誣下罔上為己往撰造祥瑞假託鬼神總舉東封使議西幸以祖宗艱難之業為佞邪僥倖之資臣所以長歎而痛哭也一章論華言符瑞曰今野鵬山鹿並形奏簡秋旱冬雷華言稱賀將以欺上天則上天不可欺將以愚下民則下民不可愚將以惑後世則後世必不信腹非竊笑有識盡然三章論將幸亳州曰國家近日多致唐明皇所為且明皇非令德之君觀其禍敗足為深戒而陛下反希慕之近臣知而不諫得非奸佞乎明皇奔至馬嵬楊國忠既誅乃論軍士曰朕識理不明委任失所近亦覺寤然則已晚矣陛下宜早覺寤斥逐邪佞不襲危亂之迹社稷之福也四章論朱能天書曰姦險小人妄言符瑞而陛下崇信之屈至尊以迎拜歸祕殿以奉安百僚黎庶痛心疾首反脅腹非不敢直言臣不避死亡之誅聽之罪之惟在聖斷昔漢文成五利妄言不讐漢武誅之先帝時侯莫陳利用方術姦發誅於鄭州唐明皇得靈符寶券皆王鉉田同秀等所為不能顯戮今日見老君於閣上明日見老君於山中大臣尸錄以將迎端士畏威而緘默以保山兆亂輔國劫遷大命既傾前功份棄今未能所為足已願遠思漢武之雄材況先帝之英斷中聖明皇之召禍庶幾災害不生禍亂不作願之論諫雖懇懇公陸宣公不能過也

救恩為害

救恩為害

赦過有罪自古不廢然行之太頻則惠長惡引小人於大誼之域其為害固不勝言矣唐莊宗同光二年大赦前云罪無輕重常赦所不原者或赦除之而又曰十惡五逆屠牛鑄錢殺人合造毒藥持仗行劫官典犯贓不在此限此制正得其當亂離之朝乃能如是亦可取也而今時或不然

代宗崇尚釋氏

唐代宗行祠祀未甚重佛元載王縉杜鴻漸為相三人皆好佛上嘗問以佛言報德果為有無載等奏國家運祚長非宿植福業何以致之福業已定雖時有小災終不能為害所以安史有子禍僕因病死回紇吐蕃不戰而退此皆非人力所及上田是深信之常於禁中飯僧有冠至則令僧講仁王經以禳之寇去則厚加賞賜胡僧不空官至卿監爵為國公出入禁闈勢為權貴此唐史所載也予家有嚴耶撰三藏和尚碑徐季海書乃不空也云西域人氏族不聞於中夏玄奘代三朝皆為國師代宗初以待進大鴻臚表之及示疾又就卧內加開府儀同三司肅國公既亡廢朝三日贈司空其恩禮之寵如此同時又有僧大溥為帝常修功德至殿中監贈其父惠恭兗州刺史官為營辦葬事有勅葬碑今存時兵革未盡息元勳伯將賞功賦職不過以此處之備施之一僧證甚矣

光武符堅

漢光武建武三十年羣臣請封禪泰山詔曰即位三十年百姓怨氣滿腹吾誰欺欺天乎若郡縣違違吏上意或稱虛美必覓全屯田於是羣臣不敢復言其美斷如此然才二年周乃因讀河圖會昌符詔索河雜識之言九世當封禪焉遂為東封之舉可謂自相矛盾矣符堅禁圖識之學尚書郎王佩讀識堅殺之學識者遂絕及季年為慕容氏所困於長安目讀識書云帝出五將久長得乃出奔五將山南至而為姚萇所執始禁人為學終乃以此喪身亡國久長得之兆豈非言久當為姚萇所得乎又姚興送周亦久也光武與堅非可同日語特其事偶可議云

周武帝宣帝

周武帝平齊中原盡入輿地陳國不足平也而雅志節儉至是愈篤後宮唯置妃二人世婦三人御妻三人則其下保林良使輩度不過數十年一傳而至宣帝嘗淫醜縱自此於天廣搜美女以實後宮俱同以上文不許姚嫁遂同時立五皇后父子之賢否不同一至於此

唐觀察使

唐世於諸道置觀察使後改為案訪處置使治於所部之大郡既又改為觀察其有戎旅之地即置節度使分天下為四十餘道大者十餘州小者二三州但令訪察善惡舉其大綱然兵甲財賦民俗之事無所不領謂之都府權勢不勝其重能生殺人或專私其所領州而虐視支郡元結為道州刺史作春陵行以為諸使謀求符牒二百餘通又作賊逃示官吏一篇以為及苦夏獄陽城守道州賦稅不時觀察使數請責又遣判官督賦城自囚於獄判官去復遣官來按舉縣愈送許郢州序云為刺史者常私於其民不以實應乎府為觀察使者常急於其賦不以情信乎州財已竭而敵不休人已窮而賦愈急韓單為浙西觀察使封杖決安吉令孫游至死一時所行大抵類此然每道不過一使臨之耳今之州郡控制按判者率五六人而臺省不預毀譽善否隨其意好又非唐日一觀察使比也

元濫除官

自漢以來官曹冗濫之極者如更始處下養中郎將爛羊頭關內侯晉趙王倫殆不足狗尾續北史周世貞外常侍道上比肩唐武后稱關連車拾遺平斗之諺皆顯顯著見者中葉以後尤為泛濫張巡在雍丘纓領一縣千兵而大將六人官皆開府特進然則大將軍告身博一醉誠有之矣德宗避難於奉天澤城之重奴曰黃岑力戰即封渤海郡王至於傳昭之世遂有捉船郭使君看馬李僕射同行遠據湖湘境內有漫天司空過地太保之譏李茂貞在鳳翔內外持符奮者亦呼為司空太保韋莊沉花集有贈僕者楊金詩云半年勤苦葦荒居不獨單寒腹亦虛努力且為田舍客他年為爾覓金魚是時人奴腰金曳紫者蓋不雜致也

節度使稱太尉

唐節度使帶檢校官其初只左右散騎常侍如李愬在唐鄆時所稱者也後乃轉尚書及僕射司空徒能至此者蓋少傳昭以降藩鎮威盛武夫得志繞建節鉞其資級已高於是復升太保太傅太尉其上惟有太師故將帥悉稱太尉元豐定官制尚如舊實崇軍中改三公為少師少傅少保而以太尉為武階之冠以是凡管軍者猶悉稱之給與間葉孟德自龍文殿學士張益自端明殿學士皆拜節度葉嘗任執政以暮年推茂為儒者之榮自稱葉太尉張敬時用鄧洵武給使恩出身羞為武職但稱尚書知故其相反如此



五代濫刑

五代之際時君以殺為嬉視人命如草芥唐明宗頗有仁心獨能斟酌按放天成三年京師巡檢軍使洋公兒口奏有百姓二人以竹竿習戰鬪之事帝即傳宣令付石敬瑭處置敬瑭殺之次日樞密使安重誨數奏方知悉是幼童為戲下詔自咎以為失刑減賞膳十日以謝幽冤罰敬瑭一月俸澤公兒削官杖笞配流登州小兒骨肉賜絹五十匹粟麥各百碩便令如法埋葬仍戒諸道州府凡有極刑並須仔細裁遣此事見舊五代史新書去之

六一推算

熙寧六年司天中官正周琮言據太一經推算熙寧七年甲寅歲太一陽九百六之數至是年復元之初故經言太歲有陽九之災太一有百六之厄皆在入元之終或復元之初陽九百六當癸丑甲寅之歲為災厄之會而得五福太一移入中都消災為祥竊詳五福太一自雍熙甲申歲入東南吳宮故修東太一宮於蘇村天聖己巳歲入西南坤位故修西太一宮於八角鎮望稽詳故事崇建宮宇詔度地於集禧觀之東於是為中太一宮時王安石擅圖盡廢亂祖宋法度為宗社之禍蓋自此始雖太一照臨亦不能救也紹熙四年癸丑五年甲寅朝廷之間殊為多事壽皇聖帝厭代泰安以久疾退處人情業業皆有憂葵恤緯之慮時無星官曆翁才步推頭庸詎知非入元復元之際乎

趙丞相除拜

紹熙五年七月十六日宣麻制以大中大夫知樞密院事趙汝愚為持進右丞相議者或謂國朝無宗室宰相且轉官九級非故事趙上章力辭不肯入都堂汝愚越六日詔改除樞密使依宰臣題三官又二日制除正議大夫樞密使遂致按故實宣和二年王黼自通議大夫中書侍郎拜特進少宰凡違八官黼受之靖康元年吳玠自中大夫知樞密院拜銀青光祿大夫少宰亦違八官黻辭之但以通議就職秦檜當國以其子培為中大夫知樞密院已而除觀文殿學士恩數如右僕射遂暗轉通奉大夫躡年加大學士徑越七秩為特進培處之不疑舍此三人外蓋未之有若自宰相改樞密使唯夏竦一人是時以陳執中為昭文相疎為集賢相御史言疎向在陝西與執中議論不協不可同寅政地於是貶麻政命而初制不出今汝愚先報相麻後報樞密制乃是經日已久因固辭以然又據國朝明道二年宰臣張士遜樞密使楊崇

勅同日罷士遜以左僕射判河南府崇勳以節度使平章事判許州明日入謝崇勳班居上仁宗問之士遜奏曰崇勳係使相臣官只僕射當在下即再領院以士遜為使相是時學士戚慶當制備用士遜作相銜論者非之謂應用僕射河南為前銜也乾道二年葉顥以前參知政事召還為知樞密院未受告而拜左相遽當制以新除知樞密院結銜今汝愚拜相宣麻已闕八日故稱新除持進右丞相二者皆是也

唐昭宗血錄儒士

唐昭宗光化三年十二月左補闕韋莊奏詞人才子時有遺賢不審一命於聖明沒作千年之恨骨據臣所知則有李賀皇甫松李厚王陸龜蒙趙元遠溫庭筠劉德仁陸遠傅錫平曾賈島劉稚珪羅鄴方干俱無顯遇皆有奇才脫向清詞偏在詞人之口銜冤抱恨竟為冥路之塵伏望追賜進士及第各贈補闕拾遺見存唯羅隱一人亦乞特賜科名錄升三署勅獎莊而令中書門下詳酌處分次年天復元年秋又令中書門下選擇新及第進士中有久在名場才沾科級年齒已高者不拘常例各授一官於是禮部侍郎杜德祥奏採到新及第進士陳光問年六十九曹松年五十四王希羽年七十三劉象年七十柯崇年六十四鄭希顏年五十九詔光問松希羽

容齋三筆

卷七

六

可秘書省正字象崇希顏可太子校書按孟科記是年進士二十六人光問第四松第八希羽第十二崇象希顏居末級昭宗嘗時離亂極矣尚能眷眷於寒儒其可書也據言云上新平內難闢故新進士喜甚特勅授官制詞曰念爾登科之際當正正之年宜降異恩各膺寵命時謂此舉為五老騰

容齋三筆卷第七終

徽宗以紹興乙卯歲升此時忠宣公奉使未及命滯留冷山遣使臣沈珍往燕山建  
道場於開泰寺作功德疏曰不歲厥世星運乘雲之倭西海邊音同深茂考之咸况  
故宮為未黍改節徒饋於泰華新廟游衣冠枯魂浸散於楚些雖置河東之賦莫止  
江南之哀遺民失望而痛心孤臣久繫惟飲血伏願感德之祀傳百世以彌昌在天  
之靈繼三后而不朽北人讀之亦宜淚手相傳誦其後梓宮南還公已從燕幸故臣  
臣之不忘國恩者出迎於城北博得大勳庸俗最重忠義不以為罪也

忠宣公謝表

建炎三年先忠宣公命使北方以淮甸賊寇起除兼淮南京東等路撫諭使俾率  
成以兵獲至南京公道書抵成方與賊空圍楚州答書曰汴泗虹有紅巾非五千  
騎不可往軍食絕不克惟命公陰遣客說堅壁強敵兵公行未至泗澤云有迎騎  
甲而來劉使襲備陣之送兵亦不肯前遂返旆即上流言李成以魏銅符號有引眾  
納命建康之語今新費難變方橫萬一三叛連衡何以待之方會垢秦璠之時宜速  
容齋三筆

辨士論意優加撫納疏奏高宗即遣使撫諭或給米五萬斛初公戒所遣侍奉吏復  
疏從中出乃詣政事堂白副封時方禁直違忤宰輔意以託事滯留為罪特取兩秩  
而許出麻陽路紹興十三年使回始復元官時已出知杭州命予作謝表且叙其故  
曰論事見從猶獲稽留之吏出疆滋久屢沾曠廢之恩始拜明諭得仍舊秩伏念臣  
頓錄之使不敢辭難值三益之連衡阻兩淮而存公深虞宿賊之患或起呼吸之間  
輒露便宜冀加勅郵雖屬善賜報樂聞充國之建言而吏議不容見謂陳湯之生事  
虧除官簿歷歲時敢自意於來歸遂悉還於所奪茲蓋忘人之過與天同功念臣  
昔麗於敵文赦罪本無於他意故從數赦復自新書印既畢又復共議秦檜方  
擅國見此表語言未必不怒乃別草一通引客曰使指稽留宜速虧除之度聖恩深  
厚卒從杖杖之科仰服矜憐唯知感戴伏念臣早錄之使遠俾行成值巨寇之臨衝  
欲搏人而肆毒仗節宜圖於報稱引車何事於遠巡徐係出疆既失交解之體申舟  
假道初無心死之心雖蒙賤秩以小懲尚許立功而自贖徒行萬里無補一毫敢妄  
冀於隆寬乃思遠於舊貫茲忘人之過撫下以仁陽為德而陰為刑未嘗以意賞  
有功而赦有罪皆主行坐使孤臣盡消宿負云云前後奉使無有不轉官者先公

以辭職即被命不沾恩凡十五年而歸僅復所職而合磨勘五官刑部皆不引用奏  
志也遂終於此際

四六名對

四六名對於文章家為至淺然上自朝廷命令詔冊下而縉紳之間箋書祝疏無所  
不用則屬辭比事固宜警策精切使人讀之激仰諷味不厭乃為得體始據前輩及  
近時緝繹工綴者十數聯以詒同志王元之擬李靖平定厥露布其致頌利求降且  
復謀寬曰軍中鐵虎暫為掉尾之求驕上饒屢終有背人之意新州謝上表曰宣室  
鬼神之間敢望主還茂陵封禪之書已期身後范文正公徵時嘗冒姓未及後歸本  
宗作故曰志在逃秦入境遂稱於張祿名非霸越乘舟偶効於陶朱用范雎范蠡皆  
當家故事鄧潤甫行賈妃制曰閨睨之得淑女無險諷私謁之心雞鳴之思賢妃有  
警戒相成之道給聖中百僚請御正殿表曰皇矣上帝必臨下而觀四方大哉乾元  
當統天而怡萬物東坡坤成節疏曰至哉坤元德既越於載籍養以天下福宜冠於  
古今慰國哀表曰大哉九子之仁法然流涕至矣顯宗之孝夢若平生謝賜馬表  
曰枯藁之質匪伊垂之而帶有餘欲退之心非敢後也而馬不進王履道大燕樂語  
曰五百里采五百里衛外包有截之區八千歲春八千歲秋上祝無疆之壽除少宰  
余深制曰蓋四方其訓以無競維人必三后協心而向底於道時并祭享為三相也  
執政以邊功轉官詞曰惟皇天付予庶具在此率率人有指致弗於從習公與行外圍  
王加恩制曰宗祀明堂所以教諸侯之孝大養四海不設遺小國之臣知越州日以擅  
發常平倉米救荒降宮謝表曰致勅秦人生視越人之瘠既安劉氏理知吳氏之危  
孫仲益試詞科曰代高麗國王謝賜燕樂表曰甚常萬國千舞已格於七旬蕭韶九  
成肉味遂忘於三月又曰蕩蕩乎無能名雖莫見宮牆之美欣欣然有喜色咸豫園  
管籥之音自中書舍人知和州既歷境見任者拒不納以啟答罪僕曰雖文書街袖  
大人不以為疑然君命在門將軍為之不受鄴郡不發上供錢米受曹推完為平亭  
其事鄴守馳啟米謝答之曰包茅不入豈加問楚之師輔車相依自作全虞之計汪  
彥章作靖康册康王曰漢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興獻公之子九人惟重耳之  
尚在為中書舍人試漳州進士何烈卷子內稱臣及聖問不舉覺坐罷職謝表曰謂  
子路使門人為臣雖誠諄理而徐遠云酒中有聖初亦何心又曰昔馬者與尾而五  
常負譴避酒禽而去面之三水衍生賜宋齊愈坐於金屋立諸臣狀中觀書張邦昌

字送御史臺黃詞曰義重於生雖匹夫不可奪志士失其守或一言毀於喪邦又曰  
肚孟五行之說宜所宜言袁宏九錫之文茲焉安忍責張邦昌詞曰雖天奪其衷坐  
恩至此然君異於器代置可乎知蘇州其鄉郡也謝啟曰城郭重來疑千載去家之  
鶴交游半在或一時同隊之魚何掄除秘書少監未幾以口語出守印謝啟曰雲外  
三山風引舟而莫近海濱八月糕祀斗以空還楊政除太尉湯岐公草制曰遠覽漢  
京傳楊氏者四世近稽唐室書系表者七人謂楊震子秉秉子賜賜子彪四世為太  
尉李德裕解太尉云國朝重惜此官二百年間繞七人其用事精確如此蔣子禮拜  
右相王弼賀啟曰早登黃閣獨見明公之妙年今得舊儒何憂左轄之虛位皆用杜  
詩語尾登黃閣明公獨妙年左轄頻虛位今年得舊儒亦可概

吾家四六

乾道初年張魏公以右相都督江淮議者謂兩淮保障不可恃公親往視之會詔歸  
朝未至而免相文惠公當制其辭曰棘門如兒戲耳庸謹秋防衮衣以公歸令庶聞  
長告所謂兒戲者指邊將也而讀者乃以為詆魏公其尾句曰春秋責備賢者慨功  
業之維艱天子加禮大臣固始終之不替所以慎惜之意至矣王大寶致仕詞曰閔

容齋三筆

卷八

三

勞以事聖王隆待下之仁歸潔其身君子盡遺榮之美大寶有遺泄之疾或有謂有  
所譏而實不然罷相後起帥浙東謝表曰上丞相之印方事退藏懷會稽之章遜叨  
進用謝生日詩詞啟曰五十當責適買臣治越之年八千為秋香莊子大椿之譽時  
正五十歲也紹興壬戌詞科代樞密使謝賜玉帶表文安公曰有璞於此必使琢沈  
沈制作之工匪伊垂之則有餘允謂便善之賜王司喜焉推為第一乙丑年代謝賜  
御書周易尚書表予曰八卦之說謂之索奉以周旋百篇之義莫得聞坦然明白尾  
句曰但驚奎壁之輝從天而下莫測龜龍之秘行地無疆亦忝此選代福州謝歷日  
表曰神祇祖考既安樂於太平歲月時又明章於庶幾正用詩焉驚辱太平之君  
子能持盈守成神祇祖考安樂之也洪範庶證歲月時無易百穀用成又用明後  
民用章皆上下聯文未嘗輒增一字湖聖乾龍節疏曰應天而行早得尊於大有象  
日之動偶蒙難於明夷易大有卦柔得尊位應乎天而時行左傳叔孫豹筮遇明夷  
象日之動故曰君子于行象辭云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亦純用木文乾道丁  
亥南郊赦文曰皇天后土監於成命之詩哀祖太宗昭我思文之配讀者以為壯後  
語曰天地設位而聖人成能既撰縵紛之况雷雨作解而君子赦過式流汪濊之恩

此文先三日鎮院所作冬至日適有雷雪之異始成讖云葉子昂參知政事為謀議  
大夫林安宅所繫罷去林遂副樞密已而置獄治其言皆無實林居第葉召拜左  
掖子草制曰既從有北之投王下居東之召有飲為王留者執明去託之心無以我  
公歸兮大慰瞻儀之望本意用公歸之句指邦人而言也故云瞻儀而御史單時疑  
之謂人君而稱臣為我公彼蓋不詳味詞理耳子昂坐冬雷罷相子又當制曰調陰  
陽而送萬物所嘆論道之非因災異而勅三公實負應天之愧蓋因有諷諫也嗣漢  
王加恩制曰天神明而照知四方既下臨於精意王孫子而本支百世茲載錫於著  
聲又曰春秋享祀獨冠周家之宗盟成典刑蔚為劉氏之祭酒士衍制曰克產績  
祀事其先而萬國歡心肅倡和聲行於郊而百神受職賜宰臣辭免提舉聖政書成  
轉官詰曰為天子父尊之至永惟傳序之恩問聖人德何以加莫越重華之孝賜葉  
資政辭名命詰曰見晚日消顧何傷於日月得時則駕宜亟會於風雲賜史大觀文  
以新蜀帥改起辭免詰曰王陽為孝子政填益部之行莊助留侍中始奉會稽之計  
吳璘在興元修塞兩縣決渠渠為田獎諭詰曰刻石立作三輝牛重見離堆之刺復  
波誰云兩黃龍詔頌鴻御之設用老杜石屏行云秦時蜀太守刻石立作三屏牛及

容齋三筆

卷八

四

聖方進環鴻御殿重誥云及乎獲彼當復誰云者兩黃龍等語也劉共甫自澤帥除  
翰林學士答詰曰不見實生並起長沙之召既選陸贄宜膺內相之除批執政辭經  
修哲宗實訓轉官曰念資鉅重規當賢聖之君七作而立經陳紀在撰訓之文百篇  
哲廟正為第七主而實訓百卷也答將丞相辭免曰永惟萬事之統知非艱而行惟  
艱有不二心之臣師以正則罔不正禮部為宰臣以顯仁皇后小祥請吉服奏曰練而  
既然禮應順變期可已矣懼或過中又曰漢中天二百而興益隆大業舜至孝五十  
而慕獨難前歲時高宗聖壽五十四也辛巳親征詔曰惟天惟祖祖方共扶於基緒  
有民有社稷敢自佚於宴安又曰歲星臨於吳允定成肥水之勳關士倍於晉師可  
洪輯原之勝是時歲星在楚故云撤書曰為劉氏左袒飽聞恩漢之忠獲湯后東征  
必受飲商之望又曰侯王寧有種乎人皆可致富貴是所欲也時不再來發宋大宴  
致誓曰廟謀先定日官修輔而飲后惟明勸坐端臨五帝神聖而其臣莫及修聖政  
轉官詞曰念五馬浮江之後先放中興述六龍御天以未式時賦訓又曰薦於天而  
天是受永言履惠之恩問諸朝而朝不知詎測形容之妙汪觀文復官詞曰作雷雨  
之解而宵集在法當原如日月之食而及更然明何損步帥陳敏制曰亞夫持重小

林門霸上之將軍。不識將軍。冠長髮。未與之爵。尉吳挺興州。曰。龍得士心。吳起固  
西河之守。差遣人意。廣平開東海之興。起復知金州。曰。惟天不吊。壞萬里之長城。  
有子而賢。作三軍之元帥。蕭鷓已。曰。隨會在秦。晉國起六卿之權。日碑仕漢。稅侯  
傳七策之芳。姚仲復官制。曰。李廣數奇。應恨封侯之相。孟明一音。終酬拜賜之師。追  
封皇第四子。邵王。曰。舉漢武三王之策。方茂徽章。念周文十子之宗。獨留遺恨。時  
已封建三王也。趙忠簡。曰。見夷吾於江左。共知晉室之何憂。遺德裕於崖州。豈  
待令狐之復夢。王彥。曰。申帶礪以丹書之誓。方休甲第之功。臣挂衣冠於神  
虎之門。竟夫成營之校射。向起贈官。曰。馳至金城。即方思充國之忠。生入玉門。關  
竟負班超之望。李師顏。曰。青天上。蜀道。久履分關之權。黑水惟梁州。槍失安  
邊之深。襄帥王宣。曰。黃河如帶。莫申劉氏之盟。漢水為池。空墮羊公之淚。王  
海以太常少卿。祭太廟。志設象尊。張尊降官。曰。據象不設。已廢司彝之供。諫羊  
空存。殊乖告朔之禮。潼川神。曰。駕飛龍。令靈之游。具嚴漢命。驅厲鬼。分山之  
左。終相此拜。青城山。曰。封侯詞。曰。想青神侯國之封。自今以始。雖白帝公孫之  
威。於我何加。陽山龍母。曰。居然生子。乘雲氣。以為龍。惟爾有神。時雨暘而利物。魏

容齋三筆

卷八

五

丞相贈父詞。曰。大名之後必大。非此其身。和戎如樂之和。昔我子。魏蓋以侯。唐定  
和議。致大用。贈母詞。曰。藏豐府之國功。不殊魏絳。成外家之宅。相重見。陽元。封妻  
姜氏詞。曰。坐任於晉。曰。魏方開門戶之祥。取妻必齊之姜。執威閭閻之美。庶丞相贈  
父詞。曰。贈千人有封。非其身者在。其子。德百世必祀。時於人者。俸於天。又周仁。贈父  
詞。曰。有子能賢。高舉而某吳地。受子顯服。會同而朝漢京。用東方朔。非有先生。傳高  
舉遠。以來某吳地。及兩京。賦。晉王三朝會。同漢京也。樊翰吳。延。曰。閩外制將軍。方  
有成於東鄉。舟中皆敵國。慶無慮於西河。梁丞相。魏使兼侍讀。曰。珍臺閣。獨冠  
舉伊之倫。履履細。尚論唐虞之威。隆。又答。曰。一言可以興邦。念為臣之不易。  
三宿而後出。畫。勉為王。而留行。王丞相。進。玉。耀。加恩。制。曰。藏藉之傳。五三。杜。太祖。太  
宗之立。極。聖。之君。六七。禮。永。昭。永。厚。之。詒。謀。批。以。早。得。兩。請。御。板。曰。念。七。月。之。間。  
則。早。登。證。已。深。雖。三。日。已。往。為。霖。愛。端。未。艾。餘。不。勝。書。唯。記。從。兄。在。泉。簾。淮。東。使。者。  
其。友。婿。也。發。京。狀。屬。之。為。作。謝。啟。曰。襟。袂。相。連。風。槐。未。親。之。孤。陋。雲。泥。懸。望。分。無。通  
貴。之。哀。憐。皆。用。杜。詩。其。下。句。人。人。知。之。上。句。乃。贈。李。十五。文。云。孤。陋。吞。未。親。等。級。敢  
此。扇。人。生。意。亂。合。相。與。繼。捷。連。此。事。通。若。題。而。與。前。送。韋。書。記。詩。句。偶。可。整。齊。用。之。

故併紀於此。但以傳示子孫。甥姪而已。不足為外人道也。

唐賢啟狀

故書中有唐賢啟狀一冊。皆汎汎編題其間。標為獨孤常州及劉信州太真。陸中丞  
長源。呂衡州溫者。各數十篇。亦無可傳誦。時人以其名士。故流行至今。獨孤有與第  
五相公書云。垂示送丘郎中兩詩。詞清興深。常情所不及。陰天團斷。夜浦送歸人。  
眼。開。遠。之。外。文。句。窈。窕。樓。側。比。項。來。所。示。者。才。又。加。等。但。吟。誦。致。詠。大。設。於。吳。中  
文人耳。又云。昨見送梁侍御六韻。清麗妍雅。妙絕今時。掩映風駿。吟誦不足。按第五  
琦乃最敏之臣。不以大稱。而獨孤獎重之如此。觀表出十字。誠為佳句。乃知唐人  
詩者。多不必專門名家。而後可稱也。

容齋三筆

卷八

六

容齋三筆卷第八終

樞密兩長官

趙汝愚初拜相。陳賡自參知政事除知樞密院。趙辭不受相印。乃改樞密使。而陳已供職。累日。朝論謂兩樞長又名稱不同。為無典故。按熙寧元年。觀文殿學士。新知大名府。陳升之。過闕。留知樞密院。故事。樞密使與知院事。不並置。時文彥博。呂公弼。既為使。神宗以升之。三輔政。欲稍異其禮。且王安石意在抑彥博。故特命之。然則自有故事也。

赦放債負

淳熙十六年二月。登極赦。凡民間所欠債負。不以久近多少。一切除放。遂有方出錢旬日。未得一息。而弁本盡失之者。人以為使。何澹為諫大夫。嘗論其事。遂令只償本錢。小人無義。幾至喧嘩。紹熙五年七月。軍赦。乃只為贖三年以前者。按晉高祖天福六年八月。赦云。私下債負。取利及一倍者。並放。此最為得。又云天福五年。終以前。殘稅並放。而今時所放。官物常是以前二年為斷。則民已輸納無及於惠矣。唯民間房賃。欠負。則從一年以前。皆免。比之區區五代。誠有所不若也。

馮道王溥

馮道為宰相。歷數朝。當漢隱帝時。著長樂老自敘云。余先自燕亡。歸河東。事莊宗。明宗。愍帝。清泰。帝。晉。高祖。少帝。契丹主。漢高祖。今上三世。贈至師。傅。階。自將。待。郎。至。開。府。儀。同。三。司。職。自。幽。州。巡。官。至。武。勝。軍。節。度。使。官。自。武。大。理。評。事。至。兼。中。書。令。正。官。自。中。書。舍。人。至。戎。太。傅。漢。太。師。爵。自。開。國。男。至。齊。國。公。孝。於。家。忠。於。國。口。無。不。道。之。言。門。無。不。義。之。貨。下。不。欺。於。地。中。不。欺。於。人。上。不。欺。於。天。其。不。足。者。不。能。為。大。君。敗。一。統。定。八。方。誠。有。愧。於。歷。官。何。以。答。乾。坤。之。施。老。而。自。樂。何。樂。如。之。道。此。文。載。於。范。質。五。代。通。錄。歐。陽。公。司。馬。溫。公。嘗。誦。之。以。為。無。廉。恥。矣。王。溥。自。周。太。祖。之。末。為。樞。密。至。國。朝。乾。德。二。年。罷。嘗。作。自。問。詩。述。其。踐。歷。其。序。云。予。年。二。十。有。五。舉。進。士。甲。科。從。周。祖。征。河。中。改。太。常。丞。登。朝。時。同。年。生。尚。未。釋。褐。不。日。作。相。在。耶。廟。凡。十。有。一。年。歷。事。四。朝。去。春。恩。制。改。太。子。太。保。每。思。非。隨。當。此。榮。遇。十。五。年。間。遂。躋。極。品。儒。者。之。幸。殆。無。以。過。今。行。年。四。十。三。歲。旬。朝。請。之。暇。但。宴。居。讀。佛。書。歌。詠。承。平。因。作。自。問。詩。十。五。章。以。志。本。末。此。序。見。三。朝。史。本。傳。而。詩。不。傳。頗。與。長。樂。敘。相。類。亦。可。議。也。

周玄豹相

唐莊宗時。術士周玄豹。以相法言人事。多中。時明宗為內衙指揮使。安重海使他人易服而坐。召玄豹相之。玄豹曰。內衙將也。此不足當之。乃指明宗於下坐。曰。此是也。因為明宗言其後實不可言。明宗即位。思玄豹以為神。將召至京師。宰相趙鳳諫。乃止。觀此事。則玄豹之方術可知。然馮道初自燕歸太原。監軍使張承業。辟為本院。巡官。甚重之。玄豹謂承業曰。馮生無前程。不可過用。書記盧質曰。我曾見杜黃裳為真圖。道之狀貌。酷類馮。將來必副大用。玄豹之言不足信也。承業於是薦道為霸府。從軍。其後位極人臣。考終牖下。五代諸臣。皆莫能及。則豹未得擅唐許之譽也。道在晉天福中。為上相。詔賜生辰器幣。道以幼屬。亂離。早喪父母。不記生日。懇辭不受。然則道終身不可問命。獨有形狀可相。而善工亦失之如此。

結鐻滄浪

柳子厚。銘鐻。滄浪。而小丘記云。丘之小不能一畝。問其主。曰。唐氏之棄地。質而不售。問其價。曰。止四百。予憐而售之。以茲丘之勝。致之澧水。郭杜則賈游之士。爭買者。日增千金。而愈不可得。今棄是州也。農夫漁父。過而隨之。賈四百。連歲不能售。蘇子美滄浪亭記云。予游吳中。過即學。東顧草樹鬱然。崇阜廣水。不類乎城中。並水得微徑於

司封史典故

南渡之後。臺省胥吏。舊人多不存。後生習學。加以省記。不復諳悉典章。而司封以開曹之故。尤為不諳。舊法。大卿監以上。贈父。至太尉止。餘官。至吏部尚書止。今司封法。餘官。至金紫光祿大夫。蓋昔之吏書也。而中散以上。贈父。至少師止。按政和以前。太尉存。在太傅上。其上唯有太師。故凡稱攝太尉者。皆為攝太傅。則贈者亦應如此。不應但許至少師也。生為執此。其身後。但有子升朝。則累贈。可至極品。大國公。歐陽公位。參知政事。太子少師。後以諸子恩。至太師。充國公。而其子。亦不過朝大夫耳。見於蘇公祭文。及黃門所撰神道碑。比年汪莊敏公。任樞密使。以子贈太師。嘗封國公。而司封以為。須一子為侍從。乃可。竟不肯施行。不知其說。載於何法也。宋漢章。即以子贈至大國公。舊少卿監。恩封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自後再改。加封。則每次增百戶。

無止法。今一封即止。舊學士待制。食邑千五百戶以上。每遇恩則加實封。若虛邑五百者。其實封加二百。虛邑三百二百者。實封加一百。今復不然。雖前執政。亦只加虛邑三百耳。故侍從官多至實封百戶即止。尤可笑也。

老人該恩官封

是無咎作積善堂記云。大觀元年。大赦天下。以百歲男子官。婦人封。任而父母年九十。官封如及百歲。於是改漳州軍判官吳仲康之母黃氏。年九十一矣。其第四子仲詢。走京師狀其事。省中為漳州請。漳州雖沒赦令。初不異往者。丞相以為可。而上之。封壽光縣大君。今自執道以來。慶典屢下。仕者之父母年七十八。丁即得官封。而子已沒者。其家亦書陳理為可惜也。

學士中丞

淳熙十四年九月。予以雜學士除翰林學士。蔣世偕以諫議大夫除御史中丞。時施聖與在政府。語同列云。此二官不常置。今吐咄咄人。吾輩當自點檢。蓋謂其必大用也。已而皆不然。因考給與中所除者。不暇縷述。姑從壽皇聖帝以後。至於紹熙五年。枚數之。為學士者九人。仲凡。王安公。史魏公。伯兒。文忠公。劉忠肅王。日嚴。王魯公。周益公。及予。其後李獻之也。二兄。史劉王。周皆權執政。日嚴以耆老拜端明。致任。唯予出補郎。獻之遂躡武為中丞者六人。辛。企。李。姚。令。則。黃。德。潤。蔣。世。偕。謝。昌。國。何。自然也。辛。姚。黃。皆執政。唯蔣補郎。昌國。徒權尚書。即去國。自然以本生母。夏。待。服。云。

漢高祖父母姓名

漢高祖父曰太公。母曰媪。見於史者如是而已。皇甫謐王符始撰為奇語云。太公名執嘉。又名媪。媪性王。夫。唐。弘。文。館。學。士。司。馬。貞。作。史。記。索。隱。云。媪。溫。氏。是。時。打。得。班。固。泗。水。亭。長。古。石。碑。入。其。字。分。明。作。溫。云。媪。溫。氏。與。實。勝。復。徐。彥。伯。魏。奉。古。等。執。對。反。覆。深。數。古。人。未。聞。聊。記。異。見。子。竊。謂。固。果。有。此。明。證。何。不。載。之。於。漢。紀。疑。亦。後。世。好事者如皇甫之徒所增加耳。又嘗在嶺外見康州龍嶺廟碑。亦云媪溫氏。則指媪為溫者不一也。唐小說纂異記載三史王生醉入高祖廟。見高祖云。朕之中外泗州亭長。碑始然。其載外族溫氏。蓋不根誕妄之說。

君臣事述屏風

唐憲宗元和二年。製君臣事述。上以天下無事。留意典墳。母覽前代興亡得失之事。皆三復其書。遂采而書春秋後傳史記漢書三國志。纂子春秋吳越春秋新序說苑。等書。君臣行事。可為龜鑑者。集成十四篇。自製其序。寫於屏風。列之御座之右。書屏風六篇於中。宣示宰臣。李藩等皆進表稱賀。白居易翰林制誥。有批李夷簡及百寮。嚴綬等賀表。其略云。取而作鑑。當以為屏。與其散在圖書。心存而景慕。不若列之繪。畫。目。親。而。躬。行。庶。將。為。後。事。之。師。不。獨。觀。古。人。之。象。又。云。森。然。在。目。如。見。其。人。論。列。是非。既。庶。幾。為。坐。隅。之。戒。發。揮。獻。納。亦。足。以。開。臣。下。之。心。居。房。代。言。可。謂。詳。盡。又。以。見。唐。世。人。主。作。一。事。而。中。外。至。於。衣。冠。又。答。詔。勳。果。如。此。亦。幾。於。盡。性。矣。憲。宗。此。書。有。辨。邪。政。去。奢。泰。兩。篇。而。未。平。用。皇。甫。南。綽。而。去。裴。亮。荒。於。遊。宴。死。於。宦。侍。之。手。屏。風。本。意。梁。安。在。哉。

僧道科目

唐末帝清泰二年二月。功德使。每手誕。應。諸。州。府。奏。薦。僧。道。其。僧。尼。欲。立。講。論。科。講。經。科。表。白。科。文。章。應。制。科。持。念。科。禪。科。聲。贊。科。道。士。經。法。科。講。論。科。文。章。應。制。科。表。白。科。聲。贊。科。梵。修。科。以。試。其。能。否。從。之。此。事。見。舊。五。代。史。記。不。知。曾。行。與。否。至。何。時。而。罷。也。蓋。是。時。猶。未。嘗。嘗。科。部。度。錄。耳。周。世。宗。廢。併。寺。院。有。詔。約。束。云。男。年。十。五。以上。念。得。經。文。一。百。紙。或。讀。得。五。百。紙。女。年。十。三。以上。念。得。經。文。七。十。紙。或。讀。得。三。百。紙。者。經。本。府。陳。狀。已。刺。頭。委。錄。事。參。軍。本。判。官。試。驗。兩。京。大。名。京。兆。府。青。州。各。起。置。戒。壇。候。受。戒。時。兩。京。委。判。部。差。官。引。試。其。三。處。祇。委。判。官。逐。處。開。奏。候。勅。下。委。判。部。給。付。憑。由。方。得。剃。頭。受。戒。其。防。禁。之。詳。如。此。非。若。今。時。只。納。錢。於。宦。便。可。出。家。也。念。經。讀。經。之。異。疑。為。背。誦。與。對。本。云。

射伯述田

漢之法。制大抵因秦而隨宜損益。不害其為漢。漢之法。制大抵因隋小如振飾。不害其為盛唐。國家當五季衰亂之後。其究不下秦隴。然一時設施。固亦有可采。取。按。周。世。宗。顯。德。二。年。詔。應。逃。戶。莊。田。許。人。請。射。承。佃。供。納。稅。租。如。三。周。年。內。本。戶。來。歸。者。其。桑。田。不。計。荒。熟。並。交。還。一。半。五。周。年。內。歸。者。四。分。交。還。一。分。如。五。周。年。外。除。本。戶。墳。墓。外。不。在。交。付。之。限。其。近。北。諸。州。陷。蕃。人。戶。來。歸。者。五。周。年。內。三。分。交。還。二。分。十。周。年。內。還。一。半。十。五。周。年。內。三。分。還。一。此外。若。不。在。交。還。之。限。其。旨。明。白。人。人。可。曉。非。若。今。之。令。武。文。書。盈。於。几。閣。為。猾。吏。舞。文。之。具。故。有。捨。去。物。業。三。五。十。年。妄。人。詐。稱。逃。戶。子。孫。以。錢。買。免。而。奪。回。春。為。可。歎。也。

周世宗好射

周世宗好射



史稱周世宗用法太嚴，羣臣職事，小有不舉，往往寘之極刑。予既善於繪筆，矣薛居正舊史記載其事甚備，而歐陽公多去。今略記於此，禁愛能何微，以用兵先清軍法，當誅無可言者。其他如宋州巡檢供奉官竹奉瑛，以捕盜不獲，左列林大將軍孟漢卿，以監納貳耗，刑部員外郎陳澧，以檢田失實，濟州馬軍都指揮使康儼，以橋道不謹，內供奉官孫延希，以督修永福殿而役夫有就，及中殿後者，密州防禦副使侯希進，以不奉使者命，檢視夏苗，左藏庫使符令先，以造軍士袍襦不辦，楚州防禦使張順，以墮落稅錢，皆抵極刑，而其罪有不至死者。

孟子義訓

一字數義，固有之矣。若孟子只是最長最先之稱，如所謂孟侯孟孫元妃孟子孟春孟夏之類是也。國語優施謂里克妻曰：主孟也。我注云：大夫之妻稱主，從夫稱也。而謂孟為里克妻子，則非矣。又云：孟一作孟，史記呂后本紀注中引此句，而司馬貞索隱乃云：孟者且也。言且咄我物，其說無所據。班固幽通賦孟孟晉以起羣，孟善乃注孟為勉，荀王行書其巨徐延，城毛壁為孟言，蜀語謂孟為猛，故以戲之。其後孟知祥得蜀館於徐第，以為己識此義，又為無稽也。宋坡與歐陽叔弼詩云：主孟當啗我玉容。齊三卷九

鱧金鯉魚，正用優施語，嘗之實乃曰孟勞，不詳其美。

向巨原詩

亡友向巨原，自少時能作詩，予初識之於梁宏夫坐上，未深知之也。是日偕二友從吳傅朋游芝山，登五老亭，以駕言出游分韻賦詩，巨原得駕字，其語云：茲山何處，魏氣致等，高華從公二三子，勝日飽開，麟學謝車，與自辦，雨不借，捫蘿覓幽，登行，椒得孤榭，側送夕陽，移俯視高，下笠臨記，畫音，歲月驚代，謝卻數一周，聖復命千里，履身從沒，杖流，事與浮雲化，端來共一尊，似為天所，赦明發，還開，查合離足悲，此詩成，觀者皆服，傅朋游詩，卷數百篇，巨源獨不深，歎美之，頗記其數句曰：先生著名節，百世追廷陵，我評先生賢，不以能書稱，功成磨蒼崖，威德頌日升，勿書陵雲榜，華歆臨高，巖句格超，峻其言，皆有規，諷與前所紀，劉序冲古風，相類也。後，其平生所作數千篇，目為葵齋雜著，情于為序，時予在章貢，及序成，持寄之，則已卧病，僅能於枕上一讀而已。巨原初見韓子蒼，得一詩曰：老子真祠地，君來覓紙題，文如士衡，後年與正平齊，聞說鍾陵郡，官居章水西，浩翁詩律在，佳處可時，撥而韓集，佚不收，但見序中耳。

葉晦叔詩

士友葉晦叔，嘗除劾令所刪定官，紹興十九年為福建帥，屬予嘗與春禱，詩生白於府主，邀與同考，校鎖宿，質院兩旬，予作長句云：沈沈廣厦清如水，市聲入聳不到耳。一聞十日豈天賜，慙愧紛紛白袍子。相連更得金玉人，久矣眼中無此士。連林夜語不成寐，往往雜聲忽驚起。是中差集真難名，昔者相遇安得此。但憐時節不相謀，正應清寒食，梨花已空海棠謝，外間物色知餘幾。只恐兩風摧折之，負此一春香。過矣。謝公壽山飽，開暇，應笑腐儒，黏故紙，錦囊得句應已多，萬一相思頻寄似，謝景思為參議官，故卒章簡之，晦叔和篇云：文章萬言抵杯水，世上虛名徒爾耳。我嘗自笑一生癡，那更將癡笑屋子。大屋沈沈餘百年，到今所聞知幾士。看渠得失自偶然，其間悲喜從何起。君聞我言亦大笑，為說萬事總如此。其意頗了卻公家事，門外不知春有幾，三飛兩時間打窗紙。他年萬一復相從，未必從容今日似。其語意超新，惜不能盡憶。又嘗云五十六言，大抵多引韻起，若以側句入，尤峻健，如老杜幽棲地僻，絕過少。老病人扶再拜，難是也。然此猶是作對，若以散句起，又佳如苦恨荆州醉司馬，誦官樽，世定常聞是也。故予自福作滿歸，晦叔以二詩送別，正用此體。

卷九

六

一章云：一門伯仲知誰是，四海文章正數君。何事與予如舊識，由來於世兩相聞。聞官各喜光陰，騰騰地空多物色，分。忽復翩然從此去，使應變化上青雲。一章云：此地相從驚歲晚，登臨况自客歸時。卻將襟抱向誰可，正爾艱難惟子知。情到中年工作惡，別於生世易為悲。梅花盃醉清江上，踏澹西風凍雨垂。可謂奇作，然相別不兩年，即下世，每誦味其語，輒為悽然，因刻所作容齋記，嘗藏於末。

容齋三筆卷第九終

詞學科目

與掌罷詩賦元祐復之至紹聖又罷於是學者不復習為應用之文紹聖二年始立宏詞科除詔誥制勅不試外其書表露布檄書頌箴銘序記誡論凡九種以四題作兩場引試進士得預而專用國朝及時事為題每取不得過五人太觀四年改立詞學兼茂科增試制誥各二篇以歷代史故事每歲一試所取不得過三人紹興三年工部侍郎李燾又乞取兩科裁訂立一科遂增為十二體曰制曰誥曰詔曰表曰露布曰檄曰箴曰銘曰記曰贊曰頌曰序凡三場試六篇每場一古一今而許卿大夫之任子亦就試為博學宏詞科所取不得過五人任子中選者賜進士第雖用唐時科目而所試文則非也自乙卯至於紹熙癸丑二十勝或三人或二人或一人并之三十人而紹熙庚戌闕不取其以任子進者湯岐公至宰相王日嚴至翰林承旨李獻之學士陳子象兵部侍郎湯朝美右史陳峴方進用而予兄弟居其間文惠公至宰相文安公至執政予曾處翰苑此外皆係已登科人然擢用者唯周益公至宰相周茂振執政沈德和莫子齊倪正父莫仲謀趙大本傅景仁至侍從葉伯益

唐夜試進士

李元衡至左右史登多錄碑而見存本顯者陳宗古也然則吾家所家亦云過矣  
唐進士入舉場得用燭故或者以為自早且至通宵劉盛曰有二十年前此夜中一般燈燭一般風之句及三條燭盡之說按舊五代史選舉志云長興二年禮部貢院奏當司奉堂帖夜試進士有何條格者初言秋來赴舉備有常程夜後為文曾無舊制王道以明規是設公事須白晝頒行其進士並令排門齊入就試至開門時試畢內有先了者上層畫時旋令先出其人策亦須畫試應諸科對策並依此例則畫試進士非前例也清泰二年貢院又請進士試雜文並點門入省經宿就試至晉開運元年又因禮部尚書知貢舉實正固奏自前考就進士皆以三條燭為限並諸色舉人有懷藏書冊不令就試未知於何時復有更革白樂天集中奏狀云進士許用書冊兼得通高但不明言入試朝暮也

納細絹尺度

周顯德三年初舊制織造細絹布段羅錦綺紗絳等幅闊二尺起米平後並須及二尺五分宜令諸道州府來年所納官絹每匹須及一十二兩其純細只要夾密停

不定斤兩其納官細絹依舊長四十二尺乃知今之稅絹尺度長短闊狹斤兩輕重頗本於此

宋梁經賦

宋梁之惡最為歐陽公五代史記所斥嘗然經賦一事舊史取之而新書不為拈出其語云梁祖之開國也屬黃巢大亂之餘以夷門一鎮外嚴烽火內辟污萊屬以耕桑薄以租賦士雖苦戰民則樂輸二紀之間俄成霸業及末帝與莊宗對壘於河上河南之民雖困於營運亦不至流亡其義無他蓋賦欲輕而丘園可應故也及莊宗平定梁室任史人孔謀為租庸使峻法以剝下厚欲以奉上帝產難竭軍食尚虧加以兵革因之以饑饉不四三年以致顛覆其義無他蓋賦役重而農區失望故也予以事考之此論誠然有國有家者之龜鑑也資治通鑑亦不載此一類

坎離陰陽

魏正北當幽陰肅殺之地其製於易為水為月董仲舒所謂陰常居太冬而積於空虛不用之處然而謂之陽離位正南當文明赫赫之地於易為日為火仲舒所謂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長養為事然而謂之陰豈非以陰生於午陽生於子故稱司

前執政為尚書

祖宗朝曾為執政其後入朝為他官者甚多自元豐改官制後但為尚書曹孝寬自登書樞密去位復拜吏部尚書韓忠彥自知他官院出藩以吏書名李清臣蒲宗孟王存皆嘗為左丞而清臣存復拜吏書宗孟兵書先是元祐六年清臣除目下為給事中范祖禹封還朝廷未決繼又遷樞密宗孟兵部右丞蘇轍言不如且止左僕射呂大防於簾前奏諸部久闕尚書見在人皆資淺未可用又不可闕官須至用前執政轍曰尚書官已數年河書關事遠已胡宗愈嘗為右丞召拜禮書史書自宗寧以來乃不復然

河伯娶婦

史記褚先生所書樂大侯時西門豹為鄆令問民所疾苦長老曰吾為河伯娶婦以故貧豹問其故對曰鄆三老廷杖常歲賦錢百姓錢得數百萬用其二三十萬為河



前漢枚乘與吳王濞書曰夫以一縷之任係千鈞之重上懸無極之高下垂不測之淵雖愚之人猶知哀其將絕也馬方駭而驚之條方絕又重鎮之條絕於天不可復結墜入深淵難以復出此蓋子嘉言篇贊之言曰夫以一縷之任繫千鈞之重上懸之於無極之高下垂之於不測之深旁人皆哀其絕而造之者不知其危馬方駭而驚之條方絕而鎮之繫絕於高墜入於深其危必矣枚叔全用此語漢著注諸家皆不引證唯李善注文選有之予按孔叢子一書漢藝文志不載蓋劉向父子所未見但於儒家有太常參侯孔叢十篇今此書之末有連雲子上下二卷云孔叢著書十篇疑即是已然所謂叢子者本陳涉博士孔叢子魚所論集凡二十一篇為六卷唐以前不為人所稱至嘉祐四年宋咸始為注釋以進遂傳於世今讀其文略無楚漢間風骨豈非齊梁以來好事者所作乎孔子家語著錄於漢志二十七卷顏師古云非今所有家語也

小星詩

詩序不知何人所作或疑或前論之多矣唯小星一篇顯為可議大序云惠及下也而總之曰夫人惠及賤妾進御於君故毛鄭從而為之辭而鄭箋為甚其釋蕭蕭征袍金與桐兩句謂諸妾蕭蕭然而行或早或夜在於君所以次序進御又云桐者牀帳也謂諸妾夜行抱被與牀帳待進御且諸侯有一國其宮中嬖妾雖云至下固非閭閻賤微之比何至於抱衾而行況於牀帳勢非一己之力所能致者其說可謂陋矣此詩本足詠使者遠適風夜征行不敢慢君命之意與殷其雷之指同

桃源行

陶淵明作桃源記云源中人自言先世避秦時亂率妻子邑人來此絕境不復出焉乃不知有漢無論魏晉系之以詩曰嬴氏亂天紀賢者避其世黃綺之高山伊人亦云遊願言踐陸風高舉尋吾契自是之後詩人多賦桃源行不通稱贊仙家之樂唯韓公云神仙有無何渺茫桃源之說誠荒唐世俗那知偽為真至今傳者武陵人亦不及淵明所以作記之意按宋書本傳云潛自以曾祖晉世宰輔恥復屈身後代自宋高祖王業漸隆不復肯任所著文章皆題其年月義熙以前則書晉氏年號自承初以來唯云甲子而已故武臣注文選用其語又繼之云意者恥事二姓故以異之此說雖經前輩所詆然予竊意桃源之事以避秦為言至云無論魏晉乃需意於劉裕孔之於秦信以為喻耳近時胡宏仁仲一詩原折有奇味大略云請節先生絕世

人奈何記偽不考真先生高古晉末代雅志不肯為秦民政作斯文寫幽意要似襄海離風塵其說得之矣

司封贈典之失

前所書司封失典故偶復憶一事尤為可笑紹興二十八年郭祀啟恩資政殿學士樓始父已贈少師已加禮司封以資政殿學士係只封贈一代父既至少師不合加贈獨改封其母范氏歐陽氏為奉國魏國夫人蓋樓公雖嘗為執政而見居官職須大學士乃恩及二代故但用侍從常格資政殿學士施鉅父仲說已贈太子太保加友官傳亦不及祖也乾道六年仲兄以端明殿學士知太平州是年郭故伯兄已贈祖為太保而轉連司移據太平州云準吏部牒取會本路曾任執政官合封贈二代者仲兄既具以報又再行下時祖母及父母已至極品於是以前為言遂復贈太僕命詞給告殊非端殿所當得不知省部一時何所據也

辰巳之已

律書釋十月十二子之義大略與今所言同惟至四月云其於十二子為巳巳者言陽氣之已盡也據此則辰巳之巳乃為矣音其他引二十八宿謂柳為注畢為瀆昂為留亦見於毛詩注及左氏傳如詩謂學室為定星也

碑誌不書名

碑誌之作。本孝子慈孫欲以稱揚其父祖之功德播之當時而垂之後世當直存其名字無所避隱。然東漢諸銘載其先代。多只書官如淳子長夏承碑云。東萊府君之孫太尉掾之中子。右中郎將之弟。李翊碑云。特封太守曾孫。諸君孫從事。君元子之類是也。自唐及本朝。名人文集所志。往往只稱君諱某字某。至於記序之文亦然。王荆公為多。殆與求文揚名之旨為不相契。東坡先生送路都曹詩。首言非崖公在蜀有錄事參軍老病廢事。公責之。遂求去。以詩留別。所謂秋光都似官情薄。山色不如歸意濃者。公驚謝之曰。吾過矣。同僚有詩人而吾不知。因留而慰。屬之坡。幼時聞父老言。恨不問其姓名。及守潁州。而都曹路君以小疾求致仕。誦此語留之不可。乃采前人意向。作詩送之。其詩大略云。結髮空百戰。市人看先封。誰能搔白首。抱關望父烽。則路君之賢而不遇可知矣。然亦不書其名。使之少復表見。又為可惜也。

漢文帝不用兵

史記律書云。高祖厭苦軍事。僅武休息。孝文帝即位。將軍陳武等謀曰。南越朝鮮擁兵阻。陔。邊。窺。望。宜。及。士。民。樂。用。征。討。遂。黨。以。一。封。疆。孝。文。曰。朕。能。任。衣。冠。念。不。到。此。會。呂。氏。之。亂。誤。居。正。位。常。戰。戰。慄。恐。事。之。不。終。且。兵。凶。器。雖。克。所。願。動。亦。耗。病。請。百。姓。遠。方。何。今。句。奴。內。侵。遣。吏。無。功。邊。民。父。子。荷。兵。日。久。朕。常。為。動。心。傷。痛。無。日。忘。之。願。且。堅。邊。設。候。結。和。通。使。休。寧。北。陸。高。功。多。矣。且。無。議。軍。故。百。姓。無。內。外。之。難。得。息。肩。於。田。畝。天。下。富。盛。粟。至。十。餘。錢。子。請。孝。文。之。仁。德。如。此。與。武。帝。躡。武。窮。兵。為。膏。壤。不。侔。矣。然。班。史。略。不。及。此。事。資。治。通。鑑。亦。不。編。入。使。其。事。不。甚。暴。白。惜。哉。

帝王諱名

帝王諱名。自周世始有此制。然只避之於本朝中耳。克昌厥後。駁於爾私。成王時所作詩。昌發不為文武諱也。宣王名誦。而吉甫作誦之句。正在其時。厲王名胡。而胡為虺蜴。胡然厲矣之句。在其孫幽王時。小國曰胡。亦自若也。襄王名鄭。而鄭不改封。至於出居其國。使者告於秦晉曰。鄭在鄭地。受晉文公朝。而鄭伯傳王。唯秦始置以父莊襄王名楚。稱楚曰荆。其名曰政。自避其諱。以正月為一月。蓋已非周禮矣。漢代所謂邦之字曰國。盈之字曰滿。徽之字曰通。雖但諱本字。而史記犯者有刑。唐太宗名世民。在位之日。不偏諱政。戴胄唐儉為民部尚書。唐世南李世勳在朝。至於高宗

始改民部為戶部。世勳但為勳。韓公諱。云。今上書及詔。不聞諱。游擊。東。機。惟。官。官。官。安。乃。不。敢。言。喻。及。機。以。為。觸。犯。此。數。者。皆。其。先。世。嫌。名。也。本。朝。尚。文。之。習。大。威。故。禮。官。討。論。每。欲。其。多。顧。諱。遂。有。五。十。字。者。舉。場。試。卷。小。涉。疑。似。士。人。孰。不。敢。用。一。或。犯。之。往往。暗。行。馳。海。方。州。科。舉。尤。甚。此。風。殆。不。可。革。然。太。祖。諱。下。字。內。有。從。木。從。勻。者。廣。韻。於。進。字。中。亦。收。張。魏。公。以。名。其。子。而。音。為。進。太。宗。諱。字。內。有。從。耳。從。火。者。又。有。梗。音。今。為。人。姓。如。政。高。宗。諱。內。從。口。者。亦。然。真。宗。諱。從。心。從。邑。音。胡。登。切。若。缺。其。一。畫。則。為。恒。遂。并。恒。字。不。敢。用。而。易。為。常。矣。

家諱中字

士大夫除官。於官稱及州府曹局名犯家諱者。聽回避。此常行之法也。李熹仁甫之父名中。當贈中奉大夫。仁甫請於朝。謂當告家。願與自身不同。已用元豐以前官制。贈光祿卿。丞相願欲許之。子在西垣。聞其說。為請公言。今一樂成。式則他日。禮中大。夫必為秘書監。贈太中大夫。必為諫議大夫。法不可行。遂止。李應為江東提刑。以父名中。所部遂呼為通議。蓋近世。羊安稱太中也。李自稱只以本秩曰朝散。黃通老資政之子。為臨安通判府中。亦稱為通議。而受之自如。

記張元事

自古夷狄之臣來入中國者。必為人用。由余入秦。穆公以霸。金曰。碑任漢。脫武帝五。柝之厄。唐世尤多。執失思力。阿史那社爾。李臨淮。高仙芝。渾瑊。李懷光。硃泚。光顏。朱。耶。克。用。皆。立。大。功。名。不。可。殫。紀。然。亦。在。朝。廷。所。以。御。之。否。則。為。郭。藥。師。矣。僕。使。中。國。英。僑。翻。鼓。力。於。異。域。忘。壯。士。以。資。敵。國。者。固。亦。多。有。賈。季。在。狄。晉。六。卿。以。為。難。日。至。桓。溫。不。能。留。王。猛。使。為。符。堅。用。唐。莊。宗。不。能。知。韓。延。儼。使。為。阿。保。機。用。皆。是。也。西。夏。曩。霄。之。叛。其。謀。時。出。於。華。州。士。人。張。元。與。吳。昊。而。其。事。本。末。國。史。不。書。比。得。田。畫。承。君。集。實。紀。其。事。云。張。元。吳。昊。姚。嗣。宗。皆。關。中。人。負。氣。倜。儻。有。縱。橫。才。相。與。友。善。嘗。薄。遊。塞。上。觀。岷。山。川。風。俗。有。短。略。西。鄙。意。姚。題。詩。岷。山。寺。壁。在。兩。界。間。云。南。粵。干。戈。未。息。虜。五。原。金。鼓。又。轟。天。岷。山。叟。笑。無。語。飽。聽。松。聲。春。晝。眠。范。文。正。公。巡。邊。見。之。大。驚。又。有。踏。破。寶。蘭。石。掃。清。西。海。塵。之。句。張。為。鷓。鴒。詩。卒。章。曰。好。若。金。籠。收。拾。取。莫。教。飛。去。別。人。家。吳。亦。有。詩。將。謁。韓。范。二。帥。貶。自。屈。不。肯。往。乃。罄。大。石。刻。詩。其上。使。壯。夫。拽。之。於。通。衢。三。人。從。後。哭。之。欲。以。鼓。動。二。帥。既。而。果。召。與。相。見。躊。躇。未。用。問。張。吳。徑。走。西。夏。范。公。以。急。騎。追。之。不。及。乃。表。姚。入。幕。府。張。吳。既。至。夏。國。夏。人。倚。為。謀。主。以。







明泰好娘三女

白樂天箋子樓詩序云徐州故張尚書有愛妓曰明泰善歌舞惟多風態尚書既沒  
鼓城有舊第第中有小樓名雙子明泰念舊愛而不嫁居是樓十餘年幽獨地然白  
公嘗識之感舊作二絕句首章云滿窗明月滿簾霜被冷燈殘拂臥牀驚子樓中  
霜月苦秋來只為一人長末章云今春有客洛陽回曾到尚書家上朱見說白楊堪  
作柱爭教紅粉不成灰讀者傷則劉夢得秦娘歌云秦娘本本尚書家主謳者尚書  
為吳郡得之誨以琵琶使之歌且歸攜歸京師尚書亮出居民間為新州刺史張憑  
所得憑請居武陵而卒秦娘無所歸地荒且遠無有能知其容與髮者故日抱樂器  
而哭劉公為教其事云繁華一旦有消歇題劍無光履聲絕新州刺史張公子白馬  
新到銅駝里自言買笑擲黃金月墮雲中沈此枯山城少人江水碧斷腸哀絃風雨  
名未結二絕為知音雲繁華秋秋私自惜舉目風煙非舊時夢尋歸路多參差如何將  
此千行淚更灑湘江斑竹枝牧之張好詩云牧佐牧吏即沈公在江西幕好  
年十三以善歌來樂籍中隨公發置宣城後為沈著作所納見之於洛陽東城感舊傷

懷題詩以贈

君為豫章林十三純有餘王公再三致謂言天下無自此每相見三  
日已為疎身外任塵上尊前極歡娛飄然集仙客載以紫雲車爾來未幾歲故盡高  
陽徒洽陽重相見解解為當墟朋遊今在否落拓更能無門館幽哭後水雲秋景似  
酒盡滿襟淚短歌聊一書予謂婦人女子華落色衰至於失主無依如此多矣是三  
人若特見記於英辭鴻筆故各傳刻今士君子況於終身不遇而與草木俱腐者可  
勝歎哉然明節義非秦娘好好可及也

顏魯公祠堂詩

予家藏雲林繪畫册有顏魯公畫像徐師川題詩曰公生開元間壯及天寶亂捐軀  
范陽胡克死於州城其賢似魏證天下非負觀四帝數十年一身遭百難少時讀書  
史此事心已斷老來鬢髮衰慨歎功名晚嗟哉忠義遠徒去不可緩初無當年悲只  
今後世歎一胡絕宋而南故常元早小夫計難得斯民蓋蓋及長歌詠君節千載勇  
夫懷敬書子張紳庶幾古人半師川以詩鳴江西然此篇不為工當記李德遠舉似  
重敏德游湖州題公祠堂長句曰挂帆一縱疾於鳥長與夜廢吳興曉杖藜上訪魯  
公祠一見日明心鐵眼未說邦人懷使君且為前古惜忠臣德宗更用盧杞相出當

斯位誠艱辛生運龍鱗死虎口豈與乃兄同不朽狂童希烈何足罪其邪賊忠假渠手  
乃知成仁或殺身保身不必守哲人此公安得世復有洗空凡馬須驥驥告之詩語  
意皆超拔亦臨川人而終身不得仕為可惜也

閔子不名

論語所記孔子與入語及門弟子對其入問答皆斥其名未有稱字者雖顏冉高  
第亦曰回曰雍唯至閔子獨云子憂終此書無損名皆賢謂論語出於曾子有子之  
門人子意亦出於閔氏觀所言閔子侍側之辭與冉有子貢子路不同則可見矣  
曾曾侍子不惑

傳記所載曾曾侍其子參不惑至云因鉏菜誤傷瓜以大杖擊之仆地孔子謂參不  
能如虞舜小杖則受大杖則避以為陷父於不義戒門人曰參來勿內子竊疑無此  
事殆戰國時學者妄為之辭且曾曾與子路冉有公西華侍坐有浴乎沂風乎舞雩  
之言油冰聖教有越然獨見之妙於四人之中獨蒙吾與之褒則其為人之賢可知  
矣有子如此而幾真之死地庸人且猶不及而謂曾為之子孟子稱曾子養曾曾酒  
肉養志未嘗有此等語也

吳圓復詩

吳僧法具字圓復有能詩聲子乃紀之於夷堅志中殊為不類比於福州僧智恢處  
見其詩卷一紙字體似王荆公其送僧一篇云灘聲嘈嘈雜兩聲含北舍南春水平  
拄杖穿花出門去五湖風浪白鷗輕送翁士特云朝入羊腸暮鹿頭十三官驛是荆  
州具車林馬晚將發寒燭燒殘語未休竹軒云老竹排簷推手種山日未斜寒翠重  
六月散髮葉底眠冷雨斜風頭入夢冬凋峯木雪縹緲落眼青青卻笑渠花時吹笛  
排林上吳州還見竹溪圖和子蒼三馬圖云從來畫馬稱神妙至今只說江都王  
將軍雷霸實季仲沙茫丞相猶諸龍眠居士善畫馬獨與二子遙相望兩馬聯立  
真驪驕一馬脫去仍騰龍浣花老人今已亡嗚呼五馬誰平章飽知畫肉亦畫骨妙  
處不減黃無雙又一篇云燒燈過了客思家獨立衡門數暝鴉燕子未歸梅落盡小  
窗明月扇梨花皆可咀嚼也吳門僧惟茂住天台山一禪刹喜其旦暮見山作絕句  
曰四面峰巒翠入雲一溪流水漱山根老僧只恐山移去日午先教掩寺門甚有詩  
家風骨而或者謂山若欲去豈容人掩住蓋吳人擬試習氣也其說可謂不知音  
人當知足

予年過七十。法當致仕。結廬之末。以新天子臨御。未敢遽有請。故王隆滿秩。只以本官職居里鄉。充趙子直。不忍使絕。林泉。俾之因任。方用贊食。太倉為愧。而親朋謂予爵位不遠。二兄以為。取。予誦白樂天初授拾遺詩。以語之。曰。奉詔登左掖。束帶參朝議。何言初命卑。且脫風塵吏。杜爾陳子昂。才名括天地。當時非不遇。尚不通。斯位其安分知足之意。終身不渝。因略考國朝以來名卿偉人。員一時重望。而不降大用者。如王黃州。為傅楊文公。僕李章武。宗諤張承。虛詠孫宣公。龔冕。少保。迴劉子儀。筠。宋景文。祁范。蜀公。鎮。鄭。毅。夫。綽。滕。元。發。南。東。坡。先生。范。淳。洪。父。祖。禹。曾。子。開。學。彭。器。資。汝。礪。劉。原。甫。故。蔡。君。謨。襄。孫。華。老。覺。近。世。汪。彥。章。孫。仲。益。魏。諸。公。皆。不。過。尚。書。學。士。或。中。年。即。世。或。遺。論。留。落。或。無。田。以。食。或。無。宅。以。居。况。若。我。忠。宣。公。者。尚。忍。言。之。則。予。之。忝。竊。亦。已。多。矣。

湖明孤松

湖明詩文。率皆紀實。雖寓興花竹間。亦然歸去來辭。云。景翳翳以將入。撫孤松而盤旋。其飲酒詩二十首中。一篇云。青松在東園。眾草沒其姿。凝蒼矜異類。卓然見高枝。連林人不見。獨樹眾乃奇。所謂孤松者是已。此意蓋以自況也。

容齋三筆

卷十二

三

鏡州刺史

鏡州良牧守。自吳至今。以政績著者。有九賢。郡國立祠以事。此外知名者蓋鮮。曰。樂天。集有吳府君碑云。君諱丹。字真存。以進士第入官。讀書數千卷。著文數萬言。生四五歲。所作戲。輒象道家法事。既冠。喜讀書。事真。每專氣入靜。不粒食者數歲。雖然。有出世心。既壯。在家為長。屬有三幼弟。八稚姪。不忍見其饑寒。慨然有干祿意。求名得名。家無長物。澹乎自處。與天和始。終享壽命八十二歲。無室家累。無子孫憂。終於鏡州官次。大略如此。吳君在鏡。雖無遺事可紀。以其邦君之故。姑志於書。吳為人清淨恬寂。所謂遺士。然年過八十尚領郡符。又非為妻子計者。良不可晚唐之治。不播。兼黎老。故其居職。不自以為過云。

茶極觀鏡

鏡州紫極觀有唐鐘一口。形製清空。非近世工鑄可比。刻銘其上曰。天寶九載歲次庚寅二月庚申朔十五日癸酉造。通直郎前監察御史殿樂平員外尉李遠年銘。前卿貢進士薛彥儒述序。給事郎行參軍趙從一書。中大夫使持節鄆陽郡諸軍事。檢校鄆陽郡太守。大。水。郎。開。國。公。上。官。經。野。景。扶。風。侯。君。某。氏。奉。為。開。元。天。地。大。寶。聖。

文神武應道皇帝。敕造洪鐘一口。其後列錄事參軍。司功。司法。司士。參軍。各一人。司戶。參軍。二人。參軍。二人。錄事。一人。鄆陽。縣。令。一人。尉。二人。又。專。檢。校。官。鄆。陽。縣。丞。宋。守。靜。專。檢。校。內。供奉。道。士。王。朝。隱。又。朝。士。七。人。銘。文。亦。雅。潔。字。畫。不。俗。但。月。朔。庚。申。則。癸。酉。日。當。是。十。四。日。錫。之。金。石。而。誤。如。此。浮。洲。開。福。院。亦。有。吳。武。義。年。一。鐘。然。非。此。比。也。

兼中書令

結熙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宣麻制。除。嗣。秀。王。伯。圭。兼。中。書。令。此。官。久。不。除。學。士。大夫。多。不。知。本。末。至。或。疑。為。當。入。都。堂。治。事。郵。報。至。外。郡。尤。所。不。曉。遠。考。之。典。故。侍。中。中。書。令。為。兩。省。長。官。自。唐。以。來。居。真。宰。相。之。位。而。中。令。在。侍。中。上。肅。宗。以。後。始。以。處。大。將。故。郭。子。儀。僕。固。懷。恩。朱。泚。李。承。韓。弘。皆。為。之。其。在。京。則。入。政。事。堂。然。不。預。國。事。然。信。昭。之。時。負。沒。多。辜。由。平。章。事。連。兼。侍。中。繼。兼。中。書。令。又。遠。守。中。書。令。三。者。均。稱。使。相。皆。大。勅。繫。銜。而。下。書。使。字。五。代。尤。多。國。朝。創。業。之。初。尚。仍。舊。貫。於。是。吳。越。國。王。錢。俶。天。雄。節。度。符。彥。卿。雄。武。王。景。武。寧。郭。從。義。保。次。武。行。德。成。德。郭。崇。勳。義。李。筠。泚。南。李。重。進。承。興。李。洪。義。鳳。翔。王。彥。超。足。難。李。彝。興。荆。南。高。保。融。武。平。周。行。逢。武。寧。王。晏。武。勝。侯。章。歸。善。曹。元。忠。十。五。人。同。時。兼。中。書。令。太。宗。朝。唯。除。石。守。信。而。趙。普。以。故。相。拜。真。宗。但。以。處。親。王。嘉。祐。末。除。宗。室。東。平。王。元。弼。襄。陽。王。元。良。元。德。中。除。曹。佺。與。元。弼。元。良。相。去。十。七。八。年。爵。秩。固。存。沈。括。筆。談。謂。有。司。以。僭。新。命。言。包。來。不。嘗。有。活。中。書。令。請。俸。則。例。蓋。妄。也。官。制。行。改。三。使。相。並。為。開。府。儀。同。三。司。元。祐。以。後。不。復。有。之。雖。崇。觀。政。宣。輕。用。名。器。且。改。為。左。輔。右。弼。然。蔡。三。為。公。相。亦。不。敢。居。軌。道。中。詔。於。錄。黃。及。告。命。內。除。去。侍。中。中。書。令。遂。廢。此。官。今。當。先。降。指。揮。復。置。則。於。事。體。尤。無。當。也。嗣。王。終。不。敢。當。於是。寢。前。命。而。賜。贊。拜。不。名。

容齋三筆

卷十二

四

作文字要點檢

作文字不問工拙。小大要之不可不著意檢點。若一失事體。雖遠詞起。亦云未然。前筆宗工。亦有所不免。歐陽公作仁宗御書。飛白記云。予將赴。假道於汝陰。因得閱書於子履之室。而雲章燭然輝映。日月為之正冠。肅容再拜。而後敢仰視。蓋仁宗皇帝之御飛白也。曰。此寶文閣之所藏也。胡為乎子之室乎。曰。曩者天子燕從臣於廉玉。而賜以飛白。予幸得預賜。為有記。君上哀翰。而彼此稱予。且呼陸經之字。又登貞觀御書閣。記言。太宗飛白。亦自稱予。外制集序。歷道唐曆。唐用大臣稱呂。夏。簡。

夏珠韓琦范仲淹富弼皆斥姓名而曰願予何人亦與其選又曰予時掌誥命又曰予方與修祖宗故事凡稱予者七東坡則不然為王誨亦作此記其語云故太子少傅安南王公諱舉正臣不及見其人矣云云是之謂知體

侍從兩制

國朝官稱謂大學士至待制為侍從謂翰林學士中書舍人為兩制言其掌行內外制也舍人官未至者則云知制誥故稱美之為三字謂尚書侍郎為六部長貳謂散騎常侍結事諫議為大兩省其名稱如此今盡以在京職事官自尚書至權侍郎及學士待制均為侍從蓋相承不深考耳予家藏王洽春秋通義一書至和元年鄧州繳進二年有旨送兩制看詳於是具奏者十二人皆列名銜學士七人曰學士承旨禮部侍郎楊察翰林學士中書舍人趙崇楊偉刑部郎中胡宿吏部郎中歐陽修起居舍人呂洙禮部郎中王洙知制誥五人曰起居舍人王珪右司諫賈黯兵部員外郎韓絳起居舍人吳奎右正言劉敞而他官弗預此可見也翰林本以六員為額劉洵作相與溫成后喪事以王洙同其越禮建明於足員外用之嘗為一時言者所論正此時云

容齋三筆

卷十二

五

片言解禍

自古將相大臣遭讒譖毀謗者之怒墮身於危棘將死之域而以一人片言轉禍為福蓋投機中的使聞之者曉然易羅然非遭值明主不能也蕭何為明請上林苑中空地高祖大怒以為多受賈人財物下何廷尉械繫之王衛尉曰陛下距楚數歲陳稀謀布反時相國守關中不以此時為利乃利賈人之金乎上不憚即日赦出何絳侯周勃免相就國人上書告勃欲反廷尉逮捕勃治之薄太后謂文帝曰絳侯縮皇帝寬將兵於北軍不以此時反今居一小縣顧欲反耶帝即赦勃此二者可謂至危不容赦而於立談間見效如此蕭望之受遺輔政為許史恭顯所嫉奏望之與周堪劉更生朋黨請召廷尉元帝不肯為下獄也可其奏已而悟其非令出視事史高言上新即位未以德化聞於天下而先嚴師傳既下九卿大夫獄宜因決免於是免為庶人高祖文帝之明而受言元帝之昏而遂非於是可見

忠言嘉謨

楊子法言或問忠言嘉謨曰言合機與謂之忠謀合卑陶謂之嘉如子雲之說則言之與謨也之與嘉分而為二傳法言皆未嘗為之辭然則獲與不能嘉謨與陶不能

忠言乎三聖賢道語可傳於後世者惟虞書存五篇之中卑陶天謨多矣獲與與初無一話一言可考不知子雲何以立此論乎不若魏鄭公但云良臣獲與卑陶乃為通論

免直學士院

慶元元年正月一日鄭漫以起居郎直學士院二月二十三日趙汝愚罷相制乃漫所草議者指為褒詞太過二十五日有旨免兼直院或以為故事所無按熙寧初王益柔以知制誥兼直學士院嘗奏中書熟狀如董觀階官之誤宰相怒其不申堂用他事罷其兼直已而遷龍圖閣直學士漫亦以罷直求去不許越三月而遷權刑部侍郎甚相類也

大賢之後

杜詩云大賢之後竟陵遷蕩蕩古今同一體乃贈狄梁公曾孫者至云飄泊岷漢干謂王侯則其哀微可知矣近見餘干寓客李氏子云本朝三李相正文公昉文靖公沆文定公迪皆一時名宰子孫亦相繼達官然數世之後益為蕭條又經南渡之厄今三裔並居餘干無一人在仕版文定濮州之族今有居越者雖曰不顯猶習經傳

容齋三筆

卷十二

六

傳而文正文靖無聞可為太息

容齋三筆卷第十二終

鐘鼎銘識

三代鐘鼎彝器存於今者其間款識唯眉壽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之語差可辨認餘皆茫昧不可讀識者以為古文質朴固如此予竊有疑焉商周文章見於詩書三盤五語雖詠曲聲牙尚可精求其美他皆坦然而白如與人言自武王母書諸銘外其見於經傳者如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說鼎之銘曰昧且丕顯後世猶息正考父鼎銘曰一命而僂再命而偃三命而俯循墻而走亦莫余敢侮饒於是幣於是以餽余口魯氏量銘曰時文思索允臻其極嘉量既成以觀四國永啟厥後茲器維則祭射侯解曰惟若寧侯毋或若女不寧侯不屬於王所故抗而射女衛禮至銘曰余被殺國子其奈故止孔懼鼎銘曰六月丁亥公假於太廟公曰叔舅乃祖莊叔左右成公成公乃命莊叔隨難於漢陽即官於宗周奔走無射故叔公缺公乃命成叔纂乃祖服乃考文叔興舊嗜欲作率慶士躬恤衛國其勤公家風夜不解民咸曰休哉公曰叔舅子女銘若纂乃考服懼拜稽首曰對揚以辟之勤大命施於燕彝庶獲風美陽鼎銘曰王命尸臣官此甸邑賜爾祈鬻編戴弔尸臣拜稽首曰

容齋三筆

卷十三

敵對揚天子丕顯休命此諸銘未嘗不稟然何為傳於今者艱澁無緒乃備漢去周未遠武宣以來郡國每第一鼎至於廣告宗廟厚臣上壽實憲出征南單子道以古鼎容五斗其銘曰仲山甫鼎其萬年于子孫孫永保用靈乃上之蓋以其難得故也今世去漢千年而為寶之出不可勝計又為不可曉已武帝獲汾陰鼎上鼎無款識而備禮迎享宣帝獲美陽鼎下犀臣議張敞乃以有款識之故然之又何也

儀尊象尊

周禮司尊彝裸用雞彝為彝其朝獻用兩獻尊其再獻用兩象尊漢儒注曰雞彝為彝謂刻而畫之為雞鳳凰之形獻尊為儀儀尊飾以翡翠象尊以象鳳凰或曰以象骨飾尊又云獻尊安有婆娑之義惟王肅云儀尊二尊並全牛象之形而鬻鬻為尊陸德明釋周禮獻尊之獻音素何反而於左氏傳儀象不出門釋儀為許宜反又素何反予按今世所存故物豈何博古圖所寫儀尊純為牛形象尊純為象形而尊在背正合王肅之說然則儀字只當讀如本音鄭司農謂人所云珠與古製不類則知目所未說而應為之說者何止此哉又今所用爵除太常禮器之外郡縣至以木刻一雀別置杯於背以承酒不復有兩柱三足復耳侈口之狀尚在福州見之尤為可

笑也

再書博古圖

予昔年因得漢臣諸博古圖當載其序述可笑者數事於隨筆近復盡觀之其謬妄不可殫舉當政和宣和間蔡京為政禁士大夫不得讀史而春秋三傳直未高閣故其所引用絕為乖舛今一切記之於下以示好事君子與我同志者商之於鼎只一發字釋之曰湯之父王癸也父癸之說亦然至父癸則又以為齊公之子也鼎銘有乙毛兩字釋之曰商有乙祖乙小乙武乙太丁之子乙今銘乙則太丁之子也父乙鼎曰父乙者癸已也繼癸已者乃其弟太戊豈非繼其後者乃為之子邪至父乙尊則直云癸己之子太戊為其父作予按以十千為名商人無貴賤皆同而必以為君所謂癸即報癸己即癸己是六七百年中更無一人同之者矣商公非鼎銘只一字曰非釋之曰據史記有非子者為周孝王王馬其去商遠甚惟公劉五世孫曰公非考其時當為公非也夫以一非字而必強推古人以證之可謂無理周益鼎曰春秋文公六年有梁氏益昭公六年有文公益未可知孰是予按左傳文八年所紀乃梁益耳而紀文公名益始周錄駒父鼎曰左傳有駒伯為卻克軍佐駒其姓

容齋三筆

卷十三

也此曰駒父其同駒伯為姓邪予按左傳駒伯者卻駒也駒乃克之子是時卻氏三卿駒曰駒伯卑曰苦成叔至曰溫季皆其食采邑名耳豈得以為姓哉叔液液曰考諸前代叔液之名不見於經傳惟周八士有叔夜豈其族歟夫伯仲叔季為兄弟之稱古人皆然而必指為叔夜之族是以叔為氏也周州白曰州出於來國後以州為氏在晉則大夫州綽在衛則大夫州吁其為氏則一耳予按來國之名無所著見而州吁乃衛公子正不讀春秋豈不知衛詩國風乎遂以為氏尤可哂也周高克尊曰高克者不見於他傳惟周本衛文公時有高克將兵疑克者乃斯人蓋衛物也予按元銘文但云伯克初無高字高克即清人之詩兒童能誦之乃以為衛文公時又言周末此書局學士蓋不曾讀毛詩也周毀教曰銘云伯和父和者衛武公也武公平或有功故周平王命之為公子予按一時列國雖子男之微未有不稱公者安得平王獨命衛武之事實周惠季高曰楚與惠通春秋有惠伯惠叔號姜敦有惠仲而此高名之為惠季豈非惠為氏而伯仲叔季者乃其序邪予按惠伯惠叔正與莊伯戴伯平仲敬仲武叔穆叔成季相類皆上為諡而下為字為得以為氏哉齊侯鐘銘云威有九州處為之都釋之曰齊之封域有燕淄東萊北海高密膠東泰山樂安濟南平原

蓋九州也予按諸語正謂禹九州耳今所指言郡名周世未有蓋得便以為州乎宋  
公注鍾銘曰宋公成之經鍾釋之曰宋自教子有國二十世而有共公成又一世  
而有平公成又七世而有別公成宋知孰是子按宋共公名史記以為昭春秋以為  
固初無曰固成者且父既名成而其子復名之可乎則成君為弟位所逐亦非名成  
也周書魯傳曰春秋魯隱公文仲以玉磬告難於齊按經所書但云成陳長吉難於  
齊左傳亦無玉磬之說漢定陶鼎曰漢初有天下以定陶之地封彭越為梁王越既  
叛命乃以封高祖之子恢是為定陶共王予按恢正封梁王後從越所請定陶共王  
者元帝之子哀帝之父名康者也

錄錄七字

今人用錄錄字本出老子云不欲錄錄如玉落落如石據唐韻引此句及王弼別  
本以為錄錄然又為錄錄錄錄虎陸陸錄錄凡七字史記毛遂云公等錄錄因人  
成事唐韻以為錄錄錄錄何贊云錄錄未有奇節顏師古注錄錄猶虎虎言在凡  
度之中也馬援傳今更共陸陸莊子漁父篇錄錄而史變於俗後生或不盡知

占測天星

國朝星官曆翁之役珠愧漢唐故其占測荒茫於可笑偶讀四朝史天文志云元  
祐八年十月戊申星出東壁西慢流至羽林軍沒主擢用文士賢臣在位紹聖元年  
二月丙午星出壁東慢流入河沒主天下文章士登用賢臣在位元符元年六月癸  
己星出室至壁東沒主文士入國賢臣用二年二月癸卯星出靈臺北行至軒轅沒  
主賢臣在位天子有子孫之喜按是時宣仁上仙國是丕變一時正人以次竄斥章  
子厚在相位蔡卞輔之所謂四星之占豈不可笑也子孫之說蓋陰論劉后云

政和宮室

自漢以來宮室土木之盛如漢武之甘泉建章陳後主之臨春結綺清瑤帝之洛陽  
江都唐明皇之華清連昌已載史策國朝祥符中姦臣導說為玉清昭應會靈祥源  
諸宮議者固已崇侈勞費為戒然不有若政和蔡京所為也京既固位攝國政括大  
瑞室賞賜觀費詳監從何所五人分任其事於是始作延福宮有穆清成平會寧  
睿環殿和光玉層玉七殿東邊有慈觀報禮瑞瑞瑞瑞瑞瑞瑞瑞瑞瑞瑞瑞瑞瑞  
蓋翠條金雲錦蘭葉金十五間西邊有紫雲香殿芳鈴華壇華文綺綺華樓  
華練綺瑤瑤清音秋香蓋玉扶玉錦雲亦十五間又豐石為山建明春閣其高十一

文宴春閣廣十二丈整圓池為海橫四百尺縱二百六十七尺鶴莊鹿若孔翠諸榭  
歸尾以數千計五人者各自為制度不相公製爭以華麗相誇勝故名廷福五位其  
後復營萬歲山茂茂山周十餘里最高一峯九十尺亭堂樓館不可殫記徽宗初亦喜  
之已而悟其過有厭惡語由是力役稍息靖康建變詔取山禽水鳥十餘萬投諸汴  
渠折屋為薪薪石為炮伐竹為瓦礫大鹿數千頭悉殺之以昭術士

僧官試卿

唐代宗以洞僧不空為鴻臚卿開府儀同三司予已論之矣自其後習以為常至本  
朝尚簡元豐三年詳定官制所言詳經僧官有授試光祿鴻臚卿少卿者請自今試  
卿者改賜三藏大法師試少卿者賜三藏法師詔試卿改賜六字法師少卿四字並  
冠以詳經三藏久之復罷

大觀算學

大觀中置算學如庠序之制三年三月詔以文宣王為先師充邢州三國公配饗十  
哲從祀而列自昔著名算數之人繪像於兩廡加賜五等之爵於是中書舍人張邦  
昌定其名風后大統練首容成箕子商高常僕鬼臾區巫咸九人封公史錄卜徒父  
卜偃梓慎卜楚丘史趙史墨禘靈方甘德石申鮮于巫人耿壽昌夏侯勝京房翼  
奉李尋張衡周興與揚獎英郭璞何承天宋景業蕭吉陸孝恭張曾元王朴二十八  
人封伯鄧平劉洪管輅趙遵祖沖之殷紹信都芳許遵劉焯劉焯焯焯焯焯焯焯焯焯焯  
通覆靈羅李淳風王希明李鼎祚邊岡郎顛襄楷二十八人封子司馬李主洛下閭  
君平劉徽姜夔張立建夏候陽甄鸞盧太真九人封男考其所除具固有於傳記無聞  
者而高下等差殊為乖謬如司馬李主嚴君平止於男爵鮮于巫人洛下閭同定太  
初曆而妄人封伯下閭封男尤可笑也十一月又為以黃帝為先師云

十八鼎

夏禹鑄九鼎唯見於左傳王孫滿對楚子及靈王欲求鼎之言其後史記乃有鼎震  
及漏入於泗水之說且以秦之強暴視夏周如机上肉何所畏而不取則亦何辭以  
卻秦王之亡盡以實器入秦而獨遺此以神器如是之重決無淪沒之理泗水不在  
周境內使何人敢昇而往掌無一人知之以告秦耶始皇使人沒水求之不獲蓋亦  
為傳聞所誤三禮經所載鼎名數詳矣倘未嘗一及之詩易所書固亦可考以子  
攝之未必有是物也唐武后始復置於通天宮不知何時而毀國朝崇寧三年用方



士統漢漢言鑄鼎四年三月成於中太一宮之南為殿名曰九成宮中央曰帝靈北  
方曰寶鼎東北曰壯鼎東方曰蒼龍東南曰罔鼎南方曰鼎西南曰阜鼎西方曰  
晶鼎西北曰魁鼎奉安之日以蒼龍為定鼎禮儀使大觀三年又以鑄鼎之地作寶  
成宮政和六年復用方士王仔昔議建閣於天章閣西徙鼎奉安改帝靈為隆靈餘  
八鼎皆改焉名閣曰圓象殿調閣七年又鑄神霄九鼎一曰太極飛雲洞劫之鼎二  
曰蒼壺祀天貯勝之鼎三曰山嶽五神之鼎四曰精明洞湖之鼎五曰天地陰陽之  
鼎六曰混沌之鼎七曰浮光洞天之鼎八曰靈光晃曜鍊神之鼎九曰蒼龜大蛇龜  
魚金輪之鼎明年鼎成真於上清寶籙宮神霄殿遂為十八鼎繼又詔龍九鼎折名  
悉復其舊今人但知有九鼎而十八之數唯朱忠靖公秀水閑居錄略紀之故詳載  
於此

四朝史志

四朝國史本紀皆選為編修官日所作至於高熙乙巳丙午又成列傳百三十五卷  
惟志二百卷多出李燕之手其累及整理殊為有功然亦有失點檢處蓋文書廣  
博於理固然職官志云使相以待勳賢故老及宰相久次罷政者惟趙普得之明道

宋呂夷簡罷始復使相其後王欽若罷日亦除遂以為例按趙普之後寇準陳克夏  
王欽若皆祥符間自樞密使罷而得之欽若以天聖初再入相終於位夷簡乃在其  
後十餘年今言欽若用夷簡故事則非也因記新唐書所載李泌相德宗加崇文館  
大學士泌建言學士加大始中宋時及張說為之固辭乃以學士知院事至崔圖復  
為大學士亦引泌為讓而止按崔圖乃肅宗朝宰相泌之相也相去三十年及以為  
圖引泌為讓甚顯前失也

宗室考選

吏部員多闕少今為益甚而選人當注職官簿尉執為宗室所奪蓋以蓋歷已列部  
人之故按宣和七年八月臣僚論祖宗時宗室無參選法至崇寧初大敗僥倖遂使  
任意出官又優為之法參選一日即在闕選名次之上以天文之貴其間不為無人  
而青梁之魁貪法縱恣出為民害者不少議者頗欲罷罷百十人之私恩為優萬  
人之公利誠為至當若以親愛未忍姑已與在部人通理名次從之靖康元年八月  
又去云祖宗時未有宗室參部之法神宗時始選擇差注一二崇寧初立法大優宗  
室參選之日在本部名次之上既歷年月深違勞效顯著之人復占名州大縣使便

聖厚之處誠者願以懲善不注即守縣令與在部人通理名次有古從之此一段元  
未嘗衝改不知何時復奪也

元豐庫

神宗常憤北狄強橫慨然有恢復幽燕之志於內帑置庫自製四言詩曰五季失圖  
檢狄孔熾蒼祖遺邦思有懲艾爰設內府基以募士曹推保之政志厥志凡三十二  
庫每庫以一字揭之儲積皆滿又別置庫賦詩二十字分揭於上曰每度夕惕心妄  
意違遺業顧予不武實何日成戎徒其用志如此國家常藏之富可知熙寧元年以  
奉宸庫珠子付河北緣邊於四榷場鬻錢準備買馬其數至於二千三百四十三萬願  
軌道以來有封格兩庫所貯金銀楮券合為四千萬緡孝宗允所垂意入紹興以來  
願供好賜之用似聞日減於舊云

五俗字

書字有俗體一律不可復改者如沖涼沈沈決五字悉以水為一與水同雖土人札  
翰亦然玉篇正收入於水部中而二部之末亦存之而皆注云俗乃知由來久矣唐  
張參五經文字亦以為說

客齊三筆卷第十三終

卷十三

六

三教論衡

唐德宗以誕日歲歲詔佛老者大論麟德殿并召給事中徐岱及趙需許孟容等集  
 李諫說始三家若矛盾然卒而同歸於善帝大悅齊予有差此新書列傳所載也白  
 樂天集有三教論衡一篇云太和元年十月皇帝降誕日本初召入麟德殿內道場  
 對御三教談論略錄大端第一座秘書監白居易安國寺引駕沙門義林太清宮道  
 士楊弘元其序曰談論之先多陳三教讚揚演說以啟設端臣學淺才微猥登講座  
 竊以義林法師明大小乘通內外學於大眾中能師子吼臣稽先王典藉假陛下威  
 靈發問既來敢不警答然予觀義林所問首以毛詩稱六義論語列四科請備陳名  
 數而已居易對以孔門之徒三千其賢者列為四科毛詩之篇三百其要者分為六  
 義然後言六義之數四科之目十哲之名復引佛法比方以六義可比十二部經四  
 科可比六度以十哲可比十大弟子僧難云曾參至孝百行之先何故不列於四科  
 居易又為辯折乃曰儒書與義既已討論釋典微言亦宜發問然所問者不過芥子  
 納須彌山一節而已復問道士黃庭經中養氣存神長生久視之道道士卻問教一  
 人而千萬人悅觀其問答旨意初非幽深微妙不可測知唐帝歲以此為誕日上儀  
 殊為可省國朝命僧升座祝聖蓋本於此

夫兄為公

婦人呼夫之兄為伯於書無所載予頃使金國時辟景孫弟輔行弟婦在家許齋醮  
 及還家齋願予為作者詞云頃因兄伯出使夫婿從行雖借用陳平傳兄伯之語而  
 自不以為然偶憶爾雅釋親篇曰婦稱夫之兄為兄公夫之弟為叔於是改兄伯字  
 為兄公視前所用大為不侔矣玉篇始字音鍾注云夫之兄也然於義訓不若前語

政和文忌

蔡宗頤國以學校科舉藉制多而為之慮尤甚又從而羽翼之士子程文一言一字  
 稍涉疑忌必暗黜之有鮑輝卿者言今州縣學考試未拔文學稿弱先問時忌有無  
 苟語涉時忌雖甚工不敢取若曰休兵以息民節用以豐財罷不急之役清入仕之  
 流諸如此語然聖躬聖問試者共聞不以為忌今悉懸之所宜禁止詔可政和三年  
 臣儉又言此者試文有以聖經之言為時忌而避之者如曰大哉乾之為君君盡  
 舜也與夫制治於未亂係於未危言山海吞生乎動言山與民同志以為敬音與

文同而危亂山海非人樂聞皆避今當不諱之朝蓋宜有此詔禁之以二者之言考  
 之知當時試文無辜而生黜者多矣其事載於四朝志

瞬息須臾

瞬息須臾頃刻皆不久之辭與釋氏一彈指間一刹那頃之義同而釋書分別甚備  
 新婆沙論云百二十刹那成一刹那六十刹那成一臘縛二十臘縛成一年呼  
 多三十年呼多成一晝夜又毗曇論云一刹那者翻為一念一刹那翻為一瞬  
 六十刹那翻為一息一息為一羅婆三十羅婆為一摩羅羅翻為一須臾又僧祇律  
 云二十念為一瞬二十瞬名一彈指二十彈指名一羅預二十羅預名一須臾一日  
 一夜有三十須臾

神宗侍文武臣

元豐三年詔知州軍不應舉京官職官者許通判舉之蓋諸州守臣有以小使臣為  
 之而通判官入京朝故許之薦舉今以小使臣守州而公然薦人改官蓋有  
 司不舉行故事也神宗初即位以刑部郎中劉述今朝久不磨勘特命為吏部郎  
 中始朝請樞密院言左藏庫副使陳防恬靜久應磨勘不肯自言帝曰右職若效朝  
 士養名而獎進之則將習以為高非使也翌日以兵部員外郎張問請朝十年不磨  
 勘特遷禮部郎中今朝奉其旌賞駕御各自有宜此所以為綜核名實之善政見四朝志

綠竹玉舅

隨軍中執毛公釋綠竹玉舅以為北人不見竹故分綠竹為二物以綠為玉舅以寧  
 初右贊善大夫吳安度試舍人既已入等有司以安度所賦綠竹詩背玉舅古說而  
 直以為竹遂黜不取富韓公為相言史記敘載淇園之竹正衛產也安度語有據遂  
 賜進士出身予又記前賢所紀仁宗時賈遵試當仁不避於師論以師為眾謂其背  
 先儒訓釋特黜之蓋是時士風厚厚論者皆不喜新奇之說非若王氏之學也

親除諫官

仁宗慶曆三年用歐陽修余靖王素為諫官當時名士作詩有御筆新除三諫官之  
 句元豐八年詔范純仁為諫議大夫唐淑問蘇轍為司諫朱光庭范祖禹為正言宣  
 仁后問宰相此五人者如何余曰外望惟允章子厚獨曰故事諫官皆屬諸侍從紫  
 後大臣稟奏今詔除出中得無有近習援引乎此門寔不可啟后曰大臣實言言之  
 非左右也子厚曰大臣當明揚何以密薦由是有以親嫌自言者呂公著以范祖禹

韓絳司馬光以范純仁子厚曰。臺諫所以糾大臣之過法者。故事執政初除。苟有親戚及當權引者。見為臺臣。則皆他徙。今天子幼冲。太皇太后聽萬幾。故事不可違。光曰。純仁祖禹。宜在諫列。不可以臣故妨賢。臺臣避位。子厚曰。純光公著必不和他。日有懷姙當國者。例此而引其親黨。恐非國之福。後改除純仁。待制祖禹著作佐郎。然此制亦不能常常恪守也。

檢放災傷

水旱災傷。民陳訴。郡縣不能體朝廷德意。或慮減放苗米。則額外加耗。入為之有虧。故往往從窄。比年以來。但有因賑濟虛數而實費者。至於蠲租失實。於民不便者。未嘗小懲。宣和之世。執政不能盡賢。而其所施行。蓋有慰人心。京西運判李桂。奏房州民數百人。陳言災傷。知州李悞。取其為首者。杖而徇之。城市以戒。妄訴用此。其州蠲稅不及一釐。詔李悞除名。簽書官皆勒停。祐又奏。唐鄧州蠲災賑乏。悉如法令。均房州不盡減稅。致有盜賊。詔均房州守令。悉罷唐鄧守。各增一官。秩百。性見憂。出於微宗聖意。而大臣能將順也。

禮弓注文

容齋三筆

卷十四

三

禮弓上下篇。皆孔門高第弟子在戰國之前所論。其文章雄健精工。雖楚漢間諸人不能及也。而鄭康成所注。又特為簡當。旨意出於言外。今載其兩章。以示同志。衛司寇惠子之喪。子游為之麻。哀壯麻經。注云。惠子廢嫡立庶。為之重服。以譏之。文子辭曰。子亦以為當。然未覺其所譏。子游趨而就諸臣之位。注深譏之。文子又辭曰。子辱與彌牟之弟游。又辱為之服。又辱臨其喪。敢辭。子游曰。固以請文子。退扶過于南面而立。曰。子辱與彌牟之弟游。又辱為之服。又辱臨其喪。虎也。敢不復位。注。覺所譏也。子游趨而就客位。注。所譏行。按此一事。僕非注文明言。殆不可曉。今用五禮字。詞意渙然。至最後覺所譏行六字。尤為透徹也。李孫之母死。哀公平焉。曾子與子貢平焉。閻人為君在弗內也。曾子與子貢入於其廄而修容焉。子貢先入。閻人曰。鄉者已告矣。注。既不取。止以言下之。曾子後入。閻人辟之。注。見兩賢相。禮。益恭也。今人讀此段。直如親立季氏之庭。親見當時之裏。注文允得其要。頌云。

左傳有害理處

左傳議論道辭。頗有害理者。以文章富麗之故。後人一切不復言。今略疏數端。以廣其失。傳云。鄭武公莊公為平王卿士。王貳於虢。杜氏謂不復專任鄭伯也。周公與王孫蘇爭政。王叛王孫蘇。杜氏曰。叛者不與也。夫以君之於臣。而言貳與叛。豈理也哉。晉平戎於王。單襄公如晉拜成。劉康公徵戎將逐之。叔服曰。背盟而欺。大國不義。晉范吉射趙鞅交兵。劉氏范氏世為昏相。長弘事劉文公。故周與范氏趙鞅以為討。夫以天子之使出聘。侯國而言拜成。謂周於晉為欺。大國諸侯之卿。跋扈於天子而言討。皆於名分為不正。其他如晉邢侯殺叔魚。叔魚兄叔向數其惡。而尸諸市。其於兄弟之誼。為弗篤矣。而托仲尼之語云。殺親益榮。杜氏又謂榮名益己。以弟陳尸為兄榮。尤為失也。

夫人宗女請受

戚里宗婦封郡國夫人。宗女封郡縣主。皆有月俸錢米。春冬絹綿其數甚多。嘉祐錄。今所不備載。項見張掄娶仲偃女。封遂安縣主。月入近百千。內人請給除糶料院。勤左藏庫所支之外。內帑又有添給外庭。不復得知。因記熙寧初。神宗與王安石言。今財賦非不多。但用不節。何由給足。宮中一私身之奉。有及八十貫者。嫁一公主。至用七十萬緡。沈貴妃料錢月八百貫。開太宗時。宮人惟繫皂袖。裕元德皇后。嘗以金線線。而怒其奢。仁宗初。定公主俸料。以問獻穆大主。再三始言。其初僅得五貫耳。異時中官。月有止七百錢者。禮與其奢。寧儉。自是美事也。一時旨意如此。不聞奉行。以今度之。何止十百倍也。

蜀茶法

蜀道諸司。惟茶馬一臺最為富盛。茶之謀利多。與夫民間利疾。他邦無由可知。子記東坡集有送周朝議守漢州詩云。茶為西南病。此俗記二李。何人折其鋒。嬌嬌六君子。注。二李。杞與稷也。六君子。謂思道與姪正儒。張永徽。吳醇。翁呂元鈞。宋文輔也。初熙寧七年。遣三司幹當公。李杞。經畫買茶。以滿宗廟。同領其事。蜀之茶園。不值五穀。惟宜種茶。賦稅一例折輸錢。三百折絹一匹。三百二十折絹一匹。十錢折綿一兩。二錢折草一圓。凡稅額總三十萬。杞初設官場。歲增息為四十萬。其輸受之際。往往壓其斤重。後其加直。杞以疾去。都官郎中劉佐。體量多其條畫。於是宗廟乃議。民茶息。收十之三。盡賣於官場。蜀茶盡權。民始病矣。知彭州呂陶言。天下茶法。既通。蜀中獨行禁權。况川峽四路。所出茶貨。比方東南。諸處十未及一。諸路既許通商。兩川

印為禁地，虧損治體莫甚於斯。且西惟民茶，隨買隨賣。或今日買十千，明日即作十  
三千賣之。比至歲終，不可勝算。豈止三分而已。佐紀宗問作為被法，以因西南生聚  
佐坐罷去。以國子博士李復代之。陶亦得罪，侍御史周戶復極論權茶為害，罷為湖  
北提點刑獄。北路漕臣張宗諤張升卿復建議廢茶場，司依舊通商，復勸其疏導。皆  
坐殺秩茶場司行劄。予督郴州彰明縣知縣宋大章，繳奏以為非所常用，復又詆其  
實。直鈞身坐銜替一歲之間，通課利及息耗至七十六萬緡，有奇。詔錄李托前勞而  
官其子。後復死於水樂城，其代監師問言其治茶五年，獲淨息四百二十八萬緡，詔賜  
田十頃。凡上所書，皆見於國史。城公所稱思道乃周戶，永徽乃二張之一元鈞乃呂  
陶，文補乃大章也。正儒醇翁之事不若。

判府知府

國朝著令，僕射宣徽使使相知州府者為判，其後改僕射為特進，官稱如昔。時唯章  
子厚罷相，守越，詞結尾云：依前特進知越州。雖曰魁與亦學士院之誤，同時執政  
符頤叔以手簡與之，猶呼云判府。而章質夫尺云：知府蓋從其實。予所藏名公法書  
冊有之。吾鄉彭公器資有遺墨一帖，不知與何人。其辭曰：某頓首。知郡村公閣下。是  
必知州者。故亦不以府字借稱。今世蓋爾小輩區區一朝官，承之作家吏，民稱為判  
府。彼固倏然居之不疑，風俗淳流之異，一至於此。

歌扇舞衣

唐李義山詩云：鑷月為歌扇，裁雲作舞衣。同時人張懷慶為己作，各增兩字云：生  
情鑷月為歌扇，出性裁雲作舞衣。致有生吞活剝之語。予又見劉希夷代閨人春日  
一辭云：池月憐歌扇，山雲愛舞衣。絕相似。杜老亦云：江清歌扇底，野曠舞衣前。儲光  
贖云：竹吹留歌扇，蓮香入舞衣。然則唐詩人好以歌扇舞衣為對也。

官會折閱

官會子之作，始於紹興三十年。錢端禮為戶部侍郎，委徽州創謀檢造紙五十萬。邊  
幅皆不剪裁，初以分數給朝士俸。而於市肆要關處置五場，筆見錢收換，每一千別  
輸錢十，以為吏牟用。商賈入納外郡，運悉同見錢，無欠數陪償及脚來之費。公私  
便之。既而印造益多，而實錢益少。至於十而損一，未及十年，不勝其弊。壽皇念其弊  
便，出內庫銀二百萬兩，售於市，以錢易楮。焚棄之僅解一時之急。時此道三年也。淳  
熙十二年，遺自營子還，見臨安人揭小帖以七百五十錢元一楮，因入對言之。書其

復行。尺語云：此事惟卿知之。朕以會子之故，幾乎十年睡不著。然足後屢弊又生，且  
偽造者所在有之。及其敗獲，又未嘗正治其謀。故行用愈輕，造慶元乙卯多換六百  
二十，朝廷以為憂。拾江浙諸道，必以七百七十錢買楮幣一道。此意固善而不深思。  
用錢易楮，非有微利，誰肯為之。因記崇寧四年有古在京市戶市商人父子凡一千  
許，損至九百五十。外路九百七十得買，索如法，毋得損。損增價者總蓋有所贏，雖  
則可通行，此理固易曉也。

飛郵望郵

自古所謂四鄰，蓋指東西南北四者而言耳。然貪虐害民者，一切肆其私心。元豐以  
後州縣權貴坊場而收，薄息以募，行之浸久，弊從而生。往往需其抵庖配四鄰，四  
鄰貧乏，則散及飛郵望郵之家。不復問遠近，必得價乃止。飛郵望郵之說，誠所未聞。  
元祐元年，殿中侍御史呂陶奏疏論之，雖當暫革，至紹聖又復然。

衙參之禮

今監司郡守初上事，既受官吏來謁，至晡時，僚屬復伺於客次，胥吏列立廷下，通刺  
曰：衙以應進退之命。如是者三日。如主人免此禮，則望里又通謝刺。此禮之起，不知  
何時。唐岑參為魏州上佐，有一詩題為衙郎守，還其辭曰：世事何足覆，身難可料。  
頭白翻折腰，還家私自笑。所嗟無產業，妻子嫌不調。五斗米留人，東漢博孟鈞。然則  
由來久矣。韓詩曰：如今便別官長去，直到新年衙日來。疑是謂月二日也。

客齋三筆

卷十四

六

客齋三筆卷第十四終

內職命詞

內庭補職建教皆出中旨。至中書命詞如尚書內省官固知其為長年習事如司字典字輩字。知其為主守之微者。至於紅紫霞帔。即國夫人則其年齡之長少爵列之尊卑無不可。測度。給與二十八年九月仲兒以左史直前奏事時兼權中書舍人高宗聖訓云。有一事待與卿說。昨有宮人宮正者封夫人。乃宮中管事人六十餘歲。非是預。恐卿不知。兄奏云。係王剛中行詞。剛中除蜀師。係臣書實客臣別撰入上額。首後四日。經筵留身奏事。言前日面蒙宣諭。永嘉郡張夫人告詞。既得聖旨。即時傳旨三省。欲別選。昨日宰臣傳聖旨。令不須別撰。上曰。乃皇后閣中老管事人。今六十六歲。官正乃執事者。昨日宰職奏欲換告。亦無妨礙。不須別選。今已年老多病。但欲得稱呼耳。蓋昨訓詞中稱其容色云。

蔡京除吏

唐天寶之季。楊國忠以右相兼吏部尚書。大集選人。注擬於私第。故事。注官詔。遍門下侍中。給事中。國忠呼左相陳希烈於座。隔時。在列曰。既對注矣。適

門下。了矣。吏部侍郎二人與郎官同。事趨走於前。國忠誘請姑曰。兩箇紫袍。主事何如。史策書此。以見國忠頗。政。權也。然猶令侍中。給事。同坐。以明非。矯。若。蔡京之盜弄成。禍。則又過之。政。和。中。以。太。師。領。三省。事。得。治。事。於。家。弟。下。以。開。府。在。經。筵。嘗。款。所。親。將。仕。郎。吳。說。往。見。坐。於。便。室。設。一。果。陳。筆。硯。置。玉。版。紙。闊。三。寸。者。數。十。片。於。上。下。言。常。州。教。授。某。人。之。淹。滯。曰。自。初。登。科。作。教。官。今。已。朝。奉。郎。尚。未。脫。故。職。京。問。何。以。處。之。下。曰。須。與。一。提。舉。京。取。一。紙。書。其。姓名。及。提。舉。學。事。字。而。缺。其。路。分。顯。曰。要。何。地。下。曰。其。家。極。貧。非。得。俸。入。優。厚。處。不。可。於。是。書。河。北。西。路。字。付。老。兵。持。出。俄。有。一。兵。齎。一。雙。紙。及。紫。匣。來。乃。福建。轉。運。判。官。直。龍。圖。閣。鄭。可。簡。以。新。茶。獻。即。就。可。簡。上。書。秘。撰。運。副。四。字。授。之。下。方。語。及。吳。說。曰。是。安。中。司。諫。之。子。頗。能。自。立。且。王。達。原。外。孫。與。舒。王。夫。人。姻。眷。其。母。老。欲。求。一。見。闕。者。局。京。門。吳。曾。踏。逐。得。未。對。曰。打。套。局。過。關。又。書。一。紙。付。出。少。頃。下。曰。吳。使。先。退。吳。之。從。婦。嫁。門。下。傳。郎。薛。某。因。館。其。家。纜。運。舍。具。以。告。昂。數。所。見。除。目。之。迅速。昂。曰。此。三。者。已。第。次。書。黃。矣。始。知。國。忠。猶。落。第。二。表。也。

題先聖廟詩

充州先聖廟壁嘗有題詩者云。靈光殿古生秋草。曲阜城荒晚鴉。惟有孔林殘照。日至今猶屬仲尼家。不顯姓名。版為士大夫傳誦。子項在福州。於呂虛已處見邵武上。官校書詩一册。內一篇題為州西行。州西者蔡京所居處也。注云。靖康元年作時。京謫湖湘。子孫分窳。外郎所居第。推置。索。寤。殆。無。人。跡。故。為。古。謂。以。傷。之。凡。三。十。餘。韻。今。但。記。其。末。聯。云。君。不。見。香。木。冬。天。獨。樂。園。至。今。仍。是。溫。公。宅。其。意。甚。與。前。相。類。結。興。二。十。五。年。冬。泰。榭。死。空。其。賜。宅。明年。開。河。役。夫。犖。泥。土。堆。於。墻。下。天台。士。人。左。君。作。詩。曰。格。天。閣。在。人。何。在。偃。月。堂。深。恨。亦。深。不。見。浴。陽。圖。白。髮。但。知。鄒。瑪。橫。黃。金。豈。言。動。便。遭。羅。織。舉。自。寧。知。有。照。臨。炎。手。附。炎。俱。不。見。可。憐。泥。滓。滿。墻。陰。語。雖。紀。實。然。太。露。筋。骨。不。若。前。兩。章。渾。成。也。左。願。有。才。最。善。離。二。十。八。年。楊。和。王。之。子。傑。除。權。工。部。侍。郎。時。張。循。王。之。子。顏。子。正。皆。帶。集。英。修。撰。且。進。待。制。矣。會。葉。審。言。自。侍。御。史。楊。元。老。自。給。事。中。旋。為。吏。兵。侍。郎。蓋。以。繼。論。之。故。左。用。歇。後。語。作。絕。句。曰。木。易。已。為。工。部。侍。郎。弓。長。肯。作。集。英。修。如。今。臺。省。無。楊。葉。豚。犬。趁。陸。卒。未。休。左。居。西。湖。上。好。事。請。謁。人。或。異。其。口。後。竟。終。於。布。衣。

季文子魏獻子

儼人必於其倫。後世之說也。古人則不然。魯季文子出一言僕而歷引舜舉十六相。去四凶。舜有大功。二十而為天子。今行父雖未獲一吉人。去一凶矣。於舜之功。二十之一也。魯魏獻子為政。以其子成。為。榘。陽。大夫。謂。成。鱗。曰。吾。與。戊。也。雖。人。其。以。我。為。黨。乎。鱗。謂。大。雅。文。王。克。明。克。類。克。長。克。順。克。比。於。文。王。之。句。而。以。為。九。德。不。愆。勤。施。無。私。曰。類。擇。善。而。從。之。曰。比。言。主。之。舉。也。近。文。德。矣。且。季。孫。行。父。之。視。魯。魏。舒。之。視。文。王。何。啻。天。壤。之。不。侔。而。行。父。舒。以。自。比。受。人。之。說。不。以。為。嫌。乃。知。孟。子。所。謂。顏。淵。曰。舜。何。人。也。子。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非。過。論。也。

尊崇聖字

自孔子贊易。孟子論善信之前。未甚以聖為尊崇。雖詩書禮經所載亦然也。書稱克。舜之德。但曰聰明文思。欽明文思。濬哲文明。溫恭允塞。至孟之對齊。始有乃聖乃神。之語。洪範。唐。作。聖。與。恭。作。肅。從。作。文。明。作。哲。聰。作。謀。同。列。於。五。事。其。究。但。曰。聖。時。風。若。咎。證。至。以。崇。為。對。惟。聖。固。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則。以。狂。與。聖。為。善。惡。之。對。也。詩。曰。國。雖。靡。止。或。聖。或。否。則。以。聖。與。否。為。對。也。下文。或。哲。或。謀。或。肅。或。文。蓋。與。五。事。略。同。人。之。齊。聖。不。過。飲。酒。溫。克。而已。左。傳。八。閔。齊。聖。廣。湖。明。允。篤。誠。用。官。六。德。知。仁。聖。

義忠和皆混於諸字中了無所異以故魯以藏武仲為聖人伯夷伊尹柳下惠皆曰聖而孟子以為不

勝字訓

勝之義為送春秋所書晉人衛人來勝皆送女也楚辭九章云波滔滔兮來迎魚鱗鱗兮勝子其義亦同周易咸卦象曰咸其輔頰舌口說也釋文云勝連也九家皆作乘而鄭康成虞翻作勝而亦訓為送云

周禮奇字

六經用字固亦間有奇古者然惟周禮一書獨多予讀前賢以為此書出於劉歆歆從揚子玄學作奇字故用以入經如法為溼柄為枋邪為度美為微呼為噉拜為操詔為營怪為促暴為號獨為籍風為飄舞為龜編為養螺為虞牌為虞魚為戲埋為狸吹為欲阪為穢暗為籍柄為椽探為擗翅為翼擗為哲強為駭擊為擊專為梓擗為擊專為椽探為擗吳為庖叩為欲探為籍魁為魁與夫屬贖胖鑄鑿抵剝鮑泉驚落鬻相絳繩雙棧陳之類皆他經解用予前已言之而不詳悉若考工記之子又不可勝數也

容齋三筆

卷十五

三

大為之書

夏書五子之歌述大為之成其前三章是也禹之謨訓拾虞夏二書外他無所載漢藝文志雜家者流有大等三十七篇云傳言禹所作其文似後世語舍古高字也意必依微而作之者然亦周漢間人所作今寂而無傳亦可惜也

隨筆胡莊子

漢書藝文志墨家者流有隨巢子六篇皆云墨翟弟子也二書今不復存馬總意林所述各有一卷隨巢之言曰大聖之行兼愛萬民疎而不絕賢者歆之不肖者憐之賢而不歆是賤德也不肖不憐是忍人也又有鬼神賢於聖人之論其於兼愛明鬼為墨之徒可知胡莊之言曰勇有五等負長劍赴樓薄折兕豹搏狡龍此獵徒之勇也負長劍赴深淵拆蛟龍搏龜龜此漁人之勇也登高危之上臨立四望顏色不變此陶岳之勇也劉必判視必殺此五刑之勇也齊威公以魯為南境嘗憂之嘗劇匹夫之士一怒而劫萬乘之師存千乘之國此君子之勇也其說亦卑無過人處

別國方言

今世所傳揚子雲輒軒使者絕代語釋別國方言凡十三卷郭璞序而解之其末又

有漢成帝時劉子駿與雄書從取方言及雄答書以予考之殆非也雖自序所為文漢史本傳但云經莫大於易故作太玄傳莫大於論語作法言史篇莫善於倉頡作訓纂莫善於虞夏作州篇莫深於離騷反而廣之辭莫麗於相如作四賦雖平生所為文盡於是矣初無所謂方言漢藝文志小學有訓纂一篇傳家有雜所序三十八篇注云太玄十九法言十三樂四賦二雜賦有雜賦十二篇亦不載方言觀其答劉子駿書稱蜀人嚴君平樓君平本性莊漢成帝時莊始改曰嚴法言所稱蜀莊沈冥蜀莊之才之珍吾珍莊也皆是本字何獨至此書而曰嚴又子駿只從之求龜而答云必欲脅之以威後之以武則始死以從命也何至是哉既云成帝時子駿與雄書而其中乃云孝成皇帝反覆抵牾又書稱汝願之聞先漢人無此語也必漢魏之際好事者為之云

雜史

史記衡山王傳日夜從容王密謀反漢漢書傳云日夜縱史王謀反事如浮曰史謂曰身縱史猶言勉強也顏師古曰縱音子勇反縱史謂與勉也揚雄方言云食間恣恣音同動也南楚凡己不欲善而旁人說之不欲怒而旁人怒之謂之食間亦謂之恣

容齋三筆

卷十五

四

總持寺唐勅牒

唐世符帖文書今存者亦少陸興府城內總持寺有一碑其前一紙號符三年洪州都督府牒僧仲道次一紙中和五年監軍使帖僧神通第三紙光啟三年十一月書門下牒江西觀察使其後列銜者二十四人曰中書侍郎兼兵部尚書平章事杜遜龍門下侍郎兼吏部尚書平章事孔緯此後檢校左僕射入檢校司空二人檢校司徒八人檢校太保三人檢校太傅一人檢校太尉三人檢校太師一人皆帶平章事著姓太保兼侍中昭度不書章字檢校太師兼侍中一人太師兼中書令一人皆不著姓檢校孔韋三正相之外餘皆小書使字蓋使相也後又有節度使鍾傳兩縣字畫端勁有法如士人札翰今時畫者史文不能及也嘉祐二年雖陽人職方員外郎李上交來豫章東湖見所藏真蹟為辨之云二十一人者乃張潘朱政李福李可舉李罕之陳敬瑄王處存王徽曹誠李康威李茂貞王重榮楊守亮王鎰樂彥禧朱全忠張全義拓跋思恭時溥王鐸高駘而注云見舊宋紀及寶錄以予考之自三相及拓跋樂彥時溥張潘朱全忠李茂貞諸人外如李克用朱瑄王行瑜皆是時使



相不應缺而宋致王錚王重榮李福皆已死所謂太師中書令者史策不載唯陳敬  
瑄檢校此官而兼中令最後者其是歟他皆不復可究實矣

禁旅選補

國朝宿衛禁旅選補之制以歲月功次而進退者謂之排連大禮後次年殿庭較藝  
乘輿臨軒曰推揀子其歲滿當去者隨其本質高者以正任團練使判史補外州總  
管鈐轄小者得州都監當留者於軍職內除補謂之轉員唯推揀之日以疾不起赴  
者為害甚重始與三十二年四月予以在更午對時將有使事與介張才甫同飯  
於皇城司有一老兵幘頭執黑杖子拜辭皇城幹辦官劉知問泣涕嗷嗷劉亦為惻  
然予問其故兵以杖相示滿其上皆指記士卒姓名營屯事件云身是天武第一軍  
都指揮使曾立戰巧積官至遠郡團練使今年滿當出職若御前呈試了便得正任  
使名而為近郡總管不幸小疾遂遣揀汰只可降移外藩將校在身官位一切除落  
方仗事州都監懸管營部轄三十年勤勞一旦如掃薄命不偶至於如是坐者同歎  
息悔之按崇寧四年有詔諸班直當備宿衛病者滿尚可瘞者殿前指揮使補外軍  
城指揮使蓋舊法也

六言詩難工

唐張繼詩今人所傳者唯楓橋夜泊一篇荆公詩選亦但別詩兩首樂府有寒孤一  
篇而皇甫冉集中兼其所寄六言曰京口情人別久揚州估客來疏潮至得陽回去  
相思無處通書再酬之而序言蘇子之舊好祇仗武昌有六言詩見意今以七言  
裁答蓋拙於筆者繁而費再之意以六言為難工故衍六為七然自有三章曰江上  
年年暮早津頭日日人行借湖山陰遠道隔薄暮鐘聲水流絕澗終日草長深山  
暮雲天吹難鳴幾處條桑種否何人門外水流何處天邊樹說誰家山絕東西多少  
朝朝覓度安遠皆清絕可畫非拙而不能也予編唐人絕句得七言七千五百首五  
言一千五百首合為萬首而六言不滿四十信乎其難也

杯水救車薪

孟子曰仁之勝不仁也如水勝火今之為仁者猶以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也不燃  
則謂之水不勝火子語文字其亦有云水之勢勝火一勺不能救一車之薪金之勢  
勝木一刃不能破一林土之勢勝水一塊不能塞一河文字周平王時人孟氏之言  
蓋本於此

誅一人之下

蕭何諫高祖受漢王之封曰夫能誅於一人之下而信於萬眾之上者漢武是也六  
韜云文王在岐召太公曰吾地小太公曰天下有眾賢者食之天下有民賢者牧之  
居於一人之下則申於萬人之上唯聖人能為之然則蕭何之言其出於此而漢書  
注釋諸家皆不曾引證

秦漢重縣令

秦漢之時郡守縣令之權極重雖一令之微能生死人故為之賓客者邑人不取不  
敬軍父人曰公苦沛令辟仇從之客沛中豪傑吏聞令有重客皆往賀以為禮物相  
慶也司馬相如游梁歸蜀秦與臨邛令王吉相善來過之舍於都亭臨邛富人車王  
孫程鄭相謂曰今有貴客為具名之并召令相如竊王孫女歸成都以貧困復如臨  
邛王孫杜門不出昆弟諸公更謂王孫曰長卿人材足依且又令客奈何相辱如此  
注云言縣令之客不可以辱也是時為令客者如此今士大夫為守令故人往見者  
雖未必皆賢豈復蒙此禮敬稍或戾於法制微有干託其累主人必矣

之子訓變

漢高祖諱邦前代云之子曰國惠帝諱盈之子曰滿謂臣下所避以相代也蓋之子  
之義訓變左傳周史以周易見陳侯者陳侯使筮之遇觀之否謂觀六四變而為否  
也他皆倣此

容齋三筆

卷十五

五

卷十五

六

容齋三筆卷第十五終

塞氏父子

塞周輔立江西福建茶法以害兩路其子序辰在紹聖中已編類元祐章疏案牘人為一帖置在二府由是縉紳之禍無一得脫此猶未足言及居元符運密中諱音樂自娛後守蘇州以天寧節與其父忌日同輒於前一日設宴及節日不復樂其無人臣之義如是蓋舉世未聞也

神臂弓

神臂弓出於弩道法古未有也熙寧元年氏李弘治獻之入內副都知張若水方受旨料簡弓弩取以進其法以膠木為身槓為弰鐵為蹠子鎗頭銅為馬面牙發麻繩扎線為強弓之身三尺有二寸弦長二尺有五寸箭木羽長數寸射二百四十餘步入榆木半符神宗閱試甚善之於是行用而他弓矢弗能及紹興五年韓世忠又修其制更名充敵弓以與金虜戰大獲勝捷十二年詞科試日主司出充敵弓銘為題云

初令格式

法今之書其別有四初令格式是也神宗聖訓曰禁於未然之謂初禁於已然之謂令設於此以待彼之至謂之格設於此使彼效之謂之式凡入笞杖徒流死自例以下至斷獄十有二門麗刑名輕重者皆為初自官以下至斷獄三十五門約束禁止者皆為令命官庶人之等倍全分釐之給有等級高下者皆為格奏奏帳籍關牒符檄之類有體制模楷者皆為式元豐編勅用此後來雜數有修定然大體悉循用之今假宰一門實載於格而公私文書行移並名為式則非也

顏魯公戲吟

陶淵明作閒情賦寄意女色蕭統以為白玉微瑕唐庚平作梅花賦皮日休以為鐵心石腸人而亦風流豔冶如此顏魯公集有七言聯句四絕其日曰大言樂語囁語醉語於樂語云苦河既濟真僧喜新知滿坐笑相視成客歸來見妻子學生放假偷向市囁語云拈鉗紙指不知休欲文侍立涎交流過屠大嘴肯知羞食店門外強淹留醉語云運槽過地使醅醜覆車墜馬皆不醒劉著接推髮垂頰狂心亂語無人竝以公之剛介守正而作是詩豈非以大滑稽乎然語意平常無可咀嚼予設非公詩也

紀年用先代名

唐德宗以建中與元之亂思太宗貞觀明皇開元為不可改及改年為貞元各取一字以法象之高宗建炎之元欲滿建隆而下字無所本孝宗以來始一切用貞元故事隆興以建隆結興乾道以乾德至道淳熙以淳化雍熙紹熙以紹興淳熙慶元以慶曆元祐也

中舍

官制未改之前初升朝官有出身人為太子中允無出身人為太子中舍皆今通直郎也近時士大夫或不能曉乃稱中書舍人曰中舍珠可笑云蘇子美在進奏院會館殿有中舍者欲預席子美曰禁中既無筆墨筆管笛生上安有國舍虞比國謂國子博士合謂中舍虞謂虞部比謂比部員外郎中官任子官也

多赦長惡

熙寧七年早神宗欲降赦時已兩赦矣王安石曰湯旱以六事自責曰政不節與若一歲三赦是政不節非所以弭災也乃止安石平生持論務與眾異獨此說為至公近者六年之間再行聖澤琴州富人盧助教以刻核起家因至田僕之居為僕父子四人所執投實符白內搗碎其軀為肉泥既鞠治成獄而遇己酉赦恩獲免至復登盧氏之門笑侮之曰助教何不下莊收穀茲事可為究憤而州郡失於奏論紹熙甲寅歲至於四赦凶盜殺人一切不死惡長惡何補於治哉

奏讞疑獄

州郡疑獄許奏讞蓋朝廷之深恩然不問所犯重輕及情理虛實一切縱之則為壞法欺延年提點江東刑獄專務全活死囚其用心固善然南康婦人謀殺其夫甚明曲貸其命累勸官翻以失入被罪予守贛一將兵過至外邑殺村民於深林民兄後知之畏申官之貴即焚其尸事發條獄以殺時無證尸不經驗奏裁刑寺執定為斷配予持初不下復奏論之未下而此兵死於獄因記元豐中宣州民禁元以同居兄亂其妻而殺之又殺兄子而強其父與嫂約共不訟於官鄰里發其事州以情理可憫為上請審刑院奏欲貸神宗曰罪人已前死姦亂之事待出於葉元之口不足以定罪且下民雖為無知抵冒法禁固宜哀矜然以妻子之愛既殺其兄仍贓其姪又因其父背逆天理傷敗人倫宜以嚴兄至死律論此旨可謂至明矣

醫職完盜

神宗董正治官立醫官類止於四員及宣和中自和安大夫至翰林醫官凡一百十七人直局丞候凡九百七十九人冗濫如此三年五月始詔大夫以二十員即以三十員醫致至祇候以三百人為類而類外人免改正但不許作官戶見帶遠郡人拉依元豐舊制然竟不能遵守也此道三年正月隨龍醫官平和大夫階州團練使潘似差判太醫局請給依能誠列支以道時在西掖取會能誠全支本色因依誠係和安大夫津州觀察使月請米麥百餘碩錢數百千春冬綿緜之屬比他人十倍田上重極論之乞將似合得請給令戶部照條支破孝宗聖諭云宜准潘似不合得并能誠亦合住了即日御筆批依仍改正能誠已得真俸之百旋又罷醫官局

切脚語

世人語音有以切脚而稱者亦間見之於書史中如以蓬為勃籠為勃閩鐸為哭落巨為不可圖為哭樂鈕為丁寧頂為讀額角為瓦落滿為勃慶精為即費煙為哭耶諸為之乎旁為步廊茂為羨黎園為屋壁錫為骨露粟為窟駝是也

唐世辭察佐有詞

唐世節度觀察諸使辟置察佐以至州郡差樣屬牒語皆用四大大略如告詞李商隱撰南甲乙集顧雲編雲羅隱湖南雜藁皆有之故韓文公送石洪赴河陽幕府序云撰書辭具馬幣李肇國史補載崖州差故相韋執誼攝軍事銜推亦有其文非若今時只以吏牒行進也錢武肅在鎮縣鍾廷翰安吉主簿云勅淮南鎮海鎮東等軍節度使錢將仕郎試秘書省校書郎鍾廷翰歸奉處分前件官備素修身早昇官儲寓居雲水累歷星憲克備廉謹之規備顯溫恭之道今者願求錄用特議掄授安吉屬城印曹關吏俾期差誠勉勸公方僕聞佐吏之能豈法越界之獎事須差攝安吉縣王傳羅舉者改牒貞明二年三月日牒後街云使尚父尚書令吳越王押此牒今載於王順伯家其字畫端嚴有法其文則當書記所撰殊為不工但印記不存矣謂主簿為印曹亦佳

高子允詔刺

王順伯藏高子允詔至冬其一曰高子允諸公諷刺凡十六人時公美徐振甫余中龔深父元省寧奉少游黃魯直張文潛晁無咎司馬公休李成季葉致遠黃道夫廖明略彭器資陳稹道曾元祐四年朝士唯器資為中書舍人餘皆館職其刺字或書官職或書郡里或稱姓名或只稱名既手書之又斥主人之字且有同舍尊兄之目

風流氣味宛然可瑞拜非若後之士大夫一付筆史也蔡忠惠公帖亦有其二一曰襄奉候子石兄起居朝旦謹謁一曰襄別洪州少卿學士蓋又在前帖三十年之先也

蔡君謨書碑

歐陽公作蔡君謨墓誌云公王於書畫頗自憤不妄與人善仁宗尤愛稱之御製元舅隴西王碑文誌公書之其後命學士撰溫成皇后碑文又勅公書則辭不肯曰此待詔職也國史傳所載蓋用其語比見蔡與歐陽一帖云羈者得侍陛下清光時有天旨令寫御撰碑文官寺應隨至有勳德之家干請朝奏出勅令書裏謂近世書寫碑誌則有實利若朝廷之命則有司存焉待詔其職也今與待詔爭利其可乎乃辭乃已蓋辭其可辭其不可辭者不辭也然後知蔡公之旨意如此雖勳德之家請於朝出勅令書者亦辭之不止一溫成碑而已其清介有守後世或未知之故載於此

楊涉父子

唐楊涉為人和厚恭謹哀帝時自吏部侍郎拜相時宋全忠懷國涉聞當為相與家人相泣謂其子凝式曰此吾家之不幸也必為汝累後二年全忠篡逆涉為押傳國寶使凝式曰大人為唐宰相而國家至此不可謂之無過況手持天子璽敕與人雖保富貴奈千載何蓋辭之涉大駭曰汝滅吾族神色為之不寧者數日此一楊涉也方其且相則對其子有不幸之語及持國寶與逆賊則駭其子勸止之請一何前後之不相侔也鄙夫患失又患白馬之禍喪其良心甘入六臣之列其可羞也甚矣嗚武病其父失節託於心疾歷五代十二君佯狂不仕亦費乎哉

佛骨咒字

法苑珠林敘佛之初生云闍闍字於胸前躡千輪於足下又占相部云如來至真常於胸前自然咒字大人相者乃往古世斷除穢濁不善行故子於其聖丁志中義蔡宗賢字言京死後四十二年還葬皮肉消化已盡獨心骨上隱起一咒字高二分許如錫刻所託正與此同以大義強國之人而有此祥誠不可晚也豈非天崩地折造化定數歟此異物以為宗社之禍耶

蘇漢詩

杜子美贈蘇漢詩序云蘇大傳御漢靜者也旅於江側凡是交州府之客人事都絕久矣扁扁江浦忽訪老夫請誦近詩肯吟數首才力素壯詞句動人涌思雷出筆隨凡杖之外殷殷留金石聲賦八韻記其亦記老夫傾倒於蘇至矣詩有再聞謹新

作交過章初詩之語。又有一篇寄裴道州并呈蘇漢侍御云。附音與裴因示蘇此生已愧須人扶。致君克許付公等。早據安路思捐軀。其哀重之如此。唐藝文志有漢詩一卷云。漢少章劉盜善用白弩。巴蜀高人苦之稱。白頭以此莊。後折節請書進士。及第湖南。崔暉薛從。節繼走交廣。與哥舒晃。伏誅。然則非所謂靜隱者也。漢在廣州。作覺律詩十九首。上廣府帥其一曰。蒼蒼為素絲。紫蓋不。老頌。對空林。此意向誰道。一女不得織。萬夫受其寒。一夫不得意。四海行路難。禍亦不在大。禍亦不在先。世路險五門。吾徒當勉旃。其二曰。毒蜂一巢成。高挂惡木枝。行人百步外。目斷魂為飛。長安大道邊。控彈誰家兒。手持黃金丸。引滿無所疑。一中紛下來。勢若風雨隨。身若萬箭激。宛轉送所之。徒有疾惡心。奈何不知費。讀此二詩。可以知其入矣。杜贈漢詩名為記異。語意不與他等。厥有旨哉。

歲後八日

東方朔占書。歲後八日。一為雞。二為犬。三為豕。四為羊。五為牛。六為馬。七為人。八為狗。謂其日曠。則所主之物育。陰則災。杜詩云。元日到人日。未有不陰時。用此也。八日為穀所隆。元重。而人罕知者。故書之。

門馬闢馬

左字傳好用門馬字。如晉侯園。門馬。齊侯園。龍盧蒲就。門馬。吳伐曹。吳子門馬。偏陽人。啟門。諸侯之士。門馬及蔡公孫。以兩矢門之。門於師之。梁門於揚州之類。皆奇詭之語也。然公羊傳云。入其大門。則無人。門馬者。入其闕。則無人。闕馬者。上其堂。則無人。馬。又傑出有味。何休注。堂無人。馬之下。曰。但言馬。絕語。辭。堂不設守。視人。故不言馬者。休之學。可謂精切。能盡立言之深意。

郡縣主婿官

本朝宗室。親女出嫁。如婿係白身人。得文解者。為將仕郎。否則承節承信郎。妻雖死。夫為官如故。按唐貞元中。故懷澤縣主婿。檢校贊善大夫。嘗先給狀。言臣頃以國親。起授龍。及縣主。義。送。臣。陪位出身。未授檢校官。自有本官。伏乞宣付所司。許取前。蘇州司戶。參軍。隨。制。調。集。詔。許。赴。集。仍。委。所。司。比。類。前。任。正。員。官。依。資。注。擬。自。今。已。後。郡。縣。主。婿。除。丁。憂。外。有。曾。任。正。員。官。停。授。檢。校。官。俸。料。從。者。准。此。處。分。乃。知。婿。官。不。得。者。思。厚。於。唐。世。多。矣。紹。興。中。高。士。壽。尚。偽。福。國。長。公。主。至。觀。察。使。及。公。主。事。許。謀。死。備。得。故。官。可。謂。優。厚。

樂府詩引喻

自齊梁以來。詩人作樂府子夜四時歌之類。每以前句此與引喻。而後句實言以證之。至唐張祐李商隱溫庭筠陸龜蒙亦多此體。或四句皆然。今略書十數。於策其四句者。如高山種芙蓉。復經黃檗。未得一蓮時。流離嬰辛苦。窗外山魃立。知渠脚不多。二更樓底下。撲著是誰梳。淮上能無雨。回頭總是情。蒲帆未。爭得一散成。其兩句者。如風吹荷葉動。無夜不搖。空。無。無。求。正。理。自。難。圓。棋。燒。敗。棋。著。子。故。依。然。理。緒。入。殘。機。何。悟。不。成。匹。離。門。不。安。機。無。復。相。關。意。黃。華。向。春。生。苦。心。日。日。長。明。燈。照。空。局。悠。然。未。有。期。玉。作。彈。棋。局。中。心。最。不。平。剪。刀。橫。眼。底。方。覺。淚。難。裁。中。廚。庭。前。菜。飯。郎。見。赤。心。千。尋。草。屋。枝。爭。奪。長。苦。愁。見。如。蛛。織。毒。思。直。到。明。雙。燈。俱。暗。盡。奈。許。兩。無。由。三。更。書。石。闕。憶。子。夜。啼。悲。芙蓉。腹。裏。甚。憐。汝。從。心。起。朝。看。暮。牛。跡。知。是。宿。啼。痕。梳。頭。入。黃。泉。分。作。兩。死。計。石。闕。生。口。中。銜。惡。不。能。語。桑。蠶。不。作。繭。晝。夜。長。懸。線。皆。是。也。龜。蒙。又。有。風。人。詩。四。首。云。十。萬。金。師。出。還。知。正。德。君。一。心。如。瑞。象。長。作。兩。岐。分。破。槃。供。朝。餐。須。知。是。苦。辛。曉。天。窺。落。宿。誰。誰。獨。醒。人。且。日。思。雙。履。明。時。願。早。踏。丹。青。傳。四。流。難。寫。是。秋。懷。聞。道。新。更。帳。多。應。發。舊。期。征。衣。無。伴。獨。獨。處。自。然。悲。

容齋三筆

卷十六

六

皮日休和其三章云。刻石書。難。恨。因。成。別。後。悲。莫。言。春。蠶。薄。猶。有。萬。里。思。鏤。出。容。刀。飾。親。逢。巧。笑。難。目。中。駭。客。珮。爭。奈。即。闌。干。江。上。秋。聲。起。從。來。浪。得。名。逆。風。猶。挂。席。苦。不。會。凡。情。別。來。春。所。唱。云。不。是。厨。中。事。爭。知。吳。裏。心。井。邊。銀。釧。落。展。轉。恨。深。深。釋。蠟。為。紅。燭。情。知。不。自。由。細。絲。斜。結。網。爭。奈。眼。相。鈎。尤。為。明。白。七。言。亦。間。有。之。如。東。邊。日。出。西。邊。雨。道。是。無。情。又。有。情。玲。瓏。散。子。安。紅。豆。入。骨。相。思。知。也。無。合。歡。桃。核。真。堪。恨。裏。許。原。來。別。有。人。是。也。近。世。都。詞。如。一。落。索。數。闌。蓋。效。此。格。語。意。亦。新。工。恨。太。俗。耳。然。非。才。士。不。能。為。世。傳。東。坡。一。絕。句。云。蓮。子。學。閒。須。見。慧。樺。杆。著。盡。更。無。慕。破。衫。卻。有。重。縫。處。一。飯。何。曾。忘。卻。匙。蓋。是。文。與。意。並。見。一。句。中。又。非。前。比。也。集。中。不。載。

容齋三筆卷第十六終

自唐以來相傳以孔門高弟顏淵至子夏為十哲故坐祀於廟堂上其後升顏子配  
聖則進曾子於堂居子夏之次以補其闕然顏子之父路曾子之父黜乃在廡下從  
祀之列子處文上神靈有知何以自安所謂子雖齋聖不先父食正謂是也又孟子  
配食與顏子並而其師子思子思之師曾子亦在下此兩者於禮於義實為未幾特  
相承既久莫之敢議耳

周公不特置

周成王董正治官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而云官不必備惟其人以書傳考之  
皆秉領六卿未嘗特置也周公既為師然猶位冢宰尚書所載召公以太保領冢宰  
芮伯為司徒彤伯為宗伯畢公以太師領司馬衛侯為司寇毛公以太傅領司空言是  
已其所次第惟以六卿為先後而師傳之尊乃居太保下也

周公作金縢

尚書孔氏所傳五十九篇皆有序且此於史官者不言某人作如虛書五篇紀一時  
君臣吁咻郁俞及識其政事如說命武成顧命康王之誥召誥自惟二月既望至越自  
乃御事洛誥自戊辰王在新邑至篇終蔡仲之命自惟周公位冢宰至邦之祭皆然  
如指言某人所作則伊尹作伊訓太甲咸有一德盤庚三篇周公作大誥康誥酒誥  
梓材多士無逸君奭多方立政是也惟金縢之篇首尾皆敘事而直以為周公作按  
此篇除冊祝三王外餘皆周史之詞如公乃自以為功公歸納冊公將不利於孺子  
公乃為詩以貽王王亦未敢誦公公命我勿敢言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公勤勞王  
家之語出郊反風之異決非周公所自為今不復可質究矣

雲夢澤

雲夢楚澤數也列於周禮職方氏鄭氏曰在華容漢志有雲夢官然其實雲也夢也  
各為一處高賈所書雲土夢作入注云在江南惟左傳得其詳如邠夫人棄子文於  
夢中注云夢澤名在江夏安陸縣城東南楚子田江南之夢注云楚之雲夢跨江南  
北楚子濟江入於雲中注入雲澤中所謂江南之夢然則雲在江之北夢在其南也  
上林賦楚有七澤嘗見其一名曰雲夢特其小者耳方九百里此乃司馬長卿誇言  
今為縣隸德安詢諸彼人已不能的指疆域職方氏以夢為雲前漢敘傳子文投於

關雎不同

關雎為國風首毛氏列之於三百篇之前大序云后妃之德也而魯詩云后夫人難  
鳴佩玉去君所周康王后不難故詩人歎而傷之後漢皇后紀序康王是朝關雎作  
詞蓋用此也爾宗永平八年詔云昔應門失守關雎刺世注引春秋說題辭曰八主  
不正應門失守故歌關雎以感之宋均云應門聽政之處也言不以政事為務則有  
宣淫之心關雎樂而不滿思得賢人與之共化修應門之政者也薛氏韓詩章句曰  
詩人言雎鳩正潔敬足以聲相求隱蔽於無人之處故人君退朝入於私宮后妃御  
見有度應門擊柝鼓人上堂遲反燕處體安志明今時大人內傾於色賢人見其明  
故詠關雎之說淑女正容儀以刺時三說不同如此秦離之詩列於王國風之首周  
大夫所作也而齊詩以為衛宣公之子善閔其兄伋之且見害作憂思之詩秦離之  
詩是也此說尤為可議

迷厥厥楮

迷厥厥楮專取客悅世俗謂之迷厥亦曰迷楮中心有愧見諸顏面者謂之迷厥舉  
指脫落觸事乖忤者謂之厥楮雖為假言然其說皆有所本列子云墨衣單至嗥咷  
慙慙四人相與游於世又云眠眠語謔易敢怯疑四人亦相與游張湛注云墨音眉  
厥勅夷反方言江淮之間謂之無賴眠音緬也音珍方言欺謾之語也郭璞云謂以  
言相輕唾弄也所釋雖不同然大略具是矣曲禮本母撥足毋蹶鄭氏注云撥於揚  
蹶蹶行逐貌大抵亦指其荒率也

三館秘閣

國朝儒館仍唐制有四曰昭文館曰史館曰集賢院曰秘閣率以上稍讀昭文大書  
士其次監修國史其次領集賢若只兩相則首應東國史唯秘閣最低故但以兩制  
判之四局各置直官均謂之館職皆稱學士其下則為校理校勘地望清切非  
名流不得處范景仁為館閣校勘嘗遺校理宰相龐籍言范頗有異才恬於進取乃  
除直秘閣司馬公作詩賀之曰延閣此中人猶言雲漢神仙宗重其選也國士比  
為仙玉振鉤陳上丹梯北斗遠帝容瞻月角辰翰耀星躔職校曾無貴光華在得賢其  
重如此自熙寧以來或頗用實勞元豐官制行不置昭文集賢以史館入著作局而  
直秘閣只為貼職至崇寧政宣以處大臣子弟姻戚其濫及於錢穀又俗吏士大夫

不復實更然除此職者必詣館下拜閣乃具感送遊見在三館者安其秋日暮書宴  
皆得預席若餘日則不許至隨筆有館職在存一則云

亭榭立名

立亭榭名最易蹈襲既不可近俗而務為奇詭亦非是東坡見一客云近者晉書問  
之曰曾尋得好亭子名否蓋謂其難也秦楚材在宣城於城外並江作亭目之曰知  
有用杜詩已知出郭少塵事更有澄江消客愁之句也王仲衡在會稽於後山作亭  
目之曰白涼亦用杜詩越女天下白鑑湖五月涼之句二者可謂甚新然要為未當  
廬山一寺中有亭頗幽勝或標之曰不更歸取韓詩末句亦可笑也

十十錢

市肆間交易論錢陌者云十錢言其足數滿百無缺減也其語至俗然亦有所本  
後漢書裴楷傳外官崇所獻神畫其太子經與帝王篇云開其玉戶施種於中此若  
春種於地也十十相應和而生其施不以其時也若十月種物於地也十十盡死固  
無生者其書不傳於今唐章懷太子注釋之時尚猶存也此所謂十十盡言十種十  
生無一夫耳其盡死之義亦然與錢陌之事殊然其字則同也

犀角

張衡應問云犀角動輒後漢注引前書先戎云才之兵器不犀角音義曰今俗謂乃  
兵利為犀犀堅也犀角甚新奇然為文者未嘗用亦慮子所見之不博也

畢仲游二書

元祐初司馬溫公當國盡改王荆公所行政事士大夫言利害者以千百數聞朝廷  
更化莫不驩然相賀唯畢仲游一書究盡本末其卷云昔安石以興作之說勸先帝  
而患財之不足也故凡政之可以得民財者無不用蓋散青苗置市易欲役錢變鹽  
法者事也而欲興作豈不足者情也苟未能杜其興作之情而徒欲禁其散欲變置  
之術是以百說而百不行今遂欲廢青苗罷市易蠲役錢去鹽法凡號為財利而傷  
民者一掃而更之則向來用事於新法者必不喜矣不喜之人必不但曰青苗不可  
廢市易不可罷役錢不可蠲鹽法不可去必探不足之情言不足之事以動上意雖  
致石人而使聽之猶將動也如是則廢者可復能者可復置者可復欲去者可  
復存矣則不足之情可不須治哉為今之策當大舉天下之計深明出入之數以諸  
路所積之錢歸地官使經費可支二十年之用數年之間又將十倍於今且使

天子曉然知天下之餘於財也則不足之論不得使於前然後所謂新法者始可永  
罷而不復行矣昔安石之居位也中外莫非其人故其法能行今欲採前日之獻而  
左右侍從職司使者十有七八皆安石之徒雖起二三舊臣用六七君子然累百之  
中存其十數烏在其勢之可為也勢未可為而欲為之則青苗蠲廢科復散況未廢  
乎市易雖罷且復置況未罷乎復錢鹽法亦莫不然以此採前日之獻如人久病而  
少聞其父兄弟喜見顏色而未敢贊者意其病之在也先是東坡公在館閣頗因  
言語文章規切時政仲游憂其及禍貽書戒之曰孟軻不得已而後辨孔子欲無言  
古人所以精謀極慮固功業而養壽命者未嘗不出乎此君自立朝以來禍福利害  
繫身者未嘗言顧直措其言簡夫言語之累不特出口者為言其形於詩歌贊於賦  
頌託於碑銘著於序記者亦言也今知畏於口而未畏於文是其所是則見是者盡  
非其所非則察非者怨喜者未能濟君之謀而怨者或已敗君之事矣天下論君之  
文如孫臏之用兵扁鵲之醫疾固所指名者矣雖無是非之言猶有是非之疑又况  
其有耶官非諫臣職非御史而非人所未非是人所未是危身觸諱以游其間殆由  
抱石而採薪也二公得書偉然竟如其處子頃修史時因得其書讀二書思欲為之

容齋四筆

表見故官雖不顯亦為之立傳云

列子與佛經相參

張湛序列子云其言大略明虛有以至虛為宗萬品以終滅為驗神意以凝寂常全  
想念以著物自喪生覺無夢化等情所明往往與佛經相參予以天瑞篇載林類言  
子貢之言曰死之與生一往一返故死於是者安知不生於彼故吾知其不相若矣  
吾又安知吾今之死不愈昔之生乎此一節所謂與佛經相參者也又云商太宰問  
孔子三皇五帝三皇聖者歟孔子皆曰弗知太宰曰然則孰者為聖孔子曰西方之  
人有聖者焉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湯湯乎民無能名焉丘疑其為  
聖弗知真為聖歟真不聖歟其後論者以為列子所言乃佛也寄於孔子云

韋孟詩乘疎

漢書韋賢傳載韋孟詩二篇及其孫元成詩一篇皆深有三百篇風致但韋孟諷諫  
云肅肅我祖國自天柔總齊群邦以冀大商至於有周歷世會同王報聽譴實絕我  
邦我邦既絕厥政斯遠資罰之行非絲玉室庶尹季后靡扶靡衛五服願離宗周以  
除厥邪曰王報聽譴實絕我邦我邦既絕厥政斯遠資罰之行非絲玉室庶尹季后靡扶靡衛五服願離宗周以



承謀如是周至報王僅存七色救亡不暇豈能絕侯邦乎周之積微久矣非因絕豕  
韋一國然後五服崩離也其妄固不待攻而應部又從而贊之尤為可笑左傳書記  
宣子之言曰句之祖在商為豕韋氏在周為唐杜氏杜預曰豕韋國於東郡白馬縣  
廢宋國於唐周成王滅之此最可證惜顏師古之不引用也

康衡守正

漢元帝時高帝奏言天子七廟親盡之廟宜毀及郡國廟不應古禮宜正定天子下  
其議未及施行而高卒後乃下詔先罷郡國廟其親盡殿園皆無復修已而上寢疾  
夢祖宗譴罷郡國廟詔問丞相康衡議欲復之衡深言不可上疾久不平衡皇恐  
高祖孝文孝武廟曰親廟宜一居京師今皇帝有疾不豫適夢祖宗見戒以廟皇帝  
惶懼即詔臣衡復修立如誠非禮義之中遠祖宗之心咎盡在臣衡當受其殃又告  
謝毀廟曰遠廟合祭久長之策今皇帝乃有疾願復修立承祀臣衡等咸以為禮不  
得如不合諸帝后之意罪盡在臣衡等當受其咎今詔中朝臣具復毀廟之文臣衡  
以為天子之祀義有所斷無所依緣以作其文事如失措罪過在臣衡子按衡平生  
佞諛專附石顯以取大位而此一節獨據經守禮其禱廟之文治與金縢之冊視相似  
而不為後世所稱述漢史又不書於本傳惜而知其善可也郊祀志南山巫祠秦中  
秦中者二世皇帝也以其纏死魂魄為厲故祠之成帝時康衡奏罷之亦可查

西極化人

列子載周穆王時西極之國有化人來王敬之若神化人謁王同游王執化人之祛  
騰而上者中天乃止暨及化人之宮自以居數十年不思其國復詢王同游意遂精  
要請化人求還既罷所生猶嚮者之處侍御猶嚮者之人視其前則酒未清肴未陳  
王問所從來左右曰王默存耳穆王自失者三月復問化人化人曰吾與王神游也  
形美動哉子然後知唐人所著南柯太守黃梁夢櫻桃青衣之類皆本乎此

詔令不可輕出

人君一話一言不宜輕發況於詔令形播告者哉漢光武初即位既立郭氏為皇后  
矣時陰麗華為貴人帝欲崇以專位后固辭以郭氏有子終不肯當建武九年遂下  
詔曰吾以貴人有母儀之美宜立為后而固辭不敢當列於媵妾朕嘉其義讓許對  
諸弟乃追尊其父及弟為侯皆前世妃嬪所未有至十七年竟廢郭后及太子疆而  
立貴人為后蓋九年之詔既行主意移奪已見之矣郭后豈得安其位哉

戰國策

劉向序戰國策言其書錯亂相採官本字多誤脫為半字以越為肖以齊為立如此  
類者多子按今傳於世者大抵不可讀其辨非子新序說苑韓詩外傳高士傳史記  
索隱太平御覽北堂書抄藝文類聚諸書所引用者多今本所無向博極羣書但擇  
焉不精不止於文字脫誤而已惟太史公史記所采之事九十有三則明白光豔悉  
可稽考視向為有闕矣

范晔漢志

沈約作宋書謝靈運傳曰范晔所撰十志一首託靈運撰晔惡靈運以覆車宋文  
帝令丹陽尹徐湛之就靈運求已不復得一代以為恨其志今關晏本傳載晔在獄  
中賦諸生姓書曰既遣後漢欲徧作諸志前漢所有者志令備雖事不必多且使見  
文得盡又欲因事就卷內於論以正一代得失意復不果此說與靈運傳不同然靈運  
所云乃范紀第十卷公主注中引之今宋書卻無殊不可曉劉昭注補志三十卷至  
本朝乾興元年判國子監孫奭始奏以備前史之闕故治化五年監中所刊後漢書  
凡九十卷惟帝后紀十卷列傳八十卷而無志云新唐藝文志劉昭補注後漢書五  
十八卷不知昭為何代人所謂志三十卷當在其中也

結修犯土

今世俗營建宅舍或小遭疾厄皆云犯土故道家有謝土司章醮之文按後漢書來  
應傳所載安帝時皇太子驚病不安避幸乳母野王君王聖舍太子厨監郎吉以為  
聖舍新結修犯土甚不可久御然則古有其說矣

諸家經學與俗

雅子問漢儒所傳授諸經各名其家而今或存或不存請盡其本末為四筆一則乃高米據班史及陸德明經典釋文并他書刪取綱要詳載於此周易傳自商瞿始至漢初田何以之顯門其後為死學孟喜梁丘賀之學又有京房費直高相三家至後漢高氏已微魯承嘉之亂梁丘之易亡孟京費氏人無傳者唯鄭康成王弼所注行於世江左中興後鄭易博士不果立而劉瓛為世所重韓康伯等十人並注繫辭今唯韓傳尚書自漢文帝時伏生得二十九篇其後為大小夏侯之學古文者武帝時出於孔壁凡五十九篇詔孔安國作傳遭巫蠱事不獲以聞遂不立於學官其本始絕是以馬鄭杜預之徒皆謂之逸書王肅嘗為注解至晉元帝時孔傳始出而亡身與一篇乃叔肅所注免與分以續之學使遂感及唐以來馬鄭王注遂廢今以孔氏為正云詩自子夏之後至漢興分為四書申公曰魯說齊轅固生曰齊詩燕韓嬰曰韓詩皆列博士毛詩者出於河間人大毛公為之故訓以授小毛公為獻王博士以不在漢朝不列於學鄭康成達馬融皆作詩注及鄭康成作箋三家遂廢齊詩

久亡魯詩不通江東韓詩雖在入無傳者唯毛詩鄭箋獨立國學今所遵用漢高堂生博士禮十七篇即今之儀禮也古禮經五十六篇后倉傳十七篇曰后氏曲禮記所餘二十九篇名為逸禮戴德刪古禮二百四篇為八十五篇謂之大戴禮戴聖又刪為四十九篇謂之小戴禮馬融盧植考諸家異同附載聖篇章去其煩重及所缺者而行於世即今之禮記也王莽時劉歆始建立國官經以為周禮在三禮中最為晚出左氏為春秋傳又有公羊穀梁鄭氏夾氏鄒氏無師夾氏無書公羊無於京帝時穀梁咸於宣帝時而左氏終西漢不顯章帝乃令費直作訓詁自是左氏大興二傳漸微矣古文孝經二十二章世不復行只用鄭注十八章本論語三家魯論語者魯人所傳即今所行為次是也齊論語者齊人所傳凡二十二篇古論語者出白孔壁凡二十一篇各有章句孰何是集諸家之說為集解今盛行於世

漢人姓名

西漢名人如公孫弘董仲舒朱買臣丙吉王良賈為皆有異世與之同姓名者戰國策及呂氏春秋齊有公孫弘與秦王孟嘗君言者明帝時又有幽州從事公孫弘交通楚王英見於虞廷傳高祖時又有諸者賈為漢元帝時有武昌太守朱買臣尚書左

僕射王良後漢安帝時有太子廡監郎吉南齊武帝之子巴東王子響為荆州刺史要真閣將軍董曼與同行曼曰殿下廡如雷取相隨耶子響曰君致出此語亦復奇廡上聞而不悅曰人名變復何容得醜穢乃改為仲舒謂曰今日仲舒何如昔日仲舒答曰昔日仲舒出自私庭今日仲舒降自先帝以此言之勝昔遠矣然此人後不復見

輕浮稱謂

南齊陸慧曉立身清肅為諸王長史行事僚佐以下造詣必起迎之或曰長史貴重不宜妄自謙屈曰我性急人無禮不容不以禮處人未嘗輕士大夫或問其故慧曉曰貴人不可卿而賤者乃可卿人生何容立輕重於懷抱終身常呼人位今世俗浮薄少年或身為卑官而與尊者言語稱其儕流曰某某文談其所事拔伯監司亦然至於雷他人父凡專長之前語及其子孫甥婿亦云某某或妄稱宰相執政貴人之子皆大不識事分者習慣以然元非簡傲也予常以戒兒輩云

鬼谷子書

鬼谷子與蘇秦張儀書曰二足下功名赫赫但春華至秋不得久成今二子好朝露之榮忽長久之功輕喬松之永延貴一旦之浮貴夫女愛不極痛男歡不畢輪痛哉夫君戰國策楚江乙謂婁君曰以財交者財盡而絕交以色交者華落而愛渝是以嬖女不做廢寵臣不做軒呂不韋說華陽夫人曰以色事人者色衰而愛弛詩氓之序曰華落色衰復相棄背是諸說大抵意同皆以色而為喻士之嗜進而不知自及者尚豈茲哉

有美堂詩

東坡在杭州作有美堂會客詩頌聯云天外黑風吹海立浙東飛雨過江來諸君疑海不能立黃魯直曰蓋是為老杜所語因舉三大禮賦朝獻太清宮云九天之雲下垂四海之水皆立以告之二者皆句語雄峻前無古人坡和陶停雲詩有雲屯九河雪立三江之句亦用此也

張天覺小簡

張天覺熙寧中為渝州南川守章子厚經制夔夷押海州縣吏無人敢與共語部使者念獨張可兀之撤至夔子厚詢人才使者以告即呼八同食張著道士服長揖就坐子厚肆意大言張隨機折之落落出其上子厚大喜延為上客歸而薦諸王介甫

遂得召用政和六年張在荆南與子厚之子致平一帖云老夫行年七十有四日閱佛書四五卷早晚食米一升麵五兩肉八兩魚適佐之以此為常亦不服藥唯以呼吸氣書夜合天度而已數數夢見先相公語論如平生宜其人在天仙間而老夫定中神遊或遇之乎嗟乎安得奇男子如先相公者一快吾胸中哉此帖藏致平家其曾孫簡列諸石于今年亦七十四歲姪孫德於長興得墨本以相示聊記之云

城狐社鼠

城狐不灌社鼠不燬謂其所棲穴者得所憑依此古語也政議論者率指人君左右近習為城狐社鼠子讀說苑所載孟嘗君之客曰狐者人之所攻也鼠者人之所懼也臣未嘗見獲狐見攻社鼠見燬何則所託者然也獲狐之字甚奇且新

用兵為臣下利

富公奉使契丹虜主言欲舉兵公曰北朝與中國通好則人主專其利而臣下無所獲若用兵則利歸臣下而人主任其禍故北朝羣臣爭勸舉兵者此皆其自謀非國計也勝負未可知就使其勝所亡士馬羣臣當之歟抑人主當之歟是時語錄傳於四方蘇明允讀至此曰此一段議論古人之否東坡年未十歲在傍對曰記得蘇

卷二

三

晏上書云今徇南夷朝夜即暑越州建城邑深入匈奴燔其龍城議者美之此人臣之利非天下之長策也正長此意明允以為然子又記魏大武時南邊諸將表稱宋人大厭將入寇請先其未發逆擊之魏公卿皆以為當崔伯深曰朝廷群臣及西北守將從陛下征伐西平赫連北破嚙嚙多獲美女珍寶南邊諸將聞而慕之亦欲南鈔以取資財皆營私計為國生事不可從也魏主乃止其論亦然

誌文不可冗

東坡為張文定公作墓誌銘有答其子厚之一書云志文路中已作得大半到此百冗未絕筆計得十日半月乃成然書大略小節已有六十餘字若纖悉盡書萬字不了古無此例也知之知之蓋當時起之意但欲務多耳又一帖云志文謁告數日方寫得了謹持納哀病眩解翰皆不佳不知可用否今誌文正本凡七十一百字銘詩百六十字子卿士作一列大夫小郡守行狀九千言衢州士人語關上言二萬言使讀之者豈不厭倦作文者宜戒之坡帖藏葉氏作竹齋趙晉臣鑄石於湖南忠司楚觀

趙晉臣鑄

漢書劉輔傳谷永等上書曰趙簡子殺其大夫鳴犢孔子臨河而還張晏注曰簡子欲分晉國故先殺鳴犢又聘孔子孔子聞其死至河而還也顏師古曰戰國策說二人姓名云鳴犢鑿鑿而史記及古今人表並以鳴犢鑿鑿蓋鑿鑿及實其聲相近故有不同耳今永等指鳴犢一人不論實與也韓退之將歸操亦云孔子之趙聞殺鳴犢作子按今本史記孔子世家乃以為實鳴犢鑿鑿說死權謀篇云晉有澤鳴犢其不同如此

五帝官天下

漢書寬饒奏封事引韓氏易傳言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傳子官以傳賢若四時之運成功者去坐指意欲求禪而死故或云自後稱天子為官家蓋出於此今世無韓氏易諸家注釋漢書皆無一語惟說死至公篇云秦始皇帝既吞天下召羣臣議五帝禪賢三王世繼孰是博士鮑令之對曰天下官則選賢是也天下家則世繼是也故五帝以天下為官三王以天下為家始皇帝欲曰吾德出於五帝吾將官天下誰可使代我後者此說可以為證據記之以補漢注之缺將濟萬機論亦有官天下家天下之語

卷二

四

黃帝李法

漢書胡建傳黃帝李法蘇林曰獄官名也天文志左角李右角將願師古曰李者法官之號也其書曰李法唐世系表李氏自皇陶為堯大理歷唐夏商世作此官以官命族為理氏至紂之時逃難於伊侯之墟食木子得全遂改為理李氏子按今本漢書天文志騎官左角理乃用理字而史記天官書則為李說此蓋胡建事亦為理法然則理李一也故左傳數云行李往來杜預注曰行李使人也至鄭子產與晉盟子平上則曰行理之命注亦云行理使人通聘問者其義益明真同作大理傳子孫不改追商之季幾千二百年世官久任倉氏庫氏不足道矣表係疑不可信

抄傳文書之誤

今代所得文書筆更不謬至於成行脫漏字在三館假贗自直類文先以正本點檢中有數卷皆以後板為前字今書庫整頓然後錄之他多類此厨益公以蘇魏公集付太平州錄板亦先為勘校其所作東山長老語錄序云側定政宗無用所以為用因歸得免忘言而後可言以上一詞不明白又與下不對折簡來問子惟莊子曰地非不廣且大也人之所用容足爾然而足而墊之致黃泉知無用而後可以言用

矣始驗制定政宗當是則足致泉正與下文相應四字皆誤也因訛曾叔所書淵明讀山海經詩云形天無千歲猛志固常在疑上下文義若不貫遂取山海經參校則云刑天數名也口中好銜干戚而無乃是刑天舜干戚故與下句相應五字皆訛以語友人奉公休晁之道皆嘗驚歎並取所藏本是正之此一節甚類蘇集云

二十八宿宿者考其義則止當讀如本音當記前人有說如此說苑辨物篇曰天之五星運氣於五行所謂宿者日月五星之所宿也其義昭然

大觀初年京師以元夕張燈開宴時再復淫鄙徽宗賦詩賜群臣其詞聯云年化生歌遵海嶠春風燈火過涅中席上和者皆莫及關封尹宋喬年不能詩空走介求援於其客周子雅得句云風生閨閣春早月到蓬萊夜未中為時輩所稱子雅汝陰人曾受學於陳無已故有白法則作文嘉詩者可無師承乎

顏魯公忠義節史策畧與關聖女石刻見一帖云政可守不可不守吾去歲中言事

得罪又不能逆道苟時為千古罪人也雖敗居遠方然身不壯汝曹當須謂吾之志不可不守也此是獨赴滿地而與其子孫者無由考其歲月千載之下使人讀之尚可畏而仰也

文潞公奏除改官制  
自熙寧以來士大夫資歷之法日趨於壞歲甚一歲久而不可復清近年愈甚綜核之制本嘗能守偶見文潞公在元祐中任平章軍國重事宣仁面諭令具自來除授官職次序一本進呈公遂具除改舊制節目以奏其一云吏部選兩任親民有舉主

升通判通判兩任滿有舉主升知州軍謂之常調知州軍有績功或有舉薦名實相副者特擢升轉運使副判官或提點刑獄府推判官謂之出常調轉運使有路分輕

重遠近之差河北陝西河東三路為重路歲滿多任三司使副或發運使發運任滿亦充三司副使成都路次三路京湖西淮南又其次江東西吳湖兩浙又次之二廣福

建梓利慶路為遠小已上三等路分轉運任滿或就移近上次等路分或歸任者府判官漸次擢充三路重任內提點刑獄則不拘路分輕重除授潞公所奏乃是治平以前常行今一切蕩然矣京朝官未嘗肯有兩任親民轉為通判使望州郡至於監司既無輕重遠近之閒不復以序升擢云

待制知制誥

慶曆七年曾魯公公亮自修起居注除天章閣待制時陳恭公獨為相其弟婦王氏龔公孫女會出也當月旦出拜恭公迎語之曰六新婦曾三做從官想其善應聲對曰三舅前伯伯提學極難善只是外妻不樂恭公問故曰外妻見三舅來謝責之曰汝第五人及第當過詞掖想是全廢學故朝廷如此處法恭公默然自夫後竟改知制誥蓋恭公不由料第不諳典故致受譏於女子而此女對答之時元未嘗往外家也其善思如此國家故事修注官次補知制誥惟趙康靖公以歐陽公位在下面欲先選司馬公以力辭三字皆除待制其難歷先後可見云

裴行儉景陽

裴行儉為定襄道大總管討突厥大軍次軍於北暮已立營壘壕既風更命從營高岡吏白士安堵不可擾不聽從使之比夜風雨暴至前占營所水深天餘眾莫不駭數問何以知之行儉曰自築如我即制毋問我所以知也按戰國策云齊魏魏共攻燕楚王使景陽將而救之各舍使左右司馬各營壘地已植表景陽怒曰女所營者水皆至滅表此馬可以舍乃令使明日大雨山水大出所營者水皆滅表軍吏乃服

二事正同而景陽之事不傳

北人重甘蔗

甘蔗只生於南在北人嗜之而不可得魏太武至彭城遣人於武陵王處求酒及甘蔗郭汾陽在汾上代宗賜甘蔗二十條子虛賦所云諸柘巴且諸柘者甘蔗也蓋相如指言楚雲夢之物漢郊祀歌秦尊柘漿亦謂取甘蔗汁以為飲

容齋四筆卷第二終

韓退之張籍書

韓公集中有答張籍二書其前篇曰吾子所論排釋夫不若者書若僕之見則有異乎此請待五六十然後為之吾子又幾吾與人為無實駁雜之說此吾所以為戲耳若商論不能下氣或似有之博塞之譏敢不承教後篇曰二氏行乎中土蓋六百年非可以朝令而夕禁俟五六十為之未失也謂吾與人商論不能下氣若好勝者雖誠有之抑非好已勝也好已之道勝也駁雜之譏前書盡之吾者夫子猶有所戲焉害於道哉大略藉所論四事乞者書識駁雜商論均勝及博塞也今得藉所與書前篇曰漢之東浮圖之法入中國黃老之術相沿而熾蓋為一書以與存聖人之道執事多尚駁雜無實之說使人陳之前以為權此有累於威德又商論之際或不答人之短如任私尚勝者亦有所累也況為博塞之戲與人競財乎廢棄日時不識其然願絕博塞之好棄無實之說私慮以孫士嗣孟軻揚雄之作使聖人之道復見於唐後篇曰老釋惑於生人久矣執事可以任著書之事君子汲汲於所欲為若皆待五六十而後有所為則或有遺恨矣君子於言舉足不遠於禮未聞以駁雜無實之

容齋四筆

卷三

一

說以為戲也執事每見其說則拊呼笑是振氣奮性不得其正矣藉之二書甚切而直但稱韓公為執事不曰先生考其時乃云執事參於戎府按韓公以貞元十二年為汴州推官時年二十有九十五年為徐州推官時年三十有二年位未感藉未以師禮事之云

韓公稱李杜

新唐書杜甫傳贊曰昌黎韓愈於文章重許可至歌詩獨推曰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誠可信云予讀韓詩其稱李杜者數端脚疏於此石鼓歌曰少陵無人謫仙死才薄將奈石鼓何酬盧雲夫曰高揖羣公謝名譽遠道甫自感至誠薦士曰勃興得李杜萬類因凌暴醉留東野曰昔年因讀李杜詩長恨二人不相從感春曰近憐李杜無檢束爛漫長醉多文辭并唐志所引蓋六月之

此日足可惜

韓退之此日足可惜一首贈張籍凡百四十句雜用東冬江陽庚青六韻及其亡也籍作詩登之凡百六十六句用陽庚二韻其語鏗鏘震屋全依韓體所謂乃出二侍女合彈琵琶等者是也

粉白黛黑

韓退之為文章不有踴鬢前八言一曰故其語曰惟陳言之務去夏子其難哉獨粉白黛黑四字似有所因列子周穆王築中天之臺蘭鄭衛之處子娥媚靡者粉白黛黑以滿之戰國策張儀謂楚王曰鄭周之女粉白黛黑立於衢間見者以為神屈原大招粉白黛黑施芳澤只司馬相如觀莊刻飾珠玉曰粉黛黑也淮南子毛嫱西施施芳澤正娥眉設竇珥環阿錫粉白黛黑笑目流眇韓公以黑為綠其旨則同

李杜往來詩

李太白杜子美在布衣時同游梁宋為詩酒會心之友以杜集考之其稱太白及懷贈之篇甚多如李侯金閨房脫身事幽討南尋高穴見李白道南問訊今何如李白一斗詩百篇自稱臣是酒中仙近來海內為長句汝與山東李白好昔者與高李晚登單父臺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陰鏗憶與高李論論文入酒壚白也詩無敵飄然思不羣昔年有狂客號爾謫仙人落月滿屋梁猶疑照顏色三夜頻夢君情親見君意秋來相顧尚飄蓬未就丹砂愧葛洪寂寞書齋裏終朝獨爾思涼風起天末君子意何如不見李生久伴狂真可哀凡十四五篇至於太白與子美詩略不見一白或謂

容齋四筆

卷三

二

竟初序別杜補闕者是已乃殊不然杜但為右拾遺不曾任補闕兼自諫省出為華州司功逸避難入蜀未嘗復至東州所謂飯顆山頭之嘲亦好事者所撰耳

李太白怖州位

李太白上安州裴長史書云白竊慕高義得趨末塵何圖謗言忽生眾口攢毀將恐投下客震於嚴威若使事得其實罪當其身則將浴蘭沐芳自屏於烹鮮之地惟君侯死生之願君侯惠以大過洞開心願終身前恩再辱英既必能使精誠動天長虹貫日若赫然作威加以大怒即膝行而前再拜而去耳裴君不知何如人至譽其貴而且賢名飛天天才起策度越作者稜威雄極下習羣物予謂白以白不入翰林其蓋世英姿能使高力士脫鞵於殿上豈拘拘然怖一州位者邪蓋時有屈伸正自不得不爾大賢不偶神龍困於蟻蟻可勝嘆哉白此書自敘其平生云昔與蜀中友人吳指南死於洞庭之上白禮服慟哭炎月伏屍猛虎前臨堅守不動遂獲丘於湖側數年未親筋骨尚在雪泣持刃躬申洗削囊骨徒步負之而趨寢與攜持無軀身手遂丐貸營葬於鄂城其存交重義如此又與逸人東巖子隱於岷山巖居數年不跡城市養禽畜子計時皆就學取食了無營積其養高志操如此而史傳不為書之





治藥捷法

藥有至賤易得人所常用而難於修製者如膏附子芫絳子艾葉之類醫家味其即  
度或終日疲勞而不能成本草云凡芫絳子煖湯淘汰去沙土瀉乾煖油瀉一宿  
瀉出暴微白搗之不盡者更以酒瀉經三五日乃出更晒微乾搗之須臾悉盡極易  
碎蓋以其顆細難施工具說亦殊勞費然自有捷法但搗紙條數枚置其間則剝帖  
成粉看附子洗去皮毛炒之焦熟然後暴投水鉢內候浸漬透徹流盡暴日中微燥  
乃入搗臼悉應手摩碎艾葉葉軟不可着力若入白炭冷三五片同碾則即時可作  
細末

陳羣說燕后

趙左師觸龍說太后使長安君出質用愛憐少子之說以感動之子嘗論之於隨筆  
中其事載於戰國策史記資治通鑑而燕語中又有陳羣一段甚相似云陳羣合齊  
燕將令燕王之弟為質於齊太后大怒曰陳公不能為人之國則亦已矣烏有韓人  
子母者豈遂入見后曰人主之愛子也不如布衣之甚也非徒不愛子也又不愛丈  
夫子獨甚太后曰何也對曰太后嫁女諸侯奉以千金今王願封公子羣臣曰公子

卷三

五

無功不當封今以公子為質且以為功而封之也太后弗聽是以知人主之不愛丈  
夫子獨甚也且太后與王幸而在故公子貴太后千秋之後王棄國家而太子即位  
公子賤於布衣故非及太后與王封公子則終身不封矣太后曰老婦不知長者之  
計乃命為行具此語與觸龍無異而史記不書通鑑不取學者亦未嘗言

燕非強國

北燕在春秋時最為弱小能自見於中國者不過三四大率制命於齊七雄之際為  
齊所取後賴五國之力樂毅為將然後勝齊然卒於得七十城不能守也故蘇秦說  
趙王曰趙北有燕燕固弱國不足畏也燕王曰齊人國小西迫強秦南近齊趙齊趙  
強國也又曰天下之戰國七而燕處弱焉獨戰則不能有所附則無不重昭王謂郭  
洩曰孤極知燕弱小不足以報齊蘇代曰一齊之強燕又不能支奉陽君曰燕弱國  
也東不如齊西不如趙趙長平之敗壯者皆死燕以二十乘攻之為趙所敗太子丹  
謂荆軻曰燕小弱數困於兵何足以當秦楚漢之初趙王武臣為燕軍所得趙廝秦  
卒謂其將曰一趙尚易燕況以兩賢王滅燕易矣彭寵以漁陽叛即時夷滅十六國  
之起或秋亂集稱燕稱趙者多矣未嘗有久據幽前之地者也獨安祿山以三十年

節制之威又兼領河東乘天寶政亂出不意而舉兵史思明繼之雖為天下之禍旋  
亦殄滅至於藩鎮擅地所謂范陽盧龍固常受制於天雄成德也劉仁恭守光父子  
借魏一方便莊宗道周德威攻之克取魏屬十餘州如拾地芥石晉割駱吳丹仍其  
舊國恃以為強然晉開運陽城之戰德光幾不免周世宗小振之立下三關但太平  
異國失於輕舉又不治敗將喪師之罪致令披猖以迄於今若以謂幽燕為用武之  
地則不然也

水旱祈禱

海內雨暘之數郡異而縣不同為守為令能以民事介心必自知以時禱祈不待上  
命也而省部循案故例但視天府為既下之諸道轉運司使地內州縣各詣名山靈祠  
精潔致禱然固難以一榮論乾道九年秋賴吉連雨暴漲守守額方多備土囊粟諸  
城門以杜水入凡二日乃退而臺符令禱雨子格之不下但據實報之已而聞吉州  
於小廳設祈晴道場大廳祈雨問其故郡守曰請禱者本郡以淫沒為災而請雨者  
朝旨也其不知變如此殆為威侮神天幽冥之下將何所據憑哉但語笑林謂雨商  
人入神廟其一陸行欲晴許賽以豬頭其一水行欲雨許賽羊頭神顧小鬼言晴乾  
喫豬頭雨落喫羊頭有何不可正謂此耳坡詩云耕田欲雨川欲晴去得順風來者  
怨若使人人禱輒遂造物應須日十變此意未易為庸俗道也

卷三

六

容齋四筆卷第三終

今日官冗

元豐中曾鞏判三班院今侍上疏言國朝景德田百七十萬頃官員皇祐二百二十五萬頃官二萬員治平四百三十萬頃官二萬四千員田日加辟官日加多而後之郊費視前一倍以三三年之籍較之其入籍者幾七百人而死免者幾不能二百是年增歲溢未見其止則用財之端入官之門當令有司講求其故使天下之人如治平而財之用官之數同景德以三十年之通可以餘十年之蓄矣是時海內全盛倉庫多有積積猶有此懼慶元二年四月有朝臣奏對極言云曩在乾道開京朝官三四千員選人七八千員紹熙二年四選名籍尚左京官四千一百五十九員尚右大使臣五千一百七十三員侍左選人一萬二千八百六十九員侍右小使臣一萬一千三百十五員合四選之數共二萬三千五百十六員冗倍於國朝全盛之際近者四年之間京官未至增添外選人增至一萬三千六百七十員比紹熙增八百一員大使臣六千五百二十五員比紹熙增一千一百一員小使臣一萬八千七百五員比紹熙增一千二百七員而今年科舉明年奏薦不在焉通無慮四萬三千員比四年之數增萬員矣可不為之寒心哉蓋連有軍需慶典慶行而宗室推恩不以厭派近遠為間斷特奏名三舉皆值異恩雖助教亦出官歸正人每州以數十百病在膏肓正使俞附扁鵲持上池良藥以救之亦無及已

藥城和張安道詩

張文定公在蜀一見蘇公父子即以國士許之熙寧中張守陳州向都辟子由幕府元豐初東坡謫齊安子由貶監筠酒稅與張別張懷然不樂酌酒相命手寫一詩曰可憐洋樓飄蓬客自歎飽瓜老病身從此空齋掛塵榻不知重掃待何人後七年子由召還猶復見之於南都及元符末自龍川還許昌因姪叔黨出坡遺墨再讀張所贈詩其末已十年泣下不能已乃追和之曰少年使識成都尹中歲仍為幕下賓待我江西徐孺子生知已有斯人兩詩皆哀而不怨使人至今有感於斯文今世薄夫受人異恩轉眼若不相識况於一死一生拳拳如此忠厚之至殆可瑞拜也

和范杜蘇四公

晉相和凝以唐長興四年知貢舉取范質為第十三人唐故事知貢舉者所放進士以已及第時名次為重謂之傳本鉢蓋凝在梁正明中居此級故以處質且云他日

當如我後皆至宰相封魯國公官至太子太傅當時以為榮祿壽上五十八贊止五十四三朝史質本傳亦書之而新五代史和凝傳誤為第五以登科記考之而非也杜祁公罷相以太子少師致仕後以南郊免陪位恩連進至太子太師年八十而薨蘇子容初並任為南京判官杜公方里居告以平生出處本末日子異日所至亦如老夫及蘇更踐中外名德殊與之相似集中有謝杜公書正敘此事其罷相也亦以太子太師致仕進太保年八十二而薨昔賢謂貴人住佳善相人所以所閱多之故也此二者併官爵年壽皆前知異矣

外臺秘要

外臺秘要載制虎方云到山下先閉氣三十五息所在山神將虎來到吾前乃存舌肺中有白帶出收取虎兩目塞吾下部中乃吐肺氣上自通冠一山林之上於是良久又閉氣三十五息兩手捻都監自作三步步皆以右足在前乃止祝曰李耳李耳圖汝非李耳邪汝盜黃帝之火黃帝教我問汝云何畢便行一山虎不可得見若卒逢之者因正面立大張左手五指測之極勢跳手上下三度於跳中大喚咄曰虎北斗若使汝去虎即走予謂人卒逢虎魂魄驚怖竄伏之不暇豈能履容步趨仗呪語七字而脫邪因讀此方聊書之以發一笑此書乃唐王珪之孫壽所作本傳云壽視母疾數從高醫遊遂窮其術因以所學作書詳釋精明世實為善不深考也

六枳關

蓋洲種枳六本以為藩籬之根立小門名曰六枳關每為人問其所出僊於酬應今取馮衍顯志賦中語書於此行云據六枳而為籬按東觀漢記作八枳遠周書小開篇云嗚呼汝何敬非時何擇非德德枳維大人大人枳維公公枳維脚脚枳維大夫大夫枳維士登登皇皇纒在國枳國枳維都都枳維邑邑枳維家家枳維欲無疆言上下相維遞為藩籬也其數有八與東觀記同予詳考之乃九枳也宋景文公質宰相設式維公枳蓋用此云

王荆公上書并詩

王荆公議論高奇異於自用嘉祐初為度支判官上萬言書以為今天下財力日以困窮風俗日以衰壞愚在不知法度不法先王之政故也法先王之政者法其意而已法其意則吾所改易更革不至乎傾駭天下之耳目而固已合矣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財取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自古治世未嘗以不足為公患也愚

在治財無其道。在位之人。才既不足。而閭巷草野之間。亦少可用之材。杜搜之  
託封鍾之守。陛下其能久以天幸為常。而無一旦之憂乎。願監荀且。因備之微。明詔  
大臣為之。以漸期為合於當世之變。臣之所稱。流俗之所不講。而議者以為迂濶而  
孰爛者也。備時富諱。二公在相位。皆見此書。讀之不樂。知其得志。必生事。後安  
石當國。其所注措。大抵忍貧民而深疾富民。志欲破富以惠貧。嘗賦兼并詩一篇曰。  
三代子百姓。公私無異財。主擅操柄。如天持斗。魁賦予。皆自裁。兼并乃姦。回姦回  
法有誅。勢亦無自來。後世始倒持。黔首遂難裁。秦王不知此。更築懷清臺。禮義日已  
始。聖經入淫埃。法尚有存者。欲言時所哈。俗吏不知方。措克乃為才。俗儒不知變。兼  
并可無推。利孔至百出。小人司閭閻。有司與之爭。民愈可憐。哉其語。絕不工。迨其得  
政。設青苗法。以奪富民之利。民無貧富。兩稅之外。皆重出息。十二呂。愚卿復作平實  
之法。民遂大病。其禍源於此。詩。緣子由以為昔之詩病。未有若此其酷也。痛哉。

左黃州表

唐肅宗時。王璠以祠禱見寵。驟得宰相。帝嘗不豫。璠遣女巫乘傳分禱天下。名山大  
川。巫皆感服。中人護領所至。州縣。路道。狼藉。時有一巫。美而黠。以惡少年數十  
自隨。尤恣狡不法。馳入黃州。刺史左震晨至館。請事。門籍不起。震怒。欲縛入。取巫斬  
廷下。悉誅所從少年。籍其贖得十餘萬。因遣還中人。璠不諱。帝亦不加罪。震剛決如  
此。而史不記其他事。予讀元次山集。有左黃州表一篇云。乾元己亥。贊善大夫左振  
出為黃州刺史。下車。黃人歌曰。我欲逃鄉里。我欲去墳墓。左公今既來。誰忍棄之去。  
後一歲。又歌曰。吾鄉有鬼巫。惑人人不知。天子正尊信。左公能殺之。蓋此巫。黃人也。  
振在州三遷。侍御史判金州刺史。將去。黃人多去思。故為作表。予謂振也。黃為政宣  
民。見於歌頌。史官當特書之。於猶史中。而僅能不沒其實。故為標顯於此。已亥者。乾  
元二年。璠以元年五月自太常少卿拜中書相。二年三月罷。本紀及宰相表同。而新  
史傳本以為三年自太常卿拜相。明日罷。失之矣。乃承舊史之誤也。

李郭詔書

唐代宗即位。郭汾陽為近所。懼禍之及。表上自靈武河北。至於絳州。兩朝所貽  
詔書一千餘卷。家傳載其表語。其多如是。又讀韋端符所撰李衛公故物記云。三原  
令座中有客曰李奉者。衛公之賈。藏文帝賜書二千通。多言征討事。辱勞苦其軍。  
節度皆付公。吾不從中治也。暨公疾。親詔者數四。其一曰。有晝夜視公病。大老姬令

一人來。吾欲熟知公起居狀。權文公視此。詔常泣曰。君臣之際。乃如是耶。新史載其  
事云。靖五代孫彥芳。大和中為鳳翔司錄參軍。以高祖太宗賜詔書。數函。工之。天  
子悉留其中。又勅彥芳。本還賜彥芳。即二事。觀之。唐世之所以春。禮名將相者。網終  
孰復至此。漢晉以來所不及也。

兩道出師

國家用兵。師異道並出。其勝敗功罪。當隨其實。而處之。則賞信罰明。人知勸戒。漢  
武帝遣衛青霍去病伐匈奴。去病以功益封。又封部將四人為列侯。而青不得益。封  
軍吏卒皆無封侯者。宣帝遣田廣明等五將軍擊匈奴。又以常惠護烏孫兵。共出五  
將。皆無功。而廣明及田順以罪誅。獨常惠奉使克復。封侯。宋文帝伐魏。雍州諸將柳  
元景等。既拔弘農。陝城。潼關。兵而上。以東軍王玄謨。敗退。皆召還。其後玄謨。敗魏  
元景。受賞。紹興七年。淮西大帥劉少師。龍湖北岳少保。以母憂去。累辭。起復之。命朝  
廷以兵部尚書呂安老。侍郎張淵。遣分使兩部。已而正除。宣撫。遂掌其軍。岳在九江  
憂。兵柄一失。不容再得。與兼程至鄂。有旨復故任。而召淵。道為樞密。都承旨安老。在  
廬。遭變。言者論罷張魏公。淵道亦繼坐斥。陰與中北。虜再動兵。張公為首帥。遣李顯  
忠。邵宏淵。攻符離。失利。而退一府。皆賦杖。是時汪莊敏以參知政事。督視荆襄東西  
不相為謀。乃亦坐謹古今不侔如此。

杜韓用歇後語

杜韓二公作詩。或用歇後語。如接其望。呂葛仙。島仙。花吾友子。友于皆挺拔。再接再  
礪。乃僮僕。誠自節。為商借居。諸誰請。貽厥無基。趾之類是已。

唐明皇賜二相物

唐明皇以李林甫為右相。顏杓大政。而左相牛仙客。李適之。陳希烈。前後同列。皆拱  
手備員。林甫死。楊國忠代之。其寵過愈甚。天寶十三載。上御驪龍殿。門張樂。宴羣臣。  
賜右相絹一千五百匹。綵羅三百匹。綵綾五百匹。而賜左相絹三百羅。綾各五十而  
已。其多寡不侔。至於五倍。如希烈。庸才。知上恩。意安得不。不叙事之乎。宜其甘心於  
祿山也。

一百五日

今人謂寒食為一百五者。以其自冬至之後。至清明。應節氣。大凡為一百七日。而先  
兩日為寒食。故云。他節皆不禁也。杜老有鄜州一百五日夜對月一篇。江西宗派詩

云一百五日是風雨三十六峰勞夢魂一百五日寒食雨二十四番花信風之類是也吾州城北之山寺為某煙遊賞之地寺僧欲建華嚴閣請予作勸緣疏其末一聯云大喜知識五十三水壯人天之仰寒食清明一百六鼎來道俗之觀或問一百六所出應之曰元微之建昌宮祠初過寒食一百六店舍無煙官樹綠是以用之

老杜寒山詩

老杜春日心李白詩云白也詩無敵飄然思不羈清新庾開府俊逸鮑參軍嘗有武弁議其失曰既無敵又卻似庾鮑或折之曰庾清新而不能俊逸鮑俊逸而不能清新太白兼之所以為無敵也今集別本一作無數殆好事者更之乎寒山子詩云吾心似秋月碧潭清皎潔無物堪比倫教我如何說人亦有言既似秋月碧潭乃以為無物堪比何也蓋其意謂若無二物比倫當如何說耳讀者當以是求之

舉石之毒

讀黃伯思東觀餘論內評王大令書一節曰靜息帖云舉石深是可駭事凡患患散輒發癢散者寒食散之類散中蓋用舉石是性極熱有毒故云深可疑也劉表在荊州與王粲登漳山見一岡不生百草粲曰此必古冢其人在世服生舉石熱蒸出外故

容齋四筆

卷四

五

卓水泉減鑿看異舉石滿堂又今洛水冬月不冰古人謂之温洛下亦有舉石今取此石置甕水中水亦不冰又鶴伏卵以助暖氣其烈酷如此固不宜餌服子敬之語實然淮南子曰人食舉石死蟹食之而不饑予仲兄文安公鎮金陵因秋暑減食當塗醫湯三益教以服舉石圓已而飲啖日進遂加意服之越十月而毒作鼻衄血斗餘自是數數不止竟至精液皆竭迨於捐館偶見其語使人追痛因書之以戒末來者

會合聯句

韻略上聲二樓字險窄予向作汪莊敏銘詩八十句唯蕭敏中讀之曰押盡一韻今考之猶有十字越用一董內韻其詞曰維天生材萬彙傾城侯王將相曾是有種公家江東世輝耕德桃給之法是播是德孰豐厥培哉此主珠公編未嘗遠駕思錄沈酣春秋踰地周孔復策名第稍解襟襟橫經相沅士敏如輝蓬萊方丈佩飾有珠應龍天飛會府雲滄十官在序厚履從史吾惟片言借看泉湧正冠霜臺過者下棟抗顏殿所聲氣不勤顯仁東橫巫史呼陶昌言一下恩決千家獬獬孔熾邊戒毛龍煒

要當位左擊右舉公云當今沸渭混濁天威震耀誰不憤踊蓬蓬中司西柄是重出

關啟施善徽德德業稠夏將儒曰拱投杖雷赴如尊乃勇卸唐蔡陳馳捷系踵佛狸歸融民恃不現豐書賜朝百揆參總亞勤贊冊國勢尊尊登官軍載函符責舉重方規許落第援秦龐符雜固功奇蓋膠膠鈞樞建使宰席元寵遠臨西州夾道歡擁有街未老病痲且應曾不怨遠使我心憤湘湖高丘草木蔚蒼綠木不容喬維山龍從矢其銘詩詞費以冗奈何我公萬福母贊若麟五籍微會合聯句三十四韻除蜂蟬二字韻畧不收其餘皆不出二種中雄奇激越如大川洪河不見涘法非瑣瑣潢汗行潦之水所可同語也其詩曰離別言無期會合意深重病添兒女戀老喪丈夫勇心知未死詩思猶孤雀愁去劇箭飛謹來若泉涌折言多新贊聽抱無昔鑿念難須勤追悔勿勿輕踴吟巴山學學說楚波堆龍萬辭虎豹怒舟出蛟龜恐狂鯨時孤軒幽寂難百種瘴衣常腥腥器多疎穴刺苔斑斑林角飯銀沈家忍爾銜逸命歸歎每新寵鬼窟脫幽妖天辰觀清拱京遊步方振藹藹意猶恂詩書詩舊知酒食接新奉嘉言寫清越瘴病失狀腹夏陰傷高阮宵魂接虛拂雪伍寂寂聽若益纖纖捷馳輝燭浮雲幽響泄潛春詩老獨何心江疾有餘腹我家本渡穀有地介星登休跡息沈冥我冠懸蘭幃升朝高舉逸振物垂德德從言濯幽必難與推荒茸朝紳影青綠

容齋四筆

卷四

六

馬飾雖珠玑國學未銷鏤我志滿印隴君才誠個價時論方洞溶格言多處蘇蘇解無格奉張生得淵源寒色板山家豎如撞羣金妙若抽獨蠅伊余何所擬跋覽詎能踴塊然隨岳石飄爾晉巖巖龍旆垂天衢雲韶凝葉角君胡眠安然朝鼓聲澗洶其開或有類句然舉子立成理如是也

容齋四筆卷第四終

土木偶人

趙德甫作金石錄其跋漢居攝壇二刻石云其一上谷府卿墳壇其一祝其卿墳壇曰墳壇者古未有土木像故為壇以祀之兩漢時皆如此子案戰國策所載蘇秦謂孟嘗君曰有土木偶人與桃梗相語桃梗曰子西岸之土也堤子以為人雨下水至則汝殘矣土偶曰子東國之桃梗也刻削子以為人雨降水至流子而去矣所謂土木為偶人非像而何漢至寓龍駕車馬皆以木為之像其真形謂之兩漢未有則不可也

饒州風俗

嘉祐中吳孝宗子經者作餘干縣學記云古者江南不能與中土等宋受天命然後七閩二浙與江之西東冠帶詩書翕然大肆人才之盛遂甲於天下江南既為天下甲而饒人喜事又甲於江南蓋饒之為州壤土肥而養生之物多其民家富而戶羨蓄百金者不在富人之列又當寬平無事之際而天性好善為父兄者以其子與弟不父為母妻者以其子與夫不學為辱其美如此予觀今之饒民所謂家富戶羨者非昔時而高堂巨棟連阡巨陌者又皆數十年來寓公所擅而好善為學亦不盡如吳記所言故錄其語以寄一歎

禽畜菜茹色不同

禽畜菜茹之色所在不同如浙江開豬黑而羊白至江廣吉州以西二者則反是蘇秀開察皆白或有一班褐者則呼為鴈鶩頭其而畜之若吾鄉凡鴈皆黑也小兒至取折中白者飼養以為湖沼觀美浙西常茹皆皮紫其皮白者為水茹吾鄉常茹皮白而水茹則紫其異如是

伏龍肝

本草伏龍肝陶隱居云此龍中對全月下黃土也以龜有神故呼為伏龍肝并以透隱為名龍當云凡使勿誤用竈下土其伏龍肝是十年以來龜類內火氣積自結如赤色石中黃其形貌八棱予嘗見臨安醫官陳與大夫言當以砌甍時納豬肝一具於土中俟其積久與土為一然後用之則稍與石相應此讀後漢書陰識傳云其先陰子方臘日晨於而龜神形見注引雖五行書曰宜市買豬肝泥也今婦孺藥則與之說亦有所本云廣濟府亦有此說又列作龍息日云伏龍在不可移作所謂伏

龍者龍之神也

勇怯無常

民無常勇亦無常怯有氣則實實則勇無氣則虛虛則怯怯勇虛實其由甚微不可不知勇則戰怯則北戰而勝者戰其勇者也戰而北者戰其怯者也怯勇無常倏忽往來而莫知其方惟聖人獨見其所由然此呂氏春秋決勝篇之語予愛而書之

趙德甫金石錄

東武趙明誠德甫清惠丞相中子也是金石錄三十篇上自三代下訖五季最鍾顧兩禁區尊爵之款識豐碑大碣顯人臨士之事蹟見於石刻者皆是正諱諱去取衰貶凡為卷二十其妻易安李居士平生與之同志趙沒後悲悼舊物之不存乃作後序極道遺恨變故本末今龍舒郡庫刻其書而此序不見取此復見元集於王順伯因為撮述大槩云予以建中辛巳歸趙氏時丞相作吏部侍郎家素貧儉德甫在太學每朔望謁告出質不取半千錢步入相國寺市碑文果實歸相對展玩咀嚼後二年從官使有窮盡天下古文奇字之志傳寫未見盡實石人書畫古奇器有持徐熙牡丹圖來錢二十萬留信宿計無所得捲還之夫婦相向惋悵者數日及連守兩郡竭俸入以事公繁每獲一書即日勤披裝緝得名畫器亦摩玩舒卷摘指疵病盡一燭為半故紙札精緻字畫全整冠於諸家每飯罷坐歸來堂烹茶指堆積書史言某事在某書某卷第幾第幾行以中石勝負為飲茶先後中則舉杯大笑或至茶覆懷中不得飲而起凡書史百家字不列缺本不誤者輒市之儲作副本靖康丙午德甫守淄川聞虜犯京師盈箱溢篋總總悵悵知其必不為已物建炎丁未奔太夫人在南來既長物不能盡載乃先去書之印本重大者畫之多幅者器之無款識者已又去書之監本者畫之平常者器之重大者所載尚十五車連軛渡淮江其青州故第所積十間屋期以明年具舟載之又化為煨燼已酉歲六月德甫駐家池陽獨赴行都自岸上望舟中告別予意甚惡呼曰如傳聞城中緩急奈何遂應曰從眾必不得已先奔輜重次衣衾次書冊次古器獨宋器者可自負抱與身俱存亡勿忘之徑馳馬去秋八月德甫以病不起時六宮往江西子道二吏部所存書二萬卷金石刻二千本先往洪州至冬虜陷洪遂盡委棄所謂連軛渡江者又散為雲煙矣獨餘輕小卷軸寫本李杜韓柳集世說鹽鐵論石刻數十副鼎彝十數及南唐書數篋偶在臥內歸然獨存上江既不可往乃之台溫之趙之杭寄物於岷縣廣

卷五



成春官軍收叛卒悉取去八故李將軍家驕然者十夫五六猶有五七麓學家寓越城一夕為盜穴壁負五簋去盡為吳說運使賤僧得之僅存不成部快殘書數種忽閱此書如見故人因憶德甫在東萊靜治堂裝標初就芸籤縑帶束十卷作一帙日投二卷跋一卷此二十卷有題跋者五百二卷耳今手澤如新墓木已拱乃知有必無有聚必有散亦理之常又胡足道所以區區記其終始者亦欲為後世好古博雅者之戒云時紹興四年也易安年五十二矣自叙如此予讀其文而悲之為識於是書

韓文公薦士

唐世科舉之柄顯付之主司仍不糊名又有交朋之厚者為之助謂之通榜故其取人也畏於讒議多公而審亦有會於權勢或挽於親戚或累於子弟皆常情所不能免者若督者臨之則不若未引試之前其去取高下固已定於胸中矣韓文公與祠部陸員外書云執事與司貢士者相知識彼之所望於執事者至而無閒彼之職在爭得人執事之職在乎進賢如得其人而授之所謂兩得矣愈之知者有楊善侯雲長劉遂古韋羣玉作此四子者可以當首薦而極論期於成而後止可也沈祀張

卷五

弘科記及尉選汾李紳張後餘李翊皆出羣之才與之足以收人望而得才實主司廣求焉則以告之可也往者陸相公司貢士愈時幸在得中所與及第者皆赫赫有聲原其所以亦由梁補闕肅王即中礎佐之梁舉八人無有失者其餘則王皆與謀馬陸相於王與謀如此不疑也至今以為美談此書在集中不注歲凡案據言云貞元十八年權德輿主文陸修員外通榜韓文公薦十八人與修權公凡三榜共放六人餘不出五年內皆捷以登科記考之貞元十八年德輿以中書舍人知舉放進士二十三人尉選汾侯雲長韋鈺沈祀李翊登第十九年以禮部侍郎放二十人侯善登第永正元年放二十九人劉述古登第通三榜共七十二人而韓所薦者預其七元和元年復泐下放李紳二年又放張後餘張弘皆與據言合陸修在貞元間時名最著韓公設重之其行難一篇為修作也曰陸先生之賢聞於天下是而非非自越州召拜祠部京師之人造馬先生曰今之用人不詳位於朝者吾取其與業而已在下者多於朝凡吾與者若干人又送其判飲州序曰君出判飲州朝走者舊之賢都邑游居之良齋谷滌羹咸以為不當去則修之以人物為已任久矣其判飲以十八年二月權公放榜時既以去國而用其言不登其不負公議而眾人望蓋與陸實

公同韓公與當時方為四門博士居百僚底殊不以其薦為恥分故公作陸公碑云其貢士薦士於公者其言可信不以其人布衣不用即不可信雖大官勢人交言一不以緩意又云前後考第進士及庭所策試士踊相踵為宰相連官其餘布處臺閣外府凡百餘人梁肅及修皆為後進領袖一時龍門惜其位不遺顯也豈非汲引善士為當國者所忌乎韓公又有答劉正夫書云舉進士者於先進之門何所不佳先進之於後輩苟見其至舉可以不答且意邪來者則接之舉城士大夫莫不皆然而愈不幸獨有接後進名以是觀之韓之留意人士可見也

王勃文章

王勃等四子之文皆精切有本原其用駢儷作記序碑碣蓋一時體格如此而後來願議之杜詩云王楊盧駱當時體輕薄為文哂未休爾曹身與名俱滅不廢江河萬古流正謂此耳身名俱滅以責輕薄子江河萬古流指四子也韓公滕王閣記云江南多游觀之美而滕王閣獨為第一及得三王所為序賦記等壯其文辭注謂王勃作游閣序又云中丞命為記竊喜其名上詞次三王之次有榮耀焉則韓之所以推勃亦為不淺矣勃之文今存者二十七卷云

卷五

呂覽引詩書

呂氏春秋有始覽論大篇引夏書曰天子之德廣運乃神乃武乃文又引商書曰五世之廟可以觀怪萬天之長可以生謀高誘注皆曰逸書也願者鬼神之所在五世久遠故於其所觀怪物之怪異也予謂呂不韋作書時秦未有詩書之禁何因所引詠謬如此高誘注文怪異之說一何不與之甚邪又孝行覽亦引商書曰刑三百罪莫重於不孝今安得有此文亦與孝經不合又引周書曰若臨深淵若履薄冰注云周書周文公所作尤妄也又以書天之下莫非王土率王之覆莫非王臣為舜自作詩子惠思我寡家涉洧子不我思豈無他士為子產答叔向之詩不知是時國風雅頌何所定也甯戚飯牛歌高誘全引碩鼠三章又為可笑

藍田丞壁記

韓退之作藍田丞壁記柳子厚作武功縣丞廳壁記二縣皆京兆屬城在唐為畿甸事體正同而韓文雄拔超峻光前絕後以柳視之殆猶砥砮之與美玉也昔田方松卿得蜀本數處與今文小異其破崖岸而為文一句繼以丞廳故有記蜀本無而字者其語脈乃破崖岸為文亦是句絕文亦者猶言文具備而已語尤可嘆若



以水字屬下句則既是水應記矣而又云水應故有記雖初學為文者不肯爾也此篇之外不復容後人出手姪孫俾項承宣城後生頗有意斯道自作題名記示予子曉之曰他文尚可隨力工拙下筆至如此記豈宜犯不韙哉俾時已勒石深悔之近日亦見有為之者吾家孫姪多京官調選再轉必為水應其復有效尤者故書以戒之

錢武肅三改元

歐陽公五代史敘列國年譜云開於故老謂吳越亦嘗稱帝改元而求其事迹不可得頗疑其越後自諱之及旁求諸國書與吳越往來者多矣皆無稱帝之事獨得其封落星石為寶石山制書稱寶正六年辛卯耳王順伯收碑有臨安府石屋崇化寺尊勝幢云時天寶四年歲次辛未四月某日元帥府庫使王某又明慶寺白金蓋陀羅尼幢云吳越國女弟子吳氏十五娘建其發願文序曰十五娘生於朝朝貴朝國懿天寶五年太歲壬申月日題幢俗者其歲年知非唐天寶而三未乃梁開平五年其五月改乾化壬申乃二年梁以丁卯篡唐武肅是歲德用唐天祐次年自是元也錢唐湖廣瀧龍王廟碑云錢鏐正明二年丙子正月建新功巨德院碑封睦州橋下神廟勅皆正明中登聖寺唐產梁龍德元年歲次辛巳錢鏐建又有龍德三年上

卷五

五

宮詩是歲梁亡九里松觀音尊勝幢寶正二年歲次乙酉建衢州司馬是誌云寶正二年八月梁順伯葉乙酉乃唐莊宗同光三年其元年當在甲申蓋自士申以後用梁紀元至後唐革命復自立正朔也又水月寺幢云寶正元年丙戌十月具位錢鏐建是年為明宗天成招賢寺幢云丁亥寶正二年又小昭慶金華寺幢云九龍皆二年至五年所刻寶院前橋柱刻寶正六年歲在辛卯造策則寶正二年而改寶正寶正盡六年次年壬辰有天竺日觀庵經幢復稱長興三年八月用唐正朔其年三月武肅薨方嚴疾語其子元瓊曰子孫喜事中國勿以易姓廢事大之禮於是以遺命去國僅用藩鎮法然則有天寶寶正三名歐陽公但知其一二通鑑亦然自是歷晉漢周及本朝不復建元今猶有清泰天福開運會同通鑑亦然自刻存者三十種固未嘗稱帝也

黃庭換書

李太白詩云山陰道士如相見應為黃庭換白鶴蓋用王逸少事也前賢或議之曰逸少寫道德經道士舉楊君以贈之元非竟廢以為太白之誤乎請太白眼高四海衛口成章以不規規然或楊君者逸少傳後善筆正使以道德為黃庭於

理正自無害識之過矣東坡雪堂既毀紹興初黃州一道士自損錢粟再營道士人何謂斯舉作上梁文其一聯云前身化鶴曾培赤壁之游故事換鶴無復黃庭之字乃用太白詩為出處可謂奇詭張彥遠法書要錄載褚遂良右軍書目正書有黃庭經云注六十行與山陰道士真蹟故在又武平一徐氏法書記云武后曝太宗時法書六十餘函有黃庭又徐李海古蹟記元宗時大王正書三卷以黃庭為第一皆不云有道德經則知乃晉傳誤也

宋秦林

左傳宋公享晉侯於楚丘請以秦林注秦林者殿天子之樂名舞師題以莊夏晉侯懼而退及者痲疾卜秦林見荀偃士句欲奔請禱焉荀偃不可子按呂氏春秋云武王勝殷立成湯之後於宋以秦秦林高誘注曰秦山之林湯所禱也故使秦之淮南子云湯早以身禱於秦山之林許叔重注曰秦山之林能興雲致雨故禱之秦林二說不同杜預注左傳不曾用豈非是時未見其書乎

馮夷姓字

張衡思玄賦馮夷俾清津兮權龍舟以濟予李善注文選引青令傳曰河伯姓馮氏名夷浴於河中而溺死是為河伯太公金匱曰河伯姓馮名修案氏新語謂馮夷莊子曰馮夷得之以游大川淮南子曰馮夷服夷石而水仙後漢張衡傳注引聖賢家墓記曰馮夷者弘農華陰潼鄉段首里人服八石得水仙為河伯又龍魚河圖曰河伯姓臣名公子夫人姓馮名夷唐經有河侯新祠頌秦宗撰文曰河伯姓馮名夷字公子數說不同然則不經之傳也蓋本於屈原遠遊篇所謂使湘靈鼓瑟兮令海若濞馮夷前此未有用者淮南子原道訓又曰馮夷大丙之御也東雲車八雲蛟許叔重云皆古之得道能御陰陽者此自別一馮夷也

卷五

六

容齋四筆卷五終

漢文公逸詩

唐五言聯珠集其年為東都判官治韓長安河南同尋劉師不遠分韻賦詩都  
官員外郎蘇愈得尋字其語云春客何年駐仙源此地不遠隨躡足訪賦雲  
夜開首霞入松高老駕尊猶疑遠形坐敢起驚挑心今讀本集其旨不我近者甫田  
方松卿考證詩其至猶取聯珠中寶序酬送之登岳陽樓一入扁額獨遺此何也  
曹叔向詩不存

曹氏聯珠序云五言之入叔向當代宗朝善五言詩名冠流輩時屬正懿皇后山陵  
上注意哀挽即時進三章內考首出傳諸人口有命婦羞頰葉都人插金花禁兵環  
素帶宮女哭寒雲之句可謂佳唱而卷無一首存於今荆公百家詩選亦無之是  
惜也予嘗得故吳良嗣家所抄眉詩僅有叔向六篇皆古作念其不傳於世今悉錄  
之夏夜宿表凡話舊云夜合花開香滿庭夜深微雨醉初醒書珍重何時還  
淚淚不可聽去日兒童香長大昔年親友半凋零明朝又是孤舟別愁見河橋酒幔  
青秋砧送也大夫云斷續長門夜清冷送秋征夫應待信寒女不勝愁帶月飛城

卷六

上因風散頭離居偏入聽况復送歸舟春日早朝應制云紫殿俯千官春松應合  
欲御爐香煖燒馳道玉聲寒乳燕翻珠鏡祥鳥集路盤宮花一蕪樹不敢舉頭看過  
榜石湖云曉發魚門棹晴看榜石湖日衝高浪出天八四空無咫尺分洲鳥鱗毫指  
舳艫渺其此去誰念客帆孤正愁挽歌二首云二陵恭婦道六載感皇慎禮遜生  
前竟思追復後幼王親捧土愛女復連登東望長如江誰云向玉京後庭琴畫柳  
上陌咽清笳命婦羞頰葉都人插杏花曹叔向月其仙路往來踪縱有迎神術終悲隔  
絳紗第三篇亡叔向字遠直任至左拾遺出為深水令唐書亦稱其以詩自名云

用杏花事

曹叔向所用杏花事出晉史云成帝時三吳女子相與誓白化望之如素素傳言天  
公織女死為之著服已而杜皇后崩其言遂驗紹興五年寧德皇后訃音從北庭來  
知徽州唐煙使休寧尉陳之茂撰疏文有語云十年離離終弗返於松梧萬國街冤  
使蓋嘗於白素是時正從徽廟家慶其對偶精確如此

王屏兒良

曹叔向過秦論曰六國之士吳起孫臏帶他兒良王屏田忌廉頗趙奢之朋制其兵漢

書注家皆無所釋顏師古但音兒為五美及廖為卿而已此八人者帶他兒良王屏  
不知其何國人獨呂氏春秋云老聃貴家孔子貴仁墨翟貴廉關尹貴清列子貴虛  
陳駢貴齊揚朱貴己孫臏貴勢王屏貴先兒良貴後而注云王屏謀兵事貴先建茅  
也兒良作兵謀貴後雖僅見二人之名然亦莫能詳也廖良列於孔老之末而漢四  
種兵書有良權謀一篇又實讀首稱爾越杜赫為之謀漢書亦不法呂氏云孔墨爾  
越皆布衣之士也越中牟人也爾威公師之又稱杜赫以安天下說周昭文君則越  
赫善謀可以榮見漢書之以補漢書之缺

徒木債表

商鞅變秦法恐民不信乃募民徙三丈之木而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輒予金乃下  
令吳起治西河欲諭其信於民夜置表於南門之外令於邑中曰有人能債表者仕  
之長大夫民相謂曰此必不信有一人曰試往債表不得賞而已何傷往債表來謁  
吳起起任之長大夫自是之後民信起之賞罰予謂鞅本親入其徒木示信蓋以効  
起而起之事不傳

建武中元續書

卷六

隨書所書建武中元一則文惠公作魏釋於蜀郡守何君閣道碑一篇大以為不然  
比得蜀士袁夢麟應祥漢制錄亦以紀志傳不同為惑而云近歲惟州榮經詒治  
之西有得蜀郡治道記於崖壁間者記宋云建武中元二年六月就於是千載之疑  
渙然冰釋予觀何君閣道正建武中元二年六月就袁君所言榮經崖壁之記蓋是  
此耳但以出於近歲恨不得質之文惠為之刪然

草駒蠶

今人謂野牧馬為草駒淮南子修務訓曰馬之為草駒之時跳躍踴躍翹尾而走人  
不能制注云馬五尺以下為駒故曰草駒蓋今之所稱者是也下文曰形  
之於馬為不可化其可駕御殺之所為也馬蠶蠶也而可以通氣志猶待教而成文  
況人乎注曰蟲喻無知也蠶蠶之名甚奇

記李農中二事

崇寧中蔡京當國欲洗刑恕誣謗宗廟之罪既投試用之又欲令立邊功以進身於  
是以為涇原經畧使遂謀用車戰法及造舟五百艘將直抵興靈以空夏國詔以付  
熙河漕臣李復復長安人久居兵間習熟戎事力上疏詆切之子頃書之於國史起

列傳中。比得上儀所刊酒水。其正復所為。文得此兩奏。歎其能以區區外官而排斥上相之客。如此。恨史傳為不詳。蓋乃錄於此。其乞罷造戰車疏。云奉聖旨。令本司製造戰車三百輛。臣嘗覽古者師行。固當用車。蓋兵不妄動。征戰有禮。不為絕。多在乎原。廣野。故車可以行。今盡在極邊。戎狄乘勢而來。雖驚鳥飛。不如是之迅捷。下寨駐軍。各以保險為利。其往也。車不及期。居而保險。車不能登。歸則多。遂爭先奔趨。不暇回顧。車安能收。非若古昔於中國為用。臣聞此議。出於許彥圭。彥圭因姚麟而獻說。朝臣遂然。不知彥圭之房瑄嘗用車戰。大敗於陳濟。斜十萬義軍。無有脫者。曩邑平地。且如此。況今欲用於峻阪溝谷之間乎。又戰比常車。車濶六七寸。運不合。牽拽不行。昨來兵夫與實衣物。自實牛具。終日方進五七里。遂致兵夫逃亡。棄車於道。大為諸路之患。今乞便行罷造。如別路已有造者。乞更不牽拽前來。其乞罷造船。奏云。刑恕乞打造船五百隻。於黃河順流放下。至會州。西小河內。藏放。有旨。專委臣監督。限一年了當。與勘本路。只有船匠一人。須乞於荆江。淮浙和雇。又丁餉物料。亦非本路所出。觀想奏請。實是兒戲。且造船五百隻。若自今工料並備。亦須數年。自蘭州運放至會州。約三百里。北岸是敵境。豈可容易。會州之西

卷六

三

小河。藏水其濶不及一丈。深止於一二尺。豈能藏船。黃河過會州。入韋精山。石峽險窄。自上垂流。直下高。數十尺。船豈可過。至西安州之東。大河分為六。七道。水淺灘礮。不勝舟載。一船所載。不過五。六。二十人。雖到興州。又何能為。又不知幾月得至此。若此。必為下國侮矣。臣未敢便依旨。揮摩書。恐慮費錢物。終誤大事。願既上。撤宗察。其言忠。遂罷二役。復字履中。為關內名儒。官至中大夫。其英殿修撰。李昭。現嘗贈詩云。結交賴有紫綸翁。舊骨新新爛。修五言長城。屹千丈。萬卷書樓。柳一護。可知是矣。

乾寧覆試進士

唐昭宗乾寧二年。試進士。刑部尚書崔凝。下二十五人。放榜後。宣詔翰林學士陸扈。秘書監馮滂。入內。各贈衣一副。及禮。被於武德殿前。復試。但放十五人。自狀頭張貽範以下。重落其六人。許再入。奉場。四人所試。最下。不許再入。餘皆其一也。故挾其憾。至於昭宗。聖文之議。崔凝坐。既合州刺史。是時國作。如營。庾。鍾。強。灌。諸。陸。問。鼎。之不暇。顧。惓。惓。若。此。其。再。試。也。詩。賦。各。兩。篇。內。良。弓。獻。賦。以。太。宗。問。工。人。木。心。正。厥。理。皆。若。何。道。理。十。七。字。皆。取。五。聲。字。依。輪。次。以。雙。周。隔。句。為。韻。限。三。百。二十。字。成。貽。範。等。六。人。訖。唐。末。不。復。繼。榜。蓋。是。時。不。糊。名。一。點。之。後。主。司。不。敢。再。收。拾。也。

有黃濁者是年及榮。閉人也。九世孫。沃。為。吉州永豐軍。判其遺文。初。試。覆。試。凡。三。版。皆。在。馬。曲。直。不。相。入。賦。以。題。中。曲。直。兩。字。為。韻。釋。云。邪。正。殊。途。各。有。好。惡。終。為。只。押。兩。韻。良。弓。獻。賦。取。五。聲。字。次。第。用。各。隨。聲。為。賦。格。於是。第一。韻。尾。白。云。資。國。於。之。崇。崇。上。平。聲。也。第二。韻。垂。實。於。於。餘。下。平。聲。也。第三。韻。會。非。唯。唯。上。聲。也。第四。韻。露。其。言。而。榮。榮。去。聲。也。而。關。入。聲。一。韻。賦。韻。如。是。前。所。未。有。國。將。亡。必。多。制。亦。云。可笑。信州永豐人。王正白。時再試中選。郡守為改所居坊名曰進賢。且減戶稅。亦後來所無。

臨海蠅圖

文登呂元多。識草木蟲魚。守官台州臨海。命工作蠅圖。凡十有二種。一曰蠅。乃蠅之巨者。兩螯大而細毛如若。八足亦皆有微毛。二曰撥棹子。狀如蠅。螯足無毛。後兩小足薄而微潤。類人之所食者。然亦頗異。其大如井。南人皆呼為蠅。八月間。出。人。採。之。與。人。鬪。其。螯。甚。巨。往。往。能。害。人。三曰撥。狀如蠅。而色黃。其一螯偏長。三寸餘。有光四曰彭。螯微毛。足無毛。以鹽藏而售於市。爾雅曰。蠅。小者。蠅。云。小。蠅。也。蟬。音。澤。蟬。音。勞。吳。人。呼。為。彭。越。搜。神。記。言。此。物。嘗。通。人。夢。自。稱。長。卿。今。臨。海。人。多。以。長。卿。呼。之。五曰蝎。朴。大於彭。螯黑。斑。有文章。螯正。亦常。以大螯。螯目。小螯。取。食。六曰沙狗。似彭。蟻。沙。為。穴。見。人。則。走。屈。折。易。道。不。可。得。七曰望。潮。殼。白。色。居。則。背。坎。外。向。潮。欲。來。皆。出。坎。舉。螯。如。望。不。失。常。期。八曰倚。望。亦。大。如。彭。蟻。居。常。東。西。顧。行。不。回。五。又。舉。兩。螯。以。足。起。望。惟。入。穴。乃。止。九曰石。礪。大。於。常。蟻。八。足。殼。通。赤。狀。若。鶩。卵。十曰蜂。江。如。蟻。兩。螯。足。極。小。堅。如。石。不。可。食。十一曰。虎。虎。似。彭。蟻。正。亦。不。可。食。十二曰。彭。蟻。大。於。蟻。小。於。常。蟻。呂。君。云。此。皆。常。所。見。者。北。人。罕。見。故。繪。以。為。圖。又。海。商。言。海。中。龜。鼈。島。之。東。一。島。多。蟻。種。名。甚。異。有。虎。頭。者。有。翅。能。飛。者。有。能。捕。魚。者。有。殼。大。乘。尺。者。以。非。親。見。故。不。盡。李。履。中。得。其。一。本。為。作。記。子。家。楚。宦。游。浙。閩。廣。所。識。蠅。屬。多。矣。亦。不。悉。與。前。說。同。而。所。謂。黃。甲。白。蠅。蟻。蟻。諸。種。呂。圖。不。載。豈。名。謂。或。殊。乎。故。記。其。詳。以。示。博。雅。者。

卷六

四

東坡作碑銘

東坡祭張文定文云。賦於天下。未嘗銘。獨銘五人。皆威德。故以文集考之。凡七篇。若雷。韓。公。司。馬。溫。公。趙。清。獻。公。范。蜀。公。并。張。公。坡。所。自。作。此外。趙。康。靖。公。元。發。二。誌。乃。代。張。公。者。故。不。列。於。五。人。之。數。眉。州。小。集。有。元。祐。中。奏。稿。云。臣。近。進。數。差。推。故。同。

如樞密院事趙瞻神道碑并書者臣平生本不為人撰行狀理銘墓碑士大夫所共知只因近日撰司馬光行狀蓋為光曾為臣亡母程氏撰埋銘又為范鎮撰墓誌蓋為鎮與光臣某平生交契至深不可不撰及奉詔撰司馬光富弼等墓碑不可固辭然終非本志况臣老病廢學文詞鄙陋不稱人子所欲顯揚其親之意伏望聖慈別擇能者特許辭免觀此一奏可印公心而抗本奏議十五卷中不載

洗兒金錢

車駕都錢塘以來皇子在即生男及女則戚里三街浙漕京尹皆有餉獻隨即致答自金幣之外洗兒錢果動以十數合極其珍巧若總而言之殆不可勝算莫如其事例之所起劉原甫在嘉祐中因論無故疏決云在外奉情皆云聖意以皇女生故施此慶恐非王者之令典也又聞多作金銀犀象玉石琥珀琉璃檀香等錢及鑄金銀為花果賜予臣下自宰相臺諫皆受此賜無益之費無名之賞殆無甚於此若欲令示奢麗為世俗之觀則可矣非所以執物訓儉也宰相臺諫以道德輔主奈何空受此賜曾無一言遂事不諫臣願深執恭儉以答上天之貺不宜行姑息之恩以損政體儻哉劉公之論其勤切如此歐陽公銘墓善而不書予為國史亦不知載於本傳

容齋四筆

卷六

五

北方讀其奏言故歐紀之韓偓金鑿密記云天復二年大駕在岐皇女生三日賜洗兒果子金銀錢銀葉菓子金銀錠子子謂唐昭宗於是時尚復講此而在庭無一言蓋官板相承欲罷不能也

告命失故事

神宗時知制誥六員故朝廷除授雖京官磨勘選人改秩奏薦門客恩科助教率皆命詞然有官列已崇而有司不舉者多出時相之意劉原甫掌外制以任顯落職不降詔詞曾奏陳以為非故事得旨即施行之已而劉元瑜王琪降官直以勅牒劉又言非朝廷賞罰訓誥重之意今觀劉美有太平州文學袁嗣立改江州文學制云昔先王簡正帥教而不學者屏之裔土終身不齒若爾之行豈足顧哉然猶假以仕版從之善郡不賞之恩也勉思自新無重其咎未幾嗣立又徙洪州制云爾頃冒憲典遠之尋陽復以親嫌於法當避夫薄志節寡廉恥者固不可使處有嫌之地益從豫章思自滿深嗣立之事做矣乃費兩語讀此命書可知其人漫書之以發一笑

扁字二義

扁音薄與切唐韻二義一曰扁署門戶其一曰姓也此外無他說案羅冠子云五家

為伍十伍為里四里為扁扁為之長十扁為鄉其上為縣為郡其不奉上令者以吉扁長蓋如遂實郡保之稱諸書皆不載

婆羅樹

世俗多指言月中桂為婆羅樹不知所起案周陽謹祖云巴陵有寺僧房狀下忽生一木隨伐而長外國僧見曰此婆羅也元嘉中出花如蓮唐天寶初安西進婆羅樹狀言臣所管四鎮拔汗那國有婆羅樹特為奇絕不比凡草不止是禽近來得樹枝二百莖以進予比得楚州淮陰縣唐開元十一年海州刺史李邕所作婆羅樹碑云非中夏物土所宜有者婆娑十畝蔚映千人慈禽翔而不集好鳥止而不巢深識者雖徘徊仰止而莫知何種博物者雖沈吟稱引而莫辨嘉名隨所方面願證靈應其碑則青郊若而歲不檢西茂則白藏泰而秋有成嘗有三藏義淨遠自西域齋戒瞻觀於是邑宰張松贊請置述文建碑觀焉所言慈禽不集正與上說同又有松贊一書答邕云此土玉像及石龜一確淮陰百有餘載前後表尚不能稱頌公威德備聞所以還歸故里謹遣僧三人父老七人齋戒拜謝宣和中向子諶過淮陰見此樹今有二本方廣丈餘蓋非故物蔣穎叔云玉像石龜不知今安在然則婆羅之異世間無別種也吳興內堪國器有從沈文伯乞婆羅樹碑古風一首云楚州淮陰婆羅樹霜露索際今何如能令草木死不朽當時為有北海書荒碑雨後盤盤解尚想墨本傳東吳正賦此也歐陽公有定力院七葉木詩云伊洛多佳木婆羅舊得名常於佛家見宜在月宮生知初陰鋪靜虛堂子落聲亦此樹耳所謂七葉者未詳

容齋四筆

卷六

六

容齋四筆卷第六終

天咫

黃魯直和王定國詩聞蘇子由病臥績溪云前夜霧露朝趨去天咫蜀士任淵注引天感不運願咫尺子按國語楚靈繁三城使子皆問范無字無字不死王曰是知天咫安知則韋昭曰咫者少也言少知天道耳首陽雖阻有天咫在詩蓋用此徐師川喜王秀才見過小酌戲月四言曰君家近市所見天咫庭戶之間容光能數蘇蒲之中江湖之渙一碧萬頃長空千里正祖述黃所用云

縣尉為少仙

隨筆載縣尉為少公子後得晏幾道叔原一帖與通曼少公者正用此也杜詩有野望因過常少仙一篇所謂落盡高天日幽人未道回者蜀士注曰少仙應是言縣尉也縣尉謂之少仙而梅福為尉有神仙之稱少仙二字尤為清雅與今俗呼為仙尉不侔矣

杜詩用受覺二字

杜詩所用受覺二字皆絕奇今按其受字云修竹不受暑勿受外嫌積莫受二毛脫

監河受食氣輕與受風斜能事不受相從迫野航怡受兩三人一雙白魚不受釣雄姿未受伏楫思其覺字云已覺糟床注身覺者即在自覺成老說更覺松竹豈日覺反生性靈覺潤龍鱗覺覺都城勤覺覺老隨人每覺昇元輒覺而行步亦尚覺王孫貴含懷覺汝發厨煙覺遠危詩成覺有己已覺被衣潔自覺酒須臨早中仲容城池未覺喧無人覺來往人才覺榮修直覺取山暮重覺在天進行覺更覺仙深覺負平生秋覺道遠覺道隨不覺脫能覺覺自肥自覺生能堅已覺良宵水更覺綠木春已覺氣與高華融未覺千金滿高覺梅花欲開不自覺胡來不覺漣關溢自得隨珠覺夜明放筋夫覺金盤空東歸食路自覺類更覺良工心獨苦始覺屏障生光輝不覺前賢長後生更情更覺滄洲遠我獨覺子神充實習池未覺風流盡用之難多其每字命意不同又雜於十五百篇中擊會讀之唯見其新王王若陳簡齋亦好用此二字未免煩復者蓋只在數百篇內所以見其多如未受風作惡不受珠璣不受折簡味不受人招麾不受安危飽能受今日開卻受景賦語聞受遠響坐受世故驅庭柏不受寒可復受憂感受此嚴辛酒涵江受風坐受世福迫清池不受暑平池受細雨窮村春受晚不受急景催肯受元規塵了不受棠萍意開不受愛風念獨自

人間不受寒枯木無枝不受寒天馬何妨畧受戰求禽花高不受折不受陰晴與寒暑長林巨木受軒輊未覺懶相先未覺壯心休未覺身淹留未覺墮陰遲未覺欠孟嘉未覺有等倫未覺覺來遲未覺經旬久欲往還覺非獨覺賦詩難稍覺夜月添孤蒲覺風入未覺此計非高處覺眼新意定覺景多未覺餘韻老未覺有榮辱未覺饑腸虛未覺平生與願違村空更覺水滂濺眼中微覺欠扁舟居夷更覺中原好便覺杯觴耐薄寒癡頭花定覺風聞可謂多矣蓋善用其字自不知下筆所著也

西太一宮六言

楊柳鳴榔綠障荷花落日紅酣三十六波春水白頭想見江南荆公題西太一宮六言首篇也今臨川刻本以楊柳為柳葉其意欲與荷花為切對而語句遂不佳此猶未足問至改三十六波春水為三十六宮煙水則極可笑公本意以在京華中故想見江南寄物何預於宮禁哉不學者妄意畫宮殊為害也故蓋以太一宮為禁足離宮爾

由與猶同

新唐書潘鎮傳序云其人自視由羌狄然據字義由當為猶故兵鎮作唐書音訓有糾誤一為正指其失彼元不深究孟子也文惠公項與子作唐書補遺嘗駁其說于

卷七

作文每用之輒為人所疑問今為詳載於此如以齊王由反手也由弓人而恥為弓王由足用為善是由惡辭而強酒由已溺之由已饑之由射於百步之外見且由不得其意皆然蓋由與猶通用也

人馬度哉

孔子論人之善惡始之曰視其所以繼之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然後重言之曰人馬度哉人馬度哉蓋以上之三語詳察之也而孟氏一斷以眸子其言曰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惡胃中正則眸子瞭焉胃中不正則眸子眊焉聽其言也觀其眸子人馬度哉說者謂人與物接之時其神在目故胃中正則神精而明不正則神散而昏心之所發非此而觀則人之邪正不可匿矣言猶可以偽為眸子則有不容偽者孔子既以發之於前孟子知言之要續為之說故爾亮如此舊見王季明云太學士子嘗戲作一論其畧曰知人馬度哉之義然後知人馬度哉人馬度哉之義知人馬度哉人馬度哉之義然後知人馬度哉之義孔子所云人馬度哉人馬度哉者詳言之也孟子所云人馬度者畧言之也孔子之所謂人馬度哉人馬度哉即孟子之所謂人馬度哉也孟子之所謂人馬度哉即孔子之所謂人馬度哉人馬度



者也。又費三語為云。夫人馬度哉。人馬度哉。雖曰不同。而所以為人馬度哉。人馬度哉。未始不同。演而成數百字。可資一笑。亦幾於侮聖言矣。

久而俱化

天生萬物。久而俱化。固其理也。無關於有情無情。有知無知也。予得雙雁於衡人鄭伯質。純白色。極馴。可翫。置之雲壑。不遠飛翔。未幾。頽其一。其一塊獨無傍。因念白鷺正同色。又性亦相類。乃取一隻。與同處。始也。兩下不相。實接見。則東西分背。雖一盃飼。不肯並。如是五日。漸復相就。偷首之後。恰然同羣。但形體有大小。而色澤飛鳴。則一久之。屬不自知其為屬。鷺不自知其為鷺。究如同羣而生者。與之俱化。於是驗鳥。今人呼鷺為野鴈。或極家鴈。其褐色者為鴈。鷺之最大者曰天鴈。唐太宗時。吐蕃祿東贊上書。以謂聖功。遠被。雖鴈人字天。無是之。遂。鷺也。遂鑄金為鷺。以獻。蓋二禽一種也。

黃文江賦

晚唐士人作律賦。多以古事為題。寫悲傷之旨。如吳融徐黃諸人是也。黃滔字文江。亦以此擅名。有明皇回駕。經馬嵬。坡。隔向云。日慘風悲。到玉顏之瓦處。花愁露泣。認

卷七

三

朱胎之啼。浪雲萬疊。斷腸新出於啼。猿秦樹十層。比翼不如於飛。鳥羽衛參差。擲翠華而不發。天顏愴恨。覺紅袖以難留。神仙未幾。忽落以無歸。雨露成波。已沾滯而不及。六馬歸秦。卻經過於此地。九泉隔越。幾悽惻於平生。景陽井云。理昧納隍。處窮泉而詎悔。誠乖取巧。琴者。綆以胡顏。青銅有恨。也。發。落於秋風。碧浪無情。寧解流傳。於夜壑。荒涼四面。花朝而不見。朱顏。滿滌。千尋。雨夜而空。啼。碧。溜。莫可。還。專。玉樹之歌。聲。連。矣。最。堪。惆。悵。全。瓶。之。咽。處。依。然。館。娃。宮。云。花。顏。縹。緲。數。樹。裏。之。春。風。銀。燭。焚。煌。卻。城。頭。之。曉。色。恨。留。山。鳥。啼。百。草。之。春。紅。愁。寄。瓊。雲。鏤。四。天。之。暮。碧。遺。塔。塵。空。幾。踐。羣。遊。之。鹿。滄。洲。月。在。寧。銷。怒。觸。之。清。陳。皇。后。因。賦。復。龍。云。已。為。無。雨。之。期。空。懸。夢。寐。終。自。凌。雲。之。製。能。致。煙。霄。秋。色。云。且。三。楚。之。暮。天。樓。中。歷。歷。滿。六。朝。之。故。地。草。際。被。悠。悠。白。日。上。昇。云。較。美。古。今。列。子。之。乘。風。固。多。論。功。晝。夜。姐。娥。之。吟。月。非。儂。凡。此。數。十。難。皆。新。確。有。情。致。若。去。格。律。之。早。則。自。當。時。體。如。此。耳。

沈季長進言

沈季長元和中為宗政殿說書。考開封進士。既罷。入見神宗。曰。論不以智法圖。誰為此者。對曰。李定所為。上曰。開定。意。識。朕。季。長。曰。定。事。陛下。有。年。頃。者。御。史。言。定。乃。人

倫所乘。陛下力排羣議而定。始得為人。如初。雖又擢用。不決定。雖懷利尚當。知恩臣以此。敢謂無識。陛下意詩序曰。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書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陛下自視。豈任智者。不知何自。嫌疑。乃信此為。讒也。上曰。卿言甚善。朕今已釋矣。卿長者。乃善為人。辨諂。對曰。臣非為人。辨諂。乃為陛下。辨諂。耳。他日上。語及前代。君臣。因曰。漢武帝。嘗學神仙不死之術。卿晚其意。否。此乃貪生。以圖位耳。故其晚年。舉措。皆。及。禍。胎。骨。肉。幾。覆。宗。社。且。人。主。固。位。其。禍。猶。爾。則。為。人。臣。而。固。位。者。其患。亦。何。所。不。至。故。朕。毋。患。天下之士。能輕爵祿者。少。季長曰。士而輕爵祿。為士言之。則可。為國言之。則非。福也。人主有真德。樂道之志。士皆以不得爵祿。為恥。寧有輕爵祿者。故至於言。違。諫。諫。士。有。去。志。故。以。爵。祿。為。輕。上。曰。誠。如。卿。言。按。季。長。雖。嘗。至。修起居注。其後。但。終。於。庶。僚。史。不。立。傳。王。和。甫。銘。其。墓。載。此。兩。論。予。在。史。院。時。未。之。見也。其子。銖。為。侍。從。恨。不。獲。附。見。之。故。表。出。於是。

紫邏集

國語魯叔孫穆子曰。金奏肆夏。擊遠。渠。天子所以饗元侯也。韋昭注曰。紫邏。渠。肆夏之三也。禮有凡夏。皆屬名。昭雖曉其義。而不詳。釋。按。周禮。春官。鐘師。掌。金。奏。以。鐘。鼓。奏。九。夏。鄭。氏。注。引。呂。叔。玉。云。肆。夏。擊。遠。渠。皆。周。頌。也。肆。夏。時。遠。也。紫。邏。執。龍。也。渠。思。文。也。又。曰。紫。多。也。過。止。也。言。福。祿。止。於。周。之。多。也。故。執。龍。曰。降。福。福。祿。降。福。爾。爾。渠。大。也。言。以。后。覆。配。天。王。道。之。大。也。故。思。文。曰。思。文。后。覆。配。於。天。予。謂。此。說。亦。近。於。鑿。

卷七

四

督庚岡

坡公游瀛林。招隱。有。周。字。韻。詩。凡。作。七。首。最。後。云。背。城。借。一。吾。何。敢。切。勿。樽。前。替。展。岡。小。兒。問。三。字。所。出。接。晉。書。佛。圖。澄。傳。澄。能。聽。鈴。音。以。知。吉。凶。往。投。石。勒。及。劉。曜。攻。洛。陽。勒。將。殺。之。其。軍。下。威。諫。以。為。不。可。勒。以。訪。澄。澄。曰。相。輪。鈴。音。云。秀。支。替。展。岡。僕。谷。初。充。當。此。羯。語。也。秀。支。軍。也。替。展。岡。出。也。僕。谷。劉。曜。胡。位。也。初。充。當。提。也。此。言。軍。出。提。得。曜。也。勒。遂。擒。曜。坡。公。正。用。此。云。

潞公平章重事

文潞公元豐六年以太師致仕。時七十八歲矣。後二年。哲宗即位。太皇太后。垂。簾。同。聽。政。用。司。馬。公。為。門。下。侍。即。公。奏。乞。召。潞。公。置。之。百。寮。之。首。以。鎮。安。四。海。后。遣。中。使。梁。惟。簡。宣。諭。曰。彥。博。名。位。已。重。又。得。人。心。今。天。子。幼。冲。恐。其。有。震。主。之。威。且。於。輔。相。中。無。處。安。排。又。已。致。仕。難。為。復。起。公。當。時。以。折。入。不。敢。復。言。元。祐。元。年。三。月。公。拜。左。



復射乃再上奏曰書曰人惟求善蓋以其歷年之多也彥博沈敏有謀善知國家體能斷大事自仁宗以來出將入相功效顯著天下所知年踰八十精力尚強臣初曾奏陳專家宜論竊惟彥博一書生爾年過垂輪富貴已極夫復何求非有兵權死當可畏懼也假使為相一旦欲罷之止頰召一學士授以詞頭白麻既出則一匹夫爾何難制之有虞王之威防慮大過若依今官制用之為相以太師兼侍中行左僕射有何不可惟不欲以劇務煩老臣則凡常程文書只委右僕射以下簽書於這推事有難次者方就彥博咨稟自古致仕復起蓋非一人彥博今年八十一不過得其數年之力願急用之臣但以門下侍即助彥博恐亦時有小補今不以彥博首相而以臣處之是猶捨驥驥而策駑駘也竊為朝廷惜之若以除臣左僕射難為無故以他人易之則臣欲露表舉其自代奏人不許給事中范純仁亦勸乞召致留為師臣未幾右僕射韓琦去后始賜司馬公密詔欲除彥博兼侍中行右僕射事其合行恩禮令相度條具公以名體未正不敢居其上乞以左僕射自守右僕射詔曰使彥博居卿上非予所以待卿之意卿更思之公執奏言臣為京官時彥博已為宰相今使彥博列位在下非所以正大倫也於是召赴闕既而御史中丞劉摯左正言宋元

考課之法廢

唐制尚書考功掌內外文武官吏之考課凡應考之官家具錄當年功過行能本司及本州長官對眾請議其優劣定為九等考第然後送省別勅定官位望高者二人一授京官考一授外官考又定給事中中書舍人各一人一監京官考一監外官考即中判京官考員外判外官考凡考課之法有四善二十七最一最以上有四善為上上有三善或無最而有四善為上中有一善或無最而有三善為上下其未至於居官詔許貪濁有狀為下下外州則司錄錄事參軍吏之各據之以為舉劾國朝此法尚存慶曆皇祐中黃亞度佐一府三州其案所置考詞十四篇黃亞度理者曰治行嚴威在周矣論其罪案者五十四流若徒三百十有四杖百八十六皆得真情無有冤慮不伸非才也其孰能其考可書中無湯尉者曰且陽太約地廣吃盜

往往乘於其間居一歲為竊與強者凡十一前併官補得之其亡者二而已矣非才馬固不能可書中法曹劉昭遠者曰法者禮之防也其用之以當人情為得刻者為之則拘而少恩前併官以通經舉進士始據於此若夫為法者每把其獄必倚之經然後處故無一不當其情其考可書中它皆類此不知其制廢於何時今但付之士按吏據定式書於印紙比者又令郡守定縣令臧否高下人亦不知所從出若使稍復舊實似為得宜雖未必人人盡公得實然思過半矣

小官受俸

沈存中筆談書國初時州縣之小官俸入至薄故有五貫九百六十俸省錢且作足錢用之語黃亞夫皇祐間自序其所為伐檀集云恩佐一府三州皆為從事踰十年郡之政巨細無不與大抵止於簿書獄訟而已其心之所存可以効於君補於國資於民者曾未有一事可以自見然月廩於官粟麥常兩斛錢常七千問其所為乃一常人皆可不勉而能往素餐昭昭矣遂以伐檀名其集且識其愧予謂今之仕宦雖至薄尉蓋或七八倍於此然常有不足之歎若兩斛浮靡人用以汰物價日以滋致於不能瞻足七千祇可祿一書吏小拔耳豈非風俗日趨於卑亞夫之立志如此真可重也山谷先生了其子云

容齋四筆卷第七終

庫路真

新唐書地理志襄州土貢漆器庫路真二品十來花文五來庫路真者漆器名也然其義不可曉元豐九域志云貢漆器二十事是以于頔傳頤為襄陽節度裏有漆器天下以為法至頤驕蹇故方帥不法者稱為襄陽節度舊唐書職官志武德七年改秦王齊王下頤三領及庫路真並為統軍疑是周隋間西邊方言也記白樂天集曾有一說而未之見

得意失意詩

舊傳有詩四句謂世人得意者云久旱逢甘雨他鄉遇故知洞房花燭夜金榜掛名時好事者續以失意四句曰寡婦攜兒泣將軍被敵擒失意宮女面下第舉人心此二詩可喜可悲之狀極矣

狄監盧尹

文路公者守西京年七十七為者英會凡十有二時富韓公年七十九最長至于太中大夫張問年七十唯司馬公方六十四歲用狄監盧尹故事亦預於會或問狄盧

容齋四筆

卷八

一

之說乃見唐白樂天集今所謂九老圖者慎州司馬胡杲年八十九衛尉卿吉皎年八十六龍武長史鄭據八十四惠州刺史劉真侍御史盧正皆八十二其年皆在元豐諸公之上永州刺史張渾刑部尚書白居易皆七十四時會昌五年白公序云六賢皆多年壽予亦次焉秘書監狄崇卷河南尹盧正以年未七十雖與會而不及列故溫公紀韓公至張昌言而自不盡今士大夫皆熟知此事姑志狄盧二賢以示兗輩但唐兩盧正麻本字而不同會疑文字或誤云

項韓兵書

漢成帝時任宏論次兵書為四種其權謀中有韓信三篇形勢中有項王一一篇前後載文志載之且云漢興張良韓信序次兵法凡百八十二家刪取要用定著三十五家諸呂用事而盜取之項韓雖不得其死而遺書可傳於後者漢世不廢今不復可見矣

承天塔記

黃魯直初謫戎信既得歸而湖北轉運判官陳梁以時相趙鼎急與之有小怨許其所作判南承天塔記以為幸災遂除名魯直官充平于彼今豫章集不載其文蓋謂

因之先福故不忍者錄其言孫嵩編別集始得之之大畧云余得罪於中道出江陵寓承天塔院住持僧智珠方微舊浮圖於地而廣曰余成功之後願乞文記之後六年家思東歸則七級歸然已立於是作記其後云儒者當論一佛寺之費茲中民萬家之產實生民救窮之靈雖余亦謂之然自省事以來觀天下財力極竭之端國家無大軍孤勤天下賦之政則蝗旱水溢或疾疫連數十州此蓋生人之共業盛虛有數非人力所能勝者罪其語不過如是初無幸災風刺之意乃至於遠斥以死免哉

穆護歌

郭茂倩編次樂府詩穆護歌一篇引歷代歌辭曰犯角曲其語曰玉會朝朝弄清歌日日折花當驛路寄與隴頭人黃魯直題牧護歌後云予嘗問人此歌嘗莫能說我讀之義者在已楚開六年問諸道人亦莫能說他日船宿雲安野次會其人答神麗而飲福坐客更起舞而歌木狐其詞有云隴頭商人木狐四海五湖曾去中有數十句皆叙賣人之樂末云一言為報諸人倒盡百瓶歸去繼有數人起舞皆陳述已事而始末畧同問其所以為木狐蓋狐曲木狀如狐擊之以為歌舞之節耳乃悟穆護蓋本狐也據此說為虎情所為不知本原云為且四句律詩如何便差排為犯角曲殊無意義

省試取人額

累舉省試領院至開院限以一月如未記事則申展亦不過十日所奏名一十四人取一為定數不知此制起於何年黃魯直以元祐三年為首院參詳官有書帖一紙云正月乙丑領太學試禮部進士四十七百三十二人三月戊申呈奏進士五百人乃是在院四十四日而九人取一人視今日為不侔也此帖載於別集

通印子魚

魚通印之語本出於王荆公送張兵部知福州詩長魚徂上通三印之句蓋以福州瀕海多魚其大如此初不指言為子魚也東坡始以通印子魚對披縣黃雀乃借子字與黃字為假對耳山谷所云子魚通印燦破山蓋水而用之陳正敏避齋開覽云其地有通應廟廟前港中子魚最佳王初聲詩通應子魚盡透白正求其說郡人黃處權云興化子魚去城五十里地名迎仙者為上所產之處土名謂之子魚潭而已初無通應港之名有大神祠賜額曰顯應乃避齋所指之廟蓋亦非通應也澤傳又有小祠一間庫陋之甚農家以祀田神好事者資進齋之說遂粉刷一篇云據曰通

容齋四筆

卷八

二

應廟側題五小字曰元祐某年立此尤可笑且用神廟封類以名土物也處未嘗有也

壽亭侯印

荆門王泉關將軍廟中有壽亭侯印一鈕其上大環徑四寸下連四環皆系於印上相傳云紹興中洞度漁者得之入于潭府以為關雲長封漢壽亭侯此其故物也故以歸之廟中南雄守黃見臨川與聖院僧惠通印圖形為作記而復州寶相院又以建炎二年因伐木於三門大樹下土中深四尺餘得此印其環并背俱有文云漢建安二十年壽亭侯印今留於左藏庫邵州守黃沃叔啟慶元二年復買一鈕於郡人張氏其文正同只欠五系環耳予以謂皆非真漢物且漢壽乃亭名既以封雲長不應去漢字又其大比之漢印幾倍之間嘉興王仲言亦有其一侯印一而已安得有四雲長以四年受封當即刻印不應在二十年尤非也是持後人為之以奉廟祭其數必多今流落人間者尚如此也予為黃叔啟作辨政一篇見督憲

茸附治疽漏

時康祖病心痔二十年用茸治法腹痛者屢茸附子服之月餘而愈美堅已志書  
其事子每與醫言云癰疽之發熱毒之極也為有翻使熱毒之理福州醫郭晉卿云脈陷則毒漏陷者冷也若氣血濕燥則漏自止正用得茸附按內經素問生氣通天論曰陷脈為瘻留連肉腠注云陷脈謂寒氣陷於其脈也瘻寒留連血絡久藥內攻結於肉理故發為瘻理由脈相連此說可謂明白故復記於此庶幾或有助於湯聖云

莆田荔枝

莆田荔枝名曰皆出天成雖以其核種之終與其本不相類朱香之復無朱香所存者孫枝爾陳紫之後無陳紫過瑞則為小陳紫矣筆談謂荔枝為子土人能為之取本本云其大根火燒令焦復植於土以石壓之令勿生旁根其核自小里人謂不然此果形狀幾態百出不可以理求或以龍牙或類鳳爪或頭紅之可憐綠珠子之旁綴是人力所能加哉初方氏有樹結實數十顆欲重其名以二百顆送卷中意必給以常歲所產止此公為目之曰方家紅著之於譜印證其妄自後華實雖極繁茂遂至成無所存者未嘗越二百遂成詭誕此段已載遊齋閒覽中郡士黃處權復忘其詳如此

雙陸不勝

新唐書狄仁傑傳武后召問夢雙陸不勝何也仁傑與王方慶俱在二人同辭對曰雙陸不勝無子也夫其意者以微陛下乎於是召選廢陵王舊史不載資治通鑑但書雙陸折其一事而考異云雙陸之說世傳狄公傳有之以為李邕所作而其詞多鄙誕疑非本書故駁不取藝文志有李邕大厓說卷四卷今卒得其書子家有之凡所紀事率不過數十字極為簡要新史大抵採用之其志節一門曰武后問石泉公王方慶曰朕夜夢雙陸不勝何也曰益謂宮中無子言者恐有神靈傲陛下因陳人心在唐之意后大悟召廢陵王復其儲位俾石泉公為宮相以輔翊之然則新史兼采二李之說而為狄為王莫能辨也通鑑去之似為可惜

華元入楚師

左傳楚莊王圍宋宋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牀起之曰寡君使元以病告子反懼與之盟而退三十里杜注曰兵法因其懈人而用之必先知其守將左右謁者門者之姓名因而利道之元華蓋用此術得以自通子按前三年晉楚邲之戰隨武子稱楚之善曰軍行右棘左道屬前茅慮無中權後勁軍政不戒而備大抵言其備豫之固

公羊傳

今使敵人能入上將之幕而登其牀則刺客焉人何施不得雖至於王所可也宜所謂軍制乎疑不然也公羊傳云楚使子反乘堙而闚宋城宋華元亦乘堙而出見之其說比左氏為有理

公羊傳

公羊傳書楚子圍宋宋人及楚人乎事幾四百字其稱司馬子反者八又再曰將去而歸爾然後而歸爾臣請歸爾吾亦從子而歸爾又三書軍有七日之糧凡五用爾字然不覺其煩

文書

文書一字之誤有絕佳利害者子親經其三為至今思之猶為汗下乾道二年冬蒙恩召還過三衢郡守何德輔問奏對用幾韻因出草書示之其一乞蠲減鄱陽歲貢賦節金十兩書言此貢不知起於何時或云藝祖初下江南郡庫適有金守臣取以獻長春節遂為故事誤書長春為萬春乃金主哀節名也德輔請之指以相告子悚然面發赤正改之三年以侍講講毛詩作發題引孔子於論語中說詩處云不學詩無以言誤書言為此己為進讀正本經從吏表願忠曰思是言字子愧謝之活照

十三年在翰苑作馬安南國屏日詔云茲履夏正敬頌漢朔夏正為周正院史以呈  
宰執周益公見而摘其說史遂以去蓋語順意同一時不自覺也

歷代史本末

古者世有史官其著見於今則自堯舜二典始周之諸侯各有國史孔子因魯史記  
而作春秋左氏為之傳鄭志宋志皆齊太史南史氏之事皆見焉更繁莫同以為國  
誌漢司馬設自以其先周室之大史有述作之意傳其子遷金匱石室之書周羅  
天下放失舊聞自黃帝以來至于元狩馳騁古今上下數十載開變編年之體為十  
二本紀十表八書三十世家七十列傳凡百三十篇而十篇有錄無書元成之間褚  
先生補缺作武帝紀三王世家並策日者列傳張晏以為言辭鄙陋今雖於書中而  
藝文志有馮商補太史公七篇則泯沒不見司馬之書既出後世雖有作者不能少  
紊其規制班彪固父子以為漢紀堯運建帝業而六世史臣追述功德私作本紀編  
於百王之末嗣於秦項之列故宋纂前紀綴輯舊聞以述漢書起于高祖終於王莽  
之誅大抵仍司馬氏第八書為十志而無世家凡百卷固死其書未能全女弟昭  
續成之是為前漢書荀悅漢紀則續所論著者也後漢之初命儒臣著述於東觀

卷八

五

謂之漢紀其後有袁宏紀王瑞薛瑩謝承華嵇康山松劉義慶謝沈皆有書宋范曄  
刪采為十紀八十列傳是為後漢書而張璠以下諸家盡廢其志則劉昭所補也三  
國雜史至多有王沈魏書元行沖魏典魚豢典吳錄韋昭吳書孫盛魏春秋  
司馬彪九州春秋上說三國典卷員半十三國春秋虞濟江表傳今唯以陳壽書為  
定是為三國志晉書則有王隱虞預謝靈運臧榮緒孫綽干寶諸家唐太宗詔房喬  
褚遂良等修定為百三十卷以四論太宗所作故總名之曰御撰是為晉書至今用  
之南北兩朝各四代而潛偽之國十數其書九多如徐爰孫嚴王智深顧野王魏澹  
張大素李德林之正史皆不傳今之存者沈約宋書蕭子顯齊書姚思廉梁陳書魏  
收魏書李百藥北齊書今孤德恭周書魏鄭公隋書其它國則有和包漢趙紀田融  
趙石記范曄書王晉暉南燕書高閔燕志劉昫涼書秦景仁秦記崔鴻十六國春  
秋蕭方武敬之三十國春秋李大師走馬父子悉取為南史八十卷北史百卷今沈  
約以下八史雖存而李氏之書獨行是為南北史唐自高祖至于武宗有實錄後唐  
修為書劉煦所上者是已而撰無統國朝慶隆中復詔刊修歷十七年而成歐陽  
文忠公主記表志宗景文公主傳今行於世宋唐音漢周謂之五代國初監修國史

薛居正撰舉上之其後歐陽及為新書故唐五代史名為有舊新之目凡十七代本  
末如此推兒數以為問故詳記之

賢者一言解疑

賢者以單詞片言為人釋疑解慮卓卓可書者予得兩事為秦氏當國時先忠宣公  
與子仲實以明仲侍郎朱新仲舍人皆在講筵分置廣東方務德為經畧帥待之  
盡禮秦對一各言曰方滋在廣都凡得罪於朝廷者必加意甄結得非欲為異日地  
乎客曰非公相有言不敢輒言方滋之為人天性長者凡於人唯以周旋為志非獨  
於遷客為然也秦悟曰方務德却是個周旋的人其疑遂釋當時使一檢士者承葛  
問微肆一語方必得罪而諸公不得安迹矣言之者可謂大君子當求之古人中嚴  
陵王大夫赴曲江守過安南謁張先生于韶從容言大干頃在檢院以羅秀濟中丞  
章去國其後秀濟自史書出守嚴遠避於蘭溪秀濟到郡遺書相避曰與君有同  
年之契何為爾不得已復還既見密語云前此臺評乃朱新仲所作託造物之意以  
相投一時失於審思至今為悔此事既往今適守韶而未在彼遊適有外樞為之奈  
何張揣其必將修怨即云國先為君子為小人皆在此舉王悚然曰謹受教至則降

卷八

六

靈洞維終二年不見分毫形迹蓋本自相善也子雲侍張公坐聞其言故追紀之

容齋四筆卷第八終

蔣魏公逸史二十卷。穎叔所著也。多紀當時典章文物。云舊有數百冊。兵火間盡失之。其書雖非始搗。披遺而或此書。將以奉御。以其副上之太史。且板行之。傳之天下。後世既而不果。將公在熙寧元祐。索寧時名為博聞強識。然其論也。頗有可議。恨不及丞相在日與之言。其一云。行守。試視其官品之高下。除者必帶本官。呂晦叔除守司空。而不帶金紫。光祿大夫者。此翰林之失也。既不帶官。不當守守。試晦叔辦之。遂去守字。為正司空。議者謂。趙過。進東宮。三太儀。同矣。予謂。行守。試必帶正官。固也。然自改官制以後。既為司空。自不應復帶陪官。呂從金紫。連只是。趙進一級耳。東宮三太。何嘗以為宰相官。儀同又係使相也。呂亦無是辨之說。其二云。文淵公既為真太師矣。其罷也。乃加守字。路公快。快諸公欲為去之。議者謂。非典故。路公之意。正欲以真太師。致任。且諸公曰。如此可乎。曰不可。為真太師。則在宰相之上。竟不守守字。但出劄子。令權去之。紫路公本以開府儀同三司太師。守河東節度使。致仕入為平章軍國重事。故守字。云太師及再致仕。志運舊稱。當時有言於制詞內。除

去守字。以當正任太師也。所謂劄子。權去。恐或不然。其三云。舊制。執政雙轉。為自工部侍郎。轉刑部。刑部轉兵部。兵部轉工部。尚書。惟宰相對轉。工部侍郎。直轉工書。比執政三選也。予考舊制。執政轉官。與學士等。六侍郎。則升兩曹。以工禮刑戶兵吏為叙。至兵侍者。轉右丞。至吏侍者。轉左丞。皆轉工書。然後細遷。今言兵侍。即轉工書。非也。宰相為侍郎者。升三曹。為尚書者。變轉如工侍。轉戶侍。禮侍。轉兵侍。若係戶侍。當改二丞。而宰相故事。不立丞。故直遷尚書。今言工侍。對轉工書。非也。其四云。楊察為翰林學士。一夜當三制。劉沆以參知政事。當為以宣徽使。皆除宰相。宣徽在參政下。則當當在劉下。乃誤以居上人。皆不覺其失。惟學士李淑知之。揚言其事。遂貶麻政之子。考國史。至和元年八月。劉沆以參知政事。拜集賢相。二年六月。以忠武軍節度使。知永興軍。父彥博為昭文相。位第一。劉沆遷史館相。位第二。宣徽南院使。判并州。富弼為集賢相。位第三。其名三制是已。而劉先一年已在相位。初無失誤。貼改之說。其五云。有四儀同。一曰開府儀同三司。二曰儀同三司。三曰左儀同三司。四曰右儀同三司。素自漢。如臨始為儀同三司。魏晉以降。但有開府儀同三司之目。周隋又增上字。為一階。又改儀同三司為儀同大將軍。又有開府上開府儀同上儀同班列。益

沈慶之曹景宗詩

宋孝武嘗令羣臣賦詩。沈慶之手不知書。每恨眼不識字。上逼令作詩。慶之曰。臣不知書。請口授師伯。上即令顏師伯執筆。慶之口授之。曰。微生還多幸。得逢時運昌。朽老筋力盡。徒步還南岡。辭榮此聖世。何愧微子房。上甚悅。眾坐並稱其辭意之美。曹景宗破魏軍還。振旅凱入。武帝吳飲。聯句。令沈約賦韻。景宗不得韻。意已不平。賦求賦詩。帝曰。卿伎能甚多。人才英拔。何必止在一詩。景宗已醉。求作不已。時韻已盡。唯餘越病二字。景宗便操筆。其辭曰。去時兒女悲。歸來加缺鏡。借問行人。何如。病去病。帝默不已。及朝賢驚。竟曰。予謂沈曹二公。未必能辦此。疑好事者為之。然正可為一佳對。曰。辭榮聖世。何愧微子。房借問路人。何如。去病。若金用後兩句。亦自的切。

藍尾酒

白樂天元日對酒詩云。三杯藍尾酒。一樽膠牙餠。又云。老過占他藍尾酒。病餘收得。到頭身。歲暮後。推藍尾酒。春盤先。勸膠牙餠。斯是歲時記。云。膠牙者。取其堅固如膠也。而藍尾之美。殊不可曉。河東記載申屠與路侍。身令中老父。姬及處女。環火而生。婦自外挈酒壺至。曰。以君冒寒。且進一盃。澄因揖避。曰。始自主人。翁即巡當。藍尾。蓋以藍其為當。安尾者。謂最在後飲也。葉少蘊石林燕語云。唐人言藍尾多不同。蓋字多作。出於侯白。酒肆謂酒巡。而末生者。連飲三五盃。為藍尾。蓋末生連酒行到常處。故連飲以慰之。以味為。會安之意。或謂。味為。涼如鐵。人火。曹其出色。此尤無稽。則唐人自不能曉此義。葉之說如此。予謂不然。白公三五之句。只為酒之巡數耳。女有連飲者。侯白滑稽之語。見於啟顏錄。唐藝文志。白有放顏錄十卷。雜語五卷。不聞有酒律之書也。蘇鶚演義亦引其說。

歐陽公辭官

歐陽公自亳州除兵部尚書。知青州。辭免。至四云。恩與起優。連轉。賜。臣近自去春。由吏部侍郎。轉左丞。未踰兩月。又起轉三曹。除刑部尚書。今纔踰歲。又起轉兩曹。尚書六曹。一歲之間。起轉其五。累降詔。不從其請。此是熙寧九年。未改官制時。今人多不能曉。蓋昔者。左右丞在尚書下。所謂左丞。起三曹。除刑部尚書。謂歷三禮。乃至刑也。下云。又起兩曹。謂歷戶部。乃至兵也。其上。唯有吏部。故言尚書六曹。起轉其五云。

南北語言不同

南北語言之異，至於不能相通，故器物花木之屬，雖人所常用，固有不識者如毛鄭釋詩以梅為杕，竹為王篋，葉為起，起之章是矣。顏師古注漢書亦然。淮南王安諫武帝代越書曰：輿輪而前，傾履度曰：轄音橋，謂隘道輿車也。臣疇曰：今竹輿車也。江表作竹輿以行，項昭曰：陵絕水曰：轄音旗，屬及師古曰：服音增，說也。項氏謬矣。此直言以轄過，項耳。何云陵絕水乎？據廟之音無所依據，又武帝紀：戈船將軍張晏曰：越人於水中負人船，又有蛟龍之害，故置戈於船下，因以為名。項曰：伍子胥書有戈船以載干戈，因謂之戈船也。師古曰：以接船之例言之，則非為載干戈也。此蓋船下安戈戟以禦蛟龍水蟲之害，張說近之。二說皆為三劉所破。云今南方竹輿，正作旗廟音項亦未可全非。願乃西北人，隨其方言遂音橋，又云船下安戈戟，既難盾置，又不可以行，且今造舟船甚多，未嘗有置戈者。願北人不知行船，增說也。子謂項音輪字是也。而云陵絕水則誤。故劉公以為未可全非，張晏云：越人於水中負船，尤可笑。

南舟北帳

卷九

三

頃在豫章過一遼州僧於上蓋世之間，設曰：南人不信北，北人有十人之帳，北人不信南人，有萬斛之舟，益土俗然也。法苑珠林云：山中人不信有魚，大如木，海上人不信有木，大如魚，胡人見錦，不信有蟲，食樹吐絲所成。吳人身在江南，不信有十人總帳，及來河北，不信有二萬噸船，違僧之說合於此。

魏冉罪大

自漢以來，議者謂秦之亡由商鞅李斯，變法令，使民不見德，斯焚燒詩書，殺人不知古，其事固然。予觀秦所以得罪於天下，後世皆自挾詐失信故耳。其始也於商於六百里，或楚絕齊，繼約楚懷王入武關，辱為藩臣，竟留之至死，及其喪歸，楚人皆憐之。如悲觀賊，諸侯由是不直秦，未及百年，三戶亡秦之語遂驗。而為此謀者，張儀魏冉也。儀之惡不待言，而冉之計頗隱，故不為士君子所誅。當秦武王薨，諸弟爭立，唯冉力能立昭王，冉者昭王母宣太后之弟也。昭王少，太后自治事，任冉為政，威震秦國。才女年而詐留楚王，天怒其立太子，復取十六城。是時王不過十餘歲，為此若必冉也。後冉為范雎所聞，而廢逐司馬公以為冉，援立昭王，除其災害，使諸侯皆首而事秦。秦益疆大，楚魏冉之功也。蓋公不細考之，云又嘗請趙王會池，慮心稍慮，亦與詐楚同。賴趙相如折之，是以無所成。不其與楚等，且冉區區匹夫之見，徒能為

秦一時之功，而貽秦不義不信之名，萬世不滅者，冉之罪誠大矣。

辨秦少游義侶

夷望已志載潭州義侶事，謂秦少游由遠過潭，與之往來，後偶克為秦死，常州教授鍾村之傳其說於李結次山，為作傳子反復思之，定無此事。當時失於審訂，然悔之不及矣。秦將赴抗，時有妾邊朝華，既而以妨其學，遂割愛去之。未幾，罹黨禍，宣復著總一倡女，載予記國史所書溫益知潭州，當昭聖中，逐臣在其巡內，若范仲宣劉仲滿，韓川原伯呂希純，子進呂陶，死釣皆為所侵，田鄒公南，遠過潭，暮投宿村寺，盛即時潭州都監，將數年，夜出城，適使登舟，竟凌風絕江去，幾於覆舟，以是觀之，豈有容少游款昵累日，此不待辨而明已志之夫，若矣。

姓源補遺

姓氏之書，大抵多謬誤，惟唐貞觀氏族志，今已亡，其本元和姓纂，誕妄最多，國朝所修姓源補遺，尤為可笑。姑以洪氏一項考之。云五代時有洪昌，洪昌皆為參知政事，子按二人，乃五代南漢僭主劉龔之子，及殷嗣位，用為知政事，其兄弟本連弘字，以本朝國號，故五代史追改之，元非洪氏姓也。與洪慶善序丹陽弘字，云有弘憲者，元和四年，嘗改桐川國，不知弘憲乃李吉甫之子耳，其誤正同。三筆已載此說。

舉人過實

稱舉人過實，最為作文者之痼疾。班孟堅尚不能免，如薦謝夷吾一書，子益論之於三筆矣。柳子厚後杜溫夫書云：三辱生書，皆逾十言，撮吾必曰：周孔，周孔安可當也。儼人必於其倫，生來柳州，見一刺史，即周孔之令，而去我道遠，而謁於朝，又得二周孔，去之京師，京師顧人為文詞，立聲名，以十數，又宣得周孔十百，何吾生胸中，擬馬多周孔哉。是時劉夢得在連，韓退之在湖，故子厚云：然此文人人能誦，然今之好為說者，固自若也。予表出之以為子孫戒。張說賀魏元忠衣紫，曰：公居伊周之位，即為二張所讓，幾於閔命，此但形於語言之間耳。

作文句法

作文旨意句法，固有規倣前人，而音節鏘亮，不嫌於同者。如前漢書贊云：豐斗奔仲叔孫卒，師伯毀季昭公，逐費忌，納女楚建走，宰詔諸骨夫，差喪年，圍進妹春申，籠上官訴屈懷王，執趙高，取斯二世，繼伊浚，坎盟宋，度死江，允造盡太子，殺息夫，作容東平，謀斬唐書幼之云：三平，嶺山，壯奪辰，林甫，削着黃屋，禽鬼質，敢謀戮元，厥崔柳側。



特子宗雅劉夢得因論做舟為云越子滕行吳君忽當宣尸居魏臣忌白公廟劬子西嘸李園卷士春申易亦勿班史語也然其標範本目前子成相篇

書簡備習

近代士人相承於尺書語言浸涉奇狎雖有賢識不能自改如小簡問安自言所在必求新異之名子守朝時屬錄與國年語云滋水有懸崖乞疏下滋水者彼邑一水耳即中未嘗知此不足以為工當言下邑屬邑足矣為懸崖者無不來蓋田屋記語云負丞某處或松無補涉筆承之皆廉爛陳言至稱丞曰蓋田殊為可笑初赴州郡與人書必言前政頗廉倉庫匱乏未知所以善後公習一律正使具如所陳請者亦不之信予到當塗日謝執政書云郡雖小而事簡庫錢倉粟自可技搆得坐哺道院誠為至幸周益公答云從前得外郡太守書未有不以寬兄為詞獨劉見來紙如此益覺其與之異也此兩者皆狂熱成俗故紀述以戒子弟輩

健訟之誤

破句讀書之誤報者于入殆不可復正在易象之下先釋卦義然後承以本名者凡八卦象卦曰蒙山下有險險而止蒙以止字為句絕乃及於蒙始係以蒙字以亨行訟卦曰訟上剛下險而健訟以健字為句絕乃及於訟始係以訟字豫卦剛應而志行順以動隨卦隨剛來而下柔動而說隨卦剛上而柔下異而止蠱恒卦升而動剛柔皆應恆解卦解險以動動而免乎險解卦卦異乎水而上水并皆是卦名之上為句絕而重蒙入學之初其師點句輒混於上遂以健訟相連此下說隨二字尚為有說若止蒙動豫之類將如之何凡謂頑民好訟者曰其訟曰終訟可也黃魯直江西道院賦云細民險而健以終訟為能獨不蓋於訟是已同人卦柔得中而應乎乾曰同人同人曰同人于野亨據其文義正與諸卦同但多下一日字王弼以為乾之所於故持曰同人曰程伊川以為衍三字恐不然也

用史語之失

今之牽引史語者亦未免有失張釋之言便宜事文帝曰卑之毋甚高論今今可行也遂言秦漢之閒事帝稱善顧師古云今其議論依附時事予謂不欲使為甚高難行之論故令少卑之爾而今之語者直以言議不足采為無甚高論又文帝問上林合禽獸不能對虎園番夫從旁代對帝曰吏不當如此邪薛廣德諫元帝御樓船曰宜從橋且有血汗車輪之計張猛曰求船危就橋安上曰疏人不當如是邪師古

謂諫爭之言當如猛之詳婉也按兩帝之語皆是哀嘉之詞猶云獨不當如是乎今乃指人引喻非理或直述其私曰疏人不當如是又韓公送薛處士徐州詩云郭侯家多書插架三萬軸一懸牙籤新若手未觸為人強記覽過眼不再讀伴或謂聖文垂落載其履辭侯盛謂李繁時為隨州刺史藏書既多且記性警敏故戲軸嚴監如是今人或指言雖名為收書而未嘗過目者輒曰新若手未觸亦非也

文字書簡謹日

作文字紀月日當以實言若拘拘然必以節序則為牽強乃似麻沙書坊桃源居士筆所改耳至於往還書問不可不繫日而性率者一切不書子有婿生子遺報云今日已時得一子更不知為何日或又失之好奇外姻排鼎臣每致書必題其後曰某節至云小暑前一日驚蟄前兩日之類文惠公常笑云看排鼎臣書須者置曆日於案上蓋自元正入日三元上巳中秋端午七夕重九除夕外雖寒食冬至亦當謹識之况於小小氣候後生宜戒

更衣

雅志堂後小室名之曰更衣以為姻室息地推子數請所出因錄班史語示之灌夫傳坐乃起更衣頗注更改也凡久坐者皆起更衣以其寒暖或變也田延年起至更衣頗注古者廷賓必有更衣之虞漢皇后傳帝起更衣于夫侍尚衣

過所

刑統舊律云不應度關而給過所者若冒名請過所而度者又云以過所與人入關津疏關謂判過所之處津直度人不判過所釋名曰過所至關津以示之或曰傳傳轉也轉移所在識以為信漢文帝十二年除關無傳張晏曰傳信也若今過所也兩行書緇帛分持其一出入關合之乃得過謂之傳也魏志倉慈為敦煌太守西域雜胡欲詣洛者為封過所廷尉決事曰廣平越禮詣雜胡病門人齋過所詣洛陽者禮冒名渡津受一歲半刑徐益指神錄道士張謹好符法客遊華陰得二奴曰德兒歸寶護應可憑信張東行凡書囊符法過所衣服皆付歸寶負之將及關二奴忽不見所齋之物皆失之矣時秦隴用兵關禁嚴急客行無驗皆見刑戮既不敢東度復還主人乃見二兒因擲過所還之然過所二字讀者多不曉蓋若今時公憑引據之類故哀其事于此

露布

用兵與勝則上其功狀於朝謂之露布今博學宏詞科以為一題雖自魏晉以來有之然竟不知所出唯劉勰文心雕龍云露布者蓋露板不封布諸觀聽也唐莊宗為晉王時擒滅劉守光命李書記王緘草露布緘不知故事書之於布遣人曳之為議者所笑然亦有所從來魏高祖南伐長史韓顯宗與齊成將力戰斬其裨將高祖田卿何為不作露板對曰頃聞將軍王肅復賊二三人驢馬數匹若為露布私每晒之近雖得推曉處擒斬不多脫復高長練是張功捷尤而勿之其罪彌甚臣所以敏毫毫常醉上而已以是而言則用絹高懸久矣

東坡題潭帖

潭州石刻法帖十卷蓋蘇希白所編最為善本吾鄉程敏之待詔以元符三年師挂林東坡自備耳移合浦得觀其藏帖每帖各題其末第二卷云唐太宗作詩至多亦有徐庾風氣而世不傳獨於初學記時時見之第四卷云吳道子始見張僧繇畫曰浪得名耳已而坐臥其下三日不能去庾征西初不服逸少有家雞野鴉之論後乃以為伯英再生今觀其書乃不逮于遠甚正可北羊欣耳第六卷云宰相安和殿生無恙宰相當是簡文帝殿生則淵源也邪第八卷云布白作字自有江左風味故長沙法帖比德化待詔所摹為勝世俗不察爭訪閣下本誤矣此逸少一卷尤妙

辰七夕合浦官舍借觀第九卷云謝安問獻之君書何如尊公答曰故自不同安曰外人不可謂曰人那得知已上所書今麻沙所刊大全集志林中或有之案度亮及弟翼俱為征西將軍所引者翼也翼又有詩曰暮年卻得度安西自履家雜題六紙蓋指翼前所歷官云此帖合藏于家

山公啟事

晉書山濤傳濤再居復職十有餘年每一官缺輒欲揆數人詔旨有所向然後願奉隨帝意所欲為先故帝之所用或非舉首眾不情察以濤輕重任意或對之於帝濤行之自若一年之後眾情乃寤濤所奏或拔人物各為題目所稱山公啟事此語今多引用然不得其式法帖中乃有之云侍中尚書僕射奉車都尉新齊伯臣濤言臣近啟復諒史曜陳準可補吏部郎詔書可爾此三人皆眾所稱諒允質立少華可以崇數華大化未可倉卒風尚所勸為益者多臣以為宜先用諒謹隨事以聞觀此一帖以為賢於他本然於此奏未可倉卒之下乃云風華惻然全無意義合所錄者臨江本也

親王回庶官書

隨筆中載親王與侍從往還禮數又得錢不行年雜紀云昇王受恩命玉是時為將作少監亦投質狀王降回書簽于啟頭纏為皇太子三司判官並通勝子詣內東門參賀通入後中音出傳令旨傳語及受冊寶託百官班賀又赴東宮賀宰相親王階下班定太子降階宰相前拜致詞說又拜太子皆答拜亦致詞叙讚一時之儀如此

青降考試官

天禧二年九月勅差屯田員外郎判度支計院任布者作即直史館徐奭太子中允直集賢院麻溫其並充開封府發解官十月差兵部員外郎直集賢院楊侃太子中允直集賢院丁度並國子監發解官十一月解一百四十四人解元郭穎十六日宣諭科舉士錢惟演感度摺密直學士王晦叔龍圖閣待制李虛己李行簡覆考開封舉人為名解舉人有訟不平者及奏名郭樞依舊其餘覆落并御考上人數甚多十二月發解官並降差遣任布鄧州徐奭洪州楊侃江州丁度齊州並監稅此事見於錢五雜紀用五侍從覆考解試前後未之有也

青道居士

李太白贈玉泉仙人掌茶詩序云荆州玉泉寺近清溪山往往有乳窟其水邊處有茗草羅生枝葉如碧玉唯玉泉真常采而飲之余遊金陵見宗僧中示予茶數十片其狀如手名為仙人掌蓋新出乎玉泉之山曠古未覩因持以見蓮東贈詩要予答之遂有此作後之高僧大德知仙人掌茶於乎中禪子及青蓮居士李曰也太白之稱但有稱仙人爾青蓮居士獨於此見之文人未嘗引用而仙人掌茶今池州九華山中亦頗有之其狀若如鹿掌也

開俗說秘殺人

嘉山之民恃富逞力處心猜慮累於殺人然揆之以法蓋有勸律所不曾登載善治惡者當原情定罪必致其誅可也閩中習俗尤甚每執縛其仇窮肆殘虐或以酒調錘屈逼之使飲欲其粘著肺腑不能傳化馴致痰渴之疾或炒沙鑄蠟灌注耳中令其聾聵或以濕鹿東體布裹卵石痛加歐毆而外無痕傷或按察肩背使皮膚腐爛乃使針刺入肩背不可復出或以小鈎鈎載於鯀魚之腹強使吞之或鑽五藏久而必死凡此眾者類非一端既痕腫不露於外檢驗不得而見情孔巨靈功意而惡而法所不言觸及處子為轉運使當揭榜禁約子守建寧亦窮治一兩事吳楚剛士大夫宦游於彼者不可不察

富公逸官

富韓公慶歷二年以右正言知制誥兼判吏部郎中樞密直學士不受尋除翰林學士又不受三年除右諫議大夫樞密副使力辭乃改資政殿學士而諫議如初公受之又五月復為副樞蓋昔時陰目才下即時命詞給告及其改命但不拜執政而猶得所進官用今日官制言之是承議郎正言中書舍人制而為太中大夫韓公資政殿學士也

唐潘鎮行墨物

池州銅陵縣子既侯朝有唐中和二年二月一碑其詞云勅宣歙池等州都團練觀察使應道先準詔旨許行墨勅授管內諸州有功刺史大將等墨管具件如後晉朝故晉陽太子兼揚州長史張寬懷奉處分當道先準詔旨許行墨勅獎勵功勳雖幽顯不同而褒昇一秩神久標奇絕罕絕矣風靈跡屢彰神聽不昧夫寵贈之典非列藩宜為神功既昭乃軍都顯請是行權制用副人心謹就哀賻若禁將軍宜州都督使使檢校工部尚書兼御史大夫裴押已人為裴休按錄志亦然予考之非也張

魏公宣撫川陝便宜封爵諸神實本諸此

吏部循資格

唐開元十八年四月以侍中裴光庭兼吏部尚書先是選司法官惟視其人之能否或不次起遷或老於下位有出身二十餘年不得錄者又州縣亦無等級或自大而小或初近後遠皆無定制光庭始奏用循資格各以罷官若干選而集官高者選少卑者選多無問能否選滿則注限年躡級毋得踰越非自誣者皆有陞無降其庸愚沉滯者皆喜謂之聖書而材俊之士無不怨其求舉爭之不能得二十一年光庭薨博士孫瑛議光庭用循資格失勸懲之道請諡曰克是年六月制自今選人有才業操行委吏部臨賄擢用雖有此制而有司以循資格便於己猶踵行之蓋今日吏部四選乃其法也予按元魏南齊神龜二年官員既少應選者多尚書李韶論法不行大致怨嗟崔亮代之奏為格制不問士之賢愚專以停解月日為斷沉滯者皆稱其能亮劾劉景安與書曰周以辨壘貢士而漢由州郡薦材魏晉中正雖未盡美應什收六七而朝廷首材止求其文不取其理察孝廉唯論章句不及治道立中止不考材行空辨姓氏屬屬當檢衡宜須改張易調以為停年格以限之天下士子誰復修厲名行哉洛陽合薛政上書言黎元命繫長吏若選曹惟取年勞不問能否義均行應次若貫魚執簿時名一人足矣數人而用何謂檢衡也今王公貴人薦賢以補郡縣詔公卿議之其後甄琛等繼亮利其便已踵而行之魏之選舉夫人曰亮始也至孝靜帝元象二年以高澄攝吏部尚書始改亮年勞之制檢推賢能當是自此一變先友及崔亮故智云然後人罕有發亮遺事者

五行納音

六十甲子納音之說術家多不能曉原其所以得名皆從五音所生有條不紊如黃珠蓋甲子為首而五音始於宮宮土生金故甲子為金而乙丑以陰從陽商金生水故丙子為水而丁丑從之角木生火故戊子為火而己丑以陰從陽商金生水故壬子為木而乙丑平丑癸丑各從之至於甲寅則納音起於商商金生水故甲寅為水而木生火故丙寅為火而己丑各從之至於甲辰則納音起於角角木生火故甲辰為火而乙巳各從之宮商角既就惟微羽不得居首於是甲午復如甲子甲申如辰為水而乙巳各從之宮商角既就惟微羽不得居首於是甲午復如甲子甲申如

甲寅甲戌如甲辰而五未五酉五亥亦各從其類

五行化真

五行運化如甲己化真土之類若推求其義無從可得蓋以五虎元所生命之如甲己之年兩作首謂丙寅月建也丙屬火火主土故甲己化真土己庚之歲戊為頭謂戊寅月建也戊屬土土生金故乙庚化真金丙辛奇向庚寅去庚屬金金生水故丙辛化真水丁壬壬位順行流土屬水水生木故丁壬化真木戊癸癸位向甲寅去甲屬木木生火故戊癸化真火此二說皆得之莆田鄭景實讀在館中見魏幾道誅五行納音亦然

錢忠懿判語

王順伯家有錢忠懿一判語其狀云臣營室右臣伏奉宣旨撰文疏令進呈乞給下取設齋日五更前上塔臣自宣卻欲重建乞於仁政殿前夜間化却不然便向塔前化並取聖旨判曰便要吾人宣讀後於真身塔前焚化二十七日而在前化押子謂錢氏固當三改元但或言其稱帝則否也此狀內進呈聖旨等語蓋類西河之人擬子夏於夫子故自貽僭帝之議想其所施行皆然矣

容齋四筆

卷十

五

王逸少為蔡所累

王逸少在東晉時益溫太真蔡謨謝安石一等人也直以抗懷物外不為人役故功名成就無一可言而其操履識見議論固卓當世亦少其比公卿愛其才器頗召不就殷深源輔政勸使應命遺之書曰足下出處正與隆對豈可以一世之存亡必從足下從容之適逸少報曰吾素自無解廟王丞相欲內吾誓不許之手跡猶存由來尚矣不於足下參政而方進退自兒娶女嫁便懷向子平之志數與親知言之非一日也及殷侯將北伐以為必敗貽書止之殷敗後復圖再舉又遺書曰以區區江左所管轄如此天下寒心久矣自寇亂以來處內外之任者疲竭根本各從所志竟無一功可論一事可紀任其事者豈得辭四海之責哉若猶以前事為未工故復求之於分外宇宙雖廣何所自容又與會稽王賡曰今雖有可欣之會內求諸己而所憂乃重於所欣以區區吳起經緯天下十分之九不亡何待願令諸軍皆還保淮須根立勢舉謀之未晚其識慮精深如是其至恨不見於用耳而為書名所益後世但以翰墨稱之晉書本傳探為唐太宗御撰專頌其研精筆法盡善盡美至有心慕手追之語墨無一詞論其平生則一藝之工為累大矣獻之立志亦似其父謝安欲使

題太極殿榜以為萬代寶而難言之試及韋仲將浚雲持筆即正色曰使其若此有以知魏德之不長遂不之過觀此一節可以知其為人而亦以書名之故沒其感德

二王尚爾況於他人乎

鄂州南樓唐屋

慶元元年鄂州修南樓剝土有大石露于外奇墟可觀郡守吳璠見而愛之命洗剔出圭角即而諦視乃唐屋三碑其一刻兩字上曰柳徑二尺四寸筆勢清勁不若翻書文字唯存八脚不可復辨或以為符或以為化押邦人至標飾置神堂香火供奉或云道州學側唐帝廟內亦有之云柳君名應辰是唐末五代時湖北人也其一高一丈一尺潤如其高而加五寸刻大字八十五凡行為九其文曰乾正元年荆襄寇亂大吳將軍出陳武昌詔太守楊公出鎮後云荆江京漢推忠輔國侍衛將軍吳居中就案揚行密之子溥嗣吳王位是歲唐明宗天成二年溥以十一月僭帝改元乾貞宋書公紀年通譜書為乾正云避仁宗嫌名通鑑亦同而此石亦為乾正一時所立不應有誤也

賞魚袋出處

容齋四筆

卷十

六

隨筆書衡山唐碑刻駕賞魚袋云名不可曉今按唐職林魚帶門叙金玉銀鐵帶及金銀魚袋云開元勅非灼然有戰功者餘不得輒賞魚袋斯明文也

容齋四筆卷第十

京丞相轉官

慶元二年朝廷奉上三宮徽冊實繼又進勅令王勝實錄大臣遵扶于再于三益  
自崇寧至於紹熙未之有也於是京石丞相以十月受冊實繼由正議轉宣奉十二  
月用勅局當得兩官以一回授一轉光祿三年二月用提舉王勝實錄及禮儀  
使實有旨三項各轉兩官辭之至四五詔減為四官其草回授其二遂轉金紫四月之  
間陟五華資仍回授三職在法軍執轉官與除拜同故得給使恩百二十年而入流  
者二十有四通記滿熙十四年王丞相進玉牒并充國史禮儀使兼右相進四朝史  
傳國朝會要并充玉牒禮儀使詔各與轉兩官所謂各者指二相也時梁公誤認為  
三者各兩官已係特進謂如此則序進太師矣中批只共為兩官復辭之語許回授  
又辭但令加恩亦辭適已罷相在經筵託於分毫不受唯王公獨加恩今日之重金  
相類而又已有去冬二賞矣有司不諳練故實徑準昔年中有行出關京公殊不自  
安然無說可免惜乎東閣賢賓客不告以十年內親的故事以成其美適頃居翰苑  
答王梁諸器嘗上章開析論列是以竊識其詳

熙寧司農年利

熙寧元豐中聚斂之臣專務以利為圖司農遂竭天下祠廟官既得錢聽民為賣祠  
廟中慢悔撤踐無所不至南京有閩伯做子兩廟一歲所得不過七八十張文定公  
判應天府上言曰宋王業所基也而以火正閩伯封於商丘以主大火做子始為宋  
封此二祠者獨不可免乎乞以公使庫錢代其歲入神宗震怒批出曰慢神辱國無  
甚於斯於是天下祠廟皆得不錢又有議前代帝王陵寢許民請射耕墾司農可之  
唐之諸陵因此悉見艾刈昭陵喬木剪伐無遺御史中丞鄒潤言熙寧著令本禁  
禁米過郊祀則物更致登德意可謂遠矣小人措克不顧大體使其所得不貲猶為  
不可況至為茂祥者哉願社創議之人而一切如故於是未耕之地僅得免二者可  
謂前古未有之一日萬幾益無由盡知之也

大興可樂府

今人但能知大興可之竹石惟東坡公稱其詩騷又表出美人卻扇坐羞落度下花  
之句予常恨不見其全比得蜀本石室先生丹淵集益其遺文也於樂府雜詠有春  
王春衣篇曰咸陽秦王家宮闈明曉霞丹文快碧綠光米相鉤加銅螭逐銀狹壓屋

覺蟾擊洞戶銷日月其中光景餘春風動珠箔帶額金葉斜美人卻扇坐羞落度下  
花開弄玉指環輕水按紅牙君王顧之笑為駐七寶車自卷金縷衣龍驚蔚紛能持  
以贈所愛結驪駒無涯其語意果入騷人間域又有昭王君三絕句云絕豔生珠域  
芳年入內庭誰知金屋窺只是信丹青幾歲後宮塵今朝絕國春君王重恩信不欲  
遣他人極目胡沙滿傷心漢月圓一生埋沒恨長入四條絃令人讀之縹緲感慨  
無已也

識議遺史

大儒立言著論要當使後人無復擬議乃為至當如王氏中說謂陳壽有志於史依  
大義而削異論使壽不美於史遺固之罪也又曰史之失自遺固始也記繁而志  
王氏之意直以壽之書過於漢史矣豈其然乎元經續詩書猶有存者不知能出遺  
固之右乎蘇子由作古史謂太史公易編年之法為本紀世家列傳後世莫能易之  
然其人淺近而不學疎畧而輕信故因遺之舊別為古史今其書固在果能盡補前  
人之失乎指司馬子長為淺近不學賤之已甚後之學者不敢謂然

常何

唐太宗貞觀五年以早詔文武官杜言得失時馬周客道長安舍於中郎將常何之  
家何武人不學不知所言周代之陳便宜二十餘條上怪其能以問何對曰此非臣  
所能家客馬周為臣具草耳上即召周與語甚悅以何為知人賜絹三百匹常何後  
亦不顯莫知其所以進于策李密傳密從翟讓與張須陁戰幸脫勇常何等二十八  
為游騎遂殺須陁常何之名益見於此唐史亦未於劉仁軌行年河洛記也

李密詩

李密在隋大業中從楊玄感起兵被獲以計得脫變姓名為劉智遠教授諸生自給  
糈糈不得忘哀吟泣下唐史所書如此劉仁軌行年河洛記專載密事云密往來諸  
賊帥之間說以舉大計莫肯從者因作詩言志曰金風落初節玉露染晚林此夕窮  
途士鬱陶傷寸心平野莽蒼合荒村廢墟深晚曉聽良多感從何獨沾襟沾襟何所為  
慨然懷古意春洛既未平漢道將何望與會市井塵蕭何刀筆吏一朝逢時會十載  
傳名諡寄書世上雄塵生真可愧諸將見詩漸敬之予意此篇正其哀吟中所作也

寺監主簿

自元豐官制行九寺五監各置主簿專以掌鈎考簿書為職乞不得預昭聖祀辨

秀為光祿主簿自言今稱預幸非先帝意也請如元豐詔書從之如王傑修書主簿不預見於是王定國舊錄于頔及見紹興中府太子寺公狀文移惟卿丞擊銜後來掌故之吏昧於典章遂一切與丞等今百官度府背度官制非特此一事也

溫大雅兄弟名字

新唐書溫大雅字彥弘弟彥博字大臨大有字彥將蓋史不載彥博字也皆同三溫兄弟也而兩人以大為名彥為字一以彥為名大為字宰相世系表則云彥將字大而有博雅與傳同讀者往往致疑歐陽公集古錄引顏魯中書言人彥將行禮表為是然則惟彥博異耳故或以為誤少時因文惠公得歐率更所書唐恭公誌銘乃彥博也其名字實然後見大唐創業起居注大雅所撰其中云煬帝逆使夜至太原溫彥博宿於城西門樓上首先見之報凡彥弘馳以啟帝帝方卧聞而驚起執彥弘手而笑據此則三溫之名皆從彥而此書首題乃云大雅奉勅撰不應於其間敢自稱字已而詳攷之高宗太子弘為武后所醜追尊為孝敬皇帝廟曰義宗列於太廟故諱其名如弘文館改為昭文弘農縣改為恆農徐弘敏改為有功弘敏機但為機字含光本姓弘易為字曲河弘氏易為洪則大雅之名後人遺改之也顏魯公

冊府元龜

貞宗初命儒臣編修君臣事迹後謂輔臣曰昨見某事門中錄唐中宗宴飲韋廉人等預會扣詩與臣察馬上口摘合挑事皆非禮也己今削之又曰所編事迹蓋欲垂為典法異端小說咸所不取可謂盡善而編修官上言近代臣僚自述揚歷之事如李德裕文武兩朝獻替記李石開成承詔錄韓僊金鑿密記之類又有子孫追述先德叙家世如李繁郭侯傳柳氏序訓魏公家傳之類或隱己之惡或據人之善並多溢美故匪信書并傳偽諸各有著撰如偽吳錄孟知祥實錄之類自於本國事或近誣其上件書並故不取除三十國春秋河洛記空闕錄之類多是正史已有秦記燕書之類出自偽報而苦小說談叢之類俱是該誤小事河南志亦志平則錄之類多是故吏實從述本府成師征伐之功傷於煩碎四京雜記明皇雜錄事多語怪奉天錄尤是虛詞直錄未收恐成無益並從之及書成賜名冊府元龜首凡十年皆王敏

若提總凡一十卷其所遺并既多故亦不能舉白如資治通鑑則不然以唐朝一代言之假王世充李密事用河洛記魏鄭公諫事用諫錄李絳議奏用李司空論事取陽事用張中丞傳淮西事用涼公平茶錄李必事用郭侯家傳李德裕太原澤潞回鶻事用兩朝獻替記大中吐蕃尚碑碑等事用材思後史補韓休鳳翔謀畫用金鑑要記平亂助用彭門記亂討秦甫用平則錄記軍師解呂用之事用唐陵妖亂志皆本末繁然則雜史瑣說家傳豈可盡廢也

漢高帝祖稱豐公

前漢書高祖紀豐公劉氏自秦後歸於魏秦滅魏遷大梁都于堂故周市說雍齒曰豐故梁徙也是以頌高祖云漢帝本系出自唐帝降及于周在秦作劉涉魏而東遂為豐公豐公蓋上天皇父系上六句皆韻語不知何人作此頌諸家注釋大抵闕如于自少時讀班史今六十七年何曾百遍用米點句亦須十本初不記憶高帝之祖稱豐公比再問之恍然若昧平生聊表見於此舊書不厭百回讀信哉

樞密行香

唐世樞密使專以內侍為之與它使均稱內儲司五代以來始參用士大夫遂同執政案實錄所載景德二年三月元德皇后忌中書樞密院文武百官並赴相國寺行香初樞密院言舊例國忌行香惟樞密使副依內儲司例不赴恐有虧恭恪故每遇大忌日與中書門下同赴行香從之樞密使副翰林樞密直學士並赴自始也然則樞密之內儲司久矣隆興以來定朝臣四考之議自宰臣至於郎官御史皆班列殿庭拜舞惟樞密立殿上不預亦此意云

船名三翼

文選張景陽七命曰浮三翼戲中法其事出越絕書李善注願言其畧蓋戰船也其書云閭閻見子胥聞船運之備對曰船名大翼小翼矣官樓船橋船大翼者當陸軍之輕車小翼者當陸軍之小車水戰兵法內經曰大翼一艘廣一丈三尺長十丈中翼一艘廣一丈三尺長九丈小翼一艘廣一丈二尺長五丈六尺大抵皆巨戰船而昔之詩人乃以為輕舟梁元帝云日華三翼舸又云三翼自相造張正見云三翼木蘭船元之云光陰三翼過其乙亦解用之者

東坡海鳥延之

江陰葛延之元符間自知縣不遠萬里有蘇公於僊耳公留之一月為請作文之法



誨之曰。儂州雖數百家之聚。而州人之所須取之市而足。然不可徒得也。必有一物以攝之。然後為己用。所謂一物者。錢是也。作文亦然。天下之事。散在經子史中。不可徒使必得一物以攝之。然後為己用。所謂一物者。意是也。不得錢。不可以取物。不得意。不可以用事。此作文之要也。葛拜其言。而書講神書。以親制龜冠為獻。公受之。而贈以詩曰。南海神龜三千歲。北叶朋從生。慶喜香能用。物不周身。未死人。續七十二。誰能用爾作小兒。呵嘍耳。孫創其製。今君此去。寧復來。欲慰思時。整視今集。中無此詩。葛帝之。延之三從弟也。嘗見其親筆。

用書雲之誤

今人以冬至日為書雲。至用之於表。啟中雖前輩或不細考。然皆非也。左氏傳。僖公五年正月辛亥朔日南。至公既視朔。遂登觀臺。以望而書禮也。凡分至啟閉。必書雲物。為備故也。杜預注云。周正月十一月。分春秋分也。至冬夏至也。啟者立春立夏。閉者立秋立冬。雲物者。氣色災變也。蓋四時凡八節。其禮並同。漢明帝永平二年春正月辛未。宗祀光武畢。登靈臺觀雲物。尤為可證。而但讀左傳前兩句。故遂顛以指冬至云。今太史局官每至此八日。則為一狀。若立春則曰風從辰位。上春春分則曰風從震位。上米兌皆倣此。只是定本。元非據實。起居注隨即修人願。為文具。蓋古之書雲意也。

張鷟識武后濫官

武后革命。濫受人官。故張鷟為諺以譏之。曰補闕連車載。拾遺平斗量。把推侍御史。脫脫書郎唐新舊史亦載其語。但泛言之。案天授二年二月。以十道使所舉人石艾縣令。王山輝等六十一人。並授拾遺補闕。懷州錄事參軍。霍慶可等二十四人。並授侍御史。并州錄事參軍。徐昕等二十四人。授著作郎。內黃縣尉。崔宣道等二十三人。授衛左校。凡百三十二人。同日而命。試官自此始也。其濫如此。劉子玄傳。武后詔九品以上。陳得失。子玄言。君不虛授。臣不虛受。今羣臣無功。遭過。輒遷。至都下有車載斗量。把推脫脫之諺。正為此設。然只是自外官便除此四職。非所謂輒遷子玄之言失之矣。

唐王府官撰下

唐自高宗以後。諸王府官益輕。惟開元二十三年。加榮王以下官爵。悉拜王府官。屬浸又減。省僅有一傅一友一長史。亦但備員。至與其府王不相見。實歷中。璿王府長

史。裴簡求具狀言。諸王府本在宣平坊多年。推毀後。付莊宅使收管。遂為公局。每聖恩除授。無處禮見。王官為眾所輕。府既不存。官同虛設。伏乞賜官宅一區。乃詔賜延康坊宅。子因闕九經字樣。一書開成。中唐玄度所纂。其官階云。朝議郎。知馮王友允。翰林待詔。馮王名恂。憲宗之子。而以書吏為友。其餘可知。素文武宣昭。四宗皆自藩王登大位。剛明果斷。為史所稱。蓋出於天性。然非資於師友所成就也。

御史風聞

御史許風聞論事。相承有此言。而不究所從來。以予考之。蓋自晉宋以下。如此齊沈約為御史中丞。奏彈王源曰。風聞東海王源。蘇見會要云。故事。御史臺無受詞訟之例。有詞狀在門。御史採狀。有可彈者。即畧其姓名。皆云風聞。訪知其後。疾惡公方者。少。遽相推倚。連狀人頗壅滯。開元十四年。始定受事。御史人知一日。劾狀。遂題告事人名。非自古風聞之義。然則向之所行。今日之所短。風聞二字。本見尉佗傳。

唐御史遷轉定限

唐元和中。御史中丞王播奏。監察御史舊例。在任二十五月。轉惟具員。不加今請仍舊。其殿中侍御史。舊十二月。轉具員。加至十八月。今請減至十五月。侍御史。舊十月。轉加至十三月。今請減至十二月。從之。案唐世臺官。雖職在押彈。然進退從違。皆出宰相。不若今之雄繁。觀其遷叙定限。可知矣。國朝未改官制之前。任監察滿四年。而轉殿中。又四年。轉侍御史。又四年。解臺職。始轉司封。員外郎。元豐五年以後。世況迥別矣。

卷十一

六

卷十一終



以代難奴其後如意為呂母所戕格為長孫無忌所害叙臨張博之事治於不免此  
三王行事無由表見然孝惠之仁弱幾遭呂氏之覆宗孝元之優柔不斷權移於關  
寺漢業遂衰高宗之庸懦受制凶后為手禍尤慘其不能繼述固已灼然高祖皇帝  
太宗蓋本三子之材而言之非專指其容貌也可謂知子矣彼明崇儼謂英王哲卿  
娑貌類太宗張說謂太宗畫像雅類中王即此惟取其形似也若以材言之中宗  
之視太宗天壤相隔矣漢成帝所幸女曹官產子曰我兒額上有壯髮類孝元皇帝  
使其真是孝元亦何足道而况於嬰孺之狀邪

當官營繕

元豐元年范純辨自中書極正官議知徐州縣一新公堂更舍凡百一十有六間  
而寢室未治非嫌於奉己也曰吾刀有所未暇而已是時新法正行御史大夫如東  
瀛雖任二十石之重而一錢粒粟不敢輒用否則必著冊書東坡公較其虐適為徐  
守故為作記其畧曰至於宮室蓋有所受從而傳之無窮非獨以自養也今日不治後  
日之費必倍而此年以來所在務為儉約尤諱土木營造之功較及廢壞轉以相付  
不敢擅以一椽此何義也是記之出新進趨時之士媚疾以惡之恭覽國史閱實二  
容新四第 卷十一

治麻明時

易革之象曰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觀普而降凡及極代者  
必據以為說漢魏固與黃生爭論湯武於景帝前但評受命之是非不引易為證  
革之家曰君子以治麻明時其義了不相涉復孫願留意麻學云按唐一行大衍麻  
日度議曰額麻上元甲寅正月甲寅辰初合朔立春七曜皆直良維之首湯作殷  
麻更以十一月合朔冬至為上元周人因之此謂治麻也至於三統之建夏以寅為

歲首得人統殿以丑為得地統周武王改從子為得天統此謂明時也其革命之說  
劉歆作三統曆及諸引漢孝漢武革命文曰治歷明時所以和人道也如是而已其  
前又引逸書曰先其革命頌師古曰言王者統業先立算數以命百事也推此而伸  
之辨云革命蓋謂是耳非論其取天下也況大行之用四十有九一行以之起麻而  
革卦之序在周易正當四十九然則專為麻甚明考其上下句尤極顯白然論儒習易  
皆不及此王弼亦無一言

仕宦提疾

唐傅游藝以一年之中歷衣青綠朱紫時人謂之四時仕宦言其速也國朝惟綠緋  
紫三等而紫袍者除武臣外文官之制其列有六庶僚黑角帶佩金魚未至侍從而  
特賜帶者為荔枝五子不佩角中書舍人諫議待制權侍郎紅鞋黑犀帶佩魚權尚  
書御史中丞資政端明殿閣學士直學士正侍郎給事中皆御仙花帶不佩魚謂之  
橫金翰林學士以上正尚書御仙帶佩魚謂之重金執政官宰相方圓結文帶俗謂  
之笏頭者是也其叙如此若猛進顯得者則不然紹興中宋樸自侍御史遷中丞樸  
鉅自中書檢正鄭仲熊自右正言並遷權侍郎三人皆受告日易服以正謝日拜執  
政樸鉅以緋仲熊以綠服紫之次日而賜絛文帶蓋侍從以下依正謝乃易帶而執  
政命才下即遣中使齎賜遠服之而赴都堂供職可謂提疾矣若李剛則入異於是  
宣和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自太常少卿除兵部侍郎未謝聞靖康元年正月四月  
胡騎將至京城綱以還事求見宰執奏事未退綱詰知閣門事朱孝莊曰有急切公  
事欲與宰執廷辯孝莊曰舊例未有宰執未退而從官求對者綱曰此何時而用例  
邪孝莊即具奏詔引綱立於執政之末時宰執欲奉養與出符裏綱請固守上曰  
誰可將者綱曰願以死報第人微官卑恐不足以領服士卒白時中已以為禮部尚書  
綱曰亦只是侍從即命除尚書右丞綱曰臣未正謝猶衣絛非所以示中外即面賜袍  
帶并笏綱服之以謝且言方時艱難臣不敢辭此為不經緋紫而徑其服章未之有也

詞臣避

治平以前謂翰林學士及知制誥為兩制自翰林罷補外者得端明殿學士謂之換  
職熙寧之後乃始為龍圖詔興以來愈不及矣修起居注者序遠知制誥其次及辭  
不為者乃為時制趙康靖馮文簡曾魯公司馬公呂正獻公是也學士閣則次補或  
為宰相所不樂者猶得侍讀學士劉原甫是也在職未久而外除者為樞密直學士

韓魏公是也亦在龍圖直學士歐陽公是也後來衰權者僅得待制王時亨是也錄以善去者集英修撰而止耳

夏英公好處

夏英公既失時譽且以慶曆聖德頌之故不正之名愈彰然固自有好處夏元之叛英公為四路經畧安撫招討使韓魏公副之賊犯山外韓公令大將任福自懷遠城趨得勝寨出賊後如未可戰即據險置伏要其歸賊之至再又移檄申約苟違節度雖有功必執福竟為賊誘沒于好水川朝論歸咎於韓英公使人收散兵得韓撤於福衣帶間言罪不在韓故但奪一官英公此事賢矣而後來士大夫未必知也于是以表出之

祖宗用人

祖宗用人進退遲速不執一端苟其材可任則超資越級曾不少靳非拘拘於愛憎名器也宋琪自員外郎以正月擢拜諫議大夫三月參知政事太宗將用李昉時昉官工部尚書七月特遷琪刑書遂並命為相而琪居居上自外郎獻中至此石熙載以太平興國四年正月自右補闕今通謂為副樞十月遷刑部侍郎為兵部員外郎今通謂為副樞樞密直學士才七日登

樞密事

樞密事四月拜給事中今通謂為副樞十月遷刑部侍郎六年遷戶部尚書今通謂為副樞為使八年罷為右僕射今通謂為副樞從初至此五歲用今時階秩言之乃是朝奉郎而為特進也當日職名唯有密直多從庶僚得之今通謂為副樞大用漢唐賢王凡皆自補闕直史館遷郎中充學士越半歲並遷諫議大夫樞密直學士今通謂為副樞皆自正言今通謂為副樞直館遷郎中充職二年並為樞密副使向敏中自工部郎中以本官充職越三月同知密院錢若水自同州推官入直史館踰年推知制誥二年除翰林學士遂以諫議同知密院首尾五年

至道九老

李文正公既罷相後只居京師以司空致仕至道元年年七十二矣恩白樂天洛中凡老之會適交游中有此數曰太子中允張好問年八十五太常少卿李遵年八十八故相吏部尚書宋琪廬州節度副使武元成皆七十九吳儂皆五十八鄧州刺史魏平年七十六左諫議大夫楊徽之年七十五水部郎中宋鼎與昉皆七十一以繼其考為家集會蜀寇迫而罷其中兩宰相乃考一值唐世及元聖者其所無也次年李公即世此事竟不成蓋老唐與無始於升平之世而雅懷弗遠造物亦亦若此耶

李文正兩罷相

宰相拜罷恩典重輕詞臣受命者得以高下其手李文正公既以太平興國八年以工部尚書為集賢史館樞密元年為布衣翟馬周所訟太宗召學士曹希中草制罷為右僕射令詔書切責曹中言僕射百寮師長今自工書拜乃為殊違非階階之義若以均勞違為辭斯為得體上照之其詞畧云端按崇資非賢不授昉素高聞望久履謨獻諫和柔君子之風誠意擅吉人之美縱從六卿用資鎮俗之清規式表尊賢之茂典其美如此滿化二年復歸舊廡四年又罷僕如左僕射學士張洎言近者霖霖百餘日昉職在榮和陰陽不能決意引退僕射之重石減於左位望不侔因而投之何以示勸上批洎奏尾止令罷守本官洎遂草制峻談其詞云榮和陰陽輔相天地此宰相之任也苟或依違在位厥汰無聞雖居廟廟之崇莫若循給之效宜嚴朝旨用罷曩司羽自處機衡曾無規畫擁化源而滋久孤物望以何深仰長中臺尚為優渥可依前尚書右僕射罷知政事因考前後制麻只言可某官其云罷知政事者洎制增之也國史昉傳云昉善海及財罷洎草制乃如此紹興二十九年沈該罷制學士周麟之於結句後添入可罷尚書左僕射同平章事蓋用此云

科舉之弊不可革

法禁益煩。姦偽滋熾。唯科場最甚。其尤者莫如銓試。代筆有禁也。禁之愈急。則代之者獲賂。謝愈多。其不幸而敗者。百無一二。正使得之。元未嘗致法。吏部長貳。廉試之制。非不善也。而文具兇。試神又甚焉。議論奉公之臣。朝夕建明。然此風如決流。僅草未嘗少革。或以謂失於任法。而不任人之故。殊不知所任之人。深肯一意。向方。見惡輒取。於事無益。而禍謗先集。子履身矣。關賢中太子賓客。邊光範。掌選太廟。齋郎李宗訥。赴吏部銓。光範見其年少。意未能屬。辭語之曰。尚投筆成六韻。雖不試書判。可入等矣。宗訥曰。非唯學詩。亦當留心詞賦。即試詩賦二首。數刻而就。甚嘉賞之。翌日擬授秘書省正字。今之世。宜復有是哉。

宰執子弟廷試

太宗朝。呂又移公蒙正之弟蒙亨。舉進士。禮部高等。薦名既廷試。與亨又正公昉之子宗諤。並以父兄在中書罷之。國史許仲宣傳云。仲宣子待問。雍熙二年舉進士。與李宗諤。呂蒙亨。王扶。並預廷試。宗諤即宰相訪之子。蒙亨參知政事蒙正之弟。扶顯。青試大廷。受陞入官。唐質肅公介。參政子義。問鎮。屢試禮部。用舉者。召試。秘閣。介引嫌罷之。舊制。嚴於宰執子弟。如此。與夫秦益公相。圖而子煒。孫損。皆於省嚴試。既冠多士者。異哉。

國初報弊

國朝削借偽。救民水火之中。然亦有因仍舊弊。未暇更張者。故須預於賢士大夫。昌言之。江左初平。太宗選張齊賢為江南西路轉運使。諭以民間不便事。令一一條奏。先是諸州罪人多。銅錢闕下。緣路非理而死者。常十五六。齊賢至。斬州見南劍州。吏送罪人者。康得州。祐祝之二人。皆盜取私鹽者。為尙監。籠得鹽二斤。又六人皆嘗見販鹽而不告者。並黥決。傳送而五人已死于路。江州司理院。自正月。至二月。經過。寄禁罪人計三百二十四人。建州民二人。本田家。客戶嘗於主家。墻內以錐刺得魚一斤。半並投有。臨面送閣下。齊賢上言。乞俟至京。擇官處問。如願有負屈者。本州官吏量加懲罰。自今。只令發遣正身。及處州送三田。當市得牛肉。並家屬十二人。悉詣

闕而殺牛。賊不獲。齊賢憫之。即遣其妻子。還。自是江南送罪人者。減大半。是皆相循習所致也。齊賢改為其利民如此。齊賢以太平興國二年。方登科。六年為使者。八年還朝。由舉學。拜執政。可謂任用也。

房玄齡名字

舊唐書目錄。書房元齡。而本傳云。房喬字玄齡。新唐書列傳。房玄齡字喬。而宰相世系表。玄齡字喬。松三者不同。趙明誠金石錄。得其神道碑。楷達良書名字。與新史傳同。予記先公自燕。遂有房碑一冊。于志室撰。乃玄齡字喬。松本欽宗在東宮時所賦。其後猶有一印。曰伯志西齋。今亦不存矣。

二朱詩詞

朱載上舒州桐城人。為黃州教授。有詩云。官閒無一事。胡蝶飛上階。東坡公見之。稱賞再三。遂為知己。中書舍人新仲望。其次子也。有家學。十八歲時。戲作小詞。所謂流水冷。冷斷橋斜。路梅枝。亞者。朱希真見而書諸扇。今人遂以為希真所作。又有指疊扇詞云。雲紗。綠梅。寶簪。寶閣。趙舉。指。聚清風。一捻生秋意。搖搖。聖母。輕。長髮。環。技。細。莫。翳。玉。連。環。怕。作。飛。蜂。隨。公。親。書。索。固。存。亦。因。張。安。國。書。扇。而。載。於。于。湖。集。中。其

金剛經四句偈

今世所行金剛經。用姚秦鳩摩羅什所譯。其四句偈曰。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又曰。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子博觀。究本。頗有不同。元魏天竺三藏。菩提流支譯云。一切有為法。如星翳。燈幻。露泡。夢電。雲。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應得見我。由法。應體。不可見。彼識。不能知。陳天竺三藏。真諦譯云。如如不動。恆有。正說。應觀。有為法。如。暗。翳。燈。幻。露。池。夢。電。雲。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應得見我。由法。應見。佛。調。御。法。為。身。此。法。非。識。境。法。如。深。難。見。唐三藏。玄奘譯云。諸如。合。所。為。如。星。翳。燈。幻。露。池。夢。電。雲。應作如是觀。諸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我。彼。生。塵。邪。斷。不。能。當。見。我。應觀。佛。法。性。即。道。師。法。身。法。性。非。所。識。故。彼。不。能。了。唐。沙。門。義。淨。譯。前。四。句。與。魏。若。提。本。同。而。後。云。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起。邪。觀。不。能。當。見。我。後。四。句。與。玄。奘。



本同子象令人稱云如東坡以名堂若謂夢幻泡影露電也而此四譯乃知有九如  
大般若經第八會世尊頌第九會能斷金剛分二頌亦與玄奘所譯同

四蓮華之名  
毗鉢摩華青蓮華也鉢特摩華亦云波頭摩赤蓮華也拘母施華亦云俱物頭亦云  
俱牟施紅蓮也奔荼利華亦云芬陀利白蓮也塔羅綿柳華之類即兜羅綿也

黑法白法  
安立黑法感黑異熱所謂地獄侍主鬼界安立白法感白異熱所謂人天安立黑白  
法感黑白異熱所謂一分傍生鬼界及一分人安立非黑非白法感非黑非白異熱  
所謂預留果或一來果或不還果

多心經偈  
多心經偈曰揭帝揭帝波羅揭帝波羅揭帝揭帝菩提薩摩訶又有大明咒經揭揭什  
所譯曰揭帝揭帝波羅揭帝波羅揭帝揭帝菩提薩摩訶

天宮寶樹

行行相值雙蓮相望枝相準葉葉相向華華相順實實相當此無量壽經所言天  
宮寶樹非塵世所有也

白分黑分

月盈至滿謂之白分月虧至晦謂之黑分白前黑後合為一月又曰日隨月後行至  
十五日復月都盡異名黑半日在月前行至十五日具是圓滿是明白半

月雙閨雙

十五夜為半月兩半月為一月三月為一時兩時為一行兩行為一季二年半為一  
雙此由閨故以閨月兼本月此謂雙月非閨雙也以五年再閨為閨雙

踰越那一由旬

數量之稱謂以緣那四十里也毗曇論四肘為一弓五百所為一拘盧舍八拘盧舍  
為一由旬一弓長八尺五百弓長四百丈一拘盧舍有二里十六里為一由旬

七極微塵

七極微塵成一阿耨池上塵七阿耨塵為銅上塵七銅上塵為水上塵七水上塵為  
兔毫上塵七兔毫上塵為一羊毛上塵七羊毛上塵為一牛毛上塵七牛毛上塵為  
一鷲逆塵七鷲逆塵成一城七城成一虱七虱成一橫麥上橫麥為一指二十四指

為一肘四肘為一弓

宰相贈本生父母官

封贈先世自晉宋以來有之迨唐始備然率不過一代其思延及祖廟者絕鮮亦未  
嘗至極品郭汾陽二十四考中書令而其父贈止太保權德輿位宰相其祖贈止郎  
中唐末五季宰相賈勳始追崇三代國朝因之李文正公賈本工部郎中起之子出  
繼從叔紹勳再入相表其墓求贈所生父祖官封詔贈祖溫太子太保祖母權氏晉  
國太夫人父起太子太師母謝氏鄭國太夫人可謂異數後不聞繼之者

執政贈三代不同

大臣封贈三代自初除執政外凡轉廳皆不再該唯知樞密院及拜相乃復得之然  
舊法又不如是歐陽公作程文簡公稱父神道碑歷叙恩典曰琳參知政事贈為太  
子少師在政事遷左丞贈太子太師罷為資政殿學士又贈太師中書令為  
宣徽北院使又贈兼尚書令則是轉官與罷政亦褒贈而自官師得太師中令更為  
起越也或不然

唐孫處約事

卷十三

新唐書來濟傳云初濟與高智周相善後徐處約客宣城石仲覽家仲覽行於財有  
器識待四人甚厚私相與言志處後曰願享天下濟及智周亦然處約曰宰相或不  
可冀願為通事舍人足矣後濟領吏部處約始以瀛州書佐入調濟遂謂曰如志  
以為通事舍人後皆至公輔高智周傳云智周始與徐處後來濟徐處約共依江都  
石仲覽仲覽備產結四人驩因請各語所期處後曰丈夫惟無任仕至宰相乃可智  
周濟曰如志擬通事舍人畢降階勞問平生案兩傳相去才一卷不應重複如此  
可謂冗長本出韓琬所撰御史臺記而所載自不實處約傳負觀中為齊王祐記室  
祕多過失數上書切諫王太宗得其書權中書舍人是歲十七年癸卯來濟次年  
亦為中書舍人承徽三年有相六年檢校吏部尚書是歲丁巳去癸卯首尾十五歲  
若如兩傳所書大為不合韓琬之說誠謬史氏又失於不考仲覽鄉里一以為宣城  
一以為江都宜宣城人而家於廣陵也

夏侯勝京房兩傳

漢書儒林傳載詳記經學師承故序列唯謹然夏侯勝京房又有傳儒林云勝其



先夏侯都尉以尚書傳族子始昌始昌傳勝勝又事同即簡卿傳兄子建建又事歐陽高而本傳又云從始昌受尚書後事簡卿又從歐陽氏從子建師事勝及歐陽高儒林言房受易梁人保延壽以明災異得幸為右顧所請諱凡百餘字而本傳又云治易事梁人焦延壽其說長於災變房用之尤精為右顧告非諂治諱此兩者近於重複也若其尤張為彭宣王駭倪寬龔勝鮑宣周堪孔光李尋章賢玄成師廣德師丹王吉蔡邕董仲舒賈孟賈疏廣馬宮皆方進諸人但志姓名及所師耳

漢人生語言獲罪

漢昭帝時有大石自立懼柳復起眩孟上書言有從匹夫為天子宜求素賢人禪以帝位而退自封百里霍光惡之論以妖言惑眾伏誅案孟之妄發其死宜矣官帝信任宦官蓋寬饒奏封事言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傳子官以傳賢執金吾議以指意欲求禪亦生死考其所引亦不為無罪揚輝之報孫會宗蓋初無甚怨怒之語其詩曰田彼南山蕪穢不治種一啜豆落而為其須晏釋以為言朝廷荒亂百官諂諛可謂穿鑿而足尉當以大逆無道刑及妻子子熱味其詞獨有所謂君父至尊親送其終也有時而既蓋宣帝惡其君惡送之喻耳助論及賈輔少主守成武帝

極密書史

景德四年命宰臣王旦監修兩朝正史知樞密院王欽若陳堯叟參知政事趙安仁並修國史後來執政入樞府皆不得提舉修書非故事也

知州轉運使為通判

今世士大夫既責不可復脫治化中北戎入寇以殿前都虞候曹瑛知定州時趙安易官宗正少卿以知州遂就使通判同時有羅延吉者既知彭州三州而除通判廣州滕中正知興元府而通判河南袁郭知楚州二州會秦王廷美遷買房州詔崇儀副使聞進知房州而以郭通判州事范正辭既知成綿二州而通判棟深又陳若拙歷知單州殿中侍御史西川轉運使召歸會亭至存洛都表為通判久之華嵩錫鎮涇州復表為通判連下連而皆非既降不復有矣

范正辭治魏州

范正辭太平興國中以魏州多滯訟遂知州事至則宿弊皆決遣之皆吏坐獲撤停

職者六十三人會詔令科州兵送京有王興者懷土憚行以刃故傷其足正辭勸之興妻上訴太宗召見正辭庭辨其案正辭曰東南諸郡餽軍饗人必易動輒敢扇搗苟失控制則臣無待罪之地矣上壯其敢斷特遣官充江南轉運副使魏州民甘紹者為厚盜所州捕繫十四人獲具辨元正辭案部至引問之四皆泣下察其非實命供他所訊鞠既而民有告盜所在者正辭潛召監軍持捕之盜覺遁去正辭即單騎出郭二十里追及之賊控強持鞘求通正辭大呼以鞭擊之中賊雙目殺之餘賊渡江散走被傷者尚有餘息身得所奔賊控其妻狀伏法十四人皆得釋此吾鄉里事而郡人多不聞之

榮王藏書

濮安懿王之子宗緯善書七萬卷始與英宗偕學于師每得異書必轉以相付宗緯家本有岳陽記者皆所賜也此國史本傳所載宣和中之事子准安郡王仲康進目錄三卷忠宣公在燕得其中被云除監本外寫本印本書籍計二萬二千八百三十六卷觀一秋之目如是所謂七萬卷者為不誣矣三館秘府所未有也

秦杜八六子

秦少游八六子詞云片片飛花弄晚濛濛殘雨籠晴正銷魂黃鸝又啼數聲語句清峭為名流推激子家有建本蘭畹曲集載杜牧之一詞但記其末句云正銷魂梧桐又移翠陰秦公益效之似差不及也

容齋四筆卷第十三終

容齋四筆卷第十四

祖宗親小事

太宗朝呂端自諫議大夫開封判官左遷衛尉少卿時厚官有負宿謫者幸其散秩會置考課院每引對多滋深以不免飢寒為請至端即前奏曰臣罪大而幸深苟得願州副使之職也上曰朕自知卿無可復舊官踰月拜參知政事上留意金殿之務一日盧召三司史李溥等對於紫政殿詢以計司判書溥等願給筆札於是二十七八共上七十一事詔以四十四事付有司奉行十九事下鹽鐵使陳恕等議其可不可遂知雜御史監議賜溥等白金緡錢悉備侍禁殿直領其職謂宰相曰溥等條奏亦須有所長朕嘗語怒等若文章措古此輩固不可望卿錢穀利病故自幼至長獲處其中必周知根本卿但假以顏色引令剖陳必有所益恕不肯降意詢問旋以藏事曠廢上召而責之始頓首謝王賓以供奉官充亳州監事妻極妬悍時監軍不許罕多至任所妻擅至亳州賓具以白上上召見其妻詰責俾備士交梓之杖一百配為忠靖年妻一夕死陳州民張矩殺里中王裕家兩人知州田錫未嘗按簡又詣闕訴冤遂二朝士鞠之嘗云非矩所殺裕家冤甚其子福應募為軍因得見曰臣非

容齋四筆

卷十四

一

欲親軍益家免求訴耳太宗怒付御史府治之真矩于法二朝士皆生貶錫洵通判郭渭請海州團練副使饒州年妻詠理夫死至召知州范正辭慶親且夫引見敬秩庶僚而各其各各有請三司胥吏而引對正殿命以官聽其所陳一州都監而得自上奏至召其妻責辱之一卒應募而得入見遂伸家冤為貶責吏萬幾如見安得不理今之言與故者益未能盡云

王居正封駁

紹興五六年間王居正為給事中時王繼先方以醫進中旨以其增添浙江批務錄黃過門下居正封還高宗批三省將上及二相進呈聖訓云卿等亦嘗用醫者否對曰皆用之曰所酬如何曰或與酒或與錢或與繖帛隨大小効驗以答其勞上曰然則朕宮中用醫及不得酬謝罪文字未欲再付出可以喻居正使之書讀丞相退即語居正曰聖意如此是事亦甚小給事不必固執居正唯唯遂請對上語如前而聲色頗厲居正對曰臣庶之家侍此輩與朝廷有異量功隨刀各致陳謝之禮若朝廷則不然繼先之狀以技術庸流享官榮受祿俸果為何事哉一或失職重則有刑輕則斥逐使其應奉有伎僅能墨書而已想金帛之賜固自不少至於無故增創司

闕誠為未善臣不願陛下下此門止悟曰卿言是也即日下其奏前降指揮更不施行居正之直諫有宗高宗之聽言納諫史錄中恐不備載故放書之遺噴聞之於張九成

王元之論官冗

省官之說昔人論之多矣唯王元之兩疏最為切當其一云臣舊知蘇州長洲縣自錢氏納土以來朝廷命官七年無餘尉使主簿兼領之未嘗闕事三年增置尉未嘗立一功以臣詳之天下大率如是誠能省官三千員減俸數十萬以供邊備寬民賦亦大利也其二云開寶中設官至少臣占籍齊上未及第時止有刺史一人李諱渾是也司戶一人孫賁是也近及一年朝廷別不除吏自後有團練推官一人畢士安是也太平興國中臣及第歸鄉有刺史通判副使判官推官監軍監酒權稅等十餘員曹官之外更益司理問其租稅減於曩日也問其人民迷於昔時也一州既顯天下可知冗兵耗于上冗吏耗于下此所以盡取山澤之利不能足也觀此二說以今言之何止於此可為長太息哉

梁狀元八十二歲

陳正敏避齊開覽梁瀾八十二歲雅熙二年狀元及第其辭啟云白首窮經少伏生之八歲青雲得路多太公之二年後終秘書監享年九十餘此語既著士大夫亦以為口實予以國史考之梁公字太素雅熙二年廷試甲科景德元年以翰林學士知開封府景德四年四十二子固亦進士甲科至真史館卒年三十三史臣謂梁方當委遇中逢大謝又云梁之秀穎中道而摧明白如此避齊之妾不待攻也

太宗恤民

曾致堯為兩浙轉運使嘗上言去歲所部扶租惟湖州一郡督納及期而蘇常潤三州悉有通負請各按實罰太宗以江淮頻年水災蘇常持甚致堯所言刻薄不可行因詔戒之使加倍安撫勿得騷擾是事必已編入三朝實訓中此國史本傳所載也

滄海洪沈

紹興十三年勅令所遺書刪定官五員皆自選人改扶滄良能李成海據存誠沈介德和伯兄景伯皆拜秘書省正字張表臣正民以無出身除司農丞四正字同日赴官供職少監秦伯陽於會食之次謂坐客言一日入四同舍而姓皆從水傍堪有一句願諸君為對之以成三館異日佳話即云滄海洪沈泛瀛洲坐客合詞當數克無

容齋四筆

卷十四

二

有能對者子因記筆哉所載元厚之終少時曾夢人告之曰異日當為翰林學士須兄弟數人同在某林厚之自思素無兄弟疑為不然及熙寧中除學士同時相先後入院者韓維持國陳輝和叔節官大約場繪元素名皆從係始倍兄弟之說故用絳繒繪維繪綸繪為對然未暇考之史錄歲月果同否也

舞鶴游蜻

戰國時諸子百家之書所載絕有同者列子黃帝為云海之上人有好滄鳥者每旦之海上從滄鳥遊滄鳥之至者百數而不下其父曰吾聞滄鳥皆從汝遊汝取來吾玩之明日之海上滄鳥舞而不下也呂覽精喻篇云海上有好蜻也者每朝居海上從蜻游蜻之至者百數而不下前後左右盡蜻也終日玩之而不去其父告之曰聞蜻皆從汝居取而來吾將玩之明日之海上蜻無至者矣此二說如出一手也

郎中用資序

國朝官制既行除用職事官不問資序高下但隨階級而加行守試以賦祿郎中員外郎亦自為兩等頗因歷歷而授之後來相序必欲已闕陞知州資序者為郎中於

卷十四

三

是拜員外郎者具改官後實歷歲月吏部不以若干任但通理細滿八考則陞知州乃正作郎中則命詞給告而嘗有旨初除郎官者雖資歷已高且為員外候吏部再申然後陞作郎中近歲掌故失之故李天性自浙東提刑除吏部時佐自大理正除刑部徐開自大府丞除都官岳衷自將作少監除度支其告內即云郎中與元旨相戾矣

臺諫分職

臺諫不相見已書於續筆中其分職不同各自有故實元臺中趙彥若為諫議大夫論大臣不以道德承聖化而專任小數與郡有司較計短長失其體體因言門下侍郎章子厚左丞王安禮不宜處位神宗以考若使御史論事左轉秘書監蓋許其論議而責其彈擊子厚非也元祐初孫覺為諫議大夫是時諫官御史論事有分限毋得越職覺請申唐六典及天禧詔書凡發令違事之未便皆得奏陳蓋國史所載御史掌糾察官邪肅正綱紀諫官掌規諫諷諭凡朝廷闕失大臣至百官任非其人三省至百司事有失當皆得諫正則蓋許之矣唐人朝制大率重諫官而薄御史中丞溫造道遷左補闕李虞志不避捕從者嘗擊左拾遺舒元稹等建言故事供奉官雖

相外無屈避造奔喪典禮辱天子侍臣道補雖卑侍臣也中丞雖高去吏也侍臣見陵法吏自然謂得論罪乃詔臺官供奉官共道路聽先後行相值則揖然則此二雜職者在唐日了不相謀云

貞元朝士

劉禹錫聽舊宮人穆氏唱歌一詩云曾陪織女度天河記得雲間第一歌休唱貞元供奉曲當時朝士已無多劉在貞元任郎官御史後二紀方再入朝故有是語汪藻始採用之其宣州謝上表云新建武之官儀不圖重見數貞元之朝士今已無多汪在宣和間為官職符寶郎是時紹興十三年中其用事可謂精切適當四用之謝侍講修史表云下建武之詔書正爾恢張於治具數貞元之朝士獨極流落之孤蹤以德音慶典曾任兩省官蓋遺杖家轉通奉大夫謝表云供奉宮兩殿當貞元之朝士頌歌大業願願至德之中興元永思陵橋道頓進使轉宣奉大夫謝表云武德文階愧三品維新之澤貞元朝士動一時既往之悲主上即位明堂禮成謝加恩云者皇祐明堂之故操以舉行念貞元朝士之存今其餘幾亦各隨事引用近者單叟以知紹興府進士謝表云數甘泉法從之舊貞元朝士之餘當當酒

卷十四

四

表章用兩臣字對

熙中雖為侍郎然一朝名臣尚多又距今才十餘歲似為未穩也  
表章自叙以兩臣字對說由東坡至汪浮溪多用之然須要審度君臣之間情表厚薄及姓名眷顧於君前如何乃為合宜坡湖州謝表云知臣愚不遇時雖以追陪新進察臣老不生事或能牧養小民登州表云於其黨而觀過謂臣或出於愛君就所短以求長知臣拙習於治郡侍讀謝表云謂臣雖無大過人之才知臣粗有不欺君之實欲使朝夕與於討論賴州表云意其忠義報國或暫召還察其老病畏人復許補外謝任徽州云謂臣不改歲寒故起之散地察臣素推月旦故付以本州為兩謝給事中云知臣推執無他故長奉賢王之學憫臣踐揚湛久故極陞侍從之職為汪樞密謝于自房中歸不合入城降詔與論去云知臣齒髮已凋常恐卸牧之無後情臣肺腑可見有如去病之辭家凡此所言皆可自表於君前若劉夢得代置屋容州表有察臣前任事實怨臣本性朴愚之句坡公蓋本諸此近年後生假借作又不識事體至有碌碌常流乍得一階亦輒云知臣察臣之類真可笑也

劉夢得謝上表

郡守謝上表首必云伏奉命授巨州已於某月某日到任上訖然後入詞獨劉  
夢得數表不然和州者曰伏奉去年六月二十五日制書授臣使持節和州諸軍事  
守和州刺史臣自理已前不聞善最思私忽降慶行夫容臣中謝伏惟皇帝陛下  
玉府寶輝光開弘猷育漢武天人之姿累用成獻哲之德於言合古舉意通神奉用  
得人動推威悅理平之速從古無倫微臣何幸獲親昌運臣業在辭學早歲策名德  
宗尚大擢為御史出入中外歷事五朝累沐恩光三換符竹分受之寄疎秩非輕而  
素蓄所長效用無日臣聞一物失所前王軫懷今逢聖朝豈無位臣即以今月二  
十六日到所任上訖伏以地在江淮俗參吳楚是早之後綏撫誠難當奉宮室風  
慰彼黎庶久於其道靈便知方伏乞聖慈俯賜昭鑒首尾叙述皆與他人表不同  
其瘦州汝州同州蘇州諸篇一體遠長子祥常稱誦之及為太平州遂擬其體代作  
一表其詞云臣適言伏奉今年九月十七日制書授臣知太平州者一麾出乎方切  
說危三命滋共弗吝控迎仰皇天之大道扣丹地以何言申謝恭惟皇帝陛下啟知  
有臨神武不殺於勞之孝見亮於德德冠古今而獨尊仁並清寧而偏復明見萬里  
將大器於事書子來庶民更精求於岳牧臣本儒素時無令名濫享宏博之料抗

卷十四

五

駕清華之地瀛山抱紫郭省滌蘭在紹興之季年汚記注於石史龍飛應運鳳歷紀  
祥不遺細微兼取愚鈍遂以詞賦之職獲侍清閒之歡雖宿命應仙許普來於天上  
而虛心未斷旋即墮於人間一去十八年之中三叨二十石之奇未緣金華都還細石  
室書從珍臺蘭館之游勸履履細梅之講具拜學士號召私人受九重知已之殊極  
三八承明之幸使與大談不專斯文而臣錫羽不足以當雄風差步不足以勝重任  
上恩惜其終棄左符寵其餘生幸廣敷奇僕美侯於拔賦及黜去發敢數濟於港陽  
臣即以今月二十八日到任上訖伏以即在江東昔稱道院地鄰淮右今謂壯藩  
當宣布恩威奉行寬大求民之瘼問俗所宜緩帶輕裘雖弗賢長城於手勸清心者  
事敢不避正堂於益公庶幾團結本報少復報酬知遇全規模其步驟然視昔所作  
摘覺語煩

陳簡齋傳真詩

自崇盃以來時相不許士大夫讀史作詩何清源至於修入令式本意但欲崇尚經  
學痛沮詩賦耳於是序序之間以詩為政和後稍復為之而陳去非遂以墨梅絕  
句權真館閣嘗以夏日偕五同舍集真宮池上過者取綠陰生畫靜分韻賦詩陳

得靜子其詞曰清也不受暑坐討起子病長安為輒遠有此萬荷柄是身唯可憐共  
寄無盡興魚游水底涼鳥語林間靜設餘日亭午樹影一時正清風不負客意重百  
金贈聊將兩翁逢起照千丈鏡微波喜搯人小立待其定梁王今何許柳色幾良感  
人生行樂耳詩律已具贈遊近一尊酒乞年五君詠重期踏月來夜半嘯煙賦詩成  
出示坐上皆詫為拍場未折仲時親見之云京師無人不傳焉也

仙傳圖志荒唐

昔人所作神仙傳之類大抵荒唐謬悠殊不能信略考史策如衛叔卿事云漢景  
二年孝武皇帝開居殿上而見之月支使者事云延和二年武帝幸安定而月支國  
遣使獻香紫微風乃唐高宗紀年名延和乃魏太武廢曆宗紀年名而誕妄若是自  
餘山經地志往往皆然近世士大夫米一方傳記及故老說說競為圖志用心甚專  
用力甚博亦不能免揆揆高麗守襄陽命僚屬作一書其叙歷代公華云在周為楚  
鄭郭諸國據左傳郭乃鄒巴後巴人伐楚圍郭蓋楚滅鄭故亦來屬元非列國也又  
引左傳曼成然事以曼為國按成然乃楚大夫靈王奪其邑無所謂曼國也

卷十四

六

容齋四筆卷第十四終

徽廟朝年輪

蔡京擅國命首尾二十餘年一時士大夫未有不因之以至大用者其後願承公議與為異同若小相則趙清獻從之張天覺商英鄭華原居中劉文惠正夫所行所言世多知之其居執政位者如張康國賈老益孟禹弼劉遂公路侯蒙元功者皆有可錄康國定元祐黨籍者詳議司編管奏騰皆深密議及後知樞密院始沒為崖異徽宗蔡京剛愎陰令相伺其致蓋嘗許以相是時西北邊帥多跋扈內好官有辟置以力不以才康國曰邊塞當擇人以紓憂顧奈何欲相所善乎乃隨閣選用定為格京使御史中丞吳執中擊之康國先知之具以奏益鎮潭州凡元祐逐臣在湖南者悉遣還困因安奠助之圖遂為京用至中書侍郎乃時有立吳京一日除監司即守十人將進書益判其後曰收京使益所厚中書舍人鄭居中問之益曰君在西掖每見所論事舍人得舉職侍郎顧不許邪今丞相所擬十人共皆姻黨耳欲不逆其意得乎遂以附京至中書侍郎京去相連首勅上碎元祐黨碑覽上書邪籍之禁凡京所行悖理殃民事稍稍厘正之家在政地上從容問蔡京何人對曰使京能正其心術雖古賢相何以加上額首且使密伺京所為京聞而銜之凡此數端皆見於國史本傳

史本傳

教官掌棧奏

所在州郡相承以表奏書欲委教授因而餉以餞酒予官福州但為選公家謝表及祈謝晴雨文至私禮戲飲小簡皆不作然遇聖節樂語嘗為之因又作他用者三兩篇每以自愧郡忠公為頌昌教授府守范忠宣公屬撰與龍節致語辭不為范公曰翰林學士亦作此忠公曰翰林學士則可祭酒司業則不可范公敬以之前輩風節可畏可仰如此

經句全文對

予初登詞科再至臨安富於三橋西沈虎功主簿之館沈以子買飯于外謂為不便自取家銀日相供同年湯丞相來訪啣飯食大驚具為言之湯公笑曰主人亦賢矣因戲出一語曰衣王孫而進食豈望報乎良久予應之曰為長者而折枝非不能也公大笑賞而去注聖賜為祕書少監母食罷會茶一同合輒就枕不至及起亦戲之曰宰子畫報於予與何詠眾未有言注曰有一對難於今事不切然卻是一箇出處

云子貢方人夫我則不暇同舍皆合詞稱夫

北郊議論

三代之禮冬至祀天於南郊夏至祭地於北郊王莽於元始中改為合祭自是以來不可復變元豐中下詔欲復北郊至六年唯以冬至祀天而地祇不及事元祐七年又使博議而許將顧臨范純禮王敏若孔武仲杜純各為一說連蘇軾之論出於是厚議盡廢當時諸人之說有六一曰今之寒暑與古無異宣王六月出師則夏至之日何為不可祭一曰夏至不能行禮則遣官攝行亦有故事三曰有去繫文未節則一歲可以再郊四曰三年一祀天又一年一祭地五曰當郊之歲以十月神州之祭易夏至之方澤可以免方澤無事之患六曰歲郊之歲以夏至祀地祇於方澤上親郊而通雉火於棗中望祀賦有辟之以謂無一可行之理其文載於奏議凡三十言元符中又詔議合祭論者不一唯太常少卿宇文昂論之議最為簡要曰天地之勢以高卑則異位以禮制則異宜以樂則異數至於衣服之章器用之具日至之時皆有辨而不亂夫祀者自有以感於無自實以通於虛必以類應類以氣合氣然後可以得而親可以奠其格今祭地於圓丘以氣則非所合以類則非所應而未高厚之來享不亦難乎後竟用其議此兩說之至當如此

討論監賞詞

東坡公行香子小詞云清夜無塵月色如銀酒對時須滿十分浮名浮利休苦勞神數隙中駒石中火夢中身雖抱文章開口誰親且陶陶樂盡天真不如歸去作箇箇人對一壺酒一溪雲紹興初范覺民為相以自崇蓋以來創立法度例有賞如學校監錢幣係伍農田居養安濟寺觀開封大理撤空四方邊事御前內外諸司編勅會要學制禮制道史等書局拔展編澤行幸曲思諸邑營繕河堤功役採石木撤花石等綱詳瑞禮樂兩城所公田伎術伶優三山永橋明堂西內八寶元主種種極賞不可勝述其曰應奉有勞厥頌可采職事修舉持提持轉者又皆無名直與及白身補官選人改官職名破格非隨龍而依隨龍人非戰功而依戰功人等每事各為一項建議討論入行下吏部若該載未盡名色並合取朝廷指揮臨時參酌追奪事件逐為畫一規式有至奪十五官者雖公論當然而失職者奪動造謠浮辭蜂起無名子因改坡語云情要無因舉進數年繁書錢項要十分浮名浮利虛苦勞神歎旅中愁心中悶部中身雖抱文章苦苦推尋更休說誰假推真不知歸去作箇箇



氏克一回來。一討。一論。至太子書。貼於內前牆上。適者得之以聞。是時傷齊劉豫。方盜據河南。朝論處搖惑人心。亟罷討論之舉。范公用是為臺陳所式。今書且史。秦彙中正。載彈疏。竟去相位云。

尺八

唐盧學為蘇州刺史。會客於江亭。請目前取一事為酒令。凡有樂器之名。學令曰。遙望漁舟。不盈尺八。有姚叢傑者。飲酒一罷。凭欄嘯嘯。須臾即席。還令曰。凭欄一吐。已覺空喉。此語載於披言。又逸史云。開元末。一狂僧往終回。向見一老僧。令於空房內。取尺八。米乃玉笛也。謂曰。汝主在寺。以愛吹尺八。謫在人間。此常吹者也。汝當回。向將此付汝主。僧進於玄奘。持取吹之。死是其所御者。孫奘中仙隱。傳。身介然專吹竹。儀名曰尺八。將死。預將管打破。告諸人曰。可以同將就墳。亦謂此云。尺八之為樂名。今不復有。呂才傳云。貞觀時。祖考孫增損樂律。太宗詔侍臣。舉善音者。王珪魏徵。咸稱才。數尺八。凡十二技。長短不同。與律諧契。太宗即召才。奏論樂事。尺八之所出。見於此。無由疏其形製也。爾雅釋樂。亦不載。

二給事相改

卷十五

三

元祐中。王敏臣仲至。自權工部侍郎。除給事中。為給事姚勗所駁。而止。大觀中。陳亨伯。自左司員外郎。擢給事中。為權觀察所疑沮。而出。政和末。相祖仲達。在東省。以疾暫請告。兩日。張天覺復官之。命過門下。第四廳給事。方會論。為畏繳駁之。故所以託病。遂罷知滁州。

朱熹一詩

政和末。老翁以太師魯國公。總治三省。年已過七十。無少事。王輔事權相。朱熹一在館閣。和同舍扶掖者。宿詩云。老未甘退。雅金方力任。夫亦分勝負。頃刻變陰晴。兩人門下士。互與謔言。以為嘲諷。其後輔獨相。館職多遷。推朱居官如故。而和入菊。花詩云。紛紛桃李春。過眼成枯葉。晚榮方耐久。造物豈吾欺。或言於輔。以為怨憤。是時士論指三館為閑處。

蔡京程用官職

蔡京三入相。時除用士大夫。視官職如真土。蓋欲以天爵市私恩。政和六年十月。不困。故令待從以上。光祿左降。同日遷職者二十八。通奉大夫張商英為觀文殿學士。中大夫王復為延康殿學士。顯謨閣待制李園南為述古殿學士。實文閣待制蔡某。

顯謨閣待制。嘗得並為龍圖閣直學士。實文閣待制。張近。通奉大夫。錢即右文殿。修撰。王漢之。並為顯謨閣直學士。中大夫。葉祖洽。為徽猷閣直學士。朝散大夫。曾孝。為天章閣待制。朝散郎。俞景。朝議大夫。曾孝。中奉大夫。范致明。右文殿修撰。蔡。中奉大夫。龐奉。朝議郎。洪彥。並為徽猷閣待制。至十一月。冬。祀畢。大報天下。仍復推恩。

節度使改東宮環衛官

太祖有天下。將收藩鎮威柄。故漸行改革。至於位至侍中。中書令。使相者。其高僅得。東宮官。以但居環衛。鳳翔王。安為太子太師。安遠武行德。為太子太傅。護國郭從義。為左金吾上將軍。鳳翔王。彥超。為右金吾上將軍。定國白重贊。為左千牛上將軍。保。太極。延輝。為右千牛上將軍。靜難。劉重進。為羽林統軍。若符彥卿。為太子太師。中書令。天雄節度使。直罷歸。洽八年。不問。亦不別除官。其廟謨。雄斷。如是。靖康初。以威里。冒。政。宣。思。典。多。建。節。使。乃。權。用。此。制。錢。景。臻。以。少。傅。安。武。節。度。劉。宗。元。以。開。府。儀。同。三。司。鎮。安。節。度。並。為。左。金。吾。上。將。軍。范。訥。以。平。涼。劉。敏。以。保。信。劉。敏。以。保。成。張。楙。以。獨。舉。行。兵。

宰相任恣

宰相收士。使恩歸己。故只以除用為意。而不任職。及顯有過。舉者亦不肯任。恣。稍行。融。徒。文。惠。公。在。相。位。嘗。奏。言。今。之。監。司。郡。守。其。無。大。過。者。臺。諫。固。不。論。舉。但。其。閒。實。有。叛。便。庸。老。之。人。依。阿。留。之。轉。為。民。害。臣。欲。皆。與。柯。棣。理。作。自。陳。監。司。或。就。移。小。郡。庶。幾。人。有。家。食。之。資。國。無。曠。官。之。失。孝。宗。欣。然。聽。許。於是。湖南。轉。運。判。官。任。認。政。知。復。州。廣。東。提。舉。監。事。劉。景。改。知。南。雄。州。時。太。常。丞。閻。監。左。藏。庫。許。子。詔。欲。得。之。公。以。大。越。越。論。使。小。緩。子。詔。究。轉。愈。力。乃。自。其。事。出。通。列。靜。江。府。議。者。私。謂。若。此。則。是。廟。堂。而。兼。臺。諫。之。職。殊。不。思。進。賢。退。不。肖。真。宰。之。事。耳。欲。從。宮。觀。三。四。人。未。暇。而。去。位。子。詔。之。出。遂。繼。入。言。章。中。近。者。京。丞。相。以。國。子。錄。吳。仁。傑。居。職。未。久。便。欲。求。遷。秦。罷。歸。吏。部。注。登。判。亦。此。意。也。

四李杜

漢太尉李固杜喬。皆以為相守正。為舉。莫敢殺。故。掾。楊。生。上。書。乙。李。杜。二。公。骸。骨。使。



得歸葬。其妻之誅獲專歸官。傾動中外。白馬令李雲雲。帝上書有帝欲不諱之語。拒帝得奏。憲怒。遣雲下北寺獄。從農五官。孫杜。東。傷。當以忠諫獲罪。上書願與雲同日死。帝愈怒。下廷尉。皆死獄中。其後。襄。階。上。言。亦。稱。為。李。杜。雲。帝。再。治。鈎。黨。范。滂。受。誅。母。就。與。之。訣。曰。汝。今。與。李。杜。齊。名。死。亦。何。恨。謂。李。應。杜。密。也。李。太。白。杜。子。美。同。時。著。名。故。錄。追。之。詩。云。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凡。四。李。杜。云。

渾脫隊

唐中宗時。清源尉呂元奉。上書言時政曰。此見坊邑。相率為渾脫隊。駭馬胡服。名曰蘇。希。進。旗。鼓。相。當。騁。躍。喧。譟。以。禮。義。之。朝。法。胡。虜。之。俗。非。先。王。之。禮。樂。而。示。則。於。四。方。書。曰。謀。時。寒。若。何。必。羸。形。體。謹。獨。路。鼓。舞。跳。躍。而。索。索。為。書。聞。不。報。此。蓋。並。論。滂。寒。胡。之。戲。唐。史。附。於。宗。務。光。傳。末。元。奉。竟。亦。不。顯。近。世。風。俗。相。尚。不。以。公。私。宴。集。皆。為。要。曲。要。舞。如。勃。海。樂。之。類。殆。猶。此。也。

歲陽歲名

歲陽。辰。名。之。說。如。於。爾。雅。太。歲。在。甲。曰。闕。逢。在。乙。曰。攝。蒙。在。丙。曰。柔。兆。在。丁。曰。疆。圍。在。戊。曰。者。雍。在。己。曰。屠。維。在。庚。曰。上。章。在。辛。曰。重。光。在。壬。曰。玄。默。在。癸。曰。昭。陽。謂。之。歲。陽。在。寅。曰。攝。提。格。在。卯。曰。單。闕。在。辰。曰。執。徐。在。巳。曰。大。荒。落。在。午。曰。欽。將。在。未。曰。協。洽。在。申。曰。涒。灘。在。酉。曰。作。噩。在。戌。曰。閭。戾。在。亥。曰。大。淵。獻。在。子。曰。困。敦。在。丑。曰。赤。奮。春。謂。之。歲。名。自。後。唯。太。史。公。層。書。用。之。而。或。有。不。同。如。閭。逢。為。高。遂。攝。蒙。為。端。蒙。玄。光。為。游。兆。疆。圍。為。疆。括。者。雖。為。從。維。屠。維。為。祝。葦。上。章。為。商。橫。重。光。為。昭。陽。玄。默。為。橫。文。昭。陽。為。尚。章。大。荒。落。為。大。芒。各。協。洽。為。汁。洽。涒。灘。為。涒。漢。作。噩。為。作。邪。閭。戾。為。淹。戾。大。淵。獻。因。致。更。互。亦。奮。若。乃。為。赤。奮。者。此。蓋。年。祀。久。遠。傳。寫。或。訛。不。必。深。辨。但。漢。武。帝。太。初。元。年。太。歲。丁。丑。而。以。為。甲。寅。其。失。多。矣。爾。雅。又。有。月。陽。月。名。在。甲。曰。單。在。乙。曰。攝。在。丙。曰。修。在。丁。曰。圍。在。戊。曰。厲。在。己。曰。則。在。庚。曰。室。在。辛。曰。塞。在。壬。曰。終。在。癸。曰。極。正。月。為。陳。二。月。為。如。三。月。為。宿。四。月。為。余。五。月。為。異。六。月。為。且。七。月。為。相。八。月。為。壯。九。月。為。玄。十。月。為。陽。十。一。月。為。辜。十。二。月。為。洽。考。之。典。籍。唯。原。書。謂。太。初。十。月。為。單。聚。離。雖。云。攝。提。員。子。孟。軻。左。氏。傳。十。月。曰。良。日。國。語。至。于。玄。月。未。嘗。稱。孔。郭。景。純。注。釋。云。日。歲。陽。至。月。名。皆。所。未。詳。通。者。故。闕。而。不。論。益。不。可。強。為。之。說。非。若。律。書。所。言。二。十。八。舍。十。母。十。二。字。猶。得。身。整。傳。致。也。資。治。通。鑑。萬。取。歲。陽。歲。名。以。冠。年。不。可。曉。解。殊。不。若。用。甲。子。至。癸。亥。為。明。白。爾。雅。退。之。詩。歲。在。淵。獻。牽。牛。中。王。介。甫。字。統。

卷十五

五

言。疆。圍。自。餘。亦。無。說。左。傳。所。書。歲。在。星。紀。而。注。於。玄。枵。歲。在。降。畢。降。畢。中。而。且。歲。在。椒。嘗。之。口。歲。五。及。鶉。火。歲。在。顯。帝。之。虛。歲。在。承。韋。歲。在。大。梁。皆。用。歲。星。次。第。紀。之。司。馬。傳。政。溫。公。潛。處。其。末。云。乾。道。二。年。歲。在。承。北。開。茂。玄。默。執。徐。昭。陽。大。淵。獻。謂。丙。戌。年。壬。辰。月。癸。亥。日。以。歲。名。托。於。月。日。尤。為。不。然。漢。章。不。自。為。文。始。是。僚。米。強。解。事。者。所。作。也。

官稱別名

唐。人。好。以。宅。名。標。榜。官。稱。今。漫。疏。於。此。以。示。子。姪。之。未。能。盡。知。者。太。尉。為。堂。武。司。徒。為。五。教。司。空。為。空。王。侍。中。為。大。貂。散。騎。常。侍。為。小。貂。御。史。大。夫。為。亞。台。為。亞。相。為。司。憲。中。丞。為。獨。坐。為。中。憲。侍。御。史。為。端。公。南。林。橫。揚。雜。端。又。曰。脫。紫。殿。中。為。副。端。又。曰。開。口。板。監。察。為。合。口。板。諫。議。為。大。坡。大。諫。補。闕。今。司。為。中。諫。又。曰。補。交。拾。遺。今。為。小。諫。又。曰。遺。公。給。事。即。為。夕。郎。夕。拜。知。制。誥。為。三。字。起。居。即。為。左。螭。舍。人。為。右。螭。又。並。為。修。注。吏。部。郎。書。為。大。夫。禮。部。為。大。儀。兵。部。為。大。戎。刑。部。為。大。秋。工。部。為。大。起。走。部。即。為。小。選。為。省。眼。考。功。度。支。為。振。行。禮。部。為。小。儀。為。南。省。舍。人。今。曰。南。宮。刑。部。為。小。秋。祠。部。為。冰。振。廢。比。部。為。比。盤。又。曰。昆。脚。皆。頭。毛。田。為。田。曹。水。部。為。水。曹。諸。部。即。通。曰。良。鳥。依。鳥。太。常。卿。為。樂。卿。少。卿。為。少。常。奉。常。光。祿。為。龍。卿。鴻。臚。為。客。卿。睡。卿。司。農。為。走。卿。大。理。為。棘。卿。評。事。為。廷。平。將。作。監。為。大。匠。小。監。為。少。匠。祕。書。監。為。大。選。小。監。為。少。選。左。右。司。為。都。公。太。子。庶。子。為。宮。祖。宰。相。呼。為。堂。老。兩。省。相。呼。為。閣。老。尚。書。丞。即。為。曹。長。御。史。拾。遺。為。院。長。下。至。縣。令。曰。明。府。丞。曰。督。府。贊。公。尉。曰。少。府。少。公。少。仙。此。已。見。前。筆。

卷十五

六

容齋四筆卷第十五終

漢重蘇子卿

漢世侍士大夫少思而獨於蘇子卿加優寵蓋以其奉使持節哀勸忠義也上官安謀反武子元與之有謀坐死武素與上官無私亦有獲數為燕王所訟子又在謀中廷尉奏請逮捕武霍光寢其奏宣帝立錄霍臣定策功賜爵關內侯者八人劉德家武食邑張安曰蓋關內侯無邑以武守節外國傳室室駭及政特令食邑帝問武年老子安事死問左右武在匈奴久豈有子乎武曰前發匈奴時胡婦實產一子通國有聲向來願因使者贖之上許焉通國至上以為郎又以武弟子為右曹以武著節老臣令朝朔望祭酒甚優寵之皇后父帝舅丞相御史將軍皆敬重武後園畫中輿輔佐有功德知名者於麒麟閣凡十一人而武得預武終於典屬國益以武老不任公卿之故先公繫留絕漢十五年能致顯仁皇太后音書蒙高宗皇帝有蘇武不能過之語而尼於權臣歸國僅置一職立朝不滿三旬訖於流涕南荒惡地長子停官追誦漢史可為痛哭者已又案武本傳云奉使初選拜為典屬國秩中二千石昭帝時免武官後以故二千石與計謀立宣帝賜爵張安世薦之即時召待詔數進見

卷十六

復為典屬國然則預定策時但以故二千石耳而霍光傳連名奏昌邑王時直稱典屬國宣紀封侯亦然恐誤也

昔賢為卒伍

三代而上文武不分春秋列國軍將皆命卿處則執政出則將兵載於詩書左傳可考也然此持節將帥耳乃若卒伍之賤雖賢士亦為之不以為異魯哀公時吳伐魯次于泗上微虎欲宵攻王舍私屬徒七百人三踊於幕庭卒三百人有若與為柱預云卒終也謂於七百人中終得三百人任行也或謂孫季白不足以苦吳而多殺國士不如己也乃止之此蓋後世所營劫案之類而有若亦為之齊伐魯冉求帥左師吳進為右季孫曰預也弱有子曰就任命焉謂雖年少能用命也冉有用子於齊師故能入其軍柱預云言能以義勇也皆凡門高弟而親卒伍之事後世豈復有之

兵家貴於備豫

晉益盧伯備豫州以其當徐道覆為始與相備冠建康以為前鋒初建康人伐船材於南康山至始興賤賈之居人爭市之船材大積而人不疑至是悉取以裝艦旬日而船皆備豫州以齊宜必亂密修武備多伐材竹沈之積積積才如周上皆不

之用中兵參軍呂僧珍嘗其意亦私具指數百張所既起兵出竹木裝艦耳之以美事皆立辦諸將爭捲僧珍出先所具者每船付二張爭者乃息魏太武南伐時太武守沈瑒以師當衝要乃積城浚隄積財數儲矢石為城守之備魏攻之三旬不拔瑒攻具退走古人如此者甚多遺覆雖失所從為時漢之歸然其事固可稱也

孫陽醫俗

靖州之地自熙寧九年收復唐溪洞城州元豐四年仍建為城州元祐二年廢為軍陽軍又廢為寨五年復之崇寧二年改為清州始時孫陽縣為治所後改屬沈州而治永平其風俗實與中州異嘗自稱曰官謂其所部之長曰都帳邦人稱之曰土官酋官入郭則加冠巾餘皆推疊能者則以白練布纏之曾殺人者謂之能婦人洗靴不識鞋履以銀錫或竹為釵其長尺有咫通以班紬布為之裳紀歲不以建寅為首隨所處無常月要約以木鐵為契病不謁醫但殺牛祭鬼率以刀斷其咽喉死所向以上多至百頭凡皆相死兄弟繼姑舅之會他人取之必賄男家否則爭甚則雖殺男丁受田於酋長不輸租而服其役有罪則聽其所裁謂之草斷凡代易之連甲不能償則掠之以取直謂之車奪長少相犯則少者出物謂之出面言語相詆則

卷十六

塵者出物謂之裏口田丁之居峭巖重車大車無十家之聚運糧則止棚布練以受之各有門款門款者猶言伍箱也借牛練於鄰洞益謂之拽門款方爭時以首博首獲級一二則清去明日復來必相當乃止欲解仇財備財物以和謂之陪頭煨心戰之日觀者止其倭和勸之官雖居其中不敢犯也賊則走謂之上坡志在於掠而不在於殺則索以金鼓而掠其一連縱之趨賊者屈而歸之掠其財而還其地謂之入地兵家有甲冑據牌弓弩而刀之鐵尤良等則得夫於強而偏架之謂之偏架其利伴中土神傳子雖甚亦可用凡仇殺雖微隨必發雖昔嘗必報父子兄弟之親不避也子弟為主人者練於擊擊殺則歸罷則復來荆湖北路如武岡桂陽之屬羅氏大畧如此

守首官

內侍之職至子幹始復死則為常調沈軍稱之曰死使又進而幹幹龍圖閣閣曰閣長其上曰門曰白曰御帶又其上為首官謂押班及都知也在法內侍轉至東頭供侍官則止若幹幹御樂院不許各當官則轉歸吏部司馬溫公論高居簡悉悉制御樂院官至內殿堂班以上即類出外今獨留四人中外以此為謔言之



予嘗因論玉川子月蝕詩謂其輕發矣又有八端皆近於蚘蟻撼大木招後人攻擊  
如正誤篇中據其用五十本意為種蓮五十本發丘中即將為枝尉解摸金為鶴見  
長桑君使飲上池之水為倉公飲上池鄭餘慶泰胡善慶為履懷謹云如此甚多坡詩  
所謂挾雲漢分天章萬斛泉源不擇地而出若用意為進用技尉為中郎用扁鵲為  
倉公用餘慶為懷謹不失為名誣於理何害公豈一一如學究書生索圖索駁規行  
矩步者哉四凶篇中謂坡搗太史公多見先秦古書四族之誅皆非誅死為無所致  
據盧橘篇中謂坡詠枇杷云盧橘是鄉人為何所據而言昌陽篇中昌滿贊以為信  
陶隱居之言以為昌陽不曾詳讀本草委為此說若茶篇中謂周詩記否茶為誤用  
爾雅如皇篇中謂不向如早開射雉與左傳杜注不合其誤與江招暫住如阜路之  
句同荔枝篇中謂四月食荔枝詩發其體物之工而坡未嘗到閩中不識荔枝為甚  
持火山耳此數者或或或非固未為深失然皆不必爾也最後一篇送名曰辨坡謂  
雪詩云飛花又舞滿仙簷李太白本言送酒即無雪字水底笙歌蛙兩部無笙歌字  
殊不知坡借花詠雪以鼓吹為笙歌正是妙處坐看青丘吞澤芥青丘已吞雲夢芥  
用芥字和韻及以澤芥對澤瀉可謂工新乃以為出處曹不帶芥非草芥之芥知白  
守黑名曰谷正是老子所書又以為老子只云為天下谷非名曰谷也如此論文章  
其意見亦淺矣

曹馬能收人心

曹操自擊高樞諸將皆諫既破敵而還料問諫者果莫知其故人人皆懼操厚  
賞之曰孤前行乘危以倣倖雖得之天所佐也願不可以為常諸君之諫萬安之計  
是以相賞後勿難言之魏伐吳三位各獻計詔問尚書傅嘏嘏曰希嘗儆功先戰而  
後求勝非全軍之長策也司馬師不從三道擊吳軍大敗朝議欲出諸將師曰我  
不聽公休以至於此此我過也諸將何罪悉宥之弟昭時為監軍唯削昭爵雍州刺  
史陳泰求救并州并力討胡師從之未集而二郡胡以遠役遂驚反師又謝朝士曰  
此我過也非陳雍州之責是以人皆愧悅討諸葛誕於壽春王基始至圍城未合司  
馬昭拔基微軍擊壁基求進討昭引諸軍轉據北山基守便宜上疏言若遷移依  
險人心搖蕩於勢大擒書奏報聽及壽春平昭遣基書曰初議者云云求移者甚眾  
所未臨履亦謂宜然將軍深算利害獨秉固心上道昭命下拒眾議終於制敵禽賊  
雖古人所述不過是也然東園之暇昭問於眾曰誰任其咎司馬王儀曰青任元帥

昭怒曰司馬殺妻罪於孤耶引出新之此為認兵操及師昭之表迷圖不待言然用  
兵之際以善推人以惡自與并謀兼智其誰不歡然盡心悉力以為之用表絕不用  
田豐之計敗於官渡宜罪已謝之不暇乃曰吾不用豐言卒為所笑竟殺之其夫國  
喪師非不幸也

取蜀將帥不利

自己蜀通中國之後凡割據擅命者不過一傳再傳而從東方舉兵臨之者雖多以  
得偽將帥無不利至於死貶漢伐公孫述大將岑彭來敵遭刺客之禍吳漢幾不免  
魏伐劉禪大將鄧艾鍾會皆至族誅唐莊宗伐王伾招討使魏王繼茂大將郭崇勳  
康延孝皆死國朝伐孟昶大將王全斌崔彥進皆不賞而受戮十年乃復故官

李嶠揚再思

李嶠揚再思相唐中宗皆以說悅保位為世所詆然亦有可稱武后時嶠為給事中  
來俊臣陷狄仁傑等嶠將抵死救嶠與大理少卿張德裕侍御史劉鳳翥德裕等  
內知其曉不敢異嶠曰知其枉不申是謂見義不為者幸與二人列其枉於后旨  
出為潤州司馬然仁傑數人幸賴此獲脫嶠此舉可謂至難而貴治通鑑不載神龍

初要官關執政以次用其親

初要官關執政以次用其親章巨源東萊嘗除十人再思得其一試問餘故皆諸年  
相近屬再思愕然曰吾等誠負天下巨源曰時當爾耳再思此言自狀其短觀過知  
仁亦足稱也

容齋四筆卷第十六終

天慶諸節

大中祥符之世誤任之臣違為司命天尊下降及天書等事於是降聖天慶天祺天既諸節並與始時京師宮觀每節齋醮七日旋減為三日一日後不復講百官朝謁之禮亦罷今中都未嘗舉行亦無休假期外必詣天慶觀朝拜遂休務至有前後各一日此為敬事司命過於上帝矣其當寤明甚惜無人能建白者

魏州兩刺史

唐韓休為魏州刺史魏於東京為近州乘輿所至常稅廐易休請均賦它郡中書令張說曰免魏而與它州此守城為私惠耳休復執論吏白恐許宰相意休曰刺史幸知民之弊而不救宜為政哉雖得罪甘心焉說如休請盧杞為魏州刺史奏言魏有官豕三十為民患德宗曰從之沙苑杞曰同州亦陛下百姓臣謂食之使帝曰守魏而憂它州宰相材也詔以豕賜貧民遂有意柄任矣俄召入踰年拜相案兩人皆以魏州守臣言公家事而休是疑於名相杞受知於猜主遇合有命信哉

狐假虎威

諺有狐假虎威之語稚子來叩其義因示以戰國策新序所載戰國策云楚宣王問羣臣曰吾聞北方之畏昭奚恤也果誠何如羣臣莫對江乙對曰虎求百獸而食之得狐狐曰子無敢食我矣天帝使我長百獸今子食我是逆天帝命也子以我為不信吾為子先行子隨我後觀百獸之見我而不敢走乎虎以為然故遂與之行獸見之皆走虎不知獸畏己而走也以為畏狐也今王之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而專屬之昭奚恤故北方之畏奚恤也其實畏王之甲兵也猶百獸之畏虎也新序並同而其後云故人臣而見畏者是見君之威也君不用則威亡矣俗諺益本諸此

徐章二先生教人

徐仲車先生為楚州教授每升堂訓諸生曰諸君欲為君子而勞己之力費己之財如此而不為猶之可也夫不勞己之力不費己之財何不為君子鄉人賤之父母惡之如此而不為可也鄉人榮之父母敬之何不為君子又曰言其所善行其所善思其所善如此而不為君子未之有也成都冲退處士章管隱者其學長於易太元為范子功解述大旨再復雜詞曰人之所好而不足者善也所醜而有餘者惡也君子能強其不足而拂

其所有餘則太元之道幾矣此子雲仁善之心子之於太元述斯而已或者苦其思難其言迂濶其所以為教而忘其仁義之大是惡足以語道哉二先生之教人簡易明白學者或未知之故表出於此

張呂二公文論

張文潛海人作文以理為主嘗著論云自六經以下至於諸子百氏騷人辯士論述大抵皆將以為當理之具也故學文之端急於明理如知文而不務理求文之工世未嘗有是也夫決水於江河淮海也順道而行滔滔汨汨日夜不止衝破柱絕呂梁放於江湖而納之海其舒為滄溟鼓為濤波激之為風颺怒之為雷霆蛟龍魚鼉噴薄出沒是水之奇變也水之初豈若是哉順道而決之因其所遇而變生焉溝瀆東決而西竭下滿而上虛日夜激之欲見其奇彼其所至者蛙蛙之玩耳江河淮海之水理達之文也不求奇而奇至矣激溝瀆而求水之奇此無見於理而欲以言語自誇為奇反覆咀嚼卒亦無有也此最文之陋也一時學者仰以為至言予作史采其語著於本傳中又呂南公云士必不得已於言則文不可以不工蓋意有餘而文不足則如吃人之辯訟心未始不虛理未始不直然而或屈者無助於辭而已矣觀吾吳以來特立之士未有不善於文者士無志於立言則已必有志焉則文何可以卑淺而為之故發其盡心思欲與古人並此南公與人書如此予亦載之傳中

即官非時得對

唐肅宗在靈武關東獻俘百將即死有數者司膳員外郎李勉過而問之曰被脅而官非敢反勉入見帝曰寇亂之汗半天下其欲深心自歸無疑如盡殺之是驅以助賊也帝馳騎全宥以一即吏之微而非時得入對雖唐制不可詳知想其戎艱難時暫如是耳

王晏石案地

熙寧七年遼王洪基遣使瀟湘來言河東地界未決八年再來必欲以代州天地分水嶺為界詔詢于故相文彦博富弼韓琦曾公亮以可阻及不可許之狀皆以為不可王晏石當國言曰將欲取之必固與之於是詔不論有無照驗料撥與之往時界於黃鬼山麓我可以下瞰其應朔武三州既以嶺與之虜遂反瞰折代凡東西失地七百里案慶曆中虜求關南十縣朝廷方以西夏為慮猶不過增歲幣以塞其欲至於土地尺寸弗與與益之兵力勝於曩時而用蕭福堅坐都亭之故輕弄疆場設



險要害之處安石果於大言其贊無詞以卻之也孫權謂魯肅勸吾借劉玄德地云帝王之起皆有驅除關羽不足忘此子故內不能辨外為大言耳安石之語亦然

雙生以前為兄

續筆已書公羊傳注雙生子事茲讀西京雜記得一說甚詳云霍將軍妻一產二子疑所為兄弟或曰前生為兄後生為弟今雖俱日亦宜以先生為兄或曰居上者宜為兄居下者宜為弟居下者前生今宜以前生為弟光曰昔殷王祖申一產二子以卯日生器以巳日生良則以器為兄以良為弟若以在上者為兄器亦當為弟矣許莊公一產一女曰妖曰茂楚大夫唐勃一產二子一男一女男曰正夫女曰瓊華皆以先生為長近代鄭昌時文長情並生二男滕公一子二女李黎生一男一女並以

風俗通

應劭風俗通雖東漢末所作然所載亦難盡信其敘希姓者曰合浦太守虎旗上郡太守即杜河內太守馮冲北平太守賤瓊本平太守到質沐寵北平太守卑躬雁門太守宿詳五原太守督瓊汝南太守謁渙九江太守荆修東海太守鄒野北平太守移昆

俗語有出

今人意錢賭博皆以四數之謂之攤茶廣韻攤字下云攤捕四數也竹工謂屋椽上纖箔曰簷簷廣韻唐字下云符簷竹筴也米昂舖謂攤截之餘曰帳子帳一惟切注裁餘也挑剔燈火之杖曰捺他念切注火杖也李濟翁資暇集云意錢當曰攤舖疾道之說其音為滿此說不然

晉王乘功臣

燕昭王伐齊取其七十城所存者惟莒即墨田單一旦悉復之使齊復為齊而襄王聽幸臣九子之譏單幾不免秦符堅舉百萬之師伐晉賴謝安卻之而孝武帝聽王國賢之議不能立於朝廷之上桓溫伐慕容暉兵屢挫議欲奔北慕容垂一戰使燕復存乃慕容評之毀垂實身符氏國隨以亡宋此據京師德宗編述奉天李懷光雖叛李鳳軍整壁竟平大難而德宗用張延賞之譖記罷其兵且百端疑忌至

於缺缺以死自古昏主不明輕幸功臣如此真可歎也

問故居

陶淵明問來使詩云爾從山中來早晚發天目我屋南山下今生幾歲菊黃薇葉已抽秋爾氣當歸歸去來山中山中酒應熟諸集中皆不載惟是文元家本有之蓋天目疑非陶居處然李太白云陶令歸去來田家酒應熟乃用此爾王履詩曰君自故鄉來應知故鄉事來日綺窗前寒梅著花未杜公送韋郎歸成都云為問南溪竹抽梢合過墻德弟云故園花自發春日鳥還飛王介甫云道人北山來問松我東園舉手指握骨云今如許長古今詩人懷想故居形之篇詠必以松竹梅菊為比興諸子句皆是也至於杜公將別巫峽贈南鄉兄漢西果園詩云苦竹素所好萍蓬無定居遠遊長見子幾地別林廬羅縵紅相對他時錦不如具舟將出峽迴念搗銀每讀至此未嘗不為之凄然寄題草堂云尚念四小松蔓草易拘纏霜骨不甚長永為鄰里憐又一篇云四松初移時大抵三尺強別來忍三載離立如人長尤可見一時之懷抱也

唐宰相不履守令

唐楊綰在祐甫杜黃裳李藩裴均皆稱英罕然考其履歷皆未嘗為刺史守令綰初補太子正字權右拾遺起居中書舍人禮吏部侍郎國子祭酒太常卿拜相祐甫初調青安尉恩藩府判官人為起居中書舍人拜相黃裳初佐朔方府人為侍御史太子賓客太常卿拜相潘佐東都徐州府人為秘書郎即中給事中拜相均由美原尉四遷考功員外郎中書舍人戶部侍郎拜相互賢行業史策書之已詳茲不復論然則後之用人必言踐揚中外諳熟民情始堪大用殆為隘矣

張釋之押潭

漢張釋之為廷尉文帝出行有人駕車與馬使騎捕之屬廷尉釋之奏當此人犯罪罰金上怒釋之曰方其時上使使誅之則已顏師古謂言初執獲此人天子即令誅之其事即畢唐柳渾為相王工為德宗作帶誤毀一銜工私市它玉足之帝識不類怒其欺詔京兆論死渾曰陛下遠親之則已若委有司須詳識乃可於法罪當杖請論如律由是工不死予謂張柳之論可謂善矣張云上使使誅之則已柳云陛下遠殺之則已無乃政人主徑殺人之端乎斯一節未為至當也

人臣策主







慶元三年信州上饒尉陳莊妻王得唐碑乃婦人為夫所作其文曰君姓曹名因字  
鄒夫世為番陽人祖父官仕於唐高祖之朝惟公三舉不第居冢以禮義自守及卒  
於長安之道朝廷公卿鄉鄰者無不哀恤予獨不哀謂其母曰家有兩畝足以  
養其親室有遺文足以訓其子肖形天地間範圍陰陽內死生聚散特世態耳何憂  
喜之有哉予姓周氏公之妻室也歸公八載恩義有奪故贈之銘曰其生也天其死  
也天苟達此理哀復何言子葉唐世上饒本隸饒州其後分為信故曹君為鄒陽人  
婦人能文達理如此惜其不傳故書之以裨圖志之缺

唐史者文之失

楊慶卿兄弟治李宗閔勢為人所奔向當時為之語曰欲入舉場先問蘇張蘇張尚  
可三楊殺我而新唐書減去先字李德裕賜河北三鎮詔曰勿為子孫之謀欲存輔  
車之勢新書減去欲字遂使兩者意義為不登鑄激越此務者文之失也

李德裕論命令

李德裕相武宗言從計行軍弘實建言宰相不可兼治錢穀德裕奏言昔仲明於治  
國其語曰國之重莫重於令今重君尊君專國安治人之本莫要於令故曰虧令  
者死益令者死不行令者死留令者死不從令者死五者無赦又曰令在上而論可  
否在下是主威下繫於人也大和後風俗寔敝今出於上非之在下此敝不止無以  
治國臣謂制置職業人主之柄非小人所得干弘實賤臣宜得以非所宜言妄觸天  
譴是輕宰相也德裕大憲欲朝廷專臣下肅而政出宰相故感憤切言之予謂德裕  
當國它相取充位而已若如所言則一命一令之出臣下皆不得有言諫官御史給  
事合人之職廢矣弘實位給事中亦非賤臣宜其一朝去儀遂惟孤職皆自取之也

漢武唐德宗

漢張湯事武帝舞文巧詆以輔法所治夷滅者多故以罪受諫上惜湯稍進其子安  
世權為尚書令安世宿衛忠正肅敬不忘勤勞國家卒為重臣其可大用不疑而武  
帝之意乃以父湯故耳唐盧杞相德宗甚邪險賊為天下禍以公議不容遂致死  
帝念之不忘撰其子元輔三兵部侍郎元輔端靜介正能紹其祖奕之忠規涉之  
臺者要官宜也而德宗之意乃以父杞故也且武帝之世羣臣不幸而誅者如蘇助  
朱買臣吾丘孝王諸人及考終名臣如汲黯鄭莊董仲舒卜式未嘗恤其孤德宗輔  
相之賢如崔祐甫李泌陸贄皆身沒則已而獨於湯杞二人惻惻如此是可歎也

諸公論唐肅宗

唐肅宗於干戈之際奪父位而代之然尚有可議者曰欲收復兩京非居尊位不足  
以制命諸將耳至於上皇還居興慶惡其與外人交通故徙之內西不復定者竟以  
快快而終其不幸之惡上通於天是時元次山作中興頌所書天子幸蜀太子即位  
於靈武直指其事治與洪範云武王時殷殺受之辭同其詞曰事有至難宗廟再安  
二聖重歡既言重歡則知其不歡多矣杜子美杜鵬詩我者禽鳥情猶解事杜鵬傷  
之至矣願肅宗立放生池表云一日三朝大明天子之老問安視膳不改家人之  
禮東坡以為彼知肅宗有愧於是也黃魯直題磨崖碑元為深切撫軍監國太子事  
何乃趨取大物為事有至難天幸耳上皇居眷遠京師南內淒涼幾苟活高將軍去  
事尤危臣結春秋二三策臣甫杜鵬再拜詩安知忠臣痛至骨世上但賞瓊瑤詞所  
以揭肅宗之罪極矣

孫為兩公所言

盧稷鄰有疾問孫思邈曰高醫愈疾奈何答曰天有四時五行寒暑迭居和為雨怒  
為風凝為雲積為水常數也人之四肢五臟一覺一寐吐納往來流為榮衛  
重為氣色發為音聲人常數也陽用其形陰用其精天人所同也夫則養生熟否生  
寒結為癰瘡陷為癰疽奔則喘之竭則焦枯發乎面動乎形天地亦然五緯經星宇  
學飛流其危殆也寒暑不時其否否也石立土踊長其癰瘡山崩土陷是具癰疽奔  
風暴兩其喘之川瀆竭涸其焦枯高醫導以藥石救以砭刺聖人和以至德輔以人  
事故體有可愈之疾天有可振之災睿宗召司馬子微問其術對曰為道日損損之  
又損以至於無為夫心目所知見無損之尚不能已況攻異端而增智慮者帝曰治  
身則備治國若何曰國猶身也故游心於淡合氣於淡與物自然而無私焉而天下  
治孫公司馬所言皆至道妙理之所宜治心養性宜無出此者矣

元微之詩

唐書藝文志元稹長慶集一百卷小集十卷而傳於今者惟蜀刻本為六十卷三  
館所藏獨有小集文惠公鎮起以其舊治而文集蓋缺乃求而刻之外春游一篇云  
酒戶年年減山行漸漸難欲終心懶慢轉恐興闌散鏡水波猶冷猶拳雪尚殘不能  
呈物色乍可任春寒遠目傷千里新年思萬端無人如此意閒見小閣干白樂天書  
之題云元相公春游錢思公藏其真跡移父守越時摹刻於蓬萊閣下今不復存集

中述此詩。文惠為列之於集外李端民平叔嘗和其韻寄公云。東閣經年別窮愁。客路難望。歷驚岳峙。懷舊各雲散。酒醒思逾厚。猶歌興未殘。馮唐嗟已老。范叔敢言寒。玉獨調魁柄。陽春在筆端。應憐掃門役。白首滯江干。樂天所書子少時得其石刻後亦失之。

諫綵絞戲龍羅

李德裕為浙西觀察使。穆宗詔索藍條絞綵十匹。德裕奏言。立鵝天馬。藍條。狗豹。文彩。恢麗。惟乘輿當御。今廣用十匹。臣所未論。優詔為停。索寧聞中使持御札至成都。令轉運司織戲龍羅二千。繡旗五百。副使何常奏。羅者軍國之用。敢不奉詔。戲龍羅唯供御服。日衣一匹。歲不過三百。有奇。今乃數倍。無益也。詔獎其言。為減四之三。以二事觀之。人臣進言於君。切而不許。蓋無有不聽者。何常所論。甚與德裕相類云。

詳正學士

唐太宗時。命秘書監魏證。寫四部羣書。將藏內府。置學正二十員。後又詔虞世南。顏師古。踵頌之功。不就。顯慶中。罷學正官。使散官隨審判正。後詔東臺侍郎趙仁本等。充使檢校。置詳正學士。以代散官。此名甚雅。不知何時罷去。然祕省自有檢書郎正字。使正名。實足矣。紹興中。以貴臣提舉秘書省。而置編定書籍官二員。亦其類也。

容齋五筆

卷二

五

容齋五筆卷第二終

容齋五筆卷第三十五則

人生五計

朱新仲舍人常云。人生天地間。壽夭不齊。姑以七十為率。十歲為童兒。父母膝下視。寒暖燥溼之節。調乳哺衣食之宜。以須成立。其名曰生計。二十為丈夫。骨強志健。問津名利之場。林馬厲兵。以取我勝。如驥子伏櫪。意在千里。其名曰身計。三十至四十。日夜注思。擇利而行。位欲高。財欲厚。門欲大。子息欲盛。其名曰家計。五十之年。心息力疲。俯仰世間。智術用盡。西山之日。漸逼過隙之駒。不留當隨緣。任運息念。休心善刀而藏。如蠶作繭。其名曰老計。六十以往。甲子一周。夕陽街山。檢爾就木。內觀一心。要使絲毫無憾。其名曰死計。朱公每以語人。以身計則善。以家計則大喜。以老計則不答。以死計則大笑。且曰。子之計拙也。朱既不勝笑者。之眾則亦自疑其計之拙。曰。豈皆惡老而諱死耶。因為南華長老作大死庵記。遂識其語。子之年齡。踰七望八。當以書諸紳云。

漲莫開二禽

漲莫二州之境。塘梁之上。有禽二種。其一類鵲。色正蒼而喙長。擬立水際。不動魚過。其下則取之。終日無魚。亦不易地。名曰信天緣。其一類鶻。奔走水上。不聞腐草泥沙。嗚嗚。必盡索乃已。無一息少休。名曰漫查信天緣者。無能者。乃與漫查均度。日無饑色。而反加壯大。二禽皆異性所賦。其不同如此。

士大夫避父祖諱

國朝士大夫除官。避父祖名諱。蓋有不同。不諱嫌名。二名不偏諱。在禮固然。亦有出於一時。思旨免避。或後為改更者。建隆創業之初。侍衛帥慕容彥。極密使吳廷祚。皆拜使相。而彥到父名章。廷祚父名璋。制麻中為改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為同。二品。紹興中。沈守約。湯進之。二丞相。皆名舉。於是改提舉書局為提領。自餘未有不避者。呂希純。除著作郎。以父名公著。而離。然富強公之父。單名言。而公以右正言知制誥。諱保樞之子。忠憲公德孫。諱縝。皆歷位極密。未嘗避。豈別有說乎。

元正父子忌死

唐安祿山。本權。入幕。唐度祿山且叛。以其猜虐。不可諫。欲行。慮禍及親。因獻俘京師。在道詐死。既暗殺。而逃去。車母謂實死。恸哭。感行路。故祿山不之度。歸其母。車母得奉。使。晝夜。南奔。既渡江。而祿山反。天下聞其名。爭取以為虜。魁落居青巖山。諸府。

容齋五筆

卷三

一

五辟。詔十至堅卧不起。安祿山入朝。求濟於玄宗。授范陽軍書記。濟不得已而起。安祿山有反謀。不可諫。因謁歸陽殿。血不支。昇歸舊廬。祿山反。使封刀。詔之曰。即不起。斷其首。濟引頸待之。使以實病告。慶緒使使。獲與至東都。會廣平王平東都。指軍門。上謁。肅宗使汴州。官羅拜以塊。其心。唐書列二人於卓行傳。獲之至矣。有元正者在河南。暴府。史思明陷河洛。策父匿山中。賊以名召之。正度事急。謂弟曰。賊祿不可。親彼利吾名。難免矣。然不汗身而死。吾猶生也。賊既得。訪以高位。瞋目固拒。凡弟皆遇害。父聞。仰藥死。事平。詔錄伏節十一姓。而正為冠。事濟之終。與正皆贈祿。書少監。平謂。泉濟得生。而正一門皆并命。故當時以為伏節之冠。而唐史不列之。忠義卓行中。但附見於其祖。萬項文藝之末。資治通鑑亦不載。其甚。使正之名。寂寥不章。願為可恨也。白樂天作張斌碑云。以左武衛參軍分司東都。屬安祿山陷。覆洛京。以偽職。淫刑。劫士庶。公與同官盧真。潛逃於陸渾山。食不實。飲泉水者二年。訖不為逆命。所汗。肅宗詔河南。搜訪不任。賊庭。隱藏山谷。得六人。以應詔。公與真在焉。錄是名。節。關於朝。優詔。褒美。特授。密。縣。主簿。

蕭穎士風節

卷三

蕭穎士為唐名人。後之學者。但稱其才華而已。至以答筮童奴為之。過予。反復考之。蓋有風節。曠量之士也。為幕贊。授理宰相。李林甫欲見之。穎士不詣。林甫怒。其不下。已。後召詣史館。又不屈。愈見疾。至免官。更調河南。參軍。安祿山亂。穎士陰語柳弁曰。胡人負寵而驕。亂不久矣。東京其先陷乎。即託疾去。祿山反。往見河南。採訪使郭納。言。守計。納不用。歎曰。因食者。以兒戲。樂劇。賊難矣。哉。聞封常清。陳兵東京。往觀之。不宿而還。身走山南。即度使源洧。欲進保江陵。穎士說曰。襄陽乃天下喉襟。一日不守。則大事去矣。公何遽輕土地。取天下笑乎。洧乃按甲不出。洧卒。往客金陵。永王瑛召之。不見。劉展反。圍雍丘。副大使李承式遣兵往救。大宴賓客。陳女樂。穎士曰。天子奉靈。豈宜下直。數。時。邪。夫投兵不測。乃使觀。聽。華。靡。誰。致。其。免。死。者。穎。士。之。言。論。操。持。如。此。今。所。稱。之。者。淺。矣。李。太。白。天。下。士。也。特。以。隲。永。王。亂。中。為。終。身。累。穎。士。永。王。召。而。不。見。則。過。之。焉。

石尤風

石尤風。不知其義。意其為打頭逆風也。唐人詩。好用之。陳子昂入峽。苦風云。故鄉今日。友。歡。會。坐。應。隨。寧。知。巴。峽。路。辛。苦。石。尤。風。戴。叔。倫。送。裴。明。州。云。瀟。水。連。湘。水。千。派。

萬浪中。知君未得去。慙愧石尤風。司空文明。留盧秦卿云。知有前期在。難分此夜中。無將故人酒。不及石尤風。計南朝為詠必多用之。未暇憶也。

江楓雨菊

作詩要有來處。則為淵源宗派。然字字執泥。又為拘礙。予於此學。無自得之見。少年時。尤失之。瑯琊記。一聯。初云。雨深荒病菊。江冷落愁楓。後以其太險。改為。雨深人病菊。江冷落愁楓。比前句。微有蘊藉。蓋取在信。明楓落。吳江冷。杜老。雨荒深院。菊。南菊。再逢人。卧病。嚴。武。江。頭。亦。葉。楓。愁。客。合。而。用。之。乃。如。補。納。衣。囊。殊。為。可。笑。聊。書。之。以。示。兒。輩。云。

開元宮嬪

自漢以來。帝王妃妾之多。唯漢靈帝。吳歸命侯。晉武帝。宋蒼梧王。齊東昏侯。後主。皆武。至於萬人。唐世。明皇為威。白樂天。長恨歌云。後宮佳麗三千人。杜子美。劍器行云。先帝侍女八千人。蓋言其多也。新唐史所載。謂開元天寶中。宮嬪大率至四萬。嗚呼。甚矣。隋。大。業。離。宮。徧。天。下。所。在。皆。置。宮。女。故。裴。寂。為。會。陽。官。監。以。私。侍。高。祖。及。高。祖。長。師。經。過。處。悉。罷。之。其。多。可。想。

相里造

唐內侍監。魚朝恩。怙貴。誣。肆。凡。詔。會。產。臣。計。事。折。愧。坐。人。出。其。上。雖。宰相。九。載。辨。僅。亦。拱。默。唯。禮。部。郎。中。相。里。造。殿。中。侍。御史。李。行。誦。詰。往。返。未。始。降。座。朝。恩。不。悻。黜。行。以。動。造。又。謀。將。易。執。政。以。震。朝。廷。乃。會。百。官。都。堂。且。言。今。水。旱。不。時。屯。軍。饋。運。因。竭。天子。卧。不。安。履。宰相。何。以。輔。之。不。退。避。賢。路。尚。何。賴。乎。宰相。復。首。坐。昏。失。色。造。從。生。從。之。因。曰。陰。陽。不。和。五。穀。踊。貴。皆。軍。容。事。宰相。何。與。哉。且。軍。幣。不。散。故。天。降。之。沴。今。京。師。無。粟。六。軍。可。相。糧。鎮。又。屯。十。萬。饋。糧。所。以。不。足。曰。司。無。稍。食。軍。容。為。之。宰相。行。文。書。而。已。何。所。歸。罪。朝。恩。拂。衣。去。曰。南。衙。朋。黨。且。害。我。此。段。載。於。唐。史。實。者。傳。中。不。能。記。相。里。造。之本。末。予。謂。造。當。開。寺。威。權。震。主。生。殺。在。手。之。時。以。區。區。一。郎。吏。而。抗。身。與。為。敵。後。來。名。人。議。論。及。列。忠。言。贊。詞。未。見。有。稱。述。之。者。造。鑑。亦。不。書。聊。紀。於。此。以。垂。潛。德。同。時。劉。給。事。李。河。中。亦。然。

先公詩詞

先忠宣公好讀書。北困松溪十五年。南謫嶺南九年。重之以風淫。未疾而隨。聞書。早暮不置。尤熟於杜詩。初歸國。到闕。命。遣。作。謝。賜。物。一。劄。子。寬。定。兩。句。云。已。為。死。別。

偶逢生還謂遺曰此雖不必泥出處然有所本更佳東坡海外表云子孫慟哭於江邊已為死別杜老老村詩云世亂遺孤生還偶然遂正用其語在鄉邦日招兩使者會集出所將宣和殿書畫器物示之提刑洪慶善作詩曰願公十集勿浪出六丁取將飛辟歷二字如古文不從雨公和之曰萬里懷歸為公出任事宣和空歷歷遺請其意曰亦出杜詩思歷開元事分明在目前也紹興丁巳所在姑蘇江梅引詞不知為誰人所作己未庚申年北庭亦傳之至於壬戌公在燕趙張總侍御家宴侍妾歌之感其念此情家萬里之句愴然曰此詞殆為我作既歸不寐遂用韻賦四開時在囚拘中無書可檢但有初學記韓杜蘇白樂天集所引句語一一有來處北方不識梅花士人早有知梅事者故管注所出其一憶江梅云天涯除館憶江梅幾枝開使向來還帶餘秋春信到無臺准擬寒英聊慰遠隔山水應銷落趁想誰空恁遐想笑摘蕊新回腸思故里漫彈絲絳引三弄不覺魂飛更聽胡笳怨淚沾衣亂揮葉華須臾已待孤溫怕東風一夜吹元注引杜公思憶兩京梅發時胡笳在樓上夜思不堪聽安得健步移遠梅亂揮葉華向晴溪樂天憶杭州梅花三年開閉在餘杭曾為梅花醉幾場車馬時在臨安柳子厚欲為萬里贈香看山水滿寒英坐銷落何

卷三

四

用慰遠客江總桃李佳人欲相照摘蕊牽花來並受高道遠憶故人思故鄉梅花滿枝空斷腸盧仝合愁更奈絳綺琴相思一夜梅花發刻方平晚歲芳梅樹繁華四面同東風吹漸落一夜無枝空東坡忽見早梅花不飲但孤溫一夜東風吹石裂半隨飛雪度關山其二訪寒梅云春還消息訪寒梅實初開夢吟來映雪街霜清絕繞風壺可怕長洲桃李妒履香遠驚愁眼欲媚誰曾動詩興笑冷葉效少陵態下里黃林連綿數舍令人驚驚飛引頌羅浮翠羽幻青衣月下花神言極度且同醉休先愁玉笛吹注引李太白聞道春還未相識走傍寒梅訪消息綠珠樓下梅花滿今日曾無一柱在江總金谷萬株連綺綺梅花隱處藏嬌媚何遜街霜路發映雪擬寒關枝橫卻月觀花鏡凌風塵杜公東閣官梅動詩興如何遜在揚州未將梅葉惹愁眼要取梅花媚遠天地應雲共梅花笑冷葉疎枝半不禁樂天嘗自初開直至落莫怕長洲桃李妒明年好為使君開王昌齡夢中作梅花詩梁簡文帝香隨風而遠度及題師羅浮見美人在梅花下有翠羽歌相顧詩云學妝欲待問花神雀橋初開已八離梁畫未落先愁玉笛吹其三憫落梅云重閣佳麗成梅臉各開學妝未爭粉翻光何遜落梳臺笑望雕鞍歌古曲催玉柱金尾滿勸阿誰會為結子藏晴露欲

娥媚隔千里當時羅綺已零散沈謝雙飛不見嬌姿真悔著單衣若作和美休詩曉墮煙雨任春風片片吹注引梁簡文帝重閣佳麗成梅臉心懶悔早花之驚節詩春光之遺寒顧影丹墀弄此嬌姿洞開春牖四卷羅帷春風吹梅思落盡悲妾為此欲蛾眉又爭樓上之落粉奪機中之織素梁王詩翻光同雪舞鮑泉紫荷落梳臺江總滿酌金危催玉柱落梅樹下宜歌舞太白千金駿馬遊少妾笑坐雕鞍歌落梅古曲有落梅花又片片吹落春風香謝莊賦隔十里兮共明月辰信早知不見真悔著單衣東坡抱負暗藥初含子王妃繡墮煙雨村玉建自是桃花貪結子第四篇又其東每首有一笑字北人謂之四笑江梅引爭傳寫馬

州縣名同

晉宋以來置立州郡惟以多為貴先是中原陷胡羯本土遺民或徙寓南方故即其所聚為立郡而方伯所治之州亦仍舊名如南徐南兗南豫南雍南梁南秦南揚南東海南朔南南東莞南魯郡其類不一魏周在北亦如此隋唐不復然國朝之制州名或同則贈一字以別之若河北有雄州恩州故廣東者增南字蜀有劍州故福建者亦增南字以至西河西安州亦然其聲音頗同思於舛誤則俗間稱呼自加上下東西為別故稱岳為上岳郭為下郭清州與青類稱為北清鄆州與頰類稱為西鄆融州與容類稱為西融者是也若縣邑則不問今河南靜江府蒙州皆有永寧縣饒州衛州皆有安仁縣蔡州之真陽廬山之真光台之仙居臨安建昌之新城越州之新昌婺州之永康處之龍泉廣池之建德涓秀之華亭信吉之永豐柳興國之永興衢嘉之龍游施臨江之清江洪萬之武寧福循之長樂柳連之桂陽福桂之永福是也

卷三

五

三衙軍制  
就道四年正月道為中書舍人因入對論三衙軍制名稱不正以祖宗之制論之軍職之大者凡八等除都指揮使或不常置外白殿前副都指揮使馬軍副都指揮使步軍副都指揮使日殿前都虞候馬軍都虞候步軍都虞候日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技藝有序若登梯然不可一級輒廢一或有闕即以功次遷進降此而下則分營分廂各置都副都指揮使如捧日左廂第一軍天武右廂第二軍之類邊境有事命將討捕則旋立總管營都監之名使各將其部以出事已則復初置聖相承皆用此術以制軍諸某自南渡以後諸事草創於是三帥之資淺者始有主管某司公事之稱而都虞候以下不復設置乃以宿衛武士而與在

資淺者始有主管某司公事之稱而都虞候以下不復設置乃以宿衛武士而與在



外諸軍同其名以統制統領為之長又使遠滯外路總管鈐轄考之舊制則非法稽之事體則非是以陛下聖明能知人善任使所謂爪牙之士豈無十數人以待用者若法祖宗之制正三衙之名改諸軍為諸廂改統制以下為都虞候指揮使使宿衛之職預有差等士卒之心明有所係異時拜將必無一軍皆為之舉於以銷壓未萌循名責實則環衛將軍雖不置可也乞下樞密討論故實圖議其當恐或可以少贊布昭聖武之意讀劉子厚孝宗甚善即批付樞密院是時知院虞允文使四川同知劉玘不樂曰舍人要如何行對之以但隨所見數陳若施行與否自係廟堂處分充寬不行後聞華陽集王珪撰高瓊神道碑云王為殿前都指揮使管軍員闕兼領二司王乃言曰臣老矣如有負薪之憂誰為可任者先朝自殿前而下各置副都指揮使及都虞候常有十八職近事親易以第進又使士卒預識其威名緩急臨戎上下得以附習此軍制之大要也有旨從之據瓊所言如此正合前說

歐陽公勳封贈典

吉州新刊歐陽公文集於年譜下盡載官爵制詞無一遺落考之今制多有不合雖非事之所以損益設書於策且紀典章隨時之異云公自太子中允初加勳便得騎都尉越過武飛雲四級自龍圖閣直學士初封爵便得信都縣子越過男一等翰林學士加恩而得五百戶初加實封便得二百戶及罷政為觀文學士遷郊而加食邑五百戶實封二百戶虎之後以子登朝過大禮自太子太師合贈司空而職贈太尉蓋超空從傳四官再贈即為太師仍封國公今殊不然除勳官既罷外侍從初封亦從縣男為始每加不過三百戶制制初得實封財百戶執政去位但與侍從同均為虛邑三百而已身後加贈只單轉一官兩子升朝乃進二官雖三四人亦不增未有官師直贈太尉者傳又公任知制誥知穎州轉官而與直龍圖閣知亳州王洙同一詞唐書成建秩五人同制公與宋景文公范文忠公王忠簡公皆帶從官職而宋次道乃集賢校理耳

嘉祐四真

嘉祐中富韓公為宰相歐陽公在翰林包孝肅公為御史中丞胡真之侍講在太學皆極天下之望一時士大夫相語曰富公真宰相歐陽永叔真翰林學士包老真中丞胡公真先生遂有四真之目歐陽公之子發榮等敘公事迹載此語可謂公

五方老人祝聖壽

聖節所用祝頌樂籍外方州縣各當筵致語一篇又有王母像者若教坊唯祝聖而已歐陽公集乃載五方老人祝壽文五首其東方曰但某太山老叟東海真仙溜穿石而增究始終松遊雨而備知歲月羲氏定三百六日當守黃寶之官爽吾紀七十二君盡觀登封之事遇安期而遺棄笑方朔之偷桃風入律而來自巖前斗指春而光臨洞口昔漢武帝嘗懷三島之勝遊有美門生欲謁巨公於昭代今則紫庭降聖華渚開祥遠離朝日之方來展望雲之態十八百國咸歸至治之風德萬斯年共禱無疆之壽且頌只四句函中南北方皆然集中不云何處所作今無復用之

作詩旨意

詩三百篇中其譽婦人者至多如敬宗姻之貢者若平王之孫齊侯之子汾王之甥  
 蹇父之子齊侯之子衛侯之妻東宮之妹那侯之嬖諱公維私奉服飾之盛者若副  
 笄六珈如山如河玉之瑱也象之攝也譽容色之美者若唐棣之華華如桃李繁  
 如雲手如柔夷膚如凝脂頰如鳩蟠齒如瓠犀蜂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顧如  
 華洵美且都語嫁聘之侈者若百兩御之八鸞鏘鏘不顯其光諸娣從之祁祁如雲  
 爛其盈門其詞可謂盡善矣魏晉六朝流連光景不可勝述唐人播之歌詩固亦極  
 摯若能瀟意逸淑且真肌理細膩骨肉勻燭羅衣寒照暮春感金孔雀銀麒麟翠微  
 劉葉垂簾看珠壓腰板穩稱身深宮高樓入紫清金作蛟龍盤繡柱佳人當窗弄白  
 日鮫綉手語彈鳴箏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宮粉黛無顏色後宮佳麗三千人三千寵  
 愛在一身金屋妝成嬌侍夜玉樓宴罷醉和春樓上樓前盡珠翠玳筵煇煌照天地  
 此皆李杜元白之麗句也予獨愛朱慶餘閨意一絕句上張籍水部者曰洞房昨夜  
 冷紅燭待曉堂前拜舅姑妝罷低聲問夫婿畫眉深淺入時無細味此章元不諱重  
 女之容貌而其筆端器好體態溫柔風流韻藉非第一人不不足當也歐陽公所謂狀  
 難寫之景如在目前合不盡之意見於言外然後為工斯之謂也慶餘名可久以字  
 行登寶曆進士第而官不達者錄於藝文志者只一卷子家有之他不逮此張籍酬  
 其扁云越女新妝出鏡心自知明豔更沉吟齊紈未是人間賈一曲豈敢直為金其  
 瘦之香之可見矣然比之慶餘殊為不及

平王之孫

周南召南之詩合為二十有五篇自漢以來為之說者必係之文武成康故不無牴牾如  
 何彼穠矣乃美王姬之詩其辭有平王之孫齊侯之子兩句翻覆再言之无公箋云  
 武王女文王孫通齊侯之子鄭氏不立說考其意蓋以平王為平正之王齊侯為齊  
 一之係若所謂武王載禘成王之爭成王不敢康非指武與成者然證諸春秋經魯  
 莊公元年當周莊王之四年齊襄公之及年書曰單伯送王姬繼之以茶王姬之館  
 於外入繼之以王姬歸於齊杜預注云王將嫁女於齊命魯為主莊公在館聞魯齊  
 侯當親迎不忍使以禮接於廟故茶舍於外未書歸於齊者終此一事也十一年又  
 書王姬歸於齊注言齊侯來迎其婚乃成公也莊王為平王之孫則所嫁王姬當是

姊妹齊侯之子即秉公成公也二者必居一於此矣明白如是而以為武王女王  
 孫於義何取

毛詩語助

毛詩所用語助之字以為句絕者若之子焉也者云矣爾兮哉至令作文者皆然他  
 如尸且忌正思而何斯斯其之類後所罕用只字如母也天只不謀人只且字如  
 聊且遂條且狂童之狂也且既逐且且忌字如叔善射且又良御且且字如齊子歸  
 止曷又懷止女心傷止思字如不可求思爾羊來思今我來思而字如侯我於若乎  
 而充耳以素乎而何字如如此良人何如此策者何斯字如思斯勤斯需子之聞斯  
 彼何人斯游字如含稱舍游其字音基如夜如何其子曰何其皆是也忌唯見於鄭  
 詩而雖見於齊詩楚詞大招一篇全用只字太玄經其人自難抗可與通其至於些  
 字獨招魂用之耳

東坡文章不可學

東坡作蓋公堂記云始告居鄉有病寒而飲者問諸醫醫以為盡不治且殺人取其  
 百金而治之飲以盡藥改伐其腎腸燒灼其體膚某切其飲食之美者春月而百疾  
 作內熱惡寒而初不已暴然真盡者也又求於醫醫以為熱搜之以寒藥且又吐之  
 莫夜下之於是始不能食懼而反之則鍾乳烏味雜然並進而深疽癰疥敗瘡之狀  
 無所不至三易醫而病愈甚里老父教之曰是醫之罪藥之過也子何疾之有人之  
 生也以氣為主食為輔今子終日樂不釋口臭味亂於外而百毒戰於內勞其至隔  
 其輔是以病也子退而休之謝醫卻藥而進所嗜氣全而食美矣則夫藥之良者可  
 以一飲而效從之春月而病良已昔之為國者亦然吾觀夫秦自孝公以來至於始  
 皇立法更制以錫磨銀鍊其民可謂極矣蕭何曹參親見其斷喪之禍而收其民於  
 百戰之餘如其厭苦憔悴無聊而不可與有為也是以一切與之休息而天下安是  
 時照宣中公在密州為此說者以諷王要石新法也其議論病之三易與秦漢之所  
 以興亡治亂不過三百言而盡之張文潛作藥戒僅十言云張子病瘡積於中者伏  
 而不能下自外至者揮而不能納從醫而問之曰非下之不可歸而飲其藥既飲而  
 其下不終日而向之伏者散而無餘向之揮者柔而不支焦腸導達呼吸開利快甚  
 若未始有疾者不數日瘡復作投以故藥其快然也亦如初自是逾月而瘡五作五  
 下每下輒愈然張子之氣一而汗液不步而燥膚革無所耗於外而其中蘊然莫如

其所來聞楚之南有良醫焉往而問之醫數曰子無數是病然者也天下之理其甚  
快於子心者其未必有傷求無傷於終者則初無望於快吾心若橫乎胸中其累大  
矣譬而去之不須臾而除甚大之累和平之物不能為也必將擊搏震換而後可其  
功未成而和氣已病則子之瘡凡一快者子之和一傷矣不終月而快者五則和平  
之氣不既索乎且將去子之瘡而無膏於和平子歸燕居三月而後予之藥可為也  
張子歸三月而復請之醫曰子之氣少全矣取藥而授之曰服之三月而疾少平又  
三月而少康然年而復常且欲藥不得蓋張子歸而行其說其初使人憊然處之  
蓋三投其藥而三反之也然日不見其所攻久較則月異而時不同蓋終歲而疾平  
張子謂醫而問其故醫曰是治國之說也獨不見秦之治民乎初之以命捍而不  
聽令勤之以事放而不畏法令之不聽治之不變則秦之民嘗瘡矣商君見其瘡也  
應以刑法威以斬伐痛刻而刀鋸之流傷四達無敢或拒瘡當一快矣至於二世凡  
瘡瘡而幾快矣積快而不已而秦之四支朽然徒有其物而已民心日離而君孤立  
於上故匹夫大呼不終日而百疾皆起彼運其手足而瘡而漠然不我應故秦之亡  
者是好為快者之過也昔者先王之民初亦嘗瘡矣先王不敢求快於吾心陰解其  
容齋五筆 卷四

亂而除去其滯使之悠然自趨於平安而不自知於是政成教達悠久而無後患則  
余之樂終年而愈疾者蓋無足怪也予觀文潛之說蓋祖蘇公之緒論而十言之頃  
不若三百言之簡也故詳書之俾作文立說者知所務式竊料蘇公之記文潛必未  
之見是以著此篇若既見之當不復屋下架屋也

韓文稱名  
歐陽公作文多自稱子雖說君上處亦然三筆嘗論之矣歐公取法於韓公而韓不  
就滕王閣記袁公先廟為尊者所作謙而稱名宜也至於徐泗掌書記聖記科斗書  
後記李虛中墓誌之類皆曰愈可見其謙以下人後之為文者所應取法也

棘守棘卿  
今人稱大理為棘守卿為棘卿丞為棘丞此出周禮秋官司朝士掌建邦外朝之法左  
九棘孤卿大夫位焉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鄭氏注云植棘以為位者取其赤心  
而外刺也棘與叢同棘之字兩束相並叢之字兩束相承此所言者今之叢也然孤  
卿大夫皆同之則難以獨指大理王制云正以獄成告於大司寇聽之棘木之下料  
後人藉此而言鄭注亦只引前說此但謂其入朝立治之處若以指刑部尚書亦可

也易坎卦係用徽纆寘於叢棘以居險阻囚執為詞其義自別

晉代逸文

故鹿中得舊書一帙題為晉代名臣文集凡十四家所載多不能全真太山一毫芒  
耳有張敏者太原人仕歷平南參軍太子舍人濟北長史其一篇曰頭貢子羽文極  
為尖折古來文士皆無此作恐藝文類聚文苑英華或有之惜其泯沒不傳漢之  
以道博雅君子其序云太原溫長仁穎川荀景伯范陽張茂先士鄉劉先生南陽鄒  
潤甫河南鄭思淵余友有秦生者雖有姊夫之尊少而狎之同時昵好張荀之徒數  
年之中繼踵登朝而此賢身處陋巷屢活而無善價抗志自若終不哀德為之慨然  
又怪諸賢既已在位曾無伐木嚶鳴之聲又違王貢彈冠之義故因秦生容貌之感  
為頭貢之文以戲之并以嘲六子焉雖似諧謔實有興也文曰維秦始元年頭貢子  
羽曰吾託為子頭莫有餘日矣大塊粟我以精造我以形我為子時髮膚置其安  
眉額掃牙齒眸子搖光雙擺隆起每至出入人間遊游市里行者辟易坐者踈踈或  
稱君侯或言將軍捧手傾側佇立踟躕如此者故我形之足偉也子冠冕帶戴全銀  
帶佩文以當弁幅以代帶百味弗嘗食粟如米歲暮年過曾不自悔子厥我形容我  
賤子意態若此者必子行已累也子遇我如擊我視子如仇居常不樂兩者俱愛何  
其鄙哉子欲為仁賢耶則當如魯陶后稷巫咸伊陟保人王家永見封頂子欲為名  
高耶則當如許由子臧下隨務光洗耳逃祿于戴流芳子欲為游說耶則當如陳軫  
蒯通陸生鄒公轉禍為福舍辭從容子欲為進趨耶則當如賈生之求試終軍之請  
仗砥礪鋒穎以幹王事子欲為恬淡耶則當如老聃之守一莊周之自逸漢蘇離俗  
志凌雲日子欲為隱避耶則當如榮期之帶索漁父之漫漶樞進神岳垂餌巨登此  
一介之人所以顯身成名者也今子上不歸道德中不效儒墨塊然窮賤守此愚惑  
察子之情觀子之志退不為處士進無望三事而徒玩日勞形者為常人之所喜不  
亦過乎子羽欲深余滿對曰凡所教勸謹聞命矣受性拘係不聞禮義誤以天幸為  
子所寄今欲子使吾為忠耶當如包胥屈平欲使吾為信耶則當殺身以成名欲使  
吾為節耶則當赴水火以全貞此四者人之所忌故吾不敢違意頭曰子所謂天刑  
地網剛德之光不登山抱木則震索赴流吾欲告爾以養性游而與蠅氣  
同情不聽我謀悲哉俱御人體而獨為子頭且假人其倫喻子儕儕曾不如太原溫  
顯穎川荀景伯范陽張茂先士鄉劉許南陽鄒潤此數子者或震吃無官商或

冠因布言語或浴伊多恣態或謙謙少智語或口如含膠鉛或頭如巾蓋詩而猶以  
文采可觀意思詳序舉龍附鳳並登天府夫祇痔得重沉瀛竊珠豈若夫子徒令脣  
舌腐爛手足沾濡哉居有事之士而恥為權謀營地抱憂難以求富嗟乎子羽  
何異罕樞之能深弄之虎石間俄蟹籠中之鼠事雖多而見工甚少宜其卷局煎厥  
至老無所歸也支離其形者猶能不因命也夫與子同處其文九百餘言頗有東方  
朔客難別者標絕文論之體其仙傳所載神女成公智瓊傳見於太平廣記蓋敏之  
作也鄒湛姓名因羊叔子而傳而字曰潤甫則見於此

漢武帝田蚡公孫弘

尚論古人者如漢史所書於武帝則識其好大喜功窮奢極侈置生民於塗炭於田  
蚡則識其負責驕溢以肺腑為相設官置漢夫於公孫弘則云性意忘外寬內嚴歸  
詐約名不為賢大夫所稱述然以子考之三君臣者實有大功於名教自秦始皇焚  
書坑儒六學散缺高帝初興未遑序之孝惠高后時公卿皆武力功臣孝文好  
刑名孝景不任儒至於武帝田蚡為丞相相繼黃老刑名家之言延文學儒者以百  
數帝詳延天下多聞之士咸登諸朝令禮官勸學議治開舉遺禮以為天下先  
而公孫弘以治春秋為丞相天下學士靡不鄉風弘為學官悼道之衰滯始請為博  
士官置弟子郡國有秀才異等輒以名聞請者為令而詩書易禮之學彬彬並興使  
唐虞三代以來稽古禮文之事得以不廢今之所以識聖人至道之要者實本於此  
史稱其能黜百家表章六經統令文章煥焉可述蓋已不能盡其美然則武帝倉泰  
固貽患於一時蚡弘之為人得罪於公論而所以扶持聖教者乃萬世之功也平帝  
元始詔書尚能稱弘之率下篤俗但不及此云

近世文物之殊

國家南渡以來典章文物多不與承平類姑以予所親見者言之蓋月異而歲不同  
今聊紀從官立班隨駕省試官入院政府呼召百官賜從朝報前數項以示子姪  
侍從常朝結與中分立於垂拱殿隔門上南北相向以俟進班乾道中猶然登瀛照  
則引於殿門上東西對立車駕出常朝文臣自宰相至二史武臣自宗王使相互觀  
祭使以雜壓次序行焉孝宗在普安邸官控按少保節度使每出必處正尚書之後  
而乾道以來兩班分而為二唯便相不兼故開府儀同三司皆與執政官聯行而居其  
上紹興十二年壬戌于嶺南山淨慈侍詞科試見省試官聯騎公服戴帽不加披衫

每一員以親帶官一人執勅黃行前是時知舉參詳點檢官合三十一員最後一中  
官宣押者入下天竺重院及三十年庚辰予以吏部郎充參詳官既入內受勅則各  
各乘馬不同時而赴院至嘉熙十四年丁未余司貢舉則丁與昔異三三兩兩自為  
通達其乘轎者十人而九兵軍府呼召之禮始時庶僚皆然已而卿監郎官及史局  
玉照所錄提舉官屬之故一切得免遠乾道以後宰相益自尊於是館職亦免迄於  
嘉熙則凡職事官朝堂賜從至少各得慶慶者千取步軍司名籍而管錢米於左藏  
率就慶慶手充卒兩分可供一名如假借於近郡者給其半初破者為并一取者後  
不復有焉若乘轎僅能充負荷而已今日以益增驟下列亦占十餘輩進奏院報狀  
必載外郡謝上或監司到任表與夫慶賀表章一屬凡朝廷除郡守先則除且但云  
某人差知某州管某人及錄黃下吏部則前衙後擬云某官姓名宜差知某州某  
州軍州兼管內勸農管田事管某人到任成資關年滿仍借案借排候回日卻依舊  
服色外官求休致則云某州申某官姓名為病乞致任或兩人三人後云某時已降  
勅命各守本官致仕今不復行但小報批下或某小報則無由可知此必一宰相以  
死為諱者故去之外官家章聞有一二欲士大夫見之者須以屬東省乃可即守吏

谷番五章長第四終

不報細衙禮天開脫一至於此

庾公之斯

孟子達家學射於羿蓋羿之道思天下惟羿為愈已於是後羿孟子曰是亦羿有罪焉公明儀曰疑若無罪焉曰諱乎云爾惡得無罪此一段既畢而繼之曰鄭人使子濯孺子侵衛使庾公之斯追之子濯孺子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吾死矣夫問其僕曰追我者誰也其僕曰庾公之斯也曰吾生矣其僕曰庾公之斯衛之善射者也夫子曰吾生何謂也曰庾公之斯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我夫尹公之他端人也其取友必端矣庾公之斯至曰夫子何為不執弓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曰小人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夫子我不忍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雖然今日之事君事也我不敢廢抽矢扣輪去其金發乘矢而後反孟子書子濯孺公一段幾二百字其旨以請使羿如子濯孺子而教之則必無違家之禍然前段結尾自常為文者處之必云如子濯孺子施教於尹公之他則可不然後段之末必當云以是事觀之羿之不善取反至於殺身其失如此然後文體相屬茲判為兩節若不關聯而宜兩相宜律呂明煥立言之妙是豈步趨模倣所能彷彿哉人

卷五

萬事不可過

天下萬事不可過豈特此也雖造化陰陽亦然兩澤所以香潤四海無過則為霖澤陽舒所以發育萬物然過則為溷充實以勸善過則為借刑以懲惡過則為濫仁之過則為兼愛無父義之過則為為我無君執禮之過反解於謔尚信之過至於證父是皆偏而不舉之弊所謂過猶不及者揚子法言云周公以未末有漢公之懿也勸勞則過於阿衡蓋謂王莽也後之議者謂阿衡之事不可過也過則反乃謂莽其旨意固然

致仕官上壽

謝朝大臣及侍從致仕後多居京師照寧中范蜀公自翰林學士以本官戶部侍郎致仕同天節乞隨班上壽許之遂著為令元祐初韓康公以故相判大名府還都拜

司空致仕值太皇太后受冊禮畢乞隨班稱賀詔免赴會故事也

桃花笑春風

王荆公集古胡茄詞一章云欲問平安無使來桃花依舊笑春風後章云春風似舊花仍笑人生豈得長年少二者結合如出一手每歎其精工其上句蓋用崔護詩後一句久不見其所出近讀范文正公靈巖寺一篇云春風似舊花猶在以為猶乃此也李義山又有絕句云無賴天桃面平明露井東春風為開了卻擬笑春風語意兩極其妙

嚴先生祠堂記

范文正公守桐廬始於釣臺建嚴先生祠堂自為記用元之初九疊之上九極論漢光武之大先生之高才二百字其歌詞云雲山蒼蒼江水泱泱先生之德山高水長既成以示南豐李奉伯奉伯讀之三歎味不已起而言曰公之文一出必將名世其妄意孰易一字以成感美公覆然握手扣之答曰雲山江水之語於義甚大於詞甚薄而德字承之乃似起起擬操作風字如何公凝坐領首始欲下拜張伯玉守河陽作六經閣記先託游士及在職者各為之凡七八本既畢並會於府伯玉一一閱之

卷五

大言誤國

魏馬謀時漢馬援勸止之甚力而其將王元曰今天水全富士馬最強秦舊逆表襄河山元言以一丸泥為大王東封函谷關其反遂決至於父子不得其死元竟降漢隋文帝伐陳大軍臨江都官尚書孔範言於後主曰長江天堑古以為限隔南北今日虜軍豈能飛渡邪臣每患官卑若渡江臣定作木尉公矣或妄言北軍馬死範曰此是我馬何為而反帝笑以為然故不為深備已而國亡身死速齊唐元宗有克復中原之志及下南閩意以謂諸國可指麾而定而事力窮薄且無良將魏卷因侍宴言臣少遊元城好其風物陛下平中原臣獨乞任魏州元宗許之今魏州下拜謝人皆以為佞孟蜀連奏使王昭遠居常好大言有雜耕渭上之志關王師入討對

賓客援手言此這死來爾乘此遠北遂定中原不煩再舉也不兩月蜀亡昭遠為俘此四臣之佞本為爵祿及一時容悅而已亦可悲哉

宗室恩免解

高祖十三年光武太上皇帝以聖壽八十肆赦推恩宇宙之內蒙被其廣太學諸生至於武學皆得免文解一次凡該此恩者於二三百人而宗子在學者不預諸人相率詣軍府且備謁侍從臺諫各納一劄子叙述大意其要以為德善常典普天同慶而玉牒支派辱居膠庠不復與布衣書生等竊譽之世俗尊長生日召會族姻而本家子孫不手杯酒贊美外議謂何今麗鴻之澤如此而宗學乃不許賜名於表於禮恐為未愜是時諸公莫肯出手為言遂以侍制侍議內宿適家宣引因出其紙以奏仍為敷陳此輩所云尊長生日會客而本家子弟不得坐贊論可謂明白孝宗亦笑曰甚是切當有理時所攝只是白劄子蒙徑村出施行遂一例免舉其人名字今不復能記憶矣

唐書載韓柳文

宋景文脩唐書韓文公傳全載其進學解諫佛骨表潮州謝上表祝鱷魚文皆不甚潤色而但換進學解數字頗不如本意元云招諸生立館下改招字為召既言先生入學則諸生在館招而誨之足矣何召之為障百川而東之改障字為侍本言川流

卷五

三

漢漢故障之使東若以為停於表甚淺改障前定後為障後韓公本用狼跋語語非蹟也其他以爬羅剔抉為把羅焚膏油為規以取數幾時為其敗矣元濟傳書平淮西碑文千六百六十字固有他本不同然才減節輒不穩當明年平夏一句悉莫之平蜀西川減西川字非郊廟祠祀其無用樂減祠其兩字皇帝以命臣愈再拜稽首減下臣字殊害理汝其以節都統討軍以討為諸元不然討者如左傳討軍實之義若云諸軍何人不能下此語柳子厚傳載其文章四篇與蕭悅許孟容書自符應答賦也孟容書意象步武全與漢楊惲答孫會宗書相似員符班孟堅典引而其四者次序或失之至云宗元不得召內閣悼作賦自傲然其語曰適再歲之寒暑則責居日月未為久難以言不得召也資治通鑑但載梓人及郭索馳傳以為其文之有理者其識見取舍非宋景文可比云

宴靈社育鳳

光免上仙於祥宮發引前久合用警場導引鼓吹詞過在翰苑製撰其六州歌頭內一句云春秋不說楚宴靈廟時進入文字立待報者則貼黃批急速本官停滯是時首尾越三日又入奏趣請付太常史欲習熟歌唱守院門伺候適有表弟沉日新在

軍將橋客邸一士人乃上屏舊識忽問楚宴靈出處沉亦不能知來扣子因以莊子語告之急走報此士大喜初孝宗以付巨璫霍汝弼使釋其意此士霍客也故宛轉費日如此又而奉旨代作挽詩五章其四云鼎湖龍去遠社首鳳來遲當時不敢宣泄而帶御器械謝純孝密以為問乃為舉壬子年拾遺記蓋周成王事也葉苑文書周志乃爾

左傳州郡

左傳魯哀公二年會趙鞅與鄭戰晉眾曰克敵者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土田十萬注云周書作雒陽千里百縣縣有四郡然則郡乃隸縣而歷代地理郡國志未之或書又傳所載地名從州者凡五魯宣公會齊於平州以定其位注云齊地在泰山年縣西見於正經元如先姓之戎居於瓜州注今燧煌也楚莊王滅陳復封之卿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齊子尾使問上嬰伐我陽州注魯地後四十年又書魯侵齊門於揚州注攻其門也古越生子將待事而名之陽州之復獲焉名之曰陽州是齊魯皆有此地也衛莊公登城以望見戎州曰我姬姓也何戎之有焉以上唯瓜州之名至今未改

卷五

四

貧富習常

少時見前輩一說云富人有子不自乳而使人養其子而乳之貧人有子不得自乳而弃之以乳他人之子富人懶行而使人肩輿貧人不得自行而又肩輿人是皆習以為常而不察之也天下事習以為常而不察者推此亦多矣而人不以為異悲夫甚愛其論後乃得之於是道客語中故護書之益廣其傳

唐用宰相

唐世用宰相不以序其得之者甚易然固有出人大僚庶諸曹尚書御史大夫領方鎮人為僕射東宮師傳而不得相者若顏真卿王起揚於陵馬摠盧鈞韓皋柳公綽公權盧知猷是也如人主所欲用不過侍郎給事中下至郎中博士者才居位即禮絕百僚諫官御史聽命之不暇顧何敢評彈其失與國朝異矣其先在職者仍許引其同列若姚元崇之引宋璟蕭嵩之引韓休李林甫引牛仙客陳希烈楊國忠引韋見素盧杞引關播李泌引重寶參季吉甫引裴垍李德裕引李回皆然

史記闕妙處

太史公書不待稱說若云褒贊其高古簡妙處始是摹寫星日之光輝多見其不知



董也。就子每履讀至魏世家蘇秦平原君魯仲連傳未嘗不驚呼節不自知其所以然。魏公子無忌與王論難事曰韓之德魏愛魏重魏畏魏韓必不敢反魏。十餘語之間。用魏字。蘇秦說趙。謂侯曰。擇交而得則民安。擇交而不得則民終身不安。齊秦為兩敵。而民不得安。倚齊攻秦。而民不得安。平原君使楚。客毛遂。願行。君曰。先生處勝之門下。幾年於此矣。曰。三年於此矣。君曰。先生處勝之門下。三年於此矣。左右未有所稱。願。勝未有所聞。是先生無所有也。先生不能。先生留。遂力請行。而折策。王再言。吾君在前叱者何也。至左手持盤血。而右手招十九人於堂下。其英安。雄風十載而下。尚可想見。使人畏而仰之。卒定從而歸。至於趙。平原君曰。勝不敢復相士。勝相士多者千人。寡者百數。今乃於毛先生而失之。先生一至。楚而使趙重於九鼎。大呂。毛先生以三寸之舌。強於百萬之師。勝不敢復相士。秦圍趙。魯仲連見平原君。曰。事將奈何。君曰。勝也。何敢言事。魏客新垣衍。今趙帝秦。今其人左。是勝也。何敢言事。仲連曰。吾始以君為天下之賢公子也。吾今然後知君非天下之賢公子也。魯仲連見行曰。東國有魯仲連先生者。勝請為紹介。交之於將軍。行曰。吾聞魯仲連先生。齊國之高士也。行人臣也。使事有職。吾不願見魯仲連先生。及

玉澤園書晴詩

渴照十二年三月二十六日。車駕宿戒幸玉澤園。命下大雨。有旨許從駕官帶雨具。將曉有晴。色而天宇豁然。臣既歸。過道一詩。歌詠其實云。五更猶自雨如麻。無限都人仰翠華。翻手作雲方恨望。舉頭見日共驚嗟。天公有施生妙。帝力堪同造物誇。上苑春光無盡藏。何須羯鼓更催花。四月四日。扈從指景靈宮朝殿。蒙於暮次賜和屬聖製云。比幸玉澤園。縱觀習習。通靈色可喜。卿有詩。奏上。因俯同其韻。春郊采綠。遊春麻。小駐芳園覽物華。應信吾心未厭遐。頓回晴意絕。咨嗟每思富庶將同樂。秋務游吟漫自誇。不似華清當日事。五家車騎爛如花。後二日。兵部尚書宇文價內引。上舉似此詩。曰。洪待制用雨如麻字。偶思得春麻可押。又其末句用羯鼓催花事。故以華清車騎答之。价拱手稱贊。明日以相告云。

魏巨賢論

天下國家不幸而有四。鄆之譽為人臣者。當隨其事力。悉心盡忠。以致尺寸之效。苟為叨竊祿位。視如秦越。一切惟己私之是徇。雖千百載後。觀其事者。猶使人怒髮衝冠也。唐天寶祿山之亂。可謂極矣。魏王巨為河南節度使。實蘭進明繼之。據數道之兵。臨要害之地。專為征鎮。有民有財。而汗漫思疾。非徒無益。而反敗之。巨在彭城。張巡在雍丘。以將士有功。遣使詣巨。請空名告身及賜物。巨惟與折衝果毅。告身三十通。不與賜物。巡竟不能立。徙於睢陽。先是太守許遠。種六萬石。巨以其丰給濮陽。濟陰。遠固爭不得。二郡得糧。遂以城叛。而睢陽食盡。顏魯公起兵平原。合眾十萬。既成。魏郡堂邑之功矣。是時進明為北海太守。亦起兵。公以書召之。并力進明。履河公每事咨之。軍糧始移。遂取捨任意。以得招討。後詣行在。因璿房瑄自嶺南而易河南。張巡受圍困。建南霽雲告急於其所。治臨淮。相去三百里。弄而不救。平原睢陽失守。實二人之故。一時謀者。皆不以為言。使之連據高位。顯為僕。魏曾不十年。巨斥劉遂州為段子。孫所故。進明坐第五琦。嘗自御史大夫竄謫以死。天網恢恢。疏而不漏。

容齋五筆

卷五

容齋五筆卷五終

鄱陽素無圖經地志元祐六年餘千進士都頤始作七談一篇叙風土人物云張仁  
有商徐渙有說顧雍有論王德璉有記而未有形於詩賦之流者因作七談其起事  
則命以建端先生其止語則以畢意子其一章言滬浦彭蠡山川之險勝番君之靈  
標其二章言瀟湖瀟魚之利害秋七萬頃柔桑蠶繭之賦其三章言林麓木植之饒  
水草蔬果之衍魚鼈禽畜之富其四章言銅冶鑄錢陶植為器其五章言宮宇游觀  
王選仙壇吳氏潤泉叔倫戴履其六章言鄱江之水其七章言見山之民有陶唐之  
遺風凡三千餘字自謂八日而成比之太冲十稔平子十年為無憚子偶於故廬中得  
之惜其不傳於世故表著於此其所引張徐王顧所著今不復存更為可恨也

經解之名

晉唐至今諸儒訓釋六經否則自立佳名蓋各以百數其書曰傳曰解曰章句而已  
若戰國遠漢則其名簡雅一曰故故者通其指表也書有夏候解故詩有魯故后氏  
故韓故也毛詩故訓傳顏師古謂流俗以古訓傳為詁字失其耳小學有杜林章  
句故二曰微謂釋其微指如春秋有左氏微釋氏微張氏微虞卿微傳三日通如注  
舟易通論名為注君通班固白虎通應邵風俗通唐劉知幾史通韓泥春秋通凡此  
諸書唯白虎通風俗通僅存耳又如鄭康成作毛詩傳申明傳義他書無用此字者  
論語之學但曰齊論魯論張侯論後來皆不著也

卜筮不敬

古者龜為卜筮為筮皆與神物以前民用其用之至嚴其奉之至敬其求之至懇其  
應之至積齋戒乃請問不相襲故史祝所言其驗若答周史巫陳敬仲知其八世之  
後莫之與京將必代齊有國史蘇占晉伯姬之嫁而及於為嬴敗姬惠懷之亂至遠  
至蹟通於神明後世浸以不其今而愈甚至以飲食猶雜之際呼日者臨坐使之占  
卜往往不加冠裳一問四五而責其術之不信豈有是理哉善乎班孟堅之論曰君  
子將有為也將有行也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響及至末世漸於齋戒而廢卜筮  
神明不應故筮不告易以為忌龜不告詩以為刺謂周易之家卦曰初筮告再  
三瀆瀆則不告詩小旻之章云我龜既厭不我告猶言卜問煩數狎慢於龜龜靈厭  
之不告以道也漢世尚爾况在於今未嘗頃刻盡敬而歸一皆於漢世其可乎哉

糖霜話

糖霜之名唐以前無所見自古食蔗者始為蔗漿宋玉招魂所謂飴飴炮羔有拓漿  
是也其後為蔗錫孫亮使黃門就中藏史取交州獻甘蔗錫是也後又為石蜜南中  
八郡志云甘蔗汁曝成能謂之石蜜本草亦云煉糖和乳為石蜜是也後又為蔗  
酒唐赤土國用甘蔗作酒雜以紫瓜根是也唐太宗遣使至摩揭陀國取製糖法即  
詔揚州上諸蔗榨潘如其劑色味愈於西域遠其製只是今之沙糖蔗之枝盡於此  
不言作糖然則糖霜非古也歷世詩人模奇寫異亦無一章一言之唯東坡公過  
金山寺作詩送遂寧僧圓寶云浩江與中冷共此一味水冰盤薦琥珀何似糖霜美  
黃魯直在戎州作頌答梓州雍熙長安寄糖霜云遂寧糖霜知有味勝於蔗子水晶  
鹽正宗掃地從誰說我古猶能及鼻尖則遂寧糖霜見於文字者實始二公甘蔗所  
在皆植獨福唐四明番禺廣漢遂寧有糖冰而遂寧為冠四郡所產甚微而顆碎色淺  
味薄饒比遠之最下者亦皆起於近世唐大府中有鄒和尚者始來小涼之鐵山教  
民黃氏以造霜之法鐵山在縣北二十里山前復為蔗田者十之四糖霜戶十之三  
蔗有四色曰杜蔗曰西蔗曰芳蔗本草所謂荻蔗也曰紅蔗本草荻蔗也紅蔗止  
堪生噉芳蔗可作沙糖西蔗可作霜色淺土人不甚貴杜蔗紫嫩味極厚專用作霜  
凡蔗最園地力今年為蔗田者明年改種五穀以息之霜戶器用曰蔗削曰蔗鍊曰  
蔗箕曰蔗碾曰榨斗曰榨林曰添蔗各有制度凡霜一覽中品色亦自不同堆疊如  
假山者為上團枝次之製德次之小顆塊次之沙脚為下紫為上深琥珀次之淺黃  
又次之淺白為下宣和初王黼創應奉司遂寧常貢外歲別進數千斤是時所產益  
奇糖或方寸應奉司罷乃不再見當時因之大擾敗本業者居半久而未復遂寧  
王均作糖霜譜七篇其載其說予採取之以廣聞見

李彥仙守陔

靖康夷虜之禍忠義之士死於守城而得書史傳者如汾州之張戢隆德之張確懷  
之霍安國代之史抗建寧寨之楊震振武之朱昭是已唯建定以來士之得其死者  
蓋不少茲讀王均所作李彥仙傳雖當且表上進然慮實錄正史未曾採用謹識於  
此彥仙字少履本名孝忠其先寧州人也後徙於鞏幼有大志喜談兵習騎射所歷  
山川形勢必識之尚氣理然謀非豪俠不交金人南侵郡縣舉動王軍彥仙散家資  
得三千人入據京師慶園太原李綱為宣撫使彥仙上書切諫有司逮捕急乃易今

名棄官亡命之復從神師中師中敗走仙走陝州守將李彌大問此事條對詳復  
史批報聞全人再圍陝西范致虛總六路兵進援仙請曰報灑險隘難於立軍  
前卻即泉漢宜宜分道並進伺空以出且留半軍於陝為善後計致虛曰如子言乃  
運挽也仙曰兵輕而分正可遠達不從爭益卒致虛怒罷其職既而張績卒無功建  
炎元年四月金人屠陝州經制使王瓌度不能支引部曲去官吏逃仙為石壕尉  
獨如平時歸者極屬即從老婦入土花若三箭石柱大通諸山拔武武者分主之自  
營三箭論眾曰當當易與今得地利若輩堅守足矣少日虜復據陝分軍來攻有使  
首升前車樓為仙單騎衝擊扶之以歸始料眾正部伍虜數萬圍三箭仙邀戰伏精  
兵後掩殺萬計奪馬三百虜解去京洛間多爭附者勢益雄張未閱月破虜五十  
餘壁初虜再入陝官其土人俾招復業者人給符別之仙陰縱度下往約日內應二  
年三月引兵直州南城中火起虜方備南壁而水軍自新店夜順流薄城東北家泉  
坡龍堂溝以入表裏夾攻虜尸相藉遂復陝始河東之人倡義拒虜仙約胡夜又者  
為助假以沿河提舉意不滿叛趨南辰仙誘殺之奪五千眾即陝郡雲本其黨欲  
為復讐仙因客鑄說遂來歸乘勝渡河柵中條諸山蒲解至太原皆響應乃分遣陝

卷六

三

雲等敗安邑虞鄉兩城正平解皆下之蒲葦拔會援至不克以功還開門官資舍人  
就界陝兼安撫司公事悉未所俘酋長護送行在上宮款賜袍帶劍劍許直達秦中  
便宜處決時關以東獨陝在益增障疏整軍總經履也田訓農耕作家素留聲盡  
取至官日吾父母妻子同城存亡矣聞者感悅各有固志十二月金酋烏魯撤拔圍  
陝仙背城慶嗣七日虜傷跳奔三年晏宿字望自縊移七蒲解謀知之設伏於諸谷  
鼓噪橫突俘虜十八晏宿僅以身免制置使王庶檄使輕軍掩取次虞鄉虜以萬甲  
逆石鍾谷日終日戰斬級二十遺武功大夫寧州觀察使河解同糧制置使時河東  
土豪密約期王師來為應仙益治軍欲請於朝乞詔陝西諸路各助步騎二萬會張  
浚經畧處置川陝弗之許十二月宴宿眾十萬復圍陝仙夜使人陸地焚其器具營  
郭驚亂縱兵乘之虜稍退四年正月益生兵海豐晝夜進攻鴉軍天橋火車衝車蓋  
道仙隨機拒敵又為金汁礮火藥所及糜爛無遺而圍不解日憑堞須外援浚為遣  
軍虜先阻難不得遂則今涇原曲端出鄜坊統虜後端素嫌仙聲績連已幸其敗說  
說不行丁巳城陷仙扶親軍巷戰矢集身如磔左臂中刃而殊戰連力遂死之并其  
家遇害先是虜嘗許以河南元帥及圍合復言如前約雷退師仙叱曰吾寧死於宋

安用汝富貴為虜惜其才必欲降之城將破先令軍中生致者予萬金仙平時弊衣  
同士卒及是雖看伍中死虜不能察其為人面少和色有犯令雖親屬不貸諸將敗  
事或有他過其外此者輒封筆遣帳下往督糧就答不敢出一詞當是時同華長安  
盡為敵敵數計絕一隅初無朝家素定約東中立孤軍日與虜虜但誦忠義感勵其  
眾每拜君賜暨取敵金賞悉均之毛錄不入已以是精兵三萬大小二百戰皆樂為  
用軍事獨裁決至郡政必問法所底閩境稱治浚承制贈彭武軍節度使建廟商州  
邵雲者龍門人城破被執畧宿欲命以千戶長肆誓不屈乃釘之木架上置解州東  
門外惡少撫其背淫文戲曰可鞘吾佩刀雲怒僵架扑之後五日磔解之至扶眼攝  
肝誓不絕喉斷乃已初行刑將割刀雲叱之矢刀而斃其忠勇益如此

姦雄疾勝已者

自古姦雄得志包藏禍心窺伺神器其勢必嫉士大夫之勝已者故常持軍我負人  
無人負我之說若蔡伯階之值董卓孔文舉稱正平楊德祖之植曾操松也夜既嗣  
宗之值司馬昭師溫太真之值王處仲謝安石孟嘉之植桓溫皆可謂不幸矣伯階  
僅僅脫卑手終以之隕命正平轉死於黃祖文舉覆宗德祖被戮叔夜罹東市之害

卷六

四

嗣宗沉酒佯狂至為勸進表以逃大咎太真以智挫錢鳳而免其危若蹈虎尾唯謝  
公以高名遠識表裏至誠故溫敬之重之不敢萌相親之意然尚有為性命須臾  
及昔祚存亡在此一行之虞孟嘉為人夷曠冲默名冠州里稱德人仕於溫府歷  
征西參軍從事中郎長史在朝隨然仗正必不効却超輩輕與溫合然自度終不得  
善其去故放志酒中如龍山落帽豈為不自覺哉溫至云人不可以無勢我乃能駕  
馭卿老賊於是見其肺肝矣嘉雖得全於酒幸以考終然財享年五十一蓋酒為之  
累也陶淵明實具外孫傷其道德運促悲夫

俗語放錢

今人出本錢以規利入俗語謂之放債又名生放子考之亦有所來漢書谷永傳云  
至為人起責分利受謝願師古注曰言富貴有錢假託其名代之為主放與他人以  
取利息而共分之此放字所起也

漢書多叙谷永  
子士昂景何少時讀書甚精勤晝夜不釋卷不幸有心疾以至天逝嘗見梁弘夫誦  
漢書即云唯谷永一人無處不有弘夫驗之於史乃服其說今五十餘年矣漢書永

諸所論建以漢子在原之思鮮宜為少府御史大夫缺永言官簡在兩府諫大夫劉  
輔繫獄永同中朝臣上言救之光祿大夫鄭寬中卒永乞以師傳恩加其禮諡陳湯  
下獄永上疏訟其功鴻嘉河決永言當觀水鏡然後順天心而圖之成帝好鬼神方  
術永言皆妄人惑眾挾左道以欺罔世主且距絕此類梁王為有司奏禽獸行永上  
疏諫止勿治湯於長初封下朝臣議永言長當封段會宗復為西域都護永憐其老  
復遣出手書戒之建昭兩雪無多死永請皇后就宮令眾妾人人更選建始星字營  
室永言為後宮禮敬之象星加之將有絕嗣嗣者永始日食永以易占對言酒亡節  
之所數次年又食永言民怨之所致星隕如雨永言王者之道下將叛去故星叛  
天而隕以見其象禮傳言天子雲之華札故傳述其論許班事許皇后傳云上采永  
所言以答書其載於史者詳複如此本傳云永善言災異前後所上四十餘事蓋謂  
是云

玉堂殿閣

漢合承對成帝問曰抑損故房玉堂之威龍顏師古注故房皇后所居玉堂學季之  
舍也按漢書季傳久行玉堂之署注玉堂殿在未央宮異奉疏曰孝文帝時未央  
宮又無高門武臺殿鳳凰白虎玉堂金華之殿三輔黃圖曰未央宮有殿閣三十  
二故房玉堂在其中漢官閣記云未央宮有玉堂宮室閣又引漢書建章宮南有五  
堂慶門三層臺高二丈玉堂內殿十二門階階皆玉為之又有玉堂神明堂二十  
六殿然今漢書却祀志但云建章宮南有玉堂慶門而無之語皆灼注揚雄解嘲上玉堂  
之句曰黃圖有大玉堂小玉堂殿而今黃圖無此文國朝太宗酒化中賜翰林玉堂  
之署四字其後以最下一字祀廟諱故元符中只云玉堂紹興末學士周麟之又乞  
高宗御書玉堂二字揭於直廡麟之跋語自有所疑已而議者皆謂玉堂乃殿名不  
得以為臣下值舍當如承明故事請曰玉堂之虛可也今翰林但扁論文堂三字亦  
不敢居然則其為禁內宮殿明白有殿有閣有臺谷永以配故房言之意當日亦嘗  
為燕游之地師古直以為學季之舍與前注自相舛異大誤矣

漢武帝善殺人者

漢武帝天資剛嚴閣臣下有殺人者不唯不加之罪更喜而褒稱之李廣以故將軍  
屏居藍田夜出至亭為霜陵醉尉所辱居無何拜右北平太守請尉與俱至軍而斬  
之上書自陳謝罪上報曰將軍者國之爪牙也怒形於千里疎威振則萬物伏夫報

忿除害朕之所圖於將軍也若逆免冠徒既稽顙請罪豈朕之指哉胡建守軍正丞  
亦守之也時監軍御史穿北軍壁垣以為實區建欲誅之當選士馬日御史與護  
軍諸校列坐堂上建趨至拜謁因令走卒曳御史下斬之遂上奏曰案軍法正士  
屬將軍將軍有罪以聞二十石以下行法焉丞於用法疑臣謹以執謂丞屬軍正斬  
御史於法有疑也制曰三王或著於軍中欲民先成其慮也或著於軍門志也建又  
何疑焉建於是顯名觀此二語豈不之外欲民先意以侍事也或將交刃而普致民  
開安殺之路乎

知人之難

霍光事武帝但為奉車都尉出則奉車入侍左右雖以小心謹飭親信初未嘗少見  
於事也一旦位諸百寮之上使之受遺當國金日碑以胡又不降沒入官養馬上因  
游宴見為於連次頃刻間異其人即日親近其後遂為光副兩人皆能稱上所委  
然一日用四人若上官桀桑弘羊亦同時輔政幾於欲害霍光皆非昭帝之明社稷  
危矣則其知人之哲得失相半為未能盡此理帝是之聖而以為難也

館職建除

建矣南渡稍置館職館與初始定制除監少丞外以著作郎佐郎秘書郎二員按書  
正字通十二員為額做廣瀛洲十八學士之數其選出它司非即官即御史唯林之  
奇以疾王十朋以論事皆從趙府大宗正丞自乾道以後有自須曾任為縣始得除  
臺察曾任都守始得為郎三館之士固無有應此者於是朝廷欲越次擢用者乃以  
為將作軍器少監放進為監既班在郎上則無所不可為欲僥倖清要者則由著選  
祕郎而拜左右二史不然不過兼權省郎年歲開求一郡而去而御史之除皆歸六  
院矣爾後頗新其選俟再選寺監丞簿其後命之向時郡守召用雖自軍器亦除郎  
今資望望輕者但得丞及司直或又再命始入省云

容齋五筆卷第六

感哀不可常

東坡謂廢興成敗不可得而知予每讀書史追悼古昔未嘗不掩卷而歎伶子于敏  
趙飛燕傳極道其妙弟一時之感而終之以荒田野草之悲言感之不可留哀之不  
可推正此意也國初時工部尚書楊玠長安舊居多為隣里侵占玠欲以狀訴其  
事玠批紙尾有試上含元基上望秋風秋草正離離之句方去唐未百年而故宮殿  
已如此殆於宗周秦離之詠矣慈恩寺塔有荆叔所題一絕句字極小而端勁最為  
感人其詞曰漢國河山在秦陵草木深暮雲千里色無處不傷心旨意高遠不知為  
何人必唐世詩流所作也李嶠汾陰行云富貴榮華能幾時山川滿目淚沾衣不見  
只今汾水上唯有年年秋雁飛明皇閣之至於泣下杜鵬觀畫馬圖云憶昔巡幸新  
豐宮翠華拂天來向東騰腰落三萬匹皆與此圖屬骨同君不見金粟堆前松柏  
裏龍媒去盡鳥呼風公孫大娘弟子舞劍器行云先帝侍女八千人公孫劍器初第  
一五十年間似反掌風塵瀕洞會王室梨園弟子散如煙女樂餘安映寒日元微之  
連昌宮詞云兩京定後六七年卻尋家舍行宮前莊園燒盡有枯井行宮門闌樹宛  
然又云舞榭傾基尚在文窗窈窕紗幮綠上皇偏愛臨砌花依然御榻臨階斜履  
殿相連端正樓太真梳洗樓上頭春光未出簾影黑至今反挂珊瑚鉤指似傍人因  
慟哭卻出宮門淚相續凡此諸篇不可勝紀飛燕則傳以為伶玄所作又有玄自敘  
及宣譚跋語于竊有疑焉不唯其書太堪至云楊雄獨知之雄貪名矯激謝不與交  
為河東都尉按屠決曾班躅躅從兄子彪續司馬史記繼子於無敘皆恐不然而自  
云成哀之世為淮南相案是時淮南國絕久矣可知其妄也因序次諸詩聊載於此

唐賦造語相似

唐人作賦多以造語為奇杜牧阿房宮賦云明星榮榮開妝鏡也綠雲擾擾梳曉髮  
也渭流漲脈膏脂水也煙斜霧橫焚椒蘭也雷震乍驚宮車過也駭駭迷聽者不知  
其所之也其比興引喻如是其侈然揚敬之華山賦又在其前敘述元杜曰見若咫  
尺田千畝兵若環堵城千雉矣見若杯水池百里矣見若蟻浮壹九層矣醜難狂  
來周東西兵蟻蜂紛紛秦連亡矣蜂窠聯聯起阿房矣俄而後然立建章矣小星奕  
奕變咸陽矣秦皇兩東祖龍藏矣後又有李度者賦西都云秦址新矣漢址無矣西  
去一舍鞠為墟矣代遠時移作新都矣其文與意皆不逮楊杜遠甚高彥休關史云

敬之賦五十字唱在人口賦內之句如上數語杜司徒佐李太尉德裕常所誦念狀  
之乃佐孫則阿房賦實模倣揚作也彥休者昭宗時人

張鑑古大寶殿

唐太宗初即位直中書省張鑑古大寶殿凡六百餘言遂擢大理丞新唐史附其姓  
名於文藝謝偃傳末又載此文但云詔帝以民畏而未懷其辭切而己資治通  
鑑僅載其畧曰聖人受命拯溺亨屯故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壯凡重於  
內所居不過容膝彼昏不知強其虛而瓊其室羅八珍於前所食不過適口惟狂因  
念上其糟而也其酒勿沒沒而聞勿察察而明雖見旅旅目而視於未形雖鞋繩穿  
耳而聽於無聲然此外尚多規正之語如曰惟辟作福為君實難主普天之下處王  
公之上任土貢其有求其察陳其所倡是故恐懼之心日弛邪僻之情轉放豈知事  
起乎所忽福生乎元妄大明無私照至公無私親禮以禁其奢樂以防其佚勿謂無  
知居高聽卑勿謂何害積小成大樂不可極樂極生哀欲不可縱縱欲成災勿內荒  
於色勿外荒於禽勿貴難得貨勿聽亡國音內荒伐人性外荒蕩人心難得之貨位  
亡國之音淫勿謂我尊而慢賢侮士勿謂我智而拒諫於己安彼反側如春陽秋露

容齋五筆

龜龜湯湯恢漢高天度撫茲庶事如履薄臨深戰戰栗栗用周文小心一彼此於賦  
應指好惡於心想如石不定物以限物之懸者輕重自見如水如鏡不示物以  
情物之鑿者妍媸自生勿渾渾而濁勿皎皎而清勿沒沒而聞勿察察而明吾王撥  
亂戡以智力民懼其威未懷其德我皇撫運扇以浩風民懷其始未保其終使人以  
心應言以行天下為公一人有慶其文大抵不凡既不為史所書故學者亦罕傳誦  
龜古為丞四年以無罪受戮太宗尋悔之乃有履泰之旨傳亦不書而以爲生事誹  
皆失之矣舊唐書全載此賦仍專立傳不知宋景文何為削之也

國初文籍

國初承五季亂離之後所在書籍印板至少宜其焚燬蕩折了無寸遺然太平興國中  
編次御覽引用一千六百九十種其綱目並載於首卷而雜書古詩賦又不及其  
錄以今攷之無傳者十之七八矣則是承平百七十年翻不若極亂之世姚鉉以大  
中祥符四年集唐文粹其序有云况今歷代墳籍略無亡逸觀鉉所類文集蓋亦多  
不存或為可歎

敘西漢郭祀天地



郊祀合祭分祭之論國朝元豐元祐紹聖中三議之矣莫辨於東坡之立說然其大旨取當時議臣謂周漢以來皆合祭及謂夏至之日行禮為不便予固贊美之於四筆矣但熟考漢史猶為未盡自高皇帝增泰四時為五以事天地武帝以來至於元城皆仰見甘露武帝因幸汾陰始立后土祠於隄上率歲歲開舉之或隔一歲常以正月郊祭時三月祠后土武帝建始元年初立南北郊亦用正月三月辛日而罷甘泉汾陰之祭元豐祐紹三議皆未嘗及此蓋感夏人廟出郊在漢禮元不然也是時坡公以非議者所起故不服更為之說似不必深攻合祭為王者所行庶幾往復者賾不至矛盾當復俟知禮者折衷之焉

餐饗二字義訓

餐饗二字音義訓釋不同以字書正之餐去乾切注云馬服餐又虧也今列於禮部韻略下平聲二仙中餐虛言切注云飛貌今列於上平聲二十二元中丈人相承以餐膳之餐為軒昂振舉之義非也其字之下從馬馬豈能振舉哉則攝字子審雖古聖賢命名制字未必有所拘泥若如虧少之義則漢祭矣其下從鳥則於飛之訓為得此字始廢於今故東坡山谷亦皆押攝字入元字如時來鳥傳文職攝傳非其人

書綢信陵事

夜讀白樂天秦中吟十詩其立碑篇云我聞望江縣趨令撫博養德能任官有仁政名不聞京師身段發歸葬百姓避路歧舉鍊不得去留葬此江濱至今道其名男女涕皆垂無人豈碑碣唯有已人知予因憶少年寓無錫時從錢仲仲大夫借書正得信陵道集財有詩三十三首祈雨文三首信陵以貞元元年飽飭下及第為四人以六年作望江令讀其按石祝江文云心也私欲之求行於邑里慘黷之政施於黎元令長之罪也神傳而誅之豈可移於人以害其威辭味此言其為政無愧於神天可見矣至大中十一年寄客卿貢進士姚蒙以其文示縣令蕭鎮鎮報傳買石刊之樂天十詩作於貞元元和之際距其亡十五年耳而名已不傳新唐藝文志但記詩一卷略無它說非樂天之詩幾於與草木俱腐乾道二年度陽陸同為望江令得其詩於汝陰王康清為刊板而致之郡庫但無祈雨文也

貢為宋暉曉達

貢為壯年仕不過棄官而歸至元帝初乃召用由諫大夫遠光標奏言臣大馬之齒八十一凡有一子年十二則為八朝時益年八十其生子時固已七十歲矣竟再選至御史大夫列於三公杜子美云長安卿相多少年富貴應須致身早是不然也朱暉在章帝朝自隴淮太守屏居後召拜僕射復為太守上疏乞留中詔許之因議事不合自擊獄不肯復署議曰行年八十得在機密當以死報遂閉口不復言帝解還為尚書令至和帝時復諫征匈奴計其年當九十矣其忠正非高比也

琵琶行海棠詩

自樂天琵琶行一篇讀者但美其風致敬其詞章至形於樂府詠歌之不足遂以謂真為長安故倡所作予竊疑之唐世法網雖於此為寬然樂天嘗居禁錮且謫官未久必不肯乘夜入獨處婦人船中相從飲酒至於極彈絲之樂中夕方去豈不虞商人者它日議其後乎樂天之意直欲描寫天涯淪落之恨備東坡讀黃州賦定惠院海棠詩有陋邦何處得此花無乃好事移西蜀天涯流落俱可念為飲一專歌此曲一自其意亦爾也或謂殊無一語一言與之相似是不然此真能用樂天之意者何必効常人章摹白寫而後已哉

東坡不隨人後

自屈原詞賦假為漁父日者問答之後後人作者悉相規倣司馬相如子虛工林賦以子虛烏有先生亡是公揚子雲長楊賦以翰林注八子選客卿班孟堅兩都賦以西都實東都主人張平子兩都賦憑虛公子安處先生左太冲三都賦以西蜀公子東吳王孫魏國先生皆改名換號蹈襲一律無復超然新意稍出於法度規矩者皆人成公綏嘯賦無所賓主必假逸章父子乃能違詞枚乘七發本只以楚太子吳客為言而曾子建七啟遂有玄微子鏡樓子張景陽七命有冲漢公子殉華大夫之名言話非不工也而此智根者未之或改若東坡公作後祀菊賦破題直云吁嗟先生誰使汝坐堂稱太守始如飛龍搏鷹鷂奮翔扶掖於煙霄九萬里之外不可得詰詰區區區吳林翔羽者所能窺探其涯涘矣於詩亦然樂天云醉貌如霜葉雖紅不是春破則曰兒童誤喜未顏在一笑那知是酒紅杜老云林將短髮還吹帽笑倩傍人為正冠城則曰酒力漸消風力軟颼颼破帽多情卻戀頭鄒谷十日菊云自緣今日人心則未必秋香一夜衰破則曰相逢不用忙歸去明日黃花蝶也愁又曰萬事到頭都



見他桃李樹思憶後園春之意以為長因送人處憶得別家時為一僧所嗤者有開矣  
元白習制科

白樂天元微之同習制科中第之後白公寄微之詩曰皆當少壯日同惜感明時光景  
嗟虛擲雲霄竊暗關以文朝既既講學夜孜孜策目穿如札毫鋒銳者雖注云時與  
微之結集策略之目其數至百十各有繼鋒細管筆攜以就試相顧輒笑目為毫鋒  
乃知士子待敵編綴應用自唐以來則然毫鋒筆之名起於此也

門生門下見門生

後唐裴尚書年矣致政清泰初其門生馬裔孫知舉放榜後引新進士謁謝於裴裴  
歡宴永日書一絕云宦途最重是文衡天與愚夫作威名三主禮闈今八十門生門  
下見門生時人榮之事見蘇者開譚錄予以五代登科記考之裴在同光中三知舉  
四年放進士八人裔孫預焉後十年裔孫為翰林學士以清泰三年放進士十三人  
茲所書是已裔孫尋拜相新史亦載此一句云白樂天詩有與諸同年賀慶王高侍  
郎新拜太常同宴蕭尚書亭子一篇注云座主於蕭尚書下及第子考登科記樂天  
以貞元十六年庚辰中書舍人高郢下第四人登科即以寶曆二年癸卯禮部侍郎

卷七

五

五

蕭斯下第九人登科迨拜太常時幾四十年矣斯自癸卯放進士之後二十四年丁  
卯又以禮部尚書再知貢舉可謂壽後觀白公所賦並可見唐世舉子之尊尚主司也

韓蘇社公飲馬

韓公人物畫記其飲馬處云馬大者凡匹於馬之中又有上者下者馬行者牽者奔  
者涉者陸者翹者顧者鳴者駭者訛者立者駭者飲者溲者降者辱者屏磨樹者  
者嗅者喜而相戲者怒相踴躍者林者騎者驟者走者載服物者載狐兔者凡馬之事  
二十有七焉馬大小八十有三而莫有同者焉秦少游謂其故事該而不煩故微之  
而作羅溪記坡公賦韓幹十四馬詩云二馬並驅攢八蹄二馬宛頸鬣尾齊一馬任  
前雙舉後一馬卻避長鳴嘶老頓兵官騎且顧前身作馬通馬語後有八匹飲且行  
微流赴吻若有聲前者既濟出林籬後者欲涉窺俊味最後一匹馬中龍不嘶不動  
尾搖風聲生畫馬真是馬蘇子作詩如見畫世無伯樂亦無韓此則同誦坡公  
之語蓋不待見畫也子雲林繪畫中有臨本畧無小異杜老觀曹將軍畫馬圖云昔  
日太宗拳毛騮近時郭家師子花今之新圖有二馬復令識者久歎嗟其餘七匹亦  
殊絕迥若寒空動煙雪霜蹄蹴踏長楸間馬官廐養森成列可憐九馬神駿顧視

清高氣深穩其語視東坡似若不及至於斯須九重真龍出一洗萬古凡馬空不妨  
獨步也杜又有畫馬贊云韓幹畫馬毫端有神驂駟老火腰系清新及四蹄雷電一  
日天池曉披駮骨實惟龍媒之句坡公九馬贊言薛紹彭家藏曹將軍九馬圖杜子  
美所為作詩者也其詞云牧者萬歲繪者惟霸南為作誦偉哉九馬讀此詩文數篇  
真能使人方寸超然意氣橫出可謂妙絕動官商矣

風災霜旱

慶元四年魏州盛夏中時雨頻降六七月之間未嘗請禱農家水車龍具倚之死壁  
父老以為所未見指其西成有秋當倍常歲而低下之田遂以浚告餘十安仁乃於  
八月懼地火之厄地火者蓋苗根及心蠶生之莖幹焦枯如火烈烈正古之所謂  
蠹賊也九月十四日嚴霜連降晚稻未實者皆為所薄不能復生諸縣多然有常產  
者訴於郡縣郡守政政愛民有意蠲租然僚吏多云在法無此兩項又云九月正是  
霜降節不足為異業白樂天諷諫杜陵叟一篇曰九月霜降秋早寒禾穗未熟皆青  
乾長吏明知不申破急欲暴征求考課此明證也予因記元祐五年蘇公守杭日與  
宰相呂汲公書論浙西災傷曰賢哲一聞此言理無不行但恐世俗詭薄成風揣所

卷七

六

六

樂聞與所忌諱爭言無災或有災而不甚損八月之末秀州數千人訴風災吏以為  
法有訴水旱而無訴風災開拒不納老幼相騰踐死者十一人由此言之更不喜言  
災者蓋十人而九不可不察也蘇公及此可謂仁人之言豈非昔人立法之初如所  
謂風災所謂早霜之類非如水旱之田可以猶考懼貧民乘時或成冒濫故不輕啟  
其端今日之計固難添創條式但凡有災傷出於水旱之外者專委良守令推而行  
之則實惠及民可以救其流亡之禍仁政之上也

容齋五筆卷第七終

白蘇詩紀年歲

白樂天為人誠實洞達故作詩述懷好紀年歲因聞其集馳行錄之此生知負少年心不展愁眉故三十莫言三十是少年百歲三分已一分何况纔中年又過三十二不覺明鏡中忽年三十四我年三十六再與昏復日非老亦非少年過三紀餘行年欲四十有文白金鑿我今欲四十秋懷亦可知行年三十九歲暮日斜時忽因時節驚年歲四十如今又一年四十為野大田中學銀錢四十官七品拙宦非由宅毛蒼早改雙四十白髮生况我今四十本來形貌羸衰病四十身輪癡三歲女自問今年幾春秋四十初四十未為老憂傷早衰慈莫學二郎吟太苦纔年四十鬢如霜下有獨立人年來四十一若為重入華陽院病髮愁心四十三已年四十四又為五品官面覆頭斑斑四十四遠謫江州為郡吏行年四十五兩鬢半蒼蒼四十六時三月盡送春爭得不殷勤我今四十六衰頹臥江城鬢髮蒼浪牙齒疎不覺身年四十七明朝四十九應轉悟前非四十九年身老日一百五夜月明天長夢蹉跎將五十關河迢遞過三千青山舉眼三千里白髮平頭五十人宦途氣味已諧盡五十不休何日休

卷八

五十江城守停杯忽自思莫學爾兄年五十蹉跎始得字絲綸五十未全老尚可且歡娛長慶二年秋我年五十一二月五日花如雪五十二人頭似霜老於君合先退明年半百又加三前歲花前五十二今年花前五十五倘年七十猶強健尚得閒行十五春去時十一二今年五十六我年五十七榮名得幾許我年五十七歸去誠已遑身為三品官年已五十八五十八翁方有後靜思堪喜亦堪嗟半百過九年豈陽殘一日火銷燈盡天明後便見平頭六十八六十河南尹前途足可知不准我身年六十上山仍未要人扶不准擬身年六十遊春猶自有心情我今悟已晚六十方退閑今歲日餘二十六來歲年登六十二心情多少在六十二三人六十三翁頭雪白假如醒點欲何為行年六十四安得不衰羸我今六十五走若下坡輪年開第七杖屈指幾多人五十八歸來今年六十六無憂亦無喜六十六年春共把十千沽一斗相看七十欠三年七十欠四歲此生那足論六十八衰翁乘衰百疾攻又問年幾何七十行欠二更過今年年七十假如無病亦宜休今日行年將七十猶須惡愧病來逢且喜同年滿七十莫嫌衰病真嫌貧舊語相傳脚自慰世間七十老人稀輪年七十翁亦足稱壽考昨日復令辰然然七十春人生七十輪我年幸過之白頭如雪

五朝正入入新正第七時年七十一行開第八秩可謂盡天年吾今已年七十一

三翁且暮身開險路作通津風光拋得也七十四年春壽及七十五條霜五十十其多如此蘇公素重樂天故開亦勤之如龍鐘三十九勞生已強半歲莫日斜時還為音人歎正引用其語又四十豈不知頭顛景人不出何其愚我今四十二衰髮不滿梳憶在錢塘正如此回頭四十二年非行年四十九還此北窗宿吾年四十九賴此一哭喜嗟我與君皆丙子四十九年窮不死五十七之年初過二衰顏記我今如此白髮蒼顏五十三家人強遣試春衫先生今年六十七道眼已入不二門紛紛華髮不足道當過六十過去魂我年六十一顏景薄西山結髮事文吏俯仰六十踰與君各丙子各已三萬日說味莊誦便如閑年譜也

天將富此翁

劉唐仁執任給事中為宰相李義府所惡出為青州刺史及代還欲斥以罪又坐漕船覆沒更官其後百濟叛詔以白衣檢校帶方州刺史仁執謂人曰天將富貴此翁耶果削平遼海白樂天有自題酒庫一篇云身更求何事天將富此翁此翁何處富酒庫不曾空注云劉仁執詩天將富此翁以一醉為富也然則唐史以此為仁執之語而不言其詩為未審耳

白公說俸祿

白樂天任宦從壯至老凡俸祿多寡之數悉載於詩雖波及它人亦然其立身廉清家無餘積可以舉見矣因讀其集輒敘而列之其為投書即曰俸錢萬六千月給亦有餘為左拾遺曰月漸減紙二十張歲歲俸錢三十萬兼京兆戶曹曰俸錢四五萬月可奉晨昏庶幾二百石歲可盈倉困賦江州司馬曰散員足庇身薄俸可資家壁記曰歲祿數百石月俸六七萬能杭州刺史曰三年請祿俸頗有餘衣食移家入新宅罷郡有餘資為蘇州刺史曰十萬戶州九覺費二十石祿數言貧為嘗答分司曰俸錢八九萬給受無虛月高洛供雲水朝廷乞俸錢老宜官冷節貧賴俸優健官優有祿料職散無憂官衙休口得俸祿逐身來為河南尹曰厚俸如何用閒居不可志不赴同州曰誠會俸錢厚其如身力衰為太子少傅曰月俸百千官二品朝廷履我作開人又問俸厚幾百千隨月至七年為少傅品高俸不薄其致仕曰全家適此曾無問半俸資身亦有餘俸隨日計錢盈貫祿逐年又果滿因壽及七十五傳占五十

千其泛敘曰歷官凡五六種俸及妻孥料錢隨官用生計逐年營形骸僂佻行內  
骨內勾留俸中其它人者如陝州王司馬曰公事閒忙同少尹俸錢多少敵尚書  
劉孝得罷兵客除秘監俸各同日望權金賀新命俸錢依舊又如何歎洛陽長  
水二縣今日朱絳洛陽官位屈青袍長水俸錢貧其府下世有達哉樂天行曰先賣  
商坊才敵國次賣東郭五項田然後兼賣所居宅鬻薪獲錢二三千但恐此錢用不  
盡即先朝露歸夜泉後之君子試一味其言雖日飲食亦知斟酌矣觀其生涯如  
是東坡云公廩有餘粟府有餘帛殆亦不其

白居易出位

白居易為左贊善大夫盜殺武元衡京師震擾居易首上疏請亟捕賊刺朝廷以  
必得為期宰相嫌其出位不悅因是貶江州司馬此唐書本傳語也素是時宰相張  
弘靖賞賚之弘靖不足道贊之於是為失矣白集載與楊虞卿書云左降詔下明日  
而東恩欲一陳於左右去年六月盜殺右丞相於通衢中逆血體磔髮肉所不忍道  
合朝震慄不知所云僕以書籍以來未有此事苟有所見雖吹敗阜隸之臣不當默  
默況在班列而能勝其痛憤耶故武丞相之氣平明絕僕之書奏日午八兩日之內

谷齋五筆

卷八

三

滿城知之其不餘者或語以偽言或語以非語皆曰必即給令諫官御史尚未論請  
而贊善大夫何反憂國之甚也僕聞此語退而思之贊善大夫誠賤冗耳朝廷有非  
常事即日獨進封章謂之忠謂之憤亦無愧矣謂之兵謂之狂又敢逃乎以此獲辜  
顧何如耳况又不以為罪名乎白之自述如此然則一時指為出位者不但宰相而  
已也史又曰居易母墜井死而賦新井篇以是左降前書所謂不以此為罪名者是已

醉翁亭記酒經

歐陽公醉翁亭記東坡公酒經皆以也字為絕句歐陽二十一也字坡用十六也字  
歐記人人能讀至於酒經知之者蓋無幾坡公嘗云歐陽作此記其詞玩易蓋戲云  
耳不自以為奇特也而妄庸者作歐語云平生為此文最得意又云吾不能為進之  
盡記退之不能為吾醉翁亭記此又大妄也坡酒經每一也字上必押韻暗寓於賦  
而讀之者不覺其激昂淵妙殊非世間筆墨所能形容蓋載於此以示後生蓋其  
詞云南方之味以菹與抗雜以卉蕪而為餅喫之香嚼之辣搗之枵然而較此餅之  
良者也吾始取麵而起肥之和之以姜液蒸之使十裂纒穿而風戾之愈久而益悍  
此麵之精者也米五斗為糞而五分之為三斗者一為五升者四三斗者以釀五升

者以投三投而止尚有五升之瓶也始釀以四兩之餅而每投以三兩之麴皆澤以  
少水足以散解而均停也釀者必糞按而并泚之三日而并泚此吾酒之萌也酒之  
始萌也甚烈而微苦蓋三投而後平也凡餅烈而麴和投者必屢嘗而增損之以古  
為權衡也既泚之三日乃投九日三投通十有五日而後定也既定乃注以泚水凡  
水必熟而冷者也凡釀與投必寒之而後下此炎州之令也既水五日乃得二斗  
有半此吾酒之正也先釀半日取所謂釀者為粥米一而水三之揉以餅麴凡四兩  
二物并也投之槽中熟攪而再釀之五日壓得斗有半此吾酒之少勁者也動正合  
為四斗又五日而飲則和而力嚴而不猛也窮絕不旋踵而粥投之少留則糟枯中  
風而酒病也釀久者酒醇而豐速者反是故吾酒三十日而成也此文如太宰八珍  
咀嚼不嫌於致力則真味愈高永然未易為俊快者言也

白公感石

白樂天有奉和牛思黯以李蘇州所寄太湖石奇狀絕倫因作詩兼呈劉夢得其末  
云共嗟無此分虛管太湖來注與夢得俱與枯蘇而不復此石又有感石上舊字云  
太湖石上鑄三字十五年陳結之業陳結之並無所經見全不可曉後觀其對酒

谷齋五筆

卷八

四

有懷寄李郎中一絕句曰往年江外披桃葉去歲樓中別柳枝寂寞春來一杯酒此  
情唯有李君知注曰桃葉結之也柳枝換素也然後結之義始明樂天以病而去  
柳枝故作詩云兩枝楊柳小樓中嬋娟多年伴醉翁明日放歸歸去後世間應不要  
春風因劉夢得有戲之句又答之云誰能更學孩童戲尋逐春風捉柳花其鏗  
情處竟不能忘如云病共樂天相伴任春隨樂子一時歸金羈駱馬近首卻羅袖柳  
枝尋放逐歸詠罷來窺閣閉空歌散後妓房空皆是也讀之使人悽然

禮部韻略非理

禮部韻略所分字有絕不近人情者如東之與冬清之與青至於隔韻不通用而為  
四聲切韻之學者必強立說然終為非是如撰字至列於上去三韻中仍表訓不一  
項紹興二十年省闈舉子兼經出易簡天下之理得賦予為參詳官有指試卷官  
蜀士杜華云爾字韻甚密若撰字必在所用筆唯撰述之撰乃可爾如雜物撰德體  
天地之撰異夫三子者之撰入仰撰仗履之類皆不可用于白如舉諸詞榜示眾  
何通達諫議初亦難之予曰倘舉場皆落韻如何出手乃自書一榜榜才出八兩選  
卒以為遂果未嘗有此例即錄以報主者士人滿廉前上請予為遂一剖析然後退



千一百五字空法塵依佛智莫過於般若波羅密多心經凡二百五十八字是八種  
經典十二部合一十一萬六千八百五十七字。三乘之要旨萬佛之秘藏蓋矣。唐長  
慶三年蘇州重玄寺法華院石壁所刻金字經白樂天為作碑文其敘如此予竊愛  
其簡明潔亮故備錄之

畏人索報書

士大夫得交朋書間有懶傲不肯即答者記白樂天老慵一絕句曰豈是交親向  
疎老慵自愛閑門居近來漸喜知閒箇免惱松原索報書案律原與山清絕交書云  
素不便書又不喜作書而人閒多事堆案盈几不相酬答則犯教傷義欲自勉強則  
不能久樂天所云正此也乃知畏於答書其來久矣

不能忘情吟

予既書白公鍾情樂素於前卷今復見其不能忘情吟一篇九為之感歎觀其文  
因以自警其序云樂天既老又病風乃錄家事會經營去長物效有樊素者年二十  
餘綽綽有歌舞態善唱楊柳枝人多以曲名名之由是名聞洛下籍在經營中將放  
之馬有駱者籍在長物中將鬻之馬出門驥首反顧素聞馬嘶慘然立且拜婉愛有  
解離華涕下予亦悲笑不能對且命反袂飲之酒自飲一盃快吟數十聲聲成文  
無定白子非聖達不能忘情又不至於不及情者事來攪情情動不可捉因自晒題  
其篇曰不能忘情吟吟曰爾駱馬兮放楊柳枝掩翠黛兮頓金羈馬不能言兮長鳴

而卻顧楊柳枝再拜長跪而致辭解曰素事主十年凡三十有六百日中極之閒無  
遠無失今素貌雖陋未至衰佹駱力猶壯又無他債即駱之力尚可以代主一步素  
之駱亦可以送主一盃一旦雙去有去無回故素將去其辭也苦駱將去其鳴也哀  
此人之情也馬之情也豈主君獨無情哉予俯而歎仰而吟且曰駱駱爾勿嘶素  
爾勿啼駱及廐素及廐吾疾雖作年雖頽幸未及項籍之將死亦何必一日之內素  
離今而別處兮乃自素兮素兮為我欲楊柳枝我姑酌彼金盞我與爾歸解去來  
觀公之文固以道情釋意耳素竟去也此文在一集最後卷故讀之者未必記憶東  
坡猶以為柳枝不忍去因劉夢得春盡絮飛之句方知之於是美朝雲之獨留為之  
作詩有不似楊枝別樂天恰如通德伴伶玄之語笑不及二年而病亡為可歎也

擒鬼章祝文

東坡在翰林作擒鬼章奏告永裕陵祝文云大獮獲禽必有指蹤之自豐年多原款  
知耘耔之勞普漢武命將出師而呼韓來庭効於甘露憲宗厲精講武而河湟恢復  
見於大中其意蓋以神宗有平喃八之志至於元祐乃克有成故告陵歸功謂武帝  
憲宗亦經營於初而續効在於二宣之世其用事精切如此今蘇氏眉山山功德寺所

刻大小二本及李真給事在臨安所刻并江州本麻沙書坊大全集皆只自耘籽白  
下便接據彼西戎古稱石臂正是好處卻去之豈不可惜唯成都石本法帖真跡  
獨得其全坡集奏議中登州上殿三劉皆非是司馬季思知泉州刻溫公射有作中  
丞日彈王安石章尤可笑溫公以治平四年解中丞還翰林而此章乃熙寧三年者  
二集皆出本家子孫而為妄人所誤季真季思不能察耳坡內制有溫公安葬祭文  
云元豐之末天步為艱社稷之衝中外所屬惟是一老屏子一人名高當世行滿天  
下措國於太山之安下令於流水之源歲月未周綱紀略定天若相之又復奪之珍  
瘁之哀古今所共知者神考用之者聖母馴致其道太平可期長為宗臣以表後世  
往真其真庶知予懷而石本願不同其詞云元豐之末天步推艱社稷之衝存者有  
幾惟是一老屏子一人措國於太山之安下令於流水之源歲未及期綱紀略定道  
之解行非天而誰天既予之又復奪之惟聖與賢莫如天何然其所立天亦不能亡  
也知之者神考用之者聖母馴致其道終於太平永為宗臣與國無極於其真也告  
諸其相今莫能及其所以異也

歐公送慧勤詩

卷九

國朝承平之時四方之人以趨京邑為善蓋王天大則用功名進取係心商賈則會  
舟車南北之利後生嬉戲則以紛華威震而後夷攻其實非南方比也讀歐陽公送  
僧慧勤歸餘杭之詩可知矣曰越俗借宮室墮墜佛屋九其侈既既擬侯王  
文彩瑩丹漆四壁金焜煌上懸百寶蓋宴坐以方牀胡為棄不居棲身客京坊辛勤  
營一室有類燕巢梁南方精飲食園前比羔羊飯以玉粒糲調之甘露漿一饌實十  
金五品羅成行晨興未飯僧日晨不敢嘗乃隨隨北客枯栗充饑腸東南地秀絕山  
水澄清光餘杭幾萬家日夕焚清香煙霏四面起雲霧雜芬芳豈如車馬塵鬢髮  
成霜三者孰苦樂子真勤四方觀此詩中所謂吳越宮室飲食山水三者之勝音日  
固如是矣公又有山中之樂三章送之歸勤後識東坡為作詩集序者

委蛇字之變

歐公樂郊詩云有山在其東有水出達夷近歲丁朝佐辨正謂其字參古今之變必  
有所據予因其說而悉索之此二字凡十二變一日委蛇本於詩羔羊是食自公委  
蛇委蛇毛公注行可從跡也鄭箋委曲自得之貌委於危反蛇音移左傳引此句杜  
注云順貌莊子載齋威公澤中所見其名亦同二曰委佗詩君子偕老委委佗佗毛

注委委者行可委曲從迹也佗者德平易也三曰遠送韓詩程上文云公正貌說大  
遠送斜去貌四曰倭遠詩四牡駢周道倭遠送歷遠之貌五曰遠夷韓詩之文也  
六曰威夷潘岳詩迴給繁曲俱跋路威夷孫綽天台賦既充騰於九折路威夷  
而修通李善注引韓詩周道威夷薛君曰威夷險也七曰委移離騷經載雲羅之委  
蛇一本作遠送一本作委移注雲羅委移長也八曰遠移劉向九歌遠江曲之遠移  
九曰遠蛇後漢費鳳碑君有遠蛇之節十日遠蛇張衡西京賦女娥坐而長歌聲清  
暢而遠蛇李善注遠蛇聲餘語曲也十一曰遠送漢威遠堤上行韓公南海廟碑蛇蛇亦然也則  
二曰威遠劉夢得詩柳動御漢清威遠堤上行韓公南海廟碑蛇蛇亦然也則  
歐公正用韓詩朝佐不暇尋繹之備

東不可名園

今人亭館園池多即其方隅以命名如東園東亭西池南館北榭之類園為簡雅然  
有當遊就處歐陽公作真州東園記最顯繁漢書百官表將作少府掌治宮室屬官  
有東園主章注云謂大材也主章掌大材以供東園大臣紹與三十年予為省試  
參詳官主司委出詞科題同院或欲以東園主章為歲予曰君但知漢表耳霍光傳  
光之喪賜東園明服皮曰東園處此器以鑄置其中以懸尸上師古曰東園者石  
也屬少府其署主作此器重寶傳東園秘器以賜賢注引漢書東園秘器作柁若  
是豈佳處乎同院驚謝而退其則以東名園是為不可予有兩園適居東西故扁西  
為西園而以東為東園蓋避此也

一二三與壹貳叁同

古書及漢人用字如一之與壹二之與貳三之與叁其義皆同鴈鵠序刺不壹也又  
云用心之不壹也而正文其儀一分表記即以壹意注言聲譽雖有眾多者節以其  
行一大善者為壹耳漢華山碑五載壹巡狩祠孔廟碑板崇壹變祝勝碑非禮壹不得  
祀而後碑云非禮之常一不得當則與壹通用也孟子市價不貳趙注云無二貳  
者也本文用大貳字注用小二字則貳貳通用也易繫辭參天兩地釋文云參七兩  
反又如字音三周禮設其參注參謂卿三人則三與參通用也九之與久之與拾  
百之與伯亦然予頃在英州訪鄰人利秀才利新作茅齋願淨從予乞名其前有  
兩高松因為誦藍田壁記命之曰二松其李謂曰是使大貳字在坐者皆啞蓋其人  
不知書信口輒言以貳譏笑若以古字論之亦未為失也文惠公名流杯亭曰一詠



而采傳錄法局為壹詠讀者多以為疑願第深考耳  
何志不已

公孫弘為丞相以病歸印上報曰君不幸罹霜露之疾何志不已願師古注恙憂也  
何憂於疾不止也禮部韻略謂恙字亦曰憂也初無訓病之義蓋既云罹疾矣不應  
復云病師古之說甚為明白而世俗相承至問人病為貴恙謂輕者為微恙心疾為  
心恙風疾為風恙根著已深無由可改

西漢用人八元元字

前漢書好用人人字如文帝紀人人自以為為得之者以萬數又曰人人自安難動搖  
元帝紀人人自以得上意食貨志人人自愛而重犯法韓信傳人人自以為為得大將  
曹參傳齊故諸儒以百數言人人殊張良傳人人自堅叔孫通傳使人人奉職實誼  
傳人人各如其意所出揚雄傳人人自以為為答絲鮑宣傳人人牽引所私韓延壽傳人  
人間以謠俗人人為飲張騫傳人人有言輕重李尋傳人人自賢王莽傳人人止問  
嚴安傳人人自以為為更生王吉傳人人自制是也後漢書亦間有之如崔駰傳人人  
有以自優五行志人人莫不畏憲吳漢傳諸將人人多請之申屠剛傳人人懷憂王

卷九

允傳人人自危荀彧傳人人自安呂強傳諸常侍人人求退是也又元元二字考之  
六經無所見而兩漢書多用之如前漢文帝紀全天下元元之尸武紀燭幽隱勸元  
元所以化元元宣紀不忘元元元元元元元元元元元元元元元元元元元元元元  
耕耘元元元元元元元元元元元元元元元元元元元元元元元元元元元元元元  
元之不遠嚴安傳元元黎民得免於戰國嚴助傳使元元之民安生樂業實損之傳  
保全元元東方朔傳元元之民各得其所魏相傳尉安元元唯陛下留神元元元元  
傳為大牧養元元肅有傳安元元而已康衡傳宣傳長閔元元王嘉傳憂閔元元谷  
永傳以慰元元之心句奴傳元元萬民是也後漢光武紀下為元元所歸賊害元元  
元元怒恨元元元元章紀誠欲元元去未歸本元元未諭深元元之愛和紀愛養元  
元元元元元元元元元元元元元元元元元元元元元元元元元元元元元元元元  
恩元元元元元元元元元元元元元元元元元元元元元元元元元元元元元元元  
濟元元元元元元元元元元元元元元元元元元元元元元元元元元元元元元元  
安濟元元元元元元元元元元元元元元元元元元元元元元元元元元元元元元  
元是也元元元元元元元元元元元元元元元元元元元元元元元元元元元元元元

故願注或云元元善意也  
韓公湖州未

韓文公諫佛骨表其詞切直至云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監臨臣不怨悔坐此貶  
潮州刺史而謝表云臣於當時之文未有過人者至論陛下功德與詩書相未裏作  
為歌詩薦之郊廟雖使古人復生臣亦未肯多過而負罪罪孽自拘海島懷痛窮天  
死不閉目伏惟天地父母哀而憐之考韓所云其意乃望召還憲宗雖有武功亦未  
至編之詩書而無愧至於紀泰山之封鑿白王之燻東巡奏功明示得意等語推挫  
獻後大與諫表不侔當時生漢輩編定文集惜不能為之除去東坡自黃州量移汝  
州上表云伏讀訓詞有人材實難不忍終棄之語臣昔在常州有田租給饒欲望  
許今常州居住執飲徐州守河及獲妖賊事庶因功過相除得從所便讀者謂與韓  
公相類是不然二表均為歸命君上無其情則不同坡自列往事皆其實跡而所乞  
不過見地耳且畧無一佞詞真為可服

燕賞達知已

卷九

白樂天為河南尹日有答符員外云員外游香山寺數日不歸兼辱尺書大誇勝事時正  
值坐衙應因之際走筆題長句以贈之曰黃菊繁時好客到碧雲合處佳人來謂道  
興也配顏一笑天桃絳情冷秋聲寒玉衣軒騎遠遶客與留連三日不能回白  
頭老尹府中生早衙樓退暮衙樓惟謝希深歐陽公官洛陽同遊高山歸暮抵龍門香  
山雪作留守錢文僊公遠吏以扇傳歌妓至此勞之日山行良勞當少留龍門賞雪  
府事簡無遽歸也王定國訪東坡公於彭城一日掉小舟與顏長道攜吟英卿三子  
游泗水南下百步洪吹笛飲酒乘月而來坡時以事不得往夜著羽衣立黃樓上  
相視而笑以為李太白死世間無此樂三百餘年矣定國既去適月復與參寥師之  
舟洪下連憶曩游作詩曰輕舟弄水買一笑醉中蕩槳肩相摩歸來留聲滿山谷明  
月正照金巨羅味此三游之勝今之燕賓者寧復有之蓋亦預知已也

端午帖子詞

唐世五月五日揚州於江心鑄鏡以進故國朝翰苑撰端午帖子詞多用其事筆道  
詞命意工拙不同王禹玉云紫閣鐘樓隱曉霞瑤瑤九柳薦昌華何時又連江心鏡  
試與君王卻眾邪李邦直云文章成人後榴花結子初江心新得鏡龍瑞仙居趨  
彥若云揚子江中方鑄鏡未央宮裏更飛符菱花欲共朱靈合照神靈又得然又

揚子江中百鍊金寶盒疑是月華沉爭如聖后無私鑑明照人間萬善心又江心百鍊青銅鏡架上雙劍翠縷衣李士美云何須百鍊鑑自勝五兵符傳墨卿云百鍊鑑從江上鑄五時花白帳前施許仲元云江中今日成龍鑑鏡外多年廢醫陂合照乾坤共作鏡放生河海盡為池蘇子由云揚子江中寫鏡龍波如細殺不搖風宮中驚捧秋秋月長照人間助至公大槩如此唯東坡不然曰講餘文程轉回廊始覺深宮夏日長揚子江心空百鍊只將無逸監照亡其輝光氣焰可畏而仰也若白樂天諷諫百鍊鏡為云江心波上舟中鑄五月五日午時背有九五飛天龍人人呼為天子鏡又云太宗常以人為鏡監古監今不監容乃知天子別有鏡不是揚州百鍊銅用意正與坡合予亦嘗有一聯云願儲醫國三年艾不博江心百鍊銅然去之遠矣端午故事莫如楚人競渡之的蓋以其非吉祥不可施諸祝頌故必用鏡事云

哀公問社

哀公問社於軍我對曰夏后以松楸人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戰栗子聞之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古人立社但者因其土地所宜木為之初非求異而取義於彼也哀公本不必致問既聞用粟之言遂起使民戰栗之語其意謂古者弗用命戮於社所以威民然其實則非也孔子責我我不能因事獻可替否既非成事高為可說又非遂事尚為可諫且非既往何咎之云或謂使民戰栗一句亦出於宰我記之者欲與前言有別故加曰字以起之亦是一說無戰栗之對使出於我則事君於猛顯為非宜出於哀公則便即時正教以社其始兩者皆失之無所逃於聖人之責也哀公欲以越伐魯而去三家不克成卒為所逐以至失邦其源蓋在於此何休注公羊傳云松猶容也想見其容貌而事之主人正之意也柏猶迫也觀而不達主地正之意也栗猶戰栗謹敬親主天正之意也然則戰栗之說亦有所本公羊云虞主用栗練主用栗則三代所奉社其亦以松柏栗為神之主乎非植此木也程伊川之說有之

絕句詩不實穿

夜涼吹笛於山路暗送人百種花基罷不知人換世酒闌無奈客思家此歐陽公絕妙之語然以四句各一事似不相貫穿故名之曰夢中作永嘉士人薛韶善論詩嘗立一說云老杜近體律詩精深妥帖雖多至百韻亦首尾相應如常山之蛇無間斷鯨鯢處而絕句乃或不然五言如暹日江山麓春風花草香泥融飛燕下沙暖睡鶯驚急雨稍溪足斜暉轉樹腰南嶺黃鳥並鱗菜白魚跳江動月移石溪虛雲傍花鳥棲知故道帆過宿誰家藥井交標葉開渠斷竹根扁舟輕裏纜小徑曲通村日出蘇東水雲生舍北泥竹高鳴翡翠沙僻舞鷗鷺釣艇收燈盡昏鴉接翅橋月生初學扇雲細不成衣舍下笋穿壁庭中藤刺簷地晴絲冉冉江白草纖纖七言如移徑揚花鋪白毯點溪荷葉疊青錢首根稚子無人見沙上鳧雛傍母眠兩箇黃鸝鳴翠柳一行白鷺上青天宿合西顧千秋雲門泊東吳萬里船之類是也予因其說以唐人萬絕句考之但有司空圖雜題云驛步堤茶蘭軍城鼓振橋鳴雁下雪隔嶺梅銀昨艇後偷上峭巖燕飛飛棋香燒桂子苔濕挂莎衣

農父田翁詩

張碧農父詩云運鋤耕新使晨起隴畔豈盈滿家喜到頭未泰屬他人不知何處拋  
妻子杜荀鶴田翁詩云白髮星星筋骨衰種田猶自伴孫兒官苗若不平平納任是  
豐年也受饑饉之使人惶然以今觀之何啻倍蓰也

衛宣公二子

衛宣公二子之事詩與左傳所書始末甚詳乘舟之詩為復壽而作也左傳云宣公  
悉於庶母姜生伋子為之娶於齊而姜公取之生壽及朔宣姜與公子朔謀伋子  
宣姜者宣公所納伋之妻翻謂其過公使諸齊使盜待諸華將殺之壽子告之使行  
不可壽子載其旌以先盜殺之遂見弟并命案宣公以曾隱四年十二月立至桓十  
二年十一月卒凡十有九年姑以即位之始便成悉亂而伋子即以次年生勢頂十  
五歲然後娶既娶而奪之又生壽朔朔已能同母謂兄壽又能代為使者以起境非  
十歲以下兒所能辨也然則十九年之間如何消破此最為難曉也

兩端為匹

今人謂練帛一匹為壹端或總言端匹案左傳幣錦二兩注云二丈為一端二端為  
一兩所謂匹也二兩二匹也然則以端為匹非矣湘山野錄載夏英公鎮襄陽遇大  
禮赦恩賜致仕官束帛以絹十匹與胡旦旦曰奉還五匹請檢韓詩外傳及諸儒  
韓康伯等所解束帛義之義自可見證英公檢之果見三代束帛束條之制若束  
帛則卷其帛為二端五匹遂見十端正合此說也然周易正義及王弼注韓詩外傳  
皆無其語文室多妄誕不足取信按春秋公羊傳束帛注云束帛謂玄三練二  
玄三法天練二法地若文室以此為證猶之可也

唐人草堂詩句

予於東園作草堂欲采唐人詩句書之壁而未暇也姑錄之於此杜公云西郊向草  
堂昔我去年草堂草堂今欲飲草堂西無樹林白公有別草堂三絕句又云身出  
草堂心不出劉夢得傷恩漢云草堂無主燕飛回元微之和裴拔書云清江見瓜草  
堂在錢起有暮春歸故山草堂詩又云暗歸草堂靜半入花源去未慶餘梅著未衣  
八草堂李涉草堂曾與雪為隣顧況不作草堂招逸客即士元草堂竹徑在何處張  
籍草堂雪夜傷琴宿又云西峰月猶在遙憶草堂前武元衡多君能窺窺共作草堂  
游陸龜蒙草堂秋待新秋景又云草堂盡日留僧坐空園草堂舊隱猶招我草堂  
今來空許草堂新子蘭家杖吟詩上草堂飯後有題湖上草堂云山居不買剡中山

公穀解經書日

湖上千峯處處開芳草白雲留我住世人何事得相關  
孔子作春秋以一字為褒貶大抵志在尊王至於紀年敘事只因舊史杜預見汲冢  
書魏國史記謂其著書大意大似春秋經推此足以見古者國史策書之常也所謂  
書日不書日在輕重事體本無所系而公羊穀梁二傳每事斷之以日故室而不通  
左氏惟有公子益師卒公不與小故不書日一說其說亦辭今表二傳之語以示  
兒曹公羊云益師卒何以不日遂也葬者不及時而日渴葬也不及時而日不  
也過時而日隱之也過時而不日謂之不能葬也當時而不日正也當時而日危不  
得葬也庚寅入郟其日何難也取邑不日桓之盟不日信之也甲寅齊人伐衛伐不  
日此何以日至之日也壬申公朝於王所其日何錄乎內也辛巳晉敗秦於穀許戰  
不日此何以日盡也甲戌敗狄於鹹其日何大之也子卒何以不日隱之也即位不  
日穀梁最多單者之盟不日大夫日卒正也諸侯日卒正也日入惡入者也外盟不  
日取邑不日大開宗武故謹而日之前定之盟不日公敗齊師不日疑戰也公敗宋  
師其日成敗之也齊人滅遂其不日微國也公會齊侯盟於柯桓盟雖內與不日信

卷十

也滕陳人之婦其不日數渝惡之也於亥紀叔姬不日卒而日葬聞紀之亡也子  
卒日正也不日故也所有見則日戌辰盟於葵王桓盟不日此何以日美之也辛卯  
沙應朋其日重變也戊申隕石於宋是月六鷁退飛石無知故日之鷁微有知之物  
故月之乙亥齊侯小白卒此不正其日之何也壬申公朝於王所其日以再致天  
子故謹而日之日繫於月月繫於時其不月失其所繫也丁未商臣弒其君其日  
之卒所以謹商臣之弒也乙巳及晉處父盟不言公諱也何以知其與公盟以其日  
也甲戌取須句取邑不日此其日何也不正其再娶故謹而日之也辛丑葬襄王日  
之甚矣其不葬之辭也乙卯晉楚戰於邲日其事敗也癸卯晉滅潁潁國有三術中  
國謹日卑國月夷秋不日其日潞子賢也甲戌楚子辛夷狄卒而不日日少進也癸  
酉戰於董其日或曰日其戰也或曰日其戰也梁山崩不日何也高者有崩道也既  
限食郊牛角不言日急辭也庚申晉潰惡之故謹而日之也秋公至自會不日自  
伐鄭也丙戌鄭伯卒於櫟其日未踰竟也乙亥臧孫純出奔和其日正統之出也癸  
世子其君其不日子季父政是謂夷之冬十月葬景公不日卒而月葬不葬者  
也四月葬公子比弒其君弒君者日不日比不弒也甲戌同盟於平丘其日美是盟

也內之大事日即位君之大事也其不日何也以年決者不以日決也定之即位何  
以日也著之也它釋時月者亦其通經之士可以默喻矣沙鹿梁山為兩說尤不然  
蘇子由春秋論云公羊穀梁之傳日月土地皆所以為訓夫日月之不知土地之不  
詳何足以為喜怒其意蓋亦如此

柳應辰押字

子頊因見邳州南樓土中磨崖碑其一刻柳字下一字不可識後訪得其人名應辰  
而云是唐末五代時湖北人也既載之四筆中今始究其實柳之名是已蓋以國朝  
寶元元年呂溆榜登甲科今洛溪石上有大押字題云押字起於心之所記人不  
能知大宋熙寧七年甲寅歲刻尚書都官員外郎武陟柳應辰時為永州通判仍有  
詩云洛溪石在大江邊心記開將此地鎮自有後人來屈指四十六百甲寅年有開  
中陳思者跋云右柳都官欲以怪取名所至留押字盛文莫知其何為押字古人書  
名之輩者施於文記間以自別識其今應辰編刻唐博如詩已怪矣好事者從而為  
之說謂能迷不祥真大可笑予得此帖乃恨前跋之非石傍又有前世是迷夢記  
云至和三年八月知永州職方員外郎柳拱辰受代歸闕祁陽縣令齊達送行至白

唐免無後

水夢一儒術冠者曰我元結也今柳公游洛溪無詩而去子盡求之覺而心異之遂  
獻一詩柳依韻而和其語不工拱辰以天聖八年王拱辰榜登科始應辰凡也輒并  
記之

免無之子不肖等耳免之後雖不有天下而傳至於陳及田齊幾二十載惟免之後  
當齊在位時即絕故為之戒齊曰毋若丹朱傲用珍厥世又作戒曰惟彼陶唐有此  
冀方今失厥道亂其紀綱乃瓜滅亡原丹朱之惡固在所絕方舜禹之世顧不能別  
訪賢曾為之立繼乎左傳載子產之辭曰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且季世曰唐叔虞  
謂唐人之事非周成王滅唐而封太叔又蔡墨曰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別累氏曰御  
或王子封於晉者成王滅唐而封太叔又蔡墨曰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別累氏曰御  
龍范宣子曰日之祖自虞以上為陶唐氏在夏御龍氏然則封國雖絕尚有子孫武  
王滅商封帝免之後於前而未嘗一見於簡策史趙言楚之滅陳曰感德七百世祀  
虞之世數未也滅又仲閻象與六二國亡曰阜陶庭堅不祀忽諸堯之威德豈出舜  
卑之下而爵邑不能及陳何也

斯須之款

今公私宴會稱於王人對席者曰席面古者謂之賓謂之客是已儀禮燕禮篇射人  
請賓公曰命某為賓賓少進禮辭又命之賓許諾左傳季氏飲大夫酒臧紇為客宋  
公兼亨晉楚之大夫趙孟為客杜預云客一坐所尊也乾道二年十一月薛季孟以  
權工部侍郎受命使金國侍從共餞之於吏部尚書廳陳應求主席自六部長貳之  
外兩省官皆預凡會者十二人薛在部位最下應求揖之為客亂不就曰當時固自  
有次第奈何今日不然諸公言此席正為侍即設何辭之為辭終不可予時為右史  
最居末坐給事中王日履目子曰景虛能倉卒開應對願出一轉語折衷之子笑謂  
薛曰孟子不云乎庸敬在凡斯須之敬在鄉人侍即姑處斯須之敬可也明日以往  
不妨復如常時薛無以對諸公皆稱善遂就席

丙午丁未

丙午丁未之歲中國遇此輒有變故非禍生於內則夷狄外侮三代遠矣姑據漢  
以來言之高祖以丙午崩權歸呂氏幾覆劉宗武帝元光元年為丁未長星見冀元  
稷巨天其春庚太子生始命將出征匈奴自是之後師行三十年屠夷死滅不可勝  
數及於巫蠱之禍太子子父皆敗昭帝元平元年丁未帝崩昌邑立而復廢一歲再  
易王成帝永始二年三年為丙午丁未王氏方威封莽為新都侯立趙飛燕為皇后  
由是國統三絕漢業遂頹雖光武建武之時海內無事然勾引南匈奴檢成劉淵亂  
華之釁正是歲也陽帝安帝之立值此二年東漢政亂實基於此歲帝終於永康丁  
未孝靈繼之漢室滅矣魏文帝以黃初丙午終明帝嗣位司馬氏奪國於此時晉  
武太康六年七年惠帝正在東宮五胡毒亂此其源也東晉訖隋南北分裂九縣處  
回在所不論唐太宗貞觀之季武氏已在後宮中宗神龍景龍其事可見代宗大曆  
元二大盜初平而置其餘孽於河北強藩悍鎮卒以亡唐實歷丙午歲宗遇弒大和  
丁未是為文宗甘露之悲至於不可救藥僖宗光啟之際天下固已大亂而中官劫  
幸興元稷王愔僭立石晉開運運禍至今皇朝景德方脫契丹之擾而明年祥符神  
仙宮觀之役崇城海內虛耗治平丁未王安石入朝淫亂宗社靖康丙午都城受圍  
逮於丁未汴京失守矣高宗上仙總而言之大抵丁未之災又慘於丙午昭  
昭天象見於運行非人力之所能為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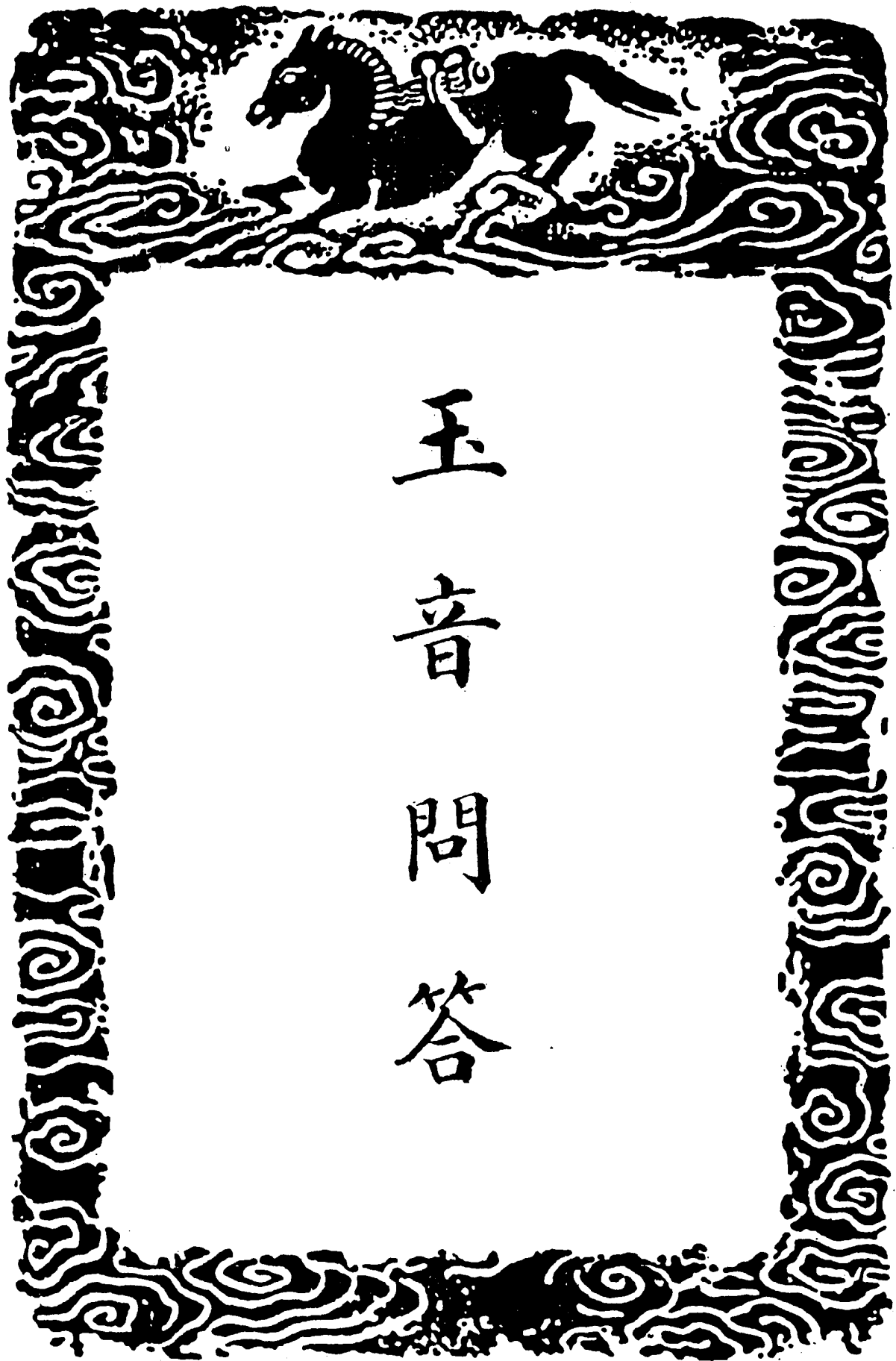
祖宗命相

祖宗進用宰相惟意所屬初不以內外高卑為主若召故相則率置諸見當國者之

上太平興國中，薛文惠公居正堂，虛多遜，沈倫在相位，而趙韓王普以太子太保散  
秩而拜昭文殿學士，四年，李文靖公沆為集賢而召故相呂文穆公蒙正為昭文景德  
元年，文靖亮王文正公旦，文穆公歿，若為參政不次補，而畢文簡公士安由侍讀學  
士冠忠愍公準，由三司使並命為史館集賢畢公雖歷參政不及一月，至和二年，陳  
恭公執中罷，劉沆在位而召文富二公，文公復為昭文富為集賢，而沆遷史館，熙寧  
三年，韓獻可公絳，王荆公安石同拜，韓在上而先罷，荆公起四年亦罷，韓復為館相  
明年，荆公再入，遂拜昭文居韓之上，元祐元年，召文潞公於滄，司馬公自門下侍郎  
拜左僕射，固辭乞令彥博以大師兼侍中行，左僕射而已，為右以佐之，宣仁不許曰  
彥博豈可居卿上，欲命兼侍中行，右僕射會彥博有言，彥博不可居三省長官，於是  
但平章軍國重事，宗寧以後，蔡京凡四入，輒為首台，此非可論典故也，隆興元年冬，  
湯岐公恩退為右僕射，張魏公浚為樞密使，孝宗欲命張為左，請於德壽，高宗曰，湯  
恩退元是左相，張浚元是右相，只仍其舊可也，於是出命。







玉音問答



宋胡銓著



# 玉音問答

玉音問答提要

宋胡銓撰一卷載澹卷文集中鮑淶飲知不足齋叢書亦采之雖寥寥一篇而君臣猶父子顧問優渥達旦方休洵亘古未有之際遇夜半前席於今再見中載達答金人書為湯思退中校足補宋史之闕餘之孤忠亮節照映千秋微是篇當時情勢無足徵矣宜孝宗召還後毅然以誅湯請也

經廷玉音問答

宋 履慶胡銓邦衡著

隆興元年癸未歲五月三日既侍上於後殿之內閣蒙出示答金人書葉上謂予曰內中有未善處卿宜仔細說出予答曰出於天筆小臣何敢有所妄議蒙賜金鳳箋就所御玉管筆并龍腦墨鳳味硯又賜以花藤席命予坐於側單換書上謂予曰朕以此禮待卿者恩至渥也金人無禮書中務要得體當不誤不借頃予以草換書葉進呈上自讀數次又親改數字上曰卿之才識學問可謂過朕又曰當封呈太上皇時將日暮上喚內侍蕭香燃金花燭二炬又喚玉梅取扇上謂予曰今夕熱寢宮通窄不若中書卿所臥處涼予答曰中書固多涼處然臣老病之軀必擇煖處方可睡幸所寢處有兩槐樹終夕可以不扇但恐砌空聒耳可惡旨喚內侍瀾司滿頭花辨酒上坐於中御七寶交椅繡龍曲屏風旨以青玉團椅凡賜予坐於東向之側旨謂宦子王隆曰胡侍讀年老豈可無椅坐者乃入內取通珠螺鈿屏風至旨謂予曰此乃朕向來普安邸太上所賜物也上御玉荷杯予用金鴨杯初蓋上自取酒令潘妃唱賀新郎旨令蕭香執上所飲玉荷杯上注酒顧予曰賀新郎者朕自賀得卿也酌

以玉荷杯蓋亦朕飲食與卿同器也此酒當滿飲子乃辭謝上自以手扶謂予曰朕與卿老君臣一家人也切不必事虛禮賀新即有所謂相見了又重予旨謂予曰不數日矣又有所謂荆江舊俗今如故之說上親手拍予背曰卿流落海島二十餘年得不為屈辱之鼻魚腹者實祖宗天地留卿以輔朕也予忽流涕答曰小臣三遺積海命出虎口豈期今日再見天日亦投淚曰卿被罪許久可謂無辜天下知之不在多說乃就共食兩味八寶羹上謂予曰此味極佳內有蚌肉猶可喚餛予答曰臣向在新州日食海味但於此則開嘗上謂予曰此乃前日壇守張英臣所進者予奏曰酒行食過恩淡意洽且暑熱不敢久侍清光上答曰今夕之會正朕與卿聚會之佳幸無多辭上謂予曰熱甚朕已去繡紗褲子詭卿亦可便朕予乃更青紗夾深衣以侍旨言善字予答曰前輩謂凡人書字象其為人今知信然上謂予曰朕在東宮時只習徽祖字更習太上字予答曰此兩字格更絕前聖上問予曰卿所寫字宛如卿之為人予答曰臣幼習唐朝顏真卿字今自成一家豈應上往畫類上曰朕前日侍太上呈於德壽宮閣上治墨書畫因得卿紹興戊午所上封事真奉太上與朕玩味久之喜卿辭意精切筆法老成英風義氣凜凜飛動太上自藏之曰可為後代式

但其後為秦檜之所批抹汚者朕太令工匠逐行裁去裝櫃子乃各曰小臣平生習字多類此豈謂此奏至今處於聖賢箴言中且三遺謫遂生不能保獨賴太上及陛下二天之力俾朕復得入侍為幸多矣頃上謂予曰朕無事時思卿赴殿之時心思如何予答曰只是辨著一片至誠心去自有許多好處次璣予執事立於上前曰臣願海殘生謀家知遇天詔俾之還鄉足矣後賜之錄用寵矣乃今賜之以百世之恩真小臣萬載之幸前林已誤天手賜之酒矣但禮有施報小臣固不當以草芥之福上瀆神聰適向奉玉音有君臣相象一堂之說用敢不避萬死執捧玉卮一則以上陛下萬歲之壽一則以謝陛下賜酌百世之恩三則以見小臣天馬之報乃執樽再拜酌酒上再三令免拜亦且微搖酒妃執玉荷初唱萬年歡此詞乃仁宗親製上飲訖自執樽坐謂予曰禮有報施乃卿所言余再三辭避蒙旨再三勸勉上乃親唱一曲名喜蓮當以酌酒且謂予曰梅霖初融惜乎無雨予乃恭攝飲訖各就坐上謂予曰朕昨苦嗽聲音稍減朕舞在宮不妄作此只是侍太上宴間被上旨令唱今夕與卿相會朕意甚歡故作此樂卿幸勿嫌予答曰方今太上退閒陛下御宇政當勉志振發然此樂亦當有時上答曰卿頃言不忘君真忠臣也雖漢之董汲唐之房

笑曰此詞甚佳正懷朕意上又謂予曰此妃甚賢雖待之以恩然不至如他婦人即唱勸酒事便可見矣上又令妃酌酒上飲訖謂予曰卿可酌一杯以回妃酒予曰內外事殊小臣今夕家思如此使臣殺身以報陛下則所當辦欲使臣酌酒以回妃則不可臣恐明日朝臣議臣之非上乃拱手答曰朕知卿此心忠直通於神明此朕之謬言也予遂又取酒再拜勸上躍然滿飲之又自取酒親酌賜予曰酒後不可不喫龍涎子答曰臣向在海外渴甚惟以鷓鴣沈香小片嚼數片却以清茶嚥下非惟齒頰香辣且酒渴頓醒乃以玉匣貯龍涎火數片至上謂予曰此香乃太上去年自合者上自嚼一片餘悉以賜予凡七餅予乃嚼其一上又喚蘭香取茶以進予亦被賜一杯食兩味胡椒醋羊頭真珠粉及坑羊炮飯上謂予曰坑羊甚美食畢上乃移步至明遠亭上坐於東向坐板上予立侍蒙旨令坐就西向坐板上側坐又索茶乃以龍涎香盞盞兩盞至予拜賜一盞訖余乃辭曰夜已三鼓恐聖躬疲倦上曰尚可餘時上旨喚王先入池取藕蓮寶剝去取玳瑁盞以水泛而進上又索酒再酌滿飲予亦滿飲上謂予曰卿向在海南時為詩必多予答曰臣向居嶺海時日率作詩十數首初任福州僉判以詩詞唱和得罪故遣新州及居新州又以此獲譴復徙吉陽軍

幾不過是也食兩味鼎煮羊胡椒醋子魚上謂予曰子魚甚佳朕每日調和一尾可以喫兩日飯蓋此味若以佳料和之可以數日無餘腐之味予答曰陛下貴極天子而節儉如此真克勤克儉再生上謂予曰朕所為非強乃天性然因舉所服瀝黃鋪茸繡鳳汗衫謂予曰朕此領汗衫已著兩年今計尚可得數年又舉所著早羅鞋謂予曰朕此鞋原是皇后做與太上皇著者覺稍短朕著得及則今已三箇月矣向侍太上時見太上喫飯不過喫得一二百錢物朕於此時固已有節儉之志矣此時奉樽方專權其家人二百錢物方過得一日太上每次排會內宴止用得二十千禮家一次乃反用數百千太上與朕領汗衫著一兩字禮家人一領汗衫著得數日即棄去朕所以日夜切齒嘆息也又謂予曰太上近日賜朕真紅羅鋪金團龍汗衫一領太上親書批與朕曰此領汗衫乃吾著者已十八年矣但色佳今賜吾也汝當念之朕藏此領汗衫甚謹朕不輕著只往德壽宮及朔望臨朝與大祭祀則用此襯衣衣乃太上生平所愛者若太上所賜朕甚遠今貴妃取此領汗衫以示予予進奏曰陛下天性恭儉真太上之賢子小臣之賢君也次奉家自備妃取玉龍盃至又令蘭香取明州餛飩至特旨令妃勸予酒予再辭不獲上旨謂妃曰謂侍讀能飲可滿酌最聚明良一曲上撫掌大

甚矣詩詞能禍人也如此今既蒙錄用特思二十年前為之墮淚上答曰秦田變為大海大海變為秦田古守今寓多少更見此事非特卿墮淚朕亦不知幾流淚矣世事殊異無可奈何予又奏曰臣向者謫新州時凡歸在家生母曾氏在堂臣只攜妻劉氏在任所臣長男泳乃紹興戊午冬生於姑蘇次男潮乃戊辰夏生於新州次男洪乃甲戌生於吉陽軍甲戌春正月八日臣生母曾氏喪於家而臣不知於五月四日方收家聞臣惟有朝夕躑躅痛哭恨此身不即死與母相見於黃泉予言之不覺淚下上亦慨然揮淚曰朕向侍太上時聞徹宗訃太上為之不飯食者數日生母死別上下一懷拋予又奏曰夜已四鼓玉體疲倦上曰未王先復奏曰難已唱矣上曰朕若與宦官女子酣飲微臣則不可朕與胡侍讀相象雖夜以繼日何害焉又與予同凭欄杆曰月白風清河明雲淡這樣樂處惟朕與卿同享之頃聞天竺鐘聲池畔柳中鴉噪矣上曰果然天明予乃再拜謝恩上握手謂予曰昨日夕之樂願卿勿忘予答曰小臣當圖報陛下且尚有侍宴之日於是侍上入內至候春門予揖過至中書遠望正門已啟百官畢集候朝梅給王十朋問曰何來予乃大笑握其手曰老夫夜來終夕不眠今歸自天上此段奇事凡見客不知於是即盥洗更朝服而見









廣卓異記



宋樂史著



廣卓異記

廣卓異記提要

宋宜黃樂史撰凡二十卷史著書甚富是編為雍熙三年所獻初名蹟卓異志僅三卷嗣以祗載唐代未為廣博爰著叢漢魏以下迄五代名廣卓異記其用力不可謂不勤然楚孫叔敖等咸行闕入與自序顯相抵牾書亦未免踳駁不若太平寰宇記之考據精核也宋史謂子正好著述博而寡要儼之是編洵然

序

重刊各邑宋樂子正先生曾撰廣卓異記二十卷西庫館全書附存目錄傳記類宋興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明楊士奇文淵閣書目朱子古今志圖朝錄曾讀書錄求記皆有是書屢經尋購迄未得見戊戌歲寓京師始獲傳鈔本真不啻拱璧也因思此書為吾邑前賢之所著述近世罕覩不可不廣其傳俾後博訪者本校正付梓甲辰以後適興修邑城總理工務辰出西歸日無暇各諸同人急欲快觀美命小胥亟為鈔出用法字版印行其原本既列總目各卷首復有篇目茲復存總目至卷首之目視從剛簡弟經數百年展轉鈔寫之手稿字脫句不可屬計雖甚加參核匠氏復迫促謄脫處多仍其舊未及一更定所望藏書之家兼弄善本詳悉致訂共相流布不且與太平寰宇記等書並垂不朽哉因書院肄業諸君月課以此為題各并佳錄亦備列於卷端皆道光丁未歲孟夏月上澣邑廩學黃拔模立生氏謹識於城西仙人石下念勿別墅東偏廡陰小提

廣卓異記

序

廣卓異記序  
昔李翱者卓異記三卷述唐朝君臣起異之事善則善矣然事多漏落未為廣博臣初入館殿日亦嘗撰續唐卓異記三卷述上則唐朝之事庶幾盡矣臣又續漢魏以降至於五代史籍見聖賢卓異之事不下唐時之人即未聞有集其者臣今自漢魏以降至於周世宗并唐之人總為一集名曰廣卓異記凡二十卷并目錄二卷其累代皆纒蓋世功業三履省之不無所益何者昔曾景宗諸樓直樂敘列傳數曰大夫夫當如是此乃見賢思齊之道也易曰積善之家必後慶且累代富貴豈不由積善之致焉今臣察若見卓異記必如曹景宗之續列傳也臣又聞漢書言學者稱東觀如道家蓬萊山唐太宗開文學館得入者謂之瀛洲瀛洲之真蓬萊神仙之使館今既凡之即神仙不可再言矣臣撰總仙記其間有全家為卿相累代居富貴者何異焉今據其殊異者入此書中況夫立身朝廷致位華顯者其或慶者在堂平者在閭若能以道消息宵懷於虛無之中則躁競之心塞清淨之風生壽考欲然自然高矣禍門欲開自然閉矣此書既成不敢不進雖不稱三館之新書亦敢為一家之小說于冒宸威伏增憂越宋樂史謹序

通詞

晉之卓異紀初唐子正新裁拓舊章二十六條殊簡畧一千餘載推詳半生博采  
旁搜力累代兵氛變火場燄不登丁部錄鈔各秘作函山藏西京盛事傳美東  
觀奇蹟未遠前見他文却贈矣總無完璧羅琳幸當吾族羣英萃過有仙屏家  
嗣良佳果欲從三島覓美麟愛合五侯嘗入東姑獲窺全候閉戶重披鬱古香活版  
因人求索急編編仍自校警忙快心成業春交夏轉版多儲索與處尚惜太平寰宇  
記幾行鋪脫費思量

宜黃 黃傳驥 卷四

宜黃 吳 錫英之

吾邑山水毓瑰奇樂公博雅人皆知五色明珠寄者述一千一百卷有奇李翔唐代  
卓異記貞觀祥徵廿六事廣為攝世費精神合作刊儀差美備是肥雷擊九百年雲  
散風流二十編戴政館書附存鈔重修色乘僅名傳黃子立生刻好古旁搜連紹昌  
黎任借觀未可計載列詳更難辨馬虎給補畧加舊畫仍付之檢匠期速成觸目  
琳琅洵可管喜讀未見慰平生

廣 卓異記

通詞

宜黃 黃秋波 深瑞

吾鄉先輩多奇才樂公子正尤淹該廣卓異記二十卷由漢迄唐如數故自言欲使  
人心感天之生物哉者培勿謂休微不易得至誠所召祥異來我凡瞻古迹相慕搜  
羅匪獨窮章句為鈔致意仍脫誠倉卒選工為流布此書能吐五色雲應有神靈重  
呵護嗚呼世間幾幾皆有求何若循常為本務

宜黃 吳 鑣 鼎之

太宗好鍊名貞觀多美政靈源雅頌宣巨族尊禮慶李翔卓異記廿六交輝映非徒  
紀吉祥亦以昭忠義伊誰廣是屬宋時樂子正史籍詳搜最編互考証既未儲材  
思咸知精善及錄因秘藏板行斯速至皇皇廿卷書事存語極淨所願有心人不  
信文憎命 麟閣增功臣十載徵歌詠

宜黃 吳朝伍 河臣

吉祥香履風簪舒更觀蔚為未見書錄合前朝集其麟尋常被服無顏色誰將卓異記  
唐時皆之墓迂河魂青誰為英續廣是屬宋代子正名更簡子正先生博洽才留心  
著作綬卻故吾鄉名流此特出曾送明珠五色來披職史館多記戴藏之秘閣昭後

代神仙窟宅任推和掌上華夷供圖繪餘閒更發集古博徵將人瑞驗休徵上溯漢  
唐至周世一千一百餘年并蒐羅古籍任條列載考史實倍經營集成分為二十卷  
歷朝殊異都分明譬如畫羅列星又如雲霞呈呈置身一一坐蓮滿積善由來  
有餘慶此書久秘騰光彩自宋迄今九百載秘鈔本難備傳故付梓人蓋不待幸  
過仙屏卓案安玉葉相傳世共推重理舊轍素心盡曾入京華金屋懸燈將錫板刊  
行世猶恐謠文義多難拾遺補闕商訂責成檢匠志何健賤子才學漸庸庸未咀  
史液挾短既開門展卷論一編特履似特記事珠

宜黃 黃傳德 小溪

太平寰宇久成編卓異異蒐羅又廣傳人物於今元宋代表揚在昔湖唐手貳鈔本  
行將盡心教謫文未敢錄繼起有才能博古重尋舊轍意殷然

宜黃 吳 熙 碧軒

吉雲幾米星燈廿卷書存萬代元宋室明良開氣運輝煌實集在文章呈獻潤色  
搗滿漢異事蒐羅起鳳兩紙價當年京洛貴蘭臺鈔本尚珍藏

江夏門功葉葉傳早從東觀觀道編一庫燈火重書校三館聲名湖後火詩禮訓承

廣 卓異記

通詞

宜黃 黃秋波 深瑞

中祀地文明生際太平天祇今製彙資流布大索千秋踵二賢

吾鄉樂子正銳敏富練綜綰管博雅若啓寶山藏太平寰宇記考核精且詳更有  
廣卓異賦瑞紀非常不惟續唐記漢晉志搜揚其善祇鈔本編既費校囊我輩立生  
兄板印續資稊參訂雖未備見聞可互商覽者各獲益珍惜如琳琅

吉祥香履風簪舒更觀蔚為未見書錄合前朝集其麟尋常被服無顏色誰將卓異記  
唐時皆之墓迂河魂青誰為英續廣是屬宋代子正名更簡子正先生博洽才留心  
著作綬卻故吾鄉名流此特出曾送明珠五色來披職史館多記戴藏之秘閣昭後

廣卓異記目錄

卷一帝王事

閔空中有言

五十四年內祖與孫封禪

兩即帝位

太子四人登寶位

太子三人登寶位

一殿三天子

天子控天子馬

誅賊同月日

神兵破賊

呼臣下為郎

呼臣下為監呼司農附

華嚴神迎攝

見白龍橫南山

御筆題隱士門

賀李孝義家

親王代天子拜尚書

水變為芳醇

卷二后妃王子公主

上苑花廳招發

五朝為太后

四十年為太后

一門三后生三天子

廣卓異記 目錄

三代為后族

太后為師傳素服五日

申王異事

壽王八歲能拜舞

妃子一門榮感

一門五世十二人尚公主

三尚公主

一門尚四公主

一門尚三公主

天子呼觀家母

天女生天子

關目識新婦

卷三雜錄

神人報天子在門

賜金蓮花扇

翰林學士離句詩好

為相書好賜官錦

送客西江詩好賜錦

李錫袍

御製詩送賓賓客為道士還鄉并宰相已下應制詩

賜戴叔倫中和即唱和詩

詔寫古劇歌賜諸學士

家藏十一代先祖書勅為寶章集

卷四臣下貴戚之極者

全日舉

張安世

許廣漢

史良娣

霍光

衛青

梁冀

胡廣

鄧禹

竇融

楊賜

萬石君

李覽

卷五臣下

三公父在堂

宰相有二親

宰相與百官列班起居新宰相太夫人

三十三年在相位

二十七年佩相印

四八相

三八相

五代六人拜相

六代六人拜相

三代拜相

父子皆自揚州再入相

廣卓異記 目錄

父子三人拜相

一門四相

一門三相七家

卷六臣下

二代為相二十家

兄弟六人並登相位

外孫三人為相

舅甥相代為相

與妻父同時為相

座主與門生同在相位二家

與同列子弟為丞相

齊年同日為相

集禮院由太常博士入相者

座主見門生拜相

卷七臣下

為相數日天下望風而變

與子弟同年同在相位

與使主同時為相

故吏並為三司

賓幕六人拜相

使主未離幕見判官拜相

禮部同年三人同時在相位

禮部同年四相

制科同年四相

制科同年五相





都門祖二疏	大臣歸鄉事	自相位至節度九表讓官	讓太尉位與管寧	卷十三目下	兄弟同時為翰林學士	兄弟相代為翰林學士	兩代四人為翰林學士	三代五人為翰林學士中書舍人	同年五人為翰林學士	座主與門生同在翰林	門生為翰林學士撰座主白麻	使主未離讓書記為翰林學士草加官白麻	翰林學士自著綠賜紫	三度為翰林侍讀學士	天子謂學士曰加官之喜	一夜草一十五將麻制	卷十四目下	三世三人入北省	兄弟三人入北省	父子三人中書舍人	四代中書舍人	三代中書舍人	鳳閣王家	兄弟二人中書侍郎	三五	一家四人給事中	兄弟三任一同	兄弟對居兩省	兄弟對居兩制	六度入兩制	三代四學士	兄弟三人學士	德宗批出知制誥官	卷十五目下	三世為司導	子孫七人為廷尉	三世為廷尉	父子二人為御史大夫	兄弟二人並拜御史大夫	父子二人為中丞三史	兄弟四職相代	一門三傳	一家五人仕青宮	永道服知史館事	父子三人皆為史官	三代司業	九世有史傳	侍讀至官賜歸家	卷十六目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子代父為太僕卿	父子三人為大卿監	父子兄弟四人大卿監	兄弟六人同至三品	三世執金吾	三世將軍	父子為武侯大將軍	三品要職	與府主同為金吾	兄弟同時列榮戟	子姓三人並授上柱國	卷十七目下	七為大總管帶平章事	代妻父為節度使	父子同時為節度使	子四人俱任節度使	三人皆當為方伯	四世為本郡太守	三世為益州	四世為本郡太守	三世坐蒲州	二世坐平度	大馮君小馮君	大鄭公小鄭公	廣平異記	父子交代為刺史	兄弟前後為一州刺史	父子三人程節生本郡	舉主與孝廉相代	卷十八雜錄	就私第注官	兄弟並尋賜而行	徵光者錢	父子並命	首氏八龍	比首氏八龍	五絕	鬼語	文士聲名播蠻夷	將士到服茶長帥	胡雛異事	導母妻太常關樂	婦人衣冠奇威	父子忠烈	一門忠孝	三代旌表門閭	吮康之聲聞數十里	三使相	卷十九雜述	七勝院	揚門生迎家君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門生引門生錫座主	及第與長行拜官相次
門生先於座主佩金魚	兄弟六人進士及第
一家八人進士及第	一家六人進士及第
兄弟七人進士及第	兄弟四人進士及第
兄弟五人進士及第	兄弟三人同年及第
兄弟二人制舉同年登科	兄弟同年童子及第
父子狀元及第	兄弟三人俱狀元及第
兄弟二人狀元及第	進士狀元却為宏詞頭
進士狀元却為拔萃頭	進士狀元却為制舉頭
九登科選	七登科選
三世十三勝十四人登科	
卷二十神仙	
全家登仙三家	三世六人登仙
五世十二人登仙	五世為相後登仙
祖孫四人登仙	一家七人登仙
兄弟四人登仙	兄弟七人登仙
西王母五女俱為仙官	預知元女神君

廣卓異記目錄終

廣卓異記卷一帝王	宋 宣黃樂史子正撰
閱空中有言 唐高祖 元宗	
右按唐書云武士彠隋時為晉陽宮留守司錄參軍高祖為留守日士彠嘗詣朝於街內獨行閱空中有言曰唐公是天子士彠身覺不見有人仍以此言白高祖高祖悅之曰幸勿多言其夜士彠夢高祖乘白馬上天且以闕於是起義	
右按唐書元宗為臨淄王自洛州別駕朝京師唐隆元年庚子夜平內難迎明處直舉是日寅時洛州擢吏於州門閱空中語曰臨淄王珠韋氏相王得天下據史書走避白刺史刺史以為誑妄留繫旬日會制到乃赦之	
五十四年內祖與孫封禪 唐高宗 元宗	
右按唐紀高宗麟德三年正月一朔有事於泰山王傑文曰唐嗣天子臣謹敢昭告於昊天上帝有隋運極顯危數窮者塞生靈塗炭鼎沸滄海而一息臣幸奉錫元珪而拯沈溺太宗功宏鍊石定區宇於再歷業壯斷鸞飲滄海而一息臣幸奉餘絳承積慶遠得崑山履煇炎海澄波雖郊實茂宗祧斯寶降靈實異今謹告成	
東嶽歸功上元大寶元隆鴻基永固凝靈萬姓陶化八緱	
右按唐紀元宗睿宗之子高宗之孫開元十三年十一月有事於泰山王傑文曰唐嗣天子臣謹敢昭告於昊天上帝天啟李氏運興土德高祖太宗受命立極高宗升中六合殷鑒中宗繼後紹休丕定上帝春祐錫臣忠武祗按內難推戴聖父恭承大寶十有三年欽若天意四海宴然封祀於岳謝成於天子孫百禩蒼生受福麟德三年至開元十三年凡五十四年內祖與孫封禪自古帝王無比	
兩即帝位 中宗 睿宗	
右按唐紀中宗宏道元年二月六日自皇太子即位嗣聖元年二月六日降為廬陵王聖歷元年九月十五日冊為皇太子神龍二年正月二十四日再即位	
右按唐紀睿宗嗣聖元年二月七日自豫王即位天授元年九月五日降為皇嗣聖歷二年正月六日降為相王神龍元年正月二十日立為皇太子	
十四日再即位自古帝王未有焉	
太子四人登寶位 北齊高祖	

右按北齊高祖長子文襄皇帝。追封第二子顯元。宣皇帝。在位十年。第六子肅  
皇孝昭皇帝。在位一年。第九子世祖武成皇帝。在位四年。高氏四子。俱為天子。

太子三人。登寶位。復周太祖。唐穆宗。

右按後周書云。太祖第三子閔帝。在位一年。長子明帝。在位四年。第四子武帝。在位  
二年。宇文氏三子。皆為天子。

右按唐紀。穆宗皇帝長子敬宗皇帝。在位三年。第二子文宗皇帝。在位十年。第三子  
武宗皇帝。在位七年。李氏三子。皆為天子。

一殿三天子。唐元宗。肅宗。代宗。

右按次柳氏舊闢代宗之說也。三日。元宗幸東宮。錫之金盃。命浴。吳皇后慮皇孫龍  
體不豐。負姬乃以宮中諸王子同日誕而體豐者進之。上視之。不樂。曰。非吾兒。負  
姬扣頭具服。上賜之曰。非爾所知。趨取吾兒來。於是太子取子進。上大喜。承之掌中。  
向日視之。笑曰。此兒福祿遠過其父。及上起入宮。盡留內樂。謂力士曰。此一殿有三  
天子。樂乎。可與太子飲酒。李輔國於元宗。代宗。不。今。刻。容。其。首。於。深。中。以。於。春。後。據。按。原。作。為。史。今。此。

天子授天子馬。肅宗。

廣卓異記

卷一

二

右按肅宗實錄。既收復長安。元宗自蜀至。上至望賢宮。奉迎。元宗御宮南樓。以俟。上望  
樓。即下馬。趨進。前再拜。跪舞稱賀。元宗下樓。上前。勸捧。元宗涕泗嗚咽。不能自勝。  
扶元宗陞殿。尚食。每進一味。上皆嘗膳。然後進。飛龍御馬。上親選試。然後進。御元宗  
上馬。上東轡。控元宗馬行數十步。元宗止之。而後退。元宗謂左右曰。吾享國已。未  
知貴也。今日見吾子為天子。乃知貴也。上嘗避馳道。執鞭導引。元宗自關遠門至  
丹鳳門。自後乾元元年十月。元宗再幸華清宮。上至灊上。迎候。下馬。趨進。百餘步。舞  
蹈。前抱元宗足。元宗撫上背。上又控轡行數十步。有命乃止。

殊賦同月日到。李嶠。吳元滿。

唐憲宗皇帝元和元年十一月十一日。斬劉闢於西川。又元和二年十一月十一日。  
斬李錡於潤州。又元和十二年十一月十一日。斬吳元濟於蔡州。李錡。李。十一月。一。日。

右按唐紀。憲宗皇帝誅三賊。皆是十一月十一日。契合如是。

神丘破賊集。王忠嗣。

右按唐書。肅宗乾元二年十二月。文武百官賀勝州。已北。百姓數千人。咸見其馬。至  
百姓索食。其中有人云。我是張嶽公。及王忠嗣。領北兵。為國討賊。不日當太平。百

姓陳。於訖。須臾不見。此聖德所感。人神合符。靈應昭然。今古未有者。時史思明作亂。  
呼臣下為郎。肅宗。

右按唐書。武德初。軍國政事。悉關宰相。肅宗高祖。臨軒聽政。引瑤陛。御榻而坐。呼為  
肅宗。高祖曰。得公之言。特存社稷。今養黃金一函。以報智者。

呼臣下為監。肅宗。

右按唐書。裴寂為司空。高祖與寂有舊。既受位。謂寂曰。使我至此。公之力也。每日  
賜御膳。視朝引之同坐。入閣。延於卧內。呼為裴監。寂乞歸。故里。高祖泣曰。今猶未也。  
要相與俗老為台司。我為太上皇。道遠一代。豈不樂哉。因遣員外郎更者。宿其第。以  
表崇重。杜佑。相。肅宗。不。名。呼。其。司。使。

奉獻神迎。唐元宗。

右按開元傳信記。元宗東封。車駕次華陰。上見岳神數里。迎謁。上問左右。莫之見。遂  
詔諸巫問神。安在。獨一老巫。阿馬。奏云。三郎。見在路左。朱萐。紫衣。迎候。陛下。上顧  
而笑。乃勸阿馬。妻。勸神。先歸。上至。願見神。具。實。製。術。伏。殿。庭。東南。大柏樹下。又詔阿  
馬。妻。問之。奏如上。見命阿馬。妻。致意。而。疏。尋。詔。諸。岳。封。為。金。天。王。上。製。碑。文。觀。高。龍  
巽之。

廣卓異記

卷一

三

見白龍橫南山。元宗。  
右按獨異志。開元中。元宗御含元殿。望南山。見一白龍。橫亘山上。問左右。皆云不見。  
急召王元寶。問之。元寶曰。見一白物。橫在山頂。不辨其狀。左右曰。何則。臣等不見。  
之。帝曰。我聞至富。可以致至貴。朕天下之主。元寶天下之富。故見爾。上曾問元寶家  
財多少。對曰。臣請以緡一疋。繫陛下南山一樹。樹盡。臣絹未窮。時人謂錢為王老。者  
以其有元寶字。人見之則喜。

御筆題隱士門。田遊巖。

右按唐書。田遊巖。隱於高山。許由。願。東。自。稱。許由。東。鄰。頻。招。不。起。高宗。幸。嵩山。親訪  
巖。道中。書。侍。即。薛元超。入。問。其。母。巖。山。亦。出。拜。高宗。謂曰。先生。養。道。山中。皆。得。佳  
否。乃。親。題。額。懸。其。門。曰。隱士。田。遊。巖。宅。

駕幸孝義家。張公榮。

右按唐書。張公榮。鄭州人。九代同居。貞觀中。詔加旌表。麟德二年。高宗皇帝有事於  
泰山。路過鄭州。幸其宅。詔問孝義之由。公榮。但。於。紙。上。書。百。餘。箇。字。因。賜。以。練。帛。

親王代天子拜尚書范雲

右按漢書武帝與范雲少親善及武帝登位封雲為吏部尚書常侍宴上謂臨川王宏鄱陽王恢曰我與范尚書少親善伸四海之敬今為天下主此禮既第宜代我呼范為凡二王下席拜與雲同車而還時人榮之

水變為芳醇唐宣宗

右按今秋澄宣宗七十事曰上在藩時從駕拔徽上林及暮還候後馬人不覺比二更方興時大雪四顧無人聲上寒甚巡警至大驚上曰我元王也不悟至此方因渴若為求水也者即於旁求水以進遂委而去上力送果既將飲既中水變為芳醇矣上獨喜自負一舉盡賦而已體微暖有力遂歸舊邸初年十歲忽不識有神光滿身謂之心裁乃白影宿在兩視之曰此吾家英物非心疾也

廣卓異記

卷一

四

廣卓異記卷一終

廣卓異記卷二后妃王子公主

上苑花廳招發則天

右按唐書則天授二年臘月卿相輔女君欲謀弒則天詐稱花發請幸上苑許之尋疑有異圖乃遣使宣詔曰明朝遊上苑火急報春知花須連夜發莫待曉風吹於是凌晨名花瑞草布苑而開羣臣咸服其異焉

五朝為太后懿安太后郭氏

右按唐書懿安太后郭汾陽之孫贈左僕射駙馬暉之女母代宗長女昇平公主憲宗為廣平王時納為妃代宗外孫德宗外甥順宗新婦憲宗皇后穆宗母敬宗祖母文宗祖母武宗祖母歷位八朝五居大母之尊人君行子孫之禮福壽隆貴四十餘年諡曰懿安皇太后羅漢之馬鄴無以加焉識者以為汾陽杜稷之功未泯復鍾慶於懿安焉

四十年為太后懿德太后褚氏

右按唐書宗德太后褚氏在位四十年凡三臨朝攝政事年六十一初康帝時嘗中陳請女有文在足下曰天下母視之愈明京邑喧有司收繫以聞俄自獄亡去康帝崩歿后臨朝此其祥也

一門三后生三天子獨孤信

右按南北史及唐書後周大司馬衛公獨孤信生三女長女為周文帝后生武帝次女為隋文帝后生煬帝小女為唐太祖元皇帝后生高祖一門三后生三天子貴戚無比

三代為后族齊威

右按唐書內史令延安公齊威高祖謂之曰昔周朝有八柱國之貴吾與公家戚登此職今我為天子公為內史令本末異乃不可平威謝曰臣家昔在漢朝再為內戚至於後魏三處外家陛下龍興復出皇后臣又位忝風池高祖大文曰公以三代后族故請我耶關東人與崔盧為婚猶自矜伐公世為帝戚豈非實事乎

太后為師傳素服五日漢宣帝太后

右按前漢書昌邑王廢立宣帝太后有政宜知經術大將軍霍光令夏侯勝用尚書授太后遣長信少府賜爵關內侯又遣太子太傅賜黃金百斤年六十卒賜家室葬

宋 宜黃樂史子正撰



神人報天子在門孔靖

宋 宜黃樂史子正撰

右按南史孔靖會稽山陰人宋武帝潛龍時東征孫恩至會稽過孔靖宅正言曰有神人衣服非常謂曰天子在門而失之遂出見帝延入結交執手曰卿後當大貴於是曲意禮敬賜給甚厚晉義興八年復為會稽內史修飾學樓復為右僕射讓不拜致仕武帝平關洛宋臺初建以為尚書令侍中特遣光祿大夫辭位歸鄉武帝為宋公儀於戲馬處百餘歲賦詩以述其美謝靈運詩曰李秋遠朔苦旅雁連霜雲淒淒陽丹肥皎皎寒潭潔良辰感聖心雲嶺興暮節鳴笳反朱宮蘭厄獻時節饒豐光有孚和樂信所缺在甯天下瑞吹萬羣芳悅歸客通海隅脫冠謝朝列珥棹薄桂港指景待樂歸河流百息瀾浮駭無綫縣宜伊川逢念宿心愧相別美皎邱園道嗚鳥傷薄如賜金蓮花燭令狐綯

右按宋觀秦記云宣宗將命趙公令狐綯為相夜幸含春亭召對燭燭一炬方歸學士院仍賜金蓮花炬送之院吏勿見金蓮燭燭驚報院中曰駕來矣俄而趙公至廣事異記 卷三 一

史謂趙公曰金蓮引駕燭學士用之莫折是石項刻而聞傳說之命

翰林學士聯句詩好柳公權

右按唐書文宗夏日與學士聯句帝曰人皆苦炎熱我愛夏日長公權續曰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時丁亥五學士皆屬繼帝獨識公權兩句辭清意足不可多得乃令公權題於殿壁字方圍五寸帝視之歎曰鍾王復生無以加焉

為詔書好賜官錦封表

右按唐書封表為翰林學士中書舍人曾並賜陳陽遠將詔學士曰傷居簡體痛在朕躬帝覽之賜官錦

送客西江詩好賜瑞錦湯定

右按唐書湯定為太常少卿既樂立於庭文宗以其端淑若梅問其姓曰翰林李珣奏以定之名帝喜問曰豈非能為古章句者耶遂召其弟帝自吟定送客西江詩吟罷益喜因賜以其中瑞錦仍令大錄所著古體詩以進尋遷諫議大夫

奪錦袍宋之問

右按小說武后遊龍門命畫官賦詩先成者賞以錦袍左史東方虬詩成設拜賜坐

未幾宋之問詩復成文理兼美左右莫不稱善乃就奪錦袍水之其詞曰宿雨霽歇埃流雲度城闕河堤柳新翠苑樹花先發洛陽花柳此時深山水樓臺映幾重摩公拂霧朝翔鳳天子乘春幸靈龍靈龍近出王城外羽從琳瑯振軒蓋雲罕纓臨御水橋天衣已入香山會山壁新巖斷復連清流澄澈俯伊川雁塔遙送綠波上星龍奕奕翠微邊層巒舊長千尋木春壑初飛百丈泉綠杖虹旌遠香閣下登登高望河洛東城宮闕擬招回南陌清溪綠綺錦林下天香七寶臺山中春酒巖耳林微風一起祥花落仙樂初鳴瑞鳥來鳥來花落紛無已稱觴獻壽煙霞裏歌舞淹留景似石間猶駐五雲車鳥旗雙翼留芳草龍騎駁駁映晚花十乘萬騎鑿與出水靜山空巖警蹕郊外喧喧引看人傾都南望屬車塵萬聲引颺聞黃道王氣周迴入紫宸先王定鼎三河固寶命來周萬物新吾皇不事瑤池樂時雨來觀農尾春

御製詩送賀賓客為道士還鄉并宰相已下應制詩賀知章

右按唐書太子賓客集賢院學士賀知章年八十六臥病五日冥冥不知男曹子長跋訴天請以身代遂疾損乃上表乞為道士還鄉元宗許之乃捨宅為觀賜名千秋并與男曹子會稽都司馬賜緋小子田亦度為道士兼賜帛一百疋道衣兩對又廣事異記 卷三 二

賜鑑湖剡川一曲元之則官數頃為報今供張東門百寮祖餞

御製送詩并序 元安

天寶三年太子賓客賀知章鑿止足之分抗歸老之跡解組辭榮志期入道朕以其風存敬尚年在進嘉用循挂冠之事俾遂赤松之適正月五日將歸會稽遂餞東路乃命六卿庶尹三事大夫供帳青門龍行邁也宜唯崇德尚齒抑亦屬俗勸人無令二疏獨光漢冊乃賦詩贈行凡關宴宜皆屬和詩曰遺榮期入道辭老親抽簪豈不惜覽運具如高尚心衷中得秘要方外散幽襟獨有青門餞群英悵別深

應制左丞相李適之

聖代全高尚元風關道遠延開百壹戲詔許二疏歸仙記題金籙朝章披羽木悄然承睿藻行路滿光輝

應制石丞相李林甫

挂冠知止足豈獨漢疏賢入道求真侶辭榮訪列僊唐文合日月宸翰動雲烟鶴西吳鄉遠送送南斗邊

應制門下侍郎王彞



詔許真人歸隱為言海上憶孤峯宸覽暫別期十載野服飄然出九重幸未向迷  
丁令憐竹坡猶認為仙龍自憐弱羽屢埃雲外無由躡去蹤此不備詳

戴叔倫仲和節唱和詩唐德宗

右按唐紀貞元五年初置中和節德宗皇帝製詩朝臣奉和詔寫本賜戴叔倫於容  
州天下美之德宗詩曰東風變梅柳萬葉生春光中和紀月令方與天地長觀樂豈  
予尚茲時景辰遂有恩同致寰海康君臣永終始交泰符陰陽曲沿水新碧  
華林桃稍嘉勝實信多徽戒之在無荒

詔寫古劍歌賜諸學士郭元振

右按唐書郭元振家世元振為通泉縣尉前後探買所部千餘人以遺賓客百姓  
之武后聞之使籍其家唯有書數百卷后令問其資財所在知皆以濟人於是奇而  
免之召見大快聖旨并令口占古劍歌天后奇之命繕寫賜諸學士歌曰君不見  
昆吾鐵冶飛炎煙紅光紫氣俱赫然良工鍛鍊經幾年鑄得寶劍名龍泉顏色如霜  
雪良工咨嗟數奇絕疏瑤匣裏吐蓮花錯鏤金環生明月正逢天下無飛塵幸得周  
防君子弟精光黯黯青蛇色文章片片珠龜鱗非直結交遊俠子亦嘗親得英雄人

廣卓異記

卷三

三

何言中路遺棄掃零落湮淪古獄邊雖復沈埋無所用猶能夜夜氣衝天

家藏十一代先祖書勅為寶章集王方慶

右按唐書王方慶天后朝鳳閣侍郎知政事周少司空石泉公慶之曾孫也其先自  
瑯琊南渡為江左冠族慶北徙入關始家咸陽馬祖齋隋衛尉丞伯父宏議有美名  
貞觀中為中書舍人宏直為漢王元昌友方慶家多書籍則天訪求右軍遺跡方慶  
奏臣十代祖伯慶之書先有四十餘紙太宗購求先臣並已進之唯有一卷見在  
人進臣十一代祖導十代祖洽九代祖珣八代祖暹七代祖僧綽六代祖仲實五  
代祖纂高祖魏曾祖惠并九代三從祖伯音中書令獻之已下二十八人書共十卷  
則天御武成殿示羣臣仍令中書舍人崔融為寶章集以敘其事復賜方慶當時甚  
以為榮

廣卓異記卷三終

廣卓異記卷四下前編之補者

金日磾

宋宜黃樂史子三集

右按漢書金日磾本匈奴休屠王太子也武帝時為侍中驛馬都尉光祿大  
夫封稅侯弟倫黃門侍郎日磾二子宜奉車都尉宣帝時為太僕卿光祿勳亦  
為侍中建騎馬都尉亦為侍中建孫當亦封侯倫子安上為侍中閭內侯安上四子  
常光祿大夫敬選侍中衛尉岑拜使主客明與岑從為諸曹中郎將故三子涉為侍  
中余越騎校尉閭都侯鏡越騎校尉涉兩子湯融俱為侍中涉從祖父弟欽光祿大  
夫侍中都城侯欽弟遠為尚書今遠王莽時居封九卿七世侍中二驛馬

張安世

右按漢書張湯為三公子安世封富平侯食邑六百戶子千秋延壽彭祖皆封侯富  
於大將軍霍光家僅七百八自宣元已來為侍中中常侍諸曹散騎列校尉者十餘  
人功臣之風唯有金氏張氏親近貴寵比於外戚安世以父子封侯太盛不交相  
嚴詔

廣卓異記

卷四

許廣漢

右按漢書許廣漢漢封昌成君女貞君為孝宣皇后元帝母也廣漢二弟舜為博望侯  
延壽為樂成侯又為大司馬車騎將軍延壽中子嘉為平恩侯亦為大司馬車騎將  
軍嘉女為成帝皇后一門二皇后

史良娣

右按漢書史良娣為衛太子良娣生史皇孫宣帝祖母也良娣兄恭恭三子高為樂  
陵侯至大司馬車騎將軍曾為將陵侯元為平陵侯高子丹封武陵侯輔成帝策為  
右將軍閭內侯丹孫二十八人九男並為侍中諸曹親近左右四人為侯十餘人至  
卿大夫二千石

霍光

右按漢書霍光為大司馬大將軍蓋封一萬七千戶故所食凡二萬戶實賜前後黃  
金七千斤自昭帝時光子禹及兄孫雲皆中郎將雲弟山奉車都尉侍中領胡越兵  
光兩女婿為東西衛尉昆弟諸婿外孫皆奉朝請為諸曹大夫騎尉給事中光東政  
前後二十年光又顧分國邑三千戶以封凡孫奉車都尉山為列侯山兄雲為驃騎將軍

衛青

右按漢書衛青七等向地斬虜五萬再封凡萬一千八百戶封三子為侯侯千三百戶之二萬五千七百戶其校尉以大夫封侯者九人為將者十五人

梁冀

右按後漢書梁冀一門三皇后六貴人二大將軍夫人女侯稱者七人尚公主三人其餘卿將尹校五十七人百僚側目莫敢違命

胡廣

右按後漢書胡廣華容人試書奏安帝以為天下第一自月拜尚書郎五遷尚書僕射在公台三十餘年歷事六帝一履司空再作司徒三登太尉又為太傅故人陳蕃李咸並為三司著等每朝會聊稱疾避廣時人榮之平八十二卒贈太傅改吏自公卿大夫博士議郎即中以下數百人皆縵經廣位中興已來人臣之盛未有也

鄧禹

右按後漢書鄧禹有十三子各守一藝鄧氏自中興之後累代寵貴凡侯者二十九人公二人大將軍十三人中二十五十四人列校二十二人州牧郡守四十八人其餘侍中將作大夫郎謁者不可勝數東京莫與為比

費融

右按後漢書費融平陵人一門三公兩侯三公長子穆尚內黃公主穆子勳尚東海恭王女此陽公主融弟友子固尚光武溫陽公主四二千石相與並時自祖及孫官府邸第相望京邑奴婢以千數於親戚功臣中莫與為比

楊格

右按北史楊格與兄帶並典禁閣太保加侍中給政吹格請歸老詔服侍中賜賜於華林殿帝下御坐執手賜牀帳八枚車駕駟馬給林送之格誠子孫曰我入魏登侍中尚書四恩九卿十為刺史光祿大夫儀同關府司徒太尉復為司空高祖以下乃七卿太守四十二刺史內外顯職時仍少比格弟津與兄格前後為華州刺史當世榮之津子慎任齊為大行臺右丞請解還葬一門之內贈太師太傅丞相大將軍者二人太尉尚書令者三人僕射尚書者五人刺史太守者二十餘人連榮之盛今古未之有也

萬石君

右按漢書石奮孝景帝時為九卿長子建次汎次乙次子慶皆列行孝謹官至二千石景帝曰石君及四子皆二千石人臣尊榮乃其門凡號奮為萬石君後以士大夫持歸老於家子孫為小史來歸萬石君必朝服見之不名子孫勝冠者皆有品秩慶侯為丞相時諸子孫為小史至二千石者十三人

李覽

右按周書隋書李覽隴西人曾祖嘉穀大武贈寧西將軍覽為大將軍覽之子端大將軍端弟志開府儀同三司吉弟孝駒大將軍孝駒弟嘉蘭西郡公詢弟亮此州大總管崇之子轉將作監覽弟遠太保遠弟穆太師覽拜不名穆之子源大將軍子孫雖在樞機志拜儀同三司執家者百餘人貴盛無比

廣卓異記

卷四

三

廣卓異記卷四終

宋 宜黃樂史子正撰

三公又在堂... 右按漢書張禹字美侯汝南細陽人也為三公曰父尚每遷轉父親自田里和適會歲臘公卿罷朝共詣禹父上酒為壽數移日當時甚以為榮

宰相有二親郭元振 王溥

右按李邕撰郭元振行狀云自唐受命丞相有二親唯元振而已鎮涼州十五年大石等十二國王為導驍騎兵三十萬武后傷息不移履

右按五代史王溥少年拜相二親在堂溥自序云予年二十六狀元及第榜下除秘書郎其年從周太祖征河中次年獻建閣下除太常丞加承宣又一年留守判官除

子太保罷相十五年官榮過分今甲子四十二矣時父梓宿州防禦使母吳國太夫人俱在後父作自防禦使除左領軍衛上將軍致仕在洛初入觀北闕侍奉肅然

百僚下拜兼座主王仁初為太子太保在朝溥在翰林時有詩云兩制職官三十客

自倚榮耀老來... 宰相與百官列班起居新宰相太夫人趙氏

右按趙氏科名錄德然宗朝登庸太夫人盧氏在堂 命之明日三相因并百執事

並赴私第列班禮慶賀之禮每朔旦憲府中集百辟到宅候起居太夫人及然皇降

詔即相府與文武兩班於慈恩寺飯僧教坊三都大合樂於佛殿前京兆府構綠欄

接東西廊備相府宅觀閣時德符板輿到寺及丞相率百官於庭北謝恩賜酒畢乃

迴班就榻通太夫人起居朝野莫不稱羨其後崔丞相彥昭張丞相濬大用日皆

在膝下其榮養之禮悉依趙氏舊儀作此起作明

三十三年在相位居玩齋

右按唐書梁國公房元齡唐初累為將軍秦王一見引為謀主及終在相位三十

有三年知年原本三十三年

二十七年相印印子謀

右按唐書汾陽王郭子儀自至德元年從朔方節度使加戶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至建中三年凡二十七年其間授中書令考二十有四年每月俸錢二萬貫實

封二十戶歲八俸二十四萬貫官供二十人執食五百馬皆賜每謁賜肩輿人內殿

子八人婿七人皆至重官子瞻尚公主諸孫數十人親仁里四之一為其宅中適

永巷家人三千相出入者不知其名為大臣賞賜美人六人從者八人崇德賞感近

古無比據唐書本司作

四八相相宗 某度 崔元

右按唐書天后時姚崇授夏官侍郎拜相長安四年罷其年拜夏官尚書又入齊宗

初又兵部尚書入元宗初又兵部尚書入尋罷補命五日一入門

人按唐列傳表慶元和十年拜門下侍郎入相出行營淮西平加金紫光祿大夫復

入相十四年檢校左僕射出北都留守移河北行營守司徒東都留守入朝守司徒

授揚州都督未幾復知政事為左僕射出山南節度使入知政事尋守司徒

五日一入中書又守司徒兼侍中出山南節度使移東都留守特進守司徒兼中書令

關成初北都留守四年還京拜中書令本傳曰拜中書令中興之臣江左王事謝安之流也

右按唐書崔元自乾寧元年至天復三年四入相三出鎮自兵部侍郎入至開府儀

同三司守司徒兼門下侍郎天復三年讓官表云方伯之賞是臣列祖之任也臣

有何功而三分戎閫輔相之職是臣先父之慶也臣有何德而四入中書人之甚矣

臣實增懼

三八相孫叔敖 李喻 馮道

右按春秋經邱之封人見楚孫叔敖曰吾聞官大者士妬之祿厚者人怨之位尊者若

怨之今若相楚國有如此三者不得於楚士民也叔敖曰吾三相楚而心益卑吾祿

益厚而施益博吾位益尊而禮益恭是不得罪於士民也

右按唐書李靖垂拱中自麟臺少監入相三年又拜左丞龍朔初為中書令景龍初

拜特進又入尋年老負罪隨子暢元出廣州刺史

右按五代史馮道三八相四月十七日死年七十三歲所得之壽所終之月皆與孔

子同但先孔子一也

五代六八拜相蕭嵩

右按唐書蕭嵩相高祖曾孫孫嵩相元宗嵩子衡驍馬官至三品衡弟華上元中軍

相衡子復相德宗其後文宗日蕭復其相嵩子二子恆恪恒子恆大和中宰相復

右按唐書分司東都太夫人李氏在 悟子恆威道中宰相子恆威道中宰相

堂以孝奉為美與相承時無異

六代六人拜相抄

右按唐書梁肅如臨五代孫元穎元穎姓審樞審樞子孫能于晚入審樞自淹至晚六代拜相

三代拜相張嘉貞

右按唐書張嘉貞子延賞張宏靖三代東鑑漢書雖有嘉平父子相繼為相莫能比也初嘉貞自平鄉丞免歸御史張修憲薦於則天召見內殿垂簾與語嘉貞奏曰臣以草莽得謁九重是千載一遇也咫尺之間如隔雲霧不親日月忘君臣之遠有所未盡則天遂令卷簾與語大悅擢拜監察御史累遷中書令弟嘉祐為金吾將軍兄弟並居將相之位

父子皆自揚州再入相李吉甫

右按唐朝父子繼世為相者數家唯李吉甫子德裕皆自揚州再入相至若蘇瓌父子相望為優劣而頭不再入則李氏感也言宜安即位日旋與同禮及是上謂能及二日出為別門

父子三人拜相郭珣趙履

廣卓異記

卷五

三

右按唐書郭珣相德宗珣之子韋相文宗韋之弟朗相宣宗

右按唐書趙隱拜相按五代史隱之子光遠相梁次子光裔相後唐

一門四相實成

右按唐書實威為太師中書令堂姪抗為納言堂曾孫德元為左相德元子懷貞為侍中

一門三相李仁約

右按唐書李仁約為納言子承慶為黃門侍郎平章事次子嗣立為中書令

岑文本

右按唐書岑文本為中書令姪長倩為內史孫義為侍中

楊恭仁

右按唐書楊恭仁為侍中弟師道為中書令姪孫師道為夏官尚書平章事

武承嗣

右按唐書武承嗣為納言堂第三思為內史令依寧亦為納言

韋待價

右按唐書韋待價為右僕射平章事三從弟安石為中書令安石再從姪巨源為侍中

王播六

右按唐書王播自鹽鐵使拜相弟起自右僕射兼使相姪鐸自鹽鐵使拜相鐸夫之子夫播之弟起之兄文宗侍起如師友目之曰當代仲尼

崔元畧七

右按唐書崔元畧之弟留守弟元武北都留守拜相元畧子鉉鉉之子沈兩拜中書舍人入相

廣卓異記

卷五

四

廣卓異記卷五終

宋 宜黃樂史子正撰

二代為相鄭武公一

右按唐武公父子並相為周司徒善於其職國人美之為賦編初以明有美善之功也詩曰緇衣之宜兮獻子又改為兮

韋賢平當二

右按漢書韋賢子元成平當及子異並為丞相故漢代父子為相稱韋平按韋賢其先孟至賢五世為鄭魯大儒賢為相時年七十在位五歲乞骸骨賜黃金百斤罷歸加賜第一區丞相致仕自賢罷相十年之間子元成繼父為相鄭魯語曰遺子黃金滿屋不如一經

韓休三

右按唐書韓休拜相子況拜相孫真為左右僕射雖不拜相其位已高

令狐楚四

右按唐書令狐楚自翰林學士中書舍人拜相子絢自湖州召入充翰林學士開成

廣皇異記

卷六

表六

二

拜相渭南尉趙敏獻詩云器在卿雲冰在壺天代材業本許諶榮同伊陟傳朱戶秀比王商入畫圖昨夜星辰迴劍履前年風月滿江湖不知機務時多暇猶許詩家屬和無

崔慎由五

右按唐書崔慎由工部尚書拜相子允四人相四人既當權天下人呼由為有來麻

汁

崔祐甫六

右按唐書崔祐甫拜相祐甫東武二百崔祐甫祐甫東武二百

劉祥道七

右按唐書劉祥道為右丞相祥道之子齊賢為納言

蘇瓌八

右按唐書蘇瓌為侍中子頌為中書侍郎平章事先是神龍中頌自給事中修文館學士轉中書舍人時文環中書門下三品父子已同掌樞密也

陸元方九

右按唐書陸元方為鸞臺侍郎平章事其子象先為中書侍郎平章事

樂彥璋十

右按唐書樂彥璋為西臺侍郎平章事子思晦為鸞臺侍郎平章事

李道廣十一

右按唐書李道廣殿中監平章事子元結中書侍郎平章事道廣本姓向高祖有

李敬元十二

右按唐書李敬元為中書令弟元素為鳳閣侍郎平章事

來恒十三

右按唐書來恒為黃門侍郎平章事弟湊為中書舍人

張文環十四

右按唐書張文環為侍中姪錫為鳳閣侍郎平章事

戴胄十五

右按唐書戴胄為吏部侍郎平章事姪至德右僕射平章事胄無子以兄

宇文節十六

右按唐書宇文節為侍中孫融為黃門侍郎平章事

崔仁師十七

右按唐書崔仁師為中書侍郎平章事孫湜中書令湜中書令與仁師一類與

薛元超十八

右按唐書薛元超為中書令姪履禮部尚書拜相

裴矩十九

右按隋書裴矩為侍中從姪孫叔為內史令

楊收二十

右按唐書楊收自翰林學士拜相姪涉禮部侍郎拜相

兄弟六人並登相位

右按唐書卡亞祖姪父辨以清辨正嚴稱兄弟六人登宰相世號卡氏六龍元仁無

雙元仁

外孫三人為相度攝

外孫三人為相度攝







也初長安中有善工相田文者與章丞相魏丞相祚丞相微時會於客和田文曰今世三君皆丞相也其後三人號更代為相是何見之明也

白衣人告拜相頭

右按唐書魏元化中入洛有白衣丈夫乃鬼也呼頭為中夏之相輔也及直拜前一曰白衣人來云公明日拜相前定如此

夢中神人授二管筆馬九珠

右按五代史馬公天成中自河中從事赴歸宿於蓮店其地有蓮神祠夜夢神見召手授二筆一大一小覺而異焉及路王即位以為翰林學士旋知貢舉私自謂曰此二筆之應也及拜相上事申書更奉二筆熟視大小如昔夢中所授者公始悟冥數有定分也

庭槐生三枝過堂屋脊李石

右按北夢瑣言李氏河中永樂有宅庭槐一本抽三枝直過堂脊一枝不及李氏同堂兄弟三人曰石曰程皆登相位唯福一人歷七鎮使相而巳

三起三留詩神

右按柳玭十四事云宣宗朝將神判戶部事特承恩澤每對多及時政一日延英奏曰近日爵賞稱其人思僥倖者上驚曰如此即亂去也神曰亂即未亂但思僥倖者多亂亦不難上稱數再三語畢三起三留上曰後度即不獨對卿也神不論上此後延英遂入相中外咸知上命相獨出宸祿

見白衣人吟詩馬植

右按小說馬植安南都護與時宰不遇又除黔南殊不得意維舟峽中古寺前有長堤夜月甚明見白衣緩步堤上吟詩曰截竹為筒作笛吹鳳凰池上鳳凰飛勞君更向黔南去即是陶鈞萬類時歷歷可聽遠人遺問即已失之後自黔南入為大理卿還刑部侍郎判鹽鐵拜相李公其人識及錢穀事

神呼相公元龜

右按小說元龜布衣時與張渭徒行陳蔡間會暮風雷避於神廟中時有羣盜匿廟下二人懼負壁而立俄聞廟宇有呼者曰元相國張侍郎且止群盜疾去無害貴人其後元相代宗謂終禮部侍郎又朱朴微時嘗山行夜聞呼相公來近十輩飛雲林間目忘雙中外之人情尚懼無才亦非偶然也

蝦蟆大如牀手換

右按別說李揆乾元中為禮部侍郎嘗一夕有蝦蟆大如牀高數尺見於寢室中解者曰夫蝦蟆月中之蟲亦天使也今使來公堂豈非上以密命付公明日視之已亡揆果拜相

廣卓異記卷八 臣下顯達之述者

宋 宜黃樂史子正撰

年三十為僕射封著

右按南燕書慕容德以右僕射封著為左僕射尚書韓紳為右僕射時著紳俱年三十又以高弟為西中郎將紳弟執為東中郎將同拜四人同入高第陸殿方謝帝顧曰雖二龍於長衢駟驥驥於千里朝野榮之

不數日貴盛劉此求

右按唐書劉幽求隨元宗平內難是夜詔書皆出幽求自為其制云前朝邑縣射劉幽求忠貞冠古義勇橫秋首建雄謀果成大業可書舍人參知機務賜爵實封祖父俱贈刺史授二子五品官珣曰又定策請睿宗即位以功授銀青光祿大夫行尚書左丞相依舊參知政事進封徐國公加實封通前十五百戶賜物千段奴婢三十人宅一區地十頃加金銀雜器五車不數日內

數月超為大司空

右按漢書朱博字子元以京兆尹數月超為大司空

廣卓異記

卷八

九十五日位至司空

右按後漢書荀爽數徵聘不就及獻帝時董卓東政復徵之欲遂命吏急之不得去因復拜平原相行至宛險進為光祿大夫視事三日進拜司空爽出自巖穴九十五日而登台司時號白衣登三公起家二年為丞相張猛

右按唐書獨孤及撰張錫神道碑云一命左拾遺再命右補闕三命殿中侍御史四命諫議大夫中書侍郎平章事起家徒步二年贈相印

自補闕至侍郎不周歲為相杜元頌

右按唐書杜元頌如晦之元孫也歷翰林學士中書舍人戶部侍郎拜相自補闕至侍郎不周歲居補相之地詞臣遠述未之有也弟絳太子賓客絳子審權拜相

二年間拜相階至特進

右按唐書韋保衡自翰林學士中書舍人遷兵部侍郎拜相自起居郎至拜相二年之間階至特進保衡尚懿宗同安公主

五年至尚書張

右按漢書張敞字伯達鄆人也建初二年舉孝廉四遷五年為尚書

不出長安城十年至丞相匡衡

右按漢書匡衡東海人十年之間不出長安城門為御史大夫未滿歲便拜相

不出都門便登相位鄭亨

右按唐書鄭亨歷官三十餘任未嘗出都門便登相位以至於終

不及七年為節相興軍

右按唐書樊澤應制舉禮部侍郎子邵一見款曰將相之才也不及五年澤果為節相邵有知人之鑒也

四遷至九卿司馬安善

右按漢書汲黯妙之子司馬安善四遷至九卿

七箇月自員外郎為侍郎盧從愿

右按唐書盧從愿自吏部員外郎至吏部侍郎七箇月

三月周歷三臺遷侍中蔡邕

右按後漢書蔡邕字伯喈以侍書御史遷尚書三月之間歷三臺遷侍中

一日三命元微

廣卓異記

卷八

一日三命元微

右按唐書元稹自尚書祠部郎中知制誥除中書舍人翰林學士賜紫金魚袋白居易易為制誥曰一日之中三加新命稹衣謝云口初校官面賜章服拔令丞命不顧班近近日寵榮無臣此例初稹知制誥因中官魏簡進同院武備衛會食有青蠅集心忽擊之曰通從何來遠集於此一塵愕然

一日二恩賈知章

右按唐書賈公自太常少卿遷禮部侍郎兼集賢學士一日併謝二恩源乾曜與張說同東政乾曜曰賈公久著盛名今日一時兩恩足為學者光輝然學士與侍郎何者為美說對曰侍郎自皇朝已來為衣冠之華選自非實望具美無以居之然終其買之吏又非往賢所慕學士者懷先王之遺為搢紳執儀禮揚班之詞彩兼游夏之文學始可處之無愧二美之中此為其最美

四時改服飾傳游藝

右按唐書傅游藝天授中自合官主簿遷監察起拜給事中同鳳閣鸞臺平章事一年之內位至宰相時人謂之四時仕宦言春著青夏著綠秋著緋冬著紫

用人自布衣使與宰相選得力者補授曰天后與今日事異深州州縣用官非  
及自國之制古人云三朝迭序庶士為相四侯使兵為將此蓋不得已之策非  
官均能官謀唐書

一歲五遷王猛

右按晉陽春秋秦王符堅以王猛為輔國將軍司隸校尉居中宿衛僕射府事  
令領選如猛猛固讓不許曰機務俟才實咨明哲朝野所屬猛一歲五遷權傾朝野  
符堅原本符堅

一歲三遷崔希逸

右按唐書崔希逸十二喪母以孝聞十五歲終南山偏覽經籍開元十八年春遷吏  
部郎中夏轉河南縣令冬試司農少卿一歲三遷時人榮之歷官左常侍河南尹  
白衣入翰林手白

右按唐書李白天寶中召見金鑾殿元宗降步迎如見國師

帝嘉之七寶方丈賜食於御手調羹遂入翰林專掌密命按原本唐書  
六十日內授三品官張寶藏

廣卓異記 卷八

嘗得一食鮮肉傍有一僧曰君六十日內官登三品時太宗患氣病醫不效詔求醫  
寶藏曾因此疾進乳煎畢拈方上服愈宣與五品官魏微難之上疾復作服前藥又  
平因思與五品官不見授何也微懼曰未知文武二吏上怒曰治得宰相不妨已授  
三品官我天子豈不及汝耶乃厲聲曰與三品官立授鴻臚卿時正六十日雖難難  
然授官速也

自處士為丞相范質

右按蜀記李雄既為成都西山范質字長安巖居穴處初微不置後發自青城山乘  
素輿詣成都雄大喜迎于門與同坐即拜為丞相長生勸即帝位

四遷至丞相公孫宏

右按漢書公孫宏對策第一拜博士二年左內史元朔二年為御史大夫五年為丞  
相封平津侯後以人告宏曰公孫內無宰相外無親屬何以得此宏曰此非我力也  
開宋開一欲賢者待大賢二勉  
材館待大材三樓士歸待國士

廣卓異記 卷八

廣卓異記 卷八

三葉為國元老趙喜

右按東觀漢記曰行太尉事趙喜三葉在位為國元老其以喜為太傅時年八十而  
心力充壯繼母在堂朝夕瞻省傍無几杖言不稱老  
出入六十當貴社稷

右按唐書郭公杜佑之孫大尉式方之子起家拜朝再為少監一為詹事四

為太卿一守郡一大尹十擁旌節兩登相位三掌邦計再領鹽鐵一判版圖一留宗  
歷尚書僕射司空司徒太傅封郭公食邑三千戶尚岐陽公王贈太師凡三十七位  
出入朝垂六十年唐朝大儀或貶或誅若乃門風貴盛終始如此者少焉  
一座最貴蕭瑀

右按唐書蕭瑀嘗侍內宴太宗謂侍臣曰自知一座最貴者先祀酒時長孫無忌房

元齡等相顧未言瑀引手取杯帝問曰卿有何說瑀曰臣是梁朝天子兒隋朝皇后  
弟唐朝尚書左僕射天子親家翁太宗撫掌極歡而罷  
廣卓異記 卷九

廣卓異記卷九 目下  
宋 宜黃樂史子正撰

弟男七人同日拜官郭子儀

右按唐書郭汾陽弟男七人同日有制拜官弟幼冲左庶子曜太子少保兼判詹事  
晞檢校工部尚書判秘書省事晤兵部郎中暉左散騎常侍曙司農少卿映太常丞汾  
陽有表謝曰同日而拜前古未聞青紫焯庭冠蓋成里  
弟男姪十一人同制授官劉蕡

右按白居易為制詞其略云劉約等惟爾先父太師濟為國元臣惟爾兄弟襲襲名

業云云而爾約等皆可任用故昇郡符而加命服者五昇朝序而佐環衛者六未歸  
紫綬煥赫相望勳德之家於斯為盛  
官詔一百二十七軸同日入門沈嘉五

右按唐建中實錄德宗贈外戚官外祖沈嘉五直贈太傅高祖太孫元舅太師其餘贈

三公保傅僕射尚書方又十四人上使中官以鹿馬獸官牒送沈沈凡贈官拜職陪  
封爵邑男女官詔一百二十七軸皆飾以錦單人以為榮  
奉從甥姪日餘人為官宜倫

右按唐書韋倫為太子少保致仕每朔望入朝奉從甥姪候於下馬橋不下百人

右按唐書韋倫為太子少保致仕每朔望入朝奉從甥姪候於下馬橋不下百人

七子二孫封侯侯侯

右按魏書夏侯惇為大將軍諡忠侯子充嗣魏帝思惇功欲使子孫畢侯分惇邑千戶賜七子二孫爵皆關內侯惇弟康及子懋素封列侯而太祖以女妻懋和即清河公主也懋素歷位侍中尚書

子孫五人封侯曾參

右按漢書曹參野戰功多高祖賜食邑平陽萬六百三十戶號平陽侯代蕭何為相子孫五人封侯子時尚平陽公王子襄尚衛長公主

父子兄弟十餘人食邑蕭何

右按漢書高祖以前何功居第一封鄼侯賜劍履上殿入朝不趨封何父子兄弟十餘人皆有食邑

為帝王師封萬戶張良

右按漢書高帝曰運籌策帷幄中決勝千里外子房功也自擇齊三萬戶良曰願封留侯足矣不敢當三萬戶乃封良為留侯良曰今以三寸舌為帝王師封萬戶位列侯此布衣之極於良足矣良祖代五世相韓

廣卓異記

卷九

二

三代帝王禮重李泌

右按唐書李泌天寶中獻書玄宗召見命侍詔翰林仍東宮供奉肅宗甚禮遷揚國忠忌其才奏泌為詩諷上詔於新春安置肅宗北巡會泌在嵩嶺聞召入廷致臥叩動皆顧問泌稱山人因辭祿秩以散官拜銀青光祿大夫仍列元帥廣平王行軍司馬肅宗嘗謂之曰卿侍上皇中為朕師友今下判廣平行軍朕父子三人資卿道義其見重如此專為崔圓李輔國害其能泌乞遊衡山以三品祿俸遂隱衡山代宗登位召入為翰林學士以至拜相

五世盛德社稷 王相

右按唐書杜襲為魏僕射襲子恕為幽州刺史恕子預晉鎮南將軍預子錫晉散騎常侍錫子文晉光祿大夫

右按晉書王昶魏司空昶子湛晉汝南太守湛子承晉東海內史承子述晉驍騎將軍述子坦之晉安東將軍

十三代子孫二十三人崇貴子承平

右按北史子承平代人魏大武時冠軍將好持黑頭弓號黑頭將軍子洛拔侍中尚

書洛拔六子長曰勉領軍將軍侍中尚書令前此不測烈子祐後弟忠領軍將軍侍中尚書令忠弟景武衛將軍景弟黑胡華并恒四州刺史果弟劬女為宣武后封太原公劬子暉侍中尚書僕射劬弟天恩遷西太守天恩之子仁生平原太子仁生子提離西都太子提子謹太傅燕國公謹子實開府儀同三司實子提澤州刺史顯弟仲文右翊衛大將軍實弟異太尉異子襲開府儀同三司異弟異澤州總管義子宣敬舉車都尉宣敬子志舉唐宰相義弟禮上將軍趙州刺史禮弟智封齊國公為大司空

廣卓異記

卷九

三

廣卓異記卷九終

一門二十三人封王武承嗣

右按唐書天后勅武成一門封王者二十三人承嗣魏王三思梁王攸暨定王攸寧  
建昌王攸宜建安王攸備安平王攸歸九江王攸止恒安王攸望會稽王懿宗河內  
王嗣宗臨川王高賓河間王重規高平王戴德潁川王求己渤海王敬道天水王延  
基南陽王延考淮陽王崇訓高陽王崇敏清河王崇基宣城王延暉陳留王延祚咸  
安王懿宗安撫河北北法  
者生服解處壽如此

一代五人封王李方叔 胡長仁

右按後魏書李方叔女為文成皇后有子五人封陳留王峻封頓邱王巖封彭城  
王雅封滎陽王白封梁郡王世號為五王李家

右按北齊書胡長仁兄弟以后族並封王長仁隴東王弟長懷建昌王長威濟陰王  
長洪武德王長隆汝陰王

五世封王穆宗

廣車異記

卷十

一

右按後魏書穆宗子觀觀子壽壽子平國平國子懿五世襲封宜都王故號穆氏五  
王

四世封王長孫道生

右按後魏書長孫道生道生子稱獅子觀三世封上黨王觀子雅西魏馮珺王故號  
長孫四王

三世封王陸侯

右按後魏書大將軍河南陸侯封東平王子麗封平原王麗子定國封東郡王

五世侍中陸英

右按吳書陸英子玩玩子始始子萬壽萬壽子真並世為侍中

一門二中書令五侍中謝世

右按宋書謝世黃門侍郎子莊中書令莊之子融中書令融之子融中書令融之  
弟顯豫章太守顯之弟慶慶之子淪太傅淪之子覽中書令覽之弟舉侍中舉之子  
暉侍中暉之子儼侍中儼侍中儼侍中

二代為侍中馮紇

右按漢書馮紇父子兄弟並帶青紫三代為侍中

兄弟四人迭為侍中柳悅

右按南史柳悅兄弟十五人第二快第三快第四快第五快三兩年間四人迭為侍  
中復居方伯當世罕也

兄弟俱曾為侍中楊恭仁

右按唐書楊恭仁兄弟師遠俱曾為侍中

父子同時為尚書令中書令紀暉

右按吳錄紀暉字子景景時暉父亮為尚書令暉為中書令每朝會詔以雲母屏  
風隔坐

父子俱曾為中書令王珉

右按晉陽春秋王珉為中書令珉父洽嘗為此官珉復繼之時人以為奕世令望  
此官世謂之大王今小珉為  
父子俱上公司馬

廣車異記

卷十

二

右按晉書安平獻王司馬子為太宰其長子壽陽威王望為太尉父子居上公自中代  
未之有也望曾為司徒代  
何曾字季平凡此

兄弟俱為中書令宗泰客

右按唐書宗泰客並弟楚客俱為中書令

三拜中書令張說

右按唐書張國公張說三拜中書令

代恩弟為尚書令樂廣 王戎

右按晉書樂廣為尚書左僕射代王戎為尚書令始戎為廣而終疏其位時人美之



四世五人為三公 袁安

右按漢書袁安太僕卿為司空還司徒安子敬光祿勳為司空敬子湯太僕卿為司空司徒太尉湯子遵屯騎校尉為司空達弟熾太常卿為司空太尉

四世四人為太尉 楊震

右按後漢書宏楊震八世祖傳封赤泉侯高祖顯為丞相父寶隱居不仕自孝安帝至獻帝七世父子並有德業震子東子賜賜子彪自震至元孫彪四世為太尉

四世四人為三公 曾巖

右按後魏書曾巖為司徒巖子略少傅略子焜太傅略孫殺大司馬

三世四人為三公 宇文永

右按後魏書宇文永為太尉子測少保測弟深少師深子孝伯少冢宰

三世三人為三公 李冲 長孫稚

右按後魏書龐西李冲冲之子延齊延齊之子成三世三人並為司空

唐卓異記 卷十一

右按西魏書長孫稚為太師子紹遠為大司空紹遠子覽為大司徒

一門七人為三公 荀勗

右按晉書荀勗為司徒子藩太保祖為太師藩子遵為太保勗即漢司空爽之曾孫魏太尉堂曾孫晉太尉顯從祖兄子也

一門四人為三公 賀拔允

右按北齊書賀拔允為太師弟勝為太師岳為太師勝堂弟仁為太師

一門三人為三公 于謹

右按後周書于謹為太師子實司空實弟翼太師

四代為司徒 太尉 王宏

右按晉書王宏琅琊臨沂人曾祖導晉司徒父詢司徒宏至太尉孫僧達為太師

屏風隔坐第五倫 新宏

右按後漢書第五倫為會稽太守舉鄭宏孝廉後宏為太尉倫為司空班次之每朝見鄭常曲躬自卑帝問其故遂聽置雲母屏風分隔其階青史美之

四解僕射而後受百頭

右按晉書荀勗代陳泰為僕射領吏部四辭而後受

三拜左僕射 李程

右按唐書彭原公李程自河中節度使拜左僕射頃之領汴州拜左僕射一歲鎮夏陽又拜左僕射自武德至長安四年已前兩拜僕射為丞相其後以南省事跡方帶平章之號然非著德頭老有高官者莫得居程故三拜此官不處於古振古為盛

一門三僕射 李待價

右按唐書李待價為右僕射三從弟安石為左僕射再從孫巨源為左僕射

四世為僕射 封回

右按後魏書封回子隆之隆之子子瞻子瞻子德真四世為僕射德真入唐按原封回國為史正

三世為僕射 謝安

右按晉書謝安之子琰琰之子琨三世為僕射

三世為令僕 王述 孔愉

右按晉書中書令王述述子坦之坦之子瑜三世為中書令兼僕射

唐卓異記 卷十一

右按晉書孔愉為僕射愉子安國為僕射孫靖為僕射兼尚書令

神告僕射 李靖

右按小史李衛公始困於貧賤因過華山廟祈於神且請告以官位所至詞色抗厲觀者異之佇立良久乃去出廟門百許步聞後有大聲曰僕射好去顧不見人其後竟至端揆

白衣尚書 鄭均

右按後漢書鄭均為尚書滄泊無欲以病乞骸骨終不肯起帝嘗車駕幸均舍勅賜尚書祿終其身時人號為白衣尚書

五世為吏部尚書 何尚之

右按宋書何尚之子儼儼子載載子昌昌為子敬容五世為吏部尚書

四世五人為吏部尚書 王敬恒

右按宋書王敬恒子瓚之瓚之子秀之秀之子俊之四世五人皆為吏部尚書

兄弟同時 左右丞 崔知佛

右按唐書崔知佛為左丞知佛之弟知溫為右丞兄弟同時對居二階

從者各神人曰魏公舒叔許

右按晉陽春秋魏舒少時嘗宿於野主人產子俄而聞車馬聲有人問為男為女從者曰男也今書之年十五嘗以兵死又問寢者誰曰魏公舒後十五年舒往問之所生子果為所乘者所傷而死舒後果為三公是知人之爵祿前定矣悲夫魏於名者如之何

贈童子木馬

右按北史段暉始藏人漢太尉顯之後身長八尺餘師事歐陽氏有一童子與暉同志後二年辭歸從暉請馬暉戲作木馬與之童子甚悅謝暉曰吾太山府君子奉勅遊學今將歸損子厚贈無以報德子後當至方伯封侯非報也其以為好言終乘馬騰虛而去暉乃自知必將貴仕乞伏熾為輔國大將軍涼州刺史遷御史大夫西海侯

白鬚公神語羅宏信

右按小說羅宏信初為本軍少尉小校掌牧園曾宿魏州觀音院門外其地有神祠俗號曰白鬚公至有宋十者忽謂宏信曰夜來神有語君不久為此地主他日復

廣事異記

卷十一

三

言之不期耳單雙推宏信為諫累加至太尉封臨淄王

廣事異記卷十一終

廣事異記卷十二雜錄

宋宣黃樂史子正撰

宰相乘車入宮殿車千秋

右按漢書車千秋為丞相年老乘小車入宮殿曰小車丞相千秋自關西歸京師太

三公乘小馬入東西臺車千秋許敬宗

右按唐書高宗龍朔三年移仗就蓬萊宮始御紫宸殿聽政五月司空李勣太子少卿許敬宗八朝日聽乘小馬入東西臺仍令一卑官迎送時高宗改中書門下省為東西臺

侍讀腰舉入內殿補無量

右按唐書補無量元宗朝為右散騎常侍崇文館學士侍讀以年老每隨仗出入時許緩步特與造腰舉令內給使昇於內殿或上居別館以路遠則令宮中乘馬上親自送迎以申師資之禮

廣事異記

卷十二

右按唐書元宗徵嵩山道人盧鴻三詔至及謁見不拜皆折而巳問其故鴻曰臣聞老子云禮者忠信之薄不足可依山臣鴻敢以忠信奉見上異之賜皇拜諫議大夫章服並不受遂還所居

父子單傳位冊書費會

右按唐書唐宗傳位與元宗費會冊書天寶十五年遂賊陷關大駕還狩至渭水父老擁肅宗不得去元宗召會之子單冊書今肅宗監國上謂至曰兩朝內禪典冊皆出卿父子何太盛也

父子撰帝王父子實錄沈既濟

右按唐書沈既濟為禮部員外郎撰德宗建宗實錄子傳師為吏部侍郎繼修憲宗實錄未竟出鎮湖南時詔成於師所時論禁之

父子有兼廢功李義府

右按唐書李義府以立天后之勳授封後子港為羽林將軍與張柬之廢天后以功開國時人以為父子勳業皆因天后

今自棟拜相日別錄

右按東觀漢記河東河東劉球在內署日上深益異大中十年子昭追之既至拜戶部侍郎判度支十二月十七日次對上以御案歷日行球令於下句擇一吉日球不諭而上曰但僕一拜官日即得奏二十五日佳上笑曰此日命卿為相秘世無知者高浸自其賢校理為鳳翔從事是即球舊名也二十四日辭球於松第浸曰福度旬時必副且瞻之望球笑曰來日具時也浸驚不敢發語曰果度支矣始以此事泄於流

三八承明處感

右按文章錄曰應殊博學善屬文嘗作百一詩云問我何功德三八承明處球初為侍郎又為常侍又為侍中故云三八

七代通顯感

右按漢中興初有應姬者生四子而家見神光照社試探之乃得黃金自是諸子官學並有才名至瑒七代通顯應順將作大匠子瑒江夏太守瑒主柳武陵太守柳生奉從事中郎奉生即車騎將軍瑒弟同司空瑒子瑒為丞相

一人四事相同新注

右按五代史鄭廷十九舉反第名姓在第十九人登第後十九年為相於昆仲中又

第十九人四事相同李舉 李行敬  
右按唐書唐貞元十二年李舉以宏詞振名與李行敬同姓同年登第又同甲子

衣錦還鄉未買臣  
右按前漢書宋買臣吳人家貧好書負薪歌道中妻產米去嚴助買臣為中大夫東越反覆拜為會稽太守帝曰富貴不還故鄉如衣錦復行今子如何買臣辭謝遂乘駟馬車去會稽太守至發民治道並縣長吏送迎車數百餘乘八吳界見故妻與夫治道買臣志召故人與飲飲有恩者皆報復焉

賜錦袍還鄉魏元忠  
右按唐書魏元忠為宰相神龍二年還宋州拜相及諸司長官送於上東門

給十騎四人在右幸白馬寺以送之賜錦袍一領銀十兩制曰衣錦還鄉在乎茲日散金數萬掠屠斯所元忠至鄉無所施施者非之

都門祖二疏疏廣 疏受

右按前漢書疏廣與兄子受蘭陵人地節三年立皇太子廣為太傅受為少傅每朝進見太傅在少傅在後父子並為師傅朝廷以為榮在位五歲廣請受曰吾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此而不去懼有後悔豈知歸老故鄉即日父子移病上許之賜黃金二十斤皇太子贈五十斤公卿大夫故人邑子祖送供張景陽詠史詩美之云達人知止足道禁忽如無抽簪解朝衣散髮歸海隅

大臣歸鄉事苗晉卿 印為

右按說苑苗晉卿採訪河東歸鄉拜掃郡將宴苗使屬縣令行酒酒至苗必起身受杯立飲卒為又市老飲酒苗降階拜之而後飲時人稱之苗自天官侍郎河東採訪使歸潞州壺關縣

乘而趨鄉里美之  
右按說苑印為庶子以常侍致仕歸江東縣令詣之必候門磨折而後授坐必拜本鄉里胥在階下立印不敢坐令命之坐仍令執橙以授之時年八十將過縣門必降

自相位至節度九表讓官牛僧孺  
右按唐文宗實錄牛僧孺為相三表求免出淮南一年六表讓官除東畿防禦使詔以疾辭詔誠嘉止定又改授左僕射中使送官告往舊例留守除內官無送告身例及見稱疾不却復除襄陽上欲留之僧孺懇辭出外召對數刻因賜紙數幅約一盤上曰以卿正人故賜古器

讓太尉位與管軍華歆  
右按晉書先是華歆與管寧原相友善魏明帝即位以歆為太尉歆乃避位讓寧徵命安車不起寧年八十環堵蕭然門無車馬卷吟詠詩書不改其樂惜位者就進者讀書至此不亦益乎

廣卓異記卷十二終





右按唐書孔若思為給事中。弟仲思與兄自太府虞部員外郎並給事中。三任同是一府。又同時列職。

兄弟對居兩省。劉祥之

右按唐書劉祥之為北門學士。兄懿之為給事中。兄弟並居兩省。同為侍奉官。論者美之。

兄弟對居兩制。趙光遠 劉清

右按唐書趙光遠中書舍人翰林學士。弟光裔知制誥。兄弟時對掌內外制命。

六度八兩制。徐台符

右按五代史徐台符清泰中膳部員外郎知制誥。其後兩丁憂去職。再入閣。運初入翰林。又轉中書舍人。尋陪養乾祐中。又除中書舍人。世宗初。又入翰林。歷權刑兵三侍郎。光職二十年。閣西陝兩入北門。送居玉堂之中。亦儒者之奇也。

三代四學士。于休烈

右按唐書于休烈。其賢殿學士。祖志字為十八學士。休烈長子。次子肅。相繼為翰林學士。休烈其年八代宗以父子俱行特。肅因夫人。日給兩薄。兄弟三人學士。親師古。

王及宏文館直學士

右按唐書顧師古。秘書監宏文館學士。弟相時。禮部侍郎。弟崇賢。秦府二學士。勳禮曹。

德宗批出知制誥官。韓翃

右按小說韓翃。佐李勉。美門之。同院。翃官一。夕扣門見韓。曰。員外除寫部郎中。知制誥。韓傳。翃曰。留。狀。報。制。若。關。人。中。書。取。前。德。宗。批。曰。與。韓。翃。時。有。與。翃。同。韓。名。者。又。其。二。人。同。遊。御。筆。批。曰。春。城。無。處。不。飛。花。寒。食。東。風。御。柳。斜。日。暮。漢。宮。傳。曉。燭。香。煙。散。入。五。侯。家。又。批。曰。與。此。韓。翃。章。曰。此。君。詩。也。韓。曰。是。也。遂。明。李。與。翃。屬。皆。至。時。建。中。初。也。批。有。韓。翃。傳。其。事。

廣卓異記卷十四終

廣卓異記卷十五下

宋 宜黃樂史子正撰

三世為司隸。趙興

右按漢書趙興。與下邳人。不。如。謀。忌。每。入。官。舍。輒。使。婦。修。館。宇。穿。移。改。幕。故。犯。禁。而。家人。爵。孫。益。用。豐。贖。官。至。顯。川。太。守。子。峻。太。傅。以。才。器。稱。孫。安。代。三。官。皆。為。司。隸。時。韓。其。盛。

子孫七人為廷尉。郭宏

右按漢書郭宏。陽翟人。家。代。衣。冠。太。守。冠。帽。以。宏。為。洪。曹。極。斷。獄。三。十。年。用。法。寬。平。郡。內。比。之。東。海。子。公。年。九。十。五。卒。子。躬。明。法。律。為。廷。尉。躬。中。子。暉。至。南。陽。太。守。躬。弟。子。暉。再。還。南。書。令。封。定。穎。侯。鎮。長。子。賢。累。遷。廷。尉。暉。封。樂。成。侯。鎮。弟。子。暉。為。廷。尉。暉。太。尉。子。暉。至。司。隸。校。尉。封。安。鄉。侯。郭。氏。自。宏。後。數。代。皆。傳。法。律。子。孫。公。者。一。人。廷。尉。七。人。侯。者。三。人。刺。史。二。千。石。諸。中。郎。將。二。十。餘。人。御。史。正。卿。監。者。甚。眾。

三世為廷尉。吳雄

右按後漢書吳雄。河南人。以。明。法。律。桓。帝。時。自。廷。尉。致。位。司。隸。雄。少。時。家。貧。母。葬。之。所。封。之。地。不。下。時。日。至。言。族。滅。而。雄。子。斯。孫。奉。為。廷。尉。

父子二人為御史大夫。杜周 竇隆元

右按漢書杜周。為。御。史。大。夫。延。年。為。御。史。大。夫。居。父。官。府。不。當。舊。位。坐。卧。皆。易。其。處。子。緩。太。常。卿。大。弟。五。人。至。大。官。少。弟。龍。歷。五。郡。二。千。石。三。州。牧。

右按唐書竇隆元。為。御。史。大。夫。子。懷。貞。亦。為。御。史。大。夫。

兄弟二人並拜御史大夫。李况

右按唐書李况。自。戶。部。尚。書。弟。况。自。京。兆。尹。並。拜。御。史。大。夫。俱。判。臺。事。自。唐。初。以。來。兄弟。並。拜。大。夫。未。有。其。比。是。時。長。安。士。庶。皆。賦。詩。以。美。其。事。

父子二人為中丞。李元祐 王德儉

右按唐書李元祐。與。子。德。儉。曾。為。御。史。中。丞。

右按唐書王德儉。德儉之子。俱。為。御。史。中。丞。

張楚金三

右按唐書張楚金。與。子。儵。俱。為。御。史。中。丞。





宋 宜黃陳史子正撰

子代父為太僕卿公孫啟慶

右按唐書公孫賀自太僕卿遷為丞相其子敬慶代父為太僕卿

父子三人為大卿監按原本脫落此條不知何人無從增補查

父子兄弟四人大卿監關立德

右按唐書關立德將作大監子元運司農卿弟立行衛尉卿立本將作大匠替為工

部尚書本唐書送宗召書水鳥關外傳云書師深為地顯立本及與長格出紫

兄弟六人同至三品在師

右按唐書崔弟鄭鄭鄭兄弟六人同奉朝請官皆至三品

三世執金吾程知節 田仁會

右按唐書程知節為武候將軍知節子處得處嗣子才仲並為金吾將軍

右按唐書田仁會為武候將軍仁會子歸道歸道子實廷並為金吾將軍

三世將軍薛仁貴 盧定典

右按唐書薛仁貴威衛將軍子訥左衛將軍又徵朔林將軍訥子囑金吾將軍

右按唐書盧定典武候將軍子師德威衛將軍師端左衛將軍師昌金吾將軍師端

子恒九右衛將軍

父子為武候大將軍趙道典

右按唐書趙道典父才隋右武候將軍道典貞觀初歷左武候中郎將號為稱職太

宗曰卿父為隋武候將軍有當時之譽卿今克傳弓冶可謂不墜家聲因推右武候

將軍其父時屬舊仍舊不改時人以為恭道與自當指其廢事曰此是趙才將軍廢

今運使趙才兒坐為朝野所笑傳為口實

三品要職 王及善

右按唐書上元二年以王及善為右千牛衛將軍上謂曰朕以卿忠謹故與卿三品

要職任人推得至朕所卿佩長橫刀在朕左右知此官貴否

與府主同為金吾張暉

右按李同說張暉為京兆尹徐知仁為醴泉縣張暉為金吾而知仁四歲八改亦

至金吾常惕息以奉張張接之不失朋僚孟淵尹京兆宇文融對富平張暉為醴

兄弟同時列祭張文師 張沛 崔琳

右按唐書張文師與弟廷師皆帶銀青廷師弟檢師全知兄弟三人同時列祭人稱

為三戰張家文師曾姪孫去奢少府監去奢弟去遠光祿卿去遠弟去盈衛尉卿皆

是銀青階已上兄弟三人又再列三戰

右按唐書張沛沛弟洽弟洗兄弟三人並同時列祭沛兄潘知龍州沛州洽新

人呼為弟

右按唐書崔琳弟瑤伯仲多至大官每宴集組甲相輝華數盈門以一榻置笏猶

重疊於其上自開元迄于天寶十五年無中外總麻喪私第在東都並列祭戰當時

號為三戰崔家兩張不同三

子姪三人並授上柱國劉仁軌

右按唐書劉仁軌伐新羅以功進爵為上公並子姪三人並授上柱國州黨光顯號

其所居為樂成鄉三柱聖仁軌拜相時讓左僕射

廣卓異記卷十六終

七為大總管平章事元忠

右按唐書魏元忠自御史中丞拜相七為大總管天兵道天兵中道隴右道蕭關道三為重武進並不去平章事兼三作副元帥

代妻父為節度使車阜

石按唐書車阜自鳳翔判官授殿中侍御史權領隴州五珠功拜節度使宋沈平入為金吾將軍其妻父張廷賞先為西川節度使四年之內車代領西川車生三月朔生因以式子為字

父子同時為節度使韓宏 田宏王

右按唐書韓宏子公武俱立殊功宏任汴州節度使公武歸州節度使宏乘元鄭受節度使公武年宏建州節度使韓宏

右按唐書田宏正子布俱立殊功宏正魏博節度子布涇原節度又韓田二家宗時遂為當代之榮或曰王智興河中安平靈武安得不書智興遂崔家級徐州晏

廣卓異記 卷十七

平用昭十萬得胡加其後生職點永州司戶安可與韓田二家為比後按車異記而

子四人俱任節度使手展

右按唐書西平王李晟立收城之功其後四子皆秉節旄應夏徐鳳翔汴河中憲應

聽愬唐廣德軍陽鳳翔徐博魏郭靈夏并滑魏郭軍徐鳳翔河中靈夏皆在鳳翔

三人皆當為方伯光仗之 孫超之 全景文

右按南史沈攸之徵時與吳人孫超之全景文共乘一船入都引船過津有一人面

相之曰君三人皆為方伯復攸之曰苟有不驗便是相書耳後攸之為荆鄂二

州起之為廣州景文為南豫州

四世為本郡太守孔愉

右按晉書會稽孔愉愉子安國愉孫瑋瑋子山士靈行四世五人本郡太守

四世為本郡刺史車東敬

右按後魏書車平車東敬子元賓元賓子祖暉祖暉子義雲四世為本郡刺史東敬

致仕後元賓為之

三世坐益州周訪

右按晉書汝南周訪訪子撫撫子楚三世為益州刺史

三世坐蒲州崔義元

右按唐書靖兵公崔義元子神基孫琳三世為蒲州

二世坐平盧薛平

右按唐書薛平為平盧節度使曾孫平亦為之薛仁貴子楚五楚子薛平薛

父子坐興元鄭餘慶

右按唐書鄭餘慶鎮興元創儒宮學館子澣文鎮興元復繼前美先是餘慶自外入

大馮君小馮君馮野王

右按漢書馮野王弟立相代為上郡守民歌曰大馮君小馮君兄弟繼踵相因衛政

如魯衛德化均

大雍州小雍州車慶遠

右按後魏書車慶遠弟暉業兄弟繼為雍州刺史時號大雍州小雍州永徽之後

承慶承業兄弟相代為雍州長史時人亦稱大小雍州在京域有牧守皆親王兼領

而長史最為官長與今京兆尹同

大鄭公小鄭公鄭祖述

右按北齊書鄭祖述為光州刺史父道昭時亦為光州刺史民歌曰大鄭公小鄭公

相去五十載風教猶尚同

父子交代為刺史車康

右按漢書車康代父端為荊州刺史父出傳舍子入居州時人榮之

兄弟前後為一州刺史車復置 楊福 賈敷 賈敷

右按晉書賈侯置弟嘉皆曾任豫州刺史人歌曰我之有州賴有及侯前及後亦有

政優優

右按南史楊福為華州刺史後弟津亦為華州刺史當世榮之

右按唐書賈敷賈敷自觀中為魏陽令有能名時神大功已上不得聯職賈敷

兄敷頭復為瀛州刺史朝廷以其兄弟廉謹持合同州時人榮之後敷頭與賈敷前

政優優

右按南史楊福為華州刺史後弟津亦為華州刺史當世榮之

右按唐書賈敷賈敷自觀中為魏陽令有能名時神大功已上不得聯職賈敷

兄敷頭復為瀛州刺史朝廷以其兄弟廉謹持合同州時人榮之後敷頭與賈敷前



五絕唐世而

右按唐書太宗嘗命高烈女傳裝屏風千時無本世而暗書一無遺失上出行有司請載書帝曰不須虞世南在此行秘書也嘗臨朝稱世南一人遂兼五絕一日德行二曰忠貞三曰博學四曰文詞五曰書翰及卒上曰石渠東觀之中無復人矣又為詩一篇追思往古興亡之事既而歎曰鍾子期伯牙不復鼓琴朕之比焉將何事所示因命褚遂良詣其靈帳讀而焚之其見重如此按原本作一曰博學二曰德行三曰忠貞四曰文詞五曰書翰又見字下脫一重字並改增

鬼話錄起

右按唐書錢起吳人工五言詩初從鄉薦身居江湖嘗於客舍月夜獨吟聞人吟於庭中曰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峯青起愕然攝衣而視之無所見矣以為鬼怪而誌其十字及就試之年座主李暉試相靈鼓瑟詩題有青字起即以鬼語十字為落句暉深嘉之稱為絕唱是歲及第其省試詩曰善鼓雲和瑟嘗聞帝子靈馮夷空自舞楚客不堪聽雅調凌金石清音發杳冥蒼梧求思慕白芷動芳馨流水傳湘浦悲風過洞庭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峯青

廣博異記

卷十八

文士聲名播寰矣張文成 蕭獨士 馮定

右按唐書張文成下筆成篇七應舉四參選制策皆登甲科員半十曰張子之文如青銅鏡萬中揀萬未聞退時人號為青錢學士久視中太常令馬仙童使新羅默暇問文成何在仙童曰自御史貶官默暇曰此人何得不用而後新羅使人就寫文章而去其才名遠播如此

右按唐書蕭獨士字茂挺聰俊一覽無遺嘗有新羅使到云顧蕭天子為國師其聲名遠播如此

右按唐書馮定字長慶中源寂使新羅見其國人傳寫定所為碑記又掌林符之使西番也見其國人寫字商山記以代屏障其文播於夷狄有如此者

將士剝股祭長師為重九

右按唐書烏僕射為將帥討蔡州日有蔡將李端來降其妻為賊縛於樹驚食至死絕猶呼其夫曰善事烏僕射其得人心如此烏自行聞至長帥赤心奉上能下同甘苦不后功勳善待蔡將當時名士咸願依焉病時將士剝股以療後有軍士二十餘人皆剝股以祭古之良將無以加焉今錄於念中以為將帥之元勳按烏重九

胡維異事石勒

右按晉陽春秋石勒羌也其知之劫初至赤允滿室白氣自天屠於庭中所居武鄉山草木皆作鐵騎之形每耕開擊鼓之聲年十七倚墻上郡門王夷甫見而異之曰此胡維摩貌有奇志不疑為天下志東漢公貴與師歡耕田以石為姓以勒為名僧帝位稱後趙十五年

導母舉太常閣樂舊事

右按唐書崔暉被太常卿故事太卿初上閣四部樂於官署觀者嚴焉卻自私第去俯視導母舉公卿遂者為迴避之衢路以為榮

婦人衣冠書畫皆夫人

右按唐書苗夫人其父太師也其舅張善昇宰相也其夫是當宰相也其子宏靖宰相也子婿李卓太尉也

父子忠烈 袁嘉

右按李同說地文皇謂岑江陵曰梁陳名臣子未有堪引者否對曰隋師入陳百司奔散唯袁嘉在王帝王充受越王孫憲子承家為給事中充疾不署名此父子足稱忠烈於是拜承家弟承序為晉王文學

一門忠孝 于壹

右按晉書于壹為領軍將軍蘇峻反苦戰死時二子時時見父沒相隨赴戰同時見害於母裴氏撫二子屍曰父為忠臣汝為孝子夫何恨哉敵士崔鴻聞而歎曰父死於君子死於父忠孝之遺萃其一門也史書謂其德在兩宋現見處世恭慎即不知敬宗為德宗會見下代之世而時時善心之死敬宗自以宋也夫何能神何有德宗德宗原本亦作時時善心也

三代程表門閥 楊凡

右按楊表列傳表鳳翔雍人也曾祖大齊唐初舉龍門劉式周陪魯大齊不歷許還害贈全節侯祖表有孝行程表門閥又播高蹈山志慕巢由元宗徵以疎遠大夫表官就養又表門閥肅宗加敬常侍號元靖先生表沂雁關號為小楊山人初為河西書記劉元帥李光弼表為判官不起肅宗徵起居舍人辭就養于父表處於瑣有安芝白雀之祥又表門閥孝者三代門樹立嗣古未有也

吮糜之聲聞數十里 尹凡

右按錄吳傳周時戶代書五葉不列會食家數千人遺德荒羅鼎作廣沈之聞數十里

三使相孫德昭 董秀明 周永海

右按唐年補錄光啟三年樞密劉季廷王仲山冊昭宗為太上皇以德王裕監國欲殺崔元容以魏誦致意帝州使孫德昭德昭結清遠都督董秀明周永海以除夜伏兵安福門外金吾事于至元日仲山至遂斬之次擒季廷等三將引兵至少陽院告以反正攜仲山首逸帝毀扉出御長樂樓受百官賀遂斬季廷王道弼薛桂四節並赤族判以德昭領靜海軍承海邑管秀為客管並賜狀領定難功臣檢校太保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各賜金帛數車所有珍玩咸賜而與之目曰三使相時人榮之後要保序

廣卓異記

卷十八

四

廣卓異記卷十八終

廣卓異記卷十九兼選

宋 宣黃樂史子正撰

七勝院在平

石按登科記元和二年崔師為禮部侍郎連放二勝又元和六年師之弟師為禮部侍郎連放二勝元和十四年師之弟師為禮部侍郎放一勝大中七年師之子孫自中書舍人為禮部侍郎又放一勝崔氏六勝皆刻石於常樂街奉寺時人謂之曰勝院後為歐州刺史其詞曰唯爾諸父自元和代至於爾躬五十年間四主文柄上下六驚輝耀一瞻元千庭臣皆汝門生天下以為盛威通十四年師之三子孫自中書舍人拜禮部侍郎又放一勝乃命門生堂庠刻石將稱七勝

攝門生迎家君為朝儀

右按據言實歷年中楊嗣復相公具慶下繼放兩勝時先僕射自東洛入魏嗣復平生徒迎於潼關既而大宴於新昌里第僕射與所執生正嘉公鎮諸生翼坐於兩序時元白俱在會賦詩於席上唯刑部侍郎楊汝士詩後成元白覽之失色詩曰隔生應須賜御屏蓋將仙翰入高冥文章舊價留棠棣桃李新陰在鯉庭再歲生徒陳賀

廣卓異記

卷十九

一

宴一時見文盡傳嘗平疏傳雜云蓋非有前疑醉醜汝士其日大醉歸謂子弟曰我今日壓倒元白按此本字下空白一室陳字下多一室字

門生引門生為座主按此本字下空白一室陳字下多一室字

右按唐書禮部侍郎崔師大中年知舉放薦及第至咸通七年師自翰林學士出拜禮部侍郎知舉與為禮部尚書師放薦後攝門生詣相國里錫璣集於崇南街龍興觀前進士韓蒙已下題云集此從座主侍郎 起居大座主尚書

右按五代史同光二年三年四年禮部侍郎裴暉連放三勝放為蕭孫及第後未踰九年蕭孫自翰林學士禮部侍郎知舉放進士十三人乃引門生錫璣暉時為兵部侍郎致仕因書一絕句曰官途最重是文衡天與慈文立藝名三主禮閣皆八十門生門下見門生時人榮之

及第與長行拜官相次崔昭矩 王個

右按據言崔昭矩大順年中裴公下狀元及第翌日兄昭緯登昭緯中和三年亦狀元及第

右按據言王個是裴公損之子個及第翌日父損登個過堂日別見





考及第七年起拔舉類科十八年吏部考列入等十九年又列入等二十三年卒拔科凡七登科述

三世十三勝十四人登科述存約

右按趙氏科名錄存約之子隱拜相乃撰此錄云三世十三勝十四人登科內光啟三年放柳大夫勝再從弟兩人同年及第即昌翰光庭也內三人知貢舉標榜原本科作及第標榜目並卷首原目改又文內放狀均改正

廣卓異記

卷十九

四

廣卓異記卷十九終

廣卓異記卷二十 神仙

宋 宜黃樂史子正撰

全家登仙 許真君一

右按總仙記真君名邁汝南人祖瑛父廉世慕道晉授長史穆皆真君之族子穆家祖孫亦得仙真君為荊陽縣令棄官入道道成晉元康二年八月十五日玉真命真上公崔文子大元真卿授兵仲冊為九州都仙大使封 御史賜玉膏靈丹鳳章龍璽珠雲四合舉家四十二口拔宅上昇錦帳自雲中墜於故宅今其地有遊帷觀樓故十二真君德元康作太康八月十五日作八月一日入原本標榜題觀樓下即空山標榜太平廣記地又按遊帷觀即今西山玉隆真君宮

潛山真君二

右按真人是臣史之遠祖按總仙記真人名子長齊人少好道到霍林遇仙人韓東授靈寶符傳巨勝亦杯 真人服藥年有八十歲色如少女妻子九人皆服此藥入勞盛山昇仙住方丈之室神州受太元生籙以五芝為糧太上補為修門即位亞神次唐元宗第二十七仙稱是二十八宿內真人是星宿於潛山得道號潛山真君原本作二十八仙標榜神仙感通傳並太平廣記地

廣卓異記

卷二十

一

何侯三

右按總仙記何侯者堯時隱蒼梧山慕長生三百餘口耕種桑麻正何侯家太帝五老來謂曰昇舉有期翌日五帝下迎降白日上昇天五帝以樂一器與何侯使投酒中一家三百餘口飲不竭以餘酒灑屋宇拔宅上昇天位為太極仙侯今九疑山有何侯廟在奇廟側

三世六人登仙 梁洋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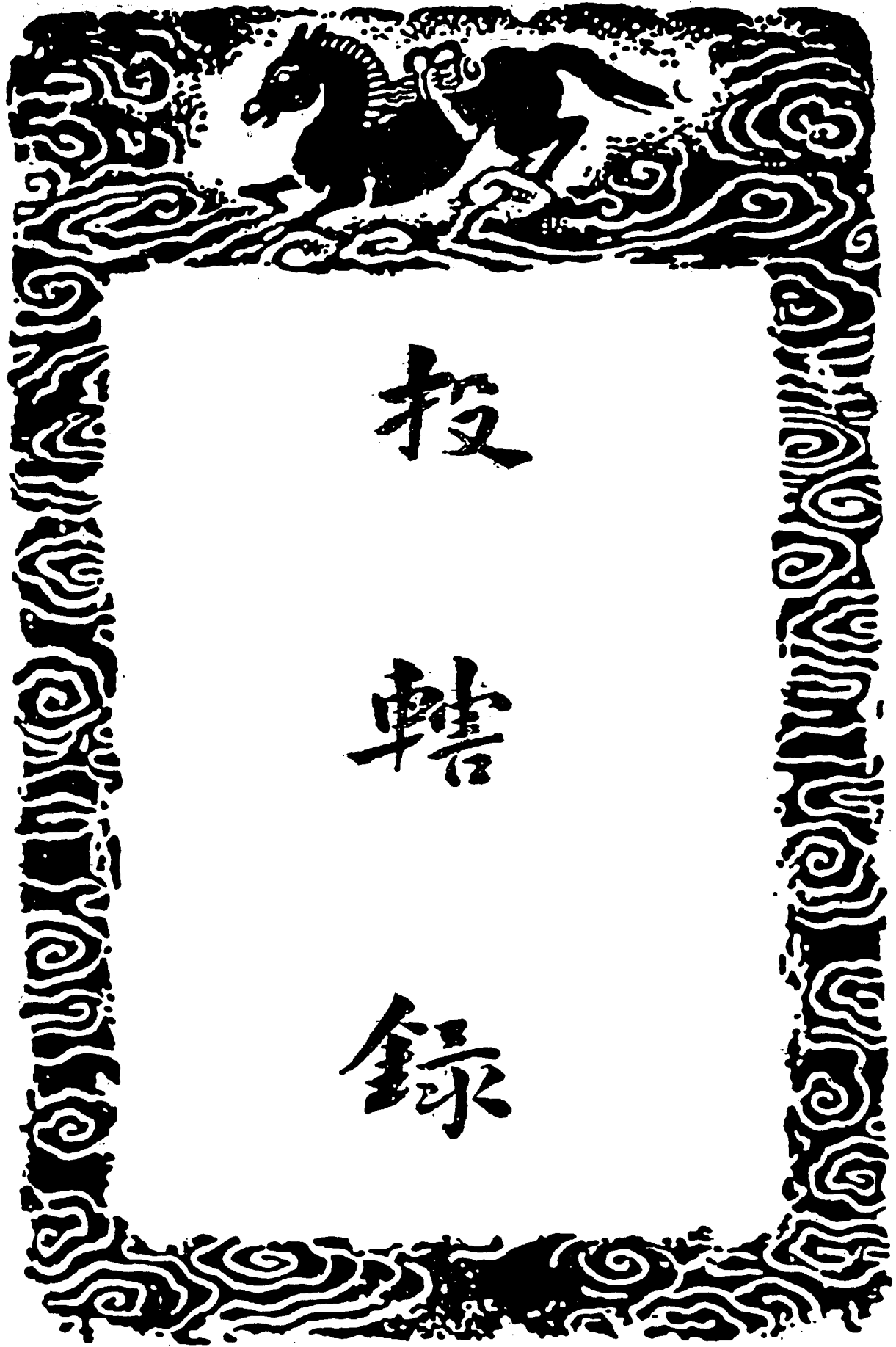
右按定志經昔過去恒沙之數久遠劫時有賢信道氏姓梁名淨信常以資財供養山中道士然後證為元始天尊妻為中候太夫人子法解夫妻不違先君之教為右元真人法解妻及證為右元真人其二兒九祖次允小名阿如俱為飛仙共乘雲輿以詣天尊之所

五世十二人登仙 許肇

右按總仙記許肇長史十世祖也知得道時在鄴郡為 明公右師晨六代孫副為南陽方侯今為副之第三子邈得道入蓋竹山為地仙副之第四子穆晉護軍長史入華陽洞得道為左卿仙侯署為上清真人王母第二十女梁微夫人與穆書







投

轄

錄





據璜川吳氏鈔本

# 投轄錄

## 投轄錄序

汝陰王 明清 仲言父

迅雷倏電劇雨颺風波濤噴激龍蛟蛻見亦可謂之怪矣以其有  
 目所覩習而為常久而為常故弗之異鬼神之情狀若石言于晉  
 神降于野齊桓之疾彭生之厲存之書傳以為不然可乎齊諧志  
 怪錄古至今無慮千帙僕少年時惟所者讀四字抄誤家藏目覽  
 鱗集麇至十踰六七間有以新奇事相告語者思欲識之以續前  
 聞因仍未能屬者屏迹杜門居多暇日記憶曩歲之所剽聆遺亡  
 之餘僅存數十事筆之簡編因念晤言一室親友話情情誤夜漏  
 既深互談所覩皆側耳聳聽使婦輩斂足稚子不敢左顧童僕顏  
 變于外則坐客忻怡怡四字誤忘勸神躍色揚不待投轄自  
 然肯留故命以為名後之僕同志者當知斯言之不誣此序本無

投轄錄

紹興己卯十月

且日敘

福芬樓

投轄錄

蓬萊三山

祥符中封禪事竣宰執對于後殿真宗曰治平無事久欲與卿等至一二處未能今日可矣遂引羣公及內侍入一小殿殿後有假山甚高而山面有洞上既先入復招羣公從行初覺暗甚行數十步則天宇豁然千峰百嶂雜花流水盡天下之偉觀少焉至一所重樓復閣金碧照耀道士貌亦奇古來揖上執禮甚恭上亦答之良厚邀上主席上再三遜讓然後坐羣臣再拜居道士之次所論皆玄妙之旨而看醴之屬又非人間所見也鸞鶴舞于堂笙簫之暇毋惜與諸公頗見過也復由舊路以歸臣下因以請于上上曰此道家所謂蓬萊三山者羣臣惘然自失者累日後亦不復再往不知何術以致之

百寶念珠

慈聖曹后嘉祐中幸相國寺燒香后有百寶念珠價直千萬掛領間登殿之次忽不見仁宗大怒命盡繫從衛之人大索都下捕吏惶懼物色不可得因念寺前常有小兒數人嬉戲自若而不知其所從來漫往問之中一了髻女子年十二三忽笑謂吏曰前日偶取之忘記還去今見掛寺塔之顛火珠上當自往取之吏知其異人也再拜以請女子還遂入塔中吏輩仰視見第十三級窗中出一手與相輪等觀者萬人恐怖毛豎須臾不見而女子手提數珠而下授吏立化通衢開封尹上其事上嗟異久之凡坐累者皆獲赦

華山崩

熙寧中神宗遣內侍高偉使還道由華陰投宿縣驛中忽一老卒若抱關者前白曰某住此多年今夕氣候非常必有大災異官人速去或可免不可留也堅請其行甚切偉疑其有它遲回來未肯發老卒曰若某妄語來日官人回此窮治未晚今已急矣速去猶可投于前舖偉異其言不得已上馬未十餘里天色已曠得小馬舖止宿俄而風雨雷電大作震蕩轟礮若天翻地轉通夕惶怖詰朝澄霽遣人回視舊路則曰昨夕華山崩少西十里則高山大石彌望不知幾里非復故道矣是谷崩風雷簸拽自山之背險華山甚遠此石方墜地壓覆二十七村被其害者百餘里平地為山迷失舊處郵驛不通者累旬方疏鑿之而後成路朝廷遣官致祭詔郵其邑實錄中亦略載其事山下立廟俗為翻山大王云偉後仕祜陵亦甚顯名

翟惟康

翟惟康武林人少有俊聲年十八九即隨計入京省試既罷館于姊夫開封府推官沈扶家會其女兄有娠入月遺惟康市少備用藥餌之屬偶自持之過相國寺有瞽者善揣骨聽聲惟康試叩之焉瞽者曰子手中所持何物耶惟康曰吾來卜于子焉問此為瞽者曰此非催生藥乎此婦必生男子非常之人也子之前程實有繫焉俟此兒高官子當受其蔭始入仕惟康笑其狂誕一至于此不問其他而去是月惟康之姊免身得雄惟康自此連蹇其兒即沈文通也中甲科三十為侍從出守杭州惟康為其持貢奉表賀神宗登極恩補太廟齋郎元豐中與先祖為僚自言其詳精妙如此可以言術矣王荆公集中載沈扶妻翟夫人之誌銘云今上即位翰林守杭州其季惟康奉獻得仕是也

惟康後至正郎云已上三事

### 章丞相

章丞相初來京師年少美丰姿當日晚獨步禁街觀車子數乘與衛甚都作最後者轅後一婦人美而豔揭簾目逆說丞相遂登相因信步隨之不覺至夕婦人有以手招丞相丞相二遂登車與之共載至一甲第甚雄壯婦人有遮蔽丞相雜衆人以入一院說深邃若久無人居者少頃說前婦人始至備酒饌之屬亦甚珍丞相因問其所婦人笑而不答自是婦人引儕類輩其迭相往來俱媚甚三詢之皆不顧而言它每去則必以巨鎖扃之如是累日夕丞相體爲之弊意甚彷徨一姬年差長忽發問曰此豈郎君所遊之地何爲而至此耶我之主翁行迹多不循道理寵婢多而無嗣每每鈞致少年之徒與羣妾合久則斃之此地凡數人矣丞相

### 投錄

三

源

芬

樓

惶駭曰果爾爲之奈何姬曰觀子之容非碌碌者似必能免主翁翌日入朝甚早今夕解解我之衣以衣子且不復鎖子門俟至五鼓則吾吾當來來呼子子亟隨我登廳事事我當以廝役之服披子子隨前驅以出可以無患矣爾後慎勿以語人亦不可復緣此街不然吾與若彼此皆禍不旋踵矣詰且其姬果果來扣戶丞丞相乃用其術得免免于其難善善者云後得其主翁之之姓名但不欲曉之于人耳

### 蒲恭敏

蒲恭敏帥益都日有道人造謁闈者辭之留文字一軸而去恭敏啟視云我居清空表君隱塵埃中聲形不相弔茲事難形容又云欲乘明月光于君開素懷天杯飲清露展翼到蓬萊佳

人持玉尺度君多奇才君君才不可盡玉尺無時休對面一笑語共躡金熬頭絳宮樓閣百千仞霞衣雜與雲烟浮後題云上清鑿逸真人李白恭敏驚悵繩治閣吏遍訪迹于閭巷不可復得

### 張宗顏

近有逸人張宗顏遊杭州三茅觀松徑中遇白衣道士裙裳破敝自云觀中人也相與遊行坐堂上宗顏問曰此有龍否曰誠真龍也不必井中指抵下泥淖曰祇此亦有龍下庭驅焉果有小龍宛轉泥中與今畫工所爲無異角鬚鬚綠鱗黃鬣赤目但長晶晶明非常畫像所比良久雨霧倏合從霹靂飛去道士與宗顏出中塗遇王宮道士語乃失驅龍者因道其事且曰此非觀中人也宗顏始悟非常士觀齋宮畫像中有真君像狀貌特肖所遇者其裾爲風兩所壞矣但嗟嘆致拜而退宗顏年絕高能詳言國初事性沈靜寡言語以其言非誕說乃乃紀云

### 投錄

四

源

芬

樓

### 鄒志完

建中靖國初鄒志完自新州北歸次英韶之間馬上忽覩一物自空中飛至近視之適一人耳但見面目鬚髯餘皆雲霧蔽之熟視志完而去少焉休鞭宿于道旁旅邸中方晚飯心念適之所見疑慮之次忽其物又自天井中飛入語志完云不意公倦倦不相忘如此故特來求一面耳時志完舉酒問能少飲乎物肯首一一觴飲之遂酌若醺醉狀瞑目少刻而醒謂志完曰君此去便登禁闈可無他慮也揖志完而別志完詢其姓氏不答飛去竟不知何怪已而志完入朝拜中書舍人

### 衡州老人

衡州有一老父荷担賣生薑三十餘年老稚見之顏貌不改或問

之曰吾所居在回雁峰後人迹罕至人亦不暇訪吾廬也一日有道人延入茶肆會曰吾有黃白之術求其常德者授之吾見翁數十年未曾改操吾將遺翁此術如何翁即就担中取薰一塊納口中少頃取出已成黃金矣乃笑曰吾有此術尚不爲况其他耶市人驚歎聚觀若仙旋而失之自是之後亦不復見其人矣此曾文肅謫居衡陽日自觀者也

李氏女

昭德趙郡李氏丙申女初名如璋往歲泊舟僧伽浮圖下夢人教改名曰昭德遂依用之熙寧甲寅歲春隨侍其先君司封在曲江夢一婦人年三十許者面正圓而身長莫能省識曰汝負我命歲在戊午我得復寃是歲九月夢一神女從空中而下指昭德曰汝不是汝母九五齊行遍汝今正好脩方夢時不知問九五齊行是何義覺而問人莫能訓說由此寄心香火因緣不視世間事且二

投錄

五

通 芥 樓

歲餘母氏怒曰女子無所歸他日吾目不暇昭德懼夙夜女工元豐戊午仲冬十五夜戊子夢曲江所夢之婦曰我來矣汝償我債以物正刺昭德之心而去從此遂病心痛針灸艾藥屢卜祭鬼盡世間法楚毒增劇家人莫知所爲庚寅日映時忽得寐夢一女子從衛如貴人熟視之乃甲寅所夢見之神女也曰汝不感我語今奈何昭德曰弟子愚暗惟垂慈救女曰此非吾可以爲汝惟佛能之即將昭德詣佛仰見宮殿莊嚴詣佛皆語昭德拜且泣道所以來內一佛曰冤對相逢如世索債須彼此息心當自悟昭德曰世業所薰根索牢固安能頓悟佛曰當此危苦如何不悟昭德復哀請百餘語佛曰汝但發菩提心盡此形壽回向三寶乃可以度脫出厄不爾二十五歲償債復來雖吾亦不能爲汝佛乃爲其作法以手加昭德項後旋繞三匝曰吾爲汝解冤意汝歸心安矣既覺病去十九頃之遂平昭德從此心絕華慕口絕腥膻身絕粉

黛綺綉洗濯三業亦不復善心二諸夢故追憶夢時存其梗概

尼法悟

法悟清源陳氏戊申女早慧能誦金剛經嘗許適其姑之子姑愛之異常元祐三年二月初一日在本家道堂內忽以剪刀斷其髮母見持之而泣頃刻兄嫂弟妹畢集誘諭迫脅無所不致法悟神色怡然笑而不答曰法悟自有境界已發大願若遇明眼善知識或敢言其一二舉家莫能爲計異日謀請建隆長老爲舉揚般若違恩義罪譴無邊語未竟法悟直前拈香低頭禮拜言曰正月一日晡時在道堂坐忽見眼前黑暗見遠處有火光舉身從之約行數里入大門榜曰報冤門有綠衣判官持簿籍曰汝未可來何爲至此汝有宿冤當報知否法悟心悻對曰本地上得生人間未曾爲惡何得有冤判官曰汝前世之妻乃汝今生之夫以嫉妬故傷汝左耳因而致死今反爲汝之夫合正其命法悟曰我雖有此宿冤

投錄

六

通 芥 樓

心不欲報判官曰此自當報不由汝心法悟曰我若報冤冤冤相報無有了期判官曰不然如世間殺人者有不償報者其冤終在法悟曰我但不生嗔恨冤自消釋譬如釋迦世尊昔爲歌利王割截身體節節支解不生嗔恨我今亦不生嗔恨法悟仍見世間冤對盡載簿內念得火炬焚却此簿令一切冤仇盡得解脫判官忽揚眉怒曰汝是何人輒來亂吾法也叱之使去震恐之際不覺身在郊外號泣曰是何惡業却教殺人報冤觀世音菩薩來救我去忽見一老僧云童子過來汝須發願法悟應聲曰我若事人願碎身如微塵河沙劫不生人道僧曰善哉當聽吾偈萬丈紅絲結何時解得徹但脩頓教門那見彌勒法法悟知僧不凡因前問前生父母何在曰汝母已生天父猶沈滯可禮阿育王寶塔一會與佛父法悟旋歸失足墮井中驚不覺醒乃見身在道堂內約日色止逾一食時而自初覺眼前黑暗至入門與判官議論及被叱

見老僧語言不啻如終日也法悟既覺心極惶駭又重捨其姑之恩義彷彿不決至當月晦夜忽夢前所見老僧以手摩法悟頂法悟確意遂於翌日對佛發願願云若果有出家緣分願剪髮時無人來見遂剪二十四刀盡斷其髮再以剪刀齊其髮母忽見之建隆聞說原本作建隆聞說不復阻難但云不可思議先是法悟之母某氏學道參請已三十年矣未有悟入是日辰時因舉之而故犯因緣恍然有省乃知時因緣不約並至非擬議所及時在揚州北門居右二事黃太史魯直子書云爾不改易也真蹟在周勃惟深家紹興初獻于御府

賈生

拱州賈氏子正議大夫昌衡之孫美風姿讀書能作詩與長短句怨抑悽斷富與才情又奉佛樂施奉佛尤力事交友馴謹而儻諒人皆喜之常與其友相約如京師觀燈寓於州西賢寺教院抄空

投錄

七

福芬樓

曰華嚴舊所住也監寺僧慈航作黑布直裰五六領皆綴以帛寺名爲某事丐錢賈戲披之以爲笑且曰今晚爲寺中教化夜果戲出丐錢風度秀峙詞辨橫出士女競施寺僧遣二力昇錢歸幾不能舉翌日其友戲之曰稱職哉賈曰都人美麗不容傍窺原本作惟行者丐錢得恣觀視原本作雖邀逐而取焉無害也原本作此吾亦薄有利焉耳夜賈固欲往而寺僧原本作利其入縱與之遂盡五夜翌日其友睡未起賈曰略出矣友欲與語而賈已去抵暮而還袖中出黃柑兩枚奇香數種分柑燕香談笑無異也又兩日友約以歸賈但以一書致家自是抵春暮而猶在京師也聞有人自京師來說賈瘦瘠又言攜一婦人但瘦瘠耳即同歸歸而瘦益甚服藥不驗舉止無少差誤但不喜其舊妾獨寢于宅後書卷中爲少異也問之則曰病而絕此自膏養耳瘦日甚舉家不知所爲老乳媪夜半後往候之聞卷中切切有婦女家語比曉告

其兄弟乃知賈爲鬼物所病也百方禁斷之不能去賈故自若且曰我病在經絡臟腑而禁呪何益哉五六月間天寧寺作般若會長老宗戒謂賈之昆季與賈之友往齋既罷同遊納涼寺之僧堂高廣蔽以大殿無西日堂之前有風陰陰焉並門長連床且過僧坐其上戒老與客俱至先語僧曰兄弟勿動同此納涼諸官皆道友也淪茗剖瓜均行而食之從容戒老忽曰今歲賈宅幾官獨不在此聞久病日來亦少瘥否其兄言其曲折且曰知其爲鬼所困而不能治也長連牀上有僧忽曰審如此我能治之衆競起問之則天台僧道清也僧取淨土斗許念呪百餘遍以授其兄使候其來以土圍之連牆壁處穴穿敷土令相接或置之牆上令遍原本作或以意原本作想爲得至哀鳴求免即開卷中原本作土而使之去慎勿至日出也如其言圍之方四鼓忽聞卷中原本作忿厲聲達於外至五鼓且哭且悔賈兄問之稱罪曰我京城之廟靈也有封爵慙不能自言悅其風姿不少忍以至於此明則醜惡俱露矣伏願見憐曰復來乎曰我恃神力以爲無如我何原本作而原本作不知遭此今得免當洗心省咎豈敢再至曰神見何物而懼也曰身在鐵城中高際天矣欲自何方去曰西北即開土尺許既泣且謝肅然有冷風自西北而去比明視之則賈尙寢矣亟往謝道清施以二萬錢不受與之香數十兩各取一片如指面許插笠中曰方往五靈臺山檳越於文殊前燒結緣也問其呪曰觀世音菩薩胷索部三十卷中呪土法藏經具載即誦一遍問何爲如何靈曰但人心念不一若念一則靈爾又問賈生所遭何物也曰何必問哉神耶鬼耶精魅耶狐妖耶此呪土皆可令去也若愛欲纏縛見造業而死墮落其間蓋頭下迎來者非某呪土法所能了諸官善思之聞者悚然原本作即邀上堂食畢揖辭以腰原本作抵柱繫包戴笠而去後原本作月餘賈生亦漸安其友

投錄

八

福芬樓

問之曰自初教化錢之夕與一奇婦女施我百金轉盼與我言至第五夜意愈密并得一錢篋篋中有片紙書約以城西張園之後小圃中相見或有問者第云表兄則善此乃我翌旦獨往時也既赴約至園有小圃中見從衛如郡府吏呵止之答以表兄乃徑入宇內與此婦人相見置酒姿態絕出神仙中恐無有也且約翌日天清寺僧房款呢自是惑之朝暮往來或相逐亦與世人無異比歸更不念世間可樂者相隨亦來鄉中每人作法禁呪時亦不去但以手畫圈相圍我又拒曰彼如我們何衣服飲食珍麗顏色則世所未見人間亦無有也噫道清之言賢哉人之爲賈病遇道清亦奉佛施藥之報者也賈生原本作賈名下字顯之所謂友則同郡之許顯彥周是也其後先太史於大藏中檢得冒索經呪今亦藏之於家也原本無亦字

玉條脫

投錄

九

函

芬

樓

大桶張氏者以財雄長京師凡富人以錢委人權其子而原本上其半謂之行錢富人視行錢如部曲也或過行錢之家其人設特位置酒婦人出勸主人反立侍富人遜謝強令坐再三乃敢就賓位其謹如此張氏子年少父母死主家事未娶因祠州西灌口神歸過其行錢孫助教家孫置酒張勉令坐三原本空缺孫氏未嫁女出勸酒其女方笄矣容色絕世張目之曰我欲娶爲婦孫惶恐曰不可張曰願必得之言益確孫曰予公之家奴也奴爲郎主丈人隣里笑怪張曰不然我自欲之蓋煩其女爲我主管少錢物耳豈敢相僕隸也且於皇法無礙如我資產人才爲公家之壻不勞苦相阻也孫愈惶恐張笑曰言已定矣不可移易張固豪侈奇衣飾物即取臂上所帶古玉條脫俾與其女帶之且曰擇日作書納幣也飲罷而去孫之隣里交來賀曰行爲百萬財王主人之婦翁女爲百萬財主之母矣其後張爲人所誘別議其親孫念勢不匹敵

不敢往問期而張亦若相忘者踰年張就婚他族而孫之女不肯嫁其母密諭之曰張已別娶妻矣女不對而私自論曰豈有如此而別娶乎父乃復因張與妻祀神回并邀飲其家而令女窺之既去曰汝適見其有妻可以別嫁矣女語塞去房內以被蒙頭少刻遂死父母哀慟呼其隣鄭三者告之使治喪爲業世所謂作行者是也且曰小口死勿停喪就今日穴壁出瘞之告鄭以致死之由且語且哭鄭辦喪具至見其臂古玉條脫時值數十萬錢鄭心利之乃曰某有一園在西孫謝之曰良善而便也當厚相酬號慟不忍視急揮去之即與親族往送其殯而歸鄭蓋利其獨瘞已園中也半夜月明鄭發棺欲取玉條脫女壓然而起曰此何處也顧見鄭曰我何故在此女自幼亦識鄭面目鄭乃畏其事彰而以言恐之曰汝父怒汝不肯嫁而張氏爲念若辱其門戶使我生埋汝于此我實不忍乃私發棺而汝果生女曰第送還父母家原本補從勿

投錄

十

函

芬

樓

郵其他鄭曰原本補若送汝歸家汝還定死我亦得罪矣女乃久之曰惟汝所聽鄭即匿之它處以爲己妻完其殯而徙居來州鄭有母亦喜其子之有婦彼小人不暇問所從來也積數年無子每言張氏輒恨怒忿恚如欲往扣問者鄭每勸原本補且防閑之甚至崇寧元年欽成上仙治園陵鄭差往永安臨行告其母勿令其婦出遊居一日鄭之母晝睡孫氏女出傲馬直詣張氏門語其僕曰孫氏幾女欲見某人其僕往通之張且驚且怒以僕爲戲已罵曰賊奴侮我耶誰教原本補汝如此其僕曰實有之張與其僕俱往視之孫氏見張跳踉而前曳其衣其僕以婦人女子不敢往解張認以爲鬼驚避退走而持之益急乃擊其手且破血流推去之仆地而死僦馬者怪其不出恐累于己往報鄭家推求得鄭母曰我子婦也訴之有司因追取鄭對獄具伏已而園陵復土鄭之發塚等罪止于流以赦得原而張實傷而殺之雜死罪也雖奏獲貸



猶杖脊竟畏死獄中因果宛對有如此哉是時吳拭願道尹京云以上二事許彥周云又政和中外祖空青原本誤作青先生曾公原本誤作公攝守丹陽屬邑丹徒縣主簿李某者以漕檄往湖州境內方由郡中差二小二二字原本空缺吏徐璋蔡禮者以補驅使既至境休于郊外之觀音院僧室之隣有小房局鎖頗密二吏竊窺之有畫女子之像甚美張于壁下設供養之屬二人私自謂曰吾遭逆旅得有若彼者來為一咲何幸偶詢院中僧云郡人張姓者今為明州象山令此即其長婦死殯于房中地下畫其像歲時祀之也是夕蔡禮者寐未熟忽見女子率幃而入謂禮曰若嘗有意屬于我故來奉子之周旋幸勿以語人及勿以怪而疑懼焉禮欣然領其意自此與璋異榻每夕即至相與甚歡如此者踰月二吏以行囊告竭告于主簿者主簿曰璋善筆札吾不可闕禮可行也是夜婦女者來語禮曰聞子欲歸何也禮告以故婦人曰吾

投錄

十一

涵芬樓

有金釵遺子可貨之足以稍濟幸無往也言畢于髮間取釵與之禮詣舖中售之得錢萬六千文以歸給謂璋曰我適入城遇親人惠然見假勿須言歸也璋嘿然念我二人者同居里巷豈有鄉人而已不識者且聞禮夜若與女子竊語他時事露寧不自累由此每夕伺之一日天欲曉果見婦人下自禮榻璋急向前掩之仆于地若初死狀衣冠儼然二吏大驚詰問亟以告主簿者屬之原本誤作寺僧謹視之拘繫二吏于獄詰問並無異詞遂牒象山令令其家人共發棺視之已空矣及往舖索其金釵驗之誠張死時所帶者也二吏遂得釋未幾還丹陽皆以驚憂得疾不久而殂仲舅目覩與張氏事相類併錄于此云

申天規

熙寧中有大理寺丞申天規者請于朝自言本農家父好道從方外之士游天規十餘歲時忽原本誤作去其家不知所適至天規登

第唱名出東華門忽于稠人中見之慶其登科設拜方起遂不復見又累年任江南一縣令考滿造朝遇之道中忽隔水呼天規亟渡河見之拜起欲語又失所在既更秩乞解官給朝假以訪之然不可得也元豐末先祖任武陵令暇中游桃源觀中有道人瀟洒不凡言語有理趣因詢其姓即申天規之父也翌日遣人邀之則已告去時天規已自老矣計其父壽將已踰百歲矣後見馬子約云申父名交其姻家也

劉快活

劉快活者名姓本兵也滕章敏知池州因原本誤作捕逃卒得于九華山自言有公據放停二字原本誤作滕章敏取視之乃周顯德間所給章敏驚異之已而扣之果有道者虛堂以舍焉時章敏坐妖言被譴不敢久留因遣人送之王荆公荆公與之言甚契然不肯為之留又以屬之曾文肅文肅館于家者凡十餘年每酣飲原本誤作

投錄

十一

涵芬樓

必大呼連唱快活二字故人以此目焉文肅事之如神文肅守河陽忽感便血氣絕不復甦夫人泣請于劉劉曰若將酒一斟三字原本誤作與蘇合香丸二兩與我信既得之酒原本誤作與藥一引而盡與文肅公入密室經夕天欲曉亟叫快活數聲家人競起視之則文肅起居已如常矣問之但云過此更壽一紀位登台衮詢之它皆不言文肅登庸登第後出鎮朱方舟次南都忽告別語文肅曰不能遠適矣原本誤作文肅頗原本誤作解其意亦不強留既去之後不久而原本誤作文肅果南還後不知所終

毛女

蔡元長自長安易鎮四川道出華山舊聞毛女之異原本誤作一見向晚原本誤作從者見嶽廟燒紙錢爐中有物甚異以告元長亟往視之乃一婦人也遍身皆毛色如紺碧而髮如漆目光射人顧元長曰萬不為有餘一不為不足言訖而去其疾如飛既至成歸命

追寫其像以祀之元長親語先太史如此并撫以本改作從原其像見遺

### 范城父

范城父鐘少年漂泊嘗徒步過豫章村落中日高未得食至一山寺有僧夢黑龍繞其屋既覺閉步出戶見有窮士凄然坐于山門僧邀入解榻推食以待之且問其所向城父曰某赴開封試途窮不能前奈何僧乃傾囊以濟其行其徒且咲且排之是歲首荐明年登科後以龍圖閣學士帥江西其僧尚在城父厚報之云神異

### 張夫人

張子龍作龍本妙齡甲科中第鄉里宗氏衣冠望族也有女始笄色冠一時樹以為壻作壻本成禮之後張雖少年文采馳譽當世而宗常有不足之色坐是琴瑟不甚洽浹張本無張任太學博士宗忽告原本有疾所曰吾某處之神也嘗以過罰為人之室歲滿合

### 投錄

十二

源芬樓

歸幸毋以為念子行亦光顯矣然有三事囑子吾平時與子不甚叶吾沒之後父母必來問吾既死之狀慎勿揭吾面帛其次毋再娶又其次吾有二婢人物不至陋他日足以區處子之家事勿令去苟背吾言吾將禍子不得其死言畢而逝已而宗父母果來張告以此翁媪益疑焉竟啟視之乃如所畫夜叉若將起攫人狀衆懼而急覆之未幾擢侍從益貴幸一日登對徵考語之曰卿婦死數年為何尙未娶樞密鄧洵仁女甚美且賢知經術嘗隨其母入禁中宮女呼為鄧五經朕當為卿娶之張力辭以他不可已而言定鄧氏鄧氏欲逐其二婢張亦不得已又去之合昏之夜夫婦方結髮忽火起床下幃幔俱燼翌日張奏廁見故妻如死後狀前搏子龍遂殘其勢自是張遂不能為人靖康末竟以失節竄湘中已而賜死于家案結云今

### 水太尉

大觀中李遼原本改作遼字夷曠公擇之子也為湖北提舉學事司

勾當公事嘗以職事至沔鄂之間湖外地廣而傳舍每遠稍捨之則食宿皆無所向一日晚將次一驛遣健步卒先令往占以備夕泊之所比至則廳事盡以青布幕之中掛一牌曰水太尉占而外無從者可詢原本改作遂急回以告夷曠夷曠曰捨此將何之不可就歇原本改作其廊廡為一宵之計既至果然夷曠意原本改作以謂必中人之銜密命從者漫往謁之投刺于於幕外獨有一燈

壁掛幕上久之始有人自幕中取刺子以入若女子聲曰暫坐少頃出矣又聞其內多婢妾忸怩之言四方之音畢備間有諂讓之詞以謂謁客者來何暮是欲逐我輩使去此耳夷曠徘徊既久又不欲遽退忽一鬚角少年青衣狀若世所塑勾芒神一手持杖一手牽一物似犬而高似羊無角聞空中喝云揖太尉揖夷曠俛首應之答諾者即其人也驚駭之次引麗人數十輩疾趨而出

### 投錄

十四

源芬樓

### 江彥文

布幕燈檠悉不復見既遷入正寢但見殺核滿地而已他無所觀江緯彥文少年美風儀嘗得瘵疾醫莫能療有道人教之休糧不語不衣令人中岳觀但以木葉蔽體如是者三載觀中道士以為奇貨每月遊客必引令觀之號為仙人焉疾既瘳還家溫舊業元符初上書陳大中至正之道于朝廷上召見賜進士出身為太學錄陸師農以女妻之自此晉用既有妻妾因與同舍郎通家一日坐間各言微異事郎之妻曰頃在室日父母携遊嵩山嘗得觀神仙于觀中今畫像似之彥文令取視之即已像也因言其事坐間之人莫不大咲案結云

### 淮南道士

淮南山有道士善易術知休咎學者多從之一日有門人造其舍道士忽愀然不樂曰早筮卦得乾之離九三爻動其詞曰焚如死

如棄如不知何祥耶門生綫下山有盜過其居掠其所有殺人投尸江中火其居而去

周憲之

周武仲憲之初登第為淮南一尉近村一寺每遇憲之來必洒掃迎謁甚恭如是數四一日憲之再到則寂然非復如前日憲之訝之詰其故云寺中有老僧每遇公將至必夢山神戒令預治道云候相公之來前夕忽夢云公以某事受賄若干致被陰譴祿算俱將盡以此不復來告矣憲之驚悸愕然亟歸却其所遺命僧禱于神後數月再夢于僧曰吾嘗為詢之受而能悔情亦可矜錮壽一紀官爵減半後果止于御史中丞

趙誥之

徽考朝有宗室誥之者自南京來赴春試暇日步郊外過一尼院極幽寂見老尼持誦獨行廊下指西隅謂之曰此間有大佳處往

投錄

十五

誥 芬 樓

一觀否生從其言但廢屋數間蕪穢不治有碑一所甚高亦復殘缺生試以手撫之碑忽洞開若門宇生試入視之則皆非世所覩也樓觀參差萬門千戶世所謂玉宇金屋者皆不足道香風馥然有婦人數十皆國色也見生迎拜甚恭生恍然自失引至登堂若人間空殿金璧羅列粲然多所不識有女子西向而坐方二十餘顏色之美又大勝前所覩羣婦人皆列侍焉問生曰子豈非趙某乎候子久矣生愈駭懼遂命置酒合樂妙舞更奏服勤執事並男子食前方丈樂聲嘒嘒真鈞天之奏也至夜遂相與共寢亦極歡洽生詢其地答曰但知非人間即已何勞固問且勿為疑慮可也如是留幾旬浹女子忽謂生曰外訪子甚急引試亦復原本有日子須亟歸時幸原本有日見思遂命酒作樂酒罷曰此中物雖多悉非子所可携玉環一北珠直繫一奉之以為想思之資環幸毋棄之直繫可貨而用也衆人送出門各皆吁嗟揮淚生亦不自勝情既

出則身在相國寺三門下恍如夢覺但腰間古玉環與北珠直繫在焉亟歸即見同舍與諸僕驚喜曰試期甚邇郎君前何往乎如是之久耶生具以事告入試罷與二三子再訪原本有日蘭若曲廊殘碑宛然無改如前但扣之不復開矣誦經之尼亦復無見悵然而返已而下第貨其直繫得錢百餘萬古玉環至今猶存原本有日

沈元用

沈元用未赴殿試時忽觀賣故物擔上有舊書一小帙問取視之乃歷書也沈以十餘錢買之以歸且試觀之終篇未幾廷對策問歷數元用素未始原本有日經意殊惘然因追思小書所記以對不復遺忘策成與大問悉契自謂神助喜不自勝已而唱名果擢第一殆豈偶然哉

沈生

沈元用自言與其從兄俱試南宮其客長安從兄貧不可言每仰

投錄

十六

誥 芬 樓

于元用忽謂元用曰我偶一伎甚妙麗約其俱往見之元用驚曰兄窮困如此何以致之兄曰我前日偶至某處有一婦人忽然招我入其家自言倡也館我甚厚且令我與子俱來幸同往也元用從之同至州原本有日東一委巷中有小宅子一所門宇甚卑陋入戶則堂宇極雄壯婦人者人物真絕代也置酒歡甚因謂沈兄曰聞君未偶他日中第肯以為汝家婦吾家累千金室無他人君年亦長矣使名門貴胄未必能逮我之容與資也幸君勿以自媒為諂倘子文戰不利吾亦當別為之圖亦須痛飲而別且啖指元用曰君在此知狀者也自是沈兄凡客中用度悉取給于婦人亦略無勸意元用亦不時同造及榜出元用奏名兄不預有日東下約元用一二客原本有日偕往婦人家一見大悵然謂沈曰志願相違乃復如此今夕須盡歡然後分袂繫觥釀酒合樽促席婦人歌別離之辭以侑觴酒酣揮淚不止中夜忽狂風振地門扉皆

開堂上燭滅寂無人聲與諸客呼婦人常在家之使用者以上七字并  
者五字皆不應二三子各移坐席相近戰悚而已至曉但見各坐一  
椅子敗屋數間之下向來所親悉皆不見亟走以問隣近皆曰日  
某氏之廢宅久無人居亦未始親諸君子之往來也竟不知  
其何所惟云二事者趙宣明亦所親聞之于元用者也

猪鬻道人

宣和初西京有道人來行吟跌宕或負擔賣查桃梨杏之屬不常  
厥居往往能道人未來事而無所希求以其喙長號曰猪鬻道人  
居雖甚久有賈遊李璫者以家資豪侈少年憑藉好客喜事屢招  
與飲至斗酒不亂一日閑步郊外因謂曰諸君得無餒乎懷中探  
紙裹小麥捨十餘二字於地如種藝狀頃之即擢秀駢實因挽取  
以手摩麵紛然而落汲水和餅復內懷中頃取出已焦熟矣擲之  
地中出火氣然後可食同行下逮僕隸悉皆累日不飢二子自此

投錄

十七

馮 芬 樓

頗敬之洛人素種桃花時盛夏置酒家圃水閣中曰我能令小池  
盡開桃花雜于荷葉中又探懷中取小礫土擲之九字時置其下十  
字從風木改酒未半蓮跗冉冉擎桃開花浮于水面花葉映帶深為  
奇絕鄉人親舊聞之嗟駭競賞幾旬而後謝其餘奇異悉皆此類  
李之外姻有陳朝議原本本改者自東南罷守儻原本本改居于雒陳  
故貨家後房十餘人皆姝絕而號越珍者尤出衆姬右親舊未嘗  
得見李嘗因春遊邂逅相遇與之目成歸家神觀貽蕩念慮不已  
一日道人者來謂之曰子之所志我知之矣盍從我遊乎因出城  
古社壇原本本改屋中取一礫如指許云子以此劃壁可也李如言試  
劃之即開去如一角門纔入即有原本本改曲房綉帳不知何所襄幃  
則越珍方畫原本本改寢原本本改于中李驚喜撼之使覺越珍  
亦欣然曰我前日見君固知君之在念然門宇深嚴晝日何能至  
此李不告以實但言問原本本改關之狀越珍歎息曰有心之士

哉從容小款備極其歡狎留信宿方出因遵舊路門闌劃原本本改  
耶因謂曰劃壁之礫在乎曰偶忘之矣因亟命李尋之且曰子異  
日欲往但持此礫如前即至自是李欲往即至締好甚密將踰歲  
矣後李醉偶道其事于賈賈且尤欲俱往道人謂李曰吾與子緣  
亦盡矣子之不自慎我亦不能安子其錢我原本本改飲原本本改半  
揖諸君原本本改曰移原本本改園中假山石來原本本改叱之曰開門及開門  
後李往扣社壁不復開矣後李生以為夢也遣人物色越珍道往  
來之迹歷歷皆合原本本改社壇距陳居各在一隅相去數十里云原本本改

張忠文

張忠文

投錄

十八

馮 芬 樓

嵇仲吟曰子它日當歷清要至二府嵇仲以為既已之辭問道  
若有何能道人云惟命所試嵇仲益笑其大言謂曰汝能詩否道  
人以上二十請示其題嵇仲指其所攜葫蘆令賦之道人拈筆立  
成云莫吟葫蘆子其中天地寬流金不着暑裂石豈知寒拖後尋  
蹤易吹時覓縫原本本改難從教灰盡却留與後人看言既騰空而  
去嵇仲後試換歷小蓬當制宗伯修史最後知樞密院悉如道人  
之言

林靈素

林靈素在徽考朝既以術動主聽大見信用威震京師所居宮  
文幸原本本改甚上可其請于是先召館閣之士十餘人飲至夕曰諸  
公清夜何以為原本本改娛僕願為原本本改少致殷勤之歡原本本改  
幸無形迹因曰街市倡優悉可呼原本本改然不足以陪君子但諸公

平日屬意或嘗奉周旋者千里之內皆能致第各言其姓氏與夫所居之地今夕將畢集焉諸人以爲荒唐繆悠之詞醉中故以所志應之遂自燕集之所至一竹林中有堂高極淨潔後有小齋閣十餘所戶牖茵屏之屬悉備各令謁其一更闌之後凡所言者婦人皆啟戶而入或與之有故者絃問契闊及道平時呢語它人不得而聞者皆說作本焉安寢至曉靈素扣戶呼曰吾非妄矣可起也諸公推枕惘然恍如夢覺各不知所以但相視駭歎而已因扣和字從之靈素曰此亦末事諸君五本補幸有識者它日詢之可也其間有密往之者則曰是夜夢有人召去奉一笑之適問其處所言語无少異也山陽徐望渭老者言其從父公裕時爲祕書丞時預其會也

鄭子卿

林靈素得幸之後凡有藝能之人至京師皆擄匿不以聞本本有之

投錄

十九

函 芬 樓

于上或恐有勝于己者之故也忽有道人自江南來年甚少願供洒掃之役會禁中設醮命本本有之道士輩書青本本有之詞稍萌茅靈素躁怒道人前來曰某願爲之靈素命吉蠲筆墨之屬道人曰不須也將紙來但以尋常所用筆倚而寫之衆本本有之竊恠且吟其不知事體也俄頃書就端謹精密前所未見靈素固已訝之自是遇之良厚凡事過目即解且度越他人靈素亦奇而忌之每戒其徒遇警蹕府臨即勿令出一日徵考幸其舍語及黃白事嘆息以謂未始一過其人既而去本本有之道人告靈素曰某寔有是術願先生姑試之靈素前已異之取道像前古銅香爐與之曰汝可以此爲銀者乎道人本本有之曰甚易耳即于腰間小瓢中取藥少許微以手捺之持以示靈素則已爲黃金矣銀不足道靈素見之大駭賞延之上座少選遂不見呼之則已逸去後數日上幸靈素所居忽仰視見三清閣牌上有金書小字兩行嘗目本本有之所不觀閣既高而

牌出飛簷之外人跡所不能到者上甚訝之亟令人縛梯往觀字云鄭子卿居此兩月不得見上而去上即問之靈素直言其事且謝不敏上令取其榜置之禁中靈素自此眷衰本本有之

龍王

宣和七年元日有太學生數人共登豐樂樓會飲都城樓上酒客坐所各有小室謂之酒閣子鄰閣有一客引盃獨酌至數斗浩歌箕踞旁若無人衣冠甚偉諸生異之因相率與之揖且邀之共坐客亦不辭來前又飲斗餘議論鋒出凡所啟問悉出人意表諸生降問及姓氏曰主姓龍棄家訪道隨所寓而安之亦有年矣諸生因以先生目之問曰先生休歇之地可得聞乎客曰在景龍門外某人小邸中安下諸公翌日幸早至彼恐差晚則某亦出矣諸生中有如期訪之者客果在焉本本有之一室瀟然一榻一老僕他無有也語本本有之諸生曰某亦欲與諸君小款但逆旅非所宜某日有暇幸與前日同席諸公子偕行出郊爲之畢集本本有之某之願也生諾之以告二子至日謁告以往客復在焉命老僕攜錢數千出都門外沽酒市果餌徜徉一二小圃中歡飲終日間以經史未通處問之皆迎刃而解諸生中有以弧矢自隨者會空中有羣鴈穿雲而過客取弓調矢一箭雙鴈墜地諸生又驚服自是每有暇則訪之客必在焉一日俱過新城下時土木方畢連樓鬱峙客忽指示諸生曰不過一歲此城當毀雖外城亦然地皆瓦礫之場言訖嘆息時告密者分布閭巷諸生惶恐重足周視而不敢答復引諸生至近郊人稍稀處曰幸諸君遊既久亦有以告語者幸毋忽諸生請所以客曰胡騎將犯關天子當北狩城破日大雪天下自此遂亂諸君毋以升斗之計顧惜弗歸宜各懷親念家急出都即可免本本有之不然非某所知吾亦從此逝矣言畢而散翌早諸生再訪其居將以扣其詳則店媪云昨夕已告去矣諸生以爲異也

投錄

二十

函 芬 樓

再訪其居將以扣其詳則店媪云昨夕已告去矣諸生以爲異也



遂請告各給長假還里中後悉如其言叔外祖曾台州公永語僕如此云後觀華嚴經中有龍王鳩盤荼王始悟即其人也

任蓋臣

任蓋臣者蜀士也建炎初以幹出川泊舟峽口與同行二三客縱步岸次有老人衣紫戴卷雲冠貌甚古雅指諸君曰敝居距此不遠可以暫一枉駕否諸君從之行里餘入栢徑深林茂密中有大屋三間如廟宇老人先入面南而坐諸生東西相向心已疑之未及語次見簷上有聲如雷墜下一物乃鉄槽也大如一船其中有湯正沸浮一金紫人須臾火熾糜爛諸君大驚起詢老人則如木偶然不復應已而其物復凌空而去老人始語曰諸公知所謂無間地獄乎此即是也幸毋久住諸公急趨以出不敢回顧倉惶至舟次則蒼壁萬仞不復有路矣

虹縣良家子

投錄

二十一 編 卷 樓

建炎初李成自下邳寇宿州或勸成先襲虹縣伺其怠而後取之成以爲然兵趨虹虹開壁以納賊明年秋賊將史亮悉勒兵赴宿攻城陷之成後軍亦殺虹縣人以應橫尸數里有良家子脫死于刃望見衣冠數人兵吏悉紆眉朱髮載簿籍隨之良家子瞑目伴死而吏呼曰此何人報得脫一兵前趨將搃殺之吏曰待檢籍視姓名乃安祿山時嘗爲賊軍不殺無辜俾免兵死以其曾爲賊令今世預作遇本于陣焉以上二事

祝舜俞

祝師龍舜俞紹興初隨孟傳文爲宣撫司屬官自閩中還朝道出永嘉偶與二三同官登郡樓避暑有雪霽褐衣原本誤作褐之士先已在焉因與之語問其姓氏云唐姓潘郡人也嘗爲許州教授掛冠已久自言善知人休咎時舜俞將結局奏功謂必膺異賞原本補因四字以已之生月叩之答曰子凡事皆緩此去十年當上

殿始脫選調冠豸爲卿自是又須閑十餘年作帥此外不須問也改官原本補後始有子舜俞見其辭原本夷色莊議論過人心甚喜之翌日訪其居投刺焉久之不出意頗忿其無禮忽一年少

出曰公何從而識伯氏自舒州考滿休官後未嘗與人接今死又十年矣舜俞因告以所遇狀其人飲泣徐曰伯氏頃寔留心于李虛中之學某兄弟悉能之再求舜俞甲庚占之與前所言頗合舜俞是行過剡中與先太史自言如此已而賞下循資而已其後賜對更秩入臺遷太府少卿踰年以論列奉祠者十載得郡房陵遷帥襄陽以疾復請崇道而歸廢于家其言始原本驗八九矣潘唐者寔先祖之門生也又舜俞之姪協娶曾氏僕之從姨也叔外祖諫坡元忠之婿當調官京師遊相蓋遇官人騎從甚都前指祝自稱前澶淵司錄錢皞也亦聚曾氏子室人之故親意其殷勤約它日過其居時諫坡爲郎祝歸因以告之坡驚曰錢郎死已數年君

投錄

二十一 編 卷 樓

何從而見之耶二事姻舊間多聞之仙耶鬼耶不可致詰

何丞相

何丞相伯通布衣時與里中一舉子俱下第南歸舉子至泗州得暴疾不救權厝于道旁僧舍丞相每經由必奠酌之有年矣一日丞相自郎官謁告焚黃于括蒼假道泗州原本暝晦原本未久艤舟初定原本舉子忽通謁于舟次偶丞相忘之俾呼來前勞苦若平生驢久之始悟其死乃語之曰吾往來于此久矣今夕忽見訪豈吾祿命將衰殆不利于吾耶舉子曰不然前此荷公每來必祭我我亦屢欲一見公以上四字原本一適多白晝或夜則燭光燦我不容進公今日所用燭乃牛脂爲之我不復懼故使我能入公船公自此當亨通矣原本位至相府原本壽考康寧舉子原本無與比幸自愛無它疑異日使我歸骨鄉里足矣此外無所求也言畢洒涕嗚咽不自勝情原本丞相亦惻然傷之酌酒以別



遣人迹其後登岸數步而沒丞相既貴厚撫其家俾歸葬于里中何氏子弟至今每戒人不可以脂燭照夜

黃大夫

閩人黃大夫者少筮仕作郡武尉獲強犯七人捕送郡或疑以為非真者黃力執其說竟殺之用賞更秩原本誤作制然終身以為憐中年後事斗甚謹遂見原本形于雲間如是有歲矣既老病于家斗日益近泊至晚景遂入其室熟視之非斗也乃七人披髮者血淋其身自云即邵武冤者前以君福氣方盛雖每現形終未敢近今君祿將謝吾將子辯前事于冥間耳惶恐撲地猶能語其子而卒以上二事

左文琰

台州士人左理字文琰有聲場屋戊辰歲赴省闈考試官某者房中有周禮義卷子極佳立號甚優將白主文者賞之上列玩味之

投錄

二十二 福 芬 樓

際忽假寢于几間夢中有人謂此台州進士左理程文也合中第久矣頃因囑某事受賄五十萬致有枉死者坐此以獲陰譴滅折壽祿未得登科然一第之後其人即死君幸無取之也既寤且信且疑如是者凡三日三夢悉符于前竟默擯之泊出院于落卷中檢視果理之文考官甚驚異後每以語人理至王十朋龜齡榜始得解褐是年即隨孫道原本夫太冲奉使為書狀官死于燕山亦謂驗矣王夷仲云○原本無亦謂驗矣四字

駝坊使臣

頃歲有駝坊使臣夜坐未寐聞戶外有二人偶語云舍人來日當有萬里之役然遂免此苦吾將奈何復答曰詠議願自寬何戚戚會當免耳其聲甚雄使臣竊窺之乃二駝駝繫庭中翌日早有旨下坊中差駝駝一頭載軍衣入蜀乃庭下語者繼聞駝至蜀而死不知二畜前境何人而其罰如是之酷耶

呂子原

呂源子原守吉州日嘗令修城掘土得舊棺一既昇置江中始得石誌于旁乃原本快乃字從昔人父葬其子者其略曰後十六甲原本之遊矣算術之精有如此者又知夫世事莫非前定也云

孫大中

諸暨舉子孫大中政和在上庠升補頗高一夕忽夢有人謂曰侯再與太學子始及第既覺殊不可曉連蹇甚久靖康之亂成均遂原本廢至紹興壬戌再與賢關大中復補試入籍始登第云原本

路真官

路時公原本字當可解捕逐鬼物世人目之曰路真官而薦紳或指為誕妄不信也建炎間與先太史同避地婺女時李倬冲季在

投錄

二十四 福 芬 樓

焉冲季常抱疾邑邑不足日益癯瘠非醫砭所能療試以詢當可每但唯唯而已冲季因以屬先太史曰原本豈若有所避而不明以告我乎公與我厚試一叩之先太史于是訪當可以問之當可曰固為詢之矣第以費義事掣肘先太史因以語冲季蹙額慘怛久之而言曰頃歲三舍法行先人季原本廣寔為夔州路提舉學士會詔天下州縣學舉人程文中有害道譏切者專一令學士司檢察具名聞奏時先人既老且久去詞場所至多以畀某詳定因見忠原本州一學生費義者策卷中多言誹謗至不忍聞時趨諗事未久慮蜀中狂人復生因白大人奏原本上其事始以謂不過重罰屏原本斥不齒足以勸勵既而勅下竄義海外視之乃一村邑陋儒不識時忌所以然者耳甚悔為之悵然原本恨累日繼而聞原本義道死心每以為憐亦未嘗以語諸人以此知當可之術未易輕原本後因閱宣和徽宗皇帝詔旨備見費義劄

章云

張中孚

己未歲虜人入作如本我河南故地大將張中孚中彥兄弟自陝右來朝行在所道出雒陽建昌宮故基之側與二三將士張燭夜飲于郵亭忽有婦人衣服奇古而姿色絕妙執役來歌于尊前曰曉星明滅白露點秋風落葉故址頽垣荒煙衰草谿前宮闕長安道上行客念依舊名深利切改變容顏銷磨古今隴頭殘月中孚兄弟大驚異詰其所自不應而去所法仲金

僧妙應

僧妙應能言人未來事名重上國吳元中丞相在掖垣日忽造之曰天下將亂子作相矣吾欲南適俟見子于嶺外吾其死時人是以時公亦將不免言訖而別宣和末元中以內禪功自給事中二月至相位未逾年即南竄建炎中起家為宣撫使力辭不拜避地柳

投錄

二十五

州再與妙應遇因語之曰師之前言驗矣奈何與之奕棋罷妙應歸所寓寺翌日訪之已蟬蛻矣未幾元中亦薨雷仲時

曾元賓

溫州平陽縣桂嶺里東溪人曾元賓者三子子三人長曰雄飛次曰伊仲季曰長翰以下同紹興丁巳夏初幼子長翰縱走山谷間覩小青衣者字容貌奇麗夷然而前曰真仙欲邀君言原本本改少事長翰恍惚若驚從而往之祭迂行數里至一林下異香馥郁非塵俗比俄有五女子二從者擁蓋而出珠珮盛飾奇容豔粧世所稀見真神仙中人也長翰愈驚其異勉而問曰子為誰乎曰吾五人者乃蓬萊島之真仙也一曰仁靜字德俊二曰仁粹字德材三曰仁嬌字德懋四曰仁玉字德全五曰仁姝字德高顧二侍者曰此二人乃吾之嬪娥也曰媚真曰美真吾于君家有宿緣不遠萬里而來君之昆季三人久雖當貴然未有不學而自成者也吾等博

學談古無所不至欲師授汝等昆仲以未知汝家君可否耳可以此言曰父兄三字原本本改如其原本本改可從即於汝居之前

山頂巔營屋三室几案之屬亦可略備吾當擇日自赴原本本改如不願從亦無固必言訖辭謝由故道而去長翰彷徨不能自存歸告父兄元賓者欣躍謂眾子曰果吾家與焉如戒營室累日而成三子俟之一日果至命其室曰山堂仁靜作詩戒三子曰東晉生華氣儒生頗好閑所居得山堂楹檻稍虛寬森羅對草樹曉暮清陰寒酒掃布几席氣體蠲可安圖齋雖非多原本本改亦足修覽觀望令述事業細大無不完高出萬古表遠窮四海端于中苟得趣自可忘寢食勉哉二三子及時張羽翰毋為玩嬉戲玩取一

投錄

二十六

惟聞墨筆削劉之聲俄頃揮翰盈原本本改紙一日友人張彥忠大夫不信而謂之得詩曰秀仙溪分一石崖等閑居此象蓬萊舉眸盡是山林趣何必東都原本本改一長者來又曰特承臨訪索詩篇無愧原本本改高談振坐前細柳真風渾秀異佇膺原本本改綸詔赴中天又曰曾統三軍執要權妖氛掃盡復寧邊鹽梅實是和羹手共賀原本本改中興億万年又曰忠心報國不辭難竭盡英雄險阻間孽寇生擒如拾芥未饒三箭定天山又林小尹左司乃元賓親家也亦謁之得詩與辭其餘賦論策題不可勝記焉約自永嘉過會稽語先太史云在郡所目覩別後又錄其甥郭湯求彥同所敘云爾馳寄書中且云事有不可勝言者其後不聞

相字

趙元鎮秦會之同作左右相客言有術者善相字甚奇二公令呼來姑試之各書一退字視之術者熟視久之曰左相行須引去右

相宜在中書二公問其故曰左所書日下人遠右書人向日邊已而果然

舒州刊匠

近歲淮西路漕司下諸州分開聖惠方而舒州刊匠以左食錢不以時得不勝忿躁凡用藥物故意令悞不如本方忽大雷電匠者六而震死者四昭昭不可欺也如此

楚先覺

廉宣仲布呂安老社二人同年生且極厚善既中第聞有楚先覺者以門術聞都下二公相率往問卜各以八字叩之楚咲曰俱新進士耶復問姓氏云廉君目下又有小喜不出明年即官中都然終身官爵止于此矣呂君後數年始入朝便須進用又數年出而再入為八座將不得令終蓋五行全似徐德占也呂君亡後二十年廉君始死二公以謂一時孟浪之語不足信未幾宣仲為張子

投錄

二十七

函 芬 樓

瑁明年以博士徵已而坐妻黨積不用安老數年後始被召遂登言路未久遭逐又數年再召浸為大戎提帥淮西兵亂為其下所殺宣仲雖以疾掛冠今尚存距安老之死殆十八九年矣術者之言有驗如此者無異于毛十八仙翁也又秦會之初罷右相居溫州日嘗邀術市者賣卜問之曰相公明年再秉鈞衡二十年間位極人臣古今罕儼代公位者永嘉知縣沈該也其後果然此尤可怪

王子宣

王藩子宣宣和間自侍從出帥秦州一日境內積雨山崩令僚屬往視之中有古穴甚大棺槨悉無旁有石匣其內復有白金函函置劍一口其鋒利僚持以獻于子宣子宣甚寶之未久子宣以愛去位服終復遷兵部尚書會金人渝盟京師倣擾淵聖命子宣督師東南奉使失指竄海上時子宣兄執得兩浙提刑分袂江表子

宣以是劍贈行執携以之官治會稽視事逾年戎將胡人參嬰城叛執執于禹迹寺之禪省院執長子素勇敢聞亂提此劍以赴難至賊所猶格殺數人而入卒為其黨所縛父子俱斃于劍下人參取以自佩不旋踵人參敗劍不知所存物之為禍有如此者乎

汀州民

甲戌歲汀州有村氓入山採薪小歇樹下旁有一石忽裂開有老人頂帽衣白自其中躍出謂氓曰觀子骨格貴不可言因授以袞冕使冠冠衣之老人復入石合如故氓持以出示墟中人邑鎮未幾而敗既就執有司取其石觀之無以異于它而袞冕非外方所製遂戮氓而焚其物

淮南士子

投錄

二十八

函 芬 樓

頃歲兩淮喋血甫定有二士子自江南還山陽視其故業道由維揚舍于北門外日已暮矣主人者慰藉綢繆云是間不潔淨又有盜不可宿距此十里某氏莊極寬雅而嘗有備以戒不虞願以二馬二健僕相隨至彼士子觀其詞頗誠兼其莊舊所熟也領之而去主人殷勤惜別且祝其回日過夜未半抵某氏莊莊夫出迎云此地多鬼胡為夜行因告所以方欲解鞍覺二僕與馬屹然不動亟躍下取火視之但見大枯竹二竿大槩二條而已即命碎之後亦無他

投轄錄卷終

右投轄錄一卷宋王明清撰陳振孫書錄解題云所記奇聞異事  
客所樂聽不待投轄而留也其書乃小說家異聞之屬四庫以入  
雜事之屬蓋因揮塵錄玉照新志連書之耳明祁氏淡生堂刊本  
罕見說郛僅錄四則五朝小說僅錄三則此本錄自江南圖書館  
爲錢塘丁氏舊書善本書室目錄記云舊鈔本有瑣川吳氏藏書  
印朱筆校過今其書訛誤錯出有不可句投者幸有四庫全書本  
藉以校改並補數十字四庫本蒲恭敏條末數句與此本異文其  
下張宗顏鄒至完衡州老人李氏女四條及尼法悟條法悟心悖  
句以上均脫可證其原佚數葉蒲恭敏之結末亦在佚中不知誰  
氏增益之以完文句也提要云所列四十四事又云惟第六條之  
首原闕四行乃傳寫者所脫佚今已不可考案此本實有四十九  
事蓋庫本適缺五目故以爲四十四事然則此本雖不免亥豕魯  
魚亦正可貴矣己未孟秋新建夏敬觀跋

投轄錄

一  
源  
芬  
樓



遊  
宦  
紀  
聞





宋張世南撰



# 遊宦紀聞

## 遊宦紀聞提要

遊宦紀聞共十卷宋都陽張世南撰世南字光叔文獻世家也少隨宦入蜀後復遊浙游閩平生足跡所履歷可目所睹記偶有所得筆之簡冊以備遺忘乃傳鈔託脫罕得善本者今乃知不足齋集書之一四以盧名子先生許為校訂之精也

遊宦紀聞卷一



宋都陽張世南撰

書云曆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是一歲三百六十有六日明甚令以每歲十二月計之只三百六十日又有小盡不與焉世南嘗以此問學者所對皆未精切其說當以今歲立春數至來歲立春恰三百六十有六日三百六十有五日世南始得其說末以為然取百中經試加稽考殊無差者蓋三百六十旬有六日言其凡也其實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日行一度一歲一周天一歲云者自今歲冬至數至明年冬至凡三百六十有五日奇三時所奇三時即四日之一也若以十二月計之不滿三百六十日者月有小盡又積其餘五度有奇合之以置閏其所以有小盡有閏月者以月行速二十七有奇已周天逾三十度與日合朔合朔之際即為一月凡一歲十二合朔故曰十二月若論曆之一當以氣周斷不當以十二月斷也

都陽為郡文物之盛甲於江東無國經地志元祐六年餘千都韻作七談一編敘上風人物云張仁有篇徐澗有說顧雍有論王德建補記今不復存矣嘉定己亥史守

卷一

始廷郡之前輩訪問乘輿而為國經然登載亦未詳盡如秋薦五十有五人殊無確然之說世南嘗問之先生長者云舊額三十五人自范文正公守此邦通榜澤化驟增員數此說盛行牢不可破是亦口耳之傳有故舊家藏元祐五年解榜止三十有三人在文正公之後又德興縣開山記載宣政間檢戈陽縣建節鄉入本縣分割苗稅而信州減兩名解額歸饒以此可見人言之妄嘗試考之蓋自大觀興三舍試番士復廢以在郡舉人數定員士額歲貢一十八人半後罷貢法行鄉舉合三年大比積計五十五人半遂為定制此說載之國史及法律學令南渡後西北流寓士人每郡科場各舉二人紹興丙子罷流寓入本貫額諸郡各增其二惟饒以額寬故仍舊云

今日者所用百中經乃從唐顯慶壬寅年壬寅日積算起欲知其法但看某年下得若干數以六十除之不及六十數然後在貢上數舉一數舉逆行□□□第二十二下做此則知本年正日得何日辰假令辛巳年得十八萬二千九百七十三數以六數除之先除三六十八除十八萬數又除四六二十四除二千四百又除六九五五百四十剩三十三數自壬寅數到壬申計三十位又自壬申數下第三三位則旦日為甲



安樂別法治之醫家大鑑如方服之速愈世南在蜀中偏訪林下人求獨鍊法鮮有能者忽一日得青城山道友傳授云丹經謂捉得龍伏得雄言雄黃見火則飛走為煙炮最難伏也其法用雄黃不拘多少研細甘鍋火內煨令通紅取出據雄黃和入煇硝內急用桃枝攪轉即成水矣急傾出瓦碟內微側碟子則清有一邊俟凝取出去蘆者研細以宿蒸餅為元如菓豆大每服三元至七元如前法服雄黃末一兩大約用煇硝一錢此乃丹室家秘法得之甚難古人云施藥不如施方故詳記之書大子用松煙墨每患無光彩而墨易脫偶得大官易高士書符用墨試之果妙其法以黃明水膠半兩許用水一小盞煎至五分蒸化尤妙如磨松墨時以膠水兩塊攪研至五色見淨作再添膠水俟墨濃可書則止如覺帶筆入生薑自然汁少許或鎔膠時入濃皂角水數滴亦可

士大夫謁見刺字古制莫詳世南家藏石本元祐十六君子墨跡其間有觀敬質子允學士尊兄正旦高郵蘇觀手狀庭壁奉謝子允學士同舍正月日江南黃庭堅手狀奉謝子允學士二月日著作郎東國史院檢討張未狀補之謹謁謝子允同舍尊兄正月日昭德吳補之狀汝錫參候子允板書同舍以次凡十六人皆元祐四年時惟彭公為中書舍人餘皆館職也刺字或書官職或書郡里或稱姓名或只稱名既手書之天稱主人字且有同舍尊兄之目風流氣味將之以誦今人觀之宜此類矣野處先生嘗跋此碑謂子允不知為誰嘗改之常立字子允當時亦在館中當是謂常無礙而野處偶未詳也世南家又藏彭公北山編錄皆治平四年士夫往還書狀有醫博士程防牒如此類者數紙如冬至年節月旦凡在外官皆以狀至其長吏有賀冬狀一幅云泗州軍事推官將任郎試秘書省校書郎權保信軍節度推官彭汝礪右某啟伏以春運推移日南長至恭惟發運學士膺時納祐與國同休某限以曠局所拘不遑躬詣階屏候候陳賀下情無任惶懼之至謹具狀中聞謹錄狀上牒件狀如前謹牒年月日具位某牒與今大異

今醫家所製藥品往往一遵古法如本草炮炙及許學士方前所載亦既詳矣世南在蜀得數法頗出古人意表如麥門冬去心古法湯泡少時則易去今只以銀石純火上微焙隨手漸剝極易為力又不為湯漬去藥味乳香沒藥最難研若作元子鈔則以乳鉢研甚細更入酒或水研頃刻如泥更無滓脚若酒糊元則入酒研若以鈔

則入水研甚省力而易細且不飛走虧耗分兩

游宦紀聞卷一終

宋 都陽張世南撰

唐蘇間多大梓。初生澀堅實如石。凡百十梓。以一椶植置其中。則紅爛如泥而可食。椶梓亦可代椶植用。此政公歸田錄所載。但江南人不識椶梓。世南侍親官蜀。至茶益間。方識之。大者如梨。味甜而香。用刀切。則味損而黑。凡食時。先以巾拭去毛。以巾包於柱上擊碎。其味甚佳。蜀人以椶梓切去頂。削去心。納檀香沉香末。并麝少許。覆所切之頂。線縛蒸爛。取出俟冷。研如泥。入腦子少許。和勻。作小餅燒之。香味不減。龍

金橘。產於江西諸郡。有所謂金柑。差大而味甜。年來商販小株才高二三尺許。一舟可載千百株。其實累累如垂彈。殊可愛。價亦廉。實多根茂者。才直二三鏹。往時因溫成皇后好食。價重京師。然惠不能久留。惟藏菜宜中。則經時不變。蓋橘性熱。其性涼也。

世南嘉定甲戌侍親自成都歸。慶門官所舟過眉州。見釣於水濱者。即而觀之。籃中皆大蝦蟆。兩相負。牢不可拆。極力分而為兩。旋即相負如初。扣釣者云。市間以為珍味。乃知成都人最貴重。以料物酒炙之。曰炙蝦。親朋間更相饒遺者。此也。辛巳侍親守商陽。一日遊鄉園池岸。亦有相負者數十對。沉陵胡宰留。桔者人聞之。至令人捉去。謂其鄉里以為珍品。名曰風蛤子。世居德興。有毛山。環三州界。廣袤數百里。每歲夏間。山傍人夜持火炬入深溪。或巖洞間。捕大蝦蟆。名曰石撞。鄉人貴重之。世南亦嘗採其味。乃巨田雜耳。扣捕者云。奇而非耦。又與所見者異矣。坡公眉人。恨不脫得錦襪子。即此物也。世南嘗觀文選。左太沖吳都賦曰。乘雲龜鼈。同眾共羅。劉淵林注云。鼈形如龜。文冠青黑。色十二足。似蟹。足悉在腹下。長五六寸。雖背負雄行。漁者取之。必得其雙。故曰乘鸞。

犀出永昌山谷及益州。今出南海者為上。黔蜀次之。此本草所載云。然世南頃遊成都。樂市間多見之。詢所出。云來自黎雅諸蕃。及西和石昌。亦諸蕃寶貨所聚處。五羊柱芡桐城亦有之。往往皆來自蕃舶。又有所謂河北山犀。紋麤而不光。要之最廉。皆非所出。乃所製耳。犀似牛。猪首。大腹。脚有三蹄。色黑。好食棘。其皮每孔生三毛。頂一角。或云兩角。或云三角。郭璞爾雅注犀三角。一在頂上。一在額上。一在鼻上。犀主者。即食角也。小而不得。亦有一角者。額表錄其曰。犀有二角。一在額上。為

犀犀。一在鼻上。為胡帽犀。粘犀亦有二角。皆為毛犀。而今人多傳一角之說。向在蜀見畫圖。犀之形。角在鼻上。未審孰是。此數種俱有。犀以麤細為貴。貴者有通天花文。犀有此紋。必自惡其影。常飲酒水。不欲照見也。文理絕好者。有百物之形。或云通天者。是其病。理不可知也。通天犀。腦上角。千歲者長且銳。白星微。能出氣。通天則能通神。可破水。駭難。故曰通天。抱朴子曰。通天犀。有白理如線者。以感米。雞見即賊。其真者。刻為魚。銜入水。水開三尺。俗所謂離水犀者是也。犀胎時。見物象。天則形於角上。故云通天。有倒插。有正插。有腰鼓。倒插者。一半以下通。正插者。一半以上通。腰鼓插者。中斷不通。其類極多。皆以為奇異。故波斯呼象牙為白暗。犀角為黑暗。言難識別也。犀中最大者。曰墜羅犀。一株有重七八斤者。云是粘犀。頭角。其花多作撒豆。斑色深者。理作帶。斑散而色淺者。但可作器皿耳。或曰。兕是犀之雌者。未知的石。又曰。犀之佳者。是特犀。紋理細膩。斑白分明。俗謂斑犀。服用為上。整入樂則不如雄犀也。凡犀入樂者。有黑白二種。以黑者為勝。其角尖又勝。方書多言生犀。相承謂未經水火。燥者。是或謂不熟。蓋犀有捕得。殺而取者。為生犀。有得其坑角為通犀。亦猶用鹿角法耳。唐相段文昌門下醫人吳士卓。因職於南海。見船主言

海中取犀牛之法。先於山路多植木。如猪羊棧。其犀以前脚直。常依木而息。極木久必露。犀忽倚焉。即木折犀倒。而因斃之。取其角。又云。犀每自斃。必培土埋之。海人跡其處。潛易以木角。若直取之。則犀從去。別山。遊海不可尋。未知今之取犀。角果如此否。異物志云。山東海水中犀牛。樂聞絲竹。彼人動樂。犀則出。祥符間。老孺李德承撰。顯頭文一編。其間有論犀。帶至貴者。無出於黑犀。謂生犀。微骨黑者。名黑骨犀。不經湯火。只如餅。斃四邊。取方為鈎。其文頭或如桑椹。或似狗鼻。以墨。蠟。刷之。自然光潤。性全脂。脈在內。兼無破裂。四邊雲頭。兩脚直者。是也。不拘野。螺。特。野。謂無紋。螺。讀。紋。旋。將。紋。細。拈。紋。大。而。勻。或。每。一。粒。紋。尖。上。更。有。一。眼。者。佳。也。又。有。精。黃。犀。頭。是。表。外。遠。明。瑩。淨。如。真。金。色。者。至。寶。也。又。一。說。犀。有。二。種。曰。山。犀。曰。水。犀。水。犀。少。見。五。路。記。云。山。犀。者。食。竹。木。小。便。竟。日。不。盡。表。瘰。以。弓。矢。採。取。故。曰。點。犀。大。犀。犀。之。性。寒。能。解。百。毒。世。南。友。人。章。深。之。病。心。經。熱。口。燥。唇。乾。百。藥。不。效。有。教。以。犀。角。磨。服。者。如其言。飲兩碗許。疾頓除。成都雙流縣。有一匠者。能以牛角造通犀。但刻畫太逼真。易為人所誤。別。然。色。澤。栗。紅。自。有。不。可。辨。者。并。邑。間。市。語。謂。犀。下。品。為。鬼。犀。乃。死。犀。角。其。紋。色。絕。不。堪。也。犀。字。之。說。又。案。故。曰。犀。犀。上。似。有。說。文。

海中大犀牛之法。先於山路多植木。如猪羊棧。其犀以前脚直。常依木而息。極木久必露。犀忽倚焉。即木折犀倒。而因斃之。取其角。又云。犀每自斃。必培土埋之。海人跡其處。潛易以木角。若直取之。則犀從去。別山。遊海不可尋。未知今之取犀。角果如此否。異物志云。山東海水中犀牛。樂聞絲竹。彼人動樂。犀則出。祥符間。老孺李德承撰。顯頭文一編。其間有論犀。帶至貴者。無出於黑犀。謂生犀。微骨黑者。名黑骨犀。不經湯火。只如餅。斃四邊。取方為鈎。其文頭或如桑椹。或似狗鼻。以墨。蠟。刷之。自然光潤。性全脂。脈在內。兼無破裂。四邊雲頭。兩脚直者。是也。不拘野。螺。特。野。謂無紋。螺。讀。紋。旋。將。紋。細。拈。紋。大。而。勻。或。每。一。粒。紋。尖。上。更。有。一。眼。者。佳。也。又。有。精。黃。犀。頭。是。表。外。遠。明。瑩。淨。如。真。金。色。者。至。寶。也。又。一。說。犀。有。二。種。曰。山。犀。曰。水。犀。水。犀。少。見。五。路。記。云。山。犀。者。食。竹。木。小。便。竟。日。不。盡。表。瘰。以。弓。矢。採。取。故。曰。點。犀。大。犀。犀。之。性。寒。能。解。百。毒。世。南。友。人。章。深。之。病。心。經。熱。口。燥。唇。乾。百。藥。不。效。有。教。以。犀。角。磨。服。者。如其言。飲兩碗許。疾頓除。成都雙流縣。有一匠者。能以牛角造通犀。但刻畫太逼真。易為人所誤。別。然。色。澤。栗。紅。自。有。不。可。辨。者。并。邑。間。市。語。謂。犀。下。品。為。鬼。犀。乃。死。犀。角。其。紋。色。絕。不。堪。也。犀。字。之。說。又。案。故。曰。犀。犀。上。似。有。說。文。

淳熙丁酉。議者以混補太學。人數猥冗。遂立待補太學生之法。以終場人數定其額。百人取三。繼又倍之。預選者。是亦薄收場屋之效。時多嘲諷之語。獨司業計公衡名之曰貢餘。尤覺雋永。

淮南人藏鹽酒蟹。凡一器十隻。以皂莢半挺置其中。則經歲不壞。世南向侍親至四明。鹽白而廉。僕輩貪利。以菴藏貯。鮑翁曰。塗中走瀆。將若之何。投汝一法。可堪足矣。一挺置其中。則無慮矣。試之果然。

凡衣帛為漆所澆。即以麻油先清洗透。令漆去盡。即以水膠銘開。少着水令潔。以洗麻油。頃刻可盡。蓋膠性與油相着。即如米油。桐油亦然。若白衣為油汚。石膏大塊研細。務汚處。以重物壓過。則如初。如平無此。只以新石灰亦佳。此皆已試之效。

驗漆之美惡。有藥括為韻語者云。好漆清如鏡。懸絲似釣鈎。撼動虎斑色。若而刺作。打着有浮漚。驗真桐油之法。以細篾一頭作圈子。入油蘸。若真者。則如鼓面觀圈子。上纒有篾。則不着圈上矣。

蘇黃雌黃。出階州。雄黃好者如雞冠。色透明可愛。雌黃佳者成紫子。如金色。入乳鉢內研。頃刻成粉。色極鮮麗。與鉛粉相忌。繪事不可用二物。稍相親。則色滯昏而黑。向

在氣。曾令畫工用之。春歲數月。已而展。其色果然。工亦不曉。乃知此物。乃如漆者。水

新春鐵錢監。五月至七月。號為鐵漆。倒閣鑄。本錢四。可鑄十。鐵炭稍貴。六可鑄十。工雇費皆在焉。其用工之序有三。曰沙模作。次曰磨錢作。末曰排整作。以一監約之。日役三百人。十日可鑄一萬緡。一歲用工九月。可得二十七萬緡。

陳文忠公堯叟。字唐夫。瑞拱二年。狀元及第。文惠公堯佐字希元。瑞拱元年。舉進士第十六人。康肅公堯咨。字嘉謀。咸平三年。狀元及第。三人皆秦國公省華之子也。方

仲希希元。登第之明年。賜緡與父。省華同日及第。書丞。故唐夫有啟事云。瑞拱羅珠。連歲有弟兄之美。魚章象簡。同時聯父子之榮。吾鄉三洪。皆忠宣公皓之子也。凡弟

連中詞科。紹興十三年。忠宣以徽猷學士直翰苑。紹興二十九年。其仲子文安公遵。始入西宮。隆興二年。文惠公廷繼之。乾道二年。文敏公邁又繼之。相距首尾二十二二年。故景虛有聯表云。父子相承。四上巖城之血。弟兄在望。三陪鳳閣之遊。二事實為本朝儒林宗觀之盛。

卷二

三

打魚打水。打船打織。打量之類。於義無取。沙隨先生云。往年在大學樓亭中。以此語同舍。有三山黃師尹曰。丁當也。以手當之也。其義該而有理。無不字。但於有字韻中。音俯。又尤字韻中。音方楊。楊字亦常用者。偏檢字書。皆無之。夫字韻中。亦不載。但古但作韻。韻有失字。

東坡謔呂微仲。值其晝寢。久之方出。見使生有昌陽盆。春綠毛龜。坡指曰。此易得耳。唐莊宗時。有進六目龜者。故新磨廠口號云。不要開。不要開。取龜兒口號。六隻眼兒。睡一覺。抵別人三覺。世南嘗疑坡屬言以諷。已未暇尋問。質突偶因見嶺梅雜記。有載六目龜。出欽州。只兩眼。餘四目。乃斑紋金花。圓長中黑。與真目排比。端正不

偏。子細辨認。方知為非真目也。蓋陳與美石龜詩云。通人其此。此龜六目。辨認。蜀之岷山。有焦夫子。國初時人。亡其名。以博學教導後進。故世以夫子稱。貌陋且怪。長目廣鼻。虬髯垂鬚。性率不自飾。雖冠帶。往往爬搔。捫虱。為歌詩。有驚人句。今蜀人止能誦其一聯云。兩輪日月磨與廢。一合乾坤夾是非。無官中。文與可。因至天彭。館於徐公園。盃酒談笑中。肆筆成夫子像。於亭之壁。曲盡寒酸態。慶元豐壬戌。郡守

孫子固。懼其歲久。隱海漫漶。遂徙其壁於郡園。裝翠亭。今不復存矣。有石刻在。世南嘗得其本。令人但見與可。枯木竹石。未嘗見其為人。坡公稱與可詩。文不能盡。而為書。變而為畫。皆詩之餘。誠哉是言也。

蜀昔有術士。指於談天。尤善戲謔。士夫或有以五行試其術。答云。此人必已食痔。其時官至五馬。咸強其筆于機。以為完日證驗。於是索筆持書云。目今做板鞞。已見二千石在後。眾莫不譁然。咄之。且謂云。是乃挽未舟一水手。何為謬言如是。術者云。吾之術驗矣。請細思之。眾方悟做板鞞之說。莫不為之一笑。

今之作伴者。皆借緡。堂除知縣。亦借緡。太守則借紫。前已經緡。則借軍。監則仍緡。邊郡節鎮。不係緡。可借紫。謂之隔借。先作州。曾借紫。後得軍。則仍緡。此皆甲令定制。比年張高。先知嘉興府。後知建昌軍。遂申朝廷云。前任已蒙恩借紫。今任欲乞仍舊。旨從之。遂為定制。

卷二

四

游宦紀聞卷二終

宋 蘇陽張世南撰

泊宅編云越絕書曰蒼種生聖... 觀之殆不然也... 王子一為... 蘇之有為... 常也生其類者... 之於天蓋子曰... 昔人有誠後生... 字所以表德也... 伯樂父稱字也... 飯幾何近世子... 世俗既諱其名... 之禮經可覆... 祥之甚也... 世南少小時... 初開必先書... 者往往微而... 奇中嘉定壬... 先作自贊云... 障無礙當時... 阿美不誠真... 黃子文魁多士... 相逐一躍為... 符大士相連... 之矣先遠乃... 觀中向來不...

卷三

龍鈴先生汪公... 處處踏雲將... 最有情... 落莫究所學... 月十年約... 本亂嘩嘶亦... 承福縣之東南... 所未識... 書字圖說... 安仁寺仙人... 奇怪亦不可... 徒得所藏... 本字勢大... 書而識之... 程公衡字子... 不近不祥也... 蘇翁者初不... 無良賊老... 心作美... 巨鱗長柄... 不使一... 死園中... 連年先期... 歐賊未脫... 貨假隨力... 汲急賢如...

卷三

龍鈴先生汪公... 處處踏雲將... 最有情... 落莫究所學... 月十年約... 本亂嘩嘶亦... 承福縣之東南... 所未識... 書字圖說... 安仁寺仙人... 奇怪亦不可... 徒得所藏... 本字勢大... 書而識之... 程公衡字子... 不近不祥也... 蘇翁者初不... 無良賊老... 心作美... 巨鱗長柄... 不使一... 死園中... 連年先期... 歐賊未脫... 貨假隨力... 汲急賢如...



卿管樂流亞遊跡湖海有年矣近聞淮園東湖其高風偉節非折簡所能屈幸親造  
其廬為我必致之清神密論物色彼人曰此有淮園蘇翁者無雲卿也清神即相與  
樂服為游客入其園翁選劍不顧二客前揖與語翁良久問客何從來乃延入室土  
銜竹几輝光溢然地無纖塵案上留西漢書一冊二客神融意消恍若自失歎計曰  
此為蘇雲卿也必矣既而汲泉煮茗意稍款接客遂扣曰翁仙里何地徐曰廣漢客  
曰張德遠廣漢人翁當識之曰識之客遂泛問張公世系材品翁歷歷陳叙且曰不  
知張今何官翁其初不料張公使其訪己而欲致之也二客遂笑謂翁曰某等備乏  
清神實非游者張公今東相權令某等遠慮以禮致公共濟大業出書函金幣於其  
簪上翁色遽變喉中隱隱有聲似怨張公暴己者至是始知翁廣漢人即雲卿是已  
然然不知雲卿其字耶抑名耶繼旌旆填委堅請翁同載以歸再三謝不可許詰朝  
上謁越夕達吏迎伺則扁戶闐然從他徑排闥入惟書幣留案上儼然如昨日室空  
而人不可得見矣形迹遼絕莫知所終此隆興士宋自適字正父所記蘇翁本末如  
此宋後得翁遺迹面揖湖山平地數十畝仍築小廬以寄仰高之思章泉先生為名  
之曰淮園卷

游宦紀聞

卷三

三

世南頃在瑞安董室燭書室中見其所錄誠齋先生與周益公小簡心竊愛之讀數  
遍能成誦今二十年矣追思尚記首尾其間必有脫誤處他時得見大全集當借  
本改正之設記於此萬里伏以涉秋益熱共惟少保觀使丞相小陌雲莊天禁忠蓋  
鈞侯萬福相春均慶享近得報知閣下釋任去國而莫知風帆所止昨收尤延之書  
乃知度夏於湯表吾人仕宦有進便有退有出便有處丞相勢位豈不能榮河沙而  
摩屋溜君子得時行道而不得究其所適良可憾者然道之興廢聖人歸諸命斯文  
得矣聖人歸諸天則又何憾焉當庚午試南宮丞相雪中騎一馬於前而某荷一微  
於後當此之時豈知登榻至此布衣位極上宰此後復美求我御嚴寒飲醇酒之論  
丞相尚記憶否已矣姑置此事獨世路風波真可畏耳近讀蘇邨得感事詩云去國  
還家一歲新鳳山錦水更登臨別來雙鬢幾百戰險盡山川多少心何自聞人無措  
在不妨冷眼看升沉荷花正開蓮蓬嫩月下松醪且滿斟當在揆進步時高揖辭去  
此舉甚善惜留耳聲利之場輕就者固不為世所恕蔡定夫是也而不輕就者亦  
復不恕何哉宋元晦是也論至於此則去就辭受皆不可取可畏云云又嘗記  
其答益公書勉免橘酒小東云錦羽在矣翩翩二七褐衣缺口踉蹌一雙狄徽伯以

俱來與木奴而借至其惟其官文章美酒儒學鳳麟游梁王之免園風推能賦賜漢  
庭之鳩杖晚冠者矣橋頭續驢酒箴飽德填然四美萃此一翁某已嘗占辭致致逆  
節云云觀此足見善於體物者也

占城國前此未嘗與中國通唐顯德五年國王因德漫遣使者首訂微米貢猛大油  
八十四瓶善微水十五瓶其表以貝多葉書之香木為其猛火油以酒物得水則出  
大善微水得自西域酒衣難辨而香不減已上見五代史四夷附錄內典云人大得  
水而滅一作則龍火得水而熾信有此理陰陽自然變化論曰龍能變水人能變火  
龍不見石人不見風魚不見水鬼不見地此亦理也

子友人胡子震嘗謂予曰牛以鼻聽益聞之前輩餘論而莫知所本一日觀庖丁解  
牛首割至耳果見室塞無孔始信其言之不妄俾雅舉戎石曰替牛耳桃菊牛耳無  
竅以鼻聽也焦贛易林曰牛龍耳順蓋龍亦聾者也牛走順風馬走逆風故楚子曰  
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

承福初自唐代宗時劉福宋建三州之地因年號曰永泰後避世宗陵寢諱改名永  
福在唐新州縣後有邑宰潘君滿辭道愛在民琴卧祖鏡留連累日其夫人王氏先

游宦紀聞

卷三

四

已解舟泊五里汰王灘下俟久不至月夜登岸書一絕於石壁云何事潘郎戀別筵  
惟情未斷安心懸汰王灘下相思處嶺叫山山月滿船未著太原王氏書詩蹟已漫  
滅獨太原二字入石至今尚存字方五六寸許邑人因以名其灘政和陳武祐處歲  
久詩亡大喜繫以記文錫之字右方自唐及今流落巨浸之所漂蕩風波雨之所  
滌蕩不知其幾而墨色爛然如新一婦人望夫之切精神入石終古不變如此則知  
至誠之道感鬼神製金石者詎不信然舊聞中記作汰王灘陳武祐刻石即作太原  
灘今灘旁之地名大王八石字之左不復可容字矣恐未係太原王氏書為正碑字  
下亦云  
為汰王

游宦紀聞卷三終

承福下鄉有農家子姓張以採薪鋤柄為業鄉人目為張鋤柄狀貌醜怪口能容拳一日入山遇仙人對奕投之以桃苦不可食張心知為仙真有所遇忍苦啜咽且及半若將誓苦違棄其餘而歸因忽忽若狂絕粒食草木實時言人惡惡能通未來禍福素不讀書忽書筆作字得義獻體口占頌偈立成如宿構傳聞四散士夫多往赴之因度為僧人號為張聖者游邑中慕緣遠高蓋石橋富室揮金相先人曰聖者作大功德又自可無一頌語傳笑云只兩好事石橋半出通判石橋全出狀元無庸頌也及侍講蕭公國梁魁天下乃生於橋成之月橋方半時實生通判吳公時口黃伴商則有少無二字未第德游太學善人倫者多言其油膩天羅地網相也黃稍猶有自溫意僧且謂曰待我及第汝當及第乃自笑謂僧人及第理所無也既而黃以張安國榜中第訪張僧乃近住安國寺云僧發狂時言無不驗其言禍敗事尤奇中入於狂時亦畏其毒罵莫敢語者作字多以左手或以足指執筆又時執筆異書時里有吳氏建重光寺輪藏成求請於僧後筆立就云無上雄文貝葉鮮幾生

卷四

三藏往西天行行字字為珍寶句句言言是福田苦海波中猴行復沈毛江上馬馳前長沙過了金沙灘望岸遙知到岸綠夜叉歡喜隨心答菩薩精虔合掌傳半千六十餘函在功德難量孰處圓筆力適勁可愛一日游白面村有少婦隨眾往謁僧命至前痛喚其婿婦號呼觀者哄堂大哂歸語其夫夫怒奮臂勇往呼罵僧笑曰子母怒公案未了宜令再來罵者不聽居亡何婦以他志投繯而死又有鄉民者新紫襦詣謁僧請以為施民有難色僧曰急料撒去狗毛益民竊烹雞狗得禱人無知者故戲之又有富室攜少女求頌僧曰好弓鞋敢求一隻語再四不得已遣之即裂其底得襪絛乃佛經也神異多類此後游郡都大為紳府賞識十種僧頗多忌疾兩本有

而君子存之者豈非以其能言禍福於無形之先使不知命者有所悟至於發人隱惡淫術雅道亦使暗室屋漏之下有所警是亦小道之可觀者不然亦何足尚云福之永福西山曰高蓋為天下第七福地出縣郭涉峻嶺山行五十里而近最上處有禪刹曰名山徐真君上昇東西二室歸寂其所也朝廷累降御香有樵童或曲臺祀典石門橋天杉槽畫棟椽欂清噴與寒泉響答真偉觀也徐本教兒飯牛山樵一聞樂聲出林杪緣崖連觀至則有二人英拱立良久遣徐棋于叱令歸歸即精解手談時碎瓦器為子布地為局縱游巖上往往與二人遇遂得修行燒煉訣有趙真君不遠千里訪之以所得秘密與之參契徐喜酌酒共飲草廬中時霜月草木彫零徐曰主人遠訪無以為樂以餘泥一噴頃刻林花編開今名所居曰花林莊徐功行成將入山煉大丹仙去埋棋于田中涌土成墩植牛杖其傍旋生枝葉令老樹尚存嘗有耕者發墩致風雷之變至今相指為戒丹成之日與兄弟姊妹七人俱時上昇故其地七仙有亭徐趙二真君有祠云自仙羽化後俗眼凡骨莫有一語其上者數百年下有湖僧攜小師來主寺有輕身術偕至徐君壇得二石室乃整山道道飛登自石門中出始盡發地秘四方游者於是禽集其東室明潔前有水簾自千

卷四

仰履顧垂空而下如其門之廣山中佳致可坐而搖西則瞻眺亦之奇觀獨去洞巖步有石龜與石棋對立古老相傳云龜舊處室中徐君叱而出之其事頗詭一日東室主僧赴邑齋會小師乘其遠出趨師林生迹主僧於齋席中即知之歎云耐耐小鬼奪我山中佳處亦即席坐遊其徒議并歸以登涉之勞乃茶吐囊背歸憩西室雖加丹粉作喜色每一風雨即脫落如怨或者猶疑二僧禪寂雖高而貪嗔一念未能了照者小師之趨東室也急欲化去跡跡不盡一腳數十年前有高僧數其數數之罪摺而正之言其中如敗炊餅云耳目所得稟察如此高蓋為閩中佳山雖左僻名勝往往從游覽吟題甚富有一聯云雲霞護禮仙世界水簾遮室佛家風時人賞之以為能照出山中眼目云

卷四

承福古有識語曰天保石移瑞雲來奇龍爪花紅狀元西東乾道間福清天保瑞雲寺後石崖橫山而行窟地成蹊既而承邑東鄉石壁巖巖松上產龍爪瑞花其年蕭公國梁果魁天下次舉黃公定應鳴第一蓋瑞花生處西之於蕭東之於黃各三十里此狀元西東之應也又次舉鄭公儒廷試復先多士邑罕作詩云神峯絕頂與龍興三處家山一壯哉相去未逾一百里七年三度狀元來益蕭公神峯鄭公龍興

黃公龍興也蕭公登科歲第一人本丞相忠定趙公故事設科以待草茅士凡預薦  
籍往往版者法當避避唱名曰陞蕭公為榜首故蕭公對御吟有名傳玉陞星辰曉  
澤霖金枝雨露春之句其謝啟有云預飛龍之選准安論次以當先無汗馬之勞  
侯何功而居上蓋用官室及蕭家事至今贈笑人口因并書之

永福邑東有嚴宮乃吳太守經觀大門內建三清殿上崇曰邑中諸寓公成在吳以  
書梁儂德官進給事黃公龍年公即領署五解手帕滿墨作字云風馬雲車儂百順  
鈞陳之衝金枝玉葉拱萬齡家極之尊詞語鏗澗筆法高古太守初見公畧不經思  
復疑昂書非法既而變美吳始大喜心服歸語家人子姪輩曰吾邦山川之秀有如  
此公者操行過人敬等不獨詞翰可敬其未第時最貧奈自處澹如應鄉貢引保日  
有考官某無耐居簾內見公丰姿秀發驚喜曰有如此奇男子安得出我門下既而  
預薦尉喜甚約妻以女及中第日尉已捐館其妻挈挈扶柩相過於中途黃哭之慟  
命運故主人達情請逆初約夫人曰往事尚忍言之哉無緣難尉清貧死無餘資書  
攜百指扶掖而歸及食斥責殆盡方以不達鄉井為慮那可復議謝先輩事況黃甲  
少年奮結好廉族吾且行矣善為我辭黃弟曰嗚呼吾許人以諾死而負之吾行

游宦紀聞

卷四

三

將何歸夫人不念死者言乃作世俗夷虜語苟違吾志秋毫自斃不敢開命也選定  
婚於遊近聞分攜獨哭而別某氏從公歸能執婦道終慧在御沒齒無閒言公登從  
臺夫人尚無恙若公者可謂有德有言者也噫今之年少弄筆惠或科第者項背相  
望聞公之風蓋亦知所以自省哉

永福邑東三十五里曰三島村村東北山曰方廣巖往昔荆榛叢葦不可上給事黃  
公崇室讀書山下日魏師逐獸歸能言其境給事命僕剪荆斬葦築緣而上抵一  
石室下可容千人鄉人從往即其地奉浮屠故水旱必於此乎禱後數年水暴至漂  
一目木長可丈餘廣半之卧山下者累月風雨晦暝之夕往往若有神光昇至室中  
亡何有異人來請斷為冥頭盧尊者像成不受直去莫知所之今縣官禱雨必躬  
往迎致其應如響像眉毫備白骨氣龍鐘宛若生動每至邑中人士敬嘆瞻禮喜其  
來而惜其去好事者至有命精工模倣以易之雖毫髮無欠精神美具不獨主嚴者  
能辨之自造像後香大日昌往來供施相屬室內遊構三層閣不戴片瓦雖疾風暴  
雨不能犯也室距平地可五里許其間梁空磴險山徑峭拔游者有攀躡僂僂之難  
及最上峯迴路轉倏忽風景不同巖洞飛簷臺殿縹緲使人神觀軒豁忘其龍德爾

遺有十奇如石門水簾瀑布石燈石鐘磬觀音影之類皆自然天巧居前者有龍尾  
泉狀如石龍裂巖而去高餘不盡尾修及尋丈望之作蛟蟻勢尾鋒湧泉一滴冬夏  
不枯人散其水以為佛供越室而右有於羊洞云其中可容三四十輩微徑僅可若  
足下臨無際人莫敢進獨主嚴者藏貯其中來往如猿亦野性便習然也唐王公  
十朋曾游作十奇律詩五言六十字見公集內士友吳信可亦有紀游詩云曾訪神  
仙巖洞來人言偉觀似天台藤蘿足下猿猴噴鐘鼓聲連日月開燈續佛光擬紫翠  
雲將登氣作樓臺最憐寶石神龍尾猶帶天東南露回巖中乞靈多驗如前司農簿  
柯公坡少時鄉試回嘗經從主嚴者先夜夢尊者命之曰可設榻煮茗來日當有七  
九歲官人來及期與公同游者十餘人老行前致恭問綱中誰為十九歲官人遂以  
夢告柯公是歲鄉請次年登科果如其言以上六說皆友人吳凡信可為世南言信  
可諱鑄永福人誠敬而疏逸博學而和粹月旦之評最所推重世南方以得友為喜  
納交不百日而遂隔今古嗟乎信可踐履如此而遽止於斯亦可悲也已追思紀錄  
以備遺忘

游宦紀聞

卷四

四

借書一癖遺書一癖或作雙字此鄙俗無狀語前輩謂借書還書皆以一編禮部韻  
云瓶風酒器也山谷以詩借書目於胡朝請末聯云願公借我藏書目時送一編閱  
錄魚坡公和陶詩云不持兩瓶酒肯借一車書吳王叔伍子胥履或以編夷革浮之  
江中應劭曰取馬革為編夷植形范蓋號鴟夷子皮師古曰若風酒之編夷揚子雲  
酒箴鴟夷滑樽腹大如壺師古云鴟夷宜囊以風酒也蘇黃用鴟字本此

游宦紀聞卷四終



沙清先生春時有乳涎因食冷肉心脾發痛不可堪思如蘇錢仁老名壽之以藥與之一服痛止再服即無他其藥以陳菜葉五六十粒水一大盞煎取汁去滓入官局平胃散三錢再煎熱服錢云高宗嘗以賜近臣時有歸正官校尉添差縣尉後歸軍中以是愈人疾甚多其妻弟王得中又以其藥歸昌國亦多愈人疾真奇方也現品中端石人皆貴重之載於諸記凡數家取子各異或佳其有眼為端或以無眼為貴然石之青脈者必有眼嫩則多眼堅則少眼石嫩則細潤而發墨所以貴有眼不特為石之驗也眼之品類不一曰鸚鵡眼曰鸚鵡眼曰了哥眼曰了哥眼曰雀眼曰雞翁眼曰貓眼曰菜豆眼各以形似名之翠綠為上黃亦為下謹謂大點為佳然亦石之病乾道癸巳高廟嘗書翰墨數說以賜曹勛其一云瑞珠出下巖色紫如豬肝密理堅緻澗水發墨河之印澤研試則如磨玉而無聲此上品也中下品則皆砂壤相雜不惟肌理既粗復燥而色亦如後應新坑所產皆不可用製作既佳又滑不留墨且石之有眼余亦不取大抵瑕弱於石有嫌况病眼假眼韻度尤不足觀故所藏皆一段紫玉墨無點綴已上皆聖語石之眼少而色正者方為佳物

三山方言次結曰蘇傍水多植之蘇嘗在水中過晚始摘蘇亦摘有一種樹曰曰青

卷五

三

實大液冬不彫滿樹垂金至春復回青再黃始摘味不甚佳花極香與林利相類頗承嘉之相為天下冠有一種名朱樂花比柑橘其香絕勝以葉香或降真香作片錫為小瓶實花一重香骨一重常使花多於香窠窠之傍以泄汗液以器貯之集則微乾去花以液漬香明日再蒸凡三四易花蒸乾置磁器中密封其香最佳朱樂乃好柑之祖裁接之法始取朱樂極洗淨下肥土中一年而長名曰柑淡其根葉蒸熟明年移而味之又一年木始大盈握遇春則取柑之佳品或橘之美者接於木身則直為佳者矣朱樂乃枳也

三山荔子丹時最可樂四月味成曰火山實小而酸五月味成曰中冠最後曰常熟中冠品佳者不減蒲中二十年來始能用樹法取品高枝墜以肥壤包以黃泥封護雖久則生根錫截移種之不逾年而實自是愈繁衍矣日乾致速者皆次品果中又有黃淡子金斗子菩提果羊桃皆他處所無黃淡大如小橘色橘朱微酸而甜本豆載於橘柚條豈橘中別有名黃淡者長樂志曰王壇子舊記又云相傳生於王

翁壇側

五出藍田鹿岡本草亦云好玉出藍田及南陽徐善等郡界日南盧容水中外國子

國疏勒諸處皆善今藍田南陽日南不聞有玉國朝禮器及乘輿服御多是于闐玉晉天福中平居海從使于闐為判官作記紀其採玉處云玉河在國城外源出崑山西流千三百里至國界牛頭山分為三曰白玉河在城東三十里曰綠玉河在城西二十里曰烏玉河在綠玉河西七里源雖一玉隨地變故色不同每歲五六月水暴漲玉隨流至多冢由水細大水運乃可取方言曰楊玉國主未採禁人至河濱木觀中添創八寶從于闐國求大玉一日忽有國使奉表至故事下學士院召譯表語而後答詔其表云日出東方赫赫大光照見四天下四天下條貫主阿舅大官家你前時要者玉表上日出東方赫赫大光照見四天下四天下條貫主阿舅大官家你前時要者玉自家甚是出心力只為難得似你尺寸底自家已令人兩河尋訪曉得似你尺寸底便奉上也當時傳以為笑後果得之厚大逾二尺色如截肪昔未始有也大抵今世所寶多出西北部落西夏五台山于闐國五分五色白如截肪黃如蒸栗黑如點漆紅如雞冠或如臘脂惟青碧一色高下最多端帶白色者漿水又分凡色上之上中之下中之上中之下中之下自見今內帑有金等子亦此法

卷五

四

三山中產小魚斑紋亦黑相間里中兒戲之角勝負為博戲昔有闕禽未見有鱗魚亦可觀也聞永嘉亦有之

本朝宰相三人者四人趙韓王向文簡王其公大海公四人者止蔡京而已然其人不足算也

自甲至癸為十幹自子至亥為十二枝後人省文以幹為干以枝為支非也

改元始於共和紀號初於漢武後世通用之我宋年號無過九年者惟天聖至九年至十年十二月改明道熙寧亦盡十年紹興乃三十二年淳熙亦十六年而後皆避高廟居德壽者二十六年孝廟居重華六年光廟居壽安宮七年寧宗嘉定十七年

游宦紀聞卷五終



世南有今原之賦以紹定戊子仲冬往懷玉脩伊蒲供山行百里始至其下捨輿乘杖無非崇山峻嶺又二十里有平地廣袤數百畝人煙數十家田疇井井滿目桑麻間道傍之人云歲熟可得米千斛其上復有峯巒圍繞一目不能窮又五里始至寺專政記載乃唐大厯中高僧志初經始乾符初元南嶽僧寶光來居又四年賜名懷玉山古志云天帝道至此山山神藏焉故其地靈爽堪仙佛所居因以是名由古至今兵戈不到疫癘不及傳宗於乾寧之四年改賜定水禪院時有雙峯長老師復自長安領徒千人止息鄜公塲今隴州道人致語於寶光曰師復願愛此山師具慈悲若為取捨光曰舍則不捨來則不止語意深遠眾莫曉解於是雙峯遂日入院光師攜杖下山別建禪刹即今興教院是也時禪月大師混居會下身遭性相文章神妙其林木蕭灑水石連雲建讀書室修祠觀隱居山中遠近猶存口夢游他國於巖阿石室親見大士覺而追想謂之應夢羅漢或云師則羅羅化身每人定觀幸意揮筆皆具真容非世間相未乃此水自狀本形既而絕筆故托於夢感自正本之外別

有脫模二本于登羅漢閣取禪月親作本諦觀竟日其間有極破碎糜爛者筆法高妙相觀古怪至道丙申五月太宗搜天下古書畫悉以進呈至二年正月復付本寺免進間有題其傍云西岳僧貫休作官篆文或古體或玉筋或柳葉又一軸題云大蜀國龍樓待詔明因辨果功德大師翔麟殿引駕內供奉經律論道門進練教授三教元遠大師守兩川僧錄大師食邑三千戶賜紫大沙門貫休字德隱今人知禪月之號則以為高僧閻貴休之名則以為能畫殊不知當時所作神異如此非特能畫且於詩文尤高有西岳集二十卷翰學異詠為之序唐相張棣韋莊王鎰周庠皆有詩記其事去寺之左里許下梯徑又二里有亭曰輔龍乃先兄之冰翁畫講壇刺辭字季真所創季真向為瑞安邑大夫有志斯世所著有書壽國歌書嘗經已覽今浙潛有刊本作亭之意蓋為四方祈禱者息息之所則輔龍之名良有以也且舊田入寺為輔龍不利計又半里許始至龍淵仰望瀑布作三級傾瀉於兩山之間飛瓊激雲洶湧澎湃浩浩然聲若奔雷下臨石壁此丘萬丈真奇觀也時雲雨未此給流初凝風霧滃鬱山巖水涯千態萬狀得扁目者移時不忍捨云世南既登覽山川之奇秀且得攷最其事之顛末故詳紀之以告來者

奉會之當軸時幾務之微瑣者皆欲預聞此招權之常態然士夫投獻必躬自披閱間有去取吾郡德興士人姚敦臨字公儀能篆書秦喜之今作二十家篆孝經上表以進時紹興十一年二月十九日也許授以文資未降旨開會之招飲姚喜忘其敬不覺振股以此惡之尋得旨令充樞密院幼士辨駁篆文而已又有蜀士□□□其間一聯云乾坤二百州未有託身之所水陸八千里來歸造命之司秦尤稱道之遂得陞擢

董季與昔為世南言沙隨先生紹興丙午苦淋血之疾兩年不愈明年七月二十四日筮易遇渙之體其辭曰渙奔其机悔亡戒夢知大治縣趙定叟相訪定叟名不疾疾久病也言不久病也董偏聞本草因見白冬瓜治五淋於是日食三大瓠七日而愈前此百藥皆無效董沙隨先生之婿也先生嘗書此事於家廟之壁今之遠官及遠服費者皆曰天涯海角益俗談也頃在成都嘗聞有天涯地角石眼時訪古及閱圖志乃知天涯石在中興寺者老傳云人生其上則脚腫不能行至今人不散踐履及坐其上又有天牙石在大東門對昭覺寺高六尺七尺有廟今在市人湯家園地角石舊有廟在羅城內西北角高三尺餘王均之亂為守城者所壞今不復存矣歙州有天涯亭唐州有海角亭二郡蓋高棘窮途也

柳子厚息壤記太州龍興寺東北有堂之地隆然負博覽而起者廣四步高一尺五寸始之為堂也夷之而又高凡持錫者盡死奉甘茂盟息壤乃在秦地非此也龍興寺今在永州太平寺而息壤不復見矣江陵城內有法濟院今俗稱後地角寺乃昔息壤祠圖經引漢洪錄云江陵南門有息壤焉隆起如伏牛馬狀平之則一夕如故前古相傳不知其始牛馬踐之或立死唐元和中和唐元和中和中裴南牧荆州掘之深六尺得石城與江陵城同制中徑六尺八寸棄徒於牆壁間是年霖雨不止江潦暴漲從道士歐陽獻之謀復埋之祭以酒脯而水止厥後凡亢旱徧禱無應即指地角寺欲發掘必得雷電之雨遂為故事詳見皇祐辛卯刑侍王子融息壤記二郡大率相類而秦地之息壤則未詳也

沙隨先生居居都陽一日買得米元暉小端碗後刻銘曰惟端有銘字石推焉茲乃下巖巖無有比色奪芝英溫堅玉理以昭安中是亦成美後書紹興己未蓋元暉親書以遺建昌守喻安中者後又得張無垢遺樂茂寶碗後刻詩曰端銘石硯天下奇紫光夜半吐虹霓不隨凡石追時好真與日月爭光輝點藏久矣不亂用惟恐銷與



汚染之樊子文章有餘地汪汪萬頃誰能窺君此硯無輕棄經史妙處其發揮  
流濺沫偏天下。要使咳唾皆珠璣無垢居士作。子喻子書益小篆玉泉先生學張有  
篆無穢沈元川學。汪瑞明從無垢學。凡十有二年。三公相繼魁多士。建交二年李  
順之作魁。玉泉亦登高第。世南嘗見沙隨先生親筆紀。卒章云。此奇物也。子孫世  
傳。不知樊公家何以不寶在此物。以三先生盛名。此物乃沙隨程氏世傳之寶。二硯  
今亦流落不知所任。良可嘆惜。

沙隨先生嘗云。頃於行在見一道人。以笛柱項下吹曲。其聲清暢而不近口。竟不曉  
所以然。此說已在三十年前。嘉定庚辰。先兄岳翁適憲伯。自曲江攜一道人歸。三  
繼亦喚問有竅。能吹簫。凡飲食。則以物室之。不然。水自口中溢出。每作口中語。則塞  
喉。作喉語。則以手掩口。先兄之所目擊。但不知沙隨先生昔所見者。是此人否。  
先伯諱上下。字汝弼。登淳熙丁未第。初隆興乙酉。請鄉舉。時主司命題云。平康正  
理。非友則克。變友則克。沈潛剛克。高明柔克。已而春官失刺。夢神人告曰。汝若再遇  
四克。始克有濟。自以為經旨中。別無四克矣。淳熙丁酉再試。題云。撫于五辰。庶績其  
。無教遠欲有邦。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場中遇程三畏。字景宣。厲聲云。汝可  
。三

賀兵不記向時之夢耶。今果有四克。是年遂再薦。景宣為解百。嘉定辛酉。鄉人王佐  
起筆。以免舉赴省。忽一日告從姪慶辰云。昨宵夢趙宰相赴鹿鳴。與公靜坐。已而香  
然。後三舉庚午。慶辰預薦。時新舉只六人。宰相已第者十人。同宴。起筆預薦。果與慶  
辰靜坐。宰亦天族師。信知得失。莫非前定云。

張約齋種花法云。春分和氣。盡接不得。夏至陽氣。感種不得。立春正月中旬。宜接櫻  
桃。木樨。排徊黃。香。正月下旬。宜接桃。梅。李。杏。半丈紅。蠟梅。梨。棠。柿。楊柳。紫。一  
月上旬。可接紫笑。掃。橙。橘。已上種。接並於十二月間。沃以糞壤。兩次。至春時。花果  
自然結實。立秋後。可接金。林。橘。川。海棠。黃。海棠。寒。林。轉身紅。祝家棠。梨。海棠。南海  
棠。以上接種法。並要接時。將頭與本身。皮對皮。骨對骨。用麻皮緊繫。上用苔葉寬  
之。如萌出稍長。即撤去苔葉。無有不成就。

沙隨先生嘗著一歌。後有卷忠題詩曰。玉質純蒼。理微。鋒銛。都盡。墨。無。聲。相  
如。間。道。還。持。去。有。要。春。人。十。五。城。後。以。送。汪。書。李。路。又。汪。書。第。三。微。以。五。千。得。一。硯  
後。刻。東。坡。銘。曰。東。坡。硯。龍。尾。石。開。龍。卵。見。蒼。壁。與。居。士。同。出。入。更。寒。暑。就。燥。濕。何  
者。獨。先。逸。同。參。家。老。亦。寂。二。硯。皆。佳。物。也。

鄧陽自雁熙乙酉。梁。額。核。至。紹。定。己。丑。登。科。卷。五。百。七。十。餘。人。其。間。三。世。聯。登。者。唯  
三。家。龍。路。先生。汪。藻。汪。集。汪。毅。張。宗。諤。張。琮。張。楫。鮑。理。鮑。安。世。鮑。升。之。汪。氏。之。登。科  
者。七。世。張。氏。今。亦。六。世。然。非。正。嫡。相。續。也。鮑。氏。安。國。安。行。安。世。兄弟。三。科。連。中。故。程  
文。昌。伯。高。贈。之。詩。有。七。年。三。破。桃。花。浪。之。句。其。餘。父子。兄弟。俱。中。科。第。者。甚。多。不。勝  
紀。載。

世。南。家。嘗。藏。高。麗。國。使。人。狀。數。幅。乃。宣。和。六。年。九。月。其。國。遣。使。金。紫。光。輝。大。夫。檢。校  
司。空。知。樞。密。院。事。上。柱。國。李。資。德。副。使。大。中。大。夫。尚。書。禮。部。侍郎。柱。國。賜。紫。金。魚。袋  
金。富。繼。至。本。朝。謝。恩。進。奉。各。有。四。六。箇。中。國。體。李。之。詞。云。致。予。望。之。適。江。干。之。弭。節  
亦。既。此。高。麗。止。幸。堂。上。之。披。風。汎。飛。五。朵。之。雲。特。祝。千。金。之。幣。禮。當。拜。受。心。則。愧。懼  
金。之。詞。云。穆。如。清。風。幸。被。餘。光。之。照。酌。彼。行。潦。可。形。將。意。之。勤。幸。被。寬。裕。而。有。容。敬  
以。菲。微。而。廢。禮。所。慶。名。品。別。且。染。流。私。親。之。物。則。悞。頭。紗。三。枚。白。成。銀。花。銀。盤。一。面  
。二。紫。大。紋。羅。一。匹。生。大。紋。羅。二。匹。白。雙。大。紋。一。匹。生。花。綾。二。匹。白。細。布。三。疋。大  
。紋。八十。幅。黃。毛。筆。二十。管。松。煙。墨。二十。挺。松。扇。三。合。指。疊。扇。二。隻。螺。鈿。硯。匣。一。副。螺  
。鈿。筆。匣。一。副。冠。絲。樂。家。一。枚。冠。絲。篋。子。袋。一。枚。繡。紫。腰。一。條。杖。斧。二。斤。白。朮。二。斤。白

銅。器。五。事。而已。是。年。有。請。于。上。願。得。能。書。者。至。國。中。於是。得。高。以。徐。兢。為。國。信。所。禮  
物。官。統。之。歸。因。讓。高。麗。國。經。備。載。其。建。國。立。政。之。體。風。俗。事。物。之。宜。上。之。嚴。嚴。覽。其  
書。大。悅。召。對。使。殿。賜。同。進。士。出身。擢。為。宗。丞。兼。掌。書。學。其。奉。使。時。李。資。諱。為。太。師。尚  
書。今。高。麗。國。主。多。納。李。氏。為。后。她。由。是。門。戶。光。顯。資。德。其。弟。也。金。富。繼。為。同。接。伴。金  
氏。為。大。族。自。前。史。已。載。其。與。朴。氏。族。望。相。埒。故。其。子。孫。以。文學。進。富。繼。堂。號。碩。體。而  
黑。目。露。博。學。禮。謙。喜。屬。文。知。今。古。富。繼。亦。有。時。舉。吳。富。密。訪。其。兄弟。命名。之意。蓋。有  
所。慕。文章。動。雲。緜。此。語。益。不。誣。云。

游。宦。記。聞。卷。六。終

宋 鄒陽張世南撰

沈正黎齋硯者類端石而無暇有金末膜眉子紋間有潤者其初甚發墨久而復滑或磨以細石乃仍如新有色彩而花紋如水波者有色彩而金星者有自然銅於石中琢以為北斗三台之類者有生白線當中而為琴棋者其類不一慶元間單路分璋字丙文始創為硯以遺故舊今遂盛行終在端歛之下單雖西班乃中原故家居於陽好古博雅所蓄奇玩甚富仍精於辨別平生傳人盡費於此學小王書筆法尤妙始習補之梅而自成一派吾鄉姜堯章學書於單姜帖今亦少有世南嘗藏姜一帖正與單論劉次莊筆十數家釋帖非是又云悟帖中只張芝秋涼帖鍾繇宣示帖皇象文武帖王虞小字二表皆在右軍之上其說尤新有錄帖評二十卷惟未之見也

嘉定甲申夏有持額項先生帖十數幅求售蹤迹所自不知非贗物明甚有黃樓賦一篇其間則項籍劉氏一旬觀潮文作劉備額項漢作劉李觀潮文注云徐州牧陶謙病篤謂別駕糜竺曰非劉備不能安此邦及謙死竺率州人迎先王先生未

卷七

敢當陳登孔融曉諭之先主遂領徐州劉氏乃楚元王交之子也漢六年既廢楚王信分其地為二國立劉賈為荆王交為楚王王薛都東海彭城三十六縣先有功也交薨茂嗣稍滋暴逆應吳王反起兵會吳與周亞夫戰絕吳糧進士帥吳王走茂自殺彭城即徐州先生之意蓋以此也不知當來作劉備劉李而後來易以茂即或傳寫訛謬而意其為備為李即要當以先生手書為定也

己丑秋孟訪一觀舊出示古物數種皆所未見一刃長可七八寸微彎首之中有細齒如鋸末有環子退而改諸傳記乃知其為削考工記梁氏為削長尺博寸合六而成規此所以微彎也鄭氏謂之書刀以減削劑如仲尼作春秋筆削是也蕭曹皆秦刀筆吏師古曰刀所以削書也古用簡牘皆以刀筆自隨鄭氏又謂三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大刀五分其金而錫居二謂之削如此是刀與削分為二物也鄭氏曰刃刀劍之屬削今之書刀孔安國曰赤刀亦刀削少儀曰刀卻投投鄭氏曰穎環也附把也釋名曰刃到也其末曰鋒若鋒刺之利也其本曰環形似環也然則直而本環者刀也曲而不環者削也予所謂有齒如鋸者王祥名所謂若鋒刺之利者但其本有環又不可名之以削古人製作精微必有所本更候請教於博洽君子云

宋 鄒陽張世南撰

包選字敏遠象山先生之上足也寶慶丁亥為世南言頃在臨安謁魏舍人了氣家子進因出雲萍錄令書包有六子皆從心其間名協者舍人指曰此非從心乃是從十有館客李文留心字學數十年矣待為叩之少遲李至遂及此云其義有二從十乃眾人之和是謂協和萬邦之協從心乃此心之和是謂三后協心之協世南嘗以語士大夫間有云恐出臆斷後閱集韻果如前所云是知作字偏旁不可毫髮之差李文名肩吾眉人學問甚富世南嘗讀之云

坡公元豐七年自黃量移汝海五月訪張文定公於瑞七八月間留連金陵過陽羨九月抵宜興通真觀側郭知訓提舉宅即公所館往年邑簿朱冠卿續編圖經云五十五里地名黃土村坡公嘗與單秀才常商到單秀才步田至馬地主以酒見餽謂坡曰此紅友也坡言此人知有紅友不知有黃封真快活人也田主有曾姓者已窮而造私有司已祭而斥之坡公移牒以田歸之邑人慕其善書酒好吟不務進取家于城南所居有雙鶴並植如蓋東坡訪之目為雙鶴居士長禧元豐元年大四年邑宰褚復復立榜曰欣濟東坡過之為書曰晉周孝侯新坂之橋刻石遺秀崇寧集錄沈石水中不知所存

卷七

諸香中龍涎最貴廣州市每兩不下百千次等亦五六千條香中無雜之物出太食園近海傍常有重氣單山間即知有龍蟠其下或半載或二三載土人更相守秘候雲散則龍已去往櫛必得龍涎或五七兩或十餘兩視所守人多寡均給或取不平更相仇殺或云龍多蟠於洋中大石卧而吐涎魚腹而嗜之土人則沒而取焉又一說大洋海中有渦旋處龍在下湧出其涎為太陽所燦則成片為風飄至岸人則取之納官予嘗叩泉廣合香人云龍涎入香能收散腸毒氣雖數十年香味仍在領外雜記所載龍涎出大食西海多龍枕石一睡涎沫浮水積而能堅飯人採之以為至寶新者色白稍久則紫甚久則黑又一說云白者如百藥煎而臘理黑者亞之如五靈脂而光澤其氣近於膠似浮石而輕或云其香或云氣腥能散眾香氣皆非也於香本無損益但能散烟耳和香而用真龍涎者則舉濁淨空結而不散坐客可用一翳以分烟縷所以然者香氣極重之強烈也又一說云龍出沒於海上吐出涎沫有三品一曰汎水二曰滲沙三曰魚食汎水輕浮水面善承者伺龍出沒隨而取之滲沙乃被濤浪飄泊洲嶼凝積多年風雨浸淫氣味盡於沙土中魚食乃因龍吐涎魚競食之復化作糞散於沙礫其氣腥穢惟汎水者可入香用餘

二者不堪曲江鄧灝以為就三說較之後說頗是諸家之論不同未知孰當以愚見

第一說稍近  
天地萬物莫逃乎數知數之理莫出乎易知易之妙惟康節先生其學無傳觀皇極經世書概可見矣此外有所謂太乙數能知運祚灾祥乃兵水火陰晴風雨又能以之出戰守城傍門小法亦可知人命貴賤渡江後有北客同州免解進士王澁潛心此書作太乙肘復備檢三卷為陰陽二道繪圖一百四十有四上自帝堯以來至紹興六年丙辰凡三千四百九十二年皆隨六十甲子表以分野如通鑑編年前代興亡歷歷可考然自古及今應者雖多不應者亦或有之景祐間命曰天楊維德備五福太乙占書攷驗行度亦為精詳其間云自石晉天福四年己亥歲入東北遼東分至國朝雍熙元年甲申歲入東南吳分至天聖七年己巳歲入西南蜀分後人繼加攷算至熙寧七年甲寅歲入中宮洛陽分至宣和元年己亥歲入西北西河分至隆興二年甲申歲入東北遼東分至嘉定二年己巳歲入東南吳分向後至甲寅年入西南春分上來五福太乙所臨之分自合太平至治今推而上之後用宣帝元年己亥歲至唐高祖武德六年癸未歲五福太乙在西南凡四十五年

卷七

三

變正在本宮分野又自唐宣宗大中三年己巳歲至昭宗景福二年癸丑歲五福太乙在中宮凡四十五年  
中更信宗廣明黃巢之變中國之禍甚慘既曰五福所臨何為又却如此本朝興國九年有方士楚芝蘭言五福今照吳分上命建太乙宮於京城外之蘇村命芝蘭為春官正又命宰臣張齊賢醮享之然其所以不應者亦有說王湜政肘後備檢立論甚通其說云后羿寒浞之亂得陽九之數七報王衰微得陽九之數八桓靈卑弱得陽九之數九煬帝滅亡得陽九之數十周宣王父厲而子幽得百六之數十二敬王時吳越相殘海內多事得百六之數十三秦滅六國得百六之數十四東晉播遷十六國分裂得百六之數極而反於一五代亂離百六之數三此皆所應者也舜禹至治萬世所師得百六之數七成康刑措四十餘年得百六之數十一小甲雍己之際得陽九之數五而百六之數九庚丁武乙之際得陽九之數六不降享國五十九年得百六之數八盤庚小辛之際得百六之數十明帝章帝繼光武而臻泰定得百六之數十五正觀二十三年近世所謂太平得百六之數二此皆所不應者也福應集云唐武德七年甲申五福太乙入中宮洛陽之分適有正觀之治遂以此為福應然宣懿僖昭之際再入中宮而正觀之治何不復舉

又云唐昭宗天祐四年丁卯四神太乙入六宮雍州之分而昭宗禪位於梁遂以此為禍應然開元十六年亦入六宮乃太平極治與正觀比以至夏桀放於南華商紂亡於牧野王莽篡漢祿山亂唐陽九百六之數皆不違之此其故何也余嘗深究其所以然昔周公問太公何以治齊曰舉賢而尚功周公以之為強臣之漸太公問周公何以治魯曰親親而尚恩太公以之為漫弱之基是以聖人推三代損益而百世可知大抵天下之事因緣積襲固有繫於人事未必盡由於理通天地人曰儒通天地而不通人曰技然拘執此以為不可改易乃術士之術非儒者之通論蓋言天地者以人事善言人事者以天地也豈可蔽於天而不知人乎古之善為政者尚以知變為賢況冥冥之中奉行天地號令或王吉或王山皆本於天地之一氣安有固而不知變者以堯舜禹為君臣文武周公為父子雖遇陽九百六之數越理而降以禍必不其然自此而下其他不能詳知者皆可以類推也色不過五五色之變不可勝數聲不過五五聲之變不可勝聽太乙不過十神十精四計之類彼其周流於天地間始而有終終則復始古既不異於今今亦不異於古然上古至治終不可復又中間盛衰興廢亦不可循前而取豈非人事之不齊故應之者亦不一耶術固有之太

卷七

四

乙考治人君之善惡臨有道之國則昌臨無道之國則亡有天下國家者可不謹欽已上皆王說蓋太乙數中專攷陽九百六之數以四百五十六年為一陽九二百八十八年為一百六陽九奇數也為陽數之窮百六偶數也為陰數之窮大抵歲運值之終有厄會洪文敏公五筆中載陽九百六之說與此不同本朝康定庚辰歲辛巳間西羌方熾天下騷動詔求有文武材可用者參政宋綬侍讀林瑛皆以徐復薦復至仁宗訪以世務復曰今年氣運類唐德宗居奉天時上驚曰何至爾耶復曰德宗性忌刻其德與凶會陛下恭儉仁恕屈己容物雖時與德宗同而德與德宗異連雖凶無能為也此說正與王澁之論合故并紀之

游宦記開卷七終

宋 都陽張世南撰

黃公鍊字子厚，富沙浦城人。與朱文公為交友，長於詩。劉潛夫宰建陽，刻其數城集於縣齋。黃之母，筆力甚高，世南嘗見黃親錄詞，今載于此云。先妣冲虛居士少聰明，穎異絕人。於書史無所不讀，一過輒成誦。年三十，先君捐棄，即抱貞節以自終。平生作為文章，詩辭甚富，晚遭回祿，燬無餘。此詞數篇，皆膾炙在人者。因訪求得之。適予與景紹主簿兄有好，且屢見景，故書以贈。紹興三年，中春二十有四日，黃錄識。景紹則大參，鄭公昭先也。其一：滿浦金云，月光飛入林前屋，風策策度庭竹。夜半江城擊柝聲，動寒梢棲宿。等閒老去，年華促，祇有江梅伴幽獨。夢繞吳門，舊家山恨鶯回難續。其二序云：力備實學，實表實。胡明仲侍郎遺歌姬來乞詞，作醉蓬萊令。歌之看臨，翻波瀾，頻末風輕。水軒消著雲，疊奇峯。破刺陰亭午，列岫連環，溜泉鳴玉對幅巾。芒屨況有清時，風流故人，劇談揮麈，才冠一時。論高兩漢，書扇豪蹤，吐鳳辭語，畫錦歸來，慶長年老母。且盡綠尊，莫讓歸興。聽扇歌高舉，會見登庸。泥封詔下，促朝天去。其三：苦楝樹，開于六曲天園碧。松風亭下梅初白，臘盡見春回。寒梢花又開，曲瓊

卷八

閣不卷，沈煒看星轉。凝野小，裴徊雲間，雁來其四序云：葛氏姪女子告歸，作少年游送之。雨晴雲散，煙花澹蕩，遠山凝碧。驅車問路，賞春風南陌。正雨後梨花幽豔，白梅忽忽過了寒食。歸家漸春暮，探醉離消息。其五序云：李溫老友歸樵陽，人來問書，因以為寄。李其五句下疑脫春城三字。此首不以婦人作秋寂寞，秋風夜雨傷離索，老懷無奈。淚珠零落，故人一去無期約。尺書忽寄西飛鶴，西飛鶴，故人何在，水村山郭。其六：醉思仙，晚霞紅看山，遠暮霞，烟暗孤松。動翻風，秋輕若鶯，鴻心似鑑，鬢如雲。弄清影，月明中，謾悲涼，歲冉冉，綺華漸改，衰容前事銷。數久十年，光景忽忽，念雲軒一夢，回首春空。綠風遠，玉蕭寒，夜悄悄，恨無窮。數黃塵，久埋玉，斷腸揮淚東風。宋文公晚年居考亭，使於野服，有客位榜云：榮陽占公，嘗言京洛致仕官，與人相接，皆以閑居野服為禮，而歎外郡或不能然。其指深矣。衰朽無狀，雖幸已叨誤恩，許致其事。而前此或蒙賓客不鄙下訪，初未敢遽接此例，便以老大自居，近緣久病，艱於動作，誠伸俯仰，皆不自由，遂不免遵用舊京故俗，輒以野服從事。然而上衣下裳，大帶方履，比之涼衫，自不為簡。其所使者，但取束帶足以為禮，解帶可以燕居，免有拘絆纏繞之患。脫者痲痛之苦而已。切望深察，恕此病人，且使窮鄉下邑，得以復見祖

宗盛時京都舊俗，其美如此，亦補助風教之一端也。至於筋骸變編，轉動艱難，迎候不時，攀送不及，區區之意，亦非敢慢，并冀有以容之為大幸也。

世南從三山故家，見朱文公一帖云：講明正學，其道必本乎人倫。明乎物理，其教自小學。灑掃應對，以行，脩其孝弟忠信，周旋禮樂，其所以誘掖激勸，漸磨成就之道，皆有節序。其要在於擇善修身，至於化成天下。自鄉人而可至於聖人之道，先生教人自致知至於知止，誠意至於平天下，灑掃應對至於窮理盡性，循循有序，病世之學者，舍近而趨遠，處下而圖高，所以輕自大而卒無得也。

世南於紀聞首端，嘗論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之說，以求教於白鹿胡堂長詠。胡云：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天左旋，日月五星右轉。此古今歷家之說，皆然也。天左旋之說，信然矣。日一日行一度，月一日行十三度有零，日者陽之精而行，月者陰之精而行，反速大抵陽健而陰順，陽剛而陰柔，健而剛者，運行當速，順而柔者，運行當遲，今不特反是，月之行乃過於日十有二倍，其理不通。從來無人推見其所，以然。近時晦庵朱文公解毛詩正月篇，亦用舊說，惟於楚詞天問篇發其端而不詳其實。天左旋，日月亦左旋，一晝夜以日之明晦為節，日之行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則比天之旋少一周，連日所不及天之運，以二十八宿計之，分為度數，蓋二十八宿乃經星附天而行，凝然不動，可從而記其度數，亦猶量地之里云。至某州某郡若干里，州郡有定所，人莫不知，姑借之以為限節也。高麗國有九執應，其九執正如此，竊意歷家以數之少者為算，日月天左旋，數之不及者少，取其易算，故假日月右轉也。期三百六旬有六日，其原起於此，其實期三百六旬有五日，又四分日之一，堯典特舉成數而言耳，以之均為十二月，則多六日，無所歸，故又每歲祚五六小盡，取其贏而湊足多之數，是以五年必有兩閏，以足每歲三百六旬有六日之成數也。雖是陰閏月，每歲只三百六旬有四五日，只有二十四氣前後相去，皆三百六十五六日也。胡學於文公者，多見前輩論議，皆有所本，故復紀於此。

雲林先生黃長春云：饒頭嘗用授字，蓋文公作授字，無授字。見東坡解賦興元關表，諸郡食肆所貨，盡用僮字，最為有理。

予於荊湖高九萬處，見蘇紹史手書，懷劉政之摸魚兒一闕云：望關河，試窮遠，眼新愁似絲千縷。劉郎家氣，今何在，應是九疑三楚。堪恨處，便拚得一生寂寞長，羈旅。無人寄語，但弔春傷，桃邊松倚竹，空憶舊詩句。文章事，到底將身自誤。功名難料，邊

卷八

之，一則比天之旋少一周，連日所不及天之運，以二十八宿計之，分為度數，蓋二十八宿乃經星附天而行，凝然不動，可從而記其度數，亦猶量地之里云。至某州某郡若干里，州郡有定所，人莫不知，姑借之以為限節也。高麗國有九執應，其九執正如此，竊意歷家以數之少者為算，日月天左旋，數之不及者少，取其易算，故假日月右轉也。期三百六旬有六日，其原起於此，其實期三百六旬有五日，又四分日之一，堯典特舉成數而言耳，以之均為十二月，則多六日，無所歸，故又每歲祚五六小盡，取其贏而湊足多之數，是以五年必有兩閏，以足每歲三百六旬有六日之成數也。雖是陰閏月，每歲只三百六旬有四五日，只有二十四氣前後相去，皆三百六十五六日也。胡學於文公者，多見前輩論議，皆有所本，故復紀於此。

雲林先生黃長春云：饒頭嘗用授字，蓋文公作授字，無授字。見東坡解賦興元關表，諸郡食肆所貨，盡用僮字，最為有理。

予於荊湖高九萬處，見蘇紹史手書，懷劉政之摸魚兒一闕云：望關河，試窮遠，眼新愁似絲千縷。劉郎家氣，今何在，應是九疑三楚。堪恨處，便拚得一生寂寞長，羈旅。無人寄語，但弔春傷，桃邊松倚竹，空憶舊詩句。文章事，到底將身自誤。功名難料，邊





宋 鄒陽張世南撰

世南近於三山郡齋。復觀龍眠所作奉節圖。後題云。景文老兄持節守大名。從道史以訪別。念非仁者不能以言為贈。贈之以佛衣。絛而不受。贈之以絛。絛而不受。戲作奉節圖。以見分首之奉。然朝廷委寄之重。雅歌長嘯。無復愧於古人矣。元祐祐成節日。龍眠山中人李公麟書。景文。即劉季孫也。平之子。東坡嘗薦之。後知隰州而歿。有詩寄坡云。四海共知霜鬢滿。重陽能插菊花無。死之日。家無一錢。但有書三萬軸。畫數百幅耳。其家藏王子敬黃柑三百顆。坡嘗有詩與景文云。君家子敬十六字。氣壓鄒侯三萬載。坡一日語景文曰。一則仲父。二則仲父。以何為對。劉云。可對千不如人。萬不如人。坡為絕倒。

王金陵字說之作。率多牽合。固不免坡公之譏。建交間。甫中郭樵子漁仲。作六書畧。謂象形諸聲指事會意轉注假借。從六者而生。總計二萬四千二百三十五。其間惟諸類最多。計二萬一千八百一十。約以簡易。而盡得作字之義矣。自說文以字畫左旁為類。而玉篇從之。不知右旁亦多以類相從。如爻有淺小之義。故水之可涉者為渡。疾而有所不足者為殘。貨而不足貴重者為賤。木而輕薄者為棧。音字有精明之義。故日之無障蔽者為晴。水之無濁濁者為清。目之能明見者為晴。米之去糠皮者為精。凡此皆可類求。聊述兩端。以見其凡。

字學不講。多因前代諱忌。遂致書畫差謬。漢以火德。王都于洛陽。惡水能滅火。遂改洛為雒。故今惟經書作洛。而傳記皆作雒矣。秦始皇嫌畢上聲。在字似皇。改為罪。自出己意。謂非之多。則有畢也。今經書皆以罪易畢。獨禮記爾雅猶有可致。无字乃子雲奇字。古文天屈西北為无。今易中無皆從无。它書則雜之矣。世字因唐太宗諱世。故今雜書無。皆去世而從云。漏世線繼。又去世而從曳。世之與云。形相近。與曳聲相近。若皆從云。則世為法矣。故又從云而變為曳也。民則易而從氏。昏悲派之類。至今猶處從氏也。以至今如晉諱昭。改昭穆之昭為韶音。秦諱政。而改正月之正為征音。至今從之。此何理耶。虛文強作。似音也。字聲有清濁。非強為差別。夫輕清為陽。陽主生物。形用未著。故字音常輕重。為陰陰主成物。形用既著。故字音必重。如衣施諸身為衣。冠加諸首為冠。衣與冠。請作平聲者。其音重。已定之物。屬乎陰也。請作去聲者。其音輕。未定之物。屬乎陽也。物所賦

曰藏人所處曰處。藏半聲。處上聲者。其作去聲者皆重。亦其類也。胡堂長伯量。記度常卿涵星研云。寶慶丙戌秋八月。渝州度史君正奉詔入京。過金陵。出其所藏坡仙涵星研。而廬山胡泳記之曰。研端石。以石眼在池得名。形方。以今尺度之。可廣四寸。其長倍。高寸有半。上廣下殺。其陰容掌。不啻面出。玉斗為池。斗之半。微為窪坎。如半月。用以限量。星在池者十有三。下皆乘以雲氣。大者四。其二近半月。其二倚南壁。而一復差大而高。外微綠。中黃腫。如針眼而紺碧。眾星此為獨勝。小者九。二倚東壁。二倚西壁。如參商然。五者中立。一高二次。而三低。如眾星并然。派泉滿池。紫翠相輝。半月止墨。元雲點鏡而下。古人制作之精如此。星在陰者。二。上列四字曰。癸巳瑞巖。下三字曰。子容記。子容蘇丞相頌。意其初得也。東壁之外。有墨書子瞻二字。下有三字。惟私字繁。二不可辨。西壁外子功二字。史君云。研論七字。本亦未嘗刊。以借觀者。懼把玩之多。遂成泯泯。故李氏刊之。按坡詩。有以涵星研贈范純夫侍講。風月石屏贈子功中書。共二首。詩中模狀。與此研實合。以年譜攷之。當在元祐八年癸酉。研後歸李才元家。其餘家於成都。蘇史君以百五十緡購得之外。周以二髮。蓋陰陰各有朱字紀歲月。及土人姓名。外者已。蘇商。洋州進

大方誌內者。辛未。杭州後洋沈上宰坡仙。元祐己巳。以龍圖閣直學士。左朝奉郎。知杭州。至辛未二月九日。除翰林承旨。則內便為坡仙在杭作無疑。距作詩為先三年。且。范年後為姍家。故研歸李云。

許樞密松老。嘗記黃秘書辨博之說云。昔長睿父。博學好古。頗得三代之遺器。其鼎文。有上下畫一。而中重三者。長睿父識之曰。此爭首也。蓋者飲食有訟之戒。然則八十一首。與周易準。其已久矣。以世南之見其器。必後漢時物。蓋八十一首。作於子雲何緣三代時。已有爭首。又云。初子與長睿父。見古太元於中秘書。長睿父手錄藏之。明年。子復求之。則本已亡。長睿父以其所錄借予。而予既作傳。藏長睿父書。其明。見其子弟歸之。會兵難起。城陷。而翰所傳元經。與凡論火周易春秋論語法言。以先符便舟。適。故古太元。今獨予有。速渡江。留建業。一夕。兵燹大作。斃。故子舍望子。幾決瀋離。遂去。自悼死生未測。而書知亡矣。然亂定。使人視之。則居以反風。不焚。諸物席卷無遺。而書獨存。是藏建業初元也。未幾。被召行在。以書屬家人。而行。家人九江復過寇。而子舟焚。真。攜書盡亡。獨太元等。以家人奉之力。又免。去藏家分。邑人得子書刻之。未卒。而豫章。負書奔瀏陽。值亂兵入。盡棄其裝。以書度夜。大光





宋 鄒陽張世南撰

黃秘書長詹父之子說其尊人建炎庚戌在平江園城中夫去楊式書一冊并其先人手書楊傳以無別本念念不忘是歲四月復屬說之德興太守資福寺偶錄遺文遂見之喜甚予偶得其本恐終失墜今紀其年譜家譜傳贊於此唐咸通十四年癸巳疑式是年生故題識多自稱癸巳人唐天祐四年丁卯是年夏朱全忠篡唐疑式諫其父唐相涉宜辭神寶使涉懼事泄疑式自此遂陽狂時年三十五代史補言時年方弱冠也晉天福四年己亥三月有洛陽風景四絕句詩年六十七據詩云到此今經三紀春蓋自丁卯至己亥實三十年則自全忠之篡疑式即居洛矣真蹟今在西湖心故大聖善寺勝果院東壁字畫尚完亦有石刻書側有畫像亦當時畫又廣愛寺西律院有壁題云後歲六十九亦當是此年所題此書凡兩壁行草大小甚多真蹟今存但多漫漶故無石刻天福六年辛丑是年六月有天宮寺題名稱太子賓客時年六十九真蹟今在此寺東序題維摩詰後又吏部郎蔡輯家有石刻一帖無年但云太子賓客楊式善春春板與至自真原等語其末云清和之月復游官紀聞

卷十

至當是此年前後也天福七年壬寅是年有真定智大師詩二首時年七十真蹟在文潞公家刻石在從事郎蘇太宰家晉開運元年甲辰是年甲辰歲在四月十五日有看花詩八韻時年七十二題於洛陽一僧舍書牆上後云維晉九載今刻石在湖州前殿中侍御史劉善家案劉善開運二年乙巳是年五月於天宮寺題壁論維摩經等語八月再題太子少保時年七十三真蹟今在此寺東序并年且題同刻石開運四年丁未是年二月並七月有寄惠才大師左郎中詩三首稱會同丁未歲會同即契丹入晉改元之號也時年七十五稱太子少保真蹟在文潞公家刻石在蘇太宰家周廣順三年癸卯是年於長壽寺華嚴東壁題名時年八十一後又題院似禪心靜等二詩稱太子少師亦應是此年真蹟今為人移去石刻亦不存人或得舊本耳又有與其從子侍御者家問二帖後題廣順癸丑歲孟夏月真蹟在洛陽士人家又有列完契五十餘字在洛陽故城方郎亭以家者刻之無年但稱七月十六日太子少師楊草名亦應是廣順中也又家語云唐脩行楊氏系出越公房本出中山相結太子繼生洛州刺史職暉生河間太守恩思生越恭公約唐書宰相世家載楊出居馮州至誠器從洛陽唐相楊收之父曰道真生四子名皆從一曰發假收以四

卷十

時為義故發之諸子名皆從木假之子從火收之子從金嚴之子從水辰生涉涉生疑式而收乃藏器之兄涉之伯也新五代史記唐六臣傳乃以此為涉之祖嚴之父非也楊疑式字景度隋趙公素之微唐相涉之子也天資警悟工草隸善屬文昭宗時第進士為度支巡官再遷秘書郎直史館梁開平中為殿中侍御史禮部員外郎去從西都張全義辟為留守巡官梁相趙光胤器具才奏為集賢殿直學士改考功員外郎唐同光初以比部郎中知制誥改給事中史館脩撰判館事明宗立拜中書舍人長興中歷右散騎常侍工禮戶三侍郎後以疾免改秘書監清泰初遣兵部侍郎復以疾歸洛晉天福中遷太子賓客尋除禮部尚書致仕開運中宰相桑維翰表起為太子少保分司漢乾祐中歷少傅少師周廣順中再請老以尚書右僕射致仕顯德初改左僕射太子太保元年冬薨於洛陽年八十二信疑式年八贈太子太傅初疑式父祖世顯於唐至涉相哀帝時方賊臣陵慢王室殘蕩賢人多罹患涉受命泣語疑式曰世道方極吾嬰細難不能去爾將及且累汝朱全忠篡唐涉當送傳國寶疑式諫曰尊為宰相而國至此不為無過乃更持天子印綬與人雖保富貴如千載史筆何時全忠恐唐室舊臣不利於己往往除訪羣情疑式聞之及禍者甚眾涉常不自保忽聞疑式言大驚曰汝亦吾族矣疑式恐事泄因伴狂而涉以諫持疑式梁樞疑式雖任歷五代以心疾閉居故時人目以風子其筆迹通致宗師歐陽詢與顏真卿而加以縱逸既久居洛多遊游佛道祠遇山水勝概輒留連賞詠有垣牆圭缺處顧視引筆且吟且書若與神會率實護之其號或以姓名或稱癸巳人或稱楊虛白或稱希維居士或稱關西老農其所題後或真或草或不可原詰而論者謂其書自稱中書後一人而已其伴狂之迹甚者卜第於尹居之側遷入府前與後馬猶以為避乃杖策徒行市人隨笑之常追冬家人未拔纒會有故人過洛贈以綿五十兩絹百疋疑式悉留之備行尼舍俾造靴以施宗德普明兩寺飯僧其家雖號寒而而疑式不屑屑也留守聞其事乃自製衣給未道之疑式笑謂家人曰我國知留守必見爾也每旦起將出僕請所之楊曰宜東游廣愛寺僕曰不若西游石壁寺疑式舉鞭曰姑游廣愛僕又以石壁為請疑式乃曰姑游石壁聞者撫掌疑式詩什亦多難以枚諸少從張全義辟故作詩紀念義之德云洛陽風景實堪懷昔日曾為瓦子堆不是我公重葺理至今猶自一堆灰它類若此石晉時張從恩尹洛疑式自汗還時飛蝗蔽日偶與之俱疑式先以詩寄從恩曰押引蝗蟲到洛京合消郡守速相

迎從思弗怪也然就式請向自佳及至洛後以詩贈從思云  
以彈心靜托如覺性圓自然知了義爭有學神仙清麗可喜也尹洛者當時王公  
或式或散然不以為禮尹亦以其者後任直不之責也就式本名家既不過時而唐  
梁之際以第義自立襟量宏廓竟免五季之禍以壽考終洛陽諸佛堂書並至多不  
朝與國中三川大寺刹率多額地翰墨所存無幾今有數壁存焉士大夫家亦有愛  
其書帖者皆藏去以為清玩世以疑式行書頗類顏魯公故謂之顏楊云贊曰唐李  
不綱朱晃乘時盜圖一時公卿大夫迫於凶威魚伏鼠逃能全節者無幾故六臣奉  
靈紙駿奔昇之惟恐居後而疑式乃能諫父以千載史筆為恥因茲陽狂弗與世  
優劣卒教言足以屬俗智足以全生正諫似直史隱如愚豈持弄武子東方朔之流  
乎世徒知陽狂可笑而不知其所以狂也諫詞不誣徒知墨妙可傳而不言其挺挺風  
烈如此諫涉之事新舊史皆弗書復不為立傳可勝歎哉余因重次筆迹遂為之傳  
使百代之下知疑式者不特以工書與陽狂而已

歐公小阜世不多見沙隨先生家有所藏石刻東坡跋云文忠小阜秋聲賦歸雁亭  
詩嘗為希世珍藏而思仲乃得之老人家箱篋中以直搗機者荆山之人以玉抵

卷十

三

服非虛言也沙隨跟其後云張湯連君之惡賊故不辜獨以推賢揚善有後於漢文  
忠公推賢揚善之功一時元老鉅公多出其門非湯所敢望其第一而無湯之罪今  
其後止有選人三數輩景德監鎮侯得替半年未得去又選人之用者也天之報施  
有時而與可為慨嘆又云免舜一傳已不振吾於文忠何恨難然令聞廣譽當若家  
編筆力千鈞常若壯夫豈與曹蛤輩富貴宦達者同日語哉  
世南任閩中於忠定李丞相家見坡公一帖云某頓首秋暑不審起居佳否某與兒  
子八月二十九日離廬九月六日到鬱林七日遂行初約留書歐陽晦夫處忽聞春  
少游山間留書不可不言欲言又恐不的故不忍下筆今行至白州見容守之猶子  
陸齋郎云少游過容留多日飲酒賦詩如平常容守遣報家二卒送歸衡州至藤傷  
若因計至八月十二日啟手足於江亭上徐守甚照管其後仍遣人報范承務  
惟范自梧州赴其喪此二卒中知陸守者止於如此其他莫知其詳也然其死則  
的矣哀哉痛乎何復可言當今文人第一流豈可復得此人在必大用於世不用必  
有所論者以晚後人前此所著已足不朽然未盡也哀哉哀哉其于其奇俊有父風  
惟此一事差得吾輩意果不過旬日到蘇可以知其詳清春報次尚執惟萬萬自愛

無聊中奉殿不謹某再拜元老長官足下九月六日元老不審為誰昔考觀此足見  
坡公為愛交友留意人才為可敬嘆所謂奇後之子名湛字處度者也  
谷廉三疊廬阜勝處惟三疊於紹熙辛亥歲始為世人所見宣和初有徐上老弁官  
脩淨業名動天聰被旨祝髮住圓通號青谷止禪師當時已觀此泉圖于勝果寺之  
壁蓋未出之先縉黃輩已見精秘而不發耳從來未有以瀉茗者紹定癸巳湯制幹  
神龍主白鹿教席始品題以為不讓谷廉當有詩寄二泉於張宗瑞曰九疊峯頭一  
道泉分明來處與雲連幾人競賞飛流勝今日方知至味全馮漸但嘗唐代水活有  
不到紹熙年從拉康谷宜居二試問真處老詠仙張廣之曰寒碧團團勝酒泉松聲  
蓬壺憶留連詩於水品進三疊名與谷廉真兩全畫壁烟霞醒昨夢茶經日月著新  
年山靈似語湯夫子恨被屏風李誦仙几疊屏風之下舊有太白書堂及有詩云吾  
非齊代人且隱屏風疊之句揚子江心水號中冷泉在金山寺傍郭璞墓下最當波  
流險處汲甚艱士大夫慕名求以瀉茗操舟者多淪溺寺僧苦之於水陸堂中穴  
井以給游者往歲連州太守張忠順監江口鎮日嘗取二水較之味之甘冽水之輕  
重為不伴乾道初中冷別洞一小峯今高數丈每歲加長鶴棲其上峯下水益滿

泉之不可汲更倍昔時矣玉乳泉在丹陽縣練湖上觀音寺中本一小井舊傳水潔  
如玉思順以淳熙十三年沿檄經由專往訪索僧覺類而言此泉變為昏黑已數十  
年矣初疑其給乃親往驗視果如墨汁嗟嗚不皮因賦詩題壁曰觀音寺裏泉經品  
今日唯存玉乳名定是年來無陰子甘香收入柳枝瓶明年攝色六月出迎客復至  
寺再汲泉又變白置器中若雲行水影中雖不極清而味絕勝詰其故蓋紹興初宗  
室撥祖母柩於井左泉遂壞改遷不旬日泉如故異哉事物之廢興雖莫不有時亦  
由所遭於人如何耳宗瑞思順之子也

卷十

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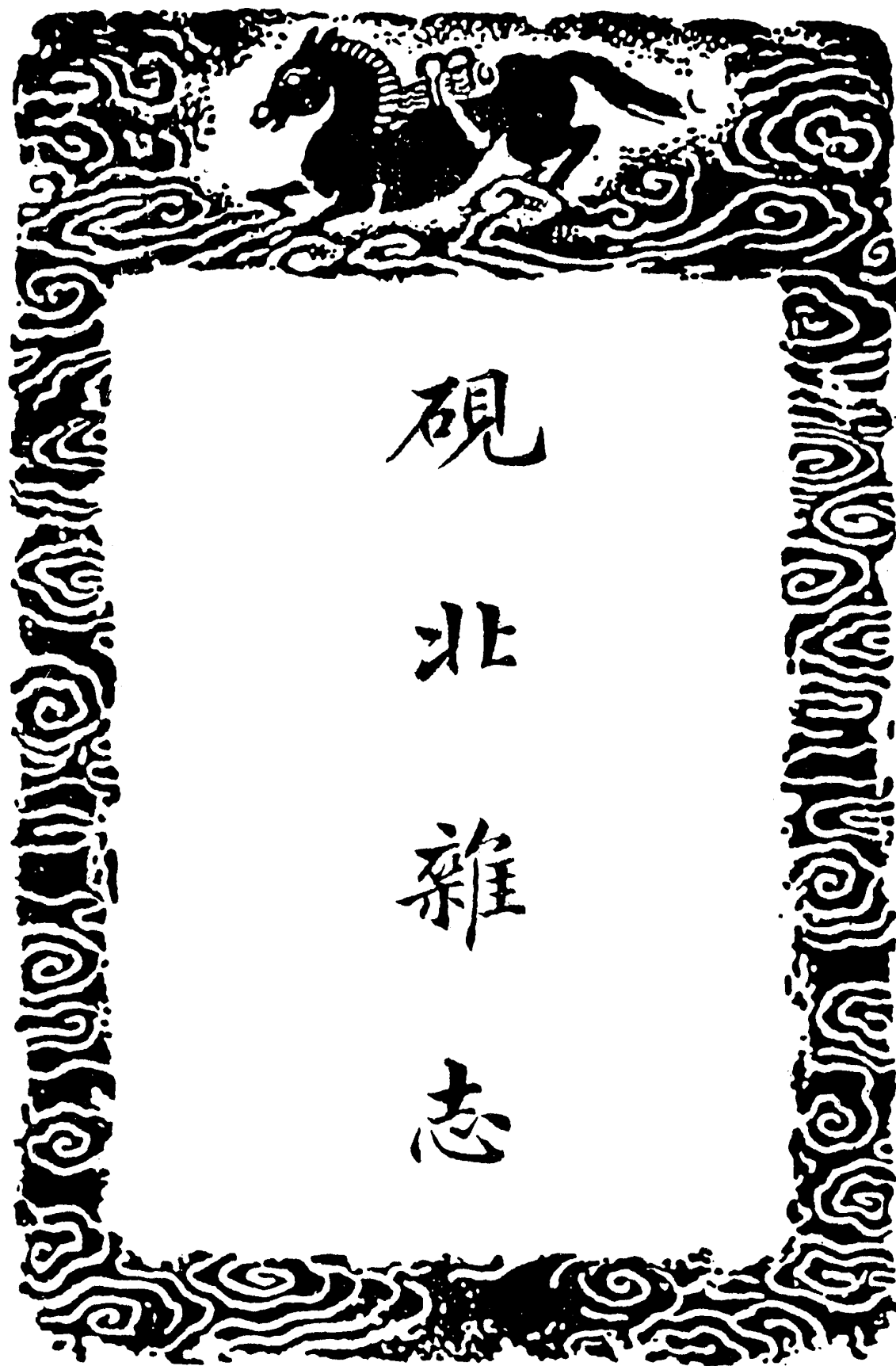
游官記閩卷十終

博物洽聞儒者事也非足述所經歷耳目所睹記則疑以傳疑猶未敢自信況取信於人手太史遺少時游江淮上會稽探禹穴闢九疑浮沅湘涉汶泗訪齊魯之舊蹟遍梁楚之故地然後採摭異聞參討往事而大放於史筆間至今史官宗信都陽張光叔文獻家也講學家庭藏書日富蚤從雲臺史君游官入蜀見聞已不凡矣及涉江湖達浙閩視昔所獲夥甚懼遺忘而隨筆之憶有志哉余與光叔交每見其搜訪異書如獲至寶極力傳寫初不知異聞之有錄也一日出示余洞心駭目多聞所未聞者以半生經歷略記之富而余得大嚼焉餍飲飽矣使用志不已網羅山海之百珍畢陳其中不特採摭者之一快脩史校書它日或有採證豈小補云乎哉因書其後歸之紹定壬辰中冬前一日忠定後人李發先書

此書會稽商潘曾刻入稗海第四卷中又有顛錯他卷亦有脫文余從知不足齋借得舊人抄本參校乃始完善其言字書無禠字又韻中不載尖字蓋禠古但作退尖古但作撤也然廣韻自有尖字光叔未細檢耳又言錢頭當用禠字見東晉餅賦今攷東賦中自作曼字即字書中亦不見有禠字也又言正月因避始皇諱故讀為征此

跋

則未始如尚書音常星宿音秀自是當時所呼如是豈亦有諱耶且政本字尚不改音而獨改正月一音不可通矣書中使君作史君此本可通用見于碑刻非誤也即李發先跋此書稱雲臺史君者乃光叔之父非謂史姓其人書中有以啟于闕語于闕猶求官也商本乃改于闕作十冊古書之流傳者往往為不學之人所竄改其可笑多類此如不見舊本又烏從而盡正之耶因有刻本而遂廢鈔本此大不可乾隆己亥十一月三日東里盧文弨坐西軒書



硯  
北  
雜  
志





元陸友仁著



# 硯北雜志

## 硯北雜志提要

元陸友撰友為吳人自號硯北生蓋取段成式漢上題襟集序中語以自明其雅抱茲編上下兩卷多記佚文瑣事而於古碑篆隸之源流言之尤覘，他若琴材硯石鐘鼎彝器考索詳確賞鑑精妙披閱一過古色古香可撲去俗塵哉許

### 硯北雜志自序

余生好遊足跡所至喜從長老問前言往行必謹識之元統元年冬還自京師索居吳下終日無與晤語因追記所欲言者命小子錄藏焉取段成式之語名曰硯北雜志庶幾質於博奕爾  
明年春二月丁卯平江陸友序

### 硯北雜志

自序

### 元詩選小傳

陸友字友仁平江人父業賈友攻苦於學為鄰里所稱笑及長為詩有法度尤長於五言律嘗至上都奎章閣博士柯九思侍書學士處集交薦於朝未及用而二公皆去職乃借九思歸吳闢斗室扁曰志雅齋自號硯北生著硯北生著硯北生著硯北生著詩文皆祀前軒書吳中雜志卒年四十八友仁博鑒古兼工隸楷凡三代而下鐘鼎銘刻法書名畫一入其目真贋立辨經其品題價增數倍云



元 平江陸友仁著

晉人論豪士如玉山千人亦肥萬人亦肥以其嶄巖顯人易見易識者也趙云

自唐末更五代天下大亂江南雖偏霸然文獻獨存得唐遺風

劉原知謂蘇才翁家大父以知此古書畫甚多至君尤備

王性之無家有多主與徐鉉書凡數紙所謂小字如聚鍼釘者

僧智永名法極王右軍七代孫年百歲乃終趙子

篆法自秦李斯至宋吳興道士張有而此後世的有所據依趙子

秦少游家有唐人書憲宗趙德麟贊其後云一十四年地蟠蟻結風移俗替利動

義缺君子之病小人所說

曾公子嘗與對踏公允說原父晚年病不識字日月兒女皆不能認人言永興多發

古家求物致此

劉原父在長安得先春彝鼎數枚銘識奇奧皆接而讀之因以考知三代制度尤珍

惜之每曰我知子孫承當我朝廷每有禮樂之事必即其家取決焉

張芸叟見魏令陳德說鳳翔東塔上有石照見南山草木鳥獸

履丞相之子元節字溫性嗜書好獨蓄奇石大小形似皆有名品澤以清泉終日

置之坐隅憂患皆忘佳使江南訪求巖壑或有得者不吝資費也

趙元考考若有史例論三卷唐典備對六卷紀元新錄十卷游師雄有分疆語錄三

卷

韓子蒼云王右軍清其為江左第一意其為人必能一死生壽物我不以世故嬰其

胸中然其作翰亭知感事無懷有足悲者蕭統不取有以也湖明遊斜川亦悼念歲

月然年之縱情忘憂乃知彭澤之高遠少不及遠甚

世傳武中令行德身長九尺材力絕人

吏部侍郎徐度數自言少與前輩遊追識朱松喬年及張斌定夫始得為文之

法周子充聞徐教立言政和間後生少讀史一日沈狀元臨以博學至京師東南

士子翕然宗之來者滿門問舉古事莫不踴躍惟飲人金房亨在下坐數搖其首卿

人問故則云某事誤某事非道而考按信然

陳去非善行筆得晉人筆意

五代僭偽諸國獨江南文物為盛然每歲科舉取人甚少多用上書言事拜官唯廣

順二年始命江文蔚知貢舉放進士廬陵王克正等三人而止字九正

周子充嘗記其祖母張秦國道祖父之言信小吏事上官極恭太守禮上法曹與他

檢穿棗梓案

唐人尚氏族至今譜牒具存故雖斷碑闕文猶可以世考知其人以此知學者不可

不明譜系

吾家首唐某縣印製作精古上刻字云攝令李諒元和三年九月云云四年二月

內到縣行用尚有數字湮滅不可識

張伯雨有金銅舍利上刻云維梁貞明二年歲次丙子八月癸未朔二十日壬寅

隨使都教使右廂馬步都虞侯親軍左衛營都知兵馬使檢校尚書右僕射守

州刺史御史大夫上柱國謝崇勳捨靈壽禪院蓋有四數出煙有環若含鎖者或疑

燒香器李商隱詩云金蟾蠶瑣燒香人又云瑣香金屋成是則驗其為燒香器之有

項者

宋文公嘗登雲谷晨起穿林薄帶無露水沾衣但見烟霧在下茫茫如大海洋來山

僅露峯尖烟雲環繞往來山如移動天下奇觀也

趙子昂學士嘗以皇象草草與王右軍參攷十得八相蓋右軍草書本出於此

宋紹興中秦檜修禮樂以文太平用內侍邵諤主之時方造玉輪及齒簿儀仗百工

皆隸之謂之邵后故澤儀禮器猶鑄諤姓名

質方回故居在吳中昇平橋所居有企鴻軒郡志誤作醋坊橋方回有二子曰房曰

慶慶字據登紹興二年二月甲子進方回手校書五千餘卷得官特添差平江糧料

院方回葬義興之徐橋其子孫尚有存者

金人馬定國嘗政石鼓字畫以為字文周時所作辨為餘言余按元魏景明三年

帝躬御孤矢射遠及一百五十步羣臣勸銘射所此北史宣武本紀所載今世尚有

碑刻其詞有云慨岐陽之末訓又云有彼岐陽由此觀之石鼓決非字文周之物也

要十五叔原志知晁四以道作今不見其集中世稱叔原長短句有六朝風致是未

見詩文高勝處也

元祐中叔原以長短句行蘇子瞻因黃魯直欲見之則謝曰今日政事堂中半吾家

舊案亦未暇見也師澤

叔原監諷昌府許田錄手寫自作長短句上府帥韓持國持國報書得新詞多卷蓋  
才有餘而德不足者願有餘之補不足之德不勝門下老吏之望云一鎮監敢以  
杯酒間自作長短句示本遠大帥之嚴猶蓋門生忠於即君之意在叔原為甚其在  
韓公為甚德也

程叔微云伊川先生聞叔原諷夢魂得無拘束又踏楊花過野橋長短句笑曰鬼  
語如意亦賞之程晏二家有連云

葉左丞少監嘗居在郡之鳳池鄉門前有橋名魚城縣林政和中寓居城東布德坊  
暢師文字純純雅陽人好奇尚怪處處道學任陝西廉訪副使日純父會司事同按  
部單昌一日總帥汪公言於廉公曰吾意欲遊兩公至家小飲而會事性頗不常不  
敢造次公試視之接事之暇虛從答語之曰總帥公連姻帝室家世勳伐如此吾察  
其意似欲屈我輩一至其家或可一報謁否是時憲綱猶得相往復也純父欣然  
曰何不可之極彼帥府雖水亦不當飲汪公今時重臣相好有執使其設具見招固  
當一往也且不需幾明日即可矣汪公即張具以俟翌日聯騎而往茶罷命酒賓主  
歡然無不引滿至所謂正飯為主人親置之案且持筯備食純父忽頗使其意瀉矣

於地羅龍餅其側主人命再供既至復如前運推案上馬而去舉坐不樂而罷虛復  
問之故乃作色曰獨不見其犬乎或疑或訛列於庭下是不以犬見待且必以犬見  
噬也吾故飼之而出耳及歸郡官倒送至第一驛行次見水清激乃駐馬曰此水可  
濯吾足諸公請先往汪不獲已留知事者以俟之洗畢呼知事者取繮來其人固已  
不堪勉勉為之前手奉靴以進乃取靴反向以扣其面曰汝聞吾靴知事乃即奪靴  
投漢流中躍馬疾馳至驛泣訴之皆為絕倒使人別持靴與之後處道赴湖南靈舟  
次鄧州驛夜與劉致時中坐白雲樓加更聞燭盡無可語語曰純父分司去此未  
久必有佳話因呼驛二姬生者沃之酒問之姬乃曰其未至也聞為性不可測供頓  
百需莫不極其嚴潔既至首視厨室怒曰誰為此在館人曰典史攝之前跪而嫂罵  
之大小新之短長各有其度俾別為之典史者奔去持鍋負薪與泥甃借仍命典  
史躬自塗墍之既畢復怒掉典史跪之曰吾固知汝不允供職行且決罷汝矣眾亦  
莫曉所讓其童又言曰釜腹有煤未去也令館人脫釜覆之地以手拭煤塗典史之  
面而叱出之一日作銀純八枚召知府早食之其法每枚用肉四兩名為滿標純知

府不能半其一彼則享已盡矣時所供醃醢如府云故會有佳者當令奴訓使送  
膳夫所少頃知府遣姬以盤盛醢至問曰何物也姬應之曰知府送醢即今晚階下  
飲之至盡曰為我謝知府出而哇之云二公因相顧大笑處道曰純父有潔癖與人飲  
必欲至盡以中拭匙乾而後之則喜苟有餘必怪之自飲亦然食物多手自斃水  
惟飲前稱新必以尺應必以巾喜盥手日不知其幾而洗足亦必以再濯也性疑忌  
夫人之面多童童見之必出必鎗其尺潤置寢室中每喜涕滿口以飲其甚久而後  
喉中有聲見者輒欲嘔而彼守之終身與人語輒示以應或以手指指而不言唯其  
童艮子能知知有馬卒頗慧其重語之曰凡公有指令不可問當為言之忽一日呼  
之前以食指立置其鼻後以右手如擊物狀數點而止退而請于其童乃曰今日呼  
釘馬脚色回龍爾已而果然又一日持鈔一貫以兩手作一小規復開兩手尺許動  
其喙如噴物者其童曰此欲食猪大臘耳其先夫人貴家如食梅甚盛方睡未起以  
水沃其項至踵方食以及投食器果遠感氣疾夜明而歿其為侍講時中與文相  
子方過其居值其濯足聞客至輒洗迎笑而出曰佳客至正有佳味於卧內取四大  
枕置案上以二枕洗於濯足水中子方與時中人持一顆去曰公洗者自享之無二

枕汗三士也乃大笑而別或謂其書似米元章時中曰不唯其書似元章其風有甚  
於元章者矣

洞庭以種橘為業其利與農故等宋政和元年冬大寒積雪尺餘河水盡冰凡橘  
皆凍死明年伐而為薪取給焉葉少德作橋新以志其異

天歷二年冬大雨雪太湖水厚數尺人履水上如平地洞庭柑橘凍死幾盡明年秋  
水又明年春三吳之人饑殍死者數十萬

葉少德得陳州蔡寬夫書云旋為梅花作傳

虎邱有清遠道士養鶴

王仲弓賈人物高騰雖貴公子超然不犯世故居官數自免博學多聞尤長於醫及  
與前世葉昌言常顯士宋道友諸人遊

郭茂儀字德舉太原人通音律善漢隸尤精古樂府有所慕樂府詩集行于代  
世言李成惜墨如金

范陽張禧字子傳少不婚官居京口得故刁約景純之廣園結茅齋居焉暇飲和  
蕭傲長松修竹之下十有餘年一日聞江東湖相山水之勝杖策獨行登盧阜汎

北雜志

卷上

三

北雜志

卷上

四



十極徒置其上。前值水。後為閣道。以屬于城。又構小榭于其西。以休賓佐云。

唐子西嘗為蘭注子東。言羅浮山道士。觀忽有老虎來。廡廡間。子西懼。道士曰。此

郭文先生守丹。龜虎也。年深爪牙落盡。亦復無聲。可押而玩。然其視眈眈。光采射人

若不馴擾也。子東因賦啞虎詩。見文集。又子東詠俞仲義屏上王內史。云手追心

慕。漫悠悠。寫向丹青。入卧遊絕勝。山陰問陳迹。茂林修竹想風流。

史部侍郎萬立友。因陸對。高宗從容語及前代書法。曰。唐人書雖至天竺。然終不

及魏晉。如鋪算之狀。皆非善書。立方對曰。古人論書。先論筆法。若不能求用筆意于

點畫之外。便有鋪算之狀矣。上曰。然。

淳熙紹熙間。尤常伯延之。王左曹順伯。兩公酷好古刻。以收儲之富相角。皆能辨別

真偽。正文。

逸少十七帖。野貽本較之。閣帖太肥。無標韻。其骨格尚具體也。

凡學士撰述。既史以官紙書。詞頭及常或學士。乃於其下起第。

陳去非善行草。得晉人意。

黃魯直書道媚。米元章書俊拔。薛道祖書溫潤。

北雜志 表上 七

士大夫家多蓄前代墨迹。未必知始末也。

世以畫名家者多矣。然其人不足畫。君子不道也。

題桓寬鹽鐵論云。夫以桑大夫之辨。加以憑勢恃貴。卒見屈於賢良文學。信功利之

不勝仁義也。

又跋絳帖云。此帖乃林中書。甚家舊物。其背紙皆用門狀謝書。知其為林中書舊物

不疑。祖義得之於常書。據止九冊。欠一冊。林政宣間為執政。方富太平極盛之時。其

所藏碑刻。莫非精好。故知此帖為難得也。方其盛時。自謂蓄藏可以傳世。曾不百年

已皆散而為他人之有。林乃蔡京黨。以非道冒顯位。其子孫不肖。家業一空。久矣。美

獨此帖。世間物無常。知賢者之後。猶不能常有。而況於林乎。然觀其帖背謝送惠書。

其送饋之物。極為微鮮。政宣視祖宗。侈費矣。然不過如此。則如今之侈費。尤甚也。背

紙更百年。墨不蒸動。又以見當時一藝之微。亦非今日所及。

程正叔嘗遊秦中。歷觀漢唐諸陵。無有完者。唯昭陵不犯陵旁。居人尚能道當日儉

素之事。此所以歷數百年。屢經寇亂。而獨全也。

天台山。有全爽題詩。甚佳。福聖觀三章云。九峯回合抱瓊田。石蕊雲英散瀑泉。聞說

丹成從此路。玉虹芝駕上青元。一室府金庭。天帝宮。露壇蒼檜警天殿。上清神虎何

年見。雲錦空傳兩玉童。二子管鸞飛侍帝。吹臺今在碧雲間。高秋白月霜風夜。時

有笙簫赴洛遊。三玉京洞。三章云。羽駕歸來洞已扁。洞門深鎖鎖殘煙。瓊臺一覺仙

都幾。不覺松根長後峯。一東臨滄海。宴羣仙。誤入桃源小洞天。一局殘棋消幾刻。老

龍須甲已蒼然。三半山松柏散天聲。芝蓋當年謁赤城。我是上皇芸閣吏。玉京應有

舊題名。三又題桐柏崇道觀云。乘風御雲龍。來訪真人翁。玉闕散朝彩。瓊臺煥晨霞。

高臨太元天。下眺赤水滌陰曉。位霜和陽精。散丹華。桐君奉元書。姁女弄絳珠。祥虹

混五色。神芝秀三結。壇壇王母裾。飄飄紫皇車。庭輪動無迹。風馬去亦賒。矯首抱浮

邱。躡履追皇媽。珠官備台斗。石梁碍流棧。操持却日鞭。跨踏食月蝓。龍旂拂烟霄。鶴

袂策雲錦。清都隱虛無。金庭鬱嵯峨。橫霄雜美氣。空界流浩沔。素籥吹嗷吐。納頰

義和修爾度。灰劫起然絕。塵塵靈蕭步何徐。玉斧斲已曠。飛駕逐鳳吹。班駟奏鸞歌。

穿留飯青精。香我裁胡麻。交梨營肝肥。大棗醒齒和。咽吸華池津。咀嚼碧余花。有待

越三井。思慮何由耶。

廖明善謂范曄之知秀整溫燥。

北雜志 卷上 八

關于東云。叔父廬州使君尉宗。平生好事。多蓄書畫。嘗有褚河南所繪。虞永興枕卧

帖。洛筆精微。僅如絲髮。既存骨氣。復有精神。米元章愛之重之。叔父遊宦交廣。二十

餘年。先凡長源。叔父長子也。至崇寧間。解后元章於京口。是時叔父已捐館。從長源

求此畫。長源新之曰。惟得公陸探微師子。乃可從之。長源復新曰。此畫不足以當此

帖。更得公案上盈尺硃砂。乃可。又從之。長源又新之曰。細思二物皆有媿屢帖。非得

公頭不可有此帖。及長源不赴其約。於是移書曰。頃在揚州。尉宗待我甚厚。示以此

帖。追想筆法。寫一通去。較其所藏。妙若刻楮。不復能辨矣。元暉又云。襄陽漫士米

公筆法。一代餘流。為畫亦復造微入妙。其子元暉。書畫自謂非古。今畫家者。流識者

或不以為過。元暉作遠山長雲。出沒萬變。古未有筆。安得匹紙。以盡其筆勢之妙乎。

至於林麓。近而雄深。闊而遠。而挺拔。木露幹。而想高。為水兒涯。而知渺瀰。皆發於筆

墨之妙。此常人之所難。而元暉之所易也。

車漢費上人。為子東言。嘗與其徒。月夜登閣。聽江貫道鼓琴。貫道信手忘絃。曲盡其

妙。於是操琴而弗彈。坐客皆自失。莫不起然得意於絳桐之表。陸茂宗乃畫為據琴

圖。

曾見白玉荷花製作精妙上列臣林泉造

柳子厚言僕早好觀古書家所蓄晉魏時尺牘甚具又二十年来偏觀長安貴人好事者所蓄始無道焉以是善知書雖未嘗見名氏望而識其時也

祥符中郡國多獻古鼎鐘盤敦之器而其上多科斗文字夏英公乃學為古文奇字至極臥以指畫唐其勤若此

唐人臨模古迹得其形似而失其氣韻宋元章得其氣韻而失其形似氣韻形似俱備者惟吳興趙子昂得之

鄂州圖經云李陽冰篆鄂字上有四口空中鬼為之器篆讀如網繆束新之繆漢以來符璽印章書也

觀古銅器及太湖靈壁等石先看皮毛李明仲誠所著書有續山海經十卷古篆說文十卷續同姓名錄二卷營造法式二十四卷琵琶錄三卷馬經三卷六博經三卷

張諫仲有真靜齋雜致道作銘向谷縣西五里石門村有吳故衛陽太守葛府君之碑仆野田中近歲一村大疫巫

言立此碑則安氏始共起立之已二三年人猶未有省者至元三年正月童邱戚光始屬友人樊楷仲武與縣之好事者觀之以其石理甚粗文皆漫滅可極者祇頌十字一字耳

甘棠陰裏片雲開馬首雲山一笑回煩過縣西三四里情人模取古碑來成元人世

寒家隔幾度石門下馬獨傷神古碑字斷苔封雪荒塚輒消草自春聊得踞龜往

事應無化鶴訪遺民童邱別有人稽古何日同朱薦白癩與楷倉頡四目光榮幾手

裂混沌人文形長天蕩蕩幾周星指斯遊次猶典型自從鍾衛變楷法江左草聖如

飄舞為錢裝池金石錄大字紙數卷鶴銘字如廢塚六尺碼霜綴風射橫荒祠頽題術

陽幸未浹往往河護煩神靈畫祠津附現語田翁竟豎爭來聽登時扶樹刺枯鮮勞

若山立蒼峯冷翠重邱戚實願好古馳書樊式戲畫扇披鞍馬上往訪之眼明鸞鶴疑其

僊試融蠟汁脫墨和濡歸信拭開軒棧活漢以前合第一向後但覺紛紛傳頌川先

生編披披胡獨不遇餘千鈞似聞旗蓋既入洛白日慘淡紅塵腥綠陵固頭杜宇哭

禿樹辟葦重重青况乃功臣子孫盡氓隸豈有澆酒提嬰瓶翁仲無言倒泥底弱體

憑正現誰竟休縣人幾斷龍生青島荒碑臥綠苔石門秋日落不見子孫來陸友

湯泉知名者七所謂匡廬汝水尉氏驪山鳳翔之駱谷和州之惠濟與渝州之陳氏

山居也皆棄於窮山之中惟驪山當往來之衝華堂玉蕊獨為勝絕然其有詳詳

奎章閣壁有徽宗畫承平殿曲宴圖並書自製曲宴記云

趙子昂智水千文為湯君戴借摹易去一百六十五字

唐廷臣舊唐雷迅琴乃貞元三年斷李順父有周伯吉父蔡銘一百三十字家人折其足用為餅餅于伯機驗為古物乃以歸也

謝景初師厚知制誥希深之子詩極高豫章黃魯直娶其女自以為從師厚得句法而師厚之姑實歸梅聖俞其淵源所從來遠矣吳令昇知靈壁縣日會朝廷定樂下縣造石磬磬成每所派進入縣境別有一河號清河取郡城稍徑或由此河載磬入則其聲卒不協律此理殆不可曉也

唐宋制諸笏服朱紫者以象前拙後直服綠者以木上挂下方假攝官者同若散樂淫聲過聲凶聲慢聲皆禁之淫聲若鄭衛之音過聲失哀樂之節凶聲亡國之音若桑間濮上者慢聲惰慢不恭

哀長伯父謂趙子昂詩法高理魏晉為律詩則專守唐法故雖造次酬答必守典則又云嘗聞善書者云大家不得入小篆隸書最懼八分

宋人書習鍾法者五人黃長睿伯思羅陽朱敦儒希真李處權吳伯善姜克章趙孟堅子固

姜克章作絳帖詩旁註曲孔有功于金石缺亦疑之趙子固謂其書精妙過於黃米龍眠神氣洞馬腹晚修靜業追前非

京師人家有王晉卿都尉寶繪堂畫快仙佛折枝禽畜凡三帙後入宣和內府徽宗自書畫人姓名復加寶璽其上

韓侂胄閱古堂圖畫皆出向水若水鑿定蔡君謨所摹右軍諸帖形模骨肉纖悉具備莫敢踰軌至米元章始變其法起規越矩雖有生氣而筆法悉絕矣

魏晉隸書以扁古為工至唐虞永興褚河南猶守舊法唐世碑刻作字通廣遂以長勁為能而晉悉變矣近世能書家不屑顧柳競為李北海書而隸體遂絕余拙於書



樓大防言樂之本在聲無知之者而力求于尺度桓泰之和為可嘆也修太常黃鈞  
太常寺壁記云後世以儀為禮以器為樂其於聖賢之道遠矣惟儀與器又皆因陋  
就窳寔非六經之純

徐姚虞氏實世南之裔有為晨者故譜系尚在自身氏以來莫不可紀如漢之翊吳  
之翊代有名於史者皆畧載其行事歷晉宋齊梁陳隋皆嘗上於朝而名臣為之修  
墓齊則王儉修之皆類是玉山魯氏有譜亦熟唐史所載甚詳至武氏而譜法大  
壞唐人猶能各守其闕閱今則亡矣宋惟一二名門如杜祁公上世自三代春秋諸  
侯之子孫千有餘歲不絕世譜

王順伯博雅好古蓄石刻千計單騎賦歸行李亦數篋家藏可知也評論字法旁見  
篆隸上下數千載衰不能自休而一語不輕發

趙州石橋色深碧而巖麓堅緻中為大洞跨水兩旁橋基各為小洞三若品字多前  
人題刻

劉原父有詩云蒼茫六合外渺莽三皇初近既未必有遠亦未必無  
樓大防云家有唐氏風憲記以道纂記許氏文字

觀北雜志 卷上 十一

南唐李後主謂善法書者各得右軍之一體若虞世南得其美韻而失其俊逸歐陽  
詢得其力而失其溫秀褚遂良得其意而失其變化薛稷得其清而失於窘拘顏真  
卿得其筋而失於粗意柳公權得其骨而失於生穢徐浩得其肉而失於俗李邕得  
其氣而失於體格張旭得其法而失於狂獨獻之俱得而失於驚急無端藉態度觀  
此言則是終無有得其全者

葉夢得少溫鎮許昌日通判府事韓琦公表少師持國之孫也與其季父宗質彬叔  
皆清修簡遠持國之風烈猶在伯父丞相莊敏公玉汝之子宗武文若年八十餘  
致仕者老篤厚歷歷能論前朝事王文恪公樂道之子仲孚浮沉久不仕越楚不  
嬰世故暮極寂夜陶淵明為人普魯公之孫誠存之議論英發貫穿古今蘇翰林二  
子連仲據過叔繁文采皆有法通為屬邑郎城念於穠茂休已病羸然不勝和窮  
今考古意氣不許元宗粹繁冲澹靖深無當世之志皆會一庇其勇氏是將之  
無致自金卿來過說之以道居新鄭杜門不出遂請入社時相從於西湖之上輒終  
日忘歸酒酣賦詩唱酬迭作至屢返不巳一時冠蓋人物之感如此許昌集  
風月勝日時一展玩於嵯巖之間雖伯牙之弦已絕而山陽之笛尤足慰其懷舊之

思云同上

王贊仲字許昌人文恪公陶之子未冠從司馬溫公學溫公不以青梁著之教以名  
節授禮易二經仲亦超然不以仕宦進取為意韓少師持國歸以女仲弓又從受  
詩祖陶謝筆杜故其典雅溫麗華暢而不靡詩靜而深婉而厲有一唱三歎之志  
未嘗急於人知人亦不皆知仲弓也惟范蜀公以耆老退居忘年接之元祐初梁右  
丞兼首薦於朝為籍田令秩滿蘇尚書鎮中山辟為屬不行自是浮泥遂欲遠去  
世故家與范忠宣公有連末元為忠宣所許崇寧初強起一守信陽歸即謝事掛冠  
里中葉少繡守許昌下車即往過之視其貌益壯不為崖異而簡遠蕭散若初未嘗  
與世交者口吃不能極語徐德其言哀哀皆有遠致善飲酒所居鳳臺園有修竹萬  
餘本道溪水貫其中水木幽茂不覺在城市間關東南山水之勝擬拊醉在蹟靖康  
之難南渡死於鄂之咸寧道令不為銘文而前自志其大畧使納之壙中其曠達無  
累於世如此

林處字德祖其先福州福清人今為吳縣人祖集賢校理父直秘閣處少穎悟  
絕人能傳其祖父業年數歲伯父希嘗獲古鐵背有龍朔二字處從旁曰是非唐大

觀北雜志 卷上 十二

帝時物希奇之曰是兒肩過於肩當復以文名可繼其祖父乃以德祖字之既長  
益刻苦自淬礪其學早成紹聖四年進士及第調宜興主簿改湖州教授入為太  
學錄復為常州教授常州號多子籍於學者常千餘人時方以三舍取士處乃身為  
勸率從者風靡大司論天下貢士常州得人為最上為下詔褒美特改宣德郎用從  
官薦諸詣政事堂改揚州教授擢河北西路提舉學事陸封曰上首以久歷師儒顧  
問甚濶且使過行所部推廣風旨虛頓首奉詔因請加賜鄒兗二國益復捐公解案  
無知者即日束裝出國門士大夫奔走出錢皆不及既歸杜門一室開與宗族故黨  
嘯咏山水間無一言及世事卒年六十六處為人博學強記有志操自六經諸子而  
下錯綜貫穿無不記誦為文章投筆數百言閱易數暢初若不經意然論辨研覈皆  
有所抵宿其所欲為自信不疑晚喜浮屠外生死說不肉食十四年始疾即不呼醫  
飲藥連屬不罷所著書有大雲集元豐聖訓錄易說詩義書解禮記解道德經解  
子箴  
趙師某家在吳之畫錦坊有聚奎榮桂二室又有宗表玉輝與聞

而善譽未有能易余言者

贊隆為葉少廷門僕久居弁山故其作畫極多德壽宮評畫以隆為龍眠嫡嗣  
燕文貴為翰林學士任郎守雲州雲應主簿  
累代畫師以王士元郭忠恕為第一聞畫史言尺幅盈皆以準繩為則殆猶修內司  
法式分秒不得逾越

清獻趙公祖墓與陶山陸右丞祖墓相迤紹興間陸氏墓地為擗陵清獻旁近墓地  
亦皆歸朝廷而不絕其祀祭先朝陵寢遺賦覽之酷痛通於天而趙氏祖墓復歸  
斷港堯先生太末人兩人翰林纂修凡例多出其手清言介行每談數百年承平事  
不絕口時則有新安汪尚書孫漢卿為應泰廬山曹端明子愚為編修四明袁樞密  
從孫伯長為檢閱官

趙子昂謂薛道祖畫誠美微有按模脫整之嫌袁伯長自以不能書而深識其語嘗謂  
宋元章畫政如黃太史作詩之變芒角刷掠求於蘊蘊川壑則幾存其學魯獨居男  
子於道祖見之懷素畫多蘇才翁兄弟所贊作至金昌諸人尤兢習此體

南康黃可玉者古剛潔人也

吾鄉盛時比屋皆故家大宦咸淳中賈相擅國絕惡四明由是衣冠皆為月集志不  
敢議時勢卒至國亡無貴降於外者當至元末年諸老先生猶無恙時則有深寧王  
先生師表模範世倫雅集猶有洛社耆英之遺意甫三十四年風塵變矣乘虬上  
征無有一人在者覽先厚公之遺墨不勝悲慕世倫主人於是下世亦二十年矣  
以契父子猶得從封胡羯末之後願相與勉焉以圖無致容伯長清

吾子行沈因市隱畫碑巨碼不能以自見寫其幽曠托焉以自迷者也

定武樓唐文皇樓本所刻故毫髮無踰矩至偏賜諸王羣臣則皆一時能書所臨  
精神橫逸雖紙筆相似然猶以為優孟也余所見元嘉賜本第一神龍第二蘇才翁  
第三才翁本則祖神龍補河南誤字本第四馮承素本第五褚遂良本第六陸東  
之本第七趙模本第八最後見米老所微補河南第九微馮承素第十紹興內府藏  
本第十一本皆臨畫與定武微異又皆前紙非雙鈎響搨所作獨張似之家絹本  
云是馮普微所模本不同耳

評書如畫言筆更難雙鈎蓋其落筆全在骨法若填補肥媠則失其體舊見唐房  
徽摹歐陽筆意絕近此卷殆彷彿之矣

李伯時雅集圖有兩本在元豐間宴

於王晉卿都尉之第所作一蓋作於元祐初安定郡王趙德麟之館劉潛夫書其後  
云重屏圖至汝陰王明清始定正坐者為高唐李中主像當見樓宣獻公家周文矩  
所畫初本前有徽宗御書白樂天偶眠一章云放杯書案上枕臂火爐前老愛尋思  
寒爐多取次眠妻教却烏帽婢與展青纈便是屏風樣何勞畫古賢此白樂天詩  
江南李中主兄弟四人圍棋屏上書樂天前詩紙上着色人皆如生  
袁伯長有李後主所用玉筆管上有鐫字文錄甚精云得之史丞相發費似道阮生  
印亦在其處

蔡君謨云智永真草千文蓋七百本唐初尚多存者太宗取其最精者檢寫勒石云  
律召調陽者是也今宋宣獻家及王閣老叔原家各藏一本  
又初年卯秋汴梁泗州界上岸旁得一泉甘美清涼絕異常如其鄉人言水漲  
則不見冬涸則其泉涓涓可飲余以水品中不在第三然出沒不常不可以定論也  
顧野王玉篇惟越本最善末題會稽吳氏三一娘寫問之越人無能知者楷法殊精  
宣和間徽宗賜大主御筆檀香板應游玩處所並許直入  
潘蔡廟唐餞樓字注云潘蔡也乃樓扇耳

宋師下江南金陵城破自城下水應兵入故劉賈父有蟻漬何堪值水應之句  
涉儂涉儂與側理相亂南人以海苔為繖其理縱橫斜側因以為名焉  
朱文公謂充足之論古人筆法來處如周太史真世系真使人無間然  
吳興朱文中尚奇每做古物立怪名以給流俗廬於弁山之下山多巖谷乃披荆棘  
求其壯觀者題作前人題署姓名年月皆詭異不可考據

蘇子由有賦松石園詩曰物生真偽竟何有適意一時寧辨真知言哉  
宋紹興中郎官周紫芝乞旌表蘇序劄子云臣聞富觀漢之光武以英屠之姿撥亂  
反政不數年而天下定即位之初未遣他事惟務側席幽人聘禮高士自求入觀也  
疑若急其所後後其所知殊不知舉逸民則天下歸心焉蓋深得乎聖人之意者如  
竊見鎮江府蘇堅之子庠人物文彩一時之勝而抱泉石烟霞之念至於終身可謂  
賢矣往者朝遊東甯羊屨負其門扉雖不變所守高卧不至而聖主之恩所以先  
寵于庠豈不大哉庠既以是終頌於地下倘不稍加旌異則無以見朝廷敦尚名節  
終始不倦之意臣愚伏望聖慈表其門閭賜以美號付之史館使傳萬世非特後之

北 卷上

十三

北 卷上

十四

鄙夫聞其風者莫不興起庶幾識者以謂庶能終始其節而不變朝廷能終始於禮而不倦亦不可謂無補於聖化之萬一也取進也

宋制太廟及宮殿皆四阿施鳩尾社門觀寺神祠亦如之其宮內及京城諸門外州正衙門等並施鳩尾自外不合

趙子昂學士言於侍中廟在湯陰縣西門外二里延祐元年十一月十九日彰德朱長壽道邦人之意某書晉裕侍中之廟六字趙每故其忠節不辭而書之運筆如飛若有神助是夜京口石氏瞻館於書室中夢一丈夫晉人衣冠遂首元衣血流被面謂民瞻曰我繼侍中今日趙子昂為余書廟額故來謝之言訖而去有聲甚遠民瞻既覺猶汗流亦異夢也

朱昂字舉之其先京兆人世家漢唐唐天復末徙家南陽梁祖革命父孫先與唐舊臣顏亮李海數輩挈屬南渡寓于潭州每正而必序立於南岳祠前北望號慟殆二十年後惟海北歸而孫先遂家於衡山

王基字知微一字成秀太祖同時人即樓閣帖者有硯格書畫錄及有愚鬼樓此陞室風雨可蔽尸庭不出知足為真矣夫以逸貂冠履虎皮羊質處之弗疑永爾終

吉此徐鉉自銘親篆其刻石真齋中

李環葬北邙故吏張必任河南每清明親拜其墓哭之甚哀環子孫陵墓常分俸賜給

沿滔大川江湖之紀藹藹名士東南之美詳究典製優游文史才賢湊焉國華有輝此宋三朝史得院舊所纂徐鉉張必等列傳贊

張洎素與徐鉉厚善因議事不協遂絕然手寫鉉文章訪求其筆札藏篋司甚於珍玩

鄭文寶任李氏時校書郎歸宋不復序故官時煜以環衛奉朝請文寶欲一免慮守衛者難之乃披叢荷笠作漁者以死陳聖主寬宥之意宜謹節奉上勿為他慮煜忠之唐洎字彥勳好蓄碑石客至輒出而玩之有硯錄三卷行于世

沈立有名山都水記三百卷

鮮于伯機作霜鶴堂落成之日會者八十有二人楊子樵肖趙明叔文昌郭佑之天錫燕公南高彦啟元卷李仲憲趙子昂趙子俊張師道伯淳石氏瞻處

吳和之文貴後天錫

宋乾德二年南郊陶穀為禮儀使法物制度多穀所定時范質為大禮使以鹵簿清游隊有甲騎其裝莫如其制度以問于穀穀曰正明丁且歲河南尹張全義獻人甲三百副馬具裝二百副穀嘗見而記之其人甲以布為裏黃純表之青綠畫為甲文紅錦綠青純為下裏綠畫為綠金銅鈿長短至膝前膺為人面二目背連膺纏以紅錦騰馬地具鞬蓋尋常馬甲但加珂拂子前膺及後鞬爾裝入悉以焚毀質即令有司如其說造以給用又乘輿大輦久亡其制穀立意造之至今用焉

吳淑字正儀潤州丹陽人父文正事僞吳至太子中允好學多自繕寫書淑善筆札好篆籀取說文有字義者千八百條條撰撰說文五義三卷

僧曇域補說文三十卷錢承志撰說文正隸三十卷

周官歐方良音驅罔兩

吳中人家有王摩詰自寫真其風度高絕非復世人也上有張芸叟書贊曰虛而不欹澹而不穢若實若虧不迎不隨濟名沒身德彰支離水際石上枯松一株援筆自寫神留軒後四百年外適與我期終日偶坐亦莫知乎異世為同時嗟余何知徒能規公之畫矣公之詞意嗚呼其畫其詞豈余之師乎休休家又有薛稷一鶴圖所謂少保畫六鶴同時飛衝天一鶴墮人間者遂號為薛齊三友

此神志 卷上

十六

余家有後唐人共贊所書放生軌儀一卷行筆精緊有印錢畫沙之妙不知何人而稽法如此題云吳興元年歲次庚寅九月一日寓四天王寺金毗羅院於藏經中鈔寫漢命放生軌儀法一卷文林郎前攝梁州司馬共贊書

漢田蚡學盤五諸書

酒齋 繪杖

古文奇字 銘石書 名跡

太平文簿米元章印如吳房明家藏米帖上有此印

蘇軾梁肅球於北僧處得漢書序傳

朱希真常言山陰富水竹有洛陽許下氣象

張九齡一名博物見徐浩所撰碑銘

翟公其參政墓在丹陽九靈山其父秘書監知應天府思墓在丹徒錢鏐山思之孫兵部侍郎亦葬其山之東南

米元章墓在丹徒黃鶴山希之父左衛將軍贈中散大夫母贈丹陽縣太君閻氏皆

葬於此

京西轉運使蘇舜元墓在丹徒五老山蔡端明君謨志銘蘇子美墓在石門村

南唐雖僞一方風流特甚遠今楮墨書畫皆為世絕人物文章亦勝

長安安信之子九為邵澤民言舊藏退之集第二十六二卷前紙正書有退之親改定字後為張浮休取去

金谷園吳越錢氏時廣陵王元壽所作今朱氏樂園是其地

寶帶橋一名小長橋故老相傳為滄臺湖其墓尚在

卷上

十七

硯北雜志卷上終

硯北雜志卷下

元平江陸友仁著

蘇子美滄浪亭故迹依然有發井方石上刻字兩行云滄浪亭弄扁履歷丙戌子美題郡人陳伯雨有詩云整履上飛虹風高退酒容葉黃翻亂蝶樹老卧蒼龍古徑秋霜清空山暮霧滄浪滄浪石在題筆暗塵封

趙忠簡公家故藏章僅畫松絕妙上題云章僅歲寒圖廣政二年十月七日奉旨將仕郎守將作監臣黃居寀識旁有小古印及得全堂諸印忠簡在貶所嘗失之其謀誠後於他書畫後得之至今藏其家云

陳澹字伯雨五世祖而上居濟而下渡紹興初曾祖始家於吳二子詳字子振詳字子敬趙子昂學士論書云書法以用筆為上而結字亦須用筆蓋結字因時相傳而筆千古不易右軍字勢古法一變其雄秀之氣出於天然故古今以為師法齊梁間人結字非不古而乏偽氣此又在乎其人然古法終不可失也

歐陽公集錄古文自穆王以和莫不有之而獨無前漢時字求之久而不得其後劉原父於長安得前漢數器以其銘刻道之由是大價素願蓋其難得如此

卷下

趙德甫金石錄謂西漢文字世不多有殆不可曉胡承公資古銘志集云云猶尤延之以為西漢刻石如自昔好古之士固嘗博采竟不之見如陽朔數字要亦非真聞

是斯莽惡稱漢德凡有石刻皆令仆而礪之仍嚴其禁不容留至于秦碑乃更加營廢遂得不歸故至今猶有存者洪氏錄有前漢京帝建平五年

西漢而上紀功述事多寓之金刻自東漢以來石刻始盛而金刻鮮矣歐陽公集古錄惟獨缺西漢字速劉原父出守永興多移古物奇器因樵林華宮行銘道勾宮博

山鐘磬及谷口銅甬三銘遺之於是始得西漢字以補其缺而石刻卒無有也或謂西漢至今歷年甚久所刻石皆以缺壞磨滅因不復有東漢則以年所差近得存此說非也周宣王石鼓亦秦二世泰山詔今尚存豈西漢石刻獨已缺壞磨滅當是西

漢之俗猶為近古具有功德獨銘之鐘鼎彝器而家基碑刻則自東漢以來始有耳趙伯昂攜懷素狂僧帖玉馬玉人劍璫瑋瑋李趙潘谷等墨來觀畢少童作醉蘇堂蔣璠宣卿為銘曰畢子觀零放浪南國家無擔石殷書佩玉惟東坡老百行一德發為文章散作翰墨筆端翻瀾泉石竹柏容我耽醜無有醒日四海一家天地枕席何以解醜視此掛壁

廬山道士黃可立之言曰冠謀之杜光庭之科範不如吳筠之詩吳筠之詩不如車  
子康楊世昌之酒何則漸自然  
袁伯長學士博聞洽識江左絕倫嘗謂張伯雨曰宋東都典範能以歲記之渡江後  
事能月記之

張伯雨少學琴蓄一琴名風林嘗從趙公子昂論琴以為琴之五音各有改注法其  
法不傳世之所謂琴者皆不審五音之去徒吹吹耳殆不若秦箏之按宮徵也趙有  
琴曰松雪但時出橫膝未嘗撫弄故伯雨亦終身不復鼓琴

伯雨嘗移雷文魚琴擊之其音與律合

又云米南宮學王書而樂薛河東學王書而不樂

元章稱法書曰墨玉可謂極稱非鍾王不足當也

黃魯直云李侯畫隱百寮廡畫隱字未經人用

譚景升書世未嘗見化書言其論畫道鍾王而下一人而巳

晉陵富人承氏有家有奇石舊刻米老書六字云第一山米芾識承氏子謂芾與費  
同音為不祥語因擊碎之止存其半

觀北雜志 卷下

劉孝標遊東陽山作山栖志其文富有妙語

虞世南行秘書楊虞卿行中書

吾子行有玉簫又有宣和陳八所製簫

薛道祖與米元章為書畫友其筆硯閒物云研滴須流離鎮紙須金鹿格筆須白玉  
研磨須墨古越竹滑如甚更加一萬杵自封翰墨卿書當千戶後見宋翰林學士

王寓謝贈筆札記云宣和七年八月二十一日一夕凡草四制一日遣中使至玉堂  
賜以上所常御筆研等十三事紫青石方硯光螺甸匣一宣和殿墨二班竹筆一

金筆格一塗金鎮紙天祿二塗金研水蝦蟇一貯粘麴塗金方奩一鎮紙象尺二薦  
硯以紫襖匣以黃方啟封時研漬墨未乾在匣中餘麴猶存承平文物之盛可想見也

長安人言漢阿房宮遺址猶有存者其前殿可容數千人杜樊川之賦非夸詞也

史忠武王之甥張夢卿總管家有太康墓中所得紫金銅天祿高僅寸餘長可一  
尺許文纖細如絲髮所銘珠璣瑟瑟等物多脫落其存者皆如敗醬赤土不別為何物

也

李伯時古器圖有瑀玉蟠螭之名今世所見者皆出太康古壙中姚端夫學士得其

三獨李廣叔所藏差小而特妙後見龍川李氏購得齊叔剛者玉質鼓畫而琢飾奇  
去一端角上有小缺或名太虛冒鼠又名虛木相符皆不可曉環駭佳者當五錢鈞  
之首正左徑圍二寸強以銅毛并飛貫環窺孔乃可穿梁江總詩云綠柄朱簾金刻  
麟洞梁柱玉盤螭豈伯時取其語以名之乎詳于伯機家一玉鈞制  
作精古蓋亦其中物

鮑明遠妻在蕪州黃梅縣南里誌

何得之與李口道法黃約彥博吳珪君璋諸公為布衣交得之名練尺籍有女始三  
歲歲暮一人代其後既老人頗憐之一日以詩投君璋云白頭猶當當寒雲無兒誰  
替未亡身木蘭三歲方學語須得腰弓知幾春君璋時為樞副翼日持此詩與同院

觀之遂除其籍

劉夢得嘗覽終南太華以為此外無奇愛女凡荆山以為此外無秀及見九華始悔  
前言之容易也

張伯雨記其先人似之所藏書畫云湯普澈絹本摹蘭亭唐臨王右軍三帖張長史  
春草帖王齊翰仙山圖徽宗畫上清楊真人像常樂佛因地圖此其今在  
元鎮處范寬三幅

雪山二幀僧巨然夏山雨過許道南溪山待渡等圖李浙三馬圖李伯時子蘭師子  
三馬圖黃荃花子孔雀芙蓉鸞鷲二圖趙昌寫生月季黃居采竹雀唐希雅林雀趙  
大年聚沙宿雁圖其他妙品尚多也

伯雨又嘗購得孟子舟御史所藏僧智水月依巖藏帖神品其詞云獻歲將終青陽  
應節和風動物麗景光輝翠柳舒紅桃結綠想弟使游勝地縱賞嘉慶酌桂醕以  
申心玩翠書而寫志無令披駭敘會何期謹遣一介希還數字行間細書釋文特校  
前後有明昌七印泥金題籤今在梁溪倪元鎮家黃長庵以為何壁所書者即此帖  
也

長蘆之下御河西岸地名黃邱有大墓正光中魏故前州刺史莊公高君之碑會通  
未鑿之前海道未通請云水打黃邱墓運糧到大都後果然以為識

天恩初雲南大機武昌運米至八卷一石用楮幣一千五百貫

葉林林去文錢唐人與鄭牧牧心俱隴大滄山或數日不食或一食兼人清夜故  
遊則不避豺虎白晝危坐則客至不起其為人高潔如此所為文章多世外語鄧則  
全效柳子厚大德某年冬忽覽書別親友云將他往且詰鄧言別至明年年五十九  
正月八日躡坐而逝後十餘日鄧知葉已仙去致曰葉君出處與我同奈何給我言

觀北雜志 卷下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別吾亦當長住耳乃述葉墓志又於燈下取其文集讀畢而歎吾子行有懷都葉二道人詩云

李煒字公煒自號和光子周益公家有其講道齋所用玉石硯背刻篆字曰公煒李元瞻蓄米元章端硯其背刻元瞻題字云此硯色青紫而潤下品石也先公得於山谷文室中磨李廷珪墨試諸葛氏筆世間真有揚州鶴也

范蜀公葬在汝州襄城縣之汝南鄉其子孫往時猶有在墓左者今不知所在故魯子聲有哀范墳詩

大名之東明處士張子素好立奇行自表樹冠布衣開口言天下事常傲跡一塵人雅好巖壑而所居遂於山得奇石積諸齋前以為山日對之吟詠

張子有家收一兔其乃兔形而背負尊極精古善鑿者以為周器無疑

王伯益名執謙以字行大名人士少類異及長游京師因薦者得官伯益漢如也日與彭德田衍師孟河間李景山濟南張希孟飲酒賦詩為神交時人皆以為古

仙異人問承旨復時在翰林謂人曰吾聞伯益宜供奉翰林苟有意幸得見之伯益不屑也後十餘年始為翰林應奉文字然伯益竟止是官年才四十八伯益身長不

過數尺不喜騎馬遇好友即提杖出門竟日去不返不語妻子以為常始來京師用囊中金不識記數及資盡益困至終身亦不以介意遇人無賢不肖皆惟然無間而胸中不可混長年京師居而為詩簡淡蕭遠如在山林不與人接者常謂人曰吾

知吳楚多瑰璋奇絕者當委身往遊乃稱吾意耳同時有辛文房良史西域人楊貴仲宏浦城人盧彥威大梁人並稱能詩仲宏聞其言曰然誠使伯益廣之以山水

之勝視陳子昂李太白永知何如識者以為知言盧彥威中書

李伯時嘗讀書龍眠山因以自號政有龍眠書院在舒城縣治東飛霞嶺之北國初為東潭寺併之而書院廢近有監縣者得隙地于清心池之上蓋伯時與蘇子瞻黃魯直諸賢之所共游者乃闢地為屋一復書院之舊

昔我文宗皇帝天下太平文物大備自其在東宮時賢能才藝之士固已盡在其左右文章則有故翰林學士元公復初發揚蹈厲視奏議書輪則有故翰林承旨吳

興道公子昂精畫流麗度越魏晉前集賢侍詩學士左山商公德符以世家高材游藝筆墨偏妙山水尤被譽過蓋工于繪事天縱神識是以一時名藝莫不見知也而

永嘉王振鵬妙在界畫運筆如墨毫分樓栱左右高下俯仰曲折方圓平直曲盡其

體而神氣飛動不為法拘當為大明宮園以賦世稱妙絕延祐中得宮稍違秘書監

典簿得一編觀古圖書其識更遠蓋仁宗意也伯生書

先秦貨布篆文奇古多錯地名余在京師得數十品曰屯伯生書曰安邑全佈曰平陽

曰高陽曰安陽者甚多其文有不可盡識者以漢書地理志考之屯留在上黨高陽在承郡安陽在汝南安邑平陽並在河東

宋會子五十貫准中統鈔一貫

天下鹽課歲以引計者二百五十六萬四千有奇以鈔計者歲入之數七百六十六萬一千餘定

在京師馬之數名曰鹽折草用河間鹽今有司以五月預給京畿郡縣之民至秋成各驗鹽數以輸納之每鹽二斤折草一束束重二斤歲用草八百萬束折鹽四萬引

天下戶口之數太宗即位之八年夏括戶得一百一十一萬至世祖至元七年復增三十餘萬戶十一年取宋得戶一千一百八十四萬八百餘戶二十六年合南北之戶

總一千三百一十九萬六千二百有六口五千八百八十三萬四千七百一十有一幸幼安墓在鉛山州南十五里陽原山中

趙子昂學士在京師得古玉辟邪一制作精妙世罕其比一牡者為李叔固藏去遂失其偶趙夫婦不悻者累日尚在其子雅處余並得見之

南安總管趙伯昂仁舉有一玉馬云是太康古壙中用以駕車者其車亦玉所造奇物不可名狀

漢銅馬式藏周公謹家其初破為數段鑄工以藥錐補之復完如新

鮮于樞字伯樞漁陽人也少為郡吏後以材選為行御史大夫樞意氣鮮豪每晨出則載筆橫與其長廷爭是非一語不合輒欲棄去及日晏歸焚香弄翰取鼎彝陳諸

几席搜抉斷文廢疑若明日急有所須而為之者空至則相對指說吟謔或命觴徑醉醉極作放歌顛草人爭持去以為榮于廢園中得怪松一株移植所居名之曰

支離觀中藏益自刻苦讀書故自號困學伯樞美精鑿望之甚優辛年五十七終徵仕郎太常典簿趙子昂為詩哭之觀其詩可以見伯樞之為人矣

晉謝奕號方外司馬王師為常山王司馬亦號方外司馬唐書監賀知章心身歸越自號秘書外監永南宮號中藏外史故張伯雨亦自謂句曲外史白樂天詩先被

巢由作外臣張俞欲作外臣以白雲孤鶴為友李白受寶諫為三十六帝之外臣王





故宋宮中用魚鱗降魚取匙取魚古制也

陳聖觀閣長老言漢如夏唐如殷宋如周

歐陽公見大名人家有五代時帝王將相等著字一卷黃長居亦云有朝士施結者

善收古今人押字不遠千里求之所藏甚多類而成畫予嘗見之須城劉氏惜當時

不曾傳錄也

白樂天移山樓詩云亦知官舍非吾宅且劇山樓滿院栽上佐近年多五老少應四

度見花開乃知唐之小宮五考為任

趙千里畫錦園與郡學相鄰水木清華極有幽趣山石上有千里題字尚在今未氏

園是其地也

宋肇洛陵縣歲以四月科柏前期遣官奉告

政和中丹陽縣北地名石羊有盜發古塚者云是梁宏偃將軍墓墓間追取銅器

數種制度不甚古墓有四室在室中一室四廡開

張定夫嘗遊唐華清宮故址見杜牧之溫飛卿二詩俱刻石于浴殿之側今不知存

五

亳州太清宮老子殿繞壇古楹凡數十柄相傳為老子手植其遺物有石青羊一古

賢瑰異人不知重唐太和七年命登仕郎行內侍省掖庭宮教博士上柱國景宏

詣宮園觀靈踪按而得之遷於再生楹之下鄉貢進士盧璩記

東坡云梅二丈聖俞長身秀眉大耳紅額飲酒過百觴就正坐高拱此其醉也

今人彈琵琶乃不用撥或者啣之按唐國史纂異貞觀中彈琵琶裴洽兒始廢撥用

手今俗所謂搗琵琶是也然其來久矣

蓬亮章云無錫之有青山張循王後所葬下為石屋九

吳興人詠久雨遇雷地脈必開山為之發洪一山至有數十處水迸而出或深至五

六尺者

國子博士王師魯為余言昔遊秦隴間得蓋觀郭忠恕所書碑始悟筆意在隸前作

篆乃可傳東坡文淵閣所藏

至元二十七年八月癸巳地大震武平尤甚壓民死者七十二百二十人壞民屋不

可勝計

張可與家有周昉五星真形圖昉為宣州長史日所畫其星法亦昉手自畫

竹簡之法絕而不傳米元章得古簡始更制法

季宗元就實園練家得顏魯公自書告身

望象天發神機碑在南臺廢支樓浴人楊益為御史大夫據史移置學中

趙魏公云律詩不可多用虛字兩聯填實方好用唐以下事使不古又云歌曲八字

一相當云樂節大樂不用拍以鼓為節當節云與鼓同

虞候字本出左傳該郡太守也見急就篇

吾家太史云冬至後九日遇五法當有年

陳無已古墨行有脫幅字師顯行云去其管說也管說二字甚雅馴

曹公作秋果視畫周美成又謂之倚書床

畢少董命所居之室曰死耗凡所服履皆上古墳中之物玉如彼含輝是也

樓大防嘗問數原王季中云古人篆字何以無燥筆季中曰古人力在擊不盡用筆

九今以筆為九或燒筆使亮而用之移筆則墨已燥矣

唐制兩省官對面謂之嫌眉班

徐季海題經有云上第幾隔某人書次所謂隔者豈即度經之所如唐書言焚夾者

耶

唐碑制度極多有一人製序一人製銘者故尹師魯志張亮夫差而歐陽永叔為之

銘

北夢瑣言載進曾至嶺外見陽朔蒲山水愛之談不容口嘗謂王讚曰侍郎曾見

陽朔山水乎王笑曰讚未曾嘗打人唇綻齒折那得見之蓋非殿不去也倦游錄亦云

桂州左右山皆平地拔起竹木茂鬱石如黛染陽朔縣尤奇四面峯巒聳立近見錢

唐人家有米元章畫陽朔山圖米題云余少收畫圖見奇巧皆不錄以為不應如是

及長官于桂見陽朔山始知有筆力不能到者向所不錄反憾不巧矣夜坐懷所歷

因作于陽朔萬雲高觀之始知是因知范至能謂平地蒼玉崛起為天下偉觀第一

者真非虛語也

喻子才云吳興張謙仲善篆因家而深於字學未嘗妄下一筆也王介父聞而致之

所論不契說文云人心土藏於身之中象形博士說以為火藏介父以心從劍勺言

無不勻而實無所勻所勻以心無常謙仲謂凡火皆從炎上而心火欲下故形

似劍也非從勺也由其說而說文與博士說益明

宋太祖以柏為界凡謂之隔筆簡

范增墓在徐州城南臺頭寺天恩初有盜藏寶氣於塚中故得古銅劍虞伯生學士

賦云盜發亞夫塚寶氣累之塚開寶盡出獄吏書盜詞盜言惟見冤寧知亞夫誰

項王不相信弟于遂與凡黃腸下深鋼千歲復何為大河繞城東落日在城西過客

立城下踟躕望安期按呂元直燕魏錄云陳彥升資政編什尤高為彭門八說士大

夫傳誦彭門今徐州也南通城下北連豐沛有范增墓彥升詩曰藏名立虎狼報

乘變東依項籍憤失壯圖權玉斗不知天命與金刀遺家落日埋英骸回首浮雲

委舊壘百步西連陵母塚義先藏泰山高二詩始未易甲乙也

張安國詩云石文儲硯一百九鈿匣珠囊漢瓊瑰館閣錄止云秘閣硯七十五耳

茅山元符宮有蘇養真像自贊其上曰松風颯颯瘦藤在手惟此白髮猶全於酒

馬伯庸中丞縣尹行有借問縣尹何出身手把龍皮隨大人之語

西城人以十二月成歲不知有閏

紹興進茶自宋降將范文虎始

許及之題臨平明因寺騰隸法秀盤如受禪衣

翰林國史院有世祖時所賜賈似道沒官書數千卷金石刻多宋渡江以前拓本

南唐李氏於歙州置硯務官歲為官造硯有數具硯四方而平淺者南唐官硯也往

往錄遺極工巧

吳人謂雙日版輿出備推注

虞伯生學士評詩謂楊仲宏如百戰健兒范德機似唐臨晉帖描曼頤似三日新婦

而自謂漢法史師

項平父詩云日日長沙岸看雲只念翁如何永州夢偏愛在長沙與實島却望并州

之句全類

張長史書尚書省郎官石柱記舊刻在京兆府治或云今淪廢懸常堪下

至元十一年春正月平宋冬十二月圖書禮器並送京師初平章政事太原張易兼

領秘書監事每語許京朝官假觀

俗傳種山藥時以足按之即知人足

完州城北有木蘭廟勝曰孝烈將軍土人云是木蘭戰處廟有宋熙寧間知軍事錢

景初題記並所刻古樂府詞

陳思王讀書堂在今冀州有人於其側得小玉印文曰曹植私印

趙和仲知古者莫如洪景盧知今者莫如陳君舉

延祐中館閣諸公同賦秋日梨花詩唯元復初朝食葉底葉者枝上花之白為繁

繁

徐明叔家書樓榜曰五經藏

杭州故內觀堂前有太湖石卧峯陔陀甚大其中鑿為泓池相傳云思陵游研具也

李長吉宮娃歌云屈膝金鋪鎖阿鞞金鋪為門飾屈膝蓋鼓鏡上一二乘者為鏡下三

衛為鏡云

南陽宗實墓旁石獸膊上有刻字曰天祿辟邪鮮于伯機少時曾游其地親見西門

北門各有二獸但北門外者去資墓不遠故附會之大軍圍襄陽時士卒多病瘧

天祿二字焚而吞之即愈人以為異然辟邪已壞矣

燕人王錫字旅之嗜石成癖墓元章為人以賂求為襄陽命後果得之號王襄陽

揚子江中沙田田戶每歲取一飯以稱水水重則是年江水大水輕則水小歲歲

不差

金墾縣治東北二里有岱岳廟宋元符三年建偶象衣冠甚古其婦人皆如世所藏

周坊畫人物壁畫亦大觀三年作

鮮于伯機論石以太湖為第一山石次之

嘉興天聖寺有唐宣宗真跡羅漢佛牙即學有父己牙

穆文靖公咸平錢十文重一兩一作錢

汲仲胡先生言終今之世無善治之日

湖州貢院有孔子廟在院門內王虎臣為守殿貢院為軍營至昇先聖像棄水中無

人不唾爾

吾家太史云漢中之民當春月男女行哭首戴白楮幣上諸葛公墓其哭甚哀

今人呼墓地為明堂唐世嘗詔改為卷臺

余觀中秘所藏前代書畫宋高宗為徽宗次之金章宗最下

崇戒壇有吳生六善神刻石在壇四周石形如凸盤大難摹勒

吳郡城西二十里有大塚歸竺上人號歸王墓宋嘉祐中墓旁民墾土得石如柱礎

方一尺五寸厚二寸許中隆起二寸有八分書三行唐故陳留言夫人墓志凡九字



今人呼笋曰竹萌出周禮註說文云笋竹胎也

吳越錢氏諱倣故以左為上凡官名左者悉改為右吳越備史所謂上右者乃左右也

洪州娉娉五代鍾傳侍兒所居後以名而舉少童謂可對溫柔鄉

鍾王筆法隋人所得與唐人不同大抵隋多鍾唐多王儼

朱澤民祖應得十地陽抱山以為藏祖母苑曰異哉吾家衣冠偉丈夫若云勿奪吾宅吾且為夫人後既而役者深五尺許得石馬刻曰鬱林太守陸績之墓別有刻石在旁曰此石爛人來換石果斷矣命亟掩之而更卜兆焉按吳地記云績墓在閩門外而不言葬陽抱山

陳同父序中興遺傳所載龍伯康趙次張事甚偉今備錄之以廣異聞初龍可伯康游京師嘗飲市肆方叫呼大噉趙九齡次張旁行過之雅與伯康不相識俄追止次張索其簪追與共飲云云按夷堅丙志云可字仲堪東平人遠於局學逆知未來事

其說汴都守之非與此頗合但其字不同且次張靖康初以太學生李丞相綱為高張所參議官白起在諸屬官之右時所辟皆御監次張後得一承直耶善設兵論其所著兵書甚多自云有授而作也

今人不善乘船謂之苦船北人謂之苦車苦音庫

陳聖觀開宋始說韓詩所謂蟪蛄者云此物三尺與蛙不同增廣去乃得枯者於貨燕糖上以示聖觀乃一軀殼實之以木屑視之三尺特長如尾而有距世所範為研滴香或不盡似也

天寶四載詔太清宮用事傳祝版用青詞

宋制凡兼官皆無告說書亦只教養惟侍讀侍講有之

光武分尚書為六曹并一令一僕為八座

大行不反之詞見漢書昌邑王傳章昭注或者依文選注音去聲所謂大行受大名細行受細名此自是法法若大行皇帝者乃新崩未有諡之稱當依章注作平聲

文有大行皇帝說詞注家正引章注是也

宋理宗發引有疑人主不至陵者陳聖觀按魏明帝欲送幼女之葬少府楊阜曰文

魏北雜志 卷下 十四

皇帝武宣皇后崩陛下皆不送葬所以重宗社備不虞也何至赤子而送之哉

唐舊制公主下嫁者舅姑拜之不答至德宗始命禮官定其儀公主拜見舅姑坐受於中堂諸父兄立受於東序婦家人禮事有舛錯若此而行之既久人不以為非者德宗乃能革之宋理宗女下嫁楊鎮未幾而薨鎮至行三年後自稱草草不知其制為何如也

世謂正月三日為田本命浙西人謂之夏正三言夏正之三日俗以是日稱水以重為上有年則極驗

周益公日記云湖北漢峒地連巴蜀皆夜郎也如澧州乃竟時崇山

巢湖之樂租了切見孫亮傳注

峽州黃牛廟機鬱木似冬青落葉黑文類符篆不同

劉斯立所作田明之行狀即程司馬公皆重望來者率巨公門無雜賓而明之以白士羈旅預其觀又作王友傳曰野人白士與之忘年

寶慶中莆田郡民張至孝食貧養母嘗有所過久乃還家則母已亡張追慕不已既祥而不除欲服終身喪太守樓助賜叔聞而哀之賜之錢酒且書其門曰何必讀書

只此便是讀書何必為學只此便是為學

黃希聲言今之懷利以事上者往往皆盜賊之用心也

丹陽舊嘗椰論書云晉宋人書法妙絕未必盡曉字學韓退之素無書跡而極意字義嘗云世為文詞宜畧識字又韓擇木八分以擅名謂之不識字是也

都下寒食遊人於水邊以柳圍棹機張故夏賦慶春宮詞以道其景甚佳

湯伯紀以陶淵明述酒篇為零陵哀詩

維揚人說李庭芝被刑無血

陳瑩中題元祐黨籍碑云嗚呼漢世得人於斯為盛

廣伯生題受禪碑云右華歌等勸曹丕稱帝表

耶律楚材善博物嘗慮從西征其記西域事甚多如云八善城西瓜大者重五十斤可以容狹北印度土人不識雪歲二月麥風夏置錫器於沙中尋即鎔鑄焉其地為之沸溢及角端等事皆古今傳記所不載也

年伯成父曰今之文非古之文故六籍多傳謄今之音非古之音故易詩頗有未協者

魏北雜志 卷下 十五

胡汲仲謂趙子昂書上下五百年縱橫一萬里舉無此書

春秋桓十八年灤水杜氏注在應城西北入濟水然濟自王莽時不能河西而灤水之所入者清河也杜蓋失之

李伯微云近世諸儒於經文可疑者類以錯簡言之然文字章句多寬不高恐非錯簡但傳寫偶失其耳鄭康成言易詩書春秋簡長尺二寸每簡三十字孝經半之論語簡八寸蓋古今簡冊字有定數每一簡三十字則錯簡徐楚金說文繁傳號為精博亦有先後狹狹者如禰親廟也以示爾聲一本云古文獲也泥米切越本禰秋畷也錯曰獵者所以為宗廟之事也故從示又祖禰也息淺反又按獲秋畷也从犬豐聲或以豕宗廟之田也故从豕示按此二文禰為親自淺切錯曰經義獲少也取余獸少也息行反獲或以豕宗廟之田也故从豕示按此二文禰為親廟以示爾聲為諧聲獲為秋田以犬豐為諧聲初不相能獲或从豕示以田為宗廟傳所謂一曰獲且是也禰本說雖有一本古文獲之說而獲字本說無所見若謂獲或曰宗廟之田又以禰如祿字之義猶可然獲已作豐聲其與禰音殊遠今徑以禰為畷而別義為祖禰則於轉注之義亦倒矣

觀北雜志

卷下

十六

墨洗當音蘇姑洗同蘇典切易洗心亦有此音洗足同其在十二蒼者滌也國語句踐事洗馬先見功

世但知有鷄漣而不知有所謂鷄漣者鷄漣喙長鳥漣喙短皆絕相似而實不同蓋其色則俱為漣而喙有鷄漣之異此前所未聞也

天下有才者不可失職要在上者有以處之蘇子瞻智勇辯力之論正如此胡明仲論高徽輩云魏之中葉以門第取士及其衰也以停年用人於是英雄散逸才智不用思有以振而發之而天下始多故矣向使收而用之二百年之基業豈易傾乎

余平生見黃荃畫雪兔凡三四本蓋為蜀孟昶所生每誕辰荃即畫獻也

荃家太史謂李端燕郭曉駙馬宅詩眾稱絕妙而其詩不傳頃在秘閣鈔畫得端律三傳中有贈郭駙馬三首特本史偶未見本耳

近世以筆墨為事者無如姜堯章趙子固二公人品高故所錄皆絕俗任余見姜堯章道畫圖復有子固端平三年監新城商稅日敘堯堯章慶春宮詞愛其詞翰手寫故備載之雙槳尊遊一葉松雨莫愁漸滿空濶呼我盟鷗翩翩欲下肯人運過木和

宋宣獻公繼揚徽之外孫徽之無子盡付以家所藏書後與父皇同在館閣每賜書

必得二和子敏求敏修並以文學見稱於世其藏書之盛有以也

王魯翁善畫洛陽人祖擇之之外孫善篆隸書召至京師使篆字說解以與王氏之學其後以命李李拘而魯翁終身布衣黃魯直玉稱其書法余家有魯翁篆閣居驛筆力道勁如紐金屈鐵

小紅順陽公青衣也有色藝順陽公之請老姜堯章詣之一日受關徵新聲堯章製暗香疎影兩曲公使二妓肄習之音節清婉堯章歸吳興公尋以小紅贈之其夕大雪過岳虹賦詩曰自琢新詞韻最嬌小紅低唱我吹簫曲終過盡松陵路回首烟波十里橋堯章每喜自度曲吹洞簫小紅賦歌而和之堯章後以疾致蘇石枕之曰所幸小紅方嫁了不然暗損馬腰肥宋時花裏皆出東西馬腰西馬腰皆名人喪處白石沒後葬此蘇石謂小紅若不嫁則哭損馬腰花矣

徽宗御題畫圖圖字內從口字宗書圖字內從人字可以驗知其書也

韓風子錢唐人或云名文善善補碑雖百碎者但不失原屬補之若無損者亦能修古銅器惟硯為絕精居滿橋四面土墻門若狗竇夜宿一古權中與人言無尊卑皆爾汝得錢即付酒家一舉而盡是亦異人具行云

周恭謹云姜堯章執鼓吹曲乃步驟戶師魯豈雅越九歌乃規模蘇子子駿九誦然言詞峻激意度高遠頗有超越群軀之意

唐上黨郡司馬田時聲律要訣序云樂器依律呂之聲皆須本自真響若但執樂奏之知則律呂陰陽不復諧趙松雪亦云樂本乎律律始於數數正於度度以候氣氣應則律正矣律正則度正矣然律之長短則鄭氏之法不可易也

程義父云三老五更字當作變今被字或作嬖可以驗知其誤

席安吳與宋參知政事益之微幅巾野服隱居南山下性恬曠學道家有數息法終日危坐寡言笑喜飲酒復善鼓琴嘗留詩酒家壁間云山雲出山無一錢日日醉倒春風過水頻橋南徐儒子白酒初熟留神仙山雲其自號也晚歲益縱酒或行歌道塗嘗謂人曰貧者以酒為衣吾非苦嗜酒特託此以寓其達俗人所不能知也其後無疾而逝人以為仙云

王元之有童名青猿梅聖俞有馬名鐵鑿

海昌人家有古琴一張音韻清越相傳是單丙文遺姜堯章君背有銘曰深山長谷雲入我屋單伯解衣作蒼天氏之曲懷我白石東望黃鵠

觀北雜志

卷下

十七



秦羽陽宮在鳳翔寶雞縣界歲久不知其處宋元祐六年正月直隸門之東百步居  
 民權內浚池得古甬瓦五獨一尚完面徑四寸四分四面隱起四字曰羽陽千歲家  
 宇隨勢高也不取方止始知即羽陽舊址也其地北負高原南臨渭水前對郡形  
 勢雄壯真勝地也按西漢地理志陳倉下注云有羽陽宮秦武王起也自黃長曆指  
 為武公及胡公資古紹志錄又承其誤直謂先孔子生百數十年不知乃後武公  
 已數百年矣長曆考古最號稱博指梓侯若此信考訂之難也余家所藏瓦文乃得  
 之雒陽朱希真家如非武公明矣三秦記曰秦武公葬陳倉地是也  
 王晉卿一帖云漢驛四器納上以瀑釀酒可謂好奇

御府寶硯曰蒼龍硯池內有龍形橫研池中世所謂巖花是也  
 宋希真善數名理嘗謂魯季卿嘗論易至艮卦云艮其背不復其身行其庭不見其  
 心方其當山必內遺其身外空其人方能免咎一有物我之象則不能止矣  
 蜀妓薛濤字度容

唐王奕之號雲陽野夫京口有其集王書專勝經幢  
 唐右補闕陸澄著書題名在茅山自稱康廬臣嵩山有刻石幽林思韓車撰自稱廬  
 山林藪人

廬山道士黃石翁伯玉父好學多聞性稍介士大夫多與之遊嘗有詩云塵落未肯  
 踐丁甯問吳蓋又曰石刻故秦篆銅章驗漢宮蓋其好古之篤如此  
 余嘗以紗帽送陳伯敷伯敷謝以詩有五湖浮小舸六月訪奇書到即借人馬來  
 尋負郭廬之句

唐陳尚庭縣尉告天寶三載丞相李林甫章陸景融三人名後有稱陳尚庭四十三  
 載按天寶以載代年而人之年齒亦以載代未通也

漢人喜觀兩都二京三都子虛賦七發皆說一段獵事  
 張說西岳碑云西岳太華山者當少陰用事萬物生靈故曰華山然則不當為去聲

也  
 韓退之送窮文後叙星結柳作車一本作星架雁塔題名薛茂嘉陸璣陳宣宗同極  
 執硯者奴星架唐人多以名奴亦猶今人以倩盼名婢

薛云木生架連官惟木架本云木介介甲兵前漢五行志云  
 唐玄宗得楊貴妃時年五十七矣唐紀可考

莊周曰六經先王之陳迹也子亦曰周之所以痛詆而務去者去六經之陳迹也  
 莊周道家之儀秦王通孔門之玉帛  
 客有問皇甫池何以字持正余曰見詩谷風章湜湜其止鄭箋云湜湜持正貌蓋取  
 此義

故宋官人出入其前兵士呵鳴車馬者蓋在京時乘坐車故也渡江後用扇與此聲  
 尚存何耶  
 世傳陶學士風光好詞是奉使江南日所作近見沈詹遠集有任杜娘儂書其事甚  
 詳始知陶使吳越非江南也  
 王明濟字仲言取張華答何幼詩周任有遺規其言明且清之義  
 常熟梅里之南長宿村有陳氏子於田中得舊紙稱唐貞元十四年并季象先姓氏  
 名麗華字碧玉而志字以金从志

周美成有曲裏長眉翠淺之句近讀李長吉詩公子鄭姬歌中有云自從小曆來中  
 邊曲裏長眉少兒人乃知古人不容易下字也  
 昔余學太上皇帝字懷急數歲瞻望聖輿尚留沙漠茫然久之賜宋唐碑此篇

劉曉中書李虞興元議乃高帝舉之魏齊舉得法於董世傑以授楊武子武子以  
 授元魏其來蓋有自也  
 除隋之紀比連湯武政治之美庶幾成康洪道唐

歐陽率更書稽古在年叔梁末云卷絕  
 集古歌賦四卷得於太常典簿鮮于伯機家其文章字畫與雅雜讀而後人不知因  
 為之釋故人張仲德善書得鐘鼎遺書撰文讀之無有疑滯今亡矣仲德文藝不  
 復見之

書畫得紙筆調和若紙筆不佳雖能畫亦不能善也譬之快馬行泥潭中其能善乎  
 吳士語

此書原登陸宅之魏谷陽錄蘇枯湖手檢谷陽未詳其人而筆法殊妙枯湖則  
 何枯湖也卷首有項樞師圖記歷數名家收貯而後乃入辟疆圖亦不偶矣丁酉

長夏校校附志 武陵外史  
 黃隆庚午冬十月二十八日丁酉尚友居士孫雨錄

硯北雜志卷下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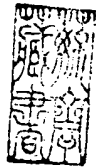


識

餘



惠康野叟撰



識

餘

識餘提要

惠康野叟撰不知何代人其姓氏亦莫得而詳也凡四卷分文攷字考物考詩考事考說臉說古說今說經醫說々異十一類采摭唐宋人小說居多往往不著出處頗乖著書之體然摺拾既富可資博識之助者自不勘狐白之裘固非一版其網羅薈粹之功亦未可遽沒也

識餘目錄

卷一

文考

久久書正文

一是居士傳

德祐謝太皇北狩攢宮議

文丞相贊并序

歐陽夢桂忠妾柔柔傳

大義暮飯

張紫微原芝

周夢與釋語

劉觀堂請赦書

楚齊借冊

解禪偈

紫巖二銘

三忠堂記

獻陵疏文

思陵近談

紹興嘉泰二詞

并定建府

彭鶴告詞

刊進書載表卷首

獻文閣

字考

物考

丹蘆字說

風凰弓

冰清古琴

卷二

詩考

制置李公華

丞相李公庭芝

梁使姜公才

都統王公

隨駕內嬪某氏

秋歌

春祈

廟志二首

其二

追獎并序

饋洗兵馬

平揚州瓊花并序

丞相陳公

哀劉將軍并序 八月

元龜攻日本敗北歌并序

王義堂詩

劉政之詩詞

稼軒論詞





七考

道家有伊尹五十五篇。太公二百三十三篇。謀八十一篇。兵八十五篇。管子八十六篇。今獨管子存。與道家言不類。考兵家亦有管子。班氏省之。豈今所傳而道家者不存與。然伊尹太公皆不可深曉。蓋秦漢所謂道家。大率翕張取予之術。非近世長生虛靜之說。故凡兵謀秘計悉附之。伊尹太公諸書。雖絕亡可考。意其中所稱佐輔商周。戡定四海之術。要必有近於柱下所云者。太史以老韓同傳。總之秦漢間見解。大槩畧同。不足怪也。

孫武十三篇。百代講兵之祖考。漢藝文志有八十二篇。杜牧以曹公芟其繁蕪。筆其精粹。以成此書。然太史武傳固有三篇之目。而其文章之妙。絕出古今。甚魏晉所能潤削。意十三篇者。如後世所稱卷軸。而八十二者。則其卷中之篇。即始計用間之類也。後人不解太史所云。或武書漢末篇次失亡。故止存十三。以合于太史。而八十二篇之遺。遂沒不可復觀。抑曹公因太史所云。止存十三之目。餘盡芟削。以入新書與。

尉繚子。兵書也。自漢至隋。咸列雜家。鄭漁仲以為見名不見書。馬端臨大善其論。然漢志兵家自有尉繚三十一篇。蓋即今所傳者。而雜家之尉繚。非此書也。今雜家亡。而兵家獨傳。故鄭以為孟堅之誤。外矣。若此書論兵。孫武而下。他亡與匹。戰國入著無幾。

漢子書見于七畧者。儒家則陸賈二十三篇。劉敬三篇。賈山八篇。太常裴侯孔臧十篇。賈誼五十八篇。董仲舒百二十篇。兒寬九篇。公孫弘十篇。終軍八篇。吾丘壽王六篇。虞丘說一篇。莊助四篇。鈞盾兒從李步昌八篇。桓寬鹽鐵論六十篇。劉向六十七篇。揚雄三十八篇。道家則技子二篇。曹羽二篇。陰陽則張蒼一十六篇。公孫渾邪一十五篇。子長天忠臣傳九篇。法家則見錯三十一篇。縱橫則主父偃二十八篇。徐樂一篇。莊安一篇。劇通五篇。刑者三篇。雜家則淮南內二十一。淮南外三十三。東方朔二十篇。解子三十五篇。司馬相如等判軻論共五篇。農家則董安國十六篇。記勝之十八篇。蔡榮氏一篇。小說家則虞初周說九百四十三篇。

右漢世子書之畧如此。然大槩非戰國比也。今惟陸賈賈誼十餘家傳。而公孫主父

等往往以文辭見餘。或不知其時代。附畧因錄其畧焉。

春秋繁露十七卷。稱漢董仲舒撰。自宋以來。讀者咸以為疑。而莫能定其真偽。按劉氏七畧。春秋類惟公羊治微十六篇。稱仲舒而絕無繁露之目。隋經籍志始有之。或以為即公羊治微十六篇。非也。余讀漢藝文志。儒家有仲舒百二十三篇。而東漢志不可考。隋志西京諸子。凡貫詎桓寬揚雄劉向篇。往往具存。獨仲舒百二十三篇。畧不著錄。而春秋類特出繁露一十七篇。今讀其書。為春秋發者。僅僅十之四五。自餘王道天道天容天刑等章。率泛論性術治體。至其他陰陽五行。涉勝生克之諱。尤畧皆與春秋大不相類。蓋不特繁露冠篇為可疑。併所命春秋之名。亦匪實錄也。余意此八十二篇之文。即漢志儒家百二十篇者。仲舒之學。究極天人。且好明災異。據諸篇見解。其為董氏信然。必東京而後。章次殘缺。好事因以公羊治微十六篇。合于此書。又妄取班氏所記繁露之稱。繁之而儒家之童子。世遂無知者。後人既不察百二十篇所以亡。又不深究八十二篇所從出。徒紛紛聚訟。篇目間。故咸失之。當析其論春秋者。復其名曰董子可也。

漢藝文志及隋書俱無孔叢子。至宋中興書目始著錄。故前輩往往疑之。第其間詞

義。有非宋咸輩所解者。且其所叙家世。孔叢後孔琳。以迨季彥十餘傳。不應全屬烏有。考漢志儒家有太常孔臧十篇。梁有太常孔臧集二卷。至隋已亡。而唐書藝文志仍有之。蓋梁所謂孔臧集。即漢志儒家十篇。亡于隋。而復出于唐。宋咸因取其中。雜記先代者。傳以六經諸子所載。厥中言行。綴緝而成。此書孔琳迄季彥十餘世。皆臧原書。集末所附。若文中家傳例耳。

淮南王招集奇士。傾動四方。說者咸以此書雜出。賈客之手。非也。左吳雷被諸人。著作絕無可見。特附淮南。而顯宜梁苑。鄂枚鄒中。劉阮等。故惟招隱士詞。絕命古。雖稱小山。卒不傳其名。地惜也。

漢藝文志。淮南所撰。又有兵家一種。又天文雜子星一十九篇。入六兵。有易訓二篇。又賦類有淮南王賦八十二篇。漢賦之盛。莫加于此。計其才當與子建上下。以弗傳世。罕知者附載此。

參同契。東漢魏伯陽撰。是公武云。神仙傳。伯陽會稽上虞人。通貫詩律。文詞博雅。修真養志。約周易為此書。凡九十篇。徐氏賡注。桓帝時。以授淳于叔逸。曰。行于世。隨唐書皆不載。考唐陸德明解易字云。虞翻注。參同言字。從日月。今有日月為易之說。

古書也。余按漢至東京文章，猥弱已甚。世傳論衡潛夫之類，可見此書雖言養生而詞極古奧，即東京諸子難之，非後人能偽作也。隋書本名大易參同契，蓋東漢續書之名多此類。亡論隋唐志不載，即舉出于今，吾宜以為偽哉。

吳越春秋漢趙擘擘會稽山陰人。范史云：擘少為縣吏，恥于所從，遂棄車馬去，到健為賓中。諸杜撫受轉詩，究其術精二十年，絕問不還家。為發受制，服擘卒業，乃歸。古人於學，其精勤一至于此，而世鮮知者。故兵載之，擘所著又有詩細，歷神淵，茶邑至會稽讀詩細而欲息，以為長於論衡，已運京師傳之，學者咸謂習焉。今人但知論衡為中郎所實，絕不聞所謂詩細等。按曹娥碑，亦蔡至會稽賞識，世遂感傳，此正其同時，事信有，幸不幸也。中郎虛懷樂善，自非後世忌恨者所及。然論衡秘之，而詩細傳於學，蓋趙主說經，故也。歷神淵似亦微諱，侯為名，其所言不可考矣。

子書篇賦至受行者，呂覽淮南論衡抱朴止矣。大都卷不過數十餘，馬氏意林乃有傳子百二十卷，隋志云：晉傅玄撰玄在晉，以文名一時，今製作尚載，諸選此書當唐馬氏世必百本俱存，故意林仍其原數，然所錄不遇百數十言，獨裴松之三國注楊泉物理論多從之，據其文義，殊非高麗書，一當全羅可知。鄭志僅存五卷，通考卷

同蓋宋世所餘僅十之一耳。夫子書條論理連卷曰數十，已極繁侈，而玄至百餘，安能遂哉。

元子十卷，唐元結次山撰，高似孫極稱其文，英崑過柳柳州，唐文惟二公，似不若昌黎何代者。大梁六代以還，文尚俳偶，至唐李華蕭穎士及次山輩始解散為古文。蕭李文尚平典，元獨矯峻，近于怪且迂，一變而樊宗師諸人皆結之，倡也。元自號琦子，以山名琦，中興頌世推大體，然安史叛，臣臨文所當切齒，而頌曰：邊將驍兵，殊失輕重，至非老于文學，其誰宜為不惟於陸贄當宜移如清風之致哉。因論元子漫及若其人，則卓卓矣。

唐又有劉宗遠者，書號金華子，猥淺不足言，然非藝人也。吾郡宋元二季，詞章學術冠天下，獨子書茂蘭，國朝那維，有蘇伯衡之聲，說馬凝道外，有宋景濂之燕書焉。藝說雖亞，而燕書大過凝道，皆發中子書有秦漢風者，足為明興正始，而世罕稱述，因附識云。

後世所謂小說者，又務成子一篇，注稱免問宋子十八篇，注言黃老臣二十五篇，注言心術臣成一篇，注言養生皆非後世所謂小說也。則今傳驚子為小說而非道家尚吳疑哉。

楊用修云：驚子書二十二篇，子書莫先焉。今其存者十四篇，皆無可取，似後人贗本無疑也。按賈誼新書所引云：和可以守而嚴，可以守而嚴，不若和之固也。和可以攻而嚴，可以攻而嚴，不若和之德也。和可以戰而嚴，可以戰而嚴，不若和之勝也。則惟由和而可也。又云：治國之道，上忠於主而中敬其士，而下愛其民，故上忠其主者，非以道義則無以入忠也，而中敬其士，非以禮節則無以諭敬也，下愛其民，非以忠信則無以行愛也。又曰：聖人在上位，則天下不死軍兵之事，民免於一死而得一生矣。聖王在上位，而民無凍餒，民免於二死而得二生矣。聖王在上位，而民無天關之計，民免於三死而得三生矣。聖王在上位，則民無厲疾，民免於四死而得四生矣。是皆正言確論也。今之所傳有是乎。又文選注引驚子：武王率兵車以伐紂，紂虎放百篇陣於商邱，起自黃鳥，至於赤斧，三軍之士莫不失色。今本無之，知為偽書矣。右楊氏丹鉛錄所載，可補驚子之缺，因錄此。余考證大政篇所引，尚有六條，嚴當總觀，合今傳十四篇，稍次先後為一編。

小說家一類，又自分數種。一曰志怪，搜神述異，宣室酉陽之類是也。一曰傳奇，飛燕太真，崔靈童王之類是也。一曰雜錄，世說語林，瑣言因話之類是也。一曰叢談，客齋夢溪，東谷道山之類是也。一曰辨說，鼠璞雞肋，資暇辨疑之類是也。一曰廣雅，家訓世範，勸善省心之類是也。談藝錄錄二類，最易相紊，又往往兼有四家，而四家類多獨行，不可攙入二類者。至于志怪傳奇，尤易出入，或一書之中，二事並載，一事之內，兩端具存，姑舉其重而巳。

飛燕傳奇之首也，洞冥雜俎之源也，搜神玄怪之先也，博物杜陽之祖也，魏晉姓長生，故多靈變之說，齊梁弘釋典，故多因果之譚。

博物志十卷，晉張華撰，華博洽冠古今。此書所載，珠異淺狹，亡復倫次，疑後世類書中錄出者，然隋志僅十卷，每用為疑，近閱一雜說，記唐人殷文圭云：華原書四百卷，武帝刪之，止作十卷，始信余見有體合者。蓋隋志乃武帝所刪，本至宋不無脫落，後人又從廣記錄出，雖十卷實二三存，併非隋世之舊，故益寥寥耳。

劉義慶世說十卷，讀其語言，晉人面目氣韻，恍然生動，而簡約玄澹，真致不窮。古今

絕唱也考標之注博雅精義客主映發並絕古今考隋唐志義慶又有小說十卷考標又有續世說十卷今皆不傳惟望江左風流令人扼腕云

義慶所著又有後漢書及文集八卷徐州先賢傳贊九卷江左名士傳一卷出明錄二十卷宣驗記十三卷集林二百卷也獨世說盛行嘉隆間尺牘詩詞靡所不備乃不善用者扭捏雷同亦往往厭觀云

今世傳大類書如太平御覽冊府元龜皆千卷可謂富矣然貞觀中編文思博要一千二百卷金輪編三教珠英一千三百卷簡畎皆多於宋又許敬宗編珠山玉彩五百卷張太素編冊府五百八十二卷視今傳合璧事類等書亦皆過之其始蓋昉於六朝何承天皇覽一百二十二卷劉孝標類苑一百二十卷徐勉華林要畧六百卷祖珽修文御覽三百六十卷然諸書惟孝標一二出自獨創自餘皆聚集一時文學之士奉詔編輯者非一人手裁也今博要珠英等書俱久廢不傳惟唐人初學記三十卷藝文類聚一百卷行世二書采摭頗精第不備耳中收錄詩文事迹往往出今史傳文集外使諸大部傳必各有可觀惜哉

白氏書見唐志又志上名經史事類而不名六帖于立政乃有六帖三十卷而世不

卷一

五

復傳孔氏書通志所無今合白刻然精不若徐歐備不如合璧也

世傳極淺陋書若錦繡萬花谷韻府唐王彥書淵海之類其名亦起自前代唐孫翰有錦繡谷五卷是所居山名錢昌宗韻類題選一百卷陳鄂四庫韻對九十八卷武氏字海一百卷溫庭筠學海三十卷曹化史海十卷王博古修文海十七卷王義方筆海十卷又北朝人有文海四十卷張融有五海四十卷俱係已集與宋江氏文海王氏玉海名同而實異也

歷朝諸志史表文者五家前漢也舊唐也新唐也隋也宋也班氏規模七畧劉昫沿襲隋書新唐校益舊唐而宋史所因則崇文四庫等目也中壘父子奕葉青編紀例編摩故應逐卷第通書絕藝考訂靡從清志簡編亦多散佚而類次可繼論辨多美舊唐之錄本朝大為疎畧新書間增所缺頗自精詳歐陽宋志卷亂錯雜元人製作亡足深譏大率史氏精神全寓紀傳序次之表志之流便落二義至於經籍尤匪所先且人靡博極索謝專門聊具故事而已

歷朝墳籍富聚之多亡如隋世篇目之盛僅見唐時按向歆七畧卷三萬餘班氏東漢僅觀其半莽卓之部尺簡不存晉荀勗李充存加鳩集宋元嘉中謝靈運校讐至

六萬卷齊王儉王亮謝朓梁殷鈞任昉等考諸等繼造目錄率不過三萬蓋宋初秘閣所藏重複相採靈運梁加哀錄諸人頗事芟除其數僅半於前或其實反增於舊隋文父子篤尚斯文兔求不遺餘九名山吳興相載盈庭嘉則殷書遂至三十萬餘卷書契以來特為浩瀚尋其正本亦止三萬七千至開元帝累葉承平異書間出一時纂集及唐學者自著八萬餘卷古今藏書其盛于此趙宋諸帝雅意文墨慶曆間崇文總目所載三萬餘卷崇朝增益卷不盈萬宣和北狩散亡畧盡至淳熙嘉定間書目乃得五萬餘卷蓋歷代帝王圖籍興廢聚散之由大都具矣夫以萬乘南面之尊石渠東觀之富道都大邑之購求故家野老之獻納而古今輯錄不過如此蓋後人述作日益繁興則前代流傳浸微浸減增減乘除適得此數理勢之自然也

舊唐書經籍志序云貞觀中令狐德棻魏徵相次為秘書監上言經籍亡逸請行購募并奏引學士校定羣書大備開元三年左散騎常侍褚無亮馬懷素侍宴言及經籍玄宗曰內庫皆是太宗高宗先代舊書常令宮人主掌所有殘缺未遺補編篇卷錯亂難於檢閱即試為裝整比之至七年詔公卿士庶之家所有異書官借錄寫及四部書成上令百官入乾元殿東廊觀之無不駭其廣九年十一月殷踐馭王愜章述余飲母照劉彥貞王灣劉仲等重修成羣書四部錄二百卷右散騎常侍元行冲奏上之自後母照又畧為四十卷名為古今書錄大凡五萬一千八百五十二卷祿山之亂兩都覆沒乾元舊籍亡散殆盡肅宗代宗崇重儒術屢詔購募文宗時鄭覃侍講禁中以經籍道廢屢以為言詔令秘閣搜訪遺文四部書至五萬六千四百七十六卷及廣明初黃巢王紀尺簡無存昭宗即位志弘文雅收合餘燼尚二萬餘卷都洛陽遂靡子遺右劉昫所紀唐經籍事頗詳以端臨通考不載節錄於此

卷一

六

舊唐書志後序云三代之書經基始盡漢武帝河間王始重儒術於灰燼之餘拓舊亡散篇卷僅而後存劉歆七畧在漢藝文志者載三萬三千九百卷後漢蘭臺石室東觀而官諸儒撰集即快漸增董卓遷都載舟西上因罹寇盜沉之於河存者數船而已及魏武父子採摭遺亡至晉總括羣書載二萬七千九百四十五卷及永嘉之亂洛都覆沒靡有孑遺江表所存官書凡三千一百四卷至宋謝靈運造四部書目錄凡四千五百八十二卷其後王儉復造書目凡五千七十四卷南齊王亮謝朓四部書目凡一萬八千一百一十卷齊宋兵起延燒秘閣書籍燬燼梁元帝克平侯景收公

私經籍歸於江陵凡七萬餘卷蓋佛老之書計於其間及周師入郢咸自焚蕩周武  
保定之中裁盈萬卷平齊所得數止五千及隋氏平陳南北一統秘書監牛弘奏請  
搜訪遺逸著定書目凡三萬餘卷按此序記累世藏書卷軸多與隋書不同崇當從  
此為通考於諸史藝文序且纂輯歷遠獨此不錄蓋舊唐書或宋末少傳端臨所  
未親也

雲間陸子淵家多藏書所著別集中有統論一則云自古典籍興廢隋牛弘謂仲尼  
之後凡有五厄大約謂秦火為一厄王莽之亂為一厄漢末為一厄永嘉南渡為一  
厄周師入郢為一厄雖然經史具存與孔壁汲冢之復出見於劉向父子之所輯者  
者為書凡三萬三千九百卷孔氏之舊蓋未嘗亡也至隋嘉則殿乃有書三十七萬  
卷可謂富矣柳顧言等之所核定才七萬七千餘卷則是重復復雜張其數耳七畧  
之外所增才倍之而諸史羣撰具焉南朝咸陽梁武之世公私典籍七萬餘卷尚有  
重本則傳世之書惟存舊數而已散亡之極猶不失萬卷唐世分為四庫開元著錄  
者五萬三千九百一十五卷魏晉所增與釋老之編雜出其間亦不過三萬餘卷而  
唐之學者自為之書又二萬八千四百二十九卷自是日有所益矣安史亂後備加  
搜括而四庫之書復完黃巢之禍兩京蕩然宋建隆初三館有書萬二千餘卷自後  
則平諸國畫收圖書重以購募太平興國初六庫書籍正副本凡八萬卷固半寶  
慶為宗文總目之書三萬六千六百六十九卷校之七畧顧有不及參五乘除所亡益者  
何等書耶洪咨齋謂御覽引用一千六百九十種書十七八九而姚鉉所類文集亦  
多不存因以為歎然經史子集之舊宋亦未嘗闕焉宣和訪求一日之內三詔並下  
四方奇書由此間出見於著錄者溢出二萬五千二百五十四卷以充館閣高宗渡  
江書籍散逸加意訪求高化間類次見書凡四萬四千四百八十六卷其數雖過於  
崇文而新集東之至于紹定之災而書復闕矣右子淵所紀古今書籍校乘頗為簡  
明大都本馬氏通考所載而節畧之然隋書三十七萬柳顧言等除去損複止得三  
萬七千見通考甚詳而此以為七萬餘卷梁任昉沈約等目錄大約不過三萬餘  
云釋典在外要不過二萬餘元帝收集煨燼乃得七萬未必無重複也唐志開元書  
若錄者五萬三千九百一十五卷唐學者自為二萬八千四百六十九卷共八萬餘  
陸所言釋老之編雜出者三萬餘不詳何所據考新舊唐書咸不合宋嘉定中續  
得一萬八千餘卷陸亦未及載也漫議其後

前代書但計卷帙重複未分卷隋嘉則殿三十七萬唐弘文館二十萬開元中一十  
二萬唐武德初宋興國初各八萬梁湘東王所收七萬宋謝康樂所校六萬蕭紳先  
生惟葉少莖稱十萬餘則皆實錄矣  
沈氏古今書最記漢藝文志書五百九十六家僅四十四家存據今傳漢以前書大  
約五十餘家然鸞冠子等後世偽撰雜其中不下十餘則所存之數改與沈合蓋漢  
以前書盡燬于東京之末梁後未嘗亡也阮錄又有後漢藝文志目若干卷第云八  
十七家亡而不著存數按范志無藝文一類蓋謝承書也晉中經簿一千百十九家  
僅七百六十家存亡三之一至宋以後書不紀亡數蓋世近大器存也  
世共傳別氏七思王儉七志阮孝緒七錄荀勗任昉四部外諸史藝文所載又有晉  
義熙已采新集目錄三卷梁天監六年四部書目四卷梁東宮四部目錄四卷梁文  
德殿四部目錄四卷陳天嘉六年壽安殿四部目錄四卷陳德教殿四部目錄四卷  
陳承香殿五經史記目錄二卷隋開皇四年四部目錄四卷開皇八年四部目錄四  
卷開皇二十年書目四卷香廚四部目錄四卷隋大業正御書目錄九卷唐書四  
錄二百卷古今書錄四十卷唐集賢書目一卷唐四庫搜訪圖書目一卷開元四庫

卷一

七

卷一

八

書目四十卷唐秘閣書目四卷偽蜀王建書目一卷紫微樓書目一卷宗文總目六  
十六卷秘閣四庫書目十卷史館書目二卷太學書目一卷據此則前代目錄甚多  
不止盛唐一二今並不傳然前史所載惟謝王任阮諸錄尚存全數自餘多寡藥不  
可得詳矣  
陸東坐語云世間凡萬物未有聚而不散者而書為甚隋牛弘疏請開獻書之路極  
論廢典述五厄之說則書之厄也久矣今姑據其聚言之梁元帝江陵舊古今圖書  
十四萬卷隋嘉則殿書三十七萬卷唐惟貞觀開元最勝兩都各聚書四部至七萬  
卷至宣和殿太清樓龍圖閣御府所儲尤盛於前代今可考者崇文總目四十六類  
三萬六千六百六十九卷史館一萬五千餘卷予不能具數南渡以後復加集錄館閣書  
目五十二類四萬四千四百八十六卷總目一萬四千九百餘卷是皆藏於官府耳  
若士大夫之家所藏在前世如張華藏書三十車杜康聚書萬卷章述著書二萬卷  
郭侯插架三萬卷金樓子聚書八萬卷唐吳兢西齋一萬三千四百餘卷宋承平時  
如南都阮氏歷陽沈氏廬山李氏九江陳氏番陽吳氏王文康李文正宋宣獻晁以  
道劉莊與皆號藏書之富耶耶李淑五十七類二萬三千一百八十餘卷田錫三萬

卷昭德氏二萬四千五百卷南都王仲至四萬三千餘卷而類書浩博若太平御覽之類復不與焉次豫章漫抄云元至正初史館遺官馳驛求書東南異書頗出時有蜀師紐鄰之孫畫出其家寶編遊江南四五年間得書三十萬卷遊岷歸蜀可謂富矣今江西在江南號稱文獻故邦予來訪之藏書甚少間有一二往往新自北方載至亦無甚奇書而浙中猶為彼善若吾吳中則有詹集有精美者矣按此及臨通考序則元世亦嘗屢有求書之詔第一代典籍籍絕然無聞何也子淵謂越中視江右差善蓋子淵於越中未嘗久寓且世變陵谷或當時頗異於今故耳若精美則今猶最吳中也其謂江右書皆自北方攜至則都下昔固多書矣

劉歆七卷一曰六藝一曰諸子一曰詩賦一曰兵書一曰術數一曰方技而首之輯畧以總集諸書之要則分列品題實六畧耳班固藝文志增入五家而省其十家共三十八種五百九十六家萬三千二百六十九卷散原數三萬三千九百卷固節其微冗僅得十之三四大梁新修之亂焚軼之餘故也然七畧原書二十卷班氏藝文僅一卷者固但存其目耳向歆每校一書則撮其指意錄而奏之近世所傳列禦寇戰國策皆向歆解餘可概見因以論奏之高附載各書之下若馬氏通考之類以故

卷一

九

篇映顏等惜今澤無所考詳其義例六藝總也諸子兵書術數方技四畧皆子也詩賦一畧則集之心所由而司馬氏書尚附春秋之末此時史籍甚微未足成類也王儉七志一經典二諸子三文翰四軍書五陰陽六術藝七圖譜前六志成本劉氏六畧但易其名而益以圖譜及佛道二家名雖曰七實九志也然不述作者之意但於書名之下每立一傳而又作九篇條例編於卷首蓋亦輯畧之意按經不曰六藝而曰經典則史固漸備矣隋志謂其文義淺近遠非故向儉余謂儉齊相佐命百事填委故無暇此浮制其名耳

阮孝緒七錄一經典二紀傳三子兵四文集五技術六佛七道又本王氏而加紀傳并諸子兵書為子兵陰陽術藝為技術又益以佛道二家史書至是漸成與經子并列而佛道二家之言大行中國矣

宋世諸家雖咸有書且載於文獻通考其類例悉不能詳即通考亦第據晁陳二志未必盡自端臨也惟卽卽之李蔚田之鄭二家類例大畧可考并讀下李淑獻臣卽卽圖志載其家所藏圖書五十七類經史子集通計一千八百三十六部二萬三千三百八十六卷其外又有藝術志道書志書志畫志通為八日十卷號圖書十

志按李氏類例於四部之外更列四目亦阮氏外篇之意然書畫一類分為二門有道書而無釋典不可晚也

鄭漁仲藝文畧凡十二類一經類九家八十八種二禮類七家五十四種三樂類十一種四小學十二種五史類十三家九十種六諸子十一家四十八種七星數三家十五種八五行三十家三十三種九藝術一家十七種十醫方一家二十六種十一類書一家二種十二文三家六十六種共一百家四百二十二種一十二萬餘卷按鄭之析類頗極苦心第自唐以後四部卷數相當總之經史子集而細分之乃為得體今藝術等書僅數百卷亦為一類可乎

馬氏經籍考經史子集仍分四部經十三類一易二書三詩四禮五春秋六論語七孟子八孝經九樂十禮緯十一儀注十二小學史十三類一正史二編年三起居注四雜史五傳記六故事七職官八地理九刑法十時令十一譜錄十二史鈔十三史評子二十一類一儒家二道家三法家四名家五墨家六從橫家七雜家八小說家九農家十天文家十一歷算家十二五行十三占筮十四刑法十五兵書十六醫家十七神仙十八佛家十九類書二十雜藝集四類一別集二詩集三歌集四總集

卷一

十

陰符之文高簡非先秦漢人莫能為也三墳之文淺陋非晚唐宋人莫能為也鄭氏以三墳列六籍之首固大可笑諸家以陰符李蒼出之而列於唐則亦不詳其體矣况陰符言或類兵或類道三墳體或類易或類書尤難定例余意欲取此類及緯候等書元倉鶴冠等子總為偽書一類另附四部之末亦千古經籍家一快第前人絕無此目恐好古之士或不免於顧惜耳逸周書穆天子等雖多誇誕然文字殊古且未嘗有所依託自當入傳注中

凡著述最忌成心成心者於胸中則顛倒是非雖丘山之鉅目曉之近有不自知者鄭漁仲平生不喜班固其論已過不已則管其古今人表可矣至謂其胸中全無倫次不當取揚雄大玄法言樂府三書總列儒家余者固藝文志之前劉向六十篇則七畧舊目也下注新序世說說列女傳四家亦不分析固正沿其舊耳乃以固步趨劉氏尚可僂入七畧所無便失之然則向書新序說苑子類也世說列女史類也必嘗其失當歸於歎固何與焉

凡經籍緣起皆至簡也而其卒歸於至繁經解昉自毛萇馬融鄭玄浸成至梁武三禮質疑一千卷極矣編年昉自春秋荀悅表宏浸成至李壽長編一千六十三卷極



矣世史昉自尚書司馬班固漢書至脫脫宋史五百卷極矣實錄昉自周穆晉魏漢  
至開元起居注三千六百八十二卷極矣譜牒昉自世本梁唐漢書至王僧孺十  
八州譜七百十二卷極矣地志昉自山海陸澄任昉浸盛至蕭德言等五百五十五  
卷極矣字學昉自三蒼許慎周研浸盛至顏真卿字海鏡源三百六十五卷極矣字  
法昉自四體周越表昂浸盛至唐文皇晉人書蹟一千五百一十卷極矣方書昉自  
張機葛洪褚澄浸盛至隋楊帝類聚方二千六百卷極矣文選昉自自擊虞孔逵虞緯  
浸盛至許敬宗文館詞林一千卷極矣文集昉自屈原蕭衍沈約浸盛至樊宗師總  
集二百九十三卷極矣小說昉自燕丹東方朔郭憲浸盛至洪邁夷堅志四百二十  
卷而極矣類書昉自皇覽歐陽廣氏浸盛至孟利貞碧玉芳林四千五十卷極矣  
唐開元中道藏共三千七百四十四卷其後殘缺宋王欽若等刊補洞真部六百二  
十卷洞元部一百一十三卷洞神部一百七十二卷太真部一千四百七卷太平部  
一百九十二卷太清部五百七十六卷正一部三百七十卷凡四千三百五十九卷  
釋藏唐開元中五千四十八卷嗣後屢增幾千餘卷陸子淵謂今藏不應尚仍舊數  
蓋其間或有所更益也然以西天經日報之才千百之一耳第隋志六千餘卷今反

卷一

十一

數減於前足徵釋教盛於六朝至唐宋間禪說勝而經典稍左次矣  
古今書籍或衰絕不傳班氏所錄九流曰儒曰道曰墨曰名曰法曰雜曰農曰陰陽  
曰縱橫曰小說而道家外別出神仙房中陰陽外別出天文五行縱橫外別出兵家  
而兵家又自分四類蓋漢時數家極盛致然實則一也後世雜家及神仙小說日繁  
故神仙自與釋典並列小說雜家幾半九流儒道二家遞相增減不失舊物兵家漸  
寡遂合于縱橫視舊不能十三陰陽與五行天文并合于技術視舊不能什七名法  
間見一二墨迹絕矣  
為典章經制之學者唐杜氏宋鄭氏元馬氏三書皆與經史相出入非他類書比也  
然道典僅唐以前未為詳備通志殊有絕到而持論過當力不副言通考既該且嚴  
規模意制足稱究書而挂漏出入時或不免世代迭遷涉獵廣良未易也作者固自苦  
心  
鄭氏通志舉微往籍而昔人著作之旨亡所發明馬氏通考獨紀存書而異時闕逸  
之為靡從考究且自勝圖而後未之及也余自總州之歲游志斯遠南北東西訪求  
餘二十載經史子集類次萬三萬編誦讀滋深犁然有會問以暇日會萃二書并四

代藝文諸家目錄以及儒先月日文士雌黃時時勝國

警方等錄亦稱述黃以然文字古奧語致玄眇蓋周秦之際上士哲人之作其徒  
欲以驚世藉附黃以耳今警方但知內經等考雖志有黃帝外經十八卷又扁鵲有  
內經九卷外經十二卷或即今難經也三皇惟伏羲黃帝神農而亦有按摩一家大  
是笑竅  
六經惟春秋續述尤盛李樂戰國春秋二十卷趙晁吳越春秋十二卷皇甫道吳越  
春秋傳十卷楊方吳越春秋削繁五卷孔衍春秋國語十卷春秋後國語十卷劉允  
濟魯後春秋十卷何承天春秋前傳十卷春秋後傳三十卷春秋雜語十卷陸賈楚  
漢春秋九卷司馬彪九州春秋十卷劉孝標九州春秋抄一卷胡旦漢春秋一百卷  
漢春秋問答一卷袁暉漢獻春秋十卷孔衍後漢春秋六卷孔舒元漢春秋九卷  
魏魏氏春秋二十五卷孫善魏春秋同八卷習鑿齒漢晉陽秋五十四卷孫盛  
晉陽秋三十卷檀道寶晉陽秋二十卷杜延壽晉春秋卷二十卷崔鴻十六國春  
秋一百二十卷十六國春秋卷二卷蕭方三十國春秋三十卷三十國春秋鈔二卷  
武敏之三十國春秋一百卷皇甫謐玄晏春秋三卷王浚宋春秋二十卷魏衡卿宋

卷一

十二

春秋二十卷吳均齊春秋三十卷臧嚴樞春秋五卷蔡允恭後梁春秋十卷吳統  
唐春秋三十卷韋述唐春秋二十卷陸長源唐春秋六十卷尹沐五代春秋一卷總  
之皆漢紀唐曆之類今傳者百無一二而偏記小史若越絕世說等書輒十傳六七  
聖神經典即其名不虛當如此况其實哉又如晏子春秋虞氏春秋呂氏春秋李氏  
春秋之類今惟晏呂氏傳蓋于書雜家非紀載褒貶也虞李二書當亦此類至如杜  
嵩有任子春秋平邑之有博物春秋俱非諧文葛立方韻語陽秋是詩話明崔氏文  
苑春秋是文選并取義而已  
孔鮒有小爾雅劉伯莊有續爾雅張揖有廣雅曹憲有博雅李商隱有蜀爾雅范甯  
雅陸佃有埤雅羅願有爾雅翼林慎思有續孟馮休有別孟劉剡陸鈞並有翼孟司  
馬允有疑孟余允文有尊孟辨陳方之有別荀吳申有非荀  
陸賈有新語顏譚亦有新語賈誼有新書虞喜亦有新書桓譚有新論夏侯湛華譚  
劉暄各有新論崔實有政論王肅亦有政論仲長統有昌言王滂亦有昌言賈山有  
至言崔寔亦有至言六朝好製漢類如此仲尼諸弟子著述傳於漢者漆雕子十三  
篇王史氏二十一篇羊子十八篇皆七十子之後也



藝文志儒家有董無心一卷注稱難墨子歷朝諸志咸有其目宋吳秘嘗為注釋見通考晁氏所記蓋南渡尚存而今不甚傳其言行亦不少樂毅獨馬德意林引難子云難子修墨子之業以教於世儒有董無心者其言修而謬其行口口而厲言謬則難通行庸則無主故事難子難子曰文言華世不中利民傾危繼統之辭者並不為墨子所修勸善兼愛墨子更石皆難子中語蓋二人同時難墨者董難自專其教固不足憑余獨慨夫戰國之世釐習之教大行聲稱積漸至與儒並以莊周之恣構其敎道術特冠墨於諸家之首而三致意焉自餘咸可例見無心生戰國世猶奮然起關之計其度越當時詎在漢世仲舒之下蓋孟子與氏後一人而已而後之儒者純口不道其功鄭漁仲稍嚴整史至謂無心為墨氏弟子冤哉余曷能弗詳為辨也甚矣前代之留神典籍也華嶠漢書佚矣然隋得一十七卷存馬唐得三十一卷存焉即殘闕解縷之書弗忍弃也隋十七卷蓋重購所致唐顧倍之則承平日久屋壁之下若石之中有時而出也蕭子雲晉書一百二卷至唐僅得九卷王智深宋書六十一卷至唐僅三十卷于寶晉書止二十卷宋鳳書止十四卷皆不知原數實則散逸亡緒厥則編緝未成亦錄之弗忍弃也前代于此籍如此後世非直殘缺者不可得見即全映以飽蠹魚可勝歎哉

卷一

十三

承樂中命湖廣王洪等輯大典二萬二千八百七十七卷萬一千九十五冊目錄六十卷其表文載碑精傳中蓋古今創見書也惜卷帙繁重未傳云凡廣書之作情狀至繁約而言之殆十數種有偽作于前代而世罕知之卷風后之握奇岐伯之素問是也有偽作于近代而世反感之者卜商之易傳毛漸之連山是也有擬古人之事而偽者仲尼領蓋而有子華柱史出關而有尹喜是也有擬古人之文而偽者伍員著書而有越絕賈誼賦鵬而有鷓冠是也有傳古人之名而偽者尹角鼎而湯液間成飯牛而相經者是也有臨古書之名而偽者汲冢發而師春構構札紀而楚史傳是也有悍于自名而偽者魏泰筆錄之類是也有恥于自名而偽者如氏香奩之類是也有擬取于人而偽者法盛晉書之類是也有假重于人而偽者于瞻杜解之類是也有惡其人偽以禍之者僧孺行紀之類是也有惡其人偽以誣之者聖俞碧雲駁之類是也有本非偽人託之而偽者陰符不言三皇而李筌竊黃帝之類是也有書本偽人補之而益偽者乾坤鑿度及諸雜書之類是也歸藏易十三卷晉大射參軍許貞唐司馬膺各有注按七卷無歸藏晉中經漢始有

此書隋志因之至宋僅存初經齊母本者三篇鄭漁仲以為其文極其義古復學以其不文則疑而弃之連山所以亡者要當復過于此噫連山夏易也歸藏商易也高貴之文千古假事宗焉商書簡潔而明肅或有過于周者孰謂夏殷之文不郁郁也隋志稱此書惟載卜筮不類聖人之言蓋唐世固疑其偽若鄭以晚出為難則馬端臨之說盡之矣

世率以讖緯並論二書雖相表裡而實不同緯之名所以配經故自六經語本而外無復別出河圖洛書等緯皆易也讖之依附六經者但論語有讖八卷餘不舉見以為讖此一類偶閱隋經籍志注附見十餘家乃知凡讖皆託古聖賢以名其書與緯體制迥別蓋其說尤誕妄故隋禁之後永絕類書亦無從援引而唐宋諸藏書家純口不談以世所少知附其目于此

孔老識十二卷老子河洛識一卷尹公識四卷劉向識一卷雜識書二十九卷堯戒舜為一卷孔子玉明鏡一卷郭文金確記一卷王子年歌一卷嵩山道士歌一卷又有以緯侯並稱者今惟尚書中候見目中他不可攷云

卷一

十四

曰藏止重門神農之世未有屋宇也曰殺動于戈神農之世未有戈矛也曰殺長戰曰殺止亂而不知征伐兵爭實肇于黃帝曰生動動陽曰止殺寬宥而不知賞慶故窮實始于唐虞它若所謂歸殺降生藏書皆刺謬之妄談所謂長歸從師長藏從夫皆經典之刺語曰地氣曰水氣曰火氣曰風氣則釋門之四大而曰殺生無忌曰動止戒又釋子委談也曰金氣曰木氣曰水氣曰火氣則術士之五行而曰生殺相剋曰金氣殺又術家淺數也凡歸藏中又象類若此至神乾天地圓丘等象尤為捧腹資鄭漁仲以該洽自信胡漫然弗考哉

孔穎達論古文尚書云孔君作傳值巫蠱不行以終前漢諸儒知孔本五十八篇遂有張霸之徒偽作典典洎九共九篇大禹謨益稷五子之歌胤征湯誥咸有一德與鄭伊訓顧命畢命武成旅葵罔命二十四篇除九共九篇共十六卷蓋亦見百篇之序故以伏生二十八篇者復出典典益稷禮庚二篇康王之誥及秦誓共三十四篇而偽作此二十四篇十六卷以求合於孔氏五十八篇四十六卷之數也劉向班固劉歆賈逵馬融鄭玄皆不見真古文而誤以此為古文之書服虔杜預亦不見至晉王肅始似竊見而晉書又云鄭冲以古文授蘇愉愉授梁柳柳內兄皇甫謐得



句體法全做釋典成文如若人有造生死心厭生死心等語亡論莊列即鷓冠至元倉亡有也且隋志既不載新舊唐志亦竟無聞而特顯于家又頗與齊丘化書有相似處故吾嘗疑五代間方外士撰於柱下之餘文傳合竺乾之章旨以成此書雖中絕倒之說似非淺近所辨第以關尹則萬無斯理彼戚耶定耶真耶贗耶吾何暇辨之哉

劉子新論諸家咸以劉晝孔昭按北史晝傳晝好學而文辭僅拙嘗作賦名六合以示魏收收謂之曰賦名六合已是大愚觀其賦又愚于名書不厭又示邢劭劭曰君此賦似疥駝駝伏而無猶態收輕薄勿流不足深據劭非誣誣人者此書雖無甚高論而詞頗清宮意非書所能也宋景濂謂劉總撰者近之然唐志篇目不同安知即此蓋漢魏六朝文士劉姓者甚多者論以新名者甚眾若此書體製決在齊梁之間袁孝政云時人疑為劉歆宋承旨直謂袁誤蓋未詳察也

子華子稱程本而前代絕無其目蓋宋人假託玩世故與阮逸宋成董奉合源流者小異其書理致膚近而持論不甚詭于道文字亦甚容雅則致宋世一時感傳紫陽諸公辨之志矣今亦亡弗諦其偽故以文故世不忍廢之於戲秦漢名流之作湮沒

何限是書獨藏然為又本託于華乃子華反託以傳而撰者姓名遺無從考書之傳與人之遇因各有幸不幸故

黃帝內傳一卷是公武云稱錢鍾得之衡山石室中陳振孫曰誕妄不經方士輩依託也今按神仙丹朮之類大都依託上古帝王漢志方技中紛紛可也第秦漢人書即偽撰猶後世真者如素問靈樞之類咸假軒岐亡論其術百代遵守其文辭雅川貞白能萬一亦惜二書外餘絕不傳而唐宋以遠怪譎隨說空布域中若此書今尚行世漫識以例其餘

山海經古今語怪之祖劉歆謂夏后伯翳撰無論其事即其文與典謨高賈迥不類也余嘗疑戰國好奇之士本穆天子傳之文與事而侈大博極之雜傳以況家紀年之異聞周書王會之詭物雜騷天問之遐旨南華鄭國之寓言以成此書而其敘述高簡詞義高質名號倬絕絕自成一家故雖本會萃諸書而讀之反若諸書之取証乎此者而實弗然也穆天子傳至晉始出而此書漢世獨完線是前代文人幸未能定其先後余首發之于此俟大雅君子商焉

西京雜記世以葛洪偽撰余詳辨之矣或又以為吳均者無他據止西陽雜俎記六

朝人飲用西京雜記義既而中止曰此吳均語恐不足用然洪序篇末甚明安知非雜俎誤入述異記是公武謂任昉作而唐志稱祖同是以為非然隋志無昉書而有祖沖之撰者十卷竟未知孰是也

列仙傳三卷陳振孫云傳凡七十二人每傳有贊似非向撰西漢人文章不備也余按漢書藝文志劉向所叙六十七篇止新序說死世說列女傳而無此書七畧劉歆所定果向有此書班氏決弗遺蓋偽撰也當是六朝間人因向傳列女及好神仙家言遂偽撰託之其書既不得為真則所傳之人恐亦未必皆實考此傳晉孫綽及郭元祖各為贊非六朝則三國無疑也

漢武內傳不著名氏詳其文體是六朝人作蓋齊梁間好事者為之也所載諸仙女名詩家多用上元夫人蓋本此阿環者上元名介甫雪詩瑤池渺漫阿環家方萬里謂萬璫王母名王方二子俱誤于曉玉樓銀海句格自佳而據道書玉樓為肩跟海為眠以起粟生花觀之遂墮千古惡道學詩者不可不知

周秦行紀李德裕門人為撰以構牛口口者也中有沈婆兒作天子等語所為根蒂者不淺獨怪思羅羅此巨謾不亟自明何也牛李二黨曲直大都魯衛閭牛撰玄陰

等錄亡隻詞構李季之徒願作此以危之於戲二子者用觀矣牛運功名然而子孫累葉貴盛李拔高世之才振代之緒卒淪海島非忌克伎書之報也輒因是書播告夫世之工譖想者

白猿傳唐人以謗歐陽詢者詢狀頗瘦削類猿猴故當時無名子造言以謗之此書本題補江總白猿傳蓋偽撰者託總為名不惟誣詢兼以誣總噫亦巧矣幸更世但貴其書而不知其忠孝節義學問文章皆唐初冠冕至今瞭然史策豈此輩能行哉率更子通亦矯矯父風而皆為書名所掩余所惜歐氏不在彼也

鍾呂傳道集稱唐施肩吾撰按肩吾唐中晚間詩人而純陽呂渭之孫視肩吾為晚出不應預記其事又太平廣記載神仙最眾獨無所謂鍾呂者而所引小說數百家即五代杜光庭仙傳拾遺之類亡弗收采獨亡所謂傳道集者而至宋始有之蓋鍾呂雖自稱唐人而其述皆顯于宋一時方士神其說遂託唐人姓名以紀之或疑此書別有一施肩吾果爾亦當見于廣記不應宋世驟出并今所傳純陽集俱偽作無疑也

春登集沈存中允廷之並以和擬作疑少日為此復責成故錄名韓濂又不欲自沒

故于他文中見之今其詞與雜不類蓋或然也方氏律體以渥同時吳融有此題為証不知此正擬假託之故不然胡以弗託之溫韋諸子而託之渥葉少繇以為雜熙

載則與事皆近之總之俱五代耳  
偽書出於唐後而名理可味者關尹也而齊丘近之偽書出於宋後而文彩可觀者子華也而元倉邇之文子真而時有偽者鶴冠偽而時有真者以二書全偽非也素問精深陰符奇奧雖非軒后非秦後書

元經出既逸世以即既逸也孔叢出宋威人即以宋威也宋紫陽以麻衣出戴師愈黃東發以文子出徐靈府宋景濂以關尹子出孫定王元美以元命包出張昇獨三墳亡謂出毛漸者余知其漸出無疑也漸所作三墳序其詞實淺陋與書合故叢偽書叢所出之人思過半矣或曰若子言世得論衡將益為中即之秘獨奈何令人好古也噫尚書出孔壁世以偽貳安國乎竹書出汲冢世以偽媯來哲乎列子過江始傳世以為張湛偽乎惟其是而已

泰漢以還蓋若三易三墳六韜七緯關尹子華素書洞極李靖問答麻衣心法武庚諸家王氏諸經全偽者也列禦寇司馬法通玄經真錯以偽者也黃石公鷓冠子燕

丹子偽錯以真者也管仲晏嬰文中真偽錯者也元包孔叢潘岳真偽疑者也鬻熊殘也元倉稱也繁露說也皆不得言偽也素問推奇陰符山海其名託也共書非偽也穆天子傳周書紀年其出晚也其書非偽也即以偽乎非戰國後也餘亡足辨矣按東晉傳云太康二年汲郡人不準盜發魏襄王墓或言安釐王墓得竹書數十車其紀年十三篇記夏以來至周幽王為犬戎所滅以事按之三家分仍述魏事至安釐王之二十年其中經傳大異者益千倍位啓殺之太甲殺伊尹文丁殺季歷自周受命至穆王百年非穆王壽百歲也幽王既亡有六百和春攝行天子事非二相共和也其易經二篇與周易上下經同易緯陰陽卦二篇與周易畧同雜解則異卦下易經一篇似說卦而異公孫段二篇公孫段與邵涉論易國語三篇言楚晉事名三篇似禮記又似爾雅論語師春一篇書左傳諸卜筮師春似是遺書者姓名也項語十一篇諸國卜筮妖巫相書也梁丘藏一篇先敘魏之世數次言丘藏金玉事藏書二篇論戈射法生封一篇帝王所封大曆二篇鄒子談天類也穆天子傳五篇言周穆王游行四海見帝臺西王母圖詩一篇書骨之屬也又雜書十九篇周會田法周書論楚事周穆王美人盛姬死事大凡七十五篇七篇簡書折壞不識名題皆校勘

其指歸以今文寫之杜預春秋集解後序云汲冢古文七十五卷多不可訓周易及紀年最為分了周易上下篇與今正同別有陰陽說而無象象文言繫辭其紀年起自夏殷周皆三統王事無諸國別也惟特記晉國起自穆初皆用夏正建寅之凡為歲首編年相次晉滅獨記魏襄王之二十年蓋魏國之史記也又大似春秋經又稱伊尹放太甲七年太甲潛出自桐殺伊尹乃立其子伊陟伊奮今復其父之田宅而中分之師春一卷則集左氏傳卜筮事據右未嘗傳杜預序則汲冢諸書大畧與載於此然皆傳所稱蓋千載故蓋蓋事汲冢絕無此文杜預紀載竹書王與今合序中但言太甲殺伊尹而不及放蓋晉史之訛瞭然可知第謂竹書起自夏商迄今紀年起軒轅氏則又杜之誤也史記梁襄王平下註引和嶠云紀年起自黃帝足為明徵又郭璞山海經註云顛頊生伯鯨後復放丹朱於丹水二事皆在夏殷前與今竹書昭合則預之言尚猶有未嘗者况晉書出唐人乎哉

楊用修逸周書跋云晉太康二年汲郡人私發魏安釐王冢得竹書數十車用修以冢為安釐蓋據宋陳氏李氏所云而二氏則又本之隋唐諸志也余考穆天子傳晉荀勗序云按所得紀年出魏惠成王于令王之冢于世本蓋襄王也其言實與今竹書合而未有傳假汲冢事云紀年十三篇記夏以來至周幽王為犬戎所滅迄魏安釐王二十年據諸家史傳惠王于襄王襄王于哀王哀王于昭王昭王于安釐相去世次甚遠而紀年載周慎王而然以今王二十年考詳竹書前後凡不稱國而稱王者皆周天子則所謂今王實指慎王也此時魏安釐王尚未生也自晉書誤載隋唐宋志及用修遂並因之而穆天子傳序治本書明甚及不詳考甚可笑也杜預所稱竹書終哀王二十年較之晉書差近然亦非也竹書所謂二十年者直接惠王之後當為襄王襄王止有十六年安得二十年耶如以哀王立於十六年之後距惠王二十二年才四年耳又安得二十年耶注史記者皆從杜說不深考也孟子稱晉之乘楚之檮杌楚檮杌不可見而汲冢紀年所載事于晉獨詳其文與春秋絕類豈即孟子所謂晉乘者自三晉之分此書入魏史氏遂以魏事繫之晉未嘗載齊魏戰馬陵戰而然于惠成王之蓋惠王之史所記而孟子應魏聘入大梁所見晉乘必此無疑天古書唐滅百不一存况戰國先秦詎容懸斷第其文體時代無一不合詎偶然哉因讀始末俾博雅君子定焉

楊用修周書後序云據東晉荀勗傳武帝紀汲冢書七十五卷其目並無所謂周書

楊王游行四海見帝臺西王母圖詩一篇書骨之屬也又雜書十九篇周會田法周書論楚事周穆王美人盛姬死事大凡七十五篇七篇簡書折壞不識名題皆校勘

書論楚事周穆王美人盛姬死事大凡七十五篇七篇簡書折壞不識名題皆校勘

者蓋此書即漢藝文志逸周書宋初諸臣編太平御覽采汲冢七十五篇而不得遂以此七十篇充之用修持論似中有獨見而實非也今周書名七十篇實十卷耳昔以前所謂篇多如後世之所謂卷則今周書十篇不過當時十篇皆傳撰語等目之後編又雜書十九篇記周會田法周書論楚事穆王美人盛姬事考穆王傳末卷敘或姬事與王會等章大類蓋即此十九篇中十篇何以云無周書之目也用修序引皆傳止錄雜書十九篇之文而下周會田法一十八字悉刪去之遂以此書非出汲冢大可笑也又杜預序止稱七十五卷則不言篇則周書十卷復何疑哉

周書多論記綱制度敘事之文極少充殷數篇外惟王會職方二解皆典則有法而王會雖以倭誕之文職方敘述嚴整過王會其規模體制足可置之夏商也  
洪景廬容齋二筆云汲冢周書王會篇所紀四夷國名頗古與獸畜亦奇崛以肅慎為最真獵人為獵人樂浪之夷為良夷姑蔑為姑婁東既為且既渠搜為渠搜高句麗為高夷唐太宗時遠方諸國來朝貢者甚眾服裝詭異顏師古請圖以示後作王會圖蓋取諸此漢書所引天子不既反受其咎母為權首將受其咎以為逸周書今本無之然則非全書也按洪說王長公周書論取之第以得商賈玉億有百萬為王

會篇中語則非蓋世得解中語也  
太子晉事甚詭誕蓋戰國人以晉早著而大為此說以神之其文雖以俳誕金氏以為淺楚不馴然詞氣類戰國非漢以後作也後之言神仙者復以上賓之說展轉傳合而浮丘廣成黃練而入不可勝紀矣國語記晉諫靈王墮穀洛誠絕世之識使得位中與之繞拒數周宣而竟天此天之弗造周也叔向風平公反侵地而師曠以災止之果爾替人亦可諫哉

穆天子傳諸家皆稱六卷余讀之前五卷皆紀穆王行游第六卷獨敘王娶盛姬事文實出一人手而體製不類為疑及讀末皆傳載穆天子傳五篇而盛姬自為一篇乃知本非一書以穆王附合耳  
穆天子傳文絕類山海經而事實大不同自景純取山海經以注穆天子而穆天子傳殘缺不易讀好古之士率先熟山海經胸中驟讀穆天子而景純之注又分列其下故祇以為同而弗以為異試循其本文義之則二書之旨有天壤之懸者矣  
山海經稱西王母豹虎齒當與人類殊別考穆天子傳云天子宿于西王母觸于瑤池之上西王母為天子誥天子執白圭玄璧及獻錦組百純組三百西王母再拜

受之則西王母服食語言絕態常人無異並無所謂豹尾虎齒之家也山海經倘好語怪所記人物率禽獸其形以擬庸俗獨王母幸免深文然猶異之以虎齒益之以豹尾甚矣其無稽也竹書紀年九年西王母來朝獻白玉環玦則西王母不始見於周時茲列俱言西王母亦不言其說成惟司馬相如大人賦有豹尾虎齒之說蓋據山海經耳乃山海經則何所據哉因讀穆天子傳漫識此為西華解僅大荒之外果有其人當命三鳥使遺不任間風之項浮大白三百費余知言也  
周天子好文者蓋亡過穆王東夏之吟僅二十餘字而數大鴻遠居然萬乘氣象白康氏卿雲之後未見有若斯者也縣圖奔山皆勒銘記惜其文遂弗傳至讀書約丘暴書羽林雅事偷然可想三代前風流高韻似少其倫徒以好遊世列于秦皇漢武而虛故尚平願以此取後世稱富貴者其重誠各有在哉

按逸周書共七十篇漢時僅存四十五篇今周書十卷其七十篇之目並存而缺程稽泰陰九政九開對法文開保開八繁冥子者德月令十一篇之文所存五十九篇并後序一篇共六十篇蓋亦非完書也  
段成式酉陽雜俎所列日天祀玉格壺史貝編等宋人以下亡弗錄其異而未得

其說者蓋必以出處求之而不知段氏本書謂之酉陽雜俎夫諸目之義吾未能詳至雜俎不係酉陽則五車之中斷可自信矣又如日中忠志禮異等語皆文人口語為嘗拘拘出處耶今攷天咫所談七曜事則天關之義也玉格所談二典事則玉檢之文也壺史悉紀道術非壺中之史耶貝編成錄釋門非貝業之編耶即全語未見所出意義咸自可尋後人徒以虛名為其愚弄故拈及之  
成式子安節著樂府雜錄今傳安節琴瑟溫庭筠女庭筠著甘肱子序謂語怪說備甘肱悅口與雜俎義正同然前人無此說也非庭筠自序至今不知何謂亦以為天咫尺編矣

吳曾能政齊漢錄云按姚寬西溪叢語云段成式酉陽雜俎有諾皋記又有文諾皋意義難解春秋左氏傳襄公八年秋齊侯伐我北鄙中行獻子時伐齊與厲公訟弗勝公以戈擊之首墜於前說而載之奉之以走見梗陽人巫畢他日見於道與之言同巫曰今若有事於東方則可以逃獻子許諾疑此事也伯道談助云靈奇秘要辟兵法正月上寅日禹步取寄生木三寸咒曰諾皋敢告日月雷電令人無敢見我我為大帝使者急急如律令仍斷取五寸陰乾百日為符置符中可隱形見說



非也以上皆聚論余以聚語未盡得之蓋段氏所說皆鬼神事雖獻于所夢有巫名  
泉而獻于諾之亦自可證然為洪抱朴子內篇載遁甲中經曰往山林中當以左手  
取青龍上車折十置天蓬星下履明堂入太陰中而步而行三咒曰諾舉太陰將星  
見甲者以為東新不見甲者以為非人持中自蔽而行到六癸下開氣而住人鬼不  
能見也以此知諾舉乃太陰之名太陰者乃隱形之神鬼說非無所本合三書而觀  
之可也

洪景廬谷齊四筆云黃魯直和王廷國詩蘭子由病臥續漢云滿後瘴霧姿朝趨去  
天咫蜀士任淵注引天威不遠類咫尺子按國語楚靈築三城使子哲問范無字無  
字不可王曰天咫安知民則韋昭曰咫者少也言少知天道耳西陽雜俎有天  
咫為黃詩蓋用此徐師川喜王秀才見過小酌玩月四言曰君家近市所見天咫庭  
戶之間容光無幾菰蒲之中江湖之渙一碧為頃長空千里正祖述黃所用云據洪  
說似得天咫字面段或本此未可知因並錄之

鄧漁仲通志夏寶貨類有玉格一卷似錢譜香譜之屬而下題段成式撰迨攻諸家  
書日無所謂玉格者意非出段氏而別有撰人第注成式姓氏甚確則謂雜俎目中  
所列番兵次雜俎玉格一門皆誤二藏事純非品玉之書蓋亦因段氏門目而誤也

中山經云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是在九江之間出入必以飄風而播二女之辨  
歷世紛紛景純獨謂天帝之女似為有躬第云湘川不及四瀆堯女既為舜妻安得  
下降小水而為夫人此又首尾衝突之論夫堯女舜妻不當下降小水而為天帝之女  
不允責乎余意山海經第因舜妻九疑離騷九歌有湘君夫人遂更衍為說而出入  
必以風雨則後人因始皇事附益之所言帝之二女實本堯女而又不指堯女也十  
二卷云舜妻登比氏生宵明燭光處河大澤二女之靈能照此方百里則不惟舜妻  
曰二女而舜亦自有二女也堯二女江神舜二女為河神豈亦死於水耶伏羲女為  
洛神何帝王之如皆為水神耶

山海經頤頤高辛之類皆絕域殊稱與史傳全別惟皇帝堯舜等稍無異詞至稱堯  
於某山某地則什九板矣也他如舜生三身額頤生三面近于戲矣共工驩兜窮奇  
饕餮古之四凶實人類也經率以為怪鳥異獸按三皇伏羲神農女媧史傳類以獸  
而為身四光之象或有所傳妄以影響恍惚而已非真鳥獸也且其人已誅而以今  
在某國懸然一物當之非景純所謂奇託之旨耶餘外夷奇產六合之大詎曰盡誠

而浮夸甚世并疑之悲夫

海內西經云武負之臣曰危與戴黃殺冀蘇帝乃枯之疏屬之山柱械反縛兩手  
與楚擊之山上木漢堂帝使人上取盤石石室中得一人徒裸被髮反縛械一足  
以問羣臣莫能知對于政案此言對之然大荒北經又云北海之內有反縛械帶  
戈常倍之口名曰相顧之乃據前武負之臣本文但言帝枯之疏屬之山不言殺也  
但言繫之於樹不言石室也則于政之對當曰相顧之乃不當曰武負之臣也然而  
上即所得豈即斯人哉姑誌此與中量景純作小劇耳

太平御覽引用書一千六百九十餘種非必宋初盡存大率晉宋以前得之修文御  
覽齊梁以後得之文思博采而唐人專蹟則得之本書者也廣記引用書凡三百四  
十餘種前此靡所因襲當是宋集眾小說為之蓋小說本易傳中唐後稍知印刻  
而引用之書又僅得御覽五中之一足證本書具存然宋元間小說陶氏說郭尚數  
百種今全書存者第程史筆談百餘家而已餘大半湮沒矣

御覽向行鈔本十年來始有刻而臨終特甚非老宿師儒即一為半簡其能句讀至  
姓名顛倒世代當為初學士讀之或取入詩文用誤人不暇廣記稍前刻於錫山談  
中丞談於此書頗肆力譬校又藏書家有宋本故雖聞有舛訛視御覽則天淵第中  
嗣後翻二卷無類類二卷輕薄類一卷而略兼胡胡等五戰婦女關李誕等七  
事談謂遊閱諸藏書家悉然疑宋世已亡余讀新唐書尚有數事得之唐記者如宋  
之慧暉皆舊唐書所無蓋或闕於元世或近代失之耳

唐人小說詩文有致佳者詳用弱集異記文彩尚出玄怪下而山玄卿一銘殊玉蓋  
唐三百平如此銘者亦罕觀矣且薛生能幻設乎余舊奇此作讀洪景廬隨筆亦以  
為青蓮叔夜之流不覺欣然自快錄諸此良常西麓原澤東泚新宮宏定崇軒歡歡  
雕甍盤礴鏗鏘珠藻碧瓦鱗差瑤階肪截闌翠瑞霧橫祥霓騶虞巡徽昌明排闥  
珠樹規連玉泉炬海靈風迴集聖日俯斷太上游儲無極便闕百神守獲諸真班列  
仙翁鶴立道師水滸飯玉成榮饌瓊為扇桂旗不動蘭燈才散妙藥既奏流於閭  
天籟虛徐風簫冷澈風歌諧律舞會舞三變玄雲九成絳雲易連徒徒重初詎說  
如毀乾坤自有日月右銘詞精錄奧古奇語甚多洪景廬擬作一章未堪伯仲也倘  
果出玄卿則羽人能文當推上座惟川貞白皆退舍矣子瞻亦劇賞之作詩謂欲李  
孟玄卿其指可概至所引陳初霞事談隨筆已明



發書又引和素機記云水收故陸機問史向廉識於掣製枚其屬文徒自慚于就散  
沈元用故請掣而廉識敢謂知書問折招而不知尚術學掣製事亦不知就何  
漢僕謂此見玄晏春秋曰予讀何奴傳不識掣製事案傍有胡奴就馮願而問之奴  
曰掣製天子也言何奴獲掣製胡人稱天子也於是漢然發編然則不識掣製乃  
皇南疆事或公謂陸機者誤也按此書吳人王德著當是紹興淳熙間成而不見端  
臨通考蓋其時未行世也

明道雜志云楊大年奉詔修冊府元龜每數卷成輒奏之此再降出真宗常有簽貼  
有少差誤必見至有數十簽大年雖服上之稍整而心頗自愧竊稿上萬幾少暇不  
應能如此稍訪問之乃每進本到時降付使彭年彭年博洽不可數悉疑故珍珍處  
皆簽貼以進大年乃慮屬彭年文字請與同修自是進本降出不得簽矣較二說則  
彭年學問誠為當時所服世但知江南有徐氏兄弟彭年殊寡稱者因記此然冊府  
元龜以楊陳二君及諸博雅同修當無復遺恨余聞讀之珠漏處亦不少益知學問  
無窮也

吳志魯肅傳先主使關羽率三郡肅住益陽與羽相距肅避羽相見各駭兵馬百步

如但諸將軍單刀俱會肅因責數羽曰國家區區本以土地借卿者卿家軍欲逆  
來無以為資故也今已得益州既無奉還之意但求三郡又不從命語未竟坐有  
一人曰夫土地者惟德所在早何帝之有肅屬聲呵之辭色甚切羽捧刀起謂曰皆  
國家事是人何知日使之去按今元人所撰單刀會雜劇本此蓋肅傳本實錄而司  
馬氏通鑑據吳書修編以肅欲與羽會語將疑有發肅不從而往而所記羽語殊  
怪既不類雲長蓋吳書乃自尊其國非實錄也本肅避羽相見故羽捧刀起豈得云  
肅欲往疑羽有變乎裴松之辨駁最明獨此注引吳書而尋無是正亦大憤憤司馬  
振之尤為疎也

自花間草堂之流也而極於西廂琵琶自玄空樹堂之流也而極於剪燈東廂然西  
廂琵琶雖詞場最下伎倆在殿體中要為絕妙若今所傳新餘二話則鄙陋之甚者  
也二書雙讀之類村學究小知聲律者不足當大雅一察矣考其人實皆國朝名士  
手筆新話則履廣文宗吉餘話則李方伯昌祺也履國初錢塘人所著詩集詩話今  
傳格律卑弱七論而寸情綠織工語絕多詞元婉綺今詩詞附見新話者乃無復字  
句可觀李詩律精語宜成間重稱作手今皇明風雅所選十數篇氣骨錚錚儕流

罕及而詩見餘話者亦絕不足言昔唐人嘗以南柯得名黃梁擢譽二書律之漸沮  
甚矣

七修堂書云新話乃楊廉夫所著惟復效香亭則履宗吉撰也其詞氣不  
可知者登集即棄者非廉夫乃韓或先韓三者非敢借重於人則一時刊誤借至今  
未有知者惟履是與所著詩話絕類特加以修補又詩詞不工為生平罕足耳楊  
廉夫以文名元初今其遺集皆編強怪奇案端嘗有此等雜此老耽嗜聲色故好  
事遂舉歸之即曲儒不辨詩文而自無怪其然第或致誤後世若龍城錄至今以為  
柳也

水滸余嘗戲以擬琵琶謂曾不事文飾而曲盡人情耳然琵琶自本色外長空萬里  
尋篇即詞人中不妨翹舉而水滸所撰詞稍涉聲儒者無不嘖嘖不足觀信其伎倆易  
盡第述情叙景針工密緻亦滑稽之雄也

世所傳重和遺說極鄙但然亦是勝國時閭閻俗說中有南儒及省元等字而又所  
記零江三十六人虛俊義作李俊義楊雄作王雄關勝作關必勝自餘俱小不同并  
花石綱等事皆似是水滸事本倘出水滸後必不更創新名又即珠璣類記點鬼簿

中亦具有諸人事迹是元人體繼先所編然則施氏此書所謂三十六人者大抵各  
本前人編此外則附會耳即此書及三國並履實中撰大瑒二書淺淺工拙若實  
壤之懸在有一手要世傳施說耐卷名字竟不可考友人王承父嘗戲謂是編南  
華太史合成余以非滑稽之陸則劇戲之廢耳

宋三朝國史志曰班志藝文道家之外復列神仙在方技中東漢後道教始著而真  
仙經略刻出焉唐開元中列其書為藏目曰三洞瓊綱總三千七百四十四卷厥後  
亂離或至亡缺宋朝再遣官校定事具道釋志書求其書得七十餘卷命徐鉉等  
校去其重複得三千七百三十七卷大中祥符中命王欽若依詔書目列補洞真  
部六百二十卷洞元部一千一十三卷洞神部一百七十二卷太真部一千四百七  
卷太平部一百九十二卷太清部五百七十六卷正一部三百七十卷合為新錄凡  
四千三百九十五卷又撰為日上殿賜名曰寶文統錄祥符中張君房所集道書凡  
四千五百六十五卷崇觀間又增至五千三百八十七卷君房撰其精要為雲笈七  
籤百二十卷

味太真部九十六快太平部一十六快正一部三十九快凡六部三百一十一快右  
宋世道藏卷數映載文獻通考中與今藏卷快微異因并錄之

久書正文

大宋德祐二年九月大宋孤臣所南鄭思肖作臣子盟權曰上而天下而地中天地  
之中立人極焉聖人也為正統為中國彼夷狄犬羊也非人類非正統非中國曾謂  
長江非險莫掩陽九之厄元凶忤天篡中國正統破以夷一之人力不勝有天理在  
自古未嘗夷狄據中國亦未嘗有不亡國苟不仁失天下雖聖智亦莫救我朝未嘗  
一日不仁亂臣賊子天開國脈貧官虐吏剝削民命君上本無失德今天羊愈恣橫  
逆畢力南入吾指吾在此賊決滅於吾手苟容夷狄大亂當不復生吾觀吾之身天  
地之身父母之身中國之身讀聖賢書學聖賢事是與聖賢為徒矣教化為賊而忘  
吾君吾父母母也欲學射賊曷能顧母存亡欲偷生事母何以扶國顛覆舍忠不  
足為孝舍孝不足為忠以是遲遲二三百日間雙睛望穿天南之雲天道胡為尚未  
疏晝夜以思狂而不甯淚苦流腸心亦破血挺然語孤忠才然立大義與世相背獨  
立無涯我母龍鍾憂憤成疾且莫無期莫生其生叫日而日出泣夜而夜何長愈

卷一

二十七

久長愈久愈不變愈不可為喻為譬賊賊婦當少年智誘以私彼不肯玷厥夫為烈  
婦誓貧儒子貴公卿謀運為後彼不忍舍乃父為孝子苟有異代聖人下舉匹夫任  
以天下事彼不願背主而相之為忠臣萬潔一汗非烈婦小從大違非孝子一月不  
變三月變矣一年不變三年變矣或者雖不甘從賊置大宋已不可為且且惟真主  
望非忠臣何哉婦無二夫子無二父臣無二君賊發或與亦不陳洪范書吾為大  
宋民吾君之德不紂彼非姬發而夷狄天如之何傾有道之國夷齊不懷殷惡不臣  
姬發之聖法輩猶不思大宋忠厚不怨違賊慘毒皆樂然媚鬼求長生術嗜悟其自  
促乃死向之喃喃語誓死不變者亦委天命于數偶夷狄以王昏而為賊反叱吾  
愚執方痴謀不與時違舉其為聖求變富貴也聞之心裂痛不可言國家大誓未報  
天下大違未報我心大憂未釋仰無天俯無地其人其為人之道學匪詞章之講所  
以學為人匪形體之謹所以人其忠孝萬世大經不逾忠孝一人忠教百千萬人  
忠一人孝教百千萬人孝生非所愛死非所惡生不得其道死則為榮父教於普母  
諭於今不得不大舉而強賊即舊邦新之于以正天地大位于以開日月新元天  
下忠臣義士耳茲血盟願相從而興大德復炎炎中天子實父之願實母之願表忠

臣義士於既往誅亂臣賊子於方來誓大播厥盟與國家其無斃  
德祐四年正月作後臣子盟權曰我被國家仁最深受父母恩最重生長理皇聖德  
汪洋之中飛躍造化流行之下詩書理義誠明其心衣冠禮樂光華于躬為三朝太  
平民一旦罹此禍凶禽獸其形乃食人食得不思大宋子皇意天下俯首從賊竟忘  
遺髮毛角居禽獸列乃曰數也勢不可為也理無不忠國也然昔之國志必有太康  
孔甲桀紂幽厲哀平桓靈倍昭之君酷虐禍亂大壞天下數十年民大怨悲異而不  
幾本朝人君萬無一焉故憤悶不平思宋者眾有一祖十四宗至仁中國竟若是  
而已夫天理必不然也惟我朝德澤洽人心也深故有李公弼李公亮李公亮姜公才趙  
公與樞趙公淮陳公文龍趙公卯登王公安節阮公正已輩俱死忠烈大有可觀是  
數人奇哉燁燁乎有光華垂清風於無窮今死守不失節者丞相文公天祥適身南  
歸武臣張公世傑相與驅馳少傳陳公宜中扶二王而主之三官狩北未有還期二  
王奔南未奏膚公上下錯亂天怒神怨正臣子報國忠義自見之日虎兕區人域吾  
與汝皆腥延中會蓋反自思焉古今忠臣義士英壯激烈高風凜凜吾亦人也獨不  
能為之乎雖父母遺體不敢毀傷坐視君上蒙大難不救又棄父母所有之身化犬

卷一

二十八

羊類生不為全人死不得全歸終古叩冤痛于罔極何忍負吾君何忍負吾父何忍  
負吾母不為君子終身忠孝乃本分事一毫悖謬為大惡人父授我語也吾父立節  
剛潔見理極明苟在逆知必死于此賊又母氏教以聖學父為法極奉奉深望中興  
事期我大有為當世若不珍逆類炳矣圖是違父母遺訓為不孝子詎不大逆生為  
吾大宋之民生為吾父母之子實一世良遇也悖遭瀕洞腥汙社稷淚盡心碎安敢  
有生當與賊大決一勝終其為人臣人子之道或曰子身不過五尺長弓莫挽三斗  
強言空無實力孤不支宜指口命餘生不然子之肉軀矣嗟夫身可殺心不可殺形  
可泯理不可泯平生讀父書箕而不弓表而不治然至剛至大之氣則塞乎天地間  
自反而縮渠其往一舉中度天地光明開大宋兩中興之運歸先王萬年文明之治  
仰拜吾君九天之上俯拜吾父母九京之下臣子之事或庶幾乎今雲霧晦塞草不  
復青四顧空空令我其難臣子盟權所以作曰臣子盟權何義臣不敢忘君子不敢  
忘父母誓吾心不變曰盟勸國人皆忠曰敬作於德祐二年九月晝夜焦思欲舉大  
事何期舍垢隱忍又閱五百日圖共大當重其事謀其成不計其日又懼久而或死  
復喜勇於決行斷斷然無負人臣人子之事吾建盟盟雷極其物理其罪人處

豈惟理所當然公乃行人心天理克復則明政幸爾舊民幸與萬動心正作恭維  
統合勳勳德事新有宗家邦速觀乃有成俾厥今之人各正天倫亦期彼後世咸  
同道是豈是年九月復跋之曰我幼患頑無有慧性凡一毫以上非我父慈切教之  
今無以明大義長而拙懶不解生理凡一日之生非我母勤儉育之決無以至今日  
家庭之訓歷歷中可窮其高地可極其厚吾父母之恩大不可而思也二十二  
歲無父三十五歲無君三十六歲無母又三十八歲無子今為無君無父無母無子  
之人傷哉我又聞我父曰生死事小失節事大君之於君有死無二且謂我祖我父  
傳家惟忠孝而已庸使於汝母忘父言我屢嘗竟夜歎悲泣嗚咽以國以家反覆  
思之君師所教所育我者如此父母所教所望我者又如此今所為乃若彼安乎思  
此臣子盟誓不容不作既盟之又盟之實有大不可已者誓行臣子當然之事也  
夫龔龍一出頃而滯雨壯士長嘯刺爾生風前後二櫓為空言時一誦之心勇氣  
動天日慙慙儼若坐雲叱咤手舉滔海淨滌大地腥穢頓復清明之天意願快然故  
申之以跪碎傷乃志其必為不然縱累千萬篇空文無益也今惟以行之一字痛  
誓於心終始於事將與天下終始同為大宋民期不渝於初心焉後之覽斯文者察

卷一

二十九

其深切痛苦之心亦當為之一下淚也九月望復跋詩以盟之曰死亦為已丹心  
關大缺承承父母教用爾國家誓日被四洲夜天開日暮秋終當見行事不與世同  
流時大宋德祐四年戊寅歲冬至日大宋孤臣三山所南鄭思肖德于泣血誓心而  
書

一是居士傳

一是居士大宋人也生於宋長於宋死於宋今天下人悉以為非趙氏天下愚哉嘗  
貫古今六合觀之筆才無天地之始亘子有天地之終普天率土一草一木吾見其  
皆大宋天下不復知有皇帝王霸盜賊夷狄介於其間大宋粹然一天地不以有疆  
土而存不以無疆土而亡行造化造曆數母萬物而未始有極焉譬如孝子於其父  
前子無前後子無後滿眼唯父與天同大甯以生為在死為不在耶又甯見有二父  
耶此一是之所在也未死書死誓其終也故曰死於宋一是者何萬古不易之理也  
由之行則我為主天地鬼神咸聽其命不然天地鬼神反誅之斷古今定剛常配至  
而立眾事自天子至於庶人一皆不越於斯苟能深造一是之域與天理周流明而  
不惑哉之亦不變安能以偽富偽貴窮泰之居士生而希靈殿論於朽杵長而明始

感父母思異於他人父母思非數可算性愛竹嗜餐梅花又喜觀雲過之過於資人  
獲至寶為悅不飲酒嗜食菜蔬飯得美欣然飯進盡有招之者拒而不從決不妄以  
足跡及人門癖於詩不肯與人唱和懶則數歲不作一興動連且不寐作韻咏聲辭  
多激烈意詩成章數萬散放淡下若不能以一朝自居每素志生事盡日遊幽閑之  
適遇病渴者則急去之多遊僧舍與畫即飄然懷懷終暮坐不去與與人合問數月  
竟無至門者獨往獨來獨處獨坐獨行獨吟獨笑獨哭抱貧愁怨與時為仇擊或如  
如吟口不語瞠目高視而僵立眾環指笑良不顧常獨遊山水間登絕頂狂歌浩笑  
氣瀾霄碧舉手掀舞欲空其形而去或告人以道俗不耳其說反嫌迂謬率與之  
偕破衣垢貌書行嚙語皇皇然若有求而弗獲坐成廢物尚確持一是之理欲衛古  
今天下事咸歸於正愚又甚眾人宜乎舉世之人不識之有識者非真識之識其人  
不識其心口口口口能識一是之理則真識一是居士矣異以識其精神肖貌然後謂  
識一是居士也與故作一是居士傳

德祐謝太皇北行齋宮議

德祐六年太歲庚辰三月十三日太皇太后崩於北狩行宮廣獻奉梓宮於並州長

卷一

三十

生概議時憤於藝祖昌陵側我書崩於北狩行宮者何蓋痛太皇死不得其正也書  
擯者何皆本朝都汴時陵寢在北紹興後列聖謀復歸都汴期遠梓宮附登先朝諸  
陵間故曰標今太皇崩大難中或藝祖昌陵側出虜酋意實為逆事微臣甚苦志  
在中興復讐期連太皇歸合塋移陵側理始正故亦書擯今朝廷無史官時事  
散在四方山間林下必有作野史者無其位書當代事持一己獨見獨聞斷四方是  
非非正直剛毅古君子不可一事一字權衡予辱難哉然今人必以禍福生死動心  
恐無是見識力量才學直書其事一有所懼於前氣則餘彼直書一字體果神變手  
亦戰戰其能措筆使其魄與與取於史識或不如此作則非所以為史凡遇元字並  
削之直書為賊虜仍不得存賊虜年號如我朝元年宜易為初年或為一年其他一  
切值用元字並以理易之一得中興天子與凡姓元者宜勅下易姓為宋或易姓為  
胡絕偽逆微迹使不復聞其聲見其字今南人亦敢賊虜置史氏以逆犯正後並削  
之昔我作古今正統大論正以此故又痛聞知不博不得作野史願得正直剛毅古  
君子作之苟合我志與我作同安得斯人與之論野史哉

文丞相贊并序

人生而靈。本然之天也。唯聖賢以理養性。虛明靈徹。湛然無私。不以生為樂。不以死為憂。此靈之所以得為靈也。小人不由理而行。或陷於逆。或流於邪。播遷惡風。自蔽其天。雖不靈其靈。而卒莫其其靈也。是物也。行乎萬化之中。而皆具其則。出乎萬化之表。而莫觀其顯。若無為實可貴。若無物實有神。能盡其道者。其唯聖賢乎。不入聖賢之域。則見道不明。自信不篤。又豈能為忠臣孝子也。與文山先知大宋之忠臣孝子也。其後入聖賢之域者。予淵源乎詩書之流。博乎國家之澤。歷萬苦而獨立窮於窮。而不歸。盡於忠。盡於孝。為天下開君臣父子之天。立萬世人道之極。卓乎哉斯人也。卓乎哉斯人也。凡人遇事於難處之際。始則人心。始見人才。澄波平陸。雖不能舟車也。人能暫之不能久也。或能久之不能天也。先生天之先。即於死也。數曾不毫髮動心。卒死於正大光明之天。大宋中興有日矣。先生大名與天地國家日月無終窮。史之次也。豈言語能述其德。今故作贊。需我之誠焉。願贊曰。

歐陽夢桂忠柔柔傳

蒲陽歐陽夢桂。早入上學。德祐親人犯關。變受偽爵。臂中抱不平。賦咏間意望翠華南歸。為學人執時發其事。因虜出即死。夢桂之妻曰柔柔。柔柔母曰陸姓。以夢桂死。盜其物。歸夢桂之親。訴於虜吏。陸竟以女許嫁。張首求勝其事。陸說女曰。汝主人已死。胡不謀他之柔柔。掉頭不顧。陸乃脫女。往佛寺焚香。與張首相遇。一見顏色。妙麗。張首欲得之心。愈切。即與陸釋。竟連擊其如。始明告女曰。我為汝謀。嫁久矣。得此人甚善。宜歸之。柔柔曰。主人平生愛我。上書罵番人。我當心嫁。彼既得主人如此。更敢嫁誰耶。若逼我當死矣。連逼之不已。自樓上。茶茶溫克能事。終日未嘗妄下樓。女中難得者。宜其有也。柔柔先嘗把心。恙疾。臨終心獨不恙。天理昭然。無邪。甯不奇哉。黃石亦上屏人物。任至高書閣。閩江石。元賊渡江。萬石即叛國。降賊。首先列項三。搭辦。領賊。賊深入。說州縣。叛在虜。主像兒家。參政。鉅。箭。併。朝。士。至。並未改。反。冠。始。自。斬。屍。萬。石。運。無。州。為。賊。守。土。請。虜。兵。攻。高。時。陳。丞。相。宜。中。閣。萬。石。導。賊。兵。南。入。通。嗣。君。遂。欲。榜。萬。石。萬。石。知。之。亦。於。江。石。張。榜。諭。取。曰。募。贖。賊。陳。宜。中。究。其。寬。宥。萬。石。始。為。僞。有。文。曆。其。終。反。禽。獸。不。若。若。是。則。請。書。何。用。耶。誰。謂。婦。人。乃。有。柔。柔。焉。柔。柔。姓。陸。嘉。興。府。海。鹽。人。也。論。曰。古。今。唯。公。論。不。可。磨。滅。專。為。

天之行事不善。一時受其毒。萬世其惡。卑為婦人行事。果正當時。或不伸。氣。後。世。敬。其。高。風。爵。祿。文。章。貧。賤。婢。僕。不。與。焉。

大義軍歌

魏祖所居。坐無屋宇。覆帳為家。得承車處。即任。獸。皮。為。衣。無。號。令。以。合。同。出。入。不。識。四。時。節。候。以。見。草。青。為。一。年。人。間。歲。數。但。以。幾。度。草。青。為。答。自。志。沒。真。驅。金。苗。入。海。嘉。定。癸。酉。歲。據。古。州。為。寨。穴。即。亡。金。僧。獨。燕。京。大。興。府。也。浙。學。居。屋。亦。荒。陋。連。咸。淳。間。魏。祖。取。大。宋。開。封。府。大。內。式。增。大。新。初。始。署。華。漢。虜。民。咸。可。造。弓。鏃。與。魏。主。道。魏。祖。法。人。凡。相。見。來。不。揖。去。不。辭。早。求。真。魏。而。魏。祖。止。於。一。跪。而。已。雙。足。跪。為。重。單。足。跪。次。之。忽。必。烈。暴。江。南。後。一。應。漸。習。僧。行。大。宋。制。度。猶。禽。獸。而。加。衣。食。於。非。其。本。心。故。辨。髮。囚。囚。地。坐。無。別。逆。心。惡。行。滅。裂。禮。法。卒。不。能。改。也。始。不。通。國。號。年。號。之。事。先。叛。去。者。教。之。咸。活。初。魏。始。僧。號。元。寶。祐。丙。辰。魏。始。僧。年。號。曰。中。統。次。曰。至。元。亡。金。僧。救。大。宋。儲。幣。之。法。易。名。曰。鈔。以。通。貿易。東。高。麗。西。夏。北。地。諸。國。莫。不。為。魏。存。佛。自。古。夷。林。山。嶺。之。處。土。地。之。廣。惟。魏。最。強。最。進。上。下。好。色。貪。利。如。蠅。見。血。如。蟻。聚。魏。滅。天。理。窮。人。欲。同。所。不。至。今。魏。祖。人。亦。自。怨。其。虛。惡。極。天。怒。亡。在。旦。夕。魏。祖。凡。六。

世七十年

世七十年。僧天子京師百官之稱。胡無百年之運。應斷在是矣。其曰。沒。真。下。暨。忽。必。烈。伯。顏。阿。朮。之。稱。官。其。小。字。取。皆。得。而。稱。魏。主。素。以。歲。二。月。住。陞。山。遊。暑。八。月。還。幽。州。陞。山。又。名。炭。山。在。幽。州。西。北。八。百。里。地。坐。水。鄉。舊。金。苗。避。暑。之。地。僧。升。開。平。府。北。浙。入。魏。魏。草。地。舊。界。六。月。并。有。冰。水。帶。黃。油。鐵。腥。臭。氣。四。時。雨。雪。人。咸。作。土。客。居。宿。北。去。竟。無。屋。宇。理。帳。鋪。席。作。房。如。雞。籠。狀。門。高。僅。五。尺。出。入。必。低。頭。或。空。帽。撞。帳。房。或。脚。犯。戶。限。俱。犯。扎。撒。見。即。主。鼻。切。紅。泥。寫。履。理。席。為。第一。罪。即。犯。者。跪。地。三。匝。東。拳。打。死。魏。法。兵。機。甚。密。行。軍。甚。速。例。抽。丁。充。兵。曰。登。軍。軍。卒。糧。食。皆。自。備。仍。切。虜。為。活。計。統。以。百。戶。千。戶。為。戶。秋。出。兵。春。休。兵。歲。歲。中。秋。夜。月。明。為。利。即。與。兵。若。中。秋。夜。風。雨。晦。冥。為。不。利。即。不。與。兵。魏。兵。之。強。得。馬。之。利。居。多。所以。江。南。出。軍。不。若。也。其。回。砲。法。本。出。回。國。甚。猛。於。常。砲。至。大。之。砲。就。地。立。砲。砲。石。火。數。尺。陸。地。陷。入。三。四。尺。破。擊。連。砲。連。砲。連。砲。之。效。近。反。近。前。當。以。此。砲。攻。于。開。國。故。國。以。被。國。皮。結。網。懸。覆。城。上。攻。不。入。竟。止。前。則。柳。條。為。之。兩。陣。後。則。虛。挽。弓。相。射。換。箭。而。去。魏。人。甚。耐。寒。暑。兩。雪。饑。渴。深。雪。中。可。張。幕。處。今。皆。不。懼。然。則。價。於。乘。舟。高。山。窮。谷。馬。皆。可。到。最。糧。以。肉。為。乾。乾。貯。為。備。餽。則。水。和。而。食。甚。滋。飽。可。一。二。即。獲。馬。乳。為。酒。





厥又諸州借置平準庫。押買金銀歸北。私賣買金銀。皆重罪。破家。又包銀則論民屋。問茶歲餉銀良重。如納餉息差。夫索縣造船等事。排門受苦。及擒勒溫暖之。宛元重。難陪費之。後直破家。窮子。苦猶不止。凡與親主。有貨利相轄者。本人或逃。或死。直殃及子孫。宗族親戚。備足。乃止。不然。年深。其亦。獲及無辜。倍納。一切。以不恤。不。忍行之。苛酷。嚴密。難以言罄。尚抑遠。廣。增。美。州。縣。誅。求。貨。利。增。者。連。累。虧。者。陪。償。廣。苗。廣。吏。等。盜。取。鈔。五十。貫。米。十。石。者。並。生。死。罪。廣。苗。首。不。識。字。訟。急。出。吏。手。上。下。謀。篡。人。過。善。以。言。語。支。蔓。曲。折。窮。詰。誣。加。人。罪。置。於。刑。名。如。殺。百。十。人。之。罪。倘。能。重。以。財。家。上。下。則。容。縱。犯。者。逃。去。或。復。輸。財。見。親。主。驚。偽。爵。治。廣。事。前。罪。竟。置。不。問。斷。罪。則。不。用。徒。流。照。絞。之。刑。唯。杖。笞。自。十。七。分。等。加。至。百。單。七。而。止。杖。隨。數。加。濶。重。斬。刑。又。略。或。生。刑。罪。人。身。皮。曰。渾。脫。又。有。三。段。刻。絞。彼。曰。札。撒。此。曰。條。法。彼。曰。大。札。撒。者。大。條。法。也。紐。法。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醫。六。工。七。儒。八。民。九。儒。十。丐。各。有。所。統。轄。僧。為。僧。官。統。僧。道。士。為。道。官。統。道。士。其。行。林。治。罪。與。親。首。聽。訟。同。僧。及。黃。及。僧。道。皆。可。頂。笠。穿。靴。騎。馬。甚至。透。籍。單。獨。析。居。又。住。僻。口。戶。為。名。諱。籍。州。縣。鄉。村。深。山。窮。谷。各。分。地。面。打。劫。勾。黨。悉。莫。逃。其。害。新。自。汴。河。開。河。直。達。幽。州。諸。路。役。民。開。掘。深。野。

卷一

三十五

怨苦根利弊倖曰打劫實假名苦廣首行騙財之術也州州上下司務歲一二次打劫任此意廣苗支蔓根窮路歸州縣首長甚苦此為紐之勾當當人以鷓鴣為鷓鴣得魚滿額即為人抖取鷓鴣更取魚人又抖取勞無窮利甚鮮鷓鴣支奇取民財復為紐因有取歸紐之苦良善更屢數其事詳言其故實不勝苦此皆大宋不忍行之事一旦盡見之杭蘇湖秀不戰與賊虜掠之後民雖虛空幸丁丑至壬午歲歲薄糶禾大狼狽諸處窘於紐苗奇取物價驟騰漲人民極窘四方假大義之名行劫婦而費殺人而食之盜賊橫甚熾已難耕種或加水旱人之種亦遂絕矣北地稱真定府最為繁華富庶有南人北趨歸而言曰曾不及吳城十之一二他州城郭更荒涼不足取宜乎北人來南過有所見幸私殿喜陸陸極輝晚江南子玉玉昂謂安得變恥忘打屠之志耶直北人家屋宇不相連屬小家土為林土為几案富家亦陋甚空洞無纖纖粉飾寒天地容藏火坐卧其上地寒少草木多收馬糞曝乾充糞北地少雷少雨多雪多寒以至風俗景象一廢於靖康再廢於金亡中原太平規模盡為寒烟衰草之荒涼所以難人絕望江南如在天上宜乎謀居江南之人質質然來江南物貨皆彼所無諸物皆貴於南地數倍牛馬羊鹿多亦不賤出獵射生豬肉

食少食飯人好飲牛馬乳酪極肥胎生啖慈時衣服食穢莫不可近回回雖浴亦臭穢彼無好米見此白米重之曰細米土產惟小米粟麥江南種種物貨難商運入北不斷過歲歉河北禁人造酒飲者斷臂飲之者斬彼技藝百工咸不及此地精妙已半為之勒使北居北人深歎訝江南技藝之人呼曰巧兒入北愈深婦人愈少愈貴易銀二三百兩亦欲少壯男子償殺於婦人尤喜童男童女處處有人市與屠等級其生貿易甚盛皆江南赤子至易十數主今貧乏人甘絕售與其子女有酷嗜利者誘騙民家子女願娶甚至用麻藥街市惜少壯男子匪取去仍以藥膏其不叫烙足跟俾其艱適走德祐乙亥抵今八年所虜所買江南赤子轉徙深入韃韃回回極北實莫數計生靈厄運一至於此願充虜吏皆習蒙古書南人率學其字括以四十八字母凡平上去入聲同一音之字並通以一字押一字十數用極嚴義理回回書畏吾兒書又莫可曉韃近集金人屠法差於我朝頒曆一日今南人衣服飲食性情舉止氣象言語節奏與之俱化唯恐有一毫不相似者紛然膏金銀買物見親主驚偽獨不思叛臣夏賁有大恩於紐彼與其偽歸尚不與其權竟闕而死叛臣如朱深孫孟之縉等皆然獨信用叛臣青陽夢炎踰近為阿合馬事斥去叛臣留

卷一

三十六

夢炎猶得志於紐譬如醉夫墜崖谷睡虎穴中顛迷忘其為虎反叫舞弄睡虎鬚領連其醒覺自送死之道也媚賊者類是韃酋如伯顏得江南阿朮得維揚可謂有大功於紐阿合馬得其私捲江南金銀寶玉極多忽必烈窮其根源皆受因繫不及實伯顏阿朮輩甯不抱怨入骨韃人無義不論道理統是刀財色食四事被極恃氣三字為集事之本言力也勢也財也其所用法術全人舊例金人本女真也金主本無姓忽必烈南人有姓問何姓為大南人給對曰王姓最大乃譯曰元顏今韃主亦無姓當速然借紐曰俺亦姓越夫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人倫也紐人皆恃其天誠禽獸不若宜其有臣就君子就父之事此夷狄之所以為夷狄也天亦莫忍不早滅韃與宋以救世道耶稍有人心者云胡不大家之忠耶昔拓拔氏之盛南有晉為中國主王猛雖胡人尚知晉為正統之國戒符堅勿攻晉孰為忽必烈伯顏阿朮輩曾不及劉聰石勒王猛復浩輩千百之一其為中國害則大修逆過古之夷狄哉禍穢毒猶未底止昔紐人用兵所破城邑縱虜掠殺戕害不復守其土地自南人殺得一州守一州之法紐奪襄陽後主於守土勢脈相應深枝連蔓引惡欲難遂撲滅然古未嘗有有陰無陽之天地亦未嘗有純是夷狄之世天旋地轉其機固易然七



八年來採訪人才心所思目所擊耳所入破倒一二指實不可得有才智而無忠義  
 臨危必生忠義而無才智其力難辦大事必兼二者乃可降是取其一求其  
 真忠義真才智之士亦未之見或觀其議論若可信審覈其心迹內抱一食初無  
 實能將才猶難得是以朝夕究心竟不釋然於懷我嘗有詩題前後臣子盟後曰  
 死亦烏可已丹心爛大獄奉承父母教用窮國家學日破四洲夜天關六幕秋終當  
 見行事不與世同流又曰生或不就緒死當償夙願周使竟食言却抱長恨非使  
 托歌詩高典之辭實生生死死決行之事履徹九天冤入九地中國盡難難難  
 其遺說則不勝枚舉果何法洗滌還其清淨痛痛病心魂愧愧愧反履謀度不過此  
 事如之何而遽已哉如之何而遽已哉

張紫微原之

高宗覽夢明寅亮之職垂意祖烈詔擇奉文並建二王即恩禮未有隆殺也會連  
 歲芝生太宮百執事多進頌詩張紫微孝祥時在館獨獻文曰原芝詔典二十四年  
 芝生于太廟禮當仁宗英宗之室詔奉臣觀覽表文德殿既二年芝復生其處  
 校書郎臣張紫祥作原芝曰非天私我有我祖宗在天焉不祐于子孫明告之符

卷一

三十七

於惟敬哉在昔仁祖登三歲五以天下為公授我英宗以承我基祚於惟敬哉我聖  
 天子躬濟大業既平既治上怡下嬉惟大本未立社稷宗廟之靈亦靡克寬嘗有禱  
 茲芝胡為乎來天惟顯思命不易哉和氣致祥敢曰不然焉不于他乃廟產病焉不  
 于他于二宗之室焉不于他再歲再出於惟敬哉天意則然我祖宗之意則然於惟  
 敬哉小臣敢告我聖天子告我聖天子承天之意承祖宗之意早定大計惟一無  
 紛以載起平伯有言惟敬惟一治忽所原匪弗圖之憂惟費之懼敢告聖天子為萬  
 世利金爾小臣越職罪死弗罪以思惟我聖天子言有一得以裨吾國萬死莫恤  
 敢愛死而莫越厥職上得之長即權為南宮即於是內建始漸有所別迄于建儲云

周夢與釋語

余里中士每秋賦與計脩貧不能行者或仰給勸駕長春辛酉永嘉周夢與呂獻軍  
 德化垂滿矣士有以故例請卷希輒贊以啟秉裝而後又希輒怒而索其費余過謁  
 琴堂坐問夢與口占投札史復之曰伏承寵翰見索長履愛莫能留感而且駭珠璣  
 在側固知酬應之難筆硯生塵未免好逑之咎適容有辭而取壁楚人致討於亡弓  
 所限具舟已及公而代去無由洗眼觀奪錦之歸來更莫復洪以基充大畢城願余

作釋語曰予非摩訶薩埵乃諸公之提婆達多耳余笑莫敢答士擲其報章于門而  
 去聞者白之曰正自之楮君就席以為室問書反無所問里士不欲名夢與老儒自  
 號牧豕精史學議論譽起人意表器局凝重喜愠不形於色獨微有卜商之短仕  
 終安豐俸云

劉觀堂讀故書

紹興己未金人歸我僕疆曲故新復州縣故文曰上穿開海禍之期大金報許和之  
 約到河南之境土歸我與國哉宇內之干戈用全民命大酋元虎墳之以謂不歸德  
 其國明年遂指為蠻以起兵復陷而有其地後二年和議成恭禮當制者之不能  
 說虜也以孽子嬉及其黨程克俊補竈故其文曰上穿悔禍副生靈願治之心大國  
 行仁逆子道事親之孝可謂非常之盛事敢忘莫報之深恩而況申道使韓許得盟  
 來存反者萬餘里慰契濶者十六年禮備送然天啟國陵之吉煥志仲就養日承長  
 樂之慈慶於是年傳至四方遺黎請之有泣者蜀士劉望之作詩曰一紙盟書換戰  
 塵萬方呼舞却沾巾崇陵訪沉空遺恨鄂國憐使尚有人收拾金罇煩廟裏安排鐘  
 鼎諸宗臣小儒何敢知機事終望君王故奉春時語禁未大慶無以為風意望之有  
 集自號觀堂它書多指奉春竟不知指何人也

卷一

三十八

楚齊借冊

靖康元年金人陷京師明年太宰張邦昌僭帝位是歲邦昌伏誅又三年蓋陷中原  
 地殿中侍御史劉豫復僭帝位九年豫就執北去余嘗得其二冊文乃刑其叱虎者  
 而收錄之邦昌之冊曰維天會五年歲次丁未二月辛亥朔二十有一日辛巳皇帝  
 若曰朕惟我太祖武元皇帝肇建區夏務安元元肆朕承承不敢荒怠夙夜兢兢思  
 與萬國格于治粵惟有家實乃通鄰育歲幣以文懾馳星軺而謀奸期於萬世永保  
 無窮蓋我有大造于宋也不圖變誓渝盟以怨報德開端招禍反義為仇今者國既  
 之主民宜混同然念厥功誠非貪土遂命帥府與眾推賢食曰太宰張邦昌天籟疏  
 逸神寶應哲慶位著忠良之譽居家聞孝友之名實天命之有歸仍人情之所擇擇  
 其賢者非予而誰是用遣使備禮以盟故寶冊命爾為皇帝以獲斯民國號大楚都  
 于金陵自黃河以外除西夏封圻疆場仍舊世輔王室永為藩籬貴禮時修勿疑於  
 遠職問音歲至無幾於被誅於戲天生蒸民不能自治故立君以臨之君不能獨理  
 故設官以教之乃知民非不治後非賢不守其有位者可不謹歟予恐乃德焉乃

正德日敬一日雖休勿休欽哉其誌朕命錄之冊曰維天會八年歲次庚戌七月  
丑朔二十有七日丁卯皇帝若曰朕公於御物不以天下為己私職在牧民迪知王  
者為通器威罰既已殄罪位號宜乎授能通者有違運屬艱危數窮否稷獲罪上帝  
流毒下民太祖武元皇帝杖黃鉞而拯黎元虎白旄而誓師旅妖氣既殄臣守大節  
爰有宋人來從海道願輸歲幣祈復漢疆太祖方務善鄰即從來謙重念斯氏久罹  
塗炭未獲昭蘇不委仁賢孰能保定咨爾劉瑄夙擅直言之譽素懷濟世之才居于  
亂邦生不偶也百里雖智亦奚補於虞亡三仁至高或顯從於周仕當茲賊後援之  
際正愚氓去就之間舉郡來王奮然獨斷逮乎歷試厥勳克成夫委之安撫教化行  
任之尹牧獄訟理付之總戎盜賊息專之節制即國清况有定襄救亂之謀必挾拯  
變扶危之策仗民無辜則牽弓刀槍有役則釋耒荷鋤無名之征捐不急之務微  
隱逸舉孝廉振紀綱修制度省刑罰而去煩酷發倉廩而息姦螟神人以和上下協  
應比下明詔詢考輿情列郡同辭一心仰在宜即歸仁之地以昭建業之元是用遣  
西京留守高慶裔副使禮部侍郎知制誥韓咏備禮以翼綬質冊命爾為皇帝國號  
大齊都于大名歲修子禮承貞虔誠昇爾封疆並從焚舊更須安集自相牧居爾其  
上體天心下從人欲忠以藩王室信以保邦圻惟天難維惟命靡常謹朕德保厥位  
爾其勉哉勿忽朕命玉冊皆以六十六方為制每方字兩行以全書之於虜犬羊亂  
華顛倒冠履一至於此請此者得不起會仲連之愧乎

解禪偈

余嘗得東坡所書司馬溫公解禪偈其精義深蘊真足以得儒釋之同特表其語而  
出之偈之言曰文中子以佛為西方之聖人信如文中子之言則佛之心可知也今  
之言禪者好為隱語以相送大言以相騰使學者依依然益入於迷妄故余廣文中  
子之言而解之作解禪偈六首若其果然則雖中國行矣何必西衣若其不然則非  
余之所知也忿氣如烈火利欲如鋒鏑終朝常戚戚是名阿鼻穢願回安陋巷孟軻  
養浩然富貴如浮雲是名極樂國孝弟通神明忠信行靈寶積善來百祥是名作因  
果仁人之安宅義人之正路行之誠且久是名光明藏言為百代師行為天下法久  
久不可掩是名不壞身道義修一身功德被萬物為賢為大聖是名菩薩佛於虛妄  
者以虛辭攻實理以外基易內修治治皆是也豈若是偈之坦明無隱乎蓋反而觀

紫巖二銘

張紫巖調居十五年憂國耿耿不替昕夕適權姦新斃時宰恃虐好而不固國紫巖  
方居母喪上疏論事朝廷以為狂復詔居紫巖一日慨然作几間九雲并常支節竹  
杖二銘以寓意墨之銘曰存身于昏昏而天下之理因以昭昭斯為滿湘之賢子將  
與之歸老而道遠杖之銘曰用則行舍則藏惟我與爾危不持賴不扶則馬用彼或  
錄以示當路大恐以為諷已將奉之會病卒不果它日陳正獻俊卿為孝呈諷之捕  
其一銘書于柳枝焉

三忠堂記

廬陵號多士儒先名臣今古輩出里人國所以尊顯風厲以垂無窮者嘉泰四年八  
月始為堂釋庠以祀三忠時周益公在里居春秋七十有九矣是歲多不得稍謝碑  
版之議不肯為一日章布款其門者百數聞辭焉弗可乃強為適益公方卧奮然起  
曰是當作即為屬集文不加點而成邑人愷望四方聞其復東筆求者沓至益公賢  
病矣其冬十月朔遂薨蓋絕筆焉後四年余得錄本於李次楚大章其文曰文章天  
下之公器萬世不可得而私也節義天下之大閱萬世不可得而踰也吉為江西上  
郡自皇朝建今二百餘年兼是二者得三公焉曰歐陽公修以六經粹然之文宗推  
照淳儒術復明達以忠言直道輔佐三朝士大夫翕然尊之天子從而謚曰文忠莫  
不以為然而南渡搶攘右相杜充擁眾臣虜金陵守陳邦光就降惟通判楊邦乂戰手  
罵賊視死如歸國勢漂瀛士大夫復翕然尊之天子從而褒贈之賜謚曰忠襄則又  
莫不以為然時罕議禮眾論詢詢惟一編修官胡銓毅然上書乞斬相參度使三綱  
五常賴以不墜士大夫復翕然尊之厥後天子從而褒贈以忠簡之謚則又莫不  
以為然是之謂三忠雖然此非無宰相如劉沆冲之在朝奮力為文忠留真翰苑  
又引富文忠公弼共政今姓名著在勳臣之令而謚則未聞于理孫備俱為待制迄  
不能諱刑被過之從臣乎天然後知節以一惠天子猶不敢專亦必士大夫翕然尊  
之乃可得耳廬陵罕趙汝愚即縣庠立三忠祠歲時率諸生祀焉魏堂堂衮服有  
章揭日月而行學者固仰其輝煌若夫百世之下聞清風而興起得無懷休烈揚顯  
先者邪汝愚用意遠矣其後樓宣獻銘益公墓稱其精確簡嚴士謂紀綱益公謚文  
忠余謂它日有高賢者在任隣配其間高可謂四忠也

獻陵疏文

獻陵疏文

獻政嗣位未幾而有狀禍躬蹈大難以紆京邑之醜天下歸其仁矣與中天八駭志  
返高景山初以計開朝野縉素皆有攀龍鱗泣烏號之痛任元受時為下僚率中原  
縉紳為位佛宮以致哀焉作疏文二篇以叙其志文瀟意真請者灑涕其一曰時巡  
萬里羣心久阻於望竟闕三墨山問卷傳於馳驛辰纒率土完薄層空臣等跡奉  
符總心增茶裝從君以出始慚晉國之亡臣御主而遷終塊越王之養卒攀疏靡及  
權傾何窮嘗聞無罪而殺一夫尚復有辭而請上帝刑茲二載喪我兩君義不戴天  
扣九關而無路禮應投地度十力之可憑爰竭此吁之誠仰干龍象之馭恭惟大行  
孝慈淵聖皇帝夙膺上聖遠辱多難嗣服幾年躬勳庶政屈尊絕域本為生靈已深  
露蓋之嗟更劇輟車之痛遺弓安在憑几莫聞重修唯藉於佛乘升濟式資於德履  
恭願神游超越密機圓明臣脫塵空來即寶華之法會兜離響滅嘗聞金鼓之妙音  
更莫大覺垂慈三靈協佑護持正法隆世祖中興之政推伏諸魔雪懷王不返之怨  
其二曰倭取窟空蕞廡退屨法筵撤席更登餘辰恭惟大行孝慈淵聖皇帝臨千仞  
之淵水脫羣生之塗炭皇天降罰喬土告終萬乘墨纒將禦徐戎之難六軍縹素威  
聲義帝之冤自憐疎逃之蹤莫效纖微之報惟憑妙果式助神遊恭願法護三乘趣

卷一

廷十地如天子名為善報萬有皆空如世尊身入涅槃一真不滅然後神明助腹中  
外協謀載木主以租征併修先君之怨奉梓宮而恭葬仰慰在天之靈元受上湯中  
丞啟河圖書言之不若直不蔽森忠信之至也繼祖上履洪忠宣蓋嘗於燕京廟  
忠寺拜是以莫是時方身履異境若於郡國禮制之外因心履履雖前無此此亦不  
美臣子盡誠之謹云

忠陵近狀

金首雁立追尋東昏王賈正其廟誰可嘗讀徐夢華三朝北盟集編有大定偽下政  
空之語曰朕惟熙宗孝成皇帝以武元嫡孫受天烈願命昨其印位十有五年僅兵  
息民中外又安惟海陵廢人亮包藏禍心親視神器瑒痛在黨遂成篡逆而又厚誣  
或德降從王封亮既得志肆其無道不道之極至於殺婦人怨神怒自底誅滅惟皇  
天眷祐予我蒙肆予一人纘承先緒恭其悃懇為庶人仍其殯於兆域之外仰  
惟熙宗位號宜正是以問者稽之禮文升附大寶復加美讓尊而宗之惟是恭非其  
所蓋常懷然爰命有司卜地涓日未逮梓宮已於十月初八日備禮改葬於忠陵度  
幾有以慰在天之靈焉按武元印河背打文烈即吳乞覓偽號太祖太宗名吳吳威

者也宜故名喝喝又名局刺馬父曰聖果又曰至意名宗俊置以梁王為按班誦版  
李極列蓋嚴以繼及之約授之儲副嗣位於紹興五年偽天會之十三年試於紹興  
十九年偽皇統之九年壬戌之盟實與高皇定和好為與國而淳熙之始大臣失於  
審訂費而用之耳目所接其誤又不可與叱奴同日而語矣之說曰恭歲曰恭泰  
與哲廟同構實先後二十四年祖吾故智尚無嫌也

紹興嘉泰二詞

紹興和議之成壹臣迨正真秘閣李健階偽之罰請監德安府在城酒稅制詞曰往  
者元惡盜我魁柄濁亂國綱為不道之宗主故汝得以免賴天之靈國是大定汝曾  
不知德既濟而從播紳之後罪豈勝誅慶元黨論之起中書舍人陳傳良追荆家居  
嘉泰會赦復官予祠制詞曰日者宗相當國山復自用論者指為大姦似矣蓋亦考  
其所以然蓋一妄庸人耳何物小子敢名元惡而一時大夫士遂吳附炎幾有二王  
劉李之號朕甚憫之二詞蓋皆順時好前指趙忠簡燕後指趙忠定汝惡也河按國  
朝故事太宗時宰相盧大戎多遜以結交官即實朱慶繼而趙韓王善罷相會其年  
韓村決河塞知海州胡旦獻河平頌因有逆選投荒姦善屏外之語上震怒貶商州  
團練副使祖宗之惡迎合者如此况假輪轉以濟私意而毀譽復失其真耶三字之  
失體蓋不在林希輩下矣

昇定建府

故事潛即賜軍額建府蓋以昭受命之符河嘗致之亦有為元嗣之重而升為天禧  
二年二月丁卯仁宗封昇王四月升為江甯府賜額建康軍大觀二年正月庚申欽  
宗封定王政和三年四月升為中山府如天禧之詔有曰朕祇畏是字保爾基緒荷  
洪福之總集佑丕業之維昌利建德藩實維允嗣表茲南紀凡稱名區式示壯猷特  
崇巨屏論言如此則賜美之意蓋有在矣天禧二年八月甲辰仁宗建德錄政和五  
年二月乙巳欽宗亦正東宮蓋聖意欲以為豫建之瑞悅也

彭給告詞

近歲引年掛冠者不常有或以疾句致仕則必轉官從欲中書給給告王言優撫皆  
如生存時蓋猶望其有廖也暨遺棄履屐則又降旨贈官乃始寓追負泉之  
惟嘉定壬申七月前主營殿前司公事果州團練使主管武夷山冲佑觀彭給授均  
州觀察使致仕制詞有曰掛壺頤之疾方自解於中樞掛神武之冠忍撥開於遺奏



世稱父之反為執則父之實各宜何稱按史記族耳傳外黃七亡其夫去抵父客漢  
吳王澤傳周亞夫父絳侯客東坡贈王定國詩云西來故父客正用此耳父客二字  
甚新

今臣備上表所稱誠惶誠恐誠虔誠懇首頓首者謂之中謝中覽自唐以來其體  
若此蓋臣某以下亦累叙數語便入此句然後敘陳其詳如柳子厚平淮夷雅表臣  
肩罪積釐違尚書牋表十有四年云懷印曳綬有社有人語意未竟也其下節云  
誠惶誠恐蓋以此一句結上數語公爾今人不察或於首聯之後添用兩短句言衷  
傷之意而復接以中謝之語則遂成重複矣前輩文章如東坡荆公多不失此體近  
時周益公為相謝復封表云華陽黑水裂地而封舊物青鐘從天而下蒼姑之動未  
派就珪之寵彌加臣誠惶誠恐或以為疑嘗以問公公答之正如此

姚銘字乾父號秋圃合沙老儒也余如嘗師之記誦甚精著述不苟潦倒餘六旬僅  
以晚科主天台黃嶼學期年而阻余嘗得其雜著數篇議論皆有思致今散亡之餘  
僅存一二復復失望因錄之以著余奉奉之懷喻白曉文云物之不盡告以語言而  
弗聽俗所謂對馬牛而誦經是已雖然奉生之類皆含佛性皆具天機百舌能語白

卷一

四十五

嘗能基伯牙鼓清而魚聽海翁樵露而鷗疑客稼之理知卓度害人之能識鳥若  
此之類言可喻理可化安可例以馬牛而待之况夫蟻蟻至微微而有知自國於大  
槐以來則有君臣尊卑南柯一夢言語與人迥非色與人同人但見其往來憧憧而  
不知其市聲江江固自有大小長幼之序前呼後喚之響然傳於寂然無譯之中一  
種俱白號曰蛇虎族類蕃昌其來自古賦性至巧累土為室有甍至剛啣木為種吾  
嘗觀其窟穴深閣邃閣千門萬戶離宮別館複屋修廊五里短亭十里長亭繚繞  
乎其兩邊五步一樓十步一閣玲瓏乎其蜂房嗟爾之巧則巧矣誠則誠矣然卯生  
羽化學育而未已錯移穴柱不盡嚼而不已遂使修廊為之空洞廣廈為之頹圯夫  
人營創亦亦難矣上林下宇欲維安土爾適鳩居之而不慎蠶食之而無紀天下其  
甬有是理余備歷險阻拙事生涯造物者計尺寸而與之地較錙銖而賦之材苟作  
數椽不擇美材既朽樞之無有惟梓松之是裁正爾輩之所慕遂馨香而供之苟能  
飽爾之口腹豈不及乎殆哉雖然爾形至微性具五常其居親視無間門同氣之  
闕近於仁其行齊濟有君子選畔之風近於禮有事則同心協力不約而競集疏令  
信也木雨則含沙負土先事而網罟智識也其徒羽化則空穴饑之子外有同室

之義也既靈性之不泯宜善言之可施余之歸劉爾所見余之數難爾宜知今與爾  
畫地為界自東至西十丈有奇自南至北其數倍從請遠種類以他適母入範圍而  
肆癡苟諱而莫聽是對馬牛而誦經其去畜類也幾希以酒時地爾其知之又效  
柳河東三戒作三訣其一曰福之馬嘉云海有魚曰馬嘉銀廣燕尾大者視群兒密  
而火舖之可致遠常翔潛不可捕暮夏乳子則隨潮出波上漁者用此時廉為疏  
廣者數十尋兩舟引張之繩以鐵下垂水底魚過者必鑽觸求進愈觸愈怒則  
煩張蟹鉤釣者其目致不可脫向使觸網而能退却則然逃免知進而不知退用  
雁魚之醜悲夫江津之蜂蟹云淮北蜂毒尾能殺人江南蟹毒螫堪敵虎然取蜂  
兒者不論斗而捕蟹者未聞血指也蜂處於土或木石人設跡得其處則夜炳烈炬  
臨之時空厚赴鼓盡然後連房刺取蟹處滿葦間一燈水游莫不郭索而來悉可  
俯拾惟如趨避而不安其所其備也固宜蜀封漢之猩猩人面能言笑出蜀  
封溪口或曰交趾血以諸器色終始不渝嗜酒喜戲人以其嗜野而聯絡之伏  
伺其獲猩猩見之知為解已遂斥其姓名若祖父姓名且相戒毋墮奴輩計中  
搗傳唾罵而去去後復顧因相謂曰蓋嘗試之既而染指如味則冥然忘風戒相與

卷一

四十六

范松崔融見松賦序曰宗文館見松於屋雷之下謂之木也訪山客而未詳謂  
深取之味數倍於常者  
於春中馬蟻結巢於甘樹甘實時常備其上故甘皮薄而滑往往甘實在其巢中  
故得資注外之珍果為華中之華實相傳玄宗幸蜀年羅浮甘子不實嶺南有蟻大  
南蜀道所進不異罕臣質表曰雨露所均混天區而齊被草木有性憑地氣而潛通  
調陽呂字則無義後見高宗真草千文石本亦作召始信商父之言不妄  
甘子天質十年上謂宰相曰近日於宮內種甘子數株今秋結實一百五十顆與江  
四明樓淮潤父云千文律呂調陽當作律呂調陽蓋行草召字訛為呂字律呂則  
對大譽第六韻云而賜固自於天感召豈無所主僕受調得人則斯可有主節而舉  
敏無度則亦不能而此或未明問之何補不見商霖木作相傳說於高宗漢早欲蘇  
京弘羊於孝武木幾趨溫叔龍相  
急及益甚矣  
范松崔融相見松賦序曰宗文館見松於屋雷之下謂之木也訪山客而未詳謂  
深取之味數倍於常者  
於春中馬蟻結巢於甘樹甘實時常備其上故甘皮薄而滑往往甘實在其巢中  
故得資注外之珍果為華中之華實相傳玄宗幸蜀年羅浮甘子不實嶺南有蟻大  
南蜀道所進不異罕臣質表曰雨露所均混天區而齊被草木有性憑地氣而潛通  
調陽呂字則無義後見高宗真草千文石本亦作召始信商父之言不妄  
甘子天質十年上謂宰相曰近日於宮內種甘子數株今秋結實一百五十顆與江  
四明樓淮潤父云千文律呂調陽當作律呂調陽蓋行草召字訛為呂字律呂則  
對大譽第六韻云而賜固自於天感召豈無所主僕受調得人則斯可有主節而舉  
敏無度則亦不能而此或未明問之何補不見商霖木作相傳說於高宗漢早欲蘇  
京弘羊於孝武木幾趨溫叔龍相  
急及益甚矣



之草也。驗農皇而罕記。賦云：煌煌特秀，狀金芝之產。雷歷虛懸，若星榆之種。天紀  
條卻，龍根，根連卷，間紫苔而表露。凌碧瓦而含煙。又曰：慚魏宮之鳥悲，恐漢殿之紅  
蓮佳。公學博，無不該悉。豈不知瓦松已有著說乎。

長短說。漢書：劇通善為長短說。又選通學短長。應劭曰：短長術興于六國時。長短其  
語隱，用相激也。張晏曰：蘇秦張儀之謀，起彼為短，歸此為長。蓋戰國策本名短  
長書。晉表悅之，能短長說，甚有精理。又唐趙縱有長短經。

寡人良人，君稱寡人而婦人亦可稱。詩：邶風：莊姜云：以寡寡人，婦人稱夫曰良人，而  
君子亦可稱。莊子：文王曰：昔者寡人夢見良人，黑色而明，音度翼，疏臣所以軌發良  
人不願怨咎。

天落。天落者，神仙之書也。見神仙傳。宋名天書，不若天落為尤奇。  
死士。賈逵曰：死罪人，鄭眾曰：欲以死報恩者，惟杜預曰：敢死之士，越絕書：死士八千  
人，戈船三百艘，張巡築臺，募死一生者。

猶賊。今為人，盜殺者曰滑賊。當作猶賊。史記：項羽為人，倜儻，滑賊。前漢書：作禍賊。滑  
猶通音滑。言如水之滑溜。猶言如犬之黠惡也。

營魄。楚詞：魂營營而至。曙：謝靈運云：得以慰營魄。老子曰：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經  
營，屏營，怔營，皆不安之意。猶云魂魄不安也。如老子意，亦當云以不安之魄，而欲抱  
守真，一誰能保其不離乎。

玉女。沈約宋書：瑞符志曰：玉女，天賜妾也。相如大人賦：排閭闈而入帝宮。子載玉女  
而與之歸。揚雄賦：玉女無所眺，其清虛靈光。玉女窺窗而下，視注刻玉女形于窗  
上。甘泉賦：想西王母欣然而上壽兮。屏玉女而却窺。如山海經：玉山，西王母所居。神  
異經：東荒中有大石室，東王公居之，常與玉女共投壺華山。上有玉女洗頭盆。

八索。左傳：九丘八索。淮南子：曰：九丘九州也。八索，八澤也。  
行國。西漢書：西夜國類羌氏。行國大月氏。本行國師古曰：言不土著也。行國甚多，  
新蓋地。沙西少田。寄田，仰教勞國。又依耐國少教。寄田，師古曰：寄于他國種田也。行  
國可對寄田。

華火。腐草為螢，即螢火。蟲夜飛，腹下如火，朽爛之草，所化陽明之極，則幽陽之物，亦  
感而化，無情而生有情也。詩：熠燿宵行。熠燿，非螢也。生早溼處，尾後帶光，蓋有二種。  
淮南子：作蛸者水螢也。唐子卿有賦曰：水螢有靈，惟蟲能天。彼何為而化草。此何事

而居。梁履可自持，故無狀于蟹。足能自還，亦何憐于蚊。色動波間，狀殊運于合浦。影  
懸津下，若星聚于穎川。故知此為水螢也。

越絕。姓名，余當作越絕。書序：所云以去為地，得反乃成。厥名有米，覆之以庚，以口為  
姓。承之以天，楚相屈原與之同名。去而得反，非東字。米而覆庚，非庚字。此則姓表名  
康也。口承以天，當為吳。屈原同名，當為平。此則姓吳名平也。王充按書云：臨淮表  
太伯表，文都，會稽吳君高。又云：君高之越，組錄以康為表也。則當字曰太伯，以康為  
衡也。則當字曰文都，豈兩人稱或一人而二字也。

劉季。漢高祖，荀悅曰：諱邦，字季。蕭何曰：劉季，國多大言。呂媪曰：何自妄許與劉季。呂  
后曰：季所居，上常有雲氣，故從往，常得季當為行。如古之伯仲，非非字也。又曰：始大  
人常以臣亡，魏不能治，產黨不如仲力。今某之業，所說與仲多。是知伯仲非二兄  
之字，皆行也。古人質朴，故以伯仲季為字稱耳。

頭髮。人頭髮為膏澤，粘膩曰脂，必湯沐乃可解。政工記：弓人注：脂亦粘也。音職。古人  
俱用芳澤，以香潤其髮。魏瑛黃金釵，分碧雲髮，枝枝之賦：綠雲繞繞，梳曉髮也。  
棠。白棠，棠棠，中石李龍。史：李龍以女騎一十為函，薄皆着棠棠，中織錦，裱金銀，縷

帶。五紋織成，稱游于戲。馬。魏瑛，搗衣賦：黃金釵，分碧雲髮，白輪巾，分青女。佳人  
聽兮，良未歇，則是婦人亦冠白輪巾也。又白輪巾，恰本音輪，鞋給士服，藤之衣，詩  
鞞給，注合章為之，以茅蒐草染之。一曰：鞞輪，是則未染者當為白恰矣。魏太祖擬皮  
弁，裁鞞帛為恰，以色別貴賤。本軍條，非國否。弁，缺四隅曰恰。

帽。魏云：故公帽，擬在李公頭上。有人作賦云：物各有主，觀貴相宜。竊張公之帽也。  
假李老以戴之。弓長隱君，乃岸帽而裝。檀木于居，如反我冠而杜儀，亦可謂善。魏春  
古之李，履補帽，管甯白帽，汝陽王進，研研帽。西王母舞者，研光帽。何尚之鹿皮帽。唐  
紗帽。宋景道，通刺船，即黃帽。吐蕃，覆帽，西羌，席帽。以羊毛為之。秦漢，魏以故，席四  
緣，垂網子，飾以珠玉，謂之草帽。

六駕。甘泉賦：駟蒼螭，六素蚪。河東賦：撫翠鳳之駕。六先景之乘。投獵賦：六白虎，載靈  
輿。易之六龍，即書之六馬。天子之所御也。諸侯，駟駕四馬也。太守，五馬。大夫，乘三  
馬也。士，駟駕二馬也。

地。種時，馬出俱位，國以馬種時而生馬。又襄陽記：巨廬山一地穴，漢時有數百匹  
馬，出因名馬穴。梁元帝答齊國雙馬書曰：名重桂條，形圖柳谷。襄陽地穴，近來未易

而居。梁履可自持，故無狀于蟹。足能自還，亦何憐于蚊。色動波間，狀殊運于合浦。影  
懸津下，若星聚于穎川。故知此為水螢也。



漢池水處訪猶燕則馬穴信矣李經後神笑曰德至山陵則澤出神馬地鏡圖曰  
銅負之特見焉

陽端荀子倫林者浮陽之魚也吐于沙而思水則無速矣即鱈也陽蓋謂于腹曰夫  
扱論錯餌迎而吸之者陽橋也其為魚薄而不美若存若亡若食若不合吞舐也其  
為魚也博而厚味于腹木至軍父冠蓋迎之者接道于腹曰車驅之所謂陽橋者故  
必于廟碑云豈意陽驕化而為鱈

魚鱈謹聲可証  
魚鱈吳都賦魚鳥登亂海中捕石首魚者以竹筒聽之其聲如雷魚來候也上林賦

雄尾相如賦蒙蘇注謂似雄關死不卻蒙其尾為帽也書有鷩冠子今武弁上插  
雄尾取雄之飛若矢之迅往一直發而墮蓋取其迅速激烈之意朝廷用雄尾扇者  
或取雄是離禽明王于火也

鷩漢書其上則有宛雅孔鸞騰連射千服皮曰騰逸數名張揖曰射千似狐能躍  
木天騰連既作幾則不應在上當是禽名也蜀都賦獲狄騰布而競捷豈騰連即騰  
後邪

卷一

四十九

游雅由焉潘岳射雉賦良遊呢噓遊雅也呂溫由鹿賦言由此鹿以致他鹿也又  
蜂媒鷩媒皆此類今射鳥者尚曰媒頭又網鳥者之媒曰鷩

八鷩偽越外紀一年再稻一歲八鷩今安南也吳都賦國稅再熟之稻卿貢八鷩之  
鷩一曰既珍鷩三月鷩二曰柘鷩四月初鷩三曰既鷩四月鷩四曰愛珍五月鷩五  
曰愛鷩六月末鷩六曰寒珍七月鷩七曰四出鷩八曰寒鷩十月鷩凡鷩  
再熟者皆謂之鷩今溫州田稻一歲兩獲廣東又有三熟田因地氣暖也

此把上林賦把無音琵琶見既成傳亦無音今人皆作平聲然古人詩中琵琶字多  
作仄聲用如白樂天金屑琵琶槽四絃忽聞水上琵琶聲宋史君斷鷹橋帶琵琶絃  
皆讀如破聲今吳音讀作濁音迥入聲也

四皓采榮揚子雲解嘲曰四皓采榮于南山又選漢書注以榮為榮名殊可鄙采榮  
桐木也一曰草華即伯夷采薇鮑魚菜蔬蓋采之以為食也山海經鼓鐘之山有草  
名榮于虛賦發紅華來榮

連理木瑞應圖曰王者德化洽八方合為一家則木連理又曰不失小民心則生連  
理木晉中興徵祥書曰連理者仁木也或異枝連合或兩樹共合漢方生之頃有云

相彼神奇遠見徵祥同根連柯本枝俱昌皇基增構靈祚維長運隆周室道均三五  
不顯奕昌休風載揚

東風大翼蜀都賦東風夫器文選注東風菜名今新興縣斷續崖入山中行渴則取  
汁而飲之志名為東風菜愛州筠縣人家多種葉生子長大謂苗為浮留葉浮留即  
夫留

平仲君連吳都賦平仲君連注皆木名劉成曰平仲之木實白如銀君連之樹子如  
紙形平本作枿上林賦華楓樛樛其木理平可為棊局故棊盤曰枿唐詩芳春平仲  
綠清夜子規啼是也君連本作枿樛出交趾司馬溫公云如馬枿俗名牛枿枿  
或時上林賦或登若孫李善本作葳持張揖曰葳持枿蓋木詳也歲音針至謹切乃  
馬蓋也又作寒將即寒枿善本蓋誤以將作持也當補文選註

晏菜樹梁羅樹出西番海中每枚生葉七片有花穗甚長而黃如栗花秋後結實如  
粟可食唐李益望羅樹碑云惡禽不集凡草不庇東庠則肯郊苦而歲不給西茂則  
白藏春而秋有成是也

子考

卷一

五十

古文奇字之難辨有甚于事物者別而錄之于后 李斯識周家玉文八字 叔孫通  
識周家玉文二字 稽康識抱樞山神書 來智識汲冢竹書 江淹識玉鏡竹簡古文劉  
顯識古文尚書斷篇又識魏人遺梁古器隱起文 王僧虔識科斗書周官關文范雲  
識秦望銘 韓愈識誅殺雷文 李協識漳泉界銘 東平李生識石壁遺記 兗州魯生識  
古銅盤篆文 李斯叔孫通不識周家玉文 郭璞來智不識漢穆天子傳文 郭又不  
識會稽鐘文 張華不識顯節陵科斗文 任昉不識尚書古文 姚管不識中山石鏡銘  
照徐爰蘇寶生不識青州墓銘 王孫虔不識玉鏡竹簡古文 王起不識卷門二字段  
咸式不識鹿經古文 沈括不識漢來雷文 至泰漢子書 謂泰山封碑文字為家仲尼  
識之不能盡識則謬誤也

唐武宗製乃乃二字以試王起起言臣于三教書所不識者惟周穆王傳卷門二字  
耳此二字羣書未見武宗笑曰向試卿耳二字實吾所自製按起謂二字羣書未見  
可也謂三教書所不識者惟卷門二字則大誣也即穆天子傳中字不可識景純無  
注者不下十數況第三教書甯止此乎蓋古文自有不可識者前人既無訓釋後世  
局自推詳若編撰之書目所未接得極之士固能辨之然亦必通覽四部風覽三卷

局自推詳若編撰之書目所未接得極之士固能辨之然亦必通覽四部風覽三卷



所出也

神宗問呂惠卿何草不虛獨於蔗從何也惠卿曰凡草種之則正生甘蔗種之則

旁生上喜之俗語以人語煩數者曰嘯蓋贊也詩荀子問一以告二謂之嘯註云嘯即嘯字謂以

言強贊助也百體中有懸針書垂露書秦王破家書全鵠書虎爪書倒懸書偃波書信幡書飛帛

書籀書等云篆書制書列書日書月書風書暑書燕食葉書胡書透書天竺書楷書

橫書芝英隸隸隸隸龍虎篆麒麟篆魚篆鳥篆鼠篆牛書兔書草書龍草書

狼書犬書雜書震書反左書行押書藏書景書半草書君秦用虎爪為不可學以防詐偽

諸下用偃波書謝章諸板用蟬腳書節信用鳥書朝賀用慎書一曰亦施於昏姆

西域書有猴符書連葉書節分書大秦書駝乘書符牛書樹葉書起尾書石鼓書覆

書天書龍書鳥音書等有六十四種

茄子茄子本蓮蓬名華返反今呼伽木知所自成式因就節下餘有伽子數番偶問

工部員外郎張周封伽子故事張云一名落華華具食療本草此誤作食療本草元

出拾遺本草成式記得隱侯行園詩云寒瓜方卧地秋落正滿院紫茄紛爛燦綠芋

薯蓣參差又一名萑菴菴嶺南茄子宿根成樹高五六尺姚向曾為南選使親見之本

草記廣州有慎大樹樹大四圍慎大即景天也俗呼為覆大草茄子熟菴食之厚

腸胃動氣發疾根能治龜癆故其子繁待其花時取葉布於過路以灰規之人踐之

子必繁也俗謂之綠茄子僧人多食之甚美有新羅種極色稍白形如雞卵西明寺

僧造立一曰院中有其種水經云石頭西對菴滿浦長百里上有大荻浦下有茄

卷一

五十二

晉書古人六書之法有會意而實不會者備舉晉書二字晉從豸从豸到也兩至

也日出而物進也善从並从日並併也兩立也日住充編點也兩至與兩立何異而

說文於晉曰日無色注曰日無光則遠近皆同甚失制字之旨蓋普大也溥與普近

詩普天之下豈日無光而遠近皆同之謂耶晉又抑也周禮諸侯晉謂抑之止奔也

有死有不宜有也說文引春秋日月有食之从又从月無古作无虛生無无虛无道

也王有說天屈西北為无有天而後有日月故曰有生于无也

然香也雲也又皆有形之慈而春獨為無形之慈佛家重不慈言無染着也

不慈詩用慈字有有情之慈有無情之慈慈經也亂也引著也隋煬帝被慈香篋

賈至衣冠身慈御爐香古辭至今衣袖慈天香溫庭筠暖香惹夢鴛鴦錦孫光憲眉

黛慈慈慈皆有情之慈也王維楊花慈暮春李賀古竹老稍慈慈雲皆無情之慈也

快也不以先時為快也

孰文漢魏即勢字楚元王傳孰為完胸侯師古曰孰古孰字二字音義不同

那後漢韓康傳女子怒曰公是韓伯休那法那語餘聲音乃質反今吳人語餘尚言

那作平去二音

那漢相如傳那與肅慎為鄰右以湯谷為界師古曰請為左請東北接也愚以為請

作左者非蓋言肅慎在東北隅故曰那以為鄰若彼言左則下文自曰左蒼梧石西

極矣韻會曰外國名又非蓋那本稼嗟切若國名則如琅邪乃余遮切與此不同

五遠曰數也轉又亦曰輪語眾根數說文曰嘗也从欠矣聲南楚凡言曰飲其怒而

卷一

五十四

機吳世家樓子會稽越世家保樓子會稽索隱曰鳥所止宿曰樓六韜曰軍處山之  
高者曰樓

意慈悔也憤怒也論語慎而無禮則意注長權也亦作慈史記慈常慈天下之一  
合而共軋己也亦作慈魯靈光殿賦心慈慈以發皆懼夫從魚從犬謂之有畏懼  
貌可也若從竹又何畏懼之有

戊戌戌說文从人从戈人荷戈以戌也則伐字亦从人从戈當云人生卧故為戌字  
人立行則為征伐

燈然字本作然然下从火不必更从旁大矣然上从犬不必更從旁大矣後世文  
或故不得不以此別之非古人制字意也

邑抱朴子云舉秀才不知書舉孝廉父別居寒素清白濁如泥高第良將怯如也晉  
書作怯如難邑本龜字之訛言畏怯之甚縮頭不敢出如龜也泥龜本叶韻

術術車道也說文邑中道也月令孟春端街術孟子仁術猶言義路也又言教亦多  
術亦此義非機巧技藝之術

器口有二音在蕭韻者作喧鬪聲口爭曰器氣出頭上也所謂市罵塵罵是也在教  
韻者為地名尚書序仲丁居于其地在陳留浚儀之間即秦教舍也三川為天下  
之朝市故名教云左傳有莒氏之隨史記註青陽在青之陽玄莒在玄之莒青東方  
玄北方也

笨伯今言人之不御溜者曰笨音奔去聲从竹从本故粗率也魯書魯章太守文嗜  
肥大時人目為笨伯宋書王微粗笨朱子不學誤以孔明為笨

骨懂今貴州玩寶貨肆曰骨懂備仇池筆記陸道士詩投髒骨董羹鍋內掘窖盤游  
飯盆中羅浮頽老取飲食雜烹之名曰骨董羹又稱人之出身好者曰骨董想亦此  
意

物考  
南郡新書云大中好又嘗賦詩有金步搖未能對今温以卿續之以卿以玉跳脫應  
大中善命以甲科處之為令狐綯所沮除方城尉綯曾問其事於以以以出南華真  
經非僻書也其相公燮理之暇時宜覽古綯怒甚後以有詩曰悔請南華第二篇為  
此也詩話總龜引宋某公謂南華無玉跳脫事不知當時河據按唐詩紀事令狐  
綯嘗以舊事訪温對如前非問跳脫也宋人語而一之可嘆北夢瑣言跳作條亦非

蓋跳脫乃與步搖相屬耳  
段成式酉陽雜俎記事多誕妄如云一木五香根旃檀節沉香花難古葉香勝葉陸  
此尤謬稱檀與沉香兩木元異難吉即今丁香耳今藥品中所用者亦非檀香自是  
韋葉南方至多量陸小木而大葉海南亦有葉陸乃其膠也今謂之乳頭香五物迥  
殊元非同類石筆談所論段氏專記異國所出欲無根抵可謂漢庭史案然此機亦  
本山海經余考成式所引書皆出前代諸小說及釋道二藏者今本書大半不傳故  
沈謂成式之誕其傳者十九可徵也

困學紀聞云莊子楚狂之歌所謂迷陽人多不曉胡明仲云別楚有草叢生修條四  
時發穎春夏之交華亦繁麗條之狀者大如巨學利而食之其味甘美野人呼為迷  
陽其屑多刺故曰無傷吾行近王長公與余書云詞場尺寸地迷陽實足大可怪也  
余時不解胃足之義讀此了然

紀聞又云策扶老以流憩扶老藤名以為杖也見蔡順傳注按此可與迷陽作對扶  
老尤確非伯厚不能知然亦謂漢書偽得之伯厚嘗引玉版之言謂讀書得一義如  
獲一真珠船此意非真好學者未易強領會也

夢溪筆談云佳松瓦松賦謂之大也訪山客而未詳謂之草也驗農星而罕記段成  
式難之曰在公博學無不通曉豈不知瓦松已有著說引梁簡文詩依舊映昔耶成  
式以昔耶為瓦松殊不知昔耶自是垣衣瓦松乃名昨葉何成式亦自不識豈得謂  
之融耶然昨葉何草不見爾雅神農等書而第見陳藏器本草陳段俱唐人恐未足  
以難成式也

鳳凰弓  
鄭華原居在屠府和子美說知難州嘗以事詣京師召與語而悅之遂薦於徽祖  
教奏明也大哭哀言進橫階一等俸選任說因上制勝羅達弓式詔施行之弓製實  
弩極輕利能破堅於三百步外即達人所謂鳳凰弓者紹興中韓王世忠因之稍  
加損益而為之新名曰旭敵亦詔起部通製至今便馬洪文敏容齋三筆謂祖熙甯  
神臂之規實不然也說如兵當伐燕之議以及於責北事之作未及用以死蓋兩  
河名將云

冰清古琴  
嘉定庚午余在中都燕李奉齋坐上客有葉知幾者官天府與為葉以博古知音自

名前旬日有士人攜一古琴至李氏寓之其名曰冰清斷紋鑄劍制作奇瑣與不  
識皆謂數百年物厥有銘稱晉陵子題卓哉斯器樂惟至正音清韻高月苦風勁環  
餘神氣泛絕機緣雲夜敲冰霜天擊落陰陽潛感石藏前鏡入其審之豈獨知政又  
書大曆三年三月三日上底蜀郡雷氏歸鳳治內書正元十一年七月八日再修士  
雄詔李以質于葉葉一見色動披髮敷吃以為至寶客又有傳誦澠水燕歌中有是  
名春取而閱之銘文歲月皆脗合良是葉益自信不誣起附耳謂主人曰葉行天下  
木之前雖雖厚直不可失也李敬奉教一價百萬錢幣者擇不肯曰吾祖父世實  
此將賣之上方大瑞某人因許我矣直未及半葉可信李願信葉語絕欲得之門下  
客為平章莫能定余覽葉意知其有贗旁坐不平漫起周視請沼中宇皆歷歷可數  
因得其所疑乃以袖覆琴而問葉曰琴之嫩惡余姑請弗知敢問正元何代也葉嘆  
未應坐人曰是因唐德宗何以問為余曰誠然琴何以為唐物眾詳起致請乃指治  
字示之曰元字上一字在本朝為昭陵諱沼中書正從卜從貝是矣而貝字嗣其旁  
點為字不成蓋今文書今也唐何自知之正元前天聖二百年雷氏乃預知避諱必  
無此理是蓋為贗者徒取無技以買其說不知開文之熟於用而忘益之且沼深不

卷一

五十七

可措筆修琴時必剖而兩因題其上字固可識又何疑焉眾猶爭取視見字皆法  
明實無旁點乃大駭李更反自內出或以白之抵掌笑葉慚白是猶佳琴特非唐物  
而已李不欲逃勉強購贖值十之九得焉眾琴者雖怒而無以解也它日遇諸  
塗頽而過之今都人多售贗物人或贊機隨軌取贏焉或徒取龍斷者之稱譽以為  
近厚此與覆書何異蓋真風也

三建陽所用附子川烏天雄而莫曉其命名之義此見建上一老醫云川烏一頭  
目之虛風者主之附子建中脾胃寒者主之天雄建下腰腎虛者主之此說亦是  
有理後因謝靈運山居賦曰三建異形而同出蓋三物皆一種類一歲為附子二  
歲為烏藥三歲為附子四歲為烏頭五歲為天雄是知古藥命名皆有所本祖也  
凡松葉皆雙鹿故世以為松銀獨枯松每穗三穎而高麗所產每穗乃五鬚為今所  
謂華山松是也李質有五粒小松歌陸龜蒙詩云松齋一夜復貞白霜外空開五粒  
風李義山詩松吟草粒新劉夢得詩翠粒照晴露皆以粒言松也西陽雜俎云五粒  
者當官籠自有一種名五鬚皮無鱗甲而結實多新羅所種云然則所謂粒者鬚也  
合城都總店下蘆薈為葵下雖曰市井語然亦有謂按爾雅曰葵蘆薈也郭璞以苑

為藤俗呼為葵蓋其性能消食解麵毒設苑云江東居民歲課藝初年種芋三十畝  
計者米三十斛次年種藤藤三十畝計益米三十斛可見能消食也昔有婆羅門僧  
東來見人食麵駭云此有大熱何以食之及見藤藤曰賴有此耳洞微志載齊州人  
有病狂歌曰五靈藥蓋晚玲瓏天府由來汝府中惆悵此情言不盡一九蘆薈火吾  
宮後遺道士作法治之云祀天麵毒按醫經藤藤治麵毒即以藥并蘆薈食之遂愈  
以其能解麵毒故耳

長沙茶器精妙甲天下每副用白金三百星或五百星凡茶之具悉備外則以大纒  
銀貯之趙南仲丞相神澤曰嘗以黃金千兩為之以進尚加穆陵大喜蓋內院之工  
所不能為也因記司馬公與范蜀公游嵩山各攜茶以往溫公以紙為貼蜀公盛以  
小黑合溫公見之曰景仁乃有茶器耶蜀公聞之因留合與寺僧而歸向使二公見  
此當驚倒矣

卷一

五十八

故小麥性微寒以為麵則溫麵則熱麵則冷  
玉人攻玉必以邢河之沙其錫鏤之具必用所謂金剛鑽者形如鼠尾色青黑如鐵  
如石相傳產西域諸國或謂出回鶻國往往得之河北沙磧間鷲鳥海東青所遺糞  
中然竟莫知為何物也蓋天下至堅者莫如玉古者惟錐錐刀可以切之今此物功  
用乃與錐錐同其堅可知矣貞觀中有婆羅門言得佛齒所擊無堅物時傳奕方臥  
病謂其子曰是非佛齒吾聞金剛石至堅物不能敵惟羚羊角能破汝可往擊之果  
應手而碎是知此物自昔亦罕知者矣

澠水燕談錄契丹國產大鼠曰昆狸形類大鼠而足短極肥其國以為殊味穴地取  
之以供國主之膳自公相以下皆不得嘗常以羊乳飼之頃北使嘗攜至京烹以進  
御本朝使其國者亦皆得食之蓋極珍重之也浮休使遠錄亦謂有此令那者以其  
肉一嚮置之食物之鼎則立糜爛是以愛重陸氏舊聞云狀如大鼠極肥臍甚長日  
為際尤所射視死續揮犀裁刀約使契丹為詩云押燕移離畢看房質疏走殘行  
三匹裂容賜十昆狸如鼠而大穴居食果熟味若狍而脆契丹以為珍膳數說皆微  
有異同要之即此一物亦竹筒狸之類耳近世乃不聞有此扣之北客亦多不知

何邪

鬼車俗稱九頭鳥陸長源辨疑志又名渠達鳥世傳此鳥昔有十首為犬噬其一至  
今血滴人家為災符故闢之者必叱犬滅燈以連其過洋國風雨之夕往往聞之六  
一翁有詩曲盡其悲哀之聲然鮮有觀其形者潘照問李壽翁守長沙日嘗暮人捕  
得之身圓如箕十脈環簇其九有頭其一獨無而鮮血點滿如世所傳每腹各生兩  
翅當飛時十八翼覆虛競進不相為用至有爭物折傷者景定間周漢國公主下嫁  
賜第嘉會門之左飛樓樓近接禁禦貴主嘗得疾一日正畫有九頭鳥踞主第榜  
衣石上其狀大抵類野兔而大如箕哀鳴啾啾各不畏懼命弓射之不中而去是夕  
主寤信乎其為不祥也此余親聞之副驂云

世傳補助奇僻之品有所謂山獺者不知出於何時謂以少許磨酒飲之立驗然本  
草醫方皆所不載止見桂海虞衡志出宜州溪峒人云獺性淫毒山中有此物凡  
牝獸悉為之獺無偶抱木而枯峒獺尤貴重之能解前毒中箭者研其骨少許傳之  
立消一枚直金百兩或得殺死者功少者抱木枯者土人自稀得之然今方術之  
士信偽以惑世者類以鼠璞猴胎為之雖殺死者亦未之見也周子功嘗使大理經

卷一

五十九

南丹即此物所產之地其土人號之曰括極極為貴重一枚直黃金數兩私貨出界  
者罪至死方春時獵女數十歌嘯山谷以尋藥桃菜為事獺性淫或聞婦人氣必環  
升其身粘骨而入平不可脫因扼殺而藏之土人驗之之法令婦人摩手極取置  
掌心以氣呵之即越然而動蓋為陰氣所感故耳然其地亦不常有或累數歲得其  
一則其人立可致富宜中州之多偽也

喉閉之疾極速而烈前輩傳散惟白卷一味然或時不盡驗辛丑歲余侍親自  
福建還沿途多此症至見閩家十餘口一夕併命者道路蕭然行旅惴惴及抵南浦  
有老醫教以用鴨嘴磨研細以暖醋調灌歸途待以無恐然亦未知其果神也及  
先子守臨汀日鈴下一老兵素患謹忽泣請告曰老妻苦喉閉絕水粒者三日命垂  
殆矣偶藥笈有少許即投之俾如法用之次日喜拜庭下云藥甫下咽即大吐去膠  
痰凡數升即差其後凡數人莫不立驗然難難有五者養生之家不可不預備以  
備用也 熊膽善辟疫試之之法以淨水一器置草其上投膽藥許則凝塵器然而  
開之以治日障翳極驗每以少許淨水暮調開蓋去筋膜塵土入水體一二片或淡  
拜則加生薑粉些少時以銀筋點之純奇亦服亦可余家二老婢俱以此奏效

辛酉夏余退場發於外腫初甚微其後浸淫涉秋徂冬不良于行凡數終膏滋之劑  
嘗試暑過痛癢雜作大妨應酬一日友人俞和父見過惟其踽踽舉以告之和父嘆  
曰吾龍三日已此病法當先以淡蘆水淋瘡口泥乾次用局方駐車丸研極細加乳  
香少許乾綿之無不立效遂如其說用之數日良愈蓋駭車丸本治血痢瘡下而此  
瘡亦由氣血凝注所成醫者意也古人處方治病其出人意表如此九其後莫子山  
傳治痢社禮元亦止是一味藥用有奇驗亦此意也

海岱之間出空黃石或云如之可以長生玄宗皇帝嘗命臨淄守每歲採而貢焉開  
元二十七年江夏李邕為臨淄守是歲秋因入山採空黃石忽遇一翁姿質甚妙而  
風度明朗乾髯極豐衣褐衣自道左出叩李邕且告曰君侯躬自採藥豈不為延  
聖主之壽乎曰然翁曰聖主當獲龍馬以彰清世雍熙之瑞則享國無疆無勞祿常  
藥耳邕曰龍馬安在翁曰當產齊魯之郊若獲之即是太平之符雖麟鳳龜龍不足  
以其瑞邕方命駕以復乘遽亡見矣邕大異之顧謂從事曰得非神人乎即命其  
吏王乾貞者求龍馬於齊魯之間至元二十九年夏五月乾貞果得馬於北海郡民  
馬會思之家其色雜毛兩腦有麟甲鬃尾若龍之鬚鬣嘶鳴真琴笛之音日馳三百

卷一

六十

里乾貞訊其所自會思曰吾獨有北馬嘗浴於淄水遂有胎而產因以龍子呼之乾  
貞即白於邕邕甚喜因表其事以獻上大悅詔內閣展異其勢奉命畫工圖其狀用  
頒示中外

開元二十三年秋玄宗皇帝狩于近郊駕至咸陽原有大鹿與於前巖巖其顛頗異  
於常者上命弓射之引發一中及駕還乃勅尉史其鹿以進石向食其鹿頰時  
張果老先生侍上命果坐於前以其肉賜之果謝而食既食且奏曰陛下以此鹿為  
何如上曰吾只知其鹿也亦安知何如果曰此鹿年且千歲矣陛下幸聞之上笑曰  
此一獸耳何遂言其千歲耶果曰昔漢元狩五年秋臣侍武帝獵于上林其從臣有  
生獲此鹿而獻者帝以示臣奏曰此鹿也壽將千歲今既生獲不如活之會武帝  
尚神仙由是納臣之奏上曰先生誤矣漢元狩五年及今八百歲其鹿長壽豈歷八  
百歲而亦為我所獲乎况死園內鹿亦多今所獲何妨為他鹿耶果曰曩時武帝  
既獲此鹿將舍去之但命東方朔以鍊銅為牌刻成文字以識其年系于左角下願  
得驗之庶表臣之不誣也上即命致鹿首如前詔內臣力士具驗之凡食項絕無所  
見上嘆曰先生果誤矣左角之下銅牌安在果曰臣請自索之即願左左命鐵鉗令



出一小牌實銅製者可二寸許蓋以年月悠久為毛筆家殺殆不可見且持以進上命歷試視之其文字無弊始不可識矣上於是驗果之言不謬又問果曰漢元符五年甲子何次史編何事吾將徵諸記傳先生第為我言之果曰是歲歲次癸亥武帝始開昆明池用習水戰因鬼狩以順禮焉迄今甲戌歲八百四十二年上即命按漢史其昆明池果元符五年所開其甲子亦無少差顧謂力士曰異哉張果能言漢武帝時事真所謂至人矣吾固不可得而知也

荆州傳此寺僧那照善射每言先長而擡者鹿帖地而明滅者鬼低而不動者虎又言及格虎時必見三虎並來執者虎威當刺其中者虎死威乃入地得之可却百和虎初死記其頭所藉處候月黑夜抵之欲掘時必有虎來吼擡前後不足畏此虎之鬼也深二尺當得物如虎頭蓋虎目光滄入地所為也  
慈恩寺僧廣升言貞元末蘭州僧靈鑿善彈其彈丸方用洞庭沙岸下十日土三斤炭末三兩炭末一兩榆皮半兩泔液二勺紫礦二兩細沙三分藤篾五張渴搗汁半合九味和搗三千杵齊手丸之  
食草者多力而愚食肉者勇敢而悍鮫吞者八竅而卵生咀嚼者九竅而胎生

卷一

六十一

無角者膏而先有角者脂而先後  
晴蜩屬往鳴蜩屬旁鳴登皇其鳴如駝股鳴茶原胃鳴  
鳥有四千五百種獸有二千四百種  
竹靈蜂蜀中有竹靈蜂好於野竹上結巢窠大如雞子有蒂長尺許窠與麥並紺色可愛甘倍於常窠  
謝豹號州有嘉名謝豹常在深土中司馬衷沈子震獲坑獲之小類蝦蟇而圓如毯見人以前兩脚交覆首如羞狀能穴地如鼯鼠頃刻深數尺或出地聽謝豹馬聲則腦裂而死俗因名之  
蝗荆州有帛師號法遊本安西人少於東天竺出家言蝗蟲腹下有梵字或自天下來者乃切利天梵天來者西域驗其字作木天壇法復之今蝗蟲首王字固自不可曉或言魚子變近之矣舊言燕食殺者部吏所致使漁百姓則燕食殺蟲身黑頭赤武吏也頭黑身赤儒史也  
林竹一名芭竹節皆有刺數十莖為叢南夷種以為城卒不可攻或自崩根出大如酒甕縱橫相承狀如蜂巢食之落人齒

婆羅巴陵有寺僧房林下忽生一木隨伐隨長外國僧見曰此婆羅也元嘉初出一花如蓮天寶初安西道進婆羅杖狀言臣所管四鎮有拔汗那婆羅最為密近木有婆羅樹特為奇絕不凡凡菓不止慈禽餐食無懈於松栢成陰不愧於桃李近差官拔汗那使令採得前件樹枝二百莖如得託根長壽權願建章布葉垂陰鄰月中之丹桂連枝擗對天上之白鶴  
仙樹祁連山上有仙樹行旅得之止饑渴一名四味木其實如粟以竹刀剖則其鐵刀則則若木刀則則酸蘆刀剖則一木五香根極極節沉花雜香葉露膠黃陸黃楊木性難長世重黃楊以無火或曰以水試之沉則無火取此木必以陰晦夜無一星則伐之為枕不裂

我在鄴遠大得蒲萄奇有滋味陳昭曰作何形狀徐君房曰有類較裏信曰君殊不體物可得言似生荔枝魏掌師曰魏武有言未夏涉秋尚有餘暑酒醉宿醒掩露而食甘而不飽酸而不酢道之固以流味稱奇况觀食之者理曰此物實出於大宛張騫所發有黃白黑三種成熟之時子實通側星編味味西域多釀以為酒每來歲貢在漢西京似亦不少杜陵四五十畝中有蒲萄百樹今在京兆非直止禁林也信曰  
乃園種戶植接陰連際路曰其味何如橘梅信曰津液奇勝芬芳滅之理曰金衣素裹見色作黃向齒自消良應不及  
貝丘之南有蒲萄谷谷中蒲萄可就其所食之或有取歸者即失道世言王母蒲萄也天寶中沙門曇雲因遊諸岳至此谷得蒲萄食之又見枯蔓堪為杖大如指五尺餘持還本六植之遂活長高數仞陰地幅員十丈仰觀若帷蓋焉其房實落紫莖如陸時人號為草龍珠

卷一

六十二

菩提樹出摩伽陀國在摩訶菩提寺蓋釋迦如來成道時樹一名思惟樹莖幹黃白枝葉青翠經冬不凋至佛入滅比變色凋落過已還生至此日國王人民大作佛事牧葉而歸以為瑞也樹高四百尺已有銀塔周迴繞之彼國人四時常焚香散花繞樹作禮唐貞觀中頻遣使往於寺設供并施粥糜至顯慶五年於寺立碑以紀聖德此樹梵名有二一曰寶樹梨一曰力二曰阿濕局地婆一曰力又西域記謂之卑鉢羅以佛於其下成道即以道為稱故號菩提樹一曰力又漢錄為樹昔中天無夏王爾代之令事大婆羅門積薪焚焉熾焰中忽生兩樹無憂王因憐憫號疏灰菩提樹遂周以石垣至寶樹地至一曰復極之至泉其根不絕坑大焚之祝以甘蔗汁

欲其燃爛後摩竭陀國滿曹玉無憂之曾孫也乃以千牛乳流之信宿樹生故舊更增石垣高二丈四尺支莖至城見樹出垣上二丈餘

貝多出摩伽陀國長六七丈經冬不凋此樹有三種一者多羅婆一日力又貝多二者多梨婆一日力又貝多三者部婆一日力又多羅報一日多並書其葉部蘭一色取其皮膏之貝多是梵語漢翻為葉貝多婆一日力又者漢書葉樹也西域經書用此三種皮葉若能保護亦得五六百年

龍腦香樹出婆利國婆利呼為固不婆律亦出波斯國樹高八九丈大可六七圍圍而背白無花實其樹有肥不瘦瘦者有婆律膏香一日瘦者出龍腦香肥者出婆律膏也在木心中斷其樹劈取之膏於樹端流出所樹作坎而承之入藥用別有法安息香樹出波斯國波斯呼為辟邪樹長三丈皮色黃黑葉有四角經冬不凋二月開花黃色花心微碧不結實刻其樹皮其膠如飴名安息香六七月堅凝乃取之燒通神明辟邪惡

無石子出波斯國波斯呼為摩賊樹長六七丈圍八九尺葉似桃葉而長三月開花白色花心微紅子圓如彈丸初青熟乃黃白蟲食成孔者正熟皮無孔者入藥用其樹一年生無石子一年生跋摩子大如指長三寸上有紋中人如栗黃可噉

紫錘樹出真臘國真臘國呼為勒佳亦出波斯國樹長一丈枝條鬱茂葉似橘經冬而凋三月開花白色不結子天大霧露及雨沾濡其樹枝條即出紫錘波斯國使烏海及沙利深所說並同真臘國使折衝都尉沙門施沙尼後施言蟻運土於樹端作窠蟻環得而露凝而成紫錘樹者波斯國者次之

阿魏出伽蘭那國即北天竺也伽蘭那呼為形虞亦出波斯國波斯國呼為阿虞樹樹長八九丈皮色青黃三月生葉葉似鼠耳無花實斷其枝汁出如飴久乃堅凝名阿魏佛林國僧粵所說同摩伽陀國僧提婆言取其汁如米並屑合成阿魏

婆那婆樹出波斯國亦出佛林呼為阿那羅樹長五六丈皮色青綠葉極光澤冬夏不凋無花結實其實從樹莖出大如冬瓜有殼裏之殼上有刺刺至甘甜可食核大如象一實有數百枚核中人如栗黃炒食甚美

槃若檣樹出波斯國亦出佛林國佛林呼為摩漢樹長三丈圍四五尺葉似細檣經寒不凋花似橘白色子綠大如酸棗其味甜膩可食西域人壓為油以塗身可去風痺

卷一 六十三

阿勃參出佛林國長一丈餘皮色青白葉細兩兩相對花似蔓菁正黃子似胡椒赤色所其枝汁如油以塗疥癬無不瘳者其油極貴價重於金

栴祇出佛林國苗長三四尺根大如鴨卵葉似栴葉中心抽條甚長葉端有花六出紅白色花心黃赤不結子其草冬生夏死與栴參相類取其花壓以為油塗身除風濕佛林國王及國內貴人皆用之

瓜惡香香中尤忌虞鄭注太和初赴贛河中姪安百餘蓋騎香數里逆於人鼻是歲自京至河中所謂路瓜實死一蒂不飛

鮑之子泰猶鉛之子和陰陽相制變化自然參性陰泰性陽故先漬參而後投泰也冬春陶穀金魚英瑤中有園林美女之貌黃散騎森曰瑤中游伎非好事而何銅鸞尊元嘉銅鸞形注酒則一足倚滿則止不滿則傾全魚銅鸞

唐太宗賜李太亮胡餅曰雖無千饑乃朕自御者卿子頃言即今並餅也王昌齡邊塞曲云胡餅春勝茶薄汗胡餅

服匿漢書注服匿如覺小口大腹方底用受酒酪二斗所此匈奴器河東北界人亦呼服匿

陸鹽昆吾周十餘里無水自生木鹽月滿如積雲味甘月虧則如薄雲味苦月盡全無白鹽陸鹽如水晶名水晶鹽又名君王鹽今瓊崖鹽池所產塊然如投子瑩然精白明潔李太白詩盤中惟有水晶鹽是也名玉鹽

古人酒多以春名而茶亦有以春名者酒曰春陽之土蘆春當平之石鍊春宜城之竹葉春崇安之魁米春劍南之燒春吳會之洞庭春色宋茶師之春泉濟師之浮春曹詩之成春武林之皇都春江關之留都春海關之十洲春西總之海嶽春越州之蓬萊春錦江之錦波春浮玉春建康之秦淮春温州之豐和春蘭溪之穀溪春茶則宜和之玉液長春龍花報春萬春銀葉我朝建寧貢茶曰探春曰先春曰次春又宋謝府酒名勝茶此又奇也余欲以茶名勝酒茶酒春

卷一 六十四

八珍二種八珍浮救也浮母也泡也擣珍也漬也熬也肝管也又述北八珍醜  
醜也醜沉也野駝蹄也鹿脊也駝乳糜也天鷲也紫玉漿也玄玉漿也

隨陽鳥鴻雁陽鳥也知時候以保身有去就之善而不失序寒則來于江南熱則歸  
于塞北燕太古言在開平五月見鷗鷺鴉鵲在彼七月回大都見其南歸又靈川秋  
分時鷗鳥自湖南入廣西春分時又皆出廣則隨陽之鳥不特鴻雁也

鷹化鳩鷹也一歲曰黃鷹二歲曰鴻鷹三歲曰鷂鷹鷂鷹鷂鷂之類九鳥曰鳩  
能鳩聚陽氣鷹大而鳩差小鷹鷲而鳩差馴孟春生育氣盛故鷹感之而化為鳩且  
草木蒼茂翅弱爪柔自不能搏擊如化而為善也夏小正曰仲秋鳩化為鷹復變而  
之不仁故不祀也

萍生萍善滋生無根而浮常與水平故曰萍又無定性隨風漂流故曰萍萍青藻葉  
場花入水化為浮萍一名水花一名水白今萍有麻萍其根長可指許葉相對聯綴  
不似萍之點點清輕也萍乃陰物靜以承陽故曝之不死惟以蓋水在下承之而虛  
閣萍子一以曬之即枯死矣

卷一

六十五

白首戴勝而穴處勝婦人首飾漢所謂華勝也今江南桑時之鳥白頭黑衣而未嘗  
見其勝乃專集于桑以食葢其有勝者則蜂及黃蝶不降于桑非其時所必有也  
賜制蛇賜一作博勞百勞伯勞左傳名百越喙黑似鷓鴣而大賊害之鳥故俗名鳳  
凰鳥隸夏至來冬至去應陰氣之動不能翔翔直飛而已一名越鷓離鷓鷓之  
先鳴也百勞為之不芳蓋春分鳴則眾芳生秋分鳴則眾芳歇也易林曰鷓必單棲  
鷓必匹飛俗曰逐逐因其聲惡言能逐逐氣迫人魂也曹植惡鳥論以伯勞為尹伯  
奇所化故俗惡伯勞鷓鷓制蛇故曰鷓鳴在上蛇蟠不動鷓鳴在上蟬反不行  
鷓鷓論云秋風至而寒蟬吟俗作蟬吟非也形小而青綠色聲接續而急疾所謂寒  
蟬鳴夕者此也多為水中黑殼蟲所化俗名蝦蟇蟲乃蟬蟻以尾點水生于水草上  
而青鮪魚食之腹脹孕蟲噎破母腹而出身似蟬而小及脫乃為蟬也寒蟬  
文鳥玄鳥歸春分而燕至者又自南而北矣說者皆以燕為北方之鳥不知其來也  
言至而未嘗言南其去也言歸而未嘗言北今江南山谷中土人掘石穴往往見蜚  
燕成窟蓋畏寒而服藏土窟耳或曰燕蟄于水底非皆歸北也豈所謂胡燕歸北越  
燕歸南而漢燕留漢也歟

坯戶營營坯戶器未燒者曰坯俗物之始也立春而營營始振者至此而入土復培  
蓋其戶使之漸小可以通明出入尚未至于寒而塗墍蓋畏寒而自避也

雞雀入大水為鷓鷃鷓鷃名五米成章故曰鷓鷃鷓鷃屬世言鷓鷃地文禮記注謂  
惟由于此化故以鷓子為鷓鷃吐氣成樓臺與蛟龍同蛇求于龜則為龜求于鷓則  
為鷓鷃武庫中地化雞

鳴求且冬至將來一陽復生故不鳴蓋鷓鷃本陽鳥感陽而聲歟又名側挂唐詩暗  
鳴求且涼葉墜相思

金鋪西都賦排玉戶而麗金鋪蜀都賦金鋪交映長門賦排玉戶而麗金鋪沈佺期  
詩舞閣金鋪借日懸李賀詩月殿金鋪光脉脉鋪古器名蓋方鋪圓乃禮器也舞殿  
鋪首炳以焜煌注門扇鑲處也漢門有鋪首正象其圓形蓋三代已有之

卷一

六十六

立車漢有安車有立車安車可坐者也即步輦今之四輪八轎其濫觴也古人謂  
駕人車白虎通曰制車以步故立乘孔子所以升車必正立列女傳立輜無辮是婦  
女亦立也

隱囊長簾車即今道邊輜之飛簾也顏氏家訓梁朝全盛之時貴游子弟駕長簾車  
跟高齒履坐棋于方褥憑珠絲隱囊不知隱囊何物南郭子綦隱几而坐用之憑  
手而可囊物者與唐詩隱囊紗帽坐彈碁又劉毅之妻郭不事榮華共乘薄車出  
市貿易

舟名鴻耳船神也見梁簡文記孟公孟姑船神姓名見北戶錄鴻首書大水鳥于  
船頭以辟水怪也玉翼大者中翼九丈六尺小翼九尺伍子胥所制翼取鳥之輕飛  
疾逝也張景陽曰浮三翼泛中流願延年詩千翼泛輕流言千艘也須臾越人謂船  
為須臾見越絕書餘皇吳王僚鳴鶴容與清廣乘美越女皆太液池舟飛雲雲年先  
登飛鳥皆晉戰船紫宮外遊曜陽射獵飛龍皆晉天泉池舟水龍隋戰艦見文帝答  
梁庾詵書鷓鷃海船合木為櫓飛鳥又曰青鳥一名鳥車木蘭舟波正見詩千里舟  
陽序三翼木蘭船十層赤樓高閣樓飛鳥船注以帛飾櫓極准雨于曰古者見窳木  
浮而知為舟山海經曰有大人之國坐而削舟

單船古者庶人乘楫謂楫木以為渡也即木牌後辰年夷傳連兵乘單船注單音蒲  
佳反縛竹木為單以當船也

弦柱以成聲柱以調音柱似則弦急柱緩則弦舒有朱弦素弦綠弦紫弦朱弦  
疏越候瑾等賦米弦微而慷慨張祐丘家第詩十指纖纖玉笋紅鴈行輕過翠弦中  
柱用木或玉或犀角象牙繞撥用骨角犀角玳瑁金銀第美人彈絲恐傷其指為甲  
副之名曰替指梁簡文詩停弦繫小甲息吹治春朱杜子美詩每恨聽者稀銀甲  
生浮埃白居易詩甲鳴銀鈿柱觸玉玲瓏琴五弦七弦唐太宗加為九弦而謝惠  
連贊體兼九絳聲備五音未嘗有柱也劉元濟詩夜琴清玉柱秋成變絳幕琴大者  
曰雜十弦或二十弦瑟五十弦後分為二十五弦常用者十九弦雜瑟二十三弦又  
曰瑟大為雜小為少有柱李義山詩錦瑟無端五十弦一柱思華年昭明詩塵  
多濕移柱風燥脆調弦又名擗策又名札策以片竹潤其端而札之劉禹錫詩滿座  
無言聽札策山碧樹一蟬清只因曾送泰王女寫盡雲間鸞鳳聲琴即箏也形差  
小名曰捩琴乃用竹鼓之壹條一名吹候因姓二十三弦或曰二十四弦或曰二十  
五弦有柱孫氏賦凌危柱以頤頤惡長弦以踟躕鼓之曰捩又曰撮梁簡文詩捩  
初挑吹弄急時催舞劍音逐弦鳴衫迴半影柱顧况詩起坐可憐能抱搥大指調弦  
中指搥琵琶四弦樂錄云出于弦靴虛世南賦尋斯樂之惟始乃弦鼓之道事是也

卷一

六十七

成公綏賦樂則齊州之丹桂柱則梁山之象犀梳以玳瑁格以瑤枝薛收賦金華排  
徊而月照玉柱的塵以星懸是琵琶亦有柱也又名胡琴兩部者王仁裕使荆浩高  
從誨出十技彈胡琴高曰紅羅襪抱紫檀槽一抹生弦四十條蘇子瞻詩紫衫玉帶  
兩部全琵琶一抹四十弦  
腰鼓有馬上鼓有夫底鼓腰鼓即今懸于項而平腰者蘇子詩腰鼓百面如春雷細  
腰鼓俗名杖鼓詩作強字去聲宋蕭思話十歲好擊細腰鼓舞鼓即盤鼓今舞人所  
用者又以使人倒卧足上所舞弄名杖鼓  
三林鼓今吳越婦女用三棒上下擊鼓謂之三林鼓即唐三杖鼓咸通中三文舉好  
弄三杖鼓打棒萬不失一杖音與歌聲句拍相和為節能夾一刀弄之  
空篋樂府解題已詳空篋字皆以竹恐以竹鼓之如擊篋者然舊云探手摘之或曰  
兩手齊彈如候暉云其聲吹吹應節則當如竹擊也漢靈帝好立空候抱于懷則本  
並彈又徐月華善卧空候則疑一手彈也  
布鼓漢王尊傳曰毋持布鼓過雷門謂以布為鼓也相傳越城門號雷門越擊此鼓  
聲聞洛陽或曰倉稽大鼓名雷門有白鵝飛入鼓今雷州因擊雷山水得名海康銅

鼓村雷震而水出也有記云陳天建初州民陳氏獵殺一卵大尺餘一日震開生一  
子有文在手曰雷州長名文玉鄉俗呼曰雷種後為本州刺史段而祀之封顯慶王  
國史補曰雷州春夏多雷秋日即伏地中其狀如燕人取而食之搜神記曰楊道和  
夏于田中以錫格雷神之脫落地不得去色如丹目如鏡毛角長三尺餘壯如六畜  
頭似獼猴雷神之形如是邪

銅鼓古之銅鼓鑄異獸形為飾出于南蠻天竺國馬援征交趾得而鑄為馬式南甯  
志馬援銅鼓形如坐鼓而空其下滿腹皆細花紋四角有小蟾蜍兩人昇行附之聲  
如鞞鼓通典云南甯諸蠻欲相攻擊則鳴此鼓到者如雲家有鼓者號曰都老或曰  
諸葛亮散埋銅鼓以魔蠻俗

石鼓傳撰八方之荒有石鼓焉蒙之以皮其音如雷浙中昔有臨平石鼓張華奏取  
蜀中桐木竹魚形扣之聲聞數里今地名桐扣臨海白鶴山石鼓吳興長城夏茶山  
石鼓又有玉鼓見春秋孔演圖古之土鼓禮運著得而土鼓或籟土而為之周官壺  
涿氏炮土而為鼓鄭康成曰瓦鼓杜子春則以土鼓為瓦鼓以革為面非也少昊冒  
革以為鼓夏后氏加四足周兵車之鼓有附即今架鼓之道製也今文廟一柱者

卷一

六十八

名曰楹鼓建鼓所謂商人賁之以柱者也周人應鼓謂應而擊之者也今人家所用  
曰唐鼓  
圓腹類說呂阿香夏圓腹圓腹者琵琶也今琵琶腹不甚圓恐當是阮也漢唐以來  
琵琶皆用撥而今手彈琵琶或曰自貞觀中裴洛兒始當時謂之搥琵琶古琵琶用  
鷓鴣殿開元段師用皮弦阮圓槽而十三柱世以阮咸得名而黃庭堅搥阮歌云  
手揮琵琶送飛鴻身今親見阮仲容則又為仲容所作唐樂工裴神符初以手彈太  
宗悅甚後人習為搥琵琶元微之詩琵琶宮調八十一三調弦中調不出賀懷智云  
琵琶有八十四調內黃鐘太簇林鐘宮聲彈不出也今止二十八調琵琶四絃後周  
書武帝所彈五絃一名阮咸故今名阮又形圓如月一名月琴又有六角八角者皆  
四絃所謂酒徒阮家四絃者或此又有三絃者直名曰三絃子非古雅樂也  
額黃髮撥額上塗黃漢宮掖也梁簡文詩同安髮裏撥異作額間黃徐祿云留心散  
唐篋輕手拂花黃今此絃不復經見矣撥者按開也四十年前婦女理髮高用撥以  
木為之形如棗核兩頭共六可二寸長以漆光澤用以鬆髮名曰撥今亦不復用  
矣鏡作薄薄安髮如古之蟬翼髮也

謂唱也與服志上古穴居野處衣毛而帽火又曰官民皆帶帽其履或圓或前圓後方或樓子蓋兜登之道制也所云樓子即今南方村中小兒所帶五彩帽金線帽皆元俗也所謂唱則全其頂禡則線其履者也

鷓鴣表即翡翠表之類乃神鳥也東方曰發明西方曰鷓鴣南方曰佳明北方曰幽昌中央曰鳳皇或作鸞段成式言如燕稍大足短趾似鳳未嘗見下地常止林中偶失勢控地不能自振及舉上凌青霄

鴛鴦今之色被橫其卧邊緣幅作異色曰當頭當聲即古被池之遺製又于其橫幅分缺二穴如月者用以扣頭此古之鴛鴦也古詩文彩雙鴛鴦戲為合歡被唐莊宗命蜀匠旋織十幅無縫錦為被財被賜名六合被

禪袴禪也袈衣也漢司馬相如着犢鼻褌晉阮咸晒犢鼻褌以三尺布為之形如牛鼻蓋前後各一幅中裁兩穴褌交轉即今之牛頭子褌一名犢子褌股衣也漢外戚傳窮袴注今之經褌蓋有前褌不得交連周仁的宇注尿管袴也為小袴以藉尿管謝尚刺紋袴又晉書勳不敢出褌褌古詩所云鐵褌褌褌

百索小兒周歲項帶五色絲絲繩名曰百索東宮舊事中有六色別線今小兒亦以色絲辨髮而後垂之若取長命線之義

編練練厚而疏者曰編其練細而細者曰練晉令練一匹當絹六丈疎布一匹當絹一匹絹一匹當練二匹廣二尺二寸為幅長四十尺為端

金五金黃金白銀赤銅青鉛黑鐵書金作贖刑傳曰黃金也呂刑其罰百鍰傳曰黃鐵也漢賜有言黃金者其不言黃而賜金者凡一斤與萬錢古六兩曰錢二錢四兩曰斤是十六兩也二十四錢曰兩二十四兩曰鎰說文一兩曰一金周制一斤曰一金秦制一鎰曰一金漢制一斤曰一金若一斤為萬錢則萬錢止今之十兩也董彥

述曰漢一斤金四兩直二千五百文又漢一貫千錢也王莽末年者中尚者黃金六十餘萬斤後世絕少由今耗之遂廣也

料絲料絲燈屏風出雲南金齒街用瑪瑙紫石英諸藥搗為屑煮爛為粉用北方天花染點成畫乃縱橫織絲如絹勻薄上施繪畫也

古婚禮合卷曰用飽謂之卷今作卷用飽有二義飽苦不可食用之以飲喻夫婦當同辛苦也飽八百之一葉字用之喻音韻調和即琴瑟之好合也

四神四靈四祥天有蒼龍白虎朱雀玄武四星之精降而在地則為龍虎鳥龜四獸

之象兵家謂之四神麒麟龜龍禮謂之四靈麒麟獅子福祿玄武我朝謂之四祥麒麟雄曰麒麟雌曰麟字皆以鹿陸贛曰麋身牛尾黃色圓蹄角端有肉音中鍾呂行中規矩王者至仁則出正義云有角示有武肉示不用壯鳴曰遊聖北鳴曰歸和春鳴曰扶助夏鳴曰養綏感精符曰一角明海內共一玉也

獅子漢書馬弋山難國出獅子似虎正黃有類駝尾端茸毛大如斗爾雅狻猊如猊貓食虎豹日走五百里飼獅子者不與活生口恐觸其怒雖犬羊亦與死者虎遇毛物吹氣一口毛白飛落雖秋風捲敗葉不如是迅速其翼名蘇合香其筋為絃鼓之則眾絃皆絕其尾為拂子則夏月蠅蚋不敢集其上

天鹿福祿壽人本名福像狀如驢驘花紋黑白交錯又桃板一名符板似鹿長尾一角者曰天鹿兩角者曰辟邪漢之天祿閣因獸得名也

復通屏漢書通屏如淳曰通屏中央色白通兩頭今名通天屏又有復通屏者尤為至寶通天屏地黑而花白復通則通天白花中復有黑花故名此希世之珍草木子曰屏之通天者必惡影常飲渴水抱朴子云以為弄導攪毒藥則生白沫無復毒藥又敬宗南昌國進夜明屏狀類通天光照百里南州謂之玄屏倒指屏者一半已下

通正插屏者一半已上通腰鼓屏者中斷不通駭雞屏者雞見其光影則驚鳴角一尺以上刻魚形入水開方三尺故名分水屏

解語馬大食國出馬能解人語淮南子曰為聲蟲也而可以通志則馬固解人語也然人亦有解馬語者揚翁律知寒馬助馬之通焉李南知亦馬白馬之呼子見論衡見抱朴子書

白澤白居易云象鼻犀尾牛尾虎尾其皮辟瘟圖其形辟邪今俗謂之白澤軒轅記帝登桓山於海濱得白澤神獸能言達于萬物之機因問天下鬼神之事今寫為圖作祝邪之文以祝之

物思懶飲酒而蕙狸狸飲酒而仆虎食楊梅而醉貓食薄荷而醉鴉食桑椹而醉雀食木蕈而醉熊食鹽而死魚食巴豆而浮鴉鴉食豕肉而瘋貓食黃魚而癩狗食木

蕈而死此皆物性之速也

伯勞來去燕西飛伯勞五更鳴不止至曙乃息燕書語夜息伯勞晨至來冬至去燕春分來秋分去伯勞聲惡燕語善伯勞單飛獨栖燕匹栖雙飛每每相反而不相合故樂府云伯勞東去燕西飛前離別也

名後服  
頭臨鳥名。鵲屬其羽細。若如灰。幅鎖等其毛。織以為布。紋如熟練。今名鎖伏。哈烈志。

吐銜舍利。雷陽雜錄。有吐金鳥。文選。又有名舍利者。注舍利。獸名。性吐金。或鳥獸工種也。今鳥能吐方錦尺餘。其形五色。文曰吐金鳥。若今雲南四川所畜之鴨。真其可。以淘金。鵲雀之名曰負金。鵲雀之名曰扇玉。可為的對。

龍珠魚。玉人。但知有蚌珠。蛇珠。而不知蝦珠。龍珠。傳曰。舜攝天子。有鏡耳。貫胸之民。來獻珠。蝦珠。狀如肺。四眼六脚。而吐珠。出南海。又玉生石中。而魚亦生玉。海魚曰文魷。鳥頭魚。尾鳴如磬。而生玉。

蒲盧。詩。螟蛉有子。蠀負之。螟蛉。桑蟲也。蠀。蒲盧也。取桑蟲之子。負持而去。噬咀養之。以成其子。今人以抱他人之子。曰螟蛉之子。蓋以此楊子曰。螟蛉有子。殪而逢蟻。蓋蟻。凡細蟲。皆可負去。必醫死之。而寄生一子于其上。積四五蟲。乃以泥封之。久之。卵得其氣。而生其初生也。又食其蟲。俱盡。則可以收封。而出戶矣。子雲之言。方是其說。各異。

蜂。蜂。博物志曰。細腰無雌。蜂類也。古今注曰。蜂。蜂之類。無雌。是不然。蜂。蜂之陰陽。在尾。往往見其交合。蜂之末。咬者。牝也。末。銳者。牡也。蜂之翅。文者。牝也。翅。純者。牡也。東晉曰。蜂出。蜂。列子曰。蜂出。鳥足。或曰。壞。化。蜂。腐。菌。化。蜂。

蒲竹。琴。丹。有蒲。蒲。水。蓬。生。一。莖。葉。如。柳。長。不。盈。尋。丈。用。以。作。箭。不。矯。揉。而。堅。左。氏。所。謂。董。澤。之。蒲。是。也。崔。豹。云。水。楊。即。蒲。楊。任。矣。用。本。草。云。枝。莖。助。勳。爾。雅。東。南。之。美。有。會。稽。之。竹。箭。

不。愁。木。忘。憂。花。可。對。不。愁。木。一。名。帝。休。山。海。經。少。室。山。有。木。名。帝。休。其。枝。五。覆。黃。花。黑。實。服。之。不。愁。又。草。木。名。天。然。作。對。若。助。情。花。可。對。無。義。草。助。情。乃。天。寶。遺。事。金。燈。一。名。無。義。草。蓋。花。葉。不。相。見。也。一。名。獨。搖。又。名。離。母。離。母。可。對。宜。男。

無。實。竹。有。花。無。實。結。實。其。竹。即。枯。死。恐。非。驚。鳳。所。食。見。陽。山。所。生。竹。實。大。如。雞。子。竹。葉。層。層。包。裹。味。甘。勝。蜜。食。之。令。人。心。曠。清。涼。生。山。林。深。茂。處。日。久。汁。枯。乾。而。味。尚。存。此。驚。鳳。之。所。嗜。也。字。書。云。棟。木。鷓。鴒。食。其。實。又。云。通。作。練。引。莊。子。非。練。實。不。食。非。也。風。俗。通。解。多。食。棟。

應。時。卉。大。戴。禮。朱。草。日。生。一。葉。至。十。五。日。已。後。日。落。一。葉。周。而。後。始。英。英。記。日。亦。然。月。小。畫。則。留。一。葉。梧。桐。紀。月。左。右。生。十。二。葉。從。下。數。一。葉。為。一。月。有。閏。則。生。十。三。葉。

應。時。卉。大。戴。禮。朱。草。日。生。一。葉。至。十。五。日。已。後。日。落。一。葉。周。而。後。始。英。英。記。日。亦。然。月。小。畫。則。留。一。葉。梧。桐。紀。月。左。右。生。十。二。葉。從。下。數。一。葉。為。一。月。有。閏。則。生。十。三。葉。

藕。十二。孔。蘭。蓋。一。孔。又。南。海。有。草。叢。生。如。藤。蔓。土。人。視。其。節。以。占。一。歲。之。風。每。一。節。則。一。風。無。節。則。無。風。名。曰。知。風。草。

花。性。陰。陽。稻。花。也。葵。花。也。蓮。花。也。畫。坑。宵。合。而。向。日。麥。花。也。菱。花。也。拘。佛。頭。花。也。宵。坑。畫。合。而。向。月。親。陰。親。陽。性。也。

著。易。曰。聖。人。幽。贊。于。神。明。而。生。蒼。白。虎。通。曰。蒼。之。言。蒼。陽。之。老。也。故。曰。下。有。神。龜。上。有。桐。著。著。過。草。之。最。壽。者。六。十。日。著。故。字。从。草。从。著。張。茂。先。曰。以。老。故。知。吉。凶。劉。向。云。龜。千。歲。而。靈。著。百。年。而。一。本。生。百。莖。

光。風。第。首。指。漢。志。作。目。宿。爾。雅。作。菰。菰。出。大。宛。國。漢。使。得。之。種。難。宮。一。名。九。風。草。其。米。可。為。飯。亦。可。釀。酒。故。曰。蟹。中。何。所。有。首。指。長。蘭。干。

龍。辨。駒。駝。生。七。日。而。趨。其。父。笋。生。旬。有。六。日。而。齊。其。母。故。駝。曰。龍。駒。笋。曰。龍。孫。言。龍。者。能。變。化。不。測。也。

又。讓。木。岷。山。有。木。一。年。左。邊。榮。一。年。右。邊。榮。名。曰。交。讓。木。可。對。連。理。樹。

野。蠶。萬。曆。乙。酉。丙。戌。年。吾。鄉。桑。樹。忽。生。蟲。將。葉。食。盡。云。是。吳。中。傳。變。而。來。有。結。小。繭。于。枝。上。者。因。考。此。類。有。數。種。非。古。所。謂。野。蠶。成。繭。者。曰。蠶。者。桑。蠶。或。成。繭。曰。蠶。者。蠶。所。出。者。曰。蠶。

桑。蠶。曰。蠶。者。桑。中。蠶。也。又。有。曰。蠶。蠶。曰。蜀。一。作。蠶。皆。桑。蠶。也。八。蠶。見。吳。都。賦。其。名。有。八。又。初。生。者。曰。紗。公。蠶。子。曰。蠶。二。眠。曰。蠶。晚。眠。曰。蠶。即。原。蠶。又。曰。蠶。其。繭。曰。蠶。一。作。蠶。所。出。者。曰。蠶。

吳。濟。侯。今。稱。張。相。公。者。行。六。十。五。故。稱。張。六。五。相。公。起。于。秦。古。之。山。西。太。原。府。陽。曲。縣。祀。趙。簡。子。之。臣。實。鳴。鶴。宋。封。英。濟。侯。又。閩。雲。長。封。義。勇。武。安。英。濟。王。

三。衣。一。僧。伽。梨。即。大。衣。也。二。帶。多。羅。德。即。七。條。也。三。安。陀。會。即。五。條。也。又。眾。徒。曰。忍。辱。難。塵。服。

銅。器。入。土。千。年。純。青。如。鋪。翠。名。曰。土。古。其。入。水。千。年。純。綠。瑩。如。玉。其。色。千。前。精。淡。千。後。乘。陰。氣。單。酒。故。滴。名。曰。水。古。其。色。紫。福。有。朱。砂。數。甚。或。成。凸。起。如。上。等。反。砂。名。曰。傳。世。古。



色即所謂紫雲也。有云若要看紫雲，雨過青天色。或云紫雲世宗時始進御也。  
汝窑宋以定州白磁器有芒不堪，遂汝州造青磁器。北唐鄆州悉有之，而汝為冠。  
今河南汝州色如哥而深微帶黃。  
龍泉窑處州龍泉窑，豆青色，更安烏泥窑品最下。蘇州翠窑又下。

詩考

惠康野史輯

李太白遠別離云：或言亮幽囚，野死。九疑、蘇、蘇皆相似。君失臣，今龍為魚，權歸臣。  
分鼠變虎等語。人多不甚領會。實本劉知幾史通，引用樂語，蓋皆紀年周書中所不  
道者。余辨見此前後及他書中備詳。世或以伊尹事誤為紀年，又或因竹書字誤為  
周書，愈失實矣。

天子自西王母之山，還歸下。世民作憂以吟曰：比徂西土，爰居其野。虎豹為羣，於  
通。鵲與處，嘉命不送。我惟帝天子，大命而不可稱。顧世民之息流涕，亦頌吹笙鼓簧。  
中心翔翔，世民之子，惟天之望。此亦周詩詞義，顧古而雜有書體，不若白雲在天二  
章。玄遠簡奧，意中間必有脫誤。按景純山海經注引白雲二章俱合，而此章獨云徂  
彼西土，爰居其野。虎豹為羣，鳥鵲與處。嘉命不送，我惟帝女。彼何世民，又將去于吹  
笙鼓簧。此或景純以其脫誤，稍為檢括，故不甚類也。

元周密記泉南人林外，在上岸日，獨遊西湖，旗亭飲馬，將去題壁間曰：藥爐丹菹舊

生涯。白雲深處是我家。江城戀酒不歸去，老却碧桃無限花。都下遂傳其家神仙至  
云。庚溪詩話謂臨安郎壁間一紙云云，不著名氏，以為必神仙語，彼不知為外詩也。  
陶宗儀書又云：龍川藍喬，宋時舉進士不第，隱霍山，嘗吹簫笛，賦詩云：太乙峯前是  
我家，滿林書史作生涯。春深戀酒不歸去，老却碧桃無限花。一日飛昇而去，詩與林  
外異數字耳。即外可知舉外一專言之，可以盡概其餘矣。右何子元餘冬序錄所記  
本一詩，而參錯不全，乃爾。然皆不如西溪叢語之實也。叢語云：太乙峯前是我家，滿  
林書籍舊生涯。春城戀酒不歸去，老却碧桃無限花。此作碧桃無限花，終南人父信本  
軍職終文忠副使，以蔭補借職元豐中監青州臨淄酒稅，或以此詩題酒樓，皆云是  
神仙作也。據此言之，蓋本藍喬作，或題於酒樓，不知者以為仙詩。陶宗儀藍喬之說  
蓋又因人題，良翁作誤以為仙，故又訛為藍喬，而又有飛升之說也。  
宋何先吳闕戴碧蘭堂一女子詩云：水天日暮風無力，斷雲影裏蘆花色。折得荷花  
水上游，兩鬢蕭蕭玉釵直。語亦頗工，而不甚傳。因錄此蘆花字與荷花相犯，當是抄  
錄之誤。

石泚聯句詩，明是退之，脚字蓋亦毛穎草筆遺意。至軒轅切轉，備明影愈，又其不必

言者近閱兩山墨談以某處有軒轅瀛瀛廟為疑此極大可嘆世間畫祠并社如石  
即木居士之類前代毫無出處而遍天下况猶明韓公有詩後人因立為廟復何所  
疑却緣不解韓公詩體被其題弄若真知詩人一見便當了然余因此知許由善卷  
諸墓一切不足憑信每笑昌黎用爾許心力作此詩千年後不遇識者幾被軒轅氏  
奪去也

唐人小說如柳毅傳書洞庭事極都誕不根文士極當唾去而詩人往往好用之夫  
詩中用事本不論虛實然此事特誕而不情造言者至此亦橫議可誅者也何仲默  
每戒人用唐宋事而有舊井湘深柳毅祠之句亦大幽莽今特拈出為學詩之鑿黎  
惟敬本學仲默詩而與余遊西山玉龍洞有封書誰識洞庭君之句暗用柳毅而不  
露而語獨奇俊得詩家之三昧不如不用為善然二君用事偶經意不經意耳若用  
此妄生分別相則知人前說夢也

大白逸詩二章見宋人詩話其詞瑰瑋跌宕即非真太白語亦非李亦張碧所能辨  
今備錄於下方詩云人生燭上花火滅巧妍盡春風速樹頭日與化工進只知雨露  
氣不聞零落近昔我飛昇時慘見當堂墳青松霸朝霞綠柳下山村死明月鬼無  
二

復玻璃魂念此一脫瀉長嘆登危崑醉著鸞鳳衣星斗俯可捫又曰朝披雲夢翠空  
鈞青茫茫法得雙鯉中有三元章象字若舟此逸勢如飛翔歸來問天燒與義不可  
量金刃割青紫靈文爛輝煌熾服十二環奄有仙人房暮踏紫鱗去海氣侵肌涼龍子  
善變化化作梅花紅贈我靈藥珠鹿鹿明月光勸我穿絳綰繫作裙間璫揮予以疾  
去談咲聞餘香元祐八年東坡帥定武李方叔送別於惠濟出示南岳典寶東華李  
真人像又出此二詩曰此李真人作近有人於江上遇得之云即太白也又一五言  
律云蛟室團青草龍堆隱白沙葭堤盡古木迎棹舞神鴉破浪南風正收帆畏日斜  
雲山千萬疊何處上仙槎此老杜過洞底詩也李希聲云得之於江心一小石刻  
真堅志紫姑咏美人手詩云笑折櫻桃力不禁時攀楊柳弄春陰管絃曲裏傳聲慢  
星月樓前欲拜深綉幕偷迎雙舞袖綠窓閑坐小眉心秋來幾度挑羅襪時為相思  
放却針詩雖卑俗亦清婉可喜且成之頃刻間也又齊東野語載女仙降箕賦三絕  
向其一云柳條金嫩不勝梳青粉暗遺通羅家燕子未歸春寂寂小窗和雨夢梨花  
二云松影侵壇琳殿靜桃花流水石橋寒東風吹過雙蝴蝶人倚危樓第幾欄三云  
屈曲闌干月半規藕花香澹水清漪分明一夜文姬夢只有青團扇子知皆絕有風

味可觀  
野語又記一紫姑咏楮詩云寒崖雪壓松枝折斑斑刺盡青虬血運斤巧匠斷削成  
劍脊半開魚尾裂五湖仙子多奇志欲駕扁舟探禹穴碧雲不動曉山橫數聲落  
江天月又咏筆七言律云糸出中山骨欲仙何人扶頰縛共圓狂僧堪笑堆成冢  
客曾聞掃似楮陛下玉蟾涵夜月几間雷簡湧春泉當時定遠成何事輕擲毛雞恐  
未然二作皆奇筆有意非漫然酬應者後一詩載楊用修集中

兔詩極有佳者余嘗過兔諸小說彙為一集不下數百篇時用以資談噱聊振其元  
四言如玉盤金缸願伴君王即鄆宮中金石絲毫衛女秦城左右成行綺縠綉綉翠  
眉紅粧王散願助為王歌舞願得君身長無災苦右劉瓛所遇見仙詩見玄怪錄此  
篇自曹氏後即六朝諸名世集中罕覩決非牛奇章輩所撰第不知何代何人作也  
又日暮風吹葉落依枝丹寸意愁君未知又鳳凰和鳴將翔將翔與天齊瓊慶流  
無疆皆去前作逸

五言如孤墳臨清江每親白日晚松影搖長風塔光落岩句故鄉千里餘親感軍相  
見望望空雲山哀淚淚如散恨為泉臺客復此異鄉縣願言叙時節勿以棄屍賤全  
篇古意又高松多悲風蕭蕭清且哀白日徒昭昭不照長夜臺雖復隔生死猶知念  
子孫寄語世上人莫厭臨芳尊又清遠道士川光共澄徹山影相凌亂白雲翁欲歸  
青松怨消半此自是免語謂仙者非又何處清風至君子幸為騰烈烈或名德依依  
竹裏賓又一徑入青松飛流澹澹暗綠道人晚歸來月色照彩服皆佳

五言絕如星漢銀復斜風霜淒淒已切薄陳君不御誰知思欲絕命滿無人嘯含嬌徒  
自嬌徘徊花上月空度可憐宵可惜花時印依然獨自愁無端兩行淚長秋對花流  
花前始相見花下還相送何必言夢中人生盡如夢幽意鎖嬌態無人蘭蕙芳春風  
三十載不盡羅衣香卜得上峽日秋天風浪多江陵一夜雨腸斷木蘭歌皆有六朝  
風致宋落花詩如流水難窮目斜陽易斷腸誰同研光帽一曲舞山香形容工絕又  
雲來萬嶺動雲去天一色長嘯兩三聲空山秋月白又紅樹秋秋色碧溪潭夜絳佳  
期不可再風雨香如年  
七言絕如寒食家家盡禁烟野棠風墮小花紅如心空有孤鬼夢半在嘉陵半錦川  
何人窗下讀書聲南斗闌干北斗橫千里辭家歸未得春風腸斷石頭城相思無路  
莫相思風裏楊花尺片時惆悵深園獨歸去曉鶯啼斷綠楊枝待燕黃昏曉未休王

暗月色夜如流朝來自覺承恩最  
嗔倩傍人認繡表湘中老人讀黃老  
手接紫雲坐  
萬草春至不知相水深日暮忘却已  
陵道春草萋萋春水綠野棠開盡  
香玉繡嶺  
宮前鶴髮人猶唱開元太平曲  
城東城西舊居處城裏飛花亂如絮  
海燕來春却下  
朱簾裏無人更飛去  
澗水潺潺聲不絕  
溪龍並野花發自去自來人不知  
長時惟  
對空山月惟七言律多標元無足求者

三句如楊柳最長隨風急西樓美人春夢中  
翠簾斜卷千條入涼風起兮驪山空長  
生殿鎖窗葉紅朝朱試入華清宮  
分明記得開元中意味無窮絕可諷咏  
又牀頭錦  
衾斑復斑架上朱衣殿後殿  
空庭明月閒復閒夜長路遠山復山  
三詩體格特新然  
真鬼語也

品彙故臺城妓一絕獨持巾櫛掩玄關  
小帳無人獨影殘昔日羅衣今化盡  
白楊風  
起離頭寒此首頗有大悲意然是政  
將軍青衣作非臺城妓也妓詩云宮  
中細草香  
紅濕宮內纖腰碧窗注唯有春來  
雙燕飛猶傍朱簾玉鈎立亦風味可  
人又五原分  
袂真胡越燕坊鶯離芳草歇年少烟  
花處處春北印空恨清秋月碧社紅  
蕩綠柳香  
水綠潭月夜清涼峯巒一一俱相似  
凡處堪令九斷腸實開排雲稱望仙  
玉雲高處

卷二

是天青溪猶有當時月曾照瓊花  
綉綺筵  
入慈恩寺女仙詩黃子沈頭好月  
明強踏華筵到曉行烟披山色翠  
黛橫折荷花  
這恨生其二云湖水圓圓夜如鏡  
碧樹紅花相掩映北斗闌干曉移  
移有似佳期常  
不定二作俱工後篇遂不成作者  
第終不甚類人間語耳又雙竹齋  
女子詩晚雨廉  
纖梅子黃曉雲卷月雨侵廊天  
陰把酒不成飲識着無情更斷腸  
其二云舊時衣服  
盡雲霞不到迎仙不是家今日  
樓臺何處問祇餘古木記宣華  
又太平廣記見詩忽  
然湖上片雲飛不覺舟中雨濕衣  
折得荷花渾忘却空將荷葉蓋頭  
踏其二云浦口  
初來初渺漫湖心蕩漾采花難  
芳心不懼空歸去會待潮平再折  
看又酉陽雜俎鬼  
詩流水清涼片片身織鳥西飛  
客還家荒村無人作美食殘宮  
空對棠梨花詩語想  
通鬼詩懶恨金泥樓蝶裙春來  
猶見伴行雲不教布花剛留得  
恰似相逢李少君又  
西去長沙東上船回頭此事已  
千年長谷殿掩無人掃滿眼棠  
梨吐杜鵑又江上梳  
竿一百尺山中樓臺十二重  
老僧樓上看江上遙指梳竿嘆  
殺後俱奇詭足解頤  
律諫諸小說聖載亦難于佳者  
樹堂錄記一女子云碧水色堪  
染白蓮香正濃分飛  
俱有恨此別裁時遂移隱於  
麻玉花藏蝶神容何當假雙  
翼影相從願就約可

觀然樹堂是宋人偽作恐不足憑也  
又王生西施抗歌云西望吳王  
閣雲書鳥篆牌  
連江張帳憶揮土葬金釵滿地  
紅心草三層碧玉臺春風何處  
到悵恨不勝懷此首  
亦類晚唐而約用虎窟格又挑  
源夫人題中秋月云金吹掃天  
幕無雲方瑩然九秋  
今夕半萬里一輪圓皓彩盈  
虛碧清光射至川瑤華休惜  
醉今夕正懸絲靈源夫人  
同題云高秋潭似水萬里正  
圓明玉兔步虛碧冰輪碾太  
清廣寒遊有路桂子落無  
聲此地無狂彈樓鳥莫浪驚  
咏二詩格調在五代間又紫  
姑咏雨詩簾卷滕王閣  
翻白帝城雨雨事甚新而奇  
又一女子為鬼物所憑作金山  
詩二聯云海頭風滾  
雪山脚石蟠虬亦佳錢仲文  
湘靈鼓瑟詩曲終人不見江上  
數峯青是榜起名在第六  
今以為解首非也七言律聯如  
鶯聲不逐春光老花影長隨日  
脚流無全篇佳者  
夢中作詩多鬼物所憑然有佳  
甚者如任復夢入武無宮中詩  
唐宮春苑皆綠黍常  
道詩人感倍增落日牛羊歸  
已盡藤蘿初月上乾陵其工不  
在唐人下又堂殿無人  
御苑幽花盡日度春風山鶯  
海燕依然在時復飛來入舊  
宮孟五代人作也許渾  
登崑崙山詩曉入瑤臺露氣清  
坐中惟見許飛瓊塵心未斷  
俗緣在十里下山空月  
明王安國遊靈芝殿詩萬頃波  
濤木葉飛笙簫宮殿流靈芝  
抽臺不似人間世長樂

卷二

鐘聲覺夢時皆可說  
又長安女兒踏春陽何處春陽  
不斷腸舞袖彎弓揮忘却羅  
幃空度九秋霜運兵東  
下過蒲城城上清風酒半醒  
想得到家春欲暮海棠千樹  
已凋零天風吹起赤城霞  
染出連雲萬樹花誤入醉鄉  
迷去路傍人應笑忘還家  
又焦仲先夢一婦人誦詩吳  
玉臺下無人處幾度臨風學  
舞腰又咏樓百疊潯潯水  
總六錄再再雲輕獨立含風  
廣殿微聞環珮聲題履寒女  
之絲錄積寸累步武所臨雲  
霧霞霞起二作俱奇警也  
見詩話總龜

七修類載載其仙二絕風露淒涼  
雨過天窗疎有月到牀前  
夜深不作紅塵夢注得  
南華四十篇又有人以色蕉  
置袖中乞詩賦云袖裏深藏  
半葉青知君有意侮神靈  
今宵試聽西廳雨又滴蕭蕭  
一兩聲殊可解頤神靈當作  
神明凡其仙詩亡出前者  
或即氏誤記也又古來花貌  
說仙城自是仙城薄命多  
一曲霓裳歌未闌金鈿零落  
馬嵬坡又天冷山城二鼓  
敲雲迷洞口路迢迢玉窗  
童子燒松火蓬我譽與下玉  
霄又云一人召仙請作梅花  
詩詩云送書玉質亭清且幽  
一句其人云欲題紅者即續  
曰著此顏色點枝頭收量塵  
起曉眠知認桃林去放牛  
又一其題鶴冠花云難冠本

是胭脂染洗却脂似雪。只為五更貪報曉。至今猶帶一頭霜。亦書首句。以其人欲題白雞冠而改也。今後詩率以為解大神云。

齊東野語云。向嘗於貴家觀降仙。扣其姓名不答。忽作薛稷體大書一詩云。星袍玉帶。落落塵埃。見東風作好春。因過江南省宗廟。眼前誰是舊京人。捧其者大驚。知為淵聖降也。

餘冬序錄載一。方士降箕賦詩贈喬太守。稱李太白云。六丁持斧祀神工。鑿開西南萬仞之崆峒。芙蓉一朵插天表。勢壓天下羣山雄。水壺倒月色澄澈。瑤臺倚斗光玲瓏。百丈虹霓望吞吐。八垓霖雨騰空濛。虛室不受一塵染。靈光直與銀河通。乳泉掛壁噴晴雪。玉梅懸谷搖香風。上有神仙玉童子。凌風出沒遊太空。登此後。蛟下入海底。水晶宮。朝真謁帝。獨步天上瑤瑤宮。憶昔江樓吹鐵笛。明月一醉三人同。邇來一別世間甲子不知數。但見幾度玉洞桃花紅。按此詩。王長公野史考。該謂方士謬作以欺喬公。且以為親見其人矣。則餘冬之誤可知。第詩亦跌宕可觀。因及其語之近俗者而錄於此云。

卷二

六

餘冬序錄又記玉山一。道者還家詩云。暮色關關四月天。數聲啼鳥落花前。荷雨有熱光擊。柳為無寒漸脫絲。皮底勸耕梅子雨。家家綠雨竹煙煙。憑誰寄語仙源家。洞口雲封信不傳。此詩亦國朝人所送。語雖纖瑣。頗有風致。又方士贈喬太守詩。楊用修亦稱之。并大賞其書法云。

飛梁壓水。虹影澄清曉。橘里漁村半。烟草數。今來古往物換人非。天地裏惟有江山不老。雨中風帽。四海誰知我。一劍橫空幾番過。按玉龍嘶未斷。月冷波宮歸去也。林屋洞門無鎖。認雲屏烟障。是吾履。任滿地蒼苔。年年不掃。石宋人林外題。垂虹亭詞。當時皆謂神仙。惟高宗讀之。知為閩中人作。訪之。果外所題。則前詩非外明甚。蓋因事相近而說也。

野語又云。眾士人為七夕之飲。有僧法辨。善五字。每以八然為韻。酒邊一士致仙扣試。事忽笑。大書文章。伯士怪之。漫云姑置此。且求一七字新詞。復請詩士指辨。云以八然為韻。意欲困之。忽運其如飛。大書數語。恰仙一闕。云。雲與初駕。牛車齊發。隱隱鶴橋。伊帆。元雲。瑞而正。數流。但只怕來朝。初八霞。垂彩。幔月。明銀燭。耀郁香噴金。臨年年。此際。一相逢。未審是甚時。結。亦聲。故可喜。錄之。

丰姿都寂寞。捉魚。堪嘆。馬郎。朱。絳。清。冷。露。濕。金。襪。堪。憐。不。把。珠。環。玉。特。地。披。朱。星。控。怪。索。人。愛。還。盡。幾。多。苦。澁。債。據。此。則。宋。元。間。觀。音。像。亦。有。作。婦。人。者。然。是。雙。相。未。必。如。近。時。稱。謂。可。笑。也。今。世。女。子。多。崇。事。佛。觀。音。蓋。前。代。已。有。此。像。矣。

唐。妓。女。歌。曲。酒。樓。樓。枕。怨。與。今。俗。類。用。韻。所。記。王。昌。齡。之。決。高。適。豪。飲。事。詞。人。或。問。用。之。方。其。故。實。極。可。嘆。適。五。十。始。作。詩。籍。今。酣。燕。狹。斜。必。當。年。少。何。緣。得。以。詩。句。與。二。王。決。賭。一。也。入。今。通。學。詩。後。則。是。時。龍。樓。素。為。閨。丘。曉。客。無。緣。復。與。高。押。二。也。樂。天。鄭。履。墨。志。第。言。昌。齡。之。決。更。倡。迭。和。絕。不。及。高。高。集。亦。無。與。之。決。詩。三。也。舉。此。一。端。即。他。悲。証。妄。可。見。往。嘗。讀。薛。記。帶。輪。袍。竊。謂。右。丞。不。至。是。天。幸。得。此。退。為。千。載。詞。場。雪。冤。不。覺。浮。三。大。白。日。快。恨。不。呼。右。丞。慶。之。

卷二

七

至是釋然自信其量也。今世俗演戲。又蓋元人雜劇之變。而元人雜劇之類。戲文者。又金人詞說之變也。雜劇自唐宋金元迄明。皆有之。獨戲文。西廂作祖。西廂出金董解元。然實絃唱小說之類。至元王關所撰。乃可登場搬演。高氏一變而為南曲。承平日久。作者迭興。古昔所謂雜劇院本。幾於盡廢。僅教坊中存什二三耳。諸野史稗官記載。率不能詳。屬紳先生。置而弗論。嚴實錄諸家。頗得其概。漫載于後。好事雅流。或亡幾焉。

優伶戲文。自優孟。抵掌孫叔。實始。漢。漢。官。者。傳。脂。粉。侍。中。亦。後。世。裝。旦。之。漸。也。魏。陳。思。傳。粉。墨。推。髻。舞。袖。傳。優。小。說。雖。似。以。道。其。豪。俊。奧。遠。之。氣。然。當。時。優。家。者。流。離。東。國。可。概。見。而。後。世。所。謂。詞。淨。等。色。有。自。宋。矣。唐。制。如。霓。裳。等。舞。度。數。至。多。而。名。號。莊。承。不。可。深。考。樂。府。雜。錄。開。元。中。黃。幡。綽。張。野。狐。善。弄。秦。軍。秦。軍。即。後。世。詞。淨。也。范。傳。康。上。官。唐。卿。呂。敬。遠。三。人。弄。假。婦。人。假。婦。人。即。後。世。裝。旦。也。至。後。唐。莊。宗。自。傳。粉。墨。稱。李。天。下。大。率。與。近。世。同。特。此。搬。演。多。是。雜。劇。短。套。非。必。如。近。日。戲。文。也。古。教。坊。有。雜。劇。而。無。戲。文。者。每。公。家。開。宴。則。百。樂。具。陳。兩。京。六。代。不。可。備。知。唐。宋。小。說。如。樂。府。雜。錄。教。坊。記。東。京。夢。華。武。林。舊。事。等。編。錄。頗。詳。唐。制。自。歌。人。之。外。特。重。舞。







幾于齊東下里乎西廂雖鏡本也然才情逸發處自足虛豁艷歡溫韋麗以恐將來  
永傳在彼不在此今董解元世幾不聞而花間草堂人口膾炙是其驗也

西廂主韻度風神太白之詩也琵琶主名理倫教少陵之作也西廂本全元世習而  
琵琶特創規規無古無今似尤難至才情雖琵琶大備故當讓彼一籌也俳優戲文  
始於王魁永嘉人作之識者曰若見永嘉人作相宋當亡及宋將亡乃永嘉陳宜中  
作相其後元朝南戲尚盛行及當龍北院本特威南戲遂絕右見葉氏草木子葉元  
末人據此則傳奇始自永嘉人作之今王魁本不傳而傳琵琶琵琶亦永嘉人作遂  
為今兩曲首二第極相類大可笑也然葉當國初著書而云南戲遂絕豈是持琵琶  
尚未行世耶王魁事當在宋初今唐人小說載王魁事說者以為宋人劇入之云

琵琶記昆山有良壁詩首允何其愚說者以漢末有二王允一誅董卓一乃棄妻再  
娶者非也按後漢書董卓傳黃允字子允濟陰人也以萬才知名郭林宗見而謂卿  
有絕人之才足成偉器然恐守道不為將失之矣後司徒袁隗欲為從女求昏見允  
歎曰得婿當如此允聞而無道其妻蓋黃姓非王允也今本多誤刻故錄之汪司馬  
願取此詩謂西廂詩無一成語者琵琶此首差可觀然瑜字與安古韻絕不通又宋

弘二語大似村學究聲口僅勝王關可耳  
王實父晚風寒峭詞未句不想跳龍門到來學騙馬今俗說但以騙為盜竊之義而  
實非也程泰之演繁露所載甚明實父蓋用其意今錄於後云嘗見藥肆鬻脚藥者  
榜曰騙馬丹歸檢字書其音為匹轉且曰躍而上馬已又見唐人武懿宗將兵逼敵  
而適人為之語曰長弓度短箭蜀馬臨階驢言蜀馬既已低小而又階階為高乃能  
躍上始悟騙之為義通之式舉制土木馬于里間間教人習騙據此則騙本非盜  
竊之義與今俗說全不同實父用之於詞者緣張翰樓樓故以騙馬對龍門皆主  
跳躍之意蓋見措意之工程所引唐人譏武懿宗語乃張元一所作見孟啓本事詩  
又東京夢華錄載百戲中有騙馬等戲字義悉與前同乃知宋元間騙字音義如此  
今率以為盜竊舉世一辭殊可笑也

琵琶記正是此曲才堪賦又被風吹別調間用高駢詩語昨夜筆聲碧空宮商信  
任任來風依稀似曲才堪賦又被風吹別調中發語曰正是者明謂引用古人也  
今傳奇有所謂董永者詞極鄙陋而其事實本搜神記非杜撰也記稱永父亡無以  
葬乃自賣為奴主知其賢與錢千萬遂之永行三年是舉欲還詣主供職適逢一

婦人曰願為君妾遂與俱至主家曰永雖小人家君恩德當當服勤以報主曰婦人  
何能日能織主曰必爾者但令君婦為我織練百疋於是永妻織十日而百疋具焉  
據此則永夫婦當在六代前或晉或魏不可知也李德武妻裴氏亦載隋史中  
古今傳聞詭譎率不足取有識惟關壯繆明燭一端則大可笑乃讀書之士亦什九  
信之何也蓋蘇勝國末村學究編魏吳蜀演義因傳有羽字即見執曹氏之文撰為  
斯說而僅偽潘氏又不考而贊其大節遂至設者紛紛按三國志羽傳及裴松之注  
及通鑑綱目並無此文演義何所據哉

元詞人關漢卿撰單刀會雜劇雖幻妄然魯肅傳實有單刀俱會之文猶實於明燭  
也新紹輝事不經見自是委巷之談然羽傳注稱羽欲娶布妻啟曹公公疑布妻有  
殊色因而留之則非全無所自也  
連環亦本元曲或稱李長吉詩桂棹銀龜騎白馬傳粉美人大旗下以為即呂布美  
人殊不知傳粉自說呂鏡非姬妾也陶鼓秦弱國事見宋士人供狀當不誣  
繡襦記事出唐人李娃傳皆據舊文第傳止稱其父榮陽公而鄭子無名字後人增  
益之耳娃晚收李予僅足贖其素背之罪傳者亟稱其賢大可惜也

王仙客亦唐人小說事大奇而不情蓋潤飾之過或烏有亡是類不可知靈小玉事  
據李益傳或有所本  
紅拂紅綰紅線三女子皆唐人皆見小說又皆將家皆姬媵皆兼氣俠然實無一信  
者衛公雖韓柱國境絕不聞處道相值緣李百藥嘗盜素侍女素執將斬之觀百藥  
保體俊秀因昇侍兒歸素其秘意遂嫁此事衛公而此髮客之誕又不必辨者也紅  
線事冷朝陽有詩其始末不可考甘澤謠未足憑據紅綰尤謬蓋以汾陽多伎樂  
說為此談又本紅拂而混命則又附會此髮耳第所狀一品殊不類汾陽余嘗疑他  
有其人大都不必深辨今諸傳奇盛行駁駁致追勝國矣章臺柳事或有之  
唐人和登第絕句云楚湘相看別有情注但以楚湘為妓之尤者而不詳所出按徐  
崇北里志楚兒者素為三曲之尤晚以色衰嫁捕盜官郭銀以挑郭銀素為郭銀妻  
數十因貽郭詩云峨眉常被巨靈掌雞肋難勝子路辱良可笑也潤娘字子美王國  
兒女少時聲譽藉藉崔妻休押之題記於潤辭上為同年某人見之因戲贈一絕慈  
恩塔上新元壁滑嫩光華玉不如何事博陵崔四十金陵堤上送歐書俱可資笑云  
楊用修詞品云覺天腔語載宋江潛至李師師家題一辭于壁云天南地北問乾坤

何處可容狂客。借得山東烟水塞。朱買鳳城春色。翠袖圍香。飲銷籠玉。一笑千金值。神仙體態。薄倖如何銷得。想差蓬萊頭。菱花汀畔。皓月空凝碧。六六雁行連八九。只待金雞消息。美胆包天。忠肝蓋地。四海無人識。開愁萬斛。醉鄉一夜頭白。小醉成於宋。而劇賊亦工如此。按此即水滸詞。楊謂慶天。或別有據。第以江嘗入洛。則太贖贖也。

生在儒家偶太平。元稹重布衣。輕離能世路。趨名利。臣事玉皇歸上清。右李昇詩。元白同時人。近呂純陽傳。謂此洞實作。非然。唐詩紀事亦不收此詩。因錄之。

致呂之顯達。五代見于雜說者。其句有飲海龜兒人不識。燒山符子尾難看。見于詩話者。其句有一粒粟中藏世界。半升鑿裏煮山川。似是本詩。而朝遊北海暮蒼梧。亦可信者。然皆五代小說所載也。

蘇光錄云。婺州有僧入山。見一人古貌中。騎牛。手執鞭。光鑲日色。扣角而歌。曰。靜居青嶂裏。高嘯紫烟中。塵世連仙界。瓊田前路通。僧揮之不應。馳步趨之不及。望赤松而去。

馬湘泰望山詩云。太一初分何處尋。空留歷數變人心。九天日月移朝夕。萬里山川換古今。風動水光在遠嶠。雨添嵐氣沒高林。春王漫作驅山計。滄海茫茫轉更深。右馬自然七言律一首。自然晚唐人稱得道者。此詩句格峭峻。尚有大厯前意。景聯居然作者。仙家流未易辨。茲亦古今羽客第一首也。自然又有一絕云。昔日曾隨魏伯陽。無端醉卧紫雲林。摩仙拍手揮輕薄。謫向人間作酒狂。殊豪宕可喜。第與許碣詩頗相亂。碣亦晚唐。視相稍後云。

許碣自稱高陽人。少為道士。累舉不第。晚學道於王屋山。周游五嶽名山。洞府。後從峨嵋山。經兩京。復自荆襄。汗宋。抵江淮。茅山天台。四明仙都。委羽武夷。雲洞羅浮。無不徧應。到處皆於巖崖峭壁。題云許碣自峨嵋山尋僊月子到此。觀筆蹤者莫不歎其神異。竟莫識僊月子也。後多遊廬山。嘗醉吟曰。閨苑花前是醉鄉。踏翻玉母九霞鞋。末二句全與馬同。不知竟為誰作。

法眼咏牡丹云。擁蕊對芳籟。由來趣不同。豈從今日白。花是去年紅。艷色隨朝露。馨香逐曉風。何須待零落。然後始知空。其格調雖不脫晚唐。居然一作家門戶也。先是嘗目為宗門游。蓋才而涉學者。

一池荷葉衣無盡。數畝松花食有餘。剛被世人知住處。又移茅屋入深居。千峯頂上

一間屋。老僧半間雲。半間昨夜雲。隨風而去。歸來始覺老僧間。千尺絲綸直下垂。一絲才動萬波隨。夜靜水寒魚不食。滿船空載月明歸。孤猿呼落月中峯。月野客吟殘半夜。此境此時誰得意。白雲深處坐禪僧。右數詩皆見詩話。世所傳誦讀傳燈錄。乃知俱禪流偈語也。

懷志卷主。婺州吳氏子。有偈云。萬機休盡付癡憨。蹤迹時容野鹿參。不脫麻衫惟作枕。幾生夢在綠蘿菴。師一禪師馬氏子詩云。夜來月色十分好。今日秋山分外青。

制置李公詩。公之志義最烈。古未有之所聞。未及其詳。故未敢書。今虜亦祠祀之矣。蔡家自殺盡忠臣。面仰青天哭斷聲。聽得北人歌裏唱。漳州城是鐵州城。

丞相李公庭芝。公受刑後。書夏夏。激冒險。白於虜酋阿朮。阿朮之屍。欲棺葬於揚州。僅城司空廟。後人皆危之。故亦義士也。

大罵退北行。淮南猶守九州城。只謀渡海南歸國。不意忘軀博得名。蔡使委公才。

公至死罵賊不絕口。且劇口罵夏夏。李公庭芝為淮東制置。委公為制置府都撥。發官凡李公得堅守淮東。死為忠臣者。皆美公之力也。

殺氣盤空白晝陰。始終不變似精金。直疑碧落三更月。來作將軍一片心。都統王公。王公節使王堅之子。在常州與賊戰。所部三百軍皆陷。公雙刀孤戰。殺賊不計數。賊當擲示十萬戶金牌與之。不受。口則罵。手則殺。以馬失利而死。虜賊咸稱其能。死戰也。健兒三百陷胡塵。匹馬孤騰勇過人。至死執刀唯罵賊。自言不作兩朝臣。

隨駕內嬪某氏。隨駕北狩。內嬪某氏。虜酋欲犯之。以其吐語貞。竟不可得。乃書於裙帶上曰。誓不辱國。誓不辱身。遂自經於虜館。死後為虜人分鬻其肉食之。

玉殿辭春隔馬塵。忍將殘穢汗貞身。能行男子難行事。羞殺朝中投閣人。秋歌。

涼風捲地吹秋來。秋之為氣何清哉。紫簫聲落萬宇。若神欲駐難衰。回。今年會我去者二百二十有五。今日之後。誰使來。日來相催。琥珀滿危。發越清奇。萬物脫而

易化五言靈而多知一世之間幾千萬人之心幾千萬靈碎裂神氣紛云為液  
福矣而吉德翻然而相辭適之變化不知其誰氣母一丸空虛跳躍金浮木沉老怪  
消穢我之變化亦不知誰者蒼蒼萬古玄機洞啟夜不替辭中喚秋與秋語秋  
解凄脆咽不吐怨欲騎鯨汗漫遊海戲飛出白玉誌

春講

去年秋日作秋講今年春日春春何往春登登登萬古來春冥冥春更多青皇桂栉  
開天衢二八二十四頭蒼龍車大開東方宮殿坐八荒之內交相賀紅紫茸茸爛如  
纈回首柳花撲睛雪造物弄人秋片時弄死世人不知我心清冷湛無邊流光頭  
洞先天先前身本在未鑄日月前黃面覆蓋長耳老麟乃吾無量劫後之孫後身復  
現猶碎虛空後當知所南先生為無量劫前之祖人生精魄假合森幻妄紛如氣丸  
越塵土偶然而來託為形飄然而去若無主今日之今靈靈謂謂少焉殞之已化為  
古胡為塵影黃泗滿獨坐倚然看春雨山蒼蒼水茫茫百歲劫劫太極長我未濯形  
白雲鄉大嘆世上生願狂醉筆作歌字不訛宛然蒼老老登勢相擊

勸志二首

卷二

十六

美正遭中微冠履紛倒置四辟皆楚歌德需何凶熾萬命墮荆棘身與豺狼值攢眼  
刺荼毒地無隙可避君子欲欲死為時所嗟嗟白晝行夢中更相問憔悴我登茅茨  
下有生痛自愧美登平老數惻惻不違寐憂抑併填膺反履論此義嗣君尚幼冲厲  
階雖所致權奸弄破國珠玉亂走地曾謂頃刻歸一蹶失神器風沙犯天顏生死一  
葉寄郭去若瓦解長告不可學太廟捲胡馬太學集胡吏殿閣秦秋涼厚辱走懸懸  
委風吹宮花春不肯明竭哀笛破深愁滿目新亭淚我朝聖明君一一皆善治淫育  
三百平豈無忠義士我讀我父書頗曾識大義無以死恐我死亦心不二殘生蓄  
購藥氣極須餐甘或時坐如死交眼睜相視先生澤未泯中興斷可冀仰呼願不平  
挺身撼大志四方皆風動德化仍漸被春秋生殺權華夷有定位後有董狐筆當展  
於載記是以明人倫永使勿顛墜

其二

大哉天地經森然不可踰聖人治天下綱常安厥居誰謂遠大變千戈血模糊天  
地思破碎虎狼穴吾廬毒氣孽萬物草木俱焦枯我為國之臣於義當捐軀受死  
不用痛國家終何如念此迫我心為劍肌膚骨腐尚即死且為國家留鬼神

果有知聞之亦敬啟

遺弊并序

七惜惟高郵軍校也理宗朝崇全據高郵城城召借借佐酒惜惜悲此之曰汝本  
趙官家健兒何敢反耶吾有死耳不能為反賊行滿崇全以刃裂其口立命嚮之  
罵至死不絕聲嗟夫今之男子提提讀書學為君子者反為然掃地矣不知此婦  
人既失身汗賤果何所學何所見而臻於是吾豪傑士也嗚呼之氣不為世變消  
鑠此國家仁義涵養之所致其政員國家乎聞此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不俸  
文王而興可也扼腕時艱追憶惜惜之事今實不易得故賦以美之

續洗兵馬

遭時不祥厄陽九垢面蓬髮喪家狗四夷交侵小雅廢率其子弟攻父母封家長蛇  
豕人城天子下殿跪足走救碧池頭樂最愁連昌宮裏花亦曉三精露塞黑曠曠天  
破地裂一無存誰張弓矢救日月仰泣昊天大號吼賢者不入勝毋點義士耻飲盞  
泉水丈夫立身乃大事一失此足死亦耻當知孔明果卿輩歸然三代古君子呂尚  
磻溪釣文王乃是漢唐人才儼到今大壞不可救禍泉破鏡唾唇齒高堂雙眼視天

卷二

十七

下點首潭狀如鬼龍堆大漢島歌夷雷接音響管律離不類人形舞百怪錯亂天  
命失廉營州獨狗龍形詎能兼有唐王基太子即位靈武日天關萬仞磨崖碑  
載定尊卑真紫極一新正朔授人時漸破日出月沒處梯航臣妾每宗師黃旗紫蓋  
東南興大火王氣浮騰春勿欺一成一旅微少康猶能作之君班超已著王命論陳  
嬰王陵再生心綺衣大冠敵勇敵今日豈無劉將軍田野素傑久延頸一呼而動雲  
未舞我當率之效馳驅整頓乾坤明大倫舊邦新命光前玉逆俗汙染咸惟新

吊揚州瓊花并序

揚州瓊花天下惟一本后土夫人司之花之盛衰淮境豈數倍焉南渡前經兵  
火此花亦死今遭大故丙子歲維揚陷丁丑歲此花又死凱謂草木無知乎上天  
福正統厥吏於茲見矣  
南土新飛劫火後復仙德國暗驚鴛鴦定廢攝白天宮穩不忍陷於胡地開花死青春  
禽鳥哭城隍黑氣鬼神哀一朝枯柳變高樹堪憐散碎似雪

二唁詩

丞相深公

德祐一年二月平章貴徹出師敗績丞相陳公室中當國又以京岸上書張之抗疏而過大皇降詔趣入至九月始歸德祐二年正月賊逼行在陳公力請三宮不肖遣駕遂與張傑世傑劉侯師勇奉二王遠避南海公嘗夢二日相繼其一墮地不見其一墮入袖中喜得奇兆數數以耐守死論諸文武百族後勢不能統制張侯又疑恐左右所賣托夫風弄占城俄而占城亦降於賊占城遣百二十人兵卒服事之寫監詳意又進而奔閩國遣使貢香一器遣張侯約以挾外國兵未合公未至張侯已敗棄崖山莫知所之先是景炎二年丁丑歲公以泉州糖稅貯空名省札數千道遣戴恩偽作糖商販糖來吳密諭使臣呂大升編誘浙西數州平日有戀國之心者皆旋填名補官呂大升用心布置近皆爭期以成實歲正月二十四二十十五掩其不備一舉得吳有姚其姓者以謀軍器于其主高氏高乃告于賊首拜都至正月二十四果有領兵來者以賊有備俱陷賊手自正月二十三早圍城閉門及覺俱絕一聞人聲賊即掩而殺之又議舉屠城幸而免越七日至二月初一午後始許開門子家寓于吳身親此苦後呂大升等俱受極刑公令呂大升與諸郡望德乃來攻之亦為良策彼高其姓者身南人反以告賊陷吳大事生靈受禍不

卷二

十八

已高之禍天逆惡可勝誅哉且聞公至海南諸國有讓王位與之者公亦不受公始五十二歲事業宜止於此或傳在真臘之間併集外國兵來微臣昂首望東望南一且從天而下晝復善祖高宗境土富不供哉

相國生東國應識海埋沙早觀上國光輝雍乘聲華叫雲萬森樞遠寬走天涯十年登要津文彩綺晴霞中台勢將圻大拜宣黃麻國步正孔棘盲室相牽擊鬼盜殺機弄平陸關龍蛇點首心不正居然中陰邪蛛絲網黃屋六宮妃嬪整公奉二王奔脫命蓬髮蓬頭滄海耐上帝笑斷口大噴南邦血糊地春深草不芽鬼氣射死樹腥妖的毒花為痛集如毒百怪鳴如蛙蝮盡朱根天國寄海上程始如上色玉潔白澤無瑕垢衣懸相印獨御指南車江東凍不死微微命一空刀圭返魂丹陽和匪通避生擒左賢王劉履雖為妃却視舊朝士一一誰忠嘉萬古虛空中一偽不可加僕我王師來動地騰喧響雷定破惡逆四海仍一家

少保張公世傑  
陳丞相通海而南懼為人挾以授賊先托夫風弄占城少保張公擁廣王即位于海外改祥興一年己卯歲也正月賊酋烏馬兒兵犯崖山我軍與之轉戰而自至

二月初六我軍不幸而敗所餘五百餘巨艘賊軍四向圍布期必得祥興皇帝賴張公不肯叛勢在必死忽天上黑氣化為龍見蜿蜒于空中賊軍爭觀為大異張侯奉祥興皇帝俄來機死戰出賊重圍矣所存惟十九隻巨艘賊望洋追之數日竟不獲先賊首張九萬戶數數密說之叛公泣而言曰我嗣君置之何地耶三軍亦不肯我惟有死耳數戰賊雖伶仃海島而氣實不餒非獨忠臣亦為良將累連上效此不詳知故不書獨聞曾除少保其裨將周文英降賊謂公已死乃偽說遂攻實未死也公始末動王國人俱疑之誠談矣陳丞相張少保伶仃大海中人豈不能奮取以授賊二公忠烈動天地有德感人心所以無頭是念者今俱莫定其所在昔太平咸時不得拜二公於馬前一識雲臺之像深以為惜但人心未改天命豈終窮耶予曰侯之子曰侯之

卷二

十九

將軍本北人歸順年已久擢身將校中腰帶中國綾身圍白玉潔面輝黑鐵剛勇有武勇功出眾入石一朝天柱折當盡置其節陰陽反賊炭格標賊把柳公卿文章士盡醉馬乳酒未聞天地間生死反噬狗幸有張將軍強氣赴死生不携異軍受奸穴粗平生鐵石腸明白照九有榮榮赤仗符百拜懸右肘謀畫入微僕日排

撐口死戰拓山關高擊日月走剖心鯨龍難淋漓血雙于聖火毒難離凡水馬能變瞬目出死關命在事非偶張巡埋骨地頑石變瓊攻白光射天門璀璨奪星斗英氣塵不壞生公踵其後播揚大海外若子死德母屈指我世祖建武又乙酉惡獸豕裂始識獅子吼天風吹斬雨濁劫淨無垢

哀劉將軍并序 八月  
德祐一年十月虜復攻常州時步帥劉公師勇守之常州素無城壁外濠如市河僅恃排梁木一重而已先屢與之戰皆勝至十一月元虜大勢合圍月餘其回回砲甚猛於常地用之打入城寺觀樓閣盡為之碎廿二日間直攻西門敵之不去四門各入一城盡死劉侯倉卒間衣朝衣空朝堂同十餘人騎馬以通事者始賊盜走至平江僅餘四五騎徑朝行在隨二王南奔死于南中疑賊因常州難攻深疑平江有機及得之曰平江鐵城紙人常州鐵城鐵人以此可見劉侯勞苦兵浙右之至今皆口稱劉侯之事痛其不壽不得盡其所長惜哉故作詩哀之  
萬重圍裏脫兵氛正馬勤王志不分既抱忠貞擊敵國莫於成賊議將軍身前名照江南地下心衝塞北雲為痛英雄併消沒託詩為史筆傳聞



仲謀處又曰尋常若陌人道寄奴曾任其寓感慨者則曰不堪回首佛狸祠下一片神鴉社鼓憑誰問廉頗老矣尚能飯否特置酒召數客使妓迭歌蓋自擊節偏問客必使摘其疵孫謝不可客或指一二辭不契其意又弗答然揮羽四視不止余時年少勇於言偶坐于席側緣軒因論語語顧問再四余率然對曰待制詞句脫去今古軫離每見集中有解道此句真字上訴天應頃耳之序嘗以為其言不誣童子何知而敢有議然必欲如范文正以千金求嚴陵祠記一字之易則進尚竊有疑也稼軒喜促膝至使畢其說余曰前為豪視一世獨首尾二腔語語差相似新作微覺用事多耳於是大喜酌酒而謂坐中曰夫君寔中子癩乃咏改其語日數十易累月猶未竟其刻意如此

鄭廣文武詩

海兔鄭廣陸梁蒲福間風駛兵犀雲合亡命無不一當百官軍莫能制自抗凌海蛟有詔勿捕命以官便主福之延祥兵以徽南溟延祥練帥聞廣旦望趣府廉察以其故所為編賓次無與立談者廣譽弗言一日晨入未衙羣僚偶語風簾及詩句廣巽然起于坐曰鄭廣粗人欲有拙詩白之諸官可乎眾屬耳乃長吟曰鄭廣有詩上眾官文武看來總一級眾官做官却做賊鄭廣做賊卻做官滿坐慚嘆章以初好誦此詩每曰今天下士大夫媿鄭廣者多矣吾儕可不知自警乎

宣和御畫

康與之在萬皇朝以詩章應制與左瑤押適睿思殿有徽祖御畫扇繪事持為卓絕上時持玩流涕以起羹膳之悲瑤偶下直竊攜至家而康適來留之燕飲漫出以示康始猶入取教核輒泚筆几間書一絕于上曰玉璽宸游事已空尚餘畫淡繪春風年年花鳥無窮恨盡在香格夕照中瑤有頃出見之大恐而康已醉無可奈何明日伺聞叩頭請死上大怒亟取視之天威頓霽但一慟而已余嘗見王廬溪作宣和殿雙鶴圖詩曰玉璽宮三十六誰識連昌滿宮竹內苑寒梅欲放春龍池水淺鴛鴦浴宣和殿後新雨晴兩鶴雙來東向鳴人間畫工貌不成君王筆下春風生長安老人眼曾見萬歲山頭翠華轉恨臣不及宣政初痛哭天涯觀畫圖廬溪與之雖非可倫擬者第詳玩詩語似不若前作簡而有味云

何處難忘酒

自唐白樂天始為何處難忘酒詩其後詩人多效之獨近世王景文質所作為最善

逸如其為人余得其四篇曰何處難忘酒豈美大不庭有心扶白日無力洗滄溟  
傑將班白功名未汗青此時無一盞壯氣激霄漢何處難忘酒盡吞大陸梁甫腐儒空  
有那好漢德無振曾越扶關寶王徐青瑯康此時無一盞決與海茫茫何處難忘酒  
英雄太屈辱時連那置在運至即登壇梁甫吟聲苦干將寶氣寒此時無一盞拍碎  
石欄干何處難忘酒生民太困窮百無一人能十有九家空人說天方解時和歲月  
公臨川集亦有二篇其一一篇特典重曰何處難忘酒君臣會合時深堂拱亮密席  
坐最麗和氣襲萬物歡聲連四夷此時無一盞真負鹿鳴詩二公同一題而唱嗚此  
吃一轉於祖豆間便覺間雅不侔矣余嘗作一室環寫此詩恨不多見云

大小寒

韓平原在慶元和其弟仰曾為知閤門事頗與密議時人謂之大小韓求捷徑者爭趨之一日內燕優人為衣冠到選者自叙履歷材藝應得美官而留滯餘曹自春泥冬未有所擬方徂徠浩歎又為日者弊帽持扇過其旁遂使談庚甲間以得祿之期日者厲聲曰君命甚高但於五星局中財帛宮若有所礙日下若欲亨達先見

卷二

二十三

小寒更望成事必見大寒可也優蓋以寒為韓待燕者皆縮頭縮尾余憶慶元己未歲如中都道微之相門夜憩客刻見壁間一詩漫味語意乃天族之試南宮者所作其辭曰寒衝衝風怯曉寒也隨舉子到長安路人莫作親王看姓趙如今不似韓旁有何人細書八字墨蹟尚新但云霍氏之福萌於駉來而已余謂優語所及亦一駉乘也其指目者反憤然若不少惜何邪

金陵無名詩

熙寧七年四月王荆公罷鎮金陵是秋江左大蝗有無名子題詩賞心亭曰青苗免後而妨農天下嗷嗷怨相公惟有哩嘉感恩德又隨鈞旆過江東荆公一日餞客至亭上覽之不悅命左右物色竟莫知其為何人也

李白竹枝詞

紹聖二年四月甲申山谷以史事謫黔南道間作竹枝詞二篇題歌羅驛曰撐崖拄谷頹蛇怒八首華天猿掉頭鬼門關外莫言遠五十三驛是皇州浮雲一百八盤紫落日四十九渡明鬼門關外莫言遠四海一家皆弟兄又自書其後曰古樂府有巴東三峡巫峡長猿鳴三聲淚雪霰但以抑怨之音和為數聲惜其聲今不傳余自荆



州上峽入黔中。備嘗山川險阻。因作二臺。傳與巴娘。令以竹枝歌之前。一臺可和云。鬼門關外莫言遠。五十三驛是皇州。後一臺可和云。鬼門關外莫言遠。四海一家皆弟兄。或各用四句。入陽關小秦王亦可歌也。是夜宿于驛。夢李白相見於山間。曰。子往讀夜郎於此。聞杜鵑。竹枝詞三疊。世傳之。不子細憶。集中無有三編。而使之傳焉。其辭曰。一聲望帝花片飛。萬里明妃雪打圍。馬上胡兒那解聽。琵琶應道不如歸。竹竿坡面蛇倒。退摩國山腰。胡孫愁。杜鵑無血可續。凌何日金雞。故九州。命輕人鮮。寶頭船。日度鬼門關。外天北人。墮淚南人笑。青壁無梯。聞杜鵑。今豫章集所刊。蓋自謂夢中語也。音響節奏。似矣。而不能揜其真。亦寓言之流歟。

王荆公

王荆公相。庶富神祖。虛心以聽。荆公自以為遭遇不世出之主。履盡底蘊。欲成致君之業。願謂君不克。世不三代不止也。然非常之云。諸老乃爭紛紜之議。治過天下久之不能堪。又幸其事之集。始盡廢老成。務及引新。道大更弊。法而時事。斬然一新。至于元豐。上已漸悔。罷政居鍾山。不復再召者十年。其後元祐。羣賢迭起。不推原道。弓之本意。急於民康。無復周防。激成黨錮之禍。可為太息。余嘗侍樓宣殿。及此宣獻。論荆公是時嘗引天宮。有絕句曰。勢合便疑埋地盡。功成直欲放春回。農夫不解豐年意。祇欲青天萬里開。其志蓋有在。余應曰。不然。舊聞京師隆冬。嘗有官檢凍死秀才。腰間繫片紙。視之乃喜雪詩四十韻。使來年果豐。已無救濟中之瘡矣。况小人合勢。如章曹蔡呂輩。未知竟許放春否。宣獻所然。是其說。及今觀之。發家之議。同文之歎。以若人而居位。豈不如所懣度。荆公初心。於是孤矣。

味諫軒

成州有蔡次律者。家于近郊。山谷嘗過之。延以飲。有小軒。極華潔。檻外植餘甘子數株。因乞名焉。題之曰味諫。後王子予以橄欖。遺山谷有詩曰。方懷味諫軒中果。忽見金盤橄欖來。想共餘甘有瓜葛。苦中真味晚方回。時蓋徽祖始登極。國論稍還。是以有此句云。

淮陰廟

楚州淮陰。天清河而邑。於漢諸將。尤為荒涼。開禧北征。余舟過其下。舟人指河東。所築屋數椽。曰。是為楚王信廟。亟維覽。堂無傾欹。幾不庇風雨。兩傍皆過客。詩句。樞樞戶。樞題。梁無餘。往往玉石混清。殊不可讀。左廟有高墻。不知何人寫楊誠。

齋二詩其上。字甚大。不能工。亦舛筆畫。余以意揣錄之。其一日。來時月黑過淮陰。歸路天花舞故城。一劍光寒千古淚。三家市出萬人英。少年跨下安無悔。老父圯邊愕不平。人物若非觀歲暮。淮陰何必滅文成。其二曰。鴻溝砥道萬夫雄。雲夢何銷武士功。九死不分天下鼎。一生還負室前鐘。古來犬豕無靈蓋。此後禽空悔作弓。兵火荒餘非舊廡。三間破屋兩株松。音節悲壯。倫俾抑揚。偏壁間殆無繼者。本題文成。為宣成。余按欲留侯。謙與實博。陸自下同。後得麻沙印。本朝天鑄。集乃亦作宣字。尤可怪也。前篇首尾。兩淮陰。雖意不同。疑亦傳後。廣既入塞。舊廟當無復存。不知今血食如何。

范碑詩跋

余伯山為績之六世祖。若著。倅宜州。日因山谷。謫居是邦。慨然為之。經理舍館。遂造二子。溢許從之。游時。黨禁甚嚴。士大夫削削。札掃。惟若著。敬遇不怠。卒以夜造。二子奉几杖。執諸生禮。一日。携紙求書。山谷問以所欲。拱而對曰。先生今日舉動。無愧東都。蒙諸賢。願為范孟博。一傳許之。遂默誦大書。盡卷僅有二三字。疑誤。二子相顧。愕然。山谷曰。漢書固非能盡記也。如此等傳。豈可不熟。閱者欲歎。若著滿秩。持歸上饒。家居實藏之。再世散。歸東武。周氏又歸忠。定家伯山。僅傳摹本。且子壽鑄為四明。刻屬揚之。笈中之官。樓攻塊。見之。為作詩曰。宜人初謂宜於人。菜壯老人竟不操。承天院記。顧何罪。一斤致死。南海濱。賢哉。別駕。眷遠。為不恤罪。若深相親。良不容。虞城。閩。夜達。二子從夫。若一日。携紙。句奇。畫引。筆行。墨生。烟雲。南方無書可尋。問。照寫此傳。終全文。補亡三。僅比安世。偶熟此卷。非張巡。嚴。嚴。女南。范孟博。清。截千。載。無此。倫。坡。翁。侍。母。曹。啓。閣。百。滿。九。死。氣。自。伸。別。駕。去。官。公。亦。已。身。雖。既。衰。兼。有。神。我。聞。此。書。久。欲。見。本。尚。爾。况。其。真。輟。君。清。傳。登。壁。玩。可。立。懦。夫。羞。任。臣。及。履。常。登。朝。以。真。蹟。呈。似。攻。塊。過。復。題。其。後。又。面。命。幼。子。治。錄。里。士。愈。惠。叔。嗜。詩。一。篇。無。稱。其。佳。焉。其。辭。曰。昭。瑞。犀。難。擅。天。綱。手。驅。名。流入。鈞。堂。屯。雲。蔽。日。光。無。卯。金。神。器。春。冰。上。汝。南。節。士。居。危。邦。志。刻。蕭。笑。扶。藜。藜。致。若。生。不。違。免。奔。死。合。食。齊。俱。首。陽。千。年。典。壞。真。善。且。股。鑿。距。應。如。許。遠。安。知。後。人。哀。後。人。又。起。諸。賢。落。南。數。宜。州。老。子。筆。有。神。蟬。蛻。願。揚。瑞。通。真。少。龍。爪。已。名。世。晚。用。難。毛。亦。絕。人。平。生。孟。博。吾。南。友。時。事。駁。設。建。宮。舊。胸。蟠。萬。卷。老。靈。鄉。獨。威。斯。文。聊。運。肘。老。子。書。名。橫。九。州。一。紙。千。金。不。當。購。此。書。豈。但。翰。墨。設。心。事。恨。恨。關。百。憂。人。言。老。子。味。禪。悅。疾。惡。視。滂。家。蘭。切。須。知。許。國。

卷二

二十四

本精忠不幸為湯甘仗節九原莫作令人悲。遺墨敗素皆吾師。從君乞取宜州字。要對崇寧畫齋碑。二詩明白痛快足以弔此老於九坡之期矣。

武夫先生

建中靖國初有宿儒曰徐宗持節河朔風采隱然重子時。然持論與時大異。曾文肅布惡之嘗具狀先烈人姓名陳之乙覽嘗列其間。然未有以罪也。會市肆有刊武夫先生集者。通常所為文。文肅之子好通相國。亦偶得之。首篇乃熙寧間上王荆公書。紙常平法。法紆以置几案。間不為意。文肅偶入貴舍。見之。袖以入。明日送表榻前。且謂常平未嘗上此書。特法流俗之名耳。言者從之。遂免所居官。竟以踏踏徐書作教子詩。曰。詞賦切宜師二宋。文章須是學三蘇。其措意如此。宜其與文肅異也。

八陣圖詩

瞿唐號稱天下至險。每春夏漲。沙磧巨石如屋。者皆一夕隨波去。獨諸葛武侯八陣圖。巖然危千古。獨存。識者謂其有神。紹興中。蜀士有喻汝礪者。持憲節來治于夔。趨口過。與蜀師某江上。謂是圖源委。風后表而詩之。自為序曰。愛帥任子野。以人日置酒江瀕。觀武侯八陣圖。諸公皆和。八陣自武侯始。捫都先生獨謂不然。乃作

卷二

二十六

古風示之庶幾諸公知八陣之所由起。其詩曰。魚復江邊春事起。萬點紅旗磯浦洗。主元是劉夢得。戴酒塔。資水光裏。酒闌放脚步沙磧。細石作行相靡迤。卧龍起佐赤龍子。天地風雲入鞭箠。蛇盤虎翼飛為翔。四正四奇公所墨。當時二十四萬師。關門圍門隨臂指。幾回嚇殺生仲達。往往宵遁常騎。海中仙人丈二履。相與往來迂玉趾。笑云此公大肚皮。龍拳虎擲堆胸膈。江頭風波幾劇瀾。斷岸奔奔俱披靡。陽侯慶戰三峽怒。祗此細石吹不起。晉大司馬宣武公。常山之蛇。中首尾。懷中砥。何物客。未有一客能解此。千年獨有老奇癩。見之飲。三歌。願知此法自元女。細與諸公剖根柢。君不見風后英謀。儘奇說。定定。尤等。蟻。漢大將軍。親閱。四。美。閱。風。皆。龍。氣。馬。陰。三。千。相。角。插。西。羌。草。落。牙。齒。而。公。於。此。出。新。意。蓋。世。功。名。無。第。二。不。知。何。處。著。雙。手。建。章。乃。與。天。地。比。河。圖。洛。書。亦。如。此。堂。堂。孔。明。今。未。死。我。門。生。人。如。死。人。老。了。不。作。一。件。事。却。被。猴。猴。坐。御。林。執。朕。天。王。出。居。祀。既。不。能。跨。穿。膝。暴。暴。王。庭。放。聲。七。日。哭。不。已。又。不。能。斷。脰。決。腹。死。社。稷。滿。地。淋。漓。流。腦。髓。美。它。安。晉。温。太。真。壯。宅。霸。越。會。稽。蠡。八。年。慘。絕。飽。妻。子。漢。弟。東。風。肉。生。解。斑。斑。猶。在。果。卿。髮。離。離。未。落。張。巡。齒。愛。惜。微。微。欲。安。用。有。臣。如。此。難。準。擬。雖。然。愛。國。心。尚。在。左。角。右。角。願。諸。委。二。

廣二矩及二甄。春秋所書晉所紀。况迺東廂與洞當。復有青龍泊旬始。淫淫陳法有。如許。智者舍是。愚者蔽。此圖昔人之窟。拘參以古法。行以已偏。為前距。秋笑之。制勝。於。茲。亮。其。寬。爾。朱。十。萬。破。百。第。願。方。略。何。如。耳。嗟。我。去。國。歲。月。老。渺。渺。赤。心。馳。玉。鹿。可。憐。何。任。財。子。而。我。未。刷。拜。家。取。屬。者。買。舟。渡。川。縣。和。船。欲。泛。吳。江。亦。甲。山。前。春。雪。深。白。帶。城。下。扁。舟。縵。胡。為。於。此。久。留。滯。細。雨。打。蓬。愁。不。睡。劇。闕。逆。難。犯。淮。泗。陸。下。自。將。殊。陳。跡。六。師。如。龍。賊。如。鼠。殺。回。屋。瓦。皆。壁。陸。距。香。直。射。六。百。步。磨。刀。截。江。一。千。里。哀。哉。獨。猴。太。痴。絕。要。死。尚。舞。屠。帝。七。那。知。光。武。定。中。興。要。把。中。原。痛。洗。若。不。見。陸。下。神。武。如。太。宗。萬。全。制。陳。將。平。戎。倚。關。敵。敵。平。江。宮。坐。使。四。海。關。春。容。六。駢。還。自。江。之。東。先。復。舊。京。如。轉。蓬。蜀。花。千。枝。萬。枝。紅。輒。莫。取。次。隨。東。風。奇。癩。眼。臨。醉。冬。烘。東。向。舞。踏。壽。道。翁。醉。醒。聊。作。竹。枝。辭。乞。與。款。乃。歌。已。竟。喻。三。喝。人。靖。康。初。為。祠。部。外。郎。偽。楚。之。情。集。議。秘。省。替。弁。惟。懼。喻。獨。捫。其。額。曰。此。豈。易。處。者。哉。即。日。掛。冠。去。於。是以捫膝自說。有集十四卷。它詩又怪怪。皆稱是。劉後漢光祖實序之焉。

廣元公議

趙忠定既以議者之言去國。善類多力爭。而遂轉平原之權。遂張公議。譚然。日有懸。

卷二

二十七

書北閣下者。捕莫知主名。太學生教器之問。殊亦有詩其間。曰。左手旋乾右轉坤。岸公相扇動流。言。狼。胡。無。地。歸。姬。且。魚。腹。終。天。痛。屈。原。一。死。固。知。公。所。久。孤。忠。願。有。史。長。存。九。原。若。過。韓。忠。獻。休。說。渠。家。未。代。孫。一。時。都。下。競。傳。既。乃。知。其。出。於。器。之。平。原。聞。之。亦。不。之。罪。也。罵。之。後。登。進。士。第。今。猶。在。選。調。中。

楊吳字明之。娶江氏。少。連。處。得。子。明。容。死。之。明日。有。蚺。蝶。大。如。掌。能。回。翔。於。江。氏。之。傍。竟。日。乃。去。及。聞。訃。聚。族。而。哭。其。蝶。復。來。繞。江。氏。飲。食。起。居。不。置。也。蓋。明。之。不。能。割。懸。於。少。艾。稚。子。故。化。蝶。以。歸。歸。李。商。會。作。詩。記。之。曰。碧。梧。翠。竹。名。家。兒。今。作。翩。翩。蝴蝶。飛。山。川。阻。深。羅。網。密。君。從。何。處。化。飛。歸。李。錫。諫。議。知。鳳。翔。既。卒。有。蚺。蝶。萬。數。自。殞。所以。至。府。字。藏。映。無。下。足。處。府。官。平。登。真。孫。武。不。相。辨。揮。之。不。關。踐。踏。成。泥。其。大。者。如。扇。道。月。方。觀。揚。大。芳。慶。謝。氏。謝。亡。未。殮。有。蝶。大。如。扇。其。色。紫。微。翩。翩。自。懷。中。排。徊。飛。集。窗。戶。終。日。乃。如。始。信。明。之。事。不。誣。余。嘗。作。詩。悼。之。云。帳。中。蝶。化。真。成。夢。鏡。裏。鸞。孤。杜。斷。腸。吹。散。玉。蕭。人。不。見。世。間。難。覓。返。魂。香。亦。紀。實。也。

楊太真。小字玉環。故古詩。人多以河環稱之。按李義山云。十八年。來。墜。世。間。搖。池。歸。夢。碧。桃。開。如。何。漢。殿。穿。針。夜。又。向。窗。中。覩。玉。環。刑。公。詩。云。瑤。池。在。道。阿。環。家。又。云。

嘗呼阿環與弄溪誠則足以西王母為阿環也按西王母降漢處遺侍女與上元夫人答云阿環再拜上問起居然則上元夫人亦名阿環耶

袁年純同知始以史同叔同里之雅薦為登親尹京既以才敏自結上知遂錄大昌籍宥成寢履乎柄用知通說履客有詩為壽云見說黃麻姓字香豈將公論是平章十年舊學猶猶漢二紀中書老欲強刑鼎豈堪全鎖印仙翁已在白雲鄉太平宰相今誰是惟有當年召伯棠刑鼎指誰蓋以金科賜第仙翁指葛時已七十舊學則鄭安晚也此詩既傳史聞惡之旋即斥出

林外字豈虎泉南人詞翰滿矣談諧不羈飲酒無算在上岸暇且獨遊西湖幽寂處得小旗亭飲馬外美風姿角中羽覽飄飄然神仙中人豫市虎皮戲篋數枚藏腰間每出其一命酒家保傾倒便視其數價酒直即藏云酒且盡復出之一篋傾倒如初連篋所飲幾斗餘不醉而篋中錢若循環無窮者肆人皆驚異之將去索筆題壁間以筆爐丹竈舊生澄白雲深處是吾家江城戀酒不歸去老却碧桃無限花明日都下感傳某家酒肆有神仙至云又嘗為垂虹亭詞所謂飛梁過水者倒懸橋下人傳為呂翁作惟高廟識之曰是必閩人林外也不然何得以前字號廟字已而知其果

林外也此詞已有幾載茲不復書而初發淡澹清澗險善履舟行人多畏避之外嘗戲題灘傍壁曰千古傳名號淡灘十船過去九船翻惟有泉南林上舍我自岸上走你怎奈何雖一時戲語頗亦有味

張入廷平少負才入太學有聲為率性齊長既又為時中長甚眇小而好作為動以苛禮律諸生同舍多不平之莆田林叔躬亦輕浮之士也於是以其名作詩賦各一首嘲之其警聯云身材短小欠曹文六尺之長腹內空虛之劉又一點之墨詩警句云中分文兩段風使十橫斜文上元無分人前強出些曲畫形容之妙聞者絕倒又私試奔關四門賦云想帝女下嫁大展親家之禮諒商均不肖幾成太子之遊天子之堂九尺云假令晏子來朝美處其面縱使曹文八見僅露其頭願洲具體而微賦云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望之儼然道與之貌天與之形眇乎小爾亦皆叔躬之所為也

世傳浩翁喜言嘗從祇老乞苦筍詩云南園苦筍味勝肉羅龍稱究其採錄煩君更致蒼玉東明日風雨吹成竹又和坡翁春菜詩云如端為苦筍歸明日青衫豈可脫坡得詩戲語坐客云吾固不受作家言直遂欲以苦筍硬差致仕聞者絕倒嘗

賦若翁云苦而有味如忠諫之可活國於翁又從而樂之云我見魏徵殊無婚約未兒童勿多取於是世以諫翁目之殊不知翁嘗自跋云余生長江南里人喜食苦筍試取而嘗之氣苦不可於鼻味苦不可於口故書屏之末始為客一語及來煎中煎人各極苦翁謂於土中才一寸許味如蜜蔗初春則不食惟雙道人食苦筍四寸餘日出上尺餘味甜甘苦相半以此觀之翁翁所食乃取其甘非貴乎苦也南唐胡寂觀有甜苦筍周益公詩云蔬食山間茶亦甘况連苦筍十分甜君若齒頰留餘味端為森森正且屢此亦取其甜耳世人慕名忘味甘心茶苦者果何說哉又記翁翁在戎州日過蔡汝律家小軒外植餘甘子乞名於翁因名之曰味諫軒其後王子予以橄欖送翁翁賦云方懷味諫軒中果忽見金盞橄欖來想見餘甘有瓜葛苦中真味晚方回然則二物亦可名之為諫果也

先世舊藏吳興張氏十詠圖卷乃張子野圖其父維平生詩十首也其一太守馬大卿會六老於南園云賢侯美化行南國華髮欣欣奉宴坂政蹟已聞同水蘊恩輝還喜及桑榆休言身外榮名好但恐人間此會無定日定知傳好事丹青室裏浴中圖其二庭鴉云我輩盤桓傍小庭不無清夜夢烟汀靜翹月色一團素開吟苦錢數點

卷二

二十八

卷二

二十九

青終日稻梁聊自足滿前雜樹相形已隨秋意歸詩筆更與幽樓上畫屏其三蝴蝶花云雪孕中園信當符燦爛尤覺鑄工造品高多說瓊花似由妙誰將玉笛吹散舞不休零脫樹幽飛無定城風枝淡圓如有須為夢若在蓋田種更宜其四孤帆云江心雲破處送見去帆孤浪濤疑升漢風高若泛湖依微過遠嶼鬢髮蒼蒼燕莫問乘舟客利名同一途其五宿清江小舍破損僅存一旬云暮葉青青綠荇齊其六歸燕云秋燕秋歸何處鄉羣離齊老稻青猶能時暫棲庭樹漸覺鶯啼度死地已任風庭下簾幕却隨烟艇過瀟湘前春總得安巢所應免差池樓別梁其七開砧云道野空林砧杵聲淺沙樓雁自相鳴西風送響蹙色靄久客感秋愁思生何處征人移塞帳即時新月滿江城不知今夜搗衣曲欲寫秋閨多少情其八宿後陳莊云臘凍初開苦水濤烟村去郭可吟行雞頭斜日見鷺鷥枕上西風鼓角聲一棹寒燈隨夜釣滿翠香雨赴春耕雜言五福仍須惜九十餘年樂太平其九送丁選秀才赴舉云鵬至天池泉莫隨風雲萬處約先飛青袍錫宴出關近帶取瓊林春色歸其十貧女二荆簪掠髮布衣水鏡雖明亦懶燒數畝秋禾滿家食一機官帛幾枚綠物應青背天應與花有秋香春不知多謝年來來來族女德教時樣畫蛾眉孫覺年老序之云富貴

賦若翁云苦而有味如忠諫之可活國於翁又從而樂之云我見魏徵殊無婚約未兒童勿多取於是世以諫翁目之殊不知翁嘗自跋云余生長江南里人喜食苦筍試取而嘗之氣苦不可於鼻味苦不可於口故書屏之末始為客一語及來煎中煎人各極苦翁謂於土中才一寸許味如蜜蔗初春則不食惟雙道人食苦筍四寸餘日出上尺餘味甜甘苦相半以此觀之翁翁所食乃取其甘非貴乎苦也南唐胡寂觀有甜苦筍周益公詩云蔬食山間茶亦甘况連苦筍十分甜君若齒頰留餘味端為森森正且屢此亦取其甜耳世人慕名忘味甘心茶苦者果何說哉又記翁翁在戎州日過蔡汝律家小軒外植餘甘子乞名於翁因名之曰味諫軒其後王子予以橄欖送翁翁賦云方懷味諫軒中果忽見金盞橄欖來想見餘甘有瓜葛苦中真味晚方回然則二物亦可名之為諫果也

先世舊藏吳興張氏十詠圖卷乃張子野圖其父維平生詩十首也其一太守馬大卿會六老於南園云賢侯美化行南國華髮欣欣奉宴坂政蹟已聞同水蘊恩輝還喜及桑榆休言身外榮名好但恐人間此會無定日定知傳好事丹青室裏浴中圖其二庭鴉云我輩盤桓傍小庭不無清夜夢烟汀靜翹月色一團素開吟苦錢數點

青終日稻梁聊自足滿前雜樹相形已隨秋意歸詩筆更與幽樓上畫屏其三蝴蝶花云雪孕中園信當符燦爛尤覺鑄工造品高多說瓊花似由妙誰將玉笛吹散舞不休零脫樹幽飛無定城風枝淡圓如有須為夢若在蓋田種更宜其四孤帆云江心雲破處送見去帆孤浪濤疑升漢風高若泛湖依微過遠嶼鬢髮蒼蒼燕莫問乘舟客利名同一途其五宿清江小舍破損僅存一旬云暮葉青青綠荇齊其六歸燕云秋燕秋歸何處鄉羣離齊老稻青猶能時暫棲庭樹漸覺鶯啼度死地已任風庭下簾幕却隨烟艇過瀟湘前春總得安巢所應免差池樓別梁其七開砧云道野空林砧杵聲淺沙樓雁自相鳴西風送響蹙色靄久客感秋愁思生何處征人移塞帳即時新月滿江城不知今夜搗衣曲欲寫秋閨多少情其八宿後陳莊云臘凍初開苦水濤烟村去郭可吟行雞頭斜日見鷺鷥枕上西風鼓角聲一棹寒燈隨夜釣滿翠香雨赴春耕雜言五福仍須惜九十餘年樂太平其九送丁選秀才赴舉云鵬至天池泉莫隨風雲萬處約先飛青袍錫宴出關近帶取瓊林春色歸其十貧女二荆簪掠髮布衣水鏡雖明亦懶燒數畝秋禾滿家食一機官帛幾枚綠物應青背天應與花有秋香春不知多謝年來來來族女德教時樣畫蛾眉孫覺年老序之云富貴

應與花有秋香春不知多謝年來來來族女德教時樣畫蛾眉孫覺年老序之云富貴

應與花有秋香春不知多謝年來來來族女德教時樣畫蛾眉孫覺年老序之云富貴

應與花有秋香春不知多謝年來來來族女德教時樣畫蛾眉孫覺年老序之云富貴

應與花有秋香春不知多謝年來來來族女德教時樣畫蛾眉孫覺年老序之云富貴

而壽考者人情之所甚慕貧賤而夭短者人情之所甚哀然有得於此者必遺於彼故爾處虛強之貧壽考之賤不願多藏而病憂顯崇而夭短也贈尚書刑部侍郎張公諱維吳興人少而學書貧不能卒業去而躬耕以為養善教其子至於有成平居好詩以吟詠自娛浮游閩里上下於湖山谷之間遇物發興率然成章不事雕琢之巧采繪之華而辭意自得徜徉閑肆往往與時處士能詩者為輩蓋非無憂於中無求於世其言不能若是也公不出仕而以子封至正四品亦可謂貴不治職而受祿養以終其身亦可謂富時年九十有一可謂壽考夫享人情之所甚慕而違其所哀無憂無求而見之吟詠則其自得而無怨懣之辭肅然而有沉澹之思其亦宜哉公卒十八年公子尚書都官郎中光亦致仕家居取公平生所自愛詩十首寫之練素紙十詠圖傳示子孫而以序見屬余既愛侍郎之壽都官之孝為之序而不辭都官字子野蓋其年八十有二此事不詳於郡志而張維之名亦不顯故人少知者會直齋陳振孫武鄉方修吳興志討摭舊事見之大喜遂傳其圖且詳考顧本為之跋云慶曆六年吳興郡守魯宴六老于南園酒酣賦詩安定胡先生瑛教授湖學為序其第六人者工部侍郎即簡年七十九封員外郎范說年八十六衛尉寺丞

卷二

二十

張維年九十一俱致仕劉餘慶年九十二周守中年九十五吳瑛年七十二皆有子弟列前子朝劉殿中丞述之仲父周大理丞頌之父吳大理丞知幾之父也詩及序刻石園中園廢石亦不存其字見圖經及安定言行錄余嘗致之即簡杭人也或嘗寓於湖范說咸平三年進士同學究出身周頌天聖八年進士劉吳瑛族述與知幾皆有名跡可見獨張維無所攷近周叔明史君得古畫二幅號十詠圖者乃維所作詩也首篇即南園宴集所賦孫覺老序之其略云云於是始知維為子野之父也時然寧五平歲在壬子述數而上八十二年子野之生當在淳化辛卯其父享年九十有一正當馬守會六老之年實慶曆辰運數而上九十一一年則周世宗顯德丙辰也後四年宋興自是日趨太平極盛之世及于熙寧元豐再更甲子子野於其間擢儒科登進仕為時聞人贈其父四品仍父子皆老期流風雅韻使人遐想慨慕不能已已可謂吾鄉衣冠之盛事矣然世知固有子野而不知有其父也自慶曆天咸後十八年子野為十詠圖當治平甲辰又後八年孫瑛老為太守為之作序當熙寧壬子又後一百七十七年當淳祐己酉其圖為古博雅君子所得會余方經吳興人物志見之如獲拱璧因細考而詳錄之庶幾不朽於世其詩亦清麗簡雅如難

頭斜日危鷗隊枕上西風鼓角聲又花有秋香春不知皆佳句也子野之墓在千山多寶寺金其後影響不存矣此圖之獲豈不幸矣本朝有兩張先皆字子野其一博州人天聖三年進士歐陽公為作墓誌其一天聖八年進士則湖州人也二人名姓字偶皆同而又通同時不可不知也且賦詩云平生聞說張三數十詠誰知有乃翁達世昇平百年久與齡者父一家同名賢叙述文章好勝事流傳繪素工遐想歲時生恨晚恍如身在畫圖中南園故址在今南門內斗存豐端明所居是也其地向為章氏物先君為經管得之存莫大喜亦嘗賦五絕句其一云買家喜傍水晶宮近在南園故址中我欲華臺名六老追遺慶曆太平風余家又偏藏子野詩一姓名安陸集舊京本也守楊嗣翁見之因取刻之郡齋適二事皆出余家似與子野父子有緣耳

卷二

三十一

周平園嘗出使過沈陽太海富文彦博招飲藉中有曹野者潔白純靜或病其訥而不穎公為賦梅以見意云端白江梅大都玉斲疑就雨肥霜退知駭閨房秀莫待冬深雪壓風欺後君知否却嫌伊瘦又怕伊傷倦酒酣又出家姬小瓊舞以侑歡公又賦一闋云秋夜垂簾客星容到天孫渚眼波微注將謂牽牛渡見了還非重理霓裳舞誰無誤幾年一過莫訝周郎顧范石湖嘗云朝士中殊麗有三傑謂韓無咎晁伯知家姬及小瓊也禁中亦聞之異時有以此事傷公者公亦為一笑陸放翁在蜀日有所盼嘗賦詩云碧玉當年未破瓜學成歌舞入侯家如今顛顛蓬窗底飛上青天如落花出蜀後每懷舊游多見之賦詠有云金鞭珠鞵憶春海為里橋東畫樓夢倚晚風吹不斷書憑雁寄無由鏡中顏髮今如此席上賓朋好在不在無有矣歲三百箇擬將細字寫春愁又云裘馬清狂錦水濱最繁華地作閒人金盞投前消長日翠袖傳杯頰好春幽鳥語隨歌處拍落花鋪作舞時茵悠然自適君知否身與得名孰是孰又以此詩藥括作風入松云十年裘馬錦江濱酒海紅塵黃金選勝窟花海倚狂狂驅使青春吹笛魚龍畫出題詩風月俱新自憶華髮滿紗巾猶是官家風標曾記當年語問得名何似身親欲寫吳淞說與這回真箇閑人前輩流風雅韻猶可想見也

降仙之事人多疑為符箓者狡獪以愚旁觀或宿構詩文託為仙語其實不然不過能致鬼之能文者耳徐外家諸葛善為此戲往往所降多名士詩亦麗可讀至於書體文勢亦各近其人一日元慶舅諸姬戲以紙扇求詩遂各題小詞于上仍寫姬之

名於內行真相聞有可觀者紹興科橋客邸有請紫姑者命勝為題詩云寒風雪壓  
松枝折斑斑刺畫青血運斤巧匠斷削成劍脊半開魚尾裂五湖仙子多奇致欲  
駕神舟探仙穴碧雲不動曉山橫數聲搖落江天月又湖學甲子歲科舉後士友有  
請仙問符失者賦詞云遠涼天氣淒涼院宇淒涼時候孤鴻叫月寒燈伴殘漏落盡  
梧桐秋影瘦籬古畫難就重陽又近也對黃花依舊此人竟失舉浮沉間有降仙子  
杭洋者或以鬼譏之大書一詩云眼前青白誰知我口裏黃黃一任君縱使投山可  
越海也須覆面更翻雲或以功名為問答云朝經暮史無閒日北履南鞭知幾年  
履未能求實地榮枯何必問青天報其相識也又董無益常記女仙三絕句云柳條  
金嫩不勝鴉青粉塔邊道羅家燕子未來春寂寂小窓和雨夢梨花松影侵環琳觀  
靜桃花流水石橋寒東風吹過雙蝴蝶倚危樓第幾欄屈曲閣下月半窺藕花香  
淡水漪漪分明一夜又姬夢只有青團扇子知亦可喜也友人姚天澤亦喜此詩先  
君常清湘次因至外塾觀子弟捧其忽大書曰詩贈周邦若云謝公樓上春光好五  
馬行春人未老嘗孤臺上墨未乾手捧詔書入黃道先子為一笑然莫知為何等語  
也未幾易守臨江備被郡志則舊有謝公樓所謂謝公樓上好美酒三百青銅買一

卷二

三十二

迎駕于鶴橋戲以書句為隱語云仰觀天文俯察地理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  
思無益不如學也泉皆莫測公笑云乃此橋華表柱木鶴耳其他善戲多類此其後  
居兩制登政地有嘉林集百卷間作小詞極有思致先能口誦數闕小重山云柳  
暗花明春事深小欄紅藥已抽簪雨餘風軟碎鳴禽遲遲日猶帶一分陰把酒莫沈  
吟身閑無箇事且登臨舊游何處不堪尋無尋處惟有少年心今舊集已不復存而  
外家淵謝殆盡暇日追憶書之以寄余凱風寒泉之思云  
余讀杜詩偏勸腹腹愧年少喜其知味坡詩亦云更洗河豚蒸腹腹黃詩亦云故園  
溪友贈腹腹天云飛雪堆盤腹腹按禮記少儀云羞濡魚者進尾冬右腹註腹下  
也月禮疏燕人贈魚方寸切其腹以啗所貴引以證腹腹亦腹腹前漢九州膏腴師  
古語云腹下肥曰腹腹  
花竹幽窓午夢長此中與世暫相忘華陽處士如容兒不見仙方竟睡方然則睡亦  
有方耶希夷之說不過謂舉世以為忽魂離神不動耳道教經乃有煩惱毒蛇睡在  
汝心睡蛇既出乃可安眠之語近世西山春宇通有睡訣云睡側而風覺正而伸早  
晚以時先睡心後睡眼睡處以為此古今未發之妙然睡心睡眼之語本出千金方  
李通特引此說睡處偶未之記耳  
咸淳癸酉夏連連日間既而襄州失守朝野震動荆閩李履定祥父乞賈平章用張  
魏公趙忠簡故事定督于京賈則請親行邊疏凡屢上朝紳學士上書者無虛日或  
欲留行賈聞督其後遂置機處房專行密院切急之事且大開言路以集眾思於是  
言事獻策盡五紛然漢嘉有布衣楊安守者狂生也自詭知兵獻言于朝遂送機處  
房看詳都司許自書擬本房知其狂妄遂侮笑之安守不勝其憤遂上書痛詆自之  
短且謂其操御音鐵說一時傳以為笑會奉口有未局之變京尹吳益區區失當於  
是右史李珣因經從直前論大尹草茅上疏詆都司時方語成賈公欲優學舍以徵  
譽乃以校尉告身錢帛等俸京庫擬試時黃文昂方自江閩入為京尹益增賞格雖  
未繼獲數百千於是羣四方之士試者紛紛時襄郭已失江淮日以遠告有無名  
子作詩揚之試所云擊鼓驚天動地來九州赤子哭哀哀廟堂不問平戎策多把金  
錢堪秀水通之竟不得其人而止  
飽食緩行初睡覺一甌新茗待兒煎脫巾斜倚絕林坐風送水聲來耳邊丁崖州詩  
也細書坊老讀長量惟昏眼取單且一息拋書遺少年半山翁詩也相對蒲團睡味

卷二

三十三







燕登池面虛在官蛙木綿庵外尤愁月里夜深聞鬼車李彭老一絕云淫房錦樹  
曲相通龍龜春暮已空惆悵昔時吹笛處壞窗風雨刺青紅

韓忠武王以樞就第絕口不言兵自號清涼居士時來小驛放浪西湖泉石間一日  
至香林園蘇仲虎尚書方宴客王徑造之賓主歡甚盡醉而歸明日王詢以羊羔且

手書二語以道之臨江仙云冬日青山蕭瀟春來山暖花濃少年老與花同世間  
名利客富貴與貧窮榮華不是長生藥清閒是不死門風勸君識取主人公丹方只

一味盡在不言中南鄉子云人有幾何般富貴榮華總是閒自古英雄都是夢為官  
寶玉妻兒宿業纏年事已衰殘鬢髮蒼蒼骨體乾不道山林多好處貪歡只恐痴迷

誤了賢王生長兵間初不能書晚歲忽若有倦能作字及小詩詞皆有見趣信乎非  
常之才也

開禧用兵金人元帥統石烈子仁領兵據濠梁大書一詞於濠之倅壁間詞名上  
平南即上西平之調云驚鋒極跨臂振奮盟寒恃洞庭彭義狂瀾天兵小試萬蹄一

飲楚江乾捷書飛上九重天春滿長安穿山川周禮樂唐日月漢衣冠洗五州妖氣  
湖山已平全蜀風行何用一沉九有人傳喜日邊都護先遣子仁蓋女真之能文者

故敢肆言無懼如此  
卷二 三十六

天台營妓嚴蕊字幼芳善琴弄竹書畫色藝冠一時間作詩詞有新語頗通  
古今善逢遊四方聞其名有不遠千里而登門者唐與正守台日酒邊常命賦紅白

桃花即成如夢今云道是梨花不是道是杏花不是白白與紅紅別是東風情味曾  
記曾記人在武陵微醉與止賞之夢寐又七夕郡齋開宴有謝元卿者豪士也風聞其

名回命之賦詞以己之姓為韻酒方行而已成鶴橋仙云碧梧初學桂香殘吐池上  
水花微謝穿針人在合歡樓正月露玉盤高滿蛛忙鵲懶拼慵織倦空做古今佳話

人湖剛道隔夜元卿為之心醉留其家半載盡容囊饋贈之而歸其後朱晦庵以  
庚節行部至台欲據與正之罪遂指其書與畫為濫譽做月餘葉雖備受筆楚而一

語不及唐然猶不免受杖移籍紹興且復就越置獄鞠之久不得其情獄吏因好言  
誘之曰汝何不早認亦不過杖罷况已經斷罪不重科何為受此辛苦和葉答云身

雖賤職縱是與太守有濫科亦不至死罪然非真偽豈可妄言以行士大夫雖死  
不可誣也其辭既堅於是再痛杖之仍繫于籍兩月之間一再受杖委頓幾死葉

聲價愈隆至微阜陵之聽未幾朱公汶除而丘雲商卿為憲因賀朔之際憐其病瘁

命之作詞自陳不構思即口占卜算子云不是受風塵似被前緣誤花落花開句  
有時應願東君去也終須去住也如何住若得山花插滿頭莫問奴歸處即日判

令從良繼而宗室近屬納為小婦以終身焉夷堅亦嘗略載其事而不能詳蓋得之  
天台故家云

陸務觀初娶唐氏閨之女也於其母夫人為姑姪伉儷相得而弗獲其姑既出而亦  
思絕之則為之別館時時往焉其姑知而掩之雖先知擊去然事不得隱竟絕之亦

人倫之大變也唐後改適同郡宗子士程嘗以春日出游相遇于馬跡寺南之沈氏  
園唐以語趨遣致酒餽翁悵然久之為賦叙頭風一詞題圓屏間云紅酥手黃藤酒

滿城春色官牆柳東風惡歡情薄一懷愁緒幾年離索錯錯錯春如舊人空瘦淚痕  
紅泥紋綉透桃花落開池關山盟雖在錦書難托莫莫莫實紹興乙亥歲也翁居盤

湖之三山晚歲每入城必登寺眺望不能勝情嘗賦二絕云夢斷香銷四十年沈園  
花老不飛燕此身行作楫山土猶帶遺蹤一恨然又云城上斜陽畫角哀沈園無復

舊池臺傷心橋下春波綠曾是驚鴻照影來蓋慶元己未歲也未久唐氏死至紹熙  
壬子歲復有詩序云禹跡寺南有沈氏小園四十年前嘗題小閣壁間偶復一到而

園已三易主讀之悵然詩云楓葉初丹樹葉黃河陽愁鬢怯新霜林亭舊感空回首  
泉路憑誰說斷腸壁壁題塵漢漢斷雲幽夢事茫茫年來安念消除盡日向蒲籠

一炷香又至開禧乙丑歲暮夜夢遊沈氏園又作兩絕句云路近城南已怕行沈家  
園裏更傷情香穿客袖梅花在綠燕穿樑春水空城南小陌又逢春只見梅花不見

人玉骨久塵泉下土墨痕猶鎖壁間塵沈園後屬許氏又為汪之道宅云  
賈師憲浮祐己酉歲為湖廣總領時方岳巨山知南康軍一日總所綱遷總從星江

押綱軍卒論悍肆肆市民橫遭其禍甚眾巨山大不能堪遂擒數輩斷治之賈公聞  
之移文詰問且追本軍都吏巨山於是就判公牒云總領雖大湖廣之尊南康雖微江

東列郡當職奉天子命來收是邦初非總領之幕官亦非湖廣之屬郡軍無紀律騷  
動吾民國有常刑合從斷違此守臣職也於都吏何為馬驟報賈公得牒不勝其憤

遂申朝廷乞行按劾於是朝廷俾岳易鄂武以避之去郡日有士人作大旗書一詩  
以送之曰秋屋秋登兩股秋湖廣江東事不侔直到南康論體統江西自隔兩三州

事自一時傳誦而人競信之查閱古之敗眾亞皆歸焉然其間率多浮誕之語抑有  
來時以魏名兵聲以詆平日所不樂以甘心者如大吹即莊等事是也姑以四朝聞

見錄所載一事言之謂蜀帥獻沈香山高五人立之南園風閣下今慶樂園即昔之南園也所謂香山尚巍然立於閣前乃枯枿耳初非沉香也推此以往人言未盡信也如此余嘗戲賦絕句云舊事凄凉尚可尋斷碑閣下草深深南園閣下榭牙樹當日人疑是水沉

歐陽公非非堂記曰是近乎詭非近乎訛不幸而適字訛無論坡翁為劉壯與作是是堂詩云開無言仁義是非安可無非非義之屬是是仁之徒非非近乎訛是是近乎訛子由彈呂惠卿章云放虎遺命也推其仁則可以託國食子由君也推其忍則至於殺君山谷懷半山老人詩云吸養不如放虎樂羊終愧已西其意蓋指惠卿也二公豈相蹈襲者邪其用事造語若出一轍而不以為嫌也然韓非子所載放虎乃是西巴恐一時偶誤耳

蘇先生吳老儒也發會皆其子姪行也記問該洽九經註疏悉能成誦場屋之文未嘗不為時譽然垂老連蹇未嘗預貢士籍時吳仲子名惟信號菊潭容安能詩善他日蘇極稱之以為不可及一日過諸道和以近作吳因朗誦傷春絕句云白髮傷春又一年閒將心事卜金錢梨花瘦盡東風懶商春平生到杜鵑聲老至屈膝拜之

曰子真謫仙人也老夫每欲效顰則漢高祖唐太宗遠遜不少置矣蓋前輩輩香若此陳簡齋嘗語人作詩之要云天下書雖不可不讀然慎不可有意於用事正謂此也今人或以用事多為博瞻誤矣

吳江三高亭祠鴉夷子皮張季鷹陸望望而議者以為子皮為吳大仇法不當祀前輩有詩云可笑吳知忠越越却誇范蠡作三高又云千年家國無窮恨只合江邊祀子胥蓋滯非之後有戲作彈之者云匿怨友其人丘明所耻非其鬼而祀聖經是諱今有竊高人之名犯眾心之惡有識之士莫不共憤無知之魂豈當久居又云范蠡越則薛臣吳為敵國以利誘太宰嚭而脫彼勾踐鼓兵却公孫雄而滅我夫差既逐其諫反效其玉鄙君如鳥喙累大夫種以伏誅自己曰鴉夷載西施子而潛逃又云如蠶者變姓名為陶朱說行蹤於江海語其高節則未可謂之智術則有餘假扁舟五湖之名居笠澤三高之首况當此無邊勝境之上豈應着不共戴天之誓云云鴉夷之見點其真宜也而史越王判紹興日作會稽先賢祠亦復耻之不得在萬士之列其說云或謂鴉夷子皮與賀季真之高而不得名高士何也嗚呼予於是豈無意哉夫貴于士者進退不失禮義彼子皮去國之遺言有人臣所不忍而季真阿時所好黃

卷二

二十八

冠東編又使季林南華祖餞賦詩予見其存未見其榮也使子皮居嚴于陵之上季真真張子向之列則有不可者故其述之觀表者知不敢苟而高士之尤可貴也嗚呼子皮既不容於吳又不齒於越千古之下至無容身之地公論至後世而定亦可異哉是以古之君子交絕不出惡聲况君臣之際乎司馬公修通鑑而不取屈原離騷之章正此意也余感其意故書之以為異世之戒云

趙南仲以諫李全之功見忌於趙清臣史按每左右之遊留於朝其後恢復事趙遂分委以遠圖赴鎮之日朝紳置酒以饒適有呈鱉竿使者曹西士賦詩云又被鱉竿送上竿這番難似舊時難勸君着脚須教穩多少傍人冷眼看未幾師果不競

元和初有進士陸喬者好為歌詩人頗稱之家于丹陽所居有亭沼號為勝境喬家富而好客一夕風月晴瑩有扣門者出視之見一丈夫衣冠甚偉儀狀秀逸喬延入與坐談議朗暢出於意表喬重之以為人無及者因請其姓名曰我沈約也聞君善詩故來候身喬驚起曰某賤士不意君之見臨也願得少留以侍談笑既而命酒約曰我平生不飲酒非阻君也又謂喬曰吾友人范僕射雲子知之乎喬對曰某常讀梁史熟范公之名久矣約曰吾將遂之喬曰幸甚約乃命侍者邀范僕射項之雲至

喬即拜延坐雲謂約曰休文安得而至此耶約曰吾主人龍詩且好賓客步月至此遂相談談久之約呼左右曰往召青箱來俄有一兒至年可十歲餘風貌明秀約指謂喬此吾愛子也少聽範好讀書吾甚憐之因以青箱為名焉欲使繼吾學也不幸先吾逝矣今謂君即命其子拜喬又曰此子亦好為詩近從吾與僕射同過臺城因相與感舊樓等立成甚有可觀者韻之曰六代舊江川興亡幾百年繁華今寂寞朝市音聲聞夜月琉璃水春風柳色天傷時與懷古要決國門前喬歎賞久之因問約曰某常覽昭明所集文選見其編錄詩句皆不扣音律謂之齊梁體自唐朝沈佺期宋之問方好為律詩青箱之詩乃幼今體何哉約曰今日為之是為今體亦何許

不可追矣及蕭公碑代吾與君俱為任命之臣雖位甚崇恩愈厚而心常憂惕無憂日之歡矣諸葛長民有言賤常思富貴貴又履危機此言宜虛語哉約亦吁嗟久之雲又歎曰自梁及今四百年矣江山風月不異當時但人物潛換耳能悲乎既而謂雲曰吾嘗為蘇公鄂州記室夢一人告我曰君後位當至端揆終不及也及吾為僕射南書令論者頗以此見許而終不得乃知人事無非命也時夜已分

卷二

三十九

雲謂約曰可返矣因相與歸謂奮曰此地當有兵起不過二載奮送至門行未數步  
俱亡所見奮以事告於親友後歲餘李錡反又一年而奮卒

晉昌唐燕士好讀書隱于九華山嘗日晚天雨霽燕士步月上山夜既深有羣狼擁  
于道不得歸懼甚遂匿於深林中俄有白衣丈夫戴紗巾貌孤俊年近五十循澗

而來吟步自若佇立良久乃吟曰澗水潺潺聲不絕漢隴茫茫野花發自去自來人  
不歸長時惟對空山月燕士常好為七言詩頗稱於時人聞此驚歎將與之言未及

而說明日燕士歸以貌問里人有識者曰是胡氏子舉進士善為詩卒數年矣  
有梁環者聞成中自長沙將舉李康遂次商山舍於館亭中時八月十五夕天雨新

霽風月高朗環偃而不寐至夜半忽見三大夫衣冠甚古皆被米練徐步而來至庭  
中且吟且實從者數人環心知其鬼也然素有膽氣因降階揖之三人亦無懼色自

稱蕭中郎王步兵諸葛長史即命席坐於庭中曰不意良夜遇君於此因呼其僕玉  
山往取酒既至環席邀酌已而王步兵曰值此好風月况嘉賓在席不可無詩也因

命題聯句以詠秋物步兵即首為之曰秋月圓如鏡蕭中郎曰秋風利似刀環曰秋  
雲輕比絮以諸葛長史然久之二人促曰幸以拙述為事長史况吟又食頃乃曰

秋草如同毛二人皆大笑曰拙則拙矣何太遲乎長史曰此中即過耳為僻語而滯  
捷才既而中郎又曰良會不可無酒酒佐歡命玉山召蕙娘來玉山去頃之有一美

人鮮衣白門步入吟而拜坐客請葛長史戲謂女曰汝自赴中郎召爾與吾何事  
美人曰安知不為眾人所步兵曰安用自明不若歌以送長史之酒蕙娘起曰願

歌風樓之曲即歌之清音怨感環聽之忘倦人而歌闌中郎又歌一曲既終曰山光  
漸明願更綴一篇以盡歡也中郎曰山樹高影步兵曰山花寂寂香因指長史曰

向者僻語信中郎過今願此以觀捷才耳長史應曰山天遙歷歷一坐大笑連不如  
連而且拙捷才如是耶長史色不能平次至環曰山水急湯湯中郎泛言賞之乃問

環曰君非舉進士者乎環曰將舉孝廉科中郎笑曰孝廉安知為詩哉環因怒叱之  
長史亦奮袂而起坐客驚散遂夫所在而置杯亦亡矣環自此被疾恍惚往往夢

中郎步兵來心甚惡之後至長安遇術士李生辟鬼符佩之遂絕矣

彭城劉澗者自元中為彭城令卒於官家甚貧因寄轉城佛寺中成將半其縣丞賈

亦卒三日而寤初實生靈寢堂一吏導而西去其高原大澤數百里抵一城郭入門

學史亡去生懼甚即出城門門有衛卒舉劍而列實生訊之衛卒舉劍指南曰由此

之生道再賞始知身死汗而後懷即而去雖殆不敢息俄見十餘人立道左有一  
人母實生翠美手而熟視之乃是劉既曰吾兄何自而來實具以告曰我自與足下

別若安身於胎實中念平生時安可得因涕泣實即法寔遂寔既泣不語久之又曰  
我妻今安在得無恙乎實曰賢子僑居轉城佛寺將半歲矣既曰子今去為我問訊

我以窮困因尋遠不可逃每念妻等若踵而不忘矣顯之恨何可盡道哉特別謂  
實曰我有詩贈君曰更路香舍人不知不用苦說使人悲喜得逢君傳家信後會

茫何處期已而又泣實遂告別未十餘里聞擊檀聲極密響因停而聽實即師揚慈  
祖兄其甥崔氏子常以其事語諸人

進士李真河東人也居長安延壽里元和初夏一夕負獨處其室方僊於榻寐未熟  
忽聞室之西邊有微聲繼而達鑄然若韻金石之樂如是久而不絕俄又有歌者其

音極清越冷泠然又久不已負竊聽其歌詞曰色分藍葉青聲比磬中鳴七月初七  
日吾當示汝秋歌竟其一闋負且驚且異矧日命家僮窮其跡不能得焉是夕負方

獨處及聞其聲遂起且久亦歌如前詞竟負心知其為怪也然其異之如是凡數夕  
亦復聞焉後至秋始六日夜有甚西顧其室之北垣明日垣北又聞其聲負驚而視

之於北垣下得一古尺餘制用金成狀奇古與今之在甚異若其光隱然有  
文視不可見蓋于百年之器也扣之則其韻極長即命將去塵土方可讀之字皆小

篆書乃崔子玉古器銘也負得而異之然竟不知何代所製也

陳郡謝翺者嘗舉進士好為七字詩其先寓居長安昇道里所居庭中多牡丹一日  
晚霽出其南行百步眺終南峯佇立久之見一騎自西馳來繡纈彷彿近乃雙雙

高髻靚粧色甚珠麗至翺所因駐謂翺曰即非見待耶翺曰步此徒望山具雙雙笑  
降拜曰願即歸所尾翺不測即迴望其居見青衣三四人偕立其門外翺亦駭異入

門青衣與前拜既入見室中設茵憑張帳錦繡輝映異香遍室翺愕然且懼不敢  
問一人前曰即何懼固不敢損耳頃之有金車至門見一美人年十六七風貌閑麗

次所未識降車入門與翺相見坐於西軒謂翺曰聞此地有名花故來與君一醉耳  
翺懼稍解美人即命設饌同食其器用食物莫不珍豐出玉杯命酒遞翺因問曰

女即何為者得不為他性乎美人笑不答因請之乃曰君但知非人則已安用問耶  
夜闌謂翺曰某家甚遠今將歸不可久留此矣聞君善為七言詩願見贈翺悵然因

命筆詩曰陽臺後會無期碧樹煙深玉漏遲半夜香風滿庭月花前竟發楚王詩

美人覽之泣下數行曰某亦嘗學為詩欲答來贈幸不見撰類善而歸美人求詩  
類視箇中惟碧雲一幅因與之美人題曰相思無路莫相思風裏花開只片時惆悵  
金闈却歸處曉鶯腸斷綠楊枝其筆札甚工類嗟貴良久美人遂願左右撤帷命  
燭登車期送至門揮涕而別未幾十步車輿人物盡亡見矣類其事因貯美人詩  
于筒中明年暮下第東歸至新豐夕舍逆旅氏因步月長望遠感前事又為詩曰一  
秋華落麗雲餘香猶在墨猶新空淚滿目淚涼事不見三山縹緲人斜月始衣今  
夜夢落花啼雨去年春紅閣更有堪愁處官上感絲鏡上塵既而類吟之忽聞數百步  
外有車音西來甚急俄見金車從數騎視其從者乃前時雙童也驚問之雙童遂前  
告即驅車使類曰通衢中恨不得一見類請其舍逆旅固不可天問所適答曰將  
之私履類因曰某亦歸洛陽願借往東行可乎曰吾行甚迫不可待即舉車兼謂  
類曰感君意勤慮故一面耳言竟嗚咽不自勝類亦為之悲泣因誦以所製之詩美  
人曰不意君之不相忘如是也幸何厚焉又曰願更醉此一為類即以紙筆與之俄頃  
而成曰惆悵佳期一夢中武裝春色畫成空欲知離別偏堪恨只為音塵兩不通愁  
態上眉凝淚痕侵臉落紅雙輪暫與王孫駐明日西馳又向東類謝之良久

卷二

四十二

別去纔百餘里又無所見類雖知為恠然不能忘及至陝西遂下道至弘農留數  
日莫一再過竟絕影乃還洛陽出二詩話於友人不數月以怨結遂卒  
儒林郎監御史唐扶詩云道林岳麓仲與昆卓掌請從先後論松柏踏雲二千步  
始見大屋開三門界清或戲蛟龍窟殿殿數尺高帆帆即令吳鳥聲不聞道看花  
春更繁從容一袖分若有蕭瑟雨髮吾能覺遠迎侯伯輕覺香腰拜佛像心加適稍  
揖呈英願深流試與屈賈拾清魂荒唐大樹悉楠桂細碎枯草多蘭蓀沙彌去學五  
印字靜女來懸子尺幅主人念我塵眼昏半夜梳今期至職連回難得上白紙寫絕  
不敢言綠尊兩袖物色採搭盡壁間杜甫真少恩晚來光彩大騰射筆鋒正健如可  
吞  
近時詩僧難得佳者餘杭冬象云風蕭獵獵弄輕柔欲立蜻蜒不自由六月臨平山  
下路藕花無數滿汀洲  
蘇州僧仲殊本文士也因書出家泗州詩云北園樓前一笛風斷雲飛出建昌江  
南二月多芳草春在濠梁細雨中  
元祐中館職諸公賦辭幹馬詩獨依文蒼最高騰云頭如翔鸞月類尤有如安典覽

腹方心如不戴田舍郎尚帶關元天子紅袍香韓幹為時國無事天閑樹蔭春畫長  
雙鬣執轡儀在像如驄馳道黃崖張北風揚塵燕賊狂殿中萬馬驅范陽天子乘  
蜀山險滿川首帝為誰去

歐陽文忠公謫滁州令幕中謝判官此谷種花謝詩要來公批紙尾云淺紅深白宜  
相間先後仍須次第我欲四時携酒去莫教一日不花開

歐陽公自維揚移守汝陰作西湖詩云綠葉紅蓮畫舸浮使君嘗復憶揚州都將二  
十四橋月換得西湖十頃秋自顧移維揚作詩寄曰二十四橋亦何有換此千頃波

玉致臣仲至仁宗時名儒原叔之子大臣薦文舉召試學士院試罷詩云翠木陰陰  
白玉堂老來方此試文章官署日永揮毫罷開拂塵埃看畫墁宿華岳觀詩云凌空

老樹雲垂葉塵塵梨花雪無人深愧地仙教俗客慙慙留看華山春又二年經此再  
題云石埋流水共蒼苔青竹林間一徑開可惜梨花飛已盡前年遊客始重來

黃魯直讀大真外傳詩云寒日邊聲斷春風塞草長結客詩云結客結美甚其同兒  
女曹黃金粧劍佩猛獸畫旌旄北極狼星落中原王氣高終令賀蘭賊不著精黃袍

宋呂公兄弟皆以高名擢用仁廟時本朝文章多人未有二公比者少時作落花詩  
為時贈先公詩云一夜東風拂花墻歸來無處剩凄涼漢王佩冷臨江濕金谷樓  
危到地香淚臉補痕勞纈纈舞臺影影費鸞鴈西朝樂府休摩曲桃葉桃根盡可傷  
景文詩云學素紅紅各自傷青樓烟雨思相忘欲飛更作回風舞已落猶成半面粧  
滄海客歸珠近淚重臺人去骨微香可憐無意傳雙蝶畫委花心與蜜房

頴昌西湖辰江亭成公作詩云綠鴨東波已可憐更因雲實送新泉鸞魚鳥忘情  
地底盡江湖極目天夕暮灘都浸月返空新樹使留烟使君直欲稱漁父願賜閑  
州不記年

晁次膺薄遊南京嘗作詞云花前月下堪垂淚水邊樓上想關心後過其家已與客  
飲復作詩曰去日玉刀封斷恨見來金斗製愁眉黃昏飲散散關後恨恨水邊樓上  
時

長安南山下書生作小園時時花木以待遊子一日有金精車從數女奴皆玉色麗  
人車中人下飲于庭邀書生同坐生意當時貴人家不出既見款甚將別出小碧巖  
書詩為贈云相思無路莫相思風裏楊花只片時惆悵深闌獨歸處曉鶯啼斷綠楊

卷二

四十三

東坡嘗言鬼詩有佳者。誦一篇云。流水涓涓。芹吐芽。織鳥西飛。客還家。深邨無人作。寒食。宿宮空對棠梨。花嘗不解。織鳥。王性之少年博學。問之。乃云。織鳥。日也。往來如梭之織。坡又舉云。楊柳楊柳。嫋嫋隨風。西樓美人春睡。濃綉。簾斜卷。千條入。又誦一詩云。湘中老人讀黃老。手援紫雲坐碧草。春至不知湘水深。日暮忘却已陵道。此必太子建也。

王性之云。舒州下寨驛中所題詩。余以永感之人。讀之。垂涕云。北堂無老信。來稀十載秋。風雁自飛。今日滿頭生白髮。千山鄉路為誰歸。

鄭猶誦王子安應試新亭二詩云。一簪華髮一林書。盡日新亭適意無。莫道長安天樣遠。長安自不厭江湖。又云。前年諫獵出長楊。乞得新亭作醉鄉。好把青衫送酒媪。從教人識御爐香。

余少從李慎言希古學。自言昔夢中至一官廡。有儀衛中數百技拋球。人唱一詩。覺而記得。三首云。侍宴黃昏未肯休。玉塔夜色月如流。朝來自覺承恩最。笑倩傍人認綵球。又云。情宮殿鎖清秋。曾見埽墳。綉球金鑄玉蕭俱寂寂。一天明月照高樓。

卷二

四十四

又云。堪恨隋家幾帝王。舞腰提盡錦羅囊。如今重到拋球處。不見爐爐舊日香。蔡特正誦新州侍兒從馬善琵琶。常養一鸚鵡。甚惡丞相呼琵琶。即扣一響板。鸚鵡傳呼之。琵琶迺後。誤扣響板。鸚鵡猶傳言。丞相大慙。感疾不起。嘗為詩云。鸚鵡言猶在。琵琶事已非。傷心聲。江水同波不同歸。

少游嘗作遊仙詞。坡稱之云。陰風一夜攪青冥。風定霏霏雪散零。想見玉清真境上。白虛光。更誦黃庭。又云。夜深樓上撥書眠。天在闌干四角邊。風掃亂雲毫髮獨留。壁月照人圓。又云。天風吹月入闌干。萬籟無聲子夜閑。織女明星來枕上。了知身不在人間。又云。本是廬山種杏人。出山來事碧虛君。上清欲問因何到。請看山家十齋文。余聞仙家十齋。猶人間九錫也。

紹聖中。有人過臨江軍驛舍。題二詩。不書姓名。時駐東坡。親上清宮碑。令蔡京別撰。詩云。李白當年謫夜郎。中原不復漢文章。納官贖罪何人在。壯士悲歌淚兩行。又云。晉公功業冠皇唐。吏部文章日月光。千載斷碑人膽笑。不知世有段文昌。子家作。

余嘗中坐堂流一籍。為元祐黨人。後四年。至復過陳。張文潛常希古皆在東居。相

見慰勞之餘。答曰。靈穀子王叔作解昭君怨。殊有意思。能到入妙處。詞云。莫怨工人醜。畫身。莫嫌明主道和親。當時若不嫁胡虜。祇是宮中一舞人。文潛云。此貞先生所謂篤行而剛者也。浮休居士張舜民善書。忠義人也。紹聖中。入元祐青籍為黨人。繫潭州。赦書中獨元祐人不赦。有宣放詩云。擊鼓填街道。傳餐過水濱。國嚴三歲化。恩洗萬方春。舟楫隨南斗。衣冠拱北辰。嶺南并嶺北。多少望歸人。四明狂客賀知章。回鄉偶書二首云。離別家鄉歲月多。近來人事半消磨。惟有門前鑑湖水。春風不減舊時波。又云。幼小離家老大回。鄉音難改面皮慙。家童相見不相識。却問客從何處來。一說云。黃拱作。

卷二

四十五

五耳聞目見是何事。不謂其人乃如許。操心危兮勵志深。半夜窗前淚如雨。假饒一笑得千金。何如嫁作良人婦。桃李不為富路花。芙蓉開向秋風滿。忽然一日蓬萊。便約終身不相棄。山可磨兮海可枯。生唯一兮死唯二。有如檉柳叢中。不忽然化作滿湘竹。又如黃鳥春風時。邊禽林兮出幽谷。夫君走馬來成都。弄玉吹簫從幾曲。不聞馬上琵琶聲。忽作山頭望夫哭。去年春風還滿房。昨夜明月還滿林。行人一去不復返。不念關山岐路長。前年猶惜縷金衣。今年不畫深胭脂。今年今日萬事。已歸。翡翠春如泥。一夫二妾之所羞。不求所事兮。將何求。蛾眉皓齒兮。妾之所憂。不如無生兮。庶幾無尤。嗚呼。草蟲趨趨兮。虛不有初。鮮克有終。鴛鴦子飛兮。畢之。羅之人間所恨兮。何休。時深山人跡不到處。病鸞欲翼空枝。

劉貢父先生元祐作少選。余被旨召赴本省呈試。貢父作主文。幕次中聞與顧子敦誦渠首自校書郎出。俸茶州作詩云。壁門金闕倚天開。五見官花落井槐。明月扁舟滄海去。却從雲氣望蓬萊。

魯直父名庶。字亞夫。最能詩。有怪石二絕云。山鬼水怪著薜蘿。天孫翠幃和賦碧。首約

蘇東對心語。口曾見漢唐池館來。







門先尋水竹清南村却將舊新樓閣買得黃牛教子孫

一道人歌道後作詩云臨峰一別香難期消渴從教醉枕欹不信丹青能畫得五更燈暗月來時

司馬池乃文正公之父仁廟時作侍制亦善作小詩云冷於陵水浸於秋遠陌初窮見泥頭賴得丹青無畫盡成應是一生愁

參寥杭州城外題小詩云城隈野水綠逶迤長表輕舟掠岸過欲採雲蘭無覓處野

花汀草占春多東坡在徐州參寥自錢塘訪之坡席上令一妓獻求詩參寥口占一絕云多謝尊前

窈窕娘好將幽夢惱襄王禪心已作沾泥絮不逐東風上下狂襄陽時同官李友諒仲益贈張子齊思仲家歌人國茶子題其封云色映宮娃粉香

傳漢殿春團圓明月曉却贈月中人高力士責在驪州詠春兼詩為魯直所稱云兩京作芹賣五溪無人采青賤雖不同

氣味故常在元微之故江陵府士曹少年氣俊過襄陽夜召名妓劇飲將別作詩云花枝臨水復

臨堤也照清江也照泥寄語東風好趁夜來曾有鳳凰樓謝師厚作襄陽園管妓

與二香相好此妓乞書扇子遂改二句云奇與東風好趁夜來曾有老鴉樓東坡云

王晉卿嘗春得耳疾意不能堪求方於僕僕答之曰君是將種斷頭六胸當無所惜

兩耳堪作底用割捨不得限三日疾去不去割取我耳晉卿灑然而悟三日病良已

以詩示僕云老婆心急須相勸性難只得三日限我耳已較君不割且喜兩家皆平善

今定國所藏排耳圖得之晉卿聊識此耳東坡云然然禪師語吳愚處士詩云世人不知心是道只言道在他方妙選如醫者

望長安長安在西東向笑東坡代答云寒時便是熱時風機漢那知食藥功莫怪禪師西向笑禪師身在長安東

元豐末有以王介甫罷相歸金陵後資用不足達裕陵庵然者上即遣使以黃金二百兩

賜之介甫初喜意召已既知賜金不悅即不受舉送將山修寺為朝廷祈福裕陵園之不喜

即有詩云僕侯老權關中書嘗謂諸侯客子來我亦暮年專一壺每聞車馬使聲猶之向此未能忘情在丘壑者也

族則入堂精思極慮既而出堂即人家被戮矣夜有毛人鑄牙鉤爪以手戟林甫而

悉逐之復有斷棺之禍惡之者有詩云却月堂中喜色新明朝應有破家人孫山反

噬家運破須信難欺是鬼神或有大臣獨任國柄者行住坐卧四威儀中念念害物

處處殺人非止一月堂而已也韓康公歸于華謝事後自願入京看上元至十六日私第會從官九人皆門生故吏

盡一時名德如傅欽之胡完大錢穆父東坡劉貢父顧子敦皆在坐錢穆父知府至

晚子華不悅坡云今日為本殿燒香人多留住坐客大笑錢穆父曰九子方坐出家妓

十餘人中然後子華新寵當舞舞罷為游蜂所螫子華意不甚懼久之呼出待白圓

扇從東坡乞詩坡書云窗搖細浪魚吹日舞罷花枝蜂逐衣不覺南風吹酒醒空教

明月照人歸上句記姓下句書蜂窠康公大喜坡云惟恐他姬嬈賴故云耳客皆大笑

魯直嘗言人多疎秀者必貴密而慶短者必神氣不足駙馬都尉王晉卿與殿帥

曹貫通皆無賴每指鬚多者為中相法晉卿尚貴王嘗過翠閣道傍有後唐莊宗

廟默念始治終亂意斯人必胡及觀神像兩眼外皆髭也晉卿作詩寄貫通云代果

繼李號良國却歌兒便喪軀試拂塵埃現道像元來滿面是髭鬚熙寧中鄭俠上書

事作下獄悉治平時所往還厚善者吳幾道叔原皆在數中俠家搜得叔原與俠詩云

小白長紅又滿枝築球場外獨支頤春風自是人間客王紫張華得幾時裕陵稱之即令釋出

圓通禪師秀老木關西人立身峻潔如鐵壁得法於義懷禪師不肯出世作頌云誰能一日三梳頭

撮得根字管便休大抵是他肌骨好不施紅粉也風流東坡遊廬山泉閣留題百餘篇愛道者一偈云

彈庭誰作石龍頭龍口湯泉沸不休直待眾生塵口盡我方清冷混常流坡戲作一絕云石龍有口無根自在流泉誰吐吞若信泉生本無垢此泉何處有寒溫

東坡云僕為吳興守有游飛天寺詩云微雨止蓮作小窗幽更妍蓋山不見日草木  
自蒼然非吳越不見此景

東坡少時夢召入禁中一宮人引行見風吹裙帶在笏上有詩云百盞猶猶水戲六  
銖纒纒雲懸植立含風展殿微聞環珮搖聲既至小殿裕陵坐其上脫絲鞋令城縣  
之妓即書云寒文之絲銖纒寸累步武所踏雲生雷起裕陵稱賞

曾子固曰王平甫與寧終五歲直宿崇文院寧有遺之至海上見海水中宮殿甚盛  
其中作樂笙簧鼓吹之技甚眾題其名曰靈芝宮遺之者欲俱往有人在宮側渴水  
謂曰時未至且令去它日當迎之至此恍惚夢覺時夢中已鳴鐘平甫願自負不凡  
為詩記之曰萬頃波濤木葉飛笙簧宮殿麗靈芝揮毫不似人間世長樂鐘聲夢覺  
時後四年平甫病卒其家災飢之曰君嘗夢往靈芝宮果然乎卜曰然昔人至海上  
蓬萊見樓臺中有侍樂天之宮樂天為詩以誌與平甫之夢蓋相似二人皆天才逸  
發其精神所寓必有異者蓋有之而不可窮也其家哭讀書其書故為之書

余往在中都見一士大夫家收江南李後主書一詞下云馮延巳三字詩中復云聖  
壽南山永同恩延巳作也詞云銅雀滿酒初盡高閣離鳴空雀雀登五門金鑰插垂  
三殿珠纒階前御柳搖綠伏下宮花散紅鸞瓦數行曉日驚飛百尺春風侍臣臨舞  
重拜聖壽南山永同

東坡云琴曲有瑤池燕其詞不協而聲亦怨咽變其詞作閨怨寄陳季常去此曲奇  
妙勿妄與人云飛花成陣春心困寸寸別腸多少愁悶無人問偷啼自握殘絲粉花  
瑤琴尋出新韻玉纖越南風來解幽恨低雲鬢眉峰欲暈嬌和恨

元祐七年正月東坡先生在汝陰州堂前梅花大開明色鮮麗先生王夫人曰春月  
色勝如秋色秋月色令人懷悵春月色令人和悅何如台趙德麟策來飲此花下  
先生大喜曰吾不知子能詩耶此真詩家語耳遂相召與二歐飲用是語作減字木  
蘭詞云春庭月午盪落春暈光欲舞步轉回廊半落梅花曉枕香輕風薄露都是少  
年行樂處不似秋光只共離人照斷腸

岳侯死後臨安西溪寒暄將子氣因請紫姑神而岳侯降之大書其名求已驚愕謂  
其花柳則宛然平日真迷也復書一絕云經略中原二十秋功多過少未全酬丹心  
似石今誰朔空有遊魂過九州丞相秦公顯而惡之擒治其徒流寓者數人有死者  
梁道黃門侍郎明少遊錄陵令謝濂信風長史王瞻冲宣城王文學蕭愷兼騎常

侍東柳東道直散騎常侍贊文發要魏使李善崔劭溫良早少遊錄其詩曰蕭  
蕭一風塵依依然可想寓曰未若燈花寒不結最耐時事少遊報詩中有此語  
劭問少遊曰今歲奇寒江淮之間不乃冰凍少遊曰在此雖有薄冰亦不廢行不似  
河冰一合便勝車馬押曰河凍上有狸跡便堪人渡劭曰狸當為狐應是字錯少遊  
曰是狐性多疑能性多疑狐疑猶飛因此而傳耳劭曰魏巢避風雄去惡政乃是為  
之一長狐疑能預可謂數之一短也

鹿城房家園博陵君豹之山池其中雜樹森疎泉石崇邃庭中後漢之勝也曾有  
人折其一枝者公曰何為傷我風儀自後人不復敢折公語奉軍李孝遠曰昔李倫  
金谷山泉何必論此孝遠對曰曾語洛西道其故所彼此相友誠如明教孝遠常欲  
遺鄴朝人戲宿於此遂為詩曰風淪唐城水月倚華山樹時人以此兩句比謝靈運  
池塘十字馬

牡丹前史中無說唯謝康樂集中言竹間水際多牡丹或式檢隋朝種法七十  
卷中初不說牡丹則知隋朝花樂中所無也開元末裴士淹為郎官奉使幽燕  
至汾州泉香寺得白牡丹一窠植於長興私第天寶中為都下奇賞當時明公有裴  
給士宅看牡丹時時奉詔一本有詩云長安年少惜春殘爭認慈恩紫牡丹別  
有五盤要露冷無人走就月中看太常博士張柬之嘗見裴通祭酒說又房相有言壯  
丹之儼瑄不預焉至德中馬僕射鎮太原又得紅紫二色者移於城中元和初猶少  
今與我幾角多少矣韓愈侍即有跋從子姪自江淮來年甚少韓公學院中伴子  
弟子弟悉為凌辱韓知之遂為街西僧院令讀書經如寺三綱復折其狂率按邊  
令歸且責曰市肆賤類營衣食尚有一事長處汝所為如此竟作何物姪拜謝曰  
某有一藝恨叔不知因指階前牡丹曰叔要此花青葉黃赤唯命也韓大奇之遂給  
所須錢之乃整浴曲尺遮牡丹窠不令人窺掘窠四面深及其根寬容人座唯骨葉  
鎖輕粉未紅且暮澹其根凡七日乃填坑白其叔曰恨枝連一月時冬初也牡丹本  
紫及花發色白紅歷綠每朵有一聯詩宗色葉分明乃是韓出官時詠一韻曰雲橫  
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十四字韓大驚異姪且辭歸江泚竟不顧位與唐  
寺有牡丹一窠元和中看花一千二百朵其色有正暈倒暈淺紫深紫黃白檀  
等物獨無深紅又有花葉中無抹心者重疊花者其花面徑七八寸

與善寺善師院牡丹色純惟光和美一枝花會懸金燈一曰九形花葉不相見俗忌



可善也朱氏說養誠道人所著有閨閣窮玄集白髮

蘇林詩云妾願化為霜日日下河梁若能侵髮色先津薄情郎願為霜意甚奇勝  
如為雲為雨者願為霜

長安雁門太守行黑雲壓城城欲摧甲光耀日金鱗開蓋言甲光之金鱗輝映如曜  
日而鮮明也王安石不解此意言方黑雲安得曜日近有俗本改作曜日尤可矣古書猛  
將氣紫黑如城樓或狀閃黑旗又曰軍勝之氣如火光夜照人又岱山氣正黑故云  
雁門也雁門

王維早朝云方朔金門侍言滑稽弄臣也班姬玉輦迎言盛感內嬖也仍聞蓬方士  
東海訪蓬瀛分明以秦皇漢武神仙聲色譏其非體也宋楚客云幸觀八龍遊閭  
苑無勞萬里訪蓬瀛可謂有箴規矣結句如太白君王多樂事道與萬方同章元旦  
仙榜承恩事既曉方知朝野更歡娛王右丞為東陽氣行時令不足宸遊玩物華方  
得危從應制之體

或呈云雲雨分飛二十年當時未夢不曾眠非親知此味者不能道非善知此味者  
亦不可與道或曰不眠安得有夢此正所謂痴人前不可說夢也唐昭宗詞思夢時

卷二

五十四

時睡不語長如醉蓋求夢之心急故身雖眠而心實醒耳杜牧之春思詩自是求佳  
夢何須須盡眠又重尋春畫夢笑把淺花枝更夢

孟浩然風鳴兩岸葉月照一孤舟劉履以孤舟字為病此無害自是佳句賈至江邊  
數杯酒海內一孤舟又明月秋風洞庭水孤鴻落一扁舟劉翥虛滄溟千萬里日  
夜一孤舟岑參灑上一孤舟杜牧萬山深處一孤舟劉文房青山萬里一孤舟又幾  
家同住一孤城李太白孤帆一片日邊來

杜子美花亞欲移竹孟東野南浦桃花亞水紅李嘉祐霜濃竹枝亞包信多年亞石  
松方千應候先開亞水枝亞義如壓言低枝也亞

北齊劉世詩無由似玄豹縱意坐山中張說樹坐參猿笑杜甫楓樹坐猿猿黃鸝亞  
坐交愁漁又巫山秋夜螢火飛屢疎巧入坐人衣蘇軾花欄鳥坐坐字甚奇而黃  
坐尤奇唐人皆本于劉也坐

王子安臨高臺云錦衣夜不發羅幃畫未空樂而失畫夜也庚丹秋閣有望云羅襪  
曉長簾翠被夜徒黃愁而失畫夜也夫畫夜

陳月出詩云月出皎兮佼人僚兮李太白送祝八若見天涯思故人綉紗石上窺明

月杜子美夢李太白落月滿屋梁猶疑見顏色常建宿王昌齡隱處松際露微月清  
光猶為君王昌齡贈馬六元二山月出華陰關此河清審清光比故人輪然展心悟  
以月比人甚得懷人之體皆出于三百篇也月比人

包何云一官何幸得同時十載無媒獨見遺錢起送駟三落第云名官無媒自古選  
窮達此別不堪悲實休是周朴云倘遇中興主還應不用媒夫自登第而居官未有  
不用媒者世事可知飛公奇陳叔易云處士何人為作才畫擢後到京華以仕官  
而倚狙獺之人又下子媒灼一等矣善乎子清有云白玉若無玷花顏須及時國色  
久在室良媒亦生疑鴛鴦本成誓鸞鏡徒相和翻漸效雙者卻笑從人遞寓意最深  
官埋牙

王昌齡瀟湘池詩開門望長川薄暮見漁者借問白頭翁垂綸幾年也二韻俱用助語  
亦妙者也

列子假禮荷春之子華之門子華之門徒皆世族也李白大覺高僧蘭詠飛鶴去年  
啼色子獻花何日許門徒是儒釋弟子皆可稱門徒門徒  
詩中聯最忌板對如孟襄陽何如石崇趨自入戶庭聞不見穿針婦空懷故園樓忽

卷二

五十五

逢青鳥使遶入赤松家主人開舊館留客醉新豐對而不對獨臻其妙  
廬江兩仲卿前漢朱邑字仲卿廬江舒人焦仲卿漢建安中廬江府小吏妻劉氏為  
姑所逐自誓弗嫁通之投水死仲卿聞之亦自縊于庭樹今名小吏港太白詩孔雀  
東飛何處樓廬江小吏仲卿妻為客裁縫君自見城烏獨宿夜空啼兩仲卿

余每客遊寄息野店中得句云酒香人欲散野店日初斜因思店字可入詩料其能  
物楚山明月滿淮店夜鐘微冬野野店臨官路重城壓御堤堤庭筠雜詩野店月人  
跡板橋霜曉雨都門雨歇愁分處山店燈殘夢到時韋莊明日五更孤店裏醒醒何  
處各沾中皆佳句也店

作俗作做後漢書龐參德化叔度來何暮不禁火民安作梁江洪紅箋詩雜彩何足  
奇唯紅編可作灼燦類集關輕明似霞破唐沈佺期曝衣曲瑤瑤庭前別作春琅玕  
窗裏翻成畫作

今呼侍婢曰丫頭丫頭上方梳雙髻未成人之時即漢所謂偏髻也劉賓客詩花面  
丫頭十三四春來綽約向人時為小髻而作花面者未開臉也丫頭  
女郎魚玄機慈隨芳草新其有思致至于易求無價實難得有心即入夢為蝴蝶也

尋花何其淫也後為使女綠懸而下獄死

永嘉侯一麟傲傲古亦如四顧徒餘壁一林空有善好道髮新白為儒家舊可每因  
枕上夢談得屋前山皆得意句也與其兄一元足稱華英在南海則有二黎曰衣表  
民衣真二難也如民表殿隨山勢轉池向水源開鑿金成九版前葉建諸藩極運雄  
兵二

徐夢真字子善錢塘人魁梧個儻燕額虬髯鼓頰風生其詩蕭豁為朗有每爾樓稿  
如采蓮曲采采六郎花衣濕花間露不惜羅衣寒秋怨秋光暮西湖湖水平年年綠  
春花度度新六橋歌舞地幾易管絃人年二十六為南安魯軍有恩親詩為憐世輩  
反前冷不戀梅華嶺上春即挂冠而歸

徐後餘杭人偉貌章穆詩復俊逸如醉醅醉空金鑿落銀缸映映玉交枝片湖沙眠  
眠鷓鴣花搖春陰困海棠依松當道似人立落葉滿林如雨飛亦可成家也西湖聞  
笛云月白霜寒客夢醒笛聲迥出柳洲草草教吹過孤山去風裏梅花不耐聽一時  
傳之

天有雲則無霜名護霜天杜牧詩護霜雲破海天遙于鶴云護霜雲映月蒙龍安原  
云云幾點霜雲影轉高迥云江雲薄護霜霜霜天  
沈佺期詩朝發崇山下暮坐越裳陰西從山谷變北上竹谿深竹谿道明水杉谷古  
崇崇云云按九真圖崇山越裳四十里杉谷古崇山竹谿從道明國來于崇山北二  
十五里合水散缺藤竹明珠有三十峰尖水直上千餘仞諸仙窟宅在焉今以崇山  
為在湖廣慈利縣者誤崇山

金鄰一作金溝大南國之外二千餘里有金鄰國土地出銀人眾好獵漢文選曰金  
鄰象郡之樂唐書官者傳真說金鄰等國張籍雙中詩銅柱南邊毒草春行人幾日  
到金鄰玉環穿耳誰家女自抱琵琶迎海神銅柱不獨馬援吳黃武二年程普關羽  
分界鑄銅柱為誓在衡山縣又五代晉與楚王馬希範立銅柱為界學士李象銘在  
辰州西北會溪

西湖北東馬騰邊地名散花灘張伯向馬騰新居詩字家泊宅意何如玉室金堂計  
未歸歸錦橋邊停船子散花灘上作樓居豁然到處自鑿井玄晏閉門方著書但得  
草堂賢便足人間何地不種漁歸錦橋即今賣魚橋僧者然詩到處自鑿井不能飲  
常流蓋用此也

常流蓋用此也

卷二

五十六

古樂府有莫愁樂石城樂唐書樂志曰石城有女子名莫愁莫愁樂云莫愁在何處  
莫愁石城西船子打兩槳催送莫愁來莫愁盧家女子善歌唱歌入楚宮莫愁却今  
在承天府漢江固石城在州西北晉羊祐所建鄭谷詩石城昔為莫愁鄉莫愁魂散  
石城荒江人依舊棹舟極江岸還飛雙鷺鷥莫愁村

世間能飲者多不喜甜酒白樂天詩云量天厭甜酒才高笑小詩杜子美則曰人生  
幾何春已夏不飲香醪如蜜甜韓退之曰一尊春酒甘如飴夫人此樂無人知劉禹  
錫陽陽詩曰胡魚香勝肉官酒重于錫則古人亦有好甜酒者矣

綠酒南岳夫人傳設王子喬瓊蘇綠酒字詩選觀漢水鴨頭綠恰似蒲萄初發醜白  
樂天云傾如竹葉杯中綠秦少游云翡翠側身窺綠酒蘇子瞻云小舟浮鴨綠至楊  
廷秀乃云寬頭鴨綠變福黃

紅泥謝公樓一名紅泥酒在汀州張曲詩謝公樓上好醇酒二百青蚨買一斗擅用  
紅泥

李太白好飲玉浮梁謂浮蛆酒脂也浦江河泉吟社詩山歌聽耳為鹽角村酒柔情  
玉練枕浮練枕

黃魯直詩王公權家為枝綠屢致平安綠為枝試傾一杯重碧色快剝千顆輕紅批  
荔枝

雙鳥杯一名金蓮杯即鞋杯也人但知為葉令王喬事而不知女人繡鞋亦名雙鳥  
王深輔道有雙鳥詩云時時行地羅裙掩雙手更學春激滌傍人都道不須辭僅做  
十分能幾點春香淡嫩葡萄爛和笑勸人教引滿浴塵忽泡不勝嬌劉踏金蓮行款  
款則知當日狂客亦以此行酒也

卷二

五十七

田澄唐人蜀城詩地富魚為米山芳桂是樓上句可用之湖廣下句可用之桂林

未

集文憶江頭魚藻新開雲苑外鶯花又賜醪趙女酒翻歌扇燕燕香襲舞裙流續  
庭莫道知音少司馬能琴絕代無此真聖世太平氣象也後為都御史顧佐奏于  
是有官吏挾妓飲酒之禁賜

菰草忘憂見格康養生論一名無憂草見通志菰忘憂見陶淵明詩橫柳扶留可以  
忘憂見百陽雜俎山麻繭憂見梁吳均采藥大布山詩我本此山北綠澗米山麻九

國初薛原臣得飲于市樓臨川揭孟同氣宴南市樓詩詔出金錢送酒壚綺樓勝會

國初薛原臣得飲于市樓臨川揭孟同氣宴南市樓詩詔出金錢送酒壚綺樓勝會

國初薛原臣得飲于市樓臨川揭孟同氣宴南市樓詩詔出金錢送酒壚綺樓勝會



豈日簡照三葉長生花可以歸愛疾神軒景射

反舌鳥名祀疏百舌鳥也。以龍反履其舌。隨百鳥之音。故名。至五月感陰氣而無聲。歐陽永叔詩。百舌子。豈道泥滑流宮花。正好愁雨來。暖日方催花正發。是百舌即泥滑滑。今亦名之曰泥百舌也。飲春水而開口。飲秋水而閉口。故梅堯臣百舌詩。一冬常噤默。來春何多舌。周書反舌有聲。人在側。故杜甫云。過時如發口。君側有鏡人。蓋陰氣之應。巧言之象也。反舌。

黃庭堅以不飲酒者為惡客。故云。破卯扶頭把一杯。燈前風味喚仍回。高陽社裏如相政。不用開樽惡客來。元次山以非酒徒。即為惡客。故曰。將船何處去。送客小回南。有時逢惡客。還家亦少酬。子以為不能詩者。亦當名之曰惡客。蓋皆欺人清考故也。

西湖今但有冷泉。而不知有溫泉。溫泉在冷泉之上。楊廉夫西湖竹枝詞。家住西湖新婦橋。又石新婦下水連空。飛來峰前三萬壺。却九成竹枝詞。風篁嶺頭西日暉。青龍港口新月微。馮士卿詞。請看雙口橋下水。新開兩朵玉芙蓉。皆遺逸隱蹟。虎林之改武林。武云。因多虎患。或曰。南唐諱之也。而虎丘亦改武丘。白居易因忘事。

卷二

五十八

詩似移天日石疑入武丘山。吳松即廣湖。見河圖。據象云。郊之溫上為扶桑。日所升。宣陸之阻上為吳泉。月所登。此偽書也。虞緯述。難為姓名。作吳卓。唐高祖諱淵。後易作泉。詩云。酣歌一夜送泉明。

湖州有餘英溪。除不溪。不今秋。楓作方鳩。切非也。當作虞。楓風無切。本作枹。說文。郭足也。草木房為枹。一曰。華下。專通作不。詩。棠枹之華。郭不。難。難。郭云。承華者郭。不當作枹。郭足也。即今言花華。此地有梅溪。若溪。其流相通。故曰。餘英。餘不。若作方鳩。切。則水注。說文云。不鳥。飛上翔不下。來也。與溪。水全不干涉。左傳。華不注。若山。名。人皆讀作八聲。誤也。古不字。有讀作岳音者。作備音者。惟伏琛齊記。引虞學。豈能作枹。言此山孤秀。如華。踏之。注于水。李太白詩云。昔我遊齊郡。登華不注。秦嶺山。何處秀。綠草如芙蓉。此其證也。餘不溪。

角黃帝以角。或曰。出于趙李術。公法。吹角十二聲。為一疊。後世襲之。以司晨昏。說者曰。五音。三曰角。為民。為民者當儉約。不奢。儉故其聲防以約。其和清。以靜。今重角。所以之。曲。其詞云。為軍。難。為民。難。難。又難。蓋角為民之事也。而祭酒。胡公。儉乃曰。為

君難為臣難。難又難。與角為民之事。全不相涉。宋紹興初。高州有吹角。老兵。題詩。樓曰。蓋角吹來。歲月深。難。難。無古亦無今。不如歸我龍山去。松竹青青何處是。莫違。去以為德。

兩脚黃帝軍中之樂。有鞀鼓。鞀。動。勞也。唐歸氏子弟。朝皮日休云。八片牛皮。切作。大。中。燒了。水中。蒸。一包。開。氣。如。常。在。蒸。陽。招。奉。年。未。休。此。可。見。其。執。宋。柳。三。復。云。背。裝。花。屈。綠。白。打。大。康。新。道。前。行。兩。步。晚。後。立。多。時。此。可。見。其。法。

履反曰為。以皮為之。為以木置履下。乾濕不異。古者祭服。用之。履以木為之。即今之木履。古婦女亦著之。李白。沈沙石上女。一雙金齒履。兩足白如霜。今廣東。婦如。雖。暗。天。白。晝。亦。穿。木。履。余。嘗。戲。給。事。中。李。德。微。云。樂。府。有。雙。行。履。今。南。海。可。謂。雙。行。履。矣。因。作。雙。行。履。云。為。枝。幹。頑。木。麗。暗。清。微。孔。雀。隱。處。果。佳。人。出。茅。屋。錦。帶。斷。纒。絲。赤。脚。穿。靴。透。白。足。越。履。履。紅。履。奇。而。木。金。齒。滑。不。磨。玉。趾。纖。可。掬。而。子。重。慶。東。陽。

卷二

五十九

素波流。不雨。石。琳。珠。無。車。響。輪。烈。日。響。洞。房。良。宵。展。即。非。走。蓮。花。承。履。厭。筍。芽。縮。知。音。異。自然。絲。竹。不。知。肉。滿。微。笑。曰。足。可。補。香。奩。新。絲。也。他。日。與。李。兵。部。少。傅。在。西。湖。席。上。以。金。蓮。小。命。題。索。賦。余。復。戲。之。曰。貴。地。惟。有。雙。行。履。耳。舉。以。請。之。軒。渠。不。能。自。已。

女。舞。趙。武。靈。王。胡。服。作。靴。初。短。靴。後。漸。以。長。靴。唐。司。馬。敬。其。靴。加。以。鞀。環。裝。奴。通。以。羊。為。之。隱。屨。加以。帶。子。裝。束。婦。人。皆。可。服。古。人。有。舞。靴。李。太。白。詩。青。黛。畫。眉。紅。錦。靴。楊。廉。夫。詩。錦。靴。白。纈。羅。裙。怕。要。裝。女。直。妝。士。舞。靴。足。衣。今。之。膝。襪。又。數。子。曰。三。代。謂。之。角。履。前。後。兩。隻。相。成。中。心。繫。帶。至。魏。文。帝。吳。妃。始。以。鞀。羅。裝。履。為。之。曹。子。建。洛。神。賦。曰。波。波。微。步。羅。襪。生。塵。唐。楊。貴。妃。錦。靴。戰。杜。牧。詩。鞀。詩。云。知。人。裁。量。減。四。分。織。成。玉。筍。長。輕。露。五。陵。少。壯。他。醉。笑。把。花。前。出。畫。裙。今。婦。人。有。不。著。鞀。者。太。白。詩。履。上。足。如。霜。不。著。鞀。頭。鞀。則。唐。時。已。然。

絲。脚。今。之。絲。脚。一。名。襪。襪。襪。帝。詩。錦。袖。淮。南。舞。實。絲。楚。宮。腰。謝。儂。詩。細。風。吹。實。絲。輕。露。濕。紅。紗。履。解。詩。倡。家。實。珠。被。龍。被。珠。女。人。賜。衣。也。崔。約。諫。之。腰。絲。引。左。傳。相。服。陳。靈。公。衣。相。服。而。戲。于。朝。日。近。身。衣。也。即。唐。詞。子。之。鞀。實。絲。在。外。以。束。裙。腰。者。



視圖畫古美人妝可見故曰楚宮腰曰細風吹者此也若貼身之相則風不能吹矣  
自後而圍向前故又名合歡欄欄沈約詩嶺上蒲桃編腰中合歡結是也  
婦人之眉最喜畫之故从女从眉曰媚眉不能語而太白詩眉語兩自笑  
温庭筠詩眉語柳條綠柳渾渾眉語度又太白間將手語彈鳴箏即以美為手  
談也唐書道目語漢李陵傳未得私語即日視陵師古曰以目相視而感動之今  
俗所謂眼語也

古詩八門時左顧但見雙鸞驚鴛鴦七十二羅列自成行人皆不解七  
十二之說蓋言美人之數也又古人多言三三美人夫三三則六而六六則為三十  
六矣左右各三十六合之則為七十二矣蓋六者陰數之極而六六三十六者又純  
陰之數故用之婦人也楊廉夫詩別院三千紅芍藥洞房七十紫鸞鴦蓋為對耦所  
拘耳楊慎詩芳池七十二寶帳三千重

范至能云劉項家人總可憐英雄無策庇輝煌威姬莫處君知否不及虞兮  
有墓田夫以沛公之英雄豈無策以庇威姬帝欲全夫人非易備不可不如付身後  
事于不知黃鶴之悲特牽于祿席之愛耳帝春秋既滅亦患諸將之跋扈非太后

必不足服之固不意人極之毒至母子俱盡也  
四碧玉碧玉昔喬知之妾所歌明珠十斛買博得是也又陳後主寄碧玉詩離別腸  
猶斷相思骨合銷愁魂若飛散憑杖一相招又楚王碧玉嘗言詩清風細雨濕梅花  
驛馬先過碧玉家正值楚王宮裏宴門前初下七香車又宋汝南王妻碧玉所歌碧  
玉破瓜時是也碧玉歌一名千金高晉錄作

戴九靈插秧婦詩青秧蒙頭作野粧輕移蓮步水雲鄉裙綉蝶蝶隨風舞手學  
蜻蜓點水忙紫束燈烟青滿地細分春雨綠成行村歌欲和聲難調羞殺揚鞭馬上  
郎江北婦女皆務農其夫及謳歌擊鼓

大碑樓唐人有請失婢榜詩因友人之婢逃去原情寄朝云撫養在香閣嬌痴教不  
依憐然桃葉寵打得柳花飛曉露空調粉春羅枉賜衣內家方始教好處任從歸偷  
鎖出香閣風花何所依應來月去難追絕天飛燭燭新垂淚香凝舊舞衣恩情如  
不斷還向夢中歸揭榜諱因依千聲呼不歸頭盤紅纒豈身著紫羅衣夾帶無金玉  
窩藏有是此請君看賞格惆悵信音稀白樂天云舊恩慚自薄前事悔難追可謂有  
忠厚之意劉禹之云新知正相樂從此脫青心是亦難乎其為情矣

香戀今鏡金香磁如潭天儀然其中三層閣板輕重通均圓轉不已置之破中而大  
不覆滅其外花卉玲瓏窠烟四出西京雜記長安巧手丁緩作卧齋香爐即此又有  
以奇香異屑製之者亦名香磁乃舞人捧弄以為劇者白樂天詩香磁越拍迴環匝  
花蓋拋起火飛  
武安王後漢延岑自稱武安王於漢中又秦將白起封武安君後關雲長亦封武安  
王有客為余名策一日降書云威鎮華夷義勇三分四海才兼文武英雄千古一  
余曰公乃武安王邪關公之靈誓不入吳何以至此又書曰赤兔騰霜汗雨寒青龍  
偃月血風腥曉來飛渡為江上始信天亡最有靈  
呂何仙呂何字洞賓幼名紹先京川人二十不從婚娶會昌咸通時舉進士滯場屋  
者二十三年五十道始成余嘗召其洞賓降書云輕揮羽扇平分湘水烟霞泉石為  
佳侶清風兩袖騰飄洞庭飛過經千里飽嚼瑤華醉斟玉醴乾坤收拾葫蘆裏一  
聲長笑海空秋數看殘棋山月起客有戲之曰公仙姑何在即書云仙姑至矣策停  
少選復書云闌苑蓬萊自可人東山人駐幾千春要知古女真消息碧漢青天月一  
輪余曰非藏何仙姑三字耶

卷二

六十一

卷二

六十一

風流神洞底包山林木陰森居民稠密近有風流神在東灣若家能呼人姓名談世  
隱事亦善吟咏有白自入空山歷歲華幾經花落幾經花諸君問我原蹤跡太華峯  
頭第一家洞度杖水碧玻璃日浸東方月浸西萬里紅塵渾不到可能着我道人樓  
暝烟一抹起山城這照林間石壁時多少樓臺街側景獨能容我看分明其所說事  
驗于前而昧于後

蘭葉篇古言龜生三百歲大如鏡游於蓬萊之上三千歲青連絲尺二寸而許景先  
詩則云蘭葉葉龜初薦社桐花集鳳更來儀是又能游于蘭葉之上矣  
經公唐律取經即放之責者杖六十號曰赤鯉公以其與國姓同音也佩用魚符亦  
取鯉象武后革命以龍代之先是隋場帝時為風稱之歌曰三月三日到江頭正見  
鯉魚波上游意欲持釣往獲取恐是蛟龍還復休此李氏與之識也故唐人重鯉  
即鯉子

併身物東方之鯉比目魚也西方之鯉比肩獸也南方之鯉比翼鳥也北方有比肩  
之民亦當曰比民極樂國其人二首一身音揚方合歡詩譬彼比目魚又生為併身  
者極比翼鳥寒生併肩既齊彼登登既舉動不相損博物志比翼鳥一青一赤一

名共命鳥二首一身

為先春而鳴之鳥。史記歷書。百草奮興。妙規先鳴。索隱曰。子規春氣發動。則先出野。澤而鳴是也。韓致光春恨詩。殘夢依依酒力餘。城頭批頰伴啼鳥。批頰鳥。即鷓鴣也。催明之鳥。隋煬帝詩。笑勸上林中。除却司晨鳥。即喚起也。

鬱金。鬱金州產芳草。名鬱金。周禮鬱。凡祭祀賓客之祿。事和鬱。以實。鬱十二葉。為百草之英。十葉為鬱。百念實。葉以覆之。鬱。醴酒以降神也。然本草木部。鬱又有鬱金香。豈草木二種耶。沈佺期詩。盧家少婦鬱金堂。海燕雙飛玳瑁梁。一作香。又古樂府云。鬱金蘇合及都梁。都梁香澤。蘭因山得名。

藍。詩終朝采藍。說文。藍。染青草也。故曰青出藍而青于藍。白樂天詩。老絲練綠紅。藍染。染成紅線。紅于藍。李益詩。藍葉鬱重。藍花石榴色。少女歸少年。光華自相得。是藍花本紅也。紅藍花。中國人謂之紅花。赤白之間為紅。

劉仕亨詩。小院猶寒未曉時。海紅花發畫邊遊。半深半淺東風裏。好似徐口帶雲枝。

表二

六十二

瓊花。瓊赤玉也。鐔子詩。百為天下多瓊花。天上希。結根奇靈。地著不可移。八宿冠。羣芳一。株攬萬枝。而宋次道。迺云瓊花一名玉蕊。見楊州后土廟玉蕊花序。退朝錄。云。楊州后土廟瓊花。一枝或云。自唐所植。即李衛公所謂玉蕊花也。舊不可移。從宋仁宗哲宗。移植禁苑。遂死。載還復榮。官者陳深。取孫枝。接于八仙根上。至今流傳。杭諸家。瓊花園是也。然香色亦少。異矣。王定唐。昌觀玉蕊花詩。女冠夜覺香來處。惟見塔前。碎月明。劉禹錫。長安觀玉蕊花詩。玉女來觀玉樹花。吳香先引七香車。即今粉團花無疑也。梔子。山礬。自別為一種。迺不相類。而曾端伯以為。即唐昌玉蕊花。尤誤。玉蕊花。一樹。瓊裝玉刻。成。飄。廓。地。色。輕。輕。今。梔。子。花。初。不。謝。落。故。知。非。也。合。自。然。合。歡。合。歡。總。忘。草。忘。憂。壹。名。宜。異。一。名。合。歡。草。亦。名。忘。歸。草。陸。士。衡。詩。安。得。忘。歸。草。言。樹。背。與。離。其。葉。至。夜。即。合。故。曰。合。歡。又。曰。合。婚。杜。子。美。詩。合。婚。尚。知。時。鴛。鴦。不。獨。宿。花。色。如。鵝。暈。綠。上。半。白。下。半。肉。紅。散。垂。如。絲。為。花。之。具。其。綠。葉。夜。合。又。謂。之。夜。合。花。又。草。有。夜。合。花。柳。子。厚。詩。夜。合。花。開。香。滿。庭。轉。忠。獻。詩。所。愛。夜。合。花。清。麗。適。泉。芳。古。人。因。合。歡。有。夜。合。之。義。遂。有。合。歡。扇。合。歡。帶。合。歡。被。合。歡。林。合。歡。枕。合。歡。綠。索。與。香。囊。之。類。

相思樹。今之相思木。生嶺南。樹高大。其子曰相思子。即紅豆。漢文選注。赤如珊瑚。者。王維詩。紅豆生南国。秋來發幾枝。贈君頻采掬。此物最相思。

素馨。陸賈南行紀曰。南越五谷無味。百花不香。獨有二花。不隨水土而變。然素馨之香。不如茉莉。而茉莉又有一種紅者。但無香耳。廣東音有劉王女素馨者。其家在陽江縣上。生此花。故名素馨。宋傅伯成詩。昔日雲鬟鎖翠屏。至今烟篆伴荒城。香魂斷續。無人問。空有幽花獨擅名。

十八娘。荔枝有名十八娘者。上品。今莫中有名錦荔枝者。元時名曰紅姑娘。余嘗有詩云。十八娘。豐稷有名。紅姑娘。韻更多情。秋風一葉。呈丹。當幸免。睡人。謂。劉。生。文章。余嘗有遊仙詩云。揮節花開降王母。文章草熟醉東華。揮節花。即錦荔枝。俗言。訛作錦荔枝。因其花小而類荔枝也。高四五尺。節節對生。紅紫如錦。文章草。即五加皮。蘇周異物志。文章草。贊曰。文章作酒。能成其味。以金買草。不言其貴。蓋王屋山人王常所謂。甯得一把五加。不用金玉滿車。又東華真人。以五加為金玉之香草。兒。

美人蕉。廣西產美人蕉。樹不甚高。花瓣共大。紅色甚美。余嘗詠美人蕉詩云。芭蕉葉。葉。疏。空。丹。萼。高。擊。映。日。紅。一。似。美。人。春。睡。起。絳。唇。翠。袖。舞。東。風。借。花。看。虞。伯。生。詩。西。泥。輕。塵。道。未。乾。朝。回。隨。處。借。花。看。三。字。情。興。甚。奇。借。客。醉。者。余性不多飲。迺苦好飲。日無事。非杯杓無以自適。每拂徑以吟佳侶之來。蓋借客以取醉也。因憶白樂天送呂漳州詩。有云。獨醉似無名。借君作題目。可謂契合者矣。昔人有云。費花擔上看。桃李沽酒樓頭聽管絃。此則貧窮兒之行徑也。

惠州出盧橘。許渾南海詩。盧橘花香拂釣磯。美人猶舞越羅衣。蘇軾詩。羅浮山下四時春。盧橘楊梅次第新。今廣東呼枇杷為盧橘。又後漢銘。似枇杷。無花而實。不死。郭璞不死樹贊。萬物暫見。人生如寄。不死之樹。壽敬天地。洛陽宮殿。薄明光。殿前長生二株。世人謂西王母長生樹。許景先詩。瑞氣朝浮五雲閣。祥光夜吐萬年枝。蘇軾。蘇江。蘇也。音如離義。故送婦米之詩曰。上山采蘼蕪。下山逢故夫。是也。當歸一名文無。將離者贈之以當歸。交廣。何首烏也。食之多慈。而有子。故思婦米之詩曰。上山采蘼蕪是也。

五枝花。今稱子。用斑枝花。出南方。俗訛作。斑枝花。唐李商隱。木綿花下。鸚鵡飛。紙錢。飛出木綿花。木綿花。樹大可合抱。葉黃花紅。如山茶。而片極厚。

錢飛出木綿花。木綿花。樹大可合抱。葉黃花紅。如山茶。而片極厚。

錢飛出木綿花。木綿花。樹大可合抱。葉黃花紅。如山茶。而片極厚。

越湖明園日涉以成趣自得琴中越越字人詩最難推玄宗林亭自有幽真趣况復  
秋深爽氣來劉長卿城外園林初夏天就中野趣在西偏劉中山清池曲榭人所致  
野趣幽芳天與添太白與來越方逸蘇頌情志越轉開元微之夢入深洞中果遂平  
生趣杜應既野趣長來興遣愛滄浪起孝經序會五經之指趣孟嘉公未得酒中趣  
王羲之恐兒輩損歡樂之趣余嘗題漫園云個中原有烟霞趣塵外新營水竹居  
芙蓉太白芙蓉不及美人粧水殿風來珠翠香王昌齡荷葉羅裙一色裁芙蓉笑臉  
兩邊鬢亂入池中看不見聞歌始覺有人來一作棹入池塘尋不見古人以荷花為  
芙蓉珠翠香不若風送荷花水殿香

青山明月太白青山明月夢中看青山明月不曾空青山一道同雲雨明月何曾是  
兩鄉

相做語太白李白乘舟將欲行忽聞岸上唱歌聲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倫送我  
情將欲一作取次又送姚司法歸吳吳據留鵬楚郡心洞庭秋雨海門陰但今意遠  
扁舟送不道滄江自大深王昌齡津頭雲樹暗相山遠客離離楚地顛遙送扁舟安  
陸郡天邊何處移陵關皇甫曾人心勝潮水相送過潯陽劉禹錫欲問水淺深應知

遠別情太白東流若未盡應見別離情錢起欲知別後思多少漢水東流是寸心太  
白請君試看東流水別意與之誰短長語多相做

隋州穆陵關在大峴上傳云齊桓公曰賜我先君履南至穆陵即此又湖廣  
漢字入詩難而哭泣字猶難右丞廣武城邊逢暮春汶陽歸客淚沾巾落花寂寂帶

山鳥楊柳青青渡水人岑參首宿峯頭逢立春胡盧河上淚沾巾閨中只是空相憶  
不見沙場愁殺人司空曙峽口飛花欲盡春天涯去住淚沾巾來時萬里同為客今  
日翻成送故人三篇詞韻皆同又太白願結九江流添成萬行淚淚添山下樓別淚  
徒盈秋但洒一行淚遠別淚空盡平生不下淚于此泣無窮何兒女仁相看淚成  
行拂羽淚滿面流淚空盈中杜浩歌淚盈把陸魯望大夫非無淚李商隱燭分歌扇  
淚岑嘉州送君九月交河北雪裏題詩淚滿衣胡笳一曲斷人腸坐客相看淚如雨  
李嘉祐愁人淚滴石榴枝淚痕不似君恩斷崔公遠回身掩淚挑燈立廉氏淚滴寒  
塘草草時五郊苦淚滿眼黑口口天涯餘涕淚蘆輪因君一涕零曹子建豈在釜中  
泣古樂府枯魚過河泣紅袖泣前魚太白回泣泣泣泣泣泣泣泣泣泣泣泣泣泣泣

淚如雨杜真宰上訴天應泣賈至朱崖雲夢三千里欲別俱為慟哭時豈知遷客泣  
滿相建雄雄勢已分山崩鬼哭恨將軍舊道融長門花泣一枝春韋應物鄰家婦  
婦抱兒泣崔羽德望斷胡天哭塞雲陳陶同來死者傷離別一夜孤魂哭舊營  
江頭沈沈惜殘暉卻向花前勸哭歸王喬惟餘袂髮高堂堂婦哭向平生歌舞臺  
馬如鳥杜子美豈有四蹄疾于鳥不與八駿俱先鳴佳絕至岑嘉州揚鞭只共鳥爭  
飛入看君馬去疾如鳥逐不及

送山人錢起送崔山人歸山東山殘雨挂斜暉野客果由指翠微別酒稍酣乘興  
知君不羨白雲歸既野客又巢由既翠微又不羨白雲是何等山人歸山也

飛句王昌齡少時獵得平原兔馬上橫梢意氣驕只一兔何意氣之有錢起重門日  
晏紅塵出數騎胡人獵獸歸獵獸歸尤不佳劉商果圍射盡南飛雁淮楚人驚陽鳥  
稀尤不近理

寓客王涯為報邊陽客流光不待人正所謂崔微一旦不及鏡中人也陸龜蒙寫得  
去時客歸來不相似

五言句高適莫愁前路無知己天下誰人不識君張謂故人下位向蓬州正馬今朝

不少留常建左賢王道雄罕折過在將軍不在兵皆直率太俗

宋氣章碣坑及未冷山東亂劉項元來不讀書全是宋氣

五兩太白扁舟散亭下五兩先飄機權德輿曉風接五兩張祐南風吹五兩王維惡  
說南風五兩輕蘇子瞻風回五兩偏郭景純江賦現五兩之動龍凡候風以難羽重

五兩擊五丈旗顯立軍營中統船上候風科楚謂之五兩小爾雅二十四株曰兩周  
禮五伍為兩禮記尊子問來帛注疏云十端也十端六纒四玄五兩三玄二纒小爾  
雅云倍丈為兩倍兩為兩倍兩謂之足詩葛屨五兩又去聲屨雙枝為兩

不偏孟浩然不才明主棄每擇時命不將明主合太白聖朝又棄青雲士才將聖不  
偶命與時俱背

望柱石劉夢得懷妓從此山頭似人石丈夫形狀淚痕深可謂之望妓石以配望夫  
石

江山劉中山招隱寺地形臨諸嶺江勢觸山迴處巖到江吳地盡隔岸越山多山勢  
圓平野河流入斷山太白山隨平野盡江入大荒流

胡麻王昌齡一飯胡麻度幾春秦系八十吳僧飯熟麻去一胡字便不成句胡麻一

名狗

老如雲。皇甫冉何事十年遇。聖君生令雙真老如雲。太奇。

情入。皇甫冉赴李少府莊。君家南郭白雲連。正待情人弄石泉。朋友亦可稱情人。太白寄李南陵冰道。尋顏尚書。聞君携妓訪情人。應為尚書不顧身。又情人道來竟不知何人更醉新豐酒。今傳尺素報情人。書此謝情人。崔峒更將心事問情人。心動也。

驢不易入咏。盧綸別李綸。頭白乘驢懸布裳。一回言別淚千行。兒孫滿眼無歸處。惟有尊前是故鄉。起句宛然畫出窮漢之狀。欲作懸布裳。恐又富于裳也。杜子美騎驢三十載。旋食京華春。寒蟻破帽隨金鞍。韓退之不見三公後。寒蟻出無驢。高洪德藏逸跡于跛驢之伍。

獨火。項斯日落江路黑。前村人語稀。幾家深樹裏。獨火照船歸。勝如一大。

梨花雨。雨打梨花深開門。盧綸梨花滿地不開門。呂溫隔簾微雨濕梨花。溫庭筠夜來風雨送梨花。白樂天梨花一枝春帶雨。至于劉言史乃曰。紫萼梨花飛雪毛。雲何

以言毛。毛何以象梨花。

頭。詩人曾用東海頭西海頭。未嘗有東海頭者。蓋不雅觀也。劉商看取海頭秋草。色送豆盧郎中赴海陵也。劉長卿鸚鵡洲頭浪颭沙。亦不雅。只可用江頭溪頭山頭。峯頭城頭渡頭岸頭。頭頭浪頭而洲頭又犯疊韻。村口不可作村頭。杜子美鄰人滿牆頭。沙頭暮靄。

連用字。韓翃漢宮長陵小市中。珠簾綉戶對春風。君王昨日移倦仗。玉輦將迎入漢宮。李益邊城已在廣慶中。烽火南飛入漢宮。漢庭議事先黃老。麟閣何人定戰功。一首中連用漢宮漢室漢庭何也。

誤韻。戴叔倫盧橘花開楓葉衰。出門何處望京師。此夜字叶時韻是也。賀知章少小離鄉老大回。鄉音無改鬢毛衰。此叶來韻誤。方千百花香氣傍行人。叶曠雲非折梅。折梅寄人。而收倫深山古路無楊柳。折取桐花寄遠人。太白何以折相贈。白花青桂枝。李牧幽人惜春暮。薄上折芳草。佳期何時還。欲寄千里道。折芳草。折桂枝。皆奇。佳期何時還。又五平體句。

馬蹄。戎星高踞戰馬三千匹。落日平原秋草中。風景可畫張仲素。獵獵輕風在碧蹄。

王維雪盡馬蹄。趙嘏欲駐殘陽恨。歸蹄。樂天散蹄良馬。韓翃騎馬。綉障泥。紅塵撲四蹄。

柳絮。家鄉作柳家。王勃客行朝復夕。無處是柳家。柳絮。武平一和元日賜柳絮。綠葉迎春綠。寒枝歷歷寒。願持柳葉書。長奉萬年歡。做百對萬妙。

葉。本俗語。盧俱殿前桂葉。今朝天上見。疑是月中華。太白欲折一桂枝。還來雁沼前。欲折月中桂。特為寒者薪。又我向淮南攀桂枝。褚亮彫文折桂叢。趙嘏同鄉故人攀盡便俗氣矣。

留春。趙嘏歌者。虞苑來。值清亭花欲謝。一聲留得滿城春。是歌可以留春留花也。

早。伊春歌第三。疊八月。嚴霜。重。重。顏字新。

自吟。杜子美自吟詩送老。賦詩新句。不免自長吟。新詩改罷自長吟。韋端已卧看南山改舊詩。

履衣。長恨歌。鴛鴦瓦冷霜華重。翡翠衾寒誰與共。又怪得滿身珠翠冷。黃花瓦上有新霜。劉商連曙履衣。關門霜雪。

新霜。劉商連曙履衣。關門霜雪。

也。江行百首。吾獨取此。

生中客。鄭守惠生中亦有江南客。莫向真前唱鷓鴣。張喬生中有老沙場。客橫笛。吹塞上聲。

贈劍。有一大夫。素以臺諫自負。時當入覲。有人以詩贈之。起句云。贈君雙劍氣雄哉。千里風霜掃草萊。遠問來人曰。雙劍何在。使者曰。無。遂拂然擲卷曰。一把劍也。無乃題作雙劍。從來詩人只說好看語。哄人也。子獨在坐。因戲曰。必如公言。則但須長夫十名。絨絨四端矣。又彌然應曰。這個倒是實落功德。時人傳以為笑。

葉。魏明帝嗟哉。夷叔仲尼。稱賢不曰夷齊。而曰夷叔。是可言伯齊矣。太白君王縱跡。散雲。登借集。葉久伯夷也。

美歌。太白美歌。清唱不勝春。既曰歌。又曰清唱。是不動音。樂如蕭鼓和之者也。武元衡送張司錄。相送汀洲。蘭杜晚。菱歌一曲。淚沾衣。夫采菱。采蓮。皆兒女歡歌。也。何以反沾衣。紅口曲。采菱歌。愁木蘭舟。太白徒悲蕙草。歌復聽菱歌。愁。

山泉。皇甫嵩山下泉。那知石上喧。却憶山中靜。杜子美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濁。政











字法 子宿江干寺中。有一僧頗學吟咏。偶舉齊已山寺鐘樓月。江城鼓角風通合。此景但既云山寺。又用鐘樓。真犯重疊也。欲易一字為山寺鐘樓月。江城鼓角風通合。請作鐘和月。此出于鐘聲和白雲也。請作鐘樓月。予曰。此出于野渡波搖月也。不若鐘角上易一字。山寺鐘樓月。江城鼓角風通合。稱大悟字法。

吹角當城片月孤  
雲山 太白萬里浮雲捲碧山。又湖上一回首青山捲白雲。

黃葉白頭 白樂天樹初黃葉日。人欲白頭時。司空曙雨中黃葉樹。燈下白頭人。工拙自見。然樹人二字似贅。不若雨中黃葉落。燈下白頭吟。或曰黃葉雨中落白頭燈下吟稍健。又白頭稍更短。黃葉落仍稀。

公子佳人 楚詞招隱王孫游兮不歸。春生兮草萋萋。蓋因王孫草也。王維春草年年綠。王孫歸不歸。皇甫冉無限青青草。王孫去不遠。崔輔國自與王孫別。頻看黃鳥飛。應由春草綠。若虛不成歸。則與原旨不同。然人但知王孫草而不知公子草。佳人草也。陸機芳草久已茂。佳人竟不歸。謝朓春草秋更綠。公子未西歸。更覺新異。

客夜 壬午除夜予以公出宿端龍閣下酒店中。大雪盈丈。深山路迷乃循虎跡而行。窮客傷感殊難為情也。枕上得句云。亂山迷積雪。孤客送殘年。因憶在蓬山。殘雪夜孤燭。吳卿人真若為我設者。

歸夢 唐顧況故園此去千餘里。春夢猶能夜夜歸。李廷勳木有一夜夢不歸千里家。又夜夜夢中歸。又夢魂不怕險。飛過大江西。又枕上片時春夢中。行盡江南數千里。官舍聯。予新安官舍有云。客情秋色外。官舍水聲中。太守徐公善之。標為門聯。岑嘉州捷為詩。山色軒楹內。灘聲枕席間。亦如此景。

自無向 明月照高樓。明月照積雪。落月滿屋梁。蘇杜對景吐詞。何其自然。不做妝飾也。若沈約方輝竟戶人。圓影深中來。又不對。又不巧。三家村學生對課口氣。

空青 太白楚水清若空。山色倒空青。杜子美石壁斷空青。玉壺美酒清若空。韓退之仰見空元撐青空。

東西南北 子美支離東北風塵際。飄泊西南天地間。太白清晨西北轉。薄暮東南吹。耿溥南北東西各自去。年年依舊物華新。

登科 武元衡送李正字已獻甘泉賦。仍登片玉科。登科二字本俗。此亦不免。五代史

崔頌中甲科。漢匡衡中丙科。隋起進士科。唐解琬中幽素科。一字重。韓桐和元相公題詩。更相應。一字重千金。王良士昭相公夜宴。仍聞贈言。處一字重瓊瑤。

漢滿定山 皇甫冉送李萬州赴饒州。饒今江西也。乃云川迴吳岫先。塞澗楚雲低。人稀漁浦外。灘淺定山西。吳地漁浦定山。皆浙江景也。是當從浙江去。故言此。取取津送友歸南海。漢漢烟光魚浦晚。青首草色定山春。又遠甚矣。嚴維送崔同使睦州。冰水近聞漁浦出。雲雲初捲定山嵐。木奴花映桐廬綠。青雀舟隨白雲灣。

袖向年真 方千洞庭孤鐘鳴大岸。片月落中流。李頻送人歸洞庭。半湖乘早月。甚好。中路入疎鐘。卻對不遇秋。盡草蟲急。亦妙。夜深山雨重。便強對也。結云。平生心未已。不得便相從。方見真率。在今人則必強言同歸之心。此古人言志之旨。

宋人之祖 李商隱崔處士云。真人塞其內。夫子入于機。此宋人之祖也。

天上樂 唐文宗宮人沈阿鵲擊白玉方響。奏涼州曲。咸謂之天上樂。

天上士 公南作許瑤英歌。雪面淡娥天上女。余嘗有云。似曾見之天上女。不易得者人中仙。

北極南漢 張說贈高徵。北極解明代。南漢宅故臣。丹故由義盡。白髮紫慈新。宋之問北極懷明王。南漢作遠臣。故國腸斷處。月夜柳條新。

吟 余嘗有觀獵詩。霜重草枯盤馬埽。風高葉落呼鷹臺。呼去聲。河水南有劉景升呼鷹臺。經史呼皆作去聲。蓋北音重韻故也。

杜子美 衣裳判白雲。先判一飲醉。如泥。縱飲久判人共棄。久拚野雀如雙鷺。本作判。俗作梳。宜作排。凡標異物也。史記錫石并蚌。

細荷 今之靈荷也。細淺黃。春初生。色綠。環與慶池。應刺惟齊。綠樹當窗。蓋轉細荷。接岸湧。吳人周岐鳳云。靈荷發雨。出玉燕。標若飛。不知有此耳。

南山北斗 宋之問文移北斗成天象。酒近南山作壽杯。李適天杯慶壽齊。南岳聖潔光輝動。北極冬養南山近。應樓上。北斗平臨鏡。關前。蘇隨宮中下。見南山盡城上。

平臨北斗懸 野渡舟機。草應物野渡無人舟。自機。冠平仲野木無人渡。孤舟空自機。宋人稱之以為可占相業。不知出於此也。

志老 木蘭後朝忠孝兩不輸千古之名。安可滅。莫渡汨羅水。回君忠孝腸。又君臣

千古誼忠孝一生心

越鳥胡馬 范雲越鳥惜北樹胡馬畏南風古詩胡馬依北風越鳥巢南枝

發覺 予嘗山行寫寥落之景有曰獨鳥依人宿寒燈當盡味自來發覺詩家多用之

夜中無能盡用每對景一吟其難為情

虛實對 王右丞江流天地外山色有無中以為虛實絕對不知阮籍存亡從變化日

月有浮沉已先作之則矣

花 韓滉樹頭蜂抱花鬚落池面魚吹柳絮行子美游蜂粘落絮行蟻上枯黏又芹

泥隨燕嘴花葉上蜂鬚又魚吹細浪搖歌扇無邊飛花落舞筵

君恩 張正見魂新恩易盡白樂天紅顏未老恩先斷喬知之何必君恩獨能久高蟾

君恩秋後葉日向人疎語更新

卷二

七十六

識餘卷二終

識餘卷三



惠康野史輯

事考

青史子云古禮男子生而射天地四方其文云東方之孤以梧梧者東方之草春木也南方之孤以柳柳者南方之草夏木也中央之孤以桑桑者中央之木也西方之孤以棘棘者西方之草秋木也北方之孤以蕙蕙者北方之草冬木也是木亦可稱草也青史子漢志五十三篇今存者胎教一篇而已其有曰古者胎教之道王后身瑞七月而就姜室太師持銅而御戶左太宰持卣而御戶右此三月者王后所求聲音非禮樂則太師撫樂蠶絲而稱不習所求滋味非正味則太宰衡斗衡升而不致煎調云云其文義古雅嗚呼古書之不傳者何恨惜哉右見揚用修丹鉛錄按青史子班氏所列小說家其文義傳者乃如此信爾子之高小說也葉夢得宋景濂並以此書兩見為疑而不敢定其非道家者故小說二字所誤故余指以宋之高濂然矣牛弘所論口口口代前事情開皇之感極矣宋景濂蓋於廣慶唐開元之感極矣俄頃悉反於安史肅代二宗游加鳩集黃巢之亂復致湯宋世國史一感於慶曆

卷三

再感於宣和而女真之禍成矣三感於淳熙四感於嘉定而蒙古之師至矣然則書自六朝之後復有五厄大業一也天寶二也廣明三也靖康四也紹定五也通前為十厄矣等而論之則古今書籍成聚之際大厄之會各有八焉秦焚也西漢也蕭梁也隋文也開元也太和也慶曆也淳熙也皆感聚之時也祖龍也新莽也蕭梁也隋也安史也黃巢也女真也蒙古也皆大厄之會也東京之手秦無間魏晉之間採掘未備卓犖諸流推頹餘燼於聚於厄俱未足云古今續籍之厄秦固誅書并即次之蓋秦所焚率三代上書西漢稍稍鳩集莽又繼之故歷尺簡也唐之厄厄叛賊宋之厄厄於裔也彼非有意於焚兵燹所經玉石俱毀況書宜火物也獨湘東以文士甘心馬罪浮政矣場雖雅尚卒以不道相延薄乎云爾  
古今書籍人知其厄於火而不知其厄於水者三馬隋嘉則殿書寇亂亡魏武德初尚八萬卷王世充平命司農少卿宋遵貴以舟載之行經砥柱漂沒風浪十僅二三見隋志及舊唐書經籍志后序俱云存者無幾新唐志以盡亡其書蓋信乎不考之過也次則漢蘭臺石室諸書董卓遷都載舟西上因懼寇盜沉溺河中僅數船存此一事他書不載獨舊唐經籍志後序記此考尤武遠都書籍二十餘兩諸家以為三

倍於前固非實錄而時無其錄尺簡不傷惜哉  
前代悉購遺書成者條且隨有開書錄唐有訪書錄宋有求書錄其時人主留意若  
此隋文父子所以能致三十七萬於一時者蓋民間獻書無所不納也

累朝中秘所著外屬紳文獻名藏書家代有其人漢則劉向桓譚晉則張華宋則  
則王儉陸澄梁則任昉沈約唐則李泌蘇弁皆均均者自餘尚衆而世不甚撰宋則  
李淑宋綬尤著重遺書夢得是公武等大率人間所藏卷軸不過三萬若任昉四萬  
極矣宋又有潘濬秦氏甫田鄭氏漳南吳氏荆州田氏並著目錄成於前朝蓋由印  
本易得故儲蓄者多其數故不能溢也遺志有吳兢西齋杜信東齋等目則唐世非  
無編錄但不存爾

玉堂遺辰錄云祥符八年四月榮王宮火一日二夜所焚屋宇二千餘間三館圖書  
一時俱盡大風或飄至汴水之南惟演獻禮賢宅以處諸王陳振孫曰唐末五代書  
籍之僅存者又死於此火可為太息也

輟耕錄云莊夢瑤任松江府上海縣青龍館嘗為宋秘書小史其家書數萬卷且  
多手抄者經史子集山經地志醫卜方技稗官小說靡所不具書目以甲乙分十門

夢瑤既沒子孫不知保習或為鼠蝕或為郵識盜竊或供飲博之需或應酬覆  
之用編帙散亂所存無幾至正六年朝廷開局修宋史詔求遺書有以書獻者  
予一官江南藏書多者止三家莊其一也繼命危學士撰特來進取其家慮恐兵遁圖  
讖干犯禁條悉付祝融氏及收拾遺餘存又無幾矣其孫羣玉悉載入京親領恩澤宿  
留日久仍布衣歸書之不幸如此按元世諸藏書家傳記罕載據陶所稱江南藏書三  
家其二不著姓名惜無從考其何人然莊氏既沒後人隨復失之古今藏書同一慨也

寶退錄云穆天子傳八駿之名一曰赤驥二曰盜驪三曰白義四曰踰輪五曰山子  
六曰渠黃七曰華騮八曰驂耳王子年拾遺記載穆王御八龍之駿一名絕地二名  
翻羽三名奔霄四名超影五名踰輝六名飛光七名騰霧八名扶翼二說不同未知  
何書為實按趙興時以二說互異為疑非也傳中八駿之名已見引於列子況拾遺  
記王嘉所載皆一時私意說據易足徵哉

秦漢間稱玉多以雙淳子免白璧十雙張良獻項王白璧一雙此類甚衆然穆天子  
傳於色卅於羣王之山天子乃戴玉萬隻注復玉為錢見左氏傳則玉亦可言隻也  
又天子嘉之賜以珮玉一隻柏天格首再拜送天子至于鄉人第他書少用此字

投子六面者不知起於何時余意正當與提黎先後以其數皆限於六耳或謂列言  
投瓊孔稱博奕當起之時不知穆天子傳王兩與隱士并公博又在孔列之先然是  
五木之類非六面者

酉陽雜俎載伍伯三四處如語資類載某公欲題名左右偶無筆以伍伯杖畫之則  
伍伯或前車而兼行杖者正猶今之皂人行則呵辟刑則刑耳又按宋程氏演繁  
露載後漢虞翻傳法續漢志伍伯公八人中二千石六人千石六百石皆四人自百  
石已下皆二人黃綬或官伍伯六官辟車鈴下侍闈門闈部者銜走卒皆有程品多  
少隨所典領率皆赤幘絳襪即今行鞭杖者然則伍伯之名漢世已有矣

俗以新娶男稱新郎女稱新婦又婦之事公姑者例呼新婦按新婦之稱蓋六代已  
繁而唐最為通行見諸小說稗官家不可勝舉然自王翁姑言非主新婦也新即君  
唐人自稱新獲弟者不聞王新娶者言惟宋世詞有賀新郎或當起於此音大抵國  
朝世俗稱謂率循習宋元世遺故也

今戲具圓棋最古當是周時遺製或以為戰國者徒據奕秋不知仲尼已先道矣家  
庭積為後出此周武帝有象戲二十卷楊用脩疑非今家戲謂其卷數太多然今金  
瓶香譜註有數十卷者何足異也第其序見御覽者絕不與合同而唐以後殊無  
可考惟奇怪錄今願一事可據戲錄之實應元年汝南李順夢一人被甲報曰金象  
將軍傳語與天那賊會戰順明燭以觀之夜半後東辟鼠穴化為城門有兩軍列陣  
相對部伍既定軍師進曰天馬斜飛度三止上將橫行擊四方輻車直入無迴翔六  
甲次第不分行於是鼓之兩軍俱有一馬斜去三尺止又鼓之各有一步卒橫行一  
尺又鼓之車進須臾砲石亂下云後家人覺其顏色憔悴因發掘東壁乃古冢有  
象戲局車馬具焉按此或文士寓談於唐人象戲之製賴此可考馬斜行三路卒橫  
行一路正與合同獨車直進不迴則類於今之卒恐其他不盡合也又不云有象按  
司馬溫公七國泰圖亦無象云象不可用於中國故名有實無也

今湖至重觀音像無不作婦人者蓋菩薩相端嚴麗麗文殊普賢皆不特觀世音也  
至冠飾以婦人之服則前此未聞考宣和畫譜唐宋名手寫觀音像極多俱不云婦  
人服李厲童道畫譜所載諸觀音像亦然則婦人之像當自近代始蓋因大士有化  
身之說而閨閣多崇奉者展轉流傳遂致稱謂皆若塑像不能久前代無從證  
訂然太平廣記載士一巨妻為神攝因作觀音像其妻身一宿救之得魁則唐以

前聖像固不作婦人也

夢溪筆談云熙寧中嘗於地得大錢三十餘文皆順天得一錢當時朝廷咸疑古無得一半孰莫知何代物余按唐書史思明僭號順天得一錢順天乃其年號得一特以名鑄錢耳非年號也按此與實儀乾德事相類而沈所徵叛臣年號尤僻世絕無傳之者因錄此

按蘇錢以全真之教防於金世有南北二宗之分似未詳考蓋南北二宗之分實因宋度南後而皆始於呂岳岳得道鍾離權權得之東華少陽君南宗因若授劉海蟾操操授張紫陽伯端伯端授石學玄泰泰授薛紫賢道尤道尤授陳泥丸捕捕授白海瓊玉蟾玉蟾授彭鶴林振此所謂南宗也北宗自高傳王重陽嘉善傳馬丹陽紅及妻孫不二紅傳譚長真處端劉長生處玄丘長春處機此所謂北宗也全真之名始自王重陽今猶有祖其名號者然處機之後寂然矣紫陽下撰述多傳於世近亦寥寥當國初顯述有鐵冠周顯冷謙張三丰等大率非由學而致也

卷三

四

鐵盧利總一十三萬四千四百弓耳為始終極數所謂一大劫也

三千大千世界者一月周行四天下光明所照是為一世界外有鐵圍山繞之如此者千鐵圍山為一小千世界數小千復至一千外中鐵圍山繞之為一中千世界數中千復至一千外大鐵圍山繞之為三千大千世界此見彭所論與執苑危言丘陵學山所引差不同

七寶山者住提羅迦山高四萬二千由旬次伊沙池羅山高二萬一千由旬次遊提陀羅山高一萬二千由旬次善見山高六千由旬次馬半頭山高三千由旬次尼民陀羅山高一千二百由旬次毗耶迦山高六百由旬以上廣如高七寶所成其須彌山住提羅迦山二山之間闊八萬四千由旬周匝無量有優鉢羅花鉢頭花拘牟陀花奔荼利迦花等徧覆水上外有七海有三十重殊詳大藏因本經  
人鳥經曰須彌山廣三百六十億萬里因本經曰須彌山八海中出水上各八萬四千由旬其體平正下根連大金輪至上以漸寬廣端直不曲最勝可觀四寶合成金銀琉璃瓔珞是也山頂四面有峯挺出曲臨海上各高七百由旬金銀琉璃瓔珞真珠車渠瑪瑙七寶合成日天宮殿繞須彌半行不息南闍浮提日正中時東拂提

婆日始沒西陲陀尼日將初出北轡單越正當夜半六月北行於一日中漸移北向六俱盧舍六月南行亦一日中漸移南向六俱盧舍河舍經云日天子城郭縱廣五十一由旬月天子城郭縱廣五十由旬最大星縱廣一由旬最小星縱廣二百由旬所知論云日輪火珠所成月輪水珠所成

一云須彌山四角各秀一峯高四由旬半廣百二十五由旬周圍五百由旬有樂又神於中心住是山頂上三十三天中央城曰善見純金所成高一由旬半面各二千五百由旬周萬由旬其城體金俱用百一椽寶嚴飾其地柔軟如兜羅綿是城四面有一萬六千寶柱寶椽寶樓寶閣四面四門又有千數門一小門四大道有諸小衛其四門側五百天子皆服堅鎧守護是門城中有帝釋殿曰最勝處亦曰殊勝殿其狀四方高四百由旬半面各二百五十由旬周十由旬右見彭所論與前稍不同即淮南閻風之旨也

卷三

五

按河源出撒致腦兒河轉達池即星宿海也浮屠氏言此非誕矣須彌山即昆侖史遷所謂日月所相隱避為光明其高廣誠有未易測者但未必如彼所云淮南子謂曾城闌風高數十萬丈旁開四百四十餘門浮屠所敘述須彌及三十三天宮闕雖類又如意樹等如扶桑若木之文也四大洲則因鄒衍推廣之余嘗謂浮屠氏精微處多本莊列廣大處多出山海淮南至於因果罪福則其自成一派之說前所未而後之道流及竊之云

最極微細者曰極微塵亦名隣虛塵不能辨釋七隣虛為一極微七極為一微塵七微塵為一透金塵七透金塵為一透水塵七透水塵為一兔毛塵七兔毛塵為一羊毛塵七羊毛塵為一牛毛塵七牛毛塵為一遊隙塵七遊隙塵為一蟻量七蟻量為一蟲量七蟲量為一參量七參量為一指節三節為一指二十四指橫布為一時四時為一弓五百弓量成一俱盧舍八俱盧舍成一由旬  
六尺為步二尺為肘四肘為弓二弓為一丈六尺二百一十六丈為一里五里為一俱盧舍八俱盧舍為一由旬  
由旬一名綸繕那又名由延見大藏一覽注中俱盧舍一名俱盧舍見因本經一俱





行而臣不欲也臣有千慮之一願留身以陳班逸文惠問乎何罪也上諭以疏意曰  
是非所言不遂何待曰陛下亦知德壽宮中無士人乎曰何謂也曰北內給事無  
非關人是惡知大體若非幾箇村措大在言路時以正論折其萌芽此曹為德自恣  
何所不至上疎而悟天顏少和文惠進曰不持此事事臣無故賜賜天下咸以為疑  
而欲知其故若以此為罪則兩宮之問且坐四方聞之必謂陛下方以天下養而使  
北內至於有此非供億不足而何必不得已而去當因其自請而聽之可耳上釋然  
愛感曰善將退復前日復當五日之朝願陛下試以意白去乎僕可以上呈  
意留之尤感德事上許諾既歸自北宮至文惠而論之曰太上怒未平甚朕所以  
垂欲去之昨日方無太上賜酒一壺親書德壽私酒四子於上使朕踴躍無所文惠  
曰此陛下之孝也雖終不可暴其事居數日早請視得守永嘉郭既而文惠又奏  
諫官以直言去非邦家之美請以職名華其行遂除直秘閣外朝竟不及知自是鐵  
人知議之不行亦無復投標者一言回天體正誼得兩宮慈孝終始無間此舉實足  
以權輿之云

琵琶亭術者

卷三

淳熙己酉普文倦勤詔以北宮為重華宮先既登極羣臣奏請以誕聖日為重明  
節如故事皆先君名選者聞通卿拜維舟琵琶亭新舊初祥小憩亭上有術者以折  
字自名過馬因漫呼問家人字蹟多奇中命飲之酒急作而曰近得即覆乎重華重  
明非佳名也其文皆二十日兆在是矣先君掩耳起亟以數銀謝遂之既而甲寅之  
事果如其言此與太平興國一人六十之讖無異豈天道證應固有數乎抑符合之  
偶然也

狀元雙筆

內黃傅珪者以財雄大名父世隆決科為二十石珪不力於學升為碌碌下儉獨能  
知人嘗生都而開公卿車騎之過者言曰位所至矣覺髮髮初不能相術每曰子  
自得於心亦不能解也嘗寓北海王沂公曾始就鄉舉珪偶俟其相於蘇蘭之外適  
之明日以雙筆要而道之曰公必冠多士位至相矣曰無相忘國者皆死珪不為作  
遂定交傾資以助其用沂公賴之既而如言故沂公與其二弟以兄之終身不少替  
前輩風韻深潤可敬而珪之識亦未易多得珪死明道間官止石班殿直監博州  
酒其孫殿簡意餘元祐中為中書侍郎自誌其墓余嘗嘗見前朝所記與誌微不同

先帝二字

歐陽公知會舉者聞故事士子有疑許上請文忠方以復古道自任將明告之以  
崇雅潔淳期以至受文格益自日尺猶有嗚呼弗去者過稍聞其方與諸公酌酒  
賦詩士又有扣簾梅聖俞怒曰漬則不告當勿對文忠不可竟出應請袍環立觀所  
問士忽前曰諸生欲用免字而礙其為一革或二事惟先生幸教之觀者聞其言  
文忠不動色徐曰徐曰似此疑事誠恐其誤但不必用可也內外又一笑曰母為  
學者言必感頌及之一時傳以為雅謹余按東齊記事指為揚文公而使問其為幾  
時八歲遠傳疑未知孰是然其舉也實得東坡先生識者謂不啻足為詞場刷趾矣  
彼士何啻

卷渡橋

虞雅公允文以西掖贊督議既卻逆亮於米石運至金陵謁葉樞密義問於玉帳留  
繪張忠定素及幕屬為校書方洪拾詳適在焉相與勞問江上戰拒之詳尺風欲雪  
因留甲飲酒方行流星警報登蓋亮已燃前將改圖瓜洲生上皆恐謂其必致  
怨於我也時劉武忠鑄先京口病且亟度未必可倚議遣幕府合謀支離兼以雅公  
新立功威屬日景四顧久之酌危醇以前曰馮洪二君舉秦報陳實未履行陳舍人  
威名方新士平想望勉為國家卒此勳業義問與有賴焉雅公受危起立曰某去則  
不斂然記得一小話敢為都督誦之昔有人得一斂欲烹而食之不忍愛殺生之名  
乃熾火使釜水百沸橫條為橋與斂約曰能渡此則法汝斂知主以討取之勉力爬  
波僅能一渡主人曰汝能渡橋甚善更為我渡一遺我欲觀之僕之此行無乃類是  
乎席上皆笑已而雅公竟如鎮江亮不克渡而故自此簡上知制誥魁柄斂渡本朝  
語以為雙其義則同

卷三

九

魯公拜後

慶元間有宿儒以文名由莒板為承旨朝議謂且大用會解平原有歸子曰律允鈺  
吳門兵時出妾方姬嘗當湖巨室魯氏馬輝也既喪無他子遂以重幣請於魯而歸  
之始至而平原道有恩制當降麻偶不詳知遂於廷綸中用魯公拜後事重蓋指麻  
且有欲退者忌之摘其語謂金議判平原讀之見其姓之偶符大怒不踰月遂去國  
終其身不復用當其下筆時初不自覺轉喉之觸謂禍福不可以智力勝當於此乎  
占之

萬歲山瑞禽

良擬初建諸巨瑞事出新意事土木既宏麗矣獨念四方所貢珍禽之在園者不能盡馴有市人薛翁素以養禽為業...

殿中賜

殿祖居端陽即時藝文之暇頗好馴養禽獸以供玩及即位紹瑞奉承履致稍廣...

咸都貞院

咸都新繁有藏藝祖御容者莫知始何年令長交事匪復昇付惟謹淳熙間胡給事元質...

愛莫助之圖

建中靖國初韓文定忠彥當國嘗稍解天下吐氣鄧洵武為起居郎乘間以紹述熙豐政事為言...

五字定制

漢制宗廟必冠以考唐特表一字而出之諸帝類曰某宗某謚孝皇帝間有不盡然者...

日簡恭后曰簡穆宣祖曰昭武其制皆判太常寺實儀所定帝后率聯一字深得古意其後杜太后上仙先諡明憲繼改曰昭蓋亦配帝以為稱大中祥符增上帝諡始各加睿和睿明睿德睿聖二字於后無所損益列聖相備遂為故事

郊廟之諱

中興而來請帝諡於郊議文必曰某帝宣天錫之曰某諡皇帝廟號某宗請后諡於郊議文必曰某后宜以祖宗之命錫之曰某諡皇后苟非母后則否惟以羣臣議進內之詔曰恭休而已河按典故嘉祐八年五月庚申有司將請仁宗諡翰林學士王珪奏謹按曾子問曰賤不誅貴物不誅長禮也惟天子稱天以諱之春秋公羊說讀諱制諡於南郊若云受之於天矣乾興元年既定真宗皇帝諡其秋始告天於圓丘史臣以為天子之諡當集中書門下御史臺五品以上尚書省四品以上諸司三品以上於南郊告天議定然後連奏以聞近制准詞臣撰議即降詔命庶僚不得參聞願連稱天之義臣奉命撰先帝之茂德休烈有以信萬世之傳詔兩制詳議翰林學士賈黯等議如珪奏從之

宗廟舊諱

紹興文書令曰廟諱舊諱正字皆避之故哲宗孝宗之舊諱字者凡三皆著令改避惟敘宗舊諱二字一則從工從回從旦一則從火從旦今皆用之不疑又今之注文曰舊諱內二字連用為犯若文雖連而意不相屬者非故大宗宗仁宗英宗神宗之舊諱二字凡八皆著令不許並用惟孝宗舊諱從伯從玉從宗者今亦聯書自若其至有以為名者珂竊謂專祖事神固存終諱祖宗酌禮用中單字則進避二字則不連不簡不苛惟情之稱弗可改也敘呈附清祜稱宗而舊諱之避乃不得與諸廟比至廟初潛故名雖已賜更然上擬英祖亦正同漢邸故事真神二廟初亦與宗藩聯稱既改復諱顧今猶不敘皆非也孝宗會要史諱皆不著初名殊不知英宗正史實錄會要蓋皆嘗書之遂使舊諱字傳後世莫考當世士大夫猶有不及知者容臺史觀之失不既甚乎李心傳繫年要錄載此諱於紹興二年五月辛未明年二月庚子除和州防禦使復見焉他書則未之載也

淳熙南衙

周益公必大玉堂雜記曰乾道七年四月甲子詔皇太子判臨安府用至道故事也或謂當以太中大夫為判官通領府事恐名稱未正遂議改尹而以侍從為少尹餘

判官用卿監即官下邪將鎮院降麻或又疑宣麻給告非侍儲之禮己後首官禮官會議於史院檢照唐太宗征遼命太子監國及大帝命太子受諸司啟事或詔或制視麻為重可以作則上然之庚午偶當日被宣范紫徽成大先以侍講逐宿閣報述出薄莫至玉堂御藥手持御封御筆皇太子某宜領跪安尹可依此降制三鼓進草因奏此當付有司施行竊恐皇太子別無被受欲依自來詔書體式略換首尾書寫一遞降付皇太子今擬定格式進奏如賜命允遠速批降付下御筆批係平未遂告大廷惟此稀瀾盛典道以史官備討論詞臣泰潤色後得宸翰寶藏於家非儒生之榮遇乎珪按本朝親王為南衙故實有四建隆二年七月壬申太宗以晉王為開封尹同平章兼開寶九年十月庚申魏倬王廷美以齊王為開封尹雍熙元年十月甲辰昭成太子元偃以陳王為開封尹兼侍中淳化五年九月壬申真宗以壽王為開封尹東宮為南衙故實有二至道元年八月壬辰真宗以皇太子為判開封府宣和七年十一月戊午欽宗以皇太子為開封府慶考二端親王為尹東宮為判為

魚袋

稱未近者皆誤也至於府寮之制國初記載雖簡初無異稱雍熙陳王之命實以戶部郎中張去華為判官殿中侍御史陳載為推官並召見就選去華為左諫議大夫雖與太中大夫之制若相協要亦王府之制耳至道升儲有司又言皇太子兼判開封府其所上表狀即書皇太子位其當申中書樞密院狀批判官等書詔從之則是時亦無用少尹為參佐者在承平時著位尹蓋尹正之常稱雖以熙定二陵在藩日常為而使少尹權知府事其自崇觀以後例以除官且著令別設牧以待親王矣且自尹而少本略為羌降以帝儲之重而下與有司聯稱謂固不可淳熙五年閏六月魏憲憲王性以江陵尹進兼雍州牧牧尹秩序之別蓋如此雖內外有異而藩王猶可為牧東宮乃反為尹此尤大不可者也若以宣和舊典出於內禪已定不敢僭用則稱判為宜若尹則無別矣

國初承五季革創官儀未備熙陵既卒武功垂意右文彌文浸舉重服稽古以為後則雍熙元年十一月丁卯祀南郊大赦初許世朝服緋及二十年者敘賜緋紫內出魚袋以賜近臣自是內外世朝文武皆帶凡服紫者飾以金服緋者飾以銀京朝官幕職州縣官賜緋紫者亦帶親王武官內職將校皆不帶國朝魚袋之制自此始珪

嘗以歐陽文忠備劉胸新舊唐史唐會要考訂其由詳初革其所以初者抑寫他說殆非國朝所當因也會要高宗永徽二年四月二十九日開府儀同三司及京官文武職事四品五品並給隨身魚袋舊史與服志以為五月新史車服志不著年月以為三五品有飾金與銀之別且出內必合以仿召命之詐還考會要永徽五年八月十四日勅恩榮所加本緣命命帶魚之法事彰要重豈可生乎在官用為褒飾雖正亡後便即此尋其終始情不可忍自今以後五品以上有喪亡者其隨身魚不須遺收如此則魚袋本以褒飾恐不專以防詐偽也會要又載咸亨三年五月三日始令京官四品職事佩銀魚是日內出魚袋偏賜之舊史中載此年月五品以上賜新魚袋並飾以銀三品以上各賜金裝刀子礪石一具身之新史魚袋之賜與分別賜飾年月迥別本非一時事又初無金飾魚袋之制所謂金飾者乃刀子礪石耳斷文紀事固已失實會要武后垂拱二年正月二十日敕諸州都督刺史並準京官帶魚新舊史載年月無訛按外鎮督判自有魚符初不假魚袋以信召命蓋驗褒飾之說為可據所以給之者按以均內外之寵而已會要天授元年九月二十六日改內外官所佩魚為龜至中宗神龍元年二月四日在京文武官五品以上依舊式佩魚袋久視元年十月十三日職事三品以上龜袋宜用金飾四品用銀飾五品用銅飾上守下行皆依官給神龍元年九月十七日敕嗣王郡王有階卑者許佩金魚袋至元宗開元元年八月二十日諸親王長子先帶郡王官階卑者亦許紫佩魚袋神龍二年八月制京文官五品以上依舊式佩銀魚睿宗景龍三年八月令特選佩魚散職佩魚自茲始新舊史雖有詳略其事互同則改魚為龜正武后革命時事而中宗反近不俟淹時即復其制要必有深意不直為外飾蘇氏記又曰自永徽以來正員官始佩魚其雜任及制任即去魚袋員外判試并檢校等官並不佩魚至開元八年九月十四日中書令張嘉正奏請致仕官及內外官五品以上檢校試判及內供奉官見占門者聽準正員例許終身佩魚以為榮寵以理去任亦許佩魚自後恩制實詳案例兼魚袋謂之章服會要景雲二年四月二十四日敕魚袋著紫者金袋著緋者銀袋新史開元初駙馬都尉從五品者假紫金魚袋都督刺史品早者假緋銀魚袋泰極並觀則散官員外判試檢校皆佩魚又許終身雖去任亦佩蓋驗褒飾之說為不誣而防詐之制為已變也

服章八街

卷三

十四

今之賜章服入街者服紫者曰賜紫金魚袋服緋者曰賜緋魚袋其為連系職司即鎮之稱俾載服色未至而應隔借若序借者服紫者止曰借紫服緋者止曰借緋所借魚袋不以入街而實得佩魚如正賜者珂按唐故事假紫者金魚袋假緋者銀魚袋見於新史開元之制本朝雍熙郊赦雖賜賜魚而不及借服者考之續會要政和元年十一月十七日尚書兵部侍郎王詔奏今監司守倅並許借服色而不許佩魚即是服而無章殆與史無別之今後應借緋紫臣僚並許隨服色佩魚仍各許入街候回日依舊服色從之則借服得佩魚蓋自是年始也然當時詔所表既許以借佩又許以入街則凡今之結銜者皆當全書金魚銀魚袋而有司給告初例不帶行則被借者無緣敢自以入街此南渡而後掌故散訛之失也又有位登法從而未至八座者於法止賜金帶不復佩魚而每於官職封賜全銜猶帶賜紫金魚袋被賜者亦不敢削去則是借服本有佩不得入街賜帶雖無魚通備例名實有無於是舛矣蓋凡除授率中書關尚書賜或下天官給告因襲前比不復檢覈士大夫亦忽不考云

尚書之名

卷三

十五

今世為尚書者尚字皆從平聲都省之名亦然河常竊疑其義有所未解考宋書百官志而後知其說志之言曰尚書古官也舜攝帝位命龍作納言即其任也周官司會鄭元云若今尚書矣秦世少府遺史四人在殿中主發書故謂之尚書尚猶主也漢初有尚冠尚衣尚食尚浴尚席尚書謂之六尚戰國時已有尚冠尚衣之屬矣秦時有尚書令尚書僕射尚書丞然則尚書之稱當從去聲而非平聲亦既明其第鄭康成注周禮司會曰司會計官之長若今尚書唐陸德明釋其音曰常雖有此據了不知其義之所緣取此殆今世襲稱之始也徽宗朝後殿中省有六尚今內省品秩猶有尚官等稱蓋無可疑云

五齊三酒

珂之仕中朝屢攝官涖祠祭每見專與之設五齊三酒皆有其名而實無之惟將事則取具天府蓋止一色公醴耳聞之谷臺更專幕之下率多空惟一專僅真極勺以共祭它日又攝光祿丞得先祭贊閱視酒饌又攝太官令躬酌酒實爵得視其中蓋皆如言則其初點候之際執事者徒再倡酒齊之目而已於以驗其名殊而實一也嘗讀周禮正義顧疑釀法不明古制難復考之通鑑長編元豐六年十月甲申光祿





已被差者不通舉不許進免臣竊以為當國家有道之時付之以百里之地有民  
人社稷之重則士子所宜願為今乃設一切之令雖不欲與生殺負犯者無異此  
始郡縣法網太密而勅別之備不明更有盡心奉法治行明白者未聞有所褒異一  
罪微文則不能自免於譴斥加以近歲朝廷以更改法度郡縣之吏或不能奉行故  
於常法之外峻其黜典經赦去官多不原免積累歲月坐此殿累者益眾臣愚以為  
長民之官朝廷所宜寬假非有贓私顯狀及罷軟尤不勝任者雖坐小法無輒督罰  
仍詔諸路監司牧宰其所屬令長有奉公愛民治效尤異者每歲列薦三二人間或  
獎拔待以不次其次如職事修舉有舉主令轉京官者特與依諸州教授例就任改  
官許令再任如此則勤廉者得以自保勞能者有所激勸中才足以強勉異致不至  
滯留上深以為然即詔中書立法而法竟不就觀公著之論足究致弊之源豈是時  
專生新法之行為令者固難之耶抑不關乎此也今固習為畏望矣得無愛君憂國  
如公者者出此言乎可為三歎

樞密稱呼

洪文敏遺容齋三筆曰樞密使之名起於唐本以官者為之蓋內諸司之責者耳五  
代始以士大夫居其職遂臣宰相等自此接於本朝又有副使知院事同知院事兼  
書同簽書之別雖品秩有高下然均稱為樞密明道中王沂公自致相召為檢校太  
師樞密使李文定公為集賢相以善迎之於國門稱曰樞密大師相公于家藏此帖  
紹興五年高宗車駕幸平江過秀州執政從行者四人在前者傳呼宰相趙忠簡也  
次呼樞密張魏公也時為知院事次呼丞相沈必先也最後又呼樞則簽書權朝美  
云子為檢詳時葉審言黃繼道為長貳亦同一稱而二三十年以來遂有知院同知  
之目初出於典謁街卒之口久而朝士亦然名不雅古莫此為甚珂按此名自南渡  
前已有之李文簡遺通鑑長編載政和元年九月臺獨起居舍人章綽謂其偕起居  
郎王孝迪訪張商英有展見誰手之語詔下考禮具札孝迪奏臣契勘八月申經嘗  
謂臣欲同去見宰執如何臣曰老兄請假往蘇州不欲同見執政今日同往甚好遂  
同到知樞密院吳居厚客位內管勾賓客人云知院不見客臨上馬時拉臣同往見  
張商英臣曰正沙閣著甚來由緣曰去來去來未知鹿死誰手臣見言語狂悖非  
不勝憤懣以此考之其出於典謁街卒之口甚矣非二三十年間事也

打子

吳仁傑雙石新論甲編曰程氏演着露今衛士危寓清道名為等子誤矣東方朔  
傳夏育為鼎官顏師古云鼎官今殿前舉鼎者然則當為鼎子也仁傑按魏典韋傳  
謂等入曰虜來十步乃白之等人口十步矣洪翰林云等八猶誤入蓋軍制也等子  
之名疑起於此今郡縣候聽子之名亦起於軍制李衛公兵法曰諸軍營各置置  
虞候子使排比行軍次第又曰至夜每陣前百步外各置聽子五人一更一替以聽  
不虞今令文聽字加非也珂嘗讀歐陽文忠脩歸田錄今世俗言語之誤兩舉世  
君子小人皆同其誤者惟打

金銀牌

洪文敏遺容齋三筆曰金國每遣使出外貴者佩金牌次者佩銀牌俗呼為金牌銀  
牌即北人以高契丹時如此牌上者篆字六七或云阿骨打花骨也殊不知此本  
中國之制五代以來庶事草創凡乘置奉使於外但給樞密院牒國朝太平興國三  
年因李飛雄給詔乘馬詐稱使者欲作亂既捕誅之乃詔自今乘驛者皆給銀牌  
國文云始復舊制然則非起於虜也端拱二年復詔先是馳驛使臣給篆書銀牌自  
今宜罷之復給樞密院牒珂按三朝國史與服志曰銀牌唐制差發驛遣使則門下  
省給傳符以通天下之信皇朝符券皆樞密院主之舊有銀牌以給乘驛者濶一寸  
半長五寸面刻隸字曰勅走馬銀牌凡五字首為竅實以韋帶其後龍之樞密院給  
券謂之頭子太平興國三年李飛雄詐乘驛謀亂伏誅罷樞密院券別制新牌濶二  
寸半長六寸易以分書上級二飛鳳下級二麒麟兩邊年月貫以紅絲縑端拱中使  
臣護邊兵多遺失之者又罷銀牌復給樞密院頭子然則所謂舊制者唐制也考之  
唐六典門下省符寶郎之掌二曰傳符所以給郵驛通制命而注其下曰兩京留守  
及諸州若行軍所並給傳符諸應給符符及傳符者皆長官執其長官若被吉謀反  
大逆其符付以次官無次官付受告之司而傳符之制太子監國曰雙龍之符左  
右各十京留守曰麟符左二十其右一十有九東方曰青龍之符西方曰騶虞之  
符南方曰朱雀之符北方曰玄武之符左四右三又注其下曰左者進內右者付外  
應執符人其兩京留守符並進內若車駕巡幸留守符付留守人歷考其事皆無以  
銀為牌之制豈沿襲至季世不復分左右符以從簡便耶鳳麟之象是以雙龍四獸  
之遺規也恭錄鐵圍山叢談曰政和以後道家者流始成羣羽士因援江南故事林  
靈素等多賜號金門羽客道士居上者必賜以空金銀牌上有天象威使佩之以為



外飾被罷異則又得金牌馬及後女真亂華羣酋長皆佩金牌為號始廢前此之不祥蓋此又一時崇尚異教之制非前比云

指南記里鼓車

為里立輪一隻附於左脚徑一尺三寸八分圍四尺一寸四分出齒十八齒間相去二寸三分下平輪一隻徑四尺一寸四分圍一丈二尺四寸二分出齒五十四齒間相去與附立輪同立貫心軸一條上安銅皮風輪一枚出齒三齒間相去一寸二寸中立平輪一隻徑四尺圍一丈二尺出齒百齒間相去與後風等次安小平輪一隻徑三寸圍一尺出齒十齒間相去一寸平輪一隻徑三尺少半尺圍一丈出齒百齒間相去與小平輪同其中平輪轉一周車行一里下一層木人擊鼓上平輪轉一周車行十里上層木人擊鼓都用大小輪八隻共二百八十五齒遞相鈎鑲犬牙相制周而復始詔皆以其法下有司製之如是則皆有其制度藏之有司矣祐陵積古大觀元年内侍吳德隆又獻二車之制其指南車身一丈一尺一寸五分濶九尺五寸深一丈九寸車輪直徑五尺七寸車轆一丈五寸車箱上下為四層中設府殿上安仙人一執杖左右龜鶴各一童子四各執纒立四角上設關捩臥輪一十三各徑一

卷三

二十

尺八寸五分圍五尺五寸五分出齒三十二齒間相去一寸八分中心輪軸隨屏風貫下下有輪一十三中至大平輪其輪徑三尺八寸圍一丈一尺四寸出齒一百齒間相去一寸二分五釐通上左右起落二小平輪各有鐵篋子一皆徑一尺一寸圍三尺三寸出齒一十七齒間相去一寸九分又左右附輪各一徑一尺五寸五分圍四尺六寸五分出齒二十四齒間相去二寸一分左右疊輪各二下輪各徑三尺一吋圍六尺三寸出齒三十二齒間相去二寸一分上輪各徑一尺二寸圍三尺六寸出齒三十二齒間相去一寸一分左右車脚上各立輪一徑二尺二寸圍六尺六寸出齒三十二齒間相去二寸二分五釐左右後轆各小輪一無齒繫竹篋并索在左右軸上遇右轉使右轆小輪觸落右轆若左轉使左轆小輪觸落左轆行仙童文而指南車成記里鼓車車箱上下為兩層上安木人二身各執木槌輪軸共四內左壁車脚上立輪一安車箱內徑二尺二寸五分圍六尺七寸五分出齒六十齒間相去三寸三分五釐又平輪一徑四尺六寸五分圍一丈三尺九寸五分出齒六十齒間相去二寸四分上大平輪一通軸貫上徑三尺八寸圍一丈一尺出齒一百齒間相去一寸二分立軸一徑二寸二分圍六寸六分出齒三齒間相去二寸二分外大平

輪軸上有鐵轂子二木橫軸上開板檢子各一其車脚轉一百遭通輪軸轉周木人各一俱在手擊鼓造二車成具年宗祀始用之其則又與燕廟虞虞之法不同

國忌設齋

祖宗以景靈為原廟每國忌用時王禮集編黃以薦時恩馬珂薄正大農日嘗隕班行香清展軍執率百官入班定編黃鐘聲螺鼓如法僧職官疏齋進各二十五員以為常制珂按續通典在唐已有之高祖五月六日忌勝業會昌各設五百齋太宗皇帝五月二十一日忌與福壽與唐觀各二百五十人齋太宗五月二十一日忌肅宗經行各五百人齋文德皇后長孫氏六月二十一日忌慈恩溫國寺各二百五十人齋睿宗六月二十日忌安國西明寺各三百人齋昭成皇后實氏十一月二日忌慈恩寺昭成觀各三百人齋玄宗四月五日忌千福寺開元觀各設三百人齋元獻皇后楊氏三月二十三日忌資聖化度寺各二百人齋肅宗四月十八日忌崇聖寺吳天觀各設三百人齋景靈皇后吳氏正月二十二日忌景靈寺元都觀各設三百人齋代宗五月二十一日忌聖恩恩日寺各設五百人齋睿真皇后沈氏十月二日忌持壽肅明觀各設二百五十人齋德宗正月二十三日忌莊嚴寺光

卷三

二十一

天觀各設五百人齋昭德皇后王氏十一月十一日忌福壽寺元貞觀各設五百人齋並則唐制固甚多今幾止二十之一祖宗威神在天要無取乎此姑推示存奉之意可也狀祝嘏之詞頌臺每付之常棣不復刊定如文武官僚祿位常居等語要於宗廟非所宜言亦鄰於理云

金版

今說祀天地祖宗正配位皆有金版書神位以金飾木為之如匣之制稍高博且表以字珂按典故政和六年六月甲戌宣和殿學士禮制局詳議官蔡攸臣昨受屠言討論位版之制建考太史局所掌見用位版皆無所稽據詳按周官有鬼神示之居則知凡祀未嘗無位版上帝供金版則知凡位未嘗無版唯長短廣狹厚薄之數不見於書考禮文傳以經讀伏請昊天上帝位版長三尺取冬天之數厚九寸取乾元用九之數廣一尺二寸取天之備數書版疏以蒼色取蒼辟之義皇地祇位版長二尺取兩地之數厚六寸取坤元用六之數廣一尺取地之成數書版疏以黃色取黃琮之義仍取周官之制皆以金為之飾又案春秋公羊周之郊祭社稷王者必立祖配也自內出者無匹不行自外至者無主不止而何休以謂匹合也無所合則不

行得主人乃止蓋郊所以明天之道也而天道未易明宜推人道以接之詩序所以謂尊祖後稷故推以配天者如此其配位位版在冬祀則宜與昊天上帝同制在夏祭則宜與皇地祇同制以稱尊祖以配天地之義詔從之依之議固無取然觀政和禮制似與今不同稽經誦律必有所折衷而後可也

鎖小殿子

周文忠必大玉堂雜記曰中興後凡除拜節儀以上多由中書進熟狀院吏云鎖中左文臣也右選者武臣也遂房臨時呼院吏取索是以始之惟單后妃太子宰相麻則不容知快行數十輩來宣召云鎖小殿子既至便殿上服帽帶諭以除授之意御前列金器如硯匣壓尺筆格糊版水滴之屬幾二百兩既書除目隨以賜之隆興初猶用此例乾道以後止設常筆硯而已退則有旨打造不及例賜牌子金百兩立后升儲倍之珂按此制非中興後在承平時已有之禁條錄國山叢談曰國朝之制立后建儲命相於是天子親御內東門小殿召見翰林學士而諭旨意適鎖院草制付外施行其他除拜但廟堂會議進呈事得允然後中書入熟第使諭禁院內使一員持中書熟狀內降封出宣押當直學士入鎖院竟乃以內降付之俾草制而已故相位

有闕則中外側耳聳聽一報供張小殿子必知天子御內殿者過命相矣太上自即位以來尤深考口辭謙雖九禁至盛亦不得預知猶自語學士以姓名而命之也及晚歲雖倦萬幾無每命相猶自擇日在宣和殿札其姓名於小幅紙緘封於玉柱斧子上傳小瑞持之導駕於前自內中出至小殿子見學士始啓封焉然則小殿子又當在內東門今所紀惟於便殿則兩渡草創蓋惟存其名焉而已不必盡合舊制也

國初官禁

內藏有取會之禁官禁好賜之制外廷莫得而知凡今歲時士庶家以錢分遺家人輩目曰節料或歲正冬麻縱之呼博目曰則劇習尚已久亦不究所由始何嘗請條鐵圍山叢談而後知國初蓋已有之藝祖艱難造邦示儉一意雖千萬世猶可拜而仰也謹備錄馬條之言曰制車第嘗得太祖賜名詔一以藏之詔曰朕親提六師闕罪上黨末又曰今七夕節在近錢三貫與娘娘無則戲錢千五與皇后七百與子充節料問罪上黨者國初征李筠時也娘娘即昭憲杜皇后也皇后即孝明王皇后也制車蓋係謂其弟係尚徽宗女茂德帝姬云七夕牛女渡河之事古今之說多不同非惟不同而二星之名亦不能定荆楚歲時

記云黃姑織女時相見太白詩云黃姑與織女相去不盈尺是皆以牽牛為黃姑然李后主詩云迢迢牽牛星在河之陽策策黃姑女耿耿相望若此則又以織女為黃姑何耶然以星歷考之牽牛去織女隔銀河七十二度古詩所謂盈盈一水間默然不得語又安得如太白相去不盈尺之說又歲時記則又以黃姑即河鼓爾雅則以河鼓為牽牛又焦林大斗記云天河之西有星煌煌與參俱出謂之牽牛天河之東有星微微在氏之女晉天文志云河鼓三星即天鼓也牽牛天之關梁又謂之星紀有云織女三星在天紀東端天女也漢天文志又謂織女天之貞女其說皆不一至於渡河之說則洪景廬辨析最為精當蓋渡河乞巧之事多出於詩人及世俗不根之論何可盡據然亦似有可據楊維禎謂善如青翁大卿倅湖日七夕夜其侍姐田氏及使令數人露坐至夜半忽有一鶴西來繼而有鶴千百從之皆有仙人背其背如畫圖所繪者彩霞絢采數刻乃沒楊卿時已寢根急報起而視之尚見雲氣紛紛之狀然則流俗之說亦有時而可信耶

於足解保無聞之器縣聞之州乞奏於鎮立廟旌表以勸孝焉久之未報然鄉里為立仙姑祠禱祈輒應遠近翕然趨之作會幾數千人明年苦旱里士復申前請時洪起畏以立為宰頗疑有他因圖故隱密遣縣察廉其事通新建縣有閻氏者雇一婢來歷不明且又旌義人因呼牙僧訊即所謂郭仙姑也蓋此女初已定婚而與人有姦而孕其父醜之遂宛轉售之僧邑乃設為仙事以掩之利其施享之入以為此耳昌黎謝白然華山女詩蓋亦可見然則世俗所謂仙姑者豈皆此類也耶

簡類古無有也陸務觀謂始於王荆公其後盛行淳熙末始用竹紙高數寸濶尺餘若簡板幾廢自丞相史彌遠當國臺諫皆其私人每有所劾為必先呈別封以越簿紙書用簡板繳進合則紙遞否則別以紙言某人有雅故朝廷正賴其用於是旋易之以應諫者以為常端平之初猶循故態陳和申對首言之有文策會稽之修書括蒼之簡正謂此也又其後括蒼為軒樣紙小而多其層數至十餘層者凡所言無切則用之責其卷還以派其迹然既入責人達官家則竟留不運或別以他無答之往者御批至政府從官則皆用蠟紙自理宗朝亦用黃封簡板或以象牙為之而近臣宏表亦或用之謂之御製蓋自古所無也

三年自天子達於庶人自漢文短喪其後時忌皆以日易月行之既久而無以為非者  
唯孝宗皇帝獨行之一旦復古可謂孝矣李氏雜記書其事甚畧今據當時始末  
於此以益國史之未備云高宗之喪既易月孝宗嘗論大臣不用易月之制如晉武  
孝文嘗行三年之喪自不妨聽政丞相固必大入奏上服練經鳴咷流涕及喪服  
指揮上曰司馬光適鍾所載甚詳必大奏晉武雖有此意後止是中宮深衣練冠上  
曰當時厚臣不能順其美光所以譏之後來武帝克行必大奏記得亦是不能行上  
曰自我作古何害遂詔曰大行太上皇帝奄棄至養朕當喪三年厚臣遵日月之  
令至小祥祭奠上不變服必大奏聖孝過哀猶御祥之服初臣等不勝憂懼乞俯從  
禮制上流涕曰大恩難報情所不忍俟過大祥高量既而必大有奏禮官益麻三年  
恐難行於外處今祥禫在過乞付外施行權置於師點奏曰百日之制矣實不可行  
正禫正月人使朝見上云朕目所見必大奏陛下聖孝冠古知漢文短喪之失而酒  
晉厚臣不能成武帝之美所以就意復古非聖孝高明豈易及此上曰朕正欲稍採  
千餘載之業會勅令所制定官況清臣論對喪服六事凡八千言展讀甚久極合上  
意知閣張魏奏已展正引例隔下清臣奏讀如初久之疑又云簡經奏事上曰令勿

卷三

二十四

却已而甚久歲前奏恐妨進膳清臣正色曰言天下事讀竟乃已上勞之曰卿二十  
年閣屬今不枉矣於是上意益堅一日奏事上忽指示衣袂曰此已易用布不大細  
否必大奏曰陛下獨斷三年之喪均是布衣何細也且光堯初上仙陛下便有此意  
而厚臣不能將順政煩聖慮所謂其臣莫及足以垂訓萬世矣至辛巳祭迎神太廟  
丙批朕昨降指揮欲續經三年綠屋臣屢請御殿易服故以布素視事內殿雖有祥  
廟勉從所請之詔然稽之經典心實未安行之終制乃為近古宜體至意勿復有增  
於是徑行三年之喪服焉  
恭會之既主和權諸將不從命於是詔三大將入覲一日至都堂問以克復之期曰  
上雖馳霜露十餘年已厭兵矣今決在何時可了遲速進退之計當若何張韓對曰  
前者提兵直趨某地請糧若干率口口不盡得而退軍出某所某人坐視不肯併力  
或申請不報常苦不能率力云云檜曰有是乎諸公今不過欲帶行一職事足以  
誰何士大夫春朝廷不新也岳最後至意大畧同而語加峻曰如今之大臣不受錢  
武臣不惜命欲了即了耳檜領之於是三樞密拜奏三人累未辭檜與上的答詔  
視帝時率遊留一二日凡諸禮例恩賜各自倍多檜別下詔三大屯皆改隸御前矣

始諸將苦備精練已為康寧正任然皆起卒伍父事大將當不得舉或有潤其家室  
岳師律尤嚴將校有犯大則誅誅小亦鞭撻痛責用能役使深入如意命既下諸校  
新免所練可且給知人人便覺喜共命就應已畧定三人樓樓未暇聞也稍從容見  
檜始以置御漏掛兵權為議檜曰諸君知寧撫制置使乎此邊官耳諸公今為樞  
庭宜顧不復屬耶三人者張張而逃始悟失兵柄焉  
杜充之駐建康也岳飛軍立破寨於宜興命親將守之飛兵出不利夫人室諭親將  
選精銳具餼糧潛為策應之命未幾飛軍還即入教場呼問之曰汝欲何為曰聞大  
將軍小不利故擇敢戰之士以為策應此男女孝順早飛曰吾命汝堅守根本天不  
能移地不能動汝今不待吾令擅自動搖是無師律也立命責短杖將大懼折衷吐  
實謂此非某所自為蓋夫人亦曾有命耳飛愈怒竟斬之又紹興和議初成金人以  
河南歸我判宗正事士優銜命道京冀宛洛抵謁單原道過南鄭岳飛止之曰金虜  
無信君宜少駐優以上命有程辭去不數舍烟塵四起軍聲驚然於是失色南祭忽  
遇大翼望之岳飛也遂馳就之飛笑曰固謂君勿行正慮此耳然已遣董御帶牛觀  
察在前與之交鋒矣兵勝敗無常君王人且近屬當自以兵裏送君行教聖兩將捷

卷三

二十五

書至發優未行前一日出師也其後飛得罪下獄優極辨其無辜且以百口保之非  
惟感恩蓋親見其用兵神速故耳朝廷併論優身為宗室不應交結符帥因指為飛  
黨遂罷宗司與祠云  
入張魏公之出督也陸辭之與高宗約曰臣當先驅清道望陛下六龍風駕約至  
汴京作上元飛聞之曰相公得非睡語乎於是魏公憾之終身  
舊京潭天儀凡四座每座的用銅二萬斤至道儀在測驗潭儀所皇祐儀在翰林天  
文局與軍儀在太史局天文院元祐儀在合臺南渡後工部員外郎表正功嘗獻木  
檜詔工部折半製造計用銅八千四百餘斤後不克成至紹興七年嘗自製小樣十  
四年命內侍邵諤領其事其一留太史局司天臺其一留秘書省測驗所皆精銅為  
之工緻特甚然比之舊京者不能及其半也按潭天儀始於洛下闕或以為璣璣玉  
衡之遺法似非也其後賈遠張衡李淳風梁令瓊僧一行以下皆能之獨有候風  
地震之器曰地動儀者無傳焉按後漢張衡傳此儀以精銅為之其器圓徑八尺形  
似酒樽中有都柱傍行八道施關發機外有八龍首銜銅丸每龍作一蟾蜍仰首張  
口而承之機關巧製皆在樽中龍必置九州地分如遇某州分地動則龍銜之丸即

望蟾蛤口中乃性然有聲。倏者占之則知其地分震動也。北史信都芳明算術有巧  
思。聖澤天器散地動銅壺刻漏候風諸巧。今算之皆無遺策。隋臨幸恭嘗著地動  
儀經一卷。今皆無傳。以理揆之。天文有昏度可尋。時刻所至不差分毫。以渾  
儀測之可也。若地震出於不測。蓋陰陽相薄。使然。亦猶人之一身。血氣或有順逆。因  
而肉胸目動耳。氣之所至。則氣動。所不至。則不動。而此儀置之京輦。與地震之所。了  
不相關。數何由相薄。能使銅龍驤首吐丸。細尋其理。了不可得。更當訪之識者。可也。  
古有數九九之語。蓋自至後。起數至九九。則春已分矣。正如至後一百六日為寒食  
之類也。余嘗問判太史局鄧宗文公云。豈特此為然。凡推算皆有約法。推閏歌括云  
欲知來歲閏。先算至之餘。更看小大。蓋決定不差。珠謂如來歲合置閏。正以今年  
冬至後餘日為率。且以今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冬至。則本月尚餘八日。則來年之閏  
當在八月。或小蓋則止餘七日。則當閏七月。若冬至在上旬。則以望日為斷。十二日  
足。則復起一數。馬推節氣歌括云。中氣與節氣。但有半月隔。若要知仔細。兩時零五  
刻。如正月甲子日子時初刻立春。則數至己卯日寅時正一刻。則是雨水節也。推立  
春歌括云。今歲先知來歲春。但日三時辰。謂如今年是甲子日子時立春。則明年合

卷三

二十六

是己巳日卯時立春。若夫刻數。則用前法推之。凡測望大小。盡算。悉有歌括。惜乎不  
能盡記。然此亦歷家之淺事耳。若夫精微。則非布算乘除不可也。  
陳了翁之父尚書與潘良貴義榮之父情好甚密。潘一日謂陳曰。吾二人官職年齒  
種種相似。獨有一事不如公。甚以為恨。陳問之。潘曰。公有三子。我乃無之。陳曰。我有  
一婢。已生子矣。當以奉借。他日生子。即見還。既而適至。即了翁之母也。未幾生良貴。  
後其母送往兩家。為一母生二名。僕亦前所未有。  
馬勝花如藝。索馳之技名天下。非時之品。真足以伴造化。通仙靈。凡花之早放  
者。名曰望花。其法以紙飾密室。鑿地作坎。種竹置花其上。糞土以告。復疏黃蓋  
培溉之法。然後從。湯湯於坎中。少俟湯氣薰蒸。則扇之以微風。盎然感春融淑之氣。  
經宿則花放矣。若牡丹梅桃之類。無不如此。獨桂花則反是。蓋桂必涼。而後放。法當置  
之石洞。歲實暑氣不到。處以涼風。養以清氣。竟日乃開。此雖推而助。然必適  
其寒溫之性。而後能發其妙耳。余向留東西馬。甚久。親聞老圃之言。如此。因而感  
曰。草木之生。欲遂其性耳。封置矯揉。非時數。人方詫賞之。不曉曉是豈草木之性

卷三

二十七

趙元父祖。母齊安。即夫人徐氏。幼隨其母入吳郡王家。又入平原郡王家。嘗被兩家  
修感之事。歷歷可數。其後草堂。全以石青為飾。故得名。專為諸姬教習。聲伎之  
所。一時伶官樂師。皆集園圃工也。以得相各有德之者。號為部頭。每過節序。生展  
則於旬日。外依月律。按試。名曰小排。當雖中禁。教坊所無也。只笙一部。已是二十餘  
人。自十月且至二月。終月給培生皮五十斤。用錦煖籠。籠於上。復以四和香。燻之  
益至。實必用高麗銅為之。能以綠蠟。質煖。則字正而聲清。故必須培而後可。陸尺  
隨詩云。妾思冷如簀。時時望君煖。美成樂府。亦有黃暖。至清之語。舉此一事。餘可想  
見也。絕字韻書。千定。坑音。註。能肥青。果色也。蓋藏果者。必以銅青。故耳。  
穆陵晚年。苦足弱。一日。經筵。宣諭。賈師。曰。聞卿有養生酒。甚好。朕可飲否。賈退還  
情。製其方。併進。亦不適用。川烏。牛膝。等數味耳。內轄李忠。轉適在傍。奏曰。藥性涼燥。  
未可知。容臣先嘗。然後取旨。進。御。族之者。轉聞於賈。賈深銜之。而未有以發也。先是  
北關有劉都。倉家。富無。常立二子。劉死。長者欲逐其後之子。於是托其所親。檢詳  
所吏。劉極。捐百萬緡。介謝堂。賈始知之。時咸淳初年也。遂贖其出子。以為李忠。輔  
偽作。聖旨。訟之於官。詞雖不及。謝。而謝甚。官懼。於是。以賈。訴之於賈。賈曰。節度無  
慮。越日。則忠。輔。追。毀。運。請。之。命。下。矣。實。非。其。罪。也。蓋。師。憲。藉。此。以。報。其。嘗。樂。之。忿。耳。  
安南國王。陳日。照。者。本福州長樂邑人。姓名為。謝升。响。少有大志。不屑為舉子業。間  
為歌詩。有云。池魚使作。鸚鵡。化。燕。雀。安。知。鴻。鵠。心。類。多。不。羈。語。好。與。博。徒。豪。俠。游。屢  
竊其家。所有。以資。兵用。遂。失。愛。其。父。其。叔。乃。獨。異。之。每。家。回。饋。會。其。家。有。烟。集。羅。列  
器。血。頭。盛。至。夜。悉。席。卷。而。去。往。依。族。人。之。仕。湖。湘。者。至。半。途。呼。渡。舟。子。所。須。未。滿。殿  
之。其中。要。書。舟。遠。離。席。岸。謝。立。津。頭。以。俟。聞。人。言。舟。子。已。殞。因。變。姓。名。逃。去。至。衡。為  
人所。捕。道。主。者。亦。聞。人。遠。陰。縱。之。至。永州。久之。無。聊。授。生。徒。自。給。承。守。林。岳。亦。同。里  
願。善。遇。之。居。無。何。有。邕。州。永。平。寨。巡。檢。過。承。一。見。奇。之。遂。挾。以。南。峯。居。置。間。與。交  
趾。鄰近。境。有。寨。地。數。百。里。每。博。戲。則。其。國。貴。人。皆。出。於。市。國。相。乃。王。之。塔。有。女。亦。從  
而。來。見。謝。美。少。年。悅。之。因。請。以。歸。會。試。舉。人。謝。居。首。選。因。納。為。婿。其。王。無。子。以。國。事  
機。相。相。又。昏。老。遂。以。屬。塔。以此。得。國。馬。自。後。屢。遣。人。至。問。訪。其。家。或。以。為。事。不可。料。  
不宜。與。之。通。竟。以。歲。久。難。以。訪。問。運。命。其。事。得。之。陳。合。惟。善。會。撰。云。  
梁國子博士。清河。崔。靈。撰。三。種。義。宗。其。說。博。載。其中。有。后。天。人。進。御。之。說。甚。詳。凌  
據。於。此。以。助。多。聞。云。凡。天子。進。御。之。義。從。后。而。下。十五。日。徧。其。法。自。下。而上。象。月。初

漸進至感法陰道也。然亦不必以月生日為始。但法象其義所共知。如此春月婦人陰道晦明是其所忌。故古之君人者不以月晦及望御於內。晦者陰道望者事明。故人若尤慎之。春秋傳曰。晦淫惑疾明淫心疾。以詳六氣。故不從月之始。但月之生耳。其九嬪已下皆九人。而御八十一人為九夕。世婦二十七人為三夕。九嬪九人為一夕。夫人三人為一夕。凡十四夕。后當一夕。為十五夕。明十五日則后御。十六日則后復御而下亦放月。以下漸就於微也。諸侯之御則五日一遍。亦從下始。漸至於威亦放月之義。其御則從媵媵而進為之御。凡媵六人當三夕。二人當一夕。凡四夕。夫人專一夕。為五夕。故五日而徧。至六日則還從夫人。如后之法。孤卿大夫有妾者。二妾共一夕。內子專一夕。士有一妾者。但不得專夕而已。妻得專夕。凡九嬪已下。女御以上。未滿五十者。悉皆進御。五十則止。后及夫人不入此例。五十猶御。故內則云。妾年未滿五十。必與五日之御。則知五十之妾。不得進御矣。卿大夫士妻妾進御之法。亦應如是也。

卷三

二十八

姓名則越滬也。時為京局官。未幾除監察御史。會稽富人馬生。以入粟得官。號為殿幹。喜賓客。有姬美艷。能歌。時出佐酒。客有梁縣丞者。顧殿幹。因與之目成。一旦馬生姐。姐出梁捐金得之。他日置酒。顧客。陳無損。益之。在坐酒酣。舉杯屬梁曰。有僕語奉上。梁諦聽之。即琅然高唱曰。昔居殿幹之家。爰喪其馬。今入縣丞之室。毋道我誤。一坐大呼笑。而主人撫然不樂。無幾梁亦死。馬人尤損之。然聞者亦可以警也。

俗以每月初五十四二十三日為月忌。出行必避之。其說不經。後見術道夫云。聞前輩之說。謂此三日。即河圖數之中宮五數耳。五為君象。故民庶不可用。此說頗有理。因圖於此。

四初四十三初三十一初八月初九日  
五初五十四初十一初二十一日  
七初六日 六初六日

陳孝女。錢塘人也。父業儒。嘗受舅壽。漫游江淮間。居脂粉嶺下。家粗。已亥兵火。擊家永嘉山中。悉為盜所掠。僅留一女十歲。携之丐食。以餓。故居蕩不復存。自寄五里。

塘舊僕家。聞殊勝寺。設粥供。日携女子就食。凡數月。生知所以。頗憐之。俾留眾寮。供粥疏。時孫元師下。李知事者。東平人也。頗知書。亦高寺。暇日至寺。必從容與僧談。欲謀一士為友。僧以陳為薦。一見投合。加久。要館教。加厚。其女亦得其室之撫。澗達孝敬。時居春。女子忽謂其父云。吾母墓在故居。久不拜掃。矣。今值禁烟。將為湖山游。能乘此幾。一往祭奠否。父即備牲醴。以奠。俱既至墓所。拜奠罷。李借酒飲。傍舍。女悲甚。哽咽。父勉之。還則泣告曰。比聞李氏人將北歸。吾父子必將從之。父老子幼。南北萬里。何日可再至。吾母墓下。此所以痛言與淚俱下。父亦感。而女踴躍呼號。聲振林下。久而仆地。視之。死矣。李義之。因與墓鄰。飲而相於。母家之傍云。烏乎。古有曹鏡二。媵。媵。耀。史。冊。著。為。美。談。今。陳。氏。女。年。甫。十。四。而。天。性。至。孝。抱。冢。泣。死。視。前。情。為。無。愧。矣。因。詳。著。以。俟。傳。忠。孝。者。

卷三

二十九

使伯直充頓使。禮直官某人持特一官。其改過不吝。蓋如此云。淳熙中。張說。頗用事。為部承旨。一日。奏。欲。治。酒。延。眾。侍。從。上。許。之。且。曰。當。致。酒。板。為。汝。助。說。拜。謝。退。而。約。眾。客。至。期。畢。集。獨。兵。部。侍郎。陳。良。祐。不。至。說。殊。不。平。已。而。中。使。以。上。樽。珍。膳。至。說。為。表。識。因。附。奏。臣。當。附。奉。旨。而。後。致。集。客。陳。良。祐。獨。不。至。是。違。聖。意。也。既。奏。上。怒。顧。小。黃。門。言。張。說。會。未。散。否。對。曰。彼。既。取。旨。召。客。當。必。下。夜。乃。命。再。賜。說。大。喜。復。附。奏。臣。再。三。違。良。祐。不。肯。來。夜。滿。將。上。忽。報。抗。陳。良。祐。除。諫。議。大夫。坐。客。方。盡。歡。闌。之。撫。然。入。罷。其。用。人。也。又。如。此。上。聖。孝。出。於。天。性。居。高。宗。知。百。日。後。尚。進。素。膳。毀。齊。持。甚。吳。夫。人。者。潛。御。舊。人。也。屢。以。過。損。為。言。上。堅。不。從。一。日。密。諭。尚。食。內。侍。云。官。家。食。素。多。時。甚。覺。清。瘦。汝。輩。可。自。作。商量。於是。密。命。苑。中。以。雞。汁。等。雜。之。素。饌。中。以。進。上。食。之。覺。異。詢。所。以。然。內。侍。恐。甚。以。實。告。上。大。怒。即。欲。見。之。施。行。皇。太后。聞。之。意。過。官。力。解。之。乃。出。吳。夫。人。於。外。內。侍。等。罷。職。有。差。

梓人梅村。往往截長為短。斷大為小。略無顧惜之心。每惡之。因觀建隆遺事。載太祖時。以殿殿梁榑。須大木。換是二司。奏聞。恐他木不堪。以以樑枋一條。截用。以人上木之兩。後。但。可。以。手。上。批。曰。我。你。爺。頭。我。你。娘。頭。別。尋。進。來。於是。嘉祐中。脩三司。不可得。見。其。大。可。知。

初內一項云。數以大裁小。長裁短。並以違制論。即此也。大裁王宮。豈區區新一木。裁是亦用之術耳。元豐中趙伯山為將作監。太后出金氣。建上清儲祥宮。內侍陳行主其役。請輟將作鑄庫橫枋。載充殿梁。伯山執不與。且撰建隆詔旨。惟大慶文德殿橫梁。方許用乃已。邵氏聞見錄。乃以為晉卿內臣奏請。且文其辭云。破大為小。何若斬汝之頭乎。失其實矣。

思陵妙悟八法。留神古雅。當于戈假擬之際。訪求法書名畫。不遺餘力。清閭之燕。展玩摹搨。不少怠。蓋審好之篤。不憚勞費。故四方爭以奉上。無虛日。復又於推場。購北方遺失之物。故結典內府所藏。不減宣政。惜乎鑿定諸人。如曹勗宗。既能大淵。張儉。鄭藻。平協。劉球。黃冕。魏茂。實任。源等人。品不高。日力苦短。凡經前輩品題者。盡皆折。故今御府所藏。多無遺。其源委。授受歲月。故訂。遺不可求。為可恨耳。其裝樣。裁制。各有尺度。印識。標題。具有儀式。全備。得其書。稍加致正。具列於後。嘉興好事者。共之。庶亦可想。像承平文物之盛焉。

上等真跡法書。兩漢三國二王六朝隋唐君臣墨跡。並雜御題金  
用克絲作畫掛錦標。青綠畫文錦裝。

卷三

三十

大姜芽雲鸞白綾引首。高麗紙標。

上等白玉碾龍簪頂軸。或碾花。 檀香木桿。

細匣或。

上中下等唐真跡。內上中等並降。

用紅霞雲鸞錦標。碧鸞綾裏。

白鸞綾引首。高麗紙標。

白玉軸。上等用香頂。 檀香木桿。

次等香唐真跡。并石刻書。

用紫鸞雀錦標。碧鸞綾裏。

白鸞綾引首。高麗紙標。

次等白玉軸。

引首後贈卷。用御府圖書印。刻首上下。通用紹興印。

鈎摹六朝真跡。並依宋。

用青樓畫錦標。碧鸞綾裏。 白鸞綾引首。

高麗紙標。白玉軸。

御書臨六朝義。取唐人法帖。并雜詩賦等。內長篇不用。違道。依古厚紙。不編。不月。

用瓊路錦標。納錦。 柿紅鹿背錦。

紫百花龍錦標。皂鸞綾標等。 碧鸞綾裏。

白鸞綾引首。玉軸或瑪瑙軸。 臨時取首。

內趙世元鈎摹卷。亦用納錦標。高麗紙標。

瑪瑙軸。

並降付莊宗古鄭淑。令依真本紙色及印記。對樣裝造。將元折下舊題跋。進呈揀用。

五代本朝臣下臨帖真跡。碧鸞綾裏。 白鸞綾引首。

用皂鸞綾標。玉軸或瑪瑙軸。

夾背瓊紙標。紫鸞尼裏。 楷光紙標。

米芾臨香唐報書上等。

用紫鸞錦標。紫鸞尼裏。

次等香頂玉軸。

引首前後。用內府圖書內殿書記印。有或題跋於縫上。用御府圖書印。最後用紹興印。並降付米友仁親書。審定題於贈卷後。

蘇黃米芾薛紹彭蔡襄等雜詩賦書簡真跡。白鸞綾引首。 夾背瓊紙標。

用皂鸞綾標。象牙軸。

用唐思東蘭印內殿圖記。

米芾雜文簡牘。碧鸞綾裏。 白鸞綾引首。

用皂鸞綾標。象牙軸。

用內府書印紹興印。

並降付米友仁驗定。今書彥明同共編題等。每十帖作一卷。

內雜帖作冊子。

趙世元鈎摹下等諸雜法帖。

卷三

三十一



用皂木錦標	瑪瑙軸或象牙軸	前引首用機服清寶印紐用內府書記印後用紹興印仍將元本折下題跋使用
六朝名畫橫卷	青綠畫文錦裏 <small>次等用碧</small>	高麗紙牌
用皂絲作機臺錦標	大白鸞綾引首	上等白玉碾花軸
六朝名畫掛軸	碧鸞綾引首	碧鸞綾託全標軸
用皂鸞上下標	檀香軸桿	上等玉軸
唐五代畫橫卷	碧鸞綾裏	白鸞綾引首
用曲水紫錦標	玉軸或瑪瑙軸 <small>內下等并唐</small>	色軸
唐五代皇朝等名畫掛軸	蘇款文與可雜畫	說明裝造
用皂大花綾標	碧花綾裏	黃白綾雙引首
鳥屏或瑪瑙軸	米芾雜畫橫軸	碧鸞綾裏
用皂鸞綾標	古玉或瑪瑙軸	白鸞綾引首
僧梵雜畫橫軸	佛滿錦標	碧鸞綾裏
瑪瑙軸	諸畫並上用乾卦印下用世印後用紹興印	白鸞綾引首
諸畫並上引首三寸	大整幅上引首三寸	下引首二寸
小全幅上引首二寸七分	經帶四分	下引首一寸九分
上標除打探竹外淨一尺六寸五分		

下標除上軸外淨七寸	一幅半上引首三寸六分	下引首二寸六分
經帶八分	雙幅上引首四寸	下引首二寸七分
上標除打探竹外淨一尺六寸八分	下標除上軸桿外淨七寸三分	兩幅半上引首四寸三分
下引首二寸九分	經帶一寸二分	三幅上引首四寸四分
下引首三寸一分	經帶一寸三分	四幅上引首四寸八分
下引首三寸三分	經帶一寸五分	橫卷標合長一尺三寸高者用全幅
引首闊四寸五分	高者五寸	
應書畫面食並用真古紙紙隨書畫等第取旨	應六朝隋唐上等法書名畫并御臨名帖本朝名臣帖並御書面笈內中下品並降	付書扇全裝裱畫
應書畫橫卷掛軸並用雜色錦袋覆帕象牙牌子應探訪到法書墨跡降付書扇先	今趙世元定款品第進呈訖次令莊宗古分揀付書勅宋紙張儉龍大潤鄭藻平協	黃冕魏茂實任源等復定齋託裝裱
應搜訪到名畫先降付魏茂實定驗打于文字跡及定驗印記進呈訖降付莊宗古	分手裝裱	應搜訪到古畫內有破碎不堪補補者令畫房依原樣對本臨摹進呈訖降付莊宗
古依原本漆古槌破用印裝造	劉娘子位并馬興祖贈畫	應古畫如有宣和御書題名並行折下不用別令書勅等定驗別行裝名作書目進
呈取香	碑刻橫卷定式	每行闊八分
定式闊半闊道高七寸六分		

共二十八行

崇報論道高七寸半

每行潤六分

共四十三行

真草千文閣道高七寸二分

每行潤八分

共二百行

智永歸田賦閣道高七寸二分半

每行潤八分

共四十四行

歐之洛神賦閣道高八寸三分

每行潤六分

共九行

枯木賦閣道高九寸九分

每行潤九分

共三十九行

應古厚紙不許揭薄若紙去其半則損字精神一如奉本矣

應古畫裝紙不許重洗恐失人物精神花木濃艷亦不許裁剪過多既失古意又恐將來不可再補應搜訪到法書多係青閣道絹裱皆唐名士多於閣道前後題跋令

卷三

三十四

莊宗古裁去上下閣道揀高格者隨法書進呈取旨揀用依紹興格式裝裱

內府裝裱分科引試格式

粘裁

摺界

裝背

染古

集文

定賦

圖記

按唐藝文志序載四庫裝軸之法極其環緻六典載崇文館有裝潢匠五人即今背匠也本朝秘府謂之裝界即此事蓋古今尚云

楊和王最所鍾愛者第六女性極賢淑初事趙汝勅繼事向子豐居於雲末有所言王甚念之一日向妾得男楊氏使秘之以為己出且亟報王王喜甚即請告命輕舟往視之向氏家知王來良意無策以尼其行王以保寧昭慶兩鎮節鉞領殿嚴於湖為木鎮子豐使人諷郡官往道之自郡將以次皆屬素餐謹伺於界首王初以人不知其來及是聞官更郊迎深恐勞動多事遂中道而返因厚以金繒花果以遺其女且檢吳門良田千畝以為粥米故向氏家有苑山粥米莊云此事得之向氏子孫朱承遠居雲之城東門為本州孔目官樂善好施嘗五鼓趨郡過駱駝橋閣橋下哭聲甚哀使僕視之有男子携妻及小兒在焉扣所以云負家錢三百千計息已數

倍督無以償將併命於此朱惻然遣僕覈其歸且自往其家正見債家得僕群生於門未因以好言諭之曰汝主以三百千故將使四人死於水汝安乎幸吾見之耳汝亟歸告若主彼今既無所償逼之何益吾當為代還本錢可以元券來債家聞之慚愧聽命即如數取付之其人感泣願終身為奴婢口雖得以二百千資給之而去是歲生孫名服與寧中金榜第二人仕至中書舍人次孫亦登第著名節即著南陽活人書者服子或即著平州奇談者遂為吾鄉名族焉天之報善昭昭也如此

卷三

三十五

王佐宣子帥長沙印茶賦陳豐嘯聚數千人出沒旁郡朝廷命宣子討之時溘太尉浩論居在馬宣子乃權宜用之謀知賊巢所在乘日曠放敵少休時遣之命卒三十持短兵以前湛自率五百人繼其後徑入山寨豐抱孫獨坐其徒皆無在者卒觀官軍錯愕不知所為五鳴金嘯集已無及矣於是成擒餘黨亦多就捕宣子乃以湛功聞於朝於是湛以勞復元官宣子增秩卒幼安以詞賀之有云三萬老龍頭客澤未得文章刀把詩書馬上笑驅鋒鏑金印明年如斗大貂蟬元自兜鍪出宣子得之疑為諷已意頗銜之殊不知陳後山亦常用此語送蘇尚書知常州云枉黃平生三萬卷貂蟬尚復作兜鍪勿安正用此然宣子尹京之時嘗有與執政云佐本書生歷官出處自有本末未嘗得罪於清議今乃蒙置諸士大夫所不可為之地而與數君子接踵而進除目一傳天下士人視佐為何等類終身之累孰大於此是亦宣子之本心耳安定郡王子濤字仲山在京時其兄子冲喜延道流方士有許公言春能以藥為黃金其人皎然玉樹有小鐘高不盈尺以少藥物就掌中調之納火中須臾精金也謂仲山曰如何仲山曰畢竟只是假許愕然相其背曰善自愛越數日告子冲別挽留不回將出門還仲山耳語首言君兄且死矣君子直紋未可憂但早年亦藉困宜順受之壽可至六十九人壽脩短視其德行上帝所甚惡者食所甚斯者壽人能不犯其所甚惡未有不得其所甚斯者君能不忘吾言可至七十九持之益謹更可至八十九外此非吾所知也仲山問其行何之曰中原將亂吾人屬耳未數月子冲一夕無疾而亡踰年金入寇仲山負其母以輿置伏宵行數站於危僅脫平生守許之戒不渝既而襲饑年八十七晚乃歸克家端明乃其曾孫也

趙忠定汝愚初登第趨度端德莊莊固餘千金因家焉故與忠定父兄游語之曰謹毋以一魁竄胛中又曰士大夫多為富貴誘環又曰今日於上前得一語與論明日於宰相處得一語獲揀往往表其所守者多矣忠定拱手曰謹受教前輩

於後進如也

蜀中類試相傳主司多私意與士人相約為暗號中朝亦或有之而蜀以為李壁  
李壁李永同登庚戌科己酉赴類試二公皆以文名一時而律賦非所長鄉人侯  
某者以能賦稱因資之以潤色既書卷不以詩示侯侯疑其必有覬將出門侯故少  
留李遂先出而侯踵其後至納卷所如吏以二李卷子備一觀以小金牌與之吏取  
以示皆詩之警聯皆曰日射紅鸞風清白雲樽俎即於己老改角之既而皆中選  
二李謝主司問此二句惟以授子昆仲何為又以與人李沈然不知所以他日微有  
所聞終身與侯不戚

秦檜之當國四方饋遺日多方德帥廣東為蠟炬以取香實其中選叙李持詩相府  
厚遣主藏吏期必遠夫使候命一日宴客吏曰燭盡通廣東方經畧送燭一畧未敢  
啟乃取而用之俄而異香滿座察之則自燭中出也至命藏其餘枚數之適得四十  
九呼卒問故則曰經畧專遣此燭供獻僅五十條既成恐不佳試焚其一不敢以他  
燭充數秦大喜以為奉己之專也待方益厚鄭為面宣撫格天閣畢工鄭書通至遺  
錦地衣一鋪奉命鋪閣上廣袤無尺寸差秦歡然不樂鄭竟失志至於得罪二公為

計向一以見疑一以見厚固有幸有不幸要若不若居正之無悔否也

然口克字子復博學有文王季海守雷沙日清使開家命子復撰樂推李海濤之稱  
善詞司諳者曰推為之答曰新某州教授也自此甚見前席別後子復一向官湖湘  
間不相聞者幾二十年及改秩作邑滿道朝謁光範李海濤為元樞詢子復曰近亦  
有者述予子復以兩編獻一日後履奉事畢舉陵從容曰卿見近日有作四六者乎  
時學士院闕官上不訪之越丞相訪之季海於是即以陸務觀等數人對上云朕自  
知之今欲得在下僚未知名者羅季海遂及子復姓名上云此人有近作可進來季  
海遂以所獻獻入翼日上謂季海曰無克之文朕嘗觀之可喜蓋致置之三館兼論  
此也季海奏云如此恐太驟不如且除院權徐召試使克文聲著於士大夫間則人  
無間言矣然然之遂除提轄文思院他日越丞相進擬上曰朕自有人越問何人上  
曰無克又曰陛下何以知之曰朕嘗見其文字又問陛下何從得其文字此必有近  
習為地者上曰不然季海雖知由己所為以上既不言亦不敢泄而越終疑之未幾  
召試故時學士發策季先示大略試者得為之備越乃以喻周子充云此非佳士也  
充屢進請求問日子充不答及對策殊畧見大以為便故在玉堂每當充判語輒

如口無異辭後竟出知台州

張鑑功甫號約齋循忠烈王諸孫能詩名士大夫莫不交遊其園池聲伎服玩之麗  
甲天下嘗於南湖湖作駕青亭於四月松間以巨鐵絙懸之空中半而為之松身當  
風月清夜與客侍即嘗赴其牡丹會云眾賓既集坐一虛堂寂無所聞有噴問左右  
云香已發未答曰已發命捲簾則異香自內出郁然滿座厚奴以酒饋綠竹次第而  
至別有名種十輩皆衣白凡首飾衣領一皆牡丹首戴照紅一拒執板奏歌侑觴歌  
罷樂作乃退復屢設論自如良久香起捲簾如前別十拒易服與花而出大抵簪  
白花則衣紫紫花則衣青黃花則衣紅如是十杯衣與花凡十易所誦者皆前輩  
牡丹名調酒竟歌者樂者無慮百數十人列行送客燭光香霧歌吹雜作容皆恍然  
如仙遊也功甫於誦詩有刀費不滿意又欲以故智去克事池講象臺而阻  
開闢至獲麟二百七十六萬歲元命也滿光陳晃以為二百七十五萬九千八百八  
十六歲二說不同蔡邕

郊天用辛卯也釋奠於夫子用子大明之方也不用丙丙乃湯干之終丁乃陰干之  
始也如祭祀用戊戌乃陽土故也禮大祥後卜祭日不丁即云亥取陰干之始陽干  
之終事死之道也又見月令

三衢葉茂實遠較帳烟法以木作暖閣高足其上以紙單地為帳高七八尺於閣下  
用梳數十貯油炷煙閣之室室油氣遠頂其煙且遠與他煤絕異膠法甚奇中用紫  
礦當歸葉充腦屬畫燕支沒石子之類蓋取其活膠而不滿也故煙久而色光不少  
至德二年十月二十三日豐樂里開業寺有神人足跡甚長自寺門外至佛殿先是  
闢人宿門下夢一人長二丈餘披金甲執銀鞭立於寺門外俄而以手執其門扁鐺  
盡解神人即從而入寺行至佛殿顧望久之而沒闢人驚寤及曙視其門已闢矣即  
日以夢白於寺僧眾往共視見神人之跡告於京兆尹具奏以聞肅宗命使驗之  
果如其言

武陵郡有浮園祠其高數百尋下瞰大江每江水泛溢則浮園勢若搖動故里人無  
敢登其上者有賣人未曉家極醜生一女無何失所在其家尋之僅旬餘莫窮其適  
一日天雨初霽郡民望見浮園之顛若有人立者隱然紋線郡民且以為怪峴聞之  
往觀為望其衣裝甚奇已女即命人登其上取之果峴女也峴驚訊其故女曰某向

者猶處有一夜又長文條甚得異自屋上墮而下入某之室謂某曰無懼我也即覆衣馳去至浮圖上既而沉沉然若甚醉者凡數日方稍寤困倦且甚其夜又率以將晚則下浮圖行里中取食飲某一日夜又方去某下視之見其行里中會遇一白衣夜又群易遠步不敢窺視及其暮歸因詰之何為懼彼白衣者乎夜又曰向者白衣自少不食太字故我不得近也女窮其說夜又曰牛者所以耕田曠為君民之大本苟不食其肉者則上天祐之故我不敢近也女默念曰吾人也去父母與異類為伍不可悲乎明日夜又去而祝曰某願終身不食肉也三祝已夜又忽自他所歸浮圖上望某而語曰汝何為有異志棄我乎使我不得近汝也從此別去矣夜又東向而去竟不知其所往女喜甚由浮圖中得以歸

通州有主居士者有道術會昌中刺史鄭君有幼女甚愛之而自幼多疾若神魂不足者鄭君因請居士居士曰此女非疾乃生魂未歸其身鄭君詢其事居士曰某縣令某者即此女前身也當死數歲矣以平生為善故幽明佑之得過期今年九十餘矣今卒之日此女當愈鄭君即遣人馳訪之其果九十餘矣後月其女忽老醉醒疾愈鄭君又使往驗之今以此女病愈之日無疾而卒

卷三

三十八

董觀太原人善陰陽占候之術元和中與僧靈智善僧通吳楚間靈智道卒觀亦歸并州實歷中觀遊郊江至卻陽縣舍於龍興寺堂宇宏麗有經數百函觀遂留止將期盡閱乃遷先是院之東廡北室空而扁額觀因請居士僧不可曰居是室者多病或死且多妖異觀少年時氣乃曰某願得之遂居焉旬餘一夕未寢觀有胡人十數竿竿持酒歌笑其中旁若無人如是數夕觀雖懼尚不言於寺僧一日經罷時已曠黑觀忿甚問室而履未熟忽見靈智在榻前謂觀曰師行矣觀驚且志曰師鬼也何為而至習笑曰吾子運窮數盡故我得以俟子即牽觀袂去視觀見其身尚僅如寢狀乃歎曰嗟乎我家逸父母尚在今死誰能救吾脫取習曰何吾子言之失而憂之深乎夫人之所以為人者以其能運手足善視聽而已此精魄扶之使然非自爾也精魄離身故曰以手足不能為視聽不能施難六尺之軀安所用何足念觀謝之因靈智問嘗聞我教中有陰去身者孰為耶習曰吾子將謂死未得更生也遂與偕行其所向雖關鎖甚嚴觀不相礙於是出泥陽城西去其地多草莽密紅碧如堯遜狀行十餘里至一水廣不數尺流而西南觀問習曰此俗所謂奈何其源出於地府觀即視其水皆血而腥穢不可近又見岸上有冠帶袴襪凡數百習

曰此逝者之衣由此越冥道耳又望水西有二城南北可一里餘草木叢茂虛舍駢接習謂觀曰與君俱往彼若生兩城徐氏為次子我生北城侯氏為長子生十年當重與君舍家歸釋氏觀曰吾聞人當為冥官追攝業籍籍福苟平生事行無大過然後更生人間今我死未盡夕遂能如是耶曰不然冥途與世人無異既不為不道宰枉格可及身哉言已習即褰衣躍而過觀方攀岸將下水豁然開廣丈餘觀驚惕惶忽忽有人牽觀者回視其人盡體其毛狀若獅子其貌即人也觀謂曰師何往曰往北城南耳其人曰吾命爾闢大藏經宜疾還不可久遂持觀急如東南指郡城而歸至數里又見一人狀如前觀者大呼曰可持去將無及頃之遂至寺時天已晚見所居室有僧數十擁其門視己身在榻二人排闥入門忽有水自上沃其體逐寢視僧曰觀卒一夕矣於是以其事語僧後數日於佛宇中見二土偶神像為左右侍乃觀前所見者觀因誓心精思誦閱藏經雖寒暑不少懈凡數年而歸時實歷二年五月十五日也會昌中詔除天下佛寺觀亦斥去後至長安以占候遊公卿門言事往往奇中嘗為沂州臨沂縣尉今在京師聞其事於觀云云

卷三

三十九

前茂山尉楊氏子倚居吳郡嘗一日里中三四輩相與泛舟俱遊虎丘寺時任生在舟中具話及鬼神事楊生曰人鬼殊途故不得而易見矣任生笑曰鬼甚多人不能識耳我獨識之乃顧一婦人衣青衣擁嬰兒步於岸生指謂曰此鬼也其擁者乃嬰兒魂也楊生曰然則汝何以辨其為鬼耶生曰君弟觀我語即厲聲呼曰爾鬼也何竊人之子將安往乎婦人聞而驚惶疾回步未十數遂無見矣楊生且歎且異及曉遂去郭數里岸傍一家陳齊設供有女正鼓舞於其左乃醜神也任與楊往問其故正曰今日里中人有嬰暴卒今則楚矣故設齊以謝遂命出嬰兒以視則與鬼婦所擁者無異諸客皆驚歎久之謂任生曰先生真有術者若曰以神合用以用合神則吾不得而知之矣

廣陵有官舍地步數百制度宏麗相傳其中為鬼所宅故居之者一夕即暴死鏗然厥年矣有御史崔某官於廣陵至開門曰妖不自作我必居之豈能為集耶即白廉吏而居焉是夕微雨崔君命僕查居他室而吾寢於室夜已半惕然而寤衣盡濡濕即起見已之卧榻在庭下却寢未食頃其榻又運於庭如是三夜曰我謂天下無鬼者今則果有矣即具警報命酒沃而祝曰吾聞居此者多暴死且人神殊遠當各

安其居。豈害生人耶。雖苟以形見。以聲聞。是其質究。壽而將有。訴者。或將來一飯以祭。若則現於人。而人自驚。博以死。固非神靈言之也。吾今遇汝。汝無畏。若真有所訴。當為我言。可以副汝託。雖湯火不避。汝而祝者。三。俄聞空中有言。曰。君人也。我鬼也。誠不當以鬼干人。直將以深誠奉告。崔曰。但言之。鬼曰。我女子也。女兄弟三人。俱未葬。而歿。父母葬我於郡城之北。久矣。其後。府公於此。浚城池。城屋。工人伐我封內樹。且盡。又使伐我於此堂之東北隅。使竊魂不寧。無所棲託。不期今夕。幸遇明君子。故我得以語其寃。倘君以仁心為我棺斂。葬以野外。其恩之莫大者矣。已而涕泣嗚呼。又曰。我在此十年矣。前後所居者。皆欲訴其事。自是居人驚悸而死。某本女子。非有害於人也。崔曰。吾前言固如是矣。雖然。如何不我見也。鬼曰。某鬼也。豈敢以幽晦之質。而見君子乎。既諾我之請。雖處冥昧。亦當感君子恩。豈可徒然而已。言訖告去。明日。召工人於堂東北隅發之。果得枯骸。葬於禪智寺隙地。里人皆祭之。謂之三女墳。自是其地獲安矣。

卷三

四十一

况一而合於地。光即啓之。其下有泉。周不盡尺。其水清激。舉尾以飲。若甘醴。盡十餘尾而已。醉甚。遂假於榻。及曉。方寤。因視石壁。有雕刻文字。極多。遂寫其字。置於神祠。曰。武之在卯。克王八季。表去其寢。我其處深。深然。高。高。然。人不吾知。人不吾識。內今之後。二百餘年。始燭其光。和和其始。東方有克。小首。凡尾。經過吾。遂來至吾里。飲吾泉。以燕登吾梯。而藉刺乎。其雙。與乎。其裁。人誰以辨。更其平子。光閱而異之。遂行。出徑約數十步。回望其室。蓋無見矣。光究之。不得友人。呂生者。視而解之。未幾告曰。吾盡詳矣。此乃得道者語也。大。唐。氏。之。極。建。號。武。德。武。之。二。年。其。歲。己。卯。武。之。在。卯。其。義。見。矣。蓋。武。德。二。年。也。克。王。者。謂。高。祖。之。疏。神。虎。曰。八。季。亦。二。年。也。我。棄。其。寢。我。去。其。寢。者。言。其。去。蓋。絕。去。之。時。乃。武。德。二。年。也。深。深。然。高。高。然。不。吾。知。人。不。吾。識。者。言。其。德。而。人。不。知。也。由。今。之。後。二。百。餘。祀。吾。言。君。之。來。也。且。唐。氏。之。初。今。果。二百餘年。始燭其光。和和其始。燭其光。謂。燭。在。丁。未。也。燭。者。火。豈。非。南。方。丙。丁。之。謂。乎。未。亦。火。之。謂。也。和。和。其。始。謂。今。天。子。建。號。曰。太。和。其。始。蓋。元。年。也。東。方。有。克。小。首。凡。尾。者。叙。君。之。名。氏。東。方。甲。乙。木。也。克。者。卯。也。卯。以。附。木。是。柳。字。也。小。首。凡。尾。是。光。也。經。吾。過。未。吾。里。言。君。之。來。也。致。吾。泉。以。飲。吾。梯。言。君。之。止。也。刺。乎。

其壁與平其義。誰人以辨。其東平子。謂其義與。而獨吾能辨之。東平。吾之邑也。蓋又信矣。如是而辨。果得道者之遺記也。

唐御史楊詢美。居廣陵。既從師學。嘗一夕大風。兩雷震。懼。諸子俱出戶望。且笑且言曰。我聞雷有鬼。不知鬼安在。願得而殺之可乎。既而雷聲愈震。林木傾靡。忽一聲轟然。若在於廡。諸子驚甚。即馳入戶。負壁而立。不敢動。復聞雷聲。若天河地。喧聲。諸子益懼。僅食頃。雷方息。天月清。庭有大古槐。擊拔其根而斃之。諸子覺兩解痛不可忍。具告詢美。命家僮執燭視之。諸解或亦有赤文。縱橫十數。狀類杖痕。疑雷鬼之所為也。

卷三

四十二

友今日之罪。誠自己招。然故人豈不能宥之。諺曰。折善則高。則固不可逃。然可以為足下致。二年假職。優其厚祿。用副吾子之託。崔又再拜。謝言。方異。忽有雲氣。炯然。紅光自空而下。注及廷。據僕免。俱驚躍而起。曰。天符下。遂稽首致。崔於室中。壁際間。潛窺之。見誼具巾。跪率廷。據分立於庭。威使而拱。雲中有一人。紫衣金魚。執一幅書。宣導帝命。於是誼及廷。據再拜。受書。使駕雲而上。頃之。遂沒。誼命崔君出。坐。啓天符視之。且歎且泣。謂崔曰。子識元三乎。元相國行。崔曰。乃布衣之舊耳。誼曰。血屬無類。吁可惡矣。某雖與元三為友。至是亦無能修之。故積悲。疑詞已泣。既而命一吏送崔歸口。口而出。與使者俱。行入郡城。解中。已身卧於榻。其妻拊哭而環之。使者引崔府君於榻。魂與身會。然而命遂。歸其家。云卒三日矣。本郡已白。廉使。崔即治。虛室。往。亂。具告於軍。軍遂著攝。副使。月給俸錢二十餘萬。時元載方執國政。軍與載善。能遺甚多。聞崔之言。懼連坐。因命親吏持五百金。賂載。左右盡購得其書。百餘軸。皆焚之。後月餘。元載籍沒。又二年。崔亦終矣。

唐邠州景雲觀道士王洞微者。家於孝義里。初為小童。性善殺。尚漁獵。約。自弱冠。至壯年。凡殺狼狐。雉兔。魚鱉。飛走。計以萬數。後為里戶。患病。月餘。忽覺室內有

歐禽魚龍萬數環透其裙而噬之。唐病後身無完膚。中夕之後。其父母妻子兄弟咸聞洞微。內有摩鳥啞啞。歷然可辨。凡數年。疾益甚。或有謂洞微曰。汝子病且亟。宜遷居長雲觀。於是卜日徙居。月餘。會摩道士修齋授錄。是夕洞微瘳。後十餘年。竟以疾卒。

吳郡蔣生好神仙。弱歲棄其家。隱四明山下。嘗從道士學鍊丹。遂著爐鼎。費新鼓。積十年而鍊丹卒不成。其後需遊荆門。見有行乞於市者。膚甚瘦。裸身而病。寒且飢。不能言。生憐其窮。因解衣衣之。且命執侍左右。徵其家於何所。對曰。某楚人。章氏子。全素其名。始家於南昌。有沃田數百畝。屬年饑。流徙荆江間。且十年矣。田歸於官。身病而不能自振。幸君子憐而容焉。於是與蔣生同歸四明山下。而全素甚情。常旦寤自述。蔣生惡罵而唾者不可計。生有石硯在几上。忽一日全素白蔣生曰。先生好神仙者。鍊丹者久矣。夫仙丹食之則骨化為金。如是安有不長生耶。今先生神丹能化石硯為金乎。若然。者吾謂先生為道術士。生自度不果。心甚慙。且以他詞拒之曰。汝備者。豈能知神仙事乎。汝毋妄言。自速。答罵之辱。全素笑而去。後月餘。全素於衣中出一瓢甚小。飯謂蔣生曰。此瓢中有仙丹。能化之為金。願得先生之石硯。以一乃

卷三

四十一

主傳其上可乎。蔣生性輕率。且以為誕妄。語罵曰。吾學鍊丹十年矣。尚未能窮其妙。備者何敢與吾喋喋。許語耶。全素佯懼不敢對。一日蔣生獨行山間。命全素守舍。於是鍵其門而去。至晚歸也。見全素已卒矣。生且以簣蔽其屍。將命棺而瘞於野。及微其簣。見全素之尸已亡矣。徒有冠帶衣履存焉。生大異。且以為神仙得道者。即於几上視石硯亦亡矣。生益異之。後一日蔣生見藥廬下有奇先生曰。豈非吾仙丹乎。即於爐中探之。得石硯其上寸餘。化為紫金。光甚瑩澈。蓋全素仙丹之所化也。生始悟全素果仙人。獨恨不能識。益自慙。其後蔣生學鍊丹卒不成。竟死於四明山中。志林甫為相。既久。將以擬禍。且天下人多怨望。頗招鬼災。乃致方術士以禳去之。後得一術曰。相國素貴。下人積怨者不少矣。為禱之。非一朝一夕之故。雖然。庶可免。若朝夕之禍也。林甫曰。若之何。術士曰。可於長安寺求一善射者以備之。林甫乃西市台募而得焉。自云嘗廩軍伍間。以善射稱。近為病。他無所知。林甫即資其衣食。計月以給。後一夕林甫會宴於庭。燕趙翼侍度曲未終。忽然中絕。善射者異而驚之。問無聞矣。乃默籌曰。夜未闌。思知是。非有他耶。抑術士之言耶。乃執弓矢。踰垣以入。視之。忽見垣之南有一物墜而下。又一人踰垣來。善射者一發中之。乃驚去。因至林甫

張樂之地。見歌者舞者。而不能辨其嚙。此而不得。知其神寂寂。若木偶狀者。因視垣南墜下之物。即一囊而結者。解其巾。有數百錢。皆林甫家僕名氏也。於是名呼一一而應。遂宴飲如初。其明日術士來。且賀曰。獲此人。不無幾為所禱。向乃負究而死者也。明公久尊機。積成萬狀。自茲十餘。乃非吾之所知其後。林甫籍沒。果符十年之期也。

俗傳人之死。凡數日。當自棺中而飛者曰。然。太和中。有鄭生。嘗客於隴州。與郡官。於野。有鷹得一巨鳥。色蒼。高五尺餘。生將命解而視之。忽無所見。生驚。即訪里中。民訊之。氏有對者曰。里中有人死。且數日。卜人言今日然。當去。其家伺而視之。有巨鳥。色蒼。自棺中出。君之所獲。果是乎。天寶中。京兆尹崔光遠。因遊。當遇一妖鳥。與此同。紹興間。一郡官不飲。言其姓字。疎落不故。一朝士與之善。朝士家有數妓。客至。必出以侑酒。郡官者。與一妓私相悅慕。而未得聞。一日郡官折簡寄妓。與高私約。朝士適見之。故不敢隱。具言其故。朝士曰。然則非汝之過。當為爾輩為一笑。答。姑答簡與之。期以來。夕。密會於西廡。且云。主人者。適有故之域外。越日乃歸。此機不可失。郡官得

卷三

四十二

簡。喜不自勝。如期赴之。妓已先待於會所。引入屏後。曲房。妓先登榻。垂幔。命郡官解衣而登。雙前。掌。則妓已自榻後。着去。朝士者。方假卧榻上。瞠目視之。郡官羞露。惶遽欲走。則門已閉。朝士誤為好辭。諷之曰。與公厚善。何為如此。妓女鄙陋。不足奉君子之歡。已遠歸矣。惟公勿誤。徐起復曰。某家使令。稍聚。不容相懇。彼將觀望。無所畏。乃呼屏僕。蔽之於柱。以巨竹。擬之。二十。流血及。呼服。謝罪。復謂曰。與公素善。故不欲聞官。薄示。庭。亦不泄於他人也。乃遣出。亦不與。其人狼狽。遁。明日朝路。仍復相見。如故。云。虞。德。廣。說。歷城北。二里有蓮子湖。周環二十里。湖中多蓮花。紅綠。間。乍疑。濯。錦。又漁船。掩映。皆。習。疎。希。遠。望。之。者。若。蛛。網。浮。杯。也。魏。袁。翻。曾。在。湖。鱗。集。參。軍。張。伯。瑜。語。公。言。向。為。血。氣。頻。不。能。眠。公。曰。取。浴。水。必。成。也。遂。如。公。語。果。成。時。清。河。王。怪。而。異。焉。乃。語。公。未。審。何。義。得。爾。公。曰。可。思。湖。日。清。河。笑。而。然。之。而。實。未。解。坐。散。語。主。簿。房。叔。道。曰。湖。日。之。事。吾。實。未。曉。叔。道。對。曰。能。能。散。血。湖。日。蓮。子。故。令。公。思。清。河。歎。曰。人。不。讀。書。其。猶。夜。行。二。毛。之。覓。不。如。白。面。書。生。寶。曆。中。有。王。山。人。取。入。水。命。日。五。更。張。燈。相。人。影。知。休。答。言。人。影。欲。深。深。則。貴。而。壽。



影不似照水照井及谷盆中古人遊影亦為此古短短狐跡影蓋皆中人影為害近  
有人善與人影治病者  
鄧下佛寺往往有神像鳥雀不污者鳳翔山人張盈喜飛化甲子言或有佛寺金剛  
鳥不集者非其靈驗也蓋由取土處及塑像時偶與日辰王相相得也

王彥威尚書在下州二年夏早時袁玉傅李北富許因宗玉以早為言李醉曰欲雨  
甚易耳可求蛇醫四頭十石覆二枚每覆覆以水浮二蛇醫以水蓋密泥之分置於  
開處覆前後設席燒香選小兒十歲已下十餘令執小竹筐晝夜更換其甕不得少  
輒王如言試之一日兩夜兩大注舊說龍與蛇師為親家焉

梁安魏使魏掌師舉酒勸陳照曰此席已後便少時阻潤念此甚以樓昏昭曰我  
欲仰名曠亦何已也路中都不盡深心便復乘隔滋致如何俄而酒至鸚鵡杯徐屠  
房飲不盡屬掌師掌師曰海蟲蛇尾翅皆張非獨為玩好亦所以為罰卿今日真  
不得辭責信已庶子好為術數遂命更滿酌君房謂信曰相持何乃急掌師曰此謂  
直道而行乃非豆其之喻君房乃覆祝信謂謹掌師曰通信家餉致滿醉酒數器况  
封全但不知其味若為必不敢先嘗謹當奉薦掌師曰每有珍饈多相貴累乃應茲

樂譜也上知之善曰天子兄弟當極樂耳  
有史秀才者元和甲中曾與道流遊華山時著珠懸一小袋忽有一葉大如掌紅潤可  
愛隨流而下史獨得實懷中坐食覺腹中漸重潛起觀之葉葉上騰起來果而動  
史驚濼葉林中還白眾人此必龍也可速去也須臾林中白烟空彌於一谷中下山  
未半風雷大至

太和三年壽州虞侯景己京西防秋遇其妻又病纜相見遠言我半身被斫去往東  
園矣可速逐之乙大驚因起園中時皆黑見一物長六尺餘狀如嬰兒裸立掌一竹  
器乙情急將擊之物遂起遺其器乙就視見其妻半身已斫倒或亡所見反視妻自  
髮際眉間及曾有聲如指蹠膜赤色又謂乙曰可辨乳二升沃於園中死見物處我  
前生為人後妻節其子乳故因為所訟吳斷還其半身向無君則死矣

白蜂窠成式備行里私第某園數畝壬戌年有蜂如麻子蜂膠土為窠於庭前廣大  
如雞卵色正白可愛家弟惡而壞之其冬果蠶子足南史言宋明帝惡言白聞金  
縷子言子婚日疾風雪下情落髮白以為不祥抑知俗忘白久矣

漢書陳勝傳也右桓大廷周幼令軍為劉氏者左桓為呂氏者右桓其或亦本於禮

卷三

四十四

禮曰獻民慮者操右袂所以防異心也則操右袒者為慮所以別左之歸正也王孫  
賈入市呼曰淳苗亂齊國殺淳王殺與我謀洋苗者袒右市人從之者四百人左袒  
八婿婿之八神先香也司香也百種也農也郵表暇也禽獸也坊也水膚也大婿鄭  
氏云先香司香農郵表暇虎坊水膚昆蟲也先儒以諸虎合為一而昆蟲為一非  
也昆蟲母作乃祝解取見李有皆雜記

父稱子曰學生陳省華對客子免史免免免皆列倦客不安省華曰學生列倦常也  
王詐見客子博年三十二拜相朝服侍立客求去詐曰學生憂賢者豈避耶學生  
古樂府有郎郎才人堪為廩養卒墮前漢書張耳傳廩養卒注蘇林曰廩取薪者也  
養養人者也左傳莊王伐鄭廩養卒死死者數百人注養馬者曰廩炊烹者曰養廩  
危年

漢有射聲校尉而無射遊校尉何也射聲言聞聲而能射之漢王尊傳連射士千人  
言能尋迹而射取之也我朝隸錦衣充危

君子世龍眾至十餘萬其衣冠人物為君子也  
世稱市井之刁惡者為市虎當作龍周禮司賦掌幣市之禁令禁其鬪鬪者與其就

亂出入相陵犯者以屬遊飲食於市者若不可禁則持而修之市  
漢郭陽傳令吳楚之玉練諸侯之兵既白徒之郭師古曰白徒言素非軍旅之人若  
今言白丁也白徒

卷三

四十五

三國吳志將敵死及解頰兵萬人見韓當傳又陳武之子修封都亭侯為解頰督張  
溫傳持以統帳帳下解頰兵五千人付之解頰  
趨才凡經捷捷達少年曰趨才唐宿衛有號趨才者以虞飛騎漢公孫弘東閣有趨  
材館以是文學之士

今人看街雜戲場白社戲蓋南史遺風也宋之百戲皆以社名如雜劇曰排練社  
蹴毬曰齊雲社唱賦曰過雲社行院曰翠錦社擲弄曰雲機社詳見武林舊事夥者  
方言凡物感而多也或作社火言如火然一烘即過也宋之鼓板曰街前一火和願  
二火又逐賊被傷全火見宋乾德詔中社

合婁解印令合同與也使王叔氏與伯與合婁王叔氏不能舉其嬰見左傳合婁  
上林賦危從橫行出於四枝之中師古曰言其跋尾縱恣而行出於枝之四外非是  
特從天子曰危從今遂誤橫行故言出於四枝之中若言跋尾則從梁自志豈臣子

禮曰獻民慮者操右袂所以防異心也則操右袒者為慮所以別左之歸正也王孫  
賈入市呼曰淳苗亂齊國殺淳王殺與我謀洋苗者袒右市人從之者四百人左袒  
八婿婿之八神先香也司香也百種也農也郵表暇也禽獸也坊也水膚也大婿鄭  
氏云先香司香農郵表暇虎坊水膚昆蟲也先儒以諸虎合為一而昆蟲為一非  
也昆蟲母作乃祝解取見李有皆雜記

禮儀之禮耶 見

漢楚元王傳衣之縗衣使梓白雅春於市晉灼曰高駘舉梓正身而春之師古曰為本杆而手春即今步白也宋祁曰雅者謂春而雅歌以相春也余以為春者之歌出於自然不可強之使雅歌以為春耶蓋雅樂器也樂記訊雅以雅注雅狀如漆蕭中有雅周禮笙師注如漆蕭而弁口大二圍長五尺六寸以羊韋執之有兩組疏書是言春米之氣有似於雅之漆蕭故名雅春也即今之木曰雅春

三才宗天宗曰天宗天神也曰陽宗日也曰陰宗月也曰星宗北辰也地宗曰岱宗泰山也曰瀆宗河也人宗曰大宗曰小宗族曰祝宗九聖之後也曰秩宗典禮也曰文宗如陳子昂雅春伯是也曰女宗純節之妻不妬是也曰談宗長於辭說如樂廣是也曰辭宗如張九齡是也

漢二千石道都吏猶行律說都吏今督郵也關惠晚事即為文無害都吏漢末時又有督郵御史必天子所使者也蘇武傳及假吏常惠等師古曰假吏猶言兼吏時權為使之吏若今差人充使與御史周書王子晉曰士華家時作謂之曰伯伯能移善於眾與百姓同謂之公能樹名與

物天道俱謂之儀祭也曰三公者天子之相相助也侯者假也侯進順也伯者白也明白於德也子者滋也男者任也相起於後世水相之說但當云公者共也與天子共理天下也

王勃益州夫子廟碑帝車南指逸七曜於中階華蓋西臨藏五雲於太甲西陽雜俎謂燕公讀碑自帝車至太甲四句多不解訪之一公一公言北斗建午七曜在南方有是之祥無位聖人當出而華蓋以下不明焉杜詩五雲高太甲六月曠扶搖揚升卷以為晉天文志華蓋杜旁六星曰六甲太甲是六甲一星之名未有考証夫帝車北斗也太微垣北七星曰北斗七政之樞機陰陽之元本故運乎天中臨制四方以建四均五行魁四星為璇璣杓三星為玉衡人君之象號今之主又為帝車取運動之義春秋緯曰璣光第一至第四為魁第五至第七為杓合為斗漢輿服志後世聖人觀於天視斗周旋魁方杓曲以攝龍角為帝車夏五月建杓斗柄指正南離方文明之象又南方之宿曰星七星為寶玉明則道化成暗則賢良不起又魁一星主秦而星乃周之分野屬雍州曜七曜者日月歲星熒惑填星太白辰星也歲不以熒熒惑火以鎮填土以救太白金以強戰辰水以女亂五星所聚宿其國王天下從歲

卷三

四十六

以義從憂或以禮從墳以重從太白金以兵從辰以法五星若台是謂易行有德矣應是有四九七德受罰離其國魁下六星兩兩而比者曰三能漢書能首台三台為天階太乙階以上下一名泰階在太微垣西二星曰上台為上階司命上一星為男

五下一星為女玉次二星曰中台為中階司空上一星為公候下一星為卿大夫東二星曰下台為下階司祿上一星為元士下一星為庶人孔子有聖人之德而無天子之位不過為魯司寇攝行相事耳是降而從公侯卿大夫之列也雖日月合璧五星聯珠何益哉故曰通七曜於中階紫微垣華蓋七星合十六星在勾陳上覆蔽大帝之座若經援神契曰斗曲杓椀象成車房為龍馬華蓋覆鈞天星入魁神不獨居故駭駕陪乘以道踰蓋州在西方故曰華蓋西臨也夫子廟碑

說文堪地突也徐曰地穴出也故曰堪天道也與地道也又曰扶輿扶持也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持即扶輿即與也

日出於扶桑入於細柳桑柘者天地之際也日行一度二千星畫行一千里依行一千里麒麟之行亦一千里月行十三度十度二萬星三度六千里一晝夜行二萬六千里星之飛亦二萬六千里

卷三

四十七

周公以土圭測土深正日日至之景尺有五寸日為陽精玄象之著日永景尺五寸日短景尺三寸見隋天文志蓋土圭測日影千里華差一寸愈則日短夜長愈北則日長夜短以景測天而知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每度日行一晝夜以景測地而知地周遊於三萬之中春東夏南秋西冬北今天運易見而地運難知蓋陽動而陰靜也

今人以返照為倒景非也司馬相如費列缺之倒景謂人在天上下向視日故日景倒在地下陵陽子曰列缺氣去地一千四百倒景氣去地四千里版皮曰列缺天閃也魏雅賦凌倒景而驚龍倒景

諺云月如仰瓦不求自下月如彎弓少雨多風蓋月出入黃道之中而又有青白赤黑各二道是謂九行行南為陽道則無雨行北為陰道則有雨仰瓦則北彎弓則雨驗之無爽月初生

凡亢旱已久日乃必赤故月借日之光亦赤星亦皆赤可見其射日之妙也人言夜間燈火明而短長則明日必晴若暗而短則明日當雨

紫微天文垣名天之氣微也而莫測也紫微即紫微之庭見左太冲白髮賦天至高

物莫與並故稱極極善秋各誠圖曰紫宮天帝室太一之精漢書曰中宮天極星環之巨衛十二星藩臣皆曰紫宮居秋元命苞曰紫之言此也宮之言中也言天神圖

法陰陽開閉寄在此中也宸星宇也室之與者後人指帝居曰紫宸

中興天文志客星有三一曰星子二曰圓皇三曰溫星老子一星休咎半之圓皇溫

聖皆為咎徵錯出乎五緯之間其見無期其行無度秦思玄客星事記有云客星有

五曰周伯曰老子曰王蓬絮曰國皇曰溫星所犯大山漢光武時犯帝座故太史奏

曰甚急其後居周之分野而光武崩天文志不著其應是因蔽于陵前者加足帝腹

之故而諱其占也晉劉聰時客星犯紫微太史康相以為非常之變應遂滅亡客星

天文志曰天曜而見景星孟康曰曜精明也赤方氣與青方氣相連赤方中有兩黃

星青方中有一黃星凡三星狀如半月王者得天心不私人則見景星

周禮保章氏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之域唐僧一行以天下山河之象分為兩界

卷三

四十八

卷三

四十九

故生人值之有二形人亦曰兩儀人俗名二組子西域謂之博又半釋迦大般若經

五種黃門亦有男根用而不生子者曰半釋迦二行欲即發不見即無亦具而不生

子者曰伊利沙半釋迦三本來男根不滿亦不能生子曰扇提半釋迦四半月能男

半月女曰博人半釋迦五被割形曰留半釋迦婁子見鉤星在房心之間知齊地

當勤心居北條是還其誤當於事考中

北齊李嗣仙聘陳周陸士秀江南有孟婆何神士秀曰山海經帝之女遊於江中出

入必以風雨是隨以帝女故曰孟婆猶祁祀志以地神為泰媪易其為風其卦為少

女以孟仲季言之故曰孟婆將提詞春雨如絲繡出花枝紅蕊怎禁他孟婆合見其

亦東南之卦於時正春也管輅占曰少女風又嶺衣有風母可對孟婆

指南瘴氣人不知有瘴母番禺記曰有物自雲而下始如彈丸漸如車輪遂四散人

中之即瘴名曰瘴母

也鳥弋山離去長安萬二千二百里行可百餘日乃至條支國臨西海又乘水西行可百餘日近日所入云于闐水西流注西海其水東流注鹽澤河源出焉原居去長安萬二千三百里其西北可二千里有奄菴國臨大洋無崖蓋北海云為貢東漸於海西被於流沙此則天地之極際也班固賦西盡河源東瀆海濱北動幽崖南越朱垓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鹹竹北戶西王母日下謂之四荒東泰遠西邠國南濮鈞北祝栗謂之四極四海

方微方者而也一方之面也故今之方伯曰方面官微者鏡也所以鏡遠也使不得便入中國張揖曰以木石水為界南方亦微矣微遠東之外亦曰微漢書西南夷傳秦時嘗破零通五尺道師古曰道繞廣五尺可配五文原七盤山九折城三丈版五成陌五尺道

周禮曰酒正掌酒之政令以式法授酒材辨五齊之名一曰泛齊二曰醴齊三曰盎齊四曰醕齊五曰沉齊齊和也以節度作之也五齊

諸飲禮者不脫履而即序也宴者既而上座也醕一作醕能者飲之不能者已也醕合錢共飲也醕賜民共飲也醕飲盡也醕以酒漱口食畢以酒演養其氣也醕飲持酒往飲也浮相強也崇飲過也轟飲狂也酒顏色赤故作醕獵酒索飲也食酒漢書能多飲盡被酒帶醉使酒醕亂清醕不飲而心醉不醉而怒白著宋人言酒

沙岸江干近海人稱沙面之地當曰沙岸東方鹽地而西方鹹地故說文曰東方謂之席西方謂之函又天生曰函人生曰鹽釋名地不生物曰函故沙函謂之確薄之地今通稱斥鹵

蘭若梵言阿蘭若皆知曰寺也或曰無諍也或曰空靜處也殊不知蘭香草也若乾草也即所謂清淨草庵之意

火居宅今道士之有室家者名為火居道士唐鄭維蕃品雜記廣僧有室家者謂之火宅僧又陶穀清異錄京師大相國寺僧有妻曰梵孀亦曰房老則道有妻者亦當曰道塔矣佛妻名耶須見道經注

飲飲飲中深尺廣尺六飲為一飲司馬法六尺為步百步為畝推周云步以人足為數王制古者八尺為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秦孝公制二百四十步為畝禮記一畝之言疏徑一步長百步為畝

也馬弋山離去長安萬二千二百里行可百餘日乃至條支國臨西海又乘水西行可百餘日近日所入云于闐水西流注西海其水東流注鹽澤河源出焉原居去長安萬二千三百里其西北可二千里有奄菴國臨大洋無崖蓋北海云為貢東漸於海西被於流沙此則天地之極際也班固賦西盡河源東瀆海濱北動幽崖南越朱垓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鹹竹北戶西王母日下謂之四荒東泰遠西邠國南濮鈞北祝栗謂之四極四海

楚詞滋蘭之九畹田三十畝曰畹五畝曰一雙黃金華持招客先開四十雙按官給田四十雙乃二百畝陶九成曰四角為雙約四畝畹

許田周南北道陌田間東西漢元帝紀出入阡陌又志高君壤井闢阡陌陳勝傳驚足行伍俛仰阡陌食貨志亡農夫之苦有阡陌之得注千錢曰阡百錢曰陌

晉陳留傳時錢塘湖開或言天下當太平青蓋入洛時賈以問訓訓退告其友曰青蓋入洛將有與觀衡望之事非吉祥也再而吳亡吳赤烏十二年實鼎出臨平湖天

重元年臨平湖自漢淤塞一日忽開元興二年錢塘臨平湖水亦陳後主末年臨平草久塞忽然自通錢塘湖

杭有鯉寡孤獨四山皆子然挺峙孤山在錢塘西湖獨山在仁和橫聖山在餘杭支巷黑鰐山即寒山之西俗名魚山魚者鯉字之省文而傳誤者也吳音以魚為吳

故遂改之曰吳山又因杭城有吳山著名後添之曰小吳山鰐山亦稱山

余鄉有地名狗塢鋪曰良渚有狗渚身漢草以救野火焚其主人之故事見縣志述征記彭城東岸一丘俗名狗塢云徐僊王墓后舍者也徐國宮人娘而生開藥之水

濱有狗名后舍街歸成人遂為徐之祠居純無骨曰僊王躬行仁義泉淵之得朱

可朱矢之瑞同釋王命楚滅之丘倉將死生角及尾實黃龍也狗至

三統三統者天施地化人事之紀也十一月乾之初九黃鐘為天統立地之道也六

月坤之初六林鐘為地統立地之道也正月乾之九二舊作九三誤也太孫為人統

立人之道也子為天正丑為地正寅為人正所謂三正也

三正蔡邕獨斷曰夏以十一月為正十月為正十一月為正十二月為正

以為正也周以十一月為正八寸為尺律中黃鐘言陽氣鍾而後生故以為正也

史公以十九年為章七十六年為紀五百一十三年為會一千五百年為紀四千五百年為元

蓋法元無太古曰古人善曆有成差之法郭太史言自漢至今凡十次差故作簡儀以考中星作土圭十五丈長以驗日景又以益天仰而觀日之所躡是以授時歷日測月驗永終無弊又遣使十四輩分隸十四處於夏至日測景長短往往千里差一寸而地之高下水之緩急皆得而知之上都去大都千里而近其高四十里日之廣千里星之廣百里或七十里五十里象星之大小也日之廣大國百里次國七十

對小國五十里象星之大小也日星每千里差一寸愈南則日短而夜長愈北則日長而夜短大都在地東北故夏至日晝六十二刻夜三十八刻若洛陽有周公測景臺夏至日又晝六十刻夜四十刻矣  
閏漢志曰元歲之閏陰陽災經經歲四千五百六十年災歲五十七年者謂五十七年為陽九百六也注四百八十年為陽九之會入元一百六十年為百六之厄陽九陽七陽五陽三陰九陰七陰五陰三皆災歲也天順動而不止不能無小失故節減其六日又減小月六日以順天象三歲足得一月餘六日故三歲而節又餘六日積三

歲又餘二十四日故五歲再閏從門從王周禮閏月王居門中是也俗作玉者非閏之言謂也云既長既短也年以日月十二會為一周故止於三百五十四日而成年歲以星度中朔述為一周故三百六十六日而後成歲餘兩月而後五氣始備而度始周此所以再閏而無餘日七閏而無餘分也  
後九序史記年表秦二年後九月蓋秦不置閏為後九月以十月為正朔故於當閏

之歲率歸餘於終而為後九月也取左傳歸於終之義漢因之自高帝至文帝皆書後九月是秦漢皆以建寅之月為正月也太初九年始改歲自正月而起正朔歷數合而為一矣  
刻刻鏗也刻漏也鏗漏箭以候日晷故因謂晷度曰刻古制晷長六刻夜短四

十刻晷短四十刻晷長六十刻晷夜中六十刻天之晷夜以日出入為分人之晷夜以昏明為限日未出前二刻半為明日入後二刻半為昏以晷於晷則晷多於夜五刻夏至晷六十五夜三十五刻冬至晷三十五刻夜六十五刻春秋分晷五十五刻夜四十五刻從春分至夏至增九刻半夏至至秋分減亦如之從秋分至冬至減十刻冬至至春分增亦如之漢初大率九日晷一晷至和帝時待詔覆被始講改

日晷夜百刻律令所謂言日者以有百刻是也百刻分布十二時每時得八刻三分刻之一今曆初一二三四刻止立初初刻正一二三四刻止立正初刻各得六分刻之一總計一時八刻之外有二小刻二十四小刻共為四刻始合百刻析而數之二十四小刻合九十六刻以成百二十刻

節節竹約也從竹即節制也止也故限時而成節有四時有八節五日為一候候得也節氣若有所待也月有六候故一歲七十二候後魏始載於曆今因之  
建杓建樹也置也定法也凡戌時北斗之杓指於方位之初則為節斗杓指於方位之中則為中氣一月一招指而指故名月建閏月則月內無中氣乃戌時斗杓指於兩辰之間杓杓柄也從夕聲北斗之星凡七第一星故名杓又云自一至四為魁五至七為杓自東而南而西而北以寅而至於戌也歲從戌推步而北斗之占亦自戌時見星為始故曰回歷白羊宮於辰亦在戌也  
朔月初曰朔朔蘇也月死復蘇生也與日同度謂之朔弦弓弦也月半之名一旁也

一旁直若張弓弦也月之上半曰上弦下半曰下弦東漢志曰日月謂之合朔日月相去近一遠三謂之弦注上弦初七八下弦二十二三  
望望月滿也與日相望如朝也漢志日月相與為衡分天之中謂之望月體無光待日照而光生半照即為弦全照乃成望交在望前朔則日食望則月食交在望後望則月食後月朔則日食交正在朔則日食既前後望不食交正在望則月食既前後朔不食大率一百十三日有餘而道始一交非交則不相侵犯故朔望不常有食月大十六日望月小十五日望間有十四十七望者  
晦月盡曰晦晦及也月死為反光盡似之也漢志曰以月及於光盡謂之晦注陰近陽則晦二十九日曰小盡三十日曰大盡

盈虛日與天會曰盈虛盈即曆書所謂大餘五十四小餘三百四十八也大餘日也小餘分也五歲再運而無餘日十九歲七閏而無餘分曆書所謂無大餘無小餘也社社地主也五土之神能生萬物者也共工氏有子句龍為后土能平水土故祀以為社社必春秋者重農事也月今近春分秋分前後戊日為社日禮之所謂元日元吉也必戊者土也蓋立春立秋第五戌為社若節在戊日午前則六戌節在戊日午後只五戌是也

伏伏伏也伏有初伏中伏末伏三中乃六月之節四氣代謝皆以相生立春木代

水水生木立夏火代水木生火立冬水代金生水至於立秋以金代火金畏火故  
至庚必伏三伏皆原金故也周時無所謂伏起於秦穆公二年初作伏祀夏至後第  
三庚為初伏第四庚為中伏第五庚為末伏若五庚在立秋前則第六庚為末伏也  
五行生尅五行相生者生者在左故以中央土生西方金生北方水水生東方木  
木生南方火火復生中央土此河圖之生數也五行相尅者尅者在右故以中央  
土而尅北與西北之水水尅南與東南之火火尅西與西南之金金尅東與東北之  
木木又尅中央之土此洛書之尅數也五行生尅制化春生中有尅者蓋木生火  
火尅則木為灰燼火生土土尅則火運滅土生金金尅則草木不生金生水水尅則  
物沉溺水生木木尅則水阻滯此生中有尅也尅中有生者蓋木尅土土厚則喜  
木尅是為秀榮山林土尅水水尅則喜土尅是為博節隄防水尅火火尅則喜水尅  
是為既濟成功火尅金金尅則喜火尅是為鍛鍊全材金尅木是為斧斤斲斷此尅  
中有生也總名之曰五行家

卷三

五十四

萬物炳然天地陰陽之門戶陽功將成陰光以起也四月曰余月余舒也故語之舒  
曰余言萬物至此而舒散陽茂也五月曰皋月說文皋台之進也从白从本意者曰  
為秋氣之色至此而陽已極陰逆生故秋欲來也或曰皋月也萬物至此而各有局  
陽郭分也六月曰且月且為也陽氣處進之極也又多貌詩遵豆有且是也亦謂陽  
氣多也七月曰相月相助也導也領也周禮出接賓曰備入詔禮曰相言秋之迎夏  
相扶助導引而成物也八月曰壯月壯大也健也故易二月之卦曰大壯注成威強  
極之名是也今八月亦為壯月者豈二月為春之成八月為秋之成故與或曰壯傷  
也九月曰玄月玄黑赤色也物道也變也而入復之也九月之天色似也且陽微  
而幽深萬物入覆也十月曰陽月老陰之極將復為陽喜之也太初又曰畢月畢終  
也陰盡而陽復來也左傳曰良月良善也重盈數也亦曰暢月暢充也言萬物充實  
也十一月曰辜月辜辜也亦有自新之義十一月一陽復生故萬物將自新也十二月  
涂月涂路也涂輝也九軌曰涂通達之道二陽漸長萬物亨通也  
雷陰陽之激曜也與雷同無發而為光淮南子曰雷以電為鞭或曰雷出天氣雷出  
地氣故電從地者珍也乍見則珍滅也夫陽微則光不見二月陽氣漸盛以擊於陰

其光乃見易大壯二月之卦以雷在天上得名又曰雷電合而章故曰雷光也  
丁差丁當也值也萬物成於丙成於丁其形中正象心也今八年二十為成丁古者  
四十歲曰丁蓋人壽以百歲為期一千十年故丁在四十強仕之時蘇武丁年奉使  
是也漢景天下男子年二十而始傳唐男女始生為黃四歲為小十六為中二十一  
為丁六十為老

卷三

五十五

姓白虎通曰姓生也人所稟以生也祖父相生雖百世此姓不改唐玄宗問於張說  
曰今之姓氏皆云出自帝王之後古者無氏耶說對曰古者民無姓有姓者皆有土  
有爵者也故左傳云天子命德因生以賜姓非之上而命之氏黃帝之子二十五人  
得姓者十四而已其後居諸侯之國土者其民以諸侯之姓為姓居大夫之采地者  
以大夫之姓為姓莫可分辨故云皆出自帝王也三代以前姓以別婚媾氏以辨貴  
賤三代以後姓氏混同年世既遠族類益繁於是氏為姓而宗之族矣自五胡金  
元華夷大混又有以部落為姓者有因功賜姓者有因避姓者有避仇避難  
避嫌改姓者有慕前賢名字冒姓者有音訛及音同文異或文同音異轉姓者有省  
大省吉轉姓者國初禁從蒙古之姓小民畏懼乃併古之舊姓去其一字若皇甫之  
為皇呼延之為呼燕連之為連閻人之為閻者又不可勝計  
氏氏正義曰猶家也釋例曰別而正之曰氏合而言之曰族曰姓氏者姓以繫統可  
世使不別氏以別子孫之所出言姓則在上言氏即在下族者屬也子孫共相連屬  
其旁支別屬各自為氏天子賜姓命氏諸侯命族夏之或氏以各蕃茂而生也商之  
子氏以各燕子而生也周之桓氏以履大人恭而生也  
字禮男子二十冠而字之王充曰古者立字展名取同義名賜字子而名子字子我  
是也公羊傳曰名不如字古之君子之名子也必以信義而擇淑令所以祥其名也  
不以官職所以殊其名也不以畜養所以重其名也不以隱疾所以顯其名也通言  
內外所以昭其名也蓄而藏之所以實其名也賤者避焉所以貴其名也冠有字而  
所以尊其名也名成子禮字你乎名名字之本字名之末也故曰字以表德有德可  
表則字之今無德而字之適所以辱其名也又况降而為號子別號之與寒泉栲里  
兆於春秋乃今降及與臺罔不有號嗟乎彼哉



伯仲季禮五十乃如伯仲白虎通五十知天命思慮定也能順四時長幼之序故以伯仲號之或稱五季季亦長也始也或稱伯叔季叔本拾也收拾之也重仲叔而不重伯孟者明長之不可二也伯夷仲連而曰叔齊叔即季也猶叔孫季世也伯牛仲弓之稱未必皆五十而後加也女子亦自伯仲法陰陽各有始也十五通乎織冠之事思慮定故許嫁拜而字若伯姬孟子季女是也

麗儀禮推樓樓別名莊子無或鶴列於龍樓之間謂華麗而麗說也龍門見漢書師古曰門上為高樓以望故謂美麗之樓為麗儀亦呼為樂如樂車也  
下書簡稱將帥曰鈐下謂鈐閣之下也見羊祐傳又作戲下大將軍旗曰戲韓信傳可致戲下注與麗同麗下謂節之下也鮮宜傳執軍校下謂在營教之下門下則在張蒼傳謂殿門之下若今侍御史也在司馬相如傳則又謂長御門下是尊卑可通稱也魏文帝為太子拜荀公達於牀下諸葛孔明拜龐德公於牀下則又可稱床下於高尚之士矣

兵庫禮王者審六庫之登一曰車庫二曰兵庫三曰祭器庫四曰樂庫五曰兵器庫高居書曰滿式履歷結海內無患築五庫以藏五兵至漢乃曰武庫五兵者世本曰弓矢矛戟司馬法曰石矢圖及石守戈戟攻准兩子則以五兵配五方曰東方矛南方戟西方戈北方鉞其器互有不同

宅制宅者擇也擇吉地而營之也射錄子曰天子宅千畝諸侯百畝大夫以下里舍九畝唐之屋舍王公以下不得施重屋深井非常家不得造抽心舍及施懸魚瓦駁乳渠五品以上許作鳥頭大門宋之柱極即官府門首拒馬又子也鷓尾屋脊兩頭吻獸也拒鷓者瓦脊上鐵人也

城隍西都賦金城萬雉注方丈為城三丈為雉雉飛不過三七公羊傳五板而培五培而雉五雉而城天子城千雉高七雉公侯百雉高五雉子男五十雉高三雉古王制大邑不過三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蓋王城九里公侯三里伯一里二百八十八步子男一里也

步履漢書如賦步履周流唐末子奢幽州昭仁寺碑步履拖紅霓之色顏魯公太尉貞文宋公碑步履光範門內坐步履中簡文帝秋夜詩步履重月沒早晉夏侯湛秋夕哀詩步履塵之飛履步履明月之流光謝靈運宜貴記步履巡禮而臨慈路杜甫詩步履倚杖看牛斗今俗本作步履是以月而為步履則人易之踏死走餘可乎蓋步履以

卷三

五十六

泥風而善如拾之飛步履步履之半間亦曰一步  
南朝李周禮大司徒里率以廣特命錄於錄鄭玄注云鋤者里宰治處若今街彈之空登鋤取鋤強之義彈則在朝日彈夫在野曰裏彈彈是也漢曰里宰曰亭長即今之里長申明亭更舖一名冷舖即街之彈室也  
四夷樂詩傳曰東夷之樂曰鞀南夷之樂曰佻西夷之樂曰朱韞北樂東都賦作佻佻先難

角觥今小兒俯身兩手據地以頭相觸作牛觸狀者即古角觥之戲後魏道武帝詔脩角觥百戲或曰蚩尤頭有角與黃帝戰以角觸人宋時冀州蚩尤戲其民兩角觥牛角相觸即此  
千金一弄今人但知千金買一笑而不知千金買一弄也顧况李供奉彈琵琶歌云實可重不惜千金買一弄

古人東京賦重舌注舌人也即今譯語夷語者其名甚佳今人能為百萬語者其舌舌相觸亦可謂百舌人也  
註和步徒教曰徒徒吹曰和徒鼓琴曰步凡曰徒者不用樂竹而自舌故誤作舌

卷三

五十七

即唐人之內聲吹與琴無章曲也五行二曰火五事二曰言言與火同氣故焚或火星有毒靈靈若受感使之從謀遠而來也  
新月即婦人乳脚纏足古未嘗有俗傳起於西施然其可攻也洛神賦凌波微步趨飛然能為長上舞練珠步香塵無跡皆喻其體輕未始顯言足小也然稱其步微掌上無跡則纖細亦可想見矣白南唐李後主今宵娘以帛繞脚今纖小上作新月狀今則之遺風繁注纏束也纏弓也今之脚小者香奩歌必曰蜀牙曰平又微語則曰三寸三分纖纖也

針紅美人妝面既傅粉復以胭脂調勻掌中施之兩頰暎者為酒暎妝淺者為桃花妝薄薄施朱以粉單之為飛霞妝梁文簡詩云分妝間淺麗臉傅斜紅則斜紅鏡妝即古妝也  
十二金釵古樂府河曲歌咏莫愁頭上金釵十二行足下綠履五文章後人遂誤以為金釵美八十二行殊不知古婦人髻高故能插金釵十二行乃六雙也

錢鈔太昊以來有錢太昊高陽日金有熊高辛日貨陶唐日泉商周日布齊魯日乃泉吉秋金言貨乃言器貨布言用周曰錢高曰泉漢高帝行八錢錢文帝行四錢武



天下之奇作也。太史悲其作說難而卒。自罹於禍。余以戰國所稱遊說之士。若儀秦。雖行之類。率攝摩時事以行其術。外則拔諸侯強大之勢。內則結羸小兒之搗。惘。疑休鳴。激諷說。隨故技若轉圜。而亡弗禦。應非之道。適欲一切剝削而掃除之。其與。縱橫家言。正如冰炭之反。若之何其弗至於殺其身也。即微斯言。之譏。秦用非以取。天下而相之。亦必不免。而君吳起是已。夫又何疑焉。

古今于書之成。或於戰國。東京以降。幾亡于矣。唐人能為偽。而弗能為真。宋人能為真。而弗能為偽。即名理然。語其大於秦漢。非也。蓋至明而作者。彬彬著焉。劉中丞。之。能。離家也。王司馬之短長。縱橫家也。能。離引喻指陳。若雷。雷。風雲。晦明。磅。磅。短。長。掃。摩。滿。流。若。江。河。漢。湖。湖。拜。拜。翻。翻。印。以。置。戰。國。諸。家。庸。辨。乎。何。觀。察。之。論。政。比。乎。法。程。宗。伯。之。莫。士。醉。乎。儒。皆。氣。高。邁。詞。義。闊。深。古。色。動。然。駭。駭。乎。進。乎。漢。矣。

子之為。離。畧。有。十。家。昔。人。所。取。凡。九。而。其。一。小。說。弗。與。焉。然。古。今。著。此。小。說。家。特。甚。而。古。今。著。此。小。說。家。獨。傳。何。以。故。哉。怪。力。亂。神。俗。流。喜。適。而。亦。博。物。所。珍。也。玄。虛。廣。莫。任。事。無。功。而。亦。洽。聞。所。說。也。設。虎。者。誇。誇。以。示。觀。而。唯。能。者。問。報。之。以。為。奇。辯。眾。者。設。據。以。成。名。而。則。或。者。則。資。之。以。送。日。至。於。大。雅。君子。心。知。其。安。而。口。說。傳。之。且。序。其。非。而。舉。引。用。之。借。之。淫。聲。麗。色。惡。之。而。弗。弗。弗。好。也。夫。好。者。為。多。傳。者。獨。眾。傳。者。日。眾。則。作。者。日。繁。天。何。怪。焉。

兵家。秦。漢。至。眾。今。傳。於。世。而。稱。經。者。黃。帝。風。后。太。公。黃。石。諸。書。李。靖。等。率。依。託。也。孫。吳。討。繆。當。是。武。國。本。蓋。總。之。皆。權。謀。形。勢。以。概。於。三。代。之。師。亡。萬。一。近。似。焉。其。明。白。正。大。雅。然。王。者。之。規。司。馬。法。一。書。而。已。齊。威。王。末。世。之。君。而。能。使。其。臣。進。善。足。編。傳。三。代。征。伐。大。經。僅。存。於。積。夏。極。亂。之。後。功。亦。偉。矣。惜。也。附。以。撰。直。縱。橫。說。詭。之。習。藝。任。於。仁。義。禮。樂。之。中。懸。疣。附。贅。特。已。甚。焉。其。文。義。闕。深。蕭。遠。者。較。如。日。星。固。非。業。士。所。能。離。第。漢。世。百。五。十。餘。篇。今。存。弗。能。什。一。惜。哉。

夏商以前。經。即。史。也。尚。書。春秋。是。已。至。漢。而。人。不。任。經。矣。於。是。乎。作。史。繼。之。魏。晉。其。業。沒。微。而。其。書。浸。成。史。遂。析。而。別。於。經。而。經。之。名。釋。於。佛。老。矣。周。秦。之。際。子。即。集。也。孟。軻。荀。况。是。已。至。漢。而。人。不。專。子。矣。於。是。乎。有。集。繼。之。唐。宋。其。體。愈。備。而。其。製。愈。繁。子。遂。折。而。入。於。集。而。子。之。體。衰。於。詩。騷。矣。

鄭。漁。仲。請。班。孟。堅。漢。武。以。前。蓋。竊。司。馬。遷。書。不。以。為。意。此。不。足。為。班。病。十。長。於。左。傳。國。策。固。有。全。錄。舊。文。者。要。在。各。成。厥。體。離。鄭。作。通。志。裡。里。全。襲。通。典。典。文。卷。率。本。朝。

唐書亦以宋後人之訛。第中開考案精到處。真有漢唐議論未及者。不可誣也。鄭漁仲於文史考核最精。經籍略後。別著校讎略一卷。皆前人未發。後學當熟參者。然其失往往多自蹈之。如詩集類。在曙以歐唐置之既唐。許渾以晚唐置初唐。此例不一。又段成式酉陽雜俎有五格一卷。所記鬼神祥異而類之詩錄中。蓋以為品玉之書。元撰樹萱錄一卷。入草木類。蓋以為種樹之書。皆可絕倒。其過在樂錄前志原文不復續核故爾。端臨通志雖多襲花陳。而持論折衷。咸自中的。間有重出或類例未備。然大體得之。屬首會萃諸錄。統論尤詳。實可喜也。

凡數世之言。以觀其源。最之厚。志以觀其緒。最之並。世之言。以觀其稱。最之異。世之言。以觀其述。最之文。以觀其體。最之事。以觀其時。最之撰。者。以觀其託。最之傳。者。以觀其人。最之入。者。而古今。皆。藉。隱。情。矣。六經之學。廣。大。闊。深。歷。世。名。儒。第。尊。其。一。有。博。於。易。者。有。博。於。書。者。有。博。於。詩。者。有。博。於。禮。者。有。博。於。春秋。者。有。博。於。國。雅。者。施。孟。梁。京。諸。人。博。於。易。者。也。伏。夏。周。劉。諸。人。博。於。書。者。也。齊。魯。毛。韓。諸。人。博。於。詩。者。也。戴。費。賀。賈。諸。人。博。於。禮。者。也。公。穀。鄒。夾。諸。人。博。於。春秋。者。也。劉。郭。張。曾。諸。人。博。於。爾。雅。者。也。若。馬。融。鄭。玄。賈。逵。王。肅。劉。焯。崔。浩。顏。延。德。明。敷。子。諸。經。並。釋。六。籍。兼。該。義。或。未。稱。博。斯。稱。極。宋。世。鉅。儒。精。於。析。理。博。直。所。危。新。安。後。出。象。緯。二。家。既。精。且。博。矣。

諸史之文。汪洋浩蕩。材質所詣。咸自名矣。有博於正史者。有博於雜史者。有博於古史者。有博於今史者。左氏馬遷班固范曄諸人。博於正史者也。劉向崔鴻高峻樂史諸人。博於雜史者也。譙周蘇轍劉恕羅泌諸人。博於古史者也。蔣義蘇寬王珪李燾諸人。博於今史者也。治史則杜元凱之於春秋。張守節之於史記。顏師古之於漢書。裴松之於三國。子玄之通君實之鑑。伯恭之節元晦之綱。綜兼諸史。並以博稱。他如兩司馬。劉氏父子。羅氏兄弟。歷世有人。未易枚舉。

子則有博於儒者。墨者。法者。名者。辭者。雜者。兵者。農者。術者。數者。荀況楊雄諸人。儒者。博也。宋程田儀諸人。墨者。博也。管仲韓非諸人。法者。博也。公孫龍牟諸人。名者。博也。鄒衍惠施諸人。辭者。博也。呂韋劉安諸人。雜者。博也。孫武尉繚諸人。兵者。博也。汎勝賈誼諸人。農者。博也。張衡郭璞諸人。術者。博也。京房管輅諸人。數者。博也。漢園之評道術。太史之論六家。班氏之列九流。任宏之錄四種。推川之纂仲容之鈔。充構之林子厚之辨。皆博於子者與。

諸史之文。汪洋浩蕩。材質所詣。咸自名矣。有博於正史者。有博於雜史者。有博於古史者。有博於今史者。左氏馬遷班固范曄諸人。博於正史者也。劉向崔鴻高峻樂史諸人。博於雜史者也。譙周蘇轍劉恕羅泌諸人。博於古史者也。蔣義蘇寬王珪李燾諸人。博於今史者也。治史則杜元凱之於春秋。張守節之於史記。顏師古之於漢書。裴松之於三國。子玄之通君實之鑑。伯恭之節元晦之綱。綜兼諸史。並以博稱。他如兩司馬。劉氏父子。羅氏兄弟。歷世有人。未易枚舉。

子則有博於儒者。墨者。法者。名者。辭者。雜者。兵者。農者。術者。數者。荀況楊雄諸人。儒者。博也。宋程田儀諸人。墨者。博也。管仲韓非諸人。法者。博也。公孫龍牟諸人。名者。博也。鄒衍惠施諸人。辭者。博也。呂韋劉安諸人。雜者。博也。孫武尉繚諸人。兵者。博也。汎勝賈誼諸人。農者。博也。張衡郭璞諸人。術者。博也。京房管輅諸人。數者。博也。漢園之評道術。太史之論六家。班氏之列九流。任宏之錄四種。推川之纂仲容之鈔。充構之林子厚之辨。皆博於子者與。

集則有博於騷賦者。詩者文者。唐景諸人。騷之博者也。揚馬班張諸人。賦之博者也。曹陸杜韓諸人。詩之博者也。任沈王駱諸人。文之博者也。彼皆目下十行。曾羅萬卷。秀苑廣擷。集厥大成。名世之稱。良非襲取。若劉勰之文心。兼該體要。鍾嶸之詩品。歷溯淵源。蕭統之拾遺。錄鑑古今。李善之注經。詳備爾雅。以至虞世南之采輯。詞章許敬宗之蒐羅。魏李明遠之英華。郭茂倩之樂府。大溢千卷。小逾百軸。其皆博於集考與。

經之博。而難明者。莫大於小學。小學之中。又有博於文者。蓋考者。蹟者。考者。評者。子雲。叔重。陽水。楚金。博於文。景純。介甫。農師。元澤。博於義。望王。德明。休文。才老。博於音。懷瑾。永叔。景伯。明誠。博於韻。元章。長慶。世昌。順伯。博於考。嗣真。處禮。彥遠。九成。博於評。總之。楊許。顧陸。數字之源者也。張李。未斲。研字之用者也。楊許。不明八法。張李。靡達六書。米黃。固會七音。顧陸。罕窺四體。至徵奇辨怪。若稽康。東晉。又自名家。即小學一端。門徑十數。古今博洽。茂能相兼。其可易哉。

史之難重。而難悉者。莫大於諸志。諸志之中。又有博於星曆者。方輿者。氏族者。職官者。禮樂者。刑法者。錢賦者。秋文者。張衡。崔浩。劉焯。祖暅。博於星曆。郭璞。陸澄。費昶。李昉。博於方輿。王宏。僧孺。李守。林寶。博於氏族。張說。蔣又。楊侃。李泰。博於職官。蔡邕。徐堅。荀勗。陳暭。博於禮樂。杜預。牛弘。高顯。實儀。博於刑法。桓寬。劉晏。田況。洪遵。博於錢賦。劉向。王儉。任昉。柳詵。博於秋文。總之。又有博於古者。博於今者。如鄭樵。五略。第述前朝。張說。六官。特詳近典。君卿。貴與。庶幾兼得之矣。

子之浮夸。而難究者。莫大於眾說。眾說之中。又有博於怪者。妖者。神者。鬼者。物者。名者。言者。事者。齊諧。夷堅。博於怪。虛和。環語。博於妖。今昇元。亮博於神。之推。成式。博於鬼。曼倩。茂仙。博於物。湘東。魯望。博於義。慶李。棣博於言。蒙得。務觀。博於事。李昉。曾挺。禹錫。宗儀。之屬。又皆博於眾說者也。總之。匪徒隱迹。巨細兼該。廣見洽聞。驚心奪目。而淫俚間出。詭誕錯陳。張劉諸子。世推博極。此僅一斑。至郭象。王嘉。全構。虛詞。亡徵。實學。斯班氏所以致譏。子玄因之。絕倒者也。

集之靡冗。而難周者。莫大於類書。類書之中。又有博於名物者。典故者。經史者。詞章者。劉峻之類苑。徐勉之華林。博於名物。楊俊之元龜。李昉之御覽。博於典故。樂天之六帖。景廬之法語。博於經史。敬宗之玉彩。李嶠之珠英。博於詞章。總之。則玉彩。珠英。六帖。法語之屬。博於文。御覽。元龜。類苑。華林之屬。博於事。歐陽。祝。謝。恭。試。事。文。杜。鄭。

卷四

四

馬王。獨詳經制。大抵書以類稱。體多沿襲。創造之刀。劉徐實難考究之功。馬鄭為大。至纖微曲盡。毫末咸該。即陸澄。王弼。並採舛翰。未必亡慮也。

三代下儒術之顯。有出荀況。仲舒。王通。韓愈。乎。然荀況。禮樂。董究。天人。王樞。六經。韓起。八代。其學皆極博也。文章之顯。有出左氏。屈原。司馬。杜甫。乎。然左氏。窮九丘。屈原。萬馬。探千古。杜總。百家。其學皆極博也。至於宋。文成。於麟。傳壹。於道矣。

老氏所貴。虛無。靜默。然周空。聘為藏史。特富。與境。至莊。列諸篇。為談。百氏。抑何浩瀚。亡際也。釋氏。掃除。文字。一切。俱空。而西天。經教。品目之繁。不可。備舉。阿難。獨以多聞。為佛。上首。其人。宜遠。出。唐。宋。諸。禪。下。哉。世。恆。以。儒。術。寡。要。少。功。即。今。中。國。二。藏。之。文。總。論。萬。卷。彼。其。所。謂。無。所。謂。空。顧。安。能。離。博。也。第。吾。儒。所。博。者。實。二。氏。所。博。者。虛。衆。可。同。年。語。矣。

漢尚經術。故學問之士。在經術。唐尚詞章。故學問之士。在詞章。六朝。兼斯二者。而皆弗如也。而名物之學。與馬。兩宋。兼斯三者。而皆弗及也。而義理之學。出焉。世之愛也。亦足觀矣。

兩漢以迄六朝。所稱博洽之士。於術數。方技。靡不淹通。如東方。中。曼。平。子。景。純。崔。浩。崔。暭。劉。焯。劉。焯。之。屬。凡。三。辰。七。曜。四。氣。五。行。九。章。六。律。皆。窮。極。奧。妙。彼。以。為。學。問。中。一。事。也。唐。宋。以。還。詞。章。學。盛。此。道。頓。微。王。子。安。劉。原。父。諸。子。稍。能。考。及。餘。遂。寥寥。蓋。技術。雖。非。學。問。所。急。其。業。之。難。精。殆。有。甚。者。信。乎。古。人。未。易。及。也。古。人。之。學。有。中。絕。弗。傳。者。諸。儒。是。也。其。學。六。朝。最。盛。如。王。弘。曰。對。千。寶。不。犯。一。諱。梁。武。書。成。千。卷。僅。紀。數。朝。至。唐。李。守。林。實。皆。擅。業。專。門。老。宿。師。儒。莫。敢。與。抗。五。代。以。還。不。崇。門。閥。諸。儒。之。學。遂。絕。不。傳。宋。惟。鄭。樵。羅。必。說。能。究。心。然。幸。蒐。羅。遠。邇。增。益。見。聞。而。已。非。專。門。擅。業。者。比。也。

卷四

五

紀籍淵引用出處時或參高意義重理各有權度加以魯魚亥豕詭譎萬端凡遇此類當博稽典故細釋音義就成條文釐正脫闕務成義美毋薄前修乃求非合各中已見可也今偶觀一斑便為奇覽恐後視今猶今視昔矣

世尊初生行七步一手指天一手指地曰天上天下惟吾獨尊老尼初生亦行九步曰天上天下惟道為尊王長公尼言並黃之以為不應相類至此余謂未嘗陽所云佛家偷得道家好處道家只偷得佛家不好處如自家寶藏被人偷去却去他牆角邊拾些破餅破碗來用吾好嘆哉紫陽之言凡老莊精奇玄妙處皆為釋氏得之而後之黃冠氣概其勝大妙然之說不知此類於理道何與漫舉一財餘可推

斷際禪師云是丈夫漢看箇公案僧問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云無但去二六時中看箇無字重來夜來行住坐卧著衣吃飯處心心相觸猛著精彩守箇無字日久月深打成一片忽然心花頓發悟佛祖之機使不被天下老和尚舌頭賺也按此則可為本學規範見死陵錄中所載種山亦屢舉此示人第黃蘗與趙州同出南泉門後嗣百大開法視趙州較先達何得提放言句示人恐學人誤認徑山語也

臨濟三次問黃蘗三度被打竟因渠指往大慈處得悟然臨濟終嗣黃蘗洞山極力問大為大為不答因大為指往雲岩處有省然洞山終嗣雲岩三百機緣始未甚同而所嗣異者蓋黃蘗宗高當興於臨濟洞山門風合續於青原緣力所臻不可僅也

經典之說三六朝極矣其時沙門若支道惠遠之在南道安羅什之在北皆當世之才士也而一時文章豪雋又從羽翼其間故能傳播若此佛法且然儒者題以為末技而欲廢之

世之詩律或於開元而不知釋教之盛實自南岳青原北基考之二大士正與李杜二公並世剛是列為五宗千支萬委莫不由之韓柳二公亦當與寂石頭同時大類即石頭高足也世但知文章或於元和而不知前時江西湖南二教周遍寔宗唐世人才之不地爾宋時持文固不及唐然禪門亦止臨濟一宗較之唐世終有未及處

余嘗疑漢儒訓經宋儒明道各極宗趣成自名家獨唐儒者不說乃擇門成或至是為能兩大哉

唐之釋教自六祖車錫曹溪一傳而為青原為岳再傳而為江西湖南又散而為五宗至五季而雲門法眼蓮花白後禪學則承不立宗若其或竟乃與唐終始而唐天

下亦分而為五代以終若合符節遞備異殊

綱目一書宋夫子擬經之作也然其間不能無誤而學者又從而為之說蓋若書之難自昔而然今浸被戰事與同志并之非敢指摘前輩以為能也北齊高緯以六月遊南郊從官賜死者六十人見本紀通鑑書曰賜死者賜乃賜之說耳綱目曰直書曰殺其從官六十人而不言其故其誤甚矣尹起華乃為之說曰此宋文公書法所

寬且引孟子殺人以挺刃與政之說固善矣然則其實通鑑誤之於前綱目承之於後耳緯荒遊無禮不避寒暑於從官死者六十人則其餘可知矣據事直書其罪自見何必沒其實哉又郭威殺二君綱目於隱帝書殺於湘陰王書殺尸又為之說云此二君有罪無罪之別此書法所當也然均之殺君隱帝立已數年湘陰未

成于君不應書法倒置如此亦恐誤書耳天禧開皇十七年詔諸司論屬官罪贓律外決杖綱目條下云蕭摩訶于世界在江南作都摩訶當從坐大理少卿趙絳問詔上命絳追絳曰臣莫微未決不敢退帝乃得之按通鑑摩訶當從坐上曰世嘉平

末二十亦何能為以其名將之子為人所逼耳因故摩訶絳曰諫不可上不能奪欲絳去而救之因命追絳曰臣莫微未決不敢退上曰大理其為朕持捨摩訶也因命左

右釋之此乃絳欲令摩訶從坐而帝特赦之耳綱目誤耳解曰懷道云親見其謀燭帝幸江都上曰卿何自不諫曰臣不居重任知諫不從上曰卿知諫不從何為立其

朝卿仕世充專斷何亦不諫曰非不諫但不從耳上曰世充拒非諫卿何得免禍也

不能對按此實責其知場帝之不可諫而猶立其朝耳今綱目乃於上言世充拒諫為其語曰然則何以立其朝殊失其實矣又綱目開元九年冬十一月罷諸王都督刺史以後凡四條按通鑑是年之末十二月李暉山云是歲諸王為都督刺史

者悉召還云此非十一月事亦非十二月事也當依通鑑作是歲為是又綱目書德宗貞元二年十一月皇后崩不書氏按通鑑是年十一月甲午立淑妃王氏為

后丁酉崩特四日耳此承通鑑作書而逸其上文耳戶又謂唐史紀久疾帝妃念之遂立為后冊訖而崩必有所當意者亦通也

人各有好惡於書亦然前章杜子美不喜陶詩歐陽公不喜杜詩蘇明允不喜楊子坡翁不喜史記王充作制孟馮休著刑孟司馬公作疑孟李泰伯作非孟昆以道作詆孟黃次俱作詳孟若酸鹹嗜好亦各自有所喜非若今人胸中無真識隨時好惡逐人步趨而然者且以孟揚馬連詞杜異世過諸名公尚有所不合今乃欲以區

區之文以求識實於當世不具耳目之人難矣哉後世子雲之論真名言也

著書之難尚矣近世諸公多作考異證誤糾謬等書以離黃前輩雖該瞻可畏而亦安知無議其後者程文簡著演繁露初成高文虎炳如書假觀稱其博瞻其子似孫續古時年尚少因竊窺之越日程索回元書續古因出一帙曰繁露話其間多文簡所未編而辨證尤詳文簡雖感賞之而心實不能堪或議其治有餘而經薄亦太過也雖溫公著通鑑亦不能免此若漢景帝四年內日食皆誤書於秋夏之交甚至重書楊彪賜之子於一年之間至宋文公修綱印亦承其誤而不自覺而綱目之誤尤甚唐肅宗朝直脫二年之事又自武德八年以後至天祐之季甲子並差蓋紀載編摩條目浩博勢所必至無足怪者劉義仲道原之子也道原以史學自名義仲世其家學摘歐公五代史之訛誤為糾繆一書以正坡翁翁曰往歲歐公著此書初成荆公謂余曰歐公修五代史而不修三國志非也子蓋為之子余固辭不敢當夫為史者網羅數千百載之事以成一書其間豈無小得失耶

說古

華野躬畔南陽抱膝處同也成湯三聘豫州三顧出同也伐吳吳氏出師復漢心同也德感嗣玉識格庸玉道同也月香乎百世之上故人亡異詞亮崛起三代之後故家肆應咏杜工部云伯仲之間見伊呂蓋千載論孔明者至是始定孰謂文人筆端迂遠情義亡足重輕哉

卷四

八

後漢書云孝女叔先雄健為人父泥和永建初為縣功曹縣長蓮泥和拜檄詣巴郡太守乘船墜滿水尸表不歸雄感念號泣心不圖存常有自沈計家人每防閑之經百許日稍懈雄因乘小船於父墜處恸哭自投水死弟覽其夕夢雄告之却後六日當共父同出遂期伺之果與父相持浮於江上按此事與曹娥同出後漢范史同傳今曹娥以邯鄲蔡氏實識感傳而此事絕無知者故特詳之

諫輔字漢儒仕郡為五官掾時夏大旱太守出祈橋山川連日無所降輔乃自暴庭中日中不雨己以身塞無狀於是積薪柴聚焚茅以自環溝火其傍將自焚焉未及日中時而天雲晦合須臾雨一郡沾潤此亦與戴封同世而人罕知并錄之輔時為林尤難也

漢末諸葛氏分處三國並著忠誠以為蜀得其庇並自篤論至魏乃曲為管說此晉人談上之詞耳理子悅孫亮子瞻孫尚龍子龍孫恢空葉知名諸葛之

和一何感也恪以材誕以節俱獲宗族禍害略同謹以喬延息於蜀誕以親親嗣於吳天之不絕賢者又何其巧相似也曷則死君尚則死父然哉武鄉其有後矣恪材辯英英照耀一世伐魏之舉乘其釁隙豈曰佳兵觀其論眾之書胡異厥叔世卒以成敗論措哉

三國時人才盡入曹氏數中吳蜀智計之士往往不之而文學何寥寥也獨正平自文學德祖外畧不挂齒及顧及張子布意昭於文學必有可觀惜世遂不得廣嗣陸績顧邵父子間標令舉至於風雅並似不聞事雖詳登一二染指無復五言蜀許靖秦宓譙胤郗正輩率文士也詩遠絕譽矣

魯肅居軍旅間手不釋卷談論文辭思慮宏遠三國將帥有儒者風諸葛外一人而已而世罕知之肅不死則不亡秦襄樊之銳與蜀併功中原復矣肅死蒙代與權連定計襲視蜀失荆大事遂去炎熾以及蒙者千古亡漢之賊也不足與張永業為奴當塗為魏典午為晉世率知之而意義出處或未明了按代漢者當塗高春秋識也自西京末茲語甚傳先武與公孫述書嘗稱及而竟無驗及曹氏僭號譙胤以問杜瓊瓊曰魏關名也當塗而高譙驗矣然安知非老瞞擅國之日故封魏以應諸言

卷四

九

恥識不足信此蓋可見與司也午馬也見周所為識文後果驗史謂周有他數行假識為言耳

唐郝雲卿云賓王仕高宗至侍御史天后臨朝數上書譏諫得罪貶臨海丞遂與李敬業起義廣陵然則賓王勁氣直節始終無毫髮可議自袁行儉感眾於先魏元忠助桀於後致忠義之操久湮不白自是人間世一大缺陷余不得不明目張膽言之匪以同里故也

著書者姓名相類如三孫子三郭子皆世所共知又名各不同不足相亂然有不可不辨者二孔孔一黃帝史一仲尼孫侯著書俱名盤孟一載漢魏文志一附孔叢子中今魏文志之盤孟不傳而孔叢子之盤孟傳世遂以後之盤孟傳前之孔甲非也二年紀一漢太尉一漢布衣侯著書俱名牟子一載隋魏文志一附弘明集中今魏文志之牟子不傳而弘明集之牟子傳世遂以釋之牟子傳儒子牟非也

用修云孔北海大志直節與建安七子並稱賈實王勳辭義舉而與委拱四傑為列以文章之末技掩其立身之大闕可惜也君子當表而出之楊氏此論甚公然謂大闕掩於末技恐不應爾妖北竊屠舉唐臣子頌德恐後自賓王一概痛摘其甚大



學其惡。豈難漏網。千載下。畢歷歷。即報。際都市。不過何云。未技。且當時。從敬業起。高詒止。實王。一。今。皆。湮沒。無聞。而。實王。以一。微。故。名。流。天。壤。謂。文章。傳。氣。節。乎。氣。節。重。文章。乎。

湘東王徐妃。以王。眇。一目。常。作。半。面。妝。其。臣。暨。季。江。語。人。云。蕭。深。陽。馬。雖。老。猶。駿。可。騎。徐。娘。雖。老。猶。尚。多。情。齊。祖。從。乘。老。馬。常。自。號。駟。駒。又。與。寒。掃。某。通。常。令。左。右。呼。娘。子。其。友。人。謂。之。曰。老。馬。十。歲。尚。號。駟。駒。一。妻。耳。曠。強。呼。娘。子。

婦。人。事。猶。有。酷。類。異。者。試。君。之。妻。前。有。文。後。有。衣。故。子。之。武。前。有。髮。後。有。惠。滋。亂。之。馮。前。有。文。明。后。後。有。孝。文。后。皆。同。代。二。馮。二。姜。又。同。族。也。春。秋。事。人。共。知。二。武。故。子。俱。見。傳。惠。記。之。惡。不。減。驪。極。非。玉。環。可。望。以。早。夫。人。罕。知。二。馮。各。見。魏。書。然。蜀。有。兩。花。葉。夫。人。一。王。衍。母。隨。衍。入。唐。一。孟。昶。母。隨。昶。入。宋。皆。徐。姓。皆。能。詩。皆。亡。國。皆。不。善。終。或。合。乃。若。此。哉。

小說。唐人以前。紀。述。多。虛。而。深。繪。可。謂。宋。人。以。後。論。次。多。實。而。彩。豔。殊。乏。蓋。唐。以前。出。文。人。才。子。之。手。而。宋。以。後。至。德。野。老。之。談。故。也。

楊。柳。修。疏。派。家。史。記。解。云。穆。王。命。使。臣。成。天。歷。唐。古。之。亡。國。二。十。八。君。以。為。履。繼。而。警。戒。之。朔。望。以。聞。又。作。南。刑。之。書。以。恤。天。譴。祁。拈。之。詩。而。返。國。可。謂。改。過。不。吝。冥。隸。有。渝。矣。亦。賢。矣。哉。司。馬。遷。周。紀。不。著。其。事。茲。特。表。出。之。

穆。王。欲。肆。其。心。使。天。下。皆。有。車。轍。馬。迹。致。徐。夷。作。亂。幾。成。成。國。然。太。子。晉。稱。周。無。道。者。四。君。曰。夷。厲。幽。宣。而。弗。及。穆。何。也。考。之。汲。冢。諸。書。穆。王。親。周。割。之。哀。則。詢。祭。祖。求。謙。言。感。克。艱。之。訓。則。命。成。大。作。史。記。歌。黃。竹。之。詩。以。郵。徒。御。納。祁。拈。之。謙。以。戒。淫。心。其。樂。善。善。聞。恒。如。弗。及。享。國。百。年。卒。以。令。終。且。也。

南。齊。王。儉。自。以。博。學。多。識。過。陸。澄。澄。曰。儉。自。少。至。老。惟。好。讀。書。無。他。事。以。榮。念。今。公。少。即。執。掌。王。符。推。復。一。覽。便。諳。然。所。見。卷。帙。未。必。勝。儉。儉。不。謂。然。後。與。何。志。華。徵。事。成。感。於。澄。遂。服。其。說。余。每。讀。漢。書。舞。歎。其。親。切。有。味。非。身。有。之。弗。能。道。儉。在。齊。亦。稱。好。學。聞。澄。諷。使。書。了。然。顧。徐。而。信。即。凡。知。儉。徒。蒙。譽。為。高。耳。儉。卒。時。年。未。四。旬。方。身。柄。齊。國。入。少。負。一。時。重。望。諸。名。士。咸。出。其。門。詎。容。有。餘。力。廣。讀。異。書。今。明。崇。禮。門。致。書。尚。載。登。傳。云。

梁。沈。約。策。劉。顯。十。五。顯。對。其。兄。約。曰。老。夫。昏。忘。不。可。受。策。聯。試。故。事。第。至。十。顯。問。其。兵。約。對。共。二。又。文。載。于。德。基。年。十。二。見。希。聖。劉。顯。漢。書。十。事。漢。顯。亂。對。按。顯。於。

十。事。尚。不。能。全。得。而。載。獨。舉。對。無。餘。者。以。漢。書。當。時。執。習。者。眾。或。載。所。專。精。且。顯。或。以。重。子。易。之。事。非。甚。僻。故。也。若。劉。沈。互。采。則。廉。蘭。闕。於。鼠。穴。各。極。所。難。勢。自。不。能。無。得。失。凡。平。論。古。人。文章。學。問。務。以。此。意。求。庶。得。其。實。不。爾。則。棄。之。學。乃。過。於。對。而。沈。遠。不。及。事。實。當。哉。

張。安。道。過。目。不。忘。而。在。宋。人。中。無。聞。該。洽。此。強。記。而。不。博。聞。者。也。司。馬。君。實。幼。穉。不。慧。而。淹。通。經。史。世。號。大。儒。此。博。聞。而。不。強。記。者。也。劉。原。父。強。記。絕。人。博。聞。無。比。而。歐。其。文章。未。工。此。博。聞。強。記。而。短。於。文。詞。者。也。歐。蘇。俱。以。文章。名。世。而。安。道。訝。子。瞻。再。讀。漢。書。原。父。惜。歐。九。不。甚。讀。書。此。文章。短。缺。而。短。於。博。聞。強。記。者。也。然。歐。蘇。皆。有。功。經。學。亦。前。文。士。所。無。

宋。人。王。介。甫。在。當。時。諸。文。士。中。號。為。究。心。問。學。者。亦。偽。才。假。以。年。詎。可。量。徒。以。新。法。流。弊。并。終。身。所。善。沒。之。歐。好。古。於。金。石。頗。覩。一。班。蘇。亦。鑿。二。賦。清。空。瀟。灑。大。得。成。唐。景。趣。而。詩。反。為。事。末。兩。失。之。云。

夢。溪。筆。談。云。江。南。陳。彭。年。博。學。善。史。於。禮。文。尤。所。詳。練。歸。朝。列。於。侍。從。朝。廷。郊。廟。禮。儀。多。委。彭。年。裁。定。撰。引。故。事。頗。為。詳。洽。嘗。攝。太。常。卿。導。駕。誤。行。黃。道。上。有。司。止。之。彭。

卷四

十一

年。正。色。回。顧。曰。自。有。典。故。禮。曹。素。畏。其。該。洽。不。復。敢。詰。按。郎。瑛。類。彙。載。武。林。張。某。者。每。縱。談。古。人。詰。其。所。出。則。厲。聲。曰。太。平。廣。記。蓋。其。書。世。所。罕。也。夫。廣。記。何。秘。之。有。揚。用。脩。亦。頗。用。此。機。如。衡。波。傳。之。類。司。馬。君。實。講。經。高。村。老。難。不。介。意。真。仲。尼。徒。也。馮。夷。之。為。河。伯。其。說。遠。矣。好。奇。之。士。講。張。眩。惑。記。載。屢。繁。即。特。立。自。信。君子。亦。但。斥。言。其。妄。而。未。嘗。不。以。河。伯。為。水。神。也。乃。余。讀。于。竹。書。紀。年。而。得。其。說。為。紀。年。載。帝。芬。十。六。年。洛。伯。用。與。河。伯。馮。夷。鬪。夫。洛。與。河。國。名。也。伯。尊。也。用。與。馮。夷。人。名。也。謂。河。伯。河。神。則。洛。伯。洛。神。耶。夫。洛。伯。能。與。河。伯。鬪。矣。胡。用。之。為。神。靈。靈。後。世。而。馮。夷。獨。稱。為。耶。觀。池。十。六。年。殷。侯。以。河。伯。之。師。代。易。則。河。伯。為。諸。侯。而。馮。夷。非。神。鬼。賂。昭。矣。穆。天。子。傳。河。神。天。為。穆。王。乘。到。車。導。之。極。於。西。上。而。後。返。則。當。時。相。天。亦。造。父。齊。戎。之。屬。獲。從。穆。王。春。籍。如。後。世。所。謂。魚。身。人。首。何。以。周。旋。天。子。之。側。哉。夫。九。歌。屈。氏。之。言。而。秋。水。莊。生。之。幻。說。本。未。嘗。謂。實。有。且。絕。不。道。馮。夷。之。名。而。後。先。博。物。成。武。西。陽。從。而。為。說。以。實。之。吾。不。可。以。不。辨。亦。幸。而。得。之。竹。書。也。

鍾。呂。傳。道。記。稱。唐。施。肩。吾。撰。按。肩。吾。晚。唐。詩。人。素。不。聞。其。有。道。術。而。宋。初。編。太。平。御。覽。施。肩。吾。前。小。說。治。通。獨。無。所。謂。鍾。呂。傳。道。記。查。蓋。必。宋。世。方。士。偽。撰。託。名。唐。人。耳。

且呂一律見於鼓吹鍾二絕見於廷之昌府所收而唐人所自選集皆無之恐俱不足憑也

自昔博學而擅大辭者公孫倫左丘明東方朔司馬遷劉向楊雄曹植王執杜甫韓愈十數人耳陸澄李善華咸負書麗之譽與作者幾絕響矣漢桓譚蔡邕魏王粲劉楨管郭璞張華梁任昉沈約齊郡郭景純周庚信劉炫隋許善心李德裕唐虞世南許敬宗五代徐鉉徐鉉宋劉敞劉敞南渡洪邁尤褒元虞集吳萊蔡之前人蓋其次也

陸澄著書力殫於經年文為學困也任昉屬辭才盡於晚歲詩為學困也東晉劉畫作賦並見機執土踏踏詞場是入東賦所拘非必學問之累

王儉何遜齊之博者也而每屈於陸澄沈約任昉梁之博者也而恒苦於劉杳此專門之說也至茂先得竹筒以問廣微世南設姓譜而長李守乃一日之偶長或一曲之偏到執此以言張不如李可並虞宜為論哉

齊之有陸澄梁之有劉焯也欽中鍾錚矣然澄為左丞生不糾劾充官澄上章自理詔內外詳覈積產回檢宋興以來類例甚眾竟以廣見搜聞白衣領秩峻作山樓志

序以皇初平為兩師蓋生赤松子誤耳則對於往事有所未詳而陸於近典憤憤甚矣博古通今儒名豈易稱哉

曹冲刻舟以稱巨象懸境以舞山雞此類皆性賦所鍾靡關學問可名風慧不屬多聞

茂先燭枯木班狸現形元遜伐老桑巨龜潰體二事絕類四以語同或有一訛非必皆實余謂程既博識龜亦靈明張嘗愛木何至相苦遂令二木并喪天年惜哉漫書發讀者一笑

諸尼言所記古今博物事偶憶史傳小說中有相類者并疏左方鄭公孫倫知實沈壘昭知黃熊魯展禽知履居漢傳殺知西域金人胡僧知昆池刻灰蔡邕知焦尾琴柯亭竹魏猶康知石髓晉荀勗知勞新擊虞夏皆並知曲水張華知蛇化魏知洛鍾鳴知武庫火郭璞知壘鼠宋陸澄知崇樓門魏齊徐之才知瘡瘻梁武帝知海濱巨龜劉杳知張仲師和鸞王杰公知蛇鴉二珠知火流布知高安國鹽知天竺國鏡知八風谷酒知扶桑繭絲後魏趙逸知晉時寺址知宋世浮圖隋崔頤知藍田玉人唐李百藥知瑯琊梅和處俊知無脂羊張柬之知影城池唐玄宗知龍皮扇王維知

卷四

十二

竟義第三拍葉法善知白蝙蝠積青城王老知太玄仙衣鄭欽悅知中山石銘賈耽知虱癩知火尼知蕪粟江陵書生知息壤建中時道者知豚望又春秋陳韋知胡元折齒知鳴鶴味中人公孫知浮游晏嬰知盤庚知伊尹內史過知羊斟神射父知重黎則子知鳥官蔡墨知秦龍氏介葛盧知牛鳴師曠知絳縣老人年又知太子晉年漢東方朔知東都短人賈逵知神雀張敞知宣帝時美陽偽鼎終軍知鼠魏晉始知宋無忌姝知易中九事王粲知漢時玉佩遺數吳諸葛恪知秦熟老龜六朝雷煥知枯木照效知豐城有劍氣劉杳知桂字偏傍知姓譜血脈劉顯知獅子何色樂語

知積油為灰王僧儒知古人以石為針潘京知武陵郡名范雲知白鳥所由至裴子野知滑國績威知有新氏衛石崔曠知羊腸坂魏收知人日徐之才知蛤精杰公知六女國唐敬宗知濟水褚遂良知雄雉見秦周焦君知古岳嶺元行充知樂名名既成楊收知姑洗南張一行知帝車七曜文劉禹錫知巨額老拳詩張華更知玉卷房叔道知胡昌陳倉童子知弗述段成式知畫菩薩光五代陳陶知狼星直日陳崇實知蘇江南士人知天雞有二宋王介甫知玉樓銀海蘇子瞻知錦瑟詩黃魯直知喚起催歸劉直父知黃耳劉克知人日陸詩又知烏鬼王貽孫知男女皆跪禮李公麟

知玉璽文沈存中知棋局數胡旦知東常黃常明知孟夢丁公言知唐酒價又仲尼知玉羊元萬頃知雜合詩朱子著知燒尾事張果知漢武時鹿張龜知海蝦

墓雷伊邪玄解知龍虎玉尹拙知白馬祠舊典劉恕知五代別將行履王介甫客知虹玉圓勝語元延之知河純原起王仲行知天吳字音葉實知五押湯思退知生人掃出處又六朝王筠知寬字音五代張策知偽鼎徐鉉知象臚宋實儀知乾德四年

錢沈括知天祿元耶律楚材知角端王梵志不知名字王德和者見林禽樹有瘞大如斗破之中得小兒養至七歲能言自名曰林木梵天姓王氏後改名見廣記

白玉蟬本姓葛除去草頭以謝天地父母除去句曲以謝兄弟妻子以中日字加撇為姓

王喬尤易辨清古今未有了此者楊用修王元美危言俱以為有二人余別考得三人自謂足據近復德之誤也仙家王子喬傳子喬即太子喬字子喬遇浮丘公授以至道於緱山乘鶴上昇時人觀者咸曰王子登仙遂言曰王即吾姓因遂稱王子喬并葉縣為令飛鳥之王喬相人為令食芝之王喬其為三人無疑

卷四

十三

洪崖先生傳云洪崖先生者或云黃帝之臣伶倫也得道仙去性張氏帝克時已三  
千歲矣陶弘景真誥云洪崖先生今為青城洞真故青城山有洪崖洞真天師五岳  
朝儀云青城山洞周回二千里昔洪崖先生服珞珣花隱去代為青城真人據此則  
古崖治青城山甚明然傳又云洪崖山在豫章之西山有仙壇臨井上為洪崖煉丹  
處五春白也崖如丹合圖深餘為洪崖煉藥處則又似言豫章何耶蓋青城為古洪  
崖所理無疑而豫章則唐張道先生隱處也或疑洪州是開皇時改名在唐前然則  
豫章固舊有茲山張道隱焉而井白則崖之遺迹亡也設克前安有張姓其謂張  
姓者斷因唐之洪崖而說矣

洞賓傳云洞賓名或通中舉進士不第值巢賊為擾攜家隱居終南學老子法以此  
知洞賓乃唐末人此皆吳說蕭東夫呂公洞詩云復此經過三十年唯應巖谷故依  
然城面老樹朽為土層外惟松青拂天枕上功名祇擾擾指端變化又玄玄乃主包  
與起衰病藉首秋空一劍仙第五句誤用呂翁事又唐逸史程師承藥兩處建樓  
有呂主者居二邑間為童兒時畏聞食氣唯食黃精曰覺輕健耐風寒見文字及人  
語事不忘母及請林每勸其食不從後以精脂置酒中強使飲生方固指已嗑吸其

卷四

十四

無忽一黃金人長二寸自口出即仆目回倦移時方起先是生年近六十鬚髮如漆  
至是皓首恨愧垂涕再拜謝去之茅山不知所終  
禪家五宗極臨濟為盛倡自黃蘗睦州皆大機透悟而臨濟自一悟後幾橫徑徑迴  
出常懷歷世五傳知識不之至宋初而石霜再振黃龍楊岐二派遂遍海宇度南而  
後徑山復出舉代趨風宋太史所謂若聖若凡無不瞻仰自臨濟一宗觀之非虛語  
也然大慧後嗣者式微而紫陽廣漢金溪四明輩出儒術復大成於當時諸流又  
落莫矣考程那波道伊洛日正黃龍楊岐後而大慧前是時釋門亦稍式微足徵吾  
道與異端相高或竟若符契也  
海雲之後有法雲即中峯明本也趙承旨極重之事以師禮奉堂章撰塔碑本自作  
歷代祖師像讚始少林至臨濟臨濟至石霜石霜傳楊岐楊岐至五祖演說覺勤虎  
丘隆天皇華密密際密印先佛鑑記雪岩欽欽傳高峯妙凡距臨濟一十八世妙傳  
明本總之楊岐法也元世之顯者僅數人自諱皆其子孫云按右所傳詳派自天皇  
傑以上並見五燈會元蓋南岳下十七世也密印而下會元所不列故詳著之以補  
宋太史之缺文雲兩弟子持戒覺溫臨濟迨至宋遂無持起者僅雲實天教家曹

洞則授子芙蓉差著元管寥寥蓋自唐後禪流顛末大藥具此矣  
貫休號禪月大師吾邑人以詩名晚唐五代間姓姜氏字德隱人所共知紫傳燈錄  
又有姜氏子出家名有煇亦婺州人則吾郡有二名僧一能詩一悟道皆姜氏可謂  
奇矣

傳燈所錄燒尾居婆供一庵至常令一十七八女子送食一日令女子將庵主抱定曰  
正兒麼時如何答曰枯木倚寒巖三冬無煖氣婆問之云我二十年止供養得個俗  
漢遂遣出脫却此庵主不以可敬亂心在儒家庶幾柳下道風而禪門以為俗漢  
故知此理當別論也

趙州見一尼來谷州以手拍之尼曰南有這箇在州曰却是你有這箇在此非禪門  
中儀律禪者當機顯用則不拘知此見燒尾老樵亦具少知識

門或新話云世傳玉荆公嘗問張文定公曰孔子去世百年生孟子亞聖後絕無人  
何也文定公曰豈無又有過孔子上者公曰誰文定曰江南馬大師汾陽無業禪師  
雪峯石頭丹霞雲門是也公嘗聞豈不甚解乃問曰何謂也文定曰儒門沒得收拾  
不任皆歸釋氏耳荆公欣然歎服其後說與張天覺無凡數言曰達人之論也

卷四

十五

徐鉉入聘

國初三徐名著江右皆以博洽聞中朝而聘者鉉又其白眉者也會備選職之貢  
省定來及境例差官押伴朝臣皆以詞令不及為憚宰相亦藉其選請於藝祖至皆  
曰姑退朝朕自擇之有頃左瑞傳宣殿前召具殿侍中不識字者十人以名入衣單  
點其中一人曰此人可在廷皆驚中書不敢議趣使行殿侍者慌不知所蹤薄舉覆  
已竟往渡江始燕騎省詞鋒如雲旁觀駭愕其人不能答徒唯唯騎者巨測強詰而  
與之言居數日既無與之購復者亦勉且默矣

張元吳吳

景祐末有二狂生曰張曰吳皆華州人薄遊塞上現覽山川風俗慨然有志於經略  
恥於自售故意詩酒語皆絕倫驚人而邊帥奉安皆莫之知無所適聞夏首有  
意窺中國遂叛而往二人自念不刀出奇無以動其聽乃自更其名即其都門之酒  
家劇飲終日引筆書壁曰張元吳吳來飲此樓運者見之知非其國人也遂其所想  
執之夏首詰以入國問諱之義二人大言曰姓尚不理會乃理會名孔時實實未更  
名且用中國賜姓也於是味然異之曰尊龍用事實元西事蓋始此其事國史不書

詩文雜見於田承君集沈存中筆談洪文敏客齋三筆其為人概可想見文敏謂二人名偶與首同寔不詳其所以更之意云

富翁五戒

東陽陳同父高學奇跌宕不羈嘗與客言昔有一士隣於富家貧而屢空每及其隣之樂旦日夜冠帶而請焉富翁告之曰致富不易也子歸齋三日而後予告子以其故如言復歸乃命待於屏間設高几納師資之贖楮而進之曰大凡致富之道當先去其五賊五賊不除富不可致請問其目曰即世之所謂仁義禮智信是也士胡虛而退同父每言及此輒掀髯曰吾儒不為五賊所制當成何等入耶既魁矣且多士一命而卒先一年嘗以註誤繫大理光宗知其名特詔赦之是歲臘傳有因廷策指時政之失而及其事者名亦在鼎甲聯籍入圍司同父見之不悅終朝集如始見云

機心不自覺

秦檜在相位頗指所欲為上下奔走無敢議者曹泳戶天府民間以之見報告檜莫售日罵而爭因白之檜檜笑曰易耳即席命召文思院官未至起者絡繹奔而來巫諭之曰道得旨欲變錢法頗公依舊夾錫樣鑄一錢將以進入盡廢見銀不厭約以翌午畢事既官不敢遠唯而退夜呼工輸液將以及期富家聞之大震蓋檜宿藏爭取金粟物價大昂泉溢於市既而檜上省寂無所聞矣都堂左檜前有檜每著實檜嘿數馬忽亡其二不之問一日將排馬忽顧謂左右取斧伐樹有親吏在旁倉卒對曰實甚佳去之可惜檜反顧曰汝盜吾馬吏叩頭服蓋其機穿根於心雖蒐瑣弗自覺此所謂莫見乎隱者亦可歎也

天子門生

盤石趙廷以結興年未魁集英之唱後三年以故事召歸為校書郎時秦檜老矣恬權殺天下善類以立威縉紳脅息趙廷一見光範檜適喜欲收拾之問知其家尚留蜀曰何不俱來趙對以貧未能檜顧更喜囑有頃奉黃金百星以出曰以是助舟楫費趙出不意力辭之吏從以出同舍郎或勸以毋拂檜意者趙正色曰士有一介不取予獨何人哉君謂水山足持乎勸者縮頭走吏不得已歸檜不以其言白檜已不樂居久之語浸聞檜大怒曰我後趙廷如猶狐兔耳何物小子乃敢爾那風知臨安府曹泳羅致其謀策而先張本於上曰近三館士不檢願多與官邸通臣將廉之其醜禍不淺矣會得疾十月而有絳巾之招高宗更化微聞其事十一月五

詔兼官朱卿總復名對權著作佐郎謂之曰卿乃朕自提秦檜日厲士曾無一言及卿以此知卿不附權實真天子門生也又曰兩王方學詩莫有以切磋之上意蓋欲以此破前說趙之未嘗實為宋川食幕總領行中有子預薦意其為類試官密以文屬之趙不答緘擲几下既而符氏子不預檜總因以他事詔撤之甚峻然卒不能淹趙之介特存守蓋已見於初筮云

一言悟主

石湖五朝多奇節其為西掖時上用知閣門事樞密郡承旨張說為食書滿朝譁然起爭上皆弗聽范既當制朝士或過問當視草與否莫不應獨檜聲曰是不可以空言轉問者不恤又詳然謂范黨近習取顯位范亦不顧既而廷臣不得其言有去者范詞猶未下忽請對上意其弗繼知其非以說事檜納甚溫范對久將退乃出詞頭納檜前玉色遽厲范徐奏曰臣有引諭願得以聞今朝廷尊嚴雖不可以下擬州郡然分之有別則略同也閣門官日日引班乃今即與諸吏耳執政大臣伴貳比也陛下作福之機固無容議但聖意以為有一州郡一旦驟拔客將吏為通判職曹官願謂何邪官屬縱俯首吏視聽又謂何邪上露成沉吟曰朕將思之明日說罷後月餘范曰去上曰卿言引班事甚當朕方聽言納諫乃欲去耶既而范竟不安於位以集檜帥解明年春說遂申命實軌道八年也悟主以一言之頃理明辭正雖不能終檜猶足為公議立赤幟云

宋孝聖慈字

光堯既與子孝愛日隆每問安北宮問及治道時孝宗銳志大功新進遂意務為可喜故每落淳熙中上益明習國家事老成無用矣一日躬朝德壽從容臨玉音曰天下事不必乘快要在堅忍終於有成而已上再拜請書紳歸而大揭於德殿殿壁辛丑歲將廷策多士貢名者或請時事於朝路問其語而不敢形於大對且慮於後文不安帖僅即其近信為立憲或曰待守或曰無終既而御集英殿唱幸執進議獨有一卷子首曰天下未嘗有難成之業人主不可無堅忍之心上覽而是之遂為第一蓋總權也獨伯兄常誦此事謂凡文字明白痛快當如此子聞於其家劉達夫

欽慕故事

苗劉之亂王兵向闕朱忠靖勝非從中調護六龍反正有詔以二山為淮南兩路制置使全權辦曲之任時止彥有快乘與兩走之謀傳不從朝廷微聞而憂之幸其速

去其屬後進為畫計使請欽卷既朝競送道堂袖以悅忠靖曰上多二君忠義此  
必不吝顧更取筆判奏行給賜今所屬按詳故事如法製造不得任漢一凶大喜是  
夕遂引逸無復譯考時建文三年四月己酉也明日將朝即官宿和滿院白急送  
事命延之入傳曰昨得堂帖給賜二將致券此非常之典今可行乎忠靖取所持帖  
顧執政東閣同問忽爾問曰檢詳故事曾檢得否曰無可檢又問如法製造其法如  
何曰不知入曰如此可給乎執政皆笑傳亦笑曰已得之矣遂送後傳論功建一官  
忠靖嘗自言其事云

優伶詠話

泰增以紹興十五年四月丙子朔賜第望仙橋丁且賜銀錢萬匹兩錢千萬餘千練  
有詔就第賜宴似以教坊優伶率執成與中席優長請致語退有參軍者前哀禮功  
德一伶以荷葉文倚從之詎語雅至賓歡既洽參軍方拱揖謝將執儀忽墜其幘頭  
乃總髮為髻如行伍之中後有大巾鏤為雙螭伶指而問曰此何鏤曰二勝鏤遠  
以朴擊其首曰爾但坐太史交倚請取銀絹例物此鏤掉腦後可也一坐失色槍怒  
明日下於戲有死者於是語案始益繁焉今伶等嘲補蓋其末流焉

卷四

十八

太歲方位

建隆三年五月招惜修大內時太歲在戌司天監以興作之禁移有司毋得西北陽  
華祖按視見之怒問所籍司天以其書對上曰東家之西即西家之東太歲果何居  
馬使二家皆作或且將誰凶司天不能答於是即日撤撤一新之今世士大夫疏於  
遠理者每易一樓覆一義齒齒拘泥不得即決稽之聖言思過半矣

憲聖護醫

憲聖后在憲福慶元丁巳朔廷方卜朝而后不豫始猶自強起曰上始領不可以吾  
故瀕溘思救左右勿卷十一月乙巳還御端門拜育政事趣駕至宮而大漸矣先是  
旬日忽寢疾侍醫進藥輒却之成謂其故喟然曰吾壽八秩而以醫累人私意慈王  
溼之得罪也故廟社之議曰御藥輒進務全獲醫蓋紀實云京統公鐘時嘗嘗親  
為容憲聖所謂只此日去元頃他百官其達死生之變真若出一揆也

蟻蝶圖

棠禍既起山谷居黔有以屏園遺之者蟻蝶翩翩舞於蛛絲而隊蟻惶惶其間題  
六言於上曰胡蝶雙飛蝶舞翩翩然革命網羅蟻蟻爭收墜葉助歸去南柯夢草間

又建於宜園偶為人攜入京繫於相國寺蟻蝶奪得之以示元元長大也將指為  
慈聖重其賤會以計來任兵其在黔嘗摘香山句為十詩卒竟曰病人多夢醫因人  
多夢教如何春來夢合眼在柳社一時網羅之味蓋可想見然余觀其前篇又有冥  
懷齊遠近要順隨南北歸去誠可憐天運住亦得之句浩然之為又有百折而不  
者存蟻計在矣

泰增死報

泰增擅權久大謀殺以賜善類末年因趙忠簡之子汾以起微謀盡覆張忠獻胡文  
定諸族林寺寒牘上矣增時已病坐格天閣下吏以牘進欲落筆手顫而汗亟命易  
之至再竟不能字其妻王在屏後推手曰勿勞太師增猶自力竟作於凡遂伏枕數  
日而卒故事大解諸公僅得全初汾就選自必死然竟不知如何罪囑其家曰此  
行無全現脫幸有恩言當於餽食中實肉突屬一以為信母志既入獄月餘無所聞  
重日施滂醴求死不可得一日正晝實之聞屋仰解之使視樣樣偶見屋上一竅如  
錢微有日影須臾稍轉射屋上一有一反子汾解意亟承異謀遂得小挺推數尋以侍  
蓋忽外致食於堂滿其中皆笑屬汾泣曰吾約以一而今乃多如是始知我既而微

卷四

十九

吏皆來賀即日脫械出則槍聲鐘給轉矣忠獻是時居承亦微聞當路意汾既繁所  
夕不自安且念為太夫人憂不敢明言忽外間報中都有人至出視一男子喘卧  
簷下殆不能言方吉山巨測求環視縮頭忠獻素堅定於是亦色動有頃旋之坐稍  
離以湯餌而勉猶未出語重數指腰間索之得片紙蓋故吏聞槍計走介呈馳至近  
郊益奔程欲逃是以顛蹶頃刻之間堂屏惟聲如雷王盧漢在夜即即守承風侍以  
因緣至不允旬呈通郵簡至張燕公堂以台之盧漢怪前此未之有不敢赴退者余  
謹不得已趨詣龍燕之明氏始聞其事中蓋先符之矣故盧漢既得自便之命題詩  
壁間曰辰州更在武陵西每望長安信息稀二十年與歸紳禍一終朝失相公戚外  
人初說可以病遠道依關還客歸當日弄權誰敢指如今憶得姓依絲蓋志喜也同  
時謝任伯之子景思飯家在天台為郡守劉景所捕既至而改禮王仲言揮塵錄詳  
紀之與夜即守略同是知增德惡得能為善類之福不賢要非幸也

王盧漢送胡忠簡

胡忠簡既以己新泰權振新州之禍直聲振天壤一時士大夫畏罪稱去莫敢與  
立談獨王盧漢廷廷詩而送之今二篇刻集中曰貴封初上九重關是日清都虎豹



開百辟動容觀秦嶺幾人回首愧朝班名高北斗星長上身體南州瘴海間豈待他  
年公議出漢庭行名賈生還大厦元非一木支欲將獨立柱傾危痴兒不了官中事  
男子要為天下奇當日春改昏曉落平生忠義只心知端能飽吃新州飯在處江山  
足護持於是有以聞於朝者檜蓋怒生以謗訕流夜郎年七十既而禮死履漢因謹  
韓文公狂虎行復作詩寫意曰夜讀文公狂虎詩云何虎死忽悲啼人生未省向來  
事虎死方羞前所為昨日猶能食飲教今朝無計奈孤狸我曾道汝不了事喚作痴  
兒果是痴蓋復前說也尋許自便孝宗初政召對露合詔曰王廷珪粹然者儒凍有  
直節頃以言語文字抵牾權臣流落排根殆踰二紀召對便殿敷奏詳華可特改左  
承奉即除國子監主簿廷珪不留乞崇道潤官去乾道六年再召對便殿上又留之  
不可乃召復祿以祝釐後告老終於家壽九十二其再召也廟堂欲予一子官既而  
不果識者謂之忠得壽而澤不及嗣天人報施猶若少偏時又有朝士陳剛中三山  
寓公張仲宗亦以作啓與詞為餞而得罪檜之怨忠簡益流馳不少置也

進册后

國初進册后始於孝惠建隆三年四月進册為皇后乾德二年三月諡曰孝惠太常  
禮部太尉弟開封尹奉册繼之者淑德懿德章懷睿穆溫成明達明節成穆凡  
八行焉母后又不與也惟明道二年十月三十日進册美人張氏為皇后十一月三  
十日詔進册皇后官皆裝黃進入內是時郭后正位中宮仁宗進念遺徽特索位號  
故不盡用后制然以儷體家極乃含册用告下傳妃嬪雖曰欲從殺禮然予名捐實  
訂禮者要失所据矣其後溫成卒奉册孫威河以樞密副使力爭不肯行事亦可見  
當時之公議焉

紹興儲儲

大父邪王飛紹興十年出師北征密疏建議儲儲高宗賜御札有曰覽卿親書來深用  
歎嘉非快誠志誠則言不及此今案章藏於家可考而見一時張成作歌記誤載於  
七年而有衝風吹紙之說珂所上顯天辨証一番固首辨之矣然或者以為高勳舊據  
兵在外不當與大計故足以致禍尾珂謂不然據按漢武帝三王之封霍去病待罪  
行風宜專邊塞之思慮幕帳中野無以報乃致惟他議以干用事者誠見陛下憂勞  
天下哀憐百姓以自志虧勝朕積罪即願皇子賴天能勝衣趨拜至今無就位師傅  
官陛下本讓不讓臣私重不敢越職而言臣竊不勝犬馬昧死願陛下詔有司因

感夏吉時定皇子位唯願陛下幸察則曰下御史唐李晟在鳳翔亦嘗曰魏證以直  
言政太宗竟拜上真忠臣也行軍司馬李叔度曰彼猶紳儒者事公勳德何希是晟  
曰君失職晟幸得備將相苟容身不言豈可謂有犯無隱耶是非惟上所擇爾投度  
怨此最明證去病是時蓋為駸駸將軍以功蓋置大司馬與大將軍衛青並為之晟  
即度鳳翔陳右遷原軍行營副元帥皆正推兵云

漢高祖與項羽戰於彭城大敗勢甚急證魯元宮主惠帝棄之夏侯嬰為收載行高  
祖怒欲斬嬰者十餘借使高祖一時事急不能存二子而棄之他人能為收載豈不  
幸甚方當德之何至怒而欲斬之子唐高祖起兵汾陽時建成元吉楚哀王智雲皆  
留河東獲蒙隋購之急建成元吉能聞道赴太原而智雲以幼不能逃為史所誅亦  
豈不能少緩須臾以須其至而後起義哉二祖皆創業之君而於父子之義其薄若  
此豈國大事者不暇顧其家乎彼唐祖者直墮世民之誅猶可恕也若漢祖則杯羹  
之事尚忍施之乃翁何有於兒女哉

卷四

四皓之名見於法言漢書樂書多不同前輩嘗辨之王元之在汝日以詩寄畢文簡  
曰未必頭如栲里子定應頭似夏黃公文簡謂栲里季夏當為一人黃公則別一人

也杜詩云黃綺終辭漢王逸少有尚想黃綺陶詩云黃綺之南山又云且當從黃  
綺南史記李緒辭梁武之台云周德雖興夷齊不厭薇飯漢通方感黃綺無間山林  
蓋各以首一字呼之於是元之遂改此句後皆以文簡為據然漢刻四皓神生一曰  
園公二曰綺里季三曰夏黃公四曰角里先生按三輔舊事云漢惠帝為四皓作碑  
當時所鑄必無誤蓋然則元之所用非誤也蓋昔人論四皓或云園綺或云綺夏亦  
未必盡舉首一字或謂明自讀作綺里季夏不可知周度曰進綺季之迹世說曰綺  
季東園公夏黃公角里先生謂之四皓書有綺里先生季其字也則是為夏黃公蓋可  
信矣按風俗通紀楚甯縣之後為園公移公之子胤其後為姓至襄博士述難乃改  
為園陳留風俗記乃園綺所撰蓋園公自是泰博士周庚以嘗居園中故謂之園公  
陳留志謂園公名東字宣明泰伯喈集有園典魏有園文生皆其後也古字棟與角  
字通用故樂書作棟鄭康成於禮書角皆作棟陳留志則又作角唐李浩嘗辨之矣  
然史記留侯世家註云東園公姓廣以居園中故以為號夏黃公姓廣名廣字少通  
齊人隱居夏里故號夏里公角里先生河內人太伯之後姓周名術字無通京師號  
曰霸上先生一角里先生此又何邪又吳俗紀云先生吳人姓周氏舍太湖中有蔡





曰橘花垂蔭碧蘭干。此地曹經柳殺備卿亦有書吾肯寄。汲深千尺難鑿時林月  
漸明。隱隱見橘袖影中。一美人掩映。若隔烟霧。却前送吟曰。橘花如雪晚風清。迢遞  
關山春華驚。明月一天涼似水。不堪重昔舊時情。即追討其跡。香不可得。質明欲開  
地祠之。鋤下。確然有聲。得一石碑。題曰龍井神女祠。因建宇於其上。

宦官妻。石顯傳。丞相御史條奏。顯惡宦官。與妻從歸。故。憂死。唐高力士娶呂玄晤  
女。國妹李輔國。帝為娶元。權女為妻。宋梁師成妻。死。蘇叔業。范溫。皆妻。經臨死  
瑞蓮。二如元。末。施州。向氏。譚氏。二女。相與濯手於仙女池。遂生嘉蓮。時。偏。夏。明。玉。珍  
據。四川。命。選。宮。嬪。二。女。皆。在。選。中。向。氏。立。為。后。譚。氏。退。還。乃。自。投。池。中。而。死。

說今

甘露。洪武二年十月。甘露降於乾清宮。後苑。蒼松。上。宋。濂。作。錄。又。六。年。癸。丑。正。月。四  
日。丙。午。上。御。武。樓。便。閣。勅。取。膏。露。於。宮。中。盛。以。翠。甕。用。金。灼。煉。水。二。升。以。露。投。之。上  
取。約。中。濕。二。內。侍。舉。蒸。承。之。渣。滓。已。淨。重。澆。以。絳。紗。囊。上。飲。一。爵。分。賜。御。史。中。丞。楊  
寧。贊。善。大。夫。宋。濂。其。味。甘。如。飴。而。不。膩。其。氣。清。於。蘭。而。不。艷。又。八。年。十。一。月。十。八。日  
上。詣。圓。丘。見。森。松。極。杪。露。水。凝。枝。垂。懸。上。下。有。若。明。珠。安。峰。交。雜。採。而。啜。之。甘。如。錫

卷四

二十四

糖。嘉靖某年十一月冬至日。甘露降於承天園。松樹守臣貢之。以賜大學士夏言。  
疏謝。有曰。蜜醇水瑩。傾仙掌於雲中。委素流甘。結珠珠於林表。稽首以當。憶金莖之  
沈澁。入口而化。疑玉杵之玄霜。云云。晉中興書曰。甘露降者。老得敬。則松柏相受之。尊  
賢容眾。則竹葉受之。甘露者。仁澤也。一名天香酒。有朱露。丹露。玄露。青露。黃露。白露  
之異者。五行之異果也。

風變。隆慶二年戊辰正月元旦。大風。走石。飛沙。天地昏黑。錢唐湖。市。新。馬。頭。官。船。火。起  
沿。燒。民。居。二。千。餘。家。官。民。船。舫。焚。者。三。四。百。隻。死。者。四。十。餘。人。至。初。八。九。日。民間。說  
言。朝廷。點。選。織。女。女。子。七。八。歲。已。上。二。十。歲。已。下。無。不。昏。嫁。不。及。擇。配。東。送。西。迎。街  
市。接。踵。勢。如。抄。奪。甚。則。畏。官。府。禁。之。黑。夜。潛。行。惟。恐。失。曉。歌。笑。泣。之。聲。嗷。嗷。連。旦  
千里。靡。沸。無。間。大小。長。幼。美。惡。貧。富。以。出。門。得。偶。即。為。大。幸。雖。山。谷。那。落。之。紳。士。夫  
詩。禮。之。家。亦。昏。不。免。一。富。家。偏。僱。一。錫。工。在。家。造。鐵。器。至。夜。先。有。女。不。得。其。配。又。不  
敢。出。門。擇。人。乃。呼。錫。工。曰。急。起。急。起。可。成。親。也。錫。工。睡。夢。中。茫。然。無。知。及。起。而。暮。桂  
兩。眼。則。堂。前。燈。燭。輝。煌。主。翁。之。女。已。艷。粧。待。聘。矣。又。一。家。相。約。黑。夜。送。女。往。則。巷。門  
鎖。柵。未。啟。門。內。一。貴。豆。腐。者。曉。起。磨。豆。見。之。偶。無。妻。室。固。不。肯。磨。強。要。而。成。親。女

父。換。天。明。又。見。其。人。少。年。數。日。亦。得。亦。得。即。以。女。與。之。又。一。人。約。一。婿。家。及。送。女。往  
則。又。一。家。送。女。先。入。門。正。結。花。燭。矣。後。去。者。單。之。皆。曰。奈。何。奈。何。女。父。既。極。曰。吾。女  
亦。當。送。君。為。副。室。也。於。是。三。人。同。拜。遂。得。二。妻。焉。又。說。言。并。遠。妻。婦。伴。送。入。京。於。是  
孀。居。老。少。之。婦。亦。皆。從。人。有。人。為。詩。曰。大。男。小。女。不。須。愁。富。貴。貧。窮。對。頭。堪。笑。一  
班。貞。節。婦。也。隨。罷。詔。去。風。流。因。德。大。元。後。至。正。丁。丑。六。月。民間。謠。言。朝廷。將。采。童。男  
如。以。搜。羅。難。為。奴。婢。且。俾。父。母。護。送。抵。直。北。次。剋。故。自。中。原。至。江。南。男。女。年。十。二。三  
已。上。便。為。昏。嫁。六。禮。既。無。片。言。即。合。時。吳。僧。子。庭。有。詩。戲。之。曰。一。封。丹。詔。未。為。真。三  
杯。淡。酒。便。成。親。夜。來。明。月。樓。頭。望。惟。有。短。娥。不。嫁。人。蓋。與。為。風。命。令。之。象。又。為。少。女  
風。自。火。出。故。元。旦。先。火。而。災。及。家。人。海。曰。四。氣。皆。亂。故。風。又。曰。眾。逆。同。志。至。德。乃。潛  
厥。異。風。

輿地。我朝輿地之廣。縱一萬九百里。橫一萬一千七百五十里。此寰宇通衢。四至延  
袤之數。隋大業初。內史舍人。實威。崔。祖。濬。贊。治。侯。偉。等。撰。區。宇。圖。志。五。百。餘。卷。又。著  
丹。陽。郡。風。俗。乃。以。吳。人。為。東。夷。帝。不。悅。遣。柳。達。宣。勅。責。之。謂。無。次。序。各。賜。杖。即。日。復  
遣。秘書。學。士。十。八。人。修。十。郡。志。內。史。侍。郎。虞。世。基。總。檢。卷。頭。有。圖。故。山。川。則。卷。首。有  
重。脩。之。可。也。

卷四

二十五

山水圖。敘郡國。則卷首有郭邑圖。敘城隍。則卷首有公館圖。其圖上。山川。城。邑。題。字  
極。細。並。用。歐。陽。蕭。書。若。我。朝。一。統。志。其。中。考。據。不。精。體。式。未。備。甚。有。重。複。可。厭。者。須  
天子。附。太。祖。建。都。金。陵。啓。於。尚。書。陶。安。和。尚。金。碧。峯。成。祖。建。都。金。臺。啓。於。尚。書。李。至  
剛。和。尚。姚。廣。孝。弘。治。四。年。十。月。興。王。奏。稱。臣。聞。衛。輝。府。地。形。瘠。窪。遼。年。黃。河。溢。乞。照  
崇。吉。等。王。更。改。所。封。地。方。乞。將。湖。廣。安。陸。州。撥。歸。與。臣。况。本。州。舊。有。梁。王。等。王。府。基  
易。為。改。造。孝。宗。准。奏。遷。徙。今。獻。陵。之。南。五。泉。野。古。名。天。子。墓。今。呼。天。子。岡。我。朝。初。封  
鄂。王。於。安。陸。及。府。而。竟。乃。應。今。兆。也。  
都。燕。職。元。世。祖。問。劉。太。保。曰。今。之。定。都。惟。上。都。大。都。耳。何。處。最。佳。劉。曰。上。都。國。祚。短  
民。風。滯。大。都。國。祚。長。民。風。溥。遂。定。都。燕。之。計。上。都。元。今。遼。東。口。外。大。都。元。大。興  
府。即。今。順。天。府。大。興。縣。地。今。京。師。禁。中。之。瓊。花。島。梳。粧。臺。皆。今。故。物。臺。今。說。為。蕭。太  
后。梳。妝。樓。本。金。燕。山。故。城。之。東。北。隅。元。改。為。萬。歲。山。今。在。禁。中。西。南。方。章。宗。建。臺。與  
李。妃。登。焉。得。句。云。二。人。土。上。坐。妃。即。對。曰。一。月。日。邊。明。時。皆。以。擊。抄。誇。之。今。為。大。明  
建。都。之。地。其。先。兆。也。

曆元洪武十七年欽天監博士元統言。今曆雖以大統為名。而積分猶按時之數。見授時之法。以至元辛巳為曆元。至洪武甲子。積一百四年。以曆法推之。得三億七千六百一十九萬九千七百七十五分。經云。大約七十年而差一度。每歲差一分五十分。辛巳至今。年遠數盈。漸差天度。擬合修改。臣今以洪武甲子歲冬至為大統曆元。推衍庶幾可成一代之制。書奏。上。是其言。權統為監正。其後二十六年。欽天監監制李德芳言。故元至元辛巳為曆元。上推往古。每百年長一日。每百年消一日。永久不可見。今監正元統。改作洪武甲子曆元。不用消長之法。非是。今當用至元辛巳為曆元。及消長之法。方合天道。疏奏。元統復爭之上。曰。二統皆難。適七政交會。行度無差者。為是。自是欽天監造曆。以洪武甲子為曆元。仍依舊法推算。不用提法。回回曆。回回曆者。相傳西域馬可之地。年號阿刺必時。異人馬哈麻所作也。其元起於隋開皇十九年己未歲。其法常以三百五十九日為一歲。歲有十二宮。宮閏日。凡一百二十八年。閏三十一日。又以三百日。歷千九百四十一。年而宮月甲子。再會其白羊宮第一日。日月五星之行。與中國春正定氣日之宿。直同。其用以推步。分經緯。著陵犯之占。曆家之最精密者。元末時。其曆始入中國。我朝造大統曆。得西域人之精

卷四

二十六

於曆者。於是命欽天監。以其曆與中國曆相推步。至今用之。按洪武壬戌十二月。秋翰林編修馬沙亦黑馬哈麻。有曰。大將入胡。都得秘藏之書。數十百冊。乃乾方先聖之書。中國無解其文者。爾爾道學本宗。深通其理。命譯之。今數月。測天之道。甚是精詳。想即此曆也。兩木蘭。韓氏保寧民家女也。明玉珍亂蜀。女恐為所掠。乃易男子飾。托名從軍。調征雲南。往返七年。人無知者。雖同伍亦莫覺也。後遇其叔。一見驚異。乃明是女。攜歸四川。當時皆呼曰。貞女。黃善聽。應天淮清橋民家女。年十二。失母。其姊已適人。獨父業販線。香憐善聽。孤幼無所寄養。乃令為男子裝飾。攜之旅遊。屢聞者數年。父亦死。善聽即詭姓名曰。張麟。仍習其業。自法。同輩有年長者。亦販香自金陵來。不知其女也。約為火伴。同寢食者踰年。恒稱有疾。不解衣。夜乃澀。弘治辛亥。亥正。與英皆返南京。已年二十矣。巾帽往見其姊。仍以姊稱之。姊言。我初無來。安得來此。善聽乃笑曰。弟即善聽也。泣語其故。姊大怒。且誓之曰。男女亂。辱玷辱我。甚矣。汝雖自明。誰則信之。因遂不納。善聽不勝憤懣。泣且誓曰。妹此身。苟有死而已。須令明白。以表寸心。其鄰即德善居。於那呼驗之。乃果處子。始相持。謝手為男。男子裝。越日

其來候。再約。同往。則善聽出見。忽為女子矣。英大驚駭。問知其故。快挾而歸。乃告其母。母亦嗟歎不已。時英猶未至。母賢之。即為之求婚。善聽不從。曰。妾竟歸。英保人無疑乎。交親鄰里。來觀。則泗涕橫流。所執益堅。眾口喧傳。以為奇事。殿衙聞之。乃助其聘禮。刊為大婦。嗚呼。觀此二貞女。則雖南齊之東陽。五代之臨昂。黃茶。又何以加之。可謂我朝兩木蘭矣。事遠者。女名變服為丈夫。仕至揚州。從事黃茶。見詩女史。有女狀元春桃記。王烈女王氏者。山東人家。第八歲。曾與淮安倡家。及長。即知處身失所。欲脫去。無計。倡婦百般誘之。執意不為。一日。強使與上客合。因涕泣謂客曰。妾本良人女。因貧。致致此。妾久思死。未及見父母。一訣耳。今忍逐汗。吾身即引刀自刎。客大驚駭。抱救不及。事聞於官。令厚葬之。後有吳主事在淮。一夕。夢女號泣。拜堂下。驚問之。對曰。妾烈女王氏也。具陳其故。且言家居五墳上。願君白之。黎明。吳君訪得其墓。遂令修葺之。復會張御史。疏開建祠祀之。嘉靖年間事。鬼麻。蕭怒公為諸生時。忽窗外有巨心。持一扇。已誌公醉中。即揮筆書曰。大造乾坤。手重拔。社稷。其人。大驚。悲躍而為。乃鬼也。所遺扇。則蕉葉一片耳。二十七

卷四

二十七

八駝成祖八駝名。龍駒戰於鄆村。嶺中。箭都指揮尹。尹拔赤先。戰白溝河中。箭都指揮。亞失。派木兒拔。烏先戰東昌中。箭都督。曹信拔。飛先戰夾河中。箭都指揮。猶兒拔。燕實。戰城。中箭。都督。麻子。帖木兒拔。銀福。戰宿州中。箭都督。不。賴。冷。聖。拔。妻。驕。戰小。河中。箭。安。順。侯。脫。火。赤。拔。黃。馬。戰。靈。坐。中。箭。指。揮。羅。兒。拔。學。士。劉。定。之。詠。之。夫。靖。難。八。駝。皆。成。祖。所。成。而。皆。臨。陣。中。箭。又。皆。首。人。為。之。拔。馬。亦。已。奔。矣。况。駝。皆。傷。而。成。祖。聖。躬。無。虞。以。重。光。大。明。之。業。不。亦。尤。大。奇。駝。也。故。因。繪。之。為。八。駝。圖。視。周。穆。王。之。八。駝。唐。太。宗。之。八。駝。越。當。萬。里。矣。龜。孔。子。曰。龍。食。於。清。游。於。清。適。食。於。清。游。於。清。丘。上。不。為。龍。下。不。為。魚。中。止。其。龜。與。周。禮。言。龜。四。時。所。生。者。不。同。未。聞。有。五。色。者。嘉。靖。四。十。一。年。陝。西。款。官。王。金。表。進。五。色。龜。云。得。之。終。南。山。朝。廷。告。廟。錫。之。以。官。龍。駒。弘。治。間。徐。德。祥。風。之。任。江。西。偶。見。河。有。第。七。頭。七。色。異。龍。從。者。擊。之。俱。向。曠。野。飛。去。所。過。之。地。盡。成。川。澤。始。知。是。龍。所。變。也。大。馬。詩。漢。書。安。息。國。有。大。馬。鹿。廣。志。曰。大。爵。頭。及。膚。身。跡。似。索。駝。色。蒼。鬚。頭。高。八。尺。張。翅。大。欲。食。大。米。我。朝。有。馬。大。如。驢。集。於。南。京。五。鳳。樓。上。想。即。此。馬。

玉堂書花室廟辛又湖閣命於右築石臺植淡紅芍藥一本景泰祖增植二本左純包右深紅後學士李賢命之以美名曰醉仙蘇淡紅也曰玉帶白純白也曰宮錦紅深紅也與眾賦詩曰玉堂書花集

男雙女陸慶二年五月陝西民李良雨忽變為婦人與同鄉一人合為夫婦此陸咸陽哀之狀也考建安七年越雋男子化為女子占主易代余作詩云日不可為月山不可為川如何天與地顛倒如轉圓山西古出將則氣今不全乃有彼丈夫而化為婦媿姓李名良雨草木雨露偏木性失曲直起上不生烟同火自區妃嗣續恐弗延茲謂陽從陰陸宜易陽極造化豈小兒變幻等滄田丈夫不雄飛雌伏亦自便把酒發浩氣不飲空浩然

通衢書洪武二十七年粟宇通衢書城分為八段東距遼東都司又東北至三萬衛西極松藩嶽又西南距雲南金齒南踰崖州又東南至漳州北暨北平大軍衛又西北至甘肅為驛九百四十縱一萬九百里橫一萬一千七百五十里四夷之驛不與焉

說經 卷四 二十八

宋元時云程泰之漢書露其零碎小議論亦多可取如辨眾惡之類某頃因看筆談中辨某人誤以屏為反址後看說文站字下乃注云屏也因疑存中所解未審後舉以問泰之曰存中辨是然不是某人誤乃說文誤耳右見語類所記近續讀得茲說弁識之然則文公固亦疑此蓋某公自本說文非誤憶也余所見竊謂不說世人幼習傳注思觀此大是駭聞沈博洽自信故勇於說之第某公有知又將以沈為不讀說文矣善矣辨難不可不審而援引不必驚奇也

丹徒吳巖

眉山秀出岷峨巖邑丹徒者李文簡公家焉邑有山曰龍巖文簡讀書其上命曰吳巖因以自號士夫至今以為編官自為記曰子真子三卜居乃得此山其東南面西北其位為巽為乾蓋處乙非北從無以立應物非吳巖無以行易六十四卦仲尼擬其九而三陳之起乎履止乎巽此講學之序也語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夫人各有所履善惡分焉惟能謙可與共學惟能復可與適道知所適而無以自立則莫能取諸常使入於其適或損之或益之至於困而不改若井未始隨邑而遷則所以自立者成矣雖然吉山福福橫於逆起

有不可知將合於適其惟權乎然非異則權亦不可行學而至於異乃可與權此聖賢事業也文簡字仁父一字子真作記時年二十四

高郵有老儒黃彥知嘗謂孟子去齊三宿而出蓋讀如晝夜之晝非也史記田單傳載燕初入齊聞畫邑之人王師賢劉烈註云齊西南近邑音獲故孟子三宿而出時人以為滯滯也此說甚新而有據然于觀說死則以為蓋邑人王蠋且齊有益大夫王驪而陳仲子凡食采於蓋其入萬鍾則齊亦自有蓋邑又與畫邑不同今道畫音司馬康釋音胡卦切亦曰西南近邑復不音獲何邪

醫說

辨毒國

高皇觀聖中原得西北之正氣風賦充實自少至耄未嘗用溫劑每小不怡輒進瀉毒國數百一以充花大黃大戟為主待醫縮額而上服之自如有王溥者以技進修言勇強居之不乍間奉主七先意持論自說無傷孝宗素危之屢詰責要以禍福弗之顧溥照丁未聖壽踰八齡矣一日進饌覺胸膈欬澀猶王前藥既投而不文遂以大漸孝宗震怒立詔誅之悲福要上苦諫溥不獲已減死數流杖春朝天門中使淮馬方觀其建號溥貨五伯下其手卒得活初巨醫王繼先幸始與始用是取驗孝宗在朱邸危蹕視師至建康館奏檜故地史文惠為講官實從行燕之正堂而命莊文醜曾龍於後國孝宗樂飲以碼碼觥者十一因游於園二臣復各獻一厄後三日厲疾高皇賜藥使內侍視之服文惠聞之疑其為毒五袖入參園入問而信遂竊易之僅瘳是日微文惠幾殆高皇蓋主此而不知南北之異稟也溥祖繼先之緒餘株守不變是欺云

卷四 二十九

王淫屬醫

字文忠忠結節在樞府余聞見焉因及五行之理相與縱橫有客在坐偏曰跋醫王淫者昨觀青都市流連方及平原用事始得歸納故執自言元不曾受杖當袒而示某以背完整無痾初不解其如何也後見他醫言杖皆有痾惟淫者之初傳以金鎗則痾立消蓋金木之性相制耳忠惠笑曰昔人有以豚足之藥售於市者持揭扁於門曰供或笑其不根問於上召而罪之既而省其愚及出乃復增四字曰曾

經靈嘆今此方無乃其此耶子將誰售客笑亦不敢應時忠惠未識淫也其二年余在里下聞忠惠不起為位以哭及都人來過云淫實用毒濁足疾以致大故朝廷知之再命淫所復官免杖流承與余因憶在京華時傳著作行簡姚育承師畢皆甘淫既目擊其殘者作未敢手足猶進一刀去不脫口而逝余一日隨班景靈見胃丞殿門下云疾痲新愈因相勞苦則曰王知醫實生我痲去矣後下者數斗今痲痲他則無恙余聞而私憂謂未必能勝未旬果卒嗟乎醫之害如此哉追思曠昔之害高之流涕并志願和以悼其庸

韓昌黎詩兩兩鋪理五鼎烹芍藥註引上林賦註云芍藥根主和五藏辟毒氣故合之於蘭桂五味以助諸食因呼五味之和為芍藥七發亦曰芍藥之醬于虛賦曰芍藥之和具而後御之南都賦曰歸雁鳴鳴香稻鮮魚以為芍藥履度頤大優等解芍藥亦不過稱其美而本草亦止言辟邪氣而已獨韋昭曰今人食馬肝者合芍藥而煮之馬肝至毒或誤食之至死則割食之毒者宜莫良於芍藥故獨得藥之名耳此說極有理古今注載牛亨問曰將離將別贈以芍藥何耶答曰芍藥一名將離故以此贈之此又別一說也江淹別賦云下有芍藥之詩正用此義而註之中僅引贈之以芍藥之語張景陽七命和兼芍藥乃音略廣韻中亦有二音

說異

陸終氏娶鬼方之女子而不育十一年開其左脇而出三人馬又開其右脇而出三人馬長曰昆吾名姓已姓封於衛次曰參胡董姓封於韓周時為胡國楚滅之三曰彭祖名翽彭姓封於韓大彭之墟即彭城也四曰會人玄姓封於鄆五曰安曹姓封於邾六曰李連半姓其後為楚昆吾氏為夏伯湯伐桀滅之彭祖氏為商伯商之末世始亡于實曰先儒多說此事譙周作古史考以為妄記廢而不論然六子之世子孫有國數千年間遠為伯王天將興之必有尤物若天前志所傳倫己首坏而生焉簡狄身坏而生契歷代入遠莫足相證近如南唐羅妻王氏男從右脇下水腹生而和自若足相證明按劍曾製背古有新文品體駢胎近所恒觀然未有二脇並開六子俱顯者古今迂怪之文亡甚於此譙周所取允矣于氏舉一端以蔽之是欲以毫末染丘山也謹哉

劉知幾史通云汲冢遺書稱舜放堯於平陽而書云某地有城以因堯為號識者過所其說頗以堯受為疑又云汲冢遺書稱舜放堯於平陽為堯所誅又太甲殺伊尹

文王殺季歷凡此數事語異正經其書近出世人多不信也按舜之放堯文之殺季無事別說足驗其情已於此篇前復言之詳矣夫惟益與伊尹受戮並於正書猶無其證據而論之如啓之誅益仍可載也右俱劉語按汲冢書曰云瑛語十一篇諸國夢卜妖怪相書也則瑛語之書大抵如後世夷齊齊指之類非雜記商周遺事者也其書句隨唐志外諸家書目成所不載蓋自汲冢既出之後旋就湮沒可知惟紀年載太甲殺伊尹沈約固疑為後人所增至王叔季歷乃商君文丁非文王也考劉史通前後議論務以春秋亂臣賊子臆度前聖故妄意文王得位亦如商臣許止之而不詳考本書恐其隱味真所謂言奸而辨記醜而博者其能免仲尼之誅乎夫即劉引紀年固亦不稽若此則所謂瑛語云云者其足信哉

朝野僉載云唐初兵部尚書任瓌敕賜宮女二女皆國色妻妬爛二女頭髮亮盡太宗聞之令上官詹金餅酒賜之云飲之立死瓌三品合置極賤爾後不妬不須飲之若妬即飲柳氏拜教託曰妾與瓌結髮夫妻俱出微賤更相輔翼遂至榮官今多內樂誠不如死遂飲盡然非配也既睡瓌帝謂瓌曰其性如此朕亦當畏之子其奈何因敕二婢令於別宅安置又國史異纂云房玄齡夫人至妬太宗將賜美人屢辭不受乃令皇后召夫人語以勝妾之流令有常制且司空年近遲暮帝欲有優崇之意夫人執心不迴帝乃令謂曰寧不妬而生寧妬而死曰妾寧妬而死乃遣的一厄酒與之曰若然可飲此一醜一舉便盡無所留難帝曰我尚畏見何況於玄齡右二事絕類不應太宗屢賜大臣侍姬又屢以藥酒伺喝其妻而其妻又俱飲之也玄齡妻盧氏嘗病醫嘗劇目以自誓而晚節至斯可謂生平盡廢若此事則余直以盧有妬聲好事遂因瓌婦嫁名房妻耳不然太宗之術第效於柳而復試於盧何不擇煩哉

武侯自擬管樂管九合一匡才識不世而所輔桓公所用齊國挾天子令諸侯其勢易舉績用易成武侯扶弱至藉偏邦人心去漢迥不侔也至規模局量則檻車三頓寵辱異觀五畝三歸宏隘殊域不待言矣樂策士之雄耳內襲燕胎之鏡外因齊潛之港中入蘇代之間即他帥行師臨淄反掌何難於殺而武侯匹哉大抵孔明為當時言不容大盡否則陳壽之詞與將善非長同一誣謬非事實也

王長公危言所載臥水種玉射石望虛等事并其姓皆存合可謂至奇陳心私名疑畧同余推此更得數事如漢張良稱三傑唐張說亦稱三傑蜀張飛敵萬人秦張鈺



亦飲萬人楊雄草太玄經而楊泉亦草太玄經楊傑號無為子而楊繪亦號無為子  
瘞子之郭前有巨後有世過分身之葛前有女後有從周過仙之口前有貨後有積  
斯皆觀其也去補之玉前有款後有季友皆助學也采薪讀書之對前負素後仁軌  
閉戶讀書之對前孔融後士元逃儒入釋者梁彥和逃釋入儒者唐希仁六用並行  
者宋穆之五事同舉者隋允相皆對性也而百樂之師二季成爲楊素之妬士衛士  
龍二陸互見王弼之魁尤爲可笑至武與順並善兵者書並曰孫子而孫韓書亦曰  
孫子與行並善辨者書並曰郭子而郭陽書亦曰郭子此例頗眾若雖姦仲淹三  
范並雙姓名成著聲績又千古異聞也

宋張暢常念持觀音南觀之構逆也暢不從王欲害之夜夢觀世音曰汝不可殺暢  
遂不敢害及王敗暢擊獄誦觀世音經千遍頓寸寸斷獄司易之復斷吏因釋之又  
太原王玄僕北征失律軍法官犯夢人謂之曰汝誦觀世音千遍可得免禍誦滿千  
遍將就戮將軍沈慶之諫遂免

吳人陸暉祭獄分死乃今家人造觀音像冀得免死臨刑三刀其刀皆折官問之故  
答云恐是觀音怒力及看像項上乃有三刀痕現因奏獲免

卷四

三十三

晉羊祜三歲時乳母抱行乃今於東鄰樹乳中探得金環東鄰人云吾兒七歲墮井  
死嘗弄金環失其處所乃驗祐前身東鄰子也又向清有一女數歲而亡女始病時  
弄小刀子母奪取不與傷母手喪後一年母又產一女年四歲謂母曰前時刀子何  
在母曰無也女曰昔爭刀子故傷母手云何無耶母甚驚怪告諸姑曰先刀子猶在  
不母曰在父曰可更取數刀子合置一處試之女見大喜即取先者

魏時殿前鐘忽大鳴震殿者甚華曰此蜀銅山崩故鐘鳴應之也蜀亭上事果云銅  
山崩時日昏如華言又中朝時有人畜銅深盤晨夕恒鳴如人扣以白張華華曰此  
盤與洛中官商相語官中朝暮撞故聲相應可鑠令輒則龍怪鳴自止也依答即不  
復鳴按此必一事記者誤而二之

吳東陽樵夫入山遇大鹿作人言因縛之獻孫權鹿與老乘共語既至權命烹之  
焚柴萬車如諸葛恪曰當以老乘煮之如言立爛又張華經事經亦與華表共  
語雷煥識之遂得理本戲二事不應絕尚格或近實華當由博識附會耶  
晉平公夢未能寤其屏惡之而疾問於子產對曰昔共工之卿曰洋游敗於顛現自  
沈於淮其色赤其言善笑其行善顧其狀如熊為天王崇見之堂則王天下者死

見之堂下則邦人駭見之門則近臣愛見之庭則無傷今寇君之屏病而無傷其祭  
顛項共工乎從其言而病聞右太平御覽引汲冢瑣語之文東晉傳所云諸國事卜  
妖怪相書者推此可見蓋古今記異之祖出處初前而類書引者絕少考隋唐尚  
其且蓋至宋而亡矣因錄之

王會怪鳥奇獸多出入山海經其稱區陽以鬻封鬻封者若處前後有首孔氏無註  
王伯厚補云歐弘之記武陵郡西有獸如虎前後有頭常以一頭食一頭行然不言  
名鬻封考以山海經第七卷并封在巫咸東其狀如處前後皆有首蓋即此物也  
宋之問父令文官文翰且工書有力絕人世稱三絕都下有牛善觸人莫敢擊今文  
直往振取角折其頭殺之既之問以文章起其弟之佛以勇勇聞之惡精草絲世謂  
皆得父一絕之梯長八尺開元中歷初南節度使太原尹當坐事流朱黨會營陷  
州校總管擊之募壯士八人被重甲大呼薄賊曰撥動即死賊七百八皆伏不能與  
遂平賊之德為連州刺史聞其善歌使教妓日執笏立簾外唱吟自如按太平  
廣記無賴類有宋之德而此事舊唐書不載惟新唐書有之蓋宋人米廣記入傳者  
故灼然知為此事也古今文人以力聞者今文一人而已因并著之

卷四

三十三

廣記又載今文當以五指握確背壁上書得四十字詩為太學生以一手執講堂柱  
起以同房生和柱下擊之許重投酒乃為之出又唐彭先覺叔相傳遺寶力絕倫  
嘗於長安與壯士魏弘哲宋令文馮師本角加博通堅卧命三人奪其枕三人力極  
牀腳盡折而枕不動觀者踰主人堵垣屋宇盡壞名動京師又江節者其母避瘧於  
村西福田寺金剛下因假寐感而生節節有神刀入長安行到東渭橋橋邊有石獅  
子其重千金節指而告人曰吾能捉此而鄰之眾無信者節遂提獅子投之文餘眾  
人大駭後數十人不能動之遂以賂請節節又提而致之故地毒入茶罽補神策  
軍將嘗對御俯身負一石礮置二丈方木於礮上木上又置一牀牀上坐龜茲樂八  
一部奏曲終而下無壓重之色德宗甚寵焉累有賞賜雖拔山擣牛之力不能過也  
右三人皆唐世以勇聞者節之神力尤為驚絕而世罕知其名姓因續尾言載前代  
力人事附識此然三人者或當太宗或當德宗之世俱不聞武功顯信將有別材也  
文士之力者宋令文外元實雲石亦駭悍然將家子耳危言所載元人節無劒隨  
壯士馬首事見宋景濂傳中以稍僻世罕知因錄此節躬身長七尺自有紫綬開合  
闕間如電能以力確人鬪字方闊不可擊奉其券折仆地市門石鼓十人昇弗能舉



兩手持之行。秦定末。德王執法西御史。造書數千言。袖謁之。閣卒不為通。弼曰。若不知。則中有郭伯。郭耶。連擊踏數人。擊聞於王。王命入。歷問其能。顧左右曰。姑試之。問所須。曰。鐵鎗良馬各一。唯雄劍二。王即命給與。陰戒善禦者五十八。馳馬出東門。外。然後道。弼往。王曰。臨觀。一府。隨之。豎。弼至。求。聖。並。弼。虎。吼。而。奔。人。馬。辟。易。五。十。步。面。目。無。色。乙。而。烟。塵。漲。天。但。見。雙。劍。飛。舞。雲。霧。中。連。斬。馬。首。墮。地。血。濺。滿。王。撫。髯。曰。壯。士。士。命。句。酒。勞。弼。立。飲。不。拜。由。是。名。振。一。時。按。弼。不。特。有。力。蓋。精。劍。術。者。觀。雜。俎。所。載。黃。冠。吏。及。旅。店。老。人。等。事。可。見。又。唐。裴。旻。一。日。射。虎。三。十。六。為。吳。道。子。舞。劍。擲。劍。空。中。數。千。丈。以。空。承。之。萬。眾。辟。易。然。更。為。將。又。關。寶。亂。離。亦。不。聞。取。功。也。兄弟。形。貌。同。者。史。傳。甚。眾。而。夫。婦。相。類。者。總。有。廣。記。載。一。事。甚。奇。今。錄。此。貞。元。末。張。頗。自。渭。北。入。城。止。旅。店。見。有。一。媪。年。可。六。十。衣。黃。袖。大。表。烏。帽。跨。門。坐。馬。顧。左。衛。李。胃。曹。廣。問。其。何。官。廣。具。答。之。媪。曰。此。四。衛。耳。大。好。官。廣。曰。何。以。言。之。媪。曰。吾。年。二。十。六。嫁。為。某。家。為。人。多。力。善。射。射。郭。汾。陽。之。總。胡。方。營。為。汾。陽。所。任。請。給。衣。賜。常。在。汾。陽。左。右。營。之。號。相。類。吾。營。卒。汾。陽。傷。之。吾。因。偽。夫。夫。衣。冠。投。名。為。營。某。請。事。汾。陽。汾。陽。大。喜。今。吾。代。營。職。遂。居。二。十。五。年。自。汾。陽。之。薨。吾。已。年。七。十。二。軍。中。累。奏。兼。三。十。四。

卷四

三十四

御史大夫。忽思幾。獨。遂。探。此。店。潘。老。為。婦。適。未。復。誕。二。子。曰。治。曰。渠。潘。五。十。有。四。渠。年。五。十。有。二。是。二。兒。也。按。此。則。此。姬。四。十。餘。代。夫。任。職。至。御。史。大。夫。七。十。餘。復。適。人。生。二。子。皆。五。十。餘。其。年。殆。百。數。十。歲。尚。有。六。十。之。容。皆。古。今。未。聞。之。異。也。楊。用。修。歷。記。女。子。偽。作。男。官。者。此。最。職。任。高。顯。乃。不。之。及。昔。楚。王。念。孫。叔。放。優。孟。抵。掌。學。之。至。欲。以。為。相。蓋。戲。語。耳。今。顧。實。有。其。人。又。夫。婦。酷。類。尤。為。怪。也。五。丁。或。謂。五。人。或。以。一。人。名。五。丁。記。載。不。一。考。之。當。是。一。人。廣。記。稱。五。丁。每。遇。蜀。君。卒。輒。獨。立。巨。石。十。數。丈。墓。前。蜀。王。連。取。金。牛。牛。奔。入。若。穴。五。丁。執。其。尾。曳。之。山。遂。崩。壓。五。丁。死。非。五。人。明。矣。天。寶。初。安。思。順。進。五。色。玉。帶。又。於。左。藏。庫。中。得。五。色。玉。杯。上。怪。近。日。西。賓。無。五。色。玉。令。資。安。西。諸。蕃。普。言。比。常。進。皆。為。小。物。律。所。劫。不。達。上。怒。欲。征。之。羣。臣。多。諫。獨。李。右。座。贊。成。上。意。且。言。武。臣。王。天。運。謀。勇。可。將。乃。命。王。天。運。將。四。萬。人。兼。統。諸。番。兵。伐。之。及。逼。勃。律。城。下。勃。律。君。長。恐。懼。請。罪。悉。出。寶。玉。願。歲。貢。獻。天。運。不。許。即。屠。城。虜。三。千。人。反。其。珠。璣。而。還。勃。律。中。有。術。者。言。將。軍。無。義。不。祥。天。將。大。風。雪。矣。行。數。百。里。忽。颶。風。四。起。雪。花。如。絮。吹。小。海。水。成。冰。狂。起。而。復。漲。經。半。日。小。海。漲。湧。四。萬。人。一。時。來。

死。唯。番。漢。各。一。人。得。還。具。奏。玄宗大驚。即。令。中。使。隨。二。人。驗。之。至。小。海。側。水。猶。呼。噪。如。山。隔。水。見。兵。士。屍。立。者。坐。者。營。燬。可。數。中。使。將。返。水。忽。消。釋。眾。屍。亦。不。復。見。右。事。載。因。陽。雜。俎。蓋。附。會。之。極。可。笑。者。

丹。鉛。錄。載。文。安。縣。水。忽。僅。立。遂。凍。為。水。柱。高。五。丈。四。圍。扣。之。中。空。而。旁。穴。後。數。日。流。賊。過。鄉。民。入。穴。中。避。之。頗。賴。以。全。此。事。致。誤。以。辨。之。併。附。錄。為。味。資。云。列。異。傳。三。卷。通。志。稱。魏。文。撰。而。通。改。及。宋。志。著。目。皆。無。之。蓋。自。宋。已。亡。矣。惟。裴。松。之。所。引。一。事。附。蔣。濟。傳。注。中。魏。文。與。濟。同。時。當。是。濟。自。語。魏。文。者。今。錄。於。此。蔣。濟。婦。夢。見。亡。兒。曰。死。生。異。路。我。今。在。地。下。為。泰。山。伍。伯。懽。懽。因。存。不。可。復。言。今。太。廟。西。臨。士。孫。阿。見。名。為。泰。山。令。顧。母。白。侯。屬。阿。令。轉。我。得。樂。處。母。驚。悟。曰。濟。曰。夢。耳。不。足。怪。也。明日。復。夢。曰。我。來。迎。新。君。止。在。廟。下。未。發。暫。得。來。歸。新。君。明。日。日。中。當。發。不。復。得。歸。永。解。於。此。庚。氣。淫。難。感。悟。故。訴。於。母。願。重。啓。侯。何。惜。不。一。驗。之。遂。道。阿。形。狀。甚。惡。天。明。母。重。啓。濟。濟。乃。遣。人。詣。太。廟。下。推。開。孫。阿。形。狀。證。驗。悉。如。兒。言。濟。涕。泣。曰。兒。負。吾。兒。於。是。乃。見。孫。阿。具。語。其。事。阿。不。懼。當。死。而。喜。得。為。泰。山。令。惟。恐。濟。言。不。信。也。曰。若。如。節。下。言。阿。之。頭。也。不。知。賢。子。欲。得。何。濟。曰。隨。地。下。樂。者。與。之。阿。曰。孰。當。奉。教。乃。厚。賞。遣。還。濟。欲。速。知。其。驗。從。領。軍。門。至。廟。下。十。步。安。一。人。以。傳。阿。消息。辰。時。傳。阿。心。痛。已。時。傳。阿。刺。日。中。傳。阿。亡。後。月。餘。兒。復。來。語。母。曰。已。轉。為。錄。事。矣。白。行。簡。三。夢。記。云。天。后。時。劉。幽。求。為。朝。邑。丞。掌。奉。使。歸。未。及。家。十。餘。里。遇。有。佛。堂。院。落。出。其。側。寺。中。歌。笑。歡。洽。寺。垣。短。缺。尺。得。睹。其。中。劉。俯。身。窺。之。見。十。數。人。兒。女。雜。坐。靡。列。盤。饌。環。遠。而。共。食。之。見。其。妻。在。坐。中。語。笑。劉。初。愕。然。不。測。其。故。久。之。且。思。其。不。當。至。此。復。不。能。捨。之。又。熟。視。容。止。言。笑。無。異。將。就。察。之。寺。門。閉。不。得。入。劉。擲。瓦。擊。之。中。其。龜。諸。人。道。走。散。因。忽。不。見。劉。歸。垣。垣。直。入。與。從。行。者。視。殿。廡。皆。無。人。寺。廟。如。故。劉。訝。甚。遂。馳。歸。比。至。其。家。妻。方。寢。劉。到。室。及。欲。寢。臨。訖。妻。笑。曰。向。夢。中。與。數。十。人。同。遊。一。寺。皆。不。相。識。會。食。於。殿。庭。中。人。自。外。以。瓦。礮。投。之。杯。盤。狼。藉。因。而。遂。覺。劉。亦。具。陳。其。見。與。妻。符。合。不。爽。毫。髮。云。右。載。陶。氏。說。郭。太。平。廣。記。夢。類。數。事。皆。類。此。此。蓋。實。錄。餘。卷。祖。此。假。託。也。

卷四

三十五

酉。陽。雜。俎。諸。事。云。貞。元。中。望。苑。驛。西。有。百。姓。王。申。手。植。榆。於。路。成。林。樛。茅。屋。數。椽。夏。月。常。饋。漿。於。行。人。有。鬼。年。十。三。每。令。伺。客。忽。一。日。自。其。父。路。有。女。子。求。水。因。令。呼。入。衣。碧。襦。白。幅。巾。自。言。家。在。此。南。十。餘。里。夫。死。無。兒。今。服。禭。矣。將。還。馬。覓。訪。親。求。

貪言語明性舉止可愛王申乃留舒之謂曰今日暮極可宿此女亦欣然從之其妻  
遂知之後堂呼之為妹倩其成衣數事錢細密殆非人工王申大驚異其尤愛之  
乃戲曰妹無他親能為我家作新婦乎女笑曰身既無托願執井壺王申即日貨衣  
贖酒為兒婦其夕暑熱戒其夫近多盜不可開門即舉巨椽捍而扉及夜半王申妻  
夢其子披髮訴曰被食將盡矣妻驚欲省其子王申怒曰渠得好新婦喜極夢言耳  
妻復寢復夢如初申與妻燃燈呼其子及新婦悉不復應扣戶穿如鍵乃環門圍才  
開有物圓目鑿鑿如藍色衝人而去其子唯餘腦骨及髮而已按張鷟朝野僉  
載一事正同惟以為周大足時秦州事在貞元前蓋好事者託撰姓名以欺段耳  
元和初有一士人失姓字用醉卧亭中及醒見古屏上婦人等悉於牀前踏歌歌曰  
長安女兒踏春陽無處春湯不斷腸每袖多腰渾忘視蛾眉空帶九秋霜其中雙紫  
者問曰如何是弓腰散者笑曰汝不見我作弓腰乎乃反首暨及地腰勢如規而士  
人驚懼因叱之忽然上屏亦無其他按博異記那鳳像有此事其詩正同但言得之  
夢中耳然則元和士人即鳳也或博異志因報但此而驚名於鳳亦未可知大抵  
釋官曲說附會百端其情變不可窮詰也

卷四

三十六

酉陽雜俎云賈耽在滑州境內大旱秋稼甚損因召大將二人謂曰君可辱為健步  
乙日當有兩騎衣修經市出城可踪之識其所滅處二將乃裹糧乘早行身之一  
如賈言映大冢而滅遂置石標識而返賈大喜令軍從借往發之得粟數十萬又芝  
田錄云賈相公既退歸急召上東門卒至戒之曰明日午有異色人入門必痛擊之  
死無赦門卒采命至午果有二尼自東百步相序而前施朱傅粉如倡人媚其內服  
較紅下飾亦紅卒計尼兒未之有也因以槌痛擊之傷腦流血逃走疾如奔馬板擊  
之又傷其足根若踏裂百步已上落草映樹更無踪跡門卒報訊具述既曰死否對  
傷腦折足痛楚殆極但不死而失所在無可尋之狀歎曰然不免小有災矣翌日東  
市奉火火起東百千家入既見一病者謂惟飲黃龍水可愈卒如其言亦見太平  
廣記唐三百年惟博識可方東方朔張茂先而世絕無知者但稱耽入相與王叔  
文章執誼不合罷哈不吉其博物因實稱其說於此  
神仙雖長生天地迴地凡民至於伎倆秋能未必盡越人世余歷考博記所載神仙  
家詩文及畫畫要自有一種超然方外意然觀之當行作者終自不同止如奕棋目  
王質爛柯之後蘇用弱又撰王積薪事以實之世遂以仙家奕棋人世無敵然傳記

所載亦不盡然因憶唐人紀聞一事云段若幼慕濟虛年十六辭父入名山遇一叟  
引之至一處有諸先生生大誓石上對墓碧為侍者觀先生墓皆不工因教其形貌  
諸先生曰汝亦晚暮可生因與叟對奕亦不敵於是叟有老先生開戶出召若對之其  
墓少劣於叟因笑謂曰欲習何藝乎若言願受周易老先生詔玉叟授之從若若卦  
言事口口據此則仙家之其反受教於人世正與王積薪事相及二書皆唐人撰  
之俱不足信然仙家者流口口遊於大化不以淺機小數疾神則此說或反近之聞  
余言者當失笑云

卷四

三十七

郭二雅妻陸氏秀州海鹽人平時端清有志操紹興二十八年六月十五日呼其子  
昭口之曰吾數日後當死切無即飲丁字數四昭要之口不敢盡信及其無疾而逝  
心猶微溫奄奄有出入息口日復生曰姑蘇某龍王娶一妾遺夫人妬忌以毒死鞠  
訊天概累年不能決上帝命我詰其情一問而得之泰山牘以上信宿當就刑是時  
必暴風雨至七月五日平江大風駕潮漂溺數百里田廬皆被其害云據右所載事  
則不待人類為然即異類且有必然龍妻以非命亡而帝為正獄致刑今之殘虐  
昭俾佛聊生者前運陽降臨諷寧可免也且一龍之妬生既甘心其妻垂死正刑而  
濱海田廬數百復受其害姑婦之惡詎勝道哉庸書志後以戒世之甘妬忌者  
今之雙陸即古棋也事始以為陳思王製而無明証晉世稍稍有為此者六朝  
唐宋相沿洪道諸尚行世其製正與今同而唐製不可考惟宣室志一事足徵洪武  
諸雙不載因戲錄之雖其說說誕不必論也東都閭化里空宅張秀才者居之夜深  
欬枕乃見道士與僧徒各十五人從堂中出形容長短皆相似排作六行秀才以為  
靈仙所集不敢揚息因伴窺以窺之良久別有二物展轉於地每一物各有二十一  
眼內四眼刻如火色相馳逐而日光眩轉若射有聲遙聞僧道三十八或馳或走  
或東或西或南或北道士一人獨立一處則被一僧擊而去之二物周流於僧道  
之中未嘗暫息如此爭相擊搏或分或聚一人忽呼云卓絕矣言竟僧道皆默然而  
息秀才乃知必妖也明日搜尋之於壁角中得長行子三十粒于一雙按此製正與  
今同但今雙陸始列必八行而唐六行稍異然洪道有三梁雙陸每半三梁正得六  
梁唐製或同此也或謂六行者以六梁言恐未然凡振梁終乃六梁無先列六梁者  
江湖紀聞載一士人狎僮僕狀四六札通篇用故事成語頗極鉅釘之工惜不知其  
名姓并事之始末大概是南渡時人耳推荆叙布根自說鄭玉之非僮女屢求其出處

保似似備備說說孫孫音說一守乃知邢氏也先與單氏子議婚後邢父母遣  
母知為幼所謀遂告其父母娶之蓋誤邢字為鄭字耳布裙短衣即邢女告單子  
之言詳周氏所錄中

莫望志云金華亦松巖為九天玄女煉丹所丹成凡三粒一祭天一祭地皆瘞於  
隱所一以日錫蓋不知彼何世矣宣和間某道士獨坐竹軒見所養雞啄龍眼於竹  
根下甚大而有光急起奪得之香氣襲人竟所謂神丹也未敢服密貯以器冀三清  
殿前願見有則焚香啓請以示後為道士攫取以俟前供水吞之奪不可得亟集眾  
徐之士觀然行池水上如飛明日或見其坐水底水皆涌沸竟莫知為何人道士恨  
然自悔汲水滌洗器飲之自是面如童顏唇赤左右手較如鶴年九十尚強健難  
亦活三十年

後漢書云徐登者閩中人也本女子化為丈夫善為巫術又趙炳字公阿東陽人能  
為越方時遭兵亂疾疫大起二人遇於烏傷溪水之上各試所能登乃集溪水水為  
不流炳復次藥即生愈二人相視而笑炳以登年長師事之相與共行禁法所療

卷四

三十八

皆從從登物故炳東入章安松人不知之炳乃張蓋坐其中長嘯呼風亂流而濟於  
是百姓神服從者如歸章安令惡其或服收殺之人立祠於水廉蛟蚺不能入也  
仙鑑云路太安一名光大字君內黃縣人也後徙居婺州乃漢路溢舒九世孫於順  
帝漢建安元年九月十五日子時誕生神清骨秀髮疎眼青製學箕裘博通經史居  
華山以混元錄傳之丁義以混元經傳之郭璞以混元法傳之許旌陽以混元針灸  
傳之妙過宋仙大安元年八月十二日夜客太上老君謂曰年與名同可以冲天速  
於是遂羽化至今言混元者宗稱真人

唐紀開云王靈寶懷人有道術年十七為婺州刺史以事到東陽今有女病魅數年  
醫不能愈今遂貴到台蓋若候而不敢有言實知之謂今日聞君有女病魅當為去  
之因為桃符令置所卧狀前女見符泣而罵須臾眠熟有大狸腰斬死於牀下疾乃  
止時社道為婺州參軍賈與同泛錢塘觀江湖入水底探大禹金匱五符俄卒於道  
謂道曰我三天人也以罪誦人間二十五年今期滿矣

夷聖續志云徐上舍婺州人泛舟趨杭忽舟滿梢子請上岸塞舟事畢皆跳足而入  
同舟人見其足大小指背短問之曰自出母胎一足指皆向後越二年忽有道人來

必欲見乳母抱出示之道人命烹一小羊用羊皮裹其足一宿次早撤開則其指背  
向前但視足指有大小長短耳

杜亞躡金華人宋結興因病風兩足拘攣行丐於市淳祐癸丑八月十七夜月明  
如畫見一人青巾皂袖白襦衫於路傍採雜草碎碎擗滿之汙水若彈熱授之曰汝  
可食此亞躡餅之其人曰明夜再來會我於此遂去覺腹中攪成不自安曳行至橋  
上倚杖假寐良久方覺其一足畧能伸試扶欄起立骨碌碌然有聲自此能行

成君平都長沙郡人也年十五兄使牧鵝羊忽遇一仙翁將入東華山兄後尋至山  
中見君平因問所牧鵝羊何在君平指白石曰此是也遂驅起今隨兄去旬日却還  
山下復化為石今猶存焉因名此山為鵝羊山此山在長沙縣北二十里本名東華  
亦謂之寶山上有仙壇山丹靈聖田詩云羽客何年此煉丹尚留空壺鎖青山雲中  
難天仙應有山下鵝羊石轉頑滄海幾回滄海變遠城無復令咸還何年仙駁重來  
此畫遣飛騰上九關

黃野人葛仙之弟子也稚川棲山煉丹野人隨之葛既仙去留丹於柱石之間野人  
自外至得一粒服之為地行仙今肉身常在世間有緣者或遇之從有人遊羅浮宿

留岩谷間中夜見一人身無衣而紺毛覆體意必仙也乃再拜問遂其人了不顧但  
長嘯數聲響振林木歌詩云雲來萬嶺飄雲去天一色長笑兩三聲空山秋月白其  
即野人明矣又宋度宗咸淳中客有戴島方巾者往來羅浮山中見人則大笑反  
走三年不言姓名他日解鏡忽取煤書壁上云雲意不知滄海春光欲上翠微人間  
一墮千級猶愛梅花未歸書畢渡海而去豈非野人之儔侶乎

陳簡齋字葵野人小吏也早入縣未嘗關忽逢道流行甚急簡不覺隨之行及一  
宮殿殿宇森然道流引之至一室有几案筆墨之屬一黃素書一卷紙十餘幅授之  
曰以汝有書性為我書之視之皆古文素不識篆字試按本書之半日已畢道流  
以一杯湯與飲曰此金華神液飲之壽不可限因勞謝遣之曰世難復來此金華洞  
天也出門恍如夢覺已三日矣還家習策書道術異常不復飲食太守與其妻以為  
神仙判應狀曰方得松蘿有此嘉祥既彰懷道之階久協成功之兆簡尋復入金華  
山莫知所終

卷四

三十九

李順吳峽名蹟  
淳化四年十二月蜀寇王小波死李順繼之明年正月己巳即蜀王位五月丁巳兩

川招安使王繼恩克成都順統二年正月大將吳曦叛蜀歸政於虜甲午即蜀王位丁酉受虜册二月乙亥隨軍轉運安西奉密詔襲賊於興州說者折順字謂居川之僥一百八日折順字謂三十八日或乃被殺較其即位受册之日不差毫髮又俱終始於蜀噫亦異矣

隆興按輿

隆興初孝宗銳志復古成燕安之德躬御鞍馬以習勞事做陶侃運甕之意時召諸將擊鞠殿中雖風雨亦張油帶布沙除地羣臣以宗廟之重不宜乘危交章進諫弗聽一日上親按鞠折旋稍久馬不勝勒遂入廡間羣甚低觸於楹僕壓驚啼失色亟奔湊馬已馳而過上手攬榻垂立扶而下神采不動頓指馬所往使逐之殿下皆稱萬歲蓋與蔡祖抵城視擊事若合符節英武天縱固宜有神助也

點鬼醒夢

清漳楊汝南少年時以鄉貢試臨安待援旅邸夜夢有人以油沃其首驚而寤騰既出軌不利如是者三竊怪之結與丑復與計偕懼其復夢也勝指之夕指同邸者告以故蓋市酒飯明燭張博具相與劇飲期以達旦夜向闌四壁成寂有僕曰劉五卧西榻下呻吟如厲亟振而呼之醒乃具言初以執爨之勤視博方酣幸王之不呼竊就枕忽有二人者扛油薪自樓而登倉皇若有所訪顧見主之在坐也執而注之我怒而爭是以驚汝南聞之大慟曰二千里還按今復已矣同邸亦相與歎吃為之罷博及明漢法之觀勝而其名僅然中焉視勝陳於地踏若有迹振衣拂之油漬其上蓋御史澁書漢墨以夜倉卒覆燈益吏不敢以告也宛陵吳勝之柔勝淳熙辛丑得雋於南宮將赴廷對去家數十里有地名曰朱唐舟行之所必經里之士夜夢有語之者曰吳勝之人都至朱唐而反矣起而告諸人時吳有親在垂白意其或尼於行也私憂之既而無他集英賜第乃在第三甲上曰朱端常聯之者曰唐虞始悟所夢里士怒曰吳勝之登科何與我事鬼乃僞我耶二事絕相類要知科第有定分非可以智力求也唐有升甲恩今登科記非元次第云汝南余外祖母楊宜人之外家能誦傳之蓋定庚午余官政府與勝之高儉皆親聞其言

卷四

四十

蘇衛八秋

余兄周伯以淳熙丙申召為太府簿時姑蘇有民家姓唐一兄一妹其長皆文有二尺里人謂之唐大漢不復能嫁娶每行勸倚市簾懸如堵堵不可出出輒傾市從

觀之日嚼斗餘無所得食因適野為巨室受困乘蓋立園外即可舉手以致不必以梯也以是皆微位有瑞以給使客見之大驚遂入裏詔康之殿前司時郭棟為帥周伯間一往必敬嗟其聲如鐘德壽時欲見之惧其聚氏乃卧之浮於河至望仙舟焉又江山色亦有繼童眉長踰尺來淨慈都人爭出視之信然事聞禁中詔給僧牒賜名延慶寺僧日生之門以行馬士女真咽炷香謂之活羅漢遂宸旆實為殿寺有故銅像甚佳乃位之中不寐而成周伯亦親見之是非尚貌賦形之正近於人妖矣後數年周伯去國皆不知所終

日官失職

近世清臺占候頗失其守雖試選甚難多登踣之弊以故證應之驗視前世為踣踣禧兩寅二月丙子余在京口章以初居戎司師風亭余淮事庚申踣過之小酌握手庭下日方中忽覺天半碎鞠有聲甚厲蟠首正見一星南隊曳尾如帚遂遙久之始滅相與歎異未幾而兵警聞江淮荐饑死者復半嘉定己巳五月辛亥余里居晚浴散步西風與色將至從行一僮忽而驚視之亦一星大小如京口所見而色紺音尾欲煜煜自南徂北行頗迅亦隱隱鳴於空中時唐酋易位家變聞其境兵禍糾結數年猶不解則所深之方蓋有妖焉余不習習星二星所偶見皆白晝出太史且未嘗聞亦不聞奏報其他癡度微心意必不能詳也

卷四

四十一

將牧相術

先望呂田原之北二里許有山嶼焉不合如礪土名曰焦庫有周氏墳其間望木蔽翳泉甘草茂牧者趨之嘉定癸酉四月甲午正晝有唐氏子十九歲牧一犍墳側方偃於背隣之兒前戲於者有虎出於澤直前持犍二兒痴不識為虎擲瓦礫礙而逐之虎顧犍不肯去二兒倚後觀稍前乃緣登木犍子念其家貧惟恃此以耕不勝憐徑歸取犍將以殺虎其父在田不知母視其來也遽問而告其故顧東作方殷家無男子乃集里婦數人諱而從既至二兒翻醜嬉笑自若將以角拒虎爪啣無完革矣牧子視犍且毆揮斧大呼欲以殺虎虎果舍犍來時木影漏日刃環舞翁霍有光虎益自縮作勢奮迅欲以攫取犍少憩力斃乃前觸虎舍犍子與之相持牧子氣定更進虎又舍犍將與牧逐抗虎如此者備半日頃羣捕莫之執何既而山下民間者持提燈呼來漸多虎遂棄而去將牧寬余余時倚壁家下僕輩親見之來告遺視民方環眺猶未遠也畜而義不忘衛所牧牧子亦克念其家曾不顧死皆可尚二兒

不知畏不被得哩東坡沙上孤首之說諒可信云

裕陵聖端

裕陵年十三居於濮州一日正晝忽便寢其祖忽顧問何在左右塞帳方見僅臥有紫氣自鼻中出盤旋如香籠大駭亟以聞英祖笑曰勿祝也後三年亦以在寢寢驚致聖請其故曰方熟寐忽覺身不雲衣有二神入捧足以登天是以呼耳既而果登大寶元祐元年三月十四日詔錄聖端之祥付宗正寺

張賢良夢

張賢良君悅咸家蜀綿州世以積德聞紹興初再試制科宰相章惇覽其策以所對不以元祐為非大怒雖得登第則西判官以去而科目自是廢矣任既不甚遂益驚意植微地處以遺後人嘗一日晝寢夢神人自天降告之曰天命爾子名德作宰相驚而寤未幾而魏公生時魏公之兄已名混君悅不欲更所從乃字堯公曰德遠出入將相垂四十年忠義動名為中興第一天固有以啓之者歟

乾坤鑑法

政和初濮有異人曰王老志以方術奉賜號洞微先生蔡條國史後補已詳其事不復視紀所履既奇岷道出顯事益涉於施惟揮頭祿養時出危言與靈素等異趣為可稱其在京師每心非時事亦屢以意風卷元長使遠於善而弗聽也徽祖嘗召之入禁錮顯肅后在生老志率然出幅紙於袖曰陛下他日與中宮皆有難臣行死不及見矣臣有乾坤鑑法可以厭機然尤當修德始可回天意請如臣法鑄鑑各以五色流蘇垂之寘於寢殿臣死後當時生鑑下記憶臣語曰微一日思所以消變於未形者上味無受其說左右皆大驚既有說上方厄工鑑成進解而老志歸於濮遂病以死蹟康涉方之福二宮每寶持之且款其先識古今方士多矣德中不足奇而能棄己所嗜納於正斯可嘉矣報而載之以見聖德之兼容者

泗州塔院

余至泗親至僧伽塔下中為大窬兩旁皆削棟瓦鏤之區塔院在東廡無塔而有院後以土后龍祠作兩門中為巖穴設五百應真像大小不等或坐或臥皆左其相余以先批業敬釋氏奉其一於後中以歸殿上有十六柱其大皆尺有半八柱已踏沒如輩錦正今和州土碼強也和之產給與開始到山得之不知中原何時已有此前十條特異皆謂如羅縵冰梁者二高皆丈有六尺其左者色正紅透時暑日方出

隱往而觀燁然見明天下奇物也泗人為余言唐時張刺史建殿而高麗有僧以六粒至航海入淮一龜俠露立云舊有碑載其事今不存莫詰信否塔有影前華傳記雜書之余至之明日適見於城中民家瓦柱觀焉信然泗國無塔而影儼然在地殊不可曉或謂影之見為不祥泗華蕩蕩蓋其應殿殿柱間郭倪欲載以還維揚合不知何在

黃潛善

宣和六年春東地震後三月入寇宮殿門皆動有聲既而蘭州地及山之草木悉沒入地而山下麥苗及在山上的驛書閣朝廷徽祖為之側席時方得兵警日修上心向關遇災而懼臨朝謂羣臣曰大觀彗星之異張商英劾朕畏天戒更政事雖復作擬朕常不忘五月壬寅遂罷經撫展於是時事危一變矣會遣右司郎中黃潛善按視回乃沒其實以不害聞天意遂回六月詔天下起免夫錢圖辛固黃驥還戶部侍郎建炎中興復以舉附致鼎軸說陳東歐陽徹遂李忠定綱撤備納寇皆其為也雖揚波江以覆錄賜賜述其辨阿惠得之心蓋已見於在庶僚時矣遺吳千載言之拂厲

卷四

四十三

民岳之取石也其大而穿透者致遠必有損折之慮近聞汴京父老云其法乃先以膠泥實填其外復以麻筋雜泥固濟之令固混日曬極堅實始用大木為車致於舟中直俟抵京然後浸之水中散去泥土則省人力而無他慮此法奇甚前所未聞也又云萬歲山大洞數十其洞皆築以雄黃及盧甘石雄黃則辟蛇虺盧甘石則陰能致雲霧瀟灑如深山窮谷後因經官折費有回者知之因請買之凡得雄黃數千斤盧甘石數萬斤

藟草數皆幽隱蒸濕之氣或蛇虺之生食之皆能害人而好奇者每輕千金之軀以嘗試之殊不可曉其志所或簡坊大輩及金溪田僕食藟一家嘔血殞命六人丘峯以瀟飲而斃益醉能解毒故耳又靈隱寺僧得藟草甚大而可愛獻之楊郡王以異異遂連上方既而復賜靈隱通財藟之器有餘焉一人過而欲之跳躍而死方知其異而棄之此事關涉尤大近得耳目所接者兩事併著為口腹之戒蓋定乙亥歲楊郡王墳上感靈應僧明遊山得奇藟歸作摩供供者發僧行死者十餘人德明亟嘗獲藟有日本僧定心者率死不污至膚理折裂而死至今楊氏庵中尚藏日本度牒其年有久安保安治來崇號僧術有法勢大和尚威儀從儀少屬少錄等



稱是歲其國度僧萬人定心性平氏日本國京東相州行香縣上守神光勝寺僧也  
咸淳壬申臨安龍生善卷民家因出罪得佳妻作妻恣食是夜隣人聞其家聲更有  
聲久乃寂然疑有他故遂率眾圍而入則其夫婦一女皆頭懸血倚壁抱柱而  
死矣案問尚餘紅囊以俟其子適以未還幸見於毒嗚呼殆哉可戒可戒  
嘉熙庚子歲先子為國清幹官時方公大琮為計使特加禮敬一臺之善恣委之先  
是郎中有富沙大尉祠願為鄉民所信至是投牒乞保奏巧封額時方久旱先子遂  
書牒云本路正益開雨神能三日內為霖當與保奏方公笑語吏鬼曰汝可以用還  
許所擬白之於神吏收錄其牒往祠所焚之次日大雨連晝晝境內沾足遂從其  
請免獲封侯而里人以周公能通神明作歌美之且刻梓書其事幣於市而乙卯歲  
先子守鄧江以貢士院敕甚速一新之院內舊土有神七姑廟在焉先子素剛介併  
欲撤去且命鑿二井以便汲既而得泉皆汙濁不堪用監修判官周頤及吏鬼賴良  
者曰土神廟貌已久州人賴之今既與院中無所妨欲姑存之先人護答云神若能  
令二井清冷則可官吏因往白太守語次落成吏欣然告曰井水已可食矣試命  
汲之清冷佳泉也於是併為董其祠焉此二事皆余侍邊之所目擊也

卷四

四十四

趙溫叔丞相形體魁梧進趨甚偉身陵素喜之且聞其飲數倍常人會史忠憲進  
玉酒可各酒三升一日召對使飲從容問之曰卿聞使飲朕欲作小點心相請如何  
趙溫然起趨進命中人捧玉海賜酒至六七香飲醞繼以金梓捧乾炊百枚遂食  
其半上笑曰卿可盡之於是復盡其餘上為之一笑其後均復南服日欲求一客伴  
食不可得偶有以本州兵馬監押某人為薦者遂召之燕飲自早連暮賓主各飲酒  
三斗備羊肉各五觔蒸餅五十事趙公已醉飽摩腹而監押者此不為動公笑曰君  
尚能飲否對曰須酌食於是再飲數枚復問之其對如初又及飲斗餘乃罷賜別怨  
關其人腹腹間若無有聲公驚曰是必過飽腹腸迸裂無疑吾不善食乃以飲食親  
人終夕不自安黎明亟遣鈴下老兵往問而與客已持歸曰曰其監押見留客次謝  
趙公愕然疑之扣以夜來所聞踰躍起對曰某不幸也饑疾小官倖獲終歲未嘗得  
一飽未免以羊帶來之腹間昨蒙賜宴不覺然亦係為之過飽故有聲耳  
建康縣捕使臣湯某者於海華中著能聲蓋屢盜巨孽也一日有少年衣裳楚楚背  
負小笈投湯所居湯遂詢其何則自述為鄒沙王小官人趙前致拜湯亦素和其名  
因使小親辭云觀察本此不設設只令往和州擬假一力負至東陽鎮問疫湯疑有

他遂擇其使但點者備任俾伺之自維城僻遇肆飲已而大吐俄不能步同行  
者左負笈右扶醉人殊堪憐憐者曰湯觀察以其為好手不過一酒徒爾凡七十里抵  
鎮鎮大吐投床終夕索水啜飲不少休黎明有駙馬扣門者乃湯也察扣門知夕  
來酒醉伏枕至造臥所少年聞湯來則亦扶頭強披衣扣所以致湯誤以他語答之  
少年笑曰得非疑某沾途有作過否因指同行為証且曰雖然或有他故願效區區  
之乃湯喘喘久之曰不敢相疑實以夜來總所大有酒樓失銀器數百兩總所移丈  
尉耳湯酒其醉中語誕荒不復詰乃遂同還  
趙忠惠帥維揚日幕僚趙參議有婢慧黠盡得同輩之歡趙既之堅拒不從疑有異  
強即之則男子也聞於有司蓋身具二形前後姿狀不一遂置之極刑近李氏民嘗  
於福州得徐氏處子年十五六父祭一再漸具男形蓋天真未破則彼亦不自知然  
小說中有池州李氏女及婢添喜事正相類而此外絕未見於古今傳記等書宜以  
穢污筆墨不復記載乎當考之佛書所謂得入年釋迦者謂半月能男半月不能男

卷四

四十五

又造像經有五種不男曰生堅如變半者半者二形人中瘞也皆五行志謂之人  
而帝時京洛有人兼男女二體亦能兩用入道而性尤怪亂此亂氣所生也玉歷  
通政經云男女兩體主國程觀而二十八宿真形圖所載心房二星皆兩形與丈夫  
婦人更為雄雄此又何耶異物志云靈狸一體目為陰陽故能攝人褚氏遺書云非  
男非女之身精血散分又云感以婦人則男脈應動以男子則女脈順指皆天地  
不正之氣也  
或云韓信為呂后所殺韓通為杜后所殺韓侂胄為楊后所殺韓震為謝后所殺四  
人皆將相皆死於婦人之手亦異矣  
此行原缺  
抵家後用其說構之聖堂則所失器物皆聚然橫陳供床下矣浩始大驚以為神方  
欲出謝之則其人已去矣蓋亦有道其是之謂乎  
明皇遊月宮一事所出亦數處異聞元中明皇與申天師洪都客夜遊月中見所謂  
廣寒清虛之府下視玉城嵯峨若萬頃琉璃田草色冷光相射絳白素娥十餘舞  
廣庭音樂清麗連綿製霓裳羽衣之曲唐逸史則以為羅公遠而有擲杖化銀橋之



事集異記則以爲法蓋而有過潯州城奏玉留投金錢之事幽怪錄則以爲遊廣陵非潯州之皆荒唐之說不足問也

李方叔師友談記及延滿錄載圓山武仁宗晚年不豫漸復康平忽一日命宮嬪妃王遊後苑乘小輦東向欲登城樓遙見小亭榜曰迎曙帝不悅即時回輦翌日上山而英宗登極蓋曙字乃英宗御名也又寇忠愍雜說載哲宗御嘗到一堂暎輝萬機學士進名皆不可意乃自製曰迎曙意謂迎事端而治之未幾徽宗由端邸即大位又晁無咎雜說言仁宗時作亭名曰迎曙已乃悟爲英宗名改之曰迎旭又以爲未

復改之曰迎恩皆符英宗御名也已上數說未知孰是

歷陽張邵才彥乃總得居士和晉彥之凡也建交三年自承奉郎上書賜對太宗伯奉使捷覽軍前拘留幽燕者凡十五年及和議成紹興十三年始與洪浩朱弁俱還後高敷文關待制奉祠累年乙亥更化得知池陽卒初總得高小官時嘗爲常子正同

胡明仲寅論薦其後子正死明仲斥久矣紹興二十四年總得之子安國由鄉薦得對集英考官置第七泰頃爲寇墳試浙會南宮皆第一先臚傳一夕進湖安國卷紙既厚筆墨復精妙上覽之喜恐推爲首選實以抑泰泰不能堪唱曰胡寅雖連斥力

猶能使故人子爲狀元耶已而延唱上又稱其詩安國請謝泰問學何書曰顏書又曰上愛狀元詩常觀雜詩曰杜陵春色莊笑曰好底盡爲君占却先是以母歸自北方將從得與天族別湖聖偃卧車前泣曰幸語丞相歸我家我一耶足矣才彥時亦

聞之痛憤至是服中遺相書謂彼雖欲留淵望以堅和好然所食者金帛實不難於還宜亟遣使因大忤之悔已莫及更高好詞上疏頌其請康已立趙氏冀贖失言之罪上方覆秦和戎之功才彥遂自私撰讒進教文待制泰愈疑之才彥居四明杜門絕交不出懼禍過爲伴狂初出使未還妻李卒於家已累年至是妄言吾妻死非命

其指總得爲詞蓋是時實以兩言或出於狂易抑知安國得罪冀以自免語轉上聞於是速總得赴大理獄鞠殺嫂氏因繫甚苦其年十月泰死遂藏安國叫關批命刑部尚書韓仲道時入欽察始得釋去方被還時道無錫善犬去告以無恩蓋預知泰亡然固足總得不病狂或安國吏八部有德定以書署送處雅公飲無湖舟中中暑卒年統三十餘士論惜之

臨平湖周文瓚題詩秀款詩人春日薄遊湖山極飲西林橋酒壚皆大醉熟睡忽有

壁壁道人過而視之曰詩仙醉極頭面香眉客我當代價酒錢索水小盃以飲

中藥少投之人口略嗽之地上則皆精銀也時遊人方感皆環視駭歎忽失道人所在薄暮諸公始醒酒家具道所以皆茫然自失其家持銀往市得錢正可酬所直了無贏餘明日宣傳都下酒家聞其事於壁目爲遇仙酒肆好事者競趨之遂爲湖上旗亭之甲而諸公若有所悟云

古者鍼砭之妙真有起死之功蓋脈絡之會湯液所不及者中有俞穴其效如神方書傳記所載不一著唐長孫后懷高宗將產數日不能分娩詔醫博士李洞玄候脉奏云練子以手執母心所以不產太宗問曰當何如洞玄曰留子母不全母金子必死

后曰留子帝業永昌遂隔腹鍼之透心至手后崩太子即誕後至夫陰手中有燕龐安常視孕婦難產者亦曰兒雖已出胞而手執母腸脫不復脫取捫兒手所在鍼其虎口兒既痛既縮手而生及觀兒虎口果有鍼痕近世屠光遠亦以此法治番易酒宮之妻三人如出一律其妙如此益醫者意也一時從權有出於六百四十九穴

之外者雖說載李行簡外甥女通萬氏而寡次嫁朱訓忽得疾如中風狀山人曹居白視之曰此邪氣也乃出鍼刺其足外踝上二寸許至一茶久婦人醒曰疾平矣始言每疾作時夢故夫引行山林中今早夢如前而故夫爲棘刺刺足脛間不可脫性懼

宛轉乘間乃得歸曹笑曰適所刺者人邪穴也此事猶涉神術余按千金翼有刺百邪所病十三穴一曰鬼宮二曰鬼信三曰鬼壘四曰鬼心五曰鬼路六曰鬼枕七曰鬼床八曰鬼市九曰鬼口十曰鬼堂十一曰鬼藏十二曰鬼封臣十三曰鬼封然則居白所施正此耳今世鍼法不傳庸醫野老道聽塗說勇於嘗試非惟無益也代間趙信公在維揚割間耳有老張總管者北人也精於用鍼其徒共得其粗焉一日信

公侍姬苦脾血疾垂危時張老留傍服五呼其徒治之某曰此疾已殆僅有一穴或乘於是刺足外踝二寸徐而鍼爲物氣所留竟不可出其徒倉惶請罪曰穴難中而鍼不出此非吾師不可請急召之於是命流星馬雷征凡一晝夜而張至笑曰穴是是但未得吾出鍼法耳遂別於手腕之交刺之鍼甫入而外踝之鍼躍而出焉即日疾愈亦可謂奇矣然古者鍼以石爲之昔金元起欲註素問訪王儒儒以砭石答曰古人以石爲鍼不用鐵說文有此砭字許慎云以石刺病也東山經云高氏之山多砭石郭璞云可以爲砭鍼春秋義或不如惡石服子慎註云石砭石也李世無復佳石故以鐵代之耳又嘗聞舅氏章叔恭云昔伴襄州日嘗復試鐵銅人全像以精銅爲之臍臟無一不具其外俞穴則錯金書穴名於旁孔皆二器相合則渾然全身蓋

卷四

四十六

卷四

四十七



壽和謝太后方選進時史衛王夜夢謝書王深慮衣金紫求見致禱再三以孫女為  
託及明則謝后至是歲天台郡元名有紫雲燈山問紫雲燈異識者以在葉乃后妃  
之祥是歲謝果正中宮之位咸淳間福邸源堂初成有紫雲於前廳賓客交慶至有  
形之歌詩者殊不知野鳥入室不祥莫甚安得與前事為比云

徐謂禮嘗涉獵袁李之書自說聞人貴賤多奇中與貴師墨丞相為相賈時年少  
荒於飲博其生母胡夫人苦之因扣徐云兒子跌宕若此以君相法言之何如徐因  
曰夫人勿多憂異日必可作小郎太守母喜誦其言於子他日貴居相位徐以親識  
故求進久之不遂賈母為言之賈不獲已答曰徐親骨相寒薄止可作小郎太守耳  
遂以上鏡郎與之以終其身益深銜前言也然師憲少年日嘗馳馬出游湖山小憩  
樓霞嶺下忽有布衣道者瞻視曰官人可自愛重將來不在韓魏下賈意其見侮不  
願而去既而醉博平康至於敗面他日復遇道者頓足驚歎曰可惜可惜天堂已破  
必不能令終矣其後悉統

癸酉歲慶元秋試兩浙運司幹官臨川龔五銖為考官龔道出慈溪忽夢有人以杯  
酒飲之且作四字於掌中晚起便目視號既及入院發策第一道中誤以一祖十

卷四

五十

三宗為十四宗於是士子大闢徑排試官房舍悉遵華尊至有負笈而逃者龔偶得  
一兵員去而免劉制使良責親至院外撫諭遂權宜以策題第二道為首篇續撰其  
三久之始定於是好事者作隔鄰云龔運幹出題詠脫以十三宗作十四宗劉制使下調  
停用第二道為第一道龔後為許使所劾明年秋度宗賓於是十四宗之語遂驗

楊州后土祠遺花天下無二本絕類聚八仙色微黃而有香仁宗慶歷間嘗分植禁苑  
明年輒枝遂復栽還祠中敷榮如故淳熙中壽星亦嘗移植南內逾年憔悴無花仍  
送還之其後官者陳涼命園丁取枝移接聚八仙根上遂活然其香色則大減矣  
杭之褚家塘瓊花園是也今后土之花已斃而人間所有者特當時接木髻髻似之耳  
嘉熙間近屬有宰宜興者縣齋之前紅梅一樹極清麗華榮交陰半放花時命客飲  
其下一酒散月明獨步花影忽見紅裳女子輕紗綉帽皆然過前躡之數十步而  
後自此恍然若有所遇或酣歌寤寐或茹坐克日其家憂之有老年頗知其事乘間  
曰昔昔聞知縣之女有殊色及笄未適而天其家遠在湖湘因紫莖於此樹梅以  
識之晴窗之夜所見者豈此乎遂命發之其棺正端結老梅根下兩楮微蝕一痕如  
錢若蛇鼠出入春啓而視之顏宛如生雖姝神衣略不少損真幽色也趨見為之酒

然心醉并尸至密室加以茵藉而四體亦和柔非尋常僵尸之比於是每夕與之接  
焉既而氣息微然疲瘁不可治文書其家乃乘間穴壁取焚之今遂廢疾而殂亦云  
異矣嘗見小說中所載寺僧盜掃人屍置夾壁中私之後其家知狀於官每疑無  
此理今此乃得之親舊自擊始知其說不妄然通鑑所載亦眉發呂后陵浮屠其尸  
有致死者蓋自昔固有此異矣

近世江西有善醫號羅三點者以三指間知六脉之受病人以為奇以此得名余按  
診脉之法必均調自己之息而後可以候他人之息凡四十五動為一息或過或不  
及皆為病脉故有二敗三運四平六數七極八脫九死之法然則察脉固不可以倉卒  
得之而况三點指之間哉此余未敢以為然者或謂其別有觀形色之術姑以此  
以神其術初不在脉也紹興間王繼先號王醫師馳名一時繼而得罪押往福州居  
往族叔祖官教時赴富沙伴素識其人適邂逅旅舍小酌以慰勞之因求察脉王忽  
慨然曰某受知既久不敢不告脉證頗異所謂脉病人不病者其應當在十日之內  
宜急反脈轉尚可及也因泣以別時官教康強無疾疑其為妄然素信其術於是即  
日回轅僅至家數日而疽亦可謂異矣又嘗聞陳體仁端明云紹興間有醫邢氏精

卷四

五十一

醫絕異時韓平原知閩門事將出使俾之診脉曰脉和平無可言所可憂者夫人耳  
知閩回和日恐未必可相見也韓妻本無疾惟其妾談不倫然私憂之洎出疆兩數  
月而其妻果歿又朱丞相勝非子婦偶小疾命視之邢曰小疾耳不藥亦愈然自是  
不宜孕孕必死其家以為狂誕後一歲朱婦得男其家方有抱孫之喜未滿月而婦  
疾作急召之堅不肯來曰去歲已嘗言之勢無可療之理越宿而婦果歿余謂古今  
名醫多矣未有察夫脉而知妻死未孕而知產亡者嗚呼神矣哉

嘉泰間文莊章公以右史直禁林時宇文紹節挺臣為司諫指公為謝深甫子肅丞  
相之黨出知溫陵既而公入為言官通歷三院為中執法時挺臣以京湖宣撫使知  
江陵府入朝除端明學士德濟宥府而挺臣壞前日之疑次日不敢拜文莊識其意  
乃抗疏言公論出一時之見豈敢以報私憾乞趨紹節就職未幾公亦益致地相得  
甚驩一日宴娶公出所藏玉杯傾酒色如截琥珀真子蘭產也坐客皆誇賞之挺臣忽  
傍視微笑曰異哉先肅慈公虛中使金日嘗於燕山獲玉盃徑七寸餘瑩潔無纖瑕  
或以為宜和殿故物平日未嘗示人今觀此色澤殊近似之於是坐客咸欲快觀起  
使取之既至則玉色製作無毫髮異真合璧也蓋元為一物中分為二耳雲驚詫以

為子卿之合不足多也。公因舉林以贈挺臣。而挺臣復欲以盟奉公。相與避讓者久之。不決。時李登季童在坐。起曰。以盟足林者。於事為順。食書不得辭也。公遂謝而藏之。以他物為報。余嘗侍二親。嘗於元夜。見其膝下。聞此。惜不一見之。其後聞為有力者。買之而去。莫知所終。

費師憲柄國日。嘗夢金紫人相。送迎。傍一客謂之曰。此人姓鄭。是能制公之死命。時大瑞。鄭師望方用事。意疑其人。且姓與奉公。於是竟以他故。擯逐之。及魯港失律。連滿南荒。就結與。差官押送。則本州推官沈士。攝山陰尉。鄭武。亦嘗為費所惡。適有是役。遂甘心焉。費臨行。置酒招二人。歷言前夢。且祈夜微。云。向在維揚日。裏郵間。有人善相。一日來。值其跣足。因數指再三。私謂客曰。相公極人。臣而足心內陷。是名猴形。恐異時不免有萬里行耳。是知今日竄逐之事。雖滿盈招。答。蓋亦有數存焉。及抵清溝之次日。泣謂押行官曰。某夜來得夢。大不祥。離此地必死無疑。幸保全之。遂留連三日。迨運不行。而官吏迫催之。離城方五里許。小泊木綿庵。竟以疾阻。或謂虎臣有力焉。先是林會樞存。遠久為費所擯。滿之南州。道死於漳。漳有富民。蓄油杉甚佳。林氏子弟欲求而價不可得。因撫其木曰。收取收。留與費丞相自

用蓋一時憤恨之語耳。至是郡守與之經營之。竟得此物以飲。可謂異矣。死生禍福。皆有定數。不可幸免也。如此。此事親聞之。沈士珪云。

郊康節曰。世有溫泉無寒火。昭德吳氏解曰。陰能順陽而陽不能順陰也。水為火費。則沸而熱物。火為水沃則滅矣。晉紀。陸機之氣曰。陰陽不調。則火數不得。不否。一氣偏勝。則萬物不能獨成。今有溫泉而無寒火。然今溫泉。往往有之。如驪山。尉氏。駱谷。汝水。黃山。佛迹。巨盧。閩中等處。皆表表在人耳目。披詩云。自驪山目。隘未。潤陰陽。故僻攸火山。烈威沸湯。浪注安能。長魚鱉。僅可尋。秋。晦。登。詩云。誰然丹黃。燭。變。此。五。池。水。蓋。或。謂。溫。泉。之。下。必。有。硫。黃。石。故。耳。獨。未。見。所。謂。寒。火。按。西。京。雜。記。載。董。仲。舒。曰。水。極。陰。而。有。溫。泉。火。至。陽。而。有。涼。缺。又。抱。朴。云。水。性。純。冷。而。有。溫。谷。之。湯。衆。火。體。宜。燥。而。有。蕭。丘。之。寒。飲。又。劉。子。從。化。篇。曰。水。性。宜。冷。而。有。華。陽。溫。泉。猶。曰。泉。冷。冷。者。多。也。火。性。宜。熱。而。有。蕭。丘。寒。飲。猶。曰。火。熱。者。多。也。然。則。火。寒。亦。有。之。矣。特。以。耳。目。所。未。及。故。以。為。無。耳。海。水。以。杖。擊。之。火。星。勃。然。屬。草。化。而。為。螢。光。可。照。物。非。寒。火。乎。林。復。字。瑞。陽。括。蒼。人。學。問。材。具。皆。有。過。人。者。持。險。隘。忍。酷。略。不。容。物。結。黨。中。為。臨。安。推。官。有。告。監。文。思。院。既。常。良。孫。賦。墨。事。朝廷。下。之。臨。安。獄。久。不。得。其。情。上。意。謂。京。尹。

卷四

五十二

卷四

五十三

左右之尸。不自安。後乃挺身自死。乞任其事。託就。厥。成。罪。常。流。海。外。因。逸。客。船。以。往。中。途。遇。盜。無。以。應。其。求。遂。取。常。手。足。釘。若。兩。板。絃。松。開。分。其。屍。為。二。馬。林。竟。以。勞。政。官。不。數。年。為。郎。出。知。惠州。時。嘗。有。相。家。嘗。得。罪。憤。其。冤。殺。報。之。速。力。請。繼。其。後。林。弗。知。也。既。至。惠。適。有。訴。林。在。郎。日。以。既。殺。人。具。有。其。實。疾。使。使。安。國。亦。按。其。家。有。借。擬。等。物。於。是。有。旨。令。大理。丞。陳。棟。追。逐。隨。所。至。置。獄。鞠。問。及。至。潮。陽。遇。諸。道。聞。搜。其。行李。得。朱。椅。寶。櫃。等。物。蓋。林。好。相。所。用。者。乃。就。鞠。於。僧。寺。中。林。知。必。不。免。顧。見。一。家。人。欲。別。既。入。室。生。探。囊。中。棄。投。酒。中。飲。之。有。頃。流。血。滿。地。家人。號。泣。使。者。入。視。則。仰。藥。死。矣。因。以。其。死。復。命。然。其。所。服。乃。草。烏。木。及。他。一。草。藥。耳。至。三。日。乃。起。即。亡。命。入。廣。其。家。以。空。棺。歸。葬。始。就。逮。時。權。僕。罵。數。行。囊。穿。年。道。中。大。姓。潘。氏。為。收。斂。歸。之。了。無。所。失。其。家。與。之。音。問。相。聞。者。累。年。至。是。定。未。始。絕。竟。使。其。罰。云。此。陳。道。周。士。所。紀。得。之。括。醫。吳。嗣。美。善。詳。英。聖。所。志。亦。為。所。聞。以。為。真。死。殊。可。笑。也。

江聖錫。應。辰。瑞。明。本。玉。山。縣。弓。子。子。翰。子。材。為。檢。諸。子。學。有。兵。在。側。言。某。兒。頗。知。請。書。可。使。侍。筆。晚。吟。視。之。狀。貌。偉。然。不。類。常。兒。問。能。屬。對。否。曰。能。曰。馬。蹄。踏。破。青。苔。草。履。聲。曰。龍。爪。穿。開。白。雲。喻。大。驚。曰。他。日。必。為。偉。器。留。授。之。學。且。許。妻。以。子。後。

從。張。橫。滿。游。學。在。進。十。八。年。魁。天。下。天。資。強。敏。記。問。絕。人。其。師。福。州。丈。聞。其。名。欲。嘗。之。始。歸。厥。有。樞。持。標。立。道。左。命。視。之。累。千。百。言。皆。發。聲。不。絕。即。行。翰。曰。事。不。可。行。也。振。呼。曰。已。詳。狀。公。笑。曰。爾。謂。吾。不。詳。耶。駐。車。還。其。羅。補。之。不。差。一。字。吏。民。以。為。神。相。戒。不。敢。犯。

真。文。忠。公。建。寧。府。浦。城。縣。人。起。自。白。屋。先。是有。道。人。於。山。間。結。茅。煉。丹。將。成。忽。一。日。入。定。語。童。子。曰。我。去。後。或。十。日。五。日。即。還。謹。勿。輕。動。我。屋。子。後。數。日。忽。有。扣。門。者。童。子。語。以。即。出。未。還。其。人。曰。我。知。汝。師。死。久。矣。今。已。為。冥。司。所。錄。不。可。歸。留。之。無。益。徒。與。腐。耳。童。子。付。不。悟。為。魔。遂。舉。而。焚。之。道。者。旋。歸。已。無。及。繞。聲。呼。號。云。我。在。何。處。如。此。月。餘。不。絕。聲。鄉。落。為。之。不。安。適。有。老。僧。聞。其。說。屬。聲。答。之。曰。你。就。尋。我。你。知。是。誰。於。是。其。聲。乃。絕。時。真。母。方。據。忽。見。道。者。入。室。遂。虛。西。山。幼。穎。悟。絕。人。家。貧。無。從。得。書。往。往。假。之。他人。及。到。學。里。儒。為。舉。子。業。未。幾。登。第。初。任。為。延。平。印。掾。時。倪。文。節。善。戲。借。後。進。且。知。其。才。意。欲。以。詞。科。及。錄。傳。之。每。假。以。私。淑。之。文。報。一。二。日。即。歸。若。手。未。滿。者。文。節。殊。不。平。曰。若。夫。因。不。學。然。賢。者。亦。何。所。見。還。不。觀。耶。西。山。揀。紙。對。曰。先。生。善。說。後。學。何。敢。自。棄。其。書。皆。當。竊。聽。特。不。敢。久。留。耳。文。節。謔。扣。一。二。皆。能。成。語。文。節。

始大驚喜於是與之廷譽於朝而繼中詞科遂於世宗宗焉

建康涼陽市民同日殺人皆繫獄具以因上府亦同日就道二因時相與言監者不虞也少宿郵舍甲謂乙曰吾二事已至此死固其分願事通同日計亦有可為者我有老母貧不能自活君到府第稱貧悉以貸我我當兼任之等死耳卒而脫君家素温為我養母終其身則吾死為不徒死矣乙欣然許之時定張更以尚書知府事號稱廉明因既至皆呼使前問之及乙則曰某嘗不殺人殺人某者亦甲也張駭異使竟具說曰甲已殺某人即逸去其家不知為甲所殺也平日與某有隙遂以聞於官已而甲又殺某人乃就捕某非不自視官而吏賂故竟不得直也張以問甲甲對如乙言立破械縱之一釋大驚甲既論死官更皆坐失入抵罪而張終不悟甚哉獄之難明也淳熙中孝宗及皇太子朝上皇於德壽宮置酒賦詩為樂從臣皆相和周益公詩云一丁扶大德三合望皇基蓋高宗生於大觀丁亥孝宗生於建炎丁未光宗生於紹興丁卯故也陰陽家以亥卯未為三合一時用事可謂切當其後楊誠齋為光宗宮僚時寧宗之在平陽邸其質壽詩云祖克父降真千載萬子湯孫更一家又云天憲分明昌火德誕辰三世總丁年蓋祖益公語也嘉熙己亥四月誕皇子告廟祝文學士

卷四

五十四

李劉功甫嘗筆內用四柱作一聯云亥年已月無長蛇豐豕之虞午日丑時有歸馬放牛之意蓋時方有蜀檢其用事可謂中的然或者謂謂失之俳耳

楊和王居殿囑曰這第清湖洪福橋規制甚廣自居其中旁列子舍四皆極宏麗落成之日從外人遊觀一僧善相宅云此龜形也得水則吉失水則凶時和王方被珠翠從容聞奏欲引湖水以環其居思陵首肯曰朕無不可第恐外庭有語宜密速為之退即督役兵數百且多募民夫夜以繼晷入自五房院出自惠利井蜿蜒紫纒凡數百杖三晝夜即竣事未幾臺臣果有疏言擅灌湖水入私第以擬宮禁者上曉之曰朕南渡之初庸人退而厚益起遂用議者竊廢之策刻印盡封之所有者止淮浙數郡耳會請將盡平羣盜朕因自誓除土地外凡府庫金帛襍置不問故請將有餘刀以給眾池國圖之資若以平盜之功言之雖盡以西湖賜之曾不為過况此復以成惟卿容之言者遂止繼而後建傑閣藏思陵御劄且指賜風雲慶會四大字於上蓋取大龜昂首下口口湖之象以成僧說自此百餘年間無復火災人皆神之至辛已歲其家恰開元佑聖觀殿者為龜失其首疑為不祥次年五月竟殿延燦潭潭數百楹不數刻而盡蓋殿閣之禍云

趙邦本姓李李全將也趙南仲愛其勇納之改姓趙氏入洛之師嘗為統軍嘗過靈璧縣道旁奇石林立一峯巖然峭崿秀潤南仲立馬傍觀撫玩久之後數年家昏偶有以片石為獻者南仲因說諸客以昔年符離所見者邦永時適在嘉閣語即退纔食頃數百兵昇一石而來植之庭間儼然萬上所見也南仲駭以為神扣所從來則云昔年相公注視之際意謂愛此隨命部下五百卒攀躡而未敢獻適聞所言始敢以進南仲為之一笑

卷四

五十五

莆田方翥試南宮第三場欲出納卷有物礙其足視之則一卷子止有前二篇其文亦通暢不解何以不終卷而棄於地也者筆端俊甚以其緒餘足成之併搗出中門投之幕中一時不暇計其姓名者既中第亦不復省問他年為館職偶及試閣異章間及之偶有客在坐同年也默不一語翼日具冠裳造方自敘本末言試日疾不能支吾扶曳而去所謂試卷者莫記所在已絕望矣一旦榜出乃在選中沈然疑姓名之偶同幸未嘗與人言至入京物色之良是借真卷觀之儼然有續成者竟莫測所以今日乃知出君之筆君吾恩人也方笑謝而已按馮京知舉張芸叟賦公生明重墨用諶己而為第四名竊伍司主南莽及元祐中使虜過北門馮為留守始修門生敬酒邊馮因言昔泰知舉秘監賦重墨用諶以論策佳軌為改之推真高第願記憶否芸叟方飲不覺酒盃覆覆再三愧謝與此卷同

世俗所謂王魁之事殊不經且不見於傳記雜說疑無此事異聞集雖有之然集乃唐末陳翰所編魁乃宋朝人是必後人勸入耳按嘉祐中進士奏名託未御試京師妾傳王後民為狀元不知言之所起亦不知後民為何人及御試王荆公時為知制誥與楊樂道共為詳定官舊制御試舉人設初考官先定等第復備之以送覆考再定乃付詳定發初考所等以對覆考如同即已不同則詳其程文為定時荆公以初覆所定第一人皆未允當於行間別取一人為首楊樂道以為不可議未決太常少卿朱從道時為編封閣之謂同舍曰二公何用力爭從道十日前已關王後民為狀元事必前定二公徒自苦耳既而二人各以己意進案而詔從荆公之議及發封乃王後民也後又見虞初志所集養生必用方戒人不可妄服金虎碧霞丹乃詳載其說云狀元王後民字康侯為應天府發解官得狂疾於貢院中嘗對一石碑呼叫不已碑石若聲之者亦者康侯之者怒也病甚不省覺取書冊中交股刀自裁及守左右抱持之遂免出試院未之疾亦已平復



陶弘景詩云山中何所有。嶺上多白雲。則可自怡悅。不堪轉贈君。雲固非可持贈之物也。城翁一日。自山中。見雲氣如羣馬奔突。自山中來。遂以手撮開籠。收入其中。及歸。白雲盈籠。開而放之。遂作撰雲篇云。道人達南山。雲歎吸如電。使竟誰使令之。家家從空下。又云。或飛入吾車。福道人財。勝博取置。罰中提。揚反。茅舍。開。城。仍。放。之。擊去。仍。變。化。然。則。雲。真。可。以。持。贈。矣。宣。和。中。良。嶽。初。成。今。山。多。造。油。銅。囊。加。水。濕。之。曉。張。於。絕。巖。危。巖。之。間。既。而。雲。盡。入。遂。括。囊。收。曰。白。雲。每。重。駕。所。臨。則。盡。縱。之。須。臾。湔。然。充。塞。如。在。千。巖。萬。壑。然。則。不。特。可。以。贈。又。可。以。資。矣。併。資。一。笑。

畢。再。還。兗。州。將。家。也。閱。積。用。兵。諸。將。多。敗。事。獨。再。遇。累。有。功。全。虜。認。其。旗。幟。即。避。之。屢。遷。至。鎮。江。都。統。楊。州。承。宣。使。馳。衛。上。將。軍。後。以。老。病。致。仕。始。居。於。雲。有。戰。馬。號。黑。大。虫。駭。阻。異。常。獨。主。翁。能。御。之。再。遇。既。死。其。家。以。鐵。鉅。蕪。之。劑。中。適。遇。蕪。初。迎。神。關。金。鼓。聲。意。為。赴。敵。於。是。長。嘶。奮。逝。斷。絕。而。出。其。家。虛。傷。人。命。健。卒。十。餘。挽。之。而。歸。乃。好。言。戒。之。云。將。軍。已。死。汝。莫。生。事。累。我。家。馬。奔。耳。以。聽。注。然。出。涕。啞。啞。長。鳴。數。聲。而。驚。嗚。呼。人。之。受。恩。而。忘。其。主。曾。異。類。之。不。若。能。不。愧。乎。

邑。宜。以。西。南。丹。諸。嶽。皆。居。窮。崖。絕。谷。間。有。獸。名。曰。野。梁。黃。髮。椎。髻。跣。足。裸。形。儼。然。一。媪。也。上。下。山。谷。如。飛。猿。自。腰。已。下。有。皮。囊。垂。蓋。膝。若。猿。鼻。力。敵。數。壯。夫。喜。盜。人。子。女。然。性。多。疑。畏。罵。已。盜。必。復。至。失。子。家。窺。候。之。其。家。知。為。所。竊。則。集。鄰。里。大。罵。不。絕。口。往。往。不。勝。罵。者。之。取。則。挾。以。還。之。其。羣。皆。雌。無。匹。偶。每。遇。男。子。必。負。去。求。合。嘗。為。健。夫。設。計。擄。之。大。壑。中。展。轉。呼。咽。絕。不。可。起。往。往。人。集。眾。刺。殺。之。至。死。以。手。護。腰。間。不。置。割。之。得。印。方。寸。瑩。若。蒼。玉。字。類。符。篆。不。可。識。非。錫。非。鏤。蓋。自。然。之。文。然。亦。竟。莫。知。其。所。實。為。何。用。也。周。子。功。景。定。間。使。大。理。取。道。於。此。親。見。其。所。謂。印。者。此。事。前。所。未。聞。是。知。窮。荒。絕。徼。天。奇。地。怪。亦。何。所。不。有。未。可。以。見。聞。所。未。遂。以。為。誕。也。後。漢。耶。國。志。引。博。物。記。曰。日。南。出。野。文。屢。行。不。見。夫。其。狀。晶。且。白。裸。袒。無。衣。襦。得。非。此。乎。博。物。記。當。是。秦。漢。間。古。書。張。華。字。茂。先。益。取。其。名。而。為。志。也。

三山蘇大璋顯之治易有聲。戊午鄉舉。第為第十一人。數為人言之。以為必如夢告。既武將搢搢。同經人訴於郡。謂其自許之確。如此必將與試。官有成約。萬一果然。乙究治之。及拆號。第十一名果易也。帥携此狀入院。偏示考官。謂設如所言。諸公將何。以自解。不若以待補。首卷易之眾。皆以為然。既得。則自待補。為正解者。大璋也。由正解而易為待補者。乃訴牒之人也。次年蘇遂冠南宮。此與王俊民事相類。

永嘉徐璠字漢五。治周成子。概無所。自必得。罪。東。檐。侯。命。忽。夢。神。人。驅。之。使。去。答。曰。吾。分。宜。去。不。待。驅。遂。但。未。知。當。往。何。所。神。曰。汝。得。嚴。州。覺。與。家。人。言。夢。真。妄。取。吾。得。罪。必。南。遷。安。得。在。近。畿。乎。已。而。謫。道。州。又。從。象。州。行。至。來。賓。縣。得。圖。經。視。之。唐。嚴。州。也。歎。曰。其。返。乎。果。終。焉。

昌化章氏昆弟二人。皆未有子。其兄先抱育族人一子。未幾其妻得子。其弟言。兄既有子。蓋以所抱子與我。兄告其妻。妻猶在。弟曰。不然。未有子而抱之。甫得子而棄之。人其謂我何。且新生那可保也。弟請不已。嫂曰。不得已。寧以吾新生與之。弟初不敢。當嫂即與之。已而二子皆成立。長曰。胡。字。景。韓。李曰。胡。字。景。虞。胡之子。樵。胡之孫。鑄。鑄皆相繼登第。遂為名族。孝友睦。之。報。如。此。婦。人。有。識。尤。可。尚。也。

吳季謙。初為鄂州。邑尉。嘗獲劫盜。訊之。則昔年有某郎伴者。江行遇盜。殺之。其妻有色。盜賊之曰。汝能從我乎。妻曰。汝能從我。則我亦能從汝。否則殺我。盜問故。曰。吾事夫者十年。今至此。已矣。無可言者。僅有一塊。纈。數。月。吾欲浮之江中。幸而為我育之者。庶其有遺種。吾然後從汝。無海盜許之。乃以黑漆圓盒。盛此兒。藉以文。襪。且置銀一片。其僕使之流去。如是十餘年。一日。盜至鄂。賊。其妻入某寺。設供。至一僧。

房度。聞黑金在。妻一見識之。驚絕。幾。因。曰。吾。疾。作。姑。小。懸。於。此。毋。撓。我。乘。間。密。問。僧。何。得。此。金。僧。言。某。年。月。日。得。於。水。濱。有。嬰。兒。白。金。在。焉。吾。收。育。之。為。求。乳。食。今。在。此。年。長。矣。呼。視。之。酷。肖。其。父。乃。為。僧。言。始。末。且。言。在。某。所。能。我。白。之。有。司。即。捕。之。可。以。為。功。受。賞。吾。亦。亦。釋。矣。僧。為。報。一。檢。獲。之。遂。取。其。子。以。歸。季。謙。因。是。改。秋。紹。興。末。有。韓。隨。者。賣。卜。於。臨。之。三。橋。多。奇。中。康。辰。春。曾。侍。郎。仲。躬。呂。太。史。伯。恭。至。其。肆。則。先。一。人。在。焉。問。其。姓。宗。子。也。次。第。諸。命。首。言。趙。可。至。郎。守。却。多。貴。子。不。達。者。亦。卿。即。次。及。當。則。曰。命。甚。佳。有。家。世。有。文。學。有。政。事。亦。有。官。職。只。久。一。事。終。身。無。科。第。次。至。呂。問。何。幹。此。呂。曰。赴。試。曰。去。年。不。合。發。解。今。安。得。省。試。曰。赴。詞。科。曰。是。詞。科。人。但。不。在。今。年。今。年。詞。科。則。有。人。矣。後。三。年。兩。試。皆。得。之。且。不。失。甲。科。復。扣。其。何。所。至。沈。吟。久。之。曰。名。滿。天。下。可。惜。無。福。已。而。其。言。皆。驗。趙。名。善。待。仕。至。岳。州。守。其。子。汝。述。為。尚。書。連。連。通。皆。監。臨。曾。仲。躬。名。遠。吉。父。文。清。公。之。子。能。世。其。家。舉。進。士。不。第。至。從。官。以。沒。呂。太。史。陸。興。發。未。錄。陸。橋。南。宮。第。七。人。又。中。宏。博。科。為。世。儒。宗。不。幸。得。未。疾。甫。四。十。六。歲。而。終。術。之。神。驗。如。此。

春秋以來。及古帝王。未有河清之說。河者諸侯位。清屬陽。濁屬陰。河當濁。反清。陰欲。



為僧。侯被為帝也。惟不房易傳云。河水清。天下平。裴楷疏。

米元章有疾。嘗見其先手帖云。每一書背託入。卷印以米氏秘玩書印。閱書之法。二葉相此。若洗手就取。展以視客。客拱而憑几。案從容細閱。若趨走於其前。客曰。展。若展。客曰。卷。若卷。惟命。客據案甚尊。若執事甚卑。舍侯執事者。止欲不以手衣展。拂之。耳益其潔。疾如此。

張奎為西京留守。識黃巢於摩僧中。後往四明雪竇山。即雪竇禪師也。宋之問。謫官杭州。過驛宿。王於室。德年。南嶽僧見姚。於封禪寺。主僧乃巨寇。朋馬兒。江州。通寺僧。元後。離青於。蘇云。季重進。宣和老內侍。遇林靈素於蜀道。季次。仲遇姚。平仲於廬山。要皆傑點之。多於運命一時也。

有石。其籍編太原。以商為業。常行貨於代北。長慶二年。夏中。於雁門。朔行道中。時暑方盛。因偃大樹下。忽夢一僧。瞳目被褐。其狀甚異。來至前。謂曰。我廬於五臺山之南。有窮林積水。出塵俗甚遠。實摩僧消暑之地。檀越幸偕我而遊乎。即不能。吾見檀越病熱且死。得無悔於心耶。憲以時暑方盛。僧且以禍福語相動。因謂僧曰。願與師偕往。於是具僧引。憲西去。且數里。果有窮林積水。見摩僧在水中。憲恆而問之。

僧曰。此玄陰池。故我徒浴於中。且以湯熨。煖於足。引憲。環池行。憲獨在摩僧在水中。又其狀貌無一異者。已而天暮。有一僧曰。檀越可聽吾徒之梵音也。於是憲立池旁。摩僧即於水中合聲而誦。僅食頃。有一僧擊手曰。檀越與吾偕浴於玄陰池。慎無恐。憲即隨僧入池中。忽覺一身盡冷。喉而戰。由是驚悟。見已卧於大木下。衣盡濕。而寒。探且甚。時已日暮。即抵村舍中。至明日。病稍愈。因行於道。聞道中。忽有蛙鳴。甚類摩僧之梵音。於是竟往尋之。行數里。見窮林積水。有蛙甚多。其水果名玄陰池者。其僧乃摩蛙耳。憲曰。此蛙能幻形以惑於人。豈非怪之尤者乎。於是盡殺之。

有御史韋君。嘗從事江。復以奉使至京。既還。道次。商於館亭中。忽見亭柱有白蜘蛛。曳而下。狀甚醜。君曰。是為人之患也。吾聞汝雖小。人良。無及。因以指。指。且。又見一白者。下如前所說之。且視其上。有網。為。韋君乃命左右。率。盡。為。掃。去。且。曰。為人患者。吾。除。矣。明日。欲。去。因。以。手。撫。其。柱。忽。覺。指。痛。不。可。忍。乃。有。一。白。蜘蛛。其。上。韋。君。驚。即。拂。去。俄。遂。腫。高。不。數。日。而。盡。一。臂。由。是。肩。與。界。至。江。夏。醫。藥。無。及。竟。以。左。臂。漬。血。血。盡。而。終。先是。韋。君。先。夫。人。在。江。夏。夢。一。白。衣。人。謂。曰。我。弟。兄。二。人。為。汝。子。所。殺。吾。告。上。帝。帝。用。雪。其。寃。且。送。吾。請。言。畢。夫。人。驚。寤。甚。異。之。而。不。能。言。

卷四

五十八

後旬餘而韋君至。具得其狀。方悟所夢。覺為夢日。果其殺蜘蛛於館亭時也。夫人泣曰。其能久乎。數日而韋君終矣。

雲花寺有聖畫。殿夜安中。謂之七聖畫。初殿宇既製。寺僧求畫工。將命施絲。繪畫。其直不合。寺僧所酬亦竟去。後數日。有二少年詣寺。來。謝。曰。其善畫者也。今聞此寺。將命畫工。莫不取利。其真願輸工可乎。寺僧欲先閱其筆。少年曰。某兄弟凡七人。未嘗畫於長安。諸君。寧有蹟乎。僧以為為。稍。難。之。少年曰。某既不納師之直。苟不可師。意。即。命。朽。其。髓。未。為。晚。也。寺。僧。利。其。無。郵。遂。許。之。後。一。日。七。人。果。至。各。挈。絲。繪。將。入。殿。宇。且。為。僧。約。曰。從。此。去。七。日。慎。勿。啟。吾。之。戶。亦。不。勞。賜。食。蓋。以。畏。風。日。所。侵。鑿。也。當。以。泥。錫。之。無。使。有。纖。隙。不。然。則。不。能。施。其。妙。矣。僧。從。其。語。自。是。凡。六。日。間。無。有。聞。僧。相。語。曰。此。必。怪。也。當。不。宜。果。其。約。遂。相。與。發。其。封。戶。既。啟。有。七。鶴。翩。翩。空。飛。去。其。殿。中。絲。繪。儼。若。四。隅。惟。西。北。墻。未。盡。飾。焉。後。畫。工。來。見。之。大。驚。曰。真。神。妙。之。筆。也。於是莫敢繼其色者。

唐故尚書李公鎮北門時。有道士尹君者。隱晉山。不食粟。嘗餌柏葉。雖髮盡白。而容貌若童子。往往獨遊城市。里有老父。年八十餘。顧謂人曰。吾孩提時嘗見李翁言。李翁吾外祖也。且曰。我年七歲。已識尹君矣。迄今七十餘年。而尹君容貌如舊。得非神仙乎。吾且老。自度能幾何。為人間。汝方當壯志。尹君之容狀。自始及今。七十餘歲矣。而尹君曾不老。豈非以千百歲為。賤。耶。北門從事馮翊公。緩好奇者。慕尹君之得道。每旬休。即驅駕而詣焉。其後。嚴公自軍司馬。為北門師。遂迎尹君至府。解館於官署中。日與同席。聞有異香。自肌中發。公益重之。公有女弟。學浮屠氏。嘗曰。佛祖與論。老固殊致。且怒其凡。與道士遊。後一日。密以薑汁。寢湯中。命尹君飲之。尹君既飲。驚而起。吾其死乎。俄吐出一物。甚堅。有異香。發其中。公命剖而視之。真麋。也。自是尹君貌衰。其夕。卒於館中。嚴公既知女弟之所為也。怒且甚。即命部將治其喪。後二日。至尹君於汾水西二十里。明年秋。有昭聖觀道士朱太虛。因投龍至晉山。忽遇尹君在山中。大虛驚而問曰。師何為至此。耶。尹君笑曰。吾去歲在北門。有人以薑汁。飲我者。我固示之以死。然則。薑汁。安能。取。吾。真。耶。言。訖。忽。亡。所。見。太虛。竊。異。其。事。及。歸。具。白。嚴。公。曰。吾。聞。神。仙。不。死。脫。有。死。者。乃。尸。解。爾。不。然。何。變。異。之。若。是。耶。將。命。發。其。墓。以。視。之。然。慮。或。於。人。遂。履。其。事。

元魏布衣時。嘗與故禮部侍郎張謂。友善。嘗無僕馬。與衣徒行於陳蔡。一日。天暮。忽

卷四

五十九

大風雷原野昏黑二人僞詣道左神廟中以避焉時有盜數輩皆伏伺風雷僅於廟  
廡下二人見之甚懼且慮為其所害即負壁而立不敢動俄聞廟中有聲曰元相國  
張侍郎且至厚盜當速去無有翼於貴人厚盜惶怖馳去二人相賀曰吾向者以將  
死為憂今吾聞聲真神人之語也且喜且異其後載果相代宗謂終於禮部侍郎  
雲朔之間嘗大旱時暑益甚里人病熱者以千數有村配陳翁者嘗獨行田間忽逢  
一人儀狀甚異振金甲左右佩弧矢執長劍御良馬朱纓金珮光飾華煥鞭馬疾驅  
適遇陳翁因駐馬而謂曰汝非里中人乎翁曰某農人家於此亦有年矣神人曰我  
天使今上帝以汝里中俱病熱豈獨騎陽之所致乎且有厲鬼在君邑中為祟故人  
多此疾上帝命我逐之俄而不見陳翁即以其事白於里人自是雲朔之間病熱者  
皆愈

卷四

六十一

故相李逢吉嘗為司空范希韓從事於單子府時金城寺有老僧無為者年七十餘  
嘗一日獨處禪室負壁而坐瞬目數息忽有一介甲持笈者由寺門而入食頃聞報  
李從事來自是逢吉將遊金城寺無為輒見向者神人先至率以為常衙將簡郢與  
無為弟子法真善嘗為郭語之

故相李回少時嘗久疾其兄斬呂巫祝於庭中設酒食以樂神方面壁而眺忽聞庭  
中喧然回視見堂下有數十人或衣黃衣或綠衣繞按酒食而唱之良久將散巫欲撤其  
席忽有一神自空中而降左右兩翅諸鬼皆避易四散且曰陸大夫神至矣巫者亦  
驚曰陸大夫神來即命致酒食於庭其首俯於筵上食之且盡乃就飲其酒俄頃其  
貌頹然若有醉色遂飛去羣鬼亦隨而失後數日回疾愈

有崔君者貞元中為河內守崔君貪而刻河內人苦之嘗於佛寺中假佛像金凡數  
鎰而竟不酬其寺僧亦以太守終不取言未幾而崔君卒於郡是日寺有牛產一犢  
者其犢頂上有白毛若縷織成文字曰崔某者寺僧相與觀之且歎且異曰崔君為  
吾郡太守嘗假此寺中佛像金而竟不還今日事果何如哉崔君之家聞之即以此  
牛易其犢既至命煎去毛上文字已而復生回至其家雖養以藜藿卒不食崔氏且  
以為異亦竟歸其寺焉

郭司空釗太和中有梓潼移鎮西京府時有蘭若甚謹朴釗念之多委以事嘗一日  
釗命市紋繒絲帛百餘匹其價值且以為欺我即因於獄用致其罪獄既具釗命答  
於夜忽有十餘犬爭擁其背吏卒莫能制釗大異之且訊其事蘭若曰某好聞佛氏

金剛經自金剛經以貧窮摩夫不知其他到款曰夫高能感其惠報其德吾安可不  
施恩信遂釋之

實應中有李氏子亡其名家於洛陽其世以不好殺故家未嘗蓄狸所以有鼠之厄  
也迨其孫亦能世祖父意嘗一日李氏大集其親友會食於堂上而門外有厚鼠數  
百俱入立以前足相蔽如甚善狀家童驚異告於李氏李氏親友乃空其堂而縱觀  
人去且盡堂忽摧圮其家無一傷者堂既摧而厚鼠亦去悲夫鼠固微物也尚能識  
德而知報況人乎如是則施恩者宜廣其澤而報德者亦宜踴其誠有不顧者當視  
此以愧諸

妻師德布衣時曾因沉疾夜夢一人紫衣來榻前再拜曰君之疾且間矣幸與某僧  
去即引公出忽覺力甚捷自謂疾愈行數里見路傍有解暑左右吏卒朱門甚高曰  
地府院驚曰何地府院而在人間乎紫衣者對曰冥途園與人掛跡世人又安得而  
知之公入其院吏卒辟易而逸見一室曰司命署問職何如對曰主世人祿命之籍  
也公因入室視之有書數千幅在几上傍有綠衣者稱為按檢公因命出己之籍按  
檢取十軸以進公閱之書已名載其祿位年月履歷清貴出入台輔壽至八十有五

卷四

六十二

覽之喜謂按檢曰某亦布衣耳無饒凍夏足矣又安敢有他望乎言未畢忽有一聲  
泐空而下震動簷宇按檢驚曰天鼓且動君宜疾歸不可留矣聞其聲遂驚始悟為  
夢造解時天已曙其所居東海有佛寺擊晚鐘蓋按檢所謂天鼓者也自是疾亦間  
焉後入仕歷宦或如所載者及為西涼帥一日見黃衣使者至問前曰冥途小吏奉  
命請公公曰吾嘗見司命之籍紀吾之位當至上台壽凡八十有五今何為遽見命  
耶黃衣人曰公某官時嘗誤殺無辜人位與壽為主吏所降今則窮矣言訖忽亡所  
見自是卧疾後三日竟

太子賓客盧尚書貞雅子為僧會昌中沙太僧徒斥歸家以蔭補光王府參軍一夕  
夢為僧時所奉師來慰問其出處再三告以佛法論破已無所歸今為一官徒還旦  
夕期在落頂上髮方畢志願且泣且訴之良久曰若我志果遂與佛法語未竟見八  
面屯兵千乘萬騎旌旗日風衣雲錦儀衛四合真天子大駕軍中人謹言將迎先  
王部整行列以次前去盧方駭懼不能測遽驚覺魂搖流汗久之方能言卒不敢洩  
於人無幾宣宗自光即踐阼錄王府屬吏盧以吏不稱常調格遷致自是稍與復  
經教寺字僧尼加舊制一契書中語盧校夢中所謂本師蓋參軍事府王近師弟子



馮翊嚴生者家於漢南富遊岷山得一物其狀若彈丸色黑而大有光視之深微若  
經水焉生持以示於人或曰珠也生因以彈珠名之當其於箱中其後生遊長安既  
於春明門逢一胡人叩馬而言衣囊之中有奇寶願得一見生即以彈珠示之胡人  
捧之而喜曰此天下之奇貨也願以三十萬為價生曰此實安所用乎而君厚其  
價如是哉胡人曰我西國之人此乃吾國之至寶國人謂之清水珠若置於濁水冷然  
洞徹矣自亡此寶且三載吾國之并東盡馮國人俱病於是我等越海踰山來中夏  
求之今果得於子矣胡人即命注濁水於盆以珠投之俄而其水湛然清瑩纖毫可  
辨生於是與胡人獲其厚價而歸

陳蔡間有氏竹季貞者卒十餘年矣後里人趙子和者卒數日忽即起馳出門其  
妻子驚前視之子和曰我竹季貞也安識汝今將歸吾家既而語音非子和矣其妻  
子隨之至季貞家見子和來以為狂疾罵而逐之子和曰我竹季貞卒十一年今乃  
歸何拒我耶其家人聆其語奇果季貞也驗其事又季貞也妻子俱駭異請之季貞  
曰我自去人世迄今且一紀居冥途中思還者妻卒不一日相忘然冥間每三十年  
即一遊者再生伏言罪福昨者吾欲請據案得以名聞冥官願為再生者既而冥官

謂我曰汝宅舍久壞矣如何案據曰曰季貞同里趙子和者卒數日願假其殼還季  
貞之說冥官許之即遣使送我於趙氏之舍我故得歸因語平昔事歷歷可聽妻子  
方信而約之自是季貞不食酒肉衣短粗衣行乞陳蔡汝鄭間給帛隨以修佛像施  
貧餓者後還家至今尚存

唐劉錫錫云僧道宣持律第一慧一旦霹靂繞戶外不絕宣曰我持律更無所犯若  
有宿業則不知之於是梳三衣於戶外謂有蚊蟻焉衣出而聲不已宣乃視其十  
指甲有一點如油麻者在右手小指上疑之乃出於陽子孔中一粟而失半指黑點是  
蚊龍之藏處也錫曰在龍亦已善求避地之所矣而終不免則一切分定豈可逃乎  
寶歷中有京兆韋思玄偕居洛陽性尚奇嘗夢神仙之術後遊嵩山有道士教曰夫  
緝金液者可以延壽吾子當先學煉金如是則可以肩赤松駕廣成矣於是思玄求  
煉金之術積十餘年會術士數百終不能得其妙口口曰有居士辛鏡者貌甚清瘦  
嶽然有寒色衣敝囊扣思玄門謂思玄曰吾病甚窮無所歸聞先生好古尚奇集天  
下異人方士我敢來請耳願先生納之思玄即止居士於舍之後居士身疾雖盡漬  
血穢甚韋氏一家盡惡之思玄嘗召術士數人會食而居士不得預既具膳居士笑

卷四

六十四

至客前溺於筵席上盡酒客怒皆起韋氏家僮亦親來罵之居士遂告去行至庭忽  
亡所見思玄與諸客甚異之因視其溺乃紫金也奇光燦然真曠代之寶思玄且驚  
且歎有解者曰居士紫金精也徵其名氏信矣且辛者蓋西方庚辛金而鏡字者凡  
從金見亦西方之正位推其義則吾之解若合符然

太原王含者為振武軍都督其母金氏本胡人文善弓馬素以操捍聞嘗馳健馬臂  
弓腰矢入深山取熊鹿狐兔殺獲甚多故北人皆憚其能而推重之後年七十餘以  
老病遂獨止一室辟侍婢不許執近左右至夜即閉戶而寢往往發怒欲杖其家人  
輩後一夕既而寤其家人忽聞軋然之聲遂趨以伺之望見一狼自室中開戶而出  
天未曉而其狼自外還入室又為其門家人且洪其白於舍是夕於隙中潛窺如家  
人言含妻得不自安至曉金氏召含且譴即市康鹿舍熟以獻金氏曰吾所需生者  
爾於是生康鹿至於前金氏啖立盡含益懼家人輩或竊語其事金氏聞之色甚  
慚是夕既而寤其家人又伺而視之有狼遂破戶而出自是竟不復還知

卷四

六十五

人候道華侍悟仙為供給諸道士皆以奴隸視之澆掃并白無所不為而道華愈  
欣然性好子史常不釋卷一覽必誦之於口眾或問之要此安用答曰天下無惡博  
仙人咸大笑之蒲中多大乘天下人傳歲中不過一二無核者道華比三年軌得食  
之一旦道華執斧斫古松垂枝且盡如削院中人無諭其意明日味爽眾晨起入道  
華房中一無所見惟古松設案下致一杯水案上仍脫雙履於前道華衣掛松上院  
中人視之惟留偈一首云松葉大連舟多年色不後前肯遠喫却今日碧空飛漸恍  
深鑿重珍重鄧天師他年煉得藥留著與肉芝吾師知此行速煉莫教遲三清專相  
待大羅的有期下列細麟稱去年七月一日象韓君賜姓李名肉芝配往上清進善  
院以次十數當時唐大中五年五月二十一日院中人方駭道華稱太玄藥仙去因  
相率旬節度使尚書鄭公光按視踪跡不詳即以其事聞奏詔齋絹五百匹賜御  
衣修飾殿殿賜額名昇仙院

元和初長樂縣有馮生者家於吳以明經調選於天官氏是歲見黜於有司僑居  
長安中有老僧鑿其名者一日來詣生謂生曰汝吾姓也因相與往來僅歲餘及馮  
尉於東越既治裝歸師負來告去馮問曰師去安所詣乎鑿師曰吾塵於靈巖寺

之西廡下且久其後遊長安中至今十年矣幸得與子相遇今將歸舊居故來告訢  
然吾子尉於東越道出靈巖寺下且當一訪我也生諾之曰謹受教後數月馮生自  
長安之任至靈巖寺門立馬望曰豈非鑿師所居寺乎即入而訪焉時有一僧在庭  
生問曰不知鑿師處安在吾將詣之僧曰吾曾數輩獨無鑿其名者生始疑異默而  
計曰鑿師信士豈敢我哉於是獨遊寺庭行至西廡下忽見有僧畫像內有一僧  
狀與鑿師同生大驚曰鑿師果異人也且能降神於我因慨然泣下者久之視其題  
云馮氏子吳郡人也年十歲學浮屠氏法以道行聞卒年七十八馮聞其題益感異之  
與福寺西北隅有開朝佛堂其北壁有畫十光佛者筆勢甚妙為天下之奇冠有識  
者云此國手鑿生之蹟也鑿生隋朝以善畫聞初構堂宇既成有僧以百金募善畫  
者蔡生既畫謂人曰吾平生所畫多矣獨今日下筆若有鬼神莫而成者錄是長安中  
畫傳其名貞觀初寺僧以此堂年月稍久慮一旦有摧地遂召數工計土木之費且欲  
新其製忽一日厚僧口於寺庭既坐有僧十人俱白晝消瘦貌甚古相次而來列於席  
食畢偕起入佛堂中羣僧亦繼其後俄而十人忽亡所見羣僧相顧驚歎者久之因視  
北壁中十光佛見其風度與向者十人果同自是僧不敢毀其堂且用旌十光之異也

卷四

六十六

天寶中有南海高生者亡其名病然而瘡其臆痛不可忍召醫視之醫曰有鬼在臆  
中藥亦可療於是若藥而飲之忽覺臆中動搖有嘔嘔涎斗餘其中疑固不可解以  
刃剖之有一人白涎中起初甚么麼俄長數尺高生欲苦之其人起出降階遽不見  
自是疾愈

李生者貞元中舉進士下第歸尋陽途次高洛會漢南節度使人執為導騎所遊四  
顧惟蒼山萬重不知所適時日暮馬劣無僕從見荆棘之深有殯宮在焉生遂投匿  
其中尋從既遠方將前去又不知道途之幾何乃數日吾之寄於是豈非命哉於是  
止於殯宮中先拜而祝曰某家屢山下第南歸至此為府公前驅所迫既不可進又  
不得退是以來魂如有知願容一夕之安既而開望時風月澄霽雖郊原數里皆可  
洞見又有一殯宮在百步外彷彿見一人俄而漸近乃一女子粧飾嚴麗短不盡尺  
至殯宮南入穴中生且驚之聞其言曰金華夫人奉白崔女郎今夕風月好可以肆  
目時難再得願稍留念穴中應曰屬有貴客寄吾之舍吾不忍去去一夕之歡無足  
推矣其人乃去歸殯宮下生明日至送族問之有知者是博陵崔氏女也隨父為尉  
江南至此而破遂葬葬焉生感之乃以酒膳致奠而去

君瓊嘗舉進士下第後為普陽普原尉既罷秩退居郊野以文墨自遊忽一日有  
白衣丈夫來謁自稱吳興朱氏子早歲嗜學聞明公以文學自負願質疑於執事無  
見相瓊延入與之語且徵其說云家僑廬川早歲與御史王君皆至北門今者當跡  
於王氏別業累年自此每四日輒一來甚敬辭縱橫詞意典雅瓊深愛之瓊因謂曰  
吾子機辯玄奧可以從郡國之遊為公侯高客何乃自取沉滯隱跡於荒生曰余非  
不願謁公侯且懼旦夕有不虞之禍瓊曰何為發不祥之言乎生曰某自今歲來索  
卜有窮盡之兆瓊即以詞謝論之生頗有愧生後至重陽日有人以醪醞一瓶遺瓊  
朱生亦至因以酒飲之初辭以疾不敢飲已而又曰佳節相遇豈敢不盡主人之歡  
耶即引滿而飲食頃大醉告去未行數十步忽仆於地化為一老狐酩酊不能動矣  
瓊即殺之因訪王御史別墅有老農謂瓊曰王御史并之裨將往歲戍於廬川為狐  
媚病而卒已累年矣墓於村北數十步即命家僮尋御史墓果有穴瓊後為御史竊  
語其事時唐太和初也

卷四

六十七

杜陵韋氏子家於韓城有別墅在邑北十餘里開成四年秋自邑中遊焉日暮見一  
婦人素衣挈一瓢自北而來謂韋曰安居邑北里有年矣家甚貧今為里胥所辱  
將訟於官幸吾子與紙筆書其事妾得以執詣邑長莫實其欺韋諾之婦人即揮筆  
坐田野衣中出一酒厄曰瓢中有酒願與吾子盡醉於是注酒一飲韋方舉邑會  
有穢騎從西來引數夫婦人望見即東走數十步化為一少狐韋大恐視手中厄乃  
一甌醴酒若牛溺之狀韋因病熱月餘方瘳

李林甫宅即李靖宅有公師者以道術聞於睿宗時嘗與過其宅謂人曰後之人有  
能居此者貴不可言其後久無居人開元初林甫官為奉御遂徙而居焉人有告於  
弘師曰異乎哉吾言果如是十有九年居相位稱豪貴於天下者一人也雖然吾懼  
其易製中門則禍且及矣林甫果相玄宗恃權貴為人缺望者久之及末年有人獻  
良馬甚高而其門稍卑不可乘以過遂易舊製將毀其簷忽有蛇十數萬在屋瓦中  
林甫惡之即罷而不復毀焉未幾林甫竟籍沒校其始相至籍沒果十九年矣

薛嵩鎮魏郡郡人有好青鷹者一日有人持鷹來告於郡人遂市之其鷹甚神  
術數人家所有鷹極多皆莫能及常臂以玩不去手後有東夷人見者請以縲帶  
百端為直曰吾方念此不知其所用其入曰此海鷗也善辟蛟螭患君宜於鄆城南  
故之可以見其用矣先是鄆城南陂蛟常為人患郡民苦之有年矣郡人遂持往其海



鷄忽在陳水中噴之乃出一小蛇既出食之且盡自是鄰民免其患有告於黨乃命鄰人執其事鄰人遂以海鷄獻焉

東鄰陶化里有空宅大和中張秀才借居肄業常忽自念為男子當抱慷慨之志不宜恒怯以自損因移入中堂以處之夜深欹枕乃見道士僧徒各十五人從中堂出形容長短皆相似雜作六行威儀容止一一可敬秀才以為靈仙所集不敢惕息因伴殿以施之良久別有二物展轉於地每一物各有二十一眼內四眼刻刻如火色相馳逐而目光眩轉者然有聲然遠近僧道三十人或馳或走或東或西或南或北道士一人獨立一處則被一僧擊而去之其二物周流於僧道之中未嘗暫息如此爭相擊擄或分或聚一人忽叫云卓絕秀言僧道皆默然而息乃見二物相謂曰向者屢僧與道流妙法絕高然皆賴我二人成其行數耳不然安得稱卓絕哉秀才乃知必妖怪也因以枕擲之僧道三十人與二物一時驚走曰不速去吾輩且為指大所使也遂皆不見明日搜尋之於壁角中得一敗囊中有長行子三十箇并穀子一雙耳

卷四

六十八

初唐有神像范金而製傳云隋朝有術士孫範而成之天后朝因命置於宮中局其殿宇甚麗玄宗嘗幸其殿而觀焉時肅宗在東宮代宗尚稚俱侍止上閣內臣言力士曰此神像何所異亦有說乎力士曰此前代所製可以占王者之在位幾何年耳其法當厲聲而叱之苟年甚老則其像搖動亦久不然一撼而止上即嚴叱之其像若有懼聲移時仆於幾何時力士因再拜覆上即命太子叱之其像殿震又命皇孫叱之亦動搖久之上曰吾孫似我其後玄宗在位五十載肅宗在位凡六年代宗在位五十九年蓋契其占也

湖州妙善村民相二十素狡獪為一鄉之害年五十忽悟所為痛自刻勵日誦佛號數年不暫懈怠一日偶詣素所往來者自言所積惡業至重須焚身以滅各以薪數束不旬日得薪數百束積高二丈許結幡卷其願刻日自焚觀者環繞然村人猶畏之無敢與之下火相乃口銜炬合掌端坐庵中以炬四然須臾烟焰周合乃至指節爛落凝然不動臨安下管式道者苦行修德累年置火鐵於像前晝夜持誦環繞過因倦即以指觸鐵而醒之晚年兩手推存四指建誠堂甚雄每架一椽一殿誦大悲神咒七遍建支間房至積薪其下焚之薪為之盡而屋不焚乃不復焚

皇甫坦自言數百歲人言人休咎時驗官館於道院有人訪之值其他出其素與相善留侍之啓其門扉惟一榻蕭索索席下得一半臂鮮血淋漓驚懼而出俄而坦至相揖甚驩顧童子風冷可於席下取吾若睡衣來童子即取半臂坦對答衣之衣甚新潔初無血也喜為人書字亦多驗者汪國正遠欲登第已逾壯室以未有子為憂求字於坦書一湧字已而汪授吳江簿到官而生男乃悟湧字江下男也有士人赴者坦書落字與之士人不樂及揭榜乃第二十三名因視其字草頭即二十其旁從水不為點而作三畫各守右筆止作一點乃名字耳

卷四

六十九

李知已任永嘉教官公廨有一樓惟不可居或飛擲瓦礫或聞歎息詠吟之聲家人畏懼莫敢正視惟知已在寤則寂然一日即序季試教官例當宿直舍知已預憂其檢乃置几案筆硯於樓上連紙數幅題其前問檢所從來今書其後以對已乃篩反其下扁錫謹填而出問二日歸詢其家則惟不復作啓檢視及凝然無迹而案上紙書皆盈幅自言姓石氏頃隨兄赴永嘉幕官未至郡漏死連今二十年營魂蕩蕩所歸偶見此樓空閒故暫寄此非敢為厲近據者為議城而洪秀才獨方且歸彼不復此留矣字體纖弱真女子筆迹書辭數百言纏纏有條理知已亦敬異之他日偶至城南忠義廟其間神像果有洪秀才養義兵拒寇死事者也

城內忠義廟其間神像果有洪秀才養義兵拒寇死事者也  
神機仲即中結遠父元善介居平江嘗有幹過市見需龍辨者乃其亡僕孫魯疑白晝見鬼唾之僕遠前拜祈曰主翁無然將使某實不售孫周爾已死何乃在此僕請孫至居人稀僻處曰毒氣未盡藥誤致祖而陰府不見收錄營魂汎然無所之過故為此以度日今聞爾中如某者且千數只如宅中廣官人乳媪亦是也有如不信第今夕勿令復與兒同寢彼將快快不自得俟其熟寐取楊枝炭火醋泮之以灼其體必有異孫甚驚歸如其說火之所灼忽有青烟出衣被間俄而烟絕乳媪已失所在衣被如蟬蛻焉廣官人者機仲弟結祖字文仲者也  
文提長老善秀言其無里有人以田獵畢戈為業者其妻晝寢忽見牀前地勢深不可測俯視見城郭屋宇恍惚間身置其間至殿庭仰望有王者坐其上左右皆牛頭阿旁主者命以大刀斷其手足剖刺心肺懸挂之自踵至頂剖到血肉如泥乃按和成團塊業風吹之倘復為人方其身被慘毒而其精神在旁見其屠割苦痛不可名狀既醒則身故在榻上移時始能言百體疼痛經日乃定自後或經歲或半載所見狀如此不勝其苦一日又然則聞殿上人謂之曰當往來善善秀長老說懺悔可以滅



罪乃如其言請秀道其教之滿破地獄真言具高演說懺滌自後乃不復觀前  
事竟亦善終

忠愍李公若水宣和壬寅尉大名之元版有村民持書至云關大王有書公甚駭愕  
視其紙云書上元城縣尉李尚書漢前將軍關雲長押詰民何自得之云夜夢金甲  
將軍告某曰汝來日詣縣由某地逢著鐵冠道士索取關大王書下與李縣尉既覺  
驚異勉如其言果遇道士得書不敢不持達公發書其間皆預言請度禍孽以事涉  
信即火其書遺其人不復問作詩紀之云金甲將軍傳好夢鐵冠道士寄新書我與  
雲長隔異代謝疑此事太荒唐公後果貴顯卒臨國賊之禍兆朕之萌神告之矣公  
始名若水後改賜今名其子汝淳記其事刻之石

汀漳間有古塔多怪嘗有士人獨宿西廡一夜見屋鼠自梁拱緣墜下地莫知其數  
固已異之俄又見數鼠共挈一物若小箱篋然置地登之皆視之屬鼠鼠取服之儀  
如唐裝冠履皆備既而過為進趨揖避之狀士人素有膽氣於狀叱之曰鼠輩敢爾  
擾人殊不驚遽起取席下白挺亂擊之倉猝間燭燈滅益盡力扼擊俄而寂然  
明旦視狀前死鼠滿地

卷四

七十

道州守憲麻雲鑿甚著淳熙己亥柳冠大作侵狀州境即守趙公郎中汝謹以郡無  
城池聽民避寇自便而自誓死守指使樊護請入城說以禍福不從則死之即日見  
害賊進至江華距城不一舍公益憂憤倦而假寐見二丈夫儒衣冠貌甚偉乘來謁  
且言無恐公意其手惠之神也即其冠帶往謁俄有燕數千自祠所隨公來歸雲集  
黃堂上翔而為三起而復集喙皆外獨如一滿堂數刻鐘所從方陳而去是夕寇遁  
民有被俘逃還者聞賊言道州號令明信能使人不可犯乃捨而去郡教官章顯記  
其事刻石

張無盡之子龍圖公家於義興郭外有故遺僕人邑舟行數里日將沒見一婦人行  
岸上手單油器迎舟而遇僕執視即家故婢招喜也名呼之不應去愈疾得舟迫及  
之方悟其已死因問爾今安在婦人遠指岸側一古木曰吾居是間復獲須安用曰  
吾適體弱弱此膏潤則病小差耳且謂僕郭門外捨舍老僧戒行嚴潔惟日誦金  
光明經為吾求誦十部以資冥福當即往生僕如其言訪僧誦經還過其處擊木呼  
之祇有白衣叟出木穴中曰招喜得經已受生矣煩再為吾誦十部僕方問其何人  
叟不復見他日復訪僧誦經但以木中老人回向云

士人李武鑑嘗得疾惟脊骨間痛不可忍百藥攻治不效若此數十年後由改葬其  
父易棺遷其骸骨骨節間有大蟲乃撤之去自此脊痛頓愈

常州華嚴寺僧道良為知庫數年多所乾沒忍臥病危極長老道觀夜夢來云且  
往近庄養疾去遂曉則報良已卒俄近庄報午夜產播而病一日良妻眠皆驚語他  
日道業按視近庄取獲視之見素淚下素謂曰汝知庫耶業報如此當隨吾還寺也  
確作麵供眾以償宿負積即隨扇與以行不待驅逐既至寺日作麵兩石有常課主  
者竊增其數積至常課即止驅之竟不行或呼知庫良公撫勞之則淚下有僧行斤  
良名罵之曰盜當住賊則怒日今福人力不能制素今日以僧食咳之醜謀至煩食  
五十枚僧簡言親見其妻

紹興辛未歲四明有巨商泛海行十餘比抵一山下連日風濤不能前商登岸開步  
絕無居人一徑極高峻乃攀躡而登至絕頂有梵宮焉彩碧輪奐金書榜額字不可  
識商人游其間聞然無人惟文室一僧獨坐禪榻商前作禮僧起接坐商曰舟久阻  
風欲飯僧五百以祈福僧曰諾期以明日商乃還舟如期達焉僧室之履已滿矣  
益不知其所從來也落華僧引八小軒焚香澹若視窗外竹數籬幹葉如丹商堅求

卷四

七十

一二罕曰欲持歸中國為偉異之觀僧自起斬一根與之商持還即得便風就舟口  
裁其竹為杖每以刀鋸削軌隨刃有為益異之前至一國備講其杖登岸有老叟見  
之驚曰君何自得之請易以草珠商貪其賂而與焉叟曰君親至普陀落伽山此觀  
音坐後旃檀林紫竹也商始驚悔歸舟中取削葉餘札實藏之有久病醫藥無効者  
取札煎湯飲之輒愈

辛未趙榜有進士魯諫者試納卷畢將出門偶思省題詩誤押旁韻含皇反走五幕  
求之時卷軸混淆山積人語喧鬧決謂不可檢尋款恨憂沮過一老吏問其故曰吾  
能為公取之珠路錄二十千吏卒入幕於亂卷中一探得之以投諫乃呈覽其誤吏  
囑曰謝罪幸為送吳山坊某人家即我家也珠喜謝而去越三日往訪其家則云某  
人者故太常寺人死已旬日矣詢其狀狀正貢院所見者也珠驚悟因語其故且感  
其德以報付其家已而登第

崑山皇殿寺山中有一石虎一石虎一夕失其一他日有人見  
於常熟虞山中石虎非可倉卒從置蓋歲久能為法耳

金陵舟中李望其妻吉有一婦平日惟誦金剛經死十餘年近其夫家欲火其骨

啓積朽化都盡。惟其肝心宛然。獨存於白骨間。畧無損。既火化。愈堅如腊。然蓋誦經之驗也。

章思文。福唐人家。世貧。思文以鈞距心計致富。初一武臣。姓名監秀州華亭縣。墮

傷。賦行不法。多受亭戶賄賂。任思文以爲射擊。約所得中分之武臣者。以方在任。故

武臣者。不勝憤恨。致疾以死。思文暮年始生一子。鍾愛之。而其子幼。則多病。治療之

費。竭產不恤。年六七歲。竟死。思文慟悼。恨不身代之。必蓋棺之。痛不能捨。復舉而

暴撫之。則其子面已變如向武臣之狀。感怒勃然。懼而並產之。

李允升。字子敬。隰人。紹興甲戌歲登第。再調官。知建康府。上元縣。方待闕。次一日

家居。坐書室。忽見黃衣聲。咄於庭下。云。喬到初牒。李驚曰。吾新任初牒。久已取至。

豈復有此。黃衣人即探懷取一黃牒。授之。乃大署曰。李某可充荆陽坊土地。李方以

自有新任。辨爭。問則已有人從羅列庭下。黃衣人曰。必未欲起。須白之。城隍乃扶上

馬。徑詣城隍。神亦以新任自理。神曰。天符不可違。可自署牒。願新任滿日。赴上從之。

神命送之。還將出見里人。張某荷械於廡下。李悟其已死。前問其苦。張曰。煩歸

謂吾地。吾嘗於某年月日。發心作一醮事。手疏釘置梁栱間。人無知者。今爲我償此

心願。生至家。從者乃聲咄辭去。脫然身乃坐胡床上。歷歷記其事。似夢非夢。家人皆

不觀。其他但見其咄咄。獨語。復舉手如握筆。書字狀。因詣張氏。道其所見。其家如言

索之。果得張手疏。宛然不差。李後到任。坐罪流嶺南。竟未曉荆陽之說。

臨川屠者。張某。晚年頗悔其業。自以宰殺物命至多。必受惡報。又其體至豐肥。乃日

誦佛號數百聲。畫佛像。禮懺。惟祈命終之日。不值暑熱。人皆笑之。如是積十數年。忽

感夏。其家素貧。無以措斂。人謂必莫濟矣。俄天大雨。溽流破屋之下。漏下如注。適

溽其體。經夕悉凝爲水。凡傳三日。暑無變動。鄰里爲營葬之。

晉陵丁端叔。號道初。元九鄉舉。未試數日。夢人授以粉牒。視其文曰。卿貢進士

丁可留。云。端叔既寤。私喜。欲易名可留。又念語不雅。乃止。試。試。試。考。考。考。丁可者。見

一試。卷。純。愛。之。以。病。先。出。院。屬。同。考。官。必。令。真。之。前。列。及。發。封。乃。端。叔。也。始。悟。丁。可。留。之。證。竟。以。是。舉。登。科。

卷四

七十二

明年夏復大旱。一鄉盡成枯槁。惟守與田時得雨。是歲獨獲。收信常。百。百。元。說

奉直大夫錢。軌。道。丙。戌。任。臨。安。按。察。官。一。律。丈。夫。黃。衣。冠。曰。吾。土。宿。也。素。視。錢。久

之。日。一。軍。足。矣。覺。言。其。夢。謂。當。得。重。賞。俄。而。病。卒。初。前。再。娶。張。氏。悍。悍。且。不。事。其。傾

囊。埃。其。二。如。家。資。滿。室。至。不。能。葬。時。葉。夢。錫。必。相。奉。使。餽。軍。朱。方。其。子。說。之。指。葉。告

急。乃。俾。部。無。爲。軍。錢。網。得。水。脚。資。數。百。千。以。葬。葬。事。始。款。一。軍。之。訖。

呂。仲。猷。顯。謨。宰。安。吉。曰。縣。圖。有。大。杏。一。株。十。月。間。忽。開。花。四。朵。全。是。蕃。蔬。殊。不。類。者

自。是。呂。從。劉。茶。前。樞。密。之。辟。不。逾。年。凡。四。遷。秩。亦。花。之。瑞。也。

趙。三。名。進。字。從。先。口。難。白。沙。鎮。人。自。古。通。孫。思。遠。授。以。道。從。之。口。統。一。日。留。於

縣。境。浮。澤。村。曰。勿。離。此。非。天。子。召。勿。往。也。侯。吾。再。來。與。汝。同。歸。宣。和。壬。寅。歲。果。被

召。見。館。於。孫。真。宮。頃。之。召。歸。嚴。廟。詢。所。欲。奏。曰。臣。本。歸。兵。去。後。未。有。故。停。公。恐。願。得

給。賜。餘。無。所。欲。即。日。降。詔。命。開。封。尹。或。章。出。給。與。其。實。年。已。一。百。八。歲。矣。技。術。無。所

不。通。能。役。使。鬼。神。知。未。來。事。吹。呵。按。摩。疾。痛。立。愈。密。縣。墜。門。山。道。友。席。洞。雲。築。室。於

獨。龍。嶺。瀑。水。潭。側。蓋。其。清。高。爽。落。成。喜。喜。既。遷。入。百。恆。畢。見。未。及。一。年。禍。變。相。踵

席。諸。翁。且。告。之。均。翁。曰。得。無。居。五。箭。之。地。乎。席。曰。地。理。之。說。多。矣。素。不。聞。五。箭。之。說

敢。問。何。謂。也。翁。曰。峯。巖。嶺。脊。陵。首。開。背。上。震。之。口。直。當。風。門。急。如。激。矢。者。名。曰。風。箭

峻。溪。急。流。懸。泉。瀉。瀑。衝。石。走。沙。聲。如。雷。動。晝。夜。不。息。者。名。曰。水。箭。堅。剛。燥。燥。斥。由。沙

礫。不。生。草。木。不。澤。水。泉。硬。鐵。腥。錫。毒。虫。蟻。聚。散。若。壞。壞。者。名。曰。土。箭。層。層。疊。疊。峻。壁

峻。岩。銳。峯。峭。峻。拔。刀。攢。鐵。骨。齒。齒。露。露。狀。如。浮。屠。者。名。曰。石。箭。長。林。古。木。茂。樾。葉。落。對

天。蔽。日。垂。蘿。蔓。藤。陰。森。肅。刑。如。墟。墓。間。者。名。曰。木。箭。五。箭。之。地。射。傷。居。人。皆。不。可。用

要在。回。環。軒。抱。氣。聚。明。透。形。勢。寬。闊。壤。肥。土。沃。泉。甘。石。流。乃。爲。上。地。固。不。必。一。一。泥

天星。地。卦。也。子。歸。依。我。言。去。凶。就。吉。當。自。無。恙。居。息。連。其。執。居。止。遂。安。有。頓。保。義。公

諸。者。苦。冷。疾。二。年。與。雙。至。骨。立。百。藥。不。效。一。日。方。灼。艾。翁。過。之。詢。其。病。源。願。以。實。告

卷四

七十三

每出奇而中理事跡甚多嵩山張善昌朋友為作記

室王常標於郭縣界林忽見軍中一櫛扇鎖甚固王命發視之乃一少女也問其所自女言姓莫氏叔伯庄居昨夜過光天賊賊中二人是僧因劫其至此動婉含頰冷怒橫生王驚悅之乃或以後乘時恭奉者方生獲一熊置櫛中如舊鎖之時上方求極色王以莫氏衣冠子如即日表上之具其所由上令充才人經三日京兆奉郭縣食店有僧二人以錢一萬獨賃店一日一夜言作法事唯昇一櫛入店中夜久腸將有聲店戶人惟日出不啓戶微戶視之有熊衝人走出二僧已死骸骨悉露上知之大笑書報率王率哥大能處置此僧也莫才人能為奉聲當時號莫才人特馬元和初洛陽村百姓王清備力得錢五錢因買田畔一枯栗樹將為薪以求利經宿為鄰人盜斫創及腹忽有黑蛇舉首如臂人語曰我王清本也汝勿斫其人驚懼失斤而走及明王清率子孫薪之復極其根根下得大瓮二散錢實之王清因是獲利而歸十餘年巨富遂資錢形龍號王清本

東平未用兵有舉人孟不疑客路義夜至一驛方欲濯足有稱潘青張評事者僕從數十孟欲飲酒張被酒初不顧孟因退就西間張連呼驛吏索煎餅孟默然視之且

卷四

七十四

怒其微良知煎餅熟孟見一黑物如條隨盪盪登影而如如此五六過張竟不察孟因恐懼無睡張尋大耗至三更後孟纔交睫忽見一人皂衣與張角乃久乃相揖入東偏房中拳聲如杵一餉間張被髮雙袒而出還寢床上入孟更張乃喚僕使張燭巾拂就孟曰某昨醉中都不知秀才同聽因命食談甚雅時小聲曰昨夜甚懺長者亡不言也孟但唯唯復曰某有種須早發秀才可先也遂橫靴中得金一挺搜曰薄賦已盡前孟不敢辭即為前行數日方獲捕殺人賊孟詢諸道路皆曰潘青張評事至其驛早發孟明空按夫所在驛吏返至驛尋獲驛西閣中有席角發之白骨而已無泊一蠅肉也地上滴血無餘惟一雙履在旁相傳此驛舊山竟不知何僧舉人視元膺常言親見孟不疑說每每誠夜食必須發祭也祝又言孟素不信釋氏頗能詩其句云白日故鄉遠青山佳句中後常持念遊覽不復應舉

劉元鼎為蔡州新破食一日場孤暴劉道史主攝日於越場獵犬逐之為樂經年所殺百數後獲一赤狐縱五六犬皆不敢逐赤狐亦不起劉大異之令訪大將家獵狗及監軍亦曰赤狐天兵皆碎耳環守之休之入籠跳直上設懸空臺懸出懸後及城墻城失所在劉曰是不復令捕中有一天狐則行法言天休九尾金色從於日月

室有符有無日可洞達陰陽

陝州龍興寺僧惠恪不拘戒律力舉石臼好客往來多依之當辰會寺僧十餘設齋餅一更有巨手被毛如胡鹿大言曰乞一煎餅眾僧驚駭惟惠恪取餅數枚置其掌中憐因合拳遂極力急挽之惠恪祈聲甚切惠恪呼家人研之及斷乃為一朋也明日隨其血跡出寺西而入溪至一巖勝而惠恪率人發掘乃一坑鑿石開成初東市百姓喪父騎驢市山具行百步驢忽然曰我姓白名元通負居家力已足勿復騎我兩市賣楚於欠我五千四百我又負君錢數亦如之今可賣我其人驚異即牽行旋訪主賣之驢甚壯報價只及五千詣楚行乃還五千四百因賣之兩宿而死

木再施夏有雲季再花秋大霜  
雞無故自飛去家有盛雞日中不下樹妻妾為謀  
屋柱木無故生芝者白為赤赤為黑黑為黃黃為喜其形如人者亡財如牛馬者遠

從如龜蛇者因食  
山上有蔥下有銀山上有極下有金山上有薑下有銅錫山有寶玉木旁枝皆下垂

卷四

七十五

石班魚僧行儒言建州有石班魚好與蛇交南中多隔蜂窠大如壺常摩擊人土人取石班魚就蜂窠刺之標於竿上向日令魚影落其窠上須臾有鳥大如鶩數百互擊其窠窠碎落如葉蜂亦全盡

黨離常負雄而行漁者必得其雙南人列肆賣之雄者少肉舊說過海帆相負於背高尺餘如帆乘風遊行合黨故上有一物高七八寸如石珊瑚俗呼為黨帆成式荆州嘗得一棧至今閩嶺重寶子寶十二足故可為冠次於白藤南人取其尾為小如意也

平原郡有糖雙珠於河間郡每年生煎冰火照懸老犬肉雙覺老犬肉即淫因取之一枚直百金以遺案案於驛馬馳至於京

奔蜂蜂一名黑非魚非蛇大如船長二三丈色如鮫有兩孔在腹下雄雌陰陽類人取其子著岸上聲如嬰兒啼頂上有孔通頭氣出赫赫作響必大風行者以為候相傳瀨婦所化然一頭得音三四斛取之燒燼照讀書紡績暗照歡樂之處則明

蟻秦中多巨黑蟻好聞俗呼為馬蟻又有色赤者細蟻中有黑者遠能力舉等身蟻有為黃者最有巢弱之智成式兒戲時嘗以棘刺控蟻其來路此蟻觸之而退

或去穴一尺或數寸繞入穴中者如索而出疑有聲而相召也其行每六七有大首者間之整若隊伍至從地時大首或翼或殿如備異蟻狀也 元和中假居在長興里庭有一穴蟻形狀大如次繡赤者而色正黑。膝節微赤首銳足高走最輕且每生致雙及小魚。一日入穴軌壞埋穴蓋防其逸也自後徙居數更不復見此 山人程宗文一日云程執恭在易定野中蟻樓三尺餘

異蟲溫會在江州與賓容看打魚漁子一人忽上岸狂走溫問之但反手指背不能語漁者色黑細視之有物如黃葉大尺餘眼過其上皆不可取溫令燒之落母對一眼底有骨如紅魚子出血數升而死莫有識者

水蟲象浦其川渚有水蟲攢聚食船數十日船壞存甚微細抱拾水蟲也形如蟋蟻稍大腹下有刺似槍如棘刺螫人有毒

蚰蚩長十文嘗吞鹿消蓋乃繞樹出骨齋創時肪腴甚美或以婦人衣投之則喘而不起其脰上句近頭中旬在心下旬近尾

異器瞻披園有人牧羊千百餘頭有一羊離羣忽失所在至暮方歸形色嗚吼異常厚羊異也一日之明日遠獨行王因隨之入一穴行五六里豁然明湖花木皆非人間

所有羊於一處食草草不可識有果作黃金色牧羊人切一將還為鬼所奪又一日復往取此果至穴免復欲奪其人急吞之身遂暴長頭繞出身塞於穴數日化為木也

菩提恩寺唐三藏院後廢階開成末南若狀如苦荬初於埽上如蠶絲輕嫩可愛談論僧義林太初和改葬恭法師初開塚香氣襲人側卧埽苔上形如埽上苔厚二寸餘作金色氣如葵種

陽燄方諸古人陽燄取火於日方諸取水於月淮南子曰陽燄見日則燃而為火陽燄金也取金益無緣者日高三四丈持以向日燂艾水之有傾即焦吹之得火以水精大珠向日對照以草紙承其下一點透明紙俟燭起即得火是方諸取水亦可取火也一統志云朝霞大火珠在古城園出大如雞卵狀類水晶當午置中以文籍之火出可見陰陽一理日月一氣水火一原

文身古稱句身乃文身之地亦同雕題縠面之俗吳太伯世家文身斷髮注以象龍子吳王夫差曰我文身不足以為禮後漢書南蠻傳雕題縠面也雕之謂刻其肌以丹青澁也又云哀牢王皆刻畫其身象龍文衣著尾見風俗通唐書哀牢人文身碧

睡即碧眼胡也今雲南之羅鬼亦文面凡葉下海為鮮者必須懸體然後能辟蛟龍鯨鯢之害

鳥雀牛蛇書傳鳥鼠同穴杜子美詩水落魚龍夜山空鳥鼠秋今甘肅志涼州有鼠名元兒有鳥名本國兒即同穴而處者又廣西潯州桂平縣有牛蛇山名糖牛與蛇同穴牛嗜鹽里人以皮裹手塗鹽入穴探之其角如玉取以為器

桃梅水石南京鍾山泉滴水皆成梅花定海東北株州山昔傳安期生以醉墨洒於石上遂成桃花今名桃花石

猪頭魚肉僧道猪頭和尚宋衢州人戒律精嚴平生惟嗜食猪首與之日食數十枚不見其骨與趙清獻公友善今骨相尚留定光寺中魚肉道人者成都人宋大觀中生而手足拳縮瘡不能言遇異人以藥一粒納口中遂能言語動作知隱匿事至羅浮山諸王野人名執野人曰子可教取魚肉與之食道人自此能食生肉

疏曰魚肉道人

長人河圖龍文龍伯國人長三十丈以東大秦國人長十丈又東十萬里俱人國長三文五尺又東十萬里中秦國人長一丈從滿前秦錄曰胡堅以己活夏獸為左

鎮即胡人腹屠那為右鎮即奄申香為拂蓋即各身長一丈八尺並多力善射每食飯一石肉三十斤符健皇始四年長人見新平長五丈河流大腹一隻長七尺三寸指長尺餘

諍人郭璞諍諍小人也漢武東郡送人長七寸名曰巨靈東方朔神異經西海外鶴國人長七寸西北荒中小人長一寸嘉靖三十四年衢州商人胡秀携一小人至長可一寸眉目鬚髮種種皆備乃男子也約年五十餘歲云至海東大洋中泊岸時忽風浪中得此同輩男女一十七人眾商救之各分其一乃以朱紅烏龍威之承以木板以米水食之口中但聞作呻吟聲不知所言何事見人亦不驚懼能固旋其脚

倦則睡息即諍人國人也務矣黃帝時人皇甫謐云其長七寸

滿陀滿陀洛迦山在定海縣東海中一名梅岑山觀音大士化現之地嘉靖二十七年海寇焚掠占為營窟因遷於松寶山惟嶽巖清風祠祇後寇四百餘人官兵圍燒殿宇不燃當門弓弩雨注而烈婦神像無一鐵犯及遂乃束手就俘如有神助者此則王氏正氣之靈也

麻姑後趙石勒麻胡秋之文其婦猛婦人畏之築城嚴酷晝夜不止惟難鳴乃息女

麻姑後趙石勒麻胡秋之文其婦猛婦人畏之築城嚴酷晝夜不止惟難鳴乃息女

麻姑後趙石勒麻胡秋之文其婦猛婦人畏之築城嚴酷晝夜不止惟難鳴乃息女

麻姑後趙石勒麻胡秋之文其婦猛婦人畏之築城嚴酷晝夜不止惟難鳴乃息女

麻姑後趙石勒麻胡秋之文其婦猛婦人畏之築城嚴酷晝夜不止惟難鳴乃息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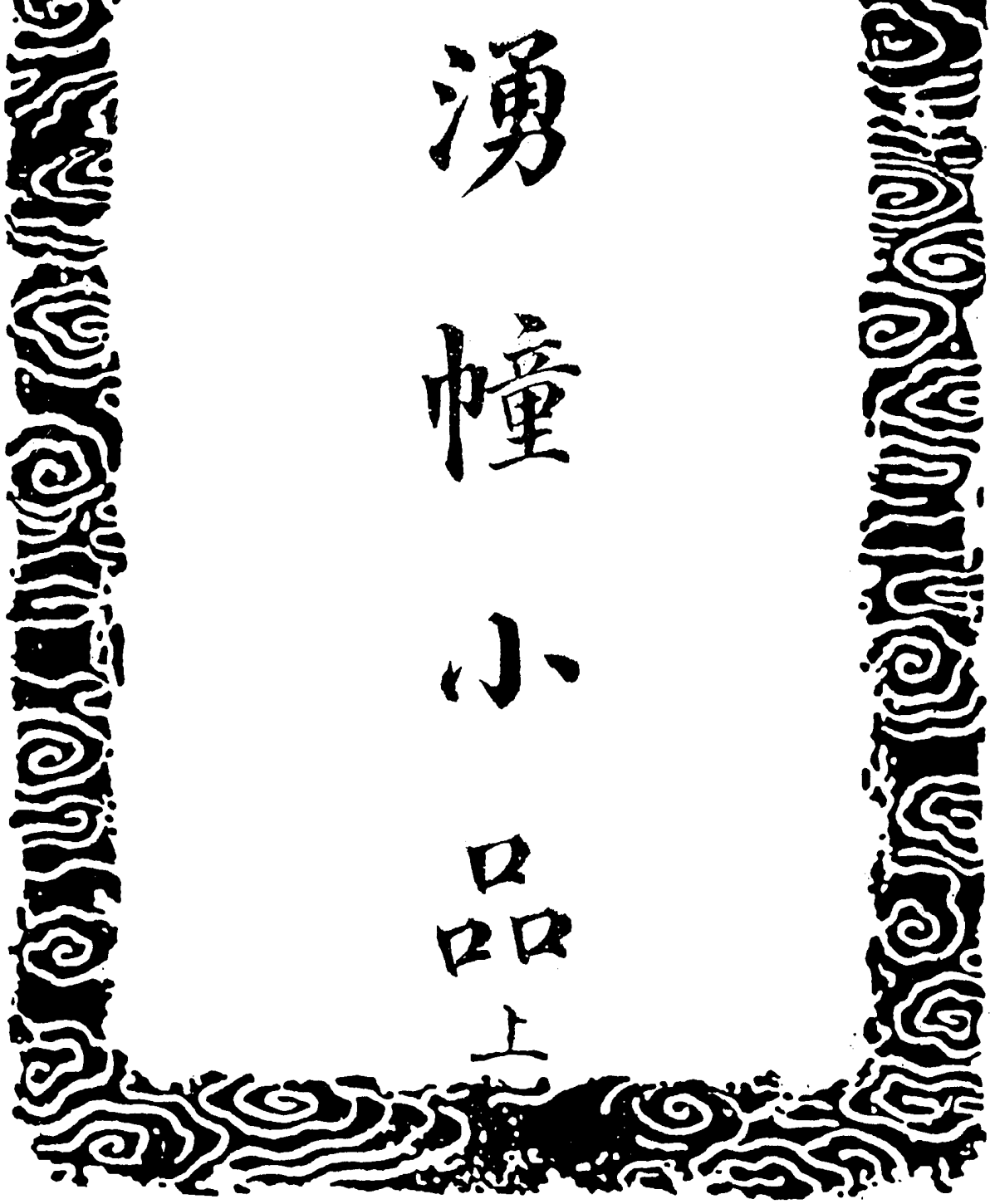
湧

幢

小

口  
口

上





明朱國禎著



# 湧幢小品

湧幢小品提要

湧幢小品三十二卷作者為有明虬庵朱國禎氏海內學子及收藏家無不知有其書者蓋筆記中傳作也湧幢為虬庵讀書齋名深慕洪容齋隨筆爰擷取古今之奇聞逸事一一筆之於書其自敘有云非經史非禪玄亦非諧稗然至今讀之何在非經史非禪玄也諧稗云乎哉篇末以小匡終之尤為虬庵一生用世之心所流露孔子云赤也為之小孰能為之大讀斯書可以興矣

湧幢小品自叙

聞居無事一切都已棄擲獨不能廢書然家字藏書即有存者其不善讀又不克究至于奇古詭卓之調閑深奧衍之詞即之如匹馬入深山蟻子緣磨角恍惚莫知其極與卿也惟淺近之說人所忽去且以為可弄可笑者入目使記記輒錄出約略一日內必存數則而時時默坐有所窺測間亦手疏以寄岑寂逍遙之况因思茂先博物姓起東京之後別開一調後之作者紛紛皆有可觀而唯段少卿岳總領最為古雅至洪學士容齋劇為隨筆數至于五下遍士林上達主聽我明楊修撰何侍即陸給事王司寇擴充揀發別自成書此皆以絕人之資投山放海之客為野蔬芻草之嗜雖崎嶇兼收若無倫序而中間根據條理要自秩然固非探形影襲口吻以亂視聽者比其意微而其致固已遠矣余之無當明甚然千金之鼎烏獲可舉孺子亦奮臂也太牢之味王公能羞田畝亦無涎也執筆自酌仰視容齋欣然有竊附之意焉問示一二館師與兒子輩資諱謔題曰希洪昏既之餘理耶楚耶澄耶清耶皆不自知華花舒笑於名園蛙部鼓吹於天籟我用我法此亦散人之一快而又念洪亦未易可希將使人有優孟之謂會所創湧幢初成讀書其中潛為之說遂以名

湧幢小品

自叙

篇其曰小品猶然雜俎遺意要知古人範圍終不可脫非敢舍洪而希段也

虬庵居士朱國禎題

湯幢說

猶之乎富也而性好動動則東西南北無不之矣動而迂僻無所措願好寂寂則煙霞泉石無不守矣寂而冥心未透解實難計必有所寄寄則形影神情無不通矣  
 樛孤松而結廬尋雲水而泛宅皆寄焉以適其適是未易言也惟鳥有巢山居者亦曰巢巢斯足矣何言乎幢幢與巢不相蒙也而偶然象之因以為號此非佛氏之說而未氏之說也蓋求其所謂結與泛者皆不可得則姑以意起焉折木為亭亭有角角之面六面之窗四銳之若削覆之若束墊之若盤納涼則隨風映日則測景收勝則依山依水依竹樹各因其便可舒可高可下擇使而張出沒隱見如地斯湯儀儀無跡或曰博亭或曰雲峰或曰海市樓臺惟所命之而有人焉匡坐其中不自量力整齊一切并取殘積綴而補焉非經史非禪玄亦非諧諷用矣我口以為異珍也而卑田所不食以為殘瀆也而鄙厨所未羅蓋亦古者遊戲之意焉而品斯下矣夫廢退者以逃虛為上忘機次之晦迹又次之斯之未能為怨尤為誇誕大方所笑故寓之乎幢幢不可者也則曰湯湯不可幻也實之以品品有大非吾事也又有奇非吾辨也合奇與大前人為之非吾敢也姑舍是蟬鳴於高秋菌發於積腐然乎

湯幢小品

說

自然成其為湯而已矣

己未年八月題於黃洋墩之品水齋

湯幢小品卷之一目錄

太白神	五色雲
洪武昌	明興偶識
心事記	夢異人
渡江生子	沐公生本
御劄	照世杯
陞救忠裔	視朝賜食
象鼻巖	用諫擲書
揣隱微	小山泉
好殺必殺	不經之語 二則
建文軍令	凱旋之盛
未衣人	召治水
械僧報効	功德寺
捷虜徵應	奉侍虜中
宮妃	山陵練雲
祀廟石函	御膳進素
武皇聖明	王女兒
繼統祥瑞	黃衣陸辭
廟池浮物	時玉
芝草	桃降
祥雲	西苑農壇
駙馬封侯	中宮廢立
訛言驚走	康懿被召
對上推搡 二則	海榴覽
購香	買珠
戒服出郊	大閱 二則
御筆題詩	御筆改字
御號	藥王廟

卷一 目錄

獻俘  
出閣三則

東宮  
聖諭

湯禮小品

卷二目錄

二

湯禮小品卷之二目錄

廟號

年號

講讀

經筵忌辰

講官互易

請教講官

大誥

大明會典四則

承天大誌

兩湖二則

大獄

南院書籍

內庫銀錢三則

司牲所三則

免稅

白糧二則

果品

開礦

農蠶十則

撫母傳

國號

侍朝

經筵詞二十首

講書職分

不避諱

寶錄三則

永樂大典

典禮

大禮二則

善逐好

秘書二則

圖書之院二則

桐漆園

鈔稅

鹽政五則

馬價

糴販二則

和市

蠶報

續傳

湯禮小品

卷二目錄

一

鴻性小品卷之三目錄

國寶五則	紅黃玉
儲重	諸勅三則
武定初	賜劄
札物尾	契物
內外制	別撰赦書
領印四則	矯劄將印
古印二則	存問
請封	移封四則
王官封典	諭祭
儀卹五則	誼十一則
金閣監鼓	奏疏五則
攻上官二則	攻大臣
各屬官	發私書
清性小品	
卷三目錄	
晉人不熾	報恩不受
文官嫉媚	韓裴
王謝	呂霍意見二則
解怨為德	忘怨懺德
忘怨釋罪	仇怨相遇
善誼三則	奉師友
師弟子禮	門生天子
通家	巢谷袁爰
死不忘友	鵝種
舊寮執禮	子畏真心
子畏知己	子與好客
公瑕設像	扮虎

鴻性小品卷之四目錄

都城	都牆
羅城分工	宮殿八則
南內	梳妝臺
演泉所	神木七則
瑞木	聖木
香木	運木
府縣城池六則	城門二則
權奇築城	樓閣臺八則
堂七則	衙宇房屋十一則
奕	琴四則
鍾鼎十一則	銅鼓五則
人皮鼓	占銅鏡
銅拳	鐵爐三則
鴻性小品	
卷四目錄	
鐵器四則	陝西鐵人
僧取沉牛	鐵鏈釜三則
鐵棺	攢棺奇繪
翠棺	



湯惟小品卷之五目錄

巡狩	冊封	親王之究	楚宗行刑	宗人入學	宗人擄奪	妻妃	兇人一律	歷代宗室	鄭秀才
廂駕二則	送親王	郡王之究	宗案三則	郡主侍養	二庶人	二玉孫	叛宗	葉分教	宗禁
母后来迎二則	王府六則								

湯惟小品 卷五目錄

湯惟小品卷之六目錄

祖陵	九陵	壽陵	少昊陵	古陵廟	伐墓柏	土窟	古墓九則	駱賓王塚祀二則	太保墓石	墳對	築墓除妖	墓旁神鼎	冥婚	墓之吉凶二則	方相	誌墓無愧	大范志銘	墩三則	建橋政隄	陔利
宋卷	陵尸	陵祭	把滑	克陵	拜陵	舅家移壙	彭祖象柩	譙周墓	墓記銘三則	掩墓	耻志文	祭墓	墓盜	壽柳	不會葬	羨道刊誌	溢美	樓殿墓志	橋八則	大隄

湯惟小品 卷六目錄

湯禮小品卷之七目錄

開科	御製策問
試錄	試題
題石建坊	策題
殿試改期	請改試期
兵科瀛洲真像	會場支費
會試搜檢	密探狀元
元會	詞識
並賜袍帶	倫氏之盛
卸筆再改	失中三元
易水生	父子解元
二酉解元	試官
京考	迴避
制科盛際	小座主
湯禮小品	傳臚之謬
考試得人	忠愍名次
進士回籍	滋補坊銀
遼陽試士	名先狀元卷
京尹點卷	閣中定命
閩中鼎甲	傳題
擬題決文	場後口語
覆試得輝	文武宴
各省監臨	恩貢
試院	斷公絕六
代筆	常服入試
騎筆	進士中制
武試	王老陳少
焚私書	馮京
宋制科	

卷七目錄

湯禮小品

卷七目錄

陳氏兄弟	蔡傳進士
進士書榜首	雁塔

二

湧幢小品卷之八目錄

召問命官	官數
設官	判府
增設知縣	停陰
世蔭不同二則	大選詩十首
選法二則	尚書不輕授
本兵	大小九卿二首
南兵參贊	攝冢二則
總督總兵五則	門旗
部屬凌壓	官名
駙馬教習	調吏部
調官	藩臬久任
監司上坐	考選臺諫
鹽運官	獎縣佐
湧幢小品	
卷八 目錄	
經歷清廉	進階
少儉	坐部考察三則
廢舊規二則	駭點
門戶	兩佐伯
增年待刻	白巖知人
品服	武臣品級
參遊佐學	龍虎將軍
皇親封伯	土司銜
衙門體統	會議
隨朝米	選官圖
換職	謬姓
故事	二大

湧幢小品卷之九目錄

使相	唐宰相四則
真宗閣相	內閣
文獻子弟	焦巖終始四則
夏貴漢六則	郎官不屈
大臣關邊	華亭歸田三則
閣臣相構三則	中玄定論
張太猷七則	訓士
被謗得白五則	閣街二則
親戚門生免牽累	閣臣勳臣
世將	鄂斯學道
韓都督應變	武而能文
秋崖文武二則	侯命辭
梅林手疏	田水月
湧幢小品	
卷九 目錄	
四少保四則	陳同甫談兵二則
禁獻千戶	羅湯俠氣二則
諭賊下交	博難者
吳劉心計二則	王葛仗義
虎枕不殺	巨賈居閩
佐軍典	不喜神恠二則
豕首	

湯禮小品卷之十日錄

講讀學士免考五則

院中老柳

二大節

談兵為起

館長二則

南翰林

大名

翰林前輩

己丑館選五十八則

良法

言不可行

人心異

東官官

瀛洲亭

栢發中允

留館職

改翰林

名帖

坊局嚴重二則

陞轉

妙語

好事難幹

振廉審視

湯禮小品

卷十日錄

湯禮小品卷之十一日錄

韻均二則

鄧劉相似二則

太學生分教

歷事

秦屠出入三則

精鑿

持舊制

免追康

親行冠禮二則

不上名

件督學

書香窩

執蓋護行

材略

執正存厚

天蓬故人

教難生子

解貢

潘洋池

接令修志

三不寶

天下第一

批內官

代罰

袖金

實効

雍政

丁祭演禮

好秀才

民生二則

沙汰罷官

天人

停告考

督學發策

重教職

奏彈請遠

不負心

教職入臺

禦倭

贈文

課士

直貢王司

肥香二則

兩歐陽

世俗溺人

擒盜

公庭詩思

自稱名二則

罰水

發索

禁入試

三司敬傳二則

湯禮小品

卷十一日錄

湧幢小品卷之十二目錄

兵制	京營
清軍	家丁
民壯二則	土兵
調兵二則	背水陣
多多益善	詞林談兵
塘報	三軍
士戲	敗將絕法
射覆三不入	兵器四則
火器四則	陣法戰法
步騎射	借慧關弓
紙鎗綿甲二則	甲冑密法
廷杖三則	族刑
木丸塞口	中文鬼教
伏氣	單鞭夾錢
刑人而笑	鸚鵡墜地
神斷五則	增官壽
少年編發	非法用刑
門客義勇	神示扼吭
雷寬解獄	馮小二
同宗二獄	斷朱英
鳴咽聲	支解不孝子
二王事得軍	爭田
腹大獄	鬼抱搏額
雪台二則	

卷十二目錄

湧幢小品卷之十三目錄

埋羹撤茶	中官祈哀
歲月正合	試諸生
杖知府	掩金寶
操縱蜀府	都郎中
清主事	林公四知
却饒負稅	騎士捧檄
習成節番	止象鑿山
三速六字	投書
二子	吹金忘名
楊太守四則	神識
王公政教	陽和俎豆
妾捕梟官	藩國兩名臣
誓不留食	魔兵抗席
夫婦却金二則	立應軍需
補盜庫	救獲舟
雙槐	編差
芒里正	編役連拜
鯨魚	請旗牌
增筆畫	名宦二則
生祀	蛋致仕
冢幸有愧	幸童齊名
勸父隱居	忍苦
歸壽	安貧
藏賢書	知機掛冠
老萊衣	

卷十三目錄

湯性小品卷之十四目錄

保全功臣	亞父用壯
先主伐吳	三謀臣
三召平	兩顏子
兩廉簡	兩逍遙公
兩施全	兩王保保
兩龍光	兩六如
兩小友	兩傲弟
兩燒尾	兩大索
兩峴山	兩吳興
兩天台	兩孤山
兩富春	兩太岳
兩水晶宮	兩淞江
兩湖	兩尚書
湯性小品	卷十四目錄
兩海運五州	兩降夷
兩大界	殷浩悟空
告反	諸遂良被誣二則
蕭穎士才識	釘塵絮
定命	取幽州
兩使折虜	欽宗劉
不學虬髯	宋用李綱
湖聖之醜	大劫運四則
錢俶二則	生他耶
薛蕙客	蘭蕭心事
王蘇二則	上疏仰藥
刺客同異三則	石大門
解集樂	坤為金
教官全城	學正抗敵

五日受用

臨安三學	救善類
鄉官多口	大盜藉口
揭帖	均田二則
客問	結揭
駁帖銀	條議自序
先兆	曾有卷贈文
湯性小品	卷十四目錄
二	



湧幢小品卷之十五目錄

天文	帝車
五星聚	彗星
王季二生	雷電
祈雨法	藏氷
雪報	雪達二則
蜀雪二則	雪三色
望氣	節令十則
月忌二則	律灰
九州不同	西南寒暑
府州郡縣異同五則	地名支干
地名訓義	五嶺
渡瀝	胸忍
息壤	息壤辯
編戶	杯船二則
新豐南遷	洞天三則
白路貫頂	火井
幔井見月	聖井
秦州井	井署井脈
山池船	蝦池
石潭	峽嶺山洞
紫陽洪	石油
周公廟泉	温泉
靈泉	甘泉
鹹水泉	第四泉
石穴水	品水六則
石名	再石
磐石	津石

湧幢小品 卷十五 目錄

石婦

石婦	娥石
醒酒石	五丁石
太湖石二則	怪石
廟石	田州石二則
南宮舊物	石碣
石箭石鯨	石光射人
石人贈錢	石青
文石	獻石
端溪石	社義立石
無字碑	癸巳碑
韓文公碑	汾陰碑
仆碑起立	仆碑生香
勒石題名	禁立碑
詰龍浮碑	擲碑熄火
宅碑	碑神
供御樓	白紬帳
人輿二則	鐵錫劍
習蛋科禁	告示
京師老媪	施錢

湧幢小品 卷十五 目錄

湧幢小品卷之十六目錄

聖表二則

易主之始

厄憂三則

遊海

仙跡

配享孟子之始三則

夾室塑像

為學兩端

得水解毒三則

學者歸宿

王陽明先生五則

後漢評品四則

邪正

黃叔度二証辨

啓聖祠二則

聖稱聖裔六則

占鼎

翔鶴

曾孟三則

宮牆修禮二則

黜從祀二則

多目星

宜林神

陳白沙先生七則

莊定山先生

薦賢二則

李卓吾四則

湧幢小品

卷十六 目錄

湧幢小品卷之十七目錄

羅先生三則

吳先生

許先生六則

李沈二先生六則

彭澤艤舟記

棧棹

篤行

辭錢

不食官米

真我

占地

陳湖道士二則

忤子心動

儲金

致寓物

與傘

警楊

清計簿

山遊

酒茶

醉龍虎

醉後詩文

新掛教範

酒趣

八崖

決洽

貴人持齋

唐先生六則

沈先生五則

錢先生四則

丁吳二先生

斷維

往役

高行

引髮

酌水

儒宗可兒

散家財

道化惡人

竹軒

全税金

免禍二則

報謝

步皇城

處士

截頭尾

頭腦酒二則

清歡

越擊賊

繪圖私議

大塚

酒喻

飲會

心口

湧幢小品

卷十七 目錄

湧幢小品卷之十八目錄

精經史二則	士夫守禮
咬助解義	史名
班史	唐史記
宋史二則	不列監修官
史難信	信大節
藝影	儒釋演話
訓註	字法
撰記二則	文選二則
韓文五則	通典有本二則
蘇文五則	新文
焚枕文	敬文首尾
啟戲	文字簡古
文冗長二則	文照顧六則
湧幢小品	卷十八目錄
文淫妖	文奇字
序文之多	河下是隸
懺悔	換字
塑像藏稿	千字文
百千萬姓編	志錄集四則
書名先取	書已先做三則
古板不可改	碧雲賦
正楊	文人喜憎
字義字起四十五則	名義九則
字義異同	事起十七則
名姓字號十二則	稱謂四則
農文人	名字互重
二王改名	呼名四則
街火對稱	

湧幢小品卷之十九目錄

祀神第一	大社取土
朔天官	城隍三則
景忠殿	帝王廟
免廟規制	孔廟
祭用常服	不領祠祭
許廟祭田	螺磯
薩法官	符神
飛天神	鍾葵
猿仙神	霍廟池水
舞陽侯	衛公生日
河神三則	石像
荷石	老父指路
神鬼所護二則	詩鎮
湧幢小品	卷十九目錄
劉忠宣免難	陸莊簡風火
濟風救難二則	神人救厄二則
辭清成靈	黃冠投藥
神示	神儼
斷獄	却美
王春元	青衣持檄
易榜	焚像
心計得情	井神
竹神	石鹿神
保障為神	石谷為神
神燈廟	丹臺記
神惠記二則	神術
蔣侯授牙	朱書
假神	假妖

精爽七則

役鬼

鬼報恩

冥歆

避正人

鬼道姓名

鬼怪

冥司歆

湯禮小品

卷十九 目錄

二

湯禮小品卷之二十目錄

關雲長四則

文文山五則

于少保七則

海忠介實際

忠魂助戰

魏公有孫

孝童

青天歌數

福泉灌田

梅高報母

見星子

萬里存親

工人孝義

二沈妻

節婦湯江

大饑甘餓

守節自信

求見不得

三屍統門

慈貞反威

義門

義相

書僕書備

岳武穆四則

文陸二事三則

責備

死水供立

江濤得完

袁氏全家死難

代父飲斃

船灰塗頭

和益詩

未盡之祿

李憤

履墓

節婦給粟養子

慶叔死節

母喪不嫁

伏毒食醋

節婦膽識

芝竹

雙烈

丐婦投橋

義友

義僕

僕惜字紙

湯禮小品

卷二十 目錄

一

湧幢小品卷之二十一目錄

父子五則	父子與慶成宴
三及弟子	兩翰林父
同居異室	學士少年牧豕
賢母五則	嚴母
賢婢七	三柄臣母
錢袁二母	兄弟五則
劉李有兄	忤兄請罪
敬兄之怒	兄弟賢貴
起家工部	三仲
兄弟年遠甲科	兄始得歸
義姊	婦人知兵
女將二則	婦人有鬚三則
賢夫人	喬劉二妾
長爪妾	瘡妾
姊妹離娶	妬后化龍
妬婦三則	藝衣
妻妾投環	妾禍
家庭之累二則	善處侄仇
子孫十二則	多子四則
無子	乞養子
附異林記二則	並產

湧幢小品 卷二十一 目錄

湧幢小品卷之二十二目錄

放生序銘	贊詞有本
謝太傅贊	笠履圖贊
無屠贊頌	恒獄圖贊
螺山連房	河呼雪
宋祖凌敷	十幅紅絹
殺妓百詩	懸童僕
丘道源詩	王梅溪詩
桂下十二子詩二則	象棋詩
劉俊村詩	謝方石棹詩
項廟詩二則	白櫻桃詩
香入雲詩	雙頭蘭詩
瑞榴詩	竹生室中
石碑詩	伯言應制
詭譎秀才	賦詩言志三則
野史詩	詩句八則
祝融口號	過李全詩
大明易覽	中興詩
走馬燈詩	但詩有本
詩識	華空塵
集杜詩	夏忠靖詩
處士扣韻	國賢詩
作詩送券	王翰土
雞伏雌	猛虎行
小園引道神	李方小西湖
石東夢思	四喜添字
讓詩	秋蟾詩
丐詩	怪詩

湧幢小品 卷二十二 目錄

誕妄	賦
遊客酬練	書家之祖
曼卿大書	草書第一
偽趙	書法論
扇上山水	幸菊圖
村梅	毛理淺深
元章來去	墨梅
常國賢	逸致
似王章	寶篋
鷹馬	梅蛇
好譚	

清性小品 卷二十三 目錄

元定推演	興復舊宮
太乙數	石蟹
龍駒	蛙鳴
寶山	巨儒之象
海庵	甲乙之科
禱兆	梓器修祀
書院燕巢	閉額
謠亂二則	折字
贈硯錢	堂上金葉人
蹇太師父子	木龜
際昌時	神人紙署
高沈徐先兆	李姬
五曲異人二則	行通神明
紀夢	夢泉
判土地	夢真
索命	夢韓
訪故址	傳佛
聲龍門	夢剖腹
神人送詩	彈擊汪鉉
星鉢	夢桃
鷹雀入窗	虎跡龍風
江夏來	夢兆相同
五老人	禍淫
銜山君	館賓爵位
大司馬前驅	大士題絹
夢墨	環
鐵祥	十八尚書

清性小品 卷二十三 目錄



薛公劍	觸舟沈香
夢之真幻	呂翁夢
夢報	神對
位不副夢	道人攜手
旋藥	夢占
替術	

湧幢小品  
卷三三 目錄  
二

百壽	宰相具慶
母壽三則	三世高壽二則
大臣壽考	壽而死難三則
前身	仙俠二則
嚴闍黎	丁友鶴
張明經	侵隣居
薛滿八	供養報德
樵陽子	三生照水
白孝	夙慧
升座詞辯	遂初老人
神童詩	雞聲詩
蓮池黃花	韓五泉
士榮議論	染巢鷓
捷對七則	公車有名
袁氏神童二則	識難字
書大字	異林記三則
大年三則	

湧幢小品  
卷三四 目錄  
一

湧幢小品卷之二十五目錄

性藥名言

御藥醫 三則

太醫用藥 五則

禁獄

用時文

本單

醫不治老

熱疾得實

指紋

二國公

二御史

病舉人

無生日無相

鶴雅 二則

官太師

識張羅峰

形似

長人 二則

尼山龍虎山

照天燭

天馬山

預卜佳地

崇明三沙

土龍

坏土善祥

不可求

湧幢小品 卷二十五 目錄

湧幢小品卷之二十六目錄

山九則

泗源

汶源

泉源 三則

江三則

江上灘險 四

濱

祭海香雲

風報 二則

海舟 四則

海塘

海井

浮提異人

杭州 二則

渡海

珠池

瓊海 四則

普陀 十七則

湧幢小品 卷二十六 目錄

湧幢小品卷之二十七目錄

勝遊佳境

梅文人

占年

月中桂子

花二十一則

木十則

松柏聖跡

僊果樹

神棟

水榭

柿石

射樹

綠衣乞命

竹九則

草八則

雜品九則

甘露

嘉禾

狀似

雲雨

鶴兔

獼祠

犬逐通判

三巨人

物異九則

色異二則

湧幢小品

卷二十七目錄

一

水旱二則

地震三則

山崩

血湧

都城大水

湧幢小品卷之二十八目錄

蔣山佛會記四則

傳衣

袈裟

五銖衣

三教五則

小佛像

大士湧出

佛牙

布袋

遺蛻

長耳和高

願得地

捨宅之始

兩京諸寺

女中天子

石佛

寺門風水

戒壇與廢

翔鶴

造塔

水墨羅漢

羣飛燕油

百尺彌勒

馬房燈光

誌公塔塔

刮金

湧幢小品

卷二十八目錄

一

羅漢化米

麻衣書字

獅巖

龍湫

體玄僧帽

僧姓

住持

募緣筒子

水火二相

殿左施帳

入棺跌坐

我非真我

佛奴母脇

金氏青蓮

胡御史僧異

癡和尚

奉持僧二則

達觀始末三則

裏禿像

僧假王子

商丐

湧幢小品卷之二十九目錄

玉梁

白玉蟾

法冠仙師

石函

盧山老人

吳翁

泥人生鬚

蛇骨

判官精

水仙

獨孤吹笛

李全兒

白鶴仙

三大事

白衣道人

蓬呂仙三則

臥水

劉羅陶仙遊三則

山子道氣

一字散

開誓

仙桐道人

仙椿

仙骨

回首神仙

肉芝

湧幢小品

卷二十九 目錄

土飯

全真教

醜神

符錄

引儒釋三則

老君像二則

湧幢小品卷之三十目錄

虜眾來歸

職官走虜

路河

抵捐金

壯夫

虜啟膏血

虜勢日分

賜經像

耗雄心

市易

番族三則

與虜角射

烽埃

報功之弊

西南夷十四則

楊安地界二則

兵北

寨鎮

虜國九則

差往海外三則

占城二則

日本十一則

王長年

馬勇士

倭官倭島

東瀛現倭

湧幢小品

卷三十 目錄

籌倭

平倭十一則

湯禮小品卷之三十一目錄

鶴二則

羣鶴招鶴二則

燕巢

鳥之屬二十六則

馬田

白鹿三則

異獸

獅象二則

犬七則

虎十一則

牛  
兩枚續相銜

生善道  
相牛法

牛禁二則

猴

猪

豕

獸之屬十八則

龍十三則

龍鳳名狀三則

猪龍

龜三則

蛇六則

毒食三則

魚五則

水井魚

神魚

進鮮

雜物五則

蝌蚪

物理五則

湯禮小品

卷三十一目錄

湯禮小品卷之三十二目錄

陳三將軍

論賊二則

縣令討賊

流賊六則

振武兵變

鄧陽兵變

黃梅盜

呼賊先兆

盜賊訛傳

妖人物二十則

假番物

丐販二則

長至警報

方士

僧道之妖

妖黨

除妖

吳建

卜匠

湯禮小品

卷三十二目錄

太白神

太祖定鼎金陵凡十二年用小明王龍鳳年號小明王既殂改明年丁未為吳元年正月有省局匠對省臣云見一老人語之曰吳王即位三年當平一天下問老人為誰曰我太白神也言訖遂不見省臣以聞上曰此誕妄不可信也若太白神果見當告君子宜與小人語耶今後凡事涉怪誕者勿以聞至十一月上夢人以璧置於項既而項肉隱起微痛疑其疾也以藥傅之無驗後遂成骨隆然甚異

五色雲

太祖克婺州下令禁戢軍士剽劫有親隨知印黃某取民財即斬以徇民皆按堵城未破先一日有五色雲見城西氣益如益城中望之以為祥及城下乃知為上駐兵之地由此觀之諸書所載靈異要必不誣而上自製西征記尤為煇灼太平陣上之龍石灰山伏兵之雨皆應之俄頃間班彪曰神武有徵應亮矣

洪武昌

洪武昌之祖名武昌居會稽縣東門外杜有迎桑神祈賽者暮寄赤石夫人祠武昌持杖大詬曰疾風暴雨不入寡婦之門神雖土偶可男女混耶悉為擊碎社中惡之相訐以為名犯年穰達於京師時高皇初定鼎建號問知其祥直武昌且曰是朕興之兆也賜名有恒赦之歸有恒至錢塘西溪樂其土風曰吾終不可與鄉人處遂家焉再傳而生襄惠令其父祖墓在會稽新通明墟之北山有言襄惠隨父贊杭誤也襄惠名鏗號兩峰繼室魏氏蕭山文靖公之女公三喪妻魏其四也二子澄濤皆其出澄舉人濤承應

明興偈識

小史謂誌公臨歿為偈大字書版示弟墓之人作小篆體偈曰若問江南事江南事有馮乘雞登寶位跨夫出金陵子建司南位安仁乘夜燈東鄰家道闕隨虎過明興一時名士皆不能解或曰應在五百年後李昇亡國人以雞犬解酉戌之說南非為曹潘屯軍之應然第二句云江南事有馮馮者諸馮也聖人生諸即朱寓其姓也酉屬雞來雞者壓雞之上為戌申太祖登極之年也戌屬犬即以其年幸汴梁也明年為庚戌是跨犬也司南位自南而北抵於子位也東夜燈元主夜遁出建德門以

去建下為安德為仁也東鄰指張士誠開春滅也滅士誠即取中原也隨虎金陵龍盤虎踞神龍盤結而虎為之先若隨其後也遇明興顯然建國大號也其為我太祖之識無疑而豈區區一偏安亡國之主足云哉誌公族姓未塔於鍾山下太祖卜其地為孝陵塔於東十里即今之靈谷寺是也又於雞鳴山建寺祀之傳有闕刻預識意者太祖其誌公之再世了江南一大事因緣歿示其兆葬即其地神矣

心事記

元順帝時張翥在翰林夜夢詩二句云獨漢夷疆天暫醉鳳陽君主日初明翥驚異遂謝職南歸廣陵作心事記此夢

夢異人

高皇御天桂清香樓午寐夢異人遺良藥嘗之味清而苦其人曰服之安精神舒四體延年命卜之曰當得達人果得周是修等

渡江生子

李慈皇后以元至順壬申生子太祖四歲嬪時年已二十一矣艱難中尚未有子或有子不育既渡江建生慈文皇太子秦王晉王文皇周王文皇初生有雲龍之祥后甚異之后嘗夢微時携諸子在曠野間卒遇寇至皆紅巾甚恐適文皇牽一馬至扶后上馬自躍從馬仗劍殿後寇皆辟易驚遁而前有幡幢來迎須臾布滿天樂齊鳴而太祖馬亦至相與聯轡徐行獨文皇從後顧視太子諸王皆不見

沐公生本

世傳黔寧王英為太祖外婦之子而王翁州以為非曰帝長於英十五年當英之生帝方實塞安從取外適是則然矣考英以洪武丁五年卒年四十八其年聖壽已六十五則帝長於英實十七年真龍年至十七壯矣外適而生理或有之翁州起於富貴却笑貧人決無外適要不盡然至太祖從軍已二十五歲其年孝慈皇后作配又三年渡江方生懿文太子連五年又生四子過此方諸妃有子而孝慈不復生矣高皇之晚婚亦自來創業之君所無也夫高皇諸大功臣未有無文事者獨中山王順近諸生益感發於高皇之訓而英與曹國李文忠以絕世雄才又雍容好學如文士自非高皇龍種與親姊之子能然乎



御劄

太祖賜臣下御劄甚多。如中山王宋學士者勿論。方驤驪徽州時。御書一劄。賜汪同云。庚子六月初三日。茶源關。馮遇萬。宣使至。動問說。稱星原。萬田野。關黎民。解拆開。實到公文。內云。修城事。理軍民人等。甚是。極得其當。重務出。積糧儲。從其與。便勿使我多憂。途間。親書不備。寄書人。和。樞密院判汪同。閣下。同子孫。寶藏於家。學士程敏政。偶得。伏讀。因題。絕句。云。午夜虹光燭斗寒。民間驚傳御書看。當時未定君臣禮。想見高皇創業難。成化甲辰。燬於火。

照世杯

撒馬兒罕在西邊。其國有照世杯。光明洞達。照之可知世事。洪武二十七年。始入覲。聖慈忠裔。

太祖於福壽。不但廟祀旌表。且官其子陳真。為德州同知。坐事當戍。以忠臣子赦之。擢太僕少卿。改兩浙運使。坐胡黨。付獄。赦居雲南。勅西平侯善遇之。此心真古帝王所不及也。

視朝賜食

太祖每旦視朝。奉書。賜百官食。上御奉天門。或華蓋殿。或武英殿。公侯一品。官侍坐於門內。二品至四品。及翰林院等。官坐於門外。其餘五品以下。於丹墀內。文東武西。重行列位。贊禮贊拜。叩頭。然後就坐。光祿寺進膳。茶後。以次設饌。食罷。百官仍拜叩頭。而退。率以為常。二十八年。禮部言。職事繁多。供億為難。請罷從之。蓋是時元功宿將俱盡。積日所費不貲。思有以裁之矣。

象鼻巖

陶凱陪使殿。高皇從容問居地形勢。凱以象鼻巖對。且曰。臣辦事張竹屋。題曰。曾入蒼舒萬斛舟。至今鼻蘊清流。君王玉輅。惟行駕。安得身閒伴白鷗。即令人刻於巖壁。一日。上御五鳳樓。工部進吞船之技。羣臣侍觀。眾皆以見吞對。凱見獨不然。上問之。凱曰。臣惟見統船走耳。上疑之。以及於死。凱自奇人。郭璞之流。連明主而不免。數之難逃如此。

用諫擲書

鎮府羣王。陰時夫所集。太祖時。時取觀之。解縉諫。以為此免。困寒士之筆。所見者。既非帝王所宜觀。遂擲其書不復顧。而御製心經等書。皆成。縉之愛知深矣。

搗隱微

太祖神聖。凡進見者。於容貌詞氣間。多能揣其隱微。有杜安道者。持鐮刀隨侍。二十二年。凡征伐朝。未嘗嘗。慮性慎密。不泄。動有法度。遇要官。勢人。如不相識。一揖之餘。未嘗啟口。上甚信愛之。曰。如安道。吾知其心。

小山泉

大將軍藍玉等帥師二十萬北征。由大寧進至慶州。關虜主在捕魚海兒。兼程而進。次遊魂南道。無水泉。軍士渴甚。其地有小山。在麓。官觀童營內。忽聞聲如礮。玉使人視之。則四泉湧出。士馬就飲。得不困乏。餘流溢。出如漢泉。咸稱呼曰。此朝廷之福。天之助也。上嘗夢殿西北隅有小山。流泉直下。御足所履而止。至是小山泉湧。適與夢符。

好殺必殺

有輕天下人而好殺者。周世宗是也。有重天下人而必殺者。我太祖是也。世宗折服馮道。謂天下人皆可輕。太祖少經難。能毒盜害人。謂天下人皆可重。此所以分也。

湯惟小品

不經之語

姚恭靖以名僧從。文皇。天意也。鴻猷錄謂恭靖先知。文皇必登大位。有奉白帽。子成皇字之說。遂請於太祖得之。太祖威嚴。即父子間。誰敢說一字。請一人。又與故中。謂太祖御西樓決事。馬皇后從後。當潛聽之。如聞。上震怒。候回宮。必詢今日處何事。怒何人。因泣請。止可積德。不可縱怒殺人。太祖從之。此村家怕老婆之言。太祖何等氣象。馬皇后何等自靜。如素教一宋學士不能得。而敢尾太祖。退言得失耶。又剪勝紀聞言。太祖御膳必。馬皇后親進。一日進羹。上怒擲其膳中。后顯微有傷。后色不動。收之。更進。此湯子打老婆之言。太祖何等故慎。馬皇后何等莊重。而狼狽不倫至此耶。

又剪勝紀聞云。徐太傅追元順帝。將及之。忽傳令班師。帝春不知所出。大怒。馳歸告。帝曰。違及矣。追兵及順帝而已。其謀不可逆也。太傅度遇春歸。必有變。乃留兵鎮北平。而自引兵歸。駐舟江浦。仗劍入謁。帝時方震怒。宿戒關吏。曰。違入慎毋縱之。違既入。未見帝。帝自疑有變。乃拔劍斬關吏。奪關而出。帝因使人釋其罪。令內謁。違不允。於是帝不得已。枉視於舟中。違因進曰。違有異圖。不在今。

日雖曰晚矣然吾臨江鞠旅亦能撫有江淮顧弗為厲且吾之不擒元帝亦籌之  
孰矣彼雖微也亦嘗南御中國我執以歸將焉治焉天命在爾已知之矣顧達何  
人敢以自外帝重感德結誓而去遂修好如初

徐太傅與常平章以洪武元年閏七月二十七日兵入通州其夕元主即開建德門  
北遁又五日太傅至海州填壘入城報捷留鎮經理未下州郡通騎至古北口尋與平  
章下山西既克太原太傅出陝西平章出劄州追元主平章克開平遠至柳河川辛  
季文忠代將太傅在陝西張良臣降而復叛國之數月始下王保保降晚兵備太  
祖委太傅獨當之問以久勞召歸尋佩將印以出而季文忠克應昌元主已班太傅  
一敗王保保再出師敗歸終王保保世太傅未嘗離陝西比保保死太傅稍寬從  
燕王北平從谷練兵不復出塞由此觀之太傅終身未嘗一當元主且及少主也  
太祖威嚴太傅敬慎一出入一號令必且諸稟平章敢馳歸太傅敢擢還軍甚至突  
入禁門斬關吏奪關而出坐龍江舟會聖駕自臨耶齊東之語莫此為甚

建文軍令

小說中謂 文皇靖難建文有令母使朕負殺叔父名故 文皇陣中諸將皆不敢

湯惟小品 卷一

加害然初用兵時固已削屬籍矣其後建文或有此令以示親親之情而軍中恐未  
必能安乎持鞭垂及有龍申爪拿其臂馬蹶而止數日真命天子後 文皇問曰馬  
不蹶如何對曰欲生致院長耳又所乘八駿戰於鄭村壩諸處皆中箭為左右所振  
可見矢石交下天命所在持不著玉體亦豈南朝之令射馬不射人而諸將及軍士  
揀擇而射不敵一夫加遺耶况 文皇是時雜諸將中震盪出入百死一生謁  
痛哭危殆可知而朝廷易視中間不無坐失機會要之皆天意也

凱旋之盛

永樂廿一年北征也先土于米降賜名金忠封忠勇王隨入京十一月戊寅朔 駕  
次懷來在京諸司遣官迎見辛巳 駕入居庸關邊軍京軍左抵宣府黃花鎮右抵  
涿州凡三百里布滿極目是日天氣清明 上服袞龍金鑲袍乘五花龍馬五披五  
哨軍四十萬疏隊左右夾護時 上巳年六十四歲矣按轡徐行威容如神金鼓旌  
旗喧闐規模連亘百十里外中外文武群臣皆感服管絃黃耆耄四夷朝貢使駢混  
道左 駕至 護呼萬歲聲震天地忠勇王在後於馬上遙望顧謂所親曰今日真從  
天上行也次龍虎臺賜文武大臣及忠勇王宴明日入京羣臣畢賀以前莫如唐太

宗為秦王時破擒寶建德王世充自披黃金甲齊王元吉李世勣二十五將隨其後  
鐵騎萬匹甲士四萬前後部鼓吹以俘入城此亦自古帝王英雄之快也

朱衣人

文皇夜夢二朱衣人侍捧下自云太守一真一假次日果有二通判曰陳真球微引  
奏 上喜符夢俱權知府真福建將樂人有循吏聲

呂治水

汪字孝欽人有義概愛廉獨好拳捷之戲緣壁行如平地躍而騎屋瓦無聲已更自  
簷下屹立不加於色僅二支竹水上驅童子過之皆股戰則身先往數十過已復驅  
童子從之諸鼓舞木與跳丸飛劍之屬見之服其自廢也萬曆丁未入京師至益城  
店作夢 文皇遣驍騎召使治水引見殿上 文皇貌甚偉長鬚垂膝左右以奏牘  
進 文皇推案震怒曰復壞我東南百萬民命奈何宗孝頓首言臣書生不任官守  
且父老不忍離子念 文皇色不懌有早衣人長跪固請乃已宗孝還其年淫雨三  
楚三吳沉寃產蛙人相噉食惻然心傷之病革不可為矣

誠僧報效

宣德中有僧因早言於官積薪欲自焚請雨舉火而走獲之發龍門充軍久之脫歸  
得一銅印以獻報沿街大呼謂所獻乃紫金印復有金鎖甲在泰山之巖運者獲之  
法司坐妖律當斬時為正統二年 上覽曰此妄男子何足罪械復原伍後適入廣  
善髮辮結居伯顏帖木兒帳下 駕陷虜中伯顏夫婦致誠僧有力焉終不自言  
上亦不知其故也

功德寺

四友齋云京師功德寺後宮像設工而麗僧云正統時 張太后嘗幸此三宿乃返  
英廟尚幼從之遊宮殿別殿皆具大監王振以為后妃遊幸佛寺非盛典也乃密造  
此佛成請 英廟進言於 太后曰母后大喜許之復命書舍人寫金字藏經置東西房自是  
太后以佛及經在不可就寢遂不復出幸當時名臣尚多而使宦者為此可歎也  
英皇即位尊 祖母張為太皇太后 母孫為皇太后 太皇太后賢明貞肅僅  
宣德中 上幸侍講 陵一次正統中檢飭 宮府優禮大臣知王振之姦幾欲賜  
劍稱女中矣 竊有幸寺之事且有幸而三宿之理况 國朝家法至嚴除 山陵

三編 卷一

外從無有 后妃出幸者即 朝廷行幸有故事者亦舉朝力爭而况於 后妃此 必僧寺張大孟混留此不根語而襲而書之耳。

捷虜傲應

英廟原有捷虜之志神武傲應甚多一夕夢也先稽首請罪故己之役實有所恃 而行王振窺知其素贊成之後陷虜不被一矢 天顏穆如坐玉臺羣虜環視一虜 來犯立仆也先騎而來墮馬者三帽伏有一馬嗟人不可近試以進蹲伏 英皇坐之 天嬌如龍虜大驚益敬禮也先叩頭稱臣以至送歸果符夢中之兆

奉侍虜中

廣南衛軍夏福從進東廣寧衛正統五年為北虜所獲福解請佛經虜酋以女妻之 英廟北狩福隨侍虜廷陞千戶歷陞指揮僉事後入貢往來不絕天順元年 英 廟召至賞賚極厚陞南京錦衣衛指揮同知奏願留京師未幾挈家來奔復改廣南衛 至是年老乞以孫吳代兵部言福不由軍功例不當襲 上以福有奉侍勞特與之 益是時袁彬等隨侍最效勞而福則先為虜所獲用事輸忠且能歸正尤可嘉也

官妃

湯惟小 卷一

去吳江可二十里地名八尺余詢之縣人問名起之義皆不可得後考之則 憲廟 選妃江南嘉禾以姚氏女應女髮素種種不盈尺過乎望二十里一夕髮委地可長 八尺入宮拜安她因以名妃生壽玉馳思父母皆物故其弟福負販菜市中即後錦 衣衛指揮同知

山陵綠雲

成化乙未冬十一月册立 孝宗為皇太子頒詔至南京方迎入忽見 孝陵山頂 擁起綠雲至開讀後方散時錢文通溥掌南院作禱應頌以 上纂入史館

祀廟石函

孝宗即位左都馬文升等言獻鎮濟渚等祠廟皆有前太監陳喜及姦人鄭常思所 造石函函周遺有符篆中貯況金書道經一卷又金銀錢數枚諸色寶石十數顆五 穀各一升似為覺鎮之術者每祠廟又有 先帝遺陳喜致祭祝文其文不知何人 所撰皆刻之于石稿觀本朝故事凡改元之初及水旱災傷則致祭鎮海渚之神 例命翰林院撰文各分遣廷臣以往未聞用外官撰文內臣往祭者况石函覺鎮世 無此理今帝思等已正憲典其石函石碑尚存於 先帝威德恐不能無損乞令所

在有司毀之凡函中所貯者各遣人驗實進繳以滅其迹抑以杜將來之漸從之

御膳進素

弘治十五年先有旨自正月初一日至十二月二十七日但遇御膳進素日期俱令 光祿寺禁屠戶科給事徐昂等因言今一歲之中禁屠斷宰者凡一百一十一日此 旨惟光祿寺知之在京諸司尚未有知者乞申諭各衙門今後凡遇禁屠日期自 御膳以至宴賜之類俱依廢戒事例悉用素食禮部議謂光祿寺各項供應上有 兩宮之奉養下有四夷之宴賜今凡遇禁屠日期一切以素食從事按諸事體殊為 未便且進素在 祖宗朝無故事惟 皇上好生之德出自天性故愛惜物命至於 如此但其間又有不容已者邇復聞有旨令進素之日所用膳內猪羊雞鵝時價銀 數各封寄藏庫臣等未敢仰窺 聖意所在伏願明詔光祿寺凡寄庫銀兩就以補 助缺乏今後一切供應俱令隨事樽節則仁心益廣而 聖德益崇矣 上納之

武皇聖明

武宗南巡姚錄為山東布政朝見 上奇其狀貌獨中官不喜御駕黑龍舟被觸 上驚問為誰對曰姚布政 上笑曰是美髯者耶釋不問是日錄駐驛中實不知次 日有以告者始拜謝 上曰偶觸何傷去去 武宗明聖如此

王女兒

武城中衛軍餘鄭旺有女名王女兒者幼習之高通政家因以進內弘治末 旺陰結 內使劉山求自進山為言今名鄭金蓮者即若女也在 周太后宮為 東駕所自 出語浸上聞 孝廟怒磔山於市旺亦論死尋赦免至是又為浮言如前所云居人 王壘觀與其厚利因潛入東安門宣言國母鄭居幽若干年欲面奏 上東廠執以 聞下刑部鞠治擬妖言律兩人不承脛大理寺駁職者乃具獄以請詔如山御皆 置極刑

繼統祥瑞

世廟在藩邸不獨誕年河清三日而已 顯陵龍岡舊土蟻墳起伏下小兒暴長 數尺既登極南山有鳳凰之聲華村產麒麟之種

黃衣陸辭

己丑四月 世宗夢黃衣者數人陸辭南行其勢甚速次日語聞學揚一清對曰黃 者蝗也南方其有蝗乎是秋蝗果大至在在皆滿數日為大風雨飄入海盡死是時

上方屬精圖治故見夢且能消弭云

廟池浮物

河南懷慶府濟源縣道士宋本澄進紅線線被二花銀瓶一云濟清廟池內浮出賜鈔六十錠勞之其池時浮出銀幣借人如期而還則得利不則視之不復出且至虧折矣

時王

世宗因正月雪降甚喜有天賜時王之諭尚書夏言等作賦以獻當時若雨雪之類皆因禱而應故派皇乃爾後有東華修國史者削去可也

芝草

世宗有詔採芝宛平縣民得五本以上御醫李□□玄岳鮮芝四十本進三十六年九月禮部類進千餘本明年春郭縣民聚芝百八十一本為山以獻內有徑一尺八十者數本號曰僊應萬年芝山四川巡撫黃光昇進芝四十九本十月禮部類進一千八百六十四本四十二年御醫黃金進萬壽香山四座聚芝三百六十本為之宋政和五年新州產芝草偏境計黃芝一萬一千六百枝內一枝色紫九輪尤奇

酒樓小品

桃降

嘉靖乙卯上夜坐庭中御體後忽獲一桃左右視或見桃從空中墜上喜曰天賜也修迎恩大典五日明日復有一桃降其夜白兔生二子上益喜諭禮部謝玄告廟未幾壽鹿亦生二子於是羣臣上表賀上以奇祥三錫天眷非常各手詔答之

祥雲

嘉靖十八年冊立皇太子日下有五色雲見徑二丈形如龍鳳然卒有己酉之事洪武十八年黃子澄進士第一改第三唱名時五色雲見與韓魏公同符然卒有壬午之事人言御雲未必祥是大不然十八年分封裕邸竟為天子開隆萬萬年太平瑞在此不在彼文丞相生父夢乘紫雲來故名曰天祥字曰宋瑞信國小名雲天祥就義收家三百年養士之效宋之瑞也子澄雲見死節不辱高皇帝知人之明我明之瑞也忠臣義士國之麟鳳豈美官貴福澤哉

西苑農壇

世宗立農壇於西苑耕熟地五頃七十畝有奇歲用農夫五十人管農老人四人曝

夫八日食口糧三升太倉關給仍復其苑耕畜一十六畝御馬監倉給以草料其農具俱出之內官監五穀種子順天府送用倉廩農舍牛房工部蓋造每歲戶部侍郎一人即中一人提督之所復納之恒裕倉以備郊廟之菜蔬撥太倉軍十三人守之歲終戶部奏報其出入之數

駙馬封侯

世宗以迎立功封駙馬崔元為京山侯禮部以本朝無故事為言上曰永樂初年駙馬王寧以翊戴功封永春侯何言無故事豈世廟之深諳故爾崔及左右容進而見之詔旨耶然永樂中駙馬封侯者尚有宋瑛等數人不止於王寧禮部以無故事為言非欺妄即疎漏當時尚書為毛澄其不觸怒抵罪幸矣

中宮廢立

世宗篤於倫常嘉靖元年立皇后陳氏八年崩諡悼靈立順妃張氏為皇后十三年正月癸卯廢越十日立德妃方氏為皇后張后以十五年薨用廢后吳氏禮葬之中宮之廢非小事也中間緣故史官不著一字野史亦無有及者豈官禁事秘非外人所得與知耶余童子時一老儒為言張后之廢實由張廷齡兄弟世宗方以

酒樓小品

昭聖初年

昭聖初年裁抑章聖憤甚而廷齡故多怨家為人所訐下獄昭聖急因上生子論來見致駕上辭之再諭再辭之益皇急托張后為言后方有威龍來夜宴述太后意而太后亦先遣人傳上云廷齡事將就罷上已怒諭閣臣謂太后云云然尚未有以發及聞后言大怒即褫冠服與杖明日下令廢廷齡竟坐死者之史錄日月正相值老儒之言真耶其亦齊東野人之類耶世宗以母后不顧燕婉之好誠則誠矣而張后之不幸已甚昭聖此時其又何以為情夫昭聖在孝廟時專寵驕妬致孝廟終身無他嬪御養成二張之惡武宗之母族甚見疎外昭聖既然已不能得之於子胎禍極於世宗所存者一虛名耳孝宗在天之靈將何以慰耶

訛言驚走

嘉靖己酉春虜警極寧侯朱岳岳國公張溶西寧侯將傳惠安伯張綱錦衣指揮同知鄭璽參孫堪借給事中楊允總於閩武場比武應襲官舍璽忽報訛言虜人寇至沙河岳等皆懼而走允總以聞詔命璽說言虜寇未破璽岳澤法儒損虜半生營管軍傳等不能規正各奪俸二凡

康懿被召

林康懿公廷樞為工部尚書。世廟御使殿名公顧視奇其狀明日。公疏節耐用者。營建。上曰朕方期若。若乃言我得非林俊子耶。左右或對其父亦尚書。非俊子也。

對上雅語

世宗偶以暇使侍臣各道其邑里人物。及豐城大宗伯李煥對曰。鄉有長安長樂里。有鳳舞鸞歌。人有張華富燒物有龍淵太阿。上嘉其敏。王沂公曾青州人。宋真宗問云。卿鄉里謠云。井深槐樹。街澗人義。跡何也。沂公對曰。井深槐樹。屬土厚水深也。街澗人義。跡家給人足也。真宗善其對。

海榴雙

世廟初年。勳輔諸臣同遊。賜畫扇。有木刻海榴雙墜子。可寸許。穴其腹。藏象刻物件。凡一百件。亦天下絕巧也。

購香

嘉靖四十年。宮中龍涎香悉燬於火。上甚甚。命再購。戶部尚書高耀進八兩。上

源種小品

卷一

十一

喜命給價七百六十兩。耀太子少保。實火時中人。憲籍以出。上索之急。耀重賄購得。因聖節建醮日。上之大稱。旨加賞。蓋內外之相為欺。欺如此。未幾廣東進龍涎香至五十七斤。

買珠

世宗以大小珠一函。及甘黃玉刀。缺一具。示煥。令求珠玉如式。凡兩月。上意遂之。復諭煥曰。金玉珠寶。古今常有。王侯制度。非不經之用。爾職當思自盡。無徒遠。然為避言計。祖宗時內藏之積。至弘治年盡矣。然非。孝宗自用。今無一二。其多方。掙覓。并賞黃金四千兩。進用。全價於欽。取銀兩內給之。耀懼。乃以先充得大小珠四等。共一千五百餘粒。用價二萬二千五百餘兩。質之以進。上以未足原旨。所取之數。且無甘黃玉。疑司幣。故不以此時。故民間鮮有售者。仍命耀至如數。購進。毋口會。宴駕乃止。

戎服出郊

穆廟立值南郊。以戎服出。蓋上喜習武服。此自使。非登郊壇。羣臣具諫。徐文貞止之。進密揭。上笑曰。此服原非見上帝者。何慮之過。

大閱

國朝。聖駕大閱。惟隆慶三年一舉。其說發於張太岳。計費不下二百萬。海內因傳。欲復河套。其實。穆廟欲馳騁自快。非修故事。亦非幸邊功也。神考九年如之。亦太岳之意。然此舉。儘可已。畢竟是撫。按將帥事。惟五月。禁中射柳。聚諸徽侯。若大將。角。較其優劣。如先朝故事可也。

御筆題詩

玄免圖。宣皇帝御筆也。圖以淡墨微圓其像。似碧空滿月。上有丹桂。花子垂垂。下有瑞草。作紫白色。兔居中。間。比纖煙。意態安閒。真足神物。益。宣皇帝王中。文武全才。遊戲丹青。並臻妙境。遠在唐太宗之上。萬曆九年。上御文華殿。宣召入直史。臣王家屏。沈懋孝。張元忭。劉元震。鄧以讚。入見。取圖示之。令賦詩。復命曰。輔臣以下。皆可賦。親書於軸。並得自用圖記。越三日。詩成。自大學士張居正而下。三十有五人。進御。上覽之。甚善。常熟趙國圖。其副勒之石。真。熙朝之盛事也。

御筆改字

申文定公為史官時。有桂倦鬼文。神廟即位之二年。御筆改魔字。致其文作於

源種小品

卷一

十一

丙辰歲。已十九年矣。上方十二歲。何由見之。間以問文定公。云。此內史持入。上覽而喜。遂灑筆。而公亦以此受眷。且大拜矣。

御說

相傳。神廟宮中。自號為壽。故己卯科。南京以舜亦以命為試士。主試者高啓。愚四。川。羅萬化。浙江人。至壬午。張江陵死。有疾高者。妄傳江陵室中。掛舜為授受圖。高。以此端之。南臺。梓。謂江陵有逆謀。而高為之用。高遂落職。嗟乎。張有此心。乃掛圖。取疑。而高願。然。檢此。謀進。何。乃。讀。書。人。宜。有。分。曉。乃。好。入。人。過。謀。反。叛。逆。亦。坐。之。不。恤。非。人。禍。即。天。殃。矣。

藥王廟

鄭州土城。無門扉。相對如。中有藥王。願王。即扁鵲。州人也。封神應玉。神廟玉體。遠和。慈聖皇太后。禱之。立奏康寧。為新廟。建三皇殿於中。以歷代之能醫者。附焉。

獻俘

神廟二十七年。己亥。四月廿四日。獻俘。俘禮成。大司寇蕭岳峰。大亨。領左右侍。即出。班奏。長身。傳。跪。燁。燁。有。威。時。上御午樓。朝。暇。正。燁。燁。跪。御。退。兩。侍。即。失。之。首。僅。

及肘。致詞先述官銜名姓及左右侍郎。即請犯人某某等。磔末云。合起市曹行刑。請旨。凡數百言。字字響亮。舒徐宣畢。俯伏。上親傳拿云。二字。廷臣尚未聞聲。左右動威接者。二遞為四。乃有聲。又為八。為十六。漸震為三十二。最下則大漢將軍三百六十人。齊聲應。如轟雷矣。此等境界。可謂。聖朝極盛事。是日天氣清和。余以廿七日持節出園門。封禁世子。躬逢其盛。良自不偶。次年庚子冬十二月。獻播俘禮。亦如之。而寒甚。百官噤若鶩。館及社。冲虛面最白。侵而成紅。余面旒幾變而黑。或朝。或雲長作翼。德臉也。宣畢。囚大呼稱枉。每囚一鐘。肘外。覆以朱衣米巾。名曰單甲。一官押之。十人又而扶。且推之。出西長安門。夾道觀者。無慮百萬。車擁殿枳。大司寇督至西市。僅二十里。日曠方遠。比行刑。近昏黑矣。

### 東宮門衛

光廟正位東宮。內官住往。托疾引去。萬曆四十三年五月初四日。棍徒張差持棍入第一門。只兩內官守之。一年七十餘。第二門寂然無人。差指一人仆。至殿簷。趨級而上。轉本用等。摩呼齊集。亦不過七八人而已。皇太子親奉送。部招出。同謀云。見一人打一人。小爺洪福大了。語多支吾。坐以風顛而止。

### 出閣

萬曆二十二年。光廟以皇長子出閣講學。故事。講必已刻。遇寒暑。俾免。至是定以寅刻。亦不傳免。二十八年十一月大風寒。諸講官立殿門外。時煖耳。尚未賜爐火。亦未舉。光廟方出。嗟甚。郭明龍充講官。最料深且亮。既入。大言天寒如此。勿論皇長子宗廟神人之主。玉體當萬分珍重。即如我輩辛苦讀書。得此一高。亦清華。列禁近。亦是天上人。若中寒得病。豈不肩越太甚。唱班役。連取大禦寒氣。時中官各圍爐室。持無人倡幸。不敢明用。聞郭言。盡擡出。奉皇長子。環向始覺。煖適。怡顏完講事。上聞。亦不罪也。郭因此受眷。東朝。妖書事發。傳語。嚴監陳矩。曰。曉得我鏡郭先生罷。其真切如此。而諸講官方叩頭時。密視光廟袍內。止一尋常狐裘。講案高僅二尺餘。益初出時。所御歷七八年。不敢奏易。光廟出講。年僅十三歲。岐嶷不凡。每講。閣臣一人入。直看講。御案前有雙銅鶴。故事叩頭畢。從銅鶴下。轉而東。西面立一閣。臣誤出其上。光廟賜內侍曰。移銅鶴可近。前此雖不明言。意已嘿。高。眾皆嘆服。一日講。巧言亂德。一節講。章解曰。以是為非。非為是。余友劉幼安當直。既數行畢。從容進曰。請問殿下何以謂之亂德。朗然答。

曰。顛倒是非。益化詞臣之句。而藻括之。更覺明切。退相語。以為真天縱不可及也。進講既畢。必奉玉音。賜酒飯。所賜比常。宴最為精腆。非時橫賜。又不與焉。此儒者際遇之極榮也。後講官從便。自携食棧。光祿寺折送。其數不少。乃二十二年之講。歲減不及錢許。幼安常笑曰。我輩初做秀才時。館穀每歲束脩不下五六千金。又受人非常供養。今為皇帝家館師。歲祿得三十金。自食其食。每五鼓起身。步行數里。黎明講書。備極勞苦。果使老秀才不及小秀才也。又言大暑。侵晨天氣涼。出入猶覺大寒。衝風。幾於裂膚。至先朝銀幣。筆墨節錢之賜。絕響。端午節不見一扇。聖上教子。可謂極嚴極儉者。

### 聖諭

萬曆三十一年十二月。妖書事發。神皇怒甚。上下危疑。恐動搖。國本則禍不獨中於臣子。且移之社稷。幸神皇主意素定。方嚴捕時。召皇太子大。聲諭曰。哥兒汝莫恐。不干汝事。汝但去讀書寫字。是些閑門。早些關門。仍還司禮監田義口傳聖諭。內閣我今日親朝。聖母回宮。就宣皇太子在啟祥宮。賜皇太子慰言。及戒諭。皇太子云。我的慈愛教訓天性之心。你是知道。你是純誠孝友好善的我。

平日盡知。近有逆惡。捏造奸書。離間我父子兄弟天性。親親動搖天下。已有嚴旨。緝拿。以正國法。我思念你必有驚懼動心。我若聞臣擬寫慰言。女慰教訓。你又有戒諭。內外執事人等。皆宜今日。宜你來面賜。與我。我還有許多言語。因此忿怒。動火。難以盡言。我親筆寫的。由諭。本賜你細加看講。則知我之心也。到宮安心調養。用心云云。毋聽小人引誘。傳時淚下。皇太子亦含淚叩頭。請去。送至殿簷。隨賜膳品四合。手合四付。酒四瓶。傳與先生知道。夫禁中嚴密。一啟閉。問何勞。天語叮嚀。如此就中機。神皇灼見。不待張差之桃。已得之十二年前矣。

湧幢小品卷之一終



廟號

太祖廟號與漢祖同。故今尊稱曰太祖曰高皇帝。則得矣。太字是廟號。高字是諡號。近見刻圖廟一書曰我高祖皇帝。其於漢祖亦曰漢高祖。不知原是太祖非高祖也。亦當有辨。

國號

國號上加大字。始於胡元。我朝因之。蓋返左衽之舊。自合如此。且以別於小明王也。其言大漢大唐大宋者。乃臣子及外夷尊稱之詞。近見新安刻曆祚考一書。於漢唐宋及司馬晉皆加大字。失其初矣。唐碑有稱巨唐者。巨即大也。亦曰皇。宋皇亦大也。劉越石表亦大云。天祥大。

年號

國朝年號永樂。乃依重華王則偽建。天順乃元出帝舊號。前則兵後勿勿。後則事起倉卒。不暇詳考。正德則西夏李乾順所建。是時劉文靖謝文正當國。故史書馬鈞陽

湧幢小品

卷二

二

至出題議。遂為口實。隆慶之號。雖不犯重。然改隆慶州為延慶衛。亦如之。永天有隆慶殿。改為慶源殿。因新君年號。而改祖宗舊名。時當國者為徐文貞。一時亦偶未之思也。年號原不必記。

侍朝

自宋天子升殿。漢以羽林期門。唐以三衛。皆執扇登殿。唐玄宗時。閣則先奏。以三衛皆趨。悍武夫。不宜升殿。通御座。請以宦者代。遂為故事。至今用之。然國朝以勳戚大臣。閣臣詞臣。尚書中書科道。夾侍。而道引升殿。則詞臣中書科道各四人。其制最當。至女官隨侍。女樂引道。必起於呂武臨朝。而唐玄宗嘗為故事。亦至我太祖革去。尤足洗千古之陋。

講讀

太祖最好學。海內宿儒徵聘。臨朝侍左右。母事。治訪。退即與之講解。甚至五為辨難。又設大本堂。教皇太子。其諸王諸王孫。皆親加督課。且日與諸儒相上下。故太宗仁宗皆優於文事。而建文尤為勝。太宗又推此意。教皇太子孫。

姚廣孝等講讀華蓋殿。故宣宗詩文妙絕今古。而繪事尤精。雖聖神天縱。要之預教之功。不可少也。英宗即位之元年。少傅楊士奇等請開經筵。時年方十歲。行禮甚肅。歷代因之。定以初二二十二。而尤勤於日講。至武宗時。始不免作輟。世宗勵精於先。倦勤於後。神宗初立。張太岳亦儘料撥從事。後御朝日稀。不復舉行。雖日講進稿不廢。要之皆成故事。故紙矣。

經筵詞

經筵開自祖宗朝。按月逢旬第二朝。今上春秋偏好學。三千年後見神允。國初經筵無定日。至英廟初朝。始著為儀。今用每月初二十二。二十二日寒暑及有故。奉旨暫免。多以春二月秋八月舉行。今歲實以七月二十二日。上之勤學也。

御覽

御覽效精誠。白本高頭手寫成句讀。分明圈點。隔首預進講官名。凡進講。先從內閣點題。票示講官。分撰講章。送閣下詳定。初房官用高頭白手本寫成。二通講官預進東閣。用象管朱印成句讀。隔日進呈。其一在御座展覽。其一在講案供講。

經筵

經筵聲肅。退朝官名在。經筵各整冠一字班行。先出隊中。臣扶筆下金鑿。凡經筵例用敷臣一人。知經筵事。內閣或知。或同知。經筵事。凡卿之長及學士祭酒等官。侍班。詹翰坊局及國子祭酒。每二員為講官。詹事府詹事等官。各部侍。即出由翰林者。仍為講官。翰林春坊。每三員為展書官。詹事府詹事等官。各侍儀。鴻臚寺錦衣衛堂上官各一員。以事。鳴贊一員。贊禮。序班四員。舉案。侯伯一人。領將軍入直。制初房官。書寫講章。通謂之。經筵官皆得入街。每當鳴贊。退朝。上將赴。經筵。則各從本班。略整衣冠。以俟。先出分隊。作一字行。隨駕而南。

金水河

金水河頭白玉橋。上公寶帶侍中貂。遠巡小立。瞻龍鳳。左順門高御。帷駕過金水。中橋。迤邐轉。各官俱候橋北。南面小立。望駕。升至左順中門。進入。然後度橋。循行。每望見。御。帷迎。映日。或時見小傘。蓋。擊。敲。朝陽。文華殿啟。奉天東。滿翠淨。青映碧空。講筵。講筵。設。太平天子坐當中。

春坊

春坊。上之便殿。所常御者也。今用為。經筵之所。中設。御座。龍屏。南向。又設。

御座

御座。龍屏。南向。又設。

御座

御座。龍屏。南向。又設。

御案於 御座之東稍南設講案於 御案之南稍東入 殿中門當檻下白石一左純潔可丈許樓講案官置案當其北二三尺地始替講官拜起也

百官朝下 殿門前仗馬雙牽七寶鞭黃道正中移步侍臣班從起 經筵上御 奉天門朝罷百官皆北面拱立中使齊牽仗馬過東 上與下 御座東板橋由 丹陛南下赴 文華 經筵官執事官皆從

龍池鳳掖揚朝職 板橋初回轉角門聽唱官人未進入講章默然又重溫各執事官於 左順門之南門西以次相向序立定時 上已御文華閣中門各官東行下城則 板橋已回向西循河過小橋北入角門矣通啟 文華中門內侍唱官人每進來外門傳唱畢各官始北行徐由兩門以入是時輪講官各默誦所講之章敬慎之至也

殿陛森排劍戟重金貂玉蟒護 真龍司儀起案雙雙過 御榻前頭取次仍今駙馬都尉游恭帶刀入直立東近壁諸將軍以次侍立各執金瓜西亦如之諸內侍稍北東西兩廂翅以次亦執瓜侍立諸司禮太監分東西班近 御案鴻臚贊曰起案序班二員舉 御案置 御前二員舉講案置 御案之南正中講案

鴻臚小品 卷二 三 衣襟用純黃絨 橫經几子結羅裙小對圍龍綵縷雲桂向 御前安穩定黃金鎖子兩邊分

御案面衣青綠圍花錦圍裙結黃金龍小圍花序班舉案將至 御前司禮二太監自東西來接舉至 御前近座上有金尺二條用以鎮壓講章

第三廳史官廳也又曰槐廳即今翰林院正廳之西偏史官所居是也兩坊左右春坊也展書官悉從 內閣 題定兼用坊院近時多以修撰編修檢討為之今

史展書官從西班出進詣 御案前跪出手展講章二太監接手攤書以金尺鎮定然後起至此則 天顏真咫尺矣屏息以從事益人臣榮幸之極而敬慎亦於此極矣溫手香名太醫院每歲製此香以分饒各官

行出班東面照西展書高麗叩頭齊參差進講並十肩立輪若周書孟子題鴻臚贊進講畢講官一員從東班出一員從西班出俱詣講案前稍南向北立

鴻臚贊鞠躬叩頭畢展書官進詣展書畢起立則東講官一員進至講案前立奏

講書官稱進展書官復指展書畢則西講官一員進至講案前立奏講書經史畢稍退仍並立鴻臚贊鞠躬叩頭畢故進講須有參差而拜起必用比拉故事先四書而後經史四書東而經史西也

兩行冠佩列全銜 供奉諸臣盡繡衣步入殿門同啓折諫官端拱靠南廊經筵官分東西侍立各以執事服大紅袍講官雖品級不齊亦皆服之展書而下官各服青綠錦繡惟給事中御史與兩侍儀官傍南楹作一行東西各三人俱北面立備觀察也

師保公孤儘上行元勳立近 象龍傍紅雲不動爐煙細聽講虛書第幾章時武定侯郭勛以太保知 經筵事立東班首西班則 內閣一人首立最近

御座除序次立再立一行居後 金龜飄香瑞霧濃寶爐龍火擁蟠龍未曾暫免經傳 言不怕嚴寒報仲冬

殿中金鶴一雙東西相向立盤中下有跌架飾以金和以口含香香黑色如細燭狀外國所貢也其下則以三山小銅屏風障金銅皮鑲兩展書官各立其下每冬則設是歲十月置閣節屆仲冬尚末 傳免 上之好樂可謂無間寒暑具 聖

鴻臚小品 卷二 德也 綠琉璃殿洞重門繡床中陳擁 至尊傳與大官供酒飯兩班文武盡承恩

承 鴻臚出班中跪贊禮畢兩班官俱轉身北向拱伺 玉音官人每與酒飯各皆跪

白玉閣千與案再一行般極盡朝西珍羞良醞俱名品指點開囊噉小兒

光祿寺設宴於 左順門之北蓋 奉天門之東廡也依品級序坐益一行俱面

西珍羞良醞二署名 賜宴惟 經筵最精膳例得帶從官堂吏及家僮輩携囊

植以收飯餘 安谷齋解總僕挑黃閣三公共六曹步出順門俱北面瞻 天拜舞不辭勞

宴畢出至 順門之南分班北向叩頭謝 恩而退 隔宿重衣閃夜闌齋心轉覺副心難不知言語功多少到得 君身保治安

凡進講衣冠帶履俱備齊退即以別道貯之示不敢褻也必齋戒必沐浴習講

章以祈感動一念之誠殆未易以言語盡也 齊度服次 聖躬勞洗滌去衣寶座高昨日 御批傳帖下 龍紋重疊 精黃袍

上好學編寫每當 忌 服 朝之日即以愛服 御經筵諸執事官俱烏紗  
澹服以從惟帶或用角或照品臨期取 旨今閏月廿又一日 悼靈皇后發引  
傳帖經筵官照舊服大紅其餘青綠錦繡皆如 制是日始親 上赫黃袍矣  
朱衣司禮下東班風細傳言縹緲間暫倚木西面望 聖皇親祭 兩宮還  
是日將下 奉天門忽司禮一人下東班向 內閣若有宣示者始知 上將西  
朝 兩宮矣各執事官俱暫入史館候 駕東還行禮

經筵忌辰  
嘉靖元年四月戊戌 上御經筵修撰呂柟講尚書夙夜惟寅章是日 仁祖淳皇  
后忌辰柟以書義相聞口奏乞存忌辰充聖孝奏未竟 上曰已知因俯伏不及  
承 旨上疏請罪宥之五月丁巳經筵 仁宗忌辰給事中安答奏是日當緋衣  
賜宴避而輟講則廢學如儀則忘孝諱移經筵前一曰事下禮部覆言經筵禮期  
累朝未之有改恭議曰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之謂也似專指父母而言祖以上  
禮經未載 孝皇在位遇 憲宗忌辰仍御經筵衣青綠花袍賜宴宜做此行 上  
特令暫免遂以為例久之罷不復舉大約讀書講書是好事自非上聖亦有時而  
湯惟小 品 卷二 五

厭忌人家小學生子尚就 況帝王乎議者爭此區區因廢大典若 孝皇者真萬  
世之聖主也  
講書職分  
武宗時李文敏公廷相方進講 上忽退遊於西苑公竦立至晚退坐內臣板房不  
敢睡次日五鼓始御經筵眾以其久候立倦或不逮往日及開講聲音洪亮理致詳  
明 上倚聽大喜即欲傳勅取入內閣辦事都督朱寧朱安等各賀禮及門公以  
講書乃職分之事雖頗稱旨非他有積勞豈可以常事而當盛寵因數言而取相位  
耶辭之甚懇未允不得已從權借左右貂璫之力始得俞旨乃後門人如張羅峰翟  
石門嚴介溪而夏桂洲則又門人之門人也皆為內閣大臣公竟不與焉所親有尤  
之者曰恒言謂百年到手是功名當時如不固辭雖如五日京兆亦可也公笑而不  
應公榮祿公璫原中一甲第三名以讓會元陳瀾改二甲第一榮祿為侍郎時家  
人夢有報者曰戶部正堂爺坐後小相公當繼後弘治士茂公果探花補前之知而  
榮祿公南京廷相北京皆戶部尚書

講官互易

光廟以 皇長子出閣講學講官互有更易一人多吳音且舉止煩急 光廟對內  
侍嚀曰片語不曉一人體胖講畢倚柱而喘目之大不擇此皆不擇之故 光朝講  
官必舉有德器者充之不換首次良有深意  
不避諱  
宋時胡安定侍講讀乾元亨利貞與家真 上與左右皆失色徐曰臨文不諱上意  
逆解畢竟諱之為是明言帝諱求講別卦上諭之講方講安貼不然亦須說明而  
後議臨文文章也非口講一作趙師尹

請教講官  
宋孝宗時張子韶在講筵上嘗問曰何以見敬儀曰臣安敢當見教之語抑不知陛下  
臨朝對羣臣時如何存心上曰以至誠又曰入而對官官嬪御如何曰亦至誠又  
曰無所接對靜處時如何上遲疑未應于韶曰只這遲疑已自不可上極喜握其手  
曰卿問得極好

實錄  
臣禎於友人處借得 各朝實錄恭頌至 高皇帝初克集慶路即改為應天府矣  
湯惟小 品 卷二 六

以後宜書京師或曰都下不則當稱應天乃每每著建康字面似是文章家改字用  
古法又日珥生彙或背氣一違多書曰日上夫日下中日左右自是可見可書日  
之上人何得着眼想因欽天監原奏錄之不加訂改東正午人或不見若在  
實錄成擇日進呈焚稿於芭蕉園圍在太液池東崇臺複殿古木珍石參錯其間又  
有小山曲水則焚之處也  
實錄之名起於唐 國朝平元都即筆十三朝實錄至京修之至再 太祖實錄修  
於建文又再修於永樂并歷朝所修者藏之金櫃石室最為秘密申文定當國命諸  
學士校讐始於館中勝出携歸私第轉相抄錄迨及臺省若部屬之有力者益不啻  
家藏戶守矣聞新安有余侍郎懋學范太常歸陽節略自為一家太常不知如何嘗  
見余侍郎 世穆兩願甚有體裁然於吾學憲章諸書及家乘別集尚未暇及王弁  
州似得魚而提摘碎散覽者可喜可惜總又望洋陳文端請修正史分各志二十八務於  
詳備一志多至四五十萬餘言未幾文端薨各志草草了事丁酉擬修列傳會三殿  
災奏停益六月十九日也時余入史館方三日又十日病發凡三月僅得不死而館  
中無復有談及者益余之無緣如此有愧其名甚矣

講官互易

大詔

詔凡三篇其書有初頗有續編皆太祖就事用重典警戒臣民之語如郭桓盜糧一節凡之屢屢而更有直書一事尤出常情之外蓋小說中謂太祖恨陳友諒納其妻不數月生子封潭王王既長就風知狀發兵反上遣兵討之王繞城罵曰軍見閻王不見賊王與妃自焚死余讀而深惡之謂大聖人安有此等舉動今考大詔篇未明述其事甚有追悔之言可見大聖人亦有過過生於念到老亦覺得自家有不是處光明洞達其心益盛而其德益進矣惟第六子生於甲辰之二月去友諒死凡七月友諒國洪都盡滅家屬以行則妻之獲當在此時而太祖於此際極見得分曉決不久留其妻於宮中以七月之孩為己子亂天潢產禍極且是胡光妃所生封楚王名禕非潭王禕王名梓生於乙巳自焚於洪武二十三年庚午後人見有此事遂不免附益耳

永樂大典

此書乃文皇命儒臣解縉等梓閣書分韻類載以便檢考賜名文獻大成復以未備命姚廣孝等再修供事編輯者凡三千餘人二萬二千九百三十七卷一萬一千九百本目錄九百和貯之文樓世廟甚愛之凡有疑按韻索覽三殿災命左右題登文樓出之夜中傳諭三四次遂得不毀又明年重錄一部貯他所

大明會典

是書創於弘治十五年續修於正德四年司禮監刻印頒賜再修於嘉靖二十八年進呈未刊萬曆四年題准重修十五年進呈禮部刊行其條例大約出洛陽徐姚之手以六部都通大為主詳以小九卿五府而以宗人府冠於文職衙門之右據鄙見衙門職官原有動威文武四號下至學字號而宗人府掌王府之義在職臣之上蓋太祖重天潢非臣下所敢傲者若題出宗人府在前述分封命名設官王樞掌印之概此後以動威文武為叙特詳文職衙門一切與本末而納樂字號於禮部庶有次第若指宗人府為文職衙門則義有所未安想當時不過以府有經歷一員不可不收又以宗人府體面不得不冠之首則五府獨無經歷等官而五府列六部之上祖制亦豈得獨違耶

儀制莫重於登極當以為首乃居朝儀之後莫大於慶成宜詳止書大略至封爵是國系重典並未一及

朝賀儀

朝賀儀以主上冠於太皇太后之前是矣中宮雖配帝之尊而正外正內原自有別亦冠於太皇太后之前均內也以婦先姑可乎喪禮以皇太后居先是矣然列孝慈皇后於章聖皇太后之後不已太甚乎開天聖后乃不得居第七代藩國尊崇之后之前雖似注非實事寧不觸目動心據臣意見凡闕帝后宮禁者宜以朝代為先後各衙門則以類纂入可也

兩京山陵石像十八對首言石獅子一對坐臥各次云石獸一對獸乃百獸之德名當何所指或曰自來稱虎為獸考晉書成於唐魏徵等唐太宗稱制臨之以太祖名虎改稱曰猛獸然亦雙文非單舉也況虎乃武官六品服色文臣即五品皆服用於墓道原不入帝王門隊當是天廡而臨文者求其狀與說不可得則姑曰獸云耳

承天大誌

今上初生神廟喜得元孫諭禮部尊皇太子生母恭妃王氏為皇貴妃皇太子正妻封她餘皆才人俱皇明典禮一書所載內閣揭稱閣部俱無此書當今搜覽得旨各降一部為定式

大禮

承嘉議禮佐成聖孝是也及修大禮全書身為總裁上疏曰元惡寒心厚奸側目元惡者指楊石齋父子也夫大禮只是議論不同其心亦惟德德於孝宗之無後而爭之強叩門伏哭夫於為可罪耳乃曰奸曰惡不已過乎來時僥倖之人放蕩無忌致世宗含怒一時被譴諸臣終身不復收錄推其徐波忠直之受累者多矣方獻夫覆船又言主為人後者莫甚於宋之司馬光光又沿王莽之說惑人最甚請命纂修官考訂以洗羣疑上從之由此言之司馬公亦當稱元惡矣

嘉靖五年丙戌三月天台縣起復知縣潘淵進嘉靖龍飛頌內外六十四圖五百餘一萬二千章效蘇惠織錦迴文體上以其文縱橫不可辨識使開寫正文以過是

時清建世室者有監生王淵其事既行淵從選人得主簿為上官所咎上書自言擢上林苑右監丞進世廟頌京師人為之語曰兩淵有兩口口淵大如子笑張羅峰引出一羣狗人之獻語如此當時議大禮者既得遠志雲湧蜂起為所欲為若何所不至真世道一大更革之會也

豐熙以學士爭大禮得致仕詔獄廷杖請成而其子坊請贈獻皇廟號稱宗並累上辛用其言稱睿宗人太廟子為天子父進王大廟則不可然坊已考終卒不用狂而寬客死雖有才名善書何以見學士於地下

善逐好 諸臣因大禮驟進而夏桂洲議郊祀分合傳首撰汪鏗議及民間者修正喪葬服式之制得蒙宰人之善逐好如此

大獄 李福遠一獄張桂為政使郭勛報怨朝士四十餘人皆被杖黜福遠父子獨得無恙刻欽明大獄錄頌天下後郭勛下獄死而福遠之孫同踵妖術行徐漢洛川間自言為大唐子孫當出世安民撫按捕下獄查利大獄錄姓名來歷一一相同同依律

湯惟小 品 卷二 九 處斬都御史龐尚鵬題准同殊死福遠割棺斷屍其族皆廢又追論桂等張璠之罪天下快之

秘書 中秘書在文淵之署約二萬餘部近百萬卷刻本十三抄本十七八直者存入未出凡五櫃中一極富梁拱間暨一金龍柱宣廟嘗幸其地與閣臣諮問故置示

史臣不得中立設座云然臨幸益稀至今絕響其書乃泰漢至寬屢購所積不得移出今不知何如聞往往有私稿而出者此繁神廟初年沈晴峯太史所記乃弘治

五年大學士丘濬上言我太祖高皇帝肇造之初庶務草創日不暇給首求遺書於至正丙午之秋考是時猶未登寶位也既平元都得其館閣秘藏而又廣購於

民間沒入於罪籍一時儲積不減前代然藏書數多不無亂雜積歷年久不無荒廢經該人衆不無散失今內閣儲書有應書自有簿皆可查考乞初內閣大學士等計

議量委學士并撰續以下官數員皆同典籍等官撥典與班匠人等逐厨開將書目一一比較或有或無或全或缺所欠或多少或分爲經史子集四類及雜口類書二類每類若干部部若干卷各類總數共若干要見實在的數明白開具奏報又以木

刻考校年月委官名銜為記識於每卷之末立為彙表永遠存貯備惟天下之物雖奇珍異寶既失之皆可復得惟經籍在天地間為生人之元氣紀往古而示來今不可一日無者無之則生人實質然如在冥途中行其所關係宜小小哉民庶之家

遺徒不常好尚不一既不能有所廣儲雖儲之亦不能久所賴石渠延閣之中積聚之多收藏之密肩鑰之固類聚者有掌故之官關略者有繕寫之吏攬揀者有修補

之工散失者有購訪之令然後不至於泥湖散失爾前代藏書之多有至三十七萬卷者今內閣所藏不能什一數十年來在內者未聞考校在外者未聞購求臣恐數十年之後日漸消耗失今不為整治將有後時無及之悔伏望體聖詔求遺書之心任萬世斯文在茲之責毋使後世志藝文者以書籍散失之咎歸焉不勝千萬世

儒道之幸 合二說觀之是何前之少而後之多且過三十倍豈累朝購求所積抑每部添副幾部與一切類書文集俱收入充數而然耶是惟閣大臣能考之

自古藏書之所非止一處漢有東觀漢記等處唐有秘書監集賢書院等處宋有崇文館秘書省等處我朝稽古定制罷前代省館館閣掌書之官併其任於翰林院設典籍二員凡國家所有古今經籍圖書之在文淵閣者永樂中遣翰林院修撰陳德往南京起取本閣所貯古今一切書籍自一部至有百部以上各取一部止

上餘悉封識收貯如故 南院書籍 南翰林院原有二大書櫃舊稱充匱皆國初儒臣進御之稿如邊防一本發出擬

議則查某地某朝如何形勢如何處置今則合當如何料理仰俟聖裁有累至三四幅者未若云臣某進其他錢穀刑名等項亦如之而進退人和則又密封稿中皆

塗去姓名防洩漏也呂中石先生來掌院輯為若干卷將付梓會轉官搨歸毀於火真可惜也 圖書之厄

隋亡禁內圖書浸沒唐興募訪稍稍復出藏秘府然易之奉天下善工潢治密使募

始不可辨竊其真藏於家既誅悉為薛稷取去稷贈惠文太子符籙之卒為火所焚 王涯家書多與秘府侔前世名書畫必厚貨釣致或私以官器匣內之重復周固若

不可窺者及賤為人別取奩軸金玉而棄其書畫於道無敢有拾者

內庫銀錢

國朝內庫以甲乙丙丁戊為號而不及己戊茂也取財物盈滿之意己也止也從此新耗故避不取號勢亦有所必至矣

此工部用銀千以上者題請南自百以上即題奏亦未嘗數數也

錢一婚計一千值銀一兩唐鹽利四十萬緡劉晏為轉運使至大曆末六百餘萬緡以緡代錢者每緡加錢二百以備將士春服共日每貫者八百五十文為一貫今大明律與之迥異

桐漆園

南京漆園設百戶二員甲軍一百餘名被園百戶一員甲軍一百餘名俱三年撥入匠採取不過二百斤桐園百戶二員甲軍二百四十名每年採取得油止一百五十斤

司牲所

養羊三百六十餘隻每隻黑豆八合草一斤牧羊軍一百二十名官吏二名五年內

湯惟小

夫過黑豆二千八百餘石每石價四錢二分該銀一千二百餘兩單二萬四千餘兩每束價二分該銀五百餘兩米八千八百餘石布花銀七百餘兩支數如此費十而用不得一光祿卿趙錦奏免

乾明門

乾明門貓十二隻日支猪肉四斤七兩肝一副刺婿五箇日支猪肉十兩羊二百四十七隻日支菜豆二石四斗三升黃豆三升二合西華門狗五十三隻御馬藍狗二百一十二隻日共支猪肉并皮骨五十四斤虎三隻日支羊肉十八斤狐狸三隻日支羊肉六斤支約一隻支羊肉三斤狗房土約七隻日支羊肉十四斤西華門等處

西苑

西苑約房蓄文豹一隻役勇士二百四十人歲糜二千八百餘石又佔地十頃歲租七百金此皆供內臣侵牟影射之資又聞內馬監蓄馬甚多馬料甚豐其弊尤甚每至有餓死者夫御馬益備聖上不時出入之用考祖訓每門置馬一二匹觀禮皆備以供不時出入之用國初不得如此景泰初出御馬載砲車今太平已

久主上深居不出一步蓄此何用此皆可減而人臣所不敢言者推此類國家盡費何極財安得不匱而民安得不窮乎

鈔稅

國初止收商稅未有船鈔宣德間始設鈔關凡七所河西務臨清九江許盤淮安揚州杭州內臨清杭州兼權商稅本色歸內庫備賞賜折色歸太倉備邊儲或本折輸收或有增減累經酌議後改錢鈔折銀備船料初用御史正統間取回令原設官收受嘉靖四年設正陽鈔關專備高牆庶人供給八年革

免稅

太祖以應天鎮江池州太平寧國五郡與王之地勞民可念時免糧稅然詔中必云除刁頑不行倉完備及多料善民本戶糧長秋糧不免外其餘云云嗟乎今之免者乃皆刁頑之類而良民不免太失初意矣

鹽政

蜀鹽出於井井之大僅可如竹號曰竹井鑿之五六寸夫得澆水至百丈始得鹹鑿甚艱入甚深及甚苦有鐵釘鑽釘筒各筒等制纖悉俱備非若池鹽海鹽之易煮也

湯惟小

如蜀鹽井之外又有火井故煎甚易國朝禁私鹽買官鹽而又賦民鹽課鈔想亦謂私鹽之不可盡絕也聞順天府每歲

註

皇上課鈔一名益祖制以天子為百姓榜樣未知果否京官原有食鹽後頗累及充役支解者陸五臺言於太宰嚴文靖公革去惟戶部如故據此當是嘉靖年間事然考之弘治年間始革各衙門食鹽惟十三道如故而余在京拜一同年官

臺中

臺中右見有送到官鹽一引則前說似未可據並存之

宋姚寬

宋姚寬監台州杜濱鹽場日以蓮子試澆擇蓮子重者用之酒浮三連四連味重五連尤重蓮子取其浮而直若二連直或一直一橫即味差淡若酒更薄即遂沉於底而煎鹽不成聞中之法以雞子桃仁試之酒味重則正浮在上鹹淡相半則二物俱沉與此相類

杜中立

杜中立為武節度使舊徑車三千乘歲稅鹽海濱民苦之中立置飛雪將數百人具舟以載民不勞而軍食足飛雪二字妙妙

白糧

成化以前解戶上白糧及各物料戶工二部委官同科道驗收解戶不與內臣等見



面鼓軍校不得有執內臣不得多取小民亦不至虧累及成化以後部官遊議各款種料不肯收此俱令小民運送內府而害不可勝言矣

種長之害李康惠疏之最詳曰家有千金之產當一年即有乞丐者矣家有壯丁十餘當一年即為絕戶者矣民避種長之役過於避兵官府無如之何有每歲一換之例有數十家朋富之條始也破一家數歲則沿鄉無不破家者矣讀其言真堪流淚種長既革里長受累均田所以救其窮也若有乘隙而置一人能與其力紛紛者可

馬價

太僕寺馬價隆慶年間積一千餘萬萬曆年間節次兵餉借去九百五十三萬又大禮大婚光祿寺借去三十八萬而零星宴賞之借不與焉至四十二年老庫僅存八萬兩每年歲入九十八萬餘兩隨收隨放支各邊年例之用尚不足且有邊功不時之賞其空虛乃爾真可寒心

果品

正統年間凡遇祭祀并筵宴茶飯等項茶食品俱係散福天順年間始用黏碗加漆數倍成化初年有旨裁革弘治中凡遇奉天殿并先師孔子祭祀果品俱用二尺盤黏碗每盤高二尺用荔枝圓眼一百十斤以上棗柿二百六十斤以上其餘祭祀雖以次遞減然所費已不貲矣十七年題准四方災傷頗重宜從減損凡一應祭祀除奉天殿并先師孔子用尺四盤其餘以次遞減俱照舊散福其大善殿漢經等處大庖廚等處朔望七九供養用各色果品每歲通計九萬四千九百餘斤亦量減

糶賑

王大同馬見蒼象乾為宣府參政知塞上粟將踊貴先借帑金二萬糶而息之凡再三得息金三萬兩粟萬六千石此所謂治國如家者推之九邊皆可也

解礦

點中販鹽於蜀販魚於楚每各銀萬五千金共得息萬五千金以資軍餉取息商賈事也可資軍實此起於樞臣郭青瑛備極苦心然其法創於劉宴周文襄公踐行之本之則管子之術也而說者若郭自行私販寬哉人之昧心如此縉紳不得辭其責

國初裁荒事例原有開礦一節泰陵禁山成化年間太監秦文又起此端給事中

徐忱和之至 神皇其說大行徧天下矣

和市

包孝肅為三司使凡完庫供上物舊皆派之列郡積以困民公為置場和市民得免其擾

農蠶

中國耕田必用牛以鐵齒耙土乃東夷僑羅國之法今江南皆用之不知中國原有此法抑唐以後做而為之也

俗有占米之稱不曉所本問之亦無能言者蓋宋大中祥符間遣使至占城國取種三萬斛并樹藝法傳入中國自是始有占稻其名曰冬占五十日占三十日占等數十種云

不種而復曰穠

荒田開時先種芝麻一年後種五穀蓋芝麻能敗草木之根也

蜀中稻熟時蚱蟻羣飛田間如小蝗狀而不害稻然能噬人

江南人食錢江以上米及外江紅米多疾凝結滯仍取南米食之即愈然彼處人自

食之則不覺益人與地無較各有配也

近年農夫日貴其真增四之一當由務農者少可慮可慮

瓊州田禾三熟蠶絲八登

湖地宜蠶新妙天下每蠶忙時必有小鳥連叫曰撒山看火其聲清激可聽蠶畢則止餘地無之蠶室燒育者倦極常有火患作繭用柴帚以禾草為之長尺有咫大可一握散布登蠶其上每至二三重者名曰上山

湖然惟七里者尤佳較常價每兩必多一分蘇人入手即識用織帽縵紫尤可鑑其地余鎮僅七里故以名有即其地載水作然者亦只如常蓋地氣使然其初收也以衣衾覆之晝夜程其寒煖之節不使有過過則有傷是為護種其初生也則以桃

葉大炙之散其上候其蠕蠕而動灑灑而食然後以桑葉代之是為護種其既食也乃織炭於筐之下并其四周則桑葉如繭者而謹食之又上下抽蠶晝夜巡視火不

可然葉不可缺大烈而葉缺則蠶饑而傷火致病之源也然亦不可太燥燥則有燙

患不齊之患與編絲曰蠶應用以圍火恐其氣之散也束結曰葉蠶用承乃惡其聲

之者也是為看火食三四日而眠眠則蠶一二日而起起則絲是為初眠自初而

之二自二而之三其法蓋同而用力益勞為務益處是為出火益自此發雖于火而  
葉不資于刀矣又四五日為大起大起則維維則分落維早則足傷而無不光靈維  
邊則氣蒸而蠶多濕疾又六七日為熟巧為登熟巧以葉益曰點巧驗其猶食者也  
族以葉蘆曰冒山濟其不及者也風雨而寒則貯火其下曰火山晴暖則否三日而  
關戶曰亮山五日而去積曰除托七日而米熟為落山矣凡蠶之性喜溫與惡寒  
孰大寒則閉而加大太熱則疏而受風蠶房宜卑卑則溫蠶宜高則爽又其收種  
時須在清明後殺雨前大起須在立夏前過此不宜也至于桑葉尤宜乾而忌濕少  
則布把之多則箔蹄之能節其寒燥時其饑飽調其氣息常使先不踰時後不失期  
而舉得其節一時任事諸女僕又相與起幸勸成精其能故所收率倍常數傳者始  
而驚中而疑終而信也其後益加講求為法愈密所產益良前後幾二十年感無敗  
春時謂得養蠶術焉

蠶報

湖之蓄蠶者多自裁桑不則預租別姓之桑俗曰抄葉凡蠶一觔用葉百六十觔抄  
者先期約用銀四錢既收而償者約用五錢再加雜費五分蠶往者用二十日辛苦

涇水小品

卷二

十五

收者可售銀一兩餘為絲為線夫可糞田皆資民家切用此農桑為國根本民之命  
脈也我郡在在有之惟德清尤多本地葉不足又販於桐鄉洞庭價隨時高下倏忽  
縣總訪云仙人難斷葉債故裁與抄葉為德當不者謂之看空頭蠶有天幸者往往  
趨之余鄰家幸姓者據占桑隙占賤即富至百餘觔凡二十年無幾白手摩獲生計  
遂饒鼓樂賽謝以為第一日賽畢有婦人矮而肥白求糞臥于地不肯去其家內外  
醉飽得意甚厭之叱曰亟去母得貽機則應曰我與汝曾祖母有連成為汝應卜助  
生計不啻足矣一齊何有而怪至此前將入門求其甚識之忽不見且疑且疑其  
佛堂忽有聲曾祖母母已裂為二益祖母故好善每見裸蟲必致緩處護其生俟生  
翼翔去乃已沒已數十年矣矮婦之祥或在於此以復卜吉而喜者其價每相左  
初猶得失半而後失者居多最後債騰十倍葉其蠶於水家亦隨耗矣

憶母傳

憶母者蜀之危人也不知其世次所自出相傳黃帝時有神自天降女身為首人  
以其狀憶憶然也號曰憶母母為人柔婉有婦道以其醜也嫁久不售母雖婦人而  
有經綸之志嘗曰使吾得志可大庇天下寒士皆懼頌也自比管葛時人莫之許會

黃帝時西陵氏位長秋後宮之屬未備母以布衣進於帝曰妾願以其不才之身充  
下陳執事帝曰汝何有對曰妾無有也使一旦得備其帚願願捐吾軀創吾腸以  
報方今皇帝起北方為嚴刑以肅殺天下陛下用妾經營之可不戰漸消三年之後  
變隆冬為陽和如妾之意且欲為陛下定禮樂上天下裳山龍華蟲宗彝藻米以繡  
徽皇欲使天下觀文明之治可乎帝大悅遂以屬后曰是所謂王臣寒寒匪躬之故  
者也母有巧思而拙於自防後寵日甚而後宮皆妬之曰是所謂蛾眉不肯讓入者耶  
母日侍后三脩三起帝憫其勞也封為長春君母嘗請於后曰妾侍巾櫛食息多矣  
後當吐而還之居無何其種滋殖后視之如己出親為之浴上賜洗兒錢既而卜三  
宮世婦之吉伺之密室既成厥家世婦以見於后肌肉玉雪衣裳編然后味菜改視  
為副禮禮之既而有諍之者曰母小人也避涼附矣且其性殘虐採物多矣后怒請  
帝加炮烙之刑帝曰吾聞惡不善如探湯請以試之母怡然受之不覺徐曰吾固願  
斬吾腸以報雖就鼎鑊其甘如飴后愈怒於是聚其族抽其筋以頒賜天下既而悔  
曰不可使母無嗣乃留其子于逆飛去自相夫媿其類益蕃至周文王時求其子得  
之蜀封以五畝之宅使食邑焉至以其功配后曰此二人者不可一日無者也其

涇水小品

卷二

十六

後歷代帝王莫不崇尚而后與夫人嘗禮之以為天下先及尹鐸為晉陽欲遵以為  
治簡子不可乃止其後秦用之卒滅六國

續傳

母蜀之蠶叢心後徙於湖自洪荒時孕月精而生生凡二種其一曰木公宅於土負懸  
泊泊然自長自化人拾而吞者充饑日三四進不能檢至倚為命后稷氏主之一定  
於樹憶憶然有頭目嘴微動多足而肉身上下渾圓隣于長桑因食其葉號曰憶母  
黃帝氏主之方生時纖細而裸數甚繁亦隨人意聽其多寡性不善風坐密室加煖  
則滋蕃旬日間三覺三眠覺則食絲葉細細環轉至盡晝夜不少停養幾有鵲獨  
避其機久之肥白狀如水晶一日自語於帝曰妾素有經綸之志比玄冥氏歲歲扶  
大風示威妾雖能禦之彼以乘吾以溫彼以勁吾以軟差足相騰況久食大宮米  
彰自茲此其時矣帝曰相從久未忍舍汝投荒也然母性時急時緩不自持邑邑請  
走帝曰凡養者必有以用日米遇汝厚皇后親率六宮保汝長汝寢不得食食不得  
下咽上林之樹盡禿而適舍朕辭去可乎曰固也必有以報來非獨解而巳行弓陸  
下一枝之穗自相結聚以基太平之業且陛下血戰數十年逐鹿之功最大及今製

繡職文章。光運中天。而妾亦得與。未公並耀功烈。不亦可乎。帝曰。然則何計而可。因進曰。陛下崇望之餘。儘有餘。願斷之。長尺有咫。置妾於輿。重累可三。可四。妾願盡吐胸中所有。圖為雪宮。投之沸湯中。看有細而浮者。引之掛於軸。軸轉不休。麗盡則止。惟陛下所用。而妾殘軀。或委糞土。或飼烏獸。皆無所惜。帝無然從之。而皇后深念。宮中充下。陳者甚多。如母靜而不喧。婉而不媚。盤旋不噤。且互枕藉。不苦凌壓。即好嚼。祇木葉樹芽。無腥膻滋味之奉。一旦盡族靡爛。大可憐。乃留十之一。置諸上。次日生子。費費不知其數。又扶二翼。棚棚欲飛。或曰。此蛾眉也。行且戾人。后疑之。使見其臃腫。烟粉零落。度非帝所喜。置不復較。而收其子藏之。曰。此又來歲上林之蠶也。於是灑掃宮內。外置酒酣宴行賞。而帝一日視朝。取軸示羣臣。太史院進奏。夜來文星見一經一緯。牽牛織女。指日渡河。帝喟然曰。昔懷母常有此言。恨不留之。聽其虞淵。以沒也。語未既。軸上發白。充貫斗。長經天。殿門外警然有聲。一神人冉冉而下。自稱曰。孫襄俯伏。衣皆澤錦。無痕。奏狀請軸而觀。曰。此臣母家所毓也。以瑩潔無類。為體五色。變化為用。被萬方。包裹萬室。為功業。而又歸本於素。素者質也。天體也。君道也。臣道也。今陛下應昌期開太素。臣請得受而絡之。勒以符。貫以板。提以玉甲。覆以

湯懷小品

卷二

十七

晴雲。七日畢工。以獻如期。帝大集廷臣。召入捧几而上。時西域貢昆吾之剪。東海進水納之筋。女媧氏方鍊補天之石。即以命之。踴躍隨手而成。太陽在左。太陰在右。山龍華蟲。各以次列。會南郊。帝齋宿。五鼓起。披之上衣。下裳。露冕執大圭。肅拜。香氣凝。虞洋。臨楹。禮成。還宮。肆赦。盡發餘蠅。賜丞相以下各有差。次日兩廂父老進請。分餘鱗。祀為神。世世修職。許之。於是與后親氏大會。議封爵。未公曰。緹城君。賜姓朱。懷母曰。錦城君。賜姓文。秋比上公。祿萬石。禾之第。曰。黍。麥。豆。稷。粟。穠。之弟。曰。棉。葛。樞。字。蔚。次之。祿五千石。其族散處四方。皆施民。得從倚出入。通祀於家。曰。司倉之神。曰。司匿之神。以多為貴。陳陳相因。而不者一粒。一絲。無所若議者。或有不均之嘆。乃二人實無趨避意。曰。我為勤者所得。及其若惰者何。於是來協然趨之。每歲大豐。而冠帶衣履。獨江南甲天下。

湯懷小品卷之二終

湯懷小品卷之三

明 湖上朱國禎輯

國寶  
太祖初即位。有寶胡浮海。以美玉。至製大明傳國之寶。并製玉圭。二年。製一小玉。寶曰。奉天執中。四年。置玉圖記。一曰。廣運之寶。賜中宮。一曰。厚載之寶。又製六寶。曰。天子行寶。天子信寶。天子之寶。曰。皇帝行寶。皇帝信寶。皇帝之寶。三曰。三書。於太祖世止。此未聞他寶也。文皇於壬午六月十三日。乙丑入京師。十七日。己巳。即位。十九日。辛未。製皇帝親親之寶。二十五日。丁丑。製皇帝奉天之寶。詔命之寶。初命之寶。終。文皇及洪熙以下六朝。未聞增益。至嘉靖十八年。造御寶十一顆。曰。奉天承運。大明天子寶。曰。天子信寶。曰。天子行寶。皇帝信寶。曰。皇帝行寶。曰。大明受命之寶。曰。巡狩天下之寶。曰。垂訓之寶。曰。命德之寶。曰。討罪安民之寶。曰。勅正萬民之寶。衛輝行宮火。法物寶玉多毀。則正統己巳。土木之難。正德甲戌。乾清宮之災。所失者必多。有所失。必有所補。或隨事隨時添置。出之內庭。則史亦不得書耳。今查會典。御寶二十四顆。舊製十七顆。皇帝奉天之寶。皇帝之寶。皇帝行寶。皇帝信寶。天子之寶。天子行寶。天子信寶。制誥之寶。勅命之寶。廣運之寶。御前之寶。皇帝親親之寶。皇帝親親之寶。故天勤民之寶。表章經史之寶。欽文之寶。丹符出驗四方。嘉靖十八年。新製七顆。奉天承運。大明天子寶。大明受命之寶。巡狩天下之寶。垂訓之寶。命德之寶。討罪安民之寶。勅正萬民之寶。蓋丹符用玉篆。在舊製十七顆之內。而新製十一顆。皆尚質者。止七顆也。然新舊之間。終與史小異。亦不能深考矣。洪武四年。製大本堂玉圖記。賜皇太子。盤龍紐。方一寸二分。今會典有皇太子寶一顆。宜即用此四字為篆文印。建文皇帝在儲位。夢神人致上帝命。授以重寶。元年。使者還自西方。得青玉於雪山。方踰二尺。質理溫栗。二年正月。帝郊祀宿齋宮。夕夢若有睹。遂驚寤。命玉人琢為大寶。成親製其文。曰。天命名德。表正萬方。精一執中。宇宙永昌。命曰。凝命神寶。方一尺六寸九分。三年。告天地祖宗。為文宣示。遠近百官稱賀。大宴於奉天門。頒賞。

湯懷小品

卷三

一

中宮厚載之寶。原用玉。而冊立則金冊金寶。龜紐朱線。文用篆書。曰。皇后之寶。想冊立入宮。方用玉寶也。皇貴妃而下。有冊無寶。今制亦宣德元年。以貴妃孫氏有

容德請於 皇太后製金寶 賜之未幾 貴妃有子 旋正位 中宮自是 貴妃 授寶遂為故事

嘉靖末年 上諭內閣 皇祖初製六寶 今止存一具 五正德甲戌火失之 前西夷 有玉可示戶部 買盈尺之料 補製戶部奉 詔索之 賈胡得及格者三 以進 詔姑 留用 價於官用銀內支給 大學士徐階請不中格 乃下部宣諭西夷 攜巨材以入 當 以高價酬之 未幾又進綠玉盈尺者三 上留用 發價銀七千兩給之 然終未愜意 仍命購白漿水碧二色玉以進 又召戶部尚書高濂 諭重價訪購上品 未幾 官車 晏駕 穆宗登極 未聞有所製造也

紅黃玉

世宗既改 郊壇方丘 并朝日夕月壇 所用玉爵 各因其色 詔戶部覓紅黃玉送御 用監製 選戶部多方購之 不復得 紅黃碼碼水晶等石以進 詔暫充用 仍責求玉 十年 部臣言 中國所用玉 大段出自西域 于闐天方諸國 及查節年貢 唯紅黃水 玉兼玉 並無紅黃二色 且諸國俱接陝西邊界 宜行彼處 撫臣厚價訪購 詔可 至十 五年 陝西撫臣上言 奉詔求紅黃玉 遣人於天方國土魯番 撒馬兒罕 哈密諸夷中 湯懷小品 卷三 二

購之時 無產者 戶部尚書梁材以狀聞 上曰 爾等仍多方訪求 并行巡撫諸臣設 法懇購 務求必得 以稱朕禮神之意 於是原任回館通事 撒文秀言 二玉產在阿 丹 去魯番西南二千里 其地兩山對峙 自為雌雄 有時白鳥鳴 請依宣德時下番事 例 遣臣齎重貨往購之 二玉將必可得 部以違官非常例 第責諸撫按督令文秀仍於 邊地訪求 報可

舊璽

弘治十三年 陝西都御史熊紳等遣人獻玉璽一云 鄠縣民毛志學等於趙倫村 沉 河水濱所得 其文曰 受命於天 既壽永昌 玉色純白 微青 背有蟻烟周廣一尺四寸 厚二寸 神等以為此秦璽復出也 事下禮部 尚書傅瀚等覆 自有秦璽以來 歷代得 喪存毀 真贋之跡 具載史籍 今所進璽 其篆刻之文 既與魏晉錄等書 模載魚鳥篆 文不同 其蟻烟又與史傳等書 所記文 盤五龍蟻缺一角 及旁刻魏諱者 不類 且又 與宋元所得之璽 色各不同 蓋秦之舊璽 更應變故 亡毀已久 今陝西所進 與昔宋 元所得 疑皆後世模倣秦璽 而刻之者 竊惟璽之為用 以識文書 防詐偽 非以為寶 玩也 自秦始皇得藍田玉 刻為璽 漢以後 傳用之 自是轉相因襲 巧手力詖 意謂得

此璽者 乃足以受天之命 否則默然愧耻 以為天命去之 不知受命以德 不以璽為 輕重也 故求不得 則私為刻造 務以欺人 一或得之 輒詳然以為秦璽 君臣色喜 交 慶 備祀 以誇示天下 貽笑取譏 千載一律 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 神謨廣敷 高出千 古 不師前代之刻 製為一代之璽 文必有義 隨事而施 真足以為聖子神孫 一代受 命之符 而無法萬世者矣 列聖相承 率由祖訓 百餘年來 別無古璽 而受命永昌 之福 愈隆 愈盛 皇上大德慈照 天命匪懈 聖躬萬福 宗社真安 正無俟璽 而得 天之眷 有足徵者 今此璽出於陝地 乃遂以為天錫聖符 交獻諭悅 蓋不自知其非 耳 宜姑藏之內府 以備展玩 以彰 聖德 以正人心 臣等不勝至願 上從之 仍命 薄賞志學等 白銀五兩

誥勅

國朝文臣 誥勅 窮工極變 皆作設語 大失絲綸之體 高文麗張 文忠有禁 皆不能改 惟勅 賦武弁 勒為定式 篇篇一律 即王府至重 然親王而下 擴志皆用此法 止具本 系生卒 進封日月 與子女名 銘語 寥寥 結曰 並垂不朽 云云 此可稱不朽 有志者聞 乞文人之筆 稍得發揮 然亦無異矣 夫由前言之 失於濫 由後言之 失於隘 此亦 湯懷小品 卷三 三

聖朝一偏重事 無可奈何者 凡寫誥勅 成化二十三年 奉 旨 照 奏 准 年 月 填 寫 總督兵部 尚書王鑑 川 崇 古 以 金 書 誥 勅 用 寶 給 事 中 張 楚 城 勅 之 改 正 舊 規 惟 鐵 券 填 金 餘 皆 用 墨

武定 克 舉 之 亂 實 有 司 剝 削 激 之 使 變 考 洪 武 十 六 年 高 皇 帝 武 定 勅 曰 朝 廷 政 治 遜 道 弗 殊 德 在 安 民 宜 從 舊 俗 惟 黔 中 之 地 官 皆 世 襲 聞 有 婦 承 夫 位 者 民 亦 信 服 馬 前 武 定 府 地 法 叔 妻 高 勝 質 雖 柔 淑 志 尚 剛 貞 萬 里 來 歸 誠 可 嘉 賞 是 用 錫 之 以 衣 冠 表 之 以 顯 爵 仍 撫 其 民 以 遵 聲 教 特 授 中 順 大 夫 武 定 軍 民 府 知 府 俾 其 小 心 事 上 保 境 安 民 以 稱 朕 一 視 同 仁 之 意 爾 史 曹 如 勅 施 行 毋 怠 嗟 乎 以 今 日 克 舉 之 變 觀 之 高 皇 帝 何 神 智 真 超 千 古 也

賜劄

唐太宗討王世充 賜少林寺劄云 王世充叨竊非據 敢違天常 法師等並能深悟 變 早 識 妙 因 擒 彼 兇 孽 廓 茲 淨 土 聞 以 欣 尚 不 可 思 議 云 云 蓋 當 時 寺 僧 之 立 功 者

十三人惟憲宗授大將軍其不願者賜地四十頃創至今寶之傳為勅以後則勅賜紛紜無之非是矣

批初尾

李藩字叔翰為給事中制有不使就初尾批却之史筆請辭他職藩曰辭紙是牒豈曰勅耶後拜平章事河東節度使王錡請相近求兼宰相密詔中書曰錡可兼宰相藩取筆塗去宰相二字署其左曰不可違奏之權德輿失色曰有不可應別奏以筆塗詔將無犯上怒耶藩曰事迫矣出今日使不可止竟得疑此唐憲宗時事藩則賢矣憲宗能答亦明主哉

焚初

宰相焚初已是難事乃何益為益昌令焚征茶詔書尤為奇特觀察使聞而賢之釋不治亦可為能知人用人者此唐玄宗時事惜史臣忽略觀察使較其姓名何較其地真缺典也

內外制

宋朝以翰林學士帶知制誥謂之內制他官帶者為外制我朝視草者皆詞林則湯惟小品

卷三

四

是有內制無外制矣而其入每自云典內外制若干豈遂以官之內外分耶

別撰敕書

鄭首字普信福清人少年強記有俊才能文年十九魁鄉薦朝廷新領溫公通鑑有驚於門者首一覽輒能數誦高宗南渡大赦天下首以赦書不文別撰數語遺弟子二百人馳宣於水南山下躬致縣官跪拜又以鄉人借地架屋首戲答之曰近來土地窄狹無處可借遂為人所訐有詔賜死臨刑之際天霧酸黑太史奏東南文星墜上有吉赦之而首已死矣平生著述有六經解及榕溪文集行於世

頒印

洪熙元年頒制論及將軍印於邊將雲南總兵官佩征南將軍印大同總兵官佩征西前將軍印廣西總兵官佩征蠻將軍印遼東總兵官佩征虜前將軍印宣府總兵官佩鎮朔將軍印甘肅總兵官佩平羌將軍印交趾佩征夷副將軍印寧夏佩征西將軍印有舊制論者封識藏回

印惟征虜大將軍為最重洪武中魏術涼三公佩之出塞破虜常李誼亦止副將軍左右副將軍即專征不得佩也永樂七年丘福敗沒臚胸河失之河時時紅

光一遙起射星斗又每有風雷甲馬之異虜不敢過不知福與諸將能為神抑印之靈光所滂登耶其敗卒沒虜中者文皇出塞多自拔來歸有一卒知印所在言於上掘得之四周皆成龍紋上勉且溫且喜藏內庫洪熙元年方鑄然不以頒給也此外有鎮朔大將軍印出口外巡邊陽武侯侯錄等佩之平虜大將軍印有急聽征保國公朱永等佩之印皆柳葉文軍行鼓轟護而前驅嘉靖二十九年威寧侯仇鸞佩平虜印虜營光怪一夕忽作叱咤聲又一日懸空掛於佛燈前眾駭異告鸞入視之鸞再拜墜地聲甚厲碑皆碎鸞生時其母夢胡奴入室再拜忽自斬首裂其屍及是燬法不法未幾病命成國公朱希忠入卧內收其印鸞停即死後四日陸炳發其反謀剖棺剖屍如所夢

毅皇帝自稱威武大將軍勒內閣駕靴大學士蔣冕至以死搥卒別取初行之有勅必有印將所執曰臣不敢名君禮部則無詞以拒矣

印者信也古公私皆有之其製金玉銀銅凡四品天子曰璽二千石以上曰章千石以下曰印朱文入印始於唐而漢器物銘多作陽識

鑄刻將印

湯惟小品

卷三

五

慈谿張公樞以會都御史監劉聚軍征鄧茂七先用招降檄檄無印信不聽遂擒刻征南將軍印用之賊稍有降者事平劫奪奪職賊之存亡不止招降一節且賊首負固降者偏裨亦濟甚事而大將軍印豈可矯用乎自古權宜行事多矣此不可訓

古印

弘治十六年河南府大雨衝壞城垣下有數池內藏古銅印三百顆本府官以聞事下禮部令鑄印局官辨驗有識與定二年者至順至元至正年者因言至順至元至正俱元文宗以後年號龍鳳興定又元末偽主宋年號蓋元政不綱羣雄角逐或掠得元時有司之印或借竊之徒假元年號而私造之偽相署以號令其黨事敗而過潛廢於此者命悉毀之以備別用

許松鼻太宰為司寇時得古銅印一紐細細有幾錢下有地方寸許閣伯仁閣得之

鄰人聞地者曰廷美之章與松鼻字正同因摹其文圖其形裝潢為卷而夏貴洲題曰神錫金符此事往往有之聞丙戌科有吳之鯨者鎮江人未過時得一印正與名同遂聯捷入中秘書事固有偶然者亦不可謂非數也

石問





謚裏敏亦此意或謂程文德謚文恭林文俊謚文修何居曰程林二字名非一字名也二字名者重在下一字

揚州興化縣高閣老數卒而賜謚閣本禮部本及通紀諸書皆書文義列卿傳作文藝余嘗見高文集十二卷乃宗子相校刻者甚精好稱高文懿集不獨票發為然葉葉中閣細字皆如之宗與其子若孫必無誤可見諸書皆謄其文亦簡質所作自諸體外其贈章都曲數卑秩處士文絕不見有大富貴人酬應之篇即此可見其為人矣

乙酉禮部題補謚者廿九人皆從百年上下珠公論甚確測得六人我湖獨居其二為大理卿陳公恪少司馬吾師許公孚遠此真盛事

命脈皆萃於此余丁酉至京即來共謀從余單疏題請時繼疎新入吏部余曰如此恐人將以媚吏部二字疑我且新進詞臣未容草草必省臣乃可遂屬之給舍龍泉棟余起草所引八十六人吾郡陳大理公與焉羅又益以數人以後十六人皆得謚此真生平得意事其年許師

清懷小品

卷三

八

許師開府閩中閩士夫多借商稅為盡師畫革之兼喜講學會江右李見羅講成入閩雅稱同志日夕會議從人太多稍有費用是以怨謗大興李九我閩學非私稅者却循聲一口穿不可破惟葉臺山少師推所賦於卯師沒葉以南少軍考滿入京余會於京口以師身後事囑之時李為少宗伯署部事葉皺眉曰李公在無可為者余戲曰他日先生在事當如何葉應曰不負不負後議謚李葉俱在相位李被彈不能出葉乃得行其志亦天之所以相許師也

登閣監鼓

登閣監鼓宋顯設官為監國朝以給事中錦衣衛各一員直之而無專職名而已矣大約奏者不真真者又不能奏甚至有自劾鼓下而無能窮究其實者即不設可也

奏疏

成化初御史姜洪陳言時事曰辨邪正推舉在位在野諸臣凡二十三人皆一時名碩而指揮詩筆謂其廉能曉勇軍民悅服太監懷恩忠清公亮善守成法儼然與史書王恕王竑李東亞卓矣卓矣

林見春在察劉瑾薦起撫四川具本奏彈曰宜以知己為難然不思坐視將亂將危而不之執草疏與御史陳茂烈議無可托寫本又無可托奮起相對飲泣而止及赴四川稍積前稿今教諭范府騰淨奏上而瑾已獲復上疏慶幸忠臣之愛君如此萬曆庚子余典閩試策問人才以為首督學沈泰垣為題題祀

嘉靖初以抄沒錢等房屬給呈親邵汝等此細事乃工部議量留言官余璣等又以疏爭如何動得聖主

汪鑑亦有好處在都察院時有羅增者南城縣人為族人所誣其子鈺詣登閣院七上章皆格不行又再詰問泣不絕聲汪制之為奏聞釋之事始終凡三十六年卒得終養鈺之篤孝不必言而其時當事者皆何如人耶

蕭何轉關中粟以給禁陽成阜之軍是實乃近日有計臣上疏曰蕭何轉餉彭因而以成功賴彭用兵何地而蕭得以眾濟之耶

攻上官

胡夢夢不知何許人舉人司教萬曆初年奏為條陳學校急務遵復祖制申明卧碑以正士風事下部立案陞河南某府推官江西巡撫潘季馴疏武軍萬載二縣盜賊之區并德化永豐煩煩之地乞用甲科胡復奏為廣郡大臣悖違祖制蔽塞賢路事

清懷小品

卷三

九

潘自陝部覆奪夢夢官

攻大臣

一科臣攻大臣云且今大臣之舉動亦可異矣謝過則重伐其善言去則厚觀其既陽為必去之形以乞憐主上又陰為復留之勢以駭制羣情諛諛交流方搖尾而掃地雄心未歇更礪齒以待人語極嘔心而元氣已斷大臣到此地位其人其時可知矣

奏廣官

有按臣奏一廣官云一目已盲未盲者兼為阿堵所迷七竅已迷未迷者止有孔方一線不過描寫貪字耳何作巧乃爾

發私書

近年有某官以事回籍投書給事中李萬李發其書上聞其人遂得重遣書中必多乞哀之言酒則甚矣然直置之不答可耳亦何足濟君父之聽即清議亦不過尋常

權枯拉朽舉動非有大關係而東云舉發私書志直可嘉著與紀錄李俊亦以考卷去官

嘗人不憾

劉子翼字小在隋為著作郎峭直有行嘗面折僚友退無餘言李伯樂曰子翼嘗人人多不憾

報恩不受

張弼脫李亮之死復大亮索弼不得時弼為將作丞匿不見一日識諸塗持弼返亮推家財與之弼拒不受大亮言於帝曰臣及事陛下弼之力也願悉臣官爵與之帝為遣中郎將代州都督弼之行誼更在丙吉上蓋吉為大臣且君臣之間誼不當言如弼處卑位有活人之德其人貴顯相過而不言既過而不任受聖賢豈有過哉

文官嫉媚

郭子儀因於程元振魚朝恩猶曰官官可言也至李晟因於張延賞延賞文臣為宰相而嫉媚大功臣殆達迎德宗猜忌之性故為此檢計真可恨可恨其子弘靖陷於

湯懷小語

幽州天所以報也晟祀於武成王廟位在十哲宋孝宗黜之則湯師退所為湯殆延賞之後身而論者猶謂晟計奏失大體余謂此正大體不可失也

韓裴

令狐綯薦裴坦為職方郎中知制誥裴休持不可而不能奪故事初詣省視事丞相送之施一榻堂上壓肩道而坐坦重愧謝休勿然曰此令狐丞相之舉休何力願左右索肩輿並出省吏駭怪以為唐無有此辱人為坦羞之坦性清儉子娶楊收女嫁具多金玉坦命撤去曰亂我家法今受辱於休休好佛亦非汙士而相況如此中必有故然休固失矣方悍然出省坦宜何如自處力辭之可也坦復拜相從子贊昭宗時亦繼其位帝疑其外風檢而懼惟遠以問學士韓偓偓曰贊成通中大臣坦從子內難友合疎庸以居故滅種禮舉出入無度殆此致獲帝為釋然偓真長者過他人坦難乎免矣偓又解陸處之厄

王謝

江左之貴必稱王謝王氏輔元帝號稱中興在位不聞謝氏一人謝氏破符堅最為上功在位者亦不聞王氏一人豈天之生才隨時各聚一族抑亦有福心阻抑不相

容相如謝安與王愉翁婿成仇使自可見

呂霍意見

張永嘉入朝南九卿約呂仲木往賀以不識面辭既卒約會祭乃不拒曰今自合從眾永嘉清而猶毀後家中有授據囊聞於御史霍涇涇在南宮約仲木冀力保其家呂與霍責其何私霍蓋且望其一變為正人霍後以書稱稱永嘉十善呂不應事遂止二公議禮原不合霍之約呂可謂不智馬西玄為呂作墓誌言永嘉暴橫其鄉侵田宅無數事或有之宜其後之不報

涇涇生而重瞳既病或言當考命書者公言志定即命定自疑夢兆不佳兩子在

曰死斯已矣尚惜千百歲耶門人約御醫王瑛候問王曰尚可樂但曾辱吾家奪吾弟藍生樂如不效誰任其咎乃山既華張目旁視口稱天地間道理次日卒矣真靖

庚子順天試其子若館賓不得與欲上疏摘錄文及卷之訛誤并中者納賄門人

李中麓力止不聽李又復書言所中卷多可觀諸子進取不必在一時安知本省無

入格者遂碎其疏不果上而子中瑕中廣東第九已不及見其性之刻急如此

○循王文又何恆馬是年順天典試者為重○學詩吟亦危矣

湯懷小語

解怨為德  
○公永明掌臺篆為給事中魏時亮所○魏新進未知公之素

而張之親吳某○吏部不得怨公而揭之魏者公既去眾知○米吳察奪

官魏江右人居官清整後劇院○信少子天德行取至深慮信都魏聞之引

謝曰少年入流言譏彈尊公終身為恨今乃○補過遂薦入臺蓋君子人相處解

怨為德如此魏長身撐撐余初第猶及見之復官至尚書

莊傳為無湖令拜南給事中天德亦令無湖復父子並祀於縣

忘怨德

新昌呂光洵之父素於鄉縣令曹祥扶之卒為善士曹祥太倉州人也光洵為御史按太倉調祥已忘前事光洵語其故祥不自得光洵曰微翁吾父安得改行善其後蓋冀恩十餘年如一日也留竟夕禮乃去且厚贈之祥為御史不必言矣若光洵父子不以為怨以為德不忘亦不讓而懇懇致謝賢於人遠矣光洵官至尚書有名

忘怨釋罪

金誠字誠之籍廣州右衛讀書社學指使麻張最無賴繫之詔曰軍餘乃敢放債生

即被其不使難草烈日中稍暖之誠泣曰請其顯揚今則體辱親矣張愈怒遂其父嘗奪之父子相視不敢言行勸乃免永樂丁酉誠領解元明年進士為刑部主事張坐故人逮至望見誠一步九頓誠笑迎之於堂官釋其罪張遂誠執禮如平時張感泣以女妻其子誠教朴人以善終

仇怨相遇

凡人仇怨能解為上具有仇怨在貧賤而富貴偶然相值者尤為不幸當求善處之蔡欽汪雅堂公名在前隆慶戊辰進士嘉興司理刑部主事罷歸凡二十餘年余年卯謁吾師許文穆公師曰此中惟汪雅堂好客盡往拜之相見恂恂公築小園曲折甚有致治具精甚蓋明幹有用才問其罷官本末不答後訪之則其父原平湖丞為劉尉所構太守徐攝之公方為諸生清伏請罪徐不為禮竟逐其父明年公舉鄉第司理嘉興二人尚在徐慚郊迎劉自縛請罪公本不較兩人中疑厚為備徐入觀敗官疑出於公許之俱罷官非寬對不能避者乎要之避時亦可避而官止於此避亦何益汪入庚午林園收馮具區先生既沒馮為墓誌云雖耀俗時終劇速到耀之一字亦可思也

善教

其區與賀伯開吏部同年賀長一月以文字相知馮既貴賀尚滯諸生馮善誦賀於莊自律相會馮故以諸語挑之賀大怒愈怒愈賀無如之何至拂衣去且怒且罵馮只笑談數言曰果不出吾計中也賀無如之何亦一笑如初生以兩公心事真如青天白日區與先生能遊戲三昧而賀去之速矣

具區得寒疾五日不交睫忽大驚臥寤而汗如沐曰方對時夢出門見遠山蔽天身入空室中如紗窗外錯星窺手拭之石也行里許大海中萬山色正如對藍金碧相射濤聲雷震其聲徹處蛟龍鬼神可數指也仰視諸山秀色可餐忽已在足下覺身而心兩離前導啟朱門中有偉丈夫數十以旌禮禮庭中樹多異香風吹作聲如鏗竹階砌峻壁宇弘麗皆有封識微然洞開其中物似光妙所成又似家所常物出門返顧其額曰宛委之山云夢之九年新春正散謝著墜地不能拾屈一臂以枕呼之不應逝矣或夢之為城隍神呵殿出門而郭明龍五歲時目忽盲夢神人扶之獲明舟火燈執有神赤面自火中引出歸捨舟登陸陸水滅頂若有木鱗兩升渡江風作舟側且獲並泊蘆洲寤宿終夜猶吟詩不寐生時三夢為城隍神入廟治事事應

應可指數沒之前二日夢城隍神約日交代如期而卒

具區不甚教子每嘆曰人生自性苦苦皆訓多費物力供師友之奉真廢人也蔡精舍於孤山曰得附林處士足矣并買舟西湖二女侍歌舞甚適不能飽惟佳若清香與衲子為伍亦道地行仙也評者曰拋却富貴易并忘子孫難

奉師友

黃魯直居涪州有廣人林師仲者往謁之勉以教子曰人家有賓客動輒費千金乃不能捐百千奉其師友非善計也師仲兄弟感其言創美齋以教遂有貧第者至今振振不替云

師弟子禮

孫明復居泰山孔道輔往謁見石介事明復執杖履甚恭魯人由是始識師弟子之禮此語却不然魯國素多禮義者

門生天子

張後胤字嗣宗崑山人唐太宗徵時嘗從受業後即位召胤月池帝從答曰今日弟子何如對曰昔孔子門人三千達者無子男之位臣翼贊一人乃王天下計臣之功

勝於先聖帝為之笑此真所謂門生天子也為睦州刺史乞骸骨帝見其強乃問欲何官因陳謝不敢帝曰朕從卿受經卿從朕求官何所疑後胤頓首願得國子祭酒授之卒年八十三考後胤與羣臣以春秋酬難則所授之經必春秋也宰相張鎰即其後

通家

陸務觀云前輩通家子弟初見請納拜者既受之則設席望其家遂拜其祖父乃就坐

巢谷哀友

巢谷字元修徙步首蘇於海上因得立傳名後百六十年有袁美笑嘗學於吳澄潛獨循州往從之有力阻者嘆曰豈可使巢谷專美於前哉澄亦為立傳

死不忘友

賈餗與沈傳師善餗拜相傳師前死常夢之君可休矣餗寤語諸寢復夢曰事已然臣奈何餗以李訓謀廢族然實不與訓謀也若傳師者死不忘友今之翻面弄舌者可以媿矣

鵲禮

張司令元時人亡其名富而好禮慕楊鐵崖名往迎之鐵崖謂其不知書弗應司令乃延鮑恂為師受業焉後迎鐵崖乃往席間以妓奉酒妓名芙蓉酒名金盃露鐵崖題云芙蓉掌上金盃露效即應聲曰楊柳頭邊鐵崖風蓋楊又號鐵崖道人故也鐵崖撫掌笑曰效能文其主可知矣解去時司令出米滿載送之云是鵲禮鐵崖素愛鵲不能却隨訪顧阿瑛召阿瑛之隣人負者分給之而去

舊僚執禮

況鍾守蘇州與吳江泰政平思忠有禮部舊僚之誼數延見執禮甚恭且令二子給侍曰非無僕諫欲使兒輩知公為吾故人取其見敬如此思忠居貧自守未嘗以事干鍾人尤多之

子畏真心

唐子畏長於文衡山自請北面隅坐其書云非面伏乃心服也項宅七歲為孔子師子路長孔子十歲詩與畫實得與徵仲爭衡至其學行實將北面而走矣實長于徵仲十閱月願例孔子以徵仲為師求一俯首以消鎔渣滓之心非微徵為異亦使後生小子欽仰前輩之規矩圭度徵仲不可解也袁即中嘆曰真心真語誰謂子畏徒狂哉

子畏知己

子畏舉弘治戊午鄉試第一其年應御史科不見錄太守靳榮曹鳳薦之得隸名和曹初因文溫州見子畏文奇之曰此龍門然岸之魚不久將化去蓋子畏知己第一人也

子與好客

徐子與先生好客尤好少年美麗者一客醜甚自負能詩介蔡子木先生薦之子與蔡作書感言客自喜可喜狀以家人將之恐客之視書而求易也子與得之大歡亟延入愕然笑吃吃不止贈以詩曰自信金聲能擲地誰知玉貌不如人客猶得意傳示為重

公瑕設像

吳中周天球字公瑕善大書少為文徵仲獎賞感之甚設像中堂歲時祀如祀先與王百穀稱登相左見即避去萬曆乙未九月卒年八十二無子子弟之子長康亦天

無子以甥邵姓者為嗣亦不克終

扮虎

湖湘二生一姓程一姓鄭同官友也程先中甲科授咸陽令鄭貧甚貸錢訪之至則大出條約禁鄉人不與相見鄭乃告乞數文作回路費亦不與在途不勝狼狽後鄭中二甲除差直隸公幹程以事調復鹿縣丞又被告贓鄭前來按郡程乃遠迎叙舊引蘇章二天等語鄭笑而不答至晚命戲子演戲宴程鄭私喚戲子具言前事戲子領命因扮二虎一虎先銜一羊自食旁有餓虎踞地視之虎怒吼銜羊而去他日餓虎得一鹿前虎尤餓甚欲分食乃扮山神出判之曰昔日銜羊不採揪今朝復鹿故來求縱然摘盡湘江水難洗當初一面羞程遂解印步行以歸

鴻懷小品

卷三

十五

鴻懷小品卷之三終

都城

國初有高築橋廣聚糧緩稱王之言一以為朱市一以為陳岩其說不一然太祖初得和陽即分地置城此時謀臣尚未合隱士尚未搜也既都金陵後城北江東盡白下門外距鍾山頗遠而舊內在城中因元南臺為之宮稍庫隘上乃命劉基等卜地作新宮于鍾山之陽在舊城東白下門之外二里許增築新城東北盡鍾山之趾延亘周迴凡五十餘里規制雄壯盡據山川之勝焉既下北平大將軍展築其城取徑直東西長一十八百九十九丈文皇因受封焉既即位定為北京六年北巡極行在方平南交屢出塞且營宮殿未聞有所改作也

都牆

六朝時建業都城外僅竹籬籬高帝時有益發白虎樓者王僧言白門三重門竹籬穿不完上感其言改立都牆又諫止上曰吾欲後世無以心所謂外羅城也我朝改作凡十三城週二百餘里包鍾山孝陵其中北京為城內外為女牆高不及三丈嘉靖末年虞憲作南城如重城之制而稍廣要之都牆不可已也

都城分工

南京外羅城舊俱工部修理成化九年奏准自馴象門起八門屬本府修浚波門起屬工部修焦騎園云太祖築京城原工部與本府共工後府築已竣尚有餘處建石橋於江東門曰賽工橋蓋工部也後人誤以沈萬三秀媳婦所築遂曰賽公可笑然則成化題准分修倘亦有舊例可據耶

宮殿

南京宮殿作於吳元年先十二月甲子日興工所司建園悉去雕琢奇麗者門曰奉天三殿曰奉天曰華蓋曰謹身兩宮曰乾清坤寧四門曰午門曰東華西華玄武大略已定登極前一月御新宮以即位祭告上帝十年改作大內午門添而觀中三門東面為左右掖門奉天門之左右為東西角門奉天殿之左右曰中左右兩廡之間左之樓右武樓奉天門外兩廡曰左順右順及文華武英二殿至二十五年改建大內金水橋又建端門承天門禮各五間及長安東西二門而西宮則上燕居之所也

太祖集諸地紳數萬人卜築大內填燕尾湖為之址決於劉基實上內斷基不敢盡言也二十五年後知其誤乃為文祭光祿寺神巫朕經營天下數十年事事按古有維惟宮城前昂中窳形勢不稱本欲遷都今朕年老精力已倦又天下新定不欲勞民且廢興有數只得聽天惟願朕強此心福其子孫云云此真大聖人心腸故文皇北都專國長久

文皇初封於燕以元故宮為殿即今之西苑也靖難後就其地亦建奉天諸殿十五年改建大內於取去舊宮可一里悉如南京之製而弘敞過之即今之三殿正朝大內也此得地雖盡處前挹九河後拱萬山正中表宅水隨龍下自阜而展環注皇城統巽而出入五十里合於潞河余過西華門馬足恰恰有聲俯視見石骨黑南北可數十丈此真龍過脈處出西直門高梁橋一帶望之隱隱隆隆可七十里天造地設至我明始開天壽山又足以配帝王萬萬世之傳幸有極哉

既遷大內東華門之外逼近民居喧囂之聲至徹禁衛未暇經理又殿成即遇災以奉天門為常朝之所故諸宮闈及各衙門皆未備至宣德七年始加以擴移東華門於河之東遷民居於西之際地正統初木植已積三十萬餘他物稱是五年三月興

六年九月三殿兩宮皆成十一月朔御殿頒詔大赦次日復御殿頒詔又次日文武羣臣上表致賀而兩都規制始大備矣

永樂十八年三殿工畢上召漏刻博士胡新卜之布算訖說曰明年某月某日午時當燬上大怒囚之至期獄卒報以午過無火胡服毒死則午正三刻也殿果焚上甚惜之今直三殿之火在永樂十九年四月初八庚子日

嘉靖三十六年四月十三日丙申奉天等殿門尖是日申刻雷雨大作戊刻火光驟起由正殿延燒至午門樓廊俱盡次日辰刻始熄越十餘日上諭以永樂殿災尚有門代今滿區一空禁地可乎殿廡無不復之理當仰承仁愛毋責直為忠於是禮工二部言正朝重地亟宜修復但事體重大工費浩煩容臣等會同助議上曰當先作朝門並午樓為是殿堂即隨次為之明年七月大朝門等工成四十二年九月三殿成時上性嚴急諸臣竭力從事隨宜奉酌須彌座缺壞者補之柱小者束之短者梁之始得集事既成工部請額論曰朝殿太祖名之成祖因之今只仍祖定惟天字當出奉字上敬天作基可也於是部臣謂當為極極天字居中而傍稍下相對上復以為不雅取洪範字義改奉天殿曰皇極殿門曰皇極門華蓋殿為

中極護身殿為建任仍直區順書。文慶曰文昭閣。武慶曰武成閣。左順門曰會極。右順門曰歸極。東角門曰弘政。西角門曰宣治。又改乾清石小閣曰道心。左門曰仁蕩。右曰義平。

太祖以奉天名殿。此自來所無。其各之正。亦自來所不及。方幸汴梁。即祭奉天臺。今在藩司治後蓋。太祖心與天合。故念在茲不敢忘。世宗既改大禮。羣臣力爭。遂改郊改廟。一切變易從新。並改殿名。大臣隨聲附和。舉朝皆震懼不敢言。穆廟立。應詔陳言者。每有復殿名一語。時亦不從。今刻反已久。未暇議及。日後工完。聖明深念。祖德仍奉天之舊可也。

兩宮之災。則正德九年與萬曆二十□年各一次。後即算復。而今新宮允偉。蓋工部以殿材移用。故也。若在世廟時。亦必易名矣。

南內

南城在大內東南。英皇自虜歸。居之。其中翔鳳等殿。石欄干。景皇帝方建隆福寺。命內官悉取去。為屈。又題毒人。詔伐四圍樹木。英皇甚不樂。既復殿。悉下內官陳謹等四十五人于獄。令鎖項修補完備。各降其職。尋增置各殿。三年十一月告成。

卷四

正殿曰前德。南門曰丹鳳。殿後鑿石為橋。其後鑿石為山。曰秀巖。山頂正中為圓殿。曰乾運。又其後為圓殿。引水環之。左右列以亭館。雜植奇花異木。其中春殿花開。命中西陪內閣儒臣宴賞。世廟中復臨幸。全備史官。丁酉八月遊其中。悉得勝概。石橋通體皆盤雲龍勢。躍欲動。東為離宮者五大門。西向。中門及殿皆南向。每宮殿後一小池。路以橋。池之前後為石壇者四。植以栝松。最後一殿。供佛甚奇。古左右圓廊與後殿相接。其制一律。想做大內式為之。太祖欽定。所謂畫殿。雖存。樸素者。

梳粧臺

大內後苑山石。宣宗唐寒殿記詳矣。有所謂梳粧臺者。相傳起於遠之蕭后。攷之。遠史。皇氣者言。女真有天子氣。甚。遠使跡所自起。乃一小石山。玲瓏奇甚。時女真方臣于遠。多所需索。因請此山。自行攀取。女真許之。乃大發人夫。鑿而載之。鑿之。石山為首。悲鳴。即以其石。築臺。此臺與山之所自起也。其後益以瓦。當是金完顏亮以前事。宣皇止以民。欲立論。當時閣臣宜密奏。補所未足。而竟寂寂。豈皇宣皇英明。不敢言。抑原味其承。歷故。耶。然遠方鑿山。而阿打骨。英乞買。生已久矣。何益哉。何益哉。

演象所

嘉靖初廢大恩慈寺。從錦承衛之議。即其地改為射所。上以金鼓聲徹于大內。擬改建玄明宮。別以大興隆地為射所。論工部及都督陸炳。均言大興隆地亦通。築城不便。惟安定門外有廢官廳。隙地宜將宣武門外兵教場移此。而移射所于民。兵教場射所。傷地改為演象。然視差。獲之所。得。旨允行。其地在宣武街牌坊之西。至今人雙稱之曰射所。或曰演象所。莫知所自來也。

神木

神木見於永樂間。宋禮所奏。遣官祭之。即因之。賜名焉。至嘉靖三十九年。風傷府五河縣杉木一株。圍一丈五尺。長六丈六尺。涌出泗水。沙中守臣上言。中都祖陵所在大木。忽現。謂由河洛而下。原非所出之區。謂從江淮而入。又無逆流之理。是蓋祖宗啓佑。淮泗效靈。與大工會不偶然也。昔成祖重修三殿。有巨木出於蘆溝。因以神木名。厥二百平。飛美談。再續。禮拜于以獻。疏入。上令送至以助營建。永平大雨三日。雨中有列炬。後若千乘。萬騎。從西北至者。東走海。公。雨。既有大木三十章。長十丈。大數圍。遺永平城下。蓋龍王採木來送。閱數十年。一遇之時。南島龍瑞。

湯柳小品

以恤刑至所親見者。亦嘉靖中事。舊傳高郵州新開河。有運皇木者。適遭衝決。失大木二。歲久湖中有二物。如龍形。每遇風雨。則昂首奮迅。聲聞數十里。遠近聞相傳。木龍出現。自後湖決。雖風雨不現。疑入海矣。嘉靖元年。州堂歲久。將地。即守。欲新之。材木俱備。獨少正梁。命工營求。不得。忽湖中浮一物。若衣如毛。長尺許。游動搖盪。人疑不敢近。報州。差水工除。乃一巨木也。捧搜至岸。工人量之。與州堂間架長短相合。遂祭告。斤削。繪。以充其用。祀而上之。若神助。無難於力。或以二木之遺。其一者。郡人王口。詩謝公有德。建州衙神木千年出浪花。

卷四

梅渚湖在姚江之北。有梅龍。舊經云。溪有古梅。吳時作姑蘇臺。伐以為梁。而存其根。產不成。有巨木。卧湖心。水涸不露。人疑此神。之曰梅龍。蓋梅梁之根云。秋七八月。雷雨交作。有聲如雷。聞數里。土人相傳。梅龍顯。于十道志。吳道建都宮。始取材。至明堂殿。見古梅。其材中梁。取以還都。梁已具。無所用之一。夕。梅忽飛。還土人異之。號曰梅君。今在湖中。隨水沉浮。一云。會稽高廟梁。即此木。凡楠木最巨者。商人採之。繫字號。結筏而下。既至蕪湖。每年清江王事。必來選擇。買。



供運舟之用南郡又來華商人甚以為苦別巨者沉江干俟其公沒求取之常失去  
一二萬歷癸酉一舟飄沒中有老人素持符守信義方拍水若有人扶之至一潭口  
榜曰水龍府殿上人冤疏甚傳面有黑痣宛然所鑿字號也傳呼曰曾相識否老人  
頰首曰榜已明矣惟大王死生之又傳呼曰汝善人數尚可地速歸令一人負之而  
出俄頃抵岸則身在大木上衣服皆不濕既登岸一無所見

海虞王之覆為黃陽通判運木渡黃河其最大者二忽逸陷泥中千人不可出為  
文祭之乃起復見夢曰吾三十年為羣木領袖今乃逐逐隨其後終當別去必欲相  
煩應天子命非以巨舟載不可如其言拽而登舟衆纜一呼如躍舟行甚疾絕無  
沮塞

永樂中雲南普寧州大風折一古樹軍陳福海解以為版內具神像著冠執笏各貌  
如畫彼中神而祀之有禱輒應正統二年學士楊茂請加勅封下禮部覆駁

瑞木

洪武元年臨川獻瑞木木中折有文曰天下平質白而文玄常有文處木理隨畫順  
此無錯逆者攷之前代往往有之齊永明九年秣陵安如寺有古樹伐以為折木理自然

卷四

五

有法天德三字唐大曆中成都民郭遠伐薪得一枝理成字曰天下太平詔藏秘閣  
五代梁開平二年李思玄攻嘉州營于壘山伐木為橋破一大木中有朱書六字曰  
天十四載石逸乃表上之司天監徐鴻圖丙申之年有石氏王此地也後石敬瑭起  
并州果在丙申歲宋太祖建隆五年合州漢初縣上有樛木中有文曰大連宋三字  
太平興國六年温州瑞安縣民張度解木五片皆有天下太平字英宗治平元年杭  
州南新縣民析柿木中有上天大國四字提出半指如支節書法似顯真卿神宗熙  
寧十年八月連州言抽木有文曰王帝萬天下太平政和二年十月安州武義縣木  
根有文曰萬歲年歲紹興十四年處州民毀欽屋柱木理有五字曰天下太平時淳  
熙十六年七月晉陵縣民析薪中有四事曰熙熙五年如是者二既而明年改元紹  
熙五年而光宗崩元天曆己巳平江萬戶府構正術解一巨木中分有天下太平  
之王六字其大如斗元己廢宋矣真州人析一木中有三字曰天下起其木丈二  
尺圍其字青半解揚州半留真州

聖木

始興郡陽山縣有豫章木本徑二丈名為聖木秦時伐此木為鼓編成忽奔遼北

至桂陽

香木

英州雷震一山梓樹盡枯而生龍腦京師龍腦為之驥賤每一兩值錢千四百味苦  
而香酷烈又施州街有大木乃先朝所採百牛拖之不動時時生蟲大僅如豆焚之  
極香

運木

故事諸省運木先於彼家灣出水拽運以次入神木廠既完始取批迴動經歲凡間  
有水溢深失坐累死亡者工部主事王根奏即水次設廠竹木至驗入即與解官批  
過公私使之提象山人嘉靖壬辰進士官至參政清約工詩知負氣有宦聲亦奇士  
也

府縣城池

太祖與故士誠相持得常州長興皆殺之半以便守禦湖州亦如之惟江陰城元  
初皆毀後鄉民相率為土城因堯磚石如女牆守之

慶陽府土城七里三十步因高年斬削而成東高一丈三尺西一丈二丈南門無

卷四

六

城成化初泰政朱英增築記曰城之惟堅池障以完深以如泉高馬如山所謂削山  
為城因河為池張良臣所據以難易守而難攻者也  
凡城皆有濠在外惟蘇州則內外有濠而城之形為亞字形最難攻以 太祖神威  
中山王合諸大將用兵二十餘萬圍之十月而後下匪直士誠之善守也  
杭州城拓於張士誠計九千八百五十三墩萬曆四十年間每墩取用魚脊石版一  
片覆之該銀一千七百兩有奇此法儘可通行  
西寧衛城高五丈厚如之蓋李軌所築涼州街高四丈九尺洪武中指揮濮英增高  
三尺厚六丈城西二十里有獸文石其一高五丈長一丈三尺周圍三丈三尺上有  
牛形二分鹿形一分虎頭餘石有狼形羊形鹿形者凡五  
邊無錫縣見其城煥然一新內外皆以石灰塗護宛若世家蕭牆一城每丈約費  
銀二兩計城可三四千丈聞皆取料於甲里者夫修城役軍不役民制也違制而動  
又無益事實其義何居乃知秦二世欲漆其城殊不足怪或以余言為過曉曰看兩  
京曾用此否其人終不以為然未幾湮頽如故

城門

輿地志句踐應門之上有大鼓名之為雷鼓以威於龍也... 而龍為漢書王尊傳母持布鼓通雷門注雷門會稽城門也... 浴陽湖州記前陵山有大石鼓云昔神鵝飛入會稽雷門中鼓因大鳴十道志雷門... 上有大鼓濶二丈八尺聲聞百里孫恩之亂軍人砍破有雙鵝飛出後不啣香書亦... 載之舊門公城百餘步後改為五雲門

城門之名自古有之今天下名城數千各自立名然惟蘇州閶門及齊封晏蓋蛇與... 杭之錢塘蓋蓋即兒童龍言之南則聚寶北則哈答任城乃元之舊名而哈答改名... 崇文任城改宣或今皆稱舊不稱新蓋業在人口角中不能易耳其有非城門而蓋... 曰前門劍門菱門荆門其門彭門厲門古號而最雅相傳者春明門... 土司皆不許立城

植舟集城

績溪胡大司空松號承庵先為嘉興推官著印平湖適倭寇至議城公夜入幕府曰... 民難與處始請將其居軍前禦倭百姓受其恩及相急乃可舉事從之民大震各任版... 築不閱月城成植舟之妙乃備然非素得民心即數十署事官民何急焉同時有淦... 湯樓小品 卷四 七

樓閣臺

州胡柏泉亦名松官太宰... 樓閣大觀無如南昌之滕王閣武昌之黃鶴樓岳州之岳陽樓三樓皆西向而岳陽... 尤偉

真定府有陽和樓雨雪不沾灑四面隨風若避故以名... 楚稱三戶久矣乃漢渤海郡亦有三戶將即今之長蘆地方也其地亦有岳陽樓蓋... 取東岳以名因地僻故不著

四川達州有六相樓則唐李嶠李適之韓滉劉晏元稹宋張商英也或刺史或司馬... 或主簿皆以貶官至

稻孫樓在廬州太安門上米蒂秋日登樓燕集見田不可愛問諸老農曰稻孫也稻... 已獲得雨復抽穗蒂喜因名其樓

紫閣山名在咸陽御宿川南山中杜詩紫閣行雲入漢陵是也山中有寺山上多丹... 青樹其葉紅紫亦曰華蓋樹寺有閣

書雲臺在曲阜南溪之上左傳僖公五年日南至公既視朔遂登臺以望而書亦曰

洋宮臺水經註曰靈光殿東南即洋宮也在高門直北道西宮中有臺高八十尺詩... 所謂思樂洋水是也東遊記云臺有水自西南而如深文餘而無源... 余居後二十丈有范莊池廣十畝水甚清大旱不涸池東南可里許有陶墩大水環... 之又東十里有龜宅相傳范養魚種竹處泗水無陶山後為薛河中有釣魚臺... 高一丈五尺代經大水不為掘土人云是范養魚處廟基為范龜宅其山下河邊... 平澤為范龜湖龜三致千金遂從不定故嘉興南門亦有范龜湖屋五色螺每年易... 一色

堂

堂名多矣惟彰德府有密作堂最奇在華林園堂周圍二十四架以大船浮之於水... 為激輪於堂層層各異下層刻木為七人相對列坐一人彈琵琶一人擊胡鼓一人... 揮空篋一人擲筭一人振銅飯一人拍板一人弄盤並水之以錦繡其節會進退俯... 仰莫不中規中層作佛堂三間佛事精麗又作木僧七人各長三尺不以繪缺堂西... 南角一僧手執香盤東南角一僧手執香爐而立餘五僧遠佛左轉行進每至西南... 角則執香盤僧以手拈香撥行進僧舒手受香復行至東南角則執香爐僧舒手授... 湯樓小品 卷四 八

湯樓小品

香於行道僧乃舒手置香於爐中遂至佛前作禮畢舉整衣而行周而復始與人... 無異上層亦作佛堂傍立苦蘆及侍衛力士佛坐帳上刻作飛仙猶環石柱又刻畫... 紫雲飛騰相映左轉往來交錯終日不絕並黃門侍郎博陵崔士順所製奇巧機杼... 自古未有

宋劉黻以資政殿學士死金之難贈太保魏國公諡忠顯子子羽以徽猷閣侍制拒... 金人保全蜀卒贈太師魯國公諡忠定孫珙以同知樞密院事卒贈太師魯國公諡... 忠肅贈族叔頌亦死金之難諡忠簡又有純者知邵武聖賊見賊贈太尉諡義壯廟... 額曰忠烈皆建州人合祀曰五忠堂

任布字應之河南人宋慶曆中官樞密副都承旨居洛作五知堂一知思二知命三知足... 四知進五知和諡恭惠

孟斯則百堂號殺劉聰子二十一入蓋偽漢所建以居其子天建報應者其堂當... 在平陽府近有蘇州刻本分益斯與則百為二堂應天府志收入建康南晉之堂其... 謬何極

三槐堂在今東昌府清平縣界內清平宋見此地屬大名府



鼎絕大謂之器圍掩上謂之鼎豐者為高

大名府有鎮鐘相傳魏太武時所鑄守清正則鐘聲洪亮否則不揚前守惡之棄于通衢鐘因半裂嘉靖中樂毅為守適歲歲民就言神物棄置為咎請復之樂曰有是哉祭而縣之扣之不揚意甚不悅忽夢大眾宣于鐘所既再扣之鐘果洪亮其裂處尋亦平滿更振起一符民益異之

蕭縣相製不撞鐘以為撞之則水至嘉靖間縣尹朱同芳弗聽水果大至深沒田廬同若堅不聽水亦尋涸及孫重光尹蕭父老懇請重光遂止之乃為文以祭鐘曰鼓馬以鐘曾展之軌民有訛言金能利水為民父母從此而巳聖惠無德隨俗可耻鐘分有靈尚鑿乎此重光矣王蓋巨繼之復令撞鐘其家病禍相沿懼而復止成化間大鐘一盪淮水中聲亟欲躍起總兵平江伯陳公銳祭之一鐘遂止令懸於朝宗門樓聲聞百里其一止泗上

張華銅山鐘鳴之應人能言之又其時朝士蕭漢盤晨夕恒鳴如人扣擊華云此盤與洛鐘官商相應耳錯之令輒鳴遂止

分宜縣有漁者釣得一金鐘長數百尺又得一鐘如鐸狀舉之聲如霹靂山川震

動漁人恐沉於水中或言此秦始皇帝驅山鑿也

會稽靈嘉寺鐘本于蘭園寺鐘也因風雨飛來有天竺僧過此識而知之

廣西太平州有一鐘每交趾思瓊州飛來夜常入水與龍鬪天明復傷所正德已犯盜斷其鈕及唇靈怪遂滅

胡梅林取各寺觀銅鐘製大將軍擊候殆無子遺准桐廬縣城東一寺鐘有蟒蛇盤其上軍士懼不敢動再取再如之乃止土人云其鐘聲聞五十里去余居十二里寺曰應天僻遠四周環以大水早有報者獨得危余每扣之聲清越度可聞數十里惜懸深屋中悶悶耳聞率波一鐘見夢太守得免今半沒泥中取之不可動人皆神之

銅鼓

世傳諸葛銅鼓然不始于諸葛馬援傳得駱越銅鼓鑄為馬鼓還上之注引廣州記

經撰鑄銅為鼓懸于屋置酒招同類來者以金銀為大鼓就以扣即留連主人詩曰擊鼓其鐘從金則固起于三代時所謂金聲者殆如此必非鑄也

諸葛銅鼓皆奇文異狀雕鵠刻龍間綴蝦蟇其數皆四楊升庵編內稱淳于古禮器也廣漢什邡人段祺以獻益州刺史蕭鑑高一尺六寸六分圓三尺三扣圓如桶銅

色如漆今去地尺餘以手振之聲如雷清響良久乃絕古所以節樂以諸葛鼓證之疑即淳于銅鼓錫白皆阿大王所製更奇異識者曰非錫乃鼎類也其名曰驚詩曰流之釜驚是也

音樂有歸云驚大上小下若戰鐘無足和養用之或曰補也亦無足乃其實足以函牛兩耳時如山形鑿尤以為至寶其重不啻銅鼓

鑿中諸葛銅鼓有剝蝕而聲響者為上上易牛千頭次者七八百頭歲二三面者即得僧號為暴王矣

凡破鑿必稱獲諸葛銅鼓有多至數十面者此必諸葛倡之後人倣式而造其精巧反有過之者

人皮鼓

北固山佛院有人皮鼓蓋世廟時湯都督沂東名克竟戮海寇王民皮靴之其聲比他鼓稍不揚益人皮視牛革理厚而堅不如故也

古銅鏡

嘉州漁人王甲者世以捕魚為業家於江上每與妻子梓小舟往來網罟所得僅足給食他日見一物湯漾水底其形如日光彩赫然射人漫布網下取即得之乃古銅鏡一枚徑圓八寸許亦有瑠璃珠刻固不能識也持歸家因此生計寔覺不假經營而錢自至越兩歲如天運鬼輸盈蓋敗屋幾滿主無所用之翻以多為善與妻謀曰我家從父祖以來漁釣為活極不過日得百錢旬獲鏡以來何曾千倍念本何人而暴富乃爾無勞受福天必歿之我恐衣食錢多何用懼此鏡不應久留不如攜詣峨眉山白水禪寺獻於聖前承為佛供妻以為然於是沐浴齋戒卜日入寺為長老說因依威具美饌是堂僧皆有禪施而出鏡授之長老言此天下之至寶也神明新之吾何敢私視擅越謹置諸三寶前作禮而去可也王既下山長老密喚巧匠寫微形模別鑄其一造成與真者無小異乘夜易取而藏之王之寶實自是日斷初無橫費若遇巨盜登竊而公者又兩歲貧困如初夫婦皆於棄鏡後往白水拜五僧

輸以情冀返原物僧曰君知向時吾不執預之意乎今日之來理之必至吾為出家子視色身非己有況於外物耶當憂落盜手中無以藉口故得全而歸吾又何惜王遂以鏡還不覺其質也鏡雖存而資自若僧之衣鉢充物買桐郵牒度重奴數滋三百後漸有聞者蓋證原鏡在僧所提照刑使使者建臺於漢嘉會人認為奇覽

命使吏從僧逼索不肯與羅致之獄用楚掠就死使者籍其財空無貯儲蓋入獄之初為親信行者席捲而隱知僧已死身山谷徑路擬回黎州到漢頭伍神人金中持戰長身甚武此曰運我寶鏡行者不顧疾走投林末百步一猛虎張口奮迅來若將搏噬始顛覆探懷御鏡而驚久乃還寺為其傳信言之後不知所在隆興元年祝東老汪舟嘉陵逢王燕自說其事時年六十餘

銅拳

山東新城縣王氏科第之盛始於少司徒見峰公公嘗要仙人授丹訣自楚撫歸出銅拳鑄為器食頃治人失聲驚走公就視則二拳墮地批牡相合成山焉有岫有巖有洞壁有佛龕壽星中踞犀真瓊列其巖則金母坐而仙姬侍後有洞大士入定其中所現仙室皆肖生雖雕鏤不能及也

鐵爐

造化鐵爐深一丈二尺廣前二尺五寸後二尺七寸左右各一尺六寸前闊數丈為出鐵之所俱石砌以簡千石為門牛頭石為心黑沙為本石子為佐時旋下用炭火置二蹄扇之得鐵日可四次妙在石子產於水門山色間紅白略似桃花大者如湯性小品

卷四

十三

斜小者如拳擲而碎之以投于火則化而為水石若燥沙不能下以此救之則其沙始銷成鐵不然則心病而不銷也如人心大大成用良劑救之則脾胃和而飲食進造化之妙如此

鐵治西去造化縣可八十里又二十里則邊牆矣摩山連亘不絕古之松亭關也生鐵之煉凡三時而成熟鐵由生鐵五六煉而成鋼鐵由熟鐵九煉而成其爐由微而盛由盛而衰最多至九十日則敗矣爐有神則元之爐長康侯也康當爐四十日而無鐵懼罪欲自經二女勸止之因投爐而死眾見其飛騰光燄中若有龍隨而起者項之鐵液成元封其父為榮率侯二女遂稱金火二仙姑至今祀之其地原有龍潛於爐下故鐵不成二女投下龍驚而起焚其尾時有光見焉

鐵器

鐵一名犂耳蓋最堅且厚者昔書稱秦行唐公浴曰力制犂牛射洞犂耳  
披山把總徐正得鐵矛於江中形製古朴不類近時物其款識數字漫不知為何等語也一日置之舟前颶風大作海潮突起鄰舟皆掀揚上下不能駐足立獨此舟晏然如履平地明日置之他舟亦然又明日置之他舟無不然者

李齊物天寶中為陝州刺史開砥柱通漕路發重石下得古鐵戟若鏃然銘曰平陸上之詔即以名錄諸葛亮箭袖鎗帽二十五石弩射之不能入與鎗刀三千同後主禪造一大劍長一丈二尺鎮劍口山往往人見光輝後人求之不獲雲長采都山鐵為二及銘曰萬人後敗惜乃投之水成龍飛去

陝州鐵人

鐵人在陝州門樓下衣冠拱立世代莫知所始相傳為禹治水置之以鎮水患者未知是否或以為秦金人二人之數按綱目集覽索隱云各重千石坐高二丈號曰翁仲符堅徙入長安今陝州鐵人不及數尺恐非舊物

僧取沉牛

鐵牛在朝邑縣東三十里大慶關東岸四西岫三層開元十二年鑄此以繫浮梁金元時牛存而梁廢未幾悉沉于河大足十年真定府禪院僧懷炳有巧思都水使者屬于朝得旨令取沉牛乃率石駕舟自沈于河得牛所在以長繩繫增石轉機已出其三會有流言乃初起復有善泅者十人佐助師每畫十字于十人之掌則入深淵如平地視聽亦了然十人皆剃度為弟子

卷四

十四

鐵鑊釜

揚州鐵鑊府城北門外鐵鑊六口南門外四口各高四尺厚四寸五分周圍一丈七尺可容二三十石不知何代何人所鑄北門外兩口皆半沒入土露土外者光瑩不鏽流如珠塵然相傳元鎮南王府故物或又謂出隋宮皆不可攷鎮江甘露寺亦有鐵鑊俗傳梁武帝鑄以飯僧者蘇文忠有蕭公古鐵鑊之句又或以為前代壓鎮之物與揚州同亦未知是否

梁築浮山塔成而復潰或言蛟龍能乘風雨破塔其性惡鐵乃運鐵器釜鑊之屬數千萬斤沉之揚州鐵鑊良即此類耶

鐵釜在北門外蘇州造船廠今移在太倉海軍寺相傳通番船煮爨常用者六尺三寸高四尺三寸圍二丈厚二寸四分

鐵棺

興化縣南法華庵寺西有鐵棺長九尺二寸前廣後狹相傳宋建炎間薛慶常遣其徒鐵之中有物相觸作鏗然聲以鐵鎚擊百不損鼓鑄銘之不滅乃止

鐵棺奇棺

崇禎儲文懿公正德癸酉以吏部侍郎終于南都子灝扶柩歸海陵之第而子奎楚  
撥于墓金丁丑十月啟而奠諸制或發視棺上變生黜墨如鏡成繪畫又具畫家  
麟紙瑛漆之漆前則奇石枯松旁出二條藍葉咸備左則梅株天嬌稍綴數花其妙  
在如左而樹差短全無花古雅蕭散非俗工所能為後有文隱隱未就吁亦異甚矣  
哉殆有鬼神為之其間者家人驚愕走聞州大夫馳駕來視制而究之深入木理於  
是四境喧詫觀者填溢莫不駭嘆以為神異灝乃拂楮於上撰其大都藏于家廟

聖  
劉太守鈺沔陽人每行必挈雙棺自隨吳江吳尚書山亦如之吳以郭勳襄  
慈勤歸卒於利

卷四

十五

湧幢小品卷之四終

湧幢小品卷之五

明湖上朱國補輯

巡狩

洪武元年四月甲子。上幸汴梁。七月丁未。回京。八月二十。再幸十月丁丑。回京。初  
則河南已下。再則元都已平。自往壯聲勢。且覽中原大輿。有建都之志也。儀注雖未  
可考。要之簡簿軍容。氣象自是不同。文皇再幸北京。皇太子監國。五出塞不  
辭勞苦。憲皇征漢。往追僅二十六日。出喜峰口。破虜。往追僅二十七日止。治兵以  
親王監國。而英皇北行事。起倉卒。百凡草草。從官亦不甚多。至于陷沒。非臣子所  
忍言。武皇驅馳。不過遊戲。肅皇自藩國入承大統。母后之葬。大議分合。親  
幸承天。事情自不可已。往返五十里。僅五十八日。中間駐承天者十二日。當時紛紛  
諫止。愛君惜費。一動不如一靜。臣子之分。自當如此。若以大體論之。從中將順。未為  
不可。

擱駕

嘉靖十八年二月。聖駕將南狩。有軍人孫堂。由西關門入。至午門。從御路中橋  
至奉天門下。登金臺坐之。而守門官吏。莫有知者。及天明。堂從上呼此。方覺捕  
之。堂言治送搭蓋。蕭蕭。累死軍民大半。因此我來擱駕。事聞下錦衣衛。嚴刑獄。究  
謂堂實病狂。當以擅入。御座者律。及諸門從防範不密之罪。報可。而上終不  
為動。蓋內斷已久矣。

襄府典史王文。同民人粟鑿。跪列名街。為奏事。語多觸犯。俾流道路。其得聞上。停止  
而李文魁。真宣等。復用黃帖抄勝。傳播東廠。旗校緝獲。以聞。時乘輿已發。有旨  
逮訊文魁等。以故言惑眾。律及二十餘人。各坐罪有差。

巡幸關係

方南巡。祿治。有司以供具不辦。獲罪。若副使潘鑑。知府劉汝松。同知李朝陽。與州  
縣等官。逮行在詔獄。拷訊。為民甚眾。及將回鑾。諭行在兵部。掌都察院事王廷相。令  
委所在三司。知府等官。分理夫馬糧草。并以躲避官員。責其奉治。及入河南境。扶裕  
州。供具復不給。於是河南參政張思聰。副使胡廷福。陳遜。南陽知府王維垣。俱違詔獄  
為民嚴。旨責廷相。志糾諸急。他者。因移咨各撫。按官。指實開具。及是廷相索列奏  
聞。自順天府尹邵錫。密雲副使高金。天津副使張承祚。而下七十二員。得旨。各官



違誤推避悖慢為甚。在京令法司在外令撫按。違治從重擬罪。其平日貪墨。及假公  
科斂者。仍各追贓完日。治罪如例。已法司擬上罪狀。詔錫降二級調外任。金永祥等  
悉默為民。而前此街輝行宮。火該府官止留一人。獲印。餘俱械警都護軍門。押前  
行示。嚴守。巡井。布按二司。掌印者。俱建鎮撫司。持記。於是街輝知府王耿。汲縣署印  
知縣侯朝。縛行。駕前。至承天杖之。發遣方為民。又建督理侍郎張衍慶。及河南巡  
撫易璵。巡按湯寰。左布政姚文清。按察使龐洽。參政樂毅。僉事王格。俱下鎮撫司。悉  
戮為民。其趙州臨洺鎮二處。駕發時。行殿俱災。有司官皆治罪。從行人馬死者甚  
眾。至葉縣。知縣李浦。以持牌候各官境上。奪職。丁憂。學士廖道南。獻賦以排。衣朝見  
上。怒其居喪從吉。奪官。則又其自取。不必言。萬乘一動。千條極大。遐想景象。以  
神聖孝思。尚且如此。況無事。盤遊。歲末年。上病。復諭南將取。中外洵懼。徐文貞  
力諫乃止。

母后奉迎

世宗即位之日。迎母妃於安陵。用船四十艘。人夫四十萬。江行。考遞水手數千人。  
其第一人為御舟。舵工。即沈流。滿急。舟穩如山。余渡江。其子在江干。擺渡能言之。問其

卷五

二

父姓名。曰王金。生時。母夢仙妃。渡水。踏一魚。為金色。落其家人。以為瑞云。後尊為  
章聖皇太后。慈日。派用海松子有驗。命守臣於暹羅。瀕海諸處。採造

皇祖母。惠孝皇太后。邵氏。知書有容色。杭州兵家女也。年十四。聘者。七人。皆死。一指  
揮。聘之。已上馬。迎矣。墜而絕。其父充漕卒。携至京師。成化中。選入掖庭。居別院。未得  
進。嘗賦詩曰。宮漏沈沈。滴滿絳河。繡鞋無奈。怯春羅。曾將舊恨。題紅葉。惹得新愁。上翠  
蛾。兩過玉階。秋氣冷。風搖金鎖。夜聲多。幾年不見。君王面。咫尺蓬萊。奈若何。詩成。微  
吟。憲宗步月過院。聞而異之。遂召幸。馬生與王。是為。睿宗。獻皇。帝。配。蔣。妃。實。生  
世宗。肅皇帝。世宗既正。大統時。以貴妃在宮中。尊為。壽安皇太后。元年。十一  
月。崩。上。諡。孝。惠。其。弟。喜。封。伯。欽。賜。為。其。父。造。墳。杭州。杜。壯。麗。費。可。十。餘。萬。所。稱。印。王  
墳。者。是。也。今。子。孫。貧。貨。石。築。十。錦。塋。已。蕩。然。矣。邵。后。又。生。分。王。

皇太后父母

自來皇太后之父母。罕有存者。神皇。仁。尊。皇后。為。仁。聖。皇。太后。皇。貴。妃。為  
慈。聖。皇。太后。兩。宮。並。重。其。父。母。皆。存。真。太。平。盛。事。仁。聖。父。陳。景。行。封。國。安。伯。以  
千。年。卒。年。七十。贈。太子。太。保。諡。榮。靖。於。十六。壇。賜。賚。二千。兩。妻。張。氏。禮。部。尚。書。張。文。

質女。癸未年卒。賜祭葬同。慈聖父李偉。封武清伯。已進侯。癸未年卒。年七十四。贈  
安國公。諡恭簡。於二十壇。先賜營塋銀三萬兩。妻王氏。時入宮。聖母以家人禮上  
食。王避匿曰。太后至尊。奈何以老婦。數朝。廷。禮。實。賜。不可。勝。絕。丁亥年。祭。如。前。購。五  
千兩。因安三子。昌言。錦衣指揮。會。嘉。言。各。言。錦。衣。千。戶。武。清。亦。三。子。文。金。贊。伯。文  
貴。左。都。督。文。選。御。馬。監。太。監。蓋。自。宮。從。慈。聖。入。內。者。未。知。宮。中。何。以。相。處。兩。宮。並  
存。則。嫡。母。加。二。字。為。別。所。重。自。有。在。今。已。並。加。而。其。父。母。恩。禮。殊。絕。如。此。則。又。起。於  
慈。聖。之。分。別。也。慈。聖。皇。太后。後。也。  
慈。聖。雖。加。二。字。為。重。然。特。虛。名。耳。於。外。家。無。所。推。恩。最。初。正。位。中。宮。父。貴。原。金。吾。右  
衛。指。揮。使。加。都。督。同。知。卒。後。不。聞。贈。諡。長。子。欽。僅。嗣。錦。衣。指。揮。使。次。子。鏡。正。統。十。四  
年。從。北。狩。俱。死。於。難。既。而。鍾。道。腹。生。雄。遂。以。後。欽。世。其。官。天。順。元。年。陞。都。指。揮。使。成  
化。初。晉。後。軍。都。督。會。事。奉。轉。同。知。卒。年。三十。賜。寶。楮。萬。緡。謝。登。營。墓。初。英。宗。重。念  
后。族。乳。嗣。單。弱。每。欲。旌。雄。才。士。慈。聖。輒。辭。謝。故。終。身。不。及。封。拜。雄。卒。後。憲。宗  
念。累。朝。外。戚。俱。有。封。爵。乃。封。雄。子。承。宗。為。安。昌。伯。而。周。太。后。家。封。二。伯。尋。晉。侯。恩  
禮。隆。厚。百。倍。于。錢。及。慈。聖。崩。既。於。周。太。后。錢。不。得。祔。賴。憲。宗。明。聖。天。臣。力。策

得祔。蓋。嫡。母。雖。尊。比。易。代。決。不。敢。敵。生。母。觀。慈。聖。之。云。則。仁。聖。得。此。已。極。崇。重。而  
陳。氏。亦。云。厚。幸。矣。  
王。府  
國。初。親。王。府。基。奉。用。陝。西。臺。治。晉。用。太。原。新。城。燕。用。元。舊。內。楚。用。武。昌。靈。應。寺。齊。用  
青。州。益。都。縣。治。潭。用。潭。州。玄。妙。觀。靖。江。在。獨。秀。峰。前。以。後。續。封。者。自。宜。詳。載。而。史。不  
必。盡。書。要。之。必。取。郡。地。之。最。廣。與。風。氣。最。適。中。者。用。之  
親。王。府。制。王。城。高。二。丈。九。尺。女。牆。五。尺。五。寸。城。河。闊。十。五。丈。深。三。丈。正。殿。基。高。六。尺  
五。寸。月。臺。五。尺。九。寸。各。有。定。數。而。殿。之。尺。寸。不。著。奉。府。殿。高。五。丈。九。尺。韓。府。止。五  
丈。五。尺。大。相。懸。絕。宣。泰。晉。燕。周。四。府。乃。高。皇。后。親。生。故。優。也。諸。子。不。得。與。並。取。余  
見。吉。府。營。府。城。高。僅。二。丈。餘。城。外。並。無。河。想。即。以。本。府。長。沙。常。德。之。城。池。為。據。而。內  
城。特。作。子。城。其。餘。可。類。推。矣。  
親。王。之。國。鄭。淮。荆。襄。梁。五。府。皆。仁。宗。子。宣。宗。弟。用。船。不。過。二。三。百。艘。慈。聖。喜。崇  
徽。五。府。皆。英。宗。子。憲。宗。弟。用。船。亦。不。過。七。百。餘。艘。除。王。府。及。各。官。府。付。車。輿。人  
夫。其。車。校。人。等。船。今。自。備。在。途。亦。自。找。送。不。起。人。夫。至。吉。王。始。奏。已。設。送。人。夫。每

卷五

三

禮。聖。皇。太后。兩。宮。並。重。其。父。母。皆。存。真。太。平。盛。事。仁。聖。父。陳。景。行。封。國。安。伯。以  
千。年。卒。年。七十。贈。太子。太。保。諡。榮。靖。於。十六。壇。賜。賚。二千。兩。妻。張。氏。禮。部。尚。書。張。文。

船不過五名與此二王之國分陳之至用船凡百餘沿途起夫至數萬其後復加  
掉節止用船七百行季車軸自承奉長史而下各有等差更與軍校四人共車一輛  
所過州縣驛遞止供柴薪不支糜餼弘治十一年嘉溼二府官校志橫至嚴辱憲臣  
道取財物地方騷動事聞承奉長史俱坐罪正德初禁王將之國所司請申明舊例  
行所在官司曉諭約束搜船人夫親王并妃船每船上水八十名下水五十名其餘  
裝載物件每船上水二十五名下水十五名本府官員船上下水俱十五名軍校船  
上下水俱五名

景王之國隨行官二十七員校尉六百名軍一千名背負什物軍一百名馬一百匹  
其驛遞舊制雙馬單馬是船符三邊令照宣德年例只與單馬起船符驗  
福王之國用船一千一百七十三隻比潞王多二百四十八隻隨行軍一千一百名  
沿途以少司馬一人總之潞王則蕭岳奉大享福王則執惟吾養蒙所隨旗校內使  
皆稱中下者以行即承奉稍熟亦不能肆而其餘兵衛備兵部所至不過依常夫  
馬康統一夕而行原不為害乃好事者議於經過去處編恤不知惟車駕所過有  
之蒲王何為者雖寢不行而其議見亦可察見矣

冊封

封王一差親王以勳臣為正使其餘用京室科臣部屬中行等官翰林文學侍從例  
不差違自弘治七年十月始差侍讀江淵次年侍讀劉又次年侍讀十年侍讀張  
為十八年編修陳雲劉瓊亂政革六科不用瓊珠仍舊正德六年檢討移孔曠七年  
編修陸深八年編修詹欽自後增為二人以後紛紛四出不可紀矣

送親王

天順四年再迎襄憲王至京恩禮有加比返國上親送至廣濟橋車駕復至王辭  
曰以臣先君大亂之道也上曰王德厚望重今日非以君送臣乃以臣送君何亂  
之有王不獲已命舁人倒其肩輿示不敢負馬

親王之究

遼王圖於荆州府嘉靖中燕人憲煥聰明絕世行多縱決雷之以板如疏中有觀兵  
八里山之說傳致其欺過也被執月餘飲酒賦詩了不為意行之日表辭毛太妃血  
淚淋漓全表皆濕表既上如故也惟語袁太守曰公知吾甘文墨多致文房四寶去  
見者無不哀之

郡王之究

正德九年東平人西鳳竹造吏部主事梁穀為言鄉人袁質趙若等糾眾數千將為  
逆梁為本州著姓蓋宋梁瀛洪國之後也穀居鄉尤行多不檢倚息少為既就  
此輩常往來其門頗厭苦之又與千戶高乾等有怨閭鳳竹言無意動乃遣人訪於  
鹿昂昂亦亡賴報書愈誑又有劉昇者穀素與往來詢以故昇言為千戶王璠所  
辱璠亦預謀穀因并以乾及昂少姓名皆稱為從逆者告變於尚書楊一清遂聞  
於上召兵部尚書陸完請誣論山東鎮巡官密捕第治黨仍令總兵官劉暉  
以遼東軍十五百人駐濟寧伺變進兵會魯王入長史馬魁請奏其子歸善王當  
妄言欲反穀復請當派與質連謀遣太監溫祥大理寺少卿王純錦衣指揮韓琦往  
執當派復議用兵命總兵印永以所部邊軍及河間連官舍餘千五百人駐德州副  
總兵桂勇將千人駐大名府遊擊將軍賈鑑大同軍五百人駐徐州仍初河南都御  
史陳珂淮揚都御史張統分守要塞京師洵洵傳言宗室有大變旬日間所在震動  
及祥等馳至合兵國王府當派方飲而卧與質等皆束手就執祥等按問無反狀蓋  
質以武斷為鄉人所怨又善射當派愛之賞賞以錢布若以候缺引禮舍人懷壽請

冊封

當派當留穀請所皆平人也乃械質等至京暉及承等兵皆能巡按李翰臣因  
初穀報怨逆功且言當派之罪成於馬魁之實二人於法詔以翰臣為謀叛者應  
逮繫錦衣棍等就王法詔以告雙由穀請連穀與質等面諍不從已而翰臣獄辭  
復連及穀乃令置穀法司擬翰臣穀俱贖杖還職穀仍侯質等獄成議請得旨赦免  
贖還職翰臣降一級調廣德州判官於是御史程啟元周宣等極論穀被私罔上鼓  
煽流詭啓小人生事喜功之心致大臣輕信察謀之失雖死不足盡法願可縱之今  
復職乎且與翰臣不宜異罰皆不報穀初以薦得吏部及因一清上變權貴入其言  
欲徵封拜如平實儲故事其於宗藩民命固有所不恤矣或云魯王之奉當派雖由  
馬魁謀孽之實為在內力者所迫懼禍及不得已而發云十一月當派降燕人發鳳  
陽祖陵當派從從悍流賊攻兗州時當派借衛盛甲弓弩率家登城射却之魯王  
以聞降初復諭由是喜弄兵聞袁質等射弓與角勝因賞之時縱酒多過與馬魁  
有隙當欲納技射李智為家人屬魁啓王魁不應容喚王重魁智請為樂王當派不  
能平故縛魁辱之魁避匿畏王責之乃乘醉妄言欲反會穀告質等謀逆魁遂諧之  
王且曰不先殺禍且及王王懼遂奏之既被執當派曰我何罪而繫我索其兵器乃

前所借弓弩也。魁恐事敗，所厚陳環及白術士李秀，使誣之。復以書及賄，執鎮守太監畢，使逮二人詰問。已而二人者以實對。書亦為其所發。於是法司會，咸府部大臣以質等及魁赴諸王館，與當法驗問。皆知當法無反狀，無敢為白者。克以遠。祖訓成獄，軍校坐殺置，或者五人質及家屬成州。西鳳竹屈昂，後口外魁以廷安坐斬。諸連連死者甚眾。王璣亦死於遼山東鎮。及三司掌印官，以失覺察奪俸有差，或首為難端，竟以一清，獨得免。當法之風，陽有旨令中官提送，猶未知所生。中官給曰：「獨祖陵耳。比至問曰：此何地曰高橋，乃大物曰完，即日以前觸牆而死，聞者傷之。」

### 楚宗行刑

國朝宗室，雖謀反大逆，亦止賜自盡。焚其尸，惟楚世子英雅，故父克灼，勾虜斬首焚尸。二百年再見楚藩之變，竊殺巡撫，傲死不必言。乃斬者三人，又不告。太廟告顯陵行刑，夫死者與家毒，未聞棄之伊家墟墓，間使其祖宗魂魄，式而見之也。且楚藩乃太祖七世孫，非獻皇之後，於義何足呼。蓋難言之矣。

### 宗案

楚宗案，業有定案，非巨子所敢言。要其實，不可得而掩也。今且勿論，偶聞成化年間，轉府晉府二案錄於後。

卷五

六

追降韓府漢陰王徽，疑為庶人。王母平氏，妃周氏，及舅封郡王，縣主者皆賜死。妃父周恂，於市妻妾子皆斬。籍其家，先是王有疾，恂入問，王曰：「王病，當不可諱，無從奈何，何不取家人子，名之以奉王後？」王以為然。令二宮人假若有娠者，韓王及諸王來問疾，俱以託焉。王恂恂與王母及妃謀，取其妻之女，及他人男，前後令妻與子抱納宮中。既而請於朝，俱受封，而恂之姻家，以私忿，發其事。下鎮守內官，發掘，會三司按之，得其本末，恂罪當斬。餘坐罪有差，刑部尚書林聰等具狀奏。上曰：「恂陰謀主使，王母平氏，妃周氏，同其妻妾子，乞養異姓男女，冒封宗室，罪惡深重，恂及違處死，財產沒官，妻妾子俱斬。知其事者，內使劉通等五人，各杖一百，充邊軍。男女及平氏周氏俱賜自盡。微疑追降為庶人，餘悉准擬。其令太監李榮，駙馬周昂，錦衣衛指揮趙璉，往蒞其事，仍命自後各王府將軍等，嚴不許開離人出入，搆引為非違者，及內官外官，皆重罪不容錄。微詞寫書各王府知之，乃致書各王曰：朕為微疑，乃韓憲王曹瑋，憲王寶，太祖高皇帝子，高皇帝命有天下，封建諸王，藩屏國家，為

千萬世不拔之基，豈復疑孤因乏嗣，願慈房闈私，幾輕信外人邪謀，致使其母，誓已下抱汚池之流，上溯天潢之派，其得罪於祖宗，豈小小哉。身雖淪亡，咎難容寬。我嗚呼！昔人滅鄭，春秋所譏，而微疑忍心害理，一至於此。祖宗以來，所未有也。常人聞知，莫不憤怨，况於朕乎。况於宗世乎。尚恐各宗室親王，未知其詳，特命所司抄錄情詞，并書編報親藩，尚其亮之。

晉府方山王鍾鈺，有罪革職，并削封號。鍾鈺無嗣，夫人張氏與其父璣及母孫氏，謀收弟婦之有娠者，入府生子，以為己子。鍾鈺亦與其謀。方山王為扶同，奏請賜名奇洪，已而得封。至是為人發其事，且及王近狎樂地，枝死無辜。監納錄等罪，命太監高亨及刑部郎中張錦等，會官嚴實。下都察院，具獄以聞。命革鍾鈺爵，鍾鈺已故，削其封號。璣及孫氏皆斬。張氏奇洪，賜自盡。餘皆坐罪如律。仍下勅切責鍾鈺曰：高皇帝封建藩屏，政欲子孫相承，永享富貴。奈何爾身居王位，貪淫酷暴，又甘與異姓為骨肉，得罪祖宗，貽羞宗室。廷議食罰，宗室起難以輕宥。茲特革爾王爵，祿亦爾其怨天乎。尤人乎。噫，尚其悔悟之，仍錄其罪，違書備示諸王。

卷五

七

令民家往往有此舉，大都起於妻妾，亦有其夫知之，都然後多謀，訟破家，所抱之子多不肖，又必絕而後此。蓋其家祖宗法不受，決不容也。嗟嗟，以秦始皇之強，二世而亡，況其它乎。

### 宗人入學

近日宗室甚多，祿米日減，自將軍而下，有文學者，得應試為秀才。一時趨者頗眾。士子為詩嘲曰：願將紗帽換儒巾，解帶懸絲結穩身。老爺博得相公叫，娘娘重結秀才親。一王子口占報云：紗帽儒巾氣類同，繫紵腰帶掛玲瓏。娘娘原抱老爺睡，喜得天潢有相公，聞者皆絕倒。

### 郡王侍養

國朝故事，郡王儀衛，終身不得回籍。南城郡王淮莊王之妃，宗德呂相，為都陽，有養子，幼有才貌，王愛而字之。既婚，受封不得歸。比相殺，妻凌尚存。王辭，乞恩回籍。事聞，報可。極盡孝節，至今令人能言之。賢矣賢矣。

### 宗人獲奪

武昌衛軍餘劉高，初倚楚府聲勢，騙財害人致富。及楚王薨，懼怨家來索，延其母媿

夫永安王府中尉顯楮于家字之楚府宗室崇陽王顯休中尉英煥永安王長子英煥奉國將軍崇煥及餘將軍中尉英煥英煥等俱利資所有糾憲少數十輩排戶而入顯楮不能禦顯休等遂統其金帛將顯休等通城王通過其門首大呼白狀遣平諸捕英煥顯休等反覆擊通城王從者多被傷走毀通城王冠與王訟之巡按御史事未竟而顯休用事者孫加等復以詐財害人為通城王收置府獄中顯休榮總復劫獄史奪出之巡按具上其事上以顯休志肆違法奪祿一年榮總英煥英煥英州各半年英煥等俱行通城王獄行戒飭

二庶人

漢寧二庶人反其黨皆勸疾趨金陵即位天下自定蓋桓於文皇之事也後之譚者皆以此為難然金陵亦何易趨文皇力戰數年皆知諸將易與及金陵虛實又有導者決策直進二庶人奔其初起事家當重顧瞻多端如何便能出門必如太祖以一旅前進播虛自立基方可圍空而成況當時守備甚密非今比也或曰今雖有府部內外守備七十箇侍子橫行不能禦若親王一臨自可得志不知用兵專重聲勢所謂人怕虎虎亦怕人寧獨怕人然臨亦不敢犯李綱云某某雖書坐然藉其位號以撫將士此真知兵者

妻妃

寧庶人妃吳氏上饒人素賤庶人有禽獸行其父康王盛欲殺之以妾能內助其政悔乃止既嗣漸驕蹇淫虐甚苦諫至涕泣庶人為感執而狂縱如初縱令人入內庭與諸姬亂獨避臺不敢犯以非禮庶人之殺孫燧許遠也妻曰奈何作此如異日何怨曰妃居深宮何自知之妾捕侍在旁內侍十餘人皆斬之送其首於臺妻發之大驚自後亦不敢復言及兵敗淚泣與訣妻曰不用吾言以至此尚何道投水死庶人既就刑見王陽明以罪妻為囑居園囿中每飯必別具饌祀之及輒數曰負此時也庶人嘗曰封以用婦言而

二玉孫

真鑑之敗也以其孫蘇林託僧大千者與俱七即以家人子冒名蘇林時年十七削髮走河南水濱之千山初庵居馬更召正奉大千死蘇林為王僧所凌復走故縣鎮寓三官廟久之蘇林情過不勝遂自詣官言狀乃送之慶府王厚遇之與鎮巡官皆以狀聞尋致京師真鑑府中舊人在院衣局者已不能辨法司會多官審訊

蘇林抗言曰我高皇帝七代孫也不辱於齊民自歸君上於是上念蘇林雖不宥之例既東身歸命姑從輕送鳳陽高橋安置

慶濂世子外不請名蓋有異志它日欲自賜名立廟立國也故宮中止以行叙以某哥某哥云既敗其第三子尚幼投于水得浮木攀之為漁家所收尋流落民間名曰朱與善靖十五年自言于霍丘縣送至京師照蘇林例登高橋

兇人一律

二兇助謀之惡今古未有既被擒劫曰可得為勸導從從否答曰未嘗猶能得一職自劫不從濼被擒見王陽明呼曰王先生我欲盡削護衛請降為庶人可乎大約兇人志圖富貴既既猶望求生千古一律

宸濠之反以手士實為太師配享韓公也以劉養正為軍師配劉青田也與古之自比節侯諸葛者酷似

叛宗

宗人克灼代府和川府奉國將軍性淫縱日與里中諸惡少酣飲呼盧專為大言以相炫耀惡少群面諛之曰安有雄傑如三將軍而貧者耶灼行三說稱時奉國將軍俊桐俊榮俊家俊樵中尉俊振元煥元煥亦酣酒灼皆與之善有大雷公二雷公大六十小六十八肥頭道大稀毛諸號每群飲於市使酒刃人不給則劫掠民間富道以其宗人也辱代王戒治之不從以此亦望代王二十三年知府劉水以愛歸灼輩禦之於門劫其裝撫按以聞詔奪祿由是益橫曰丈夫舉大事則富貴由已而以掠數錢為罪耶群惡相和時有羅廷寶者與汾州民王廷榮相友善素以左道惑人而登已之變諸叛兵所遣入虜曰衛奉者尚漏未誅或告灼曰羅廷寶有神術移天折地衛奉知虜中要領有急可使於是灼使人召廷寶衛奉皆與俊桐等飲血盟羅廷寶見灼大驚伏謁稱臣噫于家曰吾夜伺其息寢望其光者不可言乃復糾二狂生造飛語危言刻天帥將軍通侯相署置議遣奉使虜曰分兵三道一入陽和天城一入左右街今商長至鎮城下而已開門應之徐以兵下平陽自立為帝既又曰必備諸廣駕場使兵馬不易集我舉事可為全遂遣衛奉齎金帛使虜里中諸惡少因以火箭燭駕場於是潭源山陰右街平慶諸駕場同日火先是總督翁萬遠以大同素反側時時擊節安集之一日暮抵應州有書生叩馬曰願有謂及問曰大同宗人可慮也問其詳不對督府揚言曰生狂妄語耳既而至鎮城私與巡撫唐榮

定計禁曰此地易擒今反側子甫貼席一有所聞則喧喧矣惟靜定以計擒之督府曰吾意也夫鎮兵過感國恩吾輩又日教閱撫循之可用也即宗人有草澤謀焉與耳但當慮其走北于是召總兵周尚文喻之曰君知虜謀入吾境乎曰知然則豈無我不逞者入虜乎天象人事殊可畏也今君不以私人密布之境上而但求捕於紫牘叱咤之間快矣乃懸賞曰得虜體或私出塞者賞百金不三日而諸邊之令偏矣時衛奉華自虜中返語灼曰已見虜酋察罕兒今製旗往北兵至城下揭旗為信灼大喜製旗又令狂生為表許以大同為賂且曰吾有天下自居平陽大同以界北朝不設兵戍也付奉使與其黨劉天濟王儒復往奉曰當道何故語邊灼曰六舅場同日火彼安得不語邊求奸細耶決計遣行而今羅延堡至汾州約王廷榮為內應使潛為火器諸不軌物以俟奉等至塞遇墩軍詰則曰總兵官遣哨賂者咸不之疑次日至鎮河墩詰對如前遂出塞抵榆樹灣過而物幕之而尚文所遣邊徽周現等至鎮河墩詰墩卒近出塞者曰昨有數人當木還現等私謂曰無道人而曰蓮豆虜牒耶群走追之至榆樹灣奉等尚未行即反接之得其旗表諸物于是總督萬達具論灼等反形已具無可於疑近時虜患殊異昔時所以不能大得志者以無內應耶

歷代宗室

管蔡之叛譚者引殷之義士為比又謂周公假此題目除其凡此書生狂悖之譚不足論若西漢則莫甚於七國之變由漢高封大舍醜釀所致然實漢高深謀遠慮自真磐石以定民志也晉之八王互相魚肉自司馬懿反顧之難唐之永安王狂豎不足適宋益靡靡無氣力堪作外事甚覺安靜我太祖高皇帝分封諸王權勢隆重即漢高適意榮伯巨鄭士利二傳余有論著錄於後文皇以來嚴為之禁略無變通致庶宗儲君中間有材力請自效者一切禁止悍而不肖如充灼之類至於謀叛文者僅僅托詞章詩酒自娛自來當國者略不留意計惟張江陵以時以勢可任此事亦止申條例一件申文定庚午以宗藩策士錄文筆畫甚佳今年時已十四五讀而深喜之謂它日當國必見施行此文定謝跪年八十餘往賀問及因道曰吾師之文至今能誦之然首撥十餘年未見讀及何耶文定笑曰予可謂真窮到底者當日既做閻老忙忙過日那復想及提及此是真心話更見文定踏實處右他人

必有許多支吾言語且慍且怒矣

葉分教

公名伯巨字居升寧海人好讀書年二十餘有名於鄉黨入縣學善說禮凡朋友有昏喪必禮相之為人耿介不能藏人短見人不善立折之不顧其喜怒人知其無心終亦不恨也以年長通經術進太學承久詔諸生分教河北于翁伯巨得平遠縣待諸生如子諸生亦愛之如父兄洪武九年星變下詔求言伯巨曰今天下有三事最切其二事易見而為患小其一事難見而為患大此三者積於吾心久矣縱不托吾猶將言之况有明詔乎即為書言三事曰分封太侈也求治太急也用刑太煩也今四方平矣民庶思治兵而不務以寬厚御之視誅殺人如滅蟻蟻使民不獲安息欲以圖治難矣夫圖治於陵剝之餘猶理絲於勢亂之後緩之則端緒可得故連則膠結而不可窮今病民之不安奸邪不此朝夕異令當罰不準君勞於上臣困於下治焉可致乎此二者人皆知其不可然非敗之根也所謂分封太侈者天子畿內地止千聖而燕秦晉趙踰千里之國以封年少未達事之玉僂之以制假之以兵無事則易驕有事則易為僻前漢晉之端可為明鑒此人所未知而臣所謂為患難見者也三代之制後世必不可行三其語皆切直上天怒曰小子乃敢問吾骨肉我見之且心憤况使吾兒見之耶速取來吾將手射之而啖其肉伯巨知丞相乘上喜乃取奏詔繫刑當久之疾死獄中

鄭秀才

公名士利字好義寧海人父邦彥字國昌好學強記能文章四子士元士亨士利士貞士元字好仁剛直有才學洪武四年同知懷慶府時方役民運鹽給軍獨革之令軍自運有扶重臣勢來挽者年不為動人至今便之性湖廣僉事盡出軍中所掠婦女歸其家洪武九年天下考校錢穀策書空印事起凡主印吏及署字有名者皆逮繫御史獄凡數百人士元以事忤御史臺空印事起凡主印吏及署字有名者皆逮為殿前行省三十餘軍守令署印者皆欲置之死位氣以下榜一自免死為軍遠方丞相大夫皆知空印者無它罪可恕莫敢諫士利方以諸生告於師侍其兄獨歎曰上不知以為空印大罪誠得人言之上聖明寧有不悟懷欲言之適足變末言士利曰可矣既而請詔假公言私者治罪久之士利曰吾所欲言者為天子殺無罪為可痛耳吾兄非主印者固當出吾兄杖出乃言言吾死不恨其兄免死出士

利乃為書數千言。言數事。而於空印最詳。其意以為誠欲深罪空印者。恐奸吏得伏  
空印紙為文移以虐民耳。臣以為文移必完印乃可。今考枚策書。合兩紙印非一印  
一紙之比。縱得之亦不足用。况不可待乎。且錢穀之數。府必合於省。省必合於戶部。  
其數試不可懸斷。預決必至戶部。而後從者。府遠者。去部六七千里。近者三四千里。  
待策書既成。而後用印。則往來之艱。非期年不可至。故必先印而後書。此權宜之  
務。所從來遠矣。何足深罪。且國家諸法。必明之天下。而後復犯法者。以其不可而  
故犯之也。自立國以至於今。未嘗有空印之律。有司必相不知其罪。令一旦捕而誅  
之。則何以使受誅者甘心而無詞乎。朝廷求賢士而置之庶位。得之甚難。位至於  
郡守者。皆數十年所成就。通達廉明之士。非如草菅然。可刈而復生也。陛下奈何  
以不足罪之罪。而搜足用之才乎。臣竊為陛下痛惜之。其書既成。欲上者數矣。而  
未決。每歸。逆視則閉門俯首而泣。泣數下。其几子侍行者。疑而問之曰。何所苦乎。士  
利曰。吾自有所苦耳。若何庸知已。喟然曰。我以觸天子怒。必受禍。然我活餘人  
我。更何懼。遂持書詣丞相。府士利短小。容貌如常人。見丞相。禮頓。丞相問何事。士  
利曰。吾將為天子言之。丞相何問也。丞相因御史大夫入奏。上覽書大怒。召丞相

相御史大夫。雖問誰教若為。必有主謀者。士利笑曰。願其書可用與否如何耳。且吾  
業既為國家言事。自分受禍。人誰為我謀乎。辭卒不屈。猶輸作終身。而身投空印者。  
宋史氏曰。高皇開創用法。一至於嚴。胡大海治兵廣州。其子犯酒禁。手刃之曰。  
軍胡大海。吾號令不可違也。蓋哉斷如此。而謂嘗之者有可幸。觸之者有可全乎。  
擅視空印。雖行之已久。然高皇深惡舊習。事無小大。必經斷方與施行。今未嘗奉  
旨。一發勢在必誅。於是每歲用御史查刷。其法至精。至密。而空印事。亦迄今永奉。  
日上下相沿之習。非此一怒。必不能撤而去也。至分封之疏。利害明白。誠為正論。然  
高皇起徒步。成混一。精兵良將。滿天下。偃之則不可。付之它人之手。必且為變。故  
分隸諸王。使之習兵。盡其才。以將營。奸人窺伺之志。即如文皇。天表雄奇。才幹超  
絕。決非人臣之相。一恒人知之。以高皇神聖。父子間周旋。且四十年。豈不了。而  
付天下於偏項。文弱之太孫何居。特以倫序為重。氣運尚難。不得不盡人事之正。以  
候天道之微。故置文皇於元之故都。隱然與南並峙。而祖訓中。明開訓兵待命。  
剪除奸臣之語。宛然。文皇遺囑。上泰氣。數下度人事。而中又卜之于孫。遑回審國  
其慮。而而其心則已苦矣。乃居升之言。既不足仰窺。聖意。齊黃之議。則又身在建

文獻運中。無可奈何。卒之北平兵起。一番掃除。天地轉。皆為翻。而藩王之。以  
次漸削。承平以至於今日。似皆入。高皇計算中。意。聖心。滿。上與天。適有不可明  
言。而獨自逆。積有以待者。夫漢高。潤。年不甚。和。既。有。傷。且。困。兵。料。身。後。事。  
尚。灼。灼。不。與。而。况。高。皇。度。越。十。古。為。社。稷。蒼。生。計。反。身。於。制。而。北。之。釁。子。總。前。後。  
論。之。其。初。太。驚。勢。也。中。乃。稍。密。亦。勢。也。今。則。錮。一。區。之。中。絕。之。四。氏。之。外。國。賦。備。  
廉。矣。而。庶。宗。不。得。宿。飽。玉。牒。充。林。矣。而。宗。子。誰。是。維。城。祖。制。然。乎。哉。祖。制。然。乎。

宗禁

親王不許出城。祖制原無此禁。惟國初事體。隆。凡出入必奏請。并迎送。先後  
亦。太祖自定。後仍之。凡遷居。有。必。奉。旨。方。行。當。事。者。不。察。本。和。因。之。推。及。郡  
王。將。軍。中。尉。以。及。庶。宗。而。條。例。中。又。有。無。故。出。城。之。語。守。守。不。動。此。是。何。詔。令。其。禁  
已。聞。有。登。賢。書。者。亦。其。勢。不。得。不。開。也。宗室子弟。因。此。詔。令。其。禁。已。聞。有。登。賢。書。者。亦。其。勢。不。得。不。開。也。宗室子弟。因。此。詔。令。其。禁。已。聞。有。登。賢。書。者。亦。其。勢。不。得。不。開。也。

清性小品卷之五終





久矣。蓋至於今。民思慕之弗忘也。其一人率書出生廳事。日久而民休戚不一。問  
竟坐是謫去。後嘗一來。民亦視之如塗人。此我所目視。其他不能知也。朕聞其言。歎  
息。思此小人。其言質而有理也。蓋周公所陳無逸之意也。厚遺之而遂記其語。  
國朝講讀親給。自英宗正統後。五朝不復舉。蓋百二十年矣。至世宗乃克親行  
穆宗一行。神宗亦知之。又以壽工親往者三。

壽陵

嘉靖五年。世宗既奉 章聖皇太后。詣 廟禮成十五年三月。議興壽工。三  
月丙子。又奉 皇太后率 皇后詣 陵。於京師。次玄福宮。上戴龍威冠。絳  
紗袍。躬執素鞭。乘龍馬。駑駘行。哺次沙河。次日。駕銜入紅門。至 行宮。召諭大  
臣曰。此處一帶。居民鮮少。田地荒蕪。七陵在此。如何守護。對以重移宮氏。上不  
可。再對添設一總兵。南衛京師。北衛 陵。允之。已詔 長陵 獻陵 景陵。從  
致仕官駱用卿之言。定壽域於十八道嶺。易名曰陽翠。庚辰。遍謁 諸陵。壬子。至沙  
河。勅諭昌平官生父老。免今年糧稅三分之一。年六十者。布帛二匹。酒十斤。七十  
以上。倍。生徒給燈油八十斤。遂幸西山。既夕。至玉泉亭。祭。由青龍橋。奉 皇太后

登舟遊西湖

至高梁橋。入阜城門。四月十九日。上履詣 七陵。告興工。往遊凡十

神皇壽宮。在大峪山下。先擇廷臣中明堪輿者。大宗伯徐學謨。舉南尚書陳道基。通  
政參議梁子琦。聽補僉事胡宥。以往。子琦擇獻七處。皆以山崖不當。上意。後命再  
卜。陳胡已去。而禮部忌梁。梁說不用。改卜大峪。梁憤。宗伯及閣臣。上彈文。二。御史  
和之。卒不勝。而止。世廟嘗欲葬 章聖太后於此。而曰大峪空虛。不如純山。完  
美。其出自 世宗。聰明自斷。抑有術者指之耶。聖壽萬年。地必上吉。紛紛者何  
為。

又壽宮皆種枯子松。或曰。申文定。河 上意。遂其姻工部郎徐泰。時。往取。考之。陽星  
嶺。與工。亦采此松。蒙道者。皇甫百泉。泉蘇州人也。

把滑

水東日記云。太宗皇帝。初營 天壽山。命 皇太子偕漢趙二王。登 皇太孫往  
視之。過沙河。凍。王請却步。筆就行。仁廟素苦足疾。中官翼之。猶或時失足。漢趙  
曰。前人失脚。後人把滑。宣廟即應聲曰。更有後人把滑。漢回。顧。怒目者久之。此

則雖由一時。而後來式定州事。已兆於此矣。

永樂五年。皇后崩。未卜。陵地六年。如北京。皇太子在應天監國。次年相黃土山  
最吉。定名天壽。十一年。上已。高選命漢王奉 皇后梓宮。渡江安葬。號曰 長陵。  
久之。漢王固請還京。有異謀。十三年。太宗判知狀。從王安樂。率北將數出塞。仍太  
子監國。太孫從征。監北京。從出塞者。久之。太宗亦還京。至十八年。三殿兩宮。成  
決意定都始召 太子 太孫。政會北京。受朝。由是觀之。六年定天壽山之。後十八  
年大會之前。仁宗未嘗一日在順天也。沙河把滑之語。改其時。仁宗 太孫與  
漢王。了不相及。

少昊陵

在曲阜東北八里。陵前有石壇。石像。有石碑四。高廣各二十餘尺。龜趺亦長二十  
尺。其上無字。蓋宋時所造。碑成未鑿。金兵至。遂竊。亦奇踪也。史記。少昊雲陽。顏師  
古註云。雲陽。山名。在曲阜。今陵在平地。無山形。陵前又有大石。方廣丈許。為土甃  
嘉靖初。水汎始出。其文云。奉勅修。德源縣景雲宮。太極樹。於大中祥符五年。三月一  
日。奉安聖祖。遂為大帝立石。聖像。蓋宋真宗時所建。老氏之宮也。

堯陵

在曹州東北五十里。舊雷澤城。西陵高四丈五尺。廣二十餘丈。陵上有廟。俗謂之堯  
王寺。是也。皇覽云。堯冢在濟陰城陽。呂氏春秋云。堯葬於林。皇甫謐云。穀林。即城陽  
也。水經註云。城陽城西二里。有堯陵。陵南一里有堯母慶都。陵皆立廟。四周有水。澤  
而不流。水澤通泉。泉不耗竭。大鏡魚。箭。不散。米。捕。前。列。數。碑。柏。數。株。積。成。林。二  
陵南北。列。道。徑。通。皆。以。碑。砌。之。堯陵東城。西五十餘步。有中山夫人祠。堯地也。石  
壁階。堆。仍。舊。長。標。聯。陰。扶。蘇。里。餘。自。漢。迄。晉。二。千。石。及。巫。尉。多。刊。石。述。序。云。宋神宗  
熙寧元年七月。知濮州韓鐸。上。摺。請。勅。本。州。春秋。致。祭。置。守。陵。戶。免。其。租。稅。俾。奉。酒  
掃。掃。給。守。陵。五。戶。弘。治。五。年。曹州。學。正。濮。瑛。又。以。為。言。且。云。凡。至。正。間。為。水。所。泡。水  
去。又。闢。為。僧。寺。成。化。初。撤。寺。為。祀。壽。廢。無。以。昭。祀。典。下。所。司。知。之。禮。部。尚。書。耿。裕。移  
文。欲。改。正。祀。典。已。不。果。歐。陽。修。集。戴。濟。陰。堯。祠。碑。云。帝。克。堯。蓋。昔。之。聖。主。也。又。曰。  
聖。漢。龍。興。纂。堯。之。緒。祠。以上。儀。至于。王。莽。絕。漢。之。業。而。壇。場。夷。於。屏。幘。無。任。大。抵。文  
字。磨。滅。字。雖。可。見。而。不。復。成。文。其。後。有。云。李。樹。連。理。生。于。堯。塚。太守。河。南。張。龍。到。官  
始。初。出。錢。二。千。敬。致。禮。祠。其。餘。不。能。讀。碑。後。有。年。月。蓋。嘉。平。四。年。所。建。又。戴。堯。祠。祈

南碑云云

古陵廟

帝王陵寢自神農而上不可考。其餘皆有異同。黃帝之葬。皇覽云在上郡陽周之橋山。括地志云黃帝陵在靈州羅川縣東八十里。子午山。荆川志云平谷縣漁子山下。鼎成龍鬚之說。魏地形志。趙興郡陽周縣橋山有黃帝家。襄樂郡廣施縣有黃帝祠。少昊陵已見前說。而通甲關山圖云雲陽。長沙茶陵露水鄉。故縣是也。其地墓處。生鐵成墳。顯頊墓。顯頊在漢陽城門外。廣陽里。崔鴻前秦錄云。顯頊墓。陽下不及泉。九域志云。順安高陽縣有顯頊陵。故隸漢而臨河。漢陽地相出入。故臨河。東九里有顯頊廟。帝嘗亦葬顯頊。皇覽云。帝嘗葬在東郡濮陽。顯頊丘城南。臺陰野中。山海經云。帝嘗葬於山之陰。帝嘗葬。郭景純注云。聖人久於其位。仁化廣及。祖亡之後。四海若喪考妣。各自起土為冢。祭酸哭泣。是以所在有墓。元和志云。顯頊丘北三十五里有秋山縣。北三十里有帝嘗墓。世記云。學美濮陽顯頊丘。廣陽里。元莫見前。帝嘗之墓。孟子云。舜生於諸馮。運於負臝。卒於鳴條。竹書云。涉於鳴條。尚

卷六

五

書書涉方乃死。墨子云。舜西放乎七。或道死南紀之市。夜食三領。殺木之棺。葛以織之。已。而市人來之。呂覽云。舜葬紀市。不變其肆。路史云。諸馮。即春秋之諸渚。冀州地也。鳴條。在河中府安邑。有舜墓。有紀市。鳴條。陌去紀市。才兩舍。若梧之墓。漢儒所傳。非其實也。禮檀弓曰。舜葬蒼梧之野。史記云。舜踐帝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於蒼梧之野。葬於江南九疑。是為零陵。皇覽云。舜冢在零陵營浦縣。其山九谿皆相似。王孫謀曰。冢封有鼻。實。在蒼梧九疑之間。亦嘗借稱。故始與有鼻天子墓。後世誤為虞舜所葬。故有蒼梧之說。孟子鳴條一言。足為破的。漢唐之際。多在陝西。易說大約多西南向。前宋在河南府。後宋在會稽。取玄空五行。天水納音。皆北向。湖有趙王墳。蓋沂王濟王之類。六朝五代。俱在林陵。孝陵一建。皆統入園中矣。

丹陵

臣下拜陵。始於晉王導。自以元帝膝同布衣。匪惟君臣而已。每一崇道。皆就拜。不勝哀感。由是下詔。厚臣遵行。

代墓柏

唐肅宗時。李陽為吏部尚書。宗人代墓柏。坐不教下。遂不知借事去之乎。抑唐有此律令也。今大族墓。每被不肖子孫。砍伐敗壞。族中顯貴者。不敢呵止。則添設此例。未為不可。

冢家移葬

近時重陰陽堪輿家。凡園墓多從舊。堅脾脫余。深不以為然。多避去。殿中間唐年。表政傳。改葬其地。使冢家移葬。而北其所。高宗聞。怒曰。是人不可使。未敢。高宗憤。為力罷。如是。想亦心慈。有不忍也。然義疏。頗清儉。誠切。而亦為此何與。

土窰

梁豫之郊。多帝王陵。及卿相塚。塚小者。猶延里許。俗善伐塚。有敗者。剽其門。洞而居。即稱窰。其穴山壁。棲者。亦如之。

彭祖舉柩

商彭祖年於夏六月三日。其舉柩。社兒等六十人。皆凍死。就葬於西山下。其六十墓。至今猶在。號曰社兒塚。又墓前有蓮。春不種。而生。秋不收。而枯。或人妄加耕鋤。墓旁。則雷雨大作。

卷六

六

古墓

延安府井泉縣西六十里有薄姬塚。高丈餘。老松古柏。蔚鬱相映。人不敢犯。趙王趙陀墓。山在南海。南自雞籠岡。北至天井。連岡接嶺。陀墓。輜車四出。棺槨無定處。吳黃武中。交州從事吳瑜訪陀墓。莫能得。獨得玉嬰。齋。珠襦。玉匣。玉璽。金印。三十六。銅劍。三。爛若龍文。志。螭。玉押金飾。後瑜携劍。經。上。飛入江水。漢大史司馬遷墓。在韓城縣南之川鎮。前有祠。見存。司馬遷世家。龍門。芝川。去龍門。祇隔黃河。

荆軻墓在郟陽縣東數十里。臨川伍福題詩曰。荒村古廟祀荆軻。立馬斜陽感慨多。可惜壯心為國許。堪嗟匕首奈秦何。九泉已負燕丹死。十載空悲易水歌。落葉滿庭香火冷。頹垣寂寞野煙蘿。

四明倪公。乘為南兵。即。過景州。與中假寐。見萬隊雲。也。前一金甲將軍。若相迎。狀詢為誰。曰。周亞夫也。既出北門。驟雨。停一敗廟中。即亞夫廟也。與中拈一舊。復得亞夫。心異之。復少寐。則見夢。且揖曰。吾室苦為牧豎所穢。得一掃。除可乎。夜次。為也。今趙完壁言之。明日。詢之。有古。地。則周墓在焉。因新其廟。立主。應為。墓。想。

此萬曆戊子年某趙復為太常寺少卿倪淮安太守。

李允喬遂為衢州太守。應有墓塚相傳為郭璞墓。發之不利於守。公曰：出政之地。墓

丘堪可棲。且景純不歿於此。竟發之得石筍二。乃唐刺史李邱所樹。郭傳云。

南定劉錡之墓。在阜亭山北小嶺下。東向。石獸石楹俱存。上稱劉太師墳。旁有

墓。當是守墓者。土人云：掘下二尺。皆磚。甚堅。可用。墓已穿掘。前後皆穴。巨石露。餘

言於縣令。塞之。錡之忠勇。在韓岳下。秦檜之黨。欲斬錡以謝金。晚年用兵。不得志。嚼

血以死。可憐也。

宋張十五。墓園中有古墓。張因家。發取其物。夜聞語云：有少物。幾被劫去。張次日。又

舉取銅鏡諸物。遂病瘧。每日號呼曰：殺人。竟以死。為曆乙和。高鎮。夏司寇。建宅。傍有

舊墓。發而棄之。子女頌者七人。余鎮人。遠一墓。有蜂飛出。螫其臂。漬為瘡。大僅如豆。

中有人聲。若呼名而嘗者。竟死。

夏英公。奸術。於洛中得善地。迨其葬時。其子龍圖。安期已貴。願當開營。城不自會

促妻之。幹者。其地乃古一侍中葬穴也。故碑刻具在。諱不以白。取棺於旁。近埋之。

莫未幾。而龍圖死。其婦挈資財數萬。改適次弟。又得葬廢焉。

潯陽小記 卷六 七

魏周墓

四川南充縣。有魏周墓。自言以來。無敢動者。嘉靖中。太守袁光翰。從之。不復。縣中

頗見。鮮衣貴人。出入。縣尹至者。輒不利。往往遺他所避之。陰慶。及辰。南城。吳鎮。以進

士任縣令。獨不避下車之日。妻張慕年。未幾。母張。又為姪所殺。疑是其子。皆而覽之。

逆被劫去。

賈眉王塚記

正德九年。曹某。聚穀池於海門城東黃泥口。忽得古塚。題石曰：賈眉王之墓。啓棺

見一人衣冠如新。少頃。即滅。曹驚。隨封以上。取其石而歸。藉藉聞諸人。有欲覽之

者。曹懼。乃碎其石。嘗考賈王本傳。大明中。與李敬業共謀。起義兵於廣陵。不捷。而逃

通。近廣陵。而且僻。此豈其孤。然世所傳。謂其落髮。獨遊諸名山。今章服儼然。何也

宜嗣聖物。車後。有而弗罪。復迷於釋耶。抑人憐其才。故厚其墓。而無耶。

萬曆丙戌。祀賈眉王於金華之鄉賢祠。益吾師蘇紫漢先生。以督學。批行。而胡九瑞

請之。也。九瑞嘗謂。史第知狄梁公。宋廣平。而不知賈。知故力以請。又欲祀劉孝標。不

果。

墓記 卷六 八

文正書院祀布衣而下。世通一人。既司之曰。主。第十世孫。從總易。建石。志。又以文

正忠。宣而下。累世宅。兆。在洛。春。久。封。封。請。於。官。求。自。往。省。至。萬。安。山。尹。樊。野。省。與

封。掃。如。儀。自。魏。公。相。墓。諸。家。道。封。故。存。稱。忠。宣。之。兆。越。五。聖。至。則。無。所。見。問。知。為。也

成。所。平。久。矣。因。望。祭。悲。號。射。墓。遂。破。碑。鬼。不。得。乃。禱。於。空。誌。泣。連。數。日。天。忽。大

雨。三日。夜。而。止。滌。土。去。深。三。尺。餘。露。斷。碑。數。尺。題。曰。宋。丞。相。范。忠。宣。公。之。墓。大。驚。其

墓。白。於。守。禦。分。聞。官。始。按。圖。議。加。封。樹。作。城。屋。辨。址。界。正。神。道。植。望。數。以。衣。之。勒。石

記。事。

宋時。蔡。德。為。建。州。刺。史。寓。治。建。陽。嘗。乘。舟。江。上。見。山。岸。巖。嶺。處。有。棺。將。墜。博。使。人。往

視。之。則。有。銘。馬。其。辭。曰。蓋。卦。吉。龜。卦。凶。三。十。年。後。洪。水。衝。破。陷。不。陷。被。藤。纏。欲。落。不

落。被。沙。關。五。百。年。後。遇。蔡。德。博。感。歎。為。移。葬。他。里。博。後。任。至。工。部。尚。書。

景。定。四。年。王。益。為。新。州。按。撫。使。元。兵。至。建。城。于。麟。山。得。古。墓。中。石。銘。云。本。有。千。年。地

姑。借。五。百。年。感。謝。王。刺。史。移。我。過。西。園。

太保墓石

劉太保。東。忠。祖。康。懿。公。弟。東。恕。墓。俱。在。邢。臺。縣。治。西。南。先。賢。村。嘉。靖。年。間。為。盜。所。發

內。有。石。刻。云。為。盜。者。李。淮。事。聞。於。府。捕。得。治。罪。劉。兄。弟。精。數。學。故。前。知。如。此

按。墓

周濟。洛。陽。人。母。喪。躬。自。營。其。塋。見。民。方。多。磚。公。曰。此。必。古。者。不。封。之。墓。即。掩。之。因。增

土。數。尺。是。夜。夢。一。老。人。衣。冠。甚。偉。揖。謝。曰。感。公。修。吾。宅。宅。名。平。虛。也。既。覺。悟。曰。平

虛。乃。張。詠。之。號。已。而。考。之。實。莫。其。地。濟。以。御。史。巡。西。蜀。成。州。土。官。黃。敏。王。九。擊。殺。累

年。初。濟。平。方。鎮。兵。數。千。至。其。境。曰。撫。之。不。服。加。兵。未。幾。今。人。齋。榜。往。九。沉。吟。書。圖。字

於。榜。處。令。持。邊。家。不。解。其。意。濟。曰。此。非。無。見。圖。為。鴆。禽。鳥。之。媒。也。意。請。訪。而。殺。之。耳

復。釋。此。意。示。以。誠。信。九。大。驚。曰。非。凡。御。史。也。即。投。服。以。馬。數。十。令。子。弟。入。貢。贖。罪。數

亦。愧。服。一。方。遂。安。

據。對

吳。明。卿。自。作。生。穴。旁。為。祠。題。其。柱。曰。陶。元。亮。為。自。祭。之。文。知。生。知。死。劉。伯。倫。倚。隨。行

之。錢。且。醉。且。醒。明。年。登。七。十。四。方。賀。者。履。不。絕。於。戶。曉。語。二。子。事。小。定。且。自。為。誌。與

何。遂。卒。

耻志文

張嘉子渭南人嘉靖丁未進士歷官副使有清名將卒謂子孫曰世人生但識幾字死即有一部遺文生但餘幾錢死即有一片志文吾耻之吾德不足屏明公筆自題姓名官位家世歲月紀諸石爾蓋先達有行之者子孫必遵吾言不則為不孝所者通車焚草草任散佚戒勿收故無得而稱焉致仕家居終日不去書晚好勿事多先覺秘不語人常曰不須名位不用身後之譽衰晚是吾師也署其庭曰四十餘年策名却悔紅塵浪度七旬暮齒學易幾能黃髮無憾年七十九卒子孫舉人孫國鑑進士

茶羹除妖

張惠德州人少以孝義稱祖塋去家五里洪武初遭兵燹被乞暴露累年感于術士未嘗修葺時公高舉永樂十二年中鄉舉歸即謂族人曰祖墓荆棘歲久為子孫者安可坐視不用術士不擇日期以一身任其吉山冬月跣足披髮如初使投都察院司務至南禮部尚書每過聖謁宣聖畢必至祖塋親操鋤鉏增築墳壙日晡方回就感陽里就塋所一會不于私家宴樂每日飲食皆在墳所亦無桌椅就地而食嘗泣

卷六

九

而言曰吾祖宗在於地下吾安忍肥甘華美為己樂哉巡按雲南有御史張善福建人病於池州親往湯湯治湯藥日晚散步門僕曰此處有妖蛇來時如風聲公曰未即報知門僕有懼色責治之他日報曰來矣自挾弓矢至塔下望蛇連發數箭箭盡而蛇不下令隸取蔗于樹下焚之良久蛇墜樹聲如倒牆公曰官得其人妖不為害令縣有妖蛇必非良吏也召縣官答之過沅陵見居民延燒數百家皆云有鬼為叩火即為文檄城隍神責之翌日鬼為死於

茶泉

謝枋得過辛棄疾墓旁僧舍有疾聲大呼於堂上若鳴其不平者自昏暮至三鼓不絕聲近夜室愈悲一寺人驚以為神枋得秉燭作文旦且祭之文成而聲始息

墓旁神鼎

博大山在番禺縣山有廢墟母權氏墓東南有廢墟猶浮海與吳隱之廟立於墟處山下溪有神鼎唐劉道錫刺廣州道人係鼎耳出鼎耳斷鼎流對及執軌者耳盡痛

墓盜

鄭有精盜屠練尸者善於古篆事畢焚獄以玉碗二黃金數錠賂邑紳邑澤求解邑

曰此為盜物無靈當不待教而誅者與言於富道真之法其福少息近日徽州亦有此事以及為帳鋪土入墓骨黃者吉即易散而墓白者凶黑大山後皆伏法邑有剛介聲歷官稱閩羅包老云

冥婚

曹操愛子蒼舒死聘甄氏死女合葬冥婚之說所自起近時葉臺山少師女死女故字林給事科子子亦死迎而合葬千古事必有對者

壽柳

南唐沈彬有詩名保大中以尚書郎致仕寄居高安嘗荷杖郊原手植一樹於平野間裝裱不能去戒諸子曰異日莫吾此地遠之者非吾子也居數年卒伐樹掘土丈餘得一石柳工用精妙光潔可鑑蓋上刊八篆字云天成一壽柳一所乃舉棺就而葬之

墓之凶吉

祭端明言地理家說無了期近世魏元履葬于平坡地深三丈六尺梯而下棺祭季通所卜也既而元履之後遂絕古人所以行營高燥者高則遠人燥則避風魏公之

卷六

十

墓無乃太平濕乎李開學九我其祖原兄弟二夫一多子孫文且貴一最衰落疑祖墳有利有不利也發而改葬其尸半存半毀若有新者未幾開學亦卒余及祭五岳憲制乃其門生為泉州太守所親見館友李碧海亦言其家一夫多至百餘丁皆聰明讀書顯貴一僅十餘人駭不識字

不會葬

祠上題主執事者皆東向迎東方生氣也泰和曾姓者請二秀才行禮一為楊廷象一郭應鳳行禮歸未旬日策風俱亡豈未明於東向之禮耶即康節不會葬其亦有見於此與

方相

近年諸大臣出葬其威儀可謂極盛然有一欠事几方相辟路自四品以上皆四目以余所見止二目蓋細事初不經懷也

墓道刊誌

墓誌銘藏于塋內惟裴子野卒宋湘東王作銘藏矣鄧陵王又作誌埋于墓道墓道

列誌自此始

誌墓無愧

楊慈湖之父廷顯字時發少時嘗自視無過視人有過一日忽自念曰豈其人有過而吾獨無過乎于是自奮即得一過旋又得二三已而紛然乃大恐懼痛懲力改或至泣下象山陸九淵為之墓碣嘗曰志墓非古而銘多溢美惟于公無愧云

溢美

楊惟立作許某誌銘凡鏡川守陳書曰誌銘之言多溢美吾弟此作蓋耻于誌銘之言也後有覽者高論其世難才免于君子之誅矣惟立者楊公守隨也

大范志銘

大范老子忠獻公雍廢于小范老子文正公仲淹然大范亦何可易及臨殯索誌銘于小范稱曰發身如班定遠善邊如馬伏波又曰維族之德素文剛武據彼戎寇禦彼惡黨蓋忠獻能文而以武職起家故云戎人稱知州為老子

樓啓墓志

天順七年會場之火大風士焚死者百有十六人鄞人樓啓者與馬先期揚營卷守

陳夢有人求樓志銘者心異之後果如夢

蘇州對門內有土阜對峙水中雖巨浸弗浚號曰浮墩相傳此地昔有便松奈天建

災狀難潰兵欲伐之隕石如雨乃止今放生池即其地廣信府城東北隅有萬松墩隆基而圓土膏沃行前左介兩學閣傳傳為周翰故

新安有皇塚以多竹名柱氏始祖賜第廟食處也黃巢經其地與己同姓者俱不殺民懼其威遂改為黃公塚成化間農殺公貴考圖傑謝故老忌其以忠臣故築塚于

逆賊乃復舊名于塚因自號逆顯于時云

嘉靖三十二年春方士陶仲文奏濟南府齊河縣有道士張濂昇建大清橋臣已差

銀一萬三千兩助功近聞濂河得龍骨一重十斤又突出石沙一脈長數如若有神助迄今尚未覓完已捐內帑以終大工上令給銀一萬四千兩

疏瑞河建橋乃嘉靖二十年事費各處帑銀三十餘萬兩致助又九萬三千餘兩

胡良河建橋并口口橋乃神廟二年事慈寧宮發銀一萬五千兩欲發又

五萬兩盧濬橋建于先朝後時加修築比琉璃橋寬又且十倍多矣

蔡忠惠初洛陽橋橫五江中拱時按日晷其所向錢趾所立皆發移檄江神神得其吉告之至蔡石伐木激浪以漲海懸機以弦絳每有危險神則來木並石所累蠅蟻封之至今泉州人能言而公自作橋記直言文尺費金錢成數與年月時日首尾不及百字噫若在今日不知許多誇張并及神異夢寐也

俗本傳瑞明造橋移檄海神一事應嘉得醋字而還解曰酉月二十八日此事亦奇然

貴國朝蔡錫之事瑞明既有神助建此橋後復圮錫以泉州知府修之發石有刻文

云石頭腐爛蔡公再來遂改名萬安云錫字廷子鄞縣人官大理卿有清操兩事合為一前後二蔡始其再世乎

石橋易駭易以木而得久者我明姜昂之于漣水也昂太本橋易駭易以石而得久者唐李昭德之于洛陽也累石為柱鏡其前殺水濤不為怒亦昭德也

吳江長橋乃慶曆三年尉王廷堅所造錢公輔有記

趙州石橋成唐大足間然岷岷破定州南奔石橋馬伏地不進見橋上青龍撐撐奮怒

房恐遁去

天橋在雲南府城南三十五里觀音大士鑿洞山骨使洱河水下趨處也初未鑿時

蒼洱之間水據十之七鑿後水存十之三矣古人謂之石河下斷上連絕壑深數石

梁跨之憑虛陵空可度一人故名天橋橋邊激水灑珠宛如梅樹人呼曰不謝梅亦奇觀也橋之北有香壇又名一線天水故道也石有古色可吹洞簫

建橋政院

濟寧州濟水會流沂泗之水皆循大清河故道舊未有橋成化中工部郎畢璠普漢

人創為橋橋曰濟川落成之日長子生遂以名弘治壬戌進士翰林編修又一日夢

緋衣降轎稱宋那魁曰公院大過吾官將為行路奈何宋索提傍志石丹書炳然

政築院封其故築為文以祭匪敢復見夢曰願為公後以報詰朝生子為濟時正

德年未進士亦工部郎孫三才與余同年己丑進士御史少卿有名

大堤

自鄭陽而下至于黃州皆為雲臺又曰夢澤在在有隈襄陽大堤也所以咏也余親

行其上岡復如岡如隄真是偉觀蓋因漢水時時泛溢為此障之亦如我嘉湖之有





試 上問禮部尚書李至剛洪武取士之額至剛以實對命從其多者取四百七十  
二人此後多者二百五十人少則九十五人 宣宗初即位即定省直取士之額會  
試所取不過百人南士十六北十四至正統七年始加為一百五十人景泰二年一  
百人五年三百五十人天順元年復舊仍三百人四年一百五十人七年會場火改  
於八月二日成化二年三百五十人五年二百五十人八年三百五十人十一年三百  
人十四年三百五十人十七年三百人二十二年三百五十人弘治三年三百人十  
五年始加為四百人十八年三百人正德三年三百五十人六年如之九年四百人  
十二年十五年又皆三百人嘉靖二年隆慶二年以首科皆四百人萬曆二年張太  
岳為政止三百人前年未四百或三百二十或三百五十雜編所言乃  
正德三年事此額先朝行之屢矣前科為四百始加之額要如此乃中制每間一  
科則依此數皆禮部題請而首科主之其年李長沙為政安得歸之試官且王文恪  
與逆瑾抗卒辭位去而官瀾倒一至此乎傳聞之語原不足信又不考其時與人而  
書之此即祖唐人失嘴單之說削去可也則後生小子傳以為實文恪亦發笑地  
下謂蘇人輕信輕實奔洲亦作口業矣

題石建坊

任子泰襄陽人父杜林從外家姓洪武二十一年廷試 太祖高皇帝親擢第一官  
修撰復命題名於石建坊于門寵異之此建坊之始要知尋請復姓 上以恩自任  
出勿聽殿試錄賜其妻姓曰朱氏蓋母乃元烏古倫公主妻亦家古人故也都御史  
陳鑑錄其末路大節甚詳官至禮部尚書子顯宗孫春皆領鄉薦顯宗不樂仕進後  
以薦為吏部檣勳主事春西安府同知時余公子俊為知府同心協力丁內艱實不  
能歸余為齋發乃得行服闋擢知府卒

策題

登科錄 御製策題在永樂宣德至正統初年間用行書想閣老親筆進 呈因而  
發刻者其見君臣一體與慎密不洩景象後皆付之中書官先一夕傳出矣又如宋  
朝詔初亦當制者親筆故皆貴重且圖之精於書法此甚得體寧口代王言而手反  
不代哉 國朝自洪武正韻一行遂有同文專職其制始廢不可復見

殿試改期

舊制殿試在三月初一日謝 恩在初六日成化八年以悼恭太子發孔改十五日

至今仍之然初一日太促畢竟十五日為妥此雖人事亦天意之相合也

請改試期

三歲開科八月鄉試明年二月會試至元仁宗始定從李孟之請也入 國朝因之  
萬曆戊戌春閣老御史史學聖監試舉子重東以進使於懷機請改三月用單夾衣則  
宿弊可清李九我先生駁之曰如此則四月十五殿試備日煖如何操筆又其甚者  
不舉殿舉子耶眾聞然一笑而止

張幼于鳳翼有會試移期議一篇謂會試期 太祖定於二月蓋謂金陵南北之中  
地在大江之南得春為先故定於二月取春之中今建都北京遠三千里宜移在三  
月其利有五一在觀史後從舟可省雇費二便於雲貴士子三減衣裘防閑甚易四  
朕錄無呵凍之苦五歸家無開河運舟之阻喬慶星之疏止得其一而至金陵取中  
云云猶是臆度之說

兵科瀛洲真像

廷試事畢兵科設宴延執事官看閱之本十八學士真像 卷于志寧瀛洲存中疏  
與近時所傳全不同蓋真本也原藏山西蒲州監生魏希古家嘉靖癸卯甲辰間希

會場支費

古攝入京在都尉以千金購之不得是時邊患棘布古條邊事以此卷封入意圖  
進用 世宗不好書畫所言邊事又無當疏入不省設以疏并此卷發兵科或言  
成祖得此卷仁廟與漢王爭求之難兩與遂發該科可免余辛丑供事 內屬草草  
一閱蓋已奉換非原本矣

會試搜檢

會場支費皆取之順天府宛大二縣裁數百金民已不堪用亦不給弘治七年禮  
部尚書倪岳議各省鄉試用度皆有羨餘請限數解部貯順天府支用凡八百金以  
復費用日多正德九年尚書劉春奏添加舊額三之一請用以足

密探狀元

先朝策士凡鼎甲 聖上多密訪而後定 英宗已未科臨軒已擬崑山張和第一  
使小黃門至紙識之以目書實一甲第一拔施榮第一蓋慎重如此一科之長文

運所繫可不慎與至問周旋而快則天也。

元會

天順以後我朝有六元會七元會聚散不常要之常六人以上 呂閣老文懿公原揚侍郎文懿公守陝 楊尚書文 公守陝俱解元 姚太宰文敏公慶會元 商閣老文毅公三元 南京吏部侍郎范公理 副使胡公廷瑞俱解元 謝閣老文正公遺狀元解元 謝修撰不 兵部主事楊寬其以未第至者盧相黃廷重俱解元 內盧相入太學救發酒刑讓漆鑿之枉有名姚于酒中贈詩云盧生個僕才諒矣 詞識

李曼以成化庚子解元癸卯冬將赴春闈友人鎖懸壁者送之賦正宮謁金門詞云人艤畫船馬鞍上錦鞵催赴瓊林宴塞鴻聲裏暮秋天綠酒金杯勸留意方添離情漸遠到京廷中選今秋是解元來春是狀元拜舞在金鑾殿已而果魁天下。

並賜袍帶

豐學士熙弘治己未廷對初擬第一已易置第一以倫文叙為第一均賜狀元袍帶蓋異數也

湯惟小品

卷七

四

倫氏之盛

倫文叙字伯曉頭顱大一尺許長身玉立以儒士御史收遺才考遂中式舉會元狀元廣西全州舒尚書應龍之子弘志儒士中第六其年試錄五策皆用其稿次年丙戌舉南宮廷議 上親拔一甲第三倫以謙德卒年四十七舒不踰年卒年僅一十餘皆可惜也倫之子以諒鄉試第一辛丑進士官通參以訓會試第一廷試第二官祭酒以說進士官郎中父子殆占四元矣文叙以訓皆不滿五十以諒六十五以說年八十可見高科美官皆能奪人壽矣。

御筆再改

嘉靖戊戌科閣臣擬陸師道第一 御筆改一甲第五取袁煒第一嶺南宮原第一既復改第三擢茅瑋為狀元

失中三元

李九我庚午解元主考者瑤泉申少師即留為館屬轉館於董宗伯家宗未李得會元申正當圖宜以狀元與之續商文毅之盛乃拔朱養淳國祥第一而李居第二有意者無意乎一公皆清品正未可甲乙也。

易水生

乙未春試前一夕有舉子夢見冕服一人坐殿上召之入試試目一紙有晉武帝恭默思道七字翻飛不定與易水生爭逐之為彼先得及入會場第一題是司馬牛問仁章所謂晉元帝者晉性司馬元帝牛金所生合為司馬牛恭默思道是詞言其年會元湯雪林廣尹則易水生也。

父子解元

史俊號柏菴涿州人 中成化戊子解元官至副使子遵應正德癸酉鄉試以文字呈其父既封一東道適令開榜後視之乃對一聯云二三千人中文章魁首四五十年來父子解元道果解元後官至總督兵部尚書 國朝父子解元我朝謝木齋及其子丕他省亦往往有之。

二百解元

吾師蘇紫溪先生海應公面試分考郭青蟻夢虛齋蔡先生介之入謁先師廟喜曰當有佳士如蔡者蔡之乃先生贖也縣同言易同年選首同草姓水名又同先生官憲長卒暨行真修直可繼文清之後在工部分考會試拔閣學李九我第一會浙

湯惟小品

卷七

五

江學政鑒賞諸生如逆觀差等人人奇駭今閣學沈銘鎮兄弟拔居第一以余韓考亦踵其後凡二十年後魁元上選皆先生點墨之餘也。

試官

永樂丁酉北京行部鄉試奏請考試官 上命行在侍講郭維傳講王洪主考賜宴於本部越二日改命侍講王英出王洪為禮部主事洪杭州人進士任行人陞給事中 以文學權檢討修撰侍講洪初有操守恒自負矜已傲物辭輒出忿語斥同列以不得為學士中懷怏怏當密疏誣學士胡廣其父子祺為延平府知府以罪死廣不當於實錄隱其罪 上察知子祺實卒於官遂不直洪至是請鄉試官 上命廣等擇人廣以緝洪對 上從之已受禮幣洪復密疏子祺事 上曰此小人豈可以在侍迎命禮部追所受禮幣而改命英洪既出失措乃詣事尚書呂震方屬以求薦遂震等屢言於 上不聽洪飲恨未幾病死。

翰林中有以少詹事為會試正考復以尚書為會試副考者張惟信潮也事在嘉靖壬辰甲辰兩科有兩主會考而復主鄉試京考者柯孟時潯也會試在天順庚辰癸未兩科鄉試在成化改元乙酉科。

京考

嘉靖戊子用大學士張璉之議差京官主考不用詞林皆科部寺及行人為之其給事中不獨用於浙江江西山東廣東四川雲南亦用之

迴避

嘉靖癸丑會試禮部三堂皆有子入試不顯言迴避而托二王婚禮辭入院蓋亦事之相值也時左侍郎已往承天祭告乃允右侍郎之議而以吏部侍郎程文德代

制科盛際

永嘉江陵兩相公最得君最強悍其可恨處不火却有一件最得意處永嘉與嘉靖己丑試會元唐荆州順之狀元羅合蒼洪先江陵典隆慶辛未試會元鄧定宇以護

湯惟小

狀元張陽和元注四人者何處得來且同道同心事座主不阿附亦不抗忤最為得體若天生此人以應一相之求而二相之目力亦加人數等矣成化丙戌會元章楓山

小座主

弘治乙丑楊石齋王考禮閣子升菴與俱時崔仲冕銳試卷分刑部主事劉武臣疑其深刻水鏡并卷見而奇之以呈石齋遂擢詩魁崔以小座主稱焉時年十八子隨父入場且得搜卷分考官舍中今可行石

考試得人

吾郡吳霽寰推嘉靖丁未分考閱禮經得十人為張太岳居正官太師嚴嵩川士儂官少保陸五臺光祖官太宰汪伯玉通官左司馬胡石門正券以會元太常寺

卿掌國子監事餘亦皆登臺省監司其督學山東拔于穀峰太保于垂韜中其他蕭岳峰太保而下凡東省顯人俱經獎拔奇奇霽寰官至都御史

忠愍名次

楊忠愍公鄉試第二十一名乃嘉靖庚子科解元謝一麟王考堂內方而楚志以為丁酉其歿也年僅四十而志以為四十一

傳臚之謬

嘉靖十一年上御殿傳臚諸進士皆集闕門一序班謬傳令儒服以進首名林大欽及諸進士巾袍者百餘人次名孔天胤以吏服止掖門外詔問狀鴻臚卿王道

進士回籍

國初新進士日侍左右後放歸就學近日都允回省觀甚便然嘉靖丙戌科辦事進士應擢等九十餘人自以銓次尚遠乞如舊例放歸疏三四上有詔切責擢等發身

湯惟小

願會元起元趙狀元東忠皆方中涵所取方官至少師是科戊戌余與方聯房同開方初擬在第五六開主考沈

湯惟小

趙溪谷時春唐荆川順之兩會元皆庚鳴和分考所取廖官左庶子儲崇城陳陳口湖兩會元皆編修張柏庭所取張官禮部尚書

湯惟小

袁文榮煒崔文憲景淳兩會元我郡閩干塘所取袁分考豐鄉試第七閱官禮部尚書

湯惟小

王尚書一獲羅文毅倫兩狀元皆尹直分考所取尹官尚書學士倫諭德文毅董文簡北兩會元皆徐穆分考所取倫仍狀元徐官止侍讀

湯惟小

王尚書一獲羅文毅倫兩狀元皆尹直分考所取尹官尚書學士倫諭德文毅董文簡北兩會元皆徐穆分考所取倫仍狀元徐官止侍讀

湯惟小

王尚書一獲羅文毅倫兩狀元皆尹直分考所取尹官尚書學士倫諭德文毅董文簡北兩會元皆徐穆分考所取倫仍狀元徐官止侍讀

湯惟小

王尚書一獲羅文毅倫兩狀元皆尹直分考所取尹官尚書學士倫諭德文毅董文簡北兩會元皆徐穆分考所取倫仍狀元徐官止侍讀

遼陽試士

遼陽原附山東科舉嘉靖十三年國滿死多改附順天以德州衛左所與遼之十七衛學相允應試者四百人是年甲午中九人又次科五人以後漸減至一二人萬曆三十七年題准增額五人以夾字編號待遼士其寄戶中式者不許圖便違徒違者點革問罪

減補坊銀

嘉靖中倭患熾盛言軍興吏書吳鵬都御史耶懋卿乞減舉人坊銀及驛遞舖陳船隻馬驢頭匹銀兩之議後於舉人銀兩或許囑說入學童生或加增長夫水手以補所減之數而士風民財所損多矣

京尹點卷

崑山張和往試南京時少保鄒忠愍公為京尹有投書惡張於公者大怒召諸應舉士歷驗之張故有目疾與書所云合公乃言曰吾已得為奸利者然將實之法邪將械送於鄉使終身不得舉耶蘇人有滕瓊者直前謂公曰公尹京廉平有為公孰敢為奸利事願毀人者多捏借公不究竟而即治之不亦中彼人秘計乎公曰爾言亦

卷七

八

是但吾不可以中止且試之志出諸應舉士留和與所指增廣生數十人命題以試和文先成公讀之良久曰文體略似西江汝當是冒籍者和曰吾祖以來家崑山不聞冒籍嘗從西江人學耳西江人者謂翰林尹鳳岐也又讀良久乃曰姑去吾知所處子矣既入場其舅湖廣參政沈餘慶時為水部郎中係出即與俱過虞衡主事吉水艾鳳翔誦所為文虞衡曰其文鬱暢而詳整當在首選既而榜出不得與其弟穆舉前列餘慶復與過虞衡虞衡曰吾誦其文甚喜謂請舉之遂為誦初終場文不遺一字曰以此而下第吾不知也蓋鄒公雖悟忌人構陷不足信然竟歎其卷和退言儒者之學先治身心名非所急且吾嘗自謂聰敏書過目頗成誦若虞衡一過耳不忌吾何敢望其遂去入山中多讀書永豐彭勗督學南京訓導張承翰首以為言復應舉和以鄒公為解彭曰鄒已拜兵部侍郎矣及試而分考蕭聰以和所判禁止師正邪術有執左道以惑人語謂無所據落其卷主考學士吉水錢公習禮侍讀雲間陳公恂費問詰問聽左道原自有本聽無以對因使於所落卷求公以誌之蓋與和相同得舉者五人時正統三年戊午年二十七矣明年與弟穆同試禮部穆舉第一人和廷試對策稱旨將賜狀元以目疾擢第一甲第一錢學士與諸老入朝當選之

指謂鄒公曰

此目疾者張和也鄒曰吾昔為京尹知盡吾職耳何有私哉少傅胡忠安漫為禮部尚書欲迎和訓其子言於吏部尚書郭瓚郭瓚往伴應曰讓而實不往蕭山魏文靖驥為吏部侍郎私問故曰宗伯為禮部首欲訓其子而使和自往耶魏告胡公胡擇日詣所居成禮始往未幾移疾還蘇以道義自高有客將者禮致蘇先生大年學為詩與之來蘇和基蘇先生名過其寓來將置和上座而處蘇先生下和曰吾為蘇先生來非為茶將來來將學詩於蘇先生則先生為師而處之下此何為者來將方設供具拂衣去不省又嘗與參議趙會於故少保陳信敏公家趙多議人得失和正色曰心當於有過中求無過不可於無過中求有過一坐聳然

名先狀元卷

張輔上海人未第時嘗夢人語之曰汝名先狀元覺而思曰吾其殆乎第豈有登狀元先者及成化丁未會試榜出名在二十而鉛山費宏二十一其年宏廷試第一其幼也嘗夢神示府丞字莫測比致仕果有府丞之命

閩中鼎甲

閩之鼎甲死於非命者自陳狀元謹而外又有龔錡錡字台鼎建安人宣德庚戌科進士及弟第一已授翰林院編修坐累去官沙尤盜起為大軍鄉導至高陽里遇賊見殺錡博學善詩字體遒勁所著有家齋十集此亦死難鄉官與錢錡同而不聞贈謚何耶又楊瑛亦建安人字希和景泰丙子解元天順庚辰進士庶吉士曹欽之變入朝遇害贈編修其父陞原浙之江山人為建安丞遷家焉

湯懷小品

卷七

九

范春會稽人有文學嘉靖己卯場中勝真已畢手試卷自檢得意其謂可取解元忽颺風驟捲去凌空莫知所之投筆累歎思而去曰命也後得長汀主簿郡守陸某徵文書當過無當意者試以屬春語朝具草大歡嘗用之宿驛樓沈壁間顧廉訪見而稱善知為春恨相和晚署上杭縣一恂恂少年稱督府使者索餉千金從者皆揮漢疑而詰之閉館中甲督撫以狀聞果大盜也

閩中定命

萬曆乙卯南試題為舜亦以命焉華亭生高承禪中式主司嫌其取義與題合欲奪去賴京兆內江陰武卿乃王司同鄉爭之得免然猶即席改為承禪後壬辰中南宮乙未廷試庶吉士檢詩與余同官魁梧奇偉人也未幾使歸家皆惜之因思成成科余在會場中取中一卷點有國楨二字與余名同棄去陳如岡大史房中亦取

成科余在會場中取中一卷點有國楨二字與余名同棄去陳如岡大史房中亦取

一卷策有如固如陵字亦棄去成忠字太史內辰分試取一卷有基命宥寧字同其  
名策亦如之用詩書成句偶同主司名號夫寧有意而巧值見阮豈非命乎  
李于麟子駒為諸生王元美屬司理魏允孚因秋闈之便拔之曰雖私亦公也魏許  
之入場錄七破為記後檢之絕不可得既定榜則李生卷委於櫃下塵土中相歎息  
人各有命不可強也駒未幾亦歿無子

擬題法文

黃學士葵陽洪憲未試前假科場題十中七八不知何靈至此馮宗伯琢吾琦看時  
抗最精士辰會試門下士持卷來謁者決其中否皆驗并名次亦不甚遠人以爲神  
又三年乙未來謁者亦如之所決無一驗一人耳時又不遠何靈異至此豈看文亦  
時有利有不利耶

傳聞

春秋出傳題不知何姓天順年間浙江場中摘一十六股配作一題頭緒茫然及刻  
程文閱略甚名雖搭題實則射覆學者認題一時與考官相左即被黜落永嘉教  
諭雅懋上書言之命禮部議行至霍渭淮主會試止出單題余習此經甚以爲苦嘗

館某家

館某家見一老生施姓名臣道者每至必挾新題一二索謝則俗所謂換比者是也  
則易羊周公一時駭爲奇老生尋以貢入京館于某給事中所給事故春秋名家其  
稱之其時復差京老老競向給事乞題即以老生所換者與之至有通場不訖所司聊  
且備數者王給事士昌言之乃得少止貢士不久亦死

覆試得釋

天順壬午承平梁御史親按河南試詳得杜明卷極賞是歲鄉試梁實監臨杜在  
高等劉登事瑄與梁有隙因指杜及同榜袁江唐昭爲梁所私以奏併逮至京覆考  
其試卷入格乃得釋明年承平會河南鄉試通榜獲第者止袁一人唐以乙未杜  
以戊戌皆進士杜後授禮科給事中成化丙午憲廟爲皇太子納徵有旨取禮科  
庫貯寶鈔金公儲諸事開取之庫無一貫衆愕然失色曰鈔非吾儕所必須  
按究已往世調去任袁公曰按究前條法之止也有誤大德伊誰之責乃奏曰本科  
庫貯寶鈔年久泛爛不堪裝盒請下戶部行寶鈔局選取直挺新鈔送庫備用  
允之於是大德禮成而前條得免

場後口語

萬曆中科場被論前爲戊子繼爲庚子後爲壬子或以開館或以文體嘉靖富籍之  
搜爲甲子崇泰陳王之泰爲丙子豈子年果有不利乎丁酉北場亦被論然意不在  
科場借以傾復弱庚者弱庚一降使息

代筆

代考之弊不直生童正統二年考試明經儒士兵科給事中全昭伯擅入午門欲代  
所親爲文事覺假贖杖還職上以近侍官所行如此豈可任職遂黜爲民未幾給  
事中吳繪又犯此禁柳示長安門三月戊邊近日有舉人代考者正無足怪也

斷公絕六

乙卯年南場中有魚見於園魚水族也水至潔也而汗穢至此又見於場中此文明  
失位之象次年丙辰會試沈同相以代筆中第一名代筆者趙鳴陽中第六名俱吳  
江人會試按問這罪除名吳爲水國遂應其占亦一厄運也蘇州人爲之語曰丙辰  
會錄斷公絕六蓋名次適應其數云趙最有才情特以館教落其度也余見代筆者  
數人皆無他異所謂有幸有不幸也似宜未滿

湯惟小

湯惟小

一遇考試同坐高堂職也亦情也勢也余少年館穀餬口有某大家邀致甚乃將赴  
之先君子獨否曰一入其中即以文字受役不可推不可拔矣固辭之觸怒賴有解  
者且以明年爲期乃得免其年戊子中式由今追思先君子其殆聖乎凡貧士有文  
章名者宜於此際深思趙之覆轍可鑒亦可憐也

嗜筆

二秀才俱春秋有名相善秋試前夕同榻一生俟睡熟密取彼生膝真之筆悉帶去  
其醒明日抽用已盡禿大驚取起草者姑代則濕漉如帚乞諸隣又皆堅拒慟哭欲  
棄卷出僊而假寐有神拊其背曰起起富富既起視筆依然完好執之且疑且竄既  
畢仍充筆也交卷至一門一生在馬迎問曰試文極意否謝曰無之但得完卷耳其  
人面發赤趨出宿於別所明日其名粘出不得終試充筆生魁選聯第

常服入試

安福劉師象先生邦采以諸生外艱不出嘉靖七年督學趙淵撤之入林踵起應命  
及門遂望趙尚未下席却步不進趙亟起延之先生以棘圍故事令諸生脫巾露體  
非待士禮不願應於是御史儲良本令十三郡諸生並以常服入免其檢察是秋先



生中式後官郡丞以理學名卒時若有所遇奇秘不言嗟乎當時士風如此待士如此今不可再見矣

各省監臨

鄉試監臨非制也自御史顯差乃任其事立其名余庚子典閱試備缺御史二司問云無其人亦當存銜余曰祖制只藩司提調臬司監試兩京則京兆提調御史監試監臨之名御史在各省科場重事自當作至今既無其人而諸公存何藉此為且對君上詎宜填空銜一司唯唯以後缺御史皆從此例至乙卯貴州偶缺則都御史張鳳泉鳴鶴入閣代監臨事

余以戊子中式其年蕭翰樞良有胡都諫汝寧典試將至御史以八月初二日慶去巡鹽章中全邦翰代監臨事駐松江迎之尚未至二公泊驛前藩臬往迎辭不肯上都御史滕少松伯翰自至乃上皆一時權宜之計也

文武宴

恩榮宴命武大臣主席與閣老部院二品正堂皆上坐嘉靖丙辰郭勛蒞事禮部分左右列勳上疏爭之得旨如舊規行比坐仍左右列勳再疏上切責禮部改正

卷七

十二

夫禮部其有意抑勳抑舊無此規而勳以意爭也主席者執畿遊鼎甲三人酒禮部尚書為下主位

武宴宴以大學士主席武大臣讓尚書坐其下郭勳引團營例以爭上竟從之陸武忠掌錦和世廟丙辰年求與進士宴命序二品文臣之和是時陸已加太保富貴極矣而有此請宴席在上者勳臣屢首武臣尾之陸亦何榮之有

試院

京師試院改舊禮部為之乃正統年間事南京試院乃錦衣衛指揮紀綱沒官舊居地下時有甲馬聲景泰五年府尹馬諒奏請改立以前皆於武學借厠搭蓋苦舍耳然試院雖改其中搭蓋如故萬曆五年御史陳王道始易以木

浙江試院原與杭州府學相連天順間以守臣奏士子累有作弊改於城東廢倉隙地也寬敞雄偉甲天下舊用木舍萬曆壬子御史李邦華改易以紙永絕火患

恩貢

穆廟登極各省開貢取士授學為政浙中出論題云唐始策貢士於洛成殿眾謂此題合時極佳然乃武學事遂為廷試之始以擬太平有道天子甚不倫而又用之省

試可乎是年居首者山陰朱應乃金庭相國之兄後登進士官主事卒

武試

長安二年初設武舉其制有長槊馬射步射不同射馬槊趨關負重身材之選此武科之始亦武舉事然今之武科初場馬射一場步射二場試策論步射中二馬射中四箭即入格嘉靖初年兵部侍郎楊廷儀所定廷儀乃石齋之弟尚書彭澤因而奏請允之其制大簡謂宜於馬槍趨關之外廣其目如刀劍子盾之類皆取可也

進士中制

進士科起於唐其數至少沿於宋至多亦無定期唐則許薦韓昌黎文集可考未幾有禁國朝酌其數最得中制而其禁甚厲蓋祖制之失多矣獨此尚存公道可肩越乎

焚私書

唐錢徽拜禮部侍郎宰相段文昌以所善楊澤之學士李紳以周漢廣並誅徽求致第籍澤之者憑子也多納古帖秘書於文昌皆世所寶徽不能如一人請自取楊殷

卷七

十三

士蘇業者字宗閎瑣殷士者汝士之弟自與徽善文昌怒方帥劍南西川入辭即奉徽取士以給紳及元稹知狀時稹與宗閎有隙因是共構其非有詔王起白居易覆試而黜者過半遂貶徽江州刺史汝士等勸徽出文昌私書自獻曰苟無愧於心安事辨證邪較子弟焚書而行

路巖視吏邊威用事富與巖敵有郭善者相善其議事以書相示則焚之今富書曰乞火之蓋祖此近時有鄉士大夫某與郡太守契密還往書尾云乞擲還蓋以火之猶未可信必還而後可其書誤投於余復封固近之夫秘密設策而曰擲還則渠一人不得自信而况他人為之一嘆

王老陳少

陳通方閩縣人貞元十年第四人及第少年氣銳與相國王播同榜時年五十餘通方戲拊之曰王老王老奉贈一第言曰暮途遠同贈官也播諭其意答曰陳少陳少切莫發怒請其為惡少也播後入相通方因之仕宦不遠以困躓終而播亦竟罕樹立云

宋制科

宋制科分五等。上二等皆虛。惟以下二等取人。能中選者皆第四等。惟吳正肅。嘗入第三等。後未有繼者。至嘉祐中。一蘇。皆入三等。已而子由以太直考官。胡武平。賦送降第四等。

馮京

宋三元馮。字富世。產於廣西宣平之龍水。門拜相。山植墓在焉。幼流寓。入廬。有讀書故址。後實稱武昌。登解慶曆。與羣士計。信禮部賦。無逸為元龜。廷試賦。對象天地。皆第一。歷知樞密院。載我明一統志。忠好事者。高其各行。轉相傳。致私以為邦邑。重遂奪其世焉。或曰。蘇人。或曰。江夏人。或曰。郭人。

陳氏兄弟

陳宜中。以宋朝狀元宰相。國亡。逃於占城。而其弟自忠。守分水關。戰不屈。死。何不令此人及弟。而歸其兄。耶。然逃亦勝於降矣。自中有子淳。兼文武。官大司徒。天亦有以報之矣。孫遠。司經正字。辭官。復召為翰林學士。不起。國初被薦。亦不應。及得病。却藥。弗御而卒。

蔡傳進士

福建德化縣有蔡傳。兩姓。宋時各中進士二十五人。蔡以忠惠顯傳。至蔡宗。父子。福。恐山終。惟傳氏自如。後多聞人。

進士書榜首

元時及第第二者。亦稱狀元。蓋其時第一必蒙古人。以中國人居第二。故中國自以狀元稱之。其餘進士。係中國人者。亦曰某人榜進士。皆第二也。諸公多致疑。或曰。從俗所稱。或曰。始末之完耳。如李輔榜進士。亦第一也。

唐宋人無有書狀元於己官銜之上者。逮元。猶然。獨會稽楊維禎。廉夫。當元。享書李輔榜進士。至刻之印章。蓋輔死節之臣。廉夫書之者。欲自附於忠節之後。其意固在。且與輔相知。不忍忘也。後之人。乃有敘廉夫故事。書朱文公為王佐榜進士。謂佐足為文公重子。惟志書宜用此法。蓋一榜之存。存之足以徵信也。

雁塔

塔乃威陽慈恩寺西洋園院也。沙門玄奘。先起五層。永徽中。武后與王公。捨錢重加。營造。至七層。四圍有健腰。唐新進士。同榜題名於塔上。有行次之。列唐韋杜崔裴柳之家。兄弟同登。亦有雁行之列。故名雁塔。唐自孫山。兵後龍池水涸。庚子辛丑歲。始引。

龍首渠水灌池。許人占修亭榭。至壬寅。池水泓澄。四無映。唯見雁塔影。倒瀟于池中。遊觀者無數。我明因之中。鄉試者。仍題名於上。

海幢小品

卷七

十五

海幢小品卷之七終

召問命官

國初四明人王桓與一儒者同赴召見。太祖於便殿。上問二儒者在家何業。一對曰：臣業農。上曰：卿業農亦知禾來之節有不同乎？對曰：知之。禾三節而麥四節。是不同也。上曰：禾麥類耳，節之不同何也？對曰：禾播種於春，至秋而穫，凡歷三時。故三節。麥則歷四時始成。故四節。上曰：是能知稼穡之艱難者，即擢某州知州。其一儒對曰：臣業醫。上曰：卿為醫亦知蜜有苦而脆有甜者乎？對曰：蜂釀黃連花則蜜苦，猴食果多則膽甜。上曰：是能格物者，擢為太醫院使。次問及桓，桓對曰：臣所業訓蒙。上曰：卿亦有好惡乎？對曰：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上曰：是能理明者，擢國子助教。蓋自洪武十三年誅胡惟庸，革丞相廢六部尚書，止二品各司所事。上自御奉天門選官，其慎重如此。

官數

洪武四年正月，中書省上天下府州縣凡一千二百三十九官，五千四百八十八員。是年平蜀，十四年後平雲南，以漸增置，內外官共二萬四千六百八十三人。京師一千四百六十六人，南京五百五十八人，在外二萬二千七百九人。

設官

周官二百六十，舉六官成數言也。然一官之下如醫師中下士凡廿八人，計天官正數項下凡大夫上中下士共一百九十二人，而府史奄女史御史不與焉。地官更煇是周家王畿千里之地，設官大小固已不下二千餘人，而官官皆得自辟，其途甚廣，所以野無遺賢。漢設官七千五百餘，唐一萬八千餘，宋三萬四千餘，國朝成化五年武職八萬餘，文職如洪武之數。此外又有中書帶傳譯字生通事樂舞生廚役勇士匠人寫字人不可勝紀。

判府

祥符東封王欽若趙安仁並判兗州，一公皆見任執政也。慶曆初，西鄙用兵，夏竦判永興，陳執中范雍知永興，一州一判，一守判者，大臣押文書之虛銜也。陳執中乃實授范雍乃領使帶州者，其實不同。

增設知縣

嘉靖倭患光祿卿章煥請每縣多設知縣，幾及轉巡撫，又請移襄陽分巡於樊城。夫縣令詎可增，而樊城隔襄陽僅一水，地雖浩繁，不過附屬一聚落，寧可以大吏處之，故部覆設一通判，要之通判亦督覓，如杭州唐樓亦有此官，何嘗見通判到衙門資彈壓耶。

停蔭

萬曆二年，王嘉其錫爵為其子才升補五代祖龔弘之蔭，張太岳票旨曰：能以後年遠親盡的，皆不准補此公節制，亦自可嘉，其後遠者定以五十年為期。

世蔭不同

呂憲以蔭為中書舍人，中鄉試，官至南太常卿，陶魯以軍功至右布政，世錦衣千戶，黃綰以議禮至尚書，雖以蔭起家，要不可以常格論。至孫許之蔭以錦衣官二品三品，忠臣之後，又當別論。會州公皆收入任子官位，大於所由一則，然則然矣，不可不辨。然至近日蔭錦衣階一品，加至三，孫往往有之，孫許之後不足言矣。

永樂而後用人雖漸重科，然以才學自致公卿者甚多，任子如朱長史復之子潘

湯種小品 卷八

官尚書儀儀郎智之子銘尚書太子太保，其餘有陰編修給事中御史者，因其人品原不限以官，今優者自府部五品，陞遠方太守，次乃得為選同，以瞿洞觀之賢，遠在黃尚書之上，止於運使加太僕少卿致仕，此豈最初用人本旨耶。

大選詩 許松年集

每年雙月大選其日，上視朝，吏部堂上官先於門下面奏請旨選官。上是之，承旨退待各衙門奏事畢，同吏科都給事中候於御道上，一拜三叩頭謝恩，出赴東閣支待房，光祿寺署官供酒飯畢，各官又赴午門外叩頭候於直房移時，上覽本票傳出印子，本於左順門，部官接出照本填檢，掛於吏科之上，西向除官看榜，選事畢，各官出朝，嘉靖二十一年八月二十八日大選候旨之暇，次第其事作詩十首，以紀歲月云耳。

面奏

天曹欽擬授官資九品分題列等差，奏龍階前仍候旨重瞻，龍表徽封詞。

上門

峻登玉級面金臺，御旨親宣吏部來，直到御前方跪奏，因承天語聽俞哉。

說選

國家利器在人賢。擢選從公本奉天。聖主面前承詔令。真如造物舉生全。

引官

鷹行魚貫竄如林。俱向龍樓肅整禮。龍印頭瞻日表。人人無任感恩心。

賜酒飯

恩賜從天降玉音。大官承旨禮惟欽。御河南畔開新宴。滌滌恩波似水深。

叩謝

近午大官供饌畢。風清日朗酒容溫。豈衣肅向天門拜。食無忘聖主恩。

用印子

朱函象印出。宸居色色官銜紀。奉書從此品階山。一定朝除應直是天除。

上本

印罷奉書還。捧上中官傳道。九重宮重。瞳閣過方傳出。虞齊官人本至公。

填榜

印子官銜印。御書移時傳本付。尚書天官捧下方。填榜歡動除官意氣舒。

張榜

看榜除官數百人。歡呼萬歲祝龍宸。今朝幸免遵行過。祿厚才疏愧此身。

選法

霍渭淮以兵部主事養病家居。起陞少詹事兼侍讀學士。疏辭且言。通年流弊。官翰林者不遷外任。官吏部者不改別曹。陞京堂者必由吏部。人輒以二官為清要。以至翰林不畏。陛下而畏內閣。中外臣工不畏。陛下而畏吏部。百官以吏部以內閣為腹心。請自今翰林入閣。必五品以上。循至三品。即遷外省。參政及各部侍郎。凡六部尚書侍郎。或留兼師傅等官。除參政布政翰林六品以下。俱調外任。練達政體。仍轉翰林。六部郎中。員外。給事中。御史。俱補郡守。倉事參議。監司守令。政績卓異。即擢卿。亦有文學者。推翰林。而舉人。歲貢。亦得以擢翰林。陞部院。不宜以資格限。上趨翰使之任。所奏內外官。遷轉資格。令廷臣集議以聞。吏部尚書廖紀等。奏言。翰林吏部不遷外任。臣以為翰林設官之意。本與常調不同。在史局則圖典。故存。在經筵則君德所係。或以備顧問。或以代王言。故累朝優異之典。視他官為重。所以崇獎儒臣。而責效亦自別也。况九年考滿。方陞二級。聞

過編纂乃一轉官。今欲與常調比而同之。非祖宗建制之初意矣。其謂編修講讀六品以下。俱調外任。練達政體。然後遷轉翰林。臣觀講讀諸臣。俱及第人員。或考選庶吉士。凡儲養數年。方進斯秩。六品外任。則如府通判州同知之屬。一甲進士。例得為主事。知州翰苑儲材。乃欲無罪而廢。使居州郡下俸。反不得如常調。是豈人情也哉。吏部銓衡之任。亦非他曹可比。官之賢否。黜陟俱欲廉訪其實。故必公正而練達者。方稱任使。若資望既深。量處京職。亦不為過。然亦問多外補。豈謂官吏部者不改別曹。陞京堂者必由吏部耶。若內閣之地。尤政本所關。故近日所用皆先朝輔導舊臣。翰林入閣。五品以上。循至三品。即遷外省。參政及各部侍郎。是豈累朝優禮老臣。隆重師傅之意也。又謂六部尚書侍郎。或留兼師傅等職。是矣。又謂或改除參政。是為有罪者言歟。有功者言歟。臣所未知也。蓋國初法制未定。人材未出。故聖祖鼓舞作興。使人樂於效用。故不以資格拘之。今列聖相承。因時損益。隨材器使。為官擇人。勒為成規。至精大備。信萬世所宜遵承。如翰林以國初未定之制。為法別議資格。以為定守。則太祖以後。宸謀睿算。永可垂憲。若其將若何願。陛下詳察焉。上曰。朕以人君深居宮禁。不知外事。必賴左右大臣協力贊佐。若為大臣而不能實察民情。何益治道。翰林官有才堪布政參政及提學副使者。量加陞擢。用正欲其實履政事。以資聞見。以備他日重用。吏部及諸曹年深者。亦宜察其才識。內外兼用。毋循資格。輕授耶。我太祖初年。法制草創。固難比擬。以後定制。及列聖成憲。不可不遵。但用人圖治。亦當因時制宜。豈能一一拘定。資格。况予奪。皆出朝廷。自今內外官出入遷轉。所司隨時斟酌以聞。

尚書不輕授

馬文升為兵部右侍郎。三品。滿九載。僅予二品。俸久之。進左侍郎。以散赤哈事。廷直陳鐵陷之。請成。又數年起左副都督。右都督。為兵部尚書。蓋尚書之不輕授如此。

本兵

洪武中更本兵二十三人。推如少保。瑞九年。嘉靖中更二十六人。推楊少保。博十年。自永樂迄正德一百二十年。更四十四人。方監安。鈔予少保。諱白。南宮圭。馬鈞。陽文升。或七年十年十二年。此外大抵再歲不一。歲陰萬兩朝。亦未有及七年者。

大小九卿

六部不相統攝。九卿體設各部。而事與之關。如光祿則關禮部。先年光祿卿霍志



官名

國朝官制稽古為式惟大理左右寺丞為堂官而左右寺正則屬官倉務稅庫皆稱大使而按察則稱副使府縣學堂印曰教授教諭而州曰學正。

駙馬教習

凡駙馬教習宣德中有本家學錄正統中俱令赴國子監習禮讀書祭酒依學規教之成化中令駙馬二十五以下者送監讀書弘治中令習兵書嘉靖六年令吏部會同禮部查照勳戚事例於國子監博士助教等官或在部及附近教習內推一人教習遂以禮部主事一員司其事。

調吏部

由禮曹郎調吏部者前朝往往有之近時則陸太宰光祖王光祿守素及朱左通政敬循三人朱余所及見乃吾師閣學金履太保之子魁梧有氣韻成歲以儀制即入會場填副榜副考若都給事中強之皆不從及太保在位君以本官入京至嘉禾病作亟抵家而卒未及中書可憐太保因之驚悸入為人言所困剛一年而沒此天人交窮之會要之太保清約忠慎終始不渝達時不辰未展所抱大乎何尤。

調官

嘉靖庚戌廣簿都城一時被掠州縣官悉調用有昌平知州肅禮者軍醫常為五河知縣凡十年清節愛民方陞此官到未一月甚有守禦功亦被調為高明知州此最無謂大虜突入與民牧何與而受罰乃爾惟士午浙中兵變司普代是時顧冲庵著謀代為杭嚴兵備大能鎮服其年秋開余入試方納卷一卒盜煽執而捷之粗故態不服有一長官親詣嚴鳴乃默默受杖而去問之則顧公也大約人情蠢動必起於微而實罰條縱必謹於細達權變審時勢惟知者能之。

藩臬久任

先朝二司官久任各自本司加陞如會事則九年少亦六年徑陞副使副使陞按察使藩司亦然太守九年為參政又九年為布政有副使李隆僅三年陞參政見邸報泣曰我何負於職而陞此官乎遂致仕去正德間圖遠化藩臬互相連轉而祖宗之法壞官亦漸輕矣蓋二司體最重以兩衙門出者必由大臣所薦節太守亦然今以外轉為藩臬由當事者輕其官懷有不肖心故人亦輕之也世道一至於此可歎可歎。

監司上坐

唐以城大山開府楚中孟公准為監司公設監置孟公上坐孟亦不讓。

考選監錄

祖宗舊制凡給事御史缺止於進士內年二十以上者選補或選入吏部弘治間始及中行評博正德始及推官知縣正德末年盡廢進士考選之例嘉靖初悉復舊制間嘗一行旋廢格以夏言論再及進士王崇等十八人次年復停至神宗初停評事不與其六館之停久嘉靖間事也。

鹽運官

近日蘇州太守石崑玉以卓異陞運使時謂申王二相國惡其運使故重此官因以與心實抑之也後見章元禮通政問之則實出吏部本意題准重其事權崇其體貌與巡鹽道相抗庶幾得清利源比石將至御史副使駁其移文遂棄官歸由此言之并聖旨亦不作准矣何況其他然考之永樂平涼太守何士英亦以廉吏第一陞兩淮運使則前朝誠有故事而今不可行矣。

唐宋之轉運使利權無所不握升兼刑名故聲勢甚重國朝一分析銀解藩司米歸漕儲而運使獨主鹽政其居官最著者無如耿清惠九疇楊東里以首拔過維楊止餽雖一食東里厚加接引薦之朝得陞侍郎當日京官外官相與如此即謂之三代以上氣象可也清惠陞後鹽政頗弛乃命以侍郎再出整理後乃差都御史且分南北增為二又增為四中間惟鄭懋卿最為驍汰可恨龐愷卷欲振刷即便見阻至穆廟初停運額任巡鹽御史與鹽法道而運使益輕吏部欲復舊制加優異是矣然不深惟極重之勢別有調劑而僅於體貌間爭上下其能有濟乎謂宜擇其優者加兼副使若今鹽法道抗衡得同見撫按毋班於太守之列鹽法道缺即用填補以次推擇為布政開府則官重人亦重庶幾其弊可革而所重在彼不在此亦無如之何也。

獎廉佐

王陽明以禮幣獎興國主簿于旺又送官馬一匹帶鞍一副今有此否。

經歷清廉

嘉靖十一年考天下清廉官以浙江都司經歷童啟中為第七廠中廣東欽州人歲竟僅陞判大理府。



進階

進階只從本品此舊制也品中之階有二有三亦須以漸而進後乃論品文臣自相為重耳未流之弊遂不可返吾鄉有為太守再進階而建坊於右曰二品坊左曰五馬第則失之遠矣子孫妄作祖宗亦何自知之

少僕

宋人稱縣尉為少府甚無謂且少府自是漢官名不可移又稱曰少僕蓋因梅福嘗為尉以僕去故以稱之然僕人為官者甚眾假如雅川為勾漏令則縣止官便可稱大僕矣等而上何官無僕余欲舉以稱南京司業甚佳蓋南司業優游體尊無一事私署極水竹園亭之勝真可當此名也或曰祭酒何如曰有印在手便不得稱僕矣又曰南翰林掌院亦有印而無一事體又尊獨不得稱僕耶對曰僕則僕矣食無果居無室行無徒此苦行道入耳聞者皆失笑

坐部考察

朝觀舊有坐部之制今日皆踵行然亦習奢虛數耳嘉靖二十年給事中劉天直請於大典廢廢寺畫為十五區區為舍數極以處各官日輪吏部主事一員稽查出入夫省直入勤官約可二十員首領官如之從者十之不知一寺地幾何可以盡容否又其間有公會私會可盡稽查否如此條陳徒煩紙筆可矣也

朝觀自潘泉下至苑馬寺上林苑監各署及各處土官衙門官吏各一員名各負須知文冊道京奏繳惟市舶提舉司例免

兩京兆府官在六年京察例而復與觀察嘉靖中治中龐高上疏請止之得旨著為令龐字振卿南海人由鄉舉授官後官知府有特祠云

廢舊規

考察時吏部一司屬往請大中丞宿部行軍此舊例也己亥年次當主事某往吏白故某大抵驚曰若豈請客者家鄉李對眾戴不得已以務廳往中丞溫一齋純知狀亦不得已來赴後遂為例余謂舊規不可廢有如此司屬便當處身往迎中丞中丞非司屬至亦決不當赴雖細事豈可使屬官得遂強梁之性

凡朝觀官遊降京官一班序立此天順中所定若祖制則布政原班於侍郎副都

驟點

門戶

黃一道字唯夫嘉靖乙未進士興化府太守有善政僅八閱月南拾遺去與論憤憤不平曰唯夫黜職也霍渭渠其同鄉人問閩布政使徐乾曰唯夫為郡如何徐曰閩省第一守也問閩按察使屠裔亦曰唯夫者閩第一守也乃竟黜也先是林方齋文倭為會試考官唯夫方齋取士也甚厚唯夫守興化實方齋薦既而方齋族弟殺人坐罪死祈恩唯夫曰曲人命之獄媚事舉主吾不能由是指坐黜科道及其詞曰唯夫受林金巨千脫死囚獄然林獄實不脫或曰方齋不詆唯夫方齋族弟倚杖在獄祈脫死不得豈守復往吾死已乃以全行反問賄閩吏點者辦事南都騰流言曰黃守賊黃守賊云且林獄誣曰亦受林金云言官當考初年例耳流言求官員短長得片語即忻忻動色曰是實跡是實跡告之僚僚亦忻忻曰得實跡得實跡遂載初牒人曰科道交劾公也己不知猾胥會張弄官唯夫

門戶

京官六年外官三年考察皆據在任事件實跡嚴數為准前朝太宰如鹽山三原題表歷歷可據而又禁私揭杜中傷不餘道加以後節即申明務在法慎而人情滋傷百弊叢生猶曰出於無心可以理恕至張太岳用以逞忿辛巳一葉諸名賢皆不得免而先年高中玄借問考點科道數人不厭人心使有昭雪有至尚書侍郎者此則閣臣權重罪亦重而張為甚當與奪情兩子中鼎甲同論乃近年以門戶分別求之官評不可得則借鄉評處之又不可得胡盧以莫須有三字處之夫皆好皆惡原不足據布流言與有意搜求者尤不可據即確確是實點之矣不知是祖宗舊制否若創為新法不知是公心否善善長惡惡短今不可望乃當事者以善為惡用於門外嫉之其長竟天以惡為善用於門內庇之其短無迹跑哮顛倒亘古所無且所謂門戶者誰知是天門人門鬼門禽門也世變至此可慨而又有木履任水銅者更可怪

兩左伯

昔瑞肅以泰左伯入觀有小吏註老疾當罷公為請留尚書曰計簿出自潘伯何自忘也公曰邊吏去遠徒取文書登簿今見其人方如誤註過在布政何可致小吏受杖尚書驚服曰誰能於吏部堂上自責過誤即此可謂賢能第一矣

己未年閩左伯黃瑞馬平人為一主簿力爭得免當事者甚不喜曰以一品大吏為一小官苦口此其人伎倆可知註調黃有清操實為人所稱命塞不如黃公遠甚

故不免耳。

增年待幼

實俊來鹿人為山東副使年纔五十有六預備備不事濫飾清戎御史惡其航籠因考滿將初之一日正色問曰實憲副高壽幾何對曰犬馬之年八十有二矣御史默然既退問俸問曰何故不以實對俊曰渠以我若將初我虛認幾歲以成袖中彈文之美不亦可乎家宰尹吳素知其曉得寤後官至工部尚書

白巖知人

韓公天球英源人為東昌太守善總條綱立國甲子文定公華慶謂慶求加封兵部擬柱國云云上批加龍虎將軍謂此官中國所無而虜所甚羨考之龍虎將軍乃武職一品加授之散官也

皇親封伯

國家於皇太后皇后之父兄或子姪皆封伯而誥命則曰推誠宣力武臣犬親臣也而曰或名實相遠殊甚如張凱張凱以外戚兼軍功用之則可餘則不可但當封伯而停其號量加保傅階級則得其情矣

卷八

十一

土司街

凡土司官有武街者宜慰使同知安撫司正長官副長官土千戶百戶之類是也文街者土府同知通判推官土州同土縣丞主簿巡檢之類是也長官司有屬官慰司者有屬州縣者有屬街者武街土官與屬官慰長官專用日把漢把夷而夷者也文街土官與屬州縣長官事統於郡守州守縣令夷而漢者也屬街長官與街官世相而勢難制不夷不漢者也

衙門體統

衙門體統一失不可復振章元禮職行御史奉勅用實章事舊規班其上遂為兩衙門所惡然積之歸考之弘治十年南通政夏崇文被拾舊規六科行移通政司俱用王文通政徐說畏其彈劾不能執始有手本崇文繼之欲復舊於是南科黨然効之北亦為助終不能申也

會議

朝廷會議皆成故套先一日應該衙門於各該與議官通以手本畫知至期集於東閣該衙門印官首發一言或班行中一人以片語微言略為會問遂輪書題稿再

揖而退既出關門尚不知今日所議為何事或明知其事不言出門噴噴道其狀以告人者

隨朝米

大小官員俱有隨朝米十二石即於品俸內除去其翰林而上支白粳者每石值一兩四五錢猶曰從優若各衙門止支糙米每石賤時不過五錢視正俸支本色折八錢者又減於數之內矣

李臨川先生戊辰進士觀政禮部隨朝米一石白粳加三斗後發面先生官禮科給事中云米不及前五倍意者江陵剋削為之今四衙門一體科道尤為確鑿其復舊例不言可知若各衙門決不可復矣

選官圖

今之選官圖唐謂之散子選格房千里有序云安知數刻之樂不如數年之榮耶千里字鵲舉河南人

換職

常衣為宰相初侍郎崔祐甫貶河南少尹郭子儀入言祐甫不宜貶德宗怒各尚上即兩換職家為少尹而祐甫平章事快哉快哉

諺姓

唐薛至遠知選事有王忠者被放吏謬書其姓為士欲擬訛增成之志遠曰調者三萬無士姓此必王忠吏叩頭服罪

啟事

甄拔人物各為題目此所謂山公啟事也想即今註考語之類當時州有大中正能上下人品且則不獨吏部為然而其原又起於月旦評蓋雖黃之口其來久矣唐虞時即曰知人官人至周尤詳巨源每一官缺輒啟擬數人俟詔旨所向然後顯奏明是觀望蓋恬靜之人不樂居職又不欲拂人意也以此得久安其位而當日用人行政大約可見自後難亂至有關於堂上大呼有鬼者歷唐及宋與時高下國初重會舉家卿不得盡顯鹽山能舉其職而稍嫌於後盧氏為後進所置三原最佳困於內閣屠儂馬許極為感際係稀三代不可復見矣

二大

天下無事所重只一大家軍有事只一大司馬蓋吏治常境兵何由動兵動矣吏治

尤為吃緊提衝者元輔披疊者臺長。魏謂吏如溫刺養脾胃者兵如涼劑疏腸胃者。人身以脾胃為玉更不可一日不清。兵乃不得已而用之。國朝兼長者前惟馬鈞。陽後惟楊蒲州。今則李長垣李若作家宰。必有可觀惜乎其不待也。

使相

宰相領使最多者。唐楊國忠領四十餘使。元無帖木兒領五十餘使。又元人曰。我官衙半版寫不盡其濫如此。國朝已革此弊。文臣最貴最多者。曰特進光祿大夫上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中極殿大學士。知經筵制誥寶錄總裁事。兼經筵以下。非官衙。而前十六字。并勳階。皆在其中。武臣除受封。與命將不同。而勳階亦如之。乃官至尚書矣。并以前歷官志載之。三品四品以下皆然。最煩冗可厭。且如一庶吉士耳。未受館職者。即甚貴。亦必列之。豈以翰林為重。需一字。亦光榮也耶。

唐宰相

唐之宰相最重世系。裴氏崔氏張氏最著。裴氏五房。宰相十七人。崔氏十房。十七人。張氏十七人。韋氏九房。十四人。劉氏七房。十二人。蕭氏二房。十人。實氏二房。六人。楊氏杜氏皆十一人。王氏三房。十三人。鄭氏二房。九人。魏氏六人。盧氏八人。高氏韓氏趙氏郭氏各四人。陸氏六人。武氏蘇氏五人。其三人而下者不與焉。

李氏最繁。隴西四房。宰相十一人。趙郡六房。十七人。唐高祖系出。與皇帝高。高子敬。敬子重耳。凡四傳。為高祖嗣。世祖房。以至高祖。三十七房。宰相十一人。此外有柳城二李氏。一契丹酋長。從京兆萬年。一本吳族。高麗李氏。羅田李氏。河曲部。落稽阿跌之族。代北李氏。沙陀部。皆賜姓。范陽李氏。自云常山慈王之後。三公。七人。三師二人。

李贊皇。貶崖州卒。雖得歸葬。而子孫遂有留其地者。至今蕃。行蠻人極知敬重。不敢講釣禮。氏李者至多。北陷於虜。南沒蠻中。而皆雄威。此他姓所無者。

鄭祭有歌後之稱。益自度力。不任宰相也。然初為崖州刺史。移徵黃巢。無犯州境。巢笑為歛兵。去。巢幾十萬。歸崖州。他盜至。終不犯。鄭使君錢。及揚行。密權淮南。都送還。祭由此觀之。祭之才。必有大過人者。因木手。托排踏自。又知時不可為。宣麻後。玉引疾耳。孫偃字龍光。唐末宰相。性通簡。嘗曰。士有行。必不以己長。形彼短。已清影。彼濁。同時朱朴。有經濟才。亦入相。惜未造。與韓偓皆不盡用。可憐。

真宗問相

王旦疾甚。真宗問可為相者。獨厲寇準得之矣。又問張詠。不應。似不可解。或直有相才。而無相相。



郎官不屈

方獻夫為南刑部主事。與同舍郎劉憲相善。方以議禮驟貴。憲尚為郎。益居憂請告。積十四年矣。猶以原官補秩。方佐吏部。一揖而返。方術之移。徽憲猶待報。逾年。益阻之也。憲終不為。後官尤祿。寺丞卒。方之伎乃爾。固議禮諸臣。本無足怪也。憲聞之。長樂人字有度。

大臣開達

大臣富貴已極。又自恃得君。志意盈滿。必欲立益世功名。自固如王安石之于西北。蔡京燕雲。韓侂胄中原。國朝則夏文忠西慶。張文忠三衛。事有舉而不舉。皆徒費心思。不獨無功。或至害民殺身。而大者遂亡其國。故楊文貞等寢安南之議。真名臣也。

華亭歸田

徐華亭在事既久。家產又多。子弟奴僕。難道無得罪。上官鄉里。處又與高中玄際。歸田之後。蔡春臺備兵蘇松。性素謹。自一番擾攘。自然不免。其歸過于高。于蔡。又或歸之海忠介。考海撫吳日。徐事已漸解。兵皆揣摩之談。不足信也。

湯鐘小記

卷九

四

相傳蔡春臺守蘇時。徐公子有所請。不聽。亦不加禮。又因他事。杖其家人。蔡以職事。走松江。馮兵道。遂徐合男婦數百人。皆保形。逐其舟。大罵。蔡只得隱忍去。果有此則。蔡轉臬司。而治徐非過。即謂之愛徐可也。

華亭受誘。無所不至。近日有定論矣。而屠長卿深誠之。謂奸過曹操。其言曰。賄盜大利。受奸雄名。徐盜大利。受賢相名。復借汪伯玉拍手稱快為助。其然。豈其然乎。長卿所生華亭者。謂徐無監司。必毀。先帝賜金銀器治具。而又故令之。知以示貧者。夫徐之富。豈可賄過相公。雖駭。必不至此人。亦何肯信。此真兒童說話。又謂客至延入。臥內。蕭然若僧。或者其生平素尚如此。決非矯。亦決矯不得。以此二端。實其大奸人之不想如此。

關臣相構

王大臣一事。高中玄謂張太岳欲借此陷害戚族。太岳又自鳴其救解之功。看來張欲殺高甚的。張不如是之癡。或中有小人。死而欲做。則不可知。一日馮保之意。庶幾得之。大臣名章疏。

沈蛟門。愷郭明龍。不必言矣。難道便要殺他。妖書事發。沈在閣中。聞有中書芽姓者。

道言云。外邊謂是郭侍郎。沈不應。遂傳士亂。做郭幾不免。此案遂為毒案。當申書言時。沈宜厲聲力折。只因心中懼他。置若罔聞。推其微意。謂便做也得。遂搗摩迎合。甚至連及歸德諸名士。豈嘿之一字。真是相體。沈禍無窮。千古炯戒。

妖書發。四明在閣中。太息謂。妖人作此事。必逸於外。須行文各府各省嚴拿。此漫語也。歸德信為實。強爭謂一行。必有報怨。種種大弊。天下必亂。亂則難任其咎。四明故不聽。作愁苦分憂。歸德力爭不置。小內使絡繹報入。禁中。聖上聞之。謂四明愛我。愈懼歸德。歸德亦終不悟。後對余道之。坭坭余直。視朝廬而已。沈用心如此。亦大巧。然歸德亦十分老實。不能悉此情狀。可以厚韓范富。歐不可御呂夷簡者。

中玄定論

高中玄處直。無修飾。王思質總督。其辛丑同年也。王失事被逮。奔州兄弟往。高自知無可用力。且待裕邸。人皆以長史目之。又與嚴氏父子無交。而思質貴盛時。相待甚薄。比及有事。意下殊少。繼終。奔州固已叩之矣。比鼎革。上疏求中玄。高在閣中。其議力持其疏不下。奔州思甚。徐文貞回收之為功。故首輔傳極口詆毀。要之高自有佳處。不可及此書非奇錄也。

張太獄

江陵為童子。顧東橋為楚撫。樂拔殊等。解帶以贈。且曰。此帶見志。君所服不止此也。仍出其少子。峻為柁東橋為司空。江陵富國。峻來見。念舊恩。欲以富得。子移之。謀於太宰楊虞城。楊曰。東橋有顧陵功。當錄。乃廢一園于生。其二兄之子。爭於南臺。江陵移書南中。必趨。麟陽錦曰。此乃翁見托之言。僕知之。報遂以與峻。誰得而與。夫知之之報。移廢可也。顧陵之功。東橋本有。自富長孫承之。乃以與峻。而又禁之。爭。徇私情。而忘天倫。大哉。國家大典。禁驚如此。麟陽既不執。而當日禮官與臺諫。亦不敢爭。可笑也。

江陵歸葬。所司承奉太過。不必言矣。既殮。楊御史追劾。有曰。五步一井。以清行處。十步一廬。以備茶。那得有許多。許多。可笑。又山陰朱相。聞善人。也有嫉者。幼以十二罪。翻來覆去。百般摹擬。悉入鬼魅。變幻中。讀其疏。其人之品。心術了了。所謂自供。托出面目也。

人言太岳奪情。恨廷臣攻之。每罵羅倫小子。余初以為疑。太岳天分儘高。何故肆便。

至於此近見一新遊馬前聲呼名指斥其曰小畜生小奴才乃知人意既滿又有憤激不自尤而尤人決裂安所底止

江陵談武亦有曰夫夫也解為三獸不解讀書股軍膏則虎而翼當路則狐而婦至於達大觀則鼠而竄耳金版六發是其本業率不能司況于屈首受書而練于當世之務乎余謂此三者皆文武共之而文臣尤甚武弁流而為三者皆文臣先之貽之也

江陵奪情解俸光祿寺每日送酒飯一桌各衙門每月送米十石香油二百斤茶葉三十斤鹽一百斤黃白蠟燭一百枝柴三十担炭三十包其餘橫賜不可勝記

神廟剛直大婦江陵丁憂奪情吉服供奉紛紛惹出許多事來這封君厄得不換巧自古好事都難成就亦日月盈昃必然之勢也

奪情是萬歷五年丁丑七月間事十月朔望星見夜竟天大內炮十八日編修吳中行疏上十九日檢封趙用賢疏上二十日刑部員外艾穆主事沈思孝合疏上江陵大怒時大宗伯馬公自強曲為解江陵跪而一手撫鬚曰公饒我公饒我掌院王學士錫爵徑達袁次為之求解江陵曰聖怒不可測學士曰即聖怒亦為老先

湯惟小 卷九

生而怒語未訖江陵屈膝于地舉手索刀作刎頭狀曰你殺我你殺我學士大驚趨出二十一日已卯受杖即日驅出國門同官不敢候視許文穆公方以庶子先日講錫玉杯一曰班班者何下生派英英者何爾生氣追之琢之永成器以贈中行錫犀杯一曰支羊一角其理沉斲不惜剖心寧辭碎首黃流在中為君子壽以贈用賢楊思孝杖華加檢獲且禁獄連三日始安解發成更辛楚云方杖時部南阜元標觀政刑部憤甚上疏中責人持之始曰我是告假本又危激厚貽之乃得入廿三日丁巳杖百滿成貴州都勻衛時申文定已為掌詹侍郎調護甚至部感之文定致部為立傳而羅給事大統故論文定奪職與部同鄉相序年又長聞之大怒幾欲出揭為序其傳不行乃此夫人各有主意各有交情那得以此律彼近日正坐此弊所以增是非分門戶人之生也耶謂各自樹立使萬物皆遂其性耳一切哇呵必削去之乃稱君子乃成世界

訓士

許文穆公典已且哉余得登樓約日聚村所戒厲之既至拜謁余切欲親承其教從諸魁元後挨近前川傾聽文穆大言曰中樞索賈賄者必多分毫皆不可與即如我

轎上門上一切拒之從我言者為好門生不從者反是我容切體訪定人品高下聞者謂平平無奇由今思之即是宋舉王問生事之說生事足則取與明道是理賢節則一切飲食衣服皆可類權文穆獨早出侯人頓首當是時余等安然不聞有塵主一役一錢之費且慮其憂切不下帶而道存矣

被誘得白

余初歸太倉相公省母給假歸入訪言余再候不交片語一茶即別復有後言謂余索富曰連許說居第千雲者余心知來感然無以自明同鎮董宗伯先生座主也宗伯物先生來弔余迎之先生率其子縵山有與來訪所見破瓦舊椽愕然曰還有廳事否余曰有之故不延坐止後有書舍三間且先生厲聲曰此伴那箇不有徐顧縵山曰翰林先生座戶不剪噴噴久之起去野次復職舟召田父問狀田父指余舍對如余言且曰兄弟三人共之意遂大解余復登舟送別先生執手再四曰人言宜足信余曰先生何出此言復厲聲曰我眼是肥兒核去去不必言以後過先生必留飯深譚越十餘年復問家計若何對曰如初無才故至此先生大笑曰辦此何必大才這段意思街感如何能忘令老矣益覺恩德

湯惟小 卷九

先生與吳縣相公同年同大魁同大拜吳縣道遠先生慈若一友問其處安在余曰不見羅漢坐中有坦腹哆口者有擗肩淚欲隨者各有相法各有秉必各有趨向不得論異同也

先生自謂文行冠絕今古兩成取士并會錄稍破常格時歸德為大宗伯頃言壞文體自此始太倉怒甚會錄果不甚佳墨卷大雅者殊少而太倉之文行又不可以此貶價也

是時議從祀諸臣有大瑞廣東人主曰沙先生聞中因益以王文成薛文清兩先生歸德謂三先生誠當從祀事發內閣固不肯覆卒取中旨行與閣中遂如水火矣三王並封之議原某少宰進于太倉者太倉稱善一時大聞而止太倉身被攻擊口不言其故得大臣體謂少宰非有心作弄吾不信也其舊僚且勿論言欲擠代之耳

問街

國朝閣臣大約初入為東閣進文淵又進武英以及謹身今為華益今為惟文華則二百餘年來在永樂閣權謹以孝行舉拜文華殿大學士至萬曆三十五年加山陰



朱文範公履亦一奇也。又殿閣進退不相兼而高文憲叔以謹身東閣王毅慈也兼謹身東閣又一奇也。

宋文毅公奏疏云。兒童走卒無非怨詛臣等之言。流離瑣尾無非感悟臣等之狀。乃者齋捧官來即說礦稅各處書來未開械而知其說礦稅令臣等如何抵對。如何擔塞。抵對擔塞已非一朝。巧言如簧。不過增譏。皇上于章疏可以留中。而臣等之書揭不可無答語。時時戶外。雖無對策之寬。知日日銜前。不尺錢之債主。按劍相視。許語橫加。云云。近日輔相真是苦海。

親戚門生免受牽累

閩臣當國勿論賢不肖。歸時必牽累同鄉親友。若門生輩。華亭以於未及第。又十九年。而陸平泉先生會元入館。凡二十七年。穆廟登極。華亭當國。已餘十年矣。先生僅以太常卿掌國子祭酒事。益家居當十之九。又為南司業。恬退如此。其又誰得牽累哉。此後鄧定字之於江陵。近日顧鄰初之於四明。皆門生。卓然免於風塵擬議之外。陸辛卯。辛未。顧成。成並以會元居之史奇。

閩臣勲臣

清懷小品 卷九

萬曆中葉。湘閩夫印復鑄。而閩權始日輕。南中魏公賜第。毀而復遠。夫太祖御筆甚多。而勲戚日就寔。至有投河死者。兩事關係獨在閩臣勲臣已乎。

世將

世言世將三世必凶。乃薛仁貴既以壽考終。子詢為朔方行軍大總管。卒年七十二。諡曰昭定。弟楚玉為范陽節度使。楚玉子高為相。衛沼邢節度使。檢校尚書右僕射。平陽郡王。卒贈太保。高弟芳為留後。被逐奔洛州。入朝見原。高子平。河中節度使。檢校司徒。韓國公。卒年八十。贈太傅。子從左領軍衛上將軍。贈工部尚書。凡五世。無凶者。亦能延福。

鄂斬學道

尉遲鄂公斬學道不但忠勇。亦有謀略。晚年俱謝客學道。係其身名。韓復能作小詞。自號清涼居士。此其人似皆得道而去。真西遊記所謂戰鬪佛也。

韓都督應變

都督韓公觀提督兩廣。初入境。生員來迎。觀素不識生員。見其巾衫異常。韓斬之。左右曰。此生員也。觀不聽。曰。生員亦賊耳。朝廷聞之。喜曰。韓觀善應變。使其關生員。

而此則軍令出而不行矣。豈不損威。韓殺人甚多。御史欲劾之。一日觀召御史飲。以人皮為坐褥。耳目口鼻。顯無髮。髮垂褥首。披椅後。殺上。設一人首。觀以助。取二目。食之。曰。他禽獸目。皆不可食。惟人目甚美。觀前席坐。每擊人。至命斬之。不回首視。已而血流滿庭。觀曰。此輩與禽獸不異。斬之。如殺虎豹耳。御史戰慄失措。曰。公神人也。竟不能劾。

武而能文

岳家果謫甘州。郭定襄以詩送之。吳鉞庵置之集古錄中。定襄武而能文。又故重正人君子。宜其字名為勲臣之冠也。

秋崖文武

朱秋崖中丞。吳人。少負文名。兼長謀略。勘定歸。甚著聲。會海上告警。視師浙閩。性嚴。鄭令徐易。承豐人。號豐溪。論事不相中。命卒毋庭下。加詬辱。徐舒然不少。動徐曰。明公怒既定。可使下吏有言乎。因徐引。如走如走。朱無以難。後中丞被抑。徐曰。其才兼文武。且直前忠。世鮮比也。徐後為刑科給事中。秋崖之父。號圭庵。為崇寧教諭。先娶馬氏生子。初冠。後娶施氏生子。純衣不孝。與

清懷小品 卷九

外家得史。短。合計以整。陷人命事。主虐本儒。大懼逃去。縣收。施及。置於獄。執。纒生數日。剪敗絮裹之。衣又百計絕其食。且中毒。幾。凡五月。賴同鄉陳憲。副。冷。庵。訓戒不孝子。力言于史太守。白狀。母子俱出獄。圭庵亦就理得釋。後衣冠。鈕。俱敗。絕。後以從父。獨存。統。清。強。為。名。臣。冷。庵。字。梓。之。雖。一。奉。有。冷。庵。記。

侯命辭

萬劫辱。獨立孤蹤。八疏軍功。十疏迂忠。一官早解。一命莫答。浙閩之機。械則巧。宵旰之緩急。誰庸。益以海為利之家。布列顯要。故以是為非之口。充塞鴻。披腹。年。正懼多。說之。陰乞。職。請。老。敢。干。不。題。之。公。日。月。在。天。雲。霧。在。地。便。宜。教。旨。遂。成。文。與。旗。牌。軍。令。遂。成。兒。戲。世。起。誰。開。當。同。伐。異。知。責。人。以。常。法。不。念。呼。吸。之。兵。機。知。論。事。以。常。情。不。念。順。逆。之。名。義。知。一。時。賊。命。之。當。惜。不。念。累。年。赤。子。之。倒。懸。知。一。時。威。柄。之。當。收。不。念。累。年。冠。履。之。倒。置。知。生。計。以。旬。凡。不。念。先。奉。福。家。得。報。云。云。相。去。漳。州。千。里。知。運。制。以。文。墨。不。念。先。奉。先。人。尊。人。云。云。實。為。天。闕。萬。里。變。虞。倉。卒。執。非。督。陣。之。時。事。擊。機。宜。未。奉。班。師。之。旨。九。十。六。執。訊。之。魄。若。云。可。矜。若。云。可。疑。數。百。千。航。海。之。家。何。據。而。作。何。據。而。止。茲。幸。指。揮。處。定。大。開。報。復。之。門。向。使。反。側。四。起。

必樹激變之機。報復尚甫公行。致變固當。文致不其。開府職掌參劾。何安允悉見。彌  
縫極口條陳利害。何上下曲為。鑿藏屠府朝貢。國請非叛。臣謀殺寧波巡撫。謂非  
怙勢。郭世威未奉復職之旨。布置陞遷。張德素顯犯通賊之私。願指營衛。惟功惟  
忠。為仇為厲。作福作威。沈大執細。且內外錄因。應死尚多。檢拾之詞。今為神為賊。前  
驅執無迎合之弊。會議如此。支吾主者。得無牽制。盡刪原奏之要。全為估賊之計。既  
非賊。為慮不靖。既行劫。何煩告示。既應變。曷不體念當事之人。既佑賊。曷不早殺。開  
府之議。軍門未撤。占風之月。無波劫使。未來偽府之船。已燬。開刀至於開胸。豈法所  
許。殺人至於殺官。何詞可諉。將官人之命。輕於叛賊。抑天子之法。輕於勢利。前此  
一年。臣奏九重。固曰不死盜賊之手。必死筆舌之鋒。斯言既驗。俟命為禁。亂曰。糾  
邪定紀。不負天子。功成身退。不負君子。言凶禍福。命而已矣。命如之何。丹心青史。  
一家非之一國非之人。孰無死惟成吾是。

梅林手疏

胡梅林為總督。先後上疏。皆手書。如一後被劫。為上所憐。益不獨有禦倭之功。其  
一段。敬謹心。亦自難及。孰謂公僅處豪人物哉。凡古人上疏。必手書。宋時猶然。想至

胡元始停耳

梅林被逮。歛太守何東序。視時局。欲羅織沒其家。發兵圍守。嘉禾鄒陽川蘭。為情  
溪令。知胡公家貧。且得海功。不可泯。力覆護之。願上印綬去。乃得免。

水月

徐文長。自稱曰水月。客胡總督。野服。具者主禮。非時出入。一日飲酒樓。有數健  
卒。飲其下。不肯留錢。徐密以數行馳。胡公立命。轉至斬之一軍收。俸。

四少保

梅林被逮。自謂宋以來。少保當死者三人。一岳武穆。一自謂也。然胡雖有  
勞。要非二公。而汪南明。以威南塘。四之。或本支將。以江陵波。及自前門調廣西。不  
貶。與胡之被逮者。又異。那可益舉。

伯玉志。或將軍。言其以燕志托郭山人。身後郭私其千金去。志竟不成。疾之郭山人。  
名造。御號健初。猶清人。交諸名公。徐天目。顧冲吾。葉龍潭。皆重之。最後葉少師。臺山  
為之傳。則其人。品可知。且燕史。前略。皆有成。何汪之不倫。乃爾。豈故有怨。遂曲筆

戚將軍鎮鎮。所駐三屯。署庫。隨拓之。井及文武廟。梵宮道觀。南山有碧霞景忠諸  
壇。望之。縹緲。如在雲端。有香篋。取佐軍費。公不入一錢。皆以材具。有米湖。因濠  
為險。導以資灌。潑。以柳堤。有魚蝦。羨之。利。荷亭采鷓。可供遊賞。志者。語上曰。  
賽西湖。章下。撫按會動。上言。諸所征。士不告。為太平。准。即。首。亦。排。何。青。  
可以示。遂。事。乃。得。釋。乎。為。大。師。修。成。功。跋。退。不。得。動。一。木。一。土。至。形。論。列。亦。大。  
奇。兵。未。幾。亦。調。廣。西。生。黨。張。江。陵。無。有。錄。其。功。者。沒。凡。二。十。餘。年。至。己。卯。乃。得。膺。  
恤。典。天。啟。元。年。遂。事。大。敗。葉。少。師。題。請。賜。諡。以。勵。邊。將。得。諡。  
名。將。必。好。文。名。臣。必。備。武。好。文。故。有。所。附。麗。而。益。彰。備。武。故。有。所。揮。霍。而。益。遠。名。臣。  
不。必。言。矣。名。將。則。近。時。戚。將軍。得。交。汪。南。明。王。元。美。弟。兄。沈。紫。江。希。儀。交。唐。荆。川。故。  
其。戰。功。始。著。若。周。尚。文。劉。顯。父子。人。能。言。之。罕。能。舉。之。嘗。欲。為。之。查。補。未。能。而。劉。顯。  
喜。文。事。余。與。其。少。子。國。樟。會。于。招。寶。山。語。及。戚。大。不。滿。謂。多。假。手。未。知。其。果。否。也。

陳同甫談兵

辛幼安流寓江南。而豪俠之氣未除也。一日。陳同甫來訪。及門。將進。有小梅。同甫引  
馬。三。躍。而。馬。三。却。同。甫。怒。拔。劍。斬。馬。首。徒。步。而。行。幼。安。適。倚。樓。見。之。大。驚。異。即。遣。人  
詢。訪。而。陳。已。及。門。遂。與。定。交。後。十。數。年。幼。安。帥。淮。同。甫。尚。落。落。貧。甚。乃。訪。幼。安。於。治  
所。相。與。談。天下。事。幼。安。酒。酣。因。言。南北。利害。云。南。之。可以。併。北。者。如此。北。可以。併。南。  
者。如此。錢。塘。非。帝。王。居。斷。牛。頭。山。天下。無。援。兵。決。西。湖。水。滿。城。皆。魚。鼈。飲。龍。宿。同。甫。  
齋。中。同。甫。夜。思。幼。安。沈。重。寡。言。因。酒。誤。發。若。醒。而。悟。必。殺。我。滅。口。遂。中。夜。盡。其。駿。馬。  
而。逃。幼。安。大。驚。後。同。甫。致。書。微。露。其。意。為。假。十。萬。緡。以。濟。之。幼。安。如。數。與。之。後。同。甫。  
上。書。孝。宗。謂。錢。塘。一。隅。之。地。不。足。以。容。萬。衆。山川。之。氣。發。泄。無。遺。殺。粟。秦。麻。絲。系。之。  
利。禽。獸。魚。鼈。之。生。日。減。一。日。請。移。都。建。業。建。行。都。於。武。昌。以。制。中。原。上。題。其。議。以。問。  
宰。臣。王。淮。淮。素。與。同。甫。不。合。對。上。曰。秀才。話。耳。遂。不。復。召。見。

繫獄千戶

同甫。祀本府鄉賢。有議其善談兵事。不修小節。斥之者。何損齋。為督學。檄曰。聖門  
施教。尚分四科。君子取人。豈拘一律。子路好談軍旅。游夏齊。驅。卒。我。立。論。短。短。問。曾  
同。祀。若。依。淺。狹。之。見。均。在。罷。斥。之。科。先生。才。高。志。忠。文。雅。節。峻。原。送。入。祀。庶。修。缺。典。  
嗟。嗟。同。甫。命。薄。坐。前。之。狀。境。死。後。之。推。敲。不。過。賢。者。難。手。免。矣。

之而 太祖應對稱旨千戶伏誅賜衣紗運。

羅湯俠氣

羅仲淵吉水人。多讀古書。性剛儻。好施。國初。被貨游巴蜀秦隴。漢江間。致數千金。客淮揚。結交奇士。縱酒自恣。喜為俠。日甚。季父聞之。往索分其貲。仲淵盡出。索中金。悉取其半。還復以所留。悉分諸弟。走閩。復致數千金。久之。洪武戊辰。應詔實京師。占籍江寧。守令皆禮為賓。市里爭訟。走求平者盈門。永樂初。上書言便宜十事。文皇甚嘉之。仁廟監國。江寧令王凱。上元令魏獨。送戰車不如法。繫御史獄。仲淵憐凱。獨。偕兩縣父老。白其枉狀。後父老悔懼。眾散。仲淵獨詣東宮。陳二縣令之賢。御史折之曰。兩縣父老。不至若以一人。白兩縣長吏。公邪私邪。對曰。公私不在人之少多。誠公一人可也。仁廟召與語。曰。縣官誠賢。戰車重事。而誤之如此。何。仲淵曰。人安能每事盡善。仁廟喜曰。長者之言。即釋兩縣官。亡何。應天府丞張執中。繫獄使人誘仲淵。如兩縣官救我。仲淵不可。曰。兩縣誤公事。故得公言。今府丞私罪。敢面說。且與丞俱族矣。執中銜之。竟因盜官錢。被籍。猶不足償。乃誣寄鈔十五萬。仲淵所運。長子三錫。皇恐傾貲。晨夜携千五百金。償所誣。鈔得釋。仲淵雖以直受。誣然其自負益甚。諸學士。如解胡金楊筆。皆忘勢與交。既老。歸故里。年。孫通。右都御史。太子少保。

湯胤勳在江陰縣。其知縣弗利於民。將受代。亂劫半少年數人。直入縣廳。反縛之。狀其罪。送之上官。上官大駭。并收下獄。凡數歲。會赦乃得釋。夏郎中時正嘗語侵胤勳。怒。就坐上掉之下。拳之。胤勳之眾客為之股栗。又嘗過友人家。見道士在坐。與語不合。罵詈之。幾死。與人言。出入經史子籍。縱橫開闔。隨意所如。無所不快。別自有傳。

諭賊下攻  
林公武不知何許人。建州土賊葉顯作亂。挺身持盾。往諭賊。賊將殺之。以攻下于神曰。陰陽勝北皆死。必立乃免。攻倒地倚案而立。公武初無喜懼。益不敢害。

博雜者  
博雜者。袁人。素無賴。不事產業。日抱雞。呼少年博市中。任氣好鬪。諸為里俠者。皆下之。元至正間。袁有守。多惠。民甚愛之。部使者。城新貴。將按郡。至袁。守自負平。德易之。聞其至。笑曰。賊氏之子也。或以告。賊怒。欲中守法。會袁有豪民。嘗受守。知使者意。守即誣守。納已賄。使者遂逮守。賜服。奪其官。袁人大憤。然未有以報也。一日。

博雜者。袁人。素無賴。不事產業。日抱雞。呼少年博市中。任氣好鬪。諸為里俠者。皆下之。元至正間。袁有守。多惠。民甚愛之。部使者。城新貴。將按郡。至袁。守自負平。德易之。聞其至。笑曰。賊氏之子也。或以告。賊怒。欲中守法。會袁有豪民。嘗受守。知使者意。守即誣守。納已賄。使者遂逮守。賜服。奪其官。袁人大憤。然未有以報也。一日。

博雜者。逃於市。眾知有為。因護之。曰。若素名勇。徒能藉貧。辱者。爾。彼豪民。恃其賈。誣去袁使。袁人失父母。若誠丈夫。不能為使君一奮臂邪。博雜者曰。諾。即入閭左。呼子弟。素健者。得數十人。遮豪民於途。豪民方華衣乘馬。從羣奴。而馳。博雜者直前。捍下。提殿之。奴驚。各亡去。乃號豪民衣。自衣。復自策其馬。羣奴擁豪民馬前。反按。博雜者使自呼曰。為民誣太守者。視此一步一呼。則杖其背。盡創。豪民于閭。鳩宗族。僮僕百許人。欲要暴以歸。博雜者逆謂曰。若欲死而父。即前關。否則閨門善。吾行市畢。即歸。若父無恙也。豪民子懼。不敢動。稍飲。眾以去。袁人相聚。縱觀。歡動一城。郡縣事。馳白。府佐快其所為。陰縱之不問。日暮。至豪民第。門。博雜者跪。數之曰。若為民不自護。冒使君杖。汝法也。敢用是為。怨望。又投間。蟻。使君。使君。汝罪宜死。今姑貸。汝。後不善。自改。且復妄言。我當焚汝。汝家。豪民氣盡。以頰叩地。謝不敢。乃釋之。博雜者因告眾曰。是足以報使君者。未邪。眾曰。若所為。誠快。然使君。未白。猶無益也。博雜者曰。然。即連楮為巨幅。廣二丈。大書一屈字。以兩竿夾。揭之。走。訴行御史。臺。臺。弗為之理。乃與其徒。日張。屈字。遊金陵市中。臺。臺。漸。受其。為。復守官。而。賊使。方是時。博雜者以義聞東南。

吳劉心計

吳。吳。吉。安。人。忘其。名。里。中。有。大。猾。家。徒。數。百。暴。行。為。惡。人。皆。畏。而。苦。之。然。不。敢。上。狀。於。有。司。即。上。有。司。亦。休。休。恐。致。變。不。敢。問。會。流。賊。逼。里。中。吳。遂。開。詣。其。處。說。曰。公。之。行。事。上。下。之。所。知。也。即。有。司。懼。不。敢。問。假。令。部。使。者。督。乎。入。捕。公。公。能。終。拒。之。乎。曰。不。能。吳。曰。吾。固。知。公。之。不。能。也。公。既。不。能。何。不。因。事。自。解。亡。論。自。解。且。今。里。人。德。公。其。人。欣。然。曰。唯。長。者。命。之。更。因。執。其。手。曰。方。今。流。賊。四。劫。誠。危。急。存。亡。之。秋。而。公。雄。傑。所。部。皆。堪。戰。力。士。賊。氣。驕。勇。此。何。有。公。當。此。時。誠。能。率。其。子。弟。擊。賊。賊。必。潰。則。里。中。莫。不。離。公。公。得。以。長。榮。里。中。無。懼。其。人。遂。披。髮。而起。曰。公。無。言。吾。當。為。公。擊。賊。於是。勸。其。子。弟。最。強。者。百。人。持。械。急。馳。而。至。騎。一。驢。從。二。蒼。頭。徑。往。賊。一。遇。賊。輒。奮。關。自己。至。未。凡。數。戰。殺。賊。數。十。人。猶。者。稍。倦。矣。輒。命。左。右。取水。而。澆。心。計。賊。既。已。殺。數。十。人。無。可。應。賊。獨。念。此。猶。寨。里。中。無。已。時。也。不。若。因。其。機。滅。之。遂。從。旁。大呼。我。兵。且。退。賊。遂。乘。勝。追。之。悉。殺。猶。之。父。子。兄弟。

劉。劉。濞。陽。人。少。為。庠。士。家。貧。田。不。二。十。畝。又。值。水。旱。無。以。自。活。乃。盡。鬻。其。田。遂。什。一。之。利。十。餘。年。致。數。萬。金。為。人。慷慨。重。然。諾。取。舍。不。苟。尤。善。心。計。家。藏。白。銀。皆。鑄。大。錢。

劉。劉。濞。陽。人。少。為。庠。士。家。貧。田。不。二。十。畝。又。值。水。旱。無。以。自。活。乃。盡。鬻。其。田。遂。什。一。之。利。十。餘。年。致。數。萬。金。為。人。慷慨。重。然。諾。取。舍。不。苟。尤。善。心。計。家。藏。白。銀。皆。鑄。大。錢。

錠四十斤覆樓板下有刺盜韓氏者使其黨五十餘起城劫之得劉曰若輩利吾財乎曰然指板下示之曰唯若所取賊見大驚喜甚盡力携之入不過二錠既去劉告家人亟逐區賊且復至賊既登城復命于韓韓見金良久曰不殺此人吾輩且無類類並復往跡之無所得韓曰收兵携數錠遂遁去既明鄉人言劉劉笑曰財固在也吾官捕之不數十里賊盡獲金皆如故獨失韓所携耳

王葛仗義

王朝佐清源人負販為生萬曆己亥中常侍馬堂權清源橫甚諸亡命無賴從者數百人白晝手銀鑄通衢晚良家子富有方者籍其業之半備夫里婦負斗粟尺布往貿易者直搗而奪之少誰何輒以違禁論絕為城邑沒入田儻有能告者以十之三昇之于是中家以上大半破遂近蕭然罷市矣朝佐備者也不勝憤凌展仗馬塞地中使門請見州民誰呼荷擔隨以萬數堂懼不敢出則令戢士乘捕發強弩傷數人眾益沸朝佐攘臂大呼破戶而入縱火焚其署堂有心腹王場者時為守備負而趨以免斃其黨三十七人檢視之皆郡國諸倫臂上黥墨猶新也御史某懼夫中使驟隱其情以格開聞上怒王場以救不垂逮繫下朝佐御史治時彼盡錄諸曾從者

湯惟小

卷九

十四

朝佐曰死吾分耳吾實為首奈何株及他姓時郡守李士登爭之力欲曲赦而郡人副使傅先宅疏于朝力攻御史皆不能得獄具棄市臨刑強挺頭待刃時七月二十有六日也天地晝晦觀者數千人無不歎息泣下朝佐無子有母及妻郡大夫厚恤之清源諸大吏德朝佐歲時輒遺不絕而中使跋頓歎故州民益思朝佐不置立祠祀之同時蘇有葛賢者遂殺收稅人稅使孫隆故以職造至顏老成敬禮士大夫兼備不無擾動賢既為倡從者數萬遂走杭州得免有董某者故役申文定府中為州判起資數萬居于湖簷而從之收劉河稅變起泗河奔過中寒寒賢原名成富道所改從得放出有親皆不覺至今尚存

虎枕不殺

許叔字本善欲人文穆公國之從姪也豪健善擊劍視彊命中嘗被酒卧廂北有虎枕其頭醒而視之鼻息甚酣益虎先食犬口吐沫一如醉人狀許熟視曰彼無恆心乘醉殺之不武遂舍之先在嘉靖中上三策請立縣城不果後倭突至太守陶公承學召與議事令守東門飭武備倭不敢入繞出兒院遂議城以數為營投冠帶行軍却之徐為措置立縣復解去商于嘉禾之皂林以酒暴卒祀為神陶太守深傷為文

以祭太守時已為顯官即泗橋先生也

巨賈居刑

刑部尚書趙公維為南御史清軍雲南上疏忤分宜被逮械行萬里途中墜車再傷入坎宮輪過得不死既至下錦衣獄有巨賈某亦在獄視公而泣曰公即拷訊宜為雙足誠得行六十金可全矣曰吾不能保首領焉保吾足明日刑至足有青衣數枚在傍若陰謀者則賈已代為居間矣獄上分宜票旨杖百公自分決死肅皇林去之刑籍歸後起撫貴州過江右見分宜某屠道傍刺然言于監司加守護歸許江陵再歸及陵籍沒公召入刑部又力請寬恤乃得少解蓋其厚德如此行固宜如此此賈極西年高完令全節非偶然也

佐軍典

兪州從凡世德字東其能取忌嚙馬馳回中道以嫡孫故司馬移陰為屠府主簿會倭大入再上嘉極故用事者奏寇狀眾以為迂與禮部沈郎者煮黃金不就棄官去所受賸田二十畝悉歸官佐軍典賈田宅庭沼俱不省治斥荷屬其食麵餅參飯冷淘至斗許取足而已

湯惟小

卷九

十五

不善神怪

路崇字東如順人處涉經籍少為童子師性伉直不匿人過母喪發引做家禮去檮杌鼓樂用人為方相市兒爭譁笑之尤不善神怪嘗有降鸞者人各獻香檮貴脫所設便糞道上曰吾無他物聊以供神觀者縮頭貴大笑而去後以壽終楊鈞字九鳴號樓雲鄞縣人有學行里中有巫稱曰龍神道人談禍福如響家趨戶迎官不能禁公作文令人讀以諭之弗止躬往見巫揮其首痛毆之巫蒲伏惟叩頭求解時擁巫者千百人驚惶散去公楊晉齋守陳之祖也

采首

東兵有張氏春素儒不執筆謝去論兵說劍走馬獵狐兔為俠往來三兵中歸則鳴琴在堂坐客常滿而亦慷慨周人之急名隱隱起一夕有客卒至體服甚偉鋒穎橫出聲震且指履劍手震血淋淋下人問曰此非張俠士居耶曰然張揖其甚生定客喜動顏色曰風取已雷張問指其囊曰是首也且曰此去有一表士欲報之聞公高義可佩十萬得請所圖吾事畢與張立應之客曰快哉無所恨也乃留囊首去告以返期及期不至時已五鼓張慮以日出而囊首已遺家人出而理之乃

講讀學士免考

明 湖上朱國禎輯

弘治十年。考察宗官五品以下。掌院侍讀學士楊守陞疏言。臣與掌院侍讀學士王  
 黎俱在聽考之數。但臣等俱掌印信。俱有屬官。進而與吏部會考所屬。則將坐於堂  
 上。退而聽考於吏部。則當候於階下。一人之身。頃刻異狀。觀視不雅。况我朝。列聖  
 於學士之官。特加優異。如履成侍宴。坐於四品官之上。視學與三品以上官。坐與  
 倫堂內。今四品官不屬考察。而學士與屬官。一概聽考。其於事體。亦甚不便。且學士  
 所職。乃講讀撰述之事。非有發覆刑獄簿書之責。其稱職與否。聖鑒昭然。若非其  
 人。自甘賜黜。又有不待於考察者。伏望斷自宸衷。循用舊例。特假優禮。示宗重儒  
 臣之意。從之。

弘治十七年。翰林學士劉機奏。臣雖叨任學士。掌印職銜。不過五品。亦在考察數內。  
 乞勅部院。先將臣履歷。逐一考覈。應否罷斥。奏請。聖裁。果不係應斥之數。方令臣  
 會同各衙門。從公考察。允行。於是學士江淵等。又奏學士所職。乃講讀撰述之事。非

後。發簿書。待稽考。而後從。况臣等歷事。先朝。供奉。皇上。前後已二十七年。其稱  
 職與否。聖明洞鑒。久矣。若有不稱。惟。陛下。顯賜罷黜。有不待於考察者。伏望念  
 累朝之典。及往年免考之例。特賜寬假。以示崇邁。從之。

合二事觀之。由前則講讀學士掌印之故也。由後則學士掌印。與學士自叙。禁過。申  
 明前說也。此免考之始。而近日所刊詞林典故。止述免考。不推本來歷。又止稱學士  
 不及講讀學士。殊欠詳備。今并其官。皆為尚書侍郎。詹事少詹。所兼。而本院廢。不復  
 設。間或設于南京。掌院。止侍讀學士。豈難其人。抑新其官。而惜之耶。皆不可曉。  
 學士關樞。益。國初學士。原正三品。後雖改為正五品。而體貌。愈重。如故。觀楊公之  
 疏。可見五品以下。過部考察。始于弘治年間。持疏陳免。亦是申明。祖宗舊制。非因  
 免考始開。視也。故講讀學士。不得開視。

又五品不連一句。乃各衙門所以嘲詞林者。亦收入為佳話。獨鄧定宇先生。見而哂  
 之。

東宮官

東宮官如原字而下。國初俱大臣兼領。修撰黎淳等。九年考滿。值。吳宗實錄。進呈

以纂修俱陞庶子諭德等官淳上言舊制無專碩為己以大臣兼之臣等仍翰林之職不許

院中老柳

楊晉庵守陞掌翰林院稱院之復堂有巨柳數章每歲日氏之翰康未老欲暴於庭患柳陰之翳也請伐其最巨者公不許作老柳賦示意今院後柳不知何如亦不聞時康想米歸戶部而柳皆非其故矣

瀛洲亭

院後堂東南角有瀛洲亭環以池池去玉河可百餘丈掌院學士曹植齋朝節欲溝河水注之各舖已具時余在史館科深謬稱為長已註籍求有母學士並未得已乘肩輿徑學士迎笑曰老史官當為主乃爾推托耶時替工者為余同年主事應雲冥朝卿學士門生也與諸公相顧未及言余曰得注水甚妙然須測地勢高下如何測之池高于河數丈學士召匠詰問曰汝言河高于池可鑿今何悖也匠不能應余曰彼只欲從我支幾糧耳安惜其他故非親驗不能決學士大笑而止乃別為瀛洲亭

卷十

二大節

童承祿字大章號內方官左庶子有高才好談說喜說相談死生之理自謂體太魁碩當不壽以志屬其同年王思齋傑果先二十年卒王不及志後王召為戶部侍郎因之文字及之感慨且述公二大節云不附石求官稅之終不去一朝士辱石氏黨既力為解後上怒索其人終不妄指違己罪當時稱羨而世無傳焉嗟乎士君子德美其行自盡於冥冥中者多矣

補贊中允

陸文裕公以廢事推少宗伯同郡孫文簡公以少詹事副之世廟獨用文簡嘗稱文簡補贊中允益屬意久矣文裕克卒于位贈少宗伯文簡以太子少保大宗伯致仕贈太子太保公少領知有人以紅燭令作破應聲曰色如朝霞光同復月在詞林沉默敦御即張桂氣爽不忍傾居鄉存厚道不忘故舊子克允號雪居以乃祖為廷平知府號雪岑所以志也亦有高行善大書及畫人皆寶惜之可謂能世美矣

談兵為史

秦鳴鳳字子字號白鹿嘉靖壬辰進士於卯以右中允主北試中程閣老二子眾議

籍籍次年二子登第乃稍安事發削籍并及鄉試事遂秦下微問任會倭寇所建白中宵驚當遣廣起為兵部主事至徐州垣發背卒年僅五十秦慰像長鬚陸學白誓望之若神而止於此命也

留館職

萬曆丁丑會元馮具區夢稱以庶吉士告歸既滿入翰林時中庶常凡四人沈自汜陸可教楊德政皆已留館故事一省未有盡留者馮當備別署其座師蒲州張閣學風碧憂之益發方志願其子居二甲馮過之初無加禮愆怒言于父曰彼恃會元決留館故爾因盡留三人將以抑馮并示諸詞臣意旨也蒲州計無所出命馮且駐郊外侯江陵有家慶拜過恭甚而微作色已飛江陵惟問故且曰有心事所不足耶蒲州威頓曰為馮子館事江陵憐之曰是會元還它編修蒲州沈飲盡權方出次日入朝補館職此與于文定公筆屢所述陸平泉先生留館亦藉座主張龍湖之九頗相似要之分宜難食江陵雖決不令會元既入館復為它官彼視一編修只是本等官世番索松陵之說亦未必真渠眼孔儘大罕布窮措大一線龍湖具銀幣之說尤費林既留安用此且不用于先而今乃作謝儀耶

館長

庶吉士推一人年長者為館長總掌諸務人多區年進之世廟時公且馬其庵自強年在數人下獨不遵選領長約後卒拜相館選取二十八人相傳謂上應列宿然成祖取有定數而周文美以平此願入館讀書成祖許之則其說似不足據蓋宋端拱初已有此舉以慎嚴取亦二十八人今以選數符合遂附會之耳端洪中第十九人為古成之子亞慶廣之增城人廣舉進士自古始舉及第之年次即成之有張賀劉師道者嫉廣南人右已夜召飲置時兼為代爐傳成之不能應太宗怒杖去再舉登第與送上前實置二人於法成之申謝無有上甚重之張欲深奇其才詳知綿州茂于文章政事雅意丘登後過其人韓泳選以儉辭謝曰方為親使非所願也卒于官或曰終以德去

改翰林

大臣子弟為科進者例應選得改翰林嘉靖中御史胡效臣以父建任都御史當改御批曰改授翰林乃近年陰厚私熱權別衙門用者

南翰林



南院在東長安門外。列宗人府上。太祖右文之意。可也。歲久塌壞。名為衙舍。木石俱盡。己亥年。余以使事過南中。容往觀之。荒地畝許而已。劉雲居曰。寧起筆。請於工部。得百金。又即公費。佐之修葺。各備。己巳。余以司業。到劉。劉與酒。舊規。本院缺官印。必屬司業。院中月制。銀四兩。一錢入。余受者。十八月。悉以了餘工。并換大門。樑柱。裁庭中松柏。置植買書。檢齋中書籍。重復者。費之。雲居亦助足二十。一史。皆註公簿。列二大扉。明刻數目于上。無得私移私借。又誠後。凡司業署事。都照此例。別衙門。未署則否。未署所以光祿少卿。至見而怒曰。偏司業能。別官不能。亦辭之。復發考亭。諸刻充其中。此真同心。而院役。松老矣。每歎息曰。纔成衙門。余既被廢。追思景象。深犯喜事二字之戒。今不知何如。夢寐及之。覺而失笑。且自嘲也。

名帖

詞林寫名帖。用大字。各衙門尤而效之。幾與亞卿等。余乙卯年三月。過故郭姚氏。乃大京兆畫溪公之孫。出公座。王槐野先生單名帖。友生字。僅蠅頭細書。是年甲辰會元。羅文鏡。畫溪同年也。亦有單帖。稱年侍生字。與王先生等。次年借書於里中董進周。一舊帙中。有阮孟峯名單帖。字亦如之。而畫較細。阮是時不知何官。稱曰年侍。

名帖

生名下有一等字。上寫早臨二字。居中。述字在右。想同門之遺帖也。蓋凡事之模而謹如此。今滔滔不可復返。稍損之。且以為失體矣。

大名

御史與主事平行。文移謂之手和。御史署名頗大。王偉時為職方郎中。口占帖之云。諸葛大名垂宇宙。今人名大欲如何。雖千事體無妨礙。只恐文房費墨多。有士于代答云。諸葛大名垂宇宙。我今名大亦從先。百凡事體皆如此。費墨文房不用錢。偉尋陞兵部侍郎。客往賀曰。大名屬公矣。偉又占曰。諸葛大名非用墨。清高二字肅千秋。于今一紙糊塗帳。滿面松煙不識羞。眾相傳為笑。其有稍改。

坊局嚴重

詞林官至坊局。體嚴重。稍暇即發單帖。邀館中新進者。或以地或以科。多至十餘人。聚集。設極深談。因得其人之學問。才情。短長。處合。則稱知已。日後連翩為公輔。最高者不難屈己下之。劣者亦因識別。以漸改用。故新進史官。多氣。不敢放蕩。慮其卒。燕米。遂也。至今詞林中。有前輩。後輩。不請前輩之說。以後此風。漸微。便渙散。杜於相傾相敬。而後止。

或曰。必若此言。其互相黨比。而後可乎。曰。非也。張文信固已行之矣。有大不可。乃上疏直言。與天下共之。有何不可。

詞林初授官。有七科以上。旁坐過馬之說。如余己丑科。過辛未前輩。則執此禮。後丁酉年補官。又有避讓。讀學士之說。余惜惜皆進行。後官南中。間同年。舊弱侯。前過家。鄭定字先生。為司成。先生辛未科。焦執舊禮。先生固辭曰。即如俗禮。所云。曰七科以上。蓋八科也。奈何仍執至此。遂得改正。後聞陸文簡傳。文簡辛丑庶吉士。徐文貞於未及第。已正位宗伯。仍講鈞禮。則不但七科不論。并官品原不拘拘。蓋先輩之從雅道如此。

翰林前輩

翰林最重前輩。張太岳丁未進士。陸平泉第辛丑。益前兩科矣。太岳柄國。位少所起。平泉大宗伯。從人望也。而欲其速去。設讒數。令人劾。鬚髮。又數更新。起若曰。修汝皮。行當換皮云爾。後虛傳有旨。令禮部。捧接平泉。即趨入。無有。乃亟請歸。善始善終矣。

陸韓

舊制。編修九年。陸侍講。檢討九年。陸修撰。既陸侍講。講修撰。與狀元。徑授修撰。若又皆九年。方陞中允。益原五品。衙門重之。不輕授也。成化二年。童緣以修撰。陞諭德。因同官王獻。以將秩滿。謀于大學士李賢。欲為己地。故有是命。後遂為例。至弘治中。改正。必二十六年。方陞五品。楊文襄召對。錄可考。隆慶中。申文定修撰。滿八年。止陞中允。又一年。晉諭德。未幾。穆廟登極。諸官皆徵陞。有十七年。大拜者。因而辰己未壬戌三科。不館選。缺人且值。龍飛之會也。

乙丑館選

凡陞遷。龍頭得前科之半。外轉。讓後科之半。旬隆慶。戊辰。後局稍變。黑龍頭猶如故。而外轉。流落益多。如戊辰。李真。軒。才名冠世。歷潘泉。幾四十年。僅轉南太僕卿。而官官。又詞林。考官。摘官。見後。考察。即與補官。奪復仍入坊局。焦弱侯。稱後。一推南司業。未奉。旨。即被人言。弱侯。宜便不堪。此官耶。至王損之。列考。凡十三年。方補官。再遷。又止。陸參議。舊規。外者不。論。請者不。外。以一八。兼之。吾黨之窮。乃一年于此。是科。三鼎甲。外選者。二十二。八。中間才士甚多。留者。十二。八。惟余最薄劣。俯仰三十年。間。初十年。取京師。濟濟。皆有公輔之望。自己亥年。一散。便分。陸谷。劉雲居。曰。事得。

少辛。已不及見。將恬庵孟君。復向少辛莊冲虛天合。黃真軒輝。得小庵。博商盤新德。得太常卿。著國子監周編齊如。得祭酒馮源明。有經得原于。區海目大相。以中允。改南。王損之。皆檢討。考察。今皆作古人。重思。白其高。外。轉。浮沉。聞是。潘某。余與林。兼字亮。命。皆祭酒。被發。三人。僅得。不死。投科。道者。惟包。大。瀛。見。地。至少。辛。馮少。瘞。從。岳。顧。海。陽。際。明。家。居。無。恙。而。鼎。甲。焦。弱。侯。故。一。積。不。復。收。陶。石。質。望。亦。止。祭。酒。與。賭。谷。道。南。雖。大。拜。有。所。施。旋。以。憂。去。從。來。館。中。之。否。未。有。甚。於。此。者。而。先。一。科。為。而。成。合。鼎。甲。無。大。拜。有。五。亞。魁。皆。在。事。人。又。皆。典。會。試。差。以。此。勝。

焦弱侯。率直認真。元子初出閣。定講官六人。於未則郭明龍。而成唐柳所。袁五。瑞。蕭。玄。胤。全。玄。洲。已。且。則。弱。侯。太。倉。相。公。迎。謂。曰。此。重。任。我。輩。先。年。少。著。精。神。故。到。今。杆。格。乃。爾。諸。公。看。元。子。資。向。如。何。擇。其。近。而。易。曉。者。勒。一。書。進。覽。方。佳。無。何。相。公。去。國。諸。公。不。復。措。意。惟。弱。侯。三。上。三。多。三。不。感。纂。養。正。國。說。一。概。郭。閣。之。不。平。且。當。眾。為。之。奈。何。獨。出。一。手。真。謂。我。輩。不。學。耶。且。此。書。進。後。僕。發。講。將。遂。與。古。書。並。講。抑。出。汝。之。手。今。我。輩。代。講。誰。則。甘。之。其。說。甚。正。弱。侯。亦。不。復。理。後。其。子。携。歸。對。于。南。中。送。之。寓。所。正在。案。而。瑞。陳。矩。適。至。取。去。數。部。達。御。覽。諸。老。大。志。謂。由。它。室。進。國。大。海。樓。小。品。卷。十。六。

拜事不可解矣。呂新吾司寇原卷山。西。茶。閣。範。一。書。弱。侯。以。使。事。至。呂。索。序。列。行。弱。侯。亦。取。數。部。入。京。皇。貴。妃。鄭。之。侄。曰。國。泰。春。見。之。乞。取。添。入。后。妃。一。門。而。貴。妃。與。馬。象。大。講。謂。鄭。氏。著。書。弱。侯。交。結。為。序。將。有。他。志。疑。忌。者。又。借。此。下。手。至。今。其。說。尚。盛。不。獨。敗。官。將。欲。吹。肉。文。之。不。可。輕。如。此。弱。侯。以。此。誦。官。絕。無。幾。微。怨。色。對。客。亦。不。復。諱。及。惟。與。余。善。細。問。之。乃。述。此。且。戒。余。曰。惟。認。真。故。及。切。無。然。余。曰。不。認。真。乃。認。假。耶。然。養。正。圖。一。人。獨。纂。不。高。之。罪。畢。竟。自。家。有。不。是。處。

黃真軒心口爽快。其同省范凝宇。醉。先。二。科。入。館。而。年。差。減。且。其。弟。卿。試。同。年。也。黃。以。小。范。呼。之。用。文。正。故。事。示。重。亦。以。為。戲。范。大。不。慚。遂。有。違。言。黃。好。佛。如。齊。持。戒。若。老。僧。當。道。頗。不。謂。然。因。別。事。票。旨。有。薰。修。當。入。深。山。之。語。人。因。推。茶。酒。殊。言。官。幼。之。黃。迷。狂。稱。俄。一。日。借。萬。餘。人。來。造。自。宣。武。門。至。高。所。可。三。里。有。頂。相。接。皆。曰。黃。公。所。招。黃。實。不。知。如。久。之。始。覺。黃。知。所。自。來。至。歸。不。出。而。違。和。尚。之。獄。起。意。欲。因。違。違。黃。而。違。故。黃。所。不。喜。也。遂。得。免。

王損之。強直自遂。諸主時。文名稍甚。且鼎族。與王兩相國。世為通家。兩家子弟。嚴事之一語不合。便肆肆出門去。兩相國每母優容。素善。時延。不免。網。而。絕。不。與。事。故。人。短。如。號。豫。章。主。事。疏。上。與。杖。象。宣。傳。王。相。國。或。或。損。之。在。後。從。史。重。處。忘。者。又。加。粉。飾。牢。不。可。破。去。於。間。申。公。歸。田。王。公。復。出。將。抵。國。門。恐。其。高。後。遂。羅。入。考。功。法。余。在。南。中。問。損。之。當。日。事。情。恨。然。曰。戊。子。十。一。月。至。京。見。王。氏。父。子。一。次。夜。酌。談。文。再。入。西。山。習。靜。至。明。年。二。月。初。五。抵。宿。試。院。前。科。場。紛。紜。何。人。上。本。何。人。得。罪。畢。試。後。始。得。其。詳。而。號。疏。在。正。月。并。不。知。其。形。響。也。余。去。國。十。八。年。去。南。京。亦。十。一。年。收。入。拾。遺。中。所。列。事。賦。夢。想。不。及。故。出。陳。座。師。之。長。子。心。血。幾。枯。力。辦。陳。太。守。之。不。貪。神。明。可。鑒。管。粉。飾。作。為。罪。案。坦。然。甘。之。更。因。此。得。脫。丙。丁。之。厄。一。則。貴。為。大。幸。老。開。無。事。偶。有。所。得。稍。述。於。後。

朱修仲舍人有五計之說。余亦作五計配之。十歲為兒童。依依父母。嬉嬉飽暖。無慮無營。忘得忘失。其名曰儂計。二十以還。堅強自用。舞踏欲前。視青紫如拾芥。鶯聲名若逐羶。其名曰傲計。三十至四十。利欲薰心。趨避著念。官欲高門。欲大子孫。欲多奴僕。欲聚其名曰巧計。五十年。嗜好漸減。經變已多。仆起于爭鬪之場。卒塞于安城。之境。得意尚有強陽。夫意遂成枯木。其名曰囚計。過此以往。聰明既喪。齒髮非故。子弟為卿。方有後手。期明未父。願為嬰兒。其名曰屍計。嗟乎。如舍人之言。肯作老計。死計。賢于人遠矣。余今已六十。前二計自所不免。後三計頗覺莫然。今後日攝母以老子作行屍也。

湖材生平所恨者五事。一恨鱗魚多骨。二恨金橘多酸。三恨蓴菜性冷。四恨海棠無香。五恨曾子固不能作詩。余亦有五恨。一恨河豚有毒。二恨建蘭難栽。三恨櫻桃性熱。四恨木利香濃。五恨三謝李杜諸公多不能起。有程姓者。善數。持其師某友書至。余曰。其談且與飯去。其人愕然。余曰。我杜人也。秀才時。並不均。龍起。何則。得佳兆未必佳。得凶兆未必凶。且窮獨何處者。力又如本佳而得凶兆。先慈遠幾日。本山而得佳兆。日後失望。煩怪甚。所以一味聽命。其人默然。臨別。求書為薦。余曰。生平寡交。只此一師一友。書已先到。然然而去。惟以遠為樂。乃能進退兩忘。惟以死為安。乃能死生一致。尹師魚。郭夷甫之事。未可輕議也。

人有思于。自當銘心。傳之世也。不可忘。執一切仇怨。不但自家當忘。亦不可示于人。有思于。自當銘心。傳之世也。不可忘。執一切仇怨。不但自家當忘。亦不可示于人。

孫留筆何則子孫不肖方且流落自致不暇如其賢也亦不報仇一懷報心使動  
殺機是種之禍而貽之毒齊桓公之覆轍也至董札刑行尤可笑有何佳事而使後  
人據為話柄或憐或愾甚以為取即其事果實先輸三分矣

講閒話可以達口舌讀閒書可以文寂寥此老廢人上上補藥少年學此則敗矣  
夜坐久之忽見燈夫散為二奇之是夕茶甚清不欲寐夜過半燈夫忽散而三  
度是時且三鼓矣久之忽散而四雞鳴遂廢燈待之久久忽散而五雞三號矣其時  
為三月十七日豈是應五更之數耶非耶

擇禍莫如輕古今人能言之未有能行者余下一轉語曰擇福莫若輕夫福之為禍  
根也明矣可不兢兢審所擇乎

生平好遊有三快事一己或重九太和登絕頂風淨無纖雲下視漢江如一銀線庚子  
三月太山看日出早起見山頂之東紅光四射意謂已出至赴之尚未也亦風淨  
無纖雲但見光發處如金絲一抹中見兩角稍微圓天之半絲下有青黑數丈軍  
之下則純黑不可辨此數丈者乃海水純黑者土也坐移時日露一點如豆色騰騰  
金漸向漸漸圓圓時日觀頂關有影正相對山尖尚黑漸升矣日其下尚黑僧云

山趾雞三號矣或言看有許多奇怪疑是眼花非實辛丑中秋石梁賞月山與樹俱  
作白玉色泉飛如白玉屑其聲如雷月垂落而朝霞動白玉忽作黃金色層鶴蔽空  
旋繞鐘聲四合萬山皆應一鹿自橋左突過眾皆驚走余奮起逐之將及鹿躍上峻  
壁回顧作聲沿澗而去則天明矣

太和山仰看星辰亦如常登泰山較大一倍論山勢太和更高不止一倍地勢亦如  
之何星之大小迥異乃蘇征北記言大軍四十萬分五哨出整  
文皇至某嶺指侍臣曰到此北斗及在南矣而陳侃使琉球謂仰視星辰亦如在  
中國一般大約

文皇出塞北不過三四千里而琉球東南海面不啻數十萬里何星遠近乃爾有自  
日本來者言在彼中看亦只如中國一般日本在琉球東南又不啻幾萬里此皆事  
之不可解者

近來士大夫稱善遊者莫如臨海王公士性公字恒祿萬曆甲戌進士五岳俱備皆  
有記現麗可誦性既好遊而天又助之官跡半天下雲貴廣西四川皆備此四者非  
五岳所麗而山水尤奇不親履不忠不宦遊亦不能履也公以行人給事中至藩某

後老煉丹家益收所先生之任也  
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此句妙絕妙絕然庸人擾之猶可才智者擾之禍不可言  
雖總歸於庸而禍之大小必有別矣

有禪理之書有紀事之書有方內外沈洋之書令人慕述多事門而諸書並排且  
又刊行失其肯綮矣  
巧言令色足恭佞人也匿怨而及其人險人也佞必險險必佞實一人也  
自己杜門嫌人出脚自己絕滴怪人添杯自己喫素怪人用葷自己謝事惡人居間  
自己清廉罵人貪濁只是胸中欠大

人必一錢不入方是清立雖無所方是貧我輩有屋有田每每受人書帖豈可言清  
言貧只是不餽餉不餽餉而已若侈然自命而曰我云云彼云云宜其招怨而趨禍  
也  
古人只說三不惑不及氣字何居要見此字難去丟了又做不得英雄直養之則為  
浩然之氣

我恐人未有不知者若彼不怨則彼辱我薄矣我算人未有不知者若彼不怨  
則彼逸我勞矣曰怨心使不快曰真心使不開將一燕靈臺擾擾役役反出天下意  
拙不已甚乎

君子道其常此論理耳若論時勢當道其變如忠孝常也變而為亂殺清常也變  
而為毀裂皆當想到不及焉則淺過焉則忌恰好則妙人  
或曰聖人能盡鬼神之情狀看今來人情又有出于鬼魅之上即聖人如何識得余  
曰易之鬼神造化之體段也今之鬼魅乃造化中一點乖氣也甚淺甚拙本是人看  
之如燭火如死蘆不足道何況聖人

收佛之寶以文儒制儒之體以依佛此皆高明人作用  
一友云某書某書都是說謊余曰天地間奇奇怪怪事何所不有隨人說謊未足為  
其萬一姑聽之不必論有無也

未有愛人而不自愛者此人心也未有害人而不自害者此天理也  
柳如謂文學德行為根株正直剛毅為柯葉有根無葉或可俟時有葉無根而露所  
不能活也其言是矣然無根而有葉此色厲內荏之小人其得稱正直剛毅乎至謂  
孝慈友弟忠信篤行乃食之醜醬不可一日無則真根本矣

今人行善事。都要望報。甚至有千善報千。萬善報萬之說。頗為村婆野老而說。讀書人要曉得。只去做自家事。行善乃本等。非以責報。致成違背。此兩人直是徒見。突發此心。如孟子所云。赤子入井之云。兩人若起報心。神明不報之矣。前心善古人已足矣。

余自甲申至己丑五年。因它耳生。遂覺。置不復治。時方聯策對專長同儕。唯唯而人。到氣力竭。盡時。即資育只得放下。未盡放下者。為豪傑。未起而消。為聖賢。

自來士大夫中。有居鄉貪暴。而居官反錚錚自勵者。益立名進取之心。勝所欲有甚於此故也。亦有居官貪暴。而居鄉又循循相安者。益保家遠禍之心。勝所惡有甚於此故也。二種人甚多。然不猶愈於出處作惡。為世間一大害者乎。

小人失勢。而其力猶能鼓動。眾攻君子。使君子不敢開口。此亡國之小人。而失勢者天也。固之即亡。亦天也。君子得時。而其力不能拔。牙連。小。使小人反得生心。此誤國之君子。而得勢者幸也。國之終於誤。非不幸也。

凡事。君子能放下。小人則否。大小人亦能放下。小小人則否。

韓魏公只是有福。此句最妙。故曰。無福之人。不可與共功名。

韓侂胄亦有好處。他道學之禁。宗鄂王之封。其當國。初誠失策。後亦凶終。然終不失為魏公之後。

章元禮。謂宋朝講明道學。國朝受用。此語極有見解。却得。太祖尊崇。固是大縱。

聖人當日。宋劉諸君子之功不少。

攻議學者。曾甚於宋季。至有流離者。然止科以偽之一字。猶可言也。近乃皆以牟利之塗。甚多。以學年之無乃大拙。若謂可兼。則廉。離。勢。不同。塗。如何說得上。不通心度。心想。謂。當。然。人之愈。愈。愈。下。如此。

聖人語錄。是行的。說的。門人記的。賢人則悟得的。命詞的。門人修飾的。下此則摹仿的。安排的。門人耐處的。又有一等人。絕不知學。規。文。死。之。半。狂。三。教。之。餘。嘆。亦。嘆。為。此。是。高。口。的。改。頭。換。面。的。其。徒。讀。頌。誇。張。的。古。有。僧。經。此。則。借。語。盡。亦。自。反。而。思。之。

讀書不求甚解。此語如何。曰。靜中看書。大意了。然。惟。有一。等。人。穿。鑿。求。解。反。致。背。戾。可。笑。故。曰。解。是。不。解。不。解。是。解。

疾之已甚。亂也。難道是容他作養他。小依他。此處理會。不可說盡。

有必不傳之書。何勞問他。有必傳之書。又何苦問他。

翻刻古書。甚害。窮。刻。一。編。錯。一。編。以後者為是。則必以前者為非。

我輩居林下。不足至人。其作惡空齊得。豈是向開門掃軌中。尋出許多滋味。看世上人紛紛。疊到。老。不。休。真。是。可。憐。心。下。便。乾。乾。淨。淨。

做官只有兩條。為國家幹事。為自己營私。二者俱做不得。真極極極。人反而思之。自是明白。不要說着造化二字。

時無英雄。使童子成名。此是何等語。又是何等意思。人却引以自命。裝此口吻。長了浮薄。實當日立言之意。

以石澗水更清。以雪壓山山愈潔。以火煉金金益精。尋常體貼于教。處處煉。不要胡亂。討箇鎮心丸。藥。如。連。子。樓。子。殺。和。力。與。之。抗。中國人。定。恨。于。夷。狄。方。寸。靈。明。定。勝。于。外。感。也。

不道人短。便不說己長。若說己長。必道人短。

宋朝人物。尤若若水之木。可以為張。非。屋。充。張。乖。崖。之。才。可以為管。為。韓。范。富。歐。只。到。得。這。地。位。其。分。豈。然。也。

呂申公用韓富。飽可謂曲當其和。議者謂其扶伏。用間。何居。

虎豹。雖。魚。倫。而。殺。之。易。耳。為。文。驅。得。去。方。難。

人都願兒孫聰明。讀書取科第富貴。子謂如許兒孫。誠佳。但富貴行其惡。斷伐元氣。根必立枯。即做好人行善事。亦發洩秀氣。今年花發。明年無復。不若平平一頂頭巾。為鄉黨自好之士。乃可久上策也。

世謂竹有節而會。梅有花而會。松有葉而會。香。惟。蘭。東。之。其。說。未。盡。竹。無。華。故。中。虛。而。根。不。熱。是。君子。乃。梅。葉。眉。眉。梅。無。華。故。枝。疎。而。老。不。然。是。野。蕪。乃。籬。衣。博。帶。也。松。香。香。故。干。膏。而。蒼。不。然。是。偉。丈夫。乃。薰。肌。膏。髮。也。蘭。草。本。無。枝。幹。與。三。友。另。論。

余丁酉。病。幾。死。病。中。常。覺。此。身。立。萬。拳。頂。上。兩。下。俱。深。深。或。卧。危。隄。上。兩。下。俱。大。海。要。見。生。死。關。頭。只。在。此。處。

病中必有悔悟處。病起莫教忘了。

與一友。諱。五。福。六。極。戲。言。今。之。君子。持。不。惡。耳。每。犯。六。極。之。五。小。人。所。不。持。故。好。德。

一件耳。多備五福之四。友人云。居四之中。又須改考終命。為做德心方快。此是一說。然君子獨無是心乎。要知考終即是德。但不必去。我故老年人。只以保壽為主。況過日。即不必富。而四福可以穩取。決非小人所能及。

妙語

呂仲木曰。行藏猶鏡貌。吾自知之。吾自策之。如以吾腹而度他人之心。是既飽而強飯。此語最妙。然自身上事。推之。件件皆然。不獨行藏大段而已。

范伯達被召。問于籍溪。籍溪久不應。再三扣之。籍溪云。凡學者。治繼述。商量義理。可以問人。至出處二字。不可與人商量也。

滇人馮騰海。名雲龍。以子文卿貴。封御史。嘗曰。枯體變為茶體。茶體即是枯體。變為綠體。綠體即是健體。有味有味。

方揚欲。隸人龍慶。卒未進士。志行端方。嘗語人曰。善陽也。而為善宜陰。此人身上真水也。

湯惟小品

卷十

十一

齊武帝評杜僧明云。於其功不收。其拙收。字最妙。凡拙者。收得好。儘自可觀。且有滋味。不收則害。乃癡拙也。

良法

愚癡屋梁。日用一塊。此實松老轉忘。歛之法。被斂之。此後張無垢諸君子為之甚多。真良法也。

韓非子言為土木人。耳鼻欲大。口目欲小。益耳鼻大。可裁削。口目小。可開鑿。此可為建置處事者之法。

好事難幹

義田本是好事。宜與徐文靖行之。至請于朝。垂永久。而其後不免于免。見復澤其。常燕履文靖亦有此舉。事又知之。其子中翰治計戶。以田償償之。乃得息。世間事皆如此。為善者皆難。余少年。慨然慕立義。今老廢。不能幹尺寸。要之幹亦無歸。其餅口實而已。

言不可行

緊閣先生賀欽。遼東人。清操絕俗。講學宗陳白沙。師事之甚嚴。乃國朝有數人。

陳言時務。欲革東廠。武行宮。教坊司。除娼優雜戲。恐亦難行。但為之節制可也。先生子士諱。性通敏博。極厚書。陳白沙一見稱之曰。老眼識鳳雛。弘治壬子。鄉舉。抱道自娛。不赴春選。都御史張文錦薦為。首陳十二事。不報。解疾歸。先生可謂有後矣。張文定獻十策。其三封。豈不迂濶。斷分財。以甲家入乙舍。乙家入甲舍。于今也行不得。

捲簾審規

呂瑞鎮王繼。思抗李后。立真宗。大事真不糊塗。真宗既立。垂簾引見羣臣。瑞平立不拜。捲簾審規。然後降階。幸羣臣拜。此時帝座上。若非真宗。將如何必死之矣。

人心異

文潞公為唐子方為威德。在今日則為天子。張乖崖謂寇萊公為良規。在今日則為惡口。王沂公除下旨公為妙手。在今日則為檢計。韓魏公騙富鄭公為獨斷。在今日則為擅權。匪獨時異。亦其人其心異也。

湯惟小品

卷十

十三

湯惟小品卷之十終

明湖上朱國禎輯

編均

五帝之學曰成均。古無編字。韻即均也。周人立太學。東五帝二代之名。東學為東序。西學為瞽宗。北學為上庠。南學為成均。騶冠子五音不同。均可喜也。太學國學。漢晉時名也。清大業中。更名國子監。入國朝因之。

雍政

郭明龍為南祭酒。條陳雍政一疏。真可數息。疏云。兩京國子監。則辟雍也。此陛下之學也。今天下府州縣學。其大者生徒至一二千人。而小者至七八百人。至若二三百人而下。則下縣窮鄉矣。臣自受事以來。在監諸生。數僅六百。一持精神。誇以為多。則往歲之寂寥可知也。夫人才感衰。實關于國運隆替。臣不意陛下之學。乃不得比於府州縣之學。臣謹按往牒。洪武四年。詔選府州縣諸生俊秀者。入國子學。得陳如奎等二千七百八十二人。二十六年。監生沈應等八千一百二十四人。永樂十九年。監生方瑛等九千八百八十四人。宣德四年。監生程憲等四千八百九十三人。

湧幢小品

卷十一

正統十四年。監生金聰等四百二十六人。景泰五年。監生黃學祺等五千一百七十九人。天順八年。監生徐福等五千八百三十三人。成化二年。監生任蘭等六千二百人。正德三年。監生洪滿等一千三百二十六人。嘉靖十九年。監生徐甸等二千一百五十一人。及至今日。寥寥如此。非所以風四方。示後世也。臣請下禮官。廣立科條。大興學校。夫納粟納馬。非祖制也。今未敢議減。萬不敢議增也。臣初試士。舉人僅五七人。其文理優長者。在前列者。盡遺貢耳。向非遺貢一途。太學幾無文字矣。臣竊歎天下府州縣學之士。盡皆庸文。而太學之士。乃半居窩做。又府州縣學之士。不無以文理被黜而來。不無以行誼被黜而來。與夫商賈之扶重積者。遊士之獵厚藏者。皆得入焉。是古之太學。諸侯進其選士。最優最上者貢之天子。而今之太學。郡邑以其被訪被黜。無文無行者。納之辟雍。良可歎也。郭去劉幼安代之。余為司業。劉每歎曰。成其國學。朝廷設此騙局。騙人幾兩銀子。我為長。尤為副。亦可羞也。

鄧劉相似

幼安少豪爽。金第後收斂。一以鄧定宇先生以讚為法。定宇官南司成。奉母翼以養。後轉北少宰。母憚跋涉。先生不出。其後未幾。先生年。贈大宗伯。諡文潔。幼安有母難。

官守次第。并贈諡。其學問大略相同。蓋天之並生奇人。抑志至而天亦從之耶。良不偶然矣。

定宇先生為南司成。蘇士乞一鄉紳書為先。所用禮幣中。有一詩扇。受之。則皆細剖。名人真筆。合粘而成。或有某公至。授使觀之。嗟嘆不已。先生笑曰。實創贈與烈士。即以與之。其人喜過望。而蘇士甚扼腕。謂為暗投不見賞也。

丁祭演禮

兩雅丁祭。北因特選。肆于本監。與倫堂。南肆于神樂觀。皆道流執事。

太學生分教

國初重太學。北方初平。選太學生為府州縣教官。所至伺候。若貴戚重臣。其被選者多驕橫。奴視吏民。不為禮。後徵還京師。郡邑恐其入奏。發己罪。多賂以金錢。至數百緡。蓋上之所重。必有偏勝處。雖神聖當天。亦無如之何。後事聞。多坐死者。殆亦少息。

好秀才

郭士淵。台州人。在國子諸生中。以文名。為祭酒甘所忌。潛殺之。太祖覽其文。恨恨曰。好秀才。都壞了。連殺我。極慘。

湧幢小品

卷十一

歷事

監生歷事。起于天順時。兵部尚書馬昂所題。謂當務機要。上下疏牘。關係不宜專委。胥史當擇監生。文行明慎。綜達時務。俾專司繕錄。因謀功高。其入銓常。詔下所司。通行。著為令。

氏生

近日民生。納粟一途。人輕之。在庠士下。遠甚。考之羅圭峰七試。有司不錄。入實北雅。中解元。會元。人顧自立。豈在小試利不利。而俗人眼孔淺。以此分別可矣。

余同年生吳微。如諱正志。宜興人。天才絕世。尊公安節。先生丁丑進士。為江西豐城令。攝之任。慮考試往復奔走。過金陵。入實以去。後中己丑進士。同年秦湛。字尚明。有氣槩。來為令。痛抑民生。每形詞色。凡編役不得免尺寸。吳方是言。躡。頗不平。一日笑曰。請自隱。始為道本。秦駭然。起謝。遂待民生加等。

春屠出入

屠梓石。養英軍國人。嘗學潮中。持法嚴。字牘俱絕。先任為秦鴻洲。業無錫人。以太僕少卿調補。最寬。青衿居間。可以春取。時有秦晉屠出之。屠性南。太常少卿。萬曆初。



張江陵為政。繩下急改。為祭酒。如曾學時。而周傲。君子義為司。周亦無傷人。和厚得士心。時又有屠毒周族之語。至形奏疏。屠毒轉太常卿。

唐以乙丑年考我湖。先君子與焉。積方九歲。從入郡中。考之先夕。益發著前。正先君子寓所。次日出題。乃管之小人二句。先君因戰悸不能書。書亦難辨。屠閻草稿。批曰。此有學識。而書法乃爾。必學于益者。真二等。屠先生其殆聖子。外厥而中實。婉轉能體人情。正人雖風必順。人情凡不近。

先生按湖時。厚小望風。搜諸生過失。一生宿娼家。係甲昧。兩擒。抵署門。無敢解者。門開。搗以入。係甲大呼言狀。先生律為不見聞者。理文書自如。係甲膝行漸前。離兩票可數丈。先生瞬門。復判其臂曰。放秀才去。門復滑趨下。引出係甲不知也。既出。先生昂首曰。秀才安在。係甲回顧失之。大驚不能言。與大杖三十。荷板并娼逐出。係甲倉皇語人曰。向殆執鬼。諸生咸唾之。而感先生曲全一酒色士也。士亦自懲。卒以貢為教官。

沙汰罷官  
趙鶴字叔明。江都人。□□□□□□。邑士汰其十六。又杖死訓導。為諸生所訟。勸明

調朔州兵備。教官而至。于杖又至于死。豈偶然耶。抑酷刑耶。可見前代教法之嚴如此。至沙汰生員。又不始于張江陵矣。士若不佳。沙汰趙詩文刻厲。言言自作。奇人奇人。

精鑿  
正統元年。南京設提學御史。各省設食事。彭嘉承聖人。往南直隸松江府。應試取十五人。舉亭七人。或以為少。請益之。不許曰。吾所取皆決科。若是足矣。及秋榜出。錢溥第一。徐觀第三。張恭第五。所遺者舉亭二人耳。其精鑿如此。此後南畿督學最著者。母若衡水楊宜。與我浙江山之趙鏡。揭拔麗昆湖。趙拔申許王三。相圖。錢以合都卒于家。三相方在朝。分作墓誌傳表。亦盛事也。楊至總督侍郎。

天人  
李獻吉督學江西。試士袁州。舉廉介漢來見。時廉方讀書鈴山堂。有威名。獻吉亦粗重之。談次。廉偶及某生文字。曰。此佳。何不真上等。獻吉曰。固也。為舉其詞。自首至尾。不遺一字。且誦且問。曰。如此可得上人否。廉駭服曰。公天人也。不敢復談文字。長短矣。性高簡。獨待士甚厚。令勿渴。上司行跪禮。故事五日。一上察院。舉履。至是亦廢。

遂與御史江萬寶。計奏。萬寶謝病去。而左布政鄭岳。參政吳廷舉。與獻吉素。有隙。吉安知府劉倫。尤甚。皆以候官奏。廷舉至。乘職去。獻吉亦累疏劾。事下。總制陳金。金以軍前多事。不暇。請以各奏詞。併付巡撫任漢。及紀功給事中黎奭等。勸漢等。願慮不能決。於是給事中王煥言。江西廉監。綱橫之時。各官不能。論濟時艱。還其私德。自相掩護。有傷風化。乞特遣官究治。乃命大理卿燕忠。往會。與按之。忠等奏。岳岳職有實跡。夢陽欺凌。僚屬。挾制。按。皆宜罷黜。廷舉論事。過當。擅離職任。罪次之。又劾金。臨事。托。漢中。立不決。萬寶奏。詞。半。誣。布政使黃璣。按察使王杖。會事。李淳等。承勸。連延。亦俱宜罪。都察院議。覆。詔。岳岳為。民。夢陽。冠。帶。開。位。奪。廷舉。俸。一年。瓚。杖。淳。各。半年。金等。俱。宥。之。萬寶。後。以。考。察。去。官。而。獻。吉。在。萬。寶。王。陽。禮。重。之。請。得。陽。春。書。院。後。寧。王。敗。遂。以。此。陷。獻。吉。林。見。素。致。之。得。免。凡。恐。雖。險。薄。之。名。加。者。無。所。不至。至。天。啟。元。年。始。賜。諡。公。論。乃。定。

持舊制  
孫世芳。舉。容。人。以。職。方。郎。出。督。雲。南。學。政。為。覓。科。條。凡。試。士。既。命。題。度。不。盡。記。者。示。以。所。由。曰。票。質。由。人。撰。詞。由。質。苟。不。及。此。即。宿。構。何。為。御。史。某。欲。合。試。諸。應。舉。者。持。之。曰。非。制。約。士。以。八。月。五。日。始。集。會。城。御。史。卒。不。得。試。其。條。由。左。布。政。連。為。都。御。史。撫。滇。連。之。日。初。諸。司。不。得。來。與。傳。呼。公。曰。制。內。三。品。始。得。與。外。三。司。與。非。制。也。然。都。御。史。為。布。政。時。業。已。先。之。且。都。御。史。與。四。人。耳。今。用。八。而。以。某。人。不。與。是。五。十。步。天。百。步。走。也。其。人。為。飲。容。謝。

停告考  
各省。巡。按。于。科。試。年。大。放。告。考。自。昔。有。之。正。德。中。陳。公。鳳。梧。督。湖。廣。山。西。學。政。上。疏。力。爭。乃。得。止。其。後。按。以。民。生。進。入。學。者。拒。之。真。一。大。快。陳。後。至。副。都。御。史。泰。和。人。神。宗。初。年。我。浙。中。亦。有。告。考。丙。子。年。吳。御。史。從。憲。收。至。千。五。百。人。中。試。者。幾。三。十。人。近。年。始。題。革。而。督。學。自。以。干。請。批。送。者。甚。多。吾。友。陳。赤。石。大。校。至。盡。黜。之。又。一。大。快。陳。浮。梁。人。

免追廉  
舊制。廉。膳。生。員。點。退。者。追。食。過。廉。米。甚。以。為。苦。成。化。九。年。北。提。學。御。史。閻。高。錫。引。考。察。點。官。為。此。免。追。從。之。

督學發策  
督學發策

督學發策

督學發策

督學發策

督學發策

席元山書。為刻城令。多善政。後唐漁石龍至時。召父老咨而行之。元山服其義。遂相  
知重。及元山以議大禮。位宗伯。與宰相異同。時龍督學陝西。因鄉試發策。論朋黨陳  
列大義。以諷。元山閱錄曰。是策專嚴大條。非唐提學不能作。亟呼秦文語曰。為我謝  
唐君。謹受教矣。元山幸甚。甚感。此段屈己受善。亦自難及。然未知真能受教否。身疾  
命入閻。卒不起。則改之。亦何及矣。人生少壯時。不克已從人。消鋒氣。覺老而悔之。真  
是可惜。

親行冠禮

葉良材。昆山人。文莊公之曾孫也。曾學御史張景山。以名臣之後。親至學。行冠禮。而字  
之曰世德。文莊之澤遠矣。景山亦君子哉。  
嘉靖甲子。安福鄒穎。魁首山東。學得邢知吾。曰。異日當文名天下。時邢年方十四。  
召讀書省之。司銜堂。親行冠禮。東方傳為盛事。

重教職

國初。最重教職。所司不許差遣。教生員必有登科合式者。方敘陞。或辭職。得去官。廣  
東博羅人林厚。字萬重。以舉人歷四學職。凡三十六年。方允歸。今勅為定法。補三四  
年一轉。惟有氣力。資緣者上進。又進士得告。改大郡。副榜舉人得大州縣。其權尤易  
允達。而貢途老死不自振。益懈于教矣。

不上名

陸賢。余政觀之弟。永樂初。徵入館修大典。先後八年。為諸儒所重。嘗獻平安南頌。嘉  
禾頌。孝感賦。上奇其才。朝廷建書度大齋。詔百官欲進薦其先者。各上名。禮部  
賢獨不上。曰。吾平生不佞。釋子。今敢以狗君耶。論者勸其達。詔。不忘志。不孝。康  
為危之。賢曰。吾以此得罪。復何恨。有旨。置不問。歷清淮湖口。南康。教職。方客京。願  
有邑子暴病。往視之。已。啗不能言。第數胸其案。已屬覽。賢檢視案中。裝具百金。慙之  
曰。得無念此乎。錙銖弗致。而家者。吾責也。竟全歸之。在南康。常出江湖。見一人病。舉  
為同舟者。所。并歸。學舍。于飲食。戒家人。謹視。問其家。知在嶺南。移書久不報。死。歎  
而慶之。

奏彈靖遠

正統十四年。四川衛儒學訓導唐英。言靖遠伯王驥。都督官家等奉命。任思機。統  
不禮。上心。惟嚴。已欲行。年二三百。拉動。役五六百人。挾帶。銀幣等物。密散。都司官。

卷十一

五

件督學

以選厚利。却敢故違。祖訓。擅用。開割之刑。以進御。為名。實留以用。及至行師。全無  
紀律。大軍一十五萬。俱從一日起程。踉蹌。殘廢。卷不憫惜。其運糧。又不設法。每軍運  
米六斗。搬負。艱辛。何以養。以致有自縊而死者。又指。賦糧。為名。派馬一千餘匹。不  
知此馬何施。又臨。賊境。金沙江。邊。攻圍。不克。被。賊。殺。死。都。指。揮。等。官。却。將。漁。戶。解。作  
生擒。遂。爾。班。師。將。地方。分。與。木。邦。五。甸。以。取。為。功。欺。天。觀。賞。昔。唐。高。祖。有。警。侍。御。史  
李。突。將。兵。七。萬。擊。之。兵。敗。楊。國。忠。更。以。捷。聞。范。祖。高。引。管。子。之。言。曰。君。門。遠。於。萬。里。  
言。壘。蔽。之。害。深。也。皇上。深。居。九重。豈。知。此。弊。乞。將。驥。與。執。付。法。司。明。正。其。罪。先。遣  
廉。幹。官。沿。途。盤。查。各。官。行。李。以。謝。天。人。之。怒。以。快。士。卒。之。心。此。臣。所。願。也。疏。下。兵  
部。會。同。三。法。司。議。遣。御。史。一。員。沿。途。直。抵。雲。南。同。彼。處。巡。按。御。史。從。公。實。勘。明。確。具  
聞。上。以。專。任。驥。等。狂。動。苗。寇。特。原。之。先是。驥。等。奏。捷。賜。勅。獎。諭。令。還。京。尋。留。驥  
勳。貴。州。監。寇。雖。以。土。木。之。變。得。免。刑。書。而。加。祿。進。封。之。典。故。以。廢。矣。

清慎小品

卷十一

六

嚴。冠。長。洲。人。為。諸。生。高。朗。下。視。會。編。人。多。忌。而非。毀。之。然。年。其。有。過。者。試。必。居。首。嘗  
學。御。史。紹。興。人。以。文章。自。負。或。指。曰。戴。秀才。哩。宗。師。文。御。史。怒。將。黜。之。會。罷。官。得。止  
後。以。久。次。貢。為。紹。興。訓。導。與。御。史。遊。迤。有。言。不。相。下。他。日。御。史。死。其。家。探。云。為。戴。教  
官。激。怒。以。氣。疾。歿。連。歸。雅。有。志。尚。小。時。即。上。書。有。司。請。查。里。中。淫。祠。去。之。及。壯。益。克  
心。時。事。三。原。王。公。以。都。御。史。撫。江。南。特。受。重。辱。召。見。航。其。語。移。時。聽。其。論。議。未。嘗。不  
偉。數。知。非。經。生。也。及。貢。至。王。公。已。為。吏。部。尚。書。見。之。驚。曰。爾。尚。舉。子。耶。因。問。當。今。切  
務。條。上。數。事。大。要。以。用。賢。為。國。家。首。務。又。勸。公。不。書。通。言。不。恃。已。見。勿。以。官。控。奪。志  
其。言。蹇。諤。皆。有。所。諷。切。在。紹。興。時。浙。中。海。塘。為。患。有。韓。參。議。為。從。訪。水利。得失。條。上  
皆。行。之。

不負心

俞。繪。滑。州。人。少。負。意。氣。為。父。兄。服。里。正。役。輸。糧。入。海。將。有。閩。寇。凡。民。兵。有。斬。父。功。不  
自。欲。為。諸。生。舉。子。鄉。赴。京。過。沛。沛。令。為。鄉。人。也。質。十。金。既。下。第。獨。得。飲。餼。訓。導。馮。已  
死。矣。道。金。遺。其。子。廷。廷。以。無。券。弗。受。繪。曰。質。金。無。券。信。我。也。若。違。券。信。非。負。汝。父。負  
心。也。汝。父。復。生。其。謂。我。何。為。文。告。其。墓。因。與。廷。乃。受。廣。西。書。將。典。鄉。試。有。以。金。賂。取  
者。賦。詩。題。道。之。具。人。愧。謝。去。任。惠州。通。判。按。察。使。陳。公。柱。以。卒。送。之。道。經。南。康。卒  
謂。尹。曰。適。處。乃。陳。相。家。也。尹。信。之。厚。致。贖。解。曰。吾。非。陳。相。年。始。若。矣。憲。屬。時。屢。倫

章慈以言被諫方在欽抗疏請以己官贖倫等罪天下壯之。

書香齋

劉昂字孟順祥符人性狷介與眾寡諧家貧績學勤苦成化間江浦張瑄巡撫河南聘為子師。公曰禮聞來學不聞往教辭之提學副使天台陳公憲聞而嘉重魏晉齋遺書命生徒有器資者從之游以身為教講究義理務使學者體而行之。經指授者多為名士有禮部授內邱訓導教士不佞內艱起補萊蕪郡太守知其賢委攝邑符政令清簡百姓好之日讀書室上事至又能立辦弘治庚戌滿九載入京上崇守令重儒道二疏為當道所沮遂歸。歌曰職冷官微言語輕不如歸去結鸚鵡林間睡起三竿日且與兒孫樂太平。致仕歸築室扁曰書香齋日吟哦其中。正德丁卯卒年七十二。

教職入臺

邵清字士廉江寧人弘治壬子鄉舉為江西德化教諭典試咸自主斷交薦考上上選御史教職擢臺臣自清始清在臺逢逆瑾之禍廷杖削來瑾敗復官備兵左江費表事竣數日可以歸矣居家蕭然寒士霍文敏深重之夫前朝教職尚入西臺今并

湯懷小品

卷十一

七

教職入臺

國學各堂俱廢不行聞其日多人才愈下非一日矣可慨可慨。 執蓋設行 劉文靖之父名亮以貢為潯州澄城教官性嚴毅士皆畏而服之在潯病甚夜坐雨中諸生更執蓋立侍去澄城道板諸生共推勇有力者護之與盜角不能近此雖公之教法而一時士風之厚亦可見矣。

樂侯

唐欽亮嘉定人為諸生有名好講論世務慷慨有大節賈入京僕奴犯境並歸言于大吏權假邵慶兵為援賊薄城下親仗劍登陴自矢石一夕賊逸城三面鼓噪惟西南隅寂然疑之即躍馬往見賊方自林麓中逸遁出將濟河命連弩射之賊惶駭走竟解圍去先是城中無儲君以縣邊海上賊必首犯請易漕糧以銀奏留十萬粟以是城久固而民以無恐時賊鼓兵被調城守出私財厚撫其豪長人人得其懼心以備倉卒可指麾也。

材略

黃映浦田人倦遊訓導知縣王孫以二百金寄之雖所愛妾莫如也。其病死先生呼

其子來授之及麓水時浙寇張甚家推其材略奉以捍賊即加部署諭以忠表家感激效死鼓之而退賊奔北境土以平陞廣元教諭與余事董應軫同時濟江董船獲呼近岸諸小舟其肯前曰是欲得財耳乃自取囊中金分授之眾乃凱流而渡董獲免家義之刻石書其事。

贈文

質約履陸人家嘗失火亟取粟世神主奔出他一無所問為麓水令見官不能俯仰張羅奉方赴召馳傳絡繹獨不一見改應天教諭日與諸生講學必依於孝弟忠信贊儀志起有強之受者則曰吾聞諸生中某貧某病某不能婚養若能助給之即患我也他日諸生受助者來謝則大喜以為古道友誼今乃復見南宗伯涓崖霍公加敬禮贈以文稱其詞不飾以屏僞禮不憚以崇質言不諧以自立儀不炫以哀卑誠求自得而無外羨云一日出城誤傳輿輒落水士子傾城來送則方坐池亭吟詩相與奉之而入。

執正存厚

陳芹應天府上元縣人為崇仁教諭其令峻刑併徵眾大謀有二生負素有私憾遂揭于諸司誣以倡率鼓眾聽者不容膝下節提片執不發奏記曰今奉朝命不能禁民無越志而謂倡自二生此理勢必無臺持三尺法禁以加之若拉朽耳片司教事而坐視誣陷是不得其職則當去也若二生自以別情取戾則憲約自有三等簿在豈肯輕縱當道是之二生得免其一官教授一恩例冠帶皆善士也此弘治間事。

湯懷小品

卷十一

八

先朝重儒官所用得人故敢與今抗當道亦雅信重今則唯唯曰可殺使殺之矣又有一教諭曰李登與芹同縣亦得崇仁有肆侮貧士者眾為白于令令有所私不思遂積疑移怒于登揭于上官時令亦被它揭屬直指使香密委它官訪令事正登之親故也因為詳解得不罪人以問登登曰吾自分已矣令方熱中任版吾安忍重傷其意人咸多之。

課士

王士和字希節候官縣人正德丁卯舉人甲戌著錢塘教諭縣自弘治丙辰王獻登科未有進士幾二十年公舉諸生試之日課文一通親為改定盡月軌第而譽策家故饒豐酒饌與諸士飲食如親子弟或貸與錢物不校諸生感奮凡二十年成進士者十五人遂考鄉試晉業昌令高郵知州調海州以優之崇官歸卒年六十。

天運故人

廖韜字鍾範，宗仁縣人。幼刻苦力學。正德八年鄉薦。著海鹽學業，與同寅陳瑜、相友善。瑜嘗謂人曰：「教行誼，善詩文。二人受教，皆出肝腦。公歷任廣楚，常修候於途。及謝事，家居瑤年已七十餘。忽攜僕來訪，相見對泣，放復忻慰。居歲餘，瑜遂疾不起。公揮淚曰：「兄母處，天運故人，終於吾手，喪具當勉力圖之。」瑜頓僕點額而逝。公為捐貲厚殮，立主於家，服朋友服為喪。主率子侄朝夕哭臨。七日，訃報瑤子，至則厚遷歸其柩。

直貢王司

李鳳，沂州人。嘉靖三年為泰山司訓。古貌古心，博學能書。內子雙雙，愛禮有加。其子得金于市，雇使還其主。坐齋舍中，日有諸生，多所發明。會王司志雅任意，士子少有忤者，辱以非道。出醜詆謔，鳳整冠傲然直前厲聲曰：「大人為斯文宗主，士子觀法何嫌安如此？因言不可者三，同列皆股栗。王司氣奪，從容步出，閉門求歸，留之終不可得。」

敬羅生子

嘉靖十三年甲午，陝西鄜縣王邦相者，攜其幼子六兒，往投已縣劉主簿。主簿，王姊夫也。至則不禮，會劉亦失官歸，王不得已，乞與同舟。又且病，主簿志之，至潛江，欲下諸水，慮不得死，乃推而棄諸路旁。逸去，父子相伏行乞市中，居無何，父困于獨行乞，聞乞于學，論任良幹所，且告之故。任哀之曰：「嗟乎，吾不為計，將父子同死，誰為還鄉？如若者，遂躬指困處，致醫藥館，饋備至。王病且死，泣數行下。公亦泣曰：「若無愛，吾為若治後事。歸若子，乃買地葬，立石焉。收六兒于家，與弟同卧起，令學書，報書于王之族，乃為順天府通判者。無幾，通判亦卒。書未達鄜，而王氏以主簿獨歸，意見報，公起戚，則通判之父為王翰林九思，得遺書篋中。六兒手撰在焉，或疑書詐。其母劉思子垂死，見之泣曰：「吾兒其指缺，此當是也。」使次子持金至潛江，取子當是時，任已行取赴京，行時誠家人，王氏來取子，無留一錢。至則家盡却其金而厚進之。母子得全，主簿獄亦解。任後由陽知州，祖母尚無恙，父母具存，五十後生子，人以有天道云。

肥香

王良，山陰人。名軒，父業，號文敬公之門，經術精專，以實為松楸教諭。時年五十，無子，棄去不赴。陽明先生為賦當年一詩，家本饒，中卷。晚年夢前後圓，號曰肥香道人。後有子曰元，世其家業，為休寧訓導，家復完，年八十三，年，肥香之名亦佳。

正德中，敬方有堂，司訓我湖門人吳御史巡按浙中，行部謁願畢，詣司訓齋，執弟子禮，如受業時。方平受不辭，惟不肖，借事干請，收能，豪家行重賄，脫重罪，司訓怒斥去。若兩公者，真可以風矣。

解貢

許西溪，岳安吉人。嘉靖丙辰，當貢入京，以疾辭，或問其故，曰：「吾少壯，不克致身於明時，今老矣，無能為也。吾嘗勸友人某以恬退，不吾聽，卒齋恨以歿。幽明之際，吾何忍負且自言而自贊人，謂我何？曾學阮山峰高其志，著釋云：此生殆痼疾煙霞，足塊世之沉涵榮寵，就進不止者。飭有司具冠帶禮幣，送之。」

兩歐陽

歐陽閔，字宗勳，泰和人。文莊公之族兄也。從王文成游，宸濠有異志，避曰：「以時事論，將有漢七國之變，計將安出？」三問，文成不應，而密詔之曰：「書生何容易，諱天下事，可謂易洗心。」一曰：「沈思有悟，東長詩賦，重庶子重之語。」人曰：「歐陽生理學之由，賜詞賦之左宋也。」又資為林邑訓，凡五歲，滁州學正，與其鄉先生胡莊肅公深相結，濬人號曰歐陽家，又一醉翁矣。久之，拂衣歸，子沉字曰方，博極羣書，為文敏而勝，尤工四六。

海微

程文恭，休寧人。為邑諸生，介然特立，有所不可，義形於色。邑令李，遷難，郡大夫嫁禍於余，孝廉，侍御史行，問諸生，皆不敵對，獨前，盛言枉狀，解氣，俱奮事遂解。學使稍更張，不厭，其言其不可得止，為西安訓導，擢遼東海州衛教授，少夢渡海，作破海詩曰：「日月乾坤轉，波濤魚蟹家，攬觀窮宇宙，指顧判炎華，逐真海，此宜其微也。」尋告歸，年九十年。

舟中

楊松，字孟岳，建寧人。正德中貢士，授廣州府訓導，母喪歸，貧甚，莫自存也。乃時時自謂子當道，長場中，不會，傲然，人謂服闋，復授廣之香山，香山僻在海隅，士百樂游，狂歌身利，松謂之曰：「陳公志，非汝耶？色傳儒乎？故其一孝廉，儒道白沙，崛起南嶽，至。」

今江門煙水白龍池之風月揭揭如在同時振飛燕持術極者今安在也而況如諸生者樂游衍就身利哉學士黃佐為諸生時貧甚松却其費重遺贈之佐父善星曆多奇中而松謂之曰子占人多中余以文占汝子亦奇中如子矣佐果以其年魁多士

胎色

蔡黃卷晉江人字子省故名黃園生時胎衣色黃故父以命之後學使為改曰黃卷精易學嘉靖中貢授睢州訓導督學置優劣二籍卷持不著曰所名劣士非劣也貧也果不願吾黨有此名抑平原獨無何害轉汝陽教諭職趙費孔惟德於諸生中其後賢至南京吏部尚書而惟德來為郡太守卷不往賀惟德率同官未拜乃出見其後率以朔望率同官省候至則二破竹胡床而已守諸卷各用其一侍坐而丞判推官並列坐破小竹凳惟德或時密問曰吾師有以示之蓋望其為邑子清者卷曰願公愛民如子子願足矣不知其它盜陷永寧城指揮某當連生重辟惟德來問卷曰法不可貸也而情則亟政弛久矣事起倉卒一庸弁其安能支群指揮竟得生後聞其故猶百金為壽佛然辭却曰吾何與吾何與任終唐府教授陞汝兩地並祀之學

官

潘泮池

翁興贊尚書正春之父也以貢歷金山衛學職陞兩淮運判不赴在金山武弁慮文感軋已為木將軍關弓射文軋甚者毀譽聖像為厭術翁素究青鳥家言指傳潘泮池得木將軍聖像于汚泥中未幾諸生張翼軫李凌雲徐光裕相次登第光裕中解元有名

世俗溺人

劉志字景仁順天人通經史為近體詩有警句性謹朴言若不能出口每論禮必以朱子家禮為的為某國公府教書訓導欲違其嫡母之墓而以生母配葬請具奏草志力折之某公強馬志曰以若所為非獨權悖且不免于法某公乃賂他訓導錢腫者草疏以進英廟震怒責某公所為謀者初置于市人皆服志之有識又嘗勸某公毀銅佛以鑄器某公不肯繼之乃從後志年未五十得奇焉故而以死人指以為毀佛之報嗟乎志所存一也幸而免于禍則服以為是幸而得疾以死則指以為非世俗之溺人如此哉今吳端之說愈久益熾殆無以易天下如志者尚可得哉

撮今修志

郭南字世南鄞人以邑攝起家初為吳江典史某長橋有攻運常熟薄專糧令時推能史虞山出秋乘肥美民捕以獻南食而甘之乃令悉伐其樹并絕其種曰後必有以是進者病吾民者南自負博雅修邑志人頗譽之滿九載歸

擒盜

張汝駝西涇陽縣人以攝吏為眉州判官著嘉定州大盜入劫庫自呼壯年健僕格鬪甚力盜引去至明偵其窺仗蠻洞深入擒之皆盡先在司農辦事庚戌虜警在事者計無所出以問汝駝對如流倚以集事嗟乎世間人才既其途沉下僚者豈少哉汝駝不顯而壽八十一子問達官尚書天固有以優之矣

三不寶

郭文通慶都人嘉靖初以攝為碭石術經歷時征賊伍瑞諸將皆敗獨文通大開城門使卒環侍持滿以待動賊視不敢動尋遁去居民賴之後屢討賊有功擢至肇慶府同知嘗語人曰吾有三不寶官也錢也命也嗟乎不寶官高士也不寶錢清士也至不寶命則忠孝大節皆從此出此聖賢家保詎易及哉

公庭詩思

吳孟謙莆田人為府小吏性峻潔谷止端嚴弘治三年為順德丞民供折薪錢數曰水何功受此番馬後山之役轉餉久多泥損自以俸償卒于官郡立齋時誦史目誄之曰君秉蕭疏君貌嶮嶮公庭如寺詩思如水

天下第一

鄒尚達福清人少剛介就攝教復藩司以潔廉無害除得任五尉執法不撓邑人大學士李文康嘗語諸部使曰吾邑尉賢者深有司直風惜位卑耳憂歸除補考都復為王文成所賞識有天下第一之譽轉大治主簿故苗地長吏多不樂往代行令事多方撫恤盡卻例金錫錄無所取至餐食不給部民有饒白紫者嚴却之民苦諺非敢濶公不忌公貧耳公曰我貧尚有祿爾母慮也歲荒邑多通賊坐奪俸民間更相責讓曰吾薄無俸不餓死耶為日夜輪納課更以最任久不調力告歸邑人追送數百里號泣載道為祠祀之郡守吳希賢贈以詩曰十年作簿貧如洗不改生平一寸丹誠家貧其所居災短褐敝履俱盡族人為河源尉者積金巨萬以衣一裝遺之不受年饑寒寄寓以死臨沒謂二子曰吾作官二十年無分寸遺于孫慎毋復貧

治喪累汝其族以採史異者甚衆獨公最清白人謂有陶靖節風臺山先生其姻也感慨書一聯贈云瀟海村落許多此處兒衣冠家文物吾鄉縉紳無數惟君是清白史子孫

自稱名

黃清上鏡人起吏員清勤積官嘉興同知加四品服俸茶海塘有功復以運司治高寶河堤積勞死于寶應之寧園寺蓋上官忌而擯之水以沒也至不能叙以病年聞贈師有加黃仇真異人言必自稱名至今嘉興人猶能言之

清在寶應築土石二堤支河工銀四萬餘兩緇絲屢算上下皆不得敷賞嫉之甚時已積勞得吐血病水次渴所司令人密促其板壁下救起死矣母復歎被入城凡二日氣絕蓋萬曆七年六月初二日也年僅五十八矣聞有良工苦心難以名言之語管理海塘採石我潮先祖月漢府君親受役見清徒步出入慰勞夫匠備極勤苦運石甲首自危酒勞之無絲毫它費人人感激府君部下人逸為益事發逮捕獨移文昭雪得免即家立碑祀之後聞發致祭哭三日初亦不知何許人嘉興題名記亦不載蓋惡而削去之也後江右一士于談及始知為上鏡人今其子孫不知如何清

湯性小品

卷十一

官之後多不振或時廉劉司空元瑞其一也天道信不可知然吾亦未見貪者厚福世世受用總只各據所見各就得意處行去不必相笑相訾議也

批內官

蕭景映晉江人以掾授定遠尉定遠雖大盜殲之之後百姓流離景映與令弟死間孤修城鑿池身先畚插以愛去服除補長洲時織造太監張志聰恣睢橫索長洲令郭汝持法挫之志聰忿甚誣令役御進龍衣執而倒曳之車後景映聞領所部弓兵奪趨直前手批志聰卷其帽市民從旁觀者盡為景映張氣梯屋飛瓦羣擲志聰志聰阻折去竟奪令歸志聰還訴世廟有旨械下詔獄時令已先擢入為工部主事亦與景映並下鎮撫司拷訊廷臣壯其義會疏救之令落五級而景映仍調尉未從吳廷舉巡撫吳中為景映立仗義英風之碑碑於長洲之縣門孫騰鳳舉進士官運仗

罰水

田滿尤漢人正德間以掾授處州衛經歷剛毅持重武廟南巡逆彬檄諸衛以逮金二書進衛無以應擬錄金軍士以貨仗者滿獨不肯且上記言書籍宜問諸學宮

衛所不過軍器若文冊而已無從取辨彬怒將逮捕太監張永可曰安用此板在國子監乃索諸海濱耶祭大權笑助之聲徹御座武皇訊得其故亦笑曰江平虜此箭射不着當罰水二碗此何等語內侍以水灌之江淋漓免冠濕之走出自此喪氣滿後遺繼母喪徒步歸理腫血流葬處墓側以哀瘠終

代罰

王崇寧夏人史彞為保定府知事武皇南巡過之巡撫伍符設謀符素決於飲上聞召與沽酒賭大戲偏不勝甚愠連罰符數瓶潦倒匍匐前上大笑崇直前奏曰符老不任罰臣某請代上脫而問曰汝小官能勝幾許對曰不敢天子遂過撫臣上拍手笑手大就賜者三就查者將復注上曰止不要採它這蠻子會賺我酒喚着快巡撫去符出謝曰今日微君幾殆欲為之曰是屬酒也聽聽不雅人且議我後卒解之

發案

陳景弼莆田人弘治間有祭先後上疏十餘皆切時政後授潮州衛知寨署海陽稅平二縣愛惜民財不為勢屈有給事中以使事過里滿賢以厭率衛卒發其案送其

湯性小品

卷十一

贓物于府庫時論杜之

袖金

曹仍興化人為藩幕從事以待次銓曹時郡守林慈邑令張朝博士黃運相繼客死於京慈為之雙紀博士病且革囊三十餘金置仍袖中曰奴輩非所託幸藏諸時無復與聞者仍虞外洩告歸授其子曰此先人屬葬時寄也物論高之鄉人林學士文誥同列口振行乃爾吾儒庸有弗及者遂與定交後官小廬巡檢竟棄去

某入試

太祖開科取士以史貞心術已壞不許入試然在建文時張祖之議力義氣即士人中不可多得現此獨非洪武中人才耶何絕之太甚如此蓋當元末法度廢弛上豪奸僧相比為惡皆此輩為之耳目左右故恨甚且用重典懲其不法者一意興學校教士其俗頓改并史與其子弟之納名者頗向自愛先朝名臣說中擇而教之有取科第以去而其餘入仕者僅有可觀如十二校史傳亦可輪輪捉獲類中也痛惡太祖在今日亦當開禁而惟書弄一涂最為弊難各縣戶房窟穴不可問或增派或便匿或那移圖謀民者暗損廢有紀極甚者把持官長代送苞苴史不過拱手聽



其指揮。飲餘滿即萬幸。頓首滿期出門。而此輩積數十年。互相首尾。互相授受。根株牽連。文禮兵三部尤甚。今則禮部無少。而戶工特甚。太祖見此。不知又設何法以治。余謂縣官能治此。即稱卓異。部官治此。即忠良。當大用矣。

賈如

張祖惠安人。建文時以憲史入部考。入格留為吏部史。其時建文君方與方孝儒輩講求治古經濟之事。多變章奏。太祖舊章下吏部考。祖為尚書張統所信愛。密言於統曰。高皇帝起布衣有天下。立法創制。規模遠矣。紛然更改。未必勝前。徒滋人口。願我公重之。夫為治亦顧實効何如耳。統深然之。而會於廉議。是時添設京衛知事一員。佐經歷理刑名。詔吏部選可者。統曰。無遠祖矣。授留守知事。文皇即位。除罷建文所置官。出祖為湖州安吉丞。居九年。有治績。方統被誅。自經。昇尸歸。屬吏無敢往視。祖日經理其殯。殯畢。哭奠去。

三司獄傳並見龍巖

吾閩蓋有三司獄云。其一為孫一謙。謙者溫麻人也。為曆戊子己丑間為南都官司獄。能以獄為利。於因甚有恩。故事。重囚來日一升。率為獄卒盜去。飯以不給。又散時強弱不均。至有不得食者。即頌繫囚。初入獄。獄卒驅之濕穢地。索錢。不得錢。不與燥地。不通飲食。而官因為市。一謙知之。一切嚴禁。手劍一。秤米計飯。日以卯已時。持秤按籍。以次分給。食甚均。又時時視囚。不為洗濯補葺。令完善。稅繫之尤敏者。子因飯之半。囚得不死。獄卒無敢名。曹即視獄。問囚有苦欲言者。子皆對曰。幸甚。衣食我。是時少司馬王公用濶聞其事。以告郎中祭獻臣。久之。大司寇就李陸公先祖。少司寇瑯琊王公世身皆加數異。欲為之地。而一謙。滿三

湯性小記

卷十一

十五

最考轉靈山史目去矣。王司寇贈以詩曰。青衫白馬帝城西。祖道無人日欲低。猶有若虛方畝地。縑衣能作數行啼。蓋紀實也。祭獻臣亦以一謙廉而才。而遷轉非其道。作又慰勉之。謙竟不之官。徑歸。歸至番湖。舟中恍然。見有請為某地主者。與之應答。妻子疑之。不數日。遂卒。其後十餘年。有同邑陳繼源。繼源為大勝關大使。關上人皆愛。大使不費我錢。及遷温州司獄。窮老矣。亦却例金。太守將光彥。閩人也。令兼攝外獄。外獄者。諸縣輕繫。待獄於府者也。繼源固辭。請屬之倉守曰。此非司獄職乎。繼源應曰。某未任時。此獄屬之倉。安得盡司獄職乎。將守笑而罷之。及滿歸。至不能供。鐘勉依老僕以居。子深憐敬之。又聞其為小吏上計都門時。同邑有孫育者。從事京

非府中為主庫。日益金錢。事覺。見繼源泣曰。吾命在旦夕。若能救我乎。指其舍壁曰。此中皆金錢。以此救我。未幾入詔獄。繼源盡其金以救。孫育得問。出獄。不死矣。而繼源資甚。不自為德也。繼源與孫一謙同里。相去二十年。並以按吏者名。繼源今尚饒錄無恙。

又有閩縣蘇夢陽。以歲之丙午。來司南都官獄。滿子。子以一謙事告之。夢陽心動。至獄問一謙所為。一老卒曰。孫君則善矣。然官竟如何。夢陽曰。善則善矣。何官之云。於是直舉一謙所為。踵行之。而益嚴獄卒。不使恣苦諸囚。又恐其夜虐之。而莫之知也。則盡置一鏡。令曰。有虐囚者。同監鳴此。不鳴者。與同罪。於是獄中肅然。其他踐吏稽察。撫恤病苦。法甚備。郎中沈玩。嘗指獄戶語曰。此故生地獄也。蘇司獄去。吾不敢繫人矣。舊時因有死。而無為收葬者。率置實中。群犬恣食之。夢陽惻然。適料因米有餘。即自視獄。諸曹即請為棺以待死者。諸曹即大是之。相率白中丞丁公。丁公時視秋官。蒙聞之。喜。益發衣絮諸物。令夢陽給施。諸囚未幾。轉粵東守禦史。且丁公太息曰。吾嘗司寇。惟有王郎中紹先及蘇司獄耳。惜也。紹先死。而司獄又遠。於是特獎夢陽。資遣之甚厚。子語夢陽曰。幸矣。子之遠也。王郎中何如人。是為曆十九年所舉。

湯性小記

卷十一

十六

天下清苦。以風百餘者。即吾吳敢望。今丁公以子並稱。不其榮乎。夢陽曰。某則何敢當。雖然。某聞念經作佛者。不為福田。吏目何病。某行矣。於是跳身之粵。夢陽年三十餘。未有子。以司獄修薄。不稱家。其為吏目亦然。蓋有志者也。

湯性小記卷之十一終

兵制

神農以石為兵。黃帝以木為兵。蚩尤以銅鐵為兵。揮於作弓。夷牟作矢。湯築五庫。藏五兵。秦孝公以戰獲首功。多寡授爵。秦二世發閭左。民戍邊。漢惠帝令戍卒歲更。武帝置八校尉。五屬國。宣帝募飲飛射士。初置屯衛屯田。後魏作府兵。後周置十二衛。兵。隋置軍器監。始募民為驍果。唐玄宗募兵宿衛。募丁壯實邊。昭宣帝文。而為軍。五代晉籍鄉兵。國初立大都督府。洪武十三年分中左右前後五都督府。而衛所則立于元年。有京衛外衛之分。親軍十二衛不在京衛之屬。中都河南山東大軍有入衛班軍。文皇就中抽出北征。分為五軍。歸則圍捕。號曰京營。大率五千六百人為一衛。一千二百人為一千戶所。一百二十人為一百戶所。其官增設無定員。召募始於正統。已已。運于嘉靖。庚戌。征倭。處州兵。河南毛。嶺。廬。山東。槍。手。皆募兵也。兩廣用上兵。洪武初已。然。後四川雲貴亦如之。在制。何如。大征。居其十八。

京營

清懷小品

卷十二

一

二

三

徐文貞謂京營兵世世有月糧。暇時又營生事。不調從征平時。郊祭上。陵拱衛。車駕軍容甚盛。富爾操時如法訓練。萬一如庚戌有警。登陣自不乏人。正不必責之臨陣。此如大家世族多養孫。一旦呼之。可壯顏色。若邊陲如威將軍。練騎兵。勝略固自有在。此言切中京營實情。若欲練以從戎。得敵。是以小兒夜半格大盜。其安能抗。人家深盜不別。尋壯丁。而責。僕。與二三童子日討而訓之何益。

清軍

余年十四五為隆慶庚午。年未間。見清軍御史至。搜剔極細。民間駭然。每圖甲有充軍一名。里長解去。給一帖。為據。赴縣掛號。御史至。據說。徵帖。先考心齊府。實藏其二。先祖月溪府。君忘之久矣。諸甲長。都心。失無存者。比御史至。莫不皇懼。先府君以帖上。乃得免。先祖喜若更生。其餘死。極楚者。無算。後見楊襄毅公集。以達惠。當院。一御史。主此。說行之。二年無所得。遂罷。後諸楊文貞公傳。條陳清軍一件。謂南北不相習。以極北。往極南。極南。往極北。是驅之死。因引祖制。除逃軍。仍舊。其餘。軍丁。各就近衛。服役。因會。議。今。後。清。出。山。東。西。河。南。陝。西。北。直。隸。軍。丁。皆。發。甘。肅。軍。夏。延。安。大。同。宣。府。遼。東。諸。處。皆。兩。廣。四。川。湖。廣。江。福。浙。江。南。直。隸。皆。發。附。近。省。分。及。邊。海。衛。將。

補足其缺。填腹裏之缺。允之。天下稱便。余謂今之犯罪。違戍者。亦只發之本府縣。相近衛所。使武弁拘管屯田。則惡人束手受制。流官軍職。皆得治之。又免倉解。饑累之苦。考。今。之。元。軍。與。流。兵。也。當。見。倉。解。有。民。壯。有。里。長。號。曰。長。解。又。買。軍。要。費。可。百。金。而。精。者。向。史。書。經。年。不。行。在。在。索。詐。弊。不。可。言。且。原。有。某。者。索。直。另。買。到。彼。處。掛。號。倉。糧。逃。歸。則。糧。係。彼。處。買。支。公。私。皆。受。損。可。惜。可。惜。

家丁

唐劉約自天平。使宣武。暴死。家僮五百。無所仰衣食。思亂。盧鈞。撫之。乃定。此。家。僮。即。家。丁。也。隋。張。須。陁。有。羅。士。信。王。君。貴。有。李。左。車。善。戰。乃。家。丁。所。自。始。

民壯

民壯之設。介在軍民間。最為得用。國朝。成。于。王。陽。明。在。宋。謂。之。白。苧。子。弘。治。間。令。州。縣。選。民。壯。先。是。天。順。初。令。召。募。民。壯。鞍。馬。器。械。悉。從。官。給。水。戶。有。糧。與。免。五。石。仍。免。戶。丁。二。丁。以。資。供。給。如。有。事。故。不。許。勾。丁。至。是。今。州。縣。選。取。年。二。十。以。上。五。十。以。下。精。壯。之。人。州。縣。七。八。百。里。者。每。里。倉。二。名。五。百。里。者。每。里。倉。三。名。三。百。里。者。每。里。四。名。一。百。里。以。上。者。每。里。五。名。春。夏。秋。每。月。操。二。次。至。冬。操。二。歇。三。遇。警。調。集。官。給。行。糧。今。之。民。壯。與。史。快。無。別。安。能。得。共。禦。侮。之。力。

清懷小品

卷十二

二

土兵

其法起於宋。所謂陝西義勇。刺為兵者是也。然。唐。藩。鎮。與。漢。郡。國。所。用。獨。非。此。類。乎。國。初。胡。深。在。縉。雲。當。元。末。盜。起。慨。然。謂。其。友。人。曰。軍。旅。錢。糧。皆。民。出。也。而。今。日。之。民。其。困。已。甚。遂。請。于。上。令。有。田。者。米。十。石。出。一。人。為。兵。而。就。食。之。以。一。郡。計。之。米。二。十。萬。石。當。得。精。兵。二。萬。人。軍。無。違。戍。之。勞。官。無。養。兵。之。費。而。二。十。萬。之。糧。固。在。也。行。之。數。年。使。所。在。兵。強。而。財。阜。此。制。最。善。此。即。古。為。兵。于。農。之。法。也。在。在。守。渝。法。度。寬。縱。又。當。糧。運。時。故。可。行。且。不。獨。深。有。此。言。重。濬。父。子。兄。弟。固。已。親。行。之。矣。成。化。二。年。用。陝。西。撫。臣。盧。祥。之。言。選。民。丁。之。壯。者。編。成。什。伍。號。為。土。兵。原。食。民。壯。亦。入。其中。重。加。優。恤。凡。得。二。萬。人。時。毛。里。孩。方。強。威。曉。邊。陲。之。不。敢。深。入。世。宗。庚。戌。以。後。邊。報。欲。除。前。年。而。不。及。土。兵。終。無。成功。王。思。賢。以。此。受。禍。唐。荆。川。以。此。受。謫。今。邊。方。有。事。處。處。搖。動。未。知。此。制。可。行。否。

調兵

調之說凡二。一調邊兵。一調支司兵。邊兵起於正德六年。流賊猖獗。先兵部尚書何。

鑑之奏調宣府延綏奇遊兵五千五百至涿州總督官調遣尋益以遼東大同二枝數戰追賊敗之事漸平提督仇誠言遼軍久勞風土不宜人馬俱病請量留三之一部復從之是綏軍取道遼遠宣大軍過京橋勞後至京上方好武事遂留不遣并保定兵亦召入尋命京軍連軍互調出入大臣爭之不聽然京軍終不出而四鎮士馬團練大內號外四家其軍馮依威龍人皆畏而避之至上晏駕乃始散歸世宗時虜倭各邊互調而調守薊州者尤多神宗二十年前邊上安靖免調此征虜復征播征倭悉借邊兵東西萬里騷然煩動矣

土司惟川湖雲貴兩廣有之然止用於本省若隔省未嘗上中原一步也亦流賊時微入用之有功嘉靖間南倭北虜無不資之且倚為重如湖廣土兵永順為上彭集保靖次之彭蓋其兵甚強近嘗調三千人後調六千此在官之數也實私加一倍共一萬二千人其陣法每司立二十四旗頭每旗一人居前其次三人橫列為第二重又其次五人橫列為三重又其次七人橫列為第四重又其次七人橫列為五重其餘皆直後歡呼助陣如在前者敗績則第二重居中者進補兩翼亦然勝負以五重為限若五重而皆敗則餘無望矣每旗一十六人二十四旗共三百八十四人皆精

馮懷小品

卷十二

三

選之兵也其調法初徽所處照丁揀選宣慰額天祭以白牛牛首置几上銀副之下今日多士中有敢死衝鋒者收此銀咬此牛勇者報名稟而收之更盟誓而食之即各旗頭標下十六人是也節制甚嚴止許擊刺不許割首違者與退縮者皆斬故所戰有功但沿途苦割割因調來者非止一校有邊得相推委故也其他若安若岑若奢大約相同餘瑣瑣不足道

土司兵近年官數亦調至萬矣其實強者亦不甚多乃官則增之以張聲勢而後亦願增以徵糧餉賞賜本司不足則借之他司又或收地稅為助而中國亡命與不得志流落者投之如鶩漸多漸點漸橫漸不可制而我軍實又益虛此西南之大患也功不能強弱者則多且如號物之數曰萬女直兵滿萬不可敵蓋言精也匪獨女直即南方號稱僥弱兵滿萬而精其可敵乎更下一轉為女直精兵滿萬而將非阿骨打等其可勝乎諱者裝口吻而不究實際往往如此

背水陣

兵法曰置之死地而後生人能言之又必引韓信背水陣以實之是矣却其中有緊要六字讀者全然不講可矣六字者何曰殊死戰不可敗是也此最用兵得力處

所謂人之命根屋之棟樑而太史公文章妙處亦在於此若舍此不去者實講究而徒曰我欲云云即十萬二十萬置之死地圍而屠之如羊豕犬豕豈不可憐其又何益再有退馬水上軍不可敗亦全賴間道赤城二十人得此一着方纔收功不然水上軍抵定亦濟得甚事此絕世神謀闕計出九天潛九淵者所為而人乃引以資口角可乎

多多益善

此四字惟韓淮陰自道是實語其曰陛下不過將十萬猶是君臣間體面話頭奉承幾分而下亟足之曰天授非人力大意可見蓋帝王與臣下不同自當別論此後在唐惟李靖至我明惟中山王可以當此靖知魏能事唐太宗中山關道能事我太祖然為靖易為中山難其氣象自然有別而靖之氣象又勝於淮陰所以然者淮陰自是天人然當秦末焚書之後流落奔走衣食泯無學問工夫觀其自請假王可見靖讀書晚禮義識得真主確有櫛柄而中山王則互古聖賢家傑不可得而擬議讚歎也願亦可語此

詞林諱兵

馮懷小品

卷十二

四

兵家自有一種天才不分文武用兵固由天分至詞林諱兵者前則吳中徐元玉有真精悍多力工天文每言將星在矣深自負不知韓襄毅雅已出世矣謂紫微垣星皆動力主遼都以此蒙詔要之土木之陷業已應之此際所謂堂堂千里固未易辨也然元玉有奇才若委以軍旅之任必能破虜立功惜相左僅一見于治河且有金齒之厄則命限之也嘉靖中王允寧維翰諱之班班時無能用者讀文集想其氣象要自不凡他如王掬以修撰改大理丞撫貴州楊鼎以編修兼御史同元王蔭兵其方略必自可觀嘉靖庚戌趙文肅負吉以諭德兼御史賈五萬金勞行營督戰既還杖讀詞林皆爭氣爭附麗工青詞求入直無敢言兵者惟近日或練兵或本兵崛起詹翰中為家所仗大足吐氣矣

塘報

今軍情緊急走報者國初有刻期百戶所後改曰塘報塘報之取義未解所謂其說亦不著閱馬勝藝花記云凡花之蚤放者曰堂花堂一曰塘其取之此與

三軍

三軍者壯男為一軍壯女為一軍男女之老弱者為一軍壯男侍戰壯女負糧登梁

撥屋給從使客無得以助攻備老弱收牛馬供饗此高執之論乃若春秋之三軍殆不如也蓋皆堪戰而以大臣互出入分將者

士戲

楚威得臣與晉文公過曰請與君之士戲戲者兵也三軍之號所云戲下是也若曰以兵相見云耳林兌更謂得臣輕用民命使解作戲弄之戲學者習而不悟以為實然大得臣亦英雄豈有此失真千古不白之冤更令左邱明扼腕無以謝得臣杜征南獨不下一字已得其解矣

敗將絕法

自古敗軍之將必服上刑違金稍絕其法即國隨之矣我朝丘國公敗死羊巖後其家子備外自後連將多以文臣督之即邊鎮以督理為名而事皆歸其掌握故大將亦不戮力戰深入即敗亦有分責不得獨坐一人矣

射禮三不入

射禮敗軍之將亡國之大夫與為人後者不得入敗亡之心莫甚焉不入固宜為人後者亦如之師教馮文所云賤夫妾為者也然則宜為後者當入矣蓋射本觀德德

湯禮小品

五

以孝為先既為人後則本生父母不得執三年喪人子之心何安而敢上觀德之場乎先王蓋以教孝也由是觀之為人後者當列不幸之稱矣馮又曰非大宗非賢非德而後之皆曰妾棄其親而親人為利幾于夷虜禽獸吁何至若是甚乎其不妾者豈無十之四五乎或者馮公有感之言不可為據

兵器

旗有五等曰高招曰角旗曰門旗曰督戰旗曰隊旗  
蓋有二等曰牙蓋曰望蓋  
牌有四等曰挨牌曰圓牌曰藤牌曰皮牌  
斧有四等曰鉞斧曰鑿斧曰鐵鞭曰鐵簡  
刀有五等曰腰刀曰斬馬刀曰捍刀曰眉刀曰鉤及  
鎗有十等曰長鎗曰線鎗曰叉鎗曰看鎗曰蛇鎗曰神鎗曰飛鎗曰火鎗曰鐵鎗曰拒馬鎗  
鎗有五等曰重曰外曰蒜頭曰香袋曰

視有五等曰雙頭曰闊棍曰脚棍曰操鈎曰狼頭棒  
弓有三等曰馬曰步  
弩有三等曰斗子曰諸葛曰便弩  
石有二等曰飛曰簡  
砲雖名十一等近益增多矣  
武藝十八事一弓二弩三鎗四刀五劍六矛七盾八斧九鎗十戟十一鞭十二簡十三棍十四叉十五叉十六錠頭十七綿繩套索十八白打

白打即手搏之戲唐莊宗用之賭郡張敬兒仗以立功俗謂之打拳蘇州人曰打手能拉人骨至死死之速遂全在手法可以日月計兼亦用棍棍徒之說殆取諸此  
左都督馬芳少為繼母所虐走出過虜掠去從儉客飼馬雖小能騰躍控御無敢蹂躪又挽弱木為弓矢每發命中後亡歸諫周太傅高文舉下充騎隊虜至通州以三百人橫貫其陣分為二虜大驚引去累立功至極品蓋嘉靖末一名將也黃酋嘗請與公約日手搏許之為壇塞上方廣五百步各携虎士百人去弓箭兵器散手單槍立壇側公結東登壇感答若神交手壁立意氣閒暇黃酋望見震懼不敢上抽袍

湯禮小品

卷十二

六

矢三發而去虜皆退走由此奪氣不敢窺塞者數年公據臂杜偉走及奔馬太傅短小精悍坐而疎身兩足跨坐屋梁以為常乃議者謂太傅武藝雖非所長練兵亦有可取蓋河分宜之指欲彈治而北方正賴其力又恐搖動軍心生他變也至馬公雖始終無異議而末年以郝吉納降為非是坐奪職夫武人言戰是本等事乃以此謀去留何暇如此人物若仗文臣知兵有方略者曾之擇奴虜如秋風掃落葉可以一空而動多牽制不盡用可恨  
刀兩刃者曰拍刀起于隋開後

火器

火器起于周官有矢柱夫禁矢利火射柱矢之屬以爰星名能飛且有光也春秋焚成邱焚者熱之也晉中軍曳柴焚之也魯敗齊攻康邱之邪主人焚衝焚戰車也楚奔燧麋奔緹火牛掠子五火之變此其最著水戰之火起于赤壁東晉覆脂用以濟楚魏唐以來大箭射機巨礮飛石宋曹公亮編武經有虎踞放風之砲漢蔡齊盛之也  
國朝火車大傘大二三將軍等統四服雙頭九龍三出鐵林石榴等器最利者為佛

郎機為噴。近又增火雷火礮。而用無可加矣。此外則猛火油最烈。今未之聞。或云出  
高麗。水數千里。日初出。處烘石所融之液。它物遇之即化為火。唯真琉璃器可貯。  
陸戰用火。莫若于陸進。梯歸之役。水戰用火。自赤壁外。莫若于我。太祖鄒陽之役。  
然皆草木葦荻之類。東而灌。西而趨。風勢雖間以逆。砲木間全用火。火器也。惟建  
文東昌之戰。然軍為火器所乘。死者為餘人。味一乘字。則戰酣而用。非全恃以決勝  
也。文皇因之。有神機銃砲之屬。其製始成。五軍鎮騎恃之益謹。能逐虜數千里外。  
至。宣皇喜峰口外之戰。先以兩翼飛矢。虜不能支。而後以此乘之。則用之次第可  
見。自後兵不習戰。專倚之為護身符。敵倖我戰。誘我或驅。所搗掠我中國人。先嘗我  
火器。盡發。敵盡為退。禁盡敵衝。而前全軍潰散。甚有不見敵而發火。敵至不及發  
而先走者。則火器誤之也。又始火砲。守則得力。若戰則不及。  
火藥重在提硝潔淨。硝有上中下三等。上等百斤提至九十斤。次者提至八十斤。下  
者七十斤。必鹹穢去盡。存精極細。試然鐵上。着火無滓。方妙。火銃藥乾結成塊。經年  
不碎。雖久冒露雨。放之雄烈。遂去百步。入火箭。火龍火砲諸器之內。雖二三年可用。  
則提之至淨故也。不者雖藏之極密。吐瀉盡廢無用矣。

陣法戰法

卷十二

七

劉鈞王德。禁金人于拓鼻。用萬人持斧。如墻而進。此陣法之最整者。葛榮眾號百萬。  
爾朱榮以八千騎討之。分騎為數處。處不過數百人。揚塵鼓譟。使賊不測多少。臨戰  
不駭。斬首以格。格之而已。大破擒之。此戰法之最神者。然必慎戰。久用精兵。指揮如  
意。方可語此。近年換臣有以萬人持演為雪花陣。又有以萬人持棍演為一字陣。  
真同兒戲。吾友莊復我。皆擅莊浪。每稱西兵懸勇。云百數人過虜。故蓋不肯退。用兵  
者有此。站立脚跟。方可言陣。言戰而喚紫。尤在選將。將如何選。那得有宗汝蘇一隻  
具眼。拔出岳鵬舉。只于練兵見之。看其人骨格堅勁。意恩深沉。木响有志尚者。付以  
二三百人。練成一隊。卒而試之。果能站定不擾亂。益以千人。又值其力量。加至三千  
人。便是一枝上好戰兵。能加至萬人。即大將所向無前。更得文臣知兵者。與之共事。  
而所謂監察巡視者。各寬其文法。公其舉劾。何施不可。

步騎射

古人之射。穿楊命中。今天下之大。豈無其人。而省直武舉。騎四矢以上。步射二矢以  
上。即為中式。聞射騎在十步之內。即步射靶子。亦不過六十二步。苟有妙手。與平日

習慣中之。亦非難事。而從來騎未見有中至六七矢。步未有四五矢者。至十發十中  
想二三百年中。無一人矣。何古今人之不相及至此。子任在湖南。有安化武童善射。全百發之其人。蓋二十餘年。而二  
也十中

僧慧開弓

開動弓者。古多有之。左右射者。亦有之。惟董僧慧能反手于背。開五斛弓。此自來所  
無。僧慧丹陽人。慷慨好讀書。在南齊事晉安王子懋。子懋舉兵不克。死。僧慧葬之。悲  
慟而卒。真可謂義勇士矣。

紙釧綿甲

紙釧起于唐宣宗時。河中節度使徐商。勞為之。助夫不能入。商有功。五世孫也。官  
至平章事。太子太保。子彥若。官亦如之。有功。仁志之報也。

綿甲以棉花七斤。用布縫如夾襖。兩肩過肩五寸。下長掩膝。縷線縫行。橫直縫。入  
水。浸透。取起。鋪地。用脚踏實。以不胖脹。為度。曬乾。收用。見雨不重。微跌不爛。鳥銃不  
能大傷。然用無性極柔之紙。加工鐵釘。疊厚三寸。方寸四釘。如遇水雨。浸濕。銃箭  
難透。

甲冑密法

卷十二

八

元太宗攻金。使孟人李威從軍。惠世之甲冑不堅。得其婦兒杜坤密法。創蹄筋鋼根  
別為之。太宗親射不能入。龍以金符。威每戰先登。不避矢石。帝勞之曰。汝縱不自愛。  
獨不為甲冑惜乎。謂諸將曰。能捍敵。為國家立功名者。威之甲也。

廷杖

廷杖始于唐玄宗時。御史將擬杖。朝堂張廷珪執奏。謂御史可殺。不可辱。人服其  
知體。然本之。又起于隋文帝。本記稱。殷履提人。此其徵也。其後北魏金元皆用之。蓋  
以夷狄效中國。而其本俗。止有新殺。原無此法。

成化以前。凡廷杖者。不去衣。用厚綿底衣。重覆疊。犯。示辱而已。然猶臥牀數月。而後  
得愈。正德初年。邊理用事。惡足臣。始去衣。遂有杖死者。又成弘間。下詔獄。惟叛逆妖  
言強盜。好生打著問。刺虎殺人。打著問。其餘常犯。送錦衣鎮撫司。問轉法司。擬罪。中  
間情重。始有未說之旨。正德以後。一禁打問。無復低昂矣。  
凡廷杖者。俱投知狀。或自分。疏入。必不見。得多服藥。節番以待。然間有死者。惟辱恭  
敏。莊諫。上皇中。父留中。不報矣。以母憂。領勅。合入見。景皇想舊事。大怒。命錦衣

街者實打八十。送吏部取詳。至此而不死。真天祐也。余同年有為刑官者曰。凡卒然與杖。即十下亦可死。有意待杖。至百亦難斃。蓋心血不上冲故也。然刑人者亦可念已。

族刑

戰國而後有三族五族九族之刑。國朝乃十族。部陽則謂刑柯港七族。不知如何算帳。

木丸塞口

刑人者以木丸塞口。始于武嬰殺郝象賢。象賢處後之。懲衛怒。因事誅之。臨刑極用此法。令雜碎其屍。斷與祖父棺殮。人生不幸。遇大難。度不可脫。只默默以死。何至憤極。以自取酷烈。且累及先人骸骨。謂方正學傳。在令人談感。

申文鬼故

凡穢日。往往為仇家賂獄吏。或承上官風旨。謬以疾申。不數日輒報死。實故之也。成化弘治間。曹子為司獄吏。主書寫申狀多矣。一日與眾坐獄舍。忽旋風從外來。文色變神亂。張目若對語曰。某人某所命。某人某所使。非我罪也。道語隨因。符歸家。

湯體小品

語不絕。幸時請家鬼故之也。里中人親見皆能言之。

伏氣

魏宏字損之。寶元中進士。岳州司理。察軍。嘗鞠獄。有囚閉口不食。宏能詰宏乃引囚問曰。吾以一物塞若鼻。能久不食乎。囚懼。遂承伏。或問故。宏曰。彼必善伏氣。若塞鼻則氣結死矣。

單鞭夾後

洪武末年。相陰縣丞劉英。以生革為鞭。長三尺。中央銅錢。使人至皮肉皆裂。嘗出行。以巡檢未卸。迎怒而鞭其妻。幾死。上聞。曰。刑者不得已而用之。故里人常加欷。惟恐及無辜。英一縣丞耳。酷虐乃至於此。獨不聞劉寬。蕭敷之事哉。且律載刑具。明有定制。乃棄不用。而殘賊如是。是廢吾法也。難論常律。遂至戮于市。

刑人而笑

寧國諸生周世孫。有僕逃。幸毆抵罪。當贖金。械送本縣。縣令欲斃之。周代償。而舍之。其子希且舉進士。為蒲司理。公訓之。無深文。無淫刑。古者怒而刑人。今或笑而刑人。怒則仇矣。笑則樂仇之已甚。又可樂乎。余僅見有刑人而笑者。不獨有此。此言真。

刺骨可痛

鸚鵡墮地

陸論。字理之。號南溟。歸安人。為雲南太守。一日之野。有鸚鵡向前哀鳴。忽墮地。則赫然死人也。就而視之。已復為鸚鵡。呼老嫗問故。家先故人。屋脫鸚鵡籠下。搯之如生。亟召其子。豫昇以故人者。四境頌若神明。

神斷

伍典。為柳州太守。州民鍾鈕。其叔自他所。貽書鈕。攜囊金。市產鈕。其計。至中途。叔與夥。賊摸鈕。攜其囊金去。不可蹤跡。妻訟之。官且禱于神。謂事必下。公始得決。已而南寧道。果以屬公。撤至。公得鈕。妻所上。叔所貽書。方思為之計。神忽見夢。公因策。夢中語。謂事當起于僧人。因于府治白石山。結僧堂一區。令僧至者。率令其中。各寫經。凡幾。已而得一僧。所寫經字。與鍾妻所上書。通類。又因詰其祝髮。歲月。正與叔鈕時合。乃令鍾妻。遣僕覘之。眾僧中。果一人如鈕。叔指以示。即公頃所詰問僧也。杖之吐實。遂伏辜。

湯體小品

陳琰字公信。江都人。貢生。嘗按雲南。每出入。則凝願院。東民家。煙樓人。莫知其故。一日召其家長。問諸後堂。便道人。詣其家。文書匣檢閱。有江西販客路引。乃呼家長出。訊曰。汝子竄所。謀害江西客人。某因取其貨。汝罪當死。即伏辜。蓋屍塵。下出入。見煙樓中。若有人手。招以訴者。眾驚以為神。後轉陝西布政。

伏氣

若與彼何親。曰。婦夫。友也。康其隣里。婦故淫。夫暴死。家無春功。親收婦。陰語獄卒。未視婦者。告我。前男子。殞致其私。獄卒以告。執訊之。吐實。邑稱神明。

單鞭夾後

成宰。長垣人。舉人。知睢州。有殺人北城者。街半射聲。辱逐不得。來自。密察中有無良。數輩。忽馳騎。逐之。一人卧稱下。有血刀。詰之以屠。對笑。曰。屠鹿。何避人。而負刀以卧。北城之案。汝實為之。出不意。語塞服辜。

刑人而笑

顧承。臨淮人。太保尚書佐之孫。為廣城令。鄉民祝如川者。頗居積。一夕室有囊尸。而喪其元。家人恟恟。懼不測。馳往。祝笑曰。是不類生人。手刃。恟。殆。嘗之。為。恍惚。而思。復其。奴。利。財。財。命。偏。索。諸。野。得。斬。件。有。遺。首。焉。為。指。合。跡。其。人。得。之。立。承。曰。公。天。神。也。



增官壽

彰德部中有大盜發覺林達士族數百家葛端肅守禮為司理獄鞠盡釋之後晉為  
郎病甚帝謂曰以彰德獄事增壽三紀後年七十四官太子少保左都卒為郎時  
正年四十其數果符然則公不但增紀且增郎秩至八座矣

年少編發

兩廣擒賊率多斬首年少者亦斃于獄嘉靖三十二年總督應擾題請拿扶道等皆  
年二十以下積惡未深乞編發湖江浙為軍兵書轟負裏公覆允活人陰德大矣遠  
矣

非法用刑

南齊時孔瑋之為吳令有十歲小兒偷刈隣家稻一束付獄案罪或誅之瑋之曰小  
便為益長大何所不為遂致於辟又有吉翰為徐州刺史有死罪囚典獄意欲活之  
因輸入蘭齋呈事省訖語令且去明日吏呈明與典獄不敢復入呼之取昨呈來謂  
曰卿意欲宥此囚昨於齋中見其事亦欲活之但罪重不可全貸既欲如恩卿使當  
代任其罪因命左右收典獄付獄殺之原此囚生命此皆出理法之外亂世之政不  
可為訓乃吉翰收入循吏傳而史贊瑋之貞素之風不踐無義之地何居十歲必無  
按罪之理典獄即受賄欲活死囚退邪說何至於殺既囚無活理此時君臣任  
意誅賞讀書有名稱者尚然況武夫悍將哉大約惟勢家強宗任意恣行無敢犯而  
格者生人之酷寧獨編民卒伍為然可哀也已

門各義男

樊舉人者壽寧侯門下客也侯貴振天下樊負勢結歡戚貴臣一切奏狀皆出其手  
然駕空亡事實為怨家所發事下刑部刑部郎中韓紹宗具知語主奏以實對曰樊  
舉人為此子是攝舉舉人是時樊匿壽寧侯所甚深乃百計出之下獄數日韓一旦  
出門見地上一卷書取視則備書舉人罪狀宜必置之死不死不可韓笑曰此樊  
舉人所自為書也語之果服同僚咸謂此畏咎誣服耳何乃自為此韓呼樊舉人出  
使背誦其書背誦不訛一字同僚驚問曰何乃自為此對曰韓公者非可搆動以整  
斯生則必死今言死者左計也幾死我耳郎中曰不然若罪不至死于是發戍遠壽  
寧侯雖心忌之然無如之何又朝審囚徒中有亂義男婦者坐死家宰三原王公疑  
其太重以問主者不能對韓前對曰義男犯其主與子犯其父同科有之字家宰曰

卷十二

十一

然韓曰固也然則亂義男婦者獨奈何弗死也完與子現補有家宰雅知公乃愈益  
重之後官副使歸范洛先生之父也

神示扼腕

馬應祥為欽縣知縣郡有殺人者久不可得乃以付公公先期齋戒禱越國汪公祠  
下曰神許我得其情則雨是夜果雨翌日啟死者棺事諸人羅跪乃一鼠自棺出  
錯跪者一人衣底尋忽不見公念曰此神示也乃指其人曰殺人者汝其人色動推  
究果服父郊外殺一人未絕公命移之縣大門內許人觀之乃一人嗟歎其側者  
久之因扼其腕遂絕是時公已赦獄卒現舉措矣說者以告遂執而抵于法蓋殺人  
利其財不絕恐或出語故復來扼腕耳於是縣中稱神明

雪冤解獄

保定御史崇尚岳家居寢疾微得其奴妾姦狀與婦謀欲撲殺之妻聞告奴奴厚賄  
一屠夜入殺御史夫婦而密灑血宿仇趙某之門及所經道上已乃伴驚大呼集眾  
跡之以血為據崇無子奴妾即許趙坐大辟趙不服亟訴覆鞠時有陽章時驚為守  
一見疑之密詢奴所最厚者何人知為屠也擒屠母詢之立得實盡仗辜而御史之  
冤雪趙氏之獄解

卷十二

十二

馮小二

衛陽有少婦秦氏孀居有姿色姑欲嫁之不聽隣少年馮小二欲挑之以姑在不得  
間因計毒其姑佯為助喪求與婦合婦大怒飛石中之因計婦有所私為姑所禁置  
號焉陷于辟有管恩易者鄰人以恤刑至疑之夜夢老婦牽一馬泣訴曰馬實殺我  
非婦也捕求馬姓者不得視鄰右尺牘有馮小二為考二忽悟曰是矣遂呼詢之立  
承婦遂得釋管後與尚書吳中爭獄不勝憤而卒

同宗二獄

豐城雷煥九者盜引為窩法當死以冤走匿陶諧為食事曰第無恐果冤吾為爾辨  
之煥九出公以雜諸獄中使羣盜認之不識明日復鞠之門外鼓而觀者教以入盜  
叩頭曰渠實贖我建昌獄中使誣煥九煥九曰是同宗而有讐不意其為此也立出  
煥九罪又同小有二商自遠歸其一商適舊館止食竟不歸其家以先歸有謀訟之  
公推索館人不服見館所蓄鸚鵡能言使持刀語之鸚鵡言積灰處啓友得屍事遂  
白咸以為神

斯朱英

高書才寬為西安府太守有治才適客失金于店悉白寬寬仰見飛鷹又有蜘蛛墜  
崇曰店中必有朱姓名英者為盜就之果得金民皆神之語曰才寬斷朱英

鳴咽聲

郭平王之士為河間守民婦趙年二十六無故死訟于官王手其襟心動如聞有鳴  
咽聲廉之則姑與少年通因逼趙不從斷指自誓審之百方益罵不從姑與少年擊  
之死獄具稱神明

支解不孝子

唐剛保定府新城縣人告其子誠不孝知縣兵瑗令屠者支解誠而端之事聞以專  
殺慘虐瑗求遠充軍嘉靖十九年事不孝子宜其而法

二主事得罪

正德十三年下刑部主事鄭德林桂於錦衣衛獄刑部獄卒例有供食後移為  
公仗費而以囚糧之贏者給之其弊已久會錦衣衛千戶王誦與朱軍有連挾軍勢  
縱恣有替者善欺出入注家督者之凡與人鬪不勝注為執鬪者解掠之尋死其家  
湯禮小品卷十二

十三

訟於刑部據注說理軍庇之不發尚書張子麟郎中林文燾知其故置不問員外郎  
劉東蓋代文燾著事再攝注又不發東蓋即據家證成獄注聞而懼求救于軍曰我  
親戚誰不知乃待我言陰諷東蓋發盜用囚糧事時德林桂相繼提筆遂收繫獄且  
言諸堂官皆利其贏餘請窮治於是三法司皆恐詣東蓋求解乃知意出於軍子麟  
及侍郎金殿民胡敬造軍謝過軍伴不知三人者以東蓋願禍尤之乘監稱病不出  
然軍必欲改獄東蓋乃移兵馬司覆勘指為病死注得改獄而死者之家以誣反坐  
注始詣刑部見尚書侍郎皆與揖拜若賓客禮及獄大理寺亦即報允軍怒既釋乃  
寢因糧事不治怒德林桂本非其罪竟調為州同知德臨清州桂平度州

爭田

江西新建縣民毛鳳與同里民徐均仁爭田有舊怨相訟久不決會朝廷遣南刑部  
侍郎金純巡視江西鳳乃畱人誣均仁頻年在鄉劫殺拒捕且賂其縣官安報於純  
及鎮守太監劉備巡按御史段正同權三司及分巡等官遣百戶葉俊往捕之鳳又  
賂以五十金密謀害均仁一家快私忿復率兵四十人鳳集二百七十餘人操火銃  
兵器以從圍其家縱火焚之家屬死者二十三人被死者五人盡縛其未死者二十

六人送于府轉送于巡按御史皆信之獨按察司疑均仁等稱冤傷已重而無贓其  
事必誣令府縣重鞠死于獄者又十七人存者徐細仔等三人令人訴之新巡按御  
史熊鞏紳奏其事上以鳳等挾仇聚眾誣害一家人命命刑部郎中吳英錦衣千  
戶潘旺往會鎮巡獲勳得實鳳等及俊坐凌遲死仍籍俊家從者俱斬并責問守巡  
等官境內有大獄久不究理令其聞處治後俊死于獄磔屍于市

寢大獄

李健名茂功文定公第四子也為興化守少年舉不遇詢而過市市人或目之曰  
將曰虎曰地然邑令喜事博名高知非公所故也私告變臺使者黨數百人有異謀  
下令捕擊其獄臺使者懼公覆案公鳴曰屠沽兒醉飽得過惡足與治子為成一  
城旦春三人餘杖而釋之郡人大安同時吾尼汝器守建寧亦有此事活數百人既  
歸即生二子人謂有天道云

鬼挽搏額

神宗四十年南京御史王萬祚嚴州府人巡江至蘇州治豪家僕眾翁然歸之常熟  
有女巫妖淫惑眾土人擒以獻其罪甚確王覽樣怒大怒坐誣與杖各數十家出不  
湯禮小品卷十二

十四

忽又者凡斃者十餘人巫叩謝去王得意甚回京忽羣鬼挽之搏額呼曰這是我  
是這是我不是流血立死

雪白

諺曰雪白百姓謂人身上無一點瑕類也此二字即美玉不能免惟雪無之故以為  
言然古不云乎一家之中大者可諉小者可殺此又何也百姓中豈無隱過豈無無  
心之過以雪白二字概之不可舍二字而苛求不可余所歷府縣正官甚多有一最  
快事錄于後

里有某者父子濟慈道路以目即宦族方威無如之何有謝氏子家可千金少孤  
而佚誘之賭博其祖尚在老矣且懦甚屢往尋歸而復去蓋某別有誘之之術若  
其度中心已滿不可制也歷兩年其善田宅悉勒契質于大家矣謝老大憤欲告于  
官某聞之笑曰此所蝕蜈蚣石柱者余叔父謝老之婿也來就謀畏之亦數數勸此  
即余亦以為非敵時雖主為楊楚璞應轉懷遠人余未進士有強幹生謝老當曰揚  
公好官即死且走一遺狀入不省謝老大若曰當死又何言眾擲擄尤不可忍踰跟  
而歸次日某方緩步街市將尋謝老所在撲之尾而護者數百人怒捕者至家失色

猶傲然。其子以往。既至。楊不與語。某微覘氣色。回顧同類曰。事敗矣。楊治它文書畢。喝與大杖三十。其子求代。并杖下獄。而召謝老。謝諭令歸。俟農畢待理。蓋不啻家人。父子云。察聞之皆大驚。呼楊青天。蓋其人縱忍久。楊已判如。待時而發。後竟伏辜。里中清泰。可十餘年。此後陳筠塘太守。尤快尤多。然以此府怨道護。而楊之威德亦竟無人明之者。漫錄出。俟後。

埋美撤茶

王珽。昌邑人。洪武初。以儒士歷寧波知府。堂饌用魚肉。命埋之。就埋美太守。有給事來謁。具茶。給事為客居間。公大呼撤去。給事慚而退。又就撤茶太守。

中官祈辰

僉事陳諤。字克忠。誠諳。正統初。有中官阮巨隊。奉命來廣。微虎豹。巧從阮飲。求虎皮以歸。明日草奏。言阮多用肥壯者宴客。使貢瘠虎。使覓諸遠。阮大恐。置酒謝諤。諤謂阮曰。聞子非閩者。近娶焉。然否。阮請閱諸室。諤見厚。知為金珠。伴問何物。曰。酒也。諤笑曰。吾來正索此。遂令人扛去。阮哀祈。得留其半。廣人至今傳為談話。諤。永樂戊子。舉人。初為給事中。奏奪聲震朝野。上令餓數日。奏對如前。上曰。是天生也。呼為大聲秀才。上命為坎瘞之。諤瘞者云。吾今夕乃為大甕所苦。請其故。則罵曰。叱嗟。汝不知耶。朝廷瘞人。當如甕。可令逆死。瘞者從之。遂得屈伸。凡七日不死。釋還故官。諤性剛直。屢仆屢起。歷卿寺。僉事。知縣長史。同知。以專終。

歲月正合

洪武間。黃巖縣。承方寇之後。頑敵殊甚。有替林心月者。年八十餘。寓西橋。善易數。預知吉凶。嘗為人言。後此五十年。有周令者來。民始安。果有周旭。鑑者。黃溪人。以學行。三楊薦。知縣事。凡九年。縣以大治。父老。憶其歲月正合。羣訴請留。即陞台州通判。仍縣事。即陞知台州府事。又加右參政。掌府事。前後凡三十餘年。台人賴之。黃巖遂為善邑。

試諸生

韓公雍。巡撫江西。每對生員。稱說詩書。時江西科目方盛。生員私相謂曰。巡撫。千字文秀才耳。安得稱說詩書。公聞之。命提學送諸生來考。以律呂調陽為論。問餘成歲。為兼諸生。皆不能詳。公曰。我輩做秀才時。讀了百家姓。便讀千字文。諸生如何連千字文也不知。士皆愧服。

杖知府

朱公英。總督兩廣。繼韓襄毅之後。一切以簡靜治之。民以大和。入為陳白沙。皆賢者。其杖廣州知府林檢。亦奇杖。莆田人。天順丁未進士。知廣州。世豪。後者曰。易少衣。

數襲京。若確不再用。以紗一幅封其口。用華即棄去。燭大如椽。仗童子執之。動即與杖。閱訟。以己意出入。縱吏為奸。其杖之。啟其裙襖。皆紗製。其款曰。民力竭矣。即逐去。民皆稱快。

掩金寶

榆林雙山堡之東。有所謂柳樹會者。舊州也。土人于墾地。得金珠金甲諸物。所值萬餘金。鄰人訟之。鎮督姚公錄。命憲姚文清鞠之。問其所自。瑾云。其下隧道數。有巨室三楹。東西皆金銀堆積。中則金甲冑數十。又有金耳環。如今製而長者數。所積以千萬計。蓋西夏金元故物也。姚念憲請公差官勸覓。聞於朝而發之。以寶庫藏。則百萬之積。可具錄。若果則人將謂我輩。先有所獲。何以自明。且榆林鎮所。宜獨此。我子瑾。一農夫耳。而天賜之。不可奪也。乃斥訟者。以金歸瑾。仍厚封其地。以絕後患。後至者。議即故地。發取旋思其言而止。

探鐵蜀府

羅通以御史按蜀。司王富甲諸國。出入僭用。乘輿儀仗。通心欲檢制之。一日王通御史臺。公突使人收王所僭國簿。蜀王氣沮。潘泉俱來。見問狀。且曰。聞報王罪。且不可測。今且奈何。通曰。誠然。公等試思之。詰曰。復來。供曰。無策。通曰。易耳。宜密語王。但謂黃屋左纛。故立元皇帝廟中。器今復還之耳。立元皇帝。唐玄宗幸蜀。建祀老子者也。從之事。乃得解。王亦遂自斂。通始至蜀中。士大夫易通少年。至是始驚服。

都郎中

戶部郎中。劉禹。號克齋。東平州人。尚書源清之子也。進士。在部八年。方大司徒。器重。舉奏必以屬。同列不堪。目為都郎中。卒。杖路里。尚書公尚無恙。

清主事

張簡。字子貞。山西芮城人。永樂丁酉。解元。授戶部主事。極清等。宣廟微行。至其家。見其躬汲水。內子春米。其甚。數後坐法。上曰。此清主事也。勿問。改工部。以疾歸。三十餘年。茅屋村居。不異寒士。或曰。張巡之後。為城人。有墓在焉。有東張南張二村。文曰。南陽人。蓋自為而遷。死節後。土人憐之。具衣冠以葬。

林公四知

閩林氏。祖父孫。三世。五尚書。最後南工書。仲山公。煙子。同官南京。向為貴人。公之曾祖父名錄。永樂辛丑進士。撫州知府。有善。吳康齊。大書金井。五壺冰。五字。復之人。

觀乞致仕歸。其友戴弘齡。素方。願換許可。稱公有四知。余曰。楊震故事乎。戴曰。乃公。饒為之。更有進者。知縣知州。知府。知足也。公為上猶令。山東寧海州。官俱乞歸。展。蔡見許。祖制之優。郵外官乃爾。

却飽負稅

丘司寇極。本清方之士。然其胸次。淺隘。好為名高。不近人情。此種人。最不足取。其在省中。時湖廣。極巨。方廉。饒之五金。疏發其事。方以此去。人頗不直之。遂謝病歸。其後居鄉。力却上官。饒遺而多。負國稅。有縣令惡其矯。積所却。饒遺數百十金。請於兩臺。以抵其通。稅丘大。漸方在告時。有屬之江陵者。江陵曰。此君怪行。非經德也。江陵亦自有。然不肯起。江陵沒。名為侍郎。往籍江陵。大宗伯于公慎行。深規之。未幾丘之子雲。中進士。官亦不遠。

騎士棒檄

吾師劉晉川。以少年起。少司理。河漕事。方總於門。二騎士。棒檄。至謂其田父也。揖曰。為道主君。公話。而人。庸衣冠。出見之。騎士驚。伏罪。笑曰。無傷也。若固不識耳。此等事。古有行之者。又見於公。亦自可善。

習成節香

梁司徒材。為廣東左轄。旦夕皆飯堂上。備以青菜。或冬瓜。華。惟一味。比擢副都御史。地極江右。為紳皆餞。諸大觀。橋解本。盡歡。痛飲。大噉。始知其節。香乃習成。自然。萬視所服。圓領。用浙。極下者。表服布素。澹。惟兩裙。鮮潔。

止泉鑿山

世廟末年。滇有都御史某。請行戰象之法於北邊。錢塘陳敬亭。善。時為右轄。極言象。產天機。不耐西北苦寒。事得。獲陳居滇。名。昆明之傍。曰榜山。山陽有田五千頃。地高。若旱。陳視白石。產有泉。在上游。可引。而為橫山。所隔。議鑿山。通渠。泉。成。難之。陳力。任。矢泉。禱天。久之。未。泉。陳引去。行有日矣。橫山水洞。忽。報。聞。成。驚。為神助。云。感之。立祠。至今。享有水利。屢。薦。未能。用。在家。優游。二十年。今。終。與。論。崇。重。與。松。江。莫。中。江。如。忠。金。昌。衣。裕。春。洪。愈。並。稱。云。

三連六字

郭青螺。子。與。良。仁。合。良。心。辛。未。科。同。年。同。為。左。方。伯。郭。得。聞。復。得。江。西。郭。問。是。曰。何以。從。政。曰。予。有。三。連。速。速。速。給。批。速。速。速。問。于。郭。曰。子。有。六。字。一。鏡。收。原。封。疏。二。

公兼用所長皆有清聲。昔開府郭泰和人。夏廣德人郭不過。硬硬自守而夏則利人實多。

投書

胡澧字伯鍾。三水縣人。弘治癸丑進士。儘力有幹。為松番副使。討賊有功。胡瑞敬為之。忤柄巨歸。吳清惠又薦之不起。後霍文敏為少宰。熟知其才。且善射。精鉛鎗。值大同兵變。薦赴京。擬命都御史。任西北有投書者。發之中四字曰。何如。如何。求其人不得。命未下而卒。

二子

于達真字子冲。歷城人。丁丑進士。以澤州知州。為兵部員外郎。兵部未滿歲。陞山西參政。餉兵昌平。神宗閱壽工。昌平孔道。以才選擇。三年中。車駕四出。應之沛然。後官至參政。殘人感憤之。初第以詩文名。諸生時與于文定公。俱為我郡吳疏伯所拔。稱二子。又善騎射。餉兵重一元兄弟。較獵數。數勝之。天與之年。必為名制閩。

叱金忘名

屈西溪。華陰人。官至左副都御史。先為我浙按察使。歸安知縣。某被告發。科欽萬。湯惟小。品。卷十三。四。

金按之。知縣懷白金來餽。求解。叱出之。治益急。會還河南。乃止。及公治漕事。則知縣為御史。起後赴京。過淮上。修福執屬官禮甚恭。公喜留宴。談及浙。偶忘某為御史也。因言生平。未嘗苟取。如浙屬一知縣。犯贓。饒金求解。叱出未竟。及今耿耿。不知其人何如也。御史色沮。愈忿。公怪之。及別去。請思即其人也。大悔。已無及。某入臺。以劉瑾黨。誣公遂罷。

楊太守

楊繼宗。為刑部主事。河間府。獲強盜。遣里甲張文郭禮。解送京師。中途遇盜。盜自釋刑具而逃。張語郭曰。人言強盜者。罪與盜同。予二人俱死。不若留一人。汝母老。寡兄弟。汝可為解人。予為盜。可全汝母子之命。郭感謝。張以刑具自服。到司。公疑其言動非盜。審之得實。二人遂俱得活。其真盜後亦為人所擒。

公在天順中。世嘉興太守。成化元年。丁憂。五年。服闋。復補嘉興。先後滿九載。令人皆知公之德。政而不知其先後兩任也。

守嘉禾。久時。清北都等鄉。禾每並。離根二節。節間入生三莖。秀三穗。或生四五莖。四五穗者。有之。竟畝計之。三穗者一二百。二穗者數千百。在在皆滿。府經歷司。達江內。

我禾二本。亦如野外生。莖穗。公自為文記之。滿九年考。以素苦風痺。自治行訪醫。送者傾郡。內外不得行。願乞一物。示永。解青紗衣。與之。百姓藏之。穀。與三賢祠。右後即家。起浙江按察使。至命都御史。撫雲南。公子承芳。山西陽城人。為國朝良刺史第一。又有黃恩者。元氏人。亦滿九年。有惠政。曾拔呂文懿於諸生。陞福建布政使。卒嘉興。遂葬於邑。北坂坊。子中。領浙鄉試。差數廢。後子孫尚存。

神識

范檣。會稽人。守淮安。京王出藩。大盜謀劫王布。當起天津。至都陽。分徒五百人。往來遊奕。一日晚。街衢門。年報有貴客入。俄潘氏圍。萬擊者。曰。有傳牌乎。曰。否。命謂之。報曰。從者眾矣。而史出入。心疑為盜。陰遣健卒數十。易衣帽。如斥農。曰。若往視其徒。入肆者。陽與飲。中挑與。相搏。繫以來。而戒曰。慎勿言捕賊也。卒既散去。公命與。諸客西門。過街肆。搏者前。詎即收之。比反。得十七人。陽怒罵。曰。王舟方。到官。司不服。食。湯惟小。品。卷十三。五。

何暇問汝鬪乎。叱令執繫。入夜。傳令做備。而令肆飽食。以需。漏下二十刻。出諸囚於庭。厲聲訊曰。汝輩謂官府當出迎。王而欲乘空虛為亂。吾久知之。徒送死耳。咸叩頭伏。曰。奴輩當死。往捕賊。自已。適所留擊。技也。於是令飛騎馳報。揚諸將吏。而斃十七人。于杖餘。賊散。潰。鄉官某者。淫暴擅殺。大為里中患。海夷之亂。某郭。絕衛道。自固。府判出。經其郭。閉勿令過。判遂以訴公。公怒。命墮鳥。無何。其徒殺邳州三郵。以賊。級。報驗得之。遂以兵圍其第。繫徒三百餘人。併發其所為。諸奸利事。訊之。皆款伏。某知不可解。陰行刺。偵知之。不得發。則賂於朝。得復起。脫身。亟行赴官。會為臺。奉。認。連。問。而歸。獄。詞於四郡。公笑。香。誓。神。引。引。七百。勒之。得實。以報。某。獄。死。氏。家。子。徐。柏。及。攝。而。失。之。父。訴。府。公。曰。臨。婚。當。不。遂。遊。是。為。人。殺。耶。父。曰。兒。有。力。人。不。能。殺。也。久。之。莫。決。一。夕。乘。榻。坐。有。濡。衣。者。臂。兩。臂。僕。而。趨。然。說。曰。意。是。柏。魂。也。而。紫。履。水。死。耳。明。日。問。左。右。曰。何。池。沼。最。深。者。吾。欲。暫。遊。野。曰。某。寺。遂。與。以。往。指。池。曰。徐。柏。屍。在。是。網。之。不。得。將。遂。忽。泡。起。如。沸。復。於。下。復。焉。合。其。人。視。之。柏。也。然。莫。如。誰。殺。公。念。柏。有。力。殺。柏。者。當。孰。一。日。忽。下。令。曰。今。亂。初。已。吾。欲。簡。健。者。為。快。手。選。竟。視。一。人。反。視。脫。而。觀。之。血。漬。馬。河。曰。汝。何。殺。人。曰。前。陣。上。流。耳。解。其。裏。與。漬。露。帳。公。曰。佳。在。夏。秋。宜。填。

襖殺徐栢者汝也遂具服云以某童子故執童子童曰初意汝戲言也果殺之於一時稱為神識少會讀書通觀數怪見同學者死為公歎謂無懼色其膽決蓋天性也卒歲有降紫姑神者諸孫就問焉以詩呈公詩有半醉逢司馬句公笑曰吾今死矣半文八十加一吾善數也解者酉辛丁酉年也馬屬午在午日亦果以六月午日殞

王公政教

王鏡永平府遼安縣人進士景泰間為彰德知府鏡長身修髯顧盼生威有權術尚嚴政治察郡中吏民賢不肖賦則賦訟皆藉識自聽其政文亡得為其出必論關況之民終歲不得與吏文一言縣吏以賄聞者案之即令去他事不中程者皆令改案深究事情吏民畏之如神每行郡城中民皆閉戶亡敢立道旁藏遠雞犬恐有聲鏡時乘馬過視馬耳不左右顧令民臨道屋俱作修廊屋外浚深溝雨潦得流中道隆立令水赴溝中行委巷口樹柵門有鎗甲夜即闔門釘板仰柵門外柵竟夜鳴夜人莫敢入郡地也尤留心學校凡朔望謁先師廟已坐明倫堂聽諸生說經發疑無異諸生皆居學宮等識姓名政少暇令隸持數書送明倫堂諸生持書來自臨試或背誦書或作義其他出及不衣冠居者受笞當是時學序開讀書聲洋洋盈耳丁

湯懷小品

卷十三

六

祭陳鍾鼓鳴絃宮陞降揖進甚都參政姚龍行部至府往見之出而歎曰此雖國學亦無以加也

陽和俎豆

呂大川字中源浙新昌人成化中進士守惠州有善政征劇賊張權大川隨軍督餉察廢從誣誣者釋之所至名者老論以禮義福萬不感動者為張詔曰呂惠州可謂霜雪之陽和戎馬之俎豆也竟卒於官

妄捕奪官

以賊王子龍已於賴州龍南縣當陣殺死報功叙賞兵後惠州通判著和平縣事後稱子龍未死今在民家白所司擒獲賴賴移書令殺後捕者滅口太守孫光啟不從拂衣歸孫嘉與人正直忠厚余於昭慶寺一識面真有過人者未幾起福建參政卒官

藩國兩名臣

胡興祁門人進士授三河知縣文皇帝封趙王探補以興為長史漢庶人將反密使至趙王大驚將執而奏之興曰彼舉事有日如何服奏乎萬一事洩是趙之疑一

夕盡職之漢平趙王讓遂護衛兵。宣廟亦聞斬使事曰吾叔非懷二心者趙遂得免與懷博多智略歷補簡王惠王及王八子侃侃師道自任

趙準東城人長身美髯性剛毅方嚴終日無惰容不輕言笑年二十餘始讀書時有教少年日記數千言趙先生居其下日所誦書必與之埒日不足竟夜讀忘倦舉順天鄉試為舉人景泰間趙府紀善好諫諍常思死節王令諸郡王皆受經為講說甚詳德門弟子常數十短棹嚴諸生步立皆有則尤重背誦以身先之無倦諸生侍側凜凜時太守有十子五子騎鐵馬雖守無如之何一日聞趙先生自領其子乘且遺一朴廣二寸厚半寸書其面曰專治五子母及餘生諸子一望即即凜然皆折節受學守規致于銜置上座亦不讓在仲兒之父子時出門下殲祀於家

誓不留食

顧昂字德輝長洲人鄉薦為恩恩府同知清介絕俗人不敢干未嘗受一蔬之餽晚年家居論人家誓不留食雖遠去數十里單飢而歸文章簡潔似其為人

虎兵抗席

太倉周雲川性賦泉州值倭變署事調兵食有友士皆懷之新守泰姓者至年少任

湯懷小品

卷十三

七

意不時給兵大議公出度之立故遂罷守以公為代公受業於王大司馬思賢余州方幼與公為爾汝交押樓靡不至思賢忽延公為師抗席正顏指摘文字亡所避余州小忿即攝齊請去思謝罪乃已後補永昌不復出

夫婦却金

高樂魏節齊性以貢為舉昌通判行部秦州賦戶投金於凡覺而察之遂去乃付州康夫人楊氏東歸復過其地州吏取以獻夫人又謝却之生三子長允貞丁丑進士官侍郎允中丙子解元庚辰進士官部主事允亨甲戌進士官部郎中侍郎子廣微甲辰進士官官察世者清節云

侍郎換山西日廉止受八分京朝官以使事至者亦如之或嫌其薄曰計肉食可五石必食前方丈而後快耶一會事行部至澤州州守為吾友許純齋維新事之無失禮而會事少年舉解首素豪奢自用提其承事人許恕停傳給凡三日會事竟死去中文侍郎云州之供具僅殺一母雞而食杖云食雖有何不足而尚以為饜露著作罪案耶會事大愧引疾去

立應軍需



張惟鄧縣人。宣德三年。以監生為江陵知縣。時征文趾。大軍過。總督日曷。取大樽。及架數百。僅即命木工。以方漆桌。鑿半脚。鑿其中。以鐵錫貫之。又取馬槽千餘。即取釘工各戶。掃人以綿布。縫成槽。槽口綴以繩。用木棹。張其四角。飼馬食。使收卷。前路足用。遂以為法。後周文襄薦為工部主事。督運大得其力。

補盜庫  
嘉靖乙丑。盜劫長壽縣。知縣劉燮。清吏也。擊却踰牆。大呼逐寇。庫中一空。邑中人相率補足。竟以啞血死為神。民憐而祠之。祈禱必應。

教履舟  
李一。字應坤。東莞人。正德丁卯。鄉薦。為蘇州教授。清苦端方。後知懷寧縣。直弟愛民。卒於官。無以為殮。先是泊江干。遇一覆舟。心動。令人鑿之。得一掃。把嬰孩。猶活。詢知長沙人。隨勇官遊。一家淹沒。披掛已二日矣。為買舟歸其鄉。

雙槐  
黃瑜。字廷美。香山。有學行。景泰丙子。舉人。歷長樂知縣。有惠政。以勳直。棄官。手植槐二。攜亭吟嘯其中。自稱雙槐老人。曰。子孫更植其一。則吾志畢矣。蓋希蹤三槐也。

湯惟小  
卷十三  
八

編差  
洪範。金谿人。字邦正。進士。弘治末。為嘉興令。初至。不事事。吏卒皆悔易之。及編差糧長。太守憂其不任。諷諭之。洪歸。集里書。度中。焚香與約。吏卒笑。仰如視。洪大怒。杖而懸諸樹。中令曰。多用。廢時日。且牟利。每區。只里老二人。敢妄舉者。即代役。毋貸。度中肅然。皆以實舉。晝日。而畢。上諸府。府驚曰。此事。須幾。更日。月。乃解。何。草草。乃爾。範曰。始獲之。即辭。還。府。名。應。役。者。問。人。稱。允。守。數。日。神。哉。今。乎。吾。眼。幾。瞎。在。官。鋤。強。扶。弱。廉。靜。泰。德。以。比。楊。繼。宗。云。

苦里正  
韓倫。字。東。彝。范。洛。先生。之。叔。知。武。清。縣。悍。梁。駭。踰。柱。門。不。出。縣。尹。以。禮。致。之。不。得。子。堂。叔。繼。宗。應。里。正。尹。故。苦。以。為。公。必。可。致。公。曰。彼。苦。里。正。於。我。何。與。竟。不。徇。尹。後。視。悔。言。之。分。守。車。平。章。平。章。曰。尹。誤。矣。致。賢。豈。以。威。力。哉。尹。踵。門。請。數。次。乃。見。尹。誠。俗。人。然。悔。而。請。教。於。上。官。則。俗。而。不。失。為。雅。若。在。今。則。禍。且。不。測。矣。

編役連拜

長洲知縣郭渡。福建人。與致仕尚書劉鏞。有小隙。鏞其家。糧長七名。後以謝罪為辭。遣其。廢。連拜二十餘拜。既出門。號於家曰。我欲拜死老賊耳。劉年八十餘。不勝憤憤。而卒。其孫不能承。遂移四方。家立破矣。

請旗牌  
陳岷。廣東欽州人。洪武中。以貢歷任知縣。官居三十餘年。皆有能聲。妻子不入官。自號其居曰鯨巢。

增筆畫  
陳岷。廣為德清令。其有聲。蓋亦快士也。後為御史。監遼東軍。叔朝鮮。於慎請旗牌督戰。此提督事。如何可行。部執不與。快快遂卒於軍。贈光祿少卿。廢其子。陳岷。王受。洛川人。以監生為東阿丞。邑民王虎。當受重役。賂吏改其名曰田虎。兩人爭不決。公曰。此必王虎也。筆畫可增。請府籍質之。果王虎也。遂伏罪。

名宦  
平度州名宦。故祀漢臣王成。判官陳有。數見之。喟曰。此非偽增戶口者乎。單牒請董華。木及舉。以憂歸。有。數。計。都。克。完。之。子。太。宰。有。年。之。兄。也。志。節。為。時。所。重。豐。瑞。東。陽。人。成。化。五。年。以。監。生。知。順。德。縣。性。剛。果。好。權。折。權。勢。刻。廉。自。喜。聞。貪。者。輒。厲。聲。罵。雖。上。官。不。避。人。多。嫉。之。遣。子。就。外。傳。令。自。執。蓋。曰。皂。隸。役。於。官。非。汝。役。也。竟。坐。誣。去。後。祀。名。宦。萬。曆。十。二。年。所。司。檄。削。士。論。措。之。夫。削。名。宦。非。撫。按。即。提。學。也。當。查。其。人。實。之。

生祀  
地方官生祠。自上達下。往往有之。惟學院絕無。蓋教以嚴為主。不欲苟悅於人情也。惟南京有陳希學一祠。余友劉幼安見之。必喟曰。提學乃有生祠。又諱有秉寬政者。嗚呼。秀才為法。造生祠矣。此言甚有意。習俗相沿。豈獨提學為然。

致仕  
常熟丁南湖。名奉。正德戊辰進士。南司封郎中。年三十九致仕。謂古今賢士。終此官者。得二人焉。宋則席汝言。明則莊定山。且云。同人入津者二十五人。三進士。同鄉舉者六人。五進士。皆先死而已。以年少獨存。又多子孫。快然自幸。亦達人也。致公以母徐太安人喪。服闋。致仕。累薦不起。時同鄉陸太守完。為政將用之。固辭不起。太守其

卷十三  
九

母勇也臨卒作入山待蓋詩別六孫別錄居小樓數詩皆有超然之識先是國朝  
戊辰科本縣中進士者止洪武二十一年施顯正統十二年吳漢官皆御史皆有文  
學皆不壽至公亦入御史選以母老辭改南吏部平乞休所著有南湖留稿而壽亦  
其永要見天有定數人固能留之矣又集假山於家名曰代陽自為之記

家宰有規

鞠珍字廷玉臨朐人成化中鄉薦奉親至孝不信浮屠母卒躬負土成墳後選南樂  
主簿常祿之外一無濡染諸部考績珍乞歸曰老不能任職餘祿足以養身後何  
求焉家宰王公歎曰吾有愧乎爾矣歸家杜門不出尹嘗著其家以遠從珍覆糧以  
往尹聞之驚曰何乃爾爾遮令罷之非公事不謂人稱有澹臺之風焉

章重齋名

章楓山先生同時有重品者字廷式號慎齋與先生齊名成化丙午舉南試丙辰始  
登第為兵部主事僅兩考引年致仕家居十九年以讀書喪明不自短而年者書甚  
多其學問行誼不復楓山而有傳有不傳則後死者之責也

勸父隱居

嘉興也馮隱居不仕父鼎池陽太守欲棄官歸意未決馮奉書重緘無他言惟左太  
冲招隱詩而已池陽遂踐歸從學神仙無所遇孫樞方副使代有冠冕

忠告

曹憲副時中華亭人隣有悍生修其先世墓以呈書公名於牛後向其僅加鞭因極  
口肆詈欲以激公怒僅歸以告徐曰人言我而若迷之是重害我也速往謝無勞齒  
頰生不能難於是修尺一若為候者而中實痛詆令人直入路上之公不發曰休矣  
待吾儂來既而從者至命火燭之曰知若主於我無好言也生愧而止年九十年  
時有紫雲自天而降繞尸人以為仙去

歸壽

吳縣金椒縣人舉進士為臨淮簿時青苗法行口語藉藉尉舉措得宜民以不擾積  
勸請大夫知廣德彭池三州所至興學勸士性尤夷處一夕夢人示四大字曰龜壽  
必與堯而謂曰龜者歸也龜壽而藏神生我矣即謝病歸終日晏坐凡十七年卒年  
八十四

安貧

顧璠字玉璠之從弟也官副使以抗直躋貧甚所夕不繼安如也嘗曰貪賄請  
與武斷辨曲雖有差等其皆非知恥畏義者之所為

藏賢書

貢生陳職職鐵峰東阿人性淳古愛賢書藏之不復出一日客有泊舟河上陳請之  
語及江南多士欣然往不復與家人別追之至淮而返

知機掛冠

永新縣蕭公樞以舉人署江山學諭凡十年登進士官刑部主事大禮被杖幾死告  
改南京刑部執法號蕭鐵漢屢忤安人世曲請知府公知機械所自掛冠不起

老萊衣

葉孟極惠安人永樂丁酉舉人司訓高州念親老陳情乞歸有隨以授泉州朝夕  
舍備盡孝養久之遠順義教諭世陵源令棄官歸稱為康史邑有陳御史者橫甚鄉  
里苦之公上書陳狀御史生削籍惠安人皆德之莆田林太史文有送歸詩後四  
句云江燕迎人語山雲傍馬飛到家歡侍日應著老萊衣

恥掃門

程學慮孝感人伊川先生八世孫也九歲善屬文鄉三老劉公時而過之揚鞭曰孺  
子行矣為拱立道左不移足劉愧下揖趨而別焉為諸生力學手兩程夫子遺編服  
膺勿知書言兩夫子產黃陵前川有望臺邑東有讀書臺百世之下聞風興起而  
後翁顧肩越之子一日坐磯石咏陽明白沙詩數章豁然開悟題其壁間有消涓銀  
海陶塵應皎皎明月照匠心之句宗人坐事走白監司約公徃曰吾不欲屈膝貴人  
前往者皆溺死邑人士以公前知云與江陵弟子同稽偕計入都眾皆修謁公獨否  
或言相國雅相慕也公以正對掃丞相府門者何人而子為我願之耶授榮澤知縣  
有惠政

拔髮

杜條黃崗人父子鳴為金事傑少時日者當以刀筆得富怒而自拔其髮誓以儒  
顯有未廷相官知縣女子里中家未貧且死索停柩金事公歎曰為今而貧君子也  
馬有君子而其女患無婿為公委金夜夢未我冠衣排來謝君讓甚高得請於帝  
美報矣復夢神贈以言有天上日初長人間春正好之句是歲戊午公弱冠遂舉於  
鄉主司初擲不錄詰朝卷自展案上如是再異而錄之東甚傳其故以為天所以昨



穆之說宋祖取劉毅二主皆不聽方有氣概方成此事項王才氣實勝二主而敗於垓下天也太史公之斷不足為據而謀臣如范如法如劉風斯下矣

三召平

史記所稱召平者三其一具項羽紀廣陵人召平為陳王勝狗廣陵未能下聞陳王敗走秦兵入且至乃渡江矯陳王命拜項梁為楚王上柱國今急引兵西擊秦其一具齊悼惠王劉肥傳朱虛侯劉章欲令齊王發兵以誅諸呂齊王乃與中尉魏勃等陰謀發兵齊相召平聞之乃發卒衛王宮後為勃所害遂自殺功臣和乎叔以父功封恭侯其一具蕭相國世家召平者故秦東陵侯秦破為布衣貧種瓜於長安城東瓜美故世俗謂之東陵瓜據此三召平者姓名偶同非一人也齊王傳小司馬索隱注云廣陵人召平與東陵侯召平及此召平皆似別人楊用修史記題評於羽記名平云召平加廣陵人於上者正與東陵侯召平異也入後漢書廣陵郡有東陵亭博物記亦謂東陵聖母祠在廣陵疑此東陵即召平所封地也

兩顏子

吳門徐禎卿字昌穀一日昌國以進士為評事親老求改使地當事者抑之降五經

湯性小品

卷十四

二

博士初善詞章後好立學晚乃從陽明遊凡三變年三十三年陽明比之顏子徐愛遊陽明之門正德十三年年三十一嘗遊南嶽夢一覆雲撫其背曰爾與顏子同德亦同善自南京兵部郎中告歸與陸澄謀耕書上之而不果今前說觀之陽明得二顏子矣安之陽明豈有此言必出王錢二公之手若使羅念庵郭東郭為之更自渾成

兩廉蘭

梁武帝時蜀人蘭相如為父報仇殺降人劉季述自縛歸罪帝壯而釋之時亦有廉頗為為別將立功淮上後卒戰死有風雨之異祀為神

兩道遠公

北齊韋瑒以高隱封道遠公唐中宗時韋嗣立以宰相阿附韋后亦封道遠公道遠二字亦有幸不幸如此

兩施全

秦檜十客其仲客為施全而刺檜者亦曰施全為殿前軍使以為一人或以為非其之既為檜仲客乃天下下流至不肖者豈能復作此等忠義出格事而檜老在豈有

與其人久處而不能覺自守氣味幾入其手乎老節婦法不裝淫媼而老婦院亦法能辨識於微渺間也

兩王保保

元有二王保保其一據解帖木兒其一征行元帥王斌之子襲父封後以軍功歿於國事贈武德將軍熱度子

兩龍光

吉安有龍光從陽明兵間者奇節乃其先奉和縣亦有同姓名者為松江訓導克振師範人比之魏文靖弟龍工部侍郎子伯進士慈谿知縣張莊簡有龍光先生傳字士熙號素齋

兩六如

蘇門公嘯有六如一如深溪虎一如大海龍一如高柳蟬一如巫峽猿一如華丘鶴一如瀟湘雁唐子畏號六如取佛書之說不如前說更為脫灑有意趣或者當時所取在此而更托之彼使人不可測耶

兩小友

張曲江呼李鄴侯為小友畢大簡士安於王元之為偶亦然

兩做弟

牛弘王回俱有做弟一做駕車牛一擊破祠廟百壺酒俱無一言

兩燒尾

唐進士吳曲江曰燒尾而大臣初拜官獻食天子亦曰燒尾

兩大索

秦始皇大索十日漢武帝末年坐建章宮見一男子帶劍入中龍華門疑為其人令收之男子奮劍起逐之不得亦大索十日

兩峴山

殷仲文從桓玄之逃黜為東陽太守得免於誅足矣猶邑邑不得志以死嘗登縣南二高峰以做羊叔子立亭其上曰雙峴何叔子之不幸耶為之純有詩言之

兩吳興

我郡曰吳興孫皓以烏程侯入即王位修而改之也浦城縣舊名吳興江文通嘗為其令夢五色筆於此縣有孤山岡號曰夢筆山

湯性小品

卷十四

三

兩天台  
我浙天台郡縣皆以之得名陝西鳳翔府麟遊縣亦有天台山在縣南五里九成宮之西

兩孤山  
杭州孤山以林和靖著灘縣之孤山乃伯夷避紂之所而名不甚著則地之衝僻不同而好事者所重在此不在彼也

兩富春  
富春在嚴州釣臺不必言矣乃濮州南四十里亦有此山相傳子陵應光武聘嘗經此駐足此必有自來未可盡以為妄

兩太岳  
禹貢太岳山在冀州河東鹿縣東上黨西即霍山是也國朝尊武當為玄岳一曰太岳而其名乃移之楚要非其本稱也

兩水晶宮  
偽國王延翰跨城西西湖築室十餘里號曰水晶宮每携後庭游宴從子城後道中

兩湖  
西湖之名甚多惟水晶宮獨見我湖梁亦妄為之耳

兩淞江  
吳淞江今吳江實帶橋一路是也而淞江亦因其名懼水災故去水以禳之眉州有江即蜀江分派亦曰淞江

兩湖  
東坡謂杭州有西湖如人之有眉目王梅溪謂越之有鑑湖如人之有腸胃可謂貼對鑑湖周回三百五十餘里溉田九千頃湖高田丈餘田又高海丈餘後為民侵佔今之存者視舊額不知何如聞陶家堰上下一帶皆其地也至西湖往往有之特不如杭州之佳麗者名河南上河亦曰西湖蓋可相亞

兩高書  
麻尚書楚清謹士也而司本兵故及於己之難丁尚書汝長厚人也而司本兵故及於庚戌之誅人事乎氣運乎皆有不可逃者

兩高書  
丁尚書坐死殊可惜後六十餘年萬曆癸丑其曾孫鳴階舉進士余覽高書得其家系良善同時死者楊守謙尤可惜楊本世家不知其子孫若何至麻公之後又未及

聞也於我心有感焉  
高書坐死麻方郎中王尚德從坐丁獨自引罪王得減死丁赴西而問王郎中免死王之子化在旁謝曰免矣丁曰爾久勸吾出兵吾為內閣所誤不從今一死一生天道也即死不恨丁之人品可見宜具有後也化為平遠知縣會田坑賊力戰破之超拜副使妻許烈婦自有傳

兩海運  
朱沆張瑄太倉人皆為元海運萬戶今吳城有朱張宅即二人所居國初則朱壽張赫懷遠人亦海運皆封侯何同姓乃爾

清備於楊氏殺楊掠妻子財貨官捕之終不得瑄行劫被縛時洪起畏為浙西提刑夜夢錄囚十八人中一人虎形可畏明日所解賊數與夢合瑄在其中貌特異遂貸死未幾宋亡瑄責顯事洪終身瑄目不識丁書押文卷但橫三指墨墨印紙上狀如品字雖巧作偽效之終不能

陸文裕集云沈都達登宋進士第任於揚州會元兵渡江復仕於蘇後夢龍勳然據擬比明入視果有兩男子荷校者察其異陰縱之即張瑄朱清也尋龍官萬蘇之

烏鵲橋復瑄清以海道功為萬戶貴顯物色之一日遇諸塗遂拜曰吾父吾父即奉以歸至清浦居之地沃遂下築馬始為嘉定人至今子孫日行稱大翁二說少異宋亡有都統崔順領眾五千泊紫霧島元世祖命朱清招安問用兵幾何清但求勇士二人與子虎駕一舟至島順舟發夫如雨清曰我朱相公也皇帝着我來招從者富貴登舟富貴順意徘徊即斬以狗眾皆降悉縱遣之後清被逮曰我世祖舊臣龍

溪無比豈敢從叛新象宰相圖我財寶以至於此觸石死

清瑄雖死而清子虎瑄子文龍仍治海漕給所沒田宅清孫樞密院判完者與諸孫皆還太倉守墓墓在北門外松柏如山武陵杜青碧云太倉風水賴朱氏山林茂盛以致殷富及張士誠據吳樞夷成丘矣又清之子旭不樂仕進居田野與士大夫

遊博涉經史長於小楷篆隸好施勇於為人感德之

兩降夷  
東漢末其降夷徙處內地漸漸能讀書通古今故晉有五胡之亂我朝降夷內徙者尤多惟厚其廩賜止射獵自娛其甚者以武顯為參將副總兵終不佩印稱上將其封侯者間出佩印而內顧重不敢為惡故己已之變雖在在查驗猶不為大害又

因用兵。沈之兩廣。故二百餘年。四海晏然。蓋祖宗控禦之略。歷代綱維之功。視漢為密。而功德基本。又萬倍於司馬氏。要不可一律論。

兩大局

用夏變夷。王政也。晉武用之劉淵。而五胡橫行。以夷攻夷。上策也。殷浩用之姚襄。而一敗塗地。晉武是承穆。不是創業英雄之主。殷浩是清品。不是用兵老辣之才。在國運為華夷之辨。在人才為文武之分。此世上兩大局也。

殷浩浩空

殷浩既廢。夷然無幾。微見顏色。桓溫遺書。以示引用。令僕之意。殷答以空郵斥之。亦戲之也。溫雖大怒。而無如之何。咄咄書空。蓋已起凡界。入初地矣。道生之對。亦是至情。後溫米殺其子。消以報辱。桓立得志。著書痛詆浩。以成父志。既敗。劉裕建義。止殺武功。何暇改正。故余謂晉書有二大冤屈。桓氏之於殷。王庚二氏之於陶。士行是也。告反

張嘉貞為天兵使人。告其反。按驗無狀。當反坐。嘉貞謂重兵利器。皆在邊。告者一不當。即罪之。恐塞言路。為後患。遂得減死。嘉貞以文士起。故為此言。且以中玄宗意。此

後告祿山反者。皆不聽。以致大亂。夫反是何等事。而可輕告。告必按虛實。方可示懲。而後之以實告者。至矣。

褚遂良被誣

褚遂良真命薄。言者坐以譖殺。劉洎曰。許敬宗為之。至常思議。直諫有名。亦以市地。虧直。露章劾。遂良為宰相。豈虧些小之直。其為誣捏無疑。常亦輕信太甚。終不得入名臣傳。

皮日休。避廣明之難。奔錢氏。官太常博士。贈禮部尚書。子元業。為吳越丞相。孫璩。為元帥判官。三世皆以文雄。江東見尹師魯文集。其中有大理寺丞及子良墓誌。可攷子。遂良之子也。今唐書乃謂日休為黃巢翰林學士。誅死。何外錯。陷人乃爾。

蕭穎士才識

蕭穎士。再拒李林甫。及水王瑋。策東都先陷。勸李承武。及崔國保。淮南。與貞逆。識力。經綸。當是李鄴侯之流。而以官不達。僅以文苑稱。然則人果不可無官。官果能重人耶。

何遜梨

在遠有文而風。故峻。豈世慕之。目曰何遜梨。言座所珍也。後與白鳥之難。

定命

古之尋常人。亦有奇者。如段文昌。帥南州。或旱。檜解去雨。或久雨。遇出遊。必震。民為語曰。旱不苦。禱而雨。雨不愁。公出遊。若韓昌黎。奇。嶺人。豈關之靈。馬不能前。此皆命之迴。蓋為之。准西碑文。仆一立。平淮西。設質。勝於韓。其又何疑。身後日月。光耀復辨之。

唐次者。唐儉之裔。孫也。以禮部員外。殿開州。刺史。韋卓。表以自副。唐德宗。惡而斥之。自以身在遠。久押不得中。采古忠賢。罹譏。毀被放。至殺身。君且不悟。為辨。謗錄。上之。帝益怒。曰。是乃以古。昏主。方我。改。夔州。憲宗。召。選。授。禮部。郎中。知。制。誥。中。書。舍。人。上。推。惡。朋。比。傾。陷。者。覽。其。書。善。之。謂。學。士。沈。傳。師。曰。凡。君。人。者。宜。所。觀。省。然。編。錄。未。盡。可。廣。其。書。乃。與。令。狐。楚。杜。元。穎。起。周。訖。隋。增。為。十。篇。史。疏。元。和。辨。謗。略。噫。次。可。謂。苦心矣。而時君有怒。有喜。豈非自己。命。中。利。鈍。而。亦。可。觀。時。矣。

取幽州

宋太祖欲北伐。取幽燕。謀於趙普。以曹翰為將。即以翰守之。普嘗不致。致。准曰。翰死。孰可代之。太祖默然。則明。明。是。翰。不可。取。不可。守。然。亦。未。可。取。未。可。守。故。設。此。窮。其。解。趙。普。得。諫。法。宋。祖。悟。意。表。奇。奇。

南使折虜

孔道輔使契丹。使人以宣聖為戲。公正色對曰。中國與北朝。通好。以禮文相高。今優孟侮先聖。而不禁北朝之過也。北朝之尊。原因其孔氏而侮之也。虜君臣默然。此對似矣。而猶未盡。當曰。宣聖並乾坤。配日月。本朝尊崇。凡皇帝幸學。四拜致禮。九夷百蠻。無不知。無不敬。而某使臣。則其裔孫也。北朝獨不聞乎。何禮文之有。則虜之慚悔。又不止。默然而已。

欽宗劄

完顏方彊。宋欽宗所與。李忠定。劄。忠。宣。劄。字。不下。數。百。十。大約。云。朕。鏡。不可。與。爭。鋒。宜。速。速。出。境。此。譬。如。芻。豢。子。弟。偶。門。上。過。一。先。人。畏。而。惡。之。只。謂。家。人。曰。打。他。不。過。趕。他。出。去。既。打。不。過。尚。可。趕。耶。哀。哉。哀。哉。

不學虬髯

趙承志。秦州人。本姓胡名清。少慕班超為人。因遊岷州。遇積石國大酋。結。德。與。



相文委。後至元州。結獲移書永忠。告以其國。久失王子。莫知存亡。可偽為王子歸國。永忠乃西行。結獲迎之。國相撒斯金鹿斯等。咸納款焉。永忠居王位六月。致書青唐。守仲威求歸宋。或阻之曰。為虜不亦美乎。笑曰。虜不亦美乎。不足學也。狀上宣。撫童貫。貫遣成至境上待之。永忠率將相偕至河州。貫掩其功。以為拒戰。不敢而降。授忠州刺史。賜姓名趙永忠。貫慮其言於朝。誣以事。誦監臨州酒稅。建炎南渡。廣東盜起。宣尉司檄諸郡。各出師討賊。詔守命永忠督兵。大破雄連諸寇。擒其首。復解南雄圍。遣子分兵破循梅湖諸寇。紹興二年。被召至臨安。未及朝。見年。初永忠聞徽宗結女真圖。遂謂詔守曰。朝廷此舉。非善計也。後其言竟驗。人服其識。胡清一作胡

宋用李綱

舟州謂宋用李綱。未必能滅金。遂二聖固是一說。然用李則國勢必強。可戰可守。儻遇命之法行。則人心知微。成思自奮。敵國即未必滅。亦必懼。而連和遂轉。後三京地。自入掌握。聞嗟。畏疆數弱。人情皆然而沉禽獸。莫狀乎。

淵聖之酷

宋紹興中。與金人議和。時淵聖在虜中。尚無恙也。自後太后回鑾。而淵聖竟不返。初疑金人欲留以為質。宋雖有請。彼或新而未許。聞朱子語類。窺見其間一二。乃知淵聖之歿於虜。蓋有深故也。先是兀朮下江南。屢失利。而張通古之來。朝之忠計者。憤不肯和。宋勢益稍振矣。是時劉豫既廢。金遂欲立淵聖於南京。以中分宋勢。賴和定而止。既太后南旋。淵聖臥車前泣曰。歸與九哥與丞相等言。幸早歸我。得太乙宮使足與他不敢望也。太后許之。且與誓而別。及歸。知朝議大不然。遂不復語。自明受太子璽。高宗竟之嗣。金人又欲立淵聖之子。以變劫江南耳目。岳武穆嘗具劄言之。故終淵聖在虜。宋遣使一迎之後。不復終請者。慮其謀復起。至不可區處也。後逆謀掃國南下。目中已無宋矣。而淵聖在彼。終以前議致疑。慮生他變。故先賤之。此殆南北一大機事也。作史者。都不能舉其概。淵聖既於虜。又死於弟。元自覆載。帝王之酷。無有過者。

大劫運

梁武帝。唐玄宗。宋徽宗。會逢大劫運。三主皆聰明人。亦預知其地。切儆於心。凡梁之捨身。唐之厭勝。宋之暗禱。無所不至。然皆外勤兵而內忘武備。畢竟及禍。雖然大劫

鴻樓小品 卷十四

八

難逃內備。雖飭。又在發之意外。今人但成敗論人耳。

南宋末。蒙古兵執。漫天漫地。蓋來。又加以謀勇。如何禦得他。金虜卷力。支撐終歸。淨盡。殘宋亦儘勢。到此真無可奈何。此古今刺運第一。所以太祖之功。為大。宋亡。好箇美才。張世傑。張本降人。姜破虜。復歸。即配。速何愧。

錢似

錢忠懿王似。以天成四年八月二十四日生。宋太宗端拱元年八月二十四日卒。剛一甲子。復與父元。雖年日同。人皆異之。杭州有保做塔。因做入朝。恐其被留。作此以保之。稱名者。尊天子也。今該為保。不知者。有保叔。何不保夫之句。

歐陽永叔以故。銜錢惟演。厚誣其祖元佐以下。重飲虐民。或引錢氏納土。後王方贊。均難梳。減三斗為一斗之說。實之謂為不誣。是則然矣。然其越之民。追思錢氏百年如新。錢之子孫。即失真。其福澤。綿遠。子孫代興。至滿江南。何哉。宋雖滅。為一斗而銜前各役之費。多至破家。錢雖三斗。而一切差役。俱免。又錢立國。置營田。數千人。於松江開土。而耕。其奇器。精練。皆製於官。以充朝貢。民老死。無他纏繫。且完國歸朝。

鴻樓小品 卷十四

九

生他郡

宋諸大臣。多生他郡。亦多從他郡。韓魏公。生於泉州。歐公。生於綿州。司馬公。生於光州。二程。生於黃陂。李綱。生於華亭。朱文公。生於龍溪。王真公。生於武昌。王荆公。生於臨江。豈衝暑風氣厚。多毓賢人耶。張齊賢。由曹州徙洛陽。楊億。由清城徙潁川。韓億。由真定徙雍丘。杜衍。由會稽徙淮陽。范純仁。由蘇州徙許州。文彦博。由汾徙洛。呂公著。由壽徙洛。歐公。由吉州徙潁州。二蘇。由眉州徙穎。及陽。義司馬公。由夏縣徙洛陽。王文正公。由大名徙開封。周元公。由道州徙九江。邵康節。由范陽徙洛陽。朱季齋。由新安徙建寧。羅卿。由去墳。墓於禮合。邪否邪。或謂宋都汴。諸公之地。亦近聖之意邪。以上二項。不能悉數。入我明。從兩京及鳳陽者。以閩右。從雲南者。以罪謫。諱錦。本大醫。欽天者。以官籍。餘大臣。則李文正。楊文襄。而下甚多。至程。襄毅。由河間徙。則又歸原籍也。

辟幕客

范文正公言。幕府客。須可為我師者。辟之。雖朋友。亦不可辟。其論甚偉。然要看自家





刑受惜身命且力未甚窮只得隱忍逃至辛卯表知縣光宗以至今辛丑祖述其說而民遂大困不可支矣典衣各異偏重不均有一甲全無田者有一半畝產而充至數分者有戶絕丁存妄報分數而親族代當者一命解戶必至逃亡條籍則百劫不知漏落則安坐自如凡勢家之佃戶其僕隸遠視與其蔓延之種田產悉據青腴畝數不啻萬倍影射挪移飛說變幻三十年來無一手一足應公家之役無一錢一粒充應役之勞今者通當鼎新之會在上者皆大賢大良願望絕命後裔朽骨再肉而牢不可破殆有甚焉不曰脫漏何妨則曰斷然不動開口與杖爭辨投機惟圖正積賄如山責免賈免報德報德公其無忌而一種奸僥又從中把持或于或田產器具乘機奪奪此誰之責誰之過哉亦試度五十年來能保閭里間團甲中盡如其舊哉當此勢窮理極之時大奮使民除苦之斷力主均田為民造命參酌優免以重僑紳均派餘田以恤編戶直下憲牌責以如式弗以批發了事弗以異議動搖弗以已成俾改則恩渡與江海同深愛戴共乾坤無極豈不境美龐公且起而上諫除後項條款外為革弊均田以救民命事應否會稿通行理合具摺須至摺帖者

結帖

海幢小品

卷十四

十四

再照編審之弊不能盡言病根積於在國運圖在甲運甲兩言重以漏下不查報頂不知而民之生理盡矣夫甲止數人若係貧難別無援救貧者日貧辟如索酒一盞之中索有一碗之內斷不終日其偏一也勢家大族貴繁有徒團作一處因上善人言者日富殊無廢地甚至把持官府搖惑視聽正論難伸伸亦旋過其偏二也有一二已故大官從公存恤未為不可而摩小用事形影欺騙主或加刑僕盡幸免即肯畔驅逐之輩尚爾坐擁高第公然不動泰如王侯睥睨自若不知何緣概蒙顯庇其偏三也等則不境威脅愈甚凡貧難下戶止有進移自盡一跡決不能控陳告訴落水病兒一直到底下既無日無天上亦不聞不問久成者年難遂改後來者無可奈何其偏四也逃絕既多勢必累及親隣展轉板扯展轉縣避以一害十以十害百以百害千其偏五也凡此五偏猶其大略至於瑣屑難盡故處今之勢別無善策惟均田一節直截簡易若曰使於民不便於官則一縣極富極多田之家不過數人孰中分派大段既定彼亦無辭僅有子弟奴僕寄莊取羨非士大夫本心而士大夫於優免之內尚未足數者比可屈指數也今長興金知縣業行此法彼中士大夫素稱強盜然已帖視認郡中頗全長興者為口如一豈可行於長興而不可行於各

縣若各縣不行無論失此機會十年內民無子遠而長興士夫且將援以為例一日又將變而歸之民矣可不慮哉千載一時宜汲汲為之所矣惟仁人君子裁之察之遇其人而不得行則地方氣運正厄小民命脈當斬非人之所能為也

客問

或問於朱子曰均田之說當路斷然行之而子從旁多口當路其大將也子亦幕下一衝鋒勁卒也戰雖乍勝敵亦其強又添生兵馬與其種百萬大將不日引旗鼓去而子以隻身乘障為子危之朱子曰其然其不然得夫者事也公私者理也緩急者勢也成敗者天也天不能違勢而可以權奪理不能離事而可以衡平目前則我急何當當路乘山嶽之重誰敢異議朱生要不足當斧鑕內無期功強近之援以窮人犯眾怒如踏虎尾如履春冰殺機已見烏得不懼雖然懼亦無益君子道其常不以人之洵洵也而易其節乃若日後則在事者亦急何者余即甚口然不過一時憤激條陳千百人之一耳能拿撫按若郡邑權耶能驅使小民耶有意弄陷大察使之受役且坐罪耶天日皎然人心不死此七尺者一任判斷惟是田均而後法無定異日必有伏害必有更張是在事者能始不能終得其名而遺其實所謂大人作朋猶有未盡也人情難與處始賢者固自不凡諸家之紛紛常然無足怪以操縱之權治不運以永久之利定新規則以公平之體挽偏重大家安之以為當然小民忘之以為何有一種仇憤之夫亦自慙且悔曰上人良法美意如此情乎不勝躁而以子弟為係以奴僕為殉則湯武仁義之師也夫所謂大將者剽撫兩用胡越一家侯通萬里民無夫吠之驚乃始稱賢豈其以一戰奏凱而奔其精卒以與敵而不顧乎必不然矣客笑曰子禍不遠既任臆安枕無多說私僕均役均而大小並安公

海幢小品

卷十四

十五

條議自序

守拙者必愛閑國積請急歸家慈親定省外三時禮拜魚鳥為羣間之一字自分半生受用高可以望做士下亦不失散人已矣無端為管城子所役草均田一節言之再言自擊親嘗殊多感慨信口頗似譏彈當道採而行之一時大開謂判刃沉宗猶未足盡朱氏之舉也初似假筆端自道實不意遂見施行又不意萬眾從而鼓頭後偏豪人累巨室揆之情理委自不堪總之造物如開故以不相干之事擾之非直德薄命薄自貶陷穿已也縱免者如江湖之魚悠然以逝東入者如山中之獸即是麒麟亦難安頓客有云云以告者笑而不答歸之有命既先慈見肯因卧無事

一日曝書偶見彼時底稿讀之且慍且激憶敬卷許師請禎等問不足樂之初水部論亦如之良師良友政自難得若早奉教何至猖狂而功罪所由終不可泐謹將原稿不改一字存之梓工以俟大人君子要見狂悖止亦如斯事辭別無波及慎同當情異含淚望在改細心非打問苟有益於細民當無辭於大夫本末既已詳明罪案可以公判至於家居梗概衆論是馮天地鬼神黑白難變若夫多口殺身則古人云合六州四十三縣鐵不能為此錯拙竟難全嗚呼及矣

取官戶貼銀一狀

貼銀在小民對支其力相抗或可入手若以士夫論視癡人也只從自身上體帖最急官銀家縣主持帖來催亦避謝待明日矣末備最要緊無所怪然遇節令或散館數日破扇矣猶曰囊之缺也其以書怕至者每兩賞五分已至微細有不九折八折者折矣有不用新傾水綠者乎此雖世套亦人情之常若以貼役持券而至必孔夫子陶朱公合為一人又當暇聞喜惟時自可立地發出三者少一吾知其必不可得也再從身上體貼門戶非高深也僕從非族擁也然其人有敢突然至前者乎至知家人有不索謝者乎拒而有不怒肯再通者乎通矣良朋勝賞惟歌投豈有眼料

湯惟小品

卷十四

十六

理及此乎若夫湛惡續文或悲元疾與留得一錢之時有不告之且去者乎去而復來來而復如故又去又來其人或怨或無狀有肯容而恕且與之如數者乎委之家督督有賢於其王者乎進之必曰官收之官可盡法手脚愈多其不波甚乎法當稽其所弊有名無實斷然不可天日在上我輩官法難加民隱難達妻子奴僕皆塗掩耳目之人圖史文章亦離喪心術之興無可自致只是出力當差貢天子臣職也替小民辨誼也消災積德大利也習事練手遠謀也故貼銀之說諸公謀之當道王之頑決不敢聞命在官言官狂替之見止此別有高論請問之高品高官者其可

曾有卷贈文

公之蒞我邑也大要嚴不東瀛寬不隨流明足懸斷而敏又足以赴機雅潔性成尤能強記過目入耳終身不忘歷政餘四年正直編審此我郡先二十年變法余實建議均田至今為口實供刀俎者眾方觀望公精心處之念此字安得有弊或者弊自議生謂領議之人得陰陽上下其間也停之審則立推必眾所允服始為責成妙在嚴任而出之速又或者弊自隔生謂上下隔絕情不得通也今凡議有未盡者再三

往復必慎當而後出此等母差絕不虞以成施以故林妙在用利而出之進又或者弊自左右生謂供役諸人得窺伺行其術也說一二實費法者諱以至誠密為體察其人感激効用等為身謀視如家裏互相告誡密佐聰明妙在慎擇而守之確於是高卑遠近輕重之際各叶于則軍亦者盡除負重者減等縉紳優而不漏閭閻摘而不驚萬眾惟然四境謐若均之一子始為曲盡充臻大成此皆他人心思所不及精神所不到然亦惟公行之能握機中的有歸於神明嘿成之中而余初議之罪或者因之少解夫今之賢令尹不過五年見德編審則垂之十年果其盡矣又可引之數十年公承前草創後規模此之功德垂之永承當日聲譽卓著未知何如乃以真心任事淪決恩施要亦若斯止矣余沉沈字下樂觀厥成以極寔極懇之夫世皆欲使公操之有加而余最與細民相習所見出入耕作無不舉手加額願公此去居要路為大官者不知何情得此美亦至和之旁礫天賴之自鳴也余久聞筆無意當世之得知弟良心尚在言其所明其于贈行之文落茂如也

先兆

余既坐均田得罪後檢吾以撫臺一行於蘇松衆大閱謂崇發自去與徐玄位以

湯惟小品

卷十四

十七

鄉紳一議于嘉禾與賀伯閣相駁甚苦今不知何如大約彷彿均之一字為起而賢有司臨期參酌故得相安近來田價日增不知時和年豐既庶且富使然押田後均平民不甚苦樂種為長久計也記得先慈嘗言戊午歲朔夢太守至家編後照而余坐而余甲申館於滙沮潘氏一夕三夢夢潘初為烏程知縣夢中深惡鄉黨如何相處比竟以為雜亂無常少遇合眼陞湖州太守再合眼陞浙江布政起來夫笑由今思之皆田土戶籍官也一生作業神先兆之想數有不可逃者亦何用慰且悔也

湯惟小品卷之十四終

天文

國朝最重天文童軒以景泰辛未進士為都給事中陞太常少卿管欽天監事考正曆法於卯予告歸再起掌監事日食陳修省之要蓋公原占籍欽天監精於天文故也後改巡撫歷官南禮憲平贈太子少保嘉靖初南給事中華湘王事樂設改光祿少卿掌監事後以傳禁畫出為知州

帝車

斗為帝車運乎中央說者謂斗君象故謂之帝運動不居故謂之車又古者造車之初有取於斗柄下鍋龍角之象則所謂帝車者豈非因其象而名之與唐有北斗賦王伯恂復為帝車賦賈一題也

五星聚

嘉靖三年五星聚於營室司天樂禮上言星聚非大福即大禍聚房周昌聚箕齊霸漢興聚東井宋威聚奎天管聚尾祿山亂占曰天下兵謀星聚營室

彗星

萬曆五年彗星之異光芒數丈掃東南經歷斗女凡三處觀者無不駭絕一曰彗尤旗也嘉靖八年亦有此異

王季二生

但調元江右人有高才鄉舉遊瓊州遇王某某謀天文奇之謂為異人盡得其說癸丑會試策第三問儒及天文條對甚悉謂前代及昭代諸名家皆不足信惟海上王季二生可聘入修定其一二場佳甚主試葉師相取為會元定已七日矣聞至此篇大驚批云如此荆棘之世何物二生乃妄言又有妄信者公其策之試卷遂致斥落然則此生瓊州之遊豈非尋常對句阮其進乎故天下奇異之事奇異之人在見者擇而用之不可胡行亂說也

雷電

二月雷乃發聲聲於五日而始雷雷閃雷乃益震此陽氣之以漸而放也擊石者始擊則先有聲擊而熱乃出焉非二物也

祈雨法

春秋繁露中有祈雨法貯水巨甕雜柳枝聚蚶蜊其上復以木固其泥封令十歲幼童環日夜鞭雨立至此宣城徐華陽尚書試於蜀中有驗人謂仲舒深於陰陽五行之說不虛矣

藏水

南方水溝難以收藏用鹽澆水上一層鹽一層水結成一塊厚與北方等次年開用味畧鹹可以解暑愈病

雪報

春雪不宜過多若多則百廿日必有大風雨俗謂之雪報最傷農

雪逢

黃貨番馬人字庸之有學行國初聘入翰林應制當上意尋出知東阿縣浪溪有怪物啖人哲為文禱於天須臾風雷大震青蛟斃於水上人稱精誠所感初北上時倚蓬窗聽雪說曰天下奇音妙韻出自然者莫是過也欣然自酌人稱雪逢先生

余錄黃先生事時己卯臘月廿七日在餘溪舟中蓋余誕辰在元日且屆六旬以病

如徑山避之正大

如徑山避之正大雪有感先生聽雪之題冷冷會心余嘗有雜記曰風來有影非塵也雪下有聲非珠也意亦如此然先生自東阿歸橫經受徒歲凡數百人又多名士復徵判東平坐註誤死余盡謝親友以文贊請教者瞠目不答并絕意仕進人亦力擠且溺之決不復然則舉進先生而禍吾知免矣惟聽雪有感欲作歌未能也

蜀雪

趙縉字廷言上海人進士為內江令識拔趙大周先生有善政民有利姪財手刃七人者給為盜公片言折伏眾驚以為神蜀素無雪是歲雪盈寸又蝗不入境粟一莖五穗士民刻石稱三異僅南京刑部主事卒

雪三色

迤南雪至少而吳元年二月昆明縣雪深至七尺五寸

神宗十四年正月大雪無錫有黃紅黑三色城中屋瓦勿論大小人家俱有巨人跡不知何祥丙辰二月廿六日時清明後六日也余掃先墓過唐樞下雪珠灑入蓬

窗甚巨聽首頃刻可掬

望氣



吳元濟未破數月。吳武陵自破石望東南。如旗鼓牙盾。皆顛倒橫斜。少選黃白氣。出西北。盤旋相交。武陵告韓愈曰。今西北王師所在。氣黃白。喜象也。賊氣為賊。日直。和舉其盈數。不閱六十日。賊必亡。夫天見其祥。宜修事應之。且洄曲守將。急緩不可。使吳城賊將趙曠。詐而輕若以兵誘之。伏以待。一舉可奪其城。則右臂斷矣。

節令

文皇時。上元節。午門張燈。聽人縱觀。示與民同樂之意。履臣有父母。多奉之來觀。上聞甚喜。至加賞。十三年正月壬子。燈山焚。有倉卒不及避而死者。都督同知馬旺與馬。上甚惋。惜時在北京。敕。皇太子修省。凡各衙門進送物料。悉皆停止。以紓民力。

正統中。每歲立春。順天府。別造春牛。春花。進。御前。及。仁壽宮。中宮。凡三座。每座用金銀珠寶。等物。為錢九萬餘。景皇即位。以明年春日。當復增三座。宛平坊民相率陳訴。言被兵之後。戶耗。供辦實難。其春花。乞實時宜。充用。從之。

西湖志。謂清明前兩日。為寒食。琴操。則曰。前十日。一曰前三日。俗云。夏至有風。三伏熱。重陽無雨。一冬晴。陰之殊不然。及閱感精符云。夏至酉逢三。伏熱重陽。戊遇一。冬晴。乃知俗說之訛也。

五月五日。江南曰。競渡。陝西洋縣曰。踏石。六月六日。日未出時。汲井水。用磁甕。盛之。入黃瓜一條於中。黃蠟封口。四十九日。瓜已化。盡水清。如故。可解熱毒。

唐玄宗以八月五日。生。張說。上。大衍曆。序云。謹以開元十六年八月。端午。赤光照室之夜。獻之。又宋瑋。請以八月五日。為千秋節。表云。月惟仲秋。日在端午。則凡月之五日。皆可稱為端午也。盧頊。傳云。是夕。冬至。除夜。又陳師。錫家。僂謂。冬至前一日。為冬往。往者。冬除也。則除夕。亦不獨歲暮。一夕為然也。

太平興國三年七月。詔。七日為七夕。至今仍之。慶門有武侯八陣圖。士女以七日。遊此。謂之踏碁。八陣圖。一在夔州之永安宮。在新都之彌牟鎮。揚升。卷謂。在永安宮者。乃武侯。從伐吳。防守江路。行營。布伍之遺制。非也。此圖。乃武侯。應先主之召。入蜀。時所布。非伐吳也。先主伐吳。武侯。未嘗從。惟臨終。受遺。托付。又一。到永安。耳。而說者。謂孔明。預知先主。敗走。說此。以遂陰。避。未。知。果否。

臘者。接也。新故相接。故大祭。以報成功也。夏曰嘉平。殷曰清祀。周曰大蜡。漢改為臘。凡五月五日。生者。多不利。其最著者。如宋徽宗。改天寧節。於十月十日。遼懿德皇后。改坤寧節。於十二月。蓋亦因俗忌也。以帝后之尊。尚不能免。異哉。異哉。然則五國城之醜。十香詞之冤。又何尤於粘罕乙卯耶。

俗忌五月。官曆不與焉。此是正當道理。不必言。然亦有可異者。太祖以閏五月十六。葬孝陵。其有請難之節。建文一支。灰飛。不必言。而。文皇之勞苦。亦已甚矣。英宗以五月二十七立。皇后錢氏。皇后。遂多病。無所出。又七年。英宗北狩。后在宮中。伏地。祝天。晝夜不輟。因而流濕。折股。又幽棲南城者六年。景王以五月十三就國。每卒。無不歸葬西山。帝王如此。而况民家。則忌之。未嘗不是也。

律管吹灰。術甚微妙。須用河內。葭草。灰試之。方驗。餘灰。即不動也。九州不同。爾雅九州。冀州。冀。近也。在兩河之間。其氣清。厥性相近。豫州。豫。舒也。在河之南。其氣著。厥性安舒。雍州。雍。壘也。東據龍門。河西距。其氣蔽。厥性急。荆州。荆。強也。又警也。北據荆山。南及衡陽。其氣燥。剛強。梁。又南。蠻。數為寇。遂常警備也。揚州。揚。揚也。據淮南。距海。直大陽位。其氣燥。動。厥性輕揚。兗州。兗。信也。越濟水。西北至河。其氣。厥性謙信。徐州。徐。舒也。東至於海。北至岱。其氣寬。舒。性安徐。幽州。幽。要也。自易水。至北。其氣深。要。厥性慄。倨。信之正。東曰青州。以青丘名。東方少陽。其色青。其氣清。東北據海。西南距岱。曰營州。以營立名。蓋合遼東西之地也。此爾雅之文。上與禹貢不同。下與周禮又異。禹別九州。有青徐。梁。而無幽。并營。是夏制也。周禮。周公所作。有青并幽。而無徐。梁。營。是周制也。爾雅。有徐。幽。梁。并營。是殷制也。據此。則爾雅。又在周以前。郭景純之序。無乃未盡。與。社牧云。冀州者。以其恃強。不循。理。冀其必破。弱。雖已。破。冀其必強。大也。并州者。力足。并吞也。幽州者。幽陰。慘殺也。

西南寒暑。風土南北。寒暑。以大河為界。不甚相遠。獨西南隅。異於中。則多陰。多雨。漢中。則乍雨。乍晴。中則乍暖。乍寒。漢中。則不寒。不暖。黔中。之陰雨。以地在萬山之中。山川出雲。故晴。霽。時。少。語云。天無三日晴。地無三里平也。黔中之乍暖。乍寒。以土薄。水淺。陽氣

卷十五  
四

盡淺故頃時晴雨疊表為雨用兼之林木蒼蔚地吸煙霧縱橫中之者謂之瘴瘴宜也獨漢中風熱夏不甚熱冬不甚寒日則單衣夜則泉絮四時一也夏日不甚長冬日亦不甚短刻漏按之與曆書與中州各差刻餘又鎮日咸西南風更不起東北冬風刮地揚塵其江北即二百里內地之寒熱與穀種之先後懸絕星洲地多海子似天造地設以潤極高之地亘古不潰不埋植人之首上脈絡也李月山謂其地去崑崙伊遜勢極高而寒以近南故寒燥半之以極高故日出沒常受光先而入夜遲也

### 府州郡縣異同

春秋時縣大而郡小秦并天下郡大而縣小漢有郡國皆統於州魏州乃分部之名或十二或九及南北分裂彼此相冒各立僑寓名色至百餘州而郡即帶焉隋并天下廢郡存州州即郡也煬帝改州為郡而州之名廢唐又罷郡置州而郡之名廢其實一也宋元以來設府於州州即府也我明府州並存但州有直隸者有屬府者以此稍異

雲南自段氏改天水有郡之名胡元入主中國有州之名我明始有府之名惟雲南

縣則始於漢

各府地方其平洋曠遠自平陽府而外甚多至山谷幽邃而又遠濶者莫如漢中府自鳳縣至白河南北凡一千七百餘里東西一千二百餘里州縣相距多或二三百里設官雖多勢不相及其地分屬鄰壘于金州添設軍事控制尤易產約甚多何商獨有一顆至十餘斤者然樗落無味不堪用余曾試之笑其大而無當也

金州謂秦頭楚尾余謂當作秦尾楚頭

古揚州山有會稽今分於浙水有彭蠡今分於江右震澤二江五湖今分於蘇州亦猶鳥程之分為一州六縣及宜興餘杭華亭之分為松江三縣又分嘉興也

地名支干

西安府南百里有子午谷有子午關杜詩故人今居子午谷獨在陰崖結茅屋是也陝西西鄉縣有子午谷子午水宜君縣亦有子午水慶陽府合水縣有子午山廣東惠州有甲子門成都綿竹縣有庚於山福建福州有丁戊山汀州府有丁水有寅湖德化有丁溪廣西桂林府有於水陝西沔縣有大丙山有丙水有丙穴杜詩魚知丙穴由來美是也湖廣辰州有辰溪辰水西水西陽大酉山小酉山湘東王暉賦訪酉

陽之逸典是也其源皆起於漢之戊巳校尉

### 地名訓義

地名標陽讀作華陽連勺作華勺陸慮作林慮湯陰作湯陰不美作不郎平地作平預宛向為宛劬沙羨為沙羨不其為不基大末為聞未番和為盤和烏氏為烏克龜茲為丘慈番焉為潘焉荔浦為津浦陽夏為陽賈如此類甚多此必有美未能詳考也

### 五嶺

裴氏廣州記云五嶺大庾始安臨賀桂陽揭陽郁德明南康記云五嶺者臺嶺之嶠五嶺之第一嶺也在大庾騎田之嶠五嶺之第二嶺也桂陽都龐之嶠五嶺之第三嶺也九真萌渚之嶠五嶺之第四嶺也臨賀越城之嶠五嶺之第五嶺也在始安都龐水經注作部龍萌渚與地志作明諸徐廣曰五十萬人守五嶺淮南子曰始皇利越之犀角象齒翡翠珠璣乃尉屠睢發卒五十萬分為五軍一軍塞鍾城之嶺一軍守凡嶽之塞一軍處番禺之都一軍守南野之界一軍結餘干之水注鍾城在武陵之南按鬱林九疑在零陵番禺在南海南野餘干在豫章其說五嶺又不同

併志於此俟考

### 渡瀘

孔明出師表五月渡瀘今以為瀘州非也瀘州古之江陽而瀘水乃今之金沙江即黑水也其水色黑故以瀘名之瀘沈黎古志孔明南征由今黎州路黎州四百餘里至兩林蠻自兩林南琴邑都三程至萬州十程至瀘水瀘水回程至再棟即姚州也今之金沙江在滇蜀之交一在武定府元江驛一在姚安之左卻據沈黎志孔明所渡當是今之左卻也琴邑一作風邑兩林今之印部長官司也

### 胸臆

漢地理志有胸臆縣顏師古注音幼誤也按說文胸臆也其俱仄字既從向與地名何干通典作胸臆胸音如順切臆如尹切讀如閏奮通典之音得之矣而字作幼則因漢志而誤也當從胸臆乃叶閏字之音胸臆蓋各處州地多此處遂以為名又謂胸臆屬漢中亦誤檢地志漢中實無此縣雲安之西三十里萬戶驛下橫石灘上土人云驛之左右胸臆故地也辨文字與辨職方者宜知之古李真巖胸臆縣可謂互設考千古之謬矣

息壤

永州龍興寺有息壤柳子厚嘗記之謂隆然負礮而起者步四步高尺五寸始為堂也夷之而又高尺持錘者盡死由是人莫敢夷子厚曰南方多疫勞者先死彼持錘者其死於勞且疫耳土為能神其說甚正然萬曆庚辰餘姚將勦能分部永州有要人莫讓此寺為宅郡邑皆唯唯獨蔣持之不與以此得謗罷官後數年地竟歸要人土功與就役者八人一日盡死未幾要人亦卒官承者臨蔣書曰使公早與之則向時彼已死無能害公矣聞者相共驚異按古籍息壤有二一甘茂盟處一即此所云能竊以埋洪水者未知孰是觸者死前後皆符然則理誠不可窮柳以勞疫當之者亦臆說也而舊有詳為辨者不知孰是

息壤辨

山海經云鯀竊帝之息壤以堙洪水羅汝作路史發揮其說而不得乃云楚有地名息壤其土能長若人□□□□□□而道也按許叔重說文解字云壤□□也書曰咸則三壤孔安國云無塊□□九童冥術云□□為壤五為堅三纒是息土和緩之名周□□□十二壤注壤亦土以萬物自生則□□□□以人所耕樹藝則

海性小品

卷十五

七

曰壤土堅而壤流前漢書歐陽傳涇梁益間所愛謂其肥咸曰壤有楚時有擊壤歌耕者拔其陳槌擊且堅塊也又漢□□解衣而曰壤壤字從農蓋耕治之土也宋楊億當制於國書云傑壤交歡太宗以嫌於糞朽朽壤易作境字以上數文證之壤字之意明矣山海經所云鯀竊帝之息壤蓋指秦土稻田可以生息故曰息壤土田皆君所授於民故曰帝之息壤餘之治水不順水性而力與水爭決耕桑之賦故以堙淫濬之洪流故曰竊帝之息壤以堙洪水其義豈不昭然夫古書傳之言本自明且昭而解者難且晦此類多矣

編戶

縣有編戶一里者全州之平利縣是也然東至湖廣鄖陽府竹山縣三百里南至四川夔州府大寧縣一千三百里西南至金州九十里東北至洵陽縣二百四十里中間連瀾乃爾大約山膠結而居民稀少也其景象亦可思已

板船

戰國時楚項襄王遣將莊蒙伐夜郎軍至且蘭板船於岸步戰滅夜郎後人以且蘭有板船板柯處乃名其地為板柯板柯擊船後也

新豐南邊

哀牢古姚州永昌郡當在滇今以廣西為哀牢想必有據嘉禾城東三十餘里鎮曰新豐塘曰漢塘相傳以為漢新豐人遺於汗又南邊於此者

洞天

普安閣洞天洞天之首長樂縣有華陽洞洞庭山有林屋洞我湖有黃龍洞余皆得遊奇詭不可殫述惟林屋洞門下連塗淖遊者必卧板上拖入故進者絕稀

滄有秋山洞每天霧即洞燥欲塵將大飛瀑從洞出頭高丈餘如尺練老農視此現旱潦

白路貫頂

泰山懸崖絕壁不可攀援處時有白路迤邐貫頂而上蓋因風雨晦冥時輝龍珠不可得恐挾其石致然理或有之且不獨泰山也

大井

阿迷州有大井煙泉水出投以竹木則焚印有大井以外大投之生疏光數里宿遠縣西北馬靈山凡中秋遇月張布幔其上月光照井一無所隔餘日則否時有白氣沖出下必有異人不能測

聖井

陳高祖生我湖長興下若聖其宅址猶存去太湖僅十餘里以東弁山為第六水環注焉宅有井相傳始生時井水湧出以浴帝名曰聖井有紅羅浮出焉好事者屢為去其齋獻出之歸震川先生為令往視作亭于上勒銘焉

秦州井

秦州有天水縣井相傳董承行孝之所每歲熟時井中有白草根長丈餘如絲又有度軍井泉雖淺常不竭汲且盡擊其欄泉復溢出岳武穆經略通泰領兵過此飲之不竭故以名元淮南王聞其異取欄置度井中擊之無驗遂送還至今人呼為聖井欄頭云

井署升服

井署升服

海性小品

卷十五

八

賈制使守揚州有黃冠持畫軸來見展之皆雲華鳥象不可識問之亦不應再再上昇足有紫雲急拜禱曰已涉下界奈何不遺遺黃冠復下越出入后土祠井中因絕獄囚下視見一洞署曰玉勾復使入則水漫不可尋矣蜀岡上禪智寺側有井味極甘冽脈與蜀江相通有老僧洗鉢蜀江失之從井汙出為寺僧所得凡數年老僧過而見之驚曰何緣到此脫納衣贖歸

山池船

無為州天井山頂有池出泉四時不涸弘治間池偶湧沸流出一艘船船有蓬蓬有斷繩

蝦池

白蝦池在開化縣北金水鄉三十里余仁合家左廣七丈深三丈清獻趙公抃嘗館其家後為四川制置使以白蝦遺仁合仁合朴樸不好玩弄置之池內厥後生息不絕有求而他畜者其色優赤

石潭

安定縣後深潭有兩石似龜或擊折一頭江水為赤數年又有五泥人卓立如人形

知縣有清德則沙開成潭而泥人出若貪污則淤塞而泥人隱相傳吳定寔體昌作今時潭深數丈餘皆填塞

峽嶺山洞

中宿峽一曰峽山在清遠縣東山對峙江中秦趙胡曾釣得金鯉魚可重百斤貢之秦玉有釣經臺東有尉佗口口城南有樓幡嶺唐大曆間哥舒晃叛州將來口口神人謂曰見幡即回及晃平回師山頂有口口口雲山在番禺東山高無泉有龍化為九童子泉遠涌出時有五色小蛇蜿蜒其間下為大小水簾洞秦安期生隱處始皇嘗道人訪之或云子城東遠跡尚存蒲閣溪欄中產葛蒲一寸九節食之保

崇陽洪

崇陽縣北有崇陽洪兩山相夾中有三洪堪與家謂鑿山有利遂興工石工暴病歿乃止久之山長復如故

石油

延安府延長縣石油出自泉中歲秋民勺之可以燃燈亦可治毒瘡浸不灰灰以火焚之有缺滅之則木不壞

周公廟泉

岐山縣有周公廟廟有潤德泉在東北隅世亂則涸涸則出其出必有數日烈風雷雨弘治十五年九月甲子雷風交作山澤震裂泉乃復出蓋不知涸已若干年矣

溫泉

溫泉最多而驪山安寧為佳驪山泉出有二穴初後出左穴望後出右穴流田至五里外方冷煖水灌禾必枯而此水無恙其泉清澈深五六尺毛髮都鑷又水中踴綠玉石坐而浴甚佳驪山泉出穴甚熱到浴池正溫安寧出穴即可浴然初浴覺稍熱久之反溫新安黃山溫泉亦佳余嘗浴之正溫雪天坐樓上望之氣室出如蒸雲泉當大嶺之下販水者踰嶺而來弛擔就浴必百十人涸甚少鮮即清蓋泉出右穴流於左方也初出處手之甚冷楊用修以硫黃實之恐未必然浴而有硫黃氣者是也斯最下

靈泉

博平縣西三十里有靈泉一名涵管洞巨石成六管三竅以洩暴水永樂九年疏會通河其水遂塞可見水溢不在彼則在此一會通河不但通南北咽喉而天地之

醴泉

東昌府平縣西北有丁家園出泉甘冽釀酒甚美諺云往平丁塊酒又稱曰酒泉余同年程尚義嘗就園下造酒以歸號為天下第一余過訪飲之真絕品當與易州相配

鹹水泉

萊州府濰縣有鹹水泉在濰東三十里劉垆地勢甚高平泉流數十步伏流於地他水在左右者皆淡惟此泉獨鹹因號為池立祠祀之其地去海近豈一實所通而然亦奇

第四泉

天下第四泉在上饒縣北茶山寺唐陸鴻漸寓其地即山種茶酌以烹之品其等為第四邑人尚書楊頤讀書於此因取以為號一曰醴脂井以上亦名

石穴水

蜀黔之水都出石穴處州東十里有龍泉或一日一液或三日一液消則清激則濁

人莫能測若京師玉泉之甕山我湖之廣若山皆趾及頂在在從石罅溢出而草蔚之又不必穴也。

品水

黃諫字廷臣臨洮蘭州人正統壬戌及第三八使安南都觀禮翰林學士作金城黃河二賦李賢劉定之皆稱美之好品評泉水自鄧魯論之玉泉為第一自京城論之文華殿東大庖廚井為第一作京師水記每進講進食內府必吸廚井水所烹茶比眾過多或寒暑罷講則連飲數杯曰暫與汝解眾皆譁然一笑石亨賤以鄉人有趣論廣東通判評廣州諸水以雞足井為第一更名學士泉講博學多藝工隸篆行草而尤長八分後詔遷卒於南雄。

禁城中外海子即古燕市積水潭也源出西山一畝馬眼諸泉繞出慶山後灌為七里濼紆迴向西南行數十里稱高梁河將近城分為二外統都城開水門內注潭中入為內海子繞禁城出巽方流玉河橋合外墮入於大通河其水甘冽余在京三年取汲德勝門外烹茶最佳人未之知語之亦不信大內御用井亦此泉所灌真天漢第一品陸羽所不及蓋至京師常用甜水供近西北想亦此泉一脉所注而其不及遠矣黃學士之言真先得我心。

卷十五

十一

南中井泉凡數十餘處余嘗之皆不佳因憶古有稱石頭城下水者取之亦不佳乃令復自以錢雇小舟對石城棹至江心汲歸澄之微有沙茶可與慧泉等凡在南二十一月再月一汲用錢三百以此自酌人或笑之不恤也。

俗語云種蓮子便立靈靈後積水烹茶甚香列可久藏一交夏至便迫別矣試之良驗細思其理有不可曉者或者夏至一陰初生前數日陰正潛伏水陰物也當其伏時極淨一切草木飛潛之氣不能雜故獨存本色為佳但取法極難須以磁盆最深者布空野處之需一物即幾貯之尤難非地清潔且墊高不可某年無雨挑河水貯之亦與常水異而香列不及遠矣。

又雪水臘水清明水俱可用但雪水太澆取不能多惟貯以煎熱毒有效家居若泉水難得自以意取尋常水者為佳入大磁罈置屛中避日色俟夜天色微深開罈受露凡三五其清澈底積垢二三寸並取出以鍊成之烹茶與慧泉無異蓋經大煖煉一番又泥罈取真氣則返本還元依然可用此亦修煉遺意而余創為之未必非水經一助也他則令節或吉日雨後承取用之亦可。

石名 鄒嶽之青石萊州之白石絳州之斑石洛水之石卵吳越之奇石此宋所採者。朝白石採之近畿之大石窩宋時未入版圖斑石取之徐邳二州順陵之後襄陽出白石若神燈之云。

石名

昔有神人驅石之海祝曰蒼蒼為牛。整整為羊。羊牛來斯曰驅而驅石皆羣奔。輒之流血既出谷。遇老妪問之見吾羊否。妪曰奔石也羊吾不知。又問見吾牛否。曰奔石也牛吾不知。神人曰惜為汝道破因忽不見惟羣石存焉。

磐石

寶慶府東五里康濟廟有一石約長五尺濶一尺四寸厚一寸五分中穿為竅置鐵索懸架以為磬擊之有聲嘒嘒聞五里上有二線絃相傳昔有漁者凡漁於江獲金片以歸兄弟爭分遂化為石因昇廟中。

津石

宋元祐中韓相國王汝帥長安築通津大石梁督責有司急鉅石無所出忽夜第一文面人自薦曰吾可應命詰其所來曰吾青州石氏丈人也居某所以齊封人辱吾文面之垢若干年矣備起吾泥塗磨洗吾垢與今相國任津梁以濟世之病涉者非吾之幸幸與明日抵其所果見一穹碣在泥中搗凡連碎丈之應所科磨其刻擊至津所枉于津而果落成。

卷十五

十二

石婦 廣平府城東有二石婦俗呼為石婆婆其一折腰庄人相傳夜有一婦人入人家竊飲水防者以刀中之亦不知為何物也明旦視石人其一腰下兩斷遂以為異咸來祈子元旦濃抹胭脂焚香拜禱願有驗遂擗亭以居云。

城石

漢彭城時遭亂城方出汲間賊至乘汲器走還與賊遇賊縛城出溪邊將汚之溪邊有峭壁城呼曰皇天有神否我豈受汚於賊奴之手遂以頭觸石者再山忽開數丈城即趨入賊急逐之山復合賊皆壓死城遂不知所所在遺下汲器化為石形似雞山曰石雞山潭曰女城潭。

醒酒石

醒酒石

李德裕醒酒石在河南長春殿南。色微青。今改曰寢石。作寢後之因以名。然不若仍舊名為得。大凡古人命名政不必易。

五丁石

五丁石。在漢中府褒成縣境。漢永平中。司隸校尉陽成。又奏而廣之。

太湖石

宋太師秦國衛文節公涇。淳熙十一年進士第一人。然知政事。文章議論。有裨於當時。宋史軼不傳。公崑山縣人。韓侂胄用事。隱居十年。於所居地。各石浦湖。西園。繫致太湖石甚高。至今往往流落人間。然皆為屠沽兒酒肉腥穢。可弔也。獨其在學宮者。為四方過客之所瞻仰。其家間大石尤奇。旋轉作人舞。而形質似說類。師所率之夷。無若以甲乙品第。當在學宮之上。歸震川先生得之。記云。公我鄉之先哲。余朝夕對之。復如對公。前十年於閩門劉尚書宅。得一奇石。形如大独。迎風獵獵。擊擊漢大將軍兵至。闐顏。大風起。縱兵左右。翼圍單于。驃騎封狼居胥。臨瀚海時也。久備卜度。中今立於西垣云。

朱勛進太湖石。昇者千人。徽宗封曰盤固侯。

卷十五

十三

怪石

英德江中。有怪石為恙。眾神之。劉廟祀焉。覆涓屋毀其廟。未幾雷擊去其石。洪濤驅沙江為安流。清遠飛來。峰有虎患。雲移文山神。虎遂絕。今其文暨寺中。世呼虎虎碑。

廟石

三船石。帆鐵履。履郡國志。塗山有石。帆長一丈。云禹所乘者。十道四番志。聖姑從海中乘石舟。張石帆至此。遂立廟。廟中有石船。船側掘得鐵履一。墨震字記。宋元嘉中。有人於石船側掘得鐵履一雙。會稽記。東海聖姑乘石船。張石帆至。二物見在廟中。益江北禹廟也。

田州石

初岑猛之將。變忽有石自田州江心浮出。傾卧岸側。其時民間有田石。傾田州兵田石平。田州軍之。猛甚惡之。某人勿言。客起百餘人。夜平其石。且即復傾。如是者屢。已而果有兵。幾慮蘇等。既求投順。歸視其石。則已平矣。

南宮舊物

劍門。皆石。與寸土。潼關。皆土。無拳石。

臺中九華石。此東坡題識。高不能踰。指廣僅周尺。嶠岫。嶠。山立九峰。相屬。如神劍。鬼斯。南宮舊物。後入嚴東樓家。尹洞山有記。

石碼

弘治初。廬州府。店。華。東。北。居民。修。橋。掘。土。得。小。石。碼。一。長。可。三。尺。諸。上。錫。博。界。三。字。背。刻。少。遊。長。賤。避。貴。六。字。

石箭石

文王射于豳。有石箭一枝。長二丈五尺。圍四尺七寸。見存。因名曰文王山。其對峙者曰武王山。今在同官縣內。

渭水石鯨。長二百尺。

石光射人

正德六年。桐君山下。傍江有石。發白光。皎潔閃爍。圓大如鏡。每自巳至未。射人目。燭數里。遠近皆往觀。如是者。彌月而止。

石人賭錢

雷州治前。立石人十二。執牙旗兩旁。即今衙治是也。忽一夜。守宿軍。聞人賭博。爭聲。趨而視之。乃石人得錢數千。必早聞于郡守。問視。庫藏。鎖鑰。如故而所失錢。如所得。錢數。郡守將石人。分置城隍。藏廟等處。其怪遂止。

石青

永樂十七年。山西行都司。軍士。採石青於淨沙州。舊墾。用工多而所得甚少。忽見青蛇。隨所採。二百餘步。失之。於其下。得石青。加倍其色。視舊墾。產者。益鮮明。至是。都指揮。李讓。繪圖。來。進。

文石

王之輔。新城人。大名同知。善工。與。督。採。文石於黎陽。鑿地無所得。有田父言。丙夜見火光燭地。狀如星。隨其往視之。文石在焉。得萬餘方。

獻石

屠丹山。太宰父松憲公。好治魚池。及丹山。母憂時。將鑿池。以悅其意。而未得也。一夕。夢神人。謂曰。吾當獻之。覺而大驚。異已。而于后之。乾。陽。曠。得。隙地。因鑿池。得石多且巨。又瑰奇可愛。嘆曰。微矣。殆天意乎。乃即池為山。名曰天賜巖。榭亭於池前。曰樂觀亭云。



端溪石

端溪石久不可得。唐開採珠內臣至其地。測傷坎。水次數。必用皮囊。絞至百日。水盡。人繼而下。拾取。聚成零塊。顯多水。忽大至。絕者。並上得免。時。燕山和尚。在彼。覓得。致王。損卷五六。方大者。長尺餘。高半之。召匠。依古式。琢成。董思白。題識。細潔。瑩。宛如碧玉。天然奇珍可愛。

社義立石

黃裳字迪吉。番禺人。在政和時。修縣誌。論社所以主石之義。曰。社祭土。主陰氣也。夫陽氣積而成天。故其精為星。陰氣積而成地。故其精為石。石擊則星出。陰動生陽也。星墜則化石。陽變為陰也。土為陰氣之積。而石乃其精。故社以石為主。時稱其善論。

無字碑

泰山頂上有無字碑。色碧。文理極細。高可三丈。每面六尺。唐高宗。乾陵中。亦有之。乃于闐國所進。

癸巳碑

龍泉閣壇山石。上有吉日癸巳碑。乃周穆王所刻。筆力道勁。有劍拔弩張之勢。今移。

漢 卷十五

贊皇儒學儀門內

韓文公碑

南海廣利王廟。在番禺南。廟有唐韓文公碑。王簡王。親親精織。鄭州出鎮時。林露守高州。獻銅鼓。面濶五尺。臍隱起。海魚蝦。墓周巾。今藏廟中。宋真宗。賜南海王。帶蕃國刻金書表。龍牙火浣布。並存焉。

汾陰碑

宋真宗。祀汾陰。立碑石。今在平河縣察院。東高丈餘。闊三丈。光澤堅厚。上鐫二聖配享。銘。俗稱蕭牆有鏡。人曰。高各六尺。在碑前。蓋頂焚爐之具。后土祠。東嵌祠鐵柱。各二。

介碑起立

南宮縣有李陽水廟。碑高丈餘。歲久。祠頽。碑仆。山陽劉安。為知縣。率俸屬祈雨。至祠下。見碑。非數百人。不能起。告于神。曰。神如有靈。碑自立。安當新其祠。翌日。雷雨大作。四野雷。足。碑起。立。安以銀飯奠神。就村請廟中。因具上聞。且請新其祠。詔許之。召工。雜草。增基址。興版築。掘地。復錢六十萬緡。遂為修葺之。需期月。而廟成。正統辛酉。

春安。職科目。久乏人。乃割俸。資市巨木。送學宮。語諸生曰。吾以科目望汝輩。不自吾所望者。當以此木表其坊。坊是秋。白圭鄉薦。舉進士。歷官。巡撫。太子太保。兵部尚書。遂以所市木。立。鄉貢進士坊。又出俸金。厚贈之。自是。人才輩出。科目有人。後。同官于浙。師生。俸。各盡其道云。

介碑生杏

司馬溫公之墓也。勅蘇子瞻為文。御筆題曰。清忠粹德之碑。至。實禍作。其碑。有杏生於斷碑之隙。盤屈。僅蓋。擁其龜。跌。金皇統間。夏邑令。建祠。入元。凡二百餘年。白雲先生。家與之隣。益加封殖。繪圖傳之。

勒石題名

勒石始于李斯。題名始于漢文翁。禮殿三碑。止題姓字。唐建中二年。京兆府有同官記碑。則署爵里官方。而司馬溫公諫院記。則用文矣。

禁立碑

劉宋裴松之。以世立私碑。有非事實。上言。以為立碑者。宜上言。為朝議所許。然後聽之。庶幾可防。過無微。顯章茂實。由是。晉斷。遵行。至隋唐。凡立碑者。皆奏請。至五代而弛。今之立碑者。彌而。普天若行此例。悉推作階砌。亦快事也。

漢 卷十五

詰龍浮碑

歐陽公四歲而孤。二親俱歿。吉安承豐之龍岡。蓋其考。公官於綿。而生歐陽子。官於秦。而歿。妣。越國太夫人。鄭氏。以其子。依叔父官。於隨。歐陽子年二十。豫隨州貢。二十四。登進士。歷任。多在。中朝。及江。北。年四十六。太夫人卒。歸。附。崇公之兆。葬後。還。賴營於。青州。刻。龍岡。浮表。以歸。每泊。采石。夜。夢。神人。從。公。假。觀。附。表。明日。水。裂。舟。危。公。悟。投。碑於。江。黃。山。谷。為。文。詰。龍。項。之。靈。龜。湧。碑。出。沙。溪。沼。中。有。龍。王。點。跡。數。行。如。鏤。取。置。海陽宮。為。享。覆。之。後。宮。火。獨。碑。亭。無恙。

擲碑熄火

靖康元年。尚書省火。延及各署。折省中石碑。擲火中。遂息。隆慶元年。南城縣治火。會事張社。往視。並令人。拽石。碑。入火中。亦頓息。張蓋。熟。果。軍。投而試之。果驗。豈氣有所制。石火亦不免。抑事之偶值者耶。

究碑

去思碑。與題名碑。凡負時名。執法有功。蹟者。必經。履。更。以。淺。深。為。高。下。國。子。監。則。

姜夙阿婆。吾郡則萬太守雲鵬。姜不過奏增監生坐班日月耳。恨之如此。萬一時動  
更千古人。夢其宅。至寸餘。蓋補而復廢。故深乃廣。近則陳瑋。瑋幼學。其有以朱筆  
添花者。則某公也。

碑神

越傳道上一石碑。高三丈許。中有大唐地界四字。若鱗鱗如虬龍。獨統字。倭若巧  
避。下有青石。方潤可二丈。滑淨若人素所履者。時有神鬼出。出人至。怒且立者。必  
有禍。一老叟過。而悅之。坐石良久。出酒肴。解楡棊。酌而且歌。其棊甚精。非世間物。  
有神人自碑躍下。笑而揖曰。今日之飲樂乎。老叟與對坐。飲且數杯。懷恨縱譚曰。別  
三千年。不謂相遇於此。又曰。已故。此子親見。去去。非久留地也。遺一罍。類然上具。有  
樵者。隱叢薄間。遠見。至。至。器中尚有餘酒。刮入口。覺精神勃勃。自踵貫頂。歸家不  
復思食。後辭家。不知所往。

供御棊

唐曹王。早有巧思。精於器用。為荆南節度使。有羸政士人。懷二棊。求通謁。先啟於廣  
府親者。許之曰。豈足尚耶。士曰。但啓之。尚書當解矣。及見。捧棊而嘆曰。不意今日復  
逢至。覓指其剛勻之狀。質佐唯唯。或腹非之。卑曰。諸公未必信。命取食。梓自選其極  
平者。遂重二棊於梓心。以油注棊。滿而不溢。蓋相契而無隙也。卑曰。此必開元天  
寶供御棊。不然。何以至此。問其所自。客曰。在黔。得於高力士之家。

白細帳

安祿山。詭吉溫。還朝。敕吏設白細帳于傳。慶緒親御而饒之。此時正極奢靡。而以  
白細為重。宜細一時獨出而貴。或北方所少耶。今宦塗以為常物。帳用至錦綉矣。

人輿

三代時人。主乘車。皆負以馬。故曰輅車。乘馬。惟無人輿。謂之不道。至穆王。猶用八  
駿。漢黃屋左纓。秦之舊。當必用人。然未及臣下也。漢陰。始用人。為井丹所叱。唐  
宰相皆乘馬。武元。銜被刺。馬歸。始知之。裴度。馬上被斫。程嬰。辱得不死。猶斷髮而去。  
張弘靖。以宰相鎮幽州。用人輿出入。將士。刺見。且駭。且怒。亂。是時。朝官出使。  
皆乘驛馬。間有乘輿子者。夫皆自雇。然。惟宰相。至僕射。致仕。官疾。病者。得乘之。王荆  
公。在金陵。乘驛。有進肩輿者。怒曰。奈何。以人代畜。朝臣。有賜者。力辭。乃受。南渡時。行  
在百官皆賜。汪淳。溪有謝。表。然。止肩輿。秦檜。入朝。苑全。利之。程嬰。辱。不得入。則。惟。轉。

矣。今制。南京。文武。三品。以上。乘轎。雙棍。引前。四品。以下。即少。詹。都。祭。酒。皆。乘。馬。用  
雙棍。京師。人。謂之。馬棍。甚。屬。若。乘。輿。則。棍。反。拖。後。不得。施。矣。在外。自。大。吏。而下。皆。給  
馬。武。官。數。級。皆。乘。馬。惟。年。老。公。侯。拜。三。公。者。賜。輿。內。相。掌。司。理。東。廠。者。如。之。亦。必  
飲。賜。今。南。中。無。大。小。皆。乘。輿。惟。有。四。人。兩。人。之。分。猶。曰。留。都。稍。自。便。北。京。亦。用。肩。輿。  
出。入。即。兵。馬。指。揮。若。衙。經。歷。皆。然。雇。直。甚。賤。在外。惟。典。史。乘。馬。恐。不。久。亦。當。變。矣。  
有。部。使。者。王。化。按。浙。一。舉。人。冠。員。帽。入。謁。王。問。曰。此。冠。起。自。何。時。對。曰。起。大。人。乘。輿  
之。年。王。斷。反。加。禮。焉。蓋。前。此。外。官。三。品。用。幃。轎。部。使。者。止。乘。馬。故。也。

織錦劉

書。劉。至。用。銷。金。大。紅。帖。倉。已。極。矣。聞。江。陵。盛。時。餽。者。用。織。錦。以。大。紅。絨。為。地。青。絨。為  
字。而。絨。金。上。下。格。為。蟒。龍。蟠。曲。之。狀。江。陵。見。之。嘻。笑。不。為。非。也。江。陵。振。厲。有。為。不。甚  
通。賄。賂。獨。好。華。整。人。以。此。求。媚。理。或。有。之。要。亦。駭。甚。如。此。權。勢。何。不。率。先。僉。僕。而。為  
人。所。窺。乃。爾。

習套科葉

宋。末。宋。帖。虛。套。有。學。際。天。人。即。膺。召。用。台。候。神。相。等。語。又有。場。屋。喧。譟。之。禁。今。有。大  
台。柱。大。柱。國。即。宮。廈。即。開。府。即。銜。省。恭。候。台。福。等。語。皆。為。固。執。而。場。屋。喧。譟。沿。以。成  
風。日。甚。一。日。然。所。司。東。公。者。亦。自。帖。然。即。此。可。以。觀。事。可以。觀。人。矣。

告示

前。在。京。中。過。安。福。棚。街。見。兵。馬。司。告。示。大。于。巡。城。御。史。後。歸。家。見。驛。丞。告。示。大。于。知  
縣。乃。富。翁。之。告。示。念。以。朱。筆。懸。之。通。衢。蓋。人。之。不。自。分。知。此。而。風。俗。紀。綱。可。集。見。矣

京師老嫗

京。師。惟。內。官。婦。人。過。輪。不。下。馬。不。引。避。京。梁。菴。太。宰。轉。長。安。街。一。老。嫗。面。衣。不。避。鞅  
人。誤。以。為。男。子。呵。而。觸。之。嫗。露。面。指。太。宰。面。叱。曰。我。在。京。住。了。五。十。餘。年。這。些。見。了  
千。千。萬。萬。罕。希。你。這。嫗。子。官。從。者。失。色。無。如。之。何。至。前。行。老。嫗。亦。不。顧。去。太。宰。到。部  
笑。語。同。寮。曰。今日。悔。氣。空。受。了。老。婦。人。一。場。大。罵。同。寮。問。故。語。以。狀。又。大。笑。曰。也。不  
是。嫗。子。了。聽。者。俱。失。笑。嗟。乎。此。婦。人。眼。界。亦。不。小。矣。

施錢

乘。輿。濟。人。孟。子。以。為。小。惠。今。有。大。臣。行。長。安。街。攜。錢。以。與。丐。者。每。一。出。丐。舉。號。求。施  
乘。輿。縱。行。不。絕。彼。自。色。得。人。亦。豔。而。稱。之。不知。於。政。體。有。當。否。存。即。不。能。平。天。下。獨。不

能如先朝姚文敏奏令五城□□□□余官南中亦有大老行之者數以諷余余不應此老亦悟雖行之自若然輒令國人曰勿令余翁見松筠相公總督江南時每出令從者懷白金以施貧子由是丐者探其出常什伯隨之此可為惠而不知為政者

聖表

先師四十九表至授神契所志甚弘所誌姑布子卿所稱老萊弟子所識荀卿司馬遷所述並未一及鬚髮漢文翁刻遺像與唐大觀元年所刻吳道子畫像孫海先生跋其鬚髮皆不甚盛然則今之所刻殆亦太失其真矣  
道子畫像在鄱陽縣元末紅巾起馬至一處不行策之不動疑有異竈掘之穿碑立土中則聖像也祇置一屋眾羅拜而行從此道官佛宇俱設宣尼像以避兵火饒州府學昔為天寧寺國初陶學士安知府事以原有先聖十哲像遂改為學僧奉奪不得近年行人陸起龍欲得聖像廣文不欲開端假道力一時摩數百紙陸得七十紙以歸有乞者皆不應

啓聖祠

立啓聖祠以孔鯉顏路曾點孟孫氏配其說發于先儒熊禾至世廟時工部王事劉魁申其說遂下禮官擬議另祠乃丘垆山亦有議欲立廟于曲阜持祀三子而以顏子曾子子思配或各祀於其子之墓孟有墓在鄒縣顏墓在曲阜曾墓在嘉祥然不如禾說為安丘亦未之見也宋源溪孔子廟堂議曰古者立學專以明人倫子雖齊聖不先父食父矣故禹不先鯀湯不先契文武不先不密宋祖帝乙鄭祖厲王猶上祖也今一切實而不議顏回曾參孔伋子也配享堂上顏路曾點孔鯉父也列祀廡間張載則二程之表叔也乃坐其下顏倒妻倫莫此為甚吾又不知其為何說也余謂表叔似不必拘

解大紳大庖西上封事曰孔子自天子達於庶人通祀以為先師而以顏曾子思孟子配自閭子以下各祭于其鄉而魯之闕里仍建叔梁紇廟贈以王爵而以顏路曾皙孔鯉配一洗歷代之因仍肇起天朝之文獻豈不盛哉

易主之始

先師易木主世廟時張羅峰當國議行然成化十七年國子監丞祝淵曾有此說疏上無為雲南廣西府經歷又天順中林鸞守蘇州先師像歲久多壞鸞曰塑像非古也太祖建學易之以木百年夷俗為之曠然未壞者猶然況遇其壞耶蓋木主之說有自來矣

聖稱聖裔

孔安國先聖孫追稱曰先君此最得體孔顏達亦然今人單以稱父而稱其遠祖曰家基或以官或以字。

湛甘泉稱孔子曰庶聖謂庶人中之聖也其語生知無意趣且為魯司寇原非庶人如陳刺夫王心齋等可稱庶賢耳。

衍聖公入京下程自宣德後用羊一隻鷄二隻酒六瓶麵二十斤茶鹽醬各二斤油燭十枝其初欽賜後改禮部又改順天府今仍之。

曲阜世以孔氏裔孫為令世廟時有不勝任者議改流官諸大臣謂此前代故事即不職當擇賢者以易何至以一人廢數百年盛典遂復世職如故惟今撫按考選曲阜今故不上計萬曆中孔弘復號柱石請于大吏願入觀許之考三年滿進知州六年進同知又三年進運同皆掌邑事。

先師四世獨傳楊子雲五世獨傳。

尼臺

漢祖追項王于固陵其地今在陳州西北三十里漢高帝守淮陽即今之陳州也州漢中尚有卧治閣遺址州有尼臺蓋孔子絕糧之處其地以尼臺夕照作八景之一

王元之記云天地厄於晦冥日月厄於薄蝕山川厄於崩竭聖人生而肖天地之貌稟日月之靈鍾山川之粹得無厄乎所以帝舜厄於居山大禹厄於洪水成湯厄於

夏臺文王厄於羑里我先聖厄於陳蔡其道一也于時周室卵危魯道迷潰仁義路塞奢侈源開列國用權增芒而起壞禮樂為糲糲視詩書如菟菟孩提王室受壞儒

風俎豆不修軍旅用軍苟有衣履振而冠章甫者鮮不拔戟而叱之三綱五常蓋掃地矣吾夫子抱帝王之道處衰亂之世痛五教之大裂嫉四維之不張制道德為舟

楫將欲濟天下之壑漸澌禮法為未船將欲渡天下之荒穢故不程其力不顧其繁聚三千之徒時八十一國應機設教與世垂範然佩蘭於鮑肆孰聞其香施法於亂

主孰知其政所謂天柱將傾折建一柱而扶之厥惟觀我故教不用於夷定位不崇於季孟鮮遊於陽貨尼忌於子西文行忠信未得用世卒致天厭聖道絕於陳蔡

冉之徒解目相視我先聖則坦爾無悶怡然自居腹空腸乾未嘗太息蓋聖人為人也

不為己也愛道也愛道也但欲縱皇綱之絕續關帝王之坦途酌二代之禮文垂萬世之典則彼王澤浸于生民苟道至于是雖不食而死復何憾哉吁嗚呼任古

若國一日之飽餓道醉德飽者謀萬世之利功故教不用於當時而用於今世位不顯於生前而顯於歿後何則祖述憲章之義當行天地之間俾夫為君臣父子者不可斯須離也

得非用於今世耶名載典籍身享廟食得非顯於歿後耶與天圖一日之既者又何遠絕哉

余客在死丘得觀斯臺之地披藁訪古馳筆而銘曰僑祿尸位歿則絕祀所謂伊人若教之鬼夫子耻之不具餐而飽德醉意歿則垂世所謂伊人

東山之士天子求之可謂仁乎魏魏聖人生而道遠虛聘求合絕粮於陳箕山之士可辨其名若教之鬼決非其倫廟食不禮祀典惟新我來舊園荒臺磷磷拂石勒銘

德音益振孔子臺在廬州柘臯鄉狀如圓壘可容千人宣聖與弟子嘗憩於此故名。

占鼎孔子使子貢往外而未來謂弟子古之過鼎皆言無下足不來顏子曰無足者乘舟也賜且至矣詰朝子貢乘舟而至。

遊海昔魯人泛海飄泊而失津至於澶州遇先聖七十子遊於海上指以歸途使告魯公築城以備寇魯人歸以告魯侯侯以為誕俄有羣鵲數萬脚土培城侯始信之乃城曲阜城訖而群鵲果至。

翔鶴金真佑二年正月二十四日北虜犯孔廟殿廊廡灰燼什伍植檜三株亦遭厄難俄有五色雲覆其上雲中羣鶴翔鳴良久乃去。

仙遊金明昌元年有異人拜先聖於廟門外跽立石上甚有異色既去其足跡存焉文曰仙人脚。

曾孟世廟時諸官曾子裔孫質粹為博士傳子至孫承業質而直宗人有豪者上書爭執已嗣官矣承業父子號而行乞不能白滋陽劉公不息為禮科給事申奏狀奪還之人心稱快。

孟子生時其母夢神人乘雲自泰山來將止於嶧母疑視久之忽片雲墜而寤時聞巷皆見有五色雲覆孟氏之居焉。

孟

孟

孟

配享孟子之始

孟子配享起於宋神宗時。晉州教授陸長愈之奏。太常寺看詳。初以不同時為疑。禮部言從祀。但取著德立功。相成為主。不必同時。引句芒乃少昊之子。以配伏羲為言。議乃定。

章時鸞青陽人。父夢神授以孟子小像置膝上。遂生。號孟泉。英氣勃勃。不屈。後以舉人為鄒縣知縣。有善政。官至副使。卒時。夢郡民千餘迎公赴廟。豈孟夫子轉世。抑官其地而先之兆也。

太祖欲黜孟子配享。因錢唐等力諫而止。然其時風雷亦異。太祖業心動。所謂巖巖氣象者。亦真可畏也。至孟子節文乃劉昆孫等奉。旨所為。後昆孫以科場事坐死。說者謂節文報應。宜孟子乃遭怒而然。

宮牆修禮

鄭大同甫田人。卒之日。會新文廟。有江西木匠數人。於昧爽候見公服大紅拜廟門內。出廣橋忽不見。頃之一匠過其巷。聞哭聲歸相訝曰。早有長髮偉貌。行昂昂如鶴。衣吉服。廟入廟門內拜者。非侍郎乎。蓋公宅近宮牆。每過必入謁。故其卒也。亦修禮而行如此。時嘉靖之內寅年也。

卷十六

四

余以丁丑入縣。見有司行香。皆黎明入廟。禮畢。講書三卷。乃退。今聞墮便過門一拜。不復知講書為何事。而聖殿宮牆。荒蕪不理。其他一切祭祀。鄉飲。尤草草了事。甚至。接詔重典。若等兒戲。諭祭鄉賢。視其家之隆殺。為遠近厚薄。大約世變江河。刑日重。禮日替。而政事可知已。

夾室塑像

楊止菴先生未生。其父贈公夢行細宮。夾室左右皆塑像。金碧欲刺。贈公揖之。其一舉手答曰。是將以某月日時降于家。及公生而歲時日月悉符。夢中語。他日贈公過學宮。則又見所謂夾室金塑而揖公者。狀貌甚肖。乃以問先達蔣公。蓋嘉靖中。文廟改用木。玉諸賢遺像。蓋夾室中。

黜從祀

吳草廬許齋。以任元黜從祀。然則孔子有靈。于元祭祀。決在所吐考之。元史獨官。官李邦寧。主祭祀。風雷示異。餘皆平。無事。則八十九年中。享其祀。已二百七十七。而其餘祭告。又不與焉。天以夷狄為驕子。驕子獻食。有何不是。而拒之。驕子用事。

之人苟非濟惡。間有向詢知書人在旁。方獎之不暇。而反奪其鏡。曰何故事。吾子則亦非人情。非天道矣。

驕子一日逐。猶長據其家政。而事父母師友如故。父母且無知之何。師友從旁。只得與父母同。徐徐改正。而所謂家統家教。固不可一日廢也。辟天地雖極。晦冥極變。怪之。階日支干。可得削而去之否。

為學兩端

晦翁云。近時為學。不過兩端。一則徑趨簡約。脫畧過高。一則專務外馳。支離繁碎。過高者固為有善。然猶為近本。外馳者詭誕狠戾。更不可言。吾儕幸稍平正。然亦覺欠涵養。本原工夫。此言蓋為陸象山。陳同甫。發也。

多目星

晦翁與呂東萊同讀書雲谷。日夜銳志著述。文公精神百倍。無少怠倦。東萊竭力從事。每至夜分。輒覺疲困。心息而後。輿嘗自愧力之不及。吳詢文公夜坐時。書几下。若有物抵其足。踏踏良久。精神倍增。數歲後。一夕。文公忽見神人。頭有目光百餘。云多目星。現嗣是後。几下之物不至。而文公夜分亦必就寢。

湯性小品

卷十六

五

得水解毒

晦翁中鳥喙毒。頭岑空。漸煩燥。遍體皆黑。幾至危殆。深山中。又無醫藥。因思漢質帝得水可活之言。汲新水連飲之。大嘔而解。此神明所祐。亦平日精力完固之驗也。

晦翁之祖名森。字良材。晦翁門人可致者三百三十八人。亡致者五十八人。得夫子十分之一。

宜楸神

古有善睡者。其神名曰宜楸。吳淵穎先生久病嗜睡。作窠宜楸解。先生名恭。字立夫。初生之久。父直方。忽夢兩域神人。飛空而止於內寢。因名曰來。南岳方鳳見而奇之。曰。此邦家材也。取南山有臺詩中。更曰。恭。好學無所不窺。體素羸弱。年四十四。久病不自振。忽夢作重汪琦。覺謂人曰。汪琦。陽者也。今歲殆不起。果卒。私謚曰淵穎先生。求景濂出門下。其學大抵多出於先生云。

學者歸宿

景濂自稱白牛生。想生平出入所乘者。元至正戊戌。作諸子辨。起諸子至周程子。凡三十四人。具九家者流。而終之以周程。示學者有所歸宿也。中間疏別。載排。各有深

意。太祖謀禮制度。文之功確然為。本朝儒臣之冠。與薛河東並驅。而文學過之。且豆。官播不為。過乃不幸。誦死。子孫零落。門人方正學。之死。蹟難。遂無有發明者。正德中。謚文憲。嘉靖初。錄六世孫德壽為國子生。

陳白沙先生

先生以成化十九年三月三十日。以累薦徵用。入京朝見。赴部五月二十五日。吏部題奉。聖旨。修部裏選考試。量擬職。采說。先生以病久之不起。胡終以病不就。試上疏終養。此必吏部以應考題而假。旨者亦仍之。是時太宰為尹。是路為萬安。劉吉皆不向學。拘例抑之。失最初徵聘之意矣。且康喬授論德。而先生止檢討。其意可見。父樂芸。年二十七卒。母林氏。年二十四寡。先生遺腹子也。母後以節旌。年八十餘。

先生弘治十三年二月十日卒。葬于圭峰。後二十一年。改墓。皂帽峯下。湛甘泉倡之。各司皆有助。新會縣典史賀恩督工。徐置祭田。賈其前湖。湖曰自然。

先生輓羅一峰先生詩云。狀元文史少微星。翰苑為官漫兩京。此二句說盡一峯生平。應履。又云。青天白日八千古。五典三綱疏一通。說盡行事。只此四句。可當一篇好

湯懷小品 卷十六 六

夏誌。人誰做得。先生之詩。大約得溫柔敦厚之旨。法律之精。又不可言。其詩有云。作詩當雅健第一。忌俗與弱。蓋其所得深矣。大儒之不可盡如此。國朝諸儒除荆川先生文集。如先生若羅念菴之集。俱不可不細讀。

近日文字中。間為上官而作。如考滿入覲。賀壽送行。連篇累牘。有一人而至二三首者。非不美觀。然套語諛辭。若出一轍。其於文格益靡。且遂惟先生一切謝絕。即劉東山為廣左伯都太守。求送行序文。亦不肯應。其言曰。所不敢施于當道。一嫌于上交。一恐其難繼。其識遠矣。

屋山大忠祠。慈元廟之建。與祀典之舉。最初皆發議於先生。及副使陶魯。右布政劉大夏。會事徐紘。共成之。大忠祠成。太夫人夢金冠三人。從甲士數百。謝於門。慈元廟之未建也。先生妻一女人。后飾立于大忠之上。曰。請先生啟之。後十年。建廟。即其所也。故先生吊慈元詩。有依稀猶作夢。親通之句。先生精神嘗與神明通。居外海。陳謙宅。有異人來見。嘗夢遊天台。至第八重而覺。又夢一長聲道士。以布囊貯羅浮山遺文。八月十五日。夜。夢玉宇無瑕。碧雲燦爛。南斗下大書八字。下有四人面西而行。忽隱。思。臨。必。與。瀛。漲。兩。崖。各。歌。於。嶺。山。之。五。峯。皆。紀。之。以。詩。蓋。其。神。之。極。清。故。

所感如是。昔人所謂夜驗之夢寐者也。北歸時。泊舟江。許。夜半有人呼。急起。未幾水至。溺死人。畜無算。因得免也。

先生作潮州三利溪記。風言太守周鵬。之功。鵬。道州永明縣人。濂溪先生之後也。故下語尤真切。後知其長。悔之作詩云。欲寫生平不可心。孤燈挑盡幾沈吟。文章信史知難是。且博人問濶筆金。王侍郎哲。見而歎曰。君子可欺以其方。噫。今有明知而故為說。更有獻諛以湊妄。彼此。懽。然。不但濶筆。且以乾沒者矣。

先生既授檢討。復有薦者。與中書舍人王汝同。徵弘治三年之十月也。汝同徵弘治五年。十。聖。卒。于。舟。中。汝。號。齊。山。大。忠。公。禕。之。曾。孫。孫。之。子。成。化。戊。戌。進。士。初。第。即。請。為。教。官。竟。得。中。書。非。其。好。也。謝。病。歸。讀。書。不。仕。鄉。人。尊。之。而。不。名。稱。曰。齊。山。先。生。年。僅。五。十。七。

王陽明先生

先生起任。谷。猛。敢。行。過。郡。城。前。驅。一。人。衝。道。繫。之。蓋。軍。法。也。有。陳。生。者。將。從。之。受。學。問。知。狀。曰。是。且。威。鄉。遂。去。之。陽。明。聞。頗。海。大。減。導。從。矣。

湯懷小品 卷十六 七

陽明釋放還江西以待。聖駕親征。差二中貴至浙省。諭旨。陽明責中官。其領狀中官懼其事乃寤。

先生擒宸濠。知諸邊將領兵至江西。欲令釋放。侯。上。至。親。與。戰。擒。之。不。得。已。將。濠。取。浙。河。北。上。至。杭。州。以。濠。付。臬。司。獄。道。太。監。張。永。至。浙。與。語。知。其。可。信。遂。以。付。之。後。諸。人。讒。毀。終。得。永。之。力。免。于。禍。此。時。中。貴。氣。餒。赫。然。乃。能。責。之。具。領。狀。耶。

又云。陽明廣東用兵。回。經。蘭。溪。城。下。過。時。章。文。懿。尚。在。陽。明。往。見。在。城。外。即。換。四。人。輜。屏。公。隊。伍。而。行。蓋。陽。明。在。軍。中。用。八。人。輜。隨。行。必。有。隊。伍。也。至。文。懿。發。陽。明。正。南。坐。茶。後。有。一。人。跪。在。庭。下。乃。文。懿。門。生。曾。為。廣。中。通。判。以。賊。公。官。欲。帶。一。功。以。贖。前。罪。文。懿。力。為。之。言。陽。明。曰。無。奈。報。功。本。已。在。矣。然。本。實。未。行。人。以。為。文。懿。似。多。此。一。節。余。謂。誠。朴。之。人。易。為。人。所。欺。然。心。實。無。私。言。之。益。見。其。厚。

楓山先生卒于嘉靖元年。陽明廣東用兵在六年。遂不相及。事平七年。陽明告歸。卒于南安舟中。未嘗生回。經。蘭。谿。城。下。也。為。門。人。請。拍。先。生。必。不。為。陽。明。有。道。人。可。不。可。自然。以。情。告。卒。有。未。發。本。而。誕。言。已。發。之。理。但。詐。之。術。庸。人。所。羞。而。謂。陽。明。為。之。且。以。對。長。者。乎。或者。江。西。俘。軍。王。過。蘭。谿。相。會。未。可。知。要。之。先。生。決。不。為。一。門。人。力。



言果言明必有以處決不作詭語也

入云章朴菴名拉楓山之姪釋褐為給事中後官至工部尚書清操淳朴畧與楓山等其致仕回家有俸餘四五百金楓山知之大不樂曰汝此行做一場買賣回大有生息朴菴有慙色

楓山先生卒時朴菴方為布政治其喪請卹典比尚書忤旨歸則先生卒已十餘年俸餘五百足見清操何大不樂先生素待人以禮叔姪之間義不掩恩實實生息之言乃市井小人之口先生決無此語也

又云武宗末年當彌留之際楊石齋已定計擒江彬然彬所領邊兵數千為彬爪牙者皆勁卒也恐其倉猝為變計無所出因謀之于王晉溪晉溪曰當錄其危從南巡之功今至通州聽賞於是遣兵盡出而江彬遂成擒矣

武宗晏駕在十六年辛巳三月十四日楊石齋即以遺詔徵豹房戚武營官軍至十八日誘江彬入內奉皇太后密旨搗付獄中石齋故與晉溪相左前十二月改晉溪于吏部以王憲代為兵部矣

莊定山先生

卷十六

先生以南行人司副家居三十年奉旨赴都過吏部堂止三揖而不跪中外官過無跪補原職還南監封郎中中風疾告歸明年考察以老疾罷官主者倪公岳也丘瓊山深嫉定山曰引天下士背叛朝廷者自景始也

後漢評品

後漢評大屋李世卿集云李于未知詩其詞險其調戾文則庶矣吉而志簡而腴奇而妥

又評圭峰集云羅景鳴振奇人也故其言捷于異而奇于典其昭于細故而闕于大然能自治俚詞不亂于頽習評白沙禪而疎一筆尚直而率定山好名而無實又云白沙受清秋而文泛一峰行狹約而修後人定山晚仕而敗獨推重章楓山是矣然指

誦三公處殊不盡然禪與疎二字非白沙本色其文亦非泛泛者修族人事必有故苟為所不可除之何害定山以老疾被察與不可謂敗也

英皇之狩表彬沙狐狸揚鐵管從門達自以詞察得幸仲免謂袁彬門達實從必別有據至其怨李文達之奪情猶可言也而譏周文襄則非北人入詞林不熟錢穀事宜其以餘米為咎

後漢長子濛少穎異以子房孔明自期後漢屢斥其狂後卿舉彊力治田園寬後漢家食甚賴之嘉靖己丑卒年三十四

薦賢

蔡京薦龜山石亨薦康齋趙文華薦荆川薦而得召自然當應世乃以此為病何與雖然此三人者尚知薦賢今之忌嫉者是何等心腑宜其以薦者為病也

邪正

康齋先生以訟至縣庭原以墓田此大不得已大不得已處何損于日月手凡真正道學決被攻擊推說即賢者猶不免致疑于形跡間而推一種橫議邪說最能惑人為人所推舉國趨之如狂故以李卓吾次之匪敢離黃脚志吾過

李卓吾

卓吾名齊曾會之邳州舟中精□□□□□□□□□□處請其書每至辯窮輒曰吾為上上人說法嗚呼上上人矣更容說法耶此法一說何所不至聖人原開一樞字而又

湯檉小品

卷十六

開于此全不讀四書本經而李氏藏書焚書人挾一冊以為奇貨壞人心傷風化天下之禍未可知也

李氏諸書有主意人看他儘足相發開心胸沒主意人看他定然流于小人無忌憚卓吾謂只有東南海而無西北海不知這日頭沒時鑽在那裏矣又到東邊出來或曰隱于崑崙山然日縣上之正中則下亦宜然決非旋繞四傍而無上下者且由上下則四傍在中只四傍豈能透上達下手理甚明白勿多言

卓吾列王陵温嶠趙苞為殺母賊夫對使伏劍其如何嶠過江東原欲奉使即歸苞母在賊降而救母得矣然必敗之賊母子俱死國法忠孝兩死悔將何追古人值此時勢萬不得已幾許剜心嘔血尚論者又復苛求宜其寬于胡廣馮道也

黃叔度二誣辨 徐應雷著

黃叔度言論風旨無所傳聞入明嘉靖之季崑山王舜華名廷有高才奇癖著天祿閣外史記于叔度以自鳴舜華為吾友孟肅始在諸大父余猶及見其人知其著外史甚確自初出有纂入東漢王舜華尚在而天下謂外史出秘閣實徵君著則後世曷從窺真贗乎叔度故無絃瑟為橫加五絃七絃誣之也近復有溫陵李氏著論曰牛醫兒一脈頗為害事甚至互相標榜目為顏子自謂既明且哲實則賊德

而禍來學。回視國家將傾諸賢就戮上之不能如孫登之汚埋。次之不能如皇甫規之不與下之不能與狐兔之悲。方且沾沾自喜。因同志之死以為名高。是誠何忍哉。此鄉原之學。不可以不早辨也。此李氏有所激而言也。李氏嘗曰。世固有有激而言者。不必說盡道理。明知是說不必然。安可無此議論乎。李氏蓋激于鄉原之與世浮沉也。而移色于叔度。竟不考諸史傳。評叔度之始末。按朱子綱目。于漢安帝延光元年。書汝南黃憲。平當是時。天下無黨人。又四十五年。為桓帝延熹九年。捕司隸校尉李膺。太僕杜密。郎黨二百餘人下獄。遂黨免太尉。永康元年六月。赦黨人歸田里。又三年。為靈帝建寧二年。冬十月。復治鉤黨。赦前司隸校尉李膺等百餘人。史冊之彰明較著如此。計諸賢之就戮。叔度卒。已四十有八年。夫諸賢之最激烈者。莫若李膺。范滂。李膺且死。吾年已六十。范滂之死。年三十三。迨叔度卒之年。李膺年三十。有八年。為延熹二年。而膺以河南尹按宛陵。大姓羊元肇始與時忤。又七年。而黨事起。則膺人之禍。于憲何與哉。憲雖大賢。安能救諸賢之就戮于吾身後之四十年。有八年耶。豈謂當憲之時。黨人有非。李膺雖幼而有長于膺者。范滂雖未生而有先

滂生多年者。叔度尚不化誨之使不及於禍耶。嗚呼。叔度與諸賢皆同時。自孔子不能改一子路之行。以善其死。而何以鉤黨百餘人。責一叔度也。豈謂不能維持國事。使吾身殘四十年之徒。刑戮不加於善人耶。則大樹將顛。非一繩所維。而何以責不就微辟之一布衣也。是故叔度之憤然處順。淵乎似適。無異孫登之熱。何以曰不能如孫登之汚埋。當叔度之生存。尚未有黨人之名。何以曰不能如皇甫規之不與諸賢未至於就戮。何以曰不能與狐兔之悲。又何以曰回視國家。抑諸賢就戮。方且沾沾自喜。因同志之死。以為名高。李氏之輕于持論如此。不亦無其事。而嗚罵名賢。威德乎哉。且叔度之為。顯子為千頃流。蓋諸賢之目叔度。不聞叔度之目諸賢也。何嘗互相標榜。叔度稍以言論自見。則為郭林宗。叔度不死。遭亂。則必為申屠蟠。總之。必能保身。何嘗自謂既明且哲。夫以李膺之簡元。獨以荀淑為師。乃牛醫兒年十四。尚公一則。疎然異之。曰。子吾之師表也。以戴良之才。高倍。微自謂仲尼。長東。當大高出西。獨步天下。無與為偶。而見叔度。未嘗不容。及歸。惘然若有失也。叔度蓋易之所謂龍德耶。何以曰賊德而禍來學。曰。此鄉原之學也。且李氏既惡鄉原矣。顧于胡廣。馮道。有取焉。何也。蓋李氏奇人。感氣。喜事。而不能無事。以濟世為歸。而不以

遊世為高。故善稱胡廣之中庸。馮道之長樂。絕不喜叔度之無事。今李氏方盛行于世。故覽者不察也。余故以綱目之大書特書。辨之。雖然。千頃汪洋。萬古如斯。澄之清之。河海不知。余固辨其所不必辨也。

余守拙。于人無敢短長。獨于卓吾云云。自知為眾所笑。及讀二誣。辨乃知此老本未。哈被人窺破。又見太僕羅洞。觀墓誌。有最不善溫陵人李贊一句。而宋大復。氣讓最。一旦問曰。李卓吾何如人。余直以意對。大喜。要知世間自有同心者。乃大復以獄中不堪其苦。書刀自刎。為天報。事有無不可知。據所刻書評論。至欲翻孔夫子坐位。是何等見識。何等說話。惟焦弱侯尊崇之。若聞此言。必且推几大罵。弱侯自是真。人。獨其偏見至此。不可開。取叔度侍郎在南中。謂其子曰。世上有三個人。說不聽。難相處。子問為誰。曰。孫月峯。李九我。與汝父也。

焦弱侯推尊卓吾。無所不至。談及余。每不應。弱侯一日問曰。兄有所不足耶。即未必是聖人。可肩一任字。坐聖門第二席。余謂此字要解得好。既到中行之下。不是小可。孟子舉琴張曾皙為言。而曰。喟喟。古人行不掩言。不潔吾未敢以為然。蓋孔子嘗言之矣。曰。狂者進取。而曰。進。直取聖人也。狷者有所不為。有不為。直欲為聖人

也。取字徑捷。為字謹嚴。乃二人分別處。故聖門之狂。惟顯子可以當之。曰。見進未見止。猶惟曾子可以當之。曰。參也魯。此其氣象。居然可見。下此則為狂簡之狂。至三疾之狂。又須別論。蓋一則界中行。而而言。是其品也。一則一冠於狂而言。是其病也。如德字。有言有山。仁字。有小有大。悍字。有精有盛。有光。古人用字。義各不同。今乃一概混而稱之。猖狂無忌。憚者引以自命。聖人固曰。賢知之。已豫憂思。有以開之矣。卓吾初與天臺不相入。焦弱侯受天臺國士之知。在南中建相室會議。其弟叔臺又為松江都御史。相與推尊。卓吾亦以二公。備錄焚書中。大加讚服。天臺學問自佳。獎進後學。尤力。與張太岳最相善。季情致書。為錄于後。

去冬。登皇額。啓奉慰。時尚未。未。朝議本。和。伴。還。辱。示。奉。對。錄。一。冊。仰。惟。主。上。眷。倚。之。隆。閣。下。陳。情。之。個。精。誠。纒。纒。溢。於。細。帙。藉。今。世。有。仲。淹。而。綴。之。太。甲。說。命。篇。中。當。更。為。然。不。可。論。古。今。矣。某。嘗。思。伊。尹。殺。然。以。先。覺。覺。後。自。任。初。不。解。所。覺。何。事。近。始。省。會。報。市。之。耻。納。漢。之。痛。此。是。伊。尹。覺。處。蓋。君。民。與。吾。一。體。此。理。人。人。本。全。顧。未。肩。其。任。便。覺。之。不。先。譬。彼。途。人。視。負。重。擔。者。其。疲。苦。艱。辛。自。與。際。隔。故。不。無。拒。於。于。格。式。而。膠。紐。于。故。常。也。惟。伊。任。之。重。覺。之。先。其。耻。其。痛。若。此。即。欲。自。好。而。不。冒。天。下。之

非議可得耶。夫時有常變。道有經權。順變達權。莫深于易。易以知進而不知退者為聖人。亦時位所乘。道當然也。古惟伊尹以之。茲閣下所遭。與伊尹異時而同任者。安可拘繫于格。而膠柱于故常哉。乃茲議紛紛。是此學不明故耳。僅昔閣下為太史時。曾奏記于華亭相君。所士神會。鮑頌之。其嘗以請。而閣下故諱曰。此余生平積毒偶一發耳。某時惛然。竊謂世成藉藉。欽為忠告。許謬而先生故以為毒。何也。積疑者許年。近少有省于伊尹之覺。而後知閣下之所為毒。其旨深也。夫今士人自東髮。嗚呼。便惟知以直言敢諫為賢。而其耻其痛。不切君民。則世所謂為賢。非毒而何。某非閣下之覺。亦終蒙毒以死矣。

天臺所經相公用事者。分宜華亭。新朝江陵。異縣皆不甚齟齬。觀所與江陵一書。大略可見。王陽明初不為楊新都所知。後不為張永嘉所喜。極于桂安仁之嫉妬。既死。極表可以已矣。推敲彈射。無所不至。甚至奪爵而後止。陽明和粹。造到極純熟地位。豈果有所自取乎。大抵經霜雪一番。增一番凜冽。經煅煉一番。增一番光彩。安得人而悅之。為大臣者亦大可以思矣。

權臣受枉

卷十六

十一

郭青螺為胡廬山直墓志云。劉使入京補官。江陵猶加禮延之上座。既別。致書不答。考之江陵集中。答書甚詳。可見權臣亦有受枉處。即如分宜之惡。古今無兩。然惟殺楊椒山。沈青霞。郭損菴。出其父子主意。張半洲。李古冲。則趙文華。結構得罪。千古可恨。其他受禍受擠。出其報復者固多。却有世宗獨斷。與部院公評。歷歷可指。今其子孫皆推之分宜名下。以自解。又如嘉靖癸亥以後。事體皆推之華亭。隆慶庚申。丙午。事體皆推之新鄭。萬曆十年以前。必推之江陵。十七年以前。必推之吳縣。二十二年以前。必推之太倉。此後相權日輕。其風稍息。而終亦不盡免者。則祖前人餘說也。

閣部爭權

萬曆十七年以後。閣部如水火。部臣不安其位。反得享其名。夫有所不安。則閣亦不得獨安矣。有所享。則閣之所享者。又可知矣。此國家最不幸處。既閣權日輕。部臣自寬。稍稍相安。此際得一各世大臣。如馬鈞。陽劉華容。其人主之內。調軍輔外。統百官。庶庶然。與恬抑。天下可大治。無奈時之乏人何也。循資而進者居先。二三十年。回翔出入。垂涎之精神。一旦如願。急欲發揮。憤無所之。憤無所分別。悻悻必欲求振其權。遂有一二匪人。窺之投入懷中。其氣其辨。其作用。果自不羣。遂深信任為腹

心倚為命脈。而又呼朋引類。後局作威辟之老和尚。領袖沙彌。鼓鉢百花壇中。只得隨其奔走。甘受驅使。不自覺。夫其人果正人也。必不乘勢。暗牽其鼻。竊其權。既竊之矣。何所不至。且且之權。而可竊也。竊必私。私必離。兩者膠膠結結。極之顛倒是非。淆亂黑白。官常日替。政日滋。四民失業。百端皆張。以至今日。其禍乃烈。然則竊者與被竊之失。主當生何律。律所不載。在家為家運。在國為國運。在天地為天地之利運。噫。存而不論可也。

湧幢小品

卷十六

十三

湧幢小品卷之十六終

羅先生

念菴先生年六十。門人欲為壽。以書解之曰。今世風俗。凡男女稍有可資。達四五十謂之滿十。則多獲顯貴。禮際以侈大之。為之交游親友者。亦皆曰。其將滿十。不可無儀也。則又醇金以為之壽。至乞言於名家。與名家之以言相假者。又必過為文飾。以傳之。而其名益張。凡此皆數十年以來所甚重。數十年以前無有是也。夫滿十而不容無言。交游親友知之矣。然在人亦有宜不宜者。某今年十月十有四日。幸滿六十。回思先人保抱維持之艱。與夫顧惜教誨之專誠。不意遽至於今。至於今年且六十。不可謂非壽矣。而先人所以望之子。與子所以自待以終其身者。反之絲毫無有也。故凡滿十而悲傷益甚者。惟洪先為最。以悲傷自罪之人。而納賓客之禮際。與其言。是非忘哀而為樂乎。自洪先有知以來。以生日未能奉一觴於先人以為報也。故未嘗受妻子之奉。以自為樂。平日不敢自為樂。一旦而納賓客之禮際。與其言以為樂。非君子所取也。非君子所取者。君子所不行。惟執事亮之。且古者六七十之養於學。湯惟小品

卷十七

校者。專其行也。故養之以乞言。又其老也。則意老而不敢乞言。懼其勞也。寔安其老者。將以乞言。未嘗以言侈大之也。不敢少增其勞。未嘗以飲食頃之也。不肖空生無比數。固矣。概以古昔。其不敢又若此。是以先期力疾以辭。不然。將掃迹一樓。是絕其承教於君子也。惟執事亮之。

念菴之高祖曰慶同。號善菴。以孤子出繼。承家難之後。卓能自立。有奇行厚德。然則念菴取號必本於此。乃小說謂念菴之父為知州。過一庵中。接流尸葬之。生子名洪先。號念菴。考其尊公諱。字遵善。號曰弘治己未進士。刑部主事。副使歸隱不出。未嘗為知州。

遵善公嘗會試時。身故貧。一日亡其囊中扇。同舍唐鵬內不自安。物色其人。始訪得之比。入座。唐故戲探其囊。出稿示曰。是不類君家物耶。羅曰。逆曰。汝毋戲言。唐又持稿相辨。則趨出。向其人曰。唐詐語也。唐歸。怒曰。君失稿不取何也。曰。吾失稿。不甚損。彼張惡名。高得為士人乎。唐始遜謝不及。嘗如白河泛商。舟泊襄陽。旅舍有來奔者。伴若不諭。促之出曰。此非子宜留也。其人吐實。則忿怒脫走。出棧道郵亭。亭長告曰。惡地不可留也。時已昏黑。不得已居之。夜半戶開。月色中美女婷婷。來坐榻上。

意其奔也。不之答。遂熟寢。少頃從者作魔語。起問之。已為鬼物所侵。返視戶。戶固高也。明日以告亭長。亭長曰。此奴教人多矣。而莫能動公。公福德未可量也。

唐先生

荆川先生出入僅一小船。船微甚。不敵風雨。中僅五尺。僅僅而坐。凡三四年自如。一日泊陳波舖。家人取路傍碎磚。鋪人出噪曰。此官播礮安得盜之。糾眾為難。中有識先生者。乃得免。後以病就醫無錫。友人見船微。以小樓船易之。至耦塘。遇豪僕舟。牽其尾。遂僕怒甚。被牽夫以礮石擊先生舟。先生自出逃謝。以名帖投之。皆不省。痛挾且罵而去。先生因作知命說。謂航者吾分也。樓船非吾分也。據其分航可免侮。非其分樓船不免據其分。三四年可。不則一日固不可。有味哉此言。可以深思自省矣。

陳后周末。沒後貧甚。有贖金數百兩。先生收之為經營。而歲歸之息。又以田租時周其乏。其子漸能讀書。言於督學雷古和。進之學宮。意只此一節。先生之過人遠矣。先生以鄉賢事。答學中書云。鄉賢之祀。闕閣巷萬口公論。闕閣國家彰輝大典。非勢位可得而干。非子孫可得而私。若可以勢位干。則魯國之祭鄉先生於社者。當太宰於

卷十七

三桓。而不當太宰於一樓。樓後樹前。述之人矣。若子孫可得而私。則三桓之有力。皆當奉其祖父。以從祭於社。與祭於大。矣。孔子之作春秋。以垂不朽。當大書特書。叔純之名於鄭。僑與札之上矣。故曰。稱天以諱之。稱天以諱之。此臣子事其君親。如事天之心。而不敢以一毫之私與焉者也。此之謂古道也。僕不能自謀。而能為人謀乎。草草亮之。

鄉賢一說。大率出於有力子孫。遮掩門戶。及無恥生員。鋪張之徒。共成之。絕無足為重。羅念菴以吉水鄉祠。取雜所祀。非類。恥其父與之同列。一日入城。拜官。奉其主以歸。此仁人孝子事親如天之心。亦事死如生之心也。鄉黨自好者。未死時必不肯與鄉里無賴為伍。死而魂氣有知。何獨不然乎。既作答學中書。因漫記其說於後。萬文恭語。王文肅云。吾師唐荆川。刻身練名節。習於世故。實萬倍不敏。乃師用才高。不能無見鋒鏑。而不敏僅藏拙自守。嘿而圖寡過。已爾。此語最公道。然為文恭。易為荆川難。

先生以郎中差往荊州。閱視土兵。時總督則思質王司馬也。先生自以學達天人。才兼文武。又前輩也。出山任事。目中已無司馬。司馬自以名位已重。主春甚隆。又世家

也。乘時立業。視先生為下僚老儒。其不相得固宜。及司馬受禍。奔州兄弟以一年不練之言。歸怨先生。然世願貴以邊做懷怒。托此為詞。而司馬亦不欲以練兵二字。關於朝何者。恐各鎮徵兵藉口。力所不能支也。

吳先生

先生諱昂。字德翼。海鹽人。六歲而孤。性端穎嗜書。聞海常祝先生。若者。履方篤行。以負外郎予告。家居教授。往從之學。四方學者多從之。公短褐草鞋。從一老蒼頭。負書走數十里。及其門。就江濱濯足。更儒衣冠。以進。詢者以告。祝先生大驚曰。此非可以常人目也。既見。拜而請曰。昂魯人。竊慕先生。不敢請。願受高足弟子學。先生曰。生來晚。書全盡。無所置。唯室旁一牛棚。幸無牛。生甯得居。予公曰。唯唯無不可。於是祝先生益大奇吳生。令人掃除塗墍。使可居。公遂解衣。雜塗人共作。不日就舍。時祝先生持教嚴。常映戶以察。弟子中。最苦外被一敝袍。而表一敗絮。又時時見老蒼頭。則解而更相衣。甚或周走於室中。跳踊以戲。寒威而日夜誦不輟。其精悍深造。益絀。綉羣弟子所不及也。歲暮。辭祝先生歸。快有報色。先生曰。吳生去。不來矣。彼僅謂求脯不備也。小禮不大妨。孰是中止。而今棄不得成耳。

湯惟小品

卷十七

乃猶李一石布二匹。遣贈吳生。為歲計事。且要明年當復來。公曰。吾事先生。如此其淺鮮耳。先生為是者。徒心營昂也。不以此時力學。依先生。異日者。悔何從。子。除夕。家庭呼酒。爆竹事已。即徒步詣祝先生。比明。祝氏諸族人。少長濟濟。拜元旦慶。而吳生儼然在列。祝先生大駭曰。而安得至。予公曰。先生所以愛昂者。備矣。士感知己。可奈何。由是憤厲激發。日鏤心鉛。學大成。後舉進士。官福建布政。歸。混迹農漁。意甚適。人或侮之。亦不較。一日。偶解入郡城。會郡中兩措大南行。獨其舟。兩措大怒。遂公甚。益公素貌。又入其一目。布衣粘帽。局促舟中。舟中又無繁華供具。逆揣其為農。庄人。欲道辱之。公曰。二少年。秀士即。老農。誤觸舟。不足辱。指合舟。環當代為尊。但老農囊無錢。能携至西門。湯別駕家。富貨以供費。如其言。往。湯別駕一見。曰。呀。公玄遁久矣。何以至此。因顧兩生曰。此海鹽吳老先生。君知之。子。兩生微有慚色。坐定。公具以告。別駕曰。汝舟於河。兩相觸。即兩不相讓也。備責公不可。如知公先達。渠又甯敢責乎。公曰。兩君子初不勝。幸寬之。至此。又敢祈。請以白金二錢。為榜人。油麻之費。於是兩生懔然汗下。惶遽告退。公愈益恭。必欲致其金。而去。明日。兩生扶服謝過不已。公慰遣之。祝先生死。吳公奔赴。喪次。寢苦枕塊。擗踊號哭。如子於父。尤多之。

沈鏡宇先生

先生雖出鼎族。而清約簡素。無異寒士。官禮部。高中玄為尚書。大作氣勢。以事詰某主事。其屬。先生遣一吏白曰。沈郎中在外。說道以為不可。高鑿然立。延入謝過。久。次承光祿。告歸。入京。俟補。張太徽在事。見謁。刺曰。何處有沈光祿。僅與尚書。尋音卿。中。見時。態日異。告歸不出。方在告。予正館。其叔氏家。每考試入城。見先生。從水次。步至鴻禧寺。可二里許。幅巾舊衣履。過者不知其京卿也。嘗乘小舟。過昇山。一人挽纜。一人扛楫。過農船。緯。至不能去。自頂席。靡揭之。適與予舟相值。拱手一笑而已。先生父異州翁。醇誠正直。號稱宿儒。余備館賓。相見。必談舊人舊規。舊事。余間能酬答。則大喜。謂諸子曰。這先生。儘可與談。比余通籍。見一貴人。用此法。亦借此以誣。貴人笑曰。安用及此。深悟德之短長。在無意。口角上見之。可不慎與。

翁既宿儒。試多居官。獨阮於秋闈。嘉靖戊午。宗師以奚冠。冠素為題。翁舉古製冠名實之。勤學者。晚而不遇。每坐此。鏡宇先生。只輕輕點綴。翁聞甚怒。至欲與杖。其館賓進曰。案發而破。未晚也。乃得止。比發。則翁居多等。先生名在第三。意不自得。棄去。時去貢期甚近。亦不願也。鏡宇即是年中式。次年成進士。是時沈氏闈科。第已十年矣。翁頓敏絕人。幼時。父老以曆日授使讀。一覽暗誦。不差一字。歿時年八十餘。三子三孫。皆貴。又三十年。諸孫。梓其時論。二十一篇。古質宏雅。兼理學經濟有之。余得為序。了一生。景仰與其家三代交情心事矣。

許敬菴先生

卷十七

余非知學者。亦非能講者。惟念許先生。同鄉前輩。且仆起功名之念。恬愉得喪之塗。因往見之。和氣藹然。令人心服。遂禮為師。先生密囑曰。我湖翰林甚多。德業未見光顯。子勉之。余聞汗下。由今思之。負愧多矣。師嘗深闢輪迴之說。余曰。刑罰所不加者多矣。即無此事。猶當設出。做人。沈曾有而聞之。聞之。則其說益長矣。師欣然笑曰。此等議論。儘好。然不可以訓。一日。與師坐舟中。談升沈事。余率爾問曰。先生以銓部。將僉事。聞報時。意下如何。曰。也有兩日不自在。徐曰。若在今日。則否。余曰。先生前句是真話。即是聖賢話。後句倒多了。即字之。於君父。東西南北。惟其所使。余任時。自翰林出。為同生者。相顧愕然。師顏色自如。曰。正是學問相長處。

一日會講觀山寺。請吳春海先生為王。先生師之鄉同年也。年老而貧。日午未至。師候之。出入寺門。數次。立院上。遠望見小舟。必問其僕曰。是否久之。傍徨曰。吳兄在舟中。亦矣。既至。親下。提扶掖。惟其。問途中安否。禮置上座。極恭。時列坐者甚眾。或言如書事。語便郭宗伯。錢至。撥臂相就。師厲聲曰。不必。諱此等事。決非讀書人所為。語次。一座怆然。因此益服師之才情。蓋精神管攝。有任言語。機鋒之外者。

李見羅出獄。成閩。道。上。仍。督。府。威。儀。既。至。福。州。城。外。師。出。見。勞。問。垂。涕。頌。之。正。色。曰。家。聖。恩。得。出。猶。是。罪。人。當。敗。損。思。過。奈。何。一。路。處。難。此。豈。待。罪。之。體。見。羅。慨。然。曰。迂。闊。而。師。氣。色。益。和。丁。敬。字。必。和。生。今。向。容。清。動。愛。氏。如。子。入。觀。當。留。為。御。史。故。張。大。徵。門。生。也。謁。見。朝。房。張。亦。素。聞。其。名。問。句。容。後。事。如。何。對。曰。得。復。任。五。年。方。可。盡。行。其。志。張。厲。聲。曰。迂。闊。夫。復。任。一。節。誠。不。可。行。然。却。是。先。生。其。心。真。話。所。當。重。而。許。師。之。言。乃。人。臣。正。理。正。法。皆。不。免。迂。闊。之。說。何。耶。

敬字在南中。勤於事。與余最相得。每顧而歎曰。早用十年。許許多多。當今老且憊矣。唐汝嘉負曰。昔馬周起徒步。論人血氣方壯。太宗用之。能盡其才。甫五十而沒。向使用少晚。則無及。陛下不以臣不自。必用之。要及其時。後衰無能為也。且百年壽。誰為至者。此言出於人臣。為于進。用人者於此。細思。則汲引。進與愛惜。保全之意。當油然而生矣。

錢鴻禧先生

先生剛直孤介。深於理學。尤長經濟。晚年登第。僅以武選部郎職。蓋同官其構於大司馬楊虞坡揚信而逐之也。家居坦然。勤於農事。至親操耒耨。諸子皆有文章。丙子年長君負。三試皆第一。俄暮。先生年六十八矣。雖視不能言動。亦不思飲食。如木偶然。惟目睛尚動。氣休出入而已。幼子士完。新入學。應遺才試。住武林。來別亦不能應。尤放榜。士完中式。報至。先生躍起。焚香拜謝。平復如初。又二十一年。乃沒。士完即吾友。繼修。今為山東制府。鎮密清和。蓋世其家學者也。

沈文芳行傳

沈文芳行傳。宜錄如故。林色動允之。

先生學問識力。極見推於許敬菴。先生歿。而許先生誌之最詳。本云。論學確為孔門嫡派。而陶鑄變化力。亦有所未全。故或剛而近於激。或大而失於疎。或處家庭鄉黨。有偏蔽不該洽之處。先輩秉筆公直如此。許先生固不可及。而錢先生之賢益顯。今之談墓者。豈非無善可稱。故無病可見。一概以游詞塞責與。

李臨川沈繼山二先生

沈先生伉直。不為人所附。僑居湖城。余亦畏之。不敢見。李其同年也。一日與余會慈感寺中。請余此有意思人。既在湖不可不見。余即隨往。言次頗合。兩先生有山水癖。必拉余入會。沈先生莊雅修飾。頗學晉人風流。語雜詼諧。李先生嚴重渾樸。好負手獨行。而於風致亦不減沈。嘗遙指私謂余曰。這老子。只可管錢穀。做布政。李回首嘻曰。莫說你定不能。又一日。背指曰。這老者面冷鬚張。乃近婦人納妾。妾見此。背臉如何喜他。李迴頭厲聲曰。他偏肯喜你。沈拍手大笑。比沈先生七十。共遊麟湖。沈氏園亭。席中諺及名妓薛五。李津津色喜。沈愈聽愈喜。竟席極。此一。一段景象。令人追思。何能已。

己酉十一月

己酉十一月。同李先生如嘉禾。訪沈先生。舟曉行。將至東門。有馬孝廉船暗中與官舟相觸。食器有碎者。官舟去。馬舟適值李先生舟。牽之求償。泊於岸。余舟亦相並。先生呼余同坐。見碎器陳於舟側。亦不為意。俄沈使至。下舟盡踢碎者於水。馬之舟人奉主命。擄去極之。納於鷓首中。孝廉二人。怒目斷斷。若不可解。先生呼曰。本官舟所觸。我舟無與。我是李某。以名帖投之。亦不首。俄沈使至者漸多。沈先生亦至。乃出其人還之。默移舟去。沈先生止白讓其僕。不以為意也。

沈先生赴潘氏昆山之宴。竟日夕不倦。次早過余舟。催行。從容問曰。外間謂我何如。余曰。謂公口太狠。好罵人。先生憮然曰。信有之。是我本色。我亦自知其非。然不可改也。余問故。因慷慨曰。人要做成一片段。若利方為圓。欲學而。人將謂沈繼山要做尚書。尚書當不做。此片段不可改也。後入朝與孫太宰大競。孫一日過之。好言請曰。願與解開。正色曰。公解我。我解決不可。竟被攻而去。此亦前舟中之意也。余既重其義。又感其情。願立牘。自是有數人物。而議論猶未之及。母亦見其貌。未得其情。沈於同而未稽於獨與。



李先生初投新淦縣。蕭公慶方為御史。有名。過之。先生來謁。未即見。先生曰。枉史至。與界。則令為主。公為客。今來謁。則公為主。我為客。不得避。蕭顛曰。偏只知縣多口。既見。色甚厲。後會。曾見。臺談。及言狀。曾曰。此賢令。未可輕議。蕭後再過。李再見。深引過謝之前。單風度如此。

李先生有口說。云。朝裏有官做不了。世間有利取不了。架上有書讀不了。聞是聞非。爭不了。不如頻頻收拾身心好。此語極有省悟處。唐子。又。一。世歌云。世上錢多賺不盡。朝裏官多做不了。即此意也。得李先生而始詳。

沈先生好古書畫。珍玩。李先生獨不頗好吟咏。亦儘有致。家貧。止一。散舟出入。或勸易之。不應。所雇乳母。適其夫至。留宿有娠。大恚曰。吾何面目見主翁。縊死舟中。先生憐而葬之。弁棄其舟。一日。借定舟過。余頗華壯。余目之良久。先生笑曰。我已添得此舟矣。余曰。未。然。必。定。有。說。坐。定。吐。實。為。法。然。久。之。所。云。仁。心。為。質。者。於。李。先。生。見。之。

丁石臺吳平山二先生

丁先生猶介方正。素師事黃博士晴川。榜登鄉書。下第歸。復延晴川於家事。之。如舊。晴川繩趨尺步。動以禮法督諸生。呼必稱名。稍不如意。長跪呵責。未嘗以孝廉假借。

湯惟小 卷十七

先生尤斤斤。先。博。士。自。南。徐。歸。負。甚。屢。之。終。身。沒。則。贖。其。妻。先。生。既。卒。子。元。薦。緣。其。志。周。給。至。今。且。二。十。三。年。不。少。怠。吳。先。生。敦。樸。自。孝。廉。時。出。則。授。徒。歸。則。力。耕。置。田。百。畝。下。潦。每。滄。於。水。丁。先。生。有。祖。業。頗。饒。辛。未。同。第。時。相。過。從。亦。甚。相。契。聞。吳。第。周。之。不。肯。受。曰。大。丈。夫。不。能。自。食。乃。仰。給。于。人。丁。先。生。惘。然。自。失。曰。我。乃。不。知。吳。公。吳。以。春。秋。魁。其。總。時。總。裁。為。張。江。陵。本。房。則。王。太。倉。兩。相。公。也。江。陵。將。引。入。吏。部。會。丁。丑。分。試。吳。以。次。得。與。閱。文。最。精。勤。所。取。多。名。士。為。主。考。蒲。州。相。公。所。稱。江。陵。疑。之。會。居。平。亦。自。落。第。乃。止。後。竟。得。脫。黨。禍。出。守。江。州。政。揚。州。孤。子。行。一。意。眾。嫉。之。坐。墨。罷。歸。家。去。太。倉。僅。二。百。里。素。以。文。字。義。氣。相。知。歲。必。一。往。餽。食。十。石。綿。百。兩。太。倉。亦。喜。曰。吳。生。衣。食。我。也。既。罷。復。往。拒。不。見。餉。亦。不。受。吳。向。門。再。拜。慟。哭。垂。其。米。棉。而。去。然。倘。歲。事。不。廢。尺。數。年。吳。色。邑。抱。恨。殊。甚。後。余。過。太。倉。諱。及。百。口。明。其。不。然。相。公。喜。謂。其。子。孫。曰。平。誣。非。妄。言。者。其。久。吳。復。往。引。見。出。不。意。跪。泣。問。故。告。以。實。乃。就。坐。受。餽。惟。好。如。初。吳。歸。余。通。遊。其。園。引。入。垂。帶。曰。非。公。誰。為。我。剖。此。心。者。

先輩

直道厚遠。先後一也。而先輩得之最多。一則氣運醇龐。一則學問博洽。或師傳。或。

訓其淵源。又自有素。彼行之以為固然。初非分外稀奇。有談及稱頌者。面即發赤。且拂然不悅。蓋其意以為。窺我淺。待我薄。且原無要名立譽之心。故也。有此心。故其神常清。其理常直。其氣常壯。歷平波夷。不為挫折。子孫亦有所承。藉得守其家法。行其餘慶。人徒見于孫富貴。以為才且賢。而不知精神命脈。乃祖宗積而培之。非偶然者。意不獨因此見人品。抑可以觀世道矣。

彭澤縣舟記

鄒南泉先生。癸巳五月端陽前一日。至彭澤。母夫人舟泊大江。相去十餘里。先生坐後舟。泊邑城。取夫會。鄰承著篆他之。邑。辭。尉。相。次。來。謁。先。生。懼。母。舟。甚。迫。欲。亟。得。夫辭。簿。尉。不。見。畢。不。無。少。望。去。其。夫。見。而。星。散。走。入。山。自。卯。至。午。計。無。復。之。乃。持。尺。牘。呼。尉。至。而。屬。詞。詰。之。須。臾。夫。集。舟。行。家。重。喜。謂。不。屬。詞。則。不。懼。不。懼。則。夫。不。集。而。舟不行。先生退而深自慚。呼尉至。以好言慰勞之。適祥刑。受。覽。一。舟。然。允。海。不。能。已。因。自。訟。曰。惟。桑。惟。梓。必。恭。敬。止。彭。澤。吾。桑。梓。地。奈何。以。尉。而。遂。忘。恭。敬。心。乎。生平以理性為王。茲詞氣粗。恐不可令知者見。且不過謂尉可欺耳。萬一尉有知陶彭澤其人者。束帶以去。遂為世戮。人怒可輕視哉。或曰。聖賢處此何若。曰。聖賢當從容以

湯惟小 卷十七

斷維

王塘南先生服闋北上。舟至儀真時。兩岸巨舟林集。日且暮。風忽起。舟人繫維於巨舟之尾。巨舟人斷其維。先生舟飄入風浪中。幾覆。舟人皆號泣。先生危坐不為動。久之。復挽他巨舟得維。晨起。舟人欲白有司。究斷維者。先生曰。舟幸安矣。不必問也。

樣棒

羅近溪自時江赴講學之會。舟觸石。駭溺旋渦中。眾度不能救。呼號而已。惟一槎衝至足下。捧若孟。空中有神語曰。莫凌波。此先生得出。整冠大笑曰。洗得清淨淨。更好。江西講會。莫多於吉安。在郡有青原白鵝之會。安福有復古復禮道東之會。廬陵有宣化永福二鄉之會。吉水有龍華玄潭之會。泰和有祥和之會。萬安有雲興之會。永豐有一茶書院之會。又有智度敬業諸小會。時時舉行。地多淺澗水。學若每揭覆而濟。一生善滑稽。見漁舟方隨流撒網。呼曰。鬼頭漁父。網如張蓋。手如板舟。中應聲曰。獸面書生。口若懸河。心若漆。象大駁。且怒。擊舟將進之。漁父長喙放舟。倏忽不見。嘯聲徹林。隱隱數里不絕。或疑為仙也。惡曰。漁父何遠。來。孫。幸。有。無。且。就。

煙水去。已絕洞庭湖。

修民教

郭原平。會稽人。以孝義著稱。嘗於縣南郭。鳩球助人引船。遇有問者。為吏所錄。察其言。非敢。惟原平獨住。吏故以送縣。縣令新到。未相諳。將加嚴罰。原平辭文。就罪。義無一言。左右大小。咸稽顙請赦。然後得免。由來不諳官長。自此以後。乃修民教。余之缺。敬於官長久矣。遇事安能免罰。故凜凜自防。不得少越。

往役

蘇州曹太守。新愷官衙。欲澤。需諸畫史。有侮沈石田先生者。陰入其姓名。出片紙攝之。先生謂愷曰。無恐。老母第留其所。當畫者。旦夕赴事。不敢後。或曰。此賤役。謁貴爵可以免。先生曰。當往役。非辱也。遂潛往。工終亦不見曹。而還。無何。曹人難。經曹問曰。亦知沈先生無恙否。則漫應曰。無恙。已而見相國李西涯。復問曰。君來沈先生有書乎。則對曰。有而未至。當附諸從事來耳。時吳少宰飽庵方在。曹府曹倉皇走謁。問誰為沈先生者。其人能作何狀。吳乃具語之。故曰。此其人名重朝端。五侯七貴不足齒也。曹曰。然則奈何。吳曰。僕多其畫。可代之。而致之。第言沈先生適病不能為書耳。曹乃徧詣過吏。卒勅之曰。歸也。必無至郡。齋而先詣沈先生。比其詣也。則從谷出。謂曰。問問。小何至辱。枉尊重乎。曹乃折節為禮。索田家餐。飯之而去。先生則至郡。關一投謁為謝。卒亦不滿伏庭階也。

篤行

華廣彬。字大宜。號月窗。少聰慧。日記萬言。為舉子業。其精以親老。凡為諸生。逐較其治。田園雜事。然誦讀自如。經史百家。下及陰陽算術。無不淹貫。貌甚謹樸。若無能者。見人疾言遽色。應之益恭。或有詈者。即走匿帷中。戚家人急開戶。母外窺。俟其人去。乃聽出。家大小皆笑其法。恬然安之。父貴。清邑有謝生。貧百金。計息當倍。而謝生亡。父憐其孤。悉蠲予之。後次子往。徵盡得其數。分半歸公。公曰。父獨之子。受之耶。違親復利。其夫多矣。堅不受。事父母甚孝。妻沒。尚未艾。竟不再娶。有鄭士者。嘗貸金不償。更貸其子。復不償。往徵。有謾語。心不能無少望。欲訟之。官已息。曰。彼貧。故負金。急償。且索田宅。是獨之也。檢券還之。鄭與妻子泣且拜曰。我無以謝公。聞公未孫。此鄉有九天一真人祠。其神靈甚。我夫婦朔望為公禱。以此謝公。適年生。臺山先生。乙巳大教。質粟於橋安館。人利其金。鎖臥室。招礦夫三人。令投公。漏初起。忽色射至。其

家警。夜達旦。晨發。隣人密告曰。公知夜來危乎。所共飯。鐮夫磨刀霍霍者。意在公也。笑曰。有命。晚年結社。詩自題月窗曰。天光清淺夜如練。桂影高低月下明。坐向中宵猶白晝。却疑月窟在靈高。又曰。小構幽窗與月通。清輝瑩徹此心同。仰天不語無人會。坐對明蟾獨有躬。喜氣。一日。其子桂山問曰。寢安乎。曰。安。殆將遷造化矣。又曰。世人謂將死有鬼物。甚矣。我但覺氣盡。如五穀黃熟。自歸。又天堂地獄。亦亦法。縱有之。吾行可質鬼神。非所懼。慎勿致世俗。供佛飯。僧薦福也。因自誦曰。八十年來識更真。深知言行切修身。謹言慎行無此過。細數吾鄉有幾人。已復並下。子曰。但化乎。曰。非也。吾今安坐待往。思吾父母。沒時病苦。故悲耳。遂起拜天地祖先。復臥。語音尚琅琅。而耳鼻漸冷。又聞堂上客語。亟索衣。欲起。遂忽。曰。吾逝矣。遂終。年八十二。居家儉素。課僕力耕。躬自飯牛。至老猶然。一日。為牛觸。僕。子全。謂大人何不自愛。作此細事。公曰。百里奚飯牛而牛肥。此細事邪。汝試使僕往。牛必飢。牛飢則無以耕。是廢農也可不慎歟。

高行

關中貢士典天。字敦夫。有行誼。其妻背而去之。故有一侍婢。即日遣之。諸子念公起居。懇請再娶。峻拒之。曰。余德非曾閔。恐貽家累。由是終身獨居。許敬菴先生時為督學。弟以詩曰。丈人高行冠鄉閭。閉戶長安只著書。恬處蕭齋同野衲。懶隨塵鞅謝公車。希蹤古道貧逾力。問學吾門老更虛。會爾少微星殞。今人灑淚滿襟裾。

辭錢

張郵。絳人。以貴之上郡。有僧行乞。報所食食之。再乞再食之。三乞三食之。同人笑以為此細事。當足博名。高真曰。吾食有餘。而彼不足。損有餘補不足。天道也。僧因附耳語。極知公長者。當掘地得錢。如園。不曉所從來。以界公。固辭。僧謝曰。奈何。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久之。錢主迹。多所連染。真獨得免。嘗貸里人楊氏子百金。楊氏子病殆。舉子母遠之。辭曰。余錢。為。持此何為。不聽。內諸其篋而去。南遊雲間。晨鴻盤水於地。水入壁隙中。如注。發視之。有錢一。遽掩之。子與行舉進士。官重慶太守。

引疑

孫文曜。儋居。楊李。值烏寇。寇死者以千百計。一日。隣人避亂相遇。奪其資。解與之。戒速去。毋返。則寇逼。步聞矣。投于河。若有人引髮。緣崖。委曲出之。出而隣人已

中三刀死矣復取資以歸。

不食官米

朱蘊奇字子節。西安右段街人。家貧甚。僦屋而居。妻子織網巾為生。讀書古東嶽廟。嘗併日而食。是如也。聽講寶慶寺。寒暑不輟。一日其子因差徭下獄。會天雨四日不食。氣息奄奄待盡矣。時嶽廟有大戶收糧米者。黃冠憐之。因取其米少許。為粥以食。蘊奇知其故。心計以為此官米。何可竊也。曰死即死耳。豈可以賄死改節。竟不食。而亦不明言其故。同舍生素謂蘊奇迂腐。至此始深服其節操。以為不可及。因出其食食之。蘊奇曰。此可食也。由是始得不死。而劉孝廉必達聞而義之。因白於衛官。始出其子於獄。當路諸公及士大夫有高其節而周之者。必擇而後受。一毫不肯妄取。先是嘗之市。適有遺網巾二頂。其子拾之。蘊奇曰。彼之失。猶我之失也。使我失此二巾。則舉家懸磔矣。即命其子追而還之。其人感之甚。欲分一為謝。蘊奇竟却不受。年五十一卒。益己酉八月十八日也。今侍御楊鶴。令長安為屋三楹居之。扁曰高士。

酌水

嵇竹城元川南太史之子也。以簡傲許嘉木節推坐死。高中玄當國。出太史門。營解

卷十七

十一

得免。召入京。中玄執手示六卿云。此座王之子。天下奇才也。趣者輻輳。却之不應。商人以萬金求讀。亦不應。高失位。隨至虛溝橋。檢囊中僅三十金付之。歸負甚。感甚大。雪。生涯次酌水。給諫李臨川。時家居。謂侍兒曰。此時必大困。載酒熾炭。棹舟從之。共解贈賈而歸。未幾卒。詩集傳於世。

真我

沈涵。揚州府興化縣人。家貧。嘗言吾有真我。而假我者。從我以丐友食。一狗其請。則真我者矣。故我於飢寒疾病。乃至風火倏至。一以真我禦之。時大栗烈。或挾之。爨於日中。謝曰。與吾妻同宅。幽陰而我。暴日以自偏。以為不義而不可為也。後生卒。以飢凍垂斃。友人裹糧候之。至曰。噫。涵死矣。

儒宗可兒

胡孔範。南昌人。信理學。稱儒宗。聞寧庶人厚招遊士。避入匡廬。庶人及有客。過言兵威其。大着實。宦官職。公方飯。忽以筯擊客。折其齒。子儒。方數歲。仰曰。客欲作賊。何不。打殺公。摩其頂。大叫曰。可兒。可兒。儒亦明經世其家。

占地

謝純。字維正。崇仁縣人。好行善。能讓人。雖有侵其界者。輒自寬曰。占得地。占不得天。嘗室塘為基。鄉人裹糧而赴。日以千計。曾莫詳其姓名。三日而基成。年七十五卒。子孫日蕃。多顯者。

敬家財

元李金華。倪子貴。以世亂。志散家財。里中有王仲和者。賦富。子貴自書券。以田賣與之。不取直。所親或以為誇笑曰。子貴田有送處。仲和無處送也。仲和果歎。

陳湖道士

沈萬三。考之富。得之吳賈人陸。陸富甲江左。秀出其門。甚見信用。一日歎曰。老矣。積而不散。以釀禍也。蓋以與秀。棄為道士。築室陳湖之上。曰開雲觀。居之。竟以壽終。萬三宅在周莊。所藏有瑪瑙酒壺。其質透明。類水晶。中有葡萄一枝。如墨點。因號月。下葡萄。猶沒後。為吳江某甲所得。以贈吏梅元衡。元衡死。其物不知所在。天順間。邑人李銘。教童子為業。一夕於市中。見溝渠有光。私識之。詰旦往發。獲此壺。有劉姓者。曰。若持此。獻鎮守張太監。可得金嘉興一郡。鹽鈔。李喜諾。遂與之。會緣。果獲所圖計。利三千金。劉分其二。一季領鈔渡江。舟覆。皆濕。太守楊繼宗。遣捕前。獲死。獄。

卷十七

十二

中。劉廢產與債。懷璧其罪。備非虛語。

道化惡人

大梁張。晴康之亂。家破。航海致富。居婺州。謝故業。為德於鄉。臺感。經贛。吉境上。天大雷。失道。夜投宿人。家棟宇。闕麗。如王侯第。卧未安。聞牖外。嘈嘈語。且泣。雜五方之聲。起窺之。則數十女子。羣處一室。素然。若囚繫。且私問於鄰。鄰人吐舌曰。君何從見邪。主人翁。歲歲剝掠子女。當之。遠鄰。累資且鉅萬矣。垂閉口勿語。且并獨我。張上謁。請見。徐以利害。禍福。曉譬之。初愕。不答。久乃領解。比復過其門。有指以語。張者曰。是翁去歲。遇異人。遂盡舍故業。所掠皆。致付其父母。畏事自守。一鄉以安。嘆。吃不休。不知乃張也。張亦不自言而去。

忤子心動

萬安縣。劉進。號良溪。布衣。有淳德。里人陳雪筠之子。忤而避於野。忽心動。就父所。遂良溪。泣曰。吾已不容於天地。理固宜死。奈吾父何。公仁人也。願以為托。良溪諾之。明日。子果暴死。治其喪。數年。雪筠死。亦如之。人服其義。

竹軒

徐本字以道姑蘇人籍京師嘗出入楊文貞公之門及見諸老能道前朝典故氣軒  
棘好面折人過徐天全凡呼之本殊不相假言輒中其肺腑曰吾史筆也一時名德  
如黃水東岳家菜輩皆禮為上賓素習家禮士大夫家有事故致請之必往然非禮  
致不經造訪訪亦不候茶而出獨嗜書每得一書手自披對紙板脫字則界為綠欄  
紙乞善書者補之笑謂人曰吾猶老鼠搬生薑勞無用也年八十餘乃卒其自號曰  
竹軒所輯有竹軒詩一卷

債金

海門縣崔鑽以稅金五百兩付鑄工工欺其無券而負馬鑽廢產以償時王端毅公  
為守廉其狀命訟工對曰鑽家已破若鑄工是又破一家也公歎賞不已鑄工聞  
且愧且德其底己也遂償鑽半子潤孫崑嘗孫桐世貴桐解元及第官編修少詹事  
學士

全稅金

趙倫字序之號五溪高平人好義而饒縣令使總輸邊賦三千金盜夜入索金固不  
與曰公家財小民膏血吾不忍數千戶重累也盜怒斃以刃死拒如初刺殺之盡其  
私藏而賊金尚深慮得金令丞親臨弔祭妻李氏尚少屬志教二子家日也二子伯  
積科俱官典膳孫三次就進士給事中

致屬物

何壇號介菴榆林人其父輸粟塞下得官疾革時指囊金相目曰此王威富屬物也  
致之死不恨殮甫畢壇以騎臺載如滑王駭曰今世乃有爾父與爾為子者分千金  
與之不文王後起總制乃撤壇將以相報壇不就王終念之隱己功署其名授百戶  
壇竟與從子人兩賢之已貫於廣陵為德日益甚終武畧將軍子城字叔汝舉嘉靖  
壬辰進士庶吉士聖舉應天鄉試皆出呂仲木之門

免禍

章叔良文懿公曾祖也洪武初創造黃冊時叔良充里長縣簿陳管冊遲誤被逮赴  
京冊局里書各逃鼠叔良獨携十金進至三河舟中聽之陳曰汝同事相周惠難可  
無補報乎叔良憤然曰此一部里書意也因得免其以黃冊遲誤坐水軍者三十六  
家又國初令邑各里造軍衣既畢叔良計令以餘布縫各衣襟仍書官造姓名同事  
訖之及解至京高皇帝驗視餘布獨叔良者一望領而見得免侵欺之罪且賞以

鈔今縣中各都皆有水軍營獨本都無若叔良之先見也

陸應期大同人正德初賈齊魯聞同將者四三輩不知舟人皆盜也數因事嫂罵之  
應期獨否又時時推飲食苦焉一日舟人遲遲不肯進若有所待同舟者詳欲加  
鞭頃之盜發會天大暑舟人擁應期坐樹下剖瓜啗之且相識曰公長者願毋犯執  
同舟者榜誣甚楚劫其賈一空比去應期囊誠識如故居平好行德人皆義之

與傘

慈人馮景茂嘗下鄉背農中途遇驟雨有一婦哀求附傘馮曰吾雖不忍爾言濕然  
嫌疑當速去傘與之而自此入民舍後乃於其地割田一方立石亭使行旅雨賜有  
所休養題曰休休亭夜夢神語之曰爾有陰德與爾三銀幣後生子彭武昌同知孫  
安江都知縣曾孫震御史亭在縣東五里之八都

報謝

王士忠中都人有友相與甚密友之子流客忘歸垂死捐資付士忠曰與吾子無益  
且重之禍也語畢即瞑哭而收之人無知者他日子歸即舉以付子復散盡又數數  
周之不倦士良不善持生計蕭索一子純甚忍能讀書入國學謁選得舉承為上

官所知

官所知委差贏得千金父尚在資以老忽道士入門語曰某托致謝已有以報則友  
之姓名也長興沈姓者資數千金為縣守庫生一子將婚族弟代為之守竟啟櫃稱  
四百餘金脫亦得一子愛之甚托於縣之豪家併所置產因而寄語焉子即婚於豪  
有違言娶妻以逃而其產竟為豪所得

有將姓者欺其寡嫂一日廣所僱佔半馬方擇日安梁嫂額手呼天忽大風龍披雲  
霧入其門將親遇見仆地龍爪柱掘出梁田中節節皆斷全方館溫方開而往視咸  
奇駭以為有天

摺楊

趙某者順天人本楊姓摺摺為業人呼為摺楊天順初迎鑿之役武官貴士爭乘  
勢納賂以冒官賞至累千數百人或以語某某摺手謝曰我粗人無食肉相財帛非  
所惜恐反摺摺機耳不越某官者事敗盡革職任或遣賍賈人始曰趙某不若也  
某尤好意私其女夫刑部朱王事錄貧而有守某每遺錢救以助其廉朱病卒子又  
死某勝其女俾不失節豈某壽終其子純又磨其女弟以居

步皇城

蔡通府軍衛籍既老而代每步行市皇城見其執石跪壞數數之自某門至某門凡損幾千幾百有幾備善書人具奏疏赴通政司上之請命工修葺第下工部覆弗行越數年復然又覆之又數年復奏其子諫之不可其妻呵止之索備書錢不得乃潛脫銀簪具疏竟上之項郎中文泰惡其清也送法司訊治既贖罪實家貲數兩其妻若子交怨不置通已老病遂鬱怏以死當具疏時通素不識字習讀其書對客口誦數數百言尺寸一二無少遺失及遭沮抑輒數曰朝廷養士歲糜官祿數十萬孰肯計及此者或以為此細事惡足計則應曰自某年至某年已加損若干數矣久而不治必大壞極弊所費何可勝計哉嗚呼通所見識小譽之以管闔天雖小乃真見也以庶人計此亦不為細彼所謂有官祿者不能觸類而長計且而事而顧笑且抑之至於參送獨何心哉

清計簿

全昌字鼎盛樂清人性孝友潘公潢時為令祭而重之躬禮其廬因請昌清計簿條飛說以千數民大悅而家右皆怒中以危法久之始釋以壽終潘公聞而咨嗟為文

處士

前朝湖州出一吳甘泉瑛高而躬處士之行學問淵源氣魄甚大近日蘇州出一徐聲遠應雷質而固處士之節學問清樸力量不小卓哉兩人千古屢見皆非遊大人以成名者次則王子幼遊必擇人皆有終始有一人背而疎之終不出口亦一妙人可敬

山游

蘇州黃勉之省曾風流儒雅卓犖罕摩嘉靖十七年當試春官適田汝成過吳門與談西湖之勝便輟裝不果北上來遊西湖盤桓累月勉之自號五嶽山人其自稱於人亦曰山人曰嘗戲之曰子誠山人也癖耽山水不顧功名可謂山興瘦骨輕軀乘危涉險不煩筇策上下如飛可謂山足日擊清輝使覺醉飽飯饑一盃飲可癡句可謂山腹談說形勝窮狀異妙合股咀佳歌詠隨之若易牙調口味欲流涎可謂山舌解意蒼頭追隨不倦搜奇剔隱以報主人可謂山僕備此五者而謂之山人不亦宜乎坐客為之大笑此雖戲言然人於五者無一庶幾焉而慶曰游山必非真賞

截頭尾

一山人多酒過罵人輒自命曰浮雲富貴余曰且與汝細講聖人言語切不可截了頭尾輕用只如此向上有不義二字故他是浮雲下有子我二字故我可浮雲他若富貴而義則彼是卿雲又對我者是義我者孔夫子也不是孔夫子亦何可浮雲其人嘿然第曰道學先生

酒禁

古人多設酒禁即太祖初年有之并禁種糯以絕其源胡大海方用兵處州其子犯禁眾皆請赦曰寧大海反吾號今不可違遂手刃之其嚴如此蓋深慮軍食不得不禁禁又不得不嚴今承平日久酒日多日佳糯米之真貴於梗米而世家子弟向號醇謹有法度者多事豪飲以夜為晝種種亦倍佳時余恐數十年後必復有嚴此禁者似亦循環之理也

頭腦酒

凡冬月客到以肉及雜味真大碗中注熱酒遞客名曰頭腦酒蓋以避寒風也考舊制自冬至後至立春殿前將軍甲士皆賜頭腦酒祖宗之體郵人清如此想宮中進膳後出視朝適用之近侍推己及人無內外貴賤一也景泰初年以大官不充罷之而百官及民間用之不改

醉龍虎

于定國飲至數石不亂尚矣此後謝玄飲至一石人指之曰醉虎蔡邕飲至一石人名之曰醉龍今之子弟有飲至一石者當何名曰醉狗耳

清歡

陶淵明日用銅鉢煮粥為二食具過發大則再拜曰非有是夫何以充腹得太守送酒多以春薪水雜投之曰少是清歡

醉後詩文

恩州王興宗字友開斷他不羈家於詩酒詩文必醉乃能為之愈酒言愈亦無酒不能作尋常語得濮州學正懷微飲市中醉而遺之將行親友祖送始言具故家感呼





有托之玄者。總之以善門為標。行其惡機。殺機。逞志而縱欲。要之善門。原大。作惡藏機者。到底。賴之存此根核。故愈見其大人。能為蛇。蛇亦復能為人。仁人心也。此天地生生之機也。

精經史

羅泰字宗讓。閩人。學精易春秋及史傳。隱居教授。不樂仕進。永樂間。南京尹聞其名。聘為考試官。亦辭不往。曰。吾志善一鄉足矣。彼都人士也。安敢與知去取。國初南城縣蕭泗。其父凡皆仕宦。泗獨為農。而通經術。多讀書。時稱曰布衣學士。此名甚佳。如在今日。便以隱士求徵辟矣。

陸彭南字去邪。號象翁。明毛詩不仕。文章勁健。與陸伯靈齊名。伯靈字子敬。皆松江人。嘗講論戲曰。君談詩。何敢思無邪。象翁應聲曰。子讀禮。胡為毋不敬。人稱敏妙。

士夫守禮

宋時士大夫家守禮法。客進門。肅威儀。俯首拱而趨。以迓至門。左右立三揖。至階揖如初。乃升。及位。又揖者三。每揖皆致詞相稱。愈虔。周旋俯仰。辭氣甚恭。元人入主中國。此法遂廢。為士者。弊幾短衣。致其言語衣服。以自附於上。其禮遂亡。然有志之士。猶私自確守不變。而金華廣信。建甯尤多。既守禮法。便不屑仕。意謂著敦古。而儒術反盛。太祖龍飛。諸君子老搜出。佐大運。而宋鄭王為冠。噫。豈偶然哉。

吹助解義

春秋胡傳中。數引吹助。吹字從口。叔佐趙州人。愛公穀二家。以左氏解義多謬。其書乃出於孔氏門人。且論語孔子所引。率前世人。老彭伯夷等類。非同時。而言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丘明者。蓋如史佚孤之云。又左氏傳國語。屬綴不倫。序事非刺。非一人所為。蓋左氏集諸國史。以釋春秋。後人謂左氏使者丘明也。

史名

爾雅翼云。史者。示往知來者也。稽杌之為物。能逆知來事。故以名史。

班史

班固作西漢書百篇未成。明帝初。有人上書。言固私改史記。詔收固下京兆獄。因弟超上書。具列固著述意。會郡亦上固所為漢書。天子奇之。除蘭臺令。使成前書。唐天寶初。鄭虔榮陽人為協律郎。經當世事。著書八十篇。有觀其稿者。上書告虔私撰國史。虔倉黃焚之。坐謫十年。玄宗愛其才。欲置左右。特更立廣文館。以虔為博士。子美有詩。廣文之名。起此虔。追諱故書。得四十篇。蘇源明名其書為會粹。班固皆良史才。

以未奉明旨得罪。至宋秦檜則禁私史。國朝原無此禁。亦不明許人者。所謂中道而立能者從之。聖意遠矣。

唐史記

有以一研示孫之翰者。索三十。孫曰。何異而然。曰。石潤呵之水流。孫曰。一日得一。燻燻直得三錢。此語欠雅。只云得水不難便了。公有唐史記七十五卷。取入私府中。間謂褚遂良不措劉洎。太子瑛之廢。由張說。張巡之敗。由房瑄。李光弼不當圖史。思明。宣宗有小善而無大畧。皆舊史不及。白首乃成。未以示人。文潞公執政就索。止錄姚崇論與之。後蘇內翰與李薦書云。錄示孫之翰。唐論僕不識之。翰見此書。凜然得其為人。

宋史

宋史列傳李綱至上下卷。猶可言也。李全亦如之。無乃太甚乎。三百年文物辱於胡元之手。真可浩歎。永樂中。編修周敏以為言。詔允自修。竟不克成。余初為史官。亦欲手筆削。另立一書。而不果。今老矣。無可望矣。

通雅小品

卷十八

二

代史雖不論可也。所當論者。宋與金而已。本朝平金在先。而事體輕。平宋在後。而事體重。宋之為宋。媿漢唐而有光。金之為金。比元魏而猶敷。宜有分別。附金於宋書。秦不省。深是之。而夷臣自相為力主之。搨不能違也。

不列監修官

錢若水字澹成。又字長卿。宋太祖最賞。若水監修實錄。有剛大號。叫不食。詔遣使送陵寢。參知政事。欲若水書其事。遺之詩曰。白麟未鳳且勿書。勸若書之。懲浮俗。若水不從。後奏若水成書。不列監修官呂端名。以為極美。若水援唐故事。有實錄不書監修官名。眾不能屈。

史難信

世言伯道無兒。謂無天道。夫避難時。子姪不兩全。棄子抱姪。猶曰念兒無後。不得已棄之。然子能脫縛。走至暮道。及獨不可并携去乎。又再縛之而去。則天性滅矣。其無子固宜。余謂此史臣描寫太過。伯道決不恨戾至此。甚矣史之難信。觀者不可不辨也。

信大節

無垢居士言。讀書改古人行事。既已信其大節。若小疵當諷而勿論。蓋其間往往有曲折。不能盡知者。如歐陽文忠公誌王文正公墓。言寇準就公求使相。寇公正直聞天下。豈向人求官者。若此類宜慎言之。余謂世間如此類甚多。若宋于京為要臨。當門下。晏公罷相。制有廣營產以殖貨。多役兵而殖利等語。亦未必遂真也。

龔影

古書中儘有龔影處。只如晉陵二字。從日從耳。真源賦便云。齊耀米平陽為父。鼠目日以光明。

儒禪演語

禪語演為寒山詩。儒語演為擊壤集。此聖人平易近民。覺世喚醒之妙用也。

訓註

秦廷君註堯典二字。至十餘萬言。此訓註之最煩者。如何傳得。

字法

尚書堯典連用六哉字。成湯禱旱。連用七與字。辰公問政。連用九也字。此歐公醉翁亭記與蘇公酒經所自助也。

通雅小品

卷十八

三

通典有本

杜祐通典。今行於世。凡三百篇。其先劉秩撰百家伴周官法為政典三十五篇。房瑄稱才過劉向。祐以為未盡。因廣其闕。號通典。然則劉秩開創之功。不可少也。房瑄用劉秩而敗。秩子玄之第四子也。安祿山反。楊國忠欲奪其舒翰。遣兵奪秩。秩上言。翰兵天下成敗所係。不可忽。房瑄見而稱之。其時兵勢不敵。二人亦無如之何也。

撰記

唐永徽以前。左右史惟對仗承旨。仗下謀議。不得聞。唐武后時。平章姚璩以帝王謨訓。不可闕。起居仗下所言軍國政要。宰相自撰。號時政記。以付史館。從之。璩字令璋。思康之孫。

平賊作記。始於裴肅。肅為浙東觀察。使劇賊東鎧誘山越為亂。肅引州兵破之。作記一篇。上於德宗。生三子。仲子即裴休也。休為相。奏宰相論政上前。知印者。次為時政記。所論非一。詳已解。畧他議。事有所缺。史氏莫得詳。請宰相人為記。合付史官。詔可。裴家父子。可謂詳於記者矣。

文選

文選所收多濃郁。蘭亭簡曠。自所不取。或曰。天朗氣清似秋。或曰。絲竹管絃四言兩。意諸公又曲為辨。俱揣摩之見。

文選五臣註。呂向字子回。涇州人。玄宗朝官主客郎中。以李善注為繁。自與呂延濟。劉良。張銑。李周翰等更為解。今稱為六臣云。

韓文

韓昌黎之文。本之於經。而得法於孟子。昌黎授之皇甫持正。持正授之來無擇。無擇授之孫可之。可之沒。其法中絕。後王臨川得之獨深。而邊幅稍狹。可之有集在秘閣。武宗時稍錄于人間。

文公佛骨表。自是事君忠愛之言。從福田利益上說。事暗君道理。當如此。嶺外與大顛往來。亦人情之常。何勞諸公苦苦逼拶。此際惟考亭最妙。考亭極重韓公。註經書外。便註韓文。故文公決當從祀。而議者異同。今且不復講矣。

攻佛者惟昌黎一篇。淺淺說去。差闕其口。故佛子輩恨之。至今嘵嘵若不共天。其餘極口恣筆。自謂工矣。味之。翻是贊歎誇張。却不為恨。

湯惟小

卷十八

四

退之肥而寡髮。韓熙載小面美髯。與載亦謚曰文。後人題像。遂謚以為昌黎。潮州韓文公像。狀如浮圖。此後人因公關佛。而故以此推之。以實大顛之說。郭青螺為字。易以木主。最是。

蘇文

東坡文字。至近日推尊極矣。在宋則朱考亭比之淫聲美色。蓋以程伊川對頭。故作此語。覺着成心。至葉少蘊何人。而亦痛詆。且引歐陽文忠為證。其誰信之。

東坡身上事。件件爽快。以程頤姦邪四字。見之便欲氣死。

浙文

浙之文。莫替於宋。都被四川江西奪去。至國朝金處諸公。關先王新建大振。此外如鄭澹泉茅鹿門。王敬所。唐一卷。張南川。許雲邨。徐子與。蒼白石。吳泉亭。田汝成。徐文長。或以理學。或以詩文。皆號成家。而近日余漢城孫月峯。亦鍾錚獨上。又如馮具區文集。儘簡質可讀。屠鱗真天才。駁發法度不足。入目斐微。久前少味。至如于忠肅胡瑞敏之奏議。雖不以文名。而大手筆。大議論。足蓋天下矣。澹泉之史筆。何減孟聖鹿門之敘事。庶幾龍門。今當以此說。為人所笑。要之後世。必有能評之者。

楚文

梅賾江天祥。與張姓者為仇。勒索拒捕。一郡大駭。欲請兵行剽。唐一卷。先生言於當。事與之約。就獄。死長。免其家。凡再三往。江信先生至誠。出就。無何倍約。竟斬之。滅其家。先生私撫枕哭之。作楚文。謝過。有云。我負伯仁。伯仁者。江之子也。江雖死。其名得先生而傳。死賢於生。可謂知所從者。至先生仁心。又活郡中數萬人。子孫必興。今尚式微。殆天之未定者與。

叙文首尾

王文格公作丙辰同年會叙曰。首某人。殿某人。此南宮之次。又曰某某。此應傳之次。又曰某某。此私會齒坐之次。甚得體。今則科名以殿為恥。齒坐以首為恥矣。公是年典試。會元陳瀾。狀元朱希周。皆蘇州人。在今必疑私其鄉人。生口舌。

啟戲

侯總戎。一歸家買田。于文定公作中。皆猶水不畔。訟於官。文定公作啟戲之。伏以龍踏虎尾。方圖東未之耕。雀角鼠牙。遊遠牙。堪為捧腹。未足介懷。恭惟大將軍。殿下。望振百靈。威宣九塞。拂衣玉帳。欲復夷安。夏之才。袖手青山。為問舍求田之計。本覓木麻之野。翻成烟水之鄉。汪汪千頃之波。惟見浴兒而飛鷺。開闢三農之望。虛聞佩犢而帶牛。已懸於雲中。尚輟耕於隴上。反勞訟。致見比追。陶令尹之西。蟻。孤舟可棹。王將軍之武庫。東矢何充。曾無批亢之能。可効弄丸之解。料無負三尺之法。律。亦何傷八面之威風。聊陳奉慰之辭。自釋作中之愧。

湯惟小

卷十八

五

文字簡古

國朝諸集。大約流俗者為多。其流稱簡古。惟崔仲見文集。盛行。次則蔡氏。澤有集。數卷。序全文。靖前後。北征。凡四百餘言。中謂宣王。淮北之伐。為定師。師定者。理。高祖平城之役。為漫師。師漫者。性。隋唐高麗之行。謂荒師。在注。王則亂。在英。王則性。宋太宗收復幽州。謂之棘師。棘則不支。我太祖為濬世之師。太宗為繼世之師。其題朱清花園堂詩。中二句云。可怪名花真勢利。東家傾覆西家去。大有清致。今之不為名花者。寡矣。

文冗長

文之長短疎密。各有體制。皇甫湜為裴度作福先寺碑。至三千言。其冗長亦已甚矣。事未必真。蓋後人欲誇潤筆之多。而曰字三。練何遇我。薄則其態可知。已凡讀古事。

當以時論以理推

楚志錄。至四千餘字。廣東志序。則二千四百八十四字。

文昭顧

做事文雖細碎。極要照顧。如賊得主人骨之曰。必曰事我富貴可得。而唐書張興傳作史思明語曰。將軍壯士。能屈節當受高爵。屈節二字。豈像思口中語耶。景文之病。大都如此。不直替易生拘而已。

有作李太白祠碑。而其言老杜曰。同於遇主。自足枋榆。避地三川。依人轉側。卑棲待哺。不異鴛鴦。猥云憂國憂民。許身稷契。浸假而當一官。受一事。即啜啜矣。蓋為夫文字中毀譽。幾已非汎罵。竟以譽呼乎。

嘉魚城記曰。上則洞庭。下則彭蠡。符在為警。縣當其鋒。猶孤注也。考縣境俯臨洞庭。而去彭蠡尚隔武昌黃州蕪州九江。凡千五百里矣。

造橋記曰。上控衡嶽。西館浮陽彭蠡之口。蓋不啻數千里矣。古人作文。約大而小。今之作。文推小而大。煩簡亦如之。此所以分也。

三品以上身後文字。于其卒。皆曰上聞震悼。甚至封君亦用此語。上果震悼否。其人

果堪震悼否

卷十八

六

果堪震悼否

某公作某尚書墓誌。所引前後諸大臣凡二十餘人。皆稱其字。夫前人有名者。尊之稱其號。或字曰某某先生。蓋舉世所共知共曉者。以為重。然不過間一及之。或引證或點綴。以盡文之變。其他庸庸者。即貴至三公。數至千百人。何足有無。而人亦安知某之為某也。

文淫妖

布衣王彥。字宗彥。有標行。為文本經術。會稽楊維禎。以文王盟四海。獨薄之曰。文不明道。而徒以色態惑人。媚人。所謂淫於文者也。作文故數百言。誠之。洪武初。召修元史。

文奇字

林銜子克相。閩人。與鄭善夫同時。銜為文好用奇字。令人不識。然字非素習。第臨文檢古書。日稍久。或指以問。銜亦不識也。此習於人。亦有始之者。不知文章古於意。官至御史。武林近時有虞淳熙。字德圓。亦如之。官吏部郎。隱西湖不出。

序文之多

沈靖峰太史文集。可二十卷。宏雅可頌。每卷有序。凡二十四篇。

河下足錄

一達官遇王敬美曰。尊兄文字佳天下。畢竟如何。漫應曰。河下足錄耳。蓋謂隨便答。沒甚緊要關係也。其言似過却亦切時病。

識悔

王弼州云。志表之類。雖稱謙。尚是仁人孝子一念。至於後進少年。偶得一二萬語。便欲據西京。超大厓。官評僅考中下。輒稱韓馮翊黃穎川。老而不死。多作誰語。畏入地獄。觀此則公之識悔已甚。而近日諸家文集。嘗有以自振矣。

換字

近日名家文字。多用換字法。其計無復之。則曰。但之。龜勉曰。閱免。尤甚曰。郵甚。新婦曰。新負。異曰。異。須臾曰。須臾。赤幟曰。赤志。又以殊字代死字。古稱殊死。乃斬首。分為二也。奉母改作奉妣。妣指已死者而言。

塑像藏稿

陸魯望建祠堂。塑己像。咸淳中有盛氏子。醉仆其像於水。腹中皆生平詩文親稿。

千字文

卷十八

七

千字文。周興嗣所作。周字思纂。世居姑孰。宿逆族。夜有人謂曰。子文學邁世。初當見識貴臣。繼被知英王。齊昌隆中。謝朓雅善興嗣。薦于武帝。法帖中有王羲之所草千字文。文帝患其不倫。命興嗣以韻語屬之。一夕成文。本末爛然。

百千萬姓編

今百家姓以為出於宋。故首以趙錢孫李。尊國姓也。我朝千家姓。亦以朱奉天運起文。然宋嘉祐中亦有千姓編。雁門邵思撰。漢穎川太守研氏復有萬姓譜。我郡凌氏因行萬姓統譜。

志錄集

夷堅志。原四百二十卷。今行者五十一卷。蓋病其煩蕪而芟之。分門別類。非全帙也。如博物志。止存十卷。此皆可惜。

牛僧孺撰玄怪錄。揚州脩改為幽怪錄。因世廟時重玄字。用脩不敢不避。其實只一書。且非刻之誤也。

李任道編書館二星集。以新安朱弁與宇文虛中同載。虛中仕金。而朱以死自字朱。

見之不樂。自為詩題。其後曰。絕域山川。飽所經。各遂歲晚。任飄零。詞源未得。宛三峽。使節何容。比二星。蕭蕭萬里。松漸弱。賢兼最倚。玉怪殊。形齊名。李杜吾安敢。千載公言。有汗青。木自金還。僅轉奉議郎。所著有曲。清舊閣三卷。其餘尚十餘種。

劉敞字原父。有公是集。弟劉劭字貢父。有公非集。嘗曰。是其所是。非其所非。非難。

書名先取  
王海一百卷。乃王應麟所集。王蓋取文天祥為狀元。亦名傑也。考之南宋。張融有文集。數十卷。行於世。自名為玉海。玉以比德。海崇上善也。凡佳名。率古人先之矣。

書已先做  
近年新安謝生。改三國志為李漢書。尊昭烈以繼東西漢之後。然先年吳中有德園吳先生者。挺庵憲副之父。以歲貢受子封。不任孝友。饒文學。亦竄定三國志。訂正統名曰續後漢書。可見好事。都有人先做去。其曰李。不若續為安。魏其名。陳氏對。此書

俞羨。長山人。刻類函百卷。其書盛行。然世廟時原有此書。乃鄭虛舟山人奉趙康王命。纂之。累年書成。而鄭卒于清源。其子獻之。得厚賞。不知視今書何如。豈有出於

湯惟小。品。卷十八  
藍而青於藍。即俞吳江人。鄭太倉人。紅線雜劇。乃吳中梁辰魚伯龍所撰。今時所用。不知胡德禮已先之。更勝於梁。胡南

京人。  
刻書以宋板為據。無可議矣。俞羨長云。宋板亦有誤者。余因故曰。以古書證之。如引五經諸字。字眼不對。即其誤也。今以經于宋板改定。則全美。余曰。古人引經于原。不求字字相對。恐未可逆坐以誤。俞嘿然。余謂刻書最重事。仍執習性。猶可言也。以意更改。書將何極。

碧雲賦  
宋有碧雲賦一書。宛陵梅聖俞所撰。碧雲賦者。鹿馬。杜憲太后臨朝。以賜荆王。王惡其旋毛。太后乃留之上。閣。遂為御馬第一。以其色碧如霞片。故名之。聖俞書意。言旋毛世所醜。而見貴。以刺范文正。文正博諸公。官雖貴。而行可醜也。其毀文正。尤甚。言文正附會。范仲尹。遂改姓名。相從。盡取其家資。及仲尹既敗。家破。卷不撫恤。又媚宰相賈昌朝。至呼其夫人為婆婆。大都皆不報話。一曰魏泰所作。

楊用脩博學。有舟鉛錄諸書。便有正楊。又有正正楊。辨則辯矣。然古人古事古字。此書如彼。彼書如此。原散見雜出。各不相同。見其一未見其二。闕然相駁。不免駁前人。暗笑。訂家之口。古考。

文人喜憎  
近代文集及著書。若雜志中間。必有所喜而褒者。又必有所惡而貶者。皆非公心。公論。察語下自見。文集自王陽明唐荆川而前。少此破綻。雜志則自古往往有之。惟吾鄉陳棟塘先生。見聞紀訓。李臨川先生見聞雜紀。絕無此弊。

字義字起  
慈翁韻書四象。旁字下注云。慈翁竹名。而不詳其說。按異物志。南方思牢國產竹。可編指甲。竹譜云。可桂介。是也。崔鷄詩曰。時一出輕芒。隨風落微雪。又李商隱射魚曲曰。思勞曾磨青石。繡額蠻蠻三虎力。是知亦可作箭。新州有此種。聚成琴。琴為。甲之具。用之頗久。則微深。當以酸漿漬之。過信宿。則烈復初。又作澀勒。東坡有詩云。倦看澀勒暗蠻村。

詩韻如迴游遊等字。皆不可同押。  
字書云。漢柳洛陽以大德王。為水克大。改為雉。此自無疑。楊用脩引春秋會雅。并左傳皆作雉字。以駁。是則然矣。然春秋左傳之板。豈刻西漢前者乎。至五代時方有刻本。安得不從雉也。

古法字作濼。爾雅翼云。以水言。其平如水。以鷹去者。鷹之所去。法之所取。鷹神和。不直者。昨不正者。即多也。御史冠鷹。亦曰執法。

元命苞符曰。刑者側也。說文曰。刀守井也。飲者陷井。刀以守之。割其情也。

倉頡制字。八人為公。益分人即公。非私外有公也。古人取義最簡而直。

樂記。擬雜于女。鄭注曰。擬當為優。孔穎達曰。擬雜謂獼猴也。謂舞戲之時。狀如獼猴。間雜男子婦女。無分別也。然則倡優之優。當作獼字。一曰。優者借也。謂飾他人面目。形色聲氣也。

貞元中。宣武兵變。執城將另之注。乃古瓦。即副字也。副一作門。

賦。鷹二字。為壯年。請官不永者言也。今皆樂用。如此類甚多。臨文者。忽諸。

唐人云。於字必無。今於字草作。如步字。始於何人。

禮為禮處為與為與。說文本字。棄為弃。鐵為飢。亦正文也。棄為弃。唐文。諱世字。飢字。飢人說飢。飢為

凡無妻無夫。通謂之寡。寡夫曰鳏。寡婦曰嫠。孟子。老而無妻為嫠。今人從之。未有用

大擊曰失。諸正鵠。小爾雅云。射有張布。謂之侯。侯中者謂之鵠。鵠中者謂之正。正方

二尺。正中者謂之執。執方六寸。今之解者。俱合正鵠為一。不知正與鵠。乃有分也。

索與繩一也。大曰索。小曰繩。空棺謂之槨。厥屍謂之柩。自換字之法。行杖柩。老改為

扶柩。而長年用帆。柩所呼為力索者。亦以為久新。改寫作力繩。柩則何屍而繩。則何

力耶。方言。凡葬墳者謂之墓。有墳者謂之塋。禮弓。古者墓而不墳也。非郭浮曹城碑。丘

墓起墳。蓋言丘其平墓而為高墳也。後世以墳墓混為一。遂疑其重複。改為丘墓起

墳。非也。韓文步有新船。不知者改為洗。朱子考異。已著其誤。蓋南方謂水階曰洗。音義與浦

通。孔戡墓志。善相至步。有下破稅。即以韓文證韓文可也。柳子厚錢鏐步至云。江之

詩。凡舟可廢而上下曰步。水經。轅水西岸有盤石。曰石頭津。步之處也。又云。東北近

王步。蓋齊王之渚步也。又云。鸚鵡洲對岸有床步。今河南有縣名城步。青箱雜記。嶺

南謂村市曰墟。水津曰步。曾步即漁人施罾處也。張勃吳錄。地名有龜步。龜步。揚州

有瓜步。羅合湘中記。有靈妃步。金陵圖志。有遊笛步。王微之遊桓伊吹笛處。溫庭筠

詩。要在金陵步。門前朱雀航。樹萱錄。載臺城故妓詩曰。那堪回首處。江步野雲飛。東

寶石二字。起新唐書歸登傳。

祝筆二字。起唐書劉琰傳。又見劉禕之傳。

唐突二字。起於南史陸厥傳。

僕遊。一作祿游。

債帥二字。起唐書高瑀傳。時裴度韋處厚為相。用瑀為忠武節度使。士相告曰。裴韋

作相。天下無債帥。

勝國二字。起於張養浩遊龍洞山記。

後亦壁賦結語七字。同李翱解江靈。止改一啟字曰開。

奔州巨言。深謂鉅斗二字。乃近時有稱名公集古文。題曰鉅文。此又斗之流亞也。

棘字之義。曰荆棘。為棘刺之棘。明矣。曰棘閉者。蓋取警急可屬之意。如云事棘。又

如兩兩束濕不可放鬆之謂。非謂王司吳薛。圖之以棘。限出入。而遂以名也。今之衙

門四牆。何處無棘。豈獨春秋二闢哉。前朝云鎖棘。放棘。甚無謂。國朝曰八簾撤簾

簾之中。曰簾內簾外。簾遠地則堂高。其事愈重。而意愈深矣。

漢文帝以日易月。原三十六日。其再期為三年。本唐玄宗始變為二十七。曰君臣同

之。唐之留守不許出城。此是何意。今之親王亦如之。同於囚矣。

唐書道御覽。起于唐韋處厚。

度僧道取資。起于裴兒。

諸王駢馬。起于魏少游。

布帛以濟西北。始於韓流。

五君詠起于張詠。詠蘇壤以感動其子。題。進言玄宗。得召還。其後祖之

至承五十。何太激也。

異服禮禮。起於裴幹。亦古尸服之義也。

列侯不世襲。始於唐。親王不世襲。始於宋。

走馬樓起于許敬宗。號曰連樓。令伎走馬其上。

以茶市馬。始於唐貞元。回紇入朝。

豫松丸墨。起于唐王方翼。此以墨寫書之子方翼少孤。母李被逐。居鳳泉里。執苦養

母。以墨致富。後為名臣。





福宮在都城朝陽門內不可言城東議以為本宮正在皇城之東非差也洪謨曰初  
論百官云文恬武嬉出唐懿宗平淮西碑文被韻府摩玉當作與字誤以為韓愈益  
言當時太平日久將相偷安嬉戲以致淮西反叛用嬉字為誤洪謨曰御製龍紋春  
景詩云昔耕歲歲來東序韻書云路南曰曰東東西曰曰今誤以為東序萬里郊坊  
晴暉望古云城外百里為郊郊幾十里為坊萬里郊坊是盡天下四海皆為郊坊矣  
議以為被部前注云路皆曰曰韓文亦有東序西陌又折字與幾字同周禮夏官  
內方千里曰國畿國畿之外又有九畿曰侯甸男采衛蠻夷鎮藩每畿東西南北各  
五百里則所云東序萬里郊畿皆是洪謨曰御製祭趙府儀賓崔瑞文營魂不爽祭  
都御史李侃文畫具不爽按韻書爽者明也又差也今言畫畫不爽則是魂畫不明  
誤以為不爽正不差之意詩小雅麥蕭蕭云其德不爽韓愈祭竹林神文云神無爽  
其聰明祭文蓋取諸此洪謨又言中庸合外內之道及金縢曲禮傳注翰字異字俱  
宜改誤以為合內外與合外內文義皆通其翰字異字官板原是翰字異字恐近時  
書坊私刊錯寫合行改正洪謨又謂先帝論議遊豫絕稱於田獵為誤洪謨以為  
為論語子絕四注云絕無之盡者蓋絕稱即絕無也論議實是稱頌先帝聖德殊

卷十八

十四

無改毀之意況論議係禮部掌行當時百官集議洪謨何不明言改正今既進呈乃  
妄行陳奏希恩於己嫁禍於人上曰御製文字既考據不差周洪謨偏執淺見且  
肆詆毀本當重治始貸之仍罰俸兩月

事起

請封孔子之後起於梅福

請歸文公配享太學自皮日休始日休推崇文中子以及愈闢伊洛濶闊之源其功  
不小

紙幣起於韓信後人用之引絲而上令兒張口以引內熱

漢制總度官為廉曰省分務而專治曰寺

鑿石窟為佛像起于魏高宗時與靈耀于武州塞山壁開五所佛像各一高者七十  
尺次六十尺奇偉冠絕

考亭常平義倉法雖師漢人意然其法實始于紹興庚子年樂清人陳光庭之集義  
倉

將領親兵起于韓魏公因好水川之戰諸將戰死麾下無敢者遂詠請自總管以下

各置親兵有差將赴敵死全隊俱斬故戰比有功西虜臣服今之家丁即此意邊將  
皆賴其力列郡施藥亦起于韓魏公

署書始於李斯

郡國立學設助教博士學生以次減始于北魏高允  
五五連坐起於北魏之高祐祐允之從弟也

唐時陳藏器著本草拾遺謂人肉可治瘡疾自是民間以父母疾多割股以進  
天子為臣下立碑始唐太宗之於魏徵題碑額始唐玄宗之於韓思復

糊名易書起于唐而李煇相肅宗大陳書庭中曰上選士務得才可盡所欲言由是  
士論歸美宋之制科用此例故得人最盛

去任官百姓脫鞵起于唐崔戎唐今遂為故事即貧醜吏亦用此法然必有名者方  
應脫鞵亦直道之未泯也

功臣賜號始於唐德宗奉天之後虛誕獲嘉苟悅疆臣以代爵祿宋神宗時罷之至  
國朝文武並用名實相稱居然華表可先金石矣

活板自宋慶曆間布衣畢昇始

卷十八

十五

鐵斛起于周文襄公後 朝庭下所在通行賈者作法不肖者守之何問君臣之有  
名姓字號

算子名胥餘 莊周字休 仲雅字執哉解者曰雅執食也 梁武帝法名曰獨磨  
蘇子瞻一字和仲 藏光本姓莊新野人漢時避帝諱改莊曰藏其妻梅福季如  
福又有女嫁徐道暉 壺關三老姓今狐名茂

蔡邕父名核母袁氏袁公妹耀卿姑也今傳奇作秦氏  
晉羊金之子逃患改為羊又改為秦豈因通瑯琊妃事覺破罪而子為此計耶  
幸姓甚少晉書有幸靈傳近時廣昌有幸節婦坐貞李邦極之妻

元次山之祖曰元亨字利貞全用易四字可異 秦官隱居年七十六卒門人私諡曰  
太先生用一字又可異

唐張儉之兄曰太師官至太僕卿典羽林兵三十年未嘗有過古之命名者不以國  
不以官不以山川今以極品之官為名殆不可曉

以古人之名為名不知者勿論乃知而故用之如吳郡陸氏兄弟蘇字韓卿韓字魏  
卿襄字師卿其義何居襄原名袁字趙卿因奉事者誤字遂改之改而又用尤可笑

苗晉卿子。發。聖賢垂向昌。稷望成。皆與帝王聖賢同。其僭竊者不必言矣。同后稷文武二王亦不避可異。

范希文少孤。從母適長山朱氏。即從其姓。改之名說。節度使朱慶軍始更名。遂其姓。暨陶。字粹翁。崇安人。元豐五年進士。初定陶第一。應唱者以陶音呼其姓。迄不應。乃以次名。遞唱。第。蘇頌云。當以入聲呼之。陶乃出。可見姓之平陰亦能誤人。道身之高下矣。

劉翳修云。近世士夫。多為頑鈍推魯。人所不足之稱。以自號。其說有二。一以矯俗。一附于老氏。後人多效之。然又有自道心事。如近日陶石簪之稱。乃真歇也。一稱大樣。謂多力能推動之故。以為號。要見綽號之名。已起於禁兵。

五代時。稱朋友曰周旋人。楊虎稱其妻曰鄉里。

白樂天稱劉伶為酒仙。稱蘇州為詩仙。茅鹿門稱韓信為東坡。為兵仙。文仙。

范文正稱御史為端公。蓋取。端。之義。今用以稱首按。蓋端按之義。

黃幹。考亭先生之婿也。先生行狀出其手。余見其手筆。止稱門人。可見師生之名重於翁婿。

農丈人  
余漢城高慈。給人以古文自負。稱曰農丈人。因以名集。致之張東沙。致仕歸。力農倍收。自署曰上農夫。張于余為同郡先輩。余蓋後起效之者。

名字互重  
吾郡蔡侍郎名汝楠。字子木。而沈大中丞名子木。字汝楠。沈視蔡為後輩。猶相及。居相去僅三十里。決非有意。其偶合也。亦自可異。

二王改名  
正統中。翰林編修有王振。司禮太監亦曰王振。振既陷。駕土木。王編脩恥其同名。請改曰洵。從之。時方有兵事。陞洵大理寺丞。鎮雲南。尋召入為庶子。成化中。編脩有王臣。江南買辦妖人。亦曰王臣。臣既伏誅。王編脩亦恥之。因奏臣名初誤犯七世祖諱。乞改名舜功。有旨。王臣名乃其父所命。何得犯其祖諱。吏部看詳以聞。於是尚書尹冕等劾臣名本父命。且授職。貼黃已定。輒欲更易。非惟有違父命。抑且頑瀆。聖聽。當治其罪。有旨。王臣無故攪本。當治罪。姑宥之。看來前之見許。必以直陳。而後則托言祖諱。文致參駁。不知是閩中所崇抑。當字英明。自能檢察。即今則一概

批此矣。  
呼名  
四友齋一則云。趙大周在內閣。日。如楊虞坡家宰。王南岷都憲。大周皆直呼其名。或以為言。大周曰。昔微生啟謂孔子曰。丘何事柄柄者。無乃為佞乎。當時人亦稱孔子之名。則我豈得為薄待二人哉。當觀雙槐歲抄云。王忠肅自總督兩廣。入為太宰。馬恭襄昂代公總督。後恭襄入為大司馬。忠肅猶呼其名。恭襄未嘗不敬諾也。乃知此事前輩常有之。不以為異。

楊虞坡為兵部尚書。趙大周方以南吏部郎中。陞南光祿少卿。嘉靖四十五年十月。虞坡改吏部尚書。此時大周以待郎家居。其年。穆廟登極。次年吏部題請錄用諸臣。大周與焉。起禮部侍郎。尋掌國子監事。則虞坡已一品。九年考滿矣。此時相見。恐無呼名之體。三年九月。大周以尚書入閣。十二月。虞坡致仕。相去僅三月。若大周即恃閣臣體貌。公然呼名。勿論虞坡不受。而大周乃狂誕俗人。何以為大周。明年大周致仕。與虞坡再不相值矣。何元則與大周相善。極言推尊。不知此語從何處得來。錄之登刻。夫聽言當以理觀。若書立言。何可草草。王益山呼名之說。亦未必真。一說曰。馬家莊家者。近是。

朋友間直呼其名。見于微生高。此亦前輩施之後輩。若等夷爾我之間。恐無此體。故曰。君前臣名。父前子名。非君父之前。自不得概施。鄉黨中。直以名呼。聞北方若江右。與近地新安有之。然對人而言。取其簡便易明。非坐次彼我。直致如此。改稱謂聞先翁之類。誠厭人聽。必欲稱名。非君父不可。或以行。或以字。古之人已行之矣。惟文字必稱名。庶後人觀者。易曉。故曰。臨文不諱。

大周起自謫所。改南吏部郎中。時周簡肅。延為南吏部尚書。謁見。周置席于左。拂衣。退出。大言曰。我不知吏部尊如是。杜門不出。聞之。當路。改南光祿少卿。始來。詢周。辭不見。趙亦不再往。堂屬自有體。安得有所挾。一切紊亂。夫是非曲直。可以抗論。即天子不避。而行坐隨侍之間。即布衣亦有定分。何況堂臣。大周此舉。吾未敢以為是也。

南小九卿。除國學外。凡遇大九卿。皆先下轎俟之。至亦下轎。街次對楫。俟大九卿上轎。乃上。大周既轉南光祿少卿。相過不下。對舉手而已。至今獨光祿用此例。餘則否。街次對楫。

南中下輪對揖之禮。想在前朝一時相知者。偶爾為之。後遂為例。最可笑。最可厭。六科易馬。直前而拱。自成化年間。給事中王讓始。因此得與公會。海忠介至南。獨不然。只輪上舉手。然惟海一人行之。諸公不盡爾也。繼之南中。優閒。日夕聚會。議論而之路。遂得一過一揖。為快。要未知大體何如。從時從眾可矣。

湧幢小品卷之十八終

祀神第一

太祖最度祀事。到任須知冊。以祀神為第一事。今官府位任。吏人先投須知冊。仿此各神俱存本號。而後代況加之稱。悉皆撤去。為之一清。其不入祀典。而民間通祀者。聽前代有毀法祠者。而太祖有舉無廢。蓋重之也。御製冊序云。五經四書。有志之士。固已講習。即繼曰。此書為官之要機。蓋嚴事神明。推崇經術。其聖不自聖如此。

大社取土

洪武四年五月。立大社廟於中都。命工部取五方之土。祭之。應天河南進黃。如浙江福建廣東西道。亦如江西湖廣陝西。進白如山東進青。如北平進黑。如天下郡縣。計三百餘處。每土百斤為率。仍取之名山高奧之地。世傳張士誠。築王府。取三無土為之。其與此相似。然張以便身。太祖以事神。築臺之土。必多。太祖以百斤為限。此與亡所由異也。

朝大宮

兩京皆有朝大宮。事天禮神。並為習儀之所。南建於太祖即治城舊址。景陽樓在其左。二門外。紆道在曲。最可善。北則宣宗八年。始卜築於阜城門之內。宮成。有景星之瑞。其規制宏也。勝於南。而雅秀則不。嘉靖中。陶真人請重修。輝映益加於前矣。

城隍

北京都城隍廟中。有石刻北平府三大字。此國初舊物。一老卒云。其石長可丈六尺。下有城隍廟三字。既建北京。理而露其頂。理矣。又露不知何意。後門墮十三省城隍。皆立像左右相對。其香大甚。歲每歲順天府官致祭。府尹可以配。都城隍則布政可以配。省城隍。勢位略均。而一坐一立。何居。豈幽明少異。而後門所製。或者後人附益。非經禮部考訂者耶。

再思在外州縣。皆有城隍廟。並不聞有各省城隍廟。即如江西城隍為崔嬰。亦相傳。舊說前朝及國朝。亦未嘗祀之。為省城隍也。然則都城隍者。乃都城之城隍耳。豈如都御史都指揮之云乎。其位次亦可辨矣。

明 胡上末國棟

洪武二年。應天開封。臨濠。太平。四府。除和二州。城隍皆封。正一品。各府封。正二品。州為侯。正三品。縣為伯。正四品。應天。褒。十有二章。開封等五府。州。及各府。九疏。九章。州。七疏。七章。王侯。公。侯。伯。侯。仍。遺。其。品。章。服。各。異。似。不。可。曉。豈。幽。明。各。異。獨。加。崇。重。與。

景惠殿

大醫署中。故有三皇小像。醫令。以便。宣奉。事。世。廟。從。侍。醫。之。請。作。景。惠。殿。令。大。臣。春秋。主。祀。事。殿。崇。川。士。儂。為。尚。書。用。侍。郎。王。希。烈。議。上。疏。謂。三。皇。繼。天。立。極。而。列。醫。師。之。中。于。禮。不。協。請。撤。祠。道。歷。代。醫。師。于。一。堂。院。使。以。少。牢。行。禮。報。可。

帝王廟

歷代帝王廟。塑像精巧。如生。光武。尚。尚。儒。者。氣。象。餘。多。雄。武。可。畏。嘉。靖。中。虜。患。甚。林。修。撰。姚。汝。題。點。元。世。祖。之。祀。其。言。曰。虜。子。大。戎。殺。深。于。劉。石。貪。劇。于。契。丹。暴。過。于。女。直。給。事。中。陳。恭。亦。主。此。說。上。疏。堅。請。且。謂。太祖。存。其。像。祀。乃。開。國。諸。文。臣。劉。基。等。中。元。進。士。受。其。養。養。之。恩。疆。假。元。以。帝。統。謬。與。元。以。帝。祀。以。掩。其。初。仕。元。之。失。入。謂。北。虜。方。橫。祀。胡。虜。之。君。何。以。崇。胡。虜。之。侯。看。來。元。世。祖。大。有。好。處。趙。氏。子。孫。不。殺。一。人。舊。臣。多。所。錄。用。即。文。丞。相。進。真。州。再。就。擒。延。至。數。年。以。星。變。方。就。僕。其。餘。善。政。種。種。可。錄。豈。非。夷。狄。之。聖。主。與。太祖。祀。之。帝。王。廟。又。立。廟。于。北。平。歲。時。致。祭。道。順。帝。之。諡。封。崇。禮。而。歸。之。每。曰。朕。元。布。衣。又。曰。朕。父。母。為。元。百。姓。受。其。養。育。吁。此。豈。腐。儒。所。能。覩。哉。二。公。彈。不。得。太祖。便。彈。劾。中。丞。嗟。乎。仕。於。元。者。豈。獨。一。中。丞。中。丞。亦。何。德。於。元。而。世。宗。方。議。禮。大。有。改。革。又。憤。虜。橫。議。行。所。謂。先。聖。後。聖。其。揆。一。也。

克廟規制

帝克廟。在平陽府汾水西。後。徙。於。東。南。唐。顯。慶。中。徙。府。城。南。有。地。七。百。畝。屋。四。百。間。中。為。文。思。殿。前。為。賓。穆。門。左。祀。老。子。右。祀。楚。霸。王。後。祀。玉。皇。總。曰。光。澤。宮。正。統。中。左。布。政。石。璞。郡。守。萬。觀。以。左。右。二。祠。不。合。經。無。撤。去。之。左。祀。舜。右。祀。禹。易。玉。皇。閣。為。執。中。閣。顏。光。殿。曰。廣。運。門。曰。俊。德。協。和。舜。殿。曰。重。華。門。曰。玄。德。禹。殿。曰。文。命。門。曰。祇。德。增。屋。五。十。二。廊。六。十。八。合。為。三。聖。廟。已。更。執。中。閣。為。殿。而。于。克。殿。前。為。閣。顏。曰。先。天。蓋。為。雄。絕。於。是。規。制。大。備。冠。于。西。華。然。前。人。祀。老。子。猶。曰。孔。子。嘗。問。禮。西。入。流。沙。不。甚。悖。也。至。霸。王。入。秦。坑。卒。縱。火。一。猛。悍。武。夫。而。與。老。子。分。東。西。且。上。配。帝。克。不。已。乎。石。公。之。改。正。足。洗。千。古。之。陋。方。議。興。工。一。夕。大。風。拔。木。積。廡。下。皆。棟。梁。材。也。人。咸。

神之

孔廟

兩京孔廟。各見志書中。萬曆二十八年。始。易。以。琉。璃。從。司。業。傅。斯。德。之。臺。也。曲阜。廟。于。魯。哀。公。十。七。年。漢。魏。唐。宋。代。有。修。飾。至。金。皇。統。大。定。間。制。乃。大。備。元。凡。三。修。本。朝。洪。武。初。改。建。國。學。於。鷄。鳴。山下。即。六。代。樂。遊。苑。故。亦。戰。場。也。分。為。二。東。則。小。教。場。西。則。學。基。學。舍。隙。地。種。菜。佐。飲。食。之。用。五。年。文。廟。成。上。視。學。釋。菜。七。年。詔。司。府。州。縣。衛。學。通。祀。孔。子。行。聖。公。賜。詔。如。一。品。法。領。大。成。樂。器。十。八。下。舞。用。八。佾。永。樂。十。四。年。撤。其。舊。而。新。之。以。後。歷。朝。登。極。遣。官。致。祭。成。化。中。加。建。五。十二。重。建。正。殿。恢。為。九。間。樓。閣。門。廡。皆。廓。其。制。弘。治。十。二。年。廟。災。學。士。李。傑。祭。告。登。幣。金。十。五。萬。守。臣。重。修。十。七。年。告。成。大。學。士。李。東。陽。致。祭。庚。子。春。余。得。祭。謁。簷。下。皆。盤。龍。雲。花。石。柱。壯。麗。精。緻。目。所。未。見。入。廟。清。肅。莊。嚴。遠。非。佛。宮。可。儗。相。傳。費。至。二。十。萬。萬。曆。已。卯。撫。臣。趙。賢。重。修。甲。午。撫。按。鄒。汝。璧。連。標。等。復。開。聖。城。重。門。以。闢。神。路。

祭用常服

歷代忠臣廟。皆。府。尹。致。祭。凡。祭。必。用。祭。服。獨。此。用。常。服。想。當。時。請。旨。未。下。府。官。草。草。行。事。遂。以。為。例。今。當。改。正。者。

不領祠祭

京師諸祭。皆。領。于。祠。祭。惟。嶺。上。馬。房。別。自。建。祠。以。元。旦。冬。至。聖。節。遣。內。侍。主。祭。光。祿。寺。具。品。物。不。領。於。祠。官。

許廟祭田

許遠字令威。世居鹽官洛漢里。許之後有名忠者。藏其謨。今見存。并新其廟。祭銀八兩。後減三之二。及括祭田。故所優以輕折者。並罷去之。萬曆十二年。忠訴於縣令陳某。為請于兩臺。得復。

螺磯

蕪湖江心有磯。磯上有祠。祠孫夫人曰螺磯。甚有神靈。孫夫人至此磯。聞先王崩。掩哭自沉。又曰孫劉有卻。夫人歸吳。舟後磯下。不忍見仲謀。遂切于此。夫人真烈丈夫也。蜀既不傳。吳亦遂謫。宜其為神。血食萬世。郭青螺權無稅。並塑先王像。改曰蜀望臺。

護法官

護法官。...

建陽縣橫山王廟甚靈驗。歲歲鄉人祭賽必用童男女。否則及厲隨起。宋紹興間。薩守堅入闕。至建陽。是夜橫山王托夢朱文公曰。廟久為蟒蛇所踞。逐年祭祀。甚苦。予之今。薩法宮。欲罪我。而重誡之。微惠先生一言。為此文公學中。問之曰。法官安在。曰。寓關王廟。宛蔡。次日往廟中。果有一道士。詰其姓名。曰。薩某也。文公具白其事。薩曰。先生說關即耶。姑見兒。比歸則廟已燼矣。惟有一大圓石鎮其中。今人呼為飛來石。是夜文公又夢曰。業家故矣。亡以為謝。此去禮國寺。風氣甚繁。可為宅兆。君其世世獲福。宜急圖之。後文公議建學其間。即今學基是也。

符神

符聖死于新平佛寺。見夢于寺主摩訶曰。改為吾宮。則已。不則盡廢居者。果死疫相繼。因共改寺為廟。遂無復疾疫。正月二日。民統祠以太牢。號曰符家神。

飛天神

嘉州開元觀。後周所創。本名弘明觀。隋大業末。方建大殿。殿西側飛天神。王像坐高二丈餘。坐二鬼之上。初。道士呂元。遂數夕夢神。從空直入。其形甚大。遂為此像。隋末多事。不果。就然靈應則多矣。太和。中。柱元。鎮鎮成。槐時。南招使沐源川。分道而來。檢

卷十九

我不備。欲取嘉州。去州四十里。忽大驚奔潰。州境稍去。有得與人。視候者。乃言本欲侵取嘉州。忽被賊偏山。兵士羅立。有三五人。金甲持斧。長二三丈。聲如雷。坐二鬼之上。度兵士直進。變遂驚潰而去。是日。蠻酋死者三人。始知為飛天神陰兵也。自是。郡中祈禱無虛日。有人將下峽。亡福於神。置塘水。泥波。清甚。同行之舟皆損矣。其人甚懼。見神人立於岸。如飛天之狀。使二鬼入水。扶舟。舟得無恙。開元觀之名。益著。觀在唐岡之上。下眺城邑。俯視江山。二水迴滄。眾善環抱。為郡中之勝。舊有高閣。臨崖。崇樓。切。刻。度。宏。巧。遠。近。稱。之。久。而。摧。壞。官。收。其。材。用。之。餘。者。為。馬。廄。有。門。扉。刻。古。且。堅。無。絲。毫。朽。蠹。置。之。木。棧。之。旁。既。而。有。光。炯。然。可。鑒。以。其。為。怪。棄。而。不。用。處。於。紫。極。宮。元。殿。內。有。小。赤。蛇。蟠。殿。門。楹。之。上。累。日。不。去。涉。旬。之。外。不。知。所。之。

鐘琴

鍾植之。養。其。言。之。最。詳。且。不。止。免。鐘。琴。而。已。隋。時。又。有。詹。鍾。琴。為。大。將。軍。大。約。辟。邪。之。神。隋。唐。以。前。住。住。取。佛。僧。鬼。神。為。名。琴。植。音。同。雜。出。俗。畫。鍾。植。戴。軟。角。巾。便。有。開。元。進。士。之。說。

猿仙神

猿仙神

韓苑洛為浙江會稽。王鎮守諸之。被遠時。山東魯檢。有廟曰猿仙神者。能預言人禍。福。官。校。孫。百。戶。等。渴。神。且。布。施。神。一。即。曰。汝。輩。非。拿。韓。會。事。者。乎。眾。曰。諾。神。曰。韓。大。村。官。好。人。浙。江。民。以。青。天。呼。之。王。鎮。守。無。天。理。也。我。近。日。來。自。京。科。道。部。寺。無。一。人。不。惜。其。極。世。界。如。翻。餅。時。當。不。久。此。人。異。日。當。大。用。爾。輩。可。小。心。待。之。眾。應。曰。不。敢。神。怒。曰。張。某。狡。猾。無。狀。不。念。爾。六。歲。驚。騖。子。兒。乎。張。股。標。叩。頭。蓋。張。年。六。十。餘。始。得。是。地。項。短。而。遇。韓。無。禮。故。神。言。之。張。大。驚。挾。其。曹。致。賀。自。是。待。韓。愈。恭。而。張。某。尤。甚。

霍廟池水

御史閻屠行邊。經祈連。暮宿山下。夜分聞金鼓聲。比曉。雪滿地。詢諸左右曰。山徑水滑。霍雪。馬不可度。山後有霍將軍廟。入朝祀之。廟下有池出水。若榴。梨。瓜。果。狀。眾。咸。奇。之。

舞陽侯

舞陽侯。樊噲。原。武。康。縣。人。從。母。李。嫁。於。沛。遂。為。沛。人。今。縣。有。舞。陽。侯。廟。其。靈。應。

衛公生日

衛公生日。安。吉。州。李。衛。公。廟。初。在。李。豐。王。岩。山。陽。上。方。寺。前。宋。乾。元。年。間。風。雨。暴。作。廟。移。於。山。之。東。即。今。址。也。照。寶。甲。寶。貫。石。於。廟。之。東。嘉。定。己。卯。隕。石。於。右。廡。下。元。泰。定。乙。丑。隕。於。左。偏。棟。宇。像。設。一。無。所。損。若。避。之。者。成。化。辛。丑。復。隕。於。後。殿。損。楹。之。楹。弘。治。初。歲。大。旱。邑。令。舉。神。禱。雨。雨。隨。興。至。頂。史。雷。滂。於。亥。晨。早。且。酷。熱。禱。於。神。神。額。有。汗。如。珠。拭。之。復。汗。雨。亦。隨。應。初。神。微。時。射。獵。霍。山。投。宿。宋。門。遂。有。乘。龍。行。雨。之。事。則。神。之。靈。異。其。來。也。遠。矣。每。八。月。十。八。日。相。傳。謂。公。生。日。眾。先。期。釀。金。真。酒。酌。宴。演。扮。先。代。人。物。鼓。吹。歌。唱。之。聲。晝。夜。不。絕。謂。之。李。王。會。

河神

金龍大王。姓謝名緒。晉太傅安僉。金兵方熾。神以威。憤。不。樂。仕。隱。金。龍。山。樹。蒸。雲。重。享。自。娛。咸。洋。中。浙。大。饑。損。家。資。飯。餼。人。所。全。活。甚。眾。元。兵。入。臨。安。擄。太。后。少。主。去。羨。不。臣。虜。赴。江。尸。僵。不。壞。鄉。人。義。而。瘞。之。祖。廟。側。大。明。兵。起。神。示。夢。當。佑。聖。主。時。傅。友。德。無。元。左。丞。李。一。戰。徐。州。呂。梁。洪。士。卒。見。空。中。有。披。甲。者。來。助。戰。虜。大。驚。遂。著。靈。應。永。樂。開。鑿。會。通。渠。舟。楫。過。洪。禱。亡。不。應。於。是。建。祠。洪。上。隆。慶。間。大。司。空。潘。季。馴。督。漕。河。河。塞。不。流。司。空。為。文。責。神。河。塞。如。故。會。司。空。有。書。史。以。事。過。洪。天。將。獻。

卷十九



遇伍伯。擒以見神。神坐廟內。詰問書吏曰。若官人。胡得無禮。河流寒亦大數也。豈吾為此。屬民為語。司空吾已得請於帝。河將以某日通矣。若書吏不從。當罰。書吏訴不從。受朴去。以告司空。已而河果以某日通。於是司空祇事神。益虔。

石像

晉天福以前。有巧工。來自雲川。見有石浮於水。歎曰。石豈真能浮乎。是必神使之然也。其夕夢一老人。揖而前曰。吾楚歷陽侯范增也。大功不成。邑鬱而死。未有主我祠者。附石以告君。君能留意。必有以報。遂取以為石像。奉香火。唯度煙隨風飛。直至蘭溪縣。止于崇寧之巖。邦人歸向。聚木石而成廟。題曰福祐祐蒼。王淮詩云。關中失鹿人爭逐。一去鴻門不可尋。千古英雄死遺恨。封侯廟食更何心。合第叶卷。陳孚之詩讀之。亦可悲矣。

荷石

邵仁安。睦之清溪人。貞觀初。與弟仁應。俱隱蟠山。誦道德經。深得真奧。而為神有巫何氏。虛譚禍福。惑人神甚。息之現形。以一木荷二大石。重各萬斤。至山之巔。折所荷之木。植于地。枝葉生焉。巫者驚走。人名其樹曰蛇錫。立廟以祀。廟前有池。歲旱。致

德。水湧沸山上。二石雲起。有蛇出于池。入廟升屋。雨隨大注。山下一小兒。失已三日。途遇老人呼曰。隨我閉目。勿得開。從之。聞風雨聲甚厲。少頃。撫其背曰。至矣。開視。果其家。曲卷中也。

老父指路

孫明。淮州昌邑人。李璣據益都。明被兵掠至鴻溝。去家三十里。年始十歲。兵以其童也。易之。明夜。依依亂行。有老父救之曰。兒但從吾指。以任。即至家矣。明如其言。走固隈。鹽場中。草深。滅項。而豺狼左右。嗥明。竟得還。父母亦避兵方歸。舉燈索明。不得。相向哭。燈忽作。復自相慰曰。我兒其返乎。不然。此花何微也。言未訖。忽聞叩門聲。啟視之。明也。急挽以入。初。父止生。明明之子。孫逾四十人。孫惟中。字伯庸。有孝行。廬墓。通書史。居家嚴肅。三子。長尚志。入國朝。為禮部主事。

神鬼所獲

趙尚書。祥符縣人。有異質。善賞識。正統中。錢塘子肅。患公謙。巡撫河南時。公謝政。家居。千數。造其廬。以前輩禮事之。甚恭。一日。公執于手。嚙之。出血。于即悟。泣拜請救。公不答。頃于出。其孫怪問曰。大人何啗于手。公憮然曰。于好官。惜不得令終耳。

公先為郎署時。一人犯大罪。死獄中。出其屍。實閉氣詐死也。越四十年。為司寇。其入復犯法。公一見呼其姓名曰。汝非某死獄中者耶。訊之。伏辜。人以為神。公在樞樞。母避龍。抱道林。莽間。有虎至。母懼。置公於地。虎執視而去。暑夕。寢營舍中。有狐。米麻葉作扇。扇呼曰。趙尚書。方昔。吾輩。救。彈。琴。耶。公聞之。益勵志讀書。顧度。崑山人。有孝行。坐事亡命。走西南。夷萬山中。經辰水。麻合山。烏江。紫柏。蠻洞。幾死。常有神人護之。自播州轉入丁山。山神夜來與語。貌甚偉。曰。吾姓。導。如。巴。中。巴人以為神。相與敬事之。居九年。救歸。時洪武三十年也。將渡江。又有戴笠者。若云。江不可渡。是日大風。渡者皆死。獨得免。永樂中。以人才徵。不就。

詩鎮

我湖慈感寺前橋。曰潮音。水清徹。有蚌浮水面。吐珠。人皆見之。每風雨。即有蛟龍來攫水。樂中。夏惠。噴。治。水。至。湖。宿。寺。中。夜。有。神。黑。衣。白。裏。牽。一。美。女。來。見。公。不。為。動。徐。訴。曰。久。在。於。此。歲。被。鄰。豪。欲。奪。吾。女。若。得。大。人。一。字。為。鎮。彼。即。懼。伏。永。不。敢。動。公。書。一。詩。與。之。中。有。蚌。傾。心。之。叩。神。拜。領。而。去。未。幾。公。至。吳。淞。江。有。金。甲。神。來。訴。曰。聘。一。鄰。女。已。久。無。賴。賺。大。人。手。筆。孤。塞。不。肯。嫁。請。改。判。公。張。目。視。之。金。甲。神。甚。怖。再。再。而。退。公。因。悟。曰。是。矣。慈。感。蚌。珠。之。仇。也。燦。於。海。神。次。日。大。風。雨。震。電。有。一。蛟。死。于。錢。漢。之。北。文。皇。方。有。偵。卒。報。知。及。還。朝。問。狀。對。曰。此。皆。陛下。威。德。百。神。効。靈。聽。命。臣。何。敢。與。焉。上。甚。悅。楊。文。貞。請。錄。付。史。館。上。不。許。萬。曆。己。亥。余。遊。大。和。至。荆。州。文。貞。六。代。孫。現。為。兵。使。者。對。余。言。如。此。

劉忠宣免難

忠宣公少隨其父廣。居官廣西。歸至赤沙湖。談。墮。水。風。悍。帆。滿。急。舟。行。已。遠。浮。沉。水。中。遇。漁。舟。掠。出。送。至。岸。已。半。日。矣。笑。未。會。試。場。屋。火。拳。垣。數。四。皆。為。後。人。搜。下。喘。喘。待。死。俄。若。有。人。推。之。上。者。遂。踰。垣。旁。一。人。夜。之。白。袍。問。其。名。居。不。答。標。衣。號。于。市。亦。無。應。者。

陸莊靜風火

莊簡公館于陶氏。夜夢三神。并火器至前曰。祝融將有所為。以公在。薄其罰。語畢。故起。公又力懇曰。第及三舍。不傍延也。翌日果焚三楹。嘗渡江。遇疾風。舟幾覆。公肅衣冠自訟。須臾。若有物曳舟者。抵淺洲。免。自是遂戒牲廬。

齊風救難

劉佐中邦縣人生五歲值歲山民有鬻美衣於市者大母以升米易之佐問易以何為大母曰將衣次佐曰今米與衣孰重亡米死矣夜何用諸大母大奇之奉母事諸弟北上渡江風佐年十五號且禱曰吾願代吾母醫諸弟死風益急佐將投于水舟人執之已風止復禱正德丁卯鄉薦解元部昇未冠登科有俊才劉瑾從孫女妻焉庚午秋瑾敗有司逮昇急奔佐匿之閱數月佐又置之他所或止之曰邵君托我者以我能活之也邵故不與理事我知之夫不權其是非之原而輕背其知直仁者乎卒脫昇於難

劉瑾為姪女求婚時有戊辰探花戴大憲丁卯陝西解元邵昇皆未娶談者爭以二人姓名進瑾曰吾關中人歸邵生其可若辭不得昇因閉戶絕人事瑾謝原以昇無所與事免誅斥為民昇字晉夫才調超逸能詩絕不以得喪嬰心年僅四十四卒眾皆惜之戴尤早夫均犯忌才之厄矣

神人救厄

金峯胡公有新主人甲戌進士能文章諸生時下帷嘔血甚劇夢黃冠假良背之命疾乃瘳每神其術秘不語人嘗自城南夜歸燈火相接及門聞無一人舟覆彭城賴

居人出之溺公問故則神人夙戒謂賢者有厄宜持句繡以救見屠者將解牛市而奉之守塚及公卒于黔牛不食也

初生時母毛孺人夢車駕臨其第方以鼻司入觀歲在癸未會廷議相壽有薦公習主則者受命往視屢賜御膳車駕之素其在此乎同時往者南司冠陳道憲通察畢子琦請改而禮書徐學讓不從止

解請成靈

徐楚淳安人為辰州太守甲寅疫癘大作公亦會懷恍惚覺身著金維坐殿上兩楹間瑞幢飄飄著曰成靈几前大鼎焚香黃冠在前問曰此何地我何在此對曰此城隍廟也郡人請公生為之公怒曰誰為此議我肯向汝作土偶耶道士忽不見瑞幢殿宇一時都淡盟曰士民皆早祈雨執牒請公署名公曰有如夢我當應禱纔出署大雨如注三日夜不絕疫癘頓蘇先是公以內艱歸過山東嶺有高孝廉爭舟志驚復舉大石擲公幾中額且曰異日見我廷請毋悔乎公笑而謝之後至辰州高乃補沅陵令辰之附郭邑也大為踴躍高頓頓愧泣公怡然答曰乃公吞雲夢者八願勿復言為雲南副使周鹿者廣西人有所親人周岐岳還家化術經歷死矣鹿謂其子

曰瀋廣萬里誰知而父死者以文憑假我之官所得與而共之鹿竟赴家化志意會墨居一年而以兵家有七人來鹿恐事泄飲之酒夜盡撲殺之燔其屍有未經磨者故識以密以告公公伴徽龍任事郡縣而擒其妻子訊即服捕龐置極典其人稱為神明子應義己丑進士參政

黃冠授藥

劉縵字斗山代州人也成化丁未進士理遼東糧儲逆瑾惡之械至京如干門那加重法嚴凡加者十餘日多死公如月餘不死時同郡王允庵以死侍側不去有黃冠者至遺家人一丸藥曰日刻一分食之盡則難脫公是日亦夢儂人自霄而下內藥口中覺來尚有香氣監守者俱言有老人送藥忽不見語喧聞上遣九重太宰張西麓來此見言之得釋為民張入言宜起用以示公道遂授監察御史朝野稱為鐵漢後陞衛輝知府長蘆都轉運使此一鐵漢既于瑾救于仙而又見知于瑾後之見知則又黃冠誤之也故官不甚顯

神示

任汝亮荷氏人進士戶部主事督餉彭城渡河登舟夫足墜汝陪僕自投下援之亦不復起日向舟人駭而語有頃與陪僕忽躍而出神色晏然或問公溺時狀曰若有巨木載者舟人以纜度水深百丈駭以為神知泉州府泉州昔早郡人占九鯉湖神示之須二十石至而雨公方入武夷縉紳有以夢告者疾行左右言夫于不利公策其馬曰農夫閉閭望歲所言不可以過今日脫有災太守任之至果大雨又三月狀兒入山中經一峽見石理若文字隱起試解讀之云巨雷關石神泉湧出見者神獲食之無疾以傳以頃良二千石郡人爭來觀有疾一飲立愈會內計中紫語左

神微

蒲州高嶽為黎平太守黠夷以藏西人不習土風畏而掠供張物嘗之截乃與杖械擊復奪去傳檄將吏悉收斬以徇夷眾噤無敢犯嘗閉戶臥漏下已三十刻有紅光奪目跡之責燭自然默善兵猶大也神其以示破乎部署材官乘馬厲兵履文據甲欽欽如對敵憂及痛怪之已而旁郡夷戕殺官長以叛臺檄調益兵討賊五兵蓋獲之後剽輕賊尋罷不用兵意曰是護我使僕僕道路士每兵頓不則受賊賄耳將甘心於罷者鼓譟踴躍而入左右無人也辟匿殿坐堂上以一吏侍胥之入意

氣自如徐呼而前以爾討賊乃自為賊耶吾實爾縛賊自效眾頓首願受約束倍日并行卒獲渠魁還報

斷獄

歸震川先生令長興村諱天於聽訟非所長有鄉家與媳姦為僕所見揮刀殺之知事不可掩入室取一牌殺之提一首赴縣告以殺之姦所欲脫已罪備大雨沮城外其夕先生夢城隍神告以殺死本末先生衣坐堂上其人携二首奔入未及言先生大呼曰賊賊汝殺人如是如是遂伏罪眾咸以為神自後無敢欺者

却美

吳猷新喻人任兗州府通判庫吏楊福以羨金千餘兩私猷取之猷不取後十年其子總稅赴京舟至蕪湖焦磯觸石破賊金沉于江者五日詰旦家僮狂叫曰我焦磯神也汝父猷不取充藏金今所沉者種是蓋以長綆繫鐵鉤曳取之心獲也如神言果獲同事者亡神效之僅出空囊焉

王春元

王命河間饒陽人游沈大澗水及城不浸者數版有婦人呼于市曰必王春元祭之

卷十九

十

時鏡有兩王春元問主名指曰君也殺柱為文登城望祭祭畢而水落遂不為災或問以故婦曰渠東斗星也望日復問其婦憤然不復憶矣人咸異之後為鳳翔知縣潔己愛民秋禾正茂忽有蟲如蠶而微小色正黑緣苗食之徧四境皆然百姓奔告即為文率眾禱於神詰朝而蟲跡如掃竟亦莫知所任士民為圖頌之嘗以治邑勞瘁成危病醫藥罔效夜夢梓潼神告之曰服補心丹乃愈覺以語醫醫言非對證藥已之既復夢如前即和而服之遂愈

青衣持機

嚴天祥朝邑人為絳縣知縣恒以役至夏縣道經傅說祠側嚴必入拜徘徊瞻顧有曠世相感之恩焉一日復過廟有息不得入拜想其側短亭中坐見二青衣持機伏堂下白傳水相要公嚴謝不任顧左右賜使者食左右實無所見以為嚴作鬼語然不欺語第應曰食使者矣嚴乃語二青衣還報傳公異日諒我為御史乃任言記就寢頃之驚呼左右大驚汗出述夢中事左右白云自未寢時有之非夢也嚴默然誠左右勿泄及甫為御史極譽鬱不樂卒其後從人始言之

易榜

俗尚禱有白牛廟者民競誇其故以為神戴繁為監司行詔見之曰此必伯牛廟之說也遂命易其榜禁民無得淫祀其中眾初以非其神謹之後復斷碣於地果立以祀伯牛者遂皆服公明見

焚像

陸鈞為貴州副使嘗行一山谷中鼓角不鳴軍皆行疾走怪之左右對以霸王神最靈人輒避不敢犯公毅然曰有是哉入而見其像費費令軍人持一像以行及下車軍且以像俯地呼而請罪公曰是何感人之深也焚之無能為故

心計得情

成南玄賢為歸安知縣民嘗夜被盜未曙成謁廟出河側聞舟中密語云某之盜賊某所不識有司能覺否大且明道人獲盜賊來具如所聞被盜家猶未知也素有心計善劇真能持小物得人情實有蕭總管祠甚靈且廟左右欲詛有司輒先賽廟廟壯麗特甚一日遇之值賽期入廟中列賽者階下諭以禍福恐其不解等之曰夫久不雨若能禱神得雨則善不爾爾且罪不赦也昇木偶道橋上竟不雨况之水久數日舟行忽木偶自水躍起舟中侍人失色走曰蕭總管來蕭總管來成笑曰是未

卷十九

十一

之共也命整舟側顧岸傍有社祠別遺點隸易服入祠戒之曰同水中人出械以和已而果然蓋諸賽者賄沒人所為也遂焚之

井神

青溪縣仁福鄉聖井相傳宋初有郭巫祈雨井上忽墜所吹白牛角巫投取之遂墜井初不覺既而見水中有一老翁坐侍衛森列置所墜角於牖間巫進請角翁謂曰早乃天數非吾獨專小民不修誠動天而晝夜盼井何為故奪汝角巫懇請不已謂後不復敢盼井翁命還之巫得出衣巾不濡後再早巫遂前說吹角井上角復墜井巫取之溺不復出踰五日屍出山前潭水上僵坐不仆漁者推赴長流旦視坐如前如是者數四屍竟不亡亦不朽財是夕見夢於鄉人曰吾郭巫也向再入井見龍謂數入冥間不令出既因命我手祠出屍以見異我嘗為鄉人勸營者今神有後命而數數苦我奈何鄉人往驗之信為巫祠凡有禱則應

竹神

陳淳為閩錄事死之明年其哭之曰君平生以剛直稱今以讓地逾年何寂然耶是夕見夢於妻曰吾不知死聞卿言方悟吾當報讐然公罪非可卒入卿為我所究吾

當隨之明日真住新至縣。遇一羅史於橋上。擊其首。即仆而死。及入凡吏言。官公者。以次十死。八九惟二吏奔至臨江。得免。王整裝。裏有記神墓前。忽有竹二根。從樹柯中出。眾以為異。因為蓋竹神祠。

石虎神

青州石虎山。臨海有神廟。甚靈。刺史王神念。以祈禱感。殿前樹上有一大蛇。長丈餘。及夫撲打不能得。走入海水。時陰于春。為東莞太守。學人通名請見云。有人見若。破壞宅舍。無所托。欽君厚德。欲慰此境。于春。空經二日。知其事。甚驚。以為前所夢神。因辨性。請召安置。一處。數日。復夢未衣人。陳謝云。得君厚惠。當以一州陳謝。于春。心喜。供事彌勤。果以功。授南青州刺史。又遷都督。秦梁二州。神信有靈。遂于神念祠。于春。辟之于人。遇合乖違。各有緣分。

保障為神

吳江縣黎里秦氏世素封。行善多。以贊得官。其始祖。當宋季之亂。集鄉兵自保。寇不敢犯。依以全者甚眾。詔授護民太尉。沒而為神。祀之至今。改五季之末。民間聚兵保鄉黨者。率稱太保。故有過地太保之稱。宋末則稱太尉。非實授職銜也。中間有豪

湯懷小品

卷十九

傑有。湯懷。江左以來。愛傑最著者。程忠壯公。次則秦公。觀其能陰及後人。則當日行事。大略可知矣。

石吞為神

瓊州臨高縣四十里。有昆邪山。建武二年。村民王氏者。二人。長曰祝。次曰律。與鄉人王居。獵于山。憩石上。祈為石所吞。居。三引刀不解。祈被吞。未盡間。忽作聲曰。我為昆邪天神。隱此石室。已後可以純白三牲一祀。我言。遂沒入石中。不復見。宋靖康間。逆酋王文滿。煽亂眾。聚共攻臨高。民受荼毒。無能禦者。吏民乃禱之於昆邪神。須臾。蜂蟻滿空。肆毒行。羣盜奔潰。民賴以安。並神其祐。

神燈廟

姚江有神燈。每歲春月。初昏無風雨。遠望火光。數點。起自大黃山。東嶽廟前。已而跨江南北。散漫數十百點。多至萬億。燦然若繁星。明滅聚散。參差不定。新移而西。至夜分。隱隱向白。山俗傳。三月既望。為嶽神誕辰。此其下降之徵。然請書龍山上者。言不特春季為然。凡遇天氣鬱蒸。往往有之。第早處不見。如登山絕頂。見江南。適屋皆赤。即環山半。亦是。甚有人坐樹下。俟樹如疏。至集人衣。拂之不去。西門秦神廟。

俗呼秦九郎。王併同其子周舍。史舍。周生時。館於外。歸而經其地。嚴氏為其雞。秦周。怒何為。以骨飼。秦曰。肉也。拂家。以祠神。竟不食。歸告其妻。具湯水。吾將去。為秦郡王子。浴竟而逝。史名自。年從學。舍。誦途。過一丈夫。鬚髮甚偉。曰。豎子。而非史氏子。乃郡王秦氏子也。史驚懼。歸告其母。夕發寒熱。語若神。授克。傳邑人十月間。具旗傘鼓樂。昇秦神。及二舍。迎于途。至秦巷祠。而返。咸以為常。

丹臺記

蔣壽。字仰仁。其先宋侍郎。堂守。蘇。遂占籍。長洲。父原用。要武功。伯徐。有貞女。而生公。原用。登進士。出知樂亭。政於官。壽尚學於母。未育。既育。旅。紹。七。月。母。始。扶。欄。歸。少。頤。培。五。歲。母。口。授。小。學。即。成。誦。十一。善。屬。文。時。出。驚。人。語。選。隸。學。宮。十。四。應。都。試。金。陵。文。舉。馳。公。卿。間。又。三。歲。而。卒。當。未。卒。時。嘗。夢。上。帝。召。為。丹。臺。記。以。母。老。辭。不。得。錄。而。秘。之。梯。指。劉。姓。入。其。齋。符。所。為。辭。帝。文。以。語。母。母。惡。之。抵。于。地。然。竟。不。見。也。初。母。在。箬。流。惚。見。道。流。三。人。入。房。頃。刻。聞。夫。其。一。即。免。身。常。以。為。異。徵。及。卒。後。母。甚。悲。著。哭。子。詩。十。三。首。聞。者。莫。不。頌。淚。母。又。夢。壽。來。言。我。之。帝。所。善。樂。母。問。其。死。狀。壽。曰。兒。死。從。首。上。以。徑。兒。雖。死。不。滅。不。散。也。至。嘉。靖。中。陸。詹。事。深。死。三。日。而。蘇。既。語。其。子。

湯懷小品

卷十九

撞曰。取筆記我語。我病漸時。不見若輩。覺身坐廳事。有黃衣二人。跪於庭云。奉大王命召公。余方欲置對。忽身已坐輿上。黃衣前導。隨者數十人。皆舊隸物故者。余心甚駭。與北行如飛。至一城。黃衣跪請曰。當去與從。頃刻間。已失。與。兩人。挾而起。足不著地。至一城。黃衣又跪請曰。請改服。不覺已易衣矣。又良久。抵一城。甚高。樓櫓皆如京城。制可十餘里。至關門。門數重。大殿巍然。有王者冕旒坐殿上。一黃衣先入。唱曰。奉命追松江陸深。已至。王起坐曰。入之。余從東階。下北面。王南面。字呼余曰。子淵。識我否。余曰。殿下莫非當年將壽耶。蓋余為諸生時。相習。即從者呼之曰。奈何。犯我王諱。王曰。此我故人。無迫之。王曰。子淵。爾官應居一品。壽應登八十。以犯三大罪。十二小罪。故官降三品。壽減一紀。是年。余方六十八歲。聞是語。駭曰。深得無死耶。王曰。非死何以至此。因命吏。取唐事簿籍。視須臾。吏持簿至。余閱之。見平生所言所行。無一不記。其末。以宋書總核其罪。余因。王。幸念風。昔。使。得。畢。其。壽。命。王曰。此非寡人所待。專也。主在。高。寡人。為。故人。受。罪。姑。假。以。兩。俾。治。後。事。其。母。為。子。孫。計。命。黃衣送之。出已。出門。復呼入曰。若。茲。來。也。於。地。獄。無。何。以。警。世。保。黃衣。又。導。觀。諸。獄。景。哀。其。慘。目。不。忍。視。狼。狽。而。走。至。街。衢。所。見。冠。蓋。往。來。如。長。安。道。上。皆。朝。士。久。沒。者。

咸下車與叔黑匿而不出。出城從高原上行。久之甚昏。忽見一燈微明。既近則其危  
卧於床。心息。黃衣推之使附。乃蘇。又兩旬。而黃衣復到。詹事遂長往矣。

神惠記

葉先生朝榮。號見山。少師臺山公之父也。中年得奇病。病不知所由。亦無他苦。第  
不能睡。每睡欲合眼。則背蓬蓬然。動如斗大。漸縮至背心。僅如錢孔。則湧起醒矣。  
以此三年不成。遂骨立。延醫診之。醫不能名其病。弟見其骨立。則以為損也。用參  
苓諸藥補之。愈補愈甚。且將就木。父憂之。遍訪名醫。得十八。莫適與也。則具十人者  
名。祝于鄉祠。女神劉夫人者。故舉而笑之。良者陽笑。否則陰。十笑皆陰。大驚。吾兒治  
哉。其不可藥矣。不然。何十醫而無一良也。家人相對涕泣。計無所出。先生忽見一人  
星冠道服。自空下。拊而告曰。君何病。服越鞠丸。愈矣。遂儵然去。異之以詢醫。醫曰。方  
誠有之。平平無奇耳。安能愈君。君病久。恍惚何言神也。問方載何書。曰在丹溪心法。  
問何藥。曰瘡藥。先生瞿然曰。得之矣。住余再喪妻。四喪子。復喪妹。最後喪母。骨肉之  
痛。連綿不絕。哭泣悲傷。五夜竟結。今茲之病。由醫生也。神告我矣。遂合一劑服之。即  
成寐。再服則通安矣。三日而起矣。友人來問病者。皆大驚。謂君遇茅山道士。授還

湯性小品 卷十九

十四

魂丹耶。何起之。駭也。遂離錢。具餅餌酒果。羅展中。為拜答神。時已甲夜矣。忽爐中  
有火。焚焚如炬。光耀一室。友人皆見之。先生喜。占一聯曰。危而安。方識神功。廣大微  
之顯。莫言陰。陰救虛無。更十年。讀書三山。忽一夜。前神復到。語曰。君何尚留此。其出歸  
謀避。後時。侯已遠去。鄉人安居無恙。殊不以為然。第念神貴者。救於垂絕。今豈我誕  
耶。因五鼓就寢。侯步疾走二百里。以夜分抵家。明發即欲行。而家人及父皆不。以  
告鄉人。鄉人咸擁。請其駭。不得已。留二日。竟強父挈家去。止東城。未十日。侯以風  
便突。到鄉人不及避。誅殺慘毒。至有一家無唯類者。而吾家幸完。居東城。數載。侯難  
平。與家人浮海歸。故居。葉登舟矣。神復來告。不利。意雖信之。而難於易舟。適有友人  
王敬軒者。亦以避侯。浮海歸。初附其舟。先生從之。方有所待。未即解纜。而前舟先發。  
不數里。颶風作。覆其舟。舟中人皆葬魚腹。遂得俱免。惟神救者三。皆大難。大厄。心思  
意想。所不能及。

先生弱冠時。肄業三山之開元寺。社友十餘人。過之。送于寺門。至鐘樓下。一老人年  
可九十餘。野服倚柱。立視而語曰。在相法。君當刑四子。時猶未要。心息之。又曰。無溫  
也。子雖晚當貴。又曰。功名竟有。速速。時方年少。氣銳。謂一第可立取。聞此。愈怖

然趣出。老人復笑。挽曰。更有一言。門下多賢士。諸所言皆怪。默然怪之。他友人。其  
善相人也。問焉。俱不答。再訪之。去矣。詢之僧。僧曰。無有也。越一歲。先生始婚。連產俱  
不育。已未少師。先生年四十五矣。為諸生。累舉不第。試多前列。而不及饑。已丑京  
口。姜先生試首。年已五十一。心念已老。即餽無益。力讓次者。姜先生不可。乃受餽。成  
辰。穆皇登極。詔選士。元太惠。遂得與。籤試復不第。久乃調除。得九江別駕。鬼  
肅于齋中。不為動。齋故戰場也。芟而闢之。產五色芝。滿六載。移守養利州。州治深入  
蠻夷中。拮据三載。欲歸不得。卒于官。老人所謂。邊豈不信。說方。常學官。家貧。歲常  
就塾。弟子有聲。厚序者。至二百餘人。登科第者。費不絕。在官時。延接諸生。教以經  
義。多成名。而瑞昌科甲。厄且七十年。署邑。試士。首拔李汝祥。其年遂舉于鄉。門下之  
多賢。亦不虛也。而當守養利時。少師亦舉進士。官翰林。細思老人。邈遐數言。盡平生  
無一謬者。曩已卯歲。以攝郡代太守入計。遇香風。鑑者。謂先生有道。前當遇其人。驗  
矣。

神術

賀朝用。綿竹人。少遇異人。授神術。百不失一。然深秘之。一假於相。有官將赴滇。別其

湯性小品 卷十九

十五

署事。判判溫君。而溫請曰。先生遠行。何以教我。應曰。祖公萬福。但三日後。州前有  
小變。當流血。溫大駭。徐曰。勿憂。非州事也。越三日。番人節搆爭於州前。果刺刀。馬。卷  
景東曉。滇南大旱。巡撫見吾陳公甚憂。召之相。君曰。須董太守至。乃可言之。陳曰。吾  
為一省主。顧不如郡守耶。對曰。不然。方今旱災。惟雲南一府。公之所轄。廣矣。何可占  
陳然之。從太守至。至。視之。曰。喜可賀矣。本月二十一日。戌時。雲當合。有微雨。二更雷  
大鳴。黎明。雨如注。非三寸不止。至期。言無一不。陳大奇之。以書薦於劉巡按。劉見  
之。曰。吾雅不好星相。無已。姑視我子。察之。曰。甚佳。名列賢書。第幾已。而果然。其術多  
如此。後以任事。為人所嫉。搆下獄。歎曰。數也。遂自引決。先謂其子曰。子亦不死。後妻  
亦從之。

將侯授矛

劉白川。景詔。在軍中。學建業。將侯。從空。授以大八蛇矛。盤舞如飛。其卒也。夢將侯以  
天樂來。迎凡文臣。立軍功。神相之。要非偶然者。

朱書

邢知約。臨邑人。有度量。俗忌三足蟻。見者不祥。邢幼。從羣兒之塔。獲蟻。割搗良久。

釋之卒不為然一日雷電風雨晝晦有神人長十餘丈冠黃金朱衣白蘭兜物從之百數度幢鼓海震耀耳目那匪淋下神人曰當生者生當死者死君何藏之深也示之符籙象子隱隱見若言貴壽考大昌厥後者指有謝曆三日流黃氣滿室中朱書龍蛇狀盈几不可識夏日與友之宿安店月明熟臥忽有聲若雷從地起友人墜榻下那匪自如

假神

平湖金員字汝燦為人朴而迂家頗裕人有稱貸無不與人既不復還彼亦不復取坐是家益落一日其孫病求護於所謂朱八官神者據其有賊數人打門而入則自稱朱八官至矣見其燈燭焚燼則以為朱八官神靈顯應若此賊入卧內挾取衣被其妻以為神急其夜之穢也則呼曰朱八官我反非潔淨者不須學去及賊倒囊運糧和心竊賊之比去家一空始知其為賊矣年八十四已見曹玄孫行動飲食如壯者其壽益未量也天其或者有以補之

假妖

王海日華少時邑中四春里兒皆敬呼出觀獨安坐讀書不較母岑太夫人謂曰若亦皆注視乎答曰觀春何若觀書太夫人喜曰兒是也各言候矣年十一從里師錢希龍學初習對月餘習詩又兩月餘習文數月之後同學皆廢業擁觀獨據案朗誦若無睹吳之曰或終吾無以教爾矣然令呵殿到塾同學皆廢業擁觀獨據案朗誦若無睹錢亦之戲謂曰爾獨不顧令即謂爾偈做呵責及爾且奈何答曰令亦人取視之美為我方誦書恐彼亦何詞呵責哉因語父竹軒公曰公子德器如是斷非凡兒十四歲時讀書龍泉山寺舊有妖等富家子數人豪俠自負莫之信素侮寺僧移入信宿妖作多有傷者寺僧因復張皇其事眾皆失氣狼狽走歸公獨留居如常妖亦旋止僧咸以為假妖試之每夜必輒登屋號嘯或投瓦石撼卧榻或乘風而雷電之知奪學門境僧從屋隙中窺之方榮燈端坐神氣自若輒私相款異然益多方試之月餘技渾因從容問曰向妖崇諸人皆被傷若爾獨無恙乎答曰吾何恐僧曰諸人去後若更有何見乎答曰吾何見僧曰此妖但獨犯之必露怪狀求勝若安得獨無所見公笑曰吾見數沙彌為崇耶諸僧色動疑其事因伴謂曰此豈吾寺中亡過諸師兄為崇耶公笑曰非是乃見現在諸師弟耳僧曰君宜親見吾儕為之但聽說耳華曰吾雖非親見然非爾輩親為何以知吾之必有見也寺僧因具言其情且笑且

卷十九

十六

亦皆注視乎答曰觀春何若觀書太夫人喜曰兒是也各言候矣年十一從里師錢希龍學初習對月餘習詩又兩月餘習文數月之後同學皆廢業擁觀獨據案朗誦若無睹吳之曰或終吾無以教爾矣然令呵殿到塾同學皆廢業擁觀獨據案朗誦若無睹錢亦之戲謂曰爾獨不顧令即謂爾偈做呵責及爾且奈何答曰令亦人取視之美為我方誦書恐彼亦何詞呵責哉因語父竹軒公曰公子德器如是斷非凡兒十四歲時讀書龍泉山寺舊有妖等富家子數人豪俠自負莫之信素侮寺僧移入信宿妖作多有傷者寺僧因復張皇其事眾皆失氣狼狽走歸公獨留居如常妖亦旋止僧咸以為假妖試之每夜必輒登屋號嘯或投瓦石撼卧榻或乘風而雷電之知奪學門境僧從屋隙中窺之方榮燈端坐神氣自若輒私相款異然益多方試之月餘技渾因從容問曰向妖崇諸人皆被傷若爾獨無恙乎答曰吾何恐僧曰諸人去後若更有何見乎答曰吾何見僧曰此妖但獨犯之必露怪狀求勝若安得獨無所見公笑曰吾見數沙彌為崇耶諸僧色動疑其事因伴謂曰此豈吾寺中亡過諸師兄為崇耶公笑曰非是乃見現在諸師弟耳僧曰君宜親見吾儕為之但聽說耳華曰吾雖非親見然非爾輩親為何以知吾之必有見也寺僧因具言其情且笑且

謝曰實以此試君若天人也其時福德何可量

精爽

梁觀字大用分巡湖州廉介剛果決獄如神會天時久旱觀齋沐禱神雨下如注于官潮人哀思之塑像于韓山書院祀之觀雖沒其精爽不迷有折輒應同厚謝為御史時領兵平百家于湖夜宿行臺每夕戶猶無風自擊扉坦然不之疑一日晨興守門練卒不來請鑰怪問之守者曰昨夜明公衣內衣往來中道提鑰將門盡開若有沉思者時月色淡淡某等子冒隙見之第無命不敢出耳某知其為觀之神也恐諱卒驚給之曰是我是我一時失記矣至夕鑰擊如故某乃默曰某奉命來靖一方以大用平日之志當加陰相使公私皆美何作此態以相恐又默戲之曰大用博我莫耳聲遂息明日具牲醴即書院以祭其後凡有捷前為必夢與之微笑如生

馬駿解州人與其兄王燕譽張地館地卒而無子為買地以葬仍以居授其姪後為松江同知背疽幾危一夕夢地來視疾明日尋愈人為地之冥祐地初為行人使蜀館稱多怪人莫敢居徑入因夜坐觀書忽壁上如人持挺而擊者三觀書如故不為動居大處慮中格不扣自鳴燈下見識影如斗亦處之如常崇弗能干自松歸渡江會大風陡作舟師震懼無人敢從容仰天祝曰吾平生或欺君虐民舟當沈否則風亦當息此須自信得過方敢如此俄而風恬浪安須臾數百里矣

卷十九

十七

陸道判嘉禾人洪武初遊遊姑蘇得一廢宅先是居者多祟遂以微價售於陸始居之張燈夜坐堂中有二女笑語於前陸知為怪叱問之二女曰妾乃大青小青也言訖躍出陸急飛劍擊之若中其臂沒早視劍處庭下有大小冬青二樹因斧之其聲錚錚啟下一石版版數雙滿貯黃白陸遂用鏡富後贊沈氏生萬三為江南富族之甲已皆籍沒於官焉三名考

李瀚沁水人為樂亭知縣邑門外有古木數十章作葉史茲土者多病死人為危之公一日毀臺斬木得朽骨若干令野瘞焉竟亦無他後為南京戶部尚書

熊神光州人少年嘗南園同事十餘人忽睹絕色如五松樹上眾皆錯愕神略不為動女奔滅遂以刀刮樹皮書曰作怪風雷滅成形斧鋸分明日夜半雷劈之後官南戶部尚書卒武宗時已得恩與世廟立夢稱臣南京戶部尚書熊神見明日咨大臣稱其丰衣峻履賈開老南鳩以先朝名大臣對再賜祭不但懼鬼魅且聲靈通



帝座矣

孫繼先孟縣人。以御史慶居。嘗乘馬之里社。逢路人指公前有緋衣婦人却行去。曰：孫御史來。吾不敢過孟縣界。公馳馬即之。入於牛羣。道不見。明年民病頓瘠。自山以西死者數十萬。獨孟不被疫。人以此甚奇之。

避正人

蘭溪北陽。明遠樓左偏一區。嘗淫其頗。周密四壁。望之以白。蒙其前。若團月形。障以紙。天光照。映。虛明堂。常若月在其所。而無虧也。扁為月區。文懿公游其上。倦而假寐。有二鬼來。明驚曰：章大人在此。奈何。其一欲避去。一曰：奉命灑掃。俟北斗使者。攝獄。如何。可遠方。遂巡未決。公隱隱聞之。曲肱未動。久之。聲漸遠。乃起歸家。數日。門人王覺言。嘗夢一鬼。兩股流血。泣曰：不避正人。為主者所撻。乞藥傳。公笑曰：正人亦何須避。

役鬼

王弼。字長輔。秦州人。游學延安。北遂為龍沙宮慰司。奏差龍沙。即世謂察罕。鬼見者。亦何須避。

湯惟小記

卷十九

十八

也。弼以剛正。忤上官去。隱於醫。至正二年。吉巫王萬里。與從子尚。駭賣卜龍沙市。冬十一月。弼往謁焉。忿其語。侵坐折辱之。萬里志甚。驅鬼物懼弼。弼夜坐。讀金滕篇。忽聞窗外悲嘯聲。啟戶視之。空庭月明。無有也。翼日晝哭於門。且稱冤。弼召視鬼者。厭之。弗能勝。弼乃祝曰：豈子樂殺爾耶。苟非子。當白爾冤。鬼曰：兒聞人多。惟翁可。致來訴翁。非有他也。翁若果白兒冤。宜集善俊十人。為之徵。弼曰：可。人既集。鬼曰：兒周氏女也。居大同豐州之黑河。父和卿。母張氏。生時月在庚。故小字為月。西年十六。母疾。父召王萬里占之。因識其人。母死百有五日。當重紀。至元三年。秋九月丙辰。父醉臥。兄樵未還。兒偶步牆陰。萬里以兒所生時。禁呪之。兒昏迷。燈視不能語。萬里負至柳林。反接于樹。先刺其髮。纏以絲。絏穴胸。剖心。若肝。暨眼。舌。鼻。爪。指。之。屬粉。而為丸。納諸袍中。復束絛。作人形。以呪劫制。使為奴。稍急。輒刺之。感額而長號。昨以翁見。乃遣報。翁心弗忍也。翁備濟之。勿使銜。九泉。兒誓與翁結為父子。在坐。諸父慎。毋洩。洩則禍將及。言訖。哭愈。弼共十人者。皆灑灑。條書。月西。縣署。其名。潛白于縣。縣審之。如初。急遣萬里。叔廷。鞠之。始猶撐拒。月西與之相反。慶甚。且請錄其行。遂復待。章印。尺。長。鉞。短。釘。諸物。萬里乃引伏。云。萬里。廬。陵。人。售。術。至。與。

元達劉棟師。授以採生法。大概。以月西言。萬里勿之。信。劉於囊間。解五色鳥。中貯髮。如彈丸。指曰：此威甯李廷。大曆二年春二月。為吾所錄。爾能歸錢七十五。當令。給侍左右。萬里欣然。諾。劉萬步。焚符祝之。廷叔空中言曰：師命我何之。劉曰：爾當從。王先生遊。先生仁人也。殊無恙。萬里如約。酬錢。并書受其術。復經房州。遇鄭生者。與。語。意合。又獲奉元。狀。頑童。叔之。其歸錢。數如劉。今與月西為三人矣。劉戒萬里。終身。勿近牛肉。近忘之。因啖牛肉。事遂敗。尚復何言。縣移文豐州。追和卿為左驗。和。卿。頗疑之。雜處。稠人。內。弼。陽。問。誰。為。爾。父。月。西。從。壁。隙。呼。曰。黑。衣。而。蒲。冠。者。是。也。和。卿。憤。月。西。亦。慟。慟。已。歷。叩。家。事。慰。勞。如。平。生。官。為。具。成。案。上。大。府。萬。里。死。于。獄。部。使。者。慮。囚。召。月。西。置。對。弗。答。吏。罵。曰。獄。由。爾。興。今。反。不。語。罪。月。西。曰。殺。我。者。既。伏。辜。矣。喋。喋。將。何。為。尚。賢。竟。以。賂。免。初。弼。訴。縣。歸。觀。實。持。靈。錫。樂。之。忽。聞。對。泣。聲。弼。詢。之。鬼。曰。我。狀。頑。童。李。廷。叔。也。月。西。竟。已。伸。翁。甯。不。憫。我。二。人。相。弼。難。之。頑。童。曰。月。西。與。翁。約。為。父。子。而。吾。獨。非。翁。兒。女。邪。何。相。遇。厚。薄。之。不。齊。也。弼。不。得。已。再。往。縣。入。牒。官。逮。頑。童。父。德。賢。延。叔。父。福。保。至。其。所。驗。之。皆。如。和。卿。而。鄭。與。劉。不。具。居。竟。莫。致。云。自。是。三。鬼。留。弼。家。晝。相。隨。行。夜。同。弼。臥。起。雖。不。見。形。其。聲。環。然。弼。因。從。容。問。曰。衛。門。

湯惟小記

卷十九

十九

當有神術。為從。入。月。西。曰。無。之。但。見。繪。像。懸。戶。上。耳。曰。吾。欲。燕。象。求。賜。爾。何。如。曰。無。所。用。也。曰。爾。之。精。氣。能。久。存。於。世。乎。曰。數。至。則。散。矣。一。僧。見。弼。一。華。衣。一。衣。弊。脫。華。衣。者。居。右。月。西。曰。爾。為。某。惡。行。明。某。邪。心。尚。敢。據。人。上。乎。彼。服。雖。弊。終。為。端。人。早。命。易。其。位。僧。失。色。起。去。頑。童。善。歌。遇。弼。飲。則。唱。漢。東。山。及。他。樂。府。為。壽。弼。連。以。酒。酌。地。頑。童。輒。醉。應。對。甘。夫。倫。客。戲。以。醜。代。之。頑。童。怒。曰。錢。貨。吾。喉。吻。何。物。小。子。惡。劇。至。此。晚。晚。然。數。其。陰。事。不。止。客。慚。而。還。月。西。尤。號。點。慧。時。與。弼。諸。子。相。謔。言。辭。多。滑稽。諸。子。或。理。屈。向。有。聲。處。擊。之。月。西。大。笑。曰。鬼。無。形。凡。何。必。然。徒。見。其。不。知。也。凡。八。閱。月。始。寂。寂。無。聲。洪。武。四。年。有。司。異。其。能。薦。入。京。師。賜。衣。一。襲。還。歸。

鬼道姓名

賈節婦。陸氏。徐州人。舉人王都女弟。頗解文事。夜讀史。至舜誅四凶。心疑之。曰。何物。四凶。乃敢爾耶。窗外有四鬼物。各道姓名。以應。曰。某等在此。啟戶視之。寂無所見。媼遂得怖疾。而終年八十餘矣。

鬼報恩

青州益都尉。某華人云。初在鄉。累舉不捷。居郊野。一夕有盜。雨中穿窬而入。謂盜曰。

汝冒雨穴壁必不得已盜曰我嘗平也因博輸不取歸乃來相撓尉曰吾有絹二匹取贈之盜謝去復詣請于軍尉得不治罪後將就試卒忽出燈下曰某前蒙恩必報今不幸誤于軍既而赴舉試前盜以所試題送三場皆然悉不差誤果獲高薦至南首亦然已而登第卒又見曰若遇盜都尉不可不受有數人負命者在彼至時某亦當往相助後果尉是色到官未幾有告羣盜聚某村林中者尉率眾往捕會馬駭獨尉與一廳吏先至其地羣盜望見皆俯伏就執

鬼怪

元末有羅文節者廬陵人以據史督造至樂安懸解中或告以鬼物所憑不可不察笑曰恐有是甜飲而卧漏下十刻月色微明見一丈夫長而青立與擔擔奮起執之曰爾來矣爾來矣應時而滅比明視之並解有大樹甚茂人祀為神曰怪在爾矣磨數其罪用竹楔釘之樹枝怪亦隨止後官至瀘州同知年八十官雖不顯而生平勤挺不可奪乃知鬼所畏者正人不必盡達官也

冥獄

邵溥字公清康節先生之孫紹興二十年為眉州守郡有貴客素以持郡縣長短通

賕謝為甚二十石來者多委曲結奉邵雖外盡而凡以事請輒不容客銜之會轉運副使吳某從襄陽來多以襄人自隨分屬州取奉邵獨不與客知吳已怒乃誣邵過惡數十條以陷吳大喜立奏之未得報即遣邵繫獄成都獄司理蔡軍韓汗憤吳擇深刻吏倉判楊均鞠之眉州都監郭安民以謹刀得邵意主倉庚之出入首錄置獄十數日掠其家已收弄不許裸其尸驗之邵懼每問即承如是半月許眉之吏民連繫數百死者且十餘輩提點刑獄縉雲周夙約緝知其冤立自嘉州親詣疎洩邵乃得出閱實其罪無有也但得其小酒醜遊客及用官紙割數過多等方具獄楊即死獄吏數人繼亡明年邵坐貶三官歸捷為之西山其社眉山士人史某正燕處人邀迎出門從者百餘縉衫花帽馭卒控大馬甚神駭上馬絕馳目不容啟到一甲第朱門三動洞開從中以入史欲趨至客次馭者不可便造廳事座上緋綾數十皆揮史東向辭曰身是布衣安得對尊客如此其一人曰今日之事公為如何必離史前白曰帝召公治鄧安民相今來也侯君登科舉即奉迎矣史不獲已就坐欠伸而後不為家人言密書之又明年赴廷試過荆南時吳通帥刑得疾親見鬼物往來其前避正室不敢居無幾而史還至雙峽小舟語同舟者曰吾嘗四事報吾家今取去

年秋所書藏之可知也是夕果卒又二年所謂貴客者暴亡於成都縣命又明年十一月邵見安民露有持文書來白曰安民竟已得伸陰獄已罪須公來證之公無罪也揮翰請書名已而復進曰有名無押字不可用邵入花書之始去邵知不免或具延親賓樂飲踰六日正食間覺腸中微痛却響樂具衣冠侍盡中夜卒溥得家書之傳洛黨被禍伊川沒時人皆避匿不致任誌不敢作溥獨素衣白馬會葬蓋真知道者

冥司牌

張元少與鄭生者善嘗夢冥司遣一卒持牌書才及鄭名攝之既至王者檢其籍曰張某猶有二年鄭某繫獄閱數日鄭果物故才尋舉鄉薦又夢至一冥府守者名呼才曰葉落周相公請見居頃之一人青衣絲線自內出從者曰是葉落周相公語才曰爾壽止三十二緣心地好增算倍之才趨前謝避退闌闌忽僕馬擁從甚都其乘輿者烏紗幘頭緋衣金帶葉某一蹇從見才傍立遂步擁向神曰此張某神揖才如葉語且云已改註條籍神去葉留後速才歸才曰乘輿者為誰葉曰天下都城隍語既而才覺流汗被體後才以子琳貴葉其決水學論歸年已六十又四年卒

行前夢

溥懷小品卷之十九終